藏外道書

22

巴蜀書社

藏外道书

第二十二册

李一氓

巴蜀书社

藏外道書第二十二册 經典類 老莊注釋 目錄

樓觀臺本道德經	一
道德經講義	一〇
老子道德經箋注	五六
老子道德經	八九
老子義疏	一一六
莊子南華經解	二四〇
武當山玄天上帝垂訓	四一六
太華蓋山三仙真君解冤滅罪度人心經	四一九
太上洞淵說請雨龍王經	四三二
洞玄釋義經	四四七
太乙北極真經	四八五

道經秘集	五二八
呂注北斗九皇丹經	六四三
呂祖三品經	七五九
道書集真	七九九
無生經	七九九
除痰妙法	八一八
通天經	八二一
傳真詞	八三五
妙丹經	八四三
中九轉	八六二
北斗新經	八七五
南斗仙經	八八八

前言

《老子》即《道德经》一书，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老子李耳所著，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唯物主义哲学论著之一据唐刻符（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其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十世纪。《老子》一书的涉及面极广，它大到宇宙，小到人世间的一切细微的事物，因此它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外专家研究哲学的重要课题。

《老子》一书从古到今的注释家不计其数，就其版本来说就有百四十多种，这些版本之间大同小异。在这众多的版本之中，楼观本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此书的成书地点就在这里，不难想象，楼观本可以说有着一种最原始的意义，因此中外研究老子的专家都很重视它。我们应有些研究家和旅游者的要求，现将它打印成册，以供存留资料和参考。

楼观台道教协会编

道德经（上）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倾，音声之相和，前后之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第三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矣。

第四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第五章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第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第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第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又不爭，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淵，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爭，故无尤。

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第十章

載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嬰儿乎？滌除玄覽，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門开闔，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謂"玄德"。

第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鑿戶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第十三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为天下，若可託天下。

第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听之不聞，名曰希；捪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謂无狀之狀，无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随之不見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第十五章

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若冬涉川，犹若畏四邻，俨若客，渙若冰将釋，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第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万物并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第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悠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第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第十九章

絕聖弃智，民利百倍；絕仁弃义，民復孝慈；絕巧弃利，盜賊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第二十章

絕學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怕兮，其未兆，如嬰儿之未孩，乘乘兮，若无所归。衆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忽若晦，寂兮，似无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独頑似鄙，我独异于人，貴食于母。

第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之为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第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洼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与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归之。

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得之；同于德者，德亦得之；同于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第二十四章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長。其于道也，曰余食貴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处。

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第二十六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第二十七章

善行，无轍迹；善言，无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无关鍵而不可开；善結，无繩約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謂袭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謂要妙。

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

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第二十九章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第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处左，上将军处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众多，以悲哀泣之。战胜则以丧礼处之。

第三十二章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第三十四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爱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之而不为主，可名于大。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第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第三十六章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第三十七章

道常无為，而无不為。侯王若能守，万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第三十八章

《道德经》（下）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為，而无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无以為。上义為之，而有以為。上礼為之而莫之应，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第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天无以清將恐裂，地无以宁將恐发，神无以靈將恐歇，谷无以盈將恐竭，万物无以生將恐滅，侯王无以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谷，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故致數與无與，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

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第四十一章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隱无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為和。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為称。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义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第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第四十四章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第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

第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第四十七章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

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

第四十八章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第四十九章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怵怵，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第五十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于"死"地，十有

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第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第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

"母"，没身不殆。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毋遗身殃，是谓"袭常"。

第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

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祭祀不辍。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国，其"德"乃丰，修之

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終日号而不嗄，和之至。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道"，不道早已。

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尘，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貧；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

第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无正邪？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第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积"德"，重积"德"，則无不克；无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謂深根固蒂，长生久視之"道"。

第六十章

治大国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民，非其神不伤民，圣人亦不伤民，夫兩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第六十一章

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則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則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为下。

第六十二章

"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駟马，不如坐进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为天下貴。

第六十三章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細，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

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

第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破，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第六十五章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第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后之。是以处上而人不重，处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我有三宝，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夫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其慈且勇，舍其俭且广，舍其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第六十八章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争，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

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仍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则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第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

第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第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第七十三章

勇于敢則杀；勇于不敢則活。勇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胜，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謀。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第七十四章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執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伤其手矣。

第七十五章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賢于貴生。

第七十六章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万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則不胜，木强則共。强大處下，柔弱處上。

第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損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孰能以有余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为而不恃，功成不处，其不欲見賢。

第七十八章

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故柔胜剛，弱胜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国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于人。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第八十章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輿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陳之。使民复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第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为而不爭。

内部资料 不准翻印

重印道德經講義序

余向不知道。亦正不以其道爲然。惟念近今講道者日益多。而師友中亦屢屢以此相告語。殆不容恝然而已也。夫人心道心之別。實發明於尚書。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來。聖聖相傳。無一不言道者。是道之爲道。必有精微奧妙。不可以言語迹象求之者也。昔程子言大學爲入德之門。中庸乃傳授心法。而二書功用。皆歸本於定靜之初。修持於隱微之內。蓋亦可以知其要矣。余於去年十月。始學靜坐之法。以求所謂

道者。不數旬而程效略覩。乃恍然於斯道之不可誣也。然竊意道必以老子爲宗。不法老子而他求乎道。未有不流爲旁門別戶者。昔仲尼師老子。謂其明道德之歸。聖人且如此。而況下焉者乎。特其書古奧深遠。令人不易卒讀。且自漢迄今。註者無慮數十家。求其洞明妙旨。能切日用者。蓋亦寡矣。豐城黃元吉先生。著有道德經註釋。承友人曹知玄君之贈。欣然受而讀之。其書分章演繹。始言性命之理。終言修治之功。洋洋數萬言。由體及用。內外兼賅。蓋不啻假五千言爲現身

說法。語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有老子爲之前。殆不可無先生爲之後焉。顧原本刊於四川自流井。魯魚虛虎。舛誤錯出。余既一一校而正之。而又以其書雖名註釋。實非規規於註釋者。蓋當時先生在樂育堂。集群弟子講道其中。每講必引道德經爲證。是編即其所講時筆述之書。名曰註釋。毋寧名曰講義之爲得也。因易名重印。期於普渡。使夫後之問道者。手此一編。皆得如環橋聽講。而無復有執經問難之苦。不其善歟。庚申大暑前一日奉化樸民江起

鯤識

按原本卷首。先朱序。次自序。次道德經總旨。次弟子等序。而總旨不署譔者姓名。以其在自序後。疑亦先生之所作也。茲因文體與序不類。特移置於講義終篇之後。以示總括全經之意云爾。弟子等序亦移殿卷末。改爲後序。庶於體裁稍有合焉。

又按道德經傳本至夥。字句各有不同。明焦弱侯著老子翼。附有考異一篇。搜訂頗詳。然是書所引正文。有往往出

於魏氏考異之外者。不知其所據何本。茲悉仍之。以俟異日訂正焉。

原刻分四卷。惟第三卷不曰卷三而曰卷下。第四本之譬卷四者。又僅僅數頁。餘皆尺。刊樂育堂語錄。不標卷第。當時門人付梓期在急就。未經先生覆訂可知。茲將語錄另爲一編。而本書則分三卷。

起餼又識

原書朱序

余幼讀傳記。見述老氏之言者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天地不仁。萬物芻狗云云。嘗竊怪之。以爲老氏之賢。孔子稱之。何其言乃與所聞於孔子者。顯相畔耶。少長。纔觀古今事變。乃眞有仁義據實。智慧長姦。如老氏所云者。又未嘗不恍然若失。念睹其清淨之然後乃知所謂老氏者。以無爲爲治。以不言爲教。以柔弱爲自强。以虛滿爲大戒。約之於無聲無形之地。而守之以若沖若退之心。大之足以貫斯民享壽長育之功。而次之亦足以保吾身耳目聰明之用。雖其立說或於非聖人。要以琴瑟峒之堅緒。踰清淨之妙門。衣被羣生。規楷百代。不能使孔子稱貶其短而亦不能以孔子之短而廢其言也。漢興以來。宰相大臣。多治其學。曹平陽之日飲醇酒。汲長孺之臥理淮陽。其效蓋亦可觀矣。而

深惟之士。如穆生君平。龔處汙濁之世。則又師其遺意。以養晦而全眞。嗚呼。治國治身。不能尚孔孟之道。而猶能爲老氏之徒。觀申韓之操切。莊列之放達。不猶賢乎哉。是書之有註無釋。無下數家。惟晉王弼註最有名。近則豐城黃元吉先生。以四子書註釋五千言。眞是幽渺參互異同。道家者流。珍若鴻寶。而余固未及見其稿也。李君爵從。年少知道。肆力於先生之註釋者。蓋有日矣。今將梨以公世。走書丐余首。余不文。而又瑣瑣。背陳昌黎原聖人之道。力攻二氏。至欲人其人火其書。今觀先生命註命釋之意。若欲并孔李之教而一之。此必非率爾操觚者所辦。李君非阿所好者。惜乎余之未見其稿也。時在光緒丙戌六月既望。後學朱有芬謹識。

原書自序

三教之道。聖道而已。儒曰理。釋曰眞空。道曰金丹。要皆太虛一氣。貫乎天地人物之中者也。惟聖人獨探其源。遣其極。與天之虛同無二。是以成爲聖人。能剛能柔。可圓可方。無形狀可擬。無聲臭可拘。所出神變化。其妙無窮。有不可得而窺測者。若皆自然天然本來物事。處處不增。處凡不減。即等而下之鳥獸草木之微。亦莫不與聖人同此一氣。同此一理。試觀汪洋大海。水至難測者也。然而一海所納水也。一勺所容亦無非水。鼈鼈鼈龍所受以生成者此水。而魚鼈蝦蟹所賴以養育者。亦無非此水。太虛之氣。亦猶海水一般。天地聖賢人物。雖紛紜錯雜。萬有不齊。而其受氣成形之初。同此一氣。除此以外。別無生氣。亦別無生理。所爭者委稟之各殊耳。孟子曰堯舜與人同。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誠確論也。無如世風日下。民俗益偷。大道雖屬平常。而人多以詭怪離奇目之。所以惱益非惱。釋亦非釋。而道益非道矣。若不指出根源。抉破竅妙。恐大道愈晦而不彰。人心愈壞而難治。勢必至與鳥獸草木同羣。而聖賢直等諸弁髦。大道益危如累卵。虛魅天壞。無人能任斯文之責矣。恭逢盛世。天下又安。遇名山道友。談玄說妙。寤寐久之。實非空談者流。徒來口耳之用。因得與於其際。辱尊以師席。故日夜講論道德一經。以爲修身立德之證。不啻連篇累牘。第其中瑕疵迭見。殊難質諸高明。然亦有與太上微意偶合處。不無小補於世。衆友請付剞劂。公諸天下後世。予於此註實多抱愧。不敢自欺欺人。無奈衆友念切。始諾其請。茲值刊刻啓始。予故弁數言於篇首。以紀此註之由來如此。光緒十年孟冬月元吉黃宸自序

道德經講義卷一

豐城黃宸元吉著　後學奉化江起鯤校

第一章

太上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朱子云。道。猶路也。人人之所共由也。其實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公共之理。故謂之道。天地未判以前。此道寓於太空。天地既闢而後。此道寄諸天壤。是道也。何道也。先天地而長存。後天地而不敝。生於天地之先。混於虛無之內。無可見亦無可聞。故太上曰。以言夫道。費而且隱。實無可

道。所可道者。皆道之發見耳。非眞常之道也。以言其名。虛而無物。實無可名。所可名者。皆道之精粗耳。非其常之名也。人不知道。烏覩之詩乎。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道不可以自言矣。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道不可以無稱矣。須知至無之內。有至有者存。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在。道乃不可以方所形容也。太上慈悲度世。廣爲說法。曰混漾未兆之先。原是渾渾淪淪。絕無半點形象。雖曰無名。而天地人物咸賦個中。此所以爲天地之始也。及其靜之既久。氣機一動。則有可名。而氣氣氳氳。一段太和元氣。流行宇宙。養育萬生。此所以爲萬物之母也。始者。天地未開之前。一團元氣在抱是也。母者。天地既闢而後。一氣化生萬物是也。學人下手之初。別無他術。惟一心端坐。萬念皆捐。垂簾觀焰。心之下。腎之上。仿佛有個虛無窟子。神神相照。息息常歸。任其一往一來。但以神氣兩者凝注中宮爲主。不頃刻間。神氣打成一片矣。於是聽其混混沌沌。不起一明覺心。久之恍恍惚惚。入於無何有之鄉矣。斯時也。不知神之入氣。氣之歸神。渾然一無人無我。何地何天景象。而又非昏昧也。若使昏昧。適成槁木死灰。修士於此。當滅動心。莫滅照心。惟是習而若忘。慧而不用。於無知無覺之際。忽然一覺而動。即太極開基。須知此一覺中。自

自然然。不由感觸。纔是我本來真覺。道家謂之玄關妙竅。只在一呼一吸之間。其吸而入也。則爲陰爲靜爲無。其呼而出也。則爲陽爲動爲有。但此一息之微。亦有妙竅。人欲修成正覺。惟此一覺而動之時。有個真真在在的的確確。無念慮無渣滓。一個本來人在。故曰天地有此一覺而生萬物。人身有此一覺而結金丹。但此一覺。有如電光石火。當頭則是。轉眼即非。所爭只爭箇間耳。學者倘於平時靜得消。臨機方把得住。古來大覺如來。亦無非此一覺積累而成也。修士與工。不從有欲無欲觀妙觀竅下手。又從何處以爲本乎。雖然。無與有。妙與竅。無非陰靜陽動。一氣判爲二氣。二氣仍歸一氣而已矣。以其靜久而動。無中生有。名曰陽生活子時。以其動極復靜。有又返無。名曰復命歸根。要皆一太極所判之陰陽也。兩者雖有異名。而實同出一源。太上謂之玄。玄者深遠之謂也。學者欲得玄道。必靜之又靜。定而又定。其中渾無物事。是爲無欲觀妙。此一玄也。及氣機一動。雖有知卻不生一知見。雖有動卻不存一動想。有一心。無兩念。是爲有欲觀竅。此又一玄也。在玄之又玄。實爲歸根之所。非衆妙之門而何。所惜者。凡人有此妙竅。不知道寶。是以旋開旋閉。不至耗盡而不已。千人於玄竅開時。一眼覷定。一手拿定。操存涵養。不使須臾或失。所以道德經首四句。說大道根源。端本於此。一經想像。便唯窈曰一經揣摹。便落筌蹄。雖古來神仙賢哲。道妙。曰美曰善。要皆恍惚其象。非實有端倪蓋以爲美也。就有惡對。以爲善也。就有魔劍。又況美在是惡亦在是。善在是魔亦在是。此殆後天陰陽。有對待有勝負參差。而非先天一元之氣也。故太上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是知人不求玄無一氣。而節言美之爲美善之爲善。是亦舍本而逐末也。太上特示下手之玉。爲大衆告曰。凡人打坐之始。務將萬緣放下。了無一事介於胸中。惟是垂簾塞兌。觀照虛無丹田。凝起神又要調息。調起息仍要凝神。如此久之。神氣并成一團。頃刻間自入於杳冥之地。此爲無也。及無之至極。忽然一覺而動。此爲有焉。我於此一念從規中起。混混綿綿。孔穴關竅。神依氣立。氣依神行。無知有知。有覺無覺。即玄牝之門立矣。由是恪守規中。凝神象外。一呼一吸。一往一來。務令氣氣歸玄竅。息息任天然。即天地人物之根。聖賢仙佛之本。此最吾道家秘密天機。不容輕洩者也。修士行持。與其求之無極。不可捉摸。何若求之陰陽。更有實據。經曰有無相生。不過動而靜靜而動。出玄入牝。契理陰陽者也。難易相成。不過剛而柔柔而剛。鼎爐琴劍。一烹一溫者也。長短相形。即出入呼吸。任督往來。前行短後行長之謂。也爲下相傾。即火在上而使之降。水在下而使之升。上下顛倒。坎離之妙用也。音聲相和。即神融氣暢。百脈流通。不啻鳴鶴呼莩。同聲相應。不召而自來也。前後相隨。即子隨於後。午降於前。乾坤交媾。和合一團。依依而不舍也。此數者。皆由後天之陰陽。而

第二章

太上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離。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古云。動君窮取生身處。還本還原是藥王。又曰。窮取生　受命初。莫怪天機都洩盡。由此觀之。足見受命之初。渾然天理。無有瑕疵。彼說美說惡。說善說醜。皆爲迫之害也。夫道究何點哉。在儒家曰慥慥。其中有不睹不聞之要。釋家曰那個。其中有無善無惡之旨。道家曰玄關。其中有無思無慮之竅。大道根源。端本於此。一經想像。便唯窈曰一經揣摹。便落筌蹄。雖古來神仙賢哲。道妙。曰美曰善。要皆恍惚其象。非實有端倪蓋以爲美也。就有惡對。以爲善也。就有魔劍。又況美在是惡亦在是。善在是魔亦在是。此殆後天陰陽。有對待有勝負參差。而非先天一元之氣也。故太上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是知人不求玄無一氣。而節言美之爲美善之爲善。是亦舍本而逐末也。太上特示下手之玉。爲大衆告曰。凡人打坐之始。務將萬緣放下。了無一事介於胸中。惟是垂簾塞兌。觀照虛無丹田。凝起神又要調息。調起息仍要凝神。如此久之。神氣并成一團。頃刻間自入於杳冥之地。此爲無也。及無之至極。忽然一覺而動。此爲有焉。我於此一念從規中起。混混綿綿。孔穴關竅。神依氣立。氣依神行。無知有知。有覺無覺。即玄牝之門立矣。由是恪守規中。凝神象外。一呼一吸。一往一來。務令氣氣歸玄竅。息息任天然。即天地人物之根。聖賢仙佛之本。此最吾道家秘密天機。不容輕洩者也。修士行持。與其求之無極。不可捉摸。何若求之陰陽。更有實據。經曰有無相生。不過動而靜靜而動。出玄入牝。契理陰陽者也。難易相成。不過剛而柔柔而剛。鼎爐琴劍。一烹一溫者也。長短相形。即出入呼吸。任督往來。前行短後行長之謂。也爲下相傾。即火在上而使之降。水在下而使之升。上下顛倒。坎離之妙用也。音聲相和。即神融氣暢。百脈流通。不啻鳴鶴呼莩。同聲相應。不召而自來也。前後相隨。即子隨於後。午降於前。乾坤交媾。和合一團。依依而不舍也。此數者。皆由後天之陰陽。而

返乎先天之無極也。聖人知道之本原。冲淡無爲。浩蕩無痕。其處事也。則以無爲爲尚。而共御恭己垂裳之風。其行教也。則以不言爲宗。而自寓過化存神之妙。聖人作而萬物覩。又何辭之有耶。自此精田鑿井。緘生成而竟忘其行。開源節流。勤化導而莫化其迹。就使功滿乾坤。名聞天下。而擧人若恥爲壞名。未嘗有實績也。夫豈者書言汝惟不矜不伐天下莫與爭能爭功者。尙有弭人爭競之想哉。此殆歸於神化之域。澈定之天。一惟自適其樂。而不忘自得之真。古言視富貴如浮雲。棄功名若敝屣者。其斯之謂歟。雖然。道或遺自立。實至名自歸。聖人纔不居功。而天下後世。咸解道不衰。是不言功而功同日月。不言名而名重古今。夫惟弗居是以弗去也。學者須從虛懷靜篤中。養出無美無善之眞出來。纔算修煉有本。其道維何。玄關竅也。舍此則無生矣。修道者舍此玄關一竅。別無所謂道矣。如以美善爲道。亦屬後天障垢。本上以此言尊之。望人回流而溯源也。不然美善之稱。亦三代下之君子。又烏可厚非哉。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陽非道也。陰亦非道。道其在陰陽之間乎。又況道者理也。陰陽者氣也。理無氣不立。氣無理不行。單言道。實無端倪可狀。惟即陰陽發見者觀之。庶確有實據。此章言無美無善之眞。直抉大道根源。望人端本立極。以爲修身治世之基。有無難易數句。是教人由對待之陰陽。返乎眞一之氣。其中又教人從有無相入處。尋出玄關一竅。爲煉丹本根。至於守中養丹。陽生活子。運轉河車。亦無不肖脗契。惟聖人直探其源。故恭已無爲。不言而信。雖有生有爲。而在己毫無德色。這至功成告退。視富貴爲不足重輕。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斯。學者元索而有得。非但下手有基。即通天亦有路矣。他註云。天下皆知美善之所以爲美善。則自不爲惡與不善也。此講亦是。但太上之經。多在原頭上說。不落二乘。

第三章

太上曰。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

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聖人之治天下也。與其有爲。不如無爲。尤不如有爲而無爲。其化民成俗也。與其能感。不如能化。尤不如相安於無事之爲得。是以垂裳恭己。垂衣而四方悉昭風動。此何如之化理哉。不過上無心而民自靜。上無好而民自正。上無欲而民自定耳。否則紛紛擾擾。自以爲與民興利除弊。而不知其擾民也實甚。故曰民本無爭也。而上爭奪之。民本無私無欲也。而上以奇技淫巧鮮衣美食先導之。欲其不爭不貪無啻無好也得乎。苟能修其身正其心。恬然淡然。寧無事事。不以賢能相尙。則民自安堵而不爭矣。不以難得之貨爲貴。則民重廉恥而不爲盜矣。孔釋色貨利之場不一。屬於日則無見無欲。已與民各適其自在之天。而虛靈活潑之神。自常惺常靜而不亂矣。此事豈異人任哉。惟聖人屏除耳目。斬斷邪私。抱一以空其心。心空則煉丹有本。由是而探天地崇陽之氣。以化陰精。日積月累。自然陰精消滅。而陽氣滋長。則實腹以全其形。所謂以道凝身。以術延命。即是超生拔死之法。而孔子氣致柔。如嬰兒之力弱不能持物者然。雖至柔也而動則剛。親其浩浩淵淵。元元蠢蠢。眞可

包天地而入日月。貫金石而格鬼神。其氣骨自有如是之强壯者。如此性修命立。彼浩然剛大之氣。綽綽有餘。一切知覺之心。嗜欲之性。不知消歸何有。聖人以此修身。即以此治世。在己無知無欲。使民亦無知無欲。不但過者混混沌沌。上合於穆之天。即聰明才智之儒。不日矜能恃智。惟恐以不還爲愚。至此亦渙然無耶。自忘其知識之私。一歸渾樸。此能爲而不爲。非不能也。實不敢也。雖然。人生天地。不能逃廬空而獨超物外。必有人倫日用之道。又烏得不爲哉。然順其自然。行所無事。雖有爲仍無爲也。亦猶天不言而自化。四時代宣其教矣。帝無爲而自治。百官代理其政矣。爲者其迹。不爲者其神。是以南面端拱。天下悉慶平成。稱歎盛哉。

道本平常。不矜新顯。不尙奇異。如國家尊賢。原是美事。若以此相誇相尙。則賢者固賢。而不肖者亦將飾爲賢。居至賢以否爲否。而不肖者又以賢爲否。於是爭端起矣。彼此互相標榜。迭爲黨援。而天下自此多事。國家理財。亦是常經。而若貴異物賤遠貨。則民必梯山航海。冒險履危。不辭跋涉之苦。性命之憂。攫鏹而致之朝廷。至求之不得。千方百計。雖奸盜劫奪所不顧也。至於衣服飲食。亦日用之常。而若食必珍饈。衣求

繆。見可欲而欲之。奔馳何日已也。是以舉人內重外輕。必廉心以養神。貴腹以養氣。合神氣打成一片。流行於一身之間。條暢融和。雖終日樂。而志寧矣。且神靜如衙。氣行如泉。而骨強矣。常常抱一。剋刻守中。非獨一己無欲無思。即聰明才智之士。亦觀感而悉化。不敢妄有所爲。或曰有爲則紛更致擾。無爲則清淨貽譏。爲不爲之間。亦幾難矣。請知順理而爲。非有甘味以爲。有爲仍與無爲等。所以孔子贊舜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

第四章

太上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帝者上帝也。先者無始之始也

道者何。太和一氣。充滿乾坤。其量包乎天地。其神貫乎古今。其德覆乎九州萬國。胎卵濕化。飛潛動植之類。無在而無不在也。道之大何如耶。順其爲體也。空空洞洞。渺無一物。若不見爲有餘。及其發而爲用。沖和在抱。施之此而此宜。措之彼而彼當。詩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眞若百川朝海。而海不見盈也。不誠爲萬物之宗旨哉。孔子曰。鬼神之爲德。體物不遺。又曰。語小莫破。語大莫載。其浩浩淵淵。實有不可窮究者。道之難狀如此。後之人又從何而修乎。太上悲憫凡人。乃指其要曰。凡人之不能入道者。皆由才智之士。自恃自逞。任意縱橫。於以鑿破虛靈而不見耳。蓋欲修道。須知聰明智慧。皆爲障道之魔。從此聾聰唯明。屏其耳目之私。悉歸混沌。而一切矜才恃智傲物凌人之銳氣。概挫折而無存。則人心死而道心生。知見滅而慧見昭矣。先儒曰。聰明才智之人不足畏。惟沈潛入道澄心觀理者爲可畏。斯言不誠然哉。修行人務以沈神汰慮寂欲清心爲主。那知慧慮之神。愿妄雜僞之念。紛紛擾擾。此念未休。彼念又起。前思未息。後思又來。我必自勘自魘。自寬自解。如亂絲之糾轉。我必尋其頭緒而理之。若蓑草之荒蕪。我必拔其根株而爽之。如此則紛紜悉解。而天君常泰矣。雖然。此獨居習靜之功。猶未及於閙處也。苟能靜而不能動。猶是無本之學。必靜時有定。一到閙熱場中。尤要說說致慎。凡事讓人以先。我處其後。待人以上。我甘自下。若此則與世無忤。與人無爭矣。又況好同惡異。世俗大抵皆然。我惟有隨波逐流。從其類而和之。雖有光明正大之德。我決不露其主角。惟有默識其機。暗持其體。同己者好之。異己者聽之。所以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古聖人當大道未明之時。莫不以此混俗也。又觀六祖得衣鉢之後。道果雖圓。尚未識其數妙。山是留形住世。積功了道。隱於四台山中。躲天與居。恬不爲怪。所以得免於難。若非和光同塵。烏能長保其身。由此動靜交修。常變有權。即本來一點湛寂虛明之體。自然當當在抱。而又非果在也。若有所在。卻無所在。若有所存。卻無所存。一片靈光。閃灼於金庭之下。此道究何道哉。生於天地之先。混於虛無之際。吾不知從何而來。從何而去。究爲誰氏之子也。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其斯爲大道之玄妙歟。帝之先有何象。亦不過混沌未開。鴻濛未判。清空一氣而已矣。道一元方兆。萬象回春。即發軔於天地人物之間。而無從窺測。修士欲明道體。請於天地將開未開忽開而揣度之。則得道之原。而下手不患無基矣。

太上將道之體。畫個樣子與人看。又教體道者。欲修大道。先認道源。欲尋道源。先從自家心性中。閑邪存誠。自下學循循修之。久則底於神化之域。方知吾心性中有至道之精。常常不離懷抱也。須從靜中尋出端倪。用存養省察之功。以保守天眞。不以盛氣凌人。不以繁冗亂性。即張子所謂解脫人欲之私也。撥開雲霧。洞見青天。斬斷葛藤。獨露眞面。一旦動與人交。不知有光埋光。在塵混塵。或顯才智。或炫功能。即或現嫵媚泉石之身。露清致高標之態。歷觀往古。惹禍招災。爲大道之害者不少。如漢朝黨錮之禁。晉時清流之禍。雖緣小人之奸。亦由己不知明哲保身之道也。人能混俗和光。與世同塵。一若靈芝與衆草爲伍。鳳凰與乘乘爲羣。不聞其香而益香。不見其高而愈高。如是藏拙。如是道養。則滅寂眞常之道。自恍惚於眉目之間。不存而若存。有象而無象。中庸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非居帝之先而何。

第五章

太上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天地間生生化化。變動不居者。全憑此一元眞氣。上持其間。上柱天。下柱地。中通人物。無有或外者焉。此氣之渾融淪漪。主宰萬物。有條不紊者。曰理。此氣之浩浩蕩蕩。彌綸萬有。宛轉流通者曰氣。理氣合一曰仁。故先儒云。仁者人欲盡淨。天理流行。無一毫爲人之僞。又曰。生生之謂仁。要之仁者如木果之有仁。其間生理生氣。無不完具。天地生萬物。聖人養萬民。無非此理此氣爲之貫通。夫豈區區於事爲見耶。故太上設言以明道。曰向使天地無此一陰生氣。惟有春夏秋冬寒暑溫涼之數。以往來運度。則萬物無所稟賦。氣何由受。形何由成。其視萬物也。不啻芻狗之輕。豈不是珍重者然。有曰見其消耗而已。又使聖人無此眞元心體。惟仗公卿僚案。文誥法制之頒。以訓戒凡民。則草野無由觀感。人何以化。家何以足。實是視斯民如芻狗之賤。舍不關痛癢者然。有曰見其摧殘而已。烟何以天地無心。而風雲雨露。無物不包含個中。聖人忘言。而輔相裁成。無人不蹈遊宇內。是見天地聖人。皆本此一元眞氣。眞注乎民物之間。雖有刻薄。亦有生成。雖有刑戚。亦有德化。是天地聖人之不仁。正天地聖人仁之至處。人不知聖。看觀天地。上浮爲天。下凝爲地。其中空洞了明。渾無物事。不過一團一圈。猶橐之無底。籥之相通。渾浩流轉。毫無障礙。當其虛而無物也。固隨氣機之升沈而不拘不礙。及其動而爲聲也。亦隨人物之變化而愈出愈奇。以觀天地。無異橐籥。聖人又豈外是乎。學者守中抱一。空空無迹。浩浩無痕。藏之愈深。發之愈溥。以視言堂滿堂。言室滿室者。相隔不啻天淵。彼以言設教。其教有盡。何若實吾之精。裕吾之氣。神遊象外。氣注規中。而無一所一變不周流遍及之爲得哉。甚矣守中之要道也。

此是一元眞氣。修身在此。治世亦在此。除此以外。所謂制度法則。猶取魚兎之筌蹄也。魚兎必假筌蹄而得。謂取魚兎不用筌蹄不可。謂筌蹄即是魚兎亦不可。金丹大道。如採陽補陰。前行逆後行長。玉液小還。金液大還。皆是取魚兎之筌蹄。若竟視爲道源。差之毫釐而謬千里矣。惟此元氣無聲無臭無象無形。天地人物。公共之生氣。學者修煉。必尋得此一作丹頭。方不空徒空煉。否則煉精煉氣煉神煉虛。皆屬無本之學。一任童而習之。到老終無成耳。太上教人從守中用功。而消息在橐籥。舉人須自探討。章內不仁二字。是設詞。

第六章

太上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修煉一事。只緣人自有身後。氣質拘於前。物欲蔽於後。弊精竭神。良玉原無瑕疵。因陷於污泥之中。而金之精者不精。玉之良者不良。所以欲復原形。非用淘汰之力。琢磨之功。不能還乎初質也。太上示人下手之工。曰谷神不死。何以爲谷神。山穴曰谷。言其虛也。變動不拘曰神。言其靈也。不死即惺惺不昧之謂也。人能養此虛靈不昧之體。以爲丹頭。則修煉自易。然而無形無影。不可捉摸。必於有聲有色者。而始得其端倪。古云要得谷神長不死。須從玄牝立根基。何以謂之玄。玄即天也。何以謂之牝。牝即地也。天地合而玄牝出。玄牝出而圖圄域。其圓一上一下。一往一來。旋循於虛無窈冥之間也。孔子曰。乾坤其易之門。不誠然乎。第此門也。陰陽往來之路。天地造化之鄉。人物發生之地。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凡人順用之則爲死尸。聖人顛倒之則爲生門。人欲煉丹以成長生久視之道。舍此玄牝之門。別無他徑也。非天地之根而何。修士垂簾觀焰混沌無知時。死凡心也。忽聞一聲而動。生道心也。所謂靜則爲元神。動則爲眞意。是其中胎息一動。不要死死執著丹田。必於不內不外之間。觀其升降往來。悠揚活潑。即得眞正胎息矣。古人云。出玄入牝。是出非我本來面目。入亦非我本來面目。惟此一出一入間。中含妙竅。即虛靈也。所謂眞陰眞陽。形而爲眞一之氣是也。天地之根。豈外此乎。要之谷神者。太極之理。玄牝者陰陽之氣。其在先天。理氣原是合一。其在後天。理氣不可非言。修道人欲尋此妙竅。著不得一毫切心。起不得一忽略念。惟借空洞之玄牝。養虛靈之谷神。不即不離。勿忘勿助。斯得之矣。故曰綿綿若存。

用之不勤。

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名。發育萬物。聖人以有而形無。實而形虛。蘊呈此至隱至微之一物。曰谷神。谷神者。空谷之神。問之若答。應焉如

變。即不死也。其在人身。總一虛靈不昧之眞。自人喪厥天良。谷神之道沒者久矣。後之修士。欲得谷神長存。虛靈不昧。以爲金丹之本。他道之根。從空際盤旋。無有把柄。惟從無欲觀竅下手。有無一立。妙竅自開。而玄牝立焉。故曰此竅非凡竅。乾坤共合成。名爲神氣穴。內有坎離精。總雲精氣神三者打成一片。方名得有無竅生死門。否則爲凡竅而無先天一元眞氣存乎其中。虛則落頑空。實則拘形迹。皆非虛靈不昧之體。惟此玄牝之門。不虛不實。即虛即實。眞有不可名言者。靜則無形。動則有象。靜不是天地之根。動亦非人物之本。惟動靜交關處。乃玄牝顚倒之所。日月交光之鄉。眞所謂天根地窟也。學人到得眞玄牝。一升一降。此間之氣。凝而爲性。發而爲情。所由虛極靜篤中。生出法相來。知得此竅。神仙大道。盡於此矣。其曰綿綿若存者。明調養必久。而胎息乃能發動也。曰用之不勤者。言抽添有時。而符火不妄加減也。人能順天地自然之道。則金丹得矣。

第七章

太上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惟其無私。故能成其私。

天地之氣。渾淪流轉。歷億萬年而不敝者。皆由一元眞宰默運其間。天地所以悠久無疆也。即發育萬物。長養眾黎。而生生不已。天地亦未嘗不足。氣機所以亘古不磨也。太上曰。天長地久。不誠然哉。然天地之能長且久者。其故何歟。以其不自生也。設有自生之心。則天地有情。天亦老矣。惟不自有其生。而以衆生爲生。是衆生之生生不息。即天地之生生不息也。故曰長生。世人多昧此生生之理。不求生而求死。不求長生而求速死。陷溺於富貴功名。沈淪於聲色貨利。時時握算。刻刻經營。不數年而精枯氣竭。魂散魄飛。費盡千辛。難享一世。營生反以尋死。可勝浩嘆。是以聖人法天效地。不惟勢利之場。不肯馳逐。即延年益算之術。亦不貪求。惟以大道爲先。淨掃心田。精修命蒂。舉凡一切養身尊身之具。在在不暇營謀。一個後其身外其身者然。卒之德立面同類莫超其上。名成面後世崇仰其型。非所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者乎。視世之自私其身。反戕其生者。誠高出萬萬倍。而聖人實非矯情立異也。自來佔談是好。清淨爲懷。不隨俗而浮。不依形而立。固然大公。一似天地之無私者焉。夫人多自私。而戕戕於恍。聖無一私。而皎皎物外。一片虛靈之象。空洞之神。常照耀而不可相遇。何使區區以血肉軀哭皮囊。時刻關心。費復繫念。又烏能獨先而不後。長存而不亡耶。惟其無私。故與天地合撰日月並明。而能成其私也。後之修道者。欲此身不朽。此神不壞。須用刻苦工夫。擺脫垢塵。久久煅煉。自然乾乾淨淨。別有一重天地。另有一番世界。而不與世俗同生死也。何樂如之。

天地不言。金丹一元眞氣。斡旋其間。所以周而復始。生機密運。息息天地之久長。故歷萬古而常新也。聖人參天兩地。養太和之氣。一歸渾沌之眞。處則爲聖功。出則爲王道。何世之言修己者。但尋深山枯坐。空不干一點人事。云治世者純用一腔心血。渾身在人物裏握算。若此者。各執一偏。各爲其私。非無事而寂寂。有事而惺惺者耳。聖人窮則清淨無爲。而眞形與山河並固。達則入物兼善。而幻身偕爾羅俱輕。過其後名標宇宙。身獨居先。功蓋寰寓。形存異世。非以其無私耶。學人能去其私。一空色相。永脫塵根。積功則當住人間。飛昇則長存天壤。不私其身而卒得長生。較世之爲身家計者。不啻雲泥之判也。人可不絕外誘之私歟。

第八章

太上曰。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大道原無他妙。惟是神氣合一。還於無極太極父母生前一點虛靈之氣而已矣。人者不事乎道。則神與氣兩兩分開。鉛走汞飛。水火所由隔絕也。孟子曰。民非水火不生活。是言也。淺之則爲日用之需。深之則爲修煉之要。有時以火濟水而眞陽現。有時以水濟火而甘露生。水火之妙。乃

有不可勝言者。然水大同言。言水而大可知矣。水性善下。道貴謙卑。是以上善聖人。心平氣和。一聽柔順之道。任萬物之生。遂無一不被其澤者焉。究之功蓋天下而不知功。行滿萬物而不知行。惟順大地之自然。極萬物之得所。而與世無忤。真若水之利濟萬物。毫無爭心。不但此也。萬物皆好清而惡濁。好上而惡下。水則處物以清。自處以濁。待物以上。自待以下。水哉水哉。何與道大適哉。聖人之性。一同水之性。善柔不剛。卑下自奉。衆人所不能安者。聖人安之若素。衆人所爲最厭者。聖人處之如常。所以於己無惡。於人無爭。非有道之聖人。不能如斯。故曰處衆人之所惡幾於道矣。夫以道之有於己也。素位而行。無往不利。即屬窮通得喪。患難死生。人所不能填者。有道之人。總以平等視之。君子論理不論氣。言性不言命。惟反身修德焉耳。雖然。德在一心。修不一途。又豈漫無統宗。浩浩蕩蕩。而無所底極哉。必有至善之地。止其所而不遷。方能澄滋暗長。天真日充而人欲日消。易日長其善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即聖人之居善地也。居之安則資之深。內觀其心。廣而無物。淵淵乎其淵也。外觀所與。擇人而交。胞胞乎其仁也。至於發之爲言。千金不及一諾。言善信也。施之於政。小惠何如大德。政善治也。推之一物一事一動

一靜之間。無不頭頭是道。任人以事。惟期不負所能。處善以動。只求動惟厥時。聖人之修身治世。如此。此由止於至善。得其所安。而後發皆中節也。惟其在在處處。無一毫歉漏。無一絲欠缺。又何爭之有耶。夫惟不爭而人之感恩戴德刻骨銘心者。方且瞻依不遠。又有何怨。又有何尤。雖有惡人。亦相化於善矣。及其至也。無爲自然。宰相安於不識不知之天。幾忘上善之若水。柔順而利貞。無往不吉焉。

指點上善之心。平平常常。無好無惡。浩浩蕩蕩。無彼無偏。極其和柔。是以居上不驕。爲下不倍。於己無尤。於人無怨。願其所以能至此者。究非世俗之學所能造其巔。亦非無本之學所能建其極也。故太上處衆人所惡之後。旋示一善地。究竟此地是何地。吾不借天機洩露之咎。乃爲指其實際曰此個善地。非世人擇地而蹈之地。乃所謂心地性地寸衷寸地是也。得其地則性命有依。失其地則神氣無主。無主則亂。安能事事咸宜。合內外而一致。處人己而無爭哉。然謂其地爲有。則多贅於固執。若謂其地爲無。又多落於頑空。此殆有無不立。動靜不拘者也。欲修至道。請細參其故。於以多積殊功。廣敷善行。庶幾上格神天。或得師指。或因神悟。於以會通其地。而始不墮旁門左道。得達生平志願也。此地了然。道

過半矣。以下曰心曰言數句。明在在處處。皆指點至善。使不先得善地而居。以後所云。無一可幾於善者。此直頭腦學問下原工夫。如或昧乎則持己接物。萬事皆瓦裂矣。吾故裂陳於此。類世之有志者。毋自恃才智。妄猜安度。而不修德同天。惟虛心訪道可也。

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貽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古云。過河如川復。到岸不須舟。又曰。未得功時當學法。既得功時當忘法。斯數語誠修證之至要也。若修道行上。業已證得微廣大之域。猶然戒敕守。自謂學識高過衆輩。未免驅心起念躁進生。不有退縮之思。即有悖謬之行。若此者。道何存焉。德何有焉。故太上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修行人當精未足之日。不得不千淘萬汰。洗出我一點至粹之精。以爲長生之本。若非得真陽。剛烹真鉛。先天之精。充

滿一身內外。則身如壁立千尋。益若寒潭秋月。外腎縮如童子。則無漏盡通之境證矣。斯時也。精滿於身。不宜再進火符。即當止火不用。且宜無知無識。渾渾淪淪。頓忘乎精盈之境爲得。若持盈不已。難免傾丹倒鼎之虞。不如早已之爲愈也。當氣未充之時。須千煆百煉。運退文武神火。煆煉先天一元真氣出來。以爲延壽之基。到得見氣煉神。化爲一片純陽。至大至剛。貫穿乎一身筋骨之內。天良如龍。猛力如虎。此何如之精銳也。我當專氣致柔。一如嬰兒之沌沌無知。庶幾長保其氣。可乎形神俱妙。與道合真。若揣銳不休。難免燎原遍野之慮。安望其長保乎。若是者。猶金玉滿堂。奚之能守。一同富貴人家。佔修滅義。驕奢凌人。如欒氏族滅。范氏家亡。要皆不自戒滿除盈。以至橫行不軌。自貽其咎。如此徵之人事。而大道可知矣。試觀當春而溫。至夏則暑陽司令。而溫和不在矣。至秋而涼。及冬則寒冷乘權。而西風無存矣。物育功成。時行名遂。天地於時退藏。以春陽和之德。倒冬寒而回春溫。夏熱而推秋涼。即是大道反常時節愆期。功成不退。適爲乖戾之氣。其有害於人者多矣。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夫天且如是。而況於人乎。古來智士良臣。功業燦如。聲名煒著。而不知退隱山林。如越之文種。漢之韓信。釀成殺身亡家之禍

者不少。是以學道人。當精盈氣足之候。不可不忘法忘形。以自渡其道也。若未臻斯境者。又烏可舍法舍形哉。

此教人修煉大道。做一箇工一箇。不可自足自滿。怠心起而驕心生。禍不旋踵而至矣。即無滿漏之患。然亦宇宙而廢。無由登彼岸以進於神化之域耳。悟道云。未煉還丹須速煉。煉之遲須知止足。若也持盈未已。心不免一朝遭殆辱。足見道無止境。功無窮期。彼滿假何爲哉。古來修士。多罹殺身亡家之禍。皆由不知滿光養晦。混俗同塵之道也。丹經云。修行混俗且和光。即即分方即方。隱顯逆從人莫識。教人怎得見行藏。是以有道高人。當深藏不露。隨時俯仰。應幾不誤不違。無好無惡。可以長保其身。否則德修而謗興。道高而毀來。離山入之無良。亦自服揚太過。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誠自取也。又何怪自滿者之招損乎。吾願後之學者。未進步則依法行持。既深造當比火不用。庶可免焚身之患歟。

第十章

太上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章開口即說煉精化氣之道。既得精氣有於身。即要一心一德而不使偶離。離則德氣神三寶各分其途。不能會歸有極。以爲煉丹之本。故太上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夫營者血也。血生於心。魄藏於心。其必了焰丹田。一心不動。日魂方注於月魄之中。月乃返面爲純乾。此由心陽入於腎陰。神火焰夫血水。雖水冷金寒。卻被神火烹煎。而油然上升。自產物之不可遏。至人知此玄牝爲天地人物之根。於是一呼一吸間微陽偶動。即一眼覷定。一手拿住。運一點己汞以迎之。左旋右抽。提回中田。凝聚不散。即被魄而反。抱一而居。不片刻間而眞陽大作。眞氣大勃突。由是運行河車。自爐危穴起火。引至尾閭。煅九重鐵鼓。運三足金蟾。上升於頂。俱要一心專注。不息不息。及至升上泥丸。牽尾實珠已得。若不於此溫養片時。則泥丸陰精不化。怎得鉛汞融和。化成甘露神水。以潤一身百脈。既溫養泥丸矣。復引之下重樓入絳宮。即午退陰符也。但進火之時。法取其剛。非用乾健之力。眞金不能自升。退符之候。法用其柔。非以柔順之德。陽鉛依然散沒。不能收汞成丹。故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其意教人於陰生午後。一心調息。任其氣機下降。如如自如。了了自了。卻不加一意用一力。此即坤卦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之道也。至絳宮溫養。運陽土簽。牢牢封固。惟以恬澹處之。沖和安之。一整時間。氣息如無。神機似絕。此致柔也。溫養片刻。神氣歸根。自如嬰兒中火種。久久凝注。不令紛馳。自然眞氣流行。運轉周身。心安和。四肢蘇暢。不啻嬰兒之體。如絮如綿。有柔弱不堪任物之狀。此是煅丹凝之象。從此鉛汞相投。水火既濟。又當洗心滌慮。獨露一味眞鉛。苟心一走作。丹即奔馳。不惟丹無由就。即前取水鄉之鉛。亦不爲我有。清淨經云。心無其心。物無其物。空無所空。無無亦無。渾然當寂。又何瑕疵之有。故曰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個外丹雖得。內焰不嚴。則入欲未淨。天理未純。安得一粒黍珠。盧面成象。到得丹有於身。猶須保精裕氣以成聖胎。雖然。其保精也要順自然。其裕氣也須隨自在。此不保之保勝於保。不裕之裕勝於裕。否則矜持寶貴。鮮不危焉。夫以丹爲先天元氣。無有形狀。何須作爲。若執迷象以求。未免火動後天。而先天大道亡矣。故曰愛民治國能無爲乎。民比精也。國喻氣也。治世之要。推恩以愛民。立法以治國。蓋者之謂歟。小補。大還乎王者無爲而治。重熙累洽。氣象所爭。在有爲無爲間耳。治身之道。以精定爲民安。以氣足爲國富。煉己則精定。直養則氣足。極之浩然剛大。充塞兩間。亦若視爲固有之物。平常之端。不矜功能。不遺才智。渾渾沌沌。若並忘爲。盈滿者然。無爲也而大爲出焉矣。學人到此。精盈氣足。養之久久。自然裂頂而出。可以高蹈雲霄。遨遊海島。視昔之恪守規中。專氣致柔者。大有間矣。故曰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此言前日調神養胎。不能不守雌也。迨今則陽神充足。脫離凡體。沖開天門。上薄雲漢。誠足樂也。氣何壯乎。到此心如明鏡。性若止水。明朗朗天。活潑潑地。舉凡知覺之識神。化爲空洞之元神矣。前知後曉。燭照靡遺。此明明白白。所以四達而不悖也。然常寂而常炤。絕無寂炤。心常明而常覺。絕無明覺。想始物來歸炤。不啻明鏡高懸。無一物能匿者焉。而要皆以無爲爲本。有爲爲用。當其陽未生。則積精累氣以生之。及其陽已生。則資精裕氣以畜之。迨其後留形住世。積功累仁。雖生而不許輔育之功。爲而不恃矜持之力。長而不假制伏

之勞。一劫此心。萬劫此心。真可爲天上主宰。分司造化之權。是以謂之玄德

此將築基得藥。煉已還丹。胎胎得珠。九轉土大。一說出。要不外虛極靜篤。含三抱一。慎德養真爲主。自守中以至還丹。皆離不得渾有知於無知。化有爲於無爲。夫以先天一元眞氣。隱於虛無。不在見見聞聞之地。人能混其知覺。去其作爲。則一元眞氣常在。故太上曰。德守慎。其中有象。德守慎。其中有物。杳兮冥。其中有精。此可知道生大地。原是渾渾沌沌。無可擬議。惟渾其神知。沒其見聞。道即在其中矣。倘起大明覺心。則後天識神應念而起。已非先天元神。故必慎德中求。杳冥中得。修士其亦知所從事矣。

第十一章

太上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夫道生於鴻濛之始。混於虛無之中。視不見聽不聞。修之者又從何下手說。聖人知道之包無形。而道之用有象。於是以有形無。以實形虛。蓋其氣於混沌之鄉。斂其神於杳冥之地。以成眞一之大道。永爲不死之神仙焉。所謂實而有者何。眞陰眞陽。同類有情之物是也。所謂虛而無者何。先天大道根源龍虎。二八初弦之氣是也。有氣而無質。大道杳矣。故曰陰陽合而先天之氣見。陰陽分而後天之器成。易曰形上謂之道。形下謂之器。是非器無以見道。亦非道無以載器也。太上借喻於車。曰車有輻有轂。輻共三十以象日月之運行。轂居正中爲衆軸所貫。轂空其內。輻奏其外。所以運轉而無礙。若非其中有空隙處。人何以載。物何以貯乎。故曰當其無。即車之用。又如陶器然。以水和土。揉土爲器。一經冶煉。外空中空。究之凡人利用。不在埏埴之實。而在空洞之處。如陶侃運甓。非其間虛而無物。安能運轉自如。故曰當其無。即器之用。再擬諸築室。必鑿戶牖。於其中而後光明大放。及入此室處。戶牖亦皆無庸。務於空閒之間。乃堪容膝。雖居有形以爲室。必從空處以爲居。故曰當其無。即室之用。從此三者觀之。無非有象以爲車爲器爲室。無象以爲載爲曉爲居。而凡涉於有象者。即屬推行之利矣。凡屬於無象者。即皆推行之用矣。故曰有以爲利。無以爲用。有有無無。亦互爲其根焉耳。要之道本虛無。非陰陽無以見。氣屬陰陽。非道無以生。陰陽者。後天地而生。有形狀方所。不可爲長生之丹。惟求道於陰陽。由陰陽而返太極。則先後混合。而大道得矣。後之修金丹者。徒服有形之氣。不知煉無形之丹。欲其成仙也。不亦南轅而北轍耶。

道本無名。強名曰道。道本無修。強名曰修。夫以道之爲物。至虛至無。方能至神至聖。試觀天地一氣清空。了無一物。及伏之久而氣機一動。陰陽生焉。於是形形色色。莫不燦然有文。煒然成章。充滿於四塞之中。誰爲造之。誰與生之。何莫非道生一氣。一氣化爲陰陽。而萬物於是滋生矣。故曰道自虛無生一氣。便從一氣產陰陽。陰陽自是成二性。二性重生萬化焉。修行人欲求至道之眞。以成仙聖之體。必先以陰陽爲利器。後以虛無爲本根。而大道得矣。章內三無字。指其空處曰無。大約皆修煉人自無而有。自有還無。以至清空一氣。而大道乃成。其意殆取此耳。

第十二章

太上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世之貪貪逐逐。馳心於聲色貨利之場。極目選戰。爽心悅口者。非以此中能境誠足樂耶。孰知人世之樂。其樂有限。惟吾心之樂。其樂無窮。又況樂之所在。即憂之所在。有益於身者。即有損於心。如五采之章施也。其色光華。其文燦爛。誰不見之而色喜。望之而神驚。詎知目之所注。神即眩焉。人生精力。能有幾何。何此留心物色。縱性怡情。以爲美觀。未有不氣阻神虧。胸懷繚亂。而目反爲之盲者。故曰五色令人目盲。誠至論也。至若絲桐之韻。簫管之聲。古聖亦所不廢。胡伶庸之子。瞽女樂。比狄童。竭一己之精神。取片時之歡樂。究之曲調未終。經聲猶在。而耳雲之內。蓋

者。盡馳於外。而耳反爲之聾矣。故曰五音令人耳聾。不滅慾識。使絕口之於味。甘言調和。濃淡適節。聖人亦所必需。無如貪吝者流。貪口腹。好滋味。嘉餚滿席。異物充厨。膳一筵數金。一饗萬費不辭。其亦知利於口者。不利於心乎。況人心中有無限至味。不肥腯而自甘。不資藥而自飽。彼徒貪嚐饌者。亦只求適口爲耳。故曰五味令人口爽。良非虛矣。若夫田獵一事。古帝王原爲生民除殘去害。樂業安耕起見。後世人民。從禽從獸。子孫千山。專以走狗爲事。甚至燎原曠野。縱犬搜山。直使無辜之蛇蝎昆蟲。受害不少。更有還藏毒以傷物命。專殺害以爲生涯。毫不隱痛。卒之天道好還。冥則不貨。一博瞬間。而禍患隨之矣。又況馳騁田獵之時。即喪失性天之時。其身狂其心亦狂。太上所以有馳騁田獵令人發狂之戒也。再者異采珍奇。帝王不寶於目。所以風醇俗美。翠相安於無事之天。後人以奇異爲尚。於是百計經營。千方打算。牛生精氣。盡銷磨於貨物之中。詎知己之所藏人亦竊之。以其淺者而獨有諸己。此劫奪之風所由日熾也。古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是知藏金厚納彌深。洵不誣矣。即使念力防閑。多方保護。而神大不佑。終亦必亡而已矣。人生性命爲重。一旦魂散魄飛。貨財安在。何不重內而輕外耶。太上所以有雖得之貨令人行妨。靜淨爲世告也。是以有道高人。礎其心以養性。實其腹以立命。知先天一氣。生則賸來。死則賸去。爲吾身不壞之至寶。一心專注於此。而外來一切。皆視若浮雲。所以爛盜不昧。或受人圍繞起。或爲天上眞宰。至今猶昭然耳目也。試問琴琴牙味。超塵齊觀。个猶有存焉者乎。早已湮沒無聞矣。是知物有盡而道無窮。人有窮而道無窮。人欲長生。須將人物之有限者置之。性命之無形者修之。庶知所輕重矣。嗚呼。非見大識卓之君子。烏能去彼而取此耶。

教人修身大旨。原與塵世相反。須知世人之所好者。道家之所惡。世人之所貪者。道家之所棄。蓋聲色貨利。百般美好。雖有利於人身。究無利於人心。又況人心一貪。人身即不利焉。惟性命一事。似無形無象。不足爲人身貴者。若能去其外誘。充其本然。一心修煉。毫不外求。卒之功成德備。長生之道在是矣。天下一切寶貴。孰有過於此乎。但恐立志不堅。進道不勇。理欲難乘。天人迭起。遂迭證於其極。顧後之學者。始則因邪存誠。繼則煉鉛伏汞。及至返本還原。抱候歸眞。又何難上與仙人爲伍耶。是以聖人修內不修外。爲腹不爲目。去彼存此。於以壹志凝神。盡性立命。豈不高出塵世之榮華萬萬倍乎。

第十三章

太上曰。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孟子曰。守約爲大守身爲大。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古人於身亦何重哉。夫以此身也。不但自家性命依之而存。即一家之內。無不賴之以生。推而言之。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無非此身爲之主宰。歷然。主宰宇宙者此身。而主宰此身者惟道。道不能不以人世榮寵之事。恥辱之端。皆視爲平常故事。毫不足介意者。然雖無端而招來。君相降非常之遇。蓬蓽增蓋代之輝。人所喜欲狂者。已則淡漠其也。倘不幸而幽囚。遷竄。艱辱旋及。奸邪肆讒謗之口。身家蒙不白之冤。亦惟不餒評於人。歸咎於己而已。古聖人居寵不滅性。受辱不亡身。良有以也。要皆明於保身之道。不以功名富貴養其身。而以仁義道德修其性。所以成萬年不拔之業。爲古今所倚賴也。倘一有其身。自私自慮。與人爭名爭利。爲己謀食謀衣。逐逐營營。擾擾紛紛。爭競不息。憤奪無休。不旋踵而禍患隨之矣。君子所由貴藏器以待時。安身以崇德也。太上見人不能居寵思辱。弭患無形。所以有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之慨。何謂寵辱若驚。蓋以寵爲後起之榮。非本來之寶。故曰寵爲下。但常人之情。營營於得失。故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爲寵辱若驚。其曰貴大患若身者何。殆謂人因有身。所以有患。若吾無身患從何來。凡人當道未成時。不得不留身以爲修煉之具。一到脫完飛昇。有神無氣。何禍之可

加哉。御留形住世。萬緣勿滅。一貫內含。雖雲遊四境。亦來去自如。又何大患之有。世之修士。欲成千萬年之神爲千萬人之望。還非常之業。建不朽之功。須一言一行。不稍放肆。御貴其身。而身存。乃可爲天下所寄命者。一動一靜。毫不敢輕。御愛其身。而身在。乃可爲天下所託賴者。如華野久耕。而三物抒忱。儼然以堯舜君民自任。南陽高臥。而幾經束帛。屢然以鼎足三分爲能。所謂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非斯人其誰與歸。

彼自私其身而高蹈遠引。不思以道濟天下。使天下共遵於大道之中者。相去亦遠矣

此言人身自有良貴。不待外求。有非勢位之榮可比者。人能從此修持。努力不懈。古云幸苦二三載。快樂千萬年。洵不誣矣。有何視辱之點。貴患之慨耶。學者大道未得時。必賴此身以爲修煉。若區區以衣服飲食寵貴榮華爲養身之累。則凡身既重。而先天眞身未有不因之而損者。先天眞身既損。而後天凡身亦斷難久存焉。此凡夫之所以愛其身而竟喪其身也。惟至人知一切事物皆屬幻化之端。有生滅相。不可認以爲眞。惟我先天元氣。纔是我生生之本。可以一世。可以千萬年。若無此個眞修。則凡身從何而有。此爲人身內之身。存之則生。失之則死。故之爲物。凝之爲

他。不可一息偶離者也。太上教人兢兢敬慎。不敢一事忘忽。不敢一念游移。更不敢與人爭強角勝。惟恬淡自適。清淨無爲。以自適其天而已。雖未出身加民。而實亦赤子。早已慶安全於方寸。斯人不出如蒼生何。民之仰望者。深且切矣。所謂不以一己之樂爲樂。而以天下之樂爲樂。不以一己之憂爲憂。而以天下之憂爲憂。其寄託爲何如哉。

第十四章

太上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名道紀。

大凡天下事。俱要有個統緒。始能提綱挈領。有條不紊。況修道乎哉。且夫大道之源。即眞一之氣也。眞一之氣。即大道之根也。何謂眞一之氣。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何謂大道之根。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理氣合一。即道也。修士若認得者個綱紀。尋出者個端倪。以理御情。以義定性。以虛無一氣爲本根。長生之道得矣。如以清清朗朗明明白白爲修。吾知道無眞際。修亦徒勞爾。太上所以狀先天大道。曰視之不見曰夷。藏之不聞曰希。搏之不得曰微。夫心通竅於目也。目藏神。即通竅於耳也。耳藏精。腎通竅於四肢也。四肢屬脾。脾屬土。土生萬物。眞氣凝聚。即精神寓焉。若目有所見。耳有所聞。手有所把捉。皆後天有形有色有聲有臭之精氣神。只可以成形。不可以成道。惟視無所見。即先天本性也。聽無所聞。即先天金情也。搏無所得。即先天眞土也。故曰後天之水火土。生形者也。先天之金木土。成仙者也。其曰夷曰希曰微者。皆幽深玄遠不可捉摸之謂。眞有不可窮詰者焉。能合五氣爲一氣。混三元爲一元。即眞元一氣在是。天然主宰亦在是。所以悟眞云。女子著青衣。（火生水）

即君披素練。（水生金）見之不可用。（後天水火土）用之不可見。（先天木金土）恍惚裏相逢。（混而爲一）杳冥中有變。（要時火燄飛。眞人自出現。）修士知此。即知大道之源。修道之要矣。若不知始於虛無。輕著一身尸穢之氣。摧安之神。生明覺心。作了妄想。吾恐藏蓄未深。發皇安暢。此煉精煉氣煉神之功。所以不離乎混沌焉。既混沌。久之則胎嬰長。陽神生。而其間絪縕胎養神之法。又不可不知。即前章愛民治國行無爲道。是陽神出入。運行自然。時而神朝於上。則不知其所自。上所以不皦也。時而神徹於下。則不忽其所藏。下所以不昧也。由此綿綿密密。纖纖繩繩。無可名狀。亦無有作爲。仍還當年父母未生之初。渾然無一物事。易曰洗心退藏於密。是其旨矣。故云復歸於無物。雖然。無物也。而天下萬事萬物皆自此無中生來。太上所以有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之謂也。然究有何狀何象哉。不過恍恍惚惚中偶得之耳。果能恍惚。眞陽即生。迎其機而導之。殆不見其從何而起。是前不見其首也。隨其氣而引之。亦不見其從何而終。是後不見其尾也。道之浩浩如此。此不亦大周沙界。細入塵芒者乎。是道也。何道也。乃元始一氣。人身官骸之眞宰也。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完則爲人。缺則爲物。所爭只爭黍珠間耳。眾人得此元始之氣。調攝乎

五官百骸。頭毛變儀。胞胎精氣。是謂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古此也。人能證得此個大圓地太古未有之元始一氣。以爲一身綱紀。萬事主腦。斯體立而用自行。本正而末自端矣。儻學人不以元始一氣爲本。欲修正覺。反墮旁門。可悲也夫。

此狀道之體。玩道人會得此體。方有下手工夫。若真一之氣。是先天性命之源。非後天真氣神可比。欲見命氣。必將性真融成一片。始得真一之氣。第此氣渾渾論論。浩浩蕩蕩。雖無可象可形。而天下之有象有形者。皆從此無形無象中出。誠爲大道綱維。天地人物之根本也。道曰守中。儒曰執中。釋曰空。儒曰慎獨。要皆同一功用。故白人視之。若無昭無朗。而白家子切。卻又至虛至實。至無至有。所以子思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愼獨之功。誠無息也。蓋之隱微幽獨之地。雖有見聞可接。而大道根源。只是希夷微妙。無可狀而狀。無可象而象。極其神玄。學道人總要於陽之未生。恍惚以待之。於陽之既生。恍惚以迎之。於陽之歸墟入舶。恍惚以保之養之。絕不起大明發慮。超然無時無處而不得大道歸藏焉。前言陽神出現。明天察地。通玄達微。及了悟之候。光明界境。純任自然。有知若無知。有覺若無覺。況下手之初。可不恍恍惚惚。死人心以生道心乎。

第十五章

太上曰。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爲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澄。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太上前章言體。此道言體道之人。人與道是二而一也。道無可見。因人而見。人何能他。以道而他。道者何。真一之氣也。真一之氣。卽中庸之德也。欲修大道。曾有他說。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孔子足縮縮如有循。道之爲道。不外一敬焉耳。人能以敬居心。一念不苟。一事不輕。大道不

卽此而在乎。雖然。道無奇怪。尤賴有體道者存乎其間。斯道乃不虛懸於天壤。故太上云。古之善爲士者。其爲物不測。測其生物不測。何其至微而至妙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其至玄而至通乎。顯其心之浩浩氣之洋洋。不啻江海之深。令人無從測識。故太上曰。夫惟不識故強爲之容。以明其內之眞不可得而測。其外之容有可強而形焉。其心心慎獨。在在存誠。如像之渡河。必俟冰凝而後渡。若猶之行後。必待嚴靜而後行。最小心也。其容齊肅端嚴。亦如顯客之臨。不敢前慢。其般然無所累。兎然無所騖。又似冰釋爲水。冲無形迹可尋。其忠厚存心。仁慈待物。渾如太侯完全。曠廓不羣。而渾然無間。其体体有容。謙謙自抑。何異深山幽谷。虛而無物。大而能容耶。其形如此。其性可知。要皆渾大栽於無形。順帝則而不識。宛若舜居深山。了無異於深山野人者。其渾噩之風。豈容淘者所得而擬乎。但渾與濁相背。聖與凡一理。凡人之濁。濁眞濁也。聖人之濁。渾若濁也。實則至濁至清而已。然聖不自聖。所以爲聖。凡不自凡。竟自終凡。孰能於心之染污者而澄之使靜。俟其靜久而清光現焉。孰能於性之本安者而滿泳之擾光之。迨其養之久久。而生之徐徐。採以爲藥。煉以爲丹。保生之道。不誠在是乎。此靜以凝神。動以生氣。卽守中。卽陽生

活子時也。由此一升一降。收歸鼎爐。漸採漸煉。漸煉漸凝。無非一心不二。萬緣皆空。保守此陽而已。有而不有。虛而盈焉。有至虛之心。無待盈之念。是以能返眞一之氣。得眞帝之道焉。又曰能敝不新成者何。蓋以凡事之新成者其成必速。蓋則敝之無可敝也。敝者其迹。不敝者其神。一眞內含。萬靈外著。其微妙玄通。固有如是焉耳。

此言體道者之謙慎小心。雖曰道本虛無。而有道焉人。自能無形而形。無象而象。若內外一致者然。章內若字七句。皆借物以形容道妙。正見微妙通玄淵深不可測度處。孰能以下數句。是言未能成德而求以入道者。淘不易澄。靜存則心體自潔。安貞於久。動察則神智不窮。漸招鼎。故不欲盈也。蓮易敝。故不新成也。吾願。人虛而有容。樸而無琢。渾渾噩噩。隨在昭誠愨之風。斯人心未有不化爲道心。凡氣未有不易爲眞氣者。切勿以深莫能測。蓮邃邃而不前也。

第十六章

太上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人欲修大道。成金軀。歷億萬年而不壞。下手之初。不可不得其根本。根本爲何。即玄關竅也。夫修煉道。非止一端。端緒萬千。可盡其蘊哉。蓋天有天根。物有物帶。人有人源。倘未有無始其面能成絕大之功不朽之業者。試觀天地未開以前。固閱寂無聞也。既開而後。又浩蕩無極究。謂未開爲天根乎。茫蕩而無著。固不可以爲天根。謂已開爲天根乎。發育而無窮。亦不得指爲天根。是根究何在哉。蓋在將開未開處也。又觀人物未生之時。固渺茫而無象也。既育以後。又塞乎而塵滓究。謂未生爲本乎。寂而無狀。固不得以爲人物之本。謂既育爲本乎。變化而無窮。亦不得指爲天根。是根究何在哉。蓋在將開未開處也。又觀

亦不得視爲人物之本。是本果何在哉。亦在將生未生時也。欲修大道。可不知此一竅。而妄作胡爲乎。太上示人養道求玄之法。曰致虛極守靜篤。吾以觀其復。此明修士要得玄關。惟有收斂浮華。一歸篤實。凝神於虛。養氣於靜。致虛之極。守靜之篤。自然萬象俱空。一氣在抱。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邵子云冬至子之半。天根理極微。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時即天理來復。古人喻爲活子時也。又曰一陽初發。含冥神醒。此正萬物返本。天地來復之機。先天元始祖氣。於此大可觀矣。但其機甚微。其氣甚迅。當前即是。轉念則非。不啻石火電光。俄頃即事耳。諸親之草木。當其芸芸有象。枝枝葉葉。一任爆爛成章。豔彩奪目。但不足爲再造之根。復生之本。惟由發而收。轉生爲殺。收頭結果。各歸其根。乃與修士丹頭無或異也。歸根矣。是由動而返靜矣。既返於靜。依然復還降蠶種之初。在物爲返本。在人即復命。非異事也。一春一秋。物故者新。一生一殺。花開者謝。是知修士復命之道。亦天地二氣之對待。爲一氣之流行。至平至常之道也。能知常道。即明大道。由此進功。庶不差矣。世之旁門左道。既不知太道根源。又不肯洗心滌慮。原始要終。或煉知覺之性。或修形氣之命。或採七金八石以爲藥。或取童男幼女以爲丹。本之既無。道從何得。又況徒於一偏。走入邪徑。其完全於招身殞命者多矣。是皆由不知道爲常道。以至索隱行怪。履險蹈危。而招凶咎也。惟知道爲常。人人皆有。物物俱足。知之不以爲喜。得之不以爲奇。如水火之於人。一任取攜。自如休休。虛而能容。物我一視。有廓然大公之心焉。千公無私。如此則與王者民吾同胞。物吾同與。體天地而立極。合萬物以同源。不相隔也。所非與天爲一乎。夫天即道。道即天。天外無道。道外無天。惟天爲大。惟王則之。惟道獨尊。惟大法之。故人則有生而有死。道則長存而不歿。雖至魂升魄亮。亦有殞滅之時。然形雖亡而神不亡。身雖沒而氣不沒。詩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其斯之謂歟。是皆從虛極靜篤而觀來復之象。乃能如此莫測也。學者可不探其本。而妄作招凶哉。

太上示人本原上下大頭腦上事。問。此處得力。則無處不得力。學者會得此旨。則恪守規中。綿綿不息。從無而有。自有而無。離一息之間。大道之根不具焉。即終食之間。大道之元始存焉。從此一線微機。探之逆之。漸漸至於蓬勃不可遏抑。皆此一陽所積而成也。縱浩氣塞乎天地。陽神貫乎斗牛。何莫非一點眞氣。所聚而致乎。學人不得者。倘眞氣。但以後天形神爲煉。不過如九牛之一毛。滄海之一粟耳。何敢與天地並論乎。

惟行此道而與天地同體。乃極億萬年而不壞。

修道者須認眞主腦。採取不失其時。可也。

第十七章

太上曰。太上不知有之。諸家皆作下知有之。然與經意不合。此傳寫之誤也。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猶兮句。言優游恣肆。慎重其號令。

太上治身之道。即治世之道。總不外一眞字。眞以持己則己修。眞以應物則物遂。雖有內外之分。人己之別。而此心之眞。則無或異焉。人能至誠無息。則人之感之者亦無息。人或至誠有間。則物之應之者亦有間。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修其身而天下自平。盡其眞而天下必孚也。自三皇五帝以迄於今。從未有或異者。太上欲人以誠信之道自修。即以誠信之道治人。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在己不知有治之道。在人

設虛靜。亦不覺其自化。而不知其所之。此上古之淳風。吾久不得而見矣。故太上曰。太上不知有之。以君民無爲。幽幽默默。與道遊於光天化日之下。固非誠信存焉。烏有如斯之神化乎。至皇古之休風已遠。太上之郅治無聞。則世風愈降。大道愈亡。有不堪語言見聞者。若上古未遠。斯道尚存。天性未漓。眞誠尚在。但非太古之篤實。亦爲今世之光華。同一治也。一則無心而自化。一則有意以施仁。保民如保赤子。愛民如愛家人。斯時之帝王而敬畏者。亦若如釋斯憲。即感孚不一。德化雖齊。亦惟親之愛之。譽之頌之。絕不加以畏也。惟之恢德畏威。是雖不及乎太上。然亦遵道遵路之可嘉。所謂大道廢有仁義者是。是皇降爲帝。帝降爲王。皆不大德以行王道者也。以後古風愈遠。大道愈偏。王降爲霸。假以行其心各一心。見各一見。與帝王之一德感孚者遠矣。故禮教猶是。政刑猶是。法制禁令亦猶是。而此心之眞僞。則有不相若焉。惟借才藝以經世。憑法度以尊民。處置得宜。措施合法。使民望而畏之。不敢犯法違條。即是精明之主。太平之世。等而下之。不堪言矣。特智巧以驅民。詐謀而馭衆。以神頭鬼面之心。爲神出鬼沒之治。當其悻悻自雄。當局自得。未有不以爲智過三王。才高五帝。而斯世之百姓。卒惶惶乎中夜各警其悔民也實甚。斯民雖不敢言。而此心睽違。終無一息之洽洽。所以不旋踵而禍亂隨之矣。孔子曰上好信則民用情。倘信不足於己。安能見信於民。此上與下所以相欺而相詐也。夫制度文誥條教號令之頒。雖皆人亦所不廢。然情僞分爲。感應殊焉。惟帝王以身作則。以信孚民。法立而政行。言出而民信。卒至光被四表。功成事遂。如堯之於變時雍。舜之基己無爲。而百姓皆謂我自然。噫。此眞信之所及。以視信不足於內者。相判何啻天淵哉。

道德一經。原是四通八達。修身在此。治世在此。推之天下萬事萬物。亦無有出此範圍者。即如此章太上二字。言上等之人。抱上等之質。故曰太上。上德清淨無爲。六根皆定。其次愛敬化民。有感即通。其次以威嚴馭世。其次以智巧導民。所謂術也。而其極妙者。莫如信。信屬土。修煉始終。純以意土爲妙用。故太上云。其精甚眞其中有信。是丹本也。信非他。一誠而已。人能至誠無息。則丹之爲丹。即在是矣。但信與僞相去無幾。克念作聖。因念作狂。人僞界。生死關。所爭只一間耳。吾願後學者得眞信。以爲眞常之道可也。信在何處。即是玄關一竅。人其知之否。

第十八章

太上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皆觀上古之世。俗尚敦龐。人皆渾樸。各正其性。定其命。安其俗。樂其業。一如物之在天而動。率性以行。無非假借。不待安排。順其性之當然。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莊子謂朏朏然常之徒。蠢蠢勞勞。動與大隨。饒有眞意。此所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何如之化理哉。要不過渾渾淪淪。無思無慮。與大道爲一而已矣。無如古風日降。大道愈衰。爲上者於是有仁義之說。競競業業。無敢或寧。夫仁豈非善。亦惟賢美耶。未可厚非。而特提諸古昔盛時。大道日明。人心渾噩。不言仁義而仁義自在個中者。固太有開矣。故太上爲之嘆曰。大道廢有仁義。由是上與下慕仁義者竊其名。假仁義者行其詐。雖仁義猶是。而作爲壞矣。此皆仁義之不良耶。殆由聖慕日甚。何於仁祖於義者之爲害耳。然猶曰仁義也。雖不及大道之眞。尚未至於大僞也。自此以後。世俗愈乖。人心彌壞。即仁義之得其所存者亦幾希。但見朝野內外。上下暫臣。一以智而矯其才。一以慧而施其詐。此來彼往之內。大都爾詐我虞矣。不能一道同風。安望齊家治國。所以父子生嫌。兄弟啟釁。甚至夫婦朋友。親戚鄉鄰。人各一心。心各一見。幾如胡越之不相親也。何況其他。萬一有子能孝。朝廷特爲褒之。有父能慈鄉里共爲稱之。嘻。父慈子孝。原屬天地之常經。家庭之正軌。又何足表揚哉。乃自三皇六親不和。而忤逆之風日熾。閱牆之釁時聞。所以有能孝能慈者。固不勝鄉重。而表其里焉。以風天下焉。不誠遠邇大道隆盛之朝。子有孝而不知其爲孝。父克慈而亦忘其爲慈者哉。雖然。即此能孝能慈。亦是因不和而遞爲和之道。但今之世好爲粉飾。徒事鋪張。言慈孝而襲取夫慈孝之名者。殊難枚舉。又況五刑而後。骨肉相殘。君臣交賊。無怪乎上有昏庸之主。下有跋扈之臣。而國家自此不靖矣。賴有忠肝義膽者出而安邦定國。雖成敗利鈍。未可前知。而盡瘁鞠躬。一片孤忠可表。數不可回。以力挽勢不可救。以心全。如諸葛武侯之六出祁山。姜伯約之九伐中原是也。況人臣事上。順爲良臣。不順爲忠臣。幸而國祚承平。固裒補袞之職。不幸而强梁迭起。各展濟世

之才。世有昏亂。天所以繼忠臣也。世有忠臣。天所以繼昏亂也。然忠臣出矣。仰使昏亂能除。一洗千古之氣。化爲禮義之邦。亦不及皇古之無事還矣。嗚呼。忠靖之臣。願終身埋沒而不惡。不然。一人雖忠臣之名。天下豈皆亂之哉。不大可痛哉。

此太上感世道。傷今思古。欲人返樸還眞。上與下同於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其道常足。熙熙曠曠。大家相安於無事。而不知其所之者。卽有仁義智慧孝子忠臣。一概親爲固然。不知其爲有。且看倂其爲有。此何如之渾樸乎。雖然。此爲治世之論。推之修身之法。亦不外是。

首句喫緊。渾淪之旨。太璞未彫。穌童貞之體。不假作爲。自成渾妙。若一費其本來之大。則不得不借先天陰陽以返補之。夫陰陽一仁義也。仰大道廢有仁義之說也。至於奢取一身內外兩個眞消息。總宰以智慧操之。取之溫之義之。此中卽不純正。多雜後天。不能不有僞妄。此又智慧出有大僞之意也。他如探陰補陽。所以和六根之不和。使歸於大定。卽孝慈之喻也。猛省惕厲。所以靖一身之昏亂。使歸於清明。卽忠臣之旨也。知此則道不遠矣。此太上明復命歸根之旨。究有何道哉。不過率其渾然粹然之天而已。修之者亦修此而已。

第十九章

太上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天下人物之衆。賢愚貴賤不等。總不外理氣貫通而已。其所以扞格不通。情竅意阻者。皆由上之人無以爲感下之人無以爲化耳。古來至聖之君。順自然之道。行無爲之政。不好非以喜功。不厭事而廢政。雖有聰明睿智。一齊收入無爲國裏清淨鄉中。而下親而化。自然親其親長其長。安其俗樂其業。無一民不復其性。無一物不遂其生者。此上古之世。人皆敦厚。物亦繁衍。其利不誠百倍哉。若至仁之主。素抱慈良之性。側怛之心。一以濟人利物爲事。活活潑潑。渾渾淪淪。不言是非。不言曲直。而任天以動。率性以行。自然無窒無偏。歸於大中至正之域。斯民之視感而化者。爲子自孝其親。爲父自慈其子。雖有不孝不慈之人。相習成風。旋且與之俱化。此何如隆盛也耶。後世聰明絕頂。被捷超羣之君。出其幸物治世。不知道本無爲。順而導之則易。逆而施之則難。故或喜紛更而擾民。設法興作。究至國家多難。民不聊生。或好功烈而荒政。窮兵黷武。率至府庫空虛。民不堪命。無怪乎民窮國竭。擾攘劫奪之風起。而盜賊公行天下。若是者。皆由牢巧之君。不知用巧於無爲之大。自作之地。欲富國而貧利。以至國勢不振。民風不靖。如此也。苟能至巧無巧。如其心以出之。順其勢以導之。正其趨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自然如水之趨下。火之炎上。有不可遏抑者焉。斯時之民。納有不順廉恥作盜賊好非爲者乎。無有也。此大聖若愚。大仁若忍。大巧若拙。後人覩之。若有不堪爲君不足爲政者然。然而聖德之涵溫。仁恩之感被。知巧之盛成。雖文采不足於外。而質實則多於內也。理欲原不相謀。足於外自歉於中。滅其文自饒其質。聖之所以棄智仁之所以棄義。巧之所以棄利。無非自救其質。自去其文而已。雖然。下民至愚。自親上之所爲以爲去就。如此點華崇質。自使小民一其心於本原之地。而不彫不琢。蓋所見者爲質實無文之政。斯所抱者惟太璞不鑿之眞。

如此渾然自然。衣服飲食。各安其常。酬酢往來。各率其分。雖氣稟有限。雖保無私。欲之萌動。然亦少矣寡矣。總之聖也仁也巧也。皆質也。智也義也利也。皆文也。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皆合文不足質有餘。而各有專屬也。民之食德飲和於其中者。又烏有不利益無窮。孝慈日盛。盜賊化爲善良耶。此隆盛之治。吾久不得而見之矣。

此喻修養之道。先要存心養性。心性一返於自然。斯後天之精氣。亦返爲先天之精氣。倘未見性明心。徒以後天氣質之性知覺之心爲用。則精屬凡精。氣屬凡氣。安得有眞一之精。眞一之氣。合而成丹乎。修行人須從本原上尋出一個大本領眞面目來作主。於是煉精煉氣煉神。在在皆是矣。悟得此旨。不但知太上之經。治世修身。處處一串。卽四書五經。無在非丹經矣。他註言在上之人。絕棄聖智。而民只知有利。故趨利者百倍。絕棄仁義。而民不知愛親。故大反乎孝慈。此不當絕棄者而絕棄之。其弊如此。至於巧利與聖智仁義相仵。能絕之棄之。盜賊何有。此當絕棄者而絕棄之。其效如此。此講其意。三者以下。謂治民不必以令。但命令必本於躬行所繫屬者爲要。見素則識定。抱樸則神全。少私寡欲。

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　非
格無爲之化者。易克臻此。

第二十章

太上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
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是未離　乘乘兮　是
母腹時　若無歸。是不　任
著迹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
動
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　謂無
欲於外　其若晦。漂兮　謂不泥　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
於形
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聖人造詣極高。稱爲絕學。純是一片生意。融融洩洩。無慮無思。詩曰上帝臨汝。毋貳爾心。以故素位而行。一任窮通得喪。無入而不自得。故曰無憂。此等境界。以常人不學無術者較之。殆不啻天淵之別。然亦所隔不遠爲。如應聲然。同一應也。唯者之速與阿者之遲。應豹是也。而所以應者。相去究竟有幾何哉。自古聖凡之分。不過善惡之別。祇在敬肆。所爭惟一念間耳。又相去何若哉。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善惡之差。千里之謬。人所戰兢惕勵。時以爲畏者。我亦安可不畏人之所畏哉。是以下手之初。務須收斂神光。一歸混沌。於動於靜。處常處變。俱如洪荒之世。天地未開。浩浩蕩蕩。不啻夜之未央。如此則中有所主。外物不搖。於以施之治爲。措諸政令。自然衆人化之熙熙然。食聖人之德者。如享太牢之榮。遊聖人之宇者。如登春臺之樂。此豈孤修寂靜。可比其性景哉。所以功滿天下而不知功。行滿天下而不知行。衆人所喜。我獨淡泊恬靜。渺無朕兆。如嬰兒初胎。孩子未成之時。一團元氣。渾然在抱。上下升降。運行不息。適與天地流通。杳不知其歸宿矣。人有爲而我無爲。是衆人有餘。地以自容。我竟遺世而獨立。過非衆人所能知所能及也。自人視之。鮮不謂爲過。返而視之。惟覺洗心退藏於密。安其天定其命。此豈愚人之心哉。不過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耳。不然。何以使人樂業安居。如此之感而神化而速也。若此者。皆由太極一團。渾淪在抱。沌沌兮　動靜之未著。無從見爲陰陽。亦且幸無知識。俗人則察察然無事不辨。我獨悶悶然一無所明。豈真昏而無知悶而無覺哉。始晦通明。日增月益。丹成九轉。德極聖人。而成萬古不磨之仙也。其大而化也。若天地之晦冥。混象成包含內。其妙而神也。若行雲流水之無止所。草生器械間中。由其外而視之。衆人皆有用於世。我獨愚而頑鄙。就其中而言。道則高矣美矣。爲超乎拔萃。絕世特立之聖人。此所由獨異於人而爲人不可及也。蓋凡人紛馳於外。失其不死之天。聖人涵養於中。保其固有之性。聖異於凡。皆由後天以返先天故耳。天後天爲慧子氣也。先天爲性。母氣也。由情以歸性。一如子之戀母。依依不舍。故曰貴求食於母。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聖狂之分。只在一念。道豈遠乎哉。衛道多乎哉。人欲修道。不於冲漠無朕之際求之。又從何處用功。故曰玄牝

玄牝眞玄牝。不在心兮不在性。窮取生身之氣初。莫性天機都洩盡。生身之初究何有乎。於此思之道過半矣。

首言聖人經學。已得常樂我靜。非無憂慮。日用行習。一歸混沌之天。不彫不琢。無染無雜。所謂仰之彌高。令人無從測度。氣有可望而不可即者。願功雖如此之極。究其相隔。不過一念敬肆之分。人可見其高深莫測。而卻步不前耶。顏子謂舜何人予何人有爲者亦若是。洵不誣矣。然卻非等頑空之學。了無事功表見於世。聖人自明其德以至新民。使萬生食德飲和。嬉遊於光天化日。斯道也何道也。至誠盡己性人性物性之道也。噫。盡性至此。復何學哉。不過食母之氣而已。

第二十一章

太上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
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

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甫者。始也。言萬物初生之始。

孔竅之谷。即玄關竅也。古云一孔玄關竅。乾坤共合成。中藏神氣穴。名爲坎離精。又曰一孔玄關大道門。造鉛結丹此中存。契曰此兩孔穴法金氣亦相背。故道曰玄牝之門。是曰道養之門。佛曰不二法門。總之皆孔之德器能容。天地人物。咸生自個中。無非是空是道。非空非道。即空即道。空與道雖不相離。無空即無道。無道亦即無空。故曰惟道是從。欲求道者。舍此空器何所從哉。但空而無狀。即屬頑空。學者又從何處以採藥而煉丹乎。必須虛也而含玉實。無也而攝至有。方不爲一偏之學。修行人但將萬緣放下。靜養片時。觀照此竅。惚兮似無。恍兮若有。廣極靜篤之中。神機動焉。無象者有象。此離己之性光。木火浮動之象。即微陽生時也。再以此神光偶動之機。合日光而下照。恍兮若有覺。惚兮若無知。其中之陽物動焉。此離光之初交於坎宮者。其時氣機微弱。無可採取。惟有二候採牟尼法。調度陰陽之氣。相會於氣穴之中。調度採取爲一候。歸爐溫

養爲一候。依法行持。不片刻間。火入水底。水中金生。杳杳冥冥。不知其極。此神氣交而坎離之精生矣。然眞精生時。身如壁立。意若寒灰。自然而然。周身酥軟快樂。四肢百體之精氣。融融於玄竅之內。其中大有信在。滋滋似冰泮。浩浩如湖生。非若前此之恍恍若有。惚惚似無。不可指名者也。此個眞精。實爲眞一之精。非後天交感之精可比。亦即爲天地人物發生之初。公共一點眞精是矣。如冬至之陽。半夜之子。一歲一日之成功。雖不僅此。而氣機要皆自此發端。儼若子后受之始於衆土。萬里行之始於足下一般。此爲天地人物生生之本。本原一差。末流何極。以故自古及今。舉凡修道之士。皆不離此眞氣之採。然後有生發之象。遍閱衆物初生。無不同此一點眞精。成象而成形。我又何以知衆物之生有同然哉。以此空竅之中。眞氣積累。久則玄關開而眞精生焉。要之恍是光之帥。惚是象之微。離中眞陰。是爲恍惚中之物。坎中眞陽。是爲杳冥中之精。學者必知之眞。而後行之至也。

此恍兮惚。是性光發越。故云有象。惚兮恍。是以性光下照坎宮。而眞陽發動。故云有物。窈冥之精。乃二五之精。故云甚眞。欲得眞精。須知眞信。

眞信者。陰陽迭運。不失其候之謂。候其信之初至。的當不易。即行採伏之功得矣。凡人修煉之初。必要恍惚杳冥。而後大欲淨識。天理當存。凡息自停。眞息乃見。此倒以故。蓋人心太明。知覺易生。若到杳冥。知覺不起。即元性元命。打成一片。此個恍惚杳冥。大爲修士之要。學人當靜定之時。忽然偶生知覺。此時神氣凝聚胎田。渾然粹然。自亦不知其所之。此性命返還於無極之天也。雖然。外有是理。而丹田中必有融和氣機。方爲實機。由此一點融和。採之歸爐。封固溫養。自能發爲眞陽一氣。但行工到此。大有危險。惟有一心內守。了好當中。方能團聚爲丹藥。可以長生不老。若生一個念。此個元氣。即已耗後天而不純矣。若動一淫慾。此個氣機即馳於外。而眞精從此洩漏矣。古人云。洩精一事。不必夫婦交媾。即此一念之動。眞精已不守舍。如走丹一般。學人必心與氣合。息與神交。當在此靜子裏。久之自有無窮趣味生來。然而眞難事也。設使識透玄機。亦無難事。起初不過用提攝之功。不許者點眞氣。馳而在下。亦不許者個眞氣。分散六根門頭。總是一心皈命。五體投誠。久久自然精滿不思色矣。願學者保守元精。寧不滲漏。始固當行慾道。覺得不易。苟能一忍再忍。不許念頭稍動。三兩月間。外陽自收攝點。外陽收攝。然

後見身中元氣充足。而長生不老之人。仙從此得矣。仙又何遠乎哉。

第二十二章

太上曰。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羅音羽。言其卑也。

大道之要。必主無而含玉有。卻主有而實主無。始爲性命雙修之道。蓋以性本無也。無生於有。命本有也。有生於無。若著於有無。便成頑空。著於實有。又拘名象。縱不流於妄誕不經。亦是一邊之學。究難與大道等。修行人必先萬緣放下。纖塵不染。於一無所有之中。尋出一點生機

出來。以爲丹本。古人謂之流陽。又曰流鎖。又曰流一之氣是也。太上云。曲則全。言人身隱微之間。獨知獨覺之地。有一個渾淪完全活潑流通之機。由此存之養之。採取烹煉。即可至於丹成仙就。告人哙夕至一線微陽。至於生生不已。又哙初三一弦新月。漸至十五月圓。無非由曲而全之意也。夫曲隱也。隱微之處。其機至微。其感則大。即中庸云曲能有誠是要之一曲之內。莫非理氣之元。金體之陽。泰是太極之粹。即曲全。故曰曲則全。舉人尋得此曲。竟竅玅機。廻環抱伏。如鷄溫卵。如龍養珠。一心內守。不許外露。久則浩浩如潮。逆而上伸。一股活潑之氣。挺然直上。出乎日月之表。包乎天地之外。坤卦謂坤至柔而動也剛。皆由玅牝之除。潛伏土釜。積而至於沿大。勃不可遏。有如是耳。且夫枉而直。爲陰爲柔是此氣。直而爲陽爲剛亦此氣。雖曰由枉而直。其實即枉即直。自始至終。曲中制欲本源之後。其見則易。爲守則難。惟優焉游焉。道養其端。倪更卓以下人。謙以自待。庶無躁暴忿迫之性。不生邪見。不動凡火。方能養成金丹。由是以神馭氣。以氣合神。變化莫測。所謂至誠無息。體物不遺。無在而無不在。何其盛乎。然要必謙乃受益。窪乃爲盈也。不然。烏能包涵萬有哉。況夫一曲之微。皆吾人本來之物。所謂

弊也。弊即故也。中庸溫故而知新是。聖人欲得新聞生新意。非從此故有之物溫之。何能得新。是亦即弊即新也。雖然。弊亦無幾耳。惟從其少而養之。浩然之氣。大可以塞天地貫斗牛。若謂道浩瀚彌綸。無在不是。取其多而用之。吾恐理欲雜乘。善惡莫辨。時而守中。時而採藥。時而進火退符。寃象執名。多多益善。究屬無本之學。未得止歸。終是一個迷團。無怪乎畢生懷疑莫悟也。聖人抱一以自修。又將施之天下。爲天下楷模。使不知一曲之道。實爲一貫之道。而謂有所離。偶離則無式。無式則無成。道何賴乎。夫道本天太一理。物我同原。爲公共之物。何个之學者。每固執己見。謂人莫己若。即此矜驕之念。已是障蔽靈明。而不知前古聖个。取法乎上。中庸云君子之道闇然日章小人之道的然日亡。誠修士所宜凜凜矣。縱使幾於化神。亦屬分所宜然。職所當爲。何必效耀於世。誇大其功。若使自伐。不但爲人所厭。即功亦爲而不成。古人功成告退。非不居功之名。宜其功蓋天下。爲萬世師也。至於自修自煉。猶衣之得煖。食之得飽。皆自得之而自樂之。且爲人所各有而各足之。何必騈儕滿假。自矜其長。雖云智慧日生。聰明日擴。亦是人性所同然。不過我先得之耳。何長之有。若使自矜其長。則長者短矣。人雖至愚。誰甘居後。爭端有不從此起耶。君子無所爭。故天下莫與爭能。古所謂曲則全者。誠非虛言也。謂非全受而全歸之者哦。

此即中庸其次致曲曲能有誠之道。曲即隱曲。道曰玄牝。儒曰端倪。是又非虛而無物也。天地闔闢。人物始生。盡從此一點發端。隨時皆有動靜可見。其靜而發端也。不由思觸。忽然而發。即伸曲也。其動而顯象也。偶然感牝。寃象而動。動即曲也。要皆從無知無覺時氣機自動。動而忽覺。此乃真動真覺。但其機甚微。爲時最速。稍轉一念。易一息。即屬後天。不可爲入物生生之本。亦不可爲煉丹之根。吾人受氣成形。爲人爲物。都從此一念分胎。是修道之邪正真僞。孰不自此一息發源耶。周子曰。無念作主。克念作聖。聖狂一念之分。知此真機。即此一曲之謂也。古人喻如電光有火。又如乘千里驥絕塵而奔。此時須有智珠朗炤。方能認得清楚。既識得此個端倪。猶要存養之擴充之。如孟子所謂火始然泉始達。浩浩炎炎。自然充塞天地。然擴充之道。又豈有他哉。非在屈自抑則不能正氣常伸。非牝窪自下。則不能天德常凝。惟守吾身。故物不寃以武。不維以三。溫其故。抱其一。不求之於新額之端。不馳之於名象之寃。斯乃不至愈寃愈遠。而有日新又新之樂寃。古聖人知自矜。斯心平氣和。自然在彼無惡在此無取。又誰與爭哉。道之潛移默契如此。非抱一者烏能全受全歸。以返其太始之初乎。

第二十三章

太上曰。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道本無爲無臭。故曰希言。道本無爲無作。故曰自然。夫物之能按。事之能久者。無非順天而動。率性以行。一聽氣機之自運而已。若稍扶造作。不能順其氣機。以合乾坤之運轉。日月之升按。過有如飄蕩之風。狂暴之雨。拔大木而沸平川。來之速者去亦速。其勢豈能終日終朝哉。雖然。就是爲之。問之天地而天地不知也。夫天地爲萬物之主宰。不順其常。尚不能以耐久。況人在天地。如太倉一粟。又豈不行而道而能悠久者乎。故太上論道之原。以無爲爲宗。自然爲用。倘不從事於此。別誇捷徑。另謂神奇。誤矣。試觀學道之士。雖東西南北之遊。聲教各異。然既有志於道。不入邪途。無不脗合無間。行道而有得於心謂之德。既知修道。自然抱德。凡自明其德絕無紛馳者。無不默契爲一。故曰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又何怪識之有耶。下手之初。且修也有道有德。有恍有則。殷然證然。無窮無數。到深造自得之候。居安資深。左右逢原。從前所得者。至此爽然若失。工夫純粹。打成一片。恰似閉門造車。出而合轍。無不一也。故曰失者同於失。此三者工力不同。進境各別。至於用力之久。苦備之場。亦化爲恬澹之境。洋洋乎別饒佳趣。翛翛然自鳴天機。苦已盡矣。樂何極乎。故曰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

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可見無爲之體。人所同具。自然之工。人所共用。雖千里萬里之擊。千年萬年之神。時移地易。亦自然若合符節。有同歸於一轍者焉。倘謂自然者不必盡然。則有隨見橫於其中。有異術行乎其內。或執於空面孤修寂滅。或著於實面固執死守。如此等類。不一而足。皆由不信無爲之旨。自然之道。而各執己見以爲是。無惑乎少年學道。晚景無成。志有餘而學不足。終身未得眞諦。誤入旁門也。可悲也夫。可慨也夫。

此言無爲自然之道。即天地日月幽冥人鬼。莫不同此無爲自然。以生以遂。爲用爲行而已矣。凡人自有生後。聰明機巧。晝夜用盡。本來天理存者幾何。惟有道高人。一順天理之常。雖下手之初。不無勉強作爲。及其成功。一歸無爲自然之境。有若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者焉。故以學人觀大道。則無爲自然之理。昭昭在人耳目。有不約而同者。若以後人觀大道。則無爲自然之說。似乎惟恍惟惚。方敢言此。凡人未可語此也。中庸云生知困勉。成功則一。不將爲欺人之語哉。非也。緣其始有不信之心。由不道之門。其後愈離愈遠。所以無爲自然之道。不能盡

同。兩分門別戶。從此起也。學者明此。乃不爲旁門左道所惑也夫。

第二十四章

太上曰。跂（音器）者不立。跨（音胯）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音去聲）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前云希言自然。非若世之墨墨蠢蠢。頑空以爲無爲。放曠以爲自然者比。其始本天中至正之道。率天理人倫。循聖功王道。操存省察。返本還原。以上合乎天命。故無爲而無不爲。自然而無不然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殆其人歟。過則病。不及亦病。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是也。即如人之立也。原有當不易。跂者兩足支也。詩曰跂予望之。以之望人則可高聳而遠瞻。若欲久立。其可得乎。跨者兩足張也。以之跨馬。則可居於

鞍。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前云希言自然。非若世之墨墨蠢蠢。頑空以爲無爲。放曠以爲自然者比。其始本天中至正之道。率天理人倫。循聖功王道。操存省察。返本還原。以上合乎天命。故無爲而無不爲。自然而無不然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殆其人歟。過則病。不及亦病。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是也。即如人之立也。原有當不易。跂者兩足支也。詩曰跂予望之。以之望人則可高聳而遠瞻。若欲久立。其可得乎。跨者兩足張也。以之跨馬。則可居於

見自是自伐自矜之遠。更是障礙。所以學道人務使心懷浩瀚。無一物一事攖我心頭。據我靈府。久久涵養。一點靈光昔焰。恍如日月之在天。無微不入矣。只怕一念之明。復一念之暗。則明者不常明矣。昔孟子之所長在於養氣。氣不動則神自靈。神靈則心自泰。故不曰養心而曰養氣。誠以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苟不求養氣而徒曰養心。無怒乎終身不得其心之病者多矣。心果清澄。真陽自生。一切升降運行順其自然爲要。如跂者必使之立。跨者必使之行。除食過飽。餐行過勞。皆未得其宜。物納惡之。而卻人乎。是以有道之君子。不忍出此也。

第二十五章

太上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名之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者何。即鴻濛未判之前。天地未兆。人物無形。混混沌沌。渾然一氣。無混無即無量無邊。似有一物。由混沌而成。盤旋空際。先天地而生者。所謂無極是也。寂寥而含動意。所謂太極是也。萬物皆有兩。惟太極無二。自一動而開天地分陰陽。四象五行包含個內。人物繁衍。日月充益。豈不生育多而太極衰乎。不知此個混成之物。視不見聽不聞。無物不有。無時不在。千然獨立。渾然中處。卻又生生不已。化化無窮。自混沌以迄於今。初不改其常度。且獨立之中。一氣流行。周通法界。開闔自如。循環不已。以凡物而論。似乎其有困殆矣。孰知周流三界。充滿萬生。天賴之以清。地賴之以寧。谷賴之以盈。人賴之以生。無非順其自然之運。其間生者自生。成者自成。而太極渾然完全。卻不因之而稍殆。雖千變萬化。迭出不窮。莫不由此而有兆有名。故可爲天下母也。夫天至高也。以高而可名。地至厚也。以厚而可名。惟此無極之極。不神之神。無聲無臭。無象無形。而於穆不已。吾亦不知其所名。惟字之曰道。以道爲天地萬生共由之路。公共之端。道可包天地。天地不能包道。道可育萬生。萬生不能育道。以其浩浩湯湯。靡有窮極。強名之曰大。大或道乎。何其前者往後者續。長遠而無底乎。大之外又曰逝。何其超沙界无絕域。察遠而難測乎。逝之外又曰遠。凡事變極則通。窮極則反。何其迴轉流通。週環而不已乎。故又名之曰反。如此之名。不一其稱。只可稱狀其大。然大孰有過於道哉。道之外惟天爲大。天之外惟地爲大。地之上惟王爲大。故東西南北之中。有四大焉。王處其一。王爲應物首出之元。以管理河山。統轄人物。可與天地並稱爲大。但王爲地載。故王法地以出治也。地爲天覆。故地法天以行令也。且天爲道統。故天法道以行政也。而要皆本於自然。無庸勉強。不容安排。是道豈別有所法哉。吾亦強名之曰道法自然而已矣。學者性命交修。惟法天地之理氣以爲體。法天地之功効以爲用。斯修性而性盡。煉命而命立矣。豈空言自然者所可比歟。

天地間渾淪磅礴。浩瀚絪縕。至顯至微。最廣最實。而凡形形色色。莫不自個中生來。此何物耶。生於天地之先。宰乎天地之內。亘古亘今而不稍改易。周沙界而無有殆危。眞可爲天下母也。未開闢以前。有此母氣。而後天地生。既開闢以後。有此母氣。而後人物靈。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曰大。大則無所不包。逝則無所不到。無曰遠莫能致。須知窮極必反。道之大。不減四大中所特出者哉。學人欲修主道。漫言自然。務須凝神調息。凝神則神不紛馳。人之心正。即天地之心亦正。調息則息不粗。人之氣順。即天地之氣亦順。參贊乾坤。經綸天地。功豈多乎哉。只在一心一身之間。咫尺呼吸而已矣。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其即此歟。人果時時存心。刻刻養氣。除饑時食渴時飲困時打眠之外。隨時隨處。常常覺焰。不許一念游移。一息間斷。方免疾痛之處。否則稍縱即逝。外邪得而擾之。正氣不存。邪氣易入。有必然者。古云人能一念不起。片欲不生。天地莫能窺其蹤。鬼神不能測其機。洵非誣也。人謂築基乃可長生。那知學道人就未築基。只要神氣常常維成一團。毫不分散。則鬼神無從追魂攝魄。我命由我不由天也。吾不惜洩漏之咎。後之學者。苟不照此修持。則無以對我焉。

第二十六章

太上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修煉之道。不外神氣二者。調之養之。返乎元始之人而已。其在先天。氣渾於無象。厚重常安。神寓於無形。虛靈難狀。一到後天。氣之重者而輕提。神之靜者而躁動。氣不如先天之活潑。常以氣而化神。神不似先天之光明。假根塵而獨蟠。此命之所以不立。性之所以難修也。學者欲得長生。須知氣必歸根。夫根何以歸說。必以氣之輕浮者。復還於敦厚之域。乾坤交立。凝然一個。則氣還於命。而浩浩其大矣。以神之靈安者復歸於澄渝之鄉。了了常明。如如自在。則神還於性。而渾渾無極矣。如此神返元性。氣返元命。不啻天地未先之前。渾淪無際。浩蕩難窮。斯其根愈固。其行愈遠也。其虛無於。其用無方也。由是氣愈重而愈輕。所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充塞天地。是神能靜而亦能動。易所謂妙萬物而為神。子思子曰至誠如神是。是以聖人之於道也。終日行。不離乎輜車之重。恐氣輕而累重。反溺其行之機。如此經重自持。不愈速其行乎。縱有絕色之美貨利之貴。是為業人所榮觀。不為君子所介意。富貴浮雲。君子一如燕居獨處。超然於物色之外。莫知其為有為。奈何以千乘之王。至尊至貴可仙可佛之身。而不自愛。反以世路榮觀。人寰樂趣為緣。不亦輕其身而自視太小耶。夫輕則失臣。臣即氣也。失臣則失氣矣。躁則失君。君即神也。失君則失神矣。神氣兩失。而謂身能存。有幾乎。此殆不知人身難得。中土難生。而反自輕其身也。不誠大可慨歟。任彼駭俗之榮華。慕當途之仕宦。只說利己者多。肥家者趨。那知富貴之場。即是干戈之地。古來棄以喪殺身。墜固慳獲罪。其為害可歷數也。人奈何只見其小而不從其大耶。噫嘻痛矣。

此言水輕而浮。為後天之氣。屬外藥。金沈而重。為先天之元命。號真鉛。又號金丹。又號白虎。初結之氣。其名不一。是為內藥。先天金生水。為順行之常道。生人以之。故曰重為輕根。夫人生於後天。純是狂蕩輕浮之氣作事。以故水氣輕而浮。情欲多生。命實喪失。所以易老而衰。君子有逆修之法。無非水復生金。輕返於重。以復乎天元一氣。是以終日行之。而不離乎輜重。不過亭亭獨高。屹然特立。厚重不遷。養成浩氣。充塞乾坤

而已矣。此為逆修之仙道。煉丹以之。總之由有形以復無形。丹道之一事也。火躁而動。為後天之神。屬外藥。木靜而凝。為先天之元性。曰真汞。曰真鉛。又曰青龍。真一之氣。其名亦多。要皆內藥。先天木生火。為順行之常道。生人以之。故曰靜為躁君。夫人成形而後。純是智慮營安之神用事。以故火性飛揚。變詐百出。性真蔭沒。所以易制而難。君子有倒施之工。無非火復生木。躁返於靜。以還乎不二元神。於此觀有榮觀。無處超然。無非萬象威容。一真在抱。養成大覺金軀。昭回雪漢而已矣。此為逆煉之丹道。成仙以之。要之自有母以還無母。又修道之一端也。皆由外藥以修內藥。自後天而返先天也。君更為之暢言曰。生人之道順而生。修仙之道逆而超。蓋不超則不能生。亦不超則不能成。河圖洛書之所以生就生用也。今之仙釋修養。與吾道有異者。大抵彼用順行。一循自然之度。吾道獨逆煉。則有勉強作為之工。倘有不超無以為生成也。俱順而修則易。逆而煉則難。不得其師。不明正法。妄採妄煉。鮮不為害。既得真師。明正法矣。不結仙緣。不修功善。則神天不佑。魔魅來纏。必有賠成而敗。傾丹倒鼎。連身命俱喪者。此誠不可不慎也。何以逆之妙之。始用順道之常。如夫婦交媾之法。以火入水鄉。即是以神入氣中。此為凡父凡母。交

而產藥。道火蒸冰沸。水底金生。斯時玄關而真信至。是為真陽生而子藥產。此為外藥。金氣既生。真鉛自足。於以火促水騰。木載金升。切切備之。默默運之。上升乾鼎。以真鉛配真汞。以真火真意引之。下入丹田。即入坤腹。以烟熏和藥煉丹。此返坎為男。復離為女。顛倒女男。送為賓主。收歸坤爐。烹煉一晌。再候真陽火動。以為金丹大藥。此為內藥生。又曰大藥產。此為靈父聖母交媾而育者也。且前小藥之生。動在腎管外。其氣小。故曰小藥外藥。此則動於氣根之內。生時有天應星地應潮。六根俱動之狀。故曰內藥大藥。又曰金丹。再以此金丹運起河車。鼓動巽風。施用坤火。合聚官真精而煅之。真氣合真精。即以先天陽氣。制伏後天陰精。陰精亦合真氣而化為聖胎。夫真氣自真精而生者也。為子氣。氣復歸精。故喻子投母胎。所謂子戀母而來。母戀子而住。子母相抱。神氣相依。即內然真火。外用陰符陽火。內外交煉。即結為聖胎。所謂鉛將靈汞亦乾。化成一塊紫金霜。金丹大道與生人異者。只此處處逆施造化。顛倒乾坤耳。凡有功德有緣有道之士。過吾此註。慮可施功。不受異端惑亂。然而天機靈洩於此。如有功德之人。得天啟沃。明白此旨。亦毋得輕洩。致干譴咎端。至若誣云千乘之王。即人心中之元神也。夫人之心。莫不欲一

身安泰。百疾廉强。奈何知誘物化。欲起鼓生。而以身輕用於天下也。此氣虛浮而喪氣。此神躁率而失神。身之存者。蓋亦鮮矣。何況金丹大道乎。說。此註已將築基煉己結丹還丹玉液金液小大周天之法則。詳細剖明。生等當書諸紳。佩服不忘。庶知之真而行之至也。由是功成道就。永爲天上神仙。不受人間苦惱。豈不甚幸。各宜勉旃。

道德經講義卷一終

道德經講義卷二

豐城黃寰元吉著　後學奉化江起鯤校

第二十七章

太上曰。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摘。善計不用籌。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襲者重也。易曰重明以麗乎天下是也。

聖人之心。只求諸己。不求諸人。其施之於事物也。無爲不通。隨在皆當。內無紀於己。外無惡於人。易所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始斯人歟。其於行也。時而可行。行之而已。前不見其所來。後不見其所往。抑何轍迹之有。無說。其行之善有如此。其於言也。時當可言。言之而已。內不見譽於己。外不貽者於人。抑何瑕摘之患乎。說。其言之善有如此。至於物之當計。事之宜籌。揆之以理。度之以情。順理而施。如情而止。宜多則多。當少則少。何須籌策之勞。即此因應無心。物我俱化。非善計而何。更有宜閉宜結之事。其在他人不閉則亂。不結則散。而聖人外緣皆絕。內念不生。完完全全。非所謂善閉善結者乎。雖無繩約之束。關鍵之防。而無隨可乘。儻若彌縫甚固。其不可開不可解也。不誠天理渾全。無解可釋耶。之數者。始順乎自然之天。不參以人爲之僞。故其效如此。要皆內修而無外慕。自正而無他求。所以立己立人。人無遺類。成己成物。物無棄材。其濟人利物之善爲何如者。是皆自明明德。又推之以理民及物。不謂之重襲其明哉。然而善人利不自知也。善人渾忘物我。故不善者感之而皆爲師。善人亦不自滿也。見不善人。善人即以之爲資。見善則從。不善則改。善人所由益進於善。而平於美大化神之域焉。若凡

人自生以下。自還其能見善者罰之不問。不知有損。不善者反之如還反源之而不損。不知見賢思齊。不貢高者。善惡雖殊。而爲己之固有。則一也。但此不貢其師不愛其資。始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者。不誠矣。時人誠。夫善者師之。惡者戒之。隨在皆有益於己。無人不有益於身。是誠修己之要術。治身之妙道也。人其勉之。

此見聖人之語。無所不通。萬物之理。與性命之道。皆用原是兼賅。本無二物。來不歸。如云善行如轍迹。揆之氣候流行。何事自遷。亦是如此。若有迹象。何處搬運作想。非自在河車上合天道之流行。且善者無取倒修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又曰神師西來意。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有取可憑。仰有言可見。非聖人心領神契之宗旨。釋氏曰道本無言。卽被人說壞了。是其意矣。曰善計無窮策。周天之數。不過虛名三百六十。實非有爻策可計。有用非自然之天候。曰善閉無關鍵。本是通漾來破。元神玄默。元氣冥冥。返還於元始之初。以結胎而成聖。若有閉則有開。非內煉之道也。曰善結無繩約。言神凝氣聚。命依性而住。神氣離合。復返太極。以結成黍米之珠。陽神之體。若有則勉強撮合。非自然之

上海哲學會社發行

凝聚。而不可以復命歸眞。雖其功効如此。而修真之要。不過見道則達。有過則改。取法乎善。與不善之類。返觀內省以爲功也。倘矜才恃智。借法凌人。不貴其師不愛其資。縱有才智。亦愚昧之夫。終不足以入道矣。於此見修道之要妙。聖凡原同一轍焉。

第二十八章

太上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修煉之道。氣從陽生。運轉河車。行逐子午。到得鉛氣抽盡。汞精已足。是鉛汞合合爲一氣。此既得雄歸以合丹。尤要雌伏以養丹。故曰知其雄守其雌。夫雄陽也。雌陰也。陰陽和合。雌雄交媾。而金液於來。復水又生金。金氣足而木旺。木旺又有如蓊鬱之所蓄聚。修行人知陽子生於陰。而生於陰。故不守雄而守雌。久之微陽漸生。陰漸消化。而歸根復命之常德。不可一息離。從此陰陽交媾。結就仙胎。嬰兒逐日溫養以成嬰兒。有名然者。悟道云。雄裏陰雌結聖胎。陰也。既謂長混合。打成一片。復返本。《蟠之精。產於坤宮。假坤先天眞氣生突。此謂知其白守其黑。夫白精也。黑水也。此精未產之日。坤體本虛。因土御乾。交。坤實爲其。是來中金生。補坤母以養成。故稱母氣。悟眞云。黑中取白爲丹母是也。到得眞鉛既至。仰運一點。己土以迎之。是有形靜候。自虛。首經。果蓏地下雷鳴。實有丹心自日。浩氣凌霄之狀。我仍守吾虛無。實子。不借駕慢。此卽煉精化氣時也。以後運轉。丹土一車。山夾谷壁。回上至泥丸。行子午卯酉四正之工。合合足候多四時之序。此卽爲天下式。凡入物之生長收藏。亦無絲毫差式。不與天合度。爲山是土。丹下雖塗歸土。釜。化有象以還無象。復歸無極之天。此大周之候。下煉之丹。卽在此矣。斯時也。金丹既歸玄竅。復合青龍首一之氣。煉成不二元神。此卽煉氣化神時也。再修向上一層。煉神還虛之道。惟混混淪淪。渾釜底無。渾渾淪

上海哲學會社發行

淪。完全理氣。化識成智。渾渾如愚。一日一夜。百不慮。一心無他思。有如椎魯之天。毫無知見。縱有侮辱頻來。厥若不識不知。一如舜之居深山。無異於深山野人焉。此卽知成人之衆而守成仙之拙也。不如此不足以養虛合道。故曰日開神氣散。益覺火功寒。能知歸復法。金寶重如山。若安發一言。妄生一念。卽同走丹。道益高勞愈遠。煉丹到此。尤爲危險之地。是以古人道果圓成之後。棄寶嶮。作痴放狂。皆爲養虛合道計也。否亦何樂爲此耶。所以心中無一物。實爲天下谷。既爲天下谷。尤須益冷於冰。心清似水。而眞常之玄德。於此方能充足。然而眞空不空。妙有不有。始而從無入有。繼而從有歸無。終卽有無不立。此所以由太極而復渾侯。返本還原之道得矣。雖然。其衆則一。其散則萬。以全生生不已。化化無窮。何莫非器之所在。亦何莫非樸之所散。此侯散爲器之說也。而聖人用之。不尙器而尙樸。始謂虛寂爲一身之主宰。萬變之總持。猶人世官長無二。又曰大制不割者何蓋以渾然之道。範圍不過。曲成不遺。是爲宰制之雷。若或割焉。亦是牽揉造作。利非本來性天。聖人不割。亦遵其混沌之天而已。

學者知之。

此合孔德之容章並看。則知化信化氣化神之旨。蓋於此矣。雖然其中細密處。吾不妨再言之。昔日言神視口訣。只要凝神入氣穴。若非回光返照。丹田則金水必然昏濁。既知凝神坤宮。或作輕不管。則水火必然調和。先天眞一之氣又從何生。雖然修煉之法。凝神要穴。而調息亦不可少。蓋知神凝氣穴。而不知調呼吸之息。下入陰陽穴中。則神雖住而息不暢。無以屬氣動火。使凡息停而眞息見。凡心死而眞心生。又況神火全憑神息。若無神息吹噓。不惟水火不濟。亦且金晦不化。既凝神調息。知所歸宿矣。尤要於神融氣暢之際。如大地來開。冥冥昧昧。然後一切游思。濁氣方能收拾乾淨。百日月弦進一番。自有一番新氣象。如此綿綿瓞瓞。於無知覺時。忽然有知有覺。仰是太極開基。女圖現象。又是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際能把得住。守得定。正所謂抱神守靈。丹經云。時至神知。又云眞活子時。正此謂也。此時急當採取。若稍遲一刻。又起後天知覺之私。不識爲金丹之藥矣。此個機關。總要於萬緣放下一念不起時。急以眞意尋之。方得眞鉛藥物。總要靜之又靜。流之又流。於無知無覺時。尋有知有覺處。庶乎得之。既曰一念不起。又何事用意去尋覓。不是有意去尋。又落後天識神矣。殊不知此個眞意。如種火然。不見有火。而火自在。不過機動而神隨。自然之感觸有如此者。若謂眞屬有意。則落於固執。若謂眞果無意。又暗於頑空。此在有意無意之間。學人當自會之。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是也。如此方是眞知眞覺。要皆眞意爲之。雖然眞意由於眞心。必其心空洞了徹。不以有物而增。無物而減。有此眞心。方有眞意。有此眞意。乃有眞息。總要其有恁煖。不錯機宜。則煉一次自有一次之長進。到此地步。當當採取。自有眞陽發生。還要煉已待時。不可貿起一點求動之意。則後天識神不來夾雜。卽先天眞陽之精。眞一之氣。久久蒸蒸積累。自有大藥發生。可以返老還童。祇怕不肯積功累行。以立外功。敎倫飭紀以修內德。無以爲承受之基耳。俗云不怕一只怕積。不怕騾只怕漫。誠哉是言也。學人欲知用意之道。切勿徒戀自然爲可。

第二十九章

太上曰。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彊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太上曰。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彊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太上曰。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彊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太上曰。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彊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太上曰。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彊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太上曰。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彊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天而行。無平左右逢原。無在不得其宜
矣。第此可爲知者道。難爲板滯者言也

第三十章

太上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上古之世。各君其國。各子其民。熙熙焉。卓然無事之天。人已渾忘。於城背化。又焉有戰爭之事哉。迨共工作亂。而征伐起。蚩尤犯上。而兵革興。於是文則有主倡。武則有兵戎。治則用禮樂。亂則用干戈。朝廷所以文武並重也。然有道之君子。達而在上。輔佐經綸。貴襄邦治。惟以道事人主。不以兵强天下。此是何故。蓋殺人之父兄。人亦殺其父兄。人心思返天道好還。寃仇報復。靡有休息。又況兵過之鄉。人民罹害。師行之處。雞犬亦空。以故殺戮重而死亡多。尸填巨港。血滿長城。無貴無賤。同爲枯骨。生之數不曾殺之數。死之人多於生之人。由是非里蕭條。田野荒蕪。而荆棘生矣。且瘟殺之氣。大傷太和。乖戾之風。上干天怒。因而陰陽不燮。雨暘不時。旱乾水溢。癘來凶荒。饑饉洊至。民不聊生。朝不及夕。古云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勢所必至也。然而饑寒交迫。盜心日生。年歲凶荒。亂民迭作。亦有不得不爲兵戎之諸者。古云兵貴神速。不貴遲疑。故善用兵者。亦果而已矣。行仁義之師。望若時雨。解倒懸之苦。迎以壺漿。如武王克殷而天下定。無非我武維揚。殲厥渠魁已耳。何敢逞殺戮於片時。取强威於一己。其果而勝也。切勿自矜。矜則有好兵之念。切勿自伐。伐則有黷武之心。就令除殘暴於反掌。登人民於春臺。亦安邦定國之常。救世扶危之道。爲將帥者分所應爾。何足驕於人哉。夫驕人者好殺人者也。縱使果敢弭亂。出斯民於水火。然有此三心。雖無殺之事。而殺之機已伏於中。非道也。須知行兵之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即未損一兵。未折一將。不傷一民。不戕一物。亦未足語承平之雅化。何況非聖王所期許者。果而勿强焉可也。詩云勤君奠世其後王。一時功成萬骨枯。以此思之。兵危事。戰凶器。非天下生生之道也。況乎主客相敵。曠日持久。師老財殫。臣離民怨。可已而不已。其何以爲國乎。更有堅壁相持。連年曠餉。一旦偶疎。而敵或抵其隙要。絕其糧餉。士開風而預走。軍望氣以先逃。昔日雄師。今成灰燼。亦何怪其然耶。夫亦曰物壯則老。其勢有必然者。且夫用兵之事。以有道誅無道者也。如此喜兵好戰。欲安民反致害民。欲弭亂反將生亂。不道極矣。夫誅無道而自行不道。何如重田防寇。休兵睦鄰。早已之爲愈也。否則如將伐二苗。昔民自囘。舜不修戒而修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而有苗格。此不威之威。不武之武。其於威武者多矣。爲上者知之否。

此言用火行者。採取烹煉之道。是有爲有作。比之用兵克敵。大是一場凶事。不可大意作去。如曾子之戰兢自惕。子思之戒愼時藏。方可變化氣質之偏。復還先天面目。若重真之體。未經鑒破。未曾出壳者。固可相時而動。遵道而行。無偏無黨。無險無危。直臻神化之域。如破漏之人。與年老之體。後天銷永將盡。性命何依。不得不用證竹喚龜鼓琴招鳳二法。而後有玉芝靈苗。刀圭上藥。可採可煉。化凡軀於烏有。結聖胎於渺冥。第火候至密。非得真師口授。萬不能洞徹微。仰得秘密天機。然內德外功。一有不滿。神爲神天所不佑。惟虛心訪道。積德累仁。事事無愧。在在慎仁。以謹以柔。以忍以下。神依於氣。氣繫夫神。綿綿不絕。造到固蒂深根。決不時而忘之。紛紛馳逐。時而憶之。切切不已。故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即使靈苗。而火煆之後。凡氣已除。眞氣未曾積聚。勢必似無似有。微而難測。且有不煉而氣散。急煉而氣愈散者。皆由心有出入。似蔓草之難除。故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況夫神火一煆。陰氣難留。而多年之殘疾。自幼之沉痾。悉被驅逐。其輕者或從汗液溜溜而出。其重者或外生瘡癤而化。種種不一。修士不可驚爲病也。只要心安即能化氣。可見煉己之道。必化凡體爲玉體。變濁垢爲金軀。切不可驚。驚則又動後天凡火。而大傷元氣也。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用兵者貴果敢。善用火者貴神速。故曰果而已矣。在修士當此體化純乾之時。切不可怖。恃其才以爲不識不滿。可以行步如飛。冬不爐夏不扇。無端妙用。迥異凡人。而自以爲强也。自謂爲强。又動後天凡火。不遵外人講論。必至內藥傾危。況生一自强之心。即令十月懷胎。三年乳哺。件件功成告畢。不差時刻。而自矜自伐。驕傲凌人。殊非載道之器。縱果於成功。亦必果

於慎事。倒之極也。安可勝言哉。又況自恃其強。而不知謙下存心。雖與修德經道。猶草木之堅強者無生氣。反不敵柔脆者有生機。勢必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光陰愈邁。精氣愈衰。欲其長享生人之樂得乎。故曰物壯則老。以此言之。自高者遜以自下。自滿者遜以自危。不道甚矣。不如去其剛強之心。平平常常。安安穩穩。聽理行將去。隨天運而來。庶幾不強而自強。不道而有道耶。此下手用火之工。大有危險存焉。學者其慎之。

第三十一章

太上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佳者利也。

聖人之治天下也。道德爲上。政教次之。至不得已而興征伐之師。備干戈之用。長子帥師。弟子輿尸。爲貞凶。易所深戒也。而況還虎戰之雄。奮鷹揚之烈。耀兵革於疆場。肆威武於邊鄙。以啓伐爲利用。以爭戰爲能事者乎。如此用兵。非强亂也。實佳兵也。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古人以止戈爲武。此則以窮兵爲能。非君子常用之器也。君子常用之器爲何。道也德也。好生惡殺也。若言兵則殺機見矣。夫殺伐聲張。河山震動。雖雞犬亦爲之不安。慘何極乎。況蚩蚩蚩蚩。物之至微至誼者。對深惡之。何論乎人。是以有道之士。不屑處也。凡物貴陽而賤陰。左爲陽。生氣也。右爲陰。殺機也。是以君子之居。平常尚左。獨至用兵之際。則不尚左而尚右。其賤兵可知矣。就令除殘去暴。伐罪弔民。雖正正之旗。堂堂之陣。要屬不祥之器。聖王所不樂耳。夫國家承平。固無事乎武備。一旦邊陲告急。時亂頻生。萬不得已而用兵。亦惟是步伍整齊。貴强嚴肅。凡師行之處。樂供壺漿。兵過之境。仍安耕鑿。所謂克柔克剛。以威以德者。於此可驗矣。不過兵威。弗誇將畧。惟是恬淡無爲。從容自得。雖處戎馬紛爭之地。儼其步武安祥之風。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制敵。何敵不僵。其勝也。亦兵家之福。烏得謂鋒鏑動。旌旗紀績。遂以此爲後世美觀乎。倘以此爲美觀。是必忍萬姓之荼毒。博一己之功名。無生人之德。而有殺人之心。亦榮可哉。夫樂殺人者。其心殘忍。其法森嚴。不能大度以容人。常奇刻而自是。斯人也。不可得志於天下。如得志於天下。蒼生無遺類矣。古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彼偏將軍將之卑也。反居其左。上將軍將之尊也。轉居其右。亦知專殺伐之權者爲上將軍。而偏將軍必喪命於其上。不得逞殺伐之威。是以喪禮處軍禮矣。夫豈若國喪對壘。命士卒成歌送葬之詞也哉。此謹慎小心之至也。又曰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者何。明戰伐之事。傷彼蒼好生之心。實出於無可奈何。故弔古戰場者。視此尸橫遍野。血盈溝壑。天地一若含愁。草木一若生悲。而況於人乎。御使戰而勝。又何軍獻。萬姓又安。而反已思維。從字下蒼蒼赤子。遺鋒鏑而流離者半。死亡者亦半。心滋感矣。何敢以奏凱還朝。耿功頌德。而自炫其才能耶。念及此而寧無德色。

反多威容。仍以喪禮處之而已矣。孟子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又曰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是見神武不殺。仁者無敵。尤爲治世之良模。而用兵非聖人之常道。王者所不貴也。

此喻臨爐用火。實爲老嫗之人。扶衰救弊。不得已而爲之。何敢矜奇立異。自詡爲功耶。彼旁門左道。以進火退符。採藥煉丹。一切有爲有作之法。視爲神仙之道。誤矣遠矣。然少此之說。不須採煉之工。何以得藥結丹。而衰老之軀。氣質物欲。濁染已久。不加猛烈急煉之功。則氣質不化。物欲難除。以污濁之身。而欲行無爲自然之道。安可得乎。是猶屋宇不潔。寶難迎。人須掃除身中污垢。而後色相俱空。喚根悉拔。本來真性。自在個中。雖然勉强修持。亦要安然自在。方不動後天凡火。有傷性命。故太上以恬淡爲上。勝而不美。否則有後天而無先天。徒凡氣而無真氣。一腔火性。其能久耶。故曰美之者。是以殺人爲樂也。以殺人爲樂。則殺機滿腹。烏足爲天下之主。受天下之福。其不可得志於天下也必矣。是知修煉之士。雖用作爲工夫。亦要有仁慈惻怛。謙下柔和之心。斯後天中方有先天。古人火候無爻策。藥物無斤兩。順天而動。率性以行。雖有

作爲。孝不爲者也已。

第三十二章

太上曰。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由同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道本冲漠無朕。而實萬象森列。無人不具。無物不有。人物未生以前。此物實爲之本。人物既生以後。此物又爲之根。雖至隱至微。而要不可一刻離也。離則萬事萬物皆瓦裂矣。故曰道常無名。爲學人計。不得不強爲之名。曰黍珠一粒。陽神三寸。自在玄宮。周通法界。猶之太樸完全。其物雖

小。其用則大。天下萬事萬物。俱稟此以爲君。孰得臣而後之耶。即如侯王操生殺之權。爲萬民之主。孰敢不奉其命令。人若得此太樸。舉舉服膺。守而弗失。雖殊方異域。莫不航海梯山而來。況近者乎。可見萬國賓服。皆由斯樸之能守也。夫人自有生後。氣質拘之。物欲蔽之。斯道之存者幾希。若欲抱樸完真。惟效法天地而已。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猶人身坎離交媾。水火調和。天地相合。而甘露垂珠。自然降於中宮。此陰陽交理。日月同宮。誰爲爲之。孰令聽之。皆由以道爲之主宰也。然道究有何名哉。或曰眞鉛。或曰金丹。古人制此名。皆爲後之修士計耳。修士既知其名。即當求其實。彼白陰陽交媾。一點落於黃庭。就當止其所而不遷。安其居而不動。斯大道乃常存矣。既知所止。中有主而不易。又奚至生滅而遺危殆之辱耶。可見道散於外。浩瀁無垠。渾淪莫測。及斂之於內。混混沌沌。退藏有密。學者若莫知統宗。無從歸宿。則散而無紀。即立己猶不能。焉能及人。故曰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惟有止歸。所以成其大也。子思謂君子之道費而隱。其即此一本散萬殊。萬殊歸一本之道也歟。

此章甘露是鉛汞合而始降。知止是神氣寂於中宮。太上曰淸淨。吾再詳道之。學人欲修性命。先明鉛汞。古云汞是我家固有之物。鉛乃他家不死之方。若但言心性。無從提挈。古仙真借名爲汞。此個汞非他。乃心中之靈液。從沸騰津精氣血液後天所生。陰淨物中加以神火。下照久久。化爲至靈之液。此個靈液。元性所寄。蓋以本性原來眞常淸淨。不染纖塵。與太空等。非從後天色身所有之精。用過文武火。加以神光下照。則靈液不化。靈性無依。故煉丹之士。必先煉精化氣。所謂此精不是凡精。乃是玉皇日內遞。玉皇此心也。心中靈液即遞也。既得精生汞化。由是靈液下降坎宮。眞陽亦復上升。交會於黃庭土釜。我只神氣凝住於此。久之眞鉛從此蓬勃翻繙而有象。此即所謂得藥也。然靈液即眞水。眞水即汞也。眞陽即眞氣。眞氣即鉛也。汞爲精鉛爲氣。二者皆後天有形有象之鉛汞。只可順而生男育女。不可爲長生大藥。必從此汞之下降鉛之上升。會合中宮。凝神調息。片刻間瓦釜騰騰。如霧如雨。如潮如海。雖算是眞鉛。可爲煉丹之本。所謂坎離交而得藥是也。於是運起陽火陰符。逆從尾閭直上泥丸。泥丸久積陰精。與我者點眞鉛之氣。配合爲一。即所謂乾坤交而結丹是也。陽氣上升泥丸。有何景象。覺得頭首爽利。非等平日之昏

童。有如風吹雲散。而天朗氣淸。另有一番氣象。雖算是眞汞。以前之汞還是凡汞。不可以養成仙胎。鉛汞合於泥丸。所時之凡精凡氣。合同而化。不見有鉛。亦不見有汞。只是一淸涼恬淡之味。化爲甘露神水。香甜可口。不似平日粗精濁氣。即古人謂醍醐灌頂。是從上膠落下。吞而服之。送入黃庭。溫養即封固矣。此個眞精一生。渾身蘇軟如綿。欲睡不睡。欲醒不醒。而平日動盪之身心。至此渾然溟涬。不動不搖。自安所止而得所止。又何殆之有哉。此境非大靜大定不能。若夫採取之法。即一意凝注。毫不分散。古人謂之不採之採。其於採。是所謂交媾者。即神入氣中。氣包神外。兩兩不分。是爲人行一步。自有一步之效驗。若無眞實處。工夫未至。天機未露。人其自取證焉可。

第三十三章

太上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修身之道。不外性命。入欲盡性立命。必先存心養性。保命全形。於以修之煉之。積之累之。則本性長明。天命在我矣。然欲盡心。必先知性。知得人生之本。純乎天理。不雜人欲。謂之審智。由此遏欲存理。時時省察。刻刻防閑。務令私欲盡淨。天理流行。洞見本來面目。圓圓不昧。了了常昭。即是圓明妙覺。此非外面之想像。乃自家之真知。他人莫能喻也。故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若欲立命必先煉己。煉己有兩端。一曰物欲。物欲不除。天真難現。舍此而欲得聚結丹。亦猶鳥殺糠黃神之中。不先去爽。勢必黃芽非鉛。非先勝人欲。常操常存。則有定守。未必有定力也。故曰勝人者有力。一曰氣質。氣質不化。身何由圓。所以剝盡存渡。剝渡存神。剝神還虛。精竹剝盡。方能與道合真。苟非精剝氣化。豈能戰退煞陣。掃除六賊。我今一身內外。精魂如匕。變化凡骨。煉成仙體哉。故曰自勝者強。如是修己了矣。命已立矣。功不於此畫乎。道不於此成乎。雖然。起火有時。止火有候。若當火足之時。不行止火之功。精必隨氣之動而動。故知止養丹。如貧者之積財而富。當登有餘。既知止火。尤要逆火以養丹。逆火以溫丹。非有志修士。斷不能綿綿密密。不息不息即此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其即此強行者有志之謂歟。自此溫養之後。但

安神息。一任天然。無一時一刻之失所。子思子謂至誠無息不息則久者此也。至若凡身殷化。真炁飛升。亦猶凡人之死。但凡人之死。死則神散。而聖人之死。死猶神完。形雖死而神如生。烏得不與天地同壽耶。

此云知人道。勝人欲。猶是窮理盡性一邊之學。惟性見心明。洞徹本原。神強氣壯。煉盡渣滓。始能了性而立命。性命不分二途。復還於混沌未開之天。而陰神盡滅。陽神完成矣。其即煉精化氣。煉氣化神。尚有止火養丹。悟真云若也持章未已心不免一朝遭殆辱。此之謂也。夫煉精化氣。爲入胎之始。煉氣化神。爲成胎之終。不知止火。則氣不入於胎。精雖煉而爲氣。猶可因氣之動而復化爲精。且不知止火。則神不凝於虛空。氣雖煉而成神。猶可因神之動而復化爲氣。故知是常是終身不辱。太上之言。非欺我也。至若神歸大定。氣亦因之大定。百年之久。渾同一日。一念游移。即同走丹。如此任重道遠。非強行有志者。不能常止其所。歷久而不散也。三昧火化。立上凌雲。雖死猶生。其精神迫與天地同壽。金丹始終。盡於此矣。

第三十四章

太上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靠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被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汎者。濫也。）

道本淵涵無極。浩浩無涯。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左之右之君子有之。觀此可見道之隨時取用。無人不遂。無物不充焉。斯道也。何道也。萬物生生之本也。道在天地。萬物資以爲生。而不辭其紛擾。以擴然不足。故其生無不暢也。雖然。生之遂之之道既足。而物相以成。亦若物之自生自遂。而道不見爲有。其成功爲突若乎。雖不名爲有。而天地之大四海之遠。無人不被其滿濡。無物不荷其精華。且萬物之自生自育。而道若不知其爲生爲育。普渡一切。包涵萬有。斯誠衣被萬物而不以爲主焉。道之功成浩浩乎無可名也。常無欲也。無欲即常清常淨。眞常之道也。就其小

而名之。雖一草一木之微。無有或外。蠕蠕萬物。無隙可尋。渾然一團。機緘悉化。此小莫能破之喻也。故曰常無欲可名於小。就其大而名之。錦天地。統育羣生。貫古及今。包容萬象。而究無一物之不歸并。無一夫之或外。此大莫能載之旨也。故曰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聖人之道。何其爰而隘哉。夫聖人與道合眞。靜。則守中抱一。渾同於玾之天。動則因物隨緣。隱寓時行之象。惟天爲大。惟聖則之。聖實與大同其大也。然聖終不以爲大也。惟不以爲大。故能成其大。此所以爲大聖人歟。

此言道之浩浩。生萬物而有餘。被萬物而宰足。無小無大。悉包含個中。聖人能成其大。皆由修證有本。今特詳下手之工。如打坐之時。先凝神。繼調息。到得神已凝了。不必有浩然正氣。至大至剛。充塞天地。祇要心無煩惱。意無牽墜。得心如空器。一點不有。意若冰融。片念不生。此身豈立。恍如山岳靜鎮。不動不搖。由是以神光下照於氣穴之中。默視吾陰蹻之氣。與絳宮之氣。兩相會於丹田之中。我即以溫溫神火。細細烹煉。微微巽風。緩緩吹噓。自然精融氣化。此即煉精化氣也。何以知其煉精化氣哉。前此未採外來之氣。與吾心內之神。兩相配合。會成一家。此

個坎離。各自分散。全不相依。呼吸亦不相調。到得收回外氣。以制內息。陰精氣到之時。陰精自化。上下心腎之氣。氤氳合爲一。自然絳宮安閒。腎府自在。外之呼吸與內之眞息合爲一氣。渾如夫婦配成。棄而不散。日充月盛。眞陽從此現象矣。此卽化氣之明徵也。既已化氣。再行向上之事。

何謂向上之事。斯時呼吸合一。神氣交。凝聚丹田。寧神息機。幾如活龜潛淵一日有無數變化。我惟凝神於中。注目於外。聽其天然。自然靜極而動。動極而靜。此卽煉氣化神也。到得靜定久久。我氣益調。關此竅轉流行於丹田者。此時玄竅極熟。覺得似有似無。若動若靜。想有不覺。稱曾始知。此際務將知覺之心。一齊泯去。百想無在。萬緣全消。卽丹田交會之神氣。融化自然。自調自溫。自蒸自騰。我惟致虛守寂。純任自然。神人氣中面不知。氣周神外而不覺。如此玄煉一陣。自有一陣香風。上沖百脈。通體薰蒸。此所謂神生氣也。又覺精神日長。智慧日開。一心之內。但覺一氣從規中起。清淨微妙。精空如玉。此所謂氣生神也。如此神氣交養。兩相生。斯時正宜撒手成空。不粘不脫。若有心若無意。此煉神還虛之實際也。此三件功夫。一時可行可到。學人須遵道而行。不可但到神氣相交。未至大靜。卽行下關。又不可但到神氣大交。凝成一片。渾不分明。本

到虛無清淨自然之境。速離半地。必須照此行持。從煉精起。至於氣足神旺。久久化爲清淨自然。再加陽爐封固工法。然後合乎大地盤虛消息。與一年春夏秋冬氣象。如此始完全一周。工夫照此修持。自然我氣益調。我神益靜。中有無窮變化。不盡生機。由是日夜勤工。綿綿密密。寂照同歸。自有眞氣蒸蒸。上朝泥丸。下流丹府。透百脈而貫肌膚。勃然有不可遏之狀。此河車之路。自然而通。我不過順其所通。而略爲引之足矣。非若旁門左道。以自家私意空空去運。死死去行。不覺他自動自靜。而爲之起止也。久之丹成道立。走霄飛空。與天爲徒。舉人之成其大。誠非輕易也已。

第三十五章

太上曰。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無味。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用之不可既。

何謂大象。卽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大道。以其無所不包。故曰大象。究何象哉。殆無極而已矣。顧無象爲象。實將何所執乎。亦無執爲執。斯於道不悖矣。人能常操常存。勿忘勿助。則大象執焉。大道在焉。昔孔子告顏淵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是知大道所歸。卽天下所歸。無論歸人歸道。但是心悅誠服。又何貴之有耶。吾知一氣相貫通。萬物皆默化。融融洩洩。上下相安於泰運之去。此指自然之依歸。非一時所感激。苟徒陶片時之耳目。未始不源源而來。倘如世之雅樂可悅。香餌可口。亦足令過客停驂。流連不去。然可聲而不可常也。惟淡無味。不但肥濃甘腴。令人咀嚼不已。醫俄無窮。而人之爽口悅心者。自不厭焉。此無味中有至味。非世味之淺所可擬。雖然。道無方體。亦無形狀。雖想像亦難捉摸。故曰視不見。聽不聞。而取之隨窮。用之不竭。有如是也。誠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斯道之所以爲大耳。學者其知所向往哉。

此言人欲效天地交泰。而後融融洩洩。不曾雅樂可悅香餌其味。令人嘆賞不置。終其境正非易到也。苟當私欲甚熾。血氣將衰之候。不先從極動之處。漸而至於靜地。則人心不死。道心不生。凡息不停。眞息不見。惟動極而靜之際。忽來眞意。以主持之。此意屬陰。謂之已土。步爲惺惺惺惺。

陰陽交媾。大入杳冥之境。似覺非覺。似醒非醒。於此定靜之中。忽覺一縷熱氣。混混綿綿。氣幅神融。兩兩交會於黃房之間。將判未判。未判忽判。此卽眞鉛現象。心花發露。曖氣融融。元神躍躍。不由思慮。自然發生。斯乃玄關兆象。太極開基也。斯時惟用一點眞心。發眞意以收攝之。此意屬陽。爲戊土。其實一意。不過以動靜之基。分爲戊己之土而已。蓋玄牝未開。混沌之中。有此眞意爲主。卽無欲觀妙之意。謂之陰土。及玄牝開而眞機現。卽有欲以觀其竅。謂之陽土。一爲無名天地之始。一爲有名萬物之母。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此一點眞意。爲之貫注。修行人能以眞意主宰運行。庶不至感而有思。動而他馳。所謂天樞由我。地軸由心。宇宙在乎身。萬化生於心。皆此時之靈覺。爲之運用而主持也。故曰務先一息。則眞機未現。探之無竅。務後一息。則凡念已起。探之又多夾雜。不堪爲我煉丹大藥。此須有大智慧大力量。方能於此一息中證得清把得定。以爲成仙證聖之本。雖然。此卽玄陽。始而其氣柔脆。只覺微有熱意。從下元起。久則蒸蒸周身。似有不可遏抑之勢。學人須於千微處辨得明白。以我眞意主持。毫不分散。久之氣機大有力量。一任兀兀腦腦。隨其所至。不加一意。不參一見。斯得之耳。到得氣機旺旺。一靜卽

天機發動。迅速如雷。雖一切暗噁之處。不能禁止。總要有雷霆之心。爲之主持。乃無差也已。

第三十六章

太上曰。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大有盈虛消長。人有夢寐窮通。此亦氣數之常。然只可以慰凡夫。而不可以律聖人。聖人則有挽回天地之能。扭轉乾坤之德。要不外順倒陰陽。逆施造化而已。即如時至秋也。萬物將收。而欲噏翕而難斂。聖人則有張天地之氣運。強而氣之功能焉。時至冬也。萬物將殿。而欲檃栝而難生。聖人則有氣象之重興。歲月之我與者。此至微而至明。實當而實異。非聖人莫喻也。易危爲安。反亂爲治。非神勇者不能臻此神化。然究其

所爲返還之術。不過曰柔曰弱。惟其柔也故能勝剛。惟其弱也故能勝強。所用者何。人無情則縶。魚無水則涸。一旦脫之於淵。則水淵而生機息矣。亦猶人無真一之精。則所存者幾希。人之與魚。同一不離乎水。但非天路之水。乃造道淵深。而一元之水。汩汩乎來。頻相灌溉也。昔莊子謂相濡以沫相呴以濕。不若相忘於江湖。是其旨矣。後世旁門。以有形有質之精。爲修煉長生之本。殆不知道之爲物。剛健中正。純粹以精。都從恍惚杳冥處無自然而生者。其中火藥之密機。烹煉之的旨。非聖師不授。非至誠不幾。非有功有德心訪道竭誠求師者。未易仙緣湊合。蓋天機密鍵。天地至寶。鬼神最欽。安得輕人。殊道九祕。豈國家利用之器。不可以輕示人。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學者亦見及此乎。

此言修道之士。果有宇宙在手萬物生心之妙。然亦不過觀天之道。執天之行。順而取之。逆而施之足矣。其實生機於殺機之中。即所謂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赫出乎天。烟烟出乎地。山至陰而取至陽。所謂資機者此也。人能於黑山窟取陽。鬼窟裏取寶。即是資生機於殺機之內。要皆在天地虛空中取。人身虛靜處奪。此精機是眞精。非世之凡精可擬。人能盜之不失其時。用一度工夫有一度之通玄。動學者以柔以弱。立德立

應得神天之佑。自有仙人傳授口訣。否則最大事情。寫天地面動鬼神。總是神仙。要皆不傳者多。蓋天機至密。天律最嚴。不可逆也。莊子曰。使道可獻。人則人莫不獻之於君。使道可進人。則人莫不進之於親。使道可與人。則人莫不與之於弟兄。使道可傳人。則人莫不傳之於子孫。而皆不可者何。誠以中無德而道不立。中無主而道不行也。合數聖之言視之。則知國之利器。不可輕以示人矣。後世修士。切勿以大道爲公。不擇人而授。以致白漬天誅。悔之無及。嗚呼有公而不公。不公而公之旨。非下學所能參其微也。倘其愼之

第三十七章

太上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皆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鎭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雖自然無爲。然寄於無爲。又成頑空之見。須於無爲植其本。有爲端其用。無爲而有爲。有爲仍無爲。斯體立而用行。道全而德備矣。所謂當應當靜當寂當惺。放之則彌綸六合。卷之則潛伏寸衷。即此冲漠無朕之時。有此率照無遺之性。雖曰無爲。而有爲寓其中。雖曰有爲。而無爲賅其內。斯大道在我。大本當存。任脩貴王侯。若無此道爲根本。則萬物皆陷囹而難化。惟能持守此道。則天下人物。性情相感。聲氣相通。自默化潛移。而太平有象矣。雖然。承平日久。古道難敦。此亦情所必干。理有固然。無足怪也。及創造頻仍。繁華競起。人心愈險。紛亂彌多。此又天地之氣數。人所不能逃者。惟聖人具保泰持盈之法。久安長治之謀。於文物初闢之世。而以無爲無作無思無慮。渾然無名之太樸。爲之修諸己而措諸民。道於前而引於後。純乎天不雜以人。所以內鎭宮庭。外鎭天下。屯之初九曰。盤桓利居貞。爲草昧初闢者之一鎭也。夫石藏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凡樸之鎭猶且如此。況無名之樸。合民物而一爲之鎭乎。倘不離渾穆。難使會極歸極。咸登璇席之安。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渾忘道德。不識天人。斯爲得之。故曰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自正。此殆恬淡無欲。郅治無爲。上不知所爲化。下不知所爲應。上與下兩

相安於無爲之道。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舜之無爲而治。所以獨隆于古也。爲民上者。可不以無爲爲本哉。

此論治世之道。無爲爲本。修身之道。亦不外此。侯王此人之身。至尊至貴。帝云一切人身萬劫難得人身過已奇矣。又聞正法不更美乎。於此不修。則精神必耗。身命難延。一轉眼間。氣息混滅。又不知爲鬼爲蜮。或墮畜生。輪迴六道。輾轉不停。何時纔得出頭。今逢法寶大展。大道宏暢。可不急急修持。而令歲月之蹉跎耶。萬物比人。身中五官百體血氣精神。能守此無爲常道。則諸慮自息。百骸俱理。肌膚潤澤。毛髮晶瑩。不啻金相玉質。侯王能守萬物自化。此一心內照。則變化通靈。然火候未純。氣質尚在。當此精神大整。智慧頓生。或好談過去未來以還其才。或喜語建功立業以誇於世。種種作爲。皆由道德未純之故。惟此玉液丹成。重安爐鼎。再開乾坤。仍以無名太樸。和於八卦爐中。內用天然神火。外加增減凡爐。久久火化。運無名之樸。亦渾忘焉。此無知無欲。恬然渙然。則凡身變化。自返還於先天一氣。而仙道成矣。所謂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者。太上治世修身之道。其一以貫之者歟。

第三十八章

太上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古之風。渾渾噩噩。一任其天。浩浩蕩蕩。各安其性。上下無爲。君民共樂。忠厚成風。爭不起。何世道之敎隆若此乎。皆由安無爲之天。率自然之性。一時各老其老。幼其幼。質其質。親其親。安耕樂業。食德飲和。不知道德之名。更不聞仁義禮智之說。然而拘束定貞。任氣機之自動。與天地以同流。儻若不敎而化。無爲而成。自與道德爲一。仁義禮智不相違焉。夫以道德兼言。道爲體而德爲用。以道德仁義禮智合論。則道德又爲體而仁義禮智又爲用。後世學人雖爲化民起見。而立道德之名。分爲仁義禮智之說。其實道德中有仁義禮智。仁義禮智內有道德。無彼此無次缺也。降至後世。離道德分矣。等而下之。仁義禮智亦多相於一偏。此皆由氣數之推遷。人心之變詐。故至於此。太上欲人返本還原。歸根復命。乃爲之喟曰。上德無爲之人。惟率其性。不知有德。是以其德常存。下德有爲之上。知德之美。而愛其名。斯行其德。惟恐一失其德。如是其者。此固尚未離乎有爲之域。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仁之人。其心純一。無所不愛。無所不仁。故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義之人。其心義理分明。見義必爲。故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上禮之人。其心恭敬。以禮接人。人不我應。則攘臂而仍之。以禮相加。故曰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逮於今人禽變事愈繁。而忠信之壞已極。不得不言禮以維持之。無如徒事外面之粉飾。不由中心之發揚。酬酢日多。爭奪愈繁。彼綠禮以爲維繫人心之計者。殆未思慮於外。不由於中。必至因修而隙末。欲安而反危。故曰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他如智非奇計異謀。智度先知之紛察。乃由誠而明。不思而得。不學而能。自然虛明如鏡。豈逞詐僞所可比說。然道之華非道之實。且察察爲明。必流於虛誕詐僞而不覺。在己或矜特識。其實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有眞識定力。知敬厚以爲體。故取其厚不取其薄。知虛華之非智。故取其實不取其華。去取攸宜。而大道不難復矣。

此言道德廢而有仁義。仁義壞而有聰智。念起念下。亦人心風俗使然。無足怪者。至於修養一事。唯精服氣出而道一變。採藥煉丹出而道一變。逐於个紛紛。左道。不堪言矣。誰復知玄關一竅。爲修道之要務乎。吾今爲人示之。人欲識此玄關。須於大醉勞大休歇後。方能了徹。提起這個玄機。又曰。念起是病。不斷是藥。又曰。放下屠刀立成佛地。總不外乎衛虛紛紛優游時。從中一覺而出。即是玄關。所謂回頭是岸。又曰。彼岸非遠。回光返照即是。但恐玄關未開之前。先加一番意思去尋度。於玄關既開之後。又加一番意思去守護。此念慮紛紛。猶天本無雲翳。忽爾一散。即現太空妙景。而卻於雲翳已散之後。又復加一番烟障。轉令清明廣大之天。回之而空過矣。昏暗莫辨矣。佛云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此等玄機。總著不得一毫擬議。擬議即非。著不得半點思慮。思慮即錯。惟於玄關未開時。我只願其了照之意。於玄關既開候。我亦安其坐照之常。念若紛馳。我即收回。收回即是。神如昏困。我即精神。整頓即是。是何如之維而捷便而易乎。特患人於躁上求靜。動中持動。靜裏求靜。就涉於窒塞。而玄關分明在前。卻又因後天知覺蔽而不在矣。吾今示一要訣。任他思念紛紜。莫可了徹。我能一覺而動。即便掃除。此即是玄關。足見人之修煉。只此覺照之心。亦如天宮赤日。常紅光明洞照。一毫昏黑不得。昏黑即落污濁地獄。焉能提關雪寒。再天白日。明明在前。如生他想。即落凡夫窟臼。非神仙根本。總之仙家無他玄妙。惟明心見性。乃修煉要訣。若丹是何物。即吾丹田中絪縕元氣是也。然此元氣與我本來不二。元神會合一處。即是返還太極無極父母未生前一點天命。人能以性立命。以命了性。即可長生不死。但水府求玄。欲修成金液之丹。不得先天神息。採取玄竅。運退溫養。而先天元性。與先天元命。不能自家會合爲一。混五籤六。而成金丹。既終。既得元性元命矣。若無真正胎息。猶人世男女不得媒約。往來交通。亦不能結爲夫婦。故丹經云真意爲媒妁。蓋又云真息爲媒約。豈不與古經相悖乎。不知真意者煉丹交合之神。真息者煉丹交合之具。要皆以神氣二者合之爲一而已矣。第無真息。則真氣不能自升自降會合溫養結成玄珠。既得真息。若無真意爲之號令插持嚴密。則使真息亦不能往來運退如如自如。故曰真意者煉丹之要。然真意不得真正元神。則真意從何而始。惟於玄關竅開之初。認取這點真意。於是返而持之。學顏子拳服膺。斯得之矣。況元神所流露。即是真意。即是一善。亦即得一而萬事畢之道。學人認得分明。大丹之本立矣。昔邱祖云息有一竅之未定命非己有。吾不學人欲求長生。先須伏氣。然伏有二義。一是伏藏此氣歸於中宮。如如不動。一是管攝嚴密。降伏後大凡息。不許內外呼吸出入。動搖吾固有之神氣。久久降伏。自能洗心退藏於密。長生即在此伏氣中。除此別無他道。修行人須照此行持。乃不負吾一片苦衷耳。

第三十九章

太上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也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琭琭若玉。落落如石。

大道無偶。一而已矣。一者何。即混沌未判之元氣。混沌未開之無極。生成萬物之太極。要之元氣無形。謂之無極。萬物皆從無極而有形。實爲天下之根。謂之太極。即此是道。聖人無可名而名之故曰一。若無一則無物。無物便無一。得之則生。失之則滅。自皆元始以來。其得一而成形成象。總總不已。生生不息者。大周沙界。細入微塵。無或外也。中庸云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不可遺。孰非此一乎。故綜而計之。天之清也得一而清。地之寧也得一而寧。神之靈也得一而靈。谷之盈也得一而盈。萬物之生也得一而生。侯王之正已以正天下也。無非得一以貞而已。縱或大小異象。貴賤殊途。表裏精粗。幽明人鬼。至於不可窮詰。孰能外此一以爲包羅哉。即如天至高也。無一將恐剝裂。地至厚也。無一將恐發泄。神至妙也。無一將恐不靈。空谷傳聲。氣至盈也。無一則恐竭矣。萬物負形。氣至繁也。無一則恐滅矣。侯王至高而至貴也。無一以貞天下。恐位高則

危。名貴賜數奚。是一安可忽乎。果能山一般萬。活潑無滯。通深契測。則天地神谷萬物侯王。俱類此一以爲主宰。而歸天際地。彌綸無際。充周不窮。如此其極。是高莫高於道。貴莫貴於一也。雖然。自無而有。有何高焉。由微而著。又何貴焉。伊使貴莫與京。亦由氣之自微而顯。故曰貴以賤爲本。伊使高至無極。亦由氣之自下而上。故曰高以下爲基。他如世之位高如侯。分貴如王。知道之自下而高由賤而貴。故自稱曰孤曰寡人曰不穀。此非以賤爲本歟。否或不屈於賤。自置太高。則中無主而道不守。心已綺而神不凝。泛於事事物物之間。合大小中千百。擬歸於一道。蓋亦鮮矣。猶推數車者不能超中制外。反不如駕一車者之尚處其內。而得以操縱自如。曉。有車而無車。會多識不如抱一。又如玉之琭琭而累多多則賤生焉。如石之落落而所貴。蓋則寡起焉。均太上所不欲也。柯若抱一者之自賤而自下。後終至於高不可至貴莫可言之爲盛哉。

此言修道成真。只是此一。無有二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然究何一哉。古人謂渾渾濛濛。無念慮無滯礙。一個虛而靈寂而惺者之一物也。此物宜則包藏法界。窄則不立錐隙。顯則九霄八荒無所不到。隱則機芥微隙無所不窮。所謂無極之極不神之神。真無可名

言無從想像者。性命之道。惟此而已。太上以侯王喻人之心。心能常操常存。勿忘勿助。刻刻返觀。時時內照。即不失其一。一即獨也。獨知獨覺之地。戒愼恐懼。斯本來之至高至貴者。庶可長保。然此是修性之事。故一嶺獨佔可了得。若煉命則有爲有作。倘非從下處做起。賢處煉來。藥劑難得。何況金丹。下即下丹田也。賢即下部近穢處也。學者欲一陽來復。氣勢沖沖。非由下而升至於頂上。安得清剛之氣。以爲我長生至寶。非從下田濁鄉。以神火下照。煉出至陽之氣。何以爲藥本丹基。古人謂陰中求陽鬼窟營寶。洵不誣矣。尤須一心無兩念。方是守一之道。到得自然。人我俱忘。即得一炁。修士到此地位。一任天下事事物物。無不措之而咸宜。處之而恰當。所謂得一而萬事畢。其信然耶。倘著形著象。紛紛馳逐。與夫七情六欲。身家妻孥。死死牽纏。不肯歇手。則去道遠矣。莫說外物紛紜不可盲道。即如存心養性修道煉丹。邇火退符採取封固。一切名目。皆是虛擬其象。爲後之學者立一法程。若其心有絲毫未淨。即爲道障。太上所以說數數車無車。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焉。夫道只一道。學者又何

第四十章

太上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大道人人具足。個個圓全。又何待於復說。不知人自有生而後。氣拘欲蔽。知誘物化。斯道之爲所汨者多矣。苟非內徵諸緣。外徵諸境。凝神調息。鎔鑄玄機。安得一陽發生。道氣復返乎。故曰反者道之動。煉丹之始基也。造至築已爐爐。丹亦粗結。汞鉛漸一。日夜內運。而金丹產焉。自此採取之後。綿綿不絕。了了常存。以謙以下。以辱以柔。就是還丹之妙用。然非但還丹當如此。自下手以至丹成。無不當寡心內遜。專氣致柔。蓋丹乃太和一氣煉成。修道者當以謙和處之。苟稍有粗豪。即動凡火。爲道害矣。故曰弱者道之用。天下萬事萬物。雖始於有形有象有物有則。然其始不自有而非也。舉人當大道之成。雖千變萬化。無所不具。而其先必於至虛至無中探之煉之。然後大用流行。浩氣充塞於兩大。若非自無而煉。爲

得彌綸天地。如此其充周靈靈乎。故曰有生於無。學人修養之妄。始也自無而有。從靜篤中煉出微陽來。綿綿自有而無。從虛勃內復露於恍漠。其卒也又自無而有混混沌沌。人我俱忘。久之自煉出陽神三寸丈六金身。可見有有無無。原週環不已。迭運無窮。學者必照此行持方無差忒。此言金丹大道。非有他也。只是真氣流行。充周一身。其靜也如淵之沈。其動也如潮之湧。惟清修之子。冥心內照。自考自證。方能會之。非言語所能罄也。人能明得動機是我生生之本。彼長生不老之丹道。外是乎。況人人共有之物。無異同無欠缺。只爲身動而精不生。心動而氣不寧。於是乎生老病死苦。輾轉不休。輪迴不已。若欲脫離一切。非先致養於靜。萬不能取機於動。反我生初元氣。但此個動機。其勢至微。其氣至綿。稍不小心。當時而生變永變經。流爲後天形質之私。不可用矣。故曰見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見。由此一動之後。採不失時。則長生有本。大丹有根。如執所有而力行之。篤所好而固守之。雖得藥有時。成丹可俟。無如冲氣至和。而因此後之採取不善。烹煉不良。一個太和之氣。遂被躁暴凡火傷之。遠本至陽至剛。必須忍辱柔和。始克養成丹道。太上所以有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之教也。然道雖有氣。動猶是無中生有。有而不以弱養之。則不能

反於虛無之天。道又何自而成乎。人第知一陽來復。乃道之動機。而不知反本還原。有象者仍歸無象。蓋有象者道之迹。無象者道之眞也。知此則修煉不患無基矣。

第四十一章

太上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夫惟道善貸且成。

天地未有之先。原是虛虛無無。鴻鴻濛濛。一段氤氳太和之氣。醞釀久之。氣化充盈。忽焉一登而動。太極開基矣。動而爲陽。輕清之氣。上浮爲天。靜而爲陰。重濁之氣。下凝爲地。天地開闢而人物滋生。芸芸萬姓。有幾能效天地之功用哉。惟聖人從混沌中一登而修成大丹。以此治身。即以此淑世。雖未敢輕口不言。卻亦非概人而授。隨緣就緣。因物付物。方合天地大公無我之旨。時而遇上士也。聞吾之道。欣然向往。即動而行之。容無疑道。此其人吾久不得見之矣。時而遇中士也。出於予口。入於伊心。亦屬平常。了無奇異。未始不愛之慕之。一覩而欲幾之。無奈世味濃而道味淡。塵念淺而俗念深。或遲或疑。若存若亡。知不免焉。至於下等之士。習染日深。氣性多戾。一聞吾道。不疑爲妖言惑世。便指爲聚衆斂財。誰知君子之修。遺端夫婦。聖人之道。不外陰陽。順則死人。逆則成仙。其事雖殊。其理則一。而貿貿者乃謂神僊爲幻術。豈有如此修持。遽能上出重霄乎。否則留天地至虛。萬物至實。如此成性存存。即上下與天地同流乎。何以自古仙聖至今無幾也。於是笑其言大而夸。行爲荒誕。嘻。斯道只可爲知己道。雖與淺見寡聞者言矣。夫蜉蝣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井蛙不知江海。又何怪其笑耶。不笑不足以見道之至平而至常。至神而至奇。即在平常中也。況道本無容色。何有所言。亦因後之昧上無由領悟而遷。歷階而升。故不得不權建虛名。設以引之。人果知虛無爲道自然爲功。尤須自陰而陽。由下而上。叫爲明本。退爲進基。雖即也而若離。區區之深而明之至焉。雖進也而若退。區區之途而進之彌遠。然原遠近悉具。我雖與道大適。亦若於己無增於人無減。夷若類焉。道本大小兼賅。我雖與德爲一。亦若無而不有。虛而不盈。德若谷焉。時而大顯於世也。喧嘖稱道不絕人口。我若無容於己。反多拖慢。故曰大白若辱。時而德充於內也。處處藏爲不露於用。亦若有歉於中。意形文繢。故曰廣德若不足。即其修德立身。建德天地。而不居。我若自安偷薄。絕無振拔之心。故曰建德若偷。或已至誠盡性。質而無質。我若當變可論。全無堅固之力。故曰質眞若渝。如此等心性。揚厥神明。雖有處言。無朋可入。纔多說德。何隨可乘。世有修道明德而遵循厥者。其亦近視閉者。果如此說躍文逸筆。微白下。惟爲怪。德厚而不居。建而弗信。亦若思直難言。請張爲幻者耶。吾知其未有此也。總或數有前定。劫莫能逃。天之所危。人當順受。安於命而聽造夫。是以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思。我於此徒信焉。且道在方所形狀聲臭可言。彼世之廣遺。弗即近效。不計淺功。久於其道。自可大成。又何歎於已乎。要之道本希言自然。恍惚爲狀。我能廣極靜篤。則無音而大音出矣。無象而大象形矣。施之四海皆準。傳之萬世不窮。豈僅推重於一時。而不德揚厥於萬代耶。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斁。道之建端。實有如此神妙者。其間孰是爲之孰是與之。亦只大懼道善貸且成而已。此言抱道人固。用無不足。給萬物而不匱。周沙界而有餘。且使化功大成。抗上士也。

太上爲世之不自給光養晦。立德修身者。言彼稍有所得。便沾沾自喜。五蘊未空。六賊不淨。猶屋蓋草茅。火有所借而然。若只修諸己不求諸人。渾渾乎一歸於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縱有外侮。猶舉火焚空。終當自息。如此修己。只修己也。惟其如此。故人與己兩相安於無事之天。否則於道無得反招尤也。孔子曰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其見惡於人也宜矣。修道者知此。可以免務外之思。亦可無外侮之患焉。

第四十二章

太上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父與甫同。上聲。始也。其義也。將以之教業人也。

道家結丹修煉。惟以虛無爲宗。元始天王。道號虛無自然。即是此義。由虛而實。是謂眞實。由無而有。是謂妙有。猶不虛不無。非但七情六慾。寄寓眞宗本體。無以繫萬事化陽神。即靜室一照。有一點强忍意氣持之。亦是以心治心。直將本來面目遮蔽無存。總之虛無者。道之體。冲和者。道之用。人能如是。道庶幾矣。太上曰。道生一。道何有哉。虛而已矣。然至虛之中。一氣新動。天地生焉。故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也。無極之先。混混沌沌。祇是一虛。及動化爲陽。靜化爲陰。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也。其在人身。即微茫之中。一覺而動。乾坤剖判。氣機往

來。靜而凝聚者爲陰。爲精。動而流行者爲陽。爲氣。若無眞意主之。則陰陽散亂。無由生人而成道。可見陰陽二氣之間。其間元神眞意主持其際。所謂二生三也。由是一陰一陽。一動一靜。氣化流行。主宰如故。而萬物生生不窮矣。所謂三生萬物也。或曰大一生水。金生水也。地二生火。木生火也。天三生木。水生木也。地四生金。土生金也。以五行所生。解太上一二三萬物生生之義。總屬牽强。不若道爲無極。一爲太極。二爲陰陽。天一地二合而成三。斯爲明確之論。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明明道元始。虛無一氣。化生陰陽。萬物之生。即陰陽爲之生。冲者中也。陰陽若無冲氣。則中無主而神不寧。物之生也。猶且不能。況修道乎。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可見精氣神三者俱足。斯陰陽合太極而不分。使陰陽雖具太極無存。則造化失權。萬物之生機盡滅。大凡修道煉丹。虛靜不得眞陰眞陽。若無太和元氣。則丹無由結。道亦難成。蓋道原太和一氣所結而成也。生人生物。只是一理。所爭在順逆間耳。惟以元氣爲體。陰陽爲用。斯金丹之道於是得矣。試觀王公大人。位至高也。分至貴也。而自稱曰孤寡曰不穀。其意何居。蓋高者易危。滿者易傾。電光之下。迅雷乘之。惟高不恃其高。貴不矜其貴。而以謙下柔和之心處之。斯可長保其富貴。而

身家不至危殆焉。所以佩寡不穀。凡人所惡。而王公反以之自稱也。然則道爲天地至寶。修之者可不矢謙柔之意乎。昔曰滿招損謙受益。從無有易之者。夫益不始於益。必先損而後益。損不始於損。必先益而後損。可見富貴貧賤窮通得喪。盛極則衰。衰極必盛。此天道循環。自然之運。雖天地莫能逃。何況人乎。噫。人道如斯。大道安異。修士欲得一陽來復。必先萬緣俱寂。純是和平之氣。從無際切之心。如此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則至陰凝閉之中。始有眞陽發生。爲吾身之益不少。倘或自恃其才自矜其智。心不虛而志自滿。未有不爲識神誤事。鄒火速身者。欲益而反損。天下事大抵如斯。豈獨修道乎哉。幸於一切事宜。無事勿慕。不是爭先。而人猶以爲後。退者教。須知金丹大道。所爲在一時。所以在萬世。豈可不以爲法耶。太上所以云人之所教我亦教之也。所以維何。至柔。乃至堅。若不用柔而用剛。必如世上强梁之徒。橫行招怨。終無一人不擾法網而得以善終。是知橫豪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此理昭然。吾之教人所以柔弱爲先也。修士其可忽乎。悟道云道自虛無生一氣。便從一氣降陰陽。陰陽自是我三體。三體重生萬物矣。此即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之謂。修行人打坐之初。必先寂滅情緣。掃除雜妄。至虛至靜。不異凝愚。似

睡非睡。似醒非醒。此鴻濛未判之氣象。所謂混也。忽焉一覺而動。杳冥亦醒。我於此一動之後。只覺萬象咸空。一點獨運。恍兮惚一或云眞意或云正念。或云如來正等正覺。此時只一心無雜念。觀其陽生藥產。果能進步綱縕。即用前行二候法。採取回宮一候。歸爐封固一候。是即一動爲陽陽上升。一靜爲陰陰上降。再看氣機生否。若已大壯。始行河車運轉。四候採取。至煎餌而服之。立乾已訖。此即採陽配陰。皆由一而生者也。至於一呼一吸一開一閉。無不自一氣而分爲二氣。然心屬丁氣。心陰腎陽。無不賴眞意爲之採取。若煉交媾調和。此即陰陽二氣。合眞意爲三體。皆自然而然。無安排無湊合也。而要必本於謙和退讓。稍有自矜自强之心。小則傾丹。大則殞命。故曰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學者須知未得丹時。以虛靜之心待之。既得丹後。以柔和之意養之。慎毋多思多慮自大自强可也。此爲要訣中之要訣。學者知之。否則滿腔雜妄。道將何存。如此而煉。是瞎煉也。一片剛强。即得亦喪。如此而修。是盲修也。似此無藥無丹。運行採煉運轉。不惟空煉空煉。且必傷性傷精。其爲害於身心不小。乃猶不肯自咎。反歸咎於大道非眞。金丹之難信。斯其人殆不知道之爲道。至虛至柔。惟以虛靜存心。和柔養氣。斯道乃來有不

戒也。

已。

此言道家修煉。卻病延年。成仙作聖。不外精氣神三寶而已。然精非交感之精。所謂元始一氣烟烟。前云總守恍其中有象是。是由虛而生。虛即道。道生一即虛生精。精即性也。氣非呼吸之氣。所謂先天至精一氣氤氳。前云恍兮惚其中有物是。是由一而生。一即精。一生二即精生氣。氣即命也。神非思慮之神。所謂靈光獨耀。圓圓不昧。前云杳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是。自二而化二即氣。二生三即氣化神。神即元神真意也。要持太和一氣之所化也。惟以柔和養之。斯得之耳。若著一躁心。生一暴氣。皆不同類。去道遠矣。去道既遠。保身神難。安望成仙。所以有強梁之戒也。太上以忍辱慈悲爲教。故其言如此。孔子繫易。嘗於讓卦三致意。而金人敬器之類。不謂證證。其即此意歟。

第四十三章

太上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道者何。渾淪一氣而已。天地未開以前。此氣在於空中。天地既闢而後。此氣寓於天壤。是氣固先天地而常存。後天地而不滅也。天地既得此氣。天地即道。言天地而道在其中矣。惟天地能抱此氣。故運轉無窮。千年不歇者。此氣流行不息。生類資生者亦此氣。一氣原相通也。聖人效天法地。其誠於中者。即所以形於外。內外雖異。氣無不同。其道乎已右。即所以成乎人。人已雖殊。氣無不一。究何狀哉。空而已矣。空無不通。一物通而物物皆通。空無不明。一物明而物物俱明。孔子云爲政如北辰居所而衆星自拱。孟子云君子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是誠有不待轉念移時。而自能如此一氣貫乎一理貫注者。故曰天下之大自我而安。人物之繁自我而育。古今之遠自我而通。聖道之宏。真不可及也。以是思之。宇宙何極。道能包之。抑何大乎。金玉至堅。道能貫之。不亦剛乎。然聞之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柔莫柔於此矣。雖然。天地無此氣。則塊然而無用。人物無此氣。亦冥頑而不靈。有之則生。無之則沒。是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以無氣則無物也。大而三千世界。小而塵埃空隙。無不包含其中。不惟至柔抑且無有。非孔子所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不可遺者歟。夫何相形之有。顯物至於極柔則無用矣。惟道之至柔。乃能撐持天下之至堅。物至於無有。又何爲哉。惟道之無有。乃能主宰天下之萬有。此不過渾然一氣周流不滯焉耳。故太上曰。吾是以知無爲之大有益焉。且夫天地無爲而自化。聖人無爲而自治。究無一民一物不被其澤。非由此氣之彌綸而磅礴也哉。其在人身。浩氣流行。不必搬運。自然灌溉週身。充周毛髮。其獲益良非淺矣。至於教之一事。古人以身教不以言教。是有教之教。誠不若無教之教爲倍眞也。夫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不言而天下化。視之端共垂衾無爲而平成自治者。不同一轍耶。故曰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孔子曰。中庸之爲德。民鮮能久。不誠然哉。何今之執迷不悟。甘居下流者。竟甚多也。嘻。良可慨矣。

此狀道之無爲自然。包羅天地。養育萬生。本此太和一氣。流行宇宙。貫徹天人。無大無小。無隱無顯。皆具足者也。是至柔而能御至剛。至無而能包至有。以故一通百通。一動萬動。如空谷傳聲。彈琴相應。道之神妙無以加矣。非聖人孰能與於此哉。若在初學之士。具眞信心。立大勇志。循序守敬。自淺而深。由下而上。始由勉強。久則自然。方能洞徹此旨。總要耐之又耐。忍之又忍。十二時中不起厭心不生退志。到深造有得居安資深。左右逢原。乃恍然於太上之言。眞無半句虛誑。至於修煉始基。古云精生有調藥之候。藥產有採取之候。先天神生氣。氣生精。是天地生物之理。順道也。若聽其順。雖能生男育女。而精耗氣散。敗壞而死。太上悲憫凡人浪流生死。輪迴不息。乃示以逆修之道。反本還根。復老爲少。化腐爲強。致使成仙證聖。永不生滅。始教人致虛養靜。從無知無覺時。尋有知有覺處。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是也。後天之精有形。先天之精無迹。倘恍惚惚其中有物。所謂玄關一竅太極開基也。自此凝神於虛。合氣於漠。冥心內照。觀其一呼一吸之氣息。開閉往來。升降上下。收回中宮。沐浴溫養。少頃杳冥之際。忽焉一念從規中起。一氣自虛中來。即精生氣也。此氣非有形也。若有形之氣。則有起止。有限量。安望其大包天地。細入微毛。無微不入。無堅不破者哉。是氣原天地人物生生之本也。得之則生。失之則亡。雖至柔也而能御至堅。雖至無也而能宰萬有。古仙喻之曰藥。以能醫老病養仙壽也。故曰延命酒返魂漿。又曰眞人長生根。誠爲人世至寶。古人謂萬兩黃金換不得一絲牢忽也。凡人能得此氣。即

長生可期。然採取之法。又要合中合正。始可無患。若有藥而配合不善。烹煉不良。御之不合其時。養之不得其法。火之大小文武。藥之調和老嫩。服之多少輕重。一有失度。必如陰陽寒暑。非時而變。以致天災流行。萬物潛沒矣。學者能合太上前後數章玩之。下手與工。方無差錯。吾點功至此一訣。誠萬金難得。能識透此訣。則處處有把握。長生之藥可得。神仙之地無難矣。

第四十四章

太上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夫人之好名好貨者。莫不以名能顯揚我身。貨足肥潤我身。身若無名。則湮沒不彰矣。身若無貨。則困苦難堪矣。是以貪名者舍身而不顧。貪貨者喪身而不辭。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人情類然。古今同慨。然亦思名與身孰親耶。以名較之。名外也。身內也。人祇爲身而求名。何以因名而喪身。孰病耶。以貨較之。貨外也。身內也。人祇爲身而求貨。何以因貨而亡身。豈身反少而貨反多乎。亦未思之甚也。夫有名而性不存。與有身而名不顯。孰得孰失焉。舍生而貨殖具。與失貨而命當疑。孰存耶孰亡耶。以是思之。與其得名貨而失身。不如得身而失名貨之爲愈。況好名位者。損精神傷生命。甚愛所以大費也。厚儲蓄者。用機謀戕身心。多藏所以厚亡也。望重爲國家所忌。積厚爲造物所尤。古來勢大而權鉅。財多而受誅者。不知凡幾。皆由不知斂抑。不自退藏。貪多不止。以致結怨於民。獲罪於天也。惟知足知止者。一路平常。安穩到底。無辱無殆。不危不傾。而長保其身家。非及其孫子。范蠡所以無勾踐之患。張良所以有赤松之遊也。識知幾之士哉。後起者將有鑒於斯文。

此借知止知足者。喻止火養丹。以名喻貨。喻藥。貪幻景者多被魔擾。好搬運者難免凶咎。藥未歸爐。宜速火以運之。藥既入鼎。宜止火以養之。火足不知止火。非但傾丹倒鼎。致惹殃殃。亦且喪命焚身。大道危殆。又況大道虛無。非無大異人處。或貧美酒美味豔色蠱身。金玉珠璣擾亂。宮殿又或天魔地魔。鬼魔神魔。種種前來試道。或充爲神仙。誇作眞人。自謂實證實修。因此一念外馳。以致精神耗散。大道無成者不少。又或識神作祟。三尸爲殃。自以爲身外有身。而金丹至寶。逢戰於田刻者亦多。若此等等。總由火足不止火。丹回不養丹。所以志紛而神散。外擾而中亡。修煉之士。幻名幻象幻景幻形。須一筆勾消。全不介意。如此知止知足。常養靈丹。則止於至善。永無細細焉。

第四十五章

太上曰。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道本虛無自然。順天而動。率性以行。一與天地同其造化。日月同其升恆。無有而無不有。無爲而無不爲也。當大道未成未盈之時。不無作爲之迹。猶有形象可窺。覺得自滿自足。不勝欣然。及至大成之候。又似缺陷彌多。大成若缺。若無成焉。大盈之餘。又似沖漠無朕。大盈反若未盈焉。是以盈而愈充。愈用愈有窮哉。當其心空似海。神靜如岳。又覺毫無足用者。然及其浩氣常伸。至剛至大。抑何直也。乃反覺屈鬱之難堪。神妙無方。可常可變。抑何巧也。乃惟覺愚拙之無知。言近指遠。詞約理微。非義不言。非時不語。雖何大乎。而總覺訥訥然如不能出諸口。惟其如屈如拙如訥若此。是以心愈虛。志愈下。德愈廣。業愈崇焉。此殆道反虛無。學歸自在。一與天地之運轉而不知。日月之往來而不覺。所以其成大且久也。若皆本太極之理。順陰陽之常。久久蒸蒸。鉛火充盈。寒數九而堪禦。溫風鎮定。伏經三而可忘。太上所謂躁勝寒。靜勝熱者。其即此歟。至於清明在躬。虛靈無物。一歸渾樸之天。性與和平之集。又何躁何寒何靜何熱之有哉。學者具清靜之心。化寒暑之節。而吾身之正氣凝。即天下之正道立矣。又何患旁門之迭出耶。

此明道本至虛至無至平至常。人未造處無之境平常之域。祇覺其盈不見其缺。祇覺其儉不見其豐。所以太上云。少則得多則惑。誰云洪鈞無聲。滿瓶不響。剩不虛矣。大德不德。是以有德。大爲無爲。是以有爲。非謙詞也。道原虛無一氣。惟其有得。是以無得。惟其無得。是爲有得。故道愈高心愈下。德彌大走彌卑。斯與道大邇焉。若一有所長。便謂然矜誇於人。其無道無德。大可見矣。太上故云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方爲得之。學者切勿視修道煉丹。一如百工技爲之術。自謂有益。斯爲邪境。若修道德以增無爲。功至於忘。進矣。至於忘忘。已歸化境。夫以學道之士。退則進。劇而懈。增爲益。無爲有。以反爲正。以減爲增。故學之進與不進。惟視心之忘與不忘耳。

第四十六章

太上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

天下有道。君民皆安。征伐無用。故放馬歸林。開田闢地。以期糞其田而已。天下無道。世已亂矣。時有爲哲。盜賊興。干戈日起。不用兵馬。烏能已乎。故戎馬養於郊野。以待國家之需用。是馬之卻也爲有道。馬之生也因無道。馬之陽於天下大矣。嗚呼。安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型仁講義。敦詩說禮。長安有道之天乎哉。無如異平久而享用隆。嗜好興而貪墾出。既得乎此。又羨乎彼。而奇技淫巧之物。悉羅列於前。鮮衣美食之不足。又思及乎珍寶瑤玩。千里郵戳絡繹不絕。復念及於萬里折封。吁嗟。內作偽荒。外作貪荒。又益之以倡利忘功。窮兵黷武。奇求不已。貪得無厭。內外侮亂。不亡何待。總其故皆由一念之欲肇其端也。欲心起而貪心生。貪心生而未得期得。既得恐失。若此者。剛當不境。禍患不興。國家不至覆敗。天下不至滅亡。未之有也。故曰罪莫大於可欲。假使無欲。貪何由生。貪既不生。則苟合苟完苟美之風。不難再見也。其曰禍莫大於不知足。夫人既欲心不起。此志常滿。無求於世。無愿於人。事之得也聽之。事之不得也亦聽之。禍從何而起乎。又曰咎莫大於欲得。人既知足。自能守分安命。順時聽天。無諂無驕。不爭不奪。率由此不之道。是謂太和之風。又何咎之有哉。況宜心內朗。真性內超。修己以敬。簞樂於中。若依而行。不顯乎外。自然有天下者常保其天下。有國家者常保其國家。有身命者常保其身命。所患者欲心一起。不克剪除。率至窮奢極欲。而莫之救也。欲求天下有道得乎。自古得失所關。只在一念。一念雖回。造成浩劫。此禍患所以致彌天之禍也。存亡所係。介於幾希。幾希克保。定啟洪圖。此克念所由遺無窮之福也。如此則知一念之欲。其始雖微。其終則大。可不慎歟。故曰知足知足常足。彼不知足者。愈求愈失。四愈失而愈求。是至力僅神疲。焦勞不已。有何益耶。豈知窮通得喪。主之在天。非人力所能爲。與其勞勞而日拙。何若休休之爲得也。若知足者。順其自然。行所無事。何妄何進。不忮不求。又爲往而不臧耶。人其鑒諸。

此以天下比人身。以馬比用火煉丹。入如有道。則精盈氣足。何事煉爲。惟順而守之足矣。如其無道。則精消氣散。不得不用元神真息。以修治其身心。卽下工之始。養於外也。故曰戎馬生於郊。後其陽生藥產。而後行進火退符之功。野戰守城之法。收歸爐內。慢慢溫養。造胎藏陰。結丸

大來。一如天下又安。國家無事。歸馬華山。故曰卻走馬以糞。但天下之亂。與一身之危。莫不由一念之欲所致。若不斬除。滔滔蔽長。遂至糜爛成窄。身命莫保。可悲也夫。凡人欲心一起。必來尋其顛而後快。卽令事事如願。奈欲壑難填。貪婪無厭。得隴望蜀。輾轉不休。有天下者逐失天下。而有身命者。又豈不喪其身命乎。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惟知足者可以安然無事。而常居有道之天。不須功行補漏。但順其自然。與天爲一而已矣。太上戒人曰。罪莫大於可欲三句。是教人杜漸防微。戒敢求僥工夫。與孔門言愼獨。佛氏云正覺同一道也。學者曾見及此否。

第四十七章

太上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君子萬物皆備。不出戶庭以修其身。而世道之變遷。人心之更易。與夫推亡固存。反亂爲治之機。無不洞晰於方寸。此登衛數爲之說。良以物我

同觀。窮一己之理。即能盡天下之理。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也。古人造化出心。不開窗牖以牖其光。而無言之帝載。不息之天命。與夫生我教藏陰陽造化之妙。無不了徹於忽來。此皆攝舉得之說。亦以天人一貫。修吾身之命。即能契帝天之命。是以不窺牖而見天道也。若遠遊他鄉。諸詞天下之故。交接良友。講求天命之微。未嘗不有所知。吾恐不求諸己而求諸人。不索之內而索之外。縱有所知。較之格近者爲更少矣。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爲明明道在戶牖之間。奈何舍近而圖遠耶。孟子曰言近指遠者善言也。守約施博者善道也。以此思之。爲學舍近舍遠。彌約彌博。近與約安可忽乎哉。是以聖人抱一囿三。觀空智定。身不出門戶。足不履市。木石與居。鹿豕與遊。一步不移。一人不友。但孑孤寂矣。而神定則慧生。雖不行而勝於行者多矣。雖無知而勝於知者遠矣。凡人以所見爲好。聖人則不見是圖。故終日乾乾。惟於不睹不聞之地。息慮忘機。莫見莫顯之間。戒懼求慊。祇有內知。絕無外見。似乎杳冥矣。而無極則有生。雖不見而彌彰矣。雖無名而愈著矣。至於天下人物之紊。幽冥鬼神之奧。皆此無爲之道爲之。有倫而有要。成始以成終。所忠者恂於知覺。著於名象。功好矜持。心多見解。致令此志紛馳。不能一德。此心爽違。不如太虛。所以道不成而德不就。無惑乎枉勞一世精神。終無所得也。若此者。以之治世。不能順理成章。無爲而天下自歸。以之修身。不能煉盧合道。無爲而此身自獲成眞。彼徒外求矣。益那。故君子惟慎其獨。而人道之要。天命之原。有不求而自知者。

此言道以無爲爲宗。慎獨爲要。則無爲而無不爲。無知而無不知矣。然非枯木槁灰以爲無也。吾前云萬象咸空。一靈獨照。此爲眞意。又曰一覺而動。一陽發生。是爲元氣。採藥煉丹。不過煉此性命二者。若無眞意。性將何依。若無眞氣。命何由修。以眞意採眞氣。兩者渾化爲一。即返於太極之初。斯謂之丹。故無爲之中。又要有作有爲。無知之內。又要有知有覺。方不墮空不著有。造至功力圓深。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久之空色兩忘。渾然物化。斯與道大通矣。不知人道。親天道可知。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即是無爲之爲。斯爲至道之精。蓋無爲是天性。有作是天命。無知是元神。有覺是元氣。天地間非二則不化。非一則不神。神而不神。不神而神。斯得一而兩。神而化之妙境焉。此非吾言所能盡也。在廣修士。是養虛靜。常守虛靈。斯性命常存。而大道可成矣。切勿以無爲有爲。各執一端。雖正宗也。而旁蹊開焉。請各自揣其可也。

第四十八章

太上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學者記誦詞章。與百工技藝之務。皆貴時師訪友。多見多聞。而後才思生焉。神功出焉。知能益廣。作爲益多。始足以接世成文。通斤成風。故曰爲學日益。若爲道則反是。如以博識爲貴。泛通故典爲事。不克返觀內照。靜守一心。則搜羅過面識見窄。必心志紛而神明亂。雖日益多。猶益少。久則神絕太機。汩沒無存矣。故爲道者。須如斲蕉抽繭。愈剝愈少。彌抽彌無。以至於無無之境。斯爲得之。修道至此。自然神妙莫測。變化無方。其聚則有。其散則無。欲一則一。欲萬則萬。日月星辰。隨我運轉。風雲雷雨。隨我經綸。其大爲何如哉。雖然學者有一節之一節。如食蔗然。吃盡上節。仍返於無。故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得矣。試觀取天下者。不得不興兵動馬。得手比戈。爲得無事。然有事之中。須臾

無事。惟能一心一德。運籌樽俎。則心志不紛。謀猷始出。故出征者號令嚴明。耳不聽外言。目不見外事。心不馳外役。始能運用隨機。取天下猶如反掌。不然。紛紛擾擾。事愈多則心愈亂。心愈亂則神愈昏。城甫平而不能靜鎮自持。兵初交而遂至凌亂無節。如此欲一戰成功。難乎不難。又況東夷未靖。西戎又興。彼雖未平。此波復起。若不知靜以制動。逸以待勞。鮮有不委去者。古之敗北而走。傾城而亡。莫不由有事階之厲也。兵法所以有出奇制勝。設疑設伏之謀。敵人望之。旌旗滿目。草木皆兵。雖大敵當前。亦心篤胆落。未有不望風先遁者。惟有事視如無事。萬緣悉泯。一心內照。如武侯於百萬軍中。綸巾羽扇。自在清閒。所以西蜀偏安得延漢祚於危亡之際。若有事於心。則方寸已亂。靈帝無主。似徐元直之爲世歸曹。不能再獻奇謀。佐先帝以中興。烏足取天下乎哉。

此言修道之人。若見日益。不見日損。則心昏而道不凝矣。故曰德惟一。二三則昏。惟隨煉隨忘。隨忘隨煉。始不爲道障。若記道不忘。則刺刺弗休。實爲吾道之蔽也。故必漸澄漸滅。至於一無所有。斯性盡矣。然後由無而生有。實爲真有。所以能出沒鬼神。變化莫測焉。經中云天下歸道。取

天下喻作道。有事無事皆有爲無爲。人能清淨無爲。純是先天一氣。道何難成。此即取天下之旨也。若攪運有爲。全是後天用事。便墮旁門。此又不足取天下之意也。或曰採藥煉丹。運火退符。安得無爲。須知因其升而升之。非先有心於升也。順其降而降之。非先有心於降也。即至採取不動。烹煉多端。亦是純任自然。並無牛鼎造作。雖有爲也而仍屬無爲矣。彼徒煙精服氣者。烏足以得丹而成道哉。

第四十九章

太上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在天下。惔惔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惔惔誠切貌。孩之
以赤子育之也。

聖人之心。空空洞洞。了了靈靈。無物不容。卻無物不照。如明鏡止水。精光四射。因物付物。界無成心。何甘明也。大無不載。小無不包。妍媸美惡。皆含涵聖人未至不先迎。已過不留戀。當前不沾滯。無非因物賦形。隨機應變。以百姓之心爲心而已。夫百姓又有何心。不過好善惡惡而已。所以聖人於百姓之善者獎之勸之。於百姓之不善者亦無不誘之掖之。是善與不善。聖人皆以開大度量包容之。自使善者欣然神往。而益勉於爲善矣。不善者亦油然心生。而改不善以從善矣。斯爲德善矣。上好善則民莫敢不從。其感應之機。自有如此之不爽者。聖人又於百姓之信者欽之仰之。於百姓之不信者亦無不愛之慕之。是信與不信。聖人俱以一誠不二包涵之。自使信者怡然理順。而彌深於有信矣。不信者亦靡然興起。而易不信以從信矣。斯爲德信矣。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其施報之理。不誠有如此之至神哉。民德敦厚。又何疑乎。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聖人以一心觀衆心。一理協萬理。天下雖大。納之以誠。百姓雖衆。括之以義。綏賢奸忠僞。萬有不齊。而聖人大公無我。一視同仁。雖誠佈公。推心置腹。渾天下爲一體。自有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其過化存神之妙。豈若後世勤勞勤忠。示趨示義。所能幾及耶。故曰惔惔然爲天下渾其心焉。蓋視天下爲一家。合中國如一人。其仁慈在抱。渾然與百姓爲一。如此。故百姓感德懷仁。無不愛之如父母。敬之若神明。即之爲師保。凡係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皆視聖人之容以爲儀。此外有所不知。故曰百姓皆注其耳目。百姓之皆聖人如此。聖人亦豈有偏哉。惟即衆以寬。使衆以寬。如父母之於孩子。豈有智愚。愛之憐一。提攜保抱。將之以誠。如此而天下有不化者。未之有也。無爲之治如此。以視夫舊教法治者。相隔不啻天淵矣。

經中聖人喻心。天下喻身。聖人之修身。不外元神元氣。然人有元神即有凡神。有元氣即有凡氣。下手之初。豈能不起億念。不動凡息。惟知道者養之既久。自有元神出現。我以平心待之。即他念未除。我亦以平心待之。如此而元神有不見者未之有也。元神既生。修道有主。又當靜守丹田。調養元氣。我於此時。於元氣之自動。當以和氣處之。即凡氣之來停。亦當以和氣待之。如此而元氣有不生者。亦無之也。須知元神爲凡神之主。如明鏡爲塵垢久封。不急勝洗。豈能遽明。元氣被凡氣汩沒。猶白衣爲油污所染。不善辭灑。焉得還原。於此而生一躁心。動一惡念。是欲尋元

神以爲體。而識神反增其勢。欲求見性。不亦難乎。是欲得元氣以爲生。而凡息愈發其盛。欲求復命。豈易耶哉。惟聖人之治天下。不論善惡誠僞。一以仁慈忠厚之心待之。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一團天真。渾然在抱。即此是虛。即此是道。虛自生神。道自生氣。氣有不期然而然者。否則心若不虛。已先無道。而欲虛神之克見。道氣之長存。其可得乎。修身治世。道同一道。理無二理。知治世即知修身。明外因即明內理。故以此理喻之。其示學者至深切矣。學人用功。當謹守其常。善養虛無。則元神元氣。自然來歸。若起一客念。動一客氣。恐不修而還不得。愈修而道愈遠矣。學者慎之戒之。

第五十章

太上曰。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

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天地之生物也。雖千變萬化。無有窮極。而其道不外一陰一陽。盈虛消長。進退存亡而已。其間亦無非一太極之理氣流行而已。夫生死猶晝夜也。晝夜循環。運行不息。亦如生死之循環。迭代不已。但其中屈伸往來。原屬對待而呈。無有差忒。自出生入死者言之。則遇陽氣而生者十中有三。逆陰氣而死者亦十中有三。其有不順天地陰陽之流。得陽而生。與人一樣。自有生機。知識開而紅塵起。物欲接而邪爲多。因之喪結其神。促齡喪命。所謂動之死地者亦十中有三。是生之路不敵其死之數。陰之機更多於陽之機。造化生生之理氣。不成其喪乎。然而太極之元。無聲無臭。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發爲五行。散爲萬物。極奇盡變。莫可名言。亦無欠缺。所以順而出之。源源不絕。逆而用之。滾滾歸宗。生者既滅。死者又添。死者既靜。生者又動。此造化相因之道。鬼神至誠之德。寓乎其間。自元始以至於今。未有易也。不然。萬物有生而無死。將甚麼者充滿乾

坤。天地不能無安置之處。亦且難濟生育之機。此消者息之盈者虛之。正所以存生生之理也。人能知天地生生之厚。仰在此消息盈虛。於是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於殺中見生機。死裏求生氣。行春夏秋冬之令。合生長收藏之功。順守逆施。彼天地生化衆類。而成萬年不敝之天。以此。人身返本還原。以作千古非常之聖。亦莫不由此。此覺顛顛者所能任哉。惟善於攝生之人。用陰陽顛倒之法。造化逆行之方。下而上之。往而之返。靜觀自在。動候陽生。急推斗柄。慢守藥爐。返乎太極復乎至誠。出有入無。互古堪今。同乎日月。合乎乾坤。以之證大役聖。亦無入不得。即猛如虎兕。亦且化爲同儕。利者甲兵。亦皆銷爲烏有。又何兕兕角之投。虎爪之措。兵刃之加。而計生死存亡於一旦耶。此何以故。以其無死地也。況聖人煉性立命有年。衆則成形。散則成氣。日月隨吾斡旋。風雷任其驅使。虎兕縱猛。兵刃雖堆。只可以及有形。安能施於無形。天下惟無形者能制有形。豈有有形者而能迫無形乎。噫。萬物有形則有生死。聖人無形則無生死。且主宰乎生生死死之原。萬物視之以爲生死。有何人災物害。而漫以相加者哉。

此言十爲天地之全數。三爲三陽三數。人稟乾三陽而生。遇坤三陰而死。此原是天地一陰一陽。屈伸往來。循環相因之理。非陰無以成陽。非死無以爲生。故休息退藏。無非裕生生之厚德於無窮也。其在緩情肆欲。滅真喪心。不順陰陽。自戕身命。所謂動之死地非耶。其生離與人同。其死卻與人異。蓋順陰陽而生死者。固太極之渾然在抱。但兩儀之真氣流行。若逆造化而生死者。皆本來之元氣無存。因後起之陰邪太甚。故皆曰十有三也。十者全數。即道之包羅天地。三者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一天二地合水火而爲三。且天一生水。金生水也。地二生火。木生火也。四象具備。土無定位。遊行於四象之中。即太極之純粹以精者。主宰陰陽之氣。運行造化之機。在天地則爲無極。而太極之原在人身。靜則無聲無臭不二之元神。動爲良知良能時措之眞感。合之即五行也。此天地人物。公共生生之厚德。有物則在物。無物則還太虛。不以人物之生死而有加減也。是以善攝生者。入室靜修。觀我一陽來復。攝之而上升。攝之而下降。攝之而歸爐溫養。丹成九轉。火候十分。所謂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者。是有何虎兕兵刃之害哉。試觀古人深山僻處。虎兕爲羣。豺狼與伍。甘心屈伏。自樂馴順者不少。又有眾鳴突出。羣向相心。乘甲拋戟。敬如神明。要

若父母者。他如孝心感格。誠意論誠。節烈森嚴。好同惻念。皆由至誠之德有以動之也。觀此而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洵不誣矣。要之一元之理氣。非造化有形之陰陽。我能穆穆緝熙。至於光明。又何生死之有。彼有生死者其迹也。我能泯其迹。一歸渾淪之命。太和之天。雖迹有存亡。而理則長存而不滅。又何生之足樂。死之堪憂乎。古聖人舍身取義。殺身成仁。視刀鋸爲尋常。烹鼎鑊爲末事。此何以故。良以有得於中無畏於外焉耳。故曰無死地。他註水之成數六。火之成數七。合爲十三亦是。

第五十一章

太上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一作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

特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道無名也。無名即無極。所謂清空一氣。天地人物。公共生生之本。以其非有非無。不大不小。無物不包涵細膩。故曰大道。德者。萬物得天之理以成性。得地之氣以成形。物各得其所得。無稍欠缺者。故曰大德。道即萬物所共之太極也。德又萬物各具之太極也。是故萬物資生。本太虛之理。一元之氣。渾博彌綸。無巨細無隱顯。莫不賴此道以爲生。而托寄個命。陰陽妥理於其內。有細草本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而得以培植其本根。是即道生之德畜之也。萬物得所涵育。則著燕陶鎔。始而有氣。久則有形。由是漸遊時長。日充月盛。而人成其爲人。物成其爲物。又即物形之勢成之也。惟其生也以道。畜也以德。萬物雖繁。皆無遺漏。是以萬物莫不以道爲尊。以德爲貴焉。蓋道爲生人之理。非道則無以資生。德爲蓄物之原。非德則無由種智。道之尊德之貴爲何如乎。然皆自天而授。因物爲緣。不待强爲。天然中道。無那造作。自能合德。若或使之。莫或命之。而常常如是。無一勉强不時自然者。是道也。何道也。天地大中至正之途。聖人成仙證聖之要也。欲修金仙者。舍道奚由

入哉。是以凝神於虛。含氣於漠。虛無之際。漠漠之中。一元眞氣出焉。此即道之生也。道既生矣。於是致養於靜。取材於動。一氣在握。萬象成空。常操常存。勿忘勿助。則蓄德有基矣。德順其道而生之。則道必日長。因其德而蓄之。則德必日育。以長以育。羣物之暢茂繁殖。一到秋臨而成熟有期也。夫道既成且熟。如此而其間以養以覆。又豈有異於人哉。要不過反乎未形之初。復乎不二之眞而已矣。究之生有何生。其生也。一虛無之氣自運。我又何生之有。而敢以爲有乎。雖陽生之候。內運天罡。外推斗柄。似有爲也。而純任自然。毫無矜心作意於其際。非爲而不恃者歟。以此修道。則德容邁而道日長。自然造化在手。天地由心。雖萬變當前。亦不能亂我有主之胸襟。此不宰而宰之勝於宰也。非深且遠之玄德哉。

此言人能盜天地之元氣以爲丹本。而後生之蓄之長之育之。以逗乎本來之天。即得道矣。然欲盜天地之元氣。須先識天地之玄關。玄關安在。鴻濛未判之先。天地初開之始。混混沌沌中。忽然感觸。眞機自動。此正元氣所在也。而修煉者。必探此以爲丹頭。有如翠陰凝閉。萬物退藏。忽遇冬至陽回。即道生矣。由是成性存存。溫養於八卦爐中。久久氣勢充養。一如夏日之萬物暢茂。即德畜矣。物生既盛。花開成實。一如秋來之萬實告成。其在人身。養育胎嬰。返轉本來面目。即成之熟之矣。物既成熟。仍還本初。一如冬日之草木成實。葉落歸根。還原返本。易云頑果不食。又爲將來發生之機。其在人身。三年乳哺。九載面壁。煉就純陽之體。實成金色法身。必須養之復之。而後可飛空走電。然下手之初。豈易臻此。必須萬緣齊放。片念不存。空空洞洞。靜候陽生。雖然。其生也。原來自有。而不可執以爲有。即用刀降之術。進退之工。未免有爲。要待順氣機之自然。而無一毫矯强。非有爲而不恃所爲耶。至德日進。道日長。而文武抽添。沐浴封固。無不以元神主宰其間。此有主而無主。無宰而有宰存焉。如此修道。道不深且遠哉。故曰玄德。

第五十二章

太上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金丹一物。豈有他說。只是先天一元眞氣。古人喻爲眞鉛爲金花爲白雪爲白虎。初支之氣。種種喻名。總不外乾坤交媾之後。乾失一陽而落於坤宮。坤得此乾陽眞金之性。遂實而成坎。故丹曰金者。蓋自乾宮落下來的。在人身中謂之陽精。此精雖在水府。卻是先天元氣。可爲煉丹之母。修士煉藥原始。必從水府還出陽鉛以爲丹母。故曰一身血液總皆陰。一物陽精人不識。此個陽精。不在內不在外。不入六根門頭。不在六塵隊裏。既在形山。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卻又生生不息。是人身之眞種子大根本也。一已陰精。不得先天陽鉛以爲之母。則陰精易散。無由凝結爲丹。是以古仙知己之陰精雖猶易失。不能爲長生至寶。乃以眞陰眞陽。二八初弦之氣。同類有情之物。烹煉鼎爐。然後先天眞一之氣。至陰之精。從虛極靜篤恍惚杳冥時。發生出來。此丹母也。亦母氣也。用陽火以迫之飛騰而上至泥丸。與久積陰精。混合融化。降於上腭。化爲甘露。此陰精

也。亦號子氣。由是降下重樓。藏在神房。呼而吞之。以溫溫神火。鍊養此先天眞一之氣至腦之精。此即太上云。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始也母號子而來。繼也子戀母而住。終則子母和諧而相育。陰陽反覆以同尅。雖沒身無殆也。從此確守規中。一念內藏。務令內想不出。外想不入。緘口無言。六門緊閉。綿綿密密。不可不息。勿助勿忘。有作無作。若動不動。如此終身。金仙證矣。否則有許於外圖。先已自喪其內寶所謂口閉神氣散。意亂火功衰。重於外者輕於內。命寶已失。命根何存。故終身不救也。人能塞兌閉門。寶精裕氣。母氣子氣合化爲丹。古云元始天王。懸一泰珠於空中。似有非有。似虛非虛。惟默識心融者。乃能見之。小哉小於此丹。能見者方爲明哲之士。常其陽氣發生。周身無欠如嬰。此至柔也。能守此至柔之氣。不參一意。不加一見。久之自有浩浩騰騰。凌雷貫日。故守柔曰強。然下手之初。神光下照於氣海。猶則火蒸水沸。金精煥發。如湧如火如潮。我當收視返聽。澄持其則。返歸土釜。仍返我先天一氣。小則御病延年。大則成仙證聖。身有何殃可言哉。不然。老病死苦。轉眼即來。能不痛耶。要皆人自爲之。非天預爲限之也。夫人既不愛道。獨不愛身乎。切勿自道身殃。後悔無及。此爲眞常之道。惟聖人

能廖其常。不違其道。故曰機月累。而至於神妙無方。變化莫測。語云有恆爲作聖之基。虛心實救道之器。人可不勉乎哉。

此言眞陽一氣。原從受氣生身之初而來。人之生生於氣。氣順不重哉。試思未生以前。雖道無有此氣。既死而後。未必遂滅此氣。所謂先天一氣雖於太空之中。有物則氣在物。無物則氣還空。天地間舉凡一切有象者。皆有生滅可言。惟此氣則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空而不空。不空而空。至神而至妙者也。故爲天下萬物生生不息之始氣。學道人知得此個始氣。則長生之道可得。而神仙之位可證焉。夫神仙亦無他妙。無非以此陽氣留繼陰精。久久烹煎。則陰精化爲陽氣。陽氣復還陽神。所謂此身不是凡人身。乃是大羅天上大仙真。倘若獨修一物。焉得此形神俱妙。與道合眞。而極奇極變。至聖至靈者哉。故火候到時。金丹發相。自然口忘言舌忘味鼻忘臭。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所謂丹田有寶。自然對境忘情。此輕外者重內。守內者忘外。一定理也。然在未得丹前。又當塞兌閉門。爲積精累氣之功。且知小丹者爲則哲。守太和者自剛強。以神入氣。即氣存神。忽然一粒泰珠。光通法界。此即金光燦發。大道將成之候矣。始也以神馭氣。繼則氣生。復用神追之使上。舉之令騰。則長生之丹得。而

身何殃之有哉。是在人常常而守。關源不息可也。

第五十三章

太上曰。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竽。非道也哉。

惟經不言盜竽。言道以夸大爲道也。

君子之道。道端夫婦。聖人之道。不外陰陽。苟能順天而動。率性以行。成己爲仁。成物爲智。合內外而一致。故時措而咸宜。有何設施之不當。足令人可畏乎哉。無如道本平常。非無隱怪。末世厭中庸而喜奇異。遂趨於旁蹊曲徑而不知。有如朝廷之上。法度紀綱。實爲化民之具。而彼皆不覺。概爲改除。且喜新逐而墨老臣。好紛更而變國政。先代典禮。盡爲除去。猶人身之元氣傷矣。朝無善政。野少靜氓。於是情農自安。田土荒

蕪。草萊不治。財之源窮矣。賦費日甚。倉廩虛耗。穀粟無存。財之源盡矣。非猶人身之精氣。損消磨而無復有存焉者乎。不獨內實耗非外設。由是衣服必極光華。刀劍務求精彩。飲食須備珍饈。財貨更期充足。不思根本之多匱。惟期枝葉之爭榮。如此而欲取之無竭。用之不竭。在在施爲。俱無礙也。不亦難乎。是皆由不順自然之天。日用常行之道。有以致之也。猶盜者竊物。藏頭露尾。如竿之立。見影而不見形。喻修道者之以假亂眞也。

大道云乎哉。

此介然有知。是忽然而知。不待安排。無事穿鑿。鴻鴻濛濛。天地初開之一氣。先天元始之祖氣。是即孟子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一念。吾道云從無知時忽然有知。眞良知也。此等良知之動。知之非難。而措之事爲。持之永久。則非易耳。當其動時。眼前即是。柯瞬而智誘物化。欲起情生。不知不覺。流於後天知識之私。此順而施之。所以可長也。惟眼有智珠。胸藏慧劍。照破妖魔。斬斷情緣。自探藥以至還丹。俱是良知發爲良能。一路坦平。並無奇怪。此大道所以甚夷也。無奈大道平常。而欲趨徑以圖功者。往往廢莊不由。走入旁蹊小徑。反自以爲得道。竟至於

身不悟。良可嘆也夫。朝晚身也。身欲修飭。不至腐滅。必須閑邪存誠。而後人欲結得爭奪。大理乃克完全。久久云光煥發。心田何至荒蕪之有。惜

神固結。介蹇制至空虛之有。不文繡而自衆。既養素而克備。又何服文彩飫食之有。且慧劍鋒鋩。身外之利刃無庸。三寶克全。身內之貨財不竭。若此者。眞能盜天地靈陽之氣以爲丹者也。胡今之人不由中庸。日趨邪徑。一身塵垢。除不勝除。而且妄作招因。元陽盡失。於是紛來沓往。非鮮空洞之神。荒蕪已極。蝸竇非靈塞乎。方能神旋。空無充益之象。空乏填唉。精氣非盡耗乎。徒外觀之有耀。而文彩是將。徒利劍之鋒芒。而腰帶是倚。亦已末矣。乃猶服飲食以快珍饈。好貨財以期豐裕。何不思學道人巧用機關。盜回元氣。固求在內而不在外者也。易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正此之謂也。若舍此而他圖。支離已甚。故云大道他非云。介然數句。是儉忽間有一線之明。何皆非知。但驗諸實行。每多窮於措施。故云可畏。此明大道之不易也。下一節言學者不探本原而徒矜粉飾。不求眞迹而徒慕虛名。是猶立竿見影。得其似不得其眞。故謂之盜竽。此講亦是。古來凡有道者。肌膚潤澤。毛髮晶瑩。等等效驗。要皆凡人所共有。然未可以爲定論也。又況煉精煉氣。陽火一臨。陰魔雖固。猶宜早見日而

化。故神火一堪。陳年老病。悉化爲痛癢膿血。從大小二便而出。不但初學有之。即至大丹還時。亦有變化。三尸六賊。流血流膿。臭不堪聞者。惟有心安意定。於道理上信得過。於經典中參得眞。足矣。須知退欲存誠。去濁留清。臟腑皆有陰氣消除。陽氣滋長。學道人不可不知以外之事。莫說身體光榮。行步爽快。不可執以爲憑。即飛空走霧。出鬼入神。霎時千變萬頃萬里。亦不可信以爲道。蓋奇奇怪怪。異端邪教。劍客遊俠之類。皆能煉之。未可以爲眞。若認外飾爲眞。必惑奇途。造成異類。可惜一生精力。竟入左道旁門。欲出世而涉於三途六道。不亦大可痛哉。太上此章大意。教人從良知體認。方無差誤。無奈今之學道者。只求容顏細膩。身體康強。豈知外役心勞。而良田荒蕪。寶倉空曠。先天之精氣。爲所傷者多矣。後天雖具。又何益乎。果然三寶圓滿。外貌自然有光。彼驗之於外。而矜言衣食者。何若求之於內。而先裕貨財也。內財既足。外財自賒。豈同爲盜者。不盜天地靈陽之氣。而徒盜聖人修煉之名也哉。

道德經講義卷二終

老子道德經箋注緒言

一　總論

老子鹿關尹喜之請，著述德經五千餘言，辭簡而要，旨深而遠。包絡天地，玄同造化。爲修道最古之書。而關尹喜著書九篇，早佚。今本乃北宋人僞託。又老子弟子文子，著書九篇，蜎子著書十三篇，今蜎子書亡。文子乃魏晉人僞託。又有學老子之道者，列御寇著書八篇，名列子。莊周著書五十三篇，名莊子。今存三十三篇。然世稱老莊，最爲道家眞經。若列子之書，或猶僞之。又若韓非子解老喻老二篇，乃先秦解老子之專著。若呂覽、淮南子、鹽鐵論、說苑、新序、新書、抱朴子等書者，亦散見解老之說不下數百條。見仁見智，立說互殊。又有解老專書，如河上公章句，嚴君平指歸，雖皆六朝後人依託，而自王弼注以下遙於今日，無慮二百餘種之多。其間有以治國爲宗者，有以道德爲宗者，有以虛玄無爲爲宗者，有以重玄爲宗者。若謂諸家雖得老氏之指，恐作者尚不敢作是言。就一支一節論，則豈無得其近似者。然亦正如涅槃經十三

二喻盲人摸象之喻而已。

二　作箋注之宗旨

涅槃經謂有王者告大臣，來一象來，令衆盲各以手觸，而言象類何物。觸其牙者言如蘿蔔根。觸其耳者言如箕。觸其頭者言如石。觸其鼻者言如杵。觸其脚者言如臼。觸其脊者言如牀。觸其腹者言如甕。觸其尾者言如繩。衆盲各有所執，互相是非。余以爲衆盲所說，雖皆非象之全體，若論其一支一節，未嘗不近似也。余采集古來解老諸書之得近似者數萬言，爲老子道德經箋注。集衆腋以爲裘，聯明珠而作串。古訓舊典，往往而在。若夫管窺所及，則偶有箋疏，亦愼甄擇。戒阿狗疑者仍從蓋闕之義。其中有一特殊之點，即引抱朴子之說，發明老子之所謂道與一也。自謂拾孔翠之一毛，足勝凡鳥累百矣。夫老子之所謂道者與儒家不同。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道本於天也。又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是不外乎五倫也。而老氏之道，則弃之於天地之上，求之于窈冥恍惚不可名象之中，與吾儒大異。其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二十五章）又曰，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二十一章）又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四十一章）此昌黎所謂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而解者皆以儒家之道解之，是猶揆象者觸其牙而言如箕，觸其頭而言如繩也。老氏書兩言抱一。第三十九章言一最詳。後世亦均不得其解。不知此猶麥麴酒藥，（左傳，中液二物可以攻病，或使無能造酒。孟子，其後曰心知幼艾，外孫女子。）雖曰解者曰，貴如色絲。（幼博，外孫女子。）雖曰受幸。（開卷妙好辭。）廋辭隱語耳。夫一之與道，爲道家至要之言，須登壇歃血，傳其口訣。苟非其人，雖裂地連城，金璽滿堂，亦不輕易示之。故抱朴子曰，余聞之師云，人能知一，萬事畢。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也。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老君曰，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故仙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至微，一與

之糾。思一至渺，一與之契。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却行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上丹田也。此乃道家所重，世世歃血口傳姓名耳提抱朴子此說，知老氏所謂道與一，皆廋辭隱語，指丹田中之眞人而言。眞人名子丹，衣朱衣，此即道與一之姓氏服色也。故黃庭經曰，黃庭中人衣朱衣，眞人子丹當我前。又莊子曰，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楚辭遠遊曰，羨韓衆之得一。（韓衆之見抱朴子。）參同契曰，道之形相，眞一雜圓。眞諦曰，守眞一者，頭不白，禿髮更生，改眞一得一守一，即老氏之抱一也。亦即老氏之所謂道也。

三　修道之工夫（此即古來道家相傳之口訣。學者幸勿輕視。）

習抱一之法者，其要在於靜坐。坐時宜將過去現在未來及一切恩怨愛憎成敗等事，一概道去，不許思量，勉爲萬緣俱寂之狀。先閉兩目，稍露一絲微光，諦觀鼻端，將兩目之光，從外透入，交會于玄關一竅。此竅在兩眉間之中心，一心繫念於此處，名曰回光返照。一回光則周身之精氣，聚于一處，久久不捨，則生

赤子。其後赤子化爲眞人。此卽金剛不壞之身也。(此所云金剛不壞身，乃借用佛語，非謂無始無終、無形無象之眞如性，與此不同。又佛家所謂法身，乃如如不動之法性，與此所謂結方爲法身者，不必定之謂。)故太一金華宗旨曰、專一回光、便是無上妙諦。回之既久、此光凝結、卽成自然法身。(佛家所謂法身之實相卽法身，不必定之謂結方爲法身也。)又曰、光已凝結爲法身、漸漸靈通、欲動矣。此千古不傳之秘也。又曰、回光則天地陰陽之氣無不凝。所謂精思者此也、純氣者此也、純想者此也。初行之訣、是有中似無。久之功成、身外有身、乃無中生有。百日專功光纔眞。方爲神火。百日後、光自然聚。一點眞陽、忽生黍珠。如夫婦交合有胎、便當靜以待之。光之回、卽火之候也。又曰、陰符經云、機在目。黃帝素問云、人身精華、皆上注於空竅是也。案太一金華之所云云者、卽老氏之所謂道也、谷神也、守中也、抱一得一也。常有欲以觀其竅也。用其光、復歸其明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也。知乎此則老子玄要之何、無不迎刃而解矣。然此猶爲常有之工夫也、若曾之既久、則臻常無之境、不必觀竅而觀其妙、此卽莊子之所謂坐忘也。故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學者幸勿以觀竅自囿。

四　結論

或謂子箋注佛經多種、何以又注老子。余曰、昔有羅什、慧琳、慧觀、惠嚴、義淵、文愷法師等、皆撰老子道德經注、見於隋唐各藝文志。至明末憨山大師、亦著老子道德經解二篇、最爲精核。余之注老子、亦猶各大師之意也。或又謂子注老子、引抱朴子道卽是一。又多引道書中回光返照、凝神於丹田一竅等學說。以佛學家眼光視之、皆外道也。余曰、子之所謂外道者、因釋道二家名詞之不同耳。若論其理則一也。大智度論曰、初學繫心緣中、若眉間、若額上、若鼻端。(案二十一智者大師小止觀曰、爾時當繫念鼻端、令心住在緣中、無分散意。此卽凝神於玄關一竅也。在佛家謂之禪定。唐圭峰大師曰、禪定一行、最爲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德萬行、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學人、欲求證道、必須修定。離此無門、離此無路。明陶望齡曰、常無、空觀也。常有、假觀也。同謂之玄、中道觀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不思議三觀也。知此則於釋老二家、得其圓融之道矣。故曰名詞雖異、其理則一。抑尤有進者、釋家以繫心一處、爲初學禪定之方便法門、非究竟之談。況釋家之禪定、乃靜慮、非空定。發神通光明、空定亦能。然不能得波羅蜜、所以爲凡外之定也。總之凡外非凡外之分、在發菩提心、證波羅蜜與否。其他皆無關也。外道能得五通、獨不得漏盡通、卽以其不能得無漏智故。今人聞有人能得神通、能出陽神、輒信爲得道、實大誤也。余恐學者或有誤會、故剖晰之如此。汝自宋以來道家之注老子者、每以首章有無爲在二丹、則神氣水火也。虛心實腹、則鍊鉛之旨。用兵善戰、則採鉛之方。沖宇從水從中、乃喻氣中眞一之水。三十輻、共一轂、爲取五藏各有六氣之象。及華一月火符之數。如斯等義、皆以方士家言、强爲附會、遠不如盲人摸象者之得其近似也。故本箋於壎篪鼎爐日魂月魄等說、悉屏弗取、閱者諒諸。余賦性愚昧、長益椎魯。衰老侵尋、健忘尤甚。雖屢屢五千言、亦苦不能貫穿其首尾。頗欲網羅羣注、而爲此書。固亦自哂其不知量矣。昔李善注文選、有初注復注三注四注、至絕筆之本、乃愈詳。而此則余之初注也。後或續有所得、仿李注之一再增加、亦未可知。蓋姑先付手民、用代繕寫之勞、亦窺藍以就正有道云爾。

非敢以問世也。

中華人民建國之十有五年十一月無錫丁福保仲祜識於海上之亦吾廬

老子道德經書目攷

歲癸亥、丁師仲祐開始編纂說文解字詁林。先命余與同學諸君、搜輯各家說文著述爲說文目錄。今已再版刊行。繼又囑余編纂會稽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照四庫全書分經史子集四部、雜書自爲一類。以卷帙繁冗、編纂匪易、迄今殺青尚未有期、而吾師在編纂說文詁林之餘暇、從事箋注老子道德經。復囑余爲老子道德經書目攷一編、附之於後。俾研索老氏書者省覽焉。書有不備、時昧、遂續錄吾師所有之老子注解七十種、見於各史藝文志經籍志各家藏書目者百六十六種、都二百三十六種、都七百八十二卷。附以考證、略依年代之先後爲敍。案漢藝文志載老子而不載其有注、隋唐經籍志著錄注書日繁。然唐道士張君相老子道德經集解、所採河上公以下注止三十家。（案此書今已佚、見玉海藝文書志。）君相所未見者、不知凡幾。明萬曆中焦竑老子翼所採亦僅六十四家。竑所未見者、又不知凡幾。竑以後之所注、吾儕所未見者、更不知凡幾也。今所見者惟河上公章句、嚴君平指歸、王弼注三家爲最古。而章句指歸、又皆六朝後人依託。烏虖、何其作之多而傳之少耶。余說此目而不勝重有感焉。無錫周雲青謹記

老子注二卷 戰國時河上丈人撰。亡。隋書經籍志著錄。

老子注二卷 漢河上公撰。存。隋書經籍志著錄。案此與河上丈人所注各爲一書。河上丈人注存隋時已亡。今所傳者、實漢河上公書耳。

老子 然詳其詞旨、又不類漢人。始道流之所依託歟。詳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鄭氏經傳四篇 鄭氏傳亡。今老子經不詳何本。漢書藝文志著錄。

老子傳氏經說三十七篇 傅氏說亡。今老子經不詳何本。漢書藝文志著錄。案牟融理惑論曰、書契佛經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經亦三十七篇。據此知傅氏經猶存于東漢之末。

老子徐氏經說六篇 徐氏字少季、臨淮人。其說亡。今老子經不詳何本。漢書藝文志著錄。

劉向說老子四篇 漢劉向撰。亡。漢書藝文志著錄。案今說苑新序有述老子語、蓋卽其說。

老子二卷 漢長陵三老毋丘望之注。亡。隋書經籍志著錄。經典釋文毋丘望之章句二卷、蓋卽是書。

老子指趣三卷 漢毋丘望之撰。字仲都。京兆人。亡。隋書經籍志著錄。

老子二卷 漢嚴遵注。亡。隋書經籍志著錄。

老子指歸十一卷 漢嚴遵注。亡。隋書經籍志著錄。晁公武讀書志曰、唐人避諱、故稱君平。蜀都人。漢成帝徵不至。

書藝文志有嚴遵注指歸四十卷。馮廓注指歸十三卷。考新傳唐書志均載卅卷。老子指歸作十四卷。疑公武所記爲傳寫誤倒其文也。案今所存嚴注道德指歸論六卷、乃錢曾讀書敏求記之十所闕。詳見四庫提要。

馬融老子注 卷數佚。後漢書馬融傳、融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

鄭玄老子注 卷數佚。南齊書王僧虔傳誡子書曰、汝閒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據此知康成亦有老子注矣。詳見曾棨補後漢書藝文志。

想爾老子注二卷 亡。經典釋文敍錄曰、老子想爾注二卷、不詳何人。一云張魯。或云劉表。魯字公旗、沛國豐人。漢鎮南將軍關內侯。案想爾、劉陶匡老子亡。後漢書劉陶傳、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定陵人。著書數十萬言。又作匡老子。盧棟補注曰、陶著書匡老子之一作想爾。

劉陶匡老子 亡。後漢書劉陶傳、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定陵人。著書數十萬言。又作匡老子。盧棟補注曰、陶著書匡老子之一作想爾。

老子道德經二卷 後漢處玄子注。亡。隋書經籍志著錄、唐書藝文志又以元宵新道德爲王顧撰、而弼所注者別名新記元言道德。從爲舛互。疑一書而誤分爲二。又顧錯其文也。宋史藝文志及四庫全書提要作王弼老子注、卽今通行本也。

老子指略一卷 魏王弼撰。見陸德明經典釋文。案唐書藝文志作老子指例略二卷。宋史藝文志作道德略論。范陽盧景裕注。范陽白頭翁。亡。隋書經籍志著錄。

老子道德經二卷 後魏李軌著。亡。隋書經籍志著錄。

老子音一卷 後魏李軌撰。亡。隋書經籍志著錄。

老子道德論二卷 魏何晏撰。字平叔。潁馬都尉。亡。隋書經籍志著錄。

老子道德經二卷 魏鍾會注。字士季。亡。隋書經籍志著錄。會又撰四本論、見世說文學篇。

老子道德經二卷 晉蜀才注。亡。隋書經籍志著錄。

老子道德經二卷 晉羊祜解釋。字叔子。泰山平陽人。亡。隋書經籍志著錄。案陸德明經典釋文作四卷。唐書藝文志通志同。

老子二卷 晉羊祜注。亡。見兩唐書志。與解釋四卷各著錄。案卽祜之解釋。而誤復出。故隋志釋文均不載。詳見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

老子注訓二卷 晉范望撰。字叔文。會稽人。吳尚書郎。亡。見經典釋文。

老子經二卷 晉王尚述注。字君胄。琅琊人。江州刺史、封杜忠侯。亡。隋書經籍志著錄。案通志作王尚楚。兩唐書志作王尚。

老子二卷 晉穆韶集解。鉅鹿人。尚書郎。曉五行讖緯、不足據。

老子二卷 氏注。亡。隋書經籍志著錄。

老子二卷 晉孟氏傳。亡。隋書經籍志著錄。

老子二卷 晉孟氏注。或云孟康。康字公休。平原宗人。魏中書

陵亭侯。亡。隋書經籍志著錄。案孟氏論語注隋志但題孟氏。此孟氏疑亦即董。與莊子注一書同。詳見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老子二卷** 晉孫登注。字仲山。太原中都人。亡。隋書經籍志著錄。案登爲孫統子。附見孫楚傳。通志隋載此書。又列登注老子一卷。複誤。**老子道德經二卷** 晉河上公注。亡。隋書經籍志著錄。**老子道德經音一卷** 晉尚書郎孫登注。亡。隋書經籍志著錄。**老子道德經二卷** 晉巨生解。亡。隋書經籍志著錄。**老子道德經二卷** 晉袁真注。字彥仁。陳郡人。西中郎將、豫州刺史。亡。隋書經籍志著錄。**老子道德經二卷** 晉孟智周注。亡。隋書經籍志著錄。**老子道德經二卷** 晉劉仲融注。亡。隋書經籍志著錄。**老子道德經二卷** 宋張憑注。河南人。字長宗。亡。隋書經籍志、兩唐書志均著錄。**老子道德經二卷** 釋惠嚴注。陳留人。本姓范。宋世沙門。隋書經籍志、通志均著錄。**老子道德經二卷** 宋王元載注。亡。隋書經籍志著錄。**老子音一卷** 東晉戴逵撰。字安道。譙國人。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亡。隋書經籍志著錄。**老子四卷** □梁曠注。亡。隋書經籍志著錄。**道德經四卷** □梁曠撰。亡。兩唐書志均著錄。**老子義疏一卷** 梁簡文帝撰。亡。隋書經籍志著錄。案杜光庭老子義疏一卷。題梁簡文帝撰。字世怡。博士。亡。隋書經籍志著錄。案後又別出老子義疏一卷。題梁簡文帝撰。考隋德明經典釋文作貽歡堂語四卷。一作老子義疏。唐書藝文志作順歡撰。考隋德明經典釋文作貽歡堂語四卷。一作老子義疏。唐書藝文志作順歡道德經義疏四卷。又義疏治綱一卷。各本所名皆不同。卷數亦多舛訛。未知孰是。又案道藏本存道德真經注疏八卷。題吳郡徵士顧歡撰。馬敘倫曰。誤。當作成玄英。**老子序訣一卷** 晉葛仙公撰。名玄。吳時學道得仙。亡。隋書經籍志、兩唐書志著錄。案疑即七條之葛仙翁老子敘次一種。隋唐志謂葛洪。又謂次爲訣。故仙翁老子敘次。各**老子雜論一卷** □何王等注。亡。隋書經籍志著錄。志反不載也。詳見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

老子私記十卷 梁簡文帝撰。亡。隋書經籍志著錄。案杜光庭老子鑒注引梁簡文帝老子述義十卷。蓋即是書。**老子玄宗一卷** 梁韓莊撰。亡。隋書經籍志著錄。兩唐書志作玄旨八卷。**老子玄譜一卷** 東晉劉遺民撰。亡。隋書經籍志著錄。舊唐書志作劉道人撰。案中興書目。劉嶷之一字遺民。彭城人。晉書有嶷之傳。**老子玄機三卷** □宗懍撰。亡。隋書經籍志著錄。**老子幽易五卷** □山琮撰。亡。隋書經籍志著錄。**老子志一卷** □山琮撰。亡。隋書經籍志著錄。**老子義疏一卷** 釋慧觀撰。亡。隋書經籍志著錄。**老子義疏五卷** 梁孟智周私記。亡。隋書經籍志著錄。舊唐書藝文志同。舊唐書經籍志作四卷。**老子義疏四卷** 梁道處元撰。亡。隋書經籍志著錄。案道藏本題梁武帝撰。誤。**老子講疏六卷** 梁武帝撰。亡。隋書經籍志著錄。唐書藝文志作梁武帝講疏四卷。又講疏六卷。案此誤。舊唐書經籍志作老子講疏六卷。梁武帝撰。與隋志同。又講疏四卷。次于梁簡文帝老子私記下。則其書非武帝

自撰可知矣。**老子義疏九卷** 梁戴詵撰。亡。隋書經籍志著錄。唐書藝文志作六卷。**老子簡解二卷** 缺。或云老子所作。二云河上公作。見經典釋文。亡。隋書經籍志著錄。**老子章門一卷** 缺名。亡。隋書經籍志著錄。**老子注** 晉鄧粲撰。亡。見晉書鄧粲傳。**老子注** 晉劉貴老撰。亡。見晉書劉波傳。**老子義** 晉荀融論。亡。見荀氏家傳。**老子二卷** 秦嶋摩理什注。亡。兩唐書志著錄。案杜光庭老子鑒注引羅什本西域人。苻堅時自玉門關入中國。**老子二卷** 沙門佛圖澄注。後趙時西國僧。亡。杜光庭老子鑒注引。**老子四卷** 晉沙門僧肇注。亡。杜光庭老子鑒注引。**老子四卷** 梁陶弘景注。武帝時人。號貞白先生。亡。兩唐書志通志均著錄。杜光庭老子鑒注引作二卷。誤。**老子二卷** 後魏劉仁合注。伊州樂縣人。亡。杜光庭老子鑒注引。**老子二卷** 松靈仙人注。隱青溪山。無名氏年代。亡。杜光庭老子鑒注引。**老子二卷** 晉褚楚恩注。河東人。亡。杜光庭老子鑒注引。**老子二卷** 梁道士張元靜撰。字道宗。杜光庭老子鑒注引。**老子疏四卷** 梁道士賈罡注。與亡。杜光庭老子鑒注引。**老子經義二卷** 梁道士孟安排撰。號大孟。亡。杜光庭老子鑒注引。**老子四卷** 武帝羅什所宗無異。亡。杜光庭老子鑒注引。**老子疏六卷** 隋道士劉進喜撰。亡。杜光庭老子鑒注引。**老子二卷** 隋道士李播注。亡。杜光庭老子鑒注引。

老子注 □張揖撰。亡。見老子釋文。**老子義五卷** 唐魏徵撰。太宗相。亡。杜光庭老子鑒注引。**老子二卷** 唐樹鐘山注。亡。兩唐書志著錄。案通志作鍾樹山。俱誤。宜作鍾樹山爲是。**老子二卷** 唐李允怡注。亡。兩唐書志通志均著錄。**老子二卷** 唐陳嗣古注。存。兩唐書志通志均著錄。案明焦竑作陳象古。道藏本作道德經解二卷。丞體郎陳象古解。**老子二卷** 釋義盈注。亡。兩唐書志通志均著錄。**老子集解二卷** 唐任真子撰。亡。此據唐書藝文志。舊唐書經籍志作四卷。**老子集注四卷** 唐張道相撰。亡。兩唐書志著錄。案宋史藝文志作博奕道德經音義二卷。博係傳之誤。**老子二卷** 唐楊上善注。亡。兩唐書志均著錄。**道德經集注員言二十卷** 唐楊上善撰。高宗時太子司議郎。亡。杜光庭老子鑒注引。**道德經三翼論三卷** 唐楊上善撰。亡。唐書藝文志著錄。舊唐書經籍志作老子道德指歸論二卷。又畧論三卷。楊上善撰。**老子指歸十三卷** 唐嚴遵撰。亡。兩唐書志均著錄。**老子二卷** 唐薛蘭仁講注。聖歷司禮博士。亡。兩唐書志著錄。**老子述義十卷** 唐賈大隱撰。亡。兩唐書志著錄。**道德經一卷** 唐玄宗注。亡。兩唐書志著錄。宋史藝文志作明皇老子注二卷。是。**道德經疏八卷** 唐玄宗撰。云、有序。晁公讀書志作明皇老子注一卷。道藏本

强作注疏十卷。案兩唐書志云、天寶中加號元通道德經、故不稱之。宋史藝文志晁公武讀書志有唐玄宗道德經疏六卷、蓋即是書。馬端臨文獻通考作疏一卷。誤。

老子二卷 唐盧藏用注。亡。兩唐書志著錄。

老子二卷 唐那南和注。開元二十一年上。亡。兩唐書志著錄。

老子口卷 唐馮朝隱注。卷亡。兩唐書志著錄。

老子口卷 唐白履忠注。卷亡。兩唐書志著錄。

老子口卷 唐尹知章注。卷亡。兩唐書志著錄。

老子疏十五卷 唐陸德明撰。亡。兩唐書志著錄。

老子疏口卷 唐陳嗣玉撰。開元二十年上、授校書郎。卷亡。唐書藝文志著錄。

道德經傳四卷 唐吳郡陸希聲撰。存。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道藏本均著錄。

道德經二卷 唐吳善經注。眞元中人。亡。唐書藝文志著錄。

老子道德經二卷 唐道士成玄英撰。字子實。陝州人。隱居東海、貞觀五年、召至京師。永徽中、流都州。存。兩唐書志及宋史藝文志均著錄。案道藏本誤題此本爲顧歡撰。

開題序訣義疏七卷 唐道士成玄英撰。字子實。陝州人。隱居東海、貞觀五年、召至京師。永徽中、流都州。存。兩唐書志及宋史藝文志均著錄。案道藏本誤題此本爲顧歡撰。

老子口卷 唐李含光撰。亡。唐書藝文志著錄。

老子學記一卷 唐李含光撰。揚州江都人。本姓弘。避孝敬皇帝諱改焉。大曆間人。亡。唐書藝文志著錄。

老子義略一卷 唐李含光撰。揚州江都人。本姓弘。避孝敬皇帝諱改焉。大曆間人。亡。唐書藝文志著錄。

道德經開要義五卷 唐元景先生撰。亡。兩唐書志、宋史藝文志均著錄。案他書多作元公。

道德經廣聖義疏三十卷 唐杜光庭撰。亡。通志、補五代史藝文志均著錄。崇文總目云、以明皇注疏演其義。案國書集成載杜光庭老子箋注、僅卷數。未知據何志。疑即是書。

三家老子音義一卷 南唐徐鉉注。亡。補五代史藝文志著錄。

道德經疏三卷 五代超全堅撰。亡。補五代史藝文志著錄。

道德經志元疏二卷 五代張惠起撰。亡。補五代史藝文志著錄。

道德經譜一卷 狄少明撰。亡。崇文總目云、小明道士。不詳何代人。以道德經章句、譜名義訓。

道德經疏二卷 不著撰人名氏。亡。崇文總目云、集河上公等仙翁郎思道唐睿宗玄宗諸家注。其自疏是書。

道德經義節解二卷 唐李若愚撰。亡。唐書藝文志著錄。

道德經疏義節解二卷 唐李若愚撰。亡。崇文總目云、僞蜀譙氓撰。氓仕僞蜀經籍志著錄。案文獻通考作四卷。引崇文總目云、僞蜀譙氓撰。氓仕僞蜀爲峽頴大夫。舉招以廚明皇注疏、杜光庭義疏其要、附以己意解釋之。

道德經小解一卷 唐譙氓（一作胤）撰。亡。宋史藝文志、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崇文總目、均著錄。

老子道德經三十家注六卷 唐道士張若相集解。蜀郡峨山人。亡。宋史藝文志著錄。晁公武讀書志作八卷。曰、集河上公嚴遵王弼何晏郭象顧歡孟安排羣古薛蕙什虛裕劉仁會顧歡陶隱居杜廣山人褚伯玉杜弼張嗣張元靜大孟小孟貫氏宋文明諸家注劉進寶蔡子晃成元英車惠弼等注、若相稱三十家。而列其名止二十有九。蓋若相一以爲一家言。

道德經二卷 宋陳景元注。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解二卷 宋時之奇撰。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繫辭解二卷 宋蔣之奇撰。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通述二卷 宋晁公武撰。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道德經節解二卷 宋葛元撰。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道德經內解二卷 不知作者。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道德經內節解二卷 題尹先生注。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道德經疏四卷 宋王眡撰。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道德經二卷 宋李榮注。存。宋史藝文志著錄。道藏本作四卷。

老子道德經四卷 宋李約注。存。宋史藝文志、道藏本均著錄。

老子道德經藏室纂微二卷 宋碧虛子撰。不詳其名。存。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道德經義二卷 不知作者。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指例略一卷 不知作者。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集注老子二卷 集唐明皇河上公王弼王眇等注。存。此據宋史藝文志。道藏本作十卷。案晁公武讀書志作王安石注二卷、王眇注二卷、呂惠卿注二卷、陸佃注二卷、劉仲平注二卷。卷數與道藏本同。宋志誤。

老子注二卷 宋呂太臨撰。亡。晁公武讀書志、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均著錄。

老子講義十二卷 宋呂知常撰。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通論語二卷 宋劉概撰。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道德經指玄篇八卷 宋白玉蟾撰。亡。宋史藝文志補著錄。

老子道德經二卷 宋司馬光注。存。宋史藝文志著錄。案道藏本司馬氏道德真經論二卷、晁公武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公述德論述要二卷。蓋皆是書。

道德經寶章一卷 宋葛長庚撰。長庚字白叟。閩清人。爲道士居武夷山。一作紫清真人白玉蟾撰。玉蟾其別號。紫清真人則嘉定間徵赴闕下所封也。存。其書隨文標識、不劃點字句。宋史藝文志補著錄。

老子道德經二卷 宋蘇轍撰。存。宋史藝文志、晁公武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著錄。道藏本作道德真經注四卷。

道德經義二卷 宋蘇轍撰。存。宋史藝文志著錄。案道藏本司馬氏道德真經論二卷、晁公武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公述德論述要二卷。蓋皆是書。

老子二卷 宋劉涇注。字仁濟。蜀人。篤志於學、文辭奇偉。早登蘇子瞻之門。晚受知于蔡京、除太學博士。亡。詳見晁公武讀書志。

老子解二卷 宋葉夢得撰。亡。直齋書錄解題著錄。

易老通言十卷 宋程大昌撰。亡。直齋書錄解題云、其序自名爲訓老、而實援六經。故曰易老通言。易在而六經皆在矣。蓋以易爲六經之首也。

御解道德經四卷 宋徽宗撰。存。此據道藏本。宋史藝文志、晁公武讀書志作老子解二卷。案內多引莊易詞理。

道德眞經解義十卷 宋徽宗注。太學士江澄疏。存。道藏本。

道德眞經疏義十四卷 宋徽宗注。存。道藏本。

道德眞經注四卷 缺名。存。道藏本著錄。案經句疏解、以莊易文理參證。

道德眞經四子古道集解十卷 宋古靈疏才質集。存。道藏本著錄。道德眞經傳四卷 宋賈善翔大學士呂惠卿傳。存。道藏本著錄。案其解多以南華通玄二經理會。道德眞經三解四卷 玉蟾子劉操述。存。道藏本著錄。案三解一曰解經，二曰解道，三曰解德也。凡五萬餘言。道德眞經直解四卷 本宋于都若愚直解。存。道藏本著錄。案此解凡言德者，都涉孔氏之門，言其大道虛玄理。准佛乘之旨，以儒釋二教爲證。操道德合爲一家。道德經集注五卷 宋范應元撰。存。續古佚叢書影宋刊本。道德眞經次解二卷 無名氏撰。存。道藏本著錄。案內有綠新舊序十一條。道德眞經章句訓頌二卷 宋張嗣成撰。存。道藏本著錄。道德會元二卷 清毓嶺增子李道純元素述。存。道藏本著錄。案以正經逐句下注一注脚，又於各章後作頌。大類禪宗。道德經眞解二卷 無名氏解。存。道藏本著錄。此書會明而指遠，文近而旨幽。道德眞經集注十八卷 宋福林真逸彭耜纂集。內列解經姓氏，政和御注。存。道藏本著錄。案明焦竑經籍志作彭相纂。疑道德眞經集注釋文一卷 宋彭耜撰。存。道藏輯要本。眞意堂刊本。道德眞經集

注雜說二卷 宋彭耜撰。存。輯即在集注十八卷中。道德眞經玄德纂疏二十卷 唐玄宗御注并疏。河上公戴若平李榮注。西華法師成玄英疏。鍥陽強思齊纂。存。道藏本著錄。案宋明道無爲，顯德有用，爲一部之關鍵也。道德眞經集義十卷 宋杜江危大有撰。存。道藏本著錄。案以無爲自然爲體，以沖和默契爲用。內而修煉存義，外而清靖臨民。道德眞經論兵要義述四卷 宋王真述撰。存。道藏本著錄。案多論兵法。老子音訓口卷 宋尤袤撰。亡。見無錫金匱縣志。道德眞經藏室纂微手鈔二卷 缺名。存。道藏本著錄。道德眞經衍義手鈔二十卷 五蘊清安逸士王守正集衍義手鈔二解。存。道藏本著錄。道德眞經取善集十二卷 宋鵝陽居士李霖集各家注解。存。道藏本著錄。道德眞經疏義六卷 宋趙志堅撰。存。道藏本著錄。道德眞經注二卷 玄門闡真弘教大真人虞陵仁癩林志堅注。存。道藏本。案此書以本經解本經。道德眞經口義四卷 宋林希逸述。存。道藏本著錄。此書發題即論諸家解。道德眞經集解二卷 宋董思靖撰。清源天慶觀道士。引諸家句解，并太上史略。存。道藏本。歸安陸心源刻入十萬卷樓叢書本。道德眞經原旨四卷 宋道門高士當塗杜道堅注。存。道藏本。

氏十萬卷樓。道德眞經集解四卷 元趙孟頫手寫。存。道藏仿元槧本。小萬卷樓叢書本。道德眞經注四卷 元四川吳澄撰。存。道藏本著錄。案此書分章證以意爲之，不必於古有所考。終較諸方士之注，特遠矣。詳見四庫提要。道德眞經解義四卷 元九天觀道士息暄李榮注。存。道藏本。案倪燦補宋金元藝文志作李衍息齋老子解二卷。道德眞經集義大旨三卷 元凝道大師劉惟永編。東嶼集。存。道藏本著錄。道德眞經集義十七卷 元劉惟永丁易解義。存。道藏本著錄。老子集解 金李純甫撰。卷亡。見金門紹補三史藝文志。老子口卷 元吳澂校正。卷亡。見金門紹補文志。道德經二卷 明王道撰。亡。明史藝文志著錄。道德經注解二卷 明清源玉撰。亡。明史藝文志著錄。老子億二卷 明薛蕙撰。存。明史藝文志著錄。老子通義二卷 明宋得之撰。亡。明史藝文志著錄。老子集解二卷 明薛蕙撰。存。明史藝文志著錄。道德經輯解二卷 明嘉興浦漵撰。亡。明史藝文志著錄。老子指玄二卷 明田藝蘅撰。亡。明史藝文志著錄。老子翼三卷 老子考異一卷 明焦竑撰。存。明史藝文志著錄。四庫提要曰，是編輯錄非以下解老子者六十四家。而附以竑之箴乘，共成六十五家。各採其精語裒爲一書，體例特爲近古，去取亦頗精審。於諸家注中爲博贍而有理致之本也。金陵叢書刊本。老子翼評點一卷 清童槐纂撰。存。當塗縣家塾刊本。老子疏畧一卷 明陶望齡撰。存。會稽人。存。萬曆乙卯刻本。明史藝文志著錄。道德經解二卷 明沈一貫著。弟一中訂。四庫全書著錄。老子道德經解二卷 明憨山大師注。存。金陵刻經處刊本。御注道德經二卷 清順治十三年世祖章皇帝撰。存。四庫全書著錄。老子說畧二卷 清張爾岐撰。存。案此書大旨在於涵詠本文，自得理趣。明白簡當，頗可以備參覽。詳見四庫提要。道光己亥姜氏宗祠刊本。道德經注二卷 清徐大椿撰。存。此書大旨與張爾岐老子說畧相同。而研索沒深，發揮較顯。在老子注中，尚爲善本。詳見四庫提要。道德經編注二卷 清胡興高撰。存。是書以易解老子，四庫四庫全書著錄。讀道德經私記二卷 清汪縉撰。存。是書全書著錄。道德經懸解二卷 清黃元御撰。存。是書多以養生家言解老。老子章義一卷 清姚鼐撰。存。皖抱軒全書本。老子參注四卷 清倪元坦撰。元坦字龍吾。歸亭人。存。嘉慶丙子會香書屋刊本。老子一卷 清王淑校。存。武英殿聚珍本。老子一卷 清紀昀校。存。武英殿聚珍本。老子音義考證一卷 清畢沅撰。存。經訓堂叢書本。

卷清盧文弨撰。存。老子攷異二卷清畢沅撰。存。經訓堂叢書本。老子唐本考異一卷清盧可均撰。存。鐵橋漫稿本。老子考異錄一卷清張聰撰。存。杭縣續語堂碑錄本。老子考異一卷清馬敘倫藏有稿本。老子讀錄一卷清洪頤煊撰。存。讀書叢錄本。老子雜釋一卷清徐鼒撰。存。咸豐年刊讀書雜釋本。老子本義一卷清魏源撰。存。未見。老子雜志一卷清王念孫撰。存。讀書雜誌本。老子考異一卷清汪中撰。存。逸學本。老子平議一卷清俞樾撰。存。春在堂雜子平議本。老子札記一卷清孫詒讓撰。存。札迻本。老子一卷清李慈銘訂。存。越縵堂日記本。老子一卷清顧廣圻校。存。顧千里遺學本。讀老子一卷清劉壽曾撰。存。半厂叢書復堂日記本。老子一卷清魏錫曾校。存。續語堂碑錄本。老子斠補一卷清劉師培撰。存。博抄稿本。道德經講義三卷清黃裳著。裳字元吉。豐城人。存。上海新學會社鉛印本。讀老子札記一卷今人易順鼎撰。存。寶瓠齋雜俎本。道德經述義二卷今人徐紹桢撰。存。學衡雜誌本。讀老子札記一卷今人陶鴻慶撰。存。博抄稿本。老子故一卷今人馬其昶撰。存。桐城人。存。秋浦周氏刊本。老子發詁四卷今人馬敘倫著。存。鉛印本。老子失文一卷今人馬敘倫著。存。鉛印本。附老子疑詁後。老子玄玄解一卷今人黃元炳著。字星若。無錫人。存。鉛印本。老子道德經解詁不分卷今人顧實撰。存。國學發刊中。老子一卷今人胡適校。存。杭縣刊少許。馬敘倫藏有稿本。老子道德經二卷今人支偉成標點注解。存。上海泰東書局鉛印本。老子集注二卷今人曹聚仁增訂。存。上海梁溪圖書館鉛印本。

老子道德經箋注

史記老子列傳曰、老子者楚苦縣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繒。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老子之博經、自漢景帝始也。吳闓生對大帝曰、許成子、原陽子、老子、莊子、皆修身自玩、放觴山谷、縱汰其心、學陋潛泊。至漢獻帝、以黃老老子義尤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采風頒焉。○隋書經籍志、有老子道德經二卷。○唐書選舉志、明唐注老子道德經成、詔天下家藏其書、貢舉人減尚書論語策、而加試老子。案唐皆老子爲玄元皇帝、故視此書爲尤重也。

無錫丁福保仲祜箋注

第一章 此章包括全經之大旨。通此章則全經可通矣。

道可道、非常道。道之可得而道者、非常道也。常道不可得而道也。○此道字、非儒家之所謂道、卽本經五十九章長生久視之道。乃道家之專門名詞。謂其常不滅之道也。本經二十一章、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又本經三十九章之所謂一者、卽道也。故抱朴子曰、惚兮恍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又曰、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腦中兩眉間、却行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上丹田也。此乃道家所重、世世祕傳。口傳其姓名耳。案抱朴子之所謂一有姓字服色者、一指丹田中之真人而言、姓字謂子丹、服色謂朱衣也。故黃庭經曰、黃庭中人衣朱衣。又曰、真人子丹當我前。凡此皆道家之所謂道也。非凡人之所能信。故本經四十一章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本經十六章、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常字爲學道之專門名詞。其學習之法、詳第五十二章。名可名、非常名。名之可得而名者、非常名也。常名不可得而名也。○本經第三十二章、道常無名。又四十二章、道隱無名。又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無名、天地之始。無名者道也。天地喻人身之小天地而言。○本經道常無名、又曰道隱無名。則無名者道也。本經三十九章、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一者道也。先有道、後有天地。本經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有物混成、卽無名之道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本經道常

無名。又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又二十一章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則有名者亦道也。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曰有名萬物之母。○案萬物有。即佛家百千萬億之化身。何嘗辭其勞。生而不有。爲而不恃。既生化身以後。何嘗自以爲有。又何嘗自恃其工夫。故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功。所謂功成者。指內觀玄關一竅而言。觀之既久。則生寂子。其後赤子化爲真人。又久之。能分形爲無數法身矣。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夫惟冥於真美。淨於真善。故不居其功。蓋有居則必有去。既無所居。又何所去哉。

第三章

此章言求道者當忘貴尚。泯思慮。則復無爲而合至理。

不尚賢。使民不爭。賢。多才也。謂在上者偏尚才能之人。則民必競習才能以爭功名。而不反求大道也。人君不偏尚才能之人而民自不爭。禹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卽是此意。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難得之貨。謂獨一無二之寶物。或稀貴重之奢侈品。在上者倘貴之。則民爭愛其物而忘其無。則必至於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上以可欲之物示人。則人皆欲得之而心亂。不見可欲。卽民心不亂矣。是以聖人之治也。焦竑曰。古本有也字。虛其心。虛。空也。空其心。無思慕也。實其腹。飽以食也。○成曰。實其腹者。象龜之息也。學龜之伸頸吞氣。腹不復飢。故能長生久視。抱朴子曰。史記龜策傳云。江淮間居人爲兒時。以龜枝

床。至後老死。家人移床。而龜故生。此亦不減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歲哉。仙經象龜之息。豈不有以乎。故太丘長頴川陳仲弓。篤論士也。撰其鄉配云。其郡人張成定者。遭亂。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攜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廣容有穿穴。乃以器盛納之。下此女於塚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舍去。候世平定。其間三年。廣定乃得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殯埋之。廣定往視女。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共言。而父母猶初恐北鬼也。人鬼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糧初盡時。共飢。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狀狀之。轉不復飢。日日爲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塚中。不行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溫。廣定乃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噫逆。久許乃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爲道者效之。可與龜同年之驗也。史遷與仲弓。皆非妄說者也。弱其志。不爭故也。強其骨。養其力也。常使民無知無欲。言太古聖人。但使民飽於食而無他思慕。力皆赴而無所爭競。故其民純樸。而無所知。無所欲。○知者分別之名。欲者貪求之目。○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使夫知者不敢爲也。且使知巧之人。不敢以私智小道亂。聖人無言之治焉。爲無爲。則無不治矣。范彭雖吳各本有矣字。今從之。聖人無言之法。爲之迹。而不見可欲。循自然之理。以應乎物。莫不有當行之路。則爲出於無爲也。爲出於無爲。則事無不成。物無不和。則無不治矣。

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老氏恐人又疑既是有無對待。則不名。成一物。如何謂之妙道。故釋之曰同謂之玄。斯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深觀至此。豈不妙哉。老氏又恐學人工夫到此。不能滌除玄覽。故又遣之曰。玄之又玄。然謂雖是有無同觀。若不忘忘照。雖妙不妙。殊不知大道體中。不但絕有無之名。抑且離玄妙之跡。故曰玄之又玄。工夫到此。忘懷泯物。無往而不妙。故曰衆妙之門。斯乃遣道之極也。○以上兩節。取懸山說。

第二章

此章言求道者當韜光匿彩。功成而不居。進學者於名迹剛忘之地也。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有與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此六句用以證上文與無與不善爲對。意謂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不善。相爲循環之理如此。故有與無之相生。難與易之相成。長與短之相形。高與下之相傾。音與聲之相和。前與後之相隨。皆如是而已矣。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是以聖人知美名之不足尚。故處無爲之道以應事。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聖人則虛心而應物也。知多言之不可用。故行不言之教以化民。天無言而四時行。百物生。聖人則循理而利物。無有不當。斯不言之

第四章 此章言求道者宜不露圭角、和光同塵、似有一物存於玄冥一竅、此物吾不知誰之子、其象當在天帝之先。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沖、虛也。道體雖虛、而用之常盈。盈則溢、又復爲虛、故曰或不盈也。**淵兮似萬物之宗。**淵者深不可測也。言道之淵深爲萬物之所宗也。道非有非無、不可執着。故以或字似字形容之。**挫其銳、**銳者氣之剛強挫之。使磨礪解其紛。紛者情之擾動也。而以恬澹解之。使秩然有條。**和其光、**光者智之照察也。而以韜晦和之。使光而不耀。**同其塵、**塵者垢染之義也。而以同流合污處之。使無塵而不自潔。**湛兮似或存。**湛、直減反。湛寂之意。似或存、即恍兮惚兮、似有一物存於玄冥一竅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存於竅中之一物、吾不知其誰之子、其象當在天帝之先。此即本經十三章所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也。曰象曰似、皆以其可見而不可見、可知而不可知、設此語以形容其妙也。

第五章 此章言求道者宜法天地之自然、多言不如守中。

天地不仁、天地指人身之小天地而言。河上注曰、玄、天也。於人爲鼻。牝、地也。於人爲口。**以萬物爲芻狗。**莊子天運篇曰、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案芻狗者束草而爲狗也。○萬物喻分形。○老氏謂玄牝所生之分形、在常有觀竅之時、如芻狗盛以篋衍、巾以文繡時也。即虛靈分形之時也。及工夫已深、欲遣去其常、即爲常無觀妙之時、對於常道猶芻狗踐蹂之時也。即不虛靈分形之時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聖人喻修道之真人、百姓喻吐納之氣。調工夫已深、及至常無觀妙之時、亦視吐納爲已陳之芻狗矣。**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橐籥、冶鑄鼓風之器、爲囷以冒於外者橐也。爲輸以扇於內者籥也。虛、空也。屈、竭也。言其體雖空虛、而用之不竭、動則生風、愈出則愈有、使爐中之物、各自成器。喻黃庭之妙用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傳、多言必至於數窮。故莊子天運篇曰、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此皆言道之不可以言傳也。案守中即本經一章觀其竅之法也。清黃瑩曰、學者守中抱一、空空無迹、浩浩無涯。藏之愈深、發之愈溥。以視言堂滿室、言室滿室者、相隔不啻天淵。彼以言說教、其教有盡、何若寡言之精、裕言之氣、神遊象外、氣注規中、而無一膚一髮不周流遍及之爲得哉。玩矣、守中之學、誠修身之要道也。

第六章 此章言求道者宜以靜觀之法、用緜緜若存功夫、而使谷神不死。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太上道德寶章賦曰、白真人曰、谷者天谷也。一身之元氣。天之谷、含造化、容虛空。地之谷、容萬物、載山川。人與天地同所稟也。亦有谷焉。其谷藏真、一宅元神。是以頭有九宮、上應九天。中間一宮、謂之泥丸、又曰黃庭、曰崑崙、曰天谷。其名頗多、乃元神所住之宮。其空如谷、而元神居之、故謂之谷神。見道藏輯要心集三。○抱朴子曰、咀嚥日華、谷神太清。庾信詩曰、虛無養谷神。庾肩吾詩曰、挾玄止谷神。參棲高義方清誡曰、幻虛赫赫靈、谷神縣縣存。梁簡文帝何徵君墓誌銘曰、氣高環堵、心虛谷神。○宋呂吉甫曰、谷有形者也。以得一故、虛而能盈。神無形者也。以得一故、寂而能靈。人也能守中而得一、則有形之身、可使虛而如谷。無形之心、可使寂而如神。則有形與無形合、而不死矣。古之人、以虛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說是也。合則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生、是之謂玄牝。玄牝者有無之合、牝者能生者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此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此生也。故莊子曰、夫道無爲無形、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靈樞經曰、天谷元神、守之自真。上玄下牝、于時相親。又名爲玄、吸氣而上通於天。口爲牝、納津而下通於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言神存於中、而不可見也。勤、勞也。謂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莊子曰、古之真人、其息深深。亦此之謂也。道樞郁志公浩曰、玄牝之門、取諸吾身、則谷也。谷者息之所由以出入。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則其息深矣。孫叔敖舉間相相然是已。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慾深者其天機淺。案列子曰、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四者之有而貫常守。知此、然後知谷神之所以不死。

第七章 此章明無我之旨、乃可久之道也。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世間惟天地最長久、然天地之所以長久者、以其不自私其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聖人謙下、不與人爭先、而人自然尊之。**外其身而身存。**聖人不愛身以喪道、故身死而道存。道存則千古如生。即身存也。**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老氏乃作反問之語曰、此豈不是聖人以無私而反成其私耶。且世人營營爲一身之謀、欲作千秋之計者、身死而名滅。是雖私不能成其私、何長久之有。

第八章 此章以水喻上善、言求道者宜利物而不爭。

上善若水。此言謙虛不爭之德、最爲上善。譬如水也。**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

所惡。故幾於道矣。水之善、以其濕流潤、有利萬物之功、而不爭處萬濁、乃居衆人所惡卑污之地、故幾於有道者矣。幾、近也。

居善地。聖人處腰下不爭之地、故無往而不定、故曰善淵。心善淵。心固淵靜深默、無往而不定、故曰善淵。與善仁。與物相與、謂與物相與、無往而非仁愛之心、故曰與善仁。言善信。言無不誠、其所無事、故曰善信。政善治。爲政不爭、則行故曰善信。事善能。爲事不爭、則事無滯。動善時。不爭則用捨隨時、迫不得已而後動、故曰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不爭之德、如上文云云、則無人怨、無鬼責、故曰夫惟不爭、故無尤矣。○馬敍倫曰、尤爲訛省。說文曰、訛、異也。

第九章 此章言求道者宜求圓求純、又能謙退。此乃天道自然之理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懸山大師曰、世人自恃有持滿之術、故貪位慕祿、進進而不已。老子意謂雖是能持、不若放下休歇爲高。故不如其已。會一且識及其身、悔之不及。即如李斯臨刑、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此蓋恃善持其盈而不已者之驗也。故云知足常足、終身不辱。知止常止、終身不殆。知止常止、終身不辱。知止智思。如蘇秦張儀李斯等不知足之人、貪心無厭、終身不免。此之謂也。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揣摩。銳、精比智思。如蘇秦張儀善揣摩之術者是也。謂世人以智巧自處、恃其善於揣摩。而更益以精銳之思、用智以取功名、進進而不已者、雖是善能揣摩、爭竟不可長保。如蘇縱橫之術、被此相詐、不旋踵而身死名滅。此蓋揣銳之驗也。○淮南子道應訓曰、白公勝將劫簡王、不能以威勢劫、不能以財利動、故曰莫之能守。如蘇秦張儀李斯等不知足之人、貪心無厭、終得金玉滿堂、而身死財散、故曰莫之能守。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世有位極人臣、而驕奢以取禍者、乃自遺其咎。世人不知天道惡盈而好謙。獨不見白公勝乎。成功者退。人若功成名遂而身退、此乃得天之道也。此蓋知進不知退者之病也。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第十章 此章言求道者之工夫、始於抱一而終於玄德。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乘也。營魄、魂魄也。抱、守也。一、道也。離、去也。言人能乘魂魄而登還元。王注、抱我靈魂而上升也。以抱一而終於抱一、則魂魄與道合而爲一、是謂載營魄。以靈魂御營魄。此漢人故訓。○內觀經曰、動以營身之謂魂、靜以鎮形之謂魄。○無氏肇乘曰、古者魂魄或合而言之。左氏、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是也。或分而言之。左氏、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也。大抵淸虛則魄即爲魂、住著則魂即爲魄、如水凝則爲冰、冰淨則爲水、其實一耳。經云載者、如人載於車、舟載於水也。

抱一、能無離乎。本經二十二章、是以聖

人抱一爲天下式。案一字詳見三十九章。一者道也。一有姓氏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處井田中。即谷神也。一字乃道家口口相傳之隱語耳。○莊子曰、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抱朴子曰、余聞之師云、人能抱一萬事畢。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也。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金沈羽浮。山峙川流。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存之則在。忽之則亡。向之則吉。背之則凶。保之而還昨日稚。失之則命影氣窮。老君曰、懃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懃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故仙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至飢、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却行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上丹田也。此乃是道家所寶。世世獻奧、口傳其姓名耳。一能成陰生陽、惟步寒暑、存得一以養。夏得一以長。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其大不可以六合限。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青黃者到嵋眉山、見天真皇人於玉堂、請問真一之道。皇人曰、子既登四海、欲復求長生、不亦貪乎。其相視、不可具說、粗舉一隅耳。夫長生仙方、則唯有金丹。守形却遺、（刻本作惡）則獨有真一。故古人尤重也。仙經曰、九轉丹金液經、守一訣、皆在嵩高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刻以金札、封以紫泥、印以中黃焉。吾聞之於先師曰、一在北極大淵之中、前有明堂、後有絳宮、魏魏華蓋、金樓穹隆。左黑右魁、激波揚空。玄芝被康、朱草蒙璀。白玉峴峨、日月垂光。歷火過水、經玄涉黃。城關交錯、帷幔琳琅。龍虎列衛、神人在傍。不施不與、一安其所。不遷不疾、一安其室。能報能殺、一乃不去。守一存真、乃能通神。少欲約食、一乃留息。白刃臨頸、思一得生。知一不難、難在於終。守之不失、可以無窮。陸詳惡

獸、水却蛟龍。不畏鬼魅、挾捧之益。鬼不敢近、刃不敢中。此真一之大略也。抱朴子曰、吾聞之於師云、道術諸經所忌存念作、可以却惡防身者、乃有數千法。如含影藏形、及守形無生、九變十二化、二十四生等。思見身中諸神、而內視令見之法、不可勝計。亦各有效也。然或乃思作數千物以自衛、事多煩難。足以大勞人意。若知守一之道、則一切除棄此衆。故曰能知一、則萬事畢者也。受真一口訣、皆有明文。獻白牲之血、以王相之日受之。以白絹白銀爲約、題金契而分之。輕說妄傳、其神不行也。人能守一、一亦守人。所以白刃無所措其銳、百害無所容其凶。唇敗能成、在危獨安也。若在鬼廟之中、山林之下、大疫之地、塚墓之間、虎狼之藪、蛇蝮之處、守一不怠、衆惡遠避。若忽偶忘守一、而爲百鬼所害。或臥而覺者即出中庭、視輔星、握固守一、鬼即去矣。若夫陰陽者、但止室中、向北思見輔星而已。若爲兵寇所圍、無復生地。急入六甲陰中、伏而守一、則五兵不能犯之也。能守一者、行萬里、入軍旅、涉大川、不須卜日擇時。起工移徙、入新屋舍、皆不復按填與星歷。而不避太歲太陰將軍月建煞耗之神、年命之忌、絕不復禁映咎也。先賢歷試有驗之道也。抱朴子曰、玄一之道、亦要法也。無所不辟、與真一同功、吾內篇第一名之爲幅玄者、正以此也。守玄一、復易於守真一、真一有姓字長短服色目、（刻本作日）玄一但此見之初求之於日中。所謂知白守黑、欲死不得者也。然先當百日潔齋、乃可候求得之耳。亦不過三四日得之。得之守之、則不復去矣。守玄一、并思其身、分爲三人、三人已具、又轉益之、可至數十人、皆如己身。臨之觀之、皆自有口訣。此所謂分形之道。左君、及葛子訓、葛仙公、所以能一日至數十處、及有客座上有一主人與客語、門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傾又有一主人投釣、竟不能別何者爲真主人也。師言守一、乘條明鏡、其鏡道成、（刻本無此

字一則能分形爲數十人、衣服面貌、皆如一也。抱朴子之言抱一如此。發揮抱一之精義、可謂詳矣。餘見一章消字注。○老氏謂身載魂魄、抱一則長生、離一則死。試觀學道者之魂魄與一、果能相抱而無切刻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宋朱文公曰、專、非守之謂、只是專一無間斷、純純全全如嬰兒然。了無知之之心、則柔亦至矣。蓋纔有一毫發露、便有賸了。○老氏謂學道者果能如嬰兒之專氣致柔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此洗心藏密之義。滌、洗也。除、道也。玄覽、心照妙理也。疵、病也。天玄妙之見不除、是爲解縛。滌除之道猶存、是爲滯礙。無疵則法愛忘而能所雙泯矣。試問學道者果能如是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此言推其緒餘以及人。雖至於愛民治國、一以貫之、而爲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別本爲作無。○宋范應元曰、天門者、以吾之心神出入而言也。心神本不可以出入言、然而應物爲出、應已爲入、出則開而入則闔也。不可不如是而言也。莊子天運篇載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成玄英注亦云、天門者心也。雌者守北主靜而和柔也。亦虛而後應之義。○謂吾之心即天之心、當於一動一靜之際、常爲雌柔、使神氣和順、與陰陽之氣、一開一闔、亦自然相順矣。試問學道者果能如是之守其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白四達、謂智無不燭也。然常人有智則用智於外、衝破曰明白四達而無知。試問學道者果能如是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

是謂玄德。學道工夫、自抱一、做到無知、體用兩全、形神俱妙、可謂道之極。是時之所謂一者、既已生之畜之、日夜長成。然生之而不以爲己有、爲之而不自恃其功、至於長成而不自以爲主宰、無爲而爲、自然而然、此可謂玄妙之德矣。○莊子曰、至人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是謂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

第十一章

此章言求道者宜以玄牝一竅爲用、故以車器三者爲喻。

三十輻、輻音福。輪之股也。○古者制器尙象、車之輻有三十者、以象一月也。共一轂。轂、輻所輳也。轂惟虛中、故可以行車。當其無有、車之用。清擧沅曰、本許以當其無斷句。案考工記、利轉者以無有爲用也。是以有字斷句。下並同。陶方琦曰、擧說是也。○此假物以明大道虛通之用也。誰謂人人皆知車轂有用、而不知用在轂中之一竅。此即考工記所謂利轉者以無有爲用也。挻埴以爲器、挻、別本作埏。說文、埴、黏土也。○馬敍倫曰、說文無埏字、當依王本作挻。而借爲搏。考工記、搏埴之工二、釋文搏亦作摶。李軌音團。是也。摶摶字形相似易誤。以此文證之、則摶音近。說文曰、摶、以手團之也。於義較當。風俗通曰、俗說天地初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摶黃土爲人。摶土與摶埴同。亦足證考工記之摶埴、當爲摶埏。此文之挻、爲摶之借。當其無有、器之用。人人皆知器之有用、而不知用在器中之虛。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人人皆知室之有用、而不知用在室中之虛。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有、謂實形。無、謂虛用。實形所以資利、虛用所以適用。

第十二章

此章言求道者不爲悅目而

牖息。

物物、宜爲實腹而胎息。

五色令人目盲。五色、青黃赤白黑也。目盲、謂能惑視也。人多以見色爲明、而鮮能反照於無色之色。五音令人耳聾。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耳聾、謂能惑聽也。人多以聽聲爲聰、而鮮能反聽於無聲之聲。五味令人口爽。五味、酸苦甘辛鹹也。口爽、失正味也。人多以嗜味爲美、而鮮能反味於無味之味。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馳騁田獵、心則流遁而鮮能反照於無色之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齊放而失其正定、故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貨雖得之貨、則玩物喪志、而妨修道之行。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聖人但爲守腹而養氣、不爲悅目而狗物也。彼指五色五音五味田獵貨財而言。爲腹者、學龜息也。詳第三章實其腹注。

第十三章

此章言學道者宜屢遣忘身、以祛名利之害。

寵辱若驚。寵辱若驚者、寵外之榮曰寵。謂世人皆以寵爲榮、卻不知寵乃是辱、以故若驚。驚、心不安兒。貴大患若身。貴大患若身者、緣高之位曰貴、伽君之位。謂世人皆以貴爲樂、卻不知貴乃大患之若身。以身喻貴、謂身爲苦本、貴爲禍根、旨必不可免也。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寵是辱之下、謂寵乃下賜之事耳。譬如僻倖之人、若愛之以爲寵也。雖厄酒悶肉必賜之。非此、不見其爲寵。及其賜也、必叩頭而嘔之、將以爲寵。彼無寵者、則傲然而立。以此較之、雖寵實乃辱之苗也。曾非下耶。故曰寵爲下。且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也、患失之。是則既得失於屢睫之間、其心未嘗暫自安。由此觀之、何榮之有。故曰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此北所以寵是辱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貴大患若身者、是以身之患、喻貴之患也。然身乃實體、必不可免。故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無身則無患矣。故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然位乃禍之基也。既有此位、則是非交鑄、冰炭攻心、衆毀齊至。內則殘生傷性以滅身、外則致寇招尤以取禍、必不可逃。故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貴、無貴則無患矣。故曰貴大患若身。譬乘引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蓋言貴爲君人之患。莊子曰、千金重利、聘相持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牲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斯言貴爲難相者之患。老子言

苟知身爲大患不可免，則知貴爲大患亦不可免也。**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託於天下。**貴人不知貴爲大患，而以爲榮，愛身取貴，以致終身之累，皆非有道之所爲也。唯有道者，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不以爲己寶。此則貴爲天下貴，非一己之貴。如此之人，乃可寄之以天下之任。然有道者，處崇高之位，雖愛其身，不是貪位慕祿以自保，實所謂重生存身以行道。是則愛身，乃爲天下愛其身，非私愛一己之身。如此之人，乃可託以天下之權。若以此爲君，則無爲而治。以此爲臣，則功大名顯。故道爲天下貴也。故曰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託於天下。○以上五節，宋懲山說。○莊子在宥篇，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其意與老氏同。案王念孫謂於即爲也。莊子本作於天下，後人依老子旁注爲字，而寫者因誤合之也。其說是也。

第十四章

此章言學道者執一可以治國。知一即爲道者。

視之不見名曰夷。別本夷作爽，范應元宋刊古本集注本，作幾。范謂係登王弼同古本。傅奕云，幾者幽而無象也。是王傅二本並作幾。依義作幾爲長。其夷幾爽因形近而訛。**聽之不聞名曰希。**大道無聲，寂不可聞，故名之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搏，執也。大道無形，虛不可執，故名之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此幾希微三者不可推致而詰問之，皆無從分別，故復混而爲一。一即抱一之一也。**一者，其上之不皦，其下之不昧。**皦，古曉切。明也。○唐傅奕校定本有一者二字及兩之字，於義爲長，宜從之，以正各本之誤。文選頭陀寺碑文注引此文，有一者兩之字，是其證也。○一者道也。即谷神也。亦即玄牝一竅中之真人也。意謂其上之，在上丹田中，不加明，其下之，在下丹田中，亦不加暗。此即不垢不淨之真義也。**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繩繩猶綿綿不絕之意。本經三十二章，道常無名。恐學者執着於一，故隨說隨掃，復歸之於無。韓非曰，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又恐學者真以一爲無物，復生執着之心，又復中之曰非真無物也。又有無狀之狀，無象之象在也。皆非無物也。此即本經二十一章所謂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物，是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於無非無，於有非有，不見形聲，而周流無端，所以不可得迎隨。**執古之道，**河上公曰，聖人執守古道生一。**可以御今之有，**謂執一可以御今之國。御借以喻人身也。劉師培曰，有御域之假借字，有通作或，或即古域字，詩商頌烈祖，奄有九有，毛傳，九域九州也。國語楚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韋注，有，域也。並其證。○馬敘倫曰，或本字，域蓋均後起字。有借字。今通用域

國二能**知古始，**河上公曰，人能知上古本始有一。**是謂道紀。**道紀，即道基也。馬敘倫曰，紀字。借爲基。詩終南，有紀有堂。毛傳曰，紀，基也。堂紀對文，即借紀爲基也。莊子達生篇，故將處乎不訾之原，而遊乎無端之紀。度借爲宅，宅紀對文，是亦借紀爲基也。並是例證。

第十五章

此章形容善爲道者之微妙

古之善爲道者，道字別本作士，今從傅奕作道。後漢書蘇竟傳注引此文作道，依河上公注亦作道字。依義亦道字爲長。**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宋蘇轍曰，粗識而微，微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夫唯不識，故強爲之容。**夫唯不識，故最難形容。強特勉強爲之形容耳。下文乃是形容善爲道者之容也。**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宋葉夢得曰，下放官上曰，先事而戒謂之豫，後事而戒謂之猶。猶豫，本二獸名，古語因物取義，往往便以其物名之。後世沿習，但知其義，不知其物，遂妄爲穿鑿。未有不誤者。說文，豫本大象之名，物大，即處於小而見者罕，故有豫義。而豫之義，不在豫文也。余以是知老氏所謂，豫兮若冬涉川，冬而涉川，人所易見，而可前戒者也。猶兮若畏四鄰，四鄰我所親狎，可以無畏而猶畏，則後事而戒者也。惟其知戒，則不輕動，故二文又爲疑辭。○元吳澄曰，豫猶皆獸名。豫，象屬。猶，犬子也。象能前知，其行遲疑。犬先人行，夢又回轉。故遇固不進，前之猶豫。冬涉川者怯寒。畏四鄰者懼敵。是以遲回而不進。有道者不敢爲天下先，其容如此。

○豫或作與。通借字也。猶或作尤。漢書張光傳，不忍猶與。注曰，猶與，不決也。易豫卦釋文，引馬融注曰，猶豫，疑也。後漢書賈武傳注曰，尤豫，不定也。**儼兮其若客。**漢畢元曰，河上公作儼兮其若客。王弼客作容，非是。客與釋樸等字爲韻也。○元張自成曰，歙肅身心，勿得放縱，猶如賓客之對主人。○或作儼若客。宋朱子曰，儼若客，語意最精。今本多誤作容，殊失本旨。況此七句，而三換韻，以客協釋、懌若符契。又此凡某者，皆有形物之實。所謂客者，亦曰不敢爲主，而無與於事。**渙兮若冰之將釋。**外篇莊而內寬裕，故其容儼然矣。**敦兮其若樸。**敦者質厚，樸者形未分。內守精神，外無文彩。質素淳厚，圭角不露。**曠兮其若谷。**曠，空豁貌。若谷之虛而善應也。**渾兮其若濁。**渾，黃濁貌。若濁，與惡渾同，不自潔也。**孰能濁以靜之而徐清。**謂心雖惡物，而誰能濁之，以其能靜定之而徐自治也。○滑易順鼎曰，王弼注曰，夫暗以理物則得明。濁以靜物則得清。安以動物則得生。據此則經文此句上，當有孰能暗以理之而徐明一句。**孰能安以久動之而徐生。**謂此心誰能安定以久，而不復應物哉。感之而徐自生也。**保此道者不欲盈。**敝衣繽紛，人之所嫌。故又戒其矜滿之心。其旨深矣。**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清洪頤煊曰，王本作戒，卽敝字。下文敝則新，釋文作蔽。莊子逍遙遊，執弊韓爲，司馬本作蔽蔽。古字通用。○清俞樾曰，王本作蔽，假爲敝。唐景福碑作弊，亦借字。永樂大典本，正作敝不新成。○經言惟無自

滿之心、故能常守其敝、而不自有其新成之功。○淮南子道應訓曰、孔子觀桓公之廟、有欹器焉、謂之宥屈。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遂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從而損之。曰、何謂從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辨、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服此道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

第十六章 此章言學道者知常則身雖死而道常存。

致虛極。元吳澄曰、致、至之而至其極處也。虛、無物、外物不入乎內也。極、窮盡其處也。守靜篤。守、固內禦外、內外城之守。靜謂不動、內心不出乎外也。篤、力不倦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言虛極靜篤之後、則百千萬億化身並作。化身雖作、吾仍觀其身之來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化身雖多、究其極、皆從根源而發。故曰各歸其根。歸根非靜坐工夫不可。故曰歸根曰靜。靜坐即復命工夫也。故曰靜曰復命。復命曰常。此常字即本經五十二章是謂習常之常也。亦即常有欲以觀其竅之法也。抱一即是觀竅、觀竅即是復命。知常曰明。常字爲道家之隱語、即道也。非凡人之所能知。故本經曰、中士聞道、若存若

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可知常道非中下之士所能知也。知之、可謂明矣。不知常、妄作凶。後世之談玄者、不知常而妄求金丹龍虎鉛汞爐鼎等術。機神未泯、爲妄作所誤者、其結果則其凶也。知常容。知常則善惡兩忘、物我無間、何所不容。容乃公。賈子道術、兼覆無私謂之公。○白虎通爵、公之爲言公正無私也。○經言無所不容、則公正無私矣。故曰容乃公。○乃猶即也。孟子、是乃仁術也。言是即爲仁之術也。左傳宣四年、狼子野心。是乃狼心。言此即狼也。昭二十七年、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言即吾君也。定十四年、三年乃報越。言三年即報越。公乃王。大戴記盛德、王者往也。民所歸也。韓詩外傳五、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經言公正無私、則爲天下所歸往矣。故曰公乃王。王乃天。經言王爲民心所歸、民心即天心也。故曰王乃天。天乃道。天法道、合乎自然、故曰天乃道。道乃久。道雖有形、至於道則虛而可久矣。故曰道乃久。沒身不殆。人得此道、則身雖死而道常存、故曰沒身不殆。殆、殛也。

第十七章 此章言常道之難知、及習之已成、亦由各人自然之工夫、非貴他人之言說也。

太上下知有之。別本下作不。太上者太古時也。下者下民也。韓非引此而說之曰、此言太上之民無說也。疑老子本作下民、今脫民字。知有之者、知有前章之常字而已。經言上古之世、下民皆知有常。而能相忘於道化之中。其次親之。其次譽之。其後則下民之與常、已不能相忘於無形。故曰親之譽之。其次畏之。此即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之說也。其次侮之。此即下士聞道大而笑之之說也。故曰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於是也。經言信常之心。○韓詩雜志、王弼本第十七章、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河上公本無下焉字。念孫案、無下焉字者是也。信不足爲句。焉有不信爲句。焉、於是也。言信不足、於是有不信也。呂氏春秋季春紀注曰、焉猶於此也。聘禮記曰、及享、發氣焉盈容。言發氣於是盈容也。月令曰、天子乘始乘舟。（今本焉字在上句乃與舟備具於天子之下、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今據呂氏春秋季春篇淮南時則篇訂正。）言天子於是始乘舟也。晉語曰、焉始爲令。言於是始爲令也。三年問曰、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言先王於是爲之立中制節也。（荀子禮論篇焉作安。楊倞曰、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焉安案三字同義。詳見釋詞。）大荒南經曰、黑齒之山有木、名曰樂、百帝焉取藥。言百帝於是取藥也。管子揆度篇曰、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言賦斂於是不窮也。墨子非攻篇曰、天乃命湯於鑊宮、用受夏之大命、湯焉敢奉率其衆以郷有夏之境。言湯於是敢伐夏也。楚辭九章曰、焉洋洋而爲客。又曰、焉舒情而抽信兮。言於是洋洋而爲客、於是舒情而抽信也。又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西周策、君何患焉。史記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是焉與於是同義。莊八年公羊傳、晉將以甲午之日、然後嗣兵於是。管子小問篇、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是於是與焉同義。河上公注云、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則字正解焉字之義。祭法曰、埋沈有祭、爲祭之、無祭乃止。言埋沈有祭則祭之也。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曰、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言有知則謂之友、無知則謂之主也。荀子禮論篇、三者偏亡、焉無人。史記禮書焉作則。老子第十三章、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天下。淮南道應引此則作焉。是焉與則亦同義。後人不曉焉字之義、而加信不足焉之下。而改注內應君以不信、爲應君以不足。其失其譯也。又案、王弼注十七章云、信不足、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則有不信、即於下句之末、以與上句相對、而不知其譯也。又王弼本二十三章、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河上公本亦有下焉字。案河上公注云、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君以不信也。與十七章注正同。則正文亦以焉有不信爲句明矣。乃後人既以信不足焉爲句、而加焉字於下句之末、又移此注於信不足焉之下。而改注內應君以不信、爲應君以不足。其失其譯也。又案、王弼注十七章云、信不足、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則有不信、即焉有不信。是王弼亦以焉有不信爲句。今本王注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焉字亦後人所加。二十三章注云、忠信不足於下、焉有不信也。（永樂大典本如此。）今本也字作焉。亦後人所改。此皆由不曉焉字之義、而疑信不足焉爲一句。故刪詁失而句讀亦舛。既於下句末加焉字、遂不得不改注文以就之矣。猶兮其貴言哉。別本無哉字。經言信常之心不足、故猶豫。夫常道本無可言。一落言詮、即非常道。故不貴以言說也。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人人習常、及至常道既成、百姓必曰此皆我自然而然之功行、斷不以言說爲貴也。

第十八章 此章蓋深惜世道之不古也。

大道廢，焉有仁義。智慧出，焉有大偽。明燕弘曰、離出下、古本有焉字。焉猶於是也。○大道行則仁義在其中。仁義之名立、道漸廢矣。故曰大道廢於是有仁焉。即

求食於母。母、道也。本經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此其證也。所謂求食於母者、則虛心實腹、息息歸根、而道可得矣。此句乃一章之要領也。

第二十一章 此章形容道之真相、以容受衆甫。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宋范應元曰、孔、甚也。容、包含也。○有甚德之人、無不包容。其所以無不包容者、委唯道之是從也。道之爲物、惟恍惟惚。道之恍惚有無、微妙難測。物物而非物、故其爲物也歟。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惚兮恍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倪元璐曰、惚恍、即恍惚也。象即物也。精即其也。真即信也。必逐何爲之說、則繫矣。惚恍即是象、非惚恍之中別有象。恍惚即是物、非惚惚之中別有物。老子言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是也。窈冥即是精、非窈冥之中別有精。莊子言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傳、昏昏默默。是也。惚恍恍惚、雖不可見、而似有似無。窈冥則無矣。昧者乃謂恍惚窈冥之中、有象有物有精。夫既曰恍惚窈冥、則無中反有。有中之有、人皆以爲有、不知有中反無。無中之有、人皆以爲無、不知人會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是也。至無之中、有至實者存焉。故曰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宋范應元曰、嚴遵王弼、同古本。一作自古及今。○馬敘倫曰、范應元同此、各本作自古及今、非是。古失甫鈞。范謂王弼同古本。則今弼注中、兩作自古及今。著後人依別本、改經文並及弼注矣。其名不去、道本無名。然無名之名、自今及古、自然不去。以閱衆甫。河上公注、閱、悅也。衆、衆甫、受也。清俞樾曰、甫與父通。莊子天地篇、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卽作父可證。馬敘倫曰、甫字、俞先生說是。○道爲萬物之母、亦爲衆人之父。故衆父亦道也。經言恍惚中之一物、自今及古、常存無名之名、以容受大道。經言何以知大道之果能容受哉、以其爲益德之人、無所不包容也。吾奚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第二十二章 此章言學道者首宜抱一、抱一之後、又宜不有其有、心無所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曲則全、上聖處時之變、則曲身以全道。惟能曲則不忤於物。內以全身、外以全物。枉則直。枉乃所以爲直、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窪則盈、窪、烏瓜切、堦也。如地之窪下、則水滿之。蓋謙受益也。敝則新。敝別本作蔽、又作弊。物之測敝者至舊則又新生之。少則得、道一而已。得一則無不得矣。故於至約之中、而是備之全、是用之妙、周不其焉。多則惑。凡事多端、則難而生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抱一注詳第十章、又見第十四章、及三十九章。○不自見、故明。見音現、顯也。抱一而不自以爲是、故彰。不自是、故有功。抱一而不自矜、故有功。不自矜、故長。抱一而不自矜其長、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是不有其有之意、已至無我境界。心法雙融、人我俱泯、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淮南子道應訓曰、紺鋼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趙于起兵攻閼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臨中牟之縣、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宋董思靖曰、叢老子遺而不作、所謂曲者動之深也。使學者果能明其曲直之道、則道之大全、實皆歸諸己矣。此中其言之不妄道乃人所固有、故曰歸。言復其初也。夫如是則直與盈者大矣。

第二十三章 此章言學道者宜貴自然、宜和光同塵、無入而不自得。

希言自然。經云聽之不聞名曰希。希言者無言也。雖一切相、即其自也無自、其然也無然。故曰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飄風者狂疾之風、驟雨者急暴之雨、此陰陽薄激忽然之變也。然終不能勝清寧之自然。故不能久。自旦至中爲終朝、自朝至昏爲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尙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尙反常則非自然、雖出於天地、亦不能久、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道者有道之人、德者有德之人、失者指俗之人、惟從事於道者爲能無我。則於道者德者失者、皆不見其所以異、妙契玄同、無入而不自得。此即莊子所謂吁我爲牛者、吾將應之以爲牛、呼我爲馬者、吾將應之以爲馬也。此皆自然之道也。○莊子曰、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無言。亦老子希言自然而玄同之意。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我既同於彼、則彼亦樂得我矣。信不足、焉有不信。此二句、從傅奕古本。焉、於是也。○清畢沅曰、河上公王弼、不信下、有焉字。○別本不足下、無焉字。○經言信用不足之人、於是有不信之患。所謂不信者、我雖欲與彼相同化、而彼不樂得我也。此其故、在於道不足。

第二十四章 此章言有道者不爲跂躋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等餘食贅行。

跂者不立。跂音企。踵跰也。卽脚根不着地也。蓋跂者但知好高、而人一頭、故舉踵而立。殊不知立之不能久。跨者不行。跨者

化切、跨者但知要强、先出人一步、故凡步而行。殊不知行之不能長。自見者不明。自現者終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以爲是者、於己是蔽。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自伐其勞者、人不以爲功。自矜其能、則超然無一物累其心、此言動之主乎靜也。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贅、附餘之肉也。是皆外餘面內亡者也。如棄餘之食、遺使人惡。附餘之形、遺使人醜。○宋范應元曰、此段將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六者之於道、曰餘食贅行。餘食則是人之所棄、贅行則非本體之正。是以物或惡之。故有道之士、不爲此等餘贅之事也。

第二十五章 此章形容道體之廣大

綿緜、而歸於自然。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混成大師曰、有物者、此指道之全體本來無名、故但云有一物耳。渾渾淪淪、無有絲茫縫隙、故曰混成。未有天地、先有此物、故曰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無聲不可聞、無色不可見、故曰寂寥。超然於萬物之上、而體常不變、故曰獨立而不改。且流行四時、而終古不窮、故曰周行而不殆。殆、窮盡也。天地萬物皆從此中生、故曰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老子謂此物至妙至神、但不知是何物。故曰吾不知其名、特字之曰道。且又强名之曰大消耳。大曰逝。老子謂我說此大字、不是大小之大、乃是絕氣逸表之大、往而窮之、無有盡也。逝曰遠。逝者遠而無所至極也。故云逝曰遠。遠曰反。遠則不可聞見、無聲無色、非耳目之所到。故云遠曰反。反、猶反一絕跡。道之極遠、反一絕跡。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大道能生天生地、神鬼神王。是則不獨道大、而天地亦大。不獨天地大、而王亦大。故域中所稱大者有四、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世人但知王大、而不知聖人取法於天地。此則天地又大於王。世人但知天地大、而不知天地自道中生、取法於道。此則道又大於天地也。雖然、道固爲大、而猶有稱謂名字。至若離名絕字、方爲至妙、合乎自然。故曰道法自然。

第二十六章 此章言學道者宜重宜靜、

聖人主亦不可輕躁。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重可戒輕、靜可制動、故重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其輜重。清淨圖旅曰、文選東京賦、終日不離其輜重。李注、張揖曰、輜重、有衣之車也。言聖人終日如處衣車以養靜、非謂輜重即靜也。河上注、以輜爲靜、失之。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宴一作燕。言雖有榮華之境、可以遊觀、然終日不離有衣之車內、則安靜處、超然無一物累其心、此言動之主乎靜也。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清畢沅曰、如之何河上公王弼並作奈何。今從傅奕古本、及范應元宋本。○謂萬乘之君、不可縱所欲之私、而不顧天下之重也。輕則失根、躁則失君。人主輕忽慢易、則失根本之重。躁動多欲、則失爲君之德、故人君不可須臾離於重靜也。

第二十七章 此章言聖人善入應務、

通化存神之妙也。

善行者無轍迹。古本宋本有者字。下四句同。○聖人盡己道世、通化存神、不與物忤、故無轍迹。善言者無瑕讁。瑕、玉病也。又過也。讁音擿、責也。瑕讁謂是非辨別、指瑕摘疵之意。聖人無意必固我、不爲吹毛求疵之言。善數者無籌策。籌策、計數之器也。○河上注曰、善以道計校者、則守一不移、所計不多、則不用籌策而可知也。善閉者無關楗而不可開。宋范應元曰、楗、拒門木也。或從金傍、非也。橫曰關、豎曰楗。清畢沅曰、楗、鍵門也。是應用楗。不得以車轄之鍵當之。○善閉情欲者以道、故雖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善結人心者以德、故雖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人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物無棄物。世俗之人、行而有迹、言而有失、情實開而不能閉、人心離而不能合、非惟自棄、而所行所言不善、人物皆被其無窮之害矣。是以聖人常善教之、俾歸真道、各得其所。故人無棄人、物無棄物也。是謂襲明。淮南子道應訓曰、晉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杭在一泥。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杭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遺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宋董思靖曰、彼方執著有爲、迷其性晴蔽之中、而我以象容之量容之。以先覺之明覺之。使彼之天光自發。如明鏡之得鑄無垢。○宋蘇轍曰、教人於危難之中、非教之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爲物所蔽、而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襲而不絕、則可謂善教人矣。○明憨山大師曰、襲、承也。猶因也。莊子、庖丁遊刃解牛、因其固然、動刀甚微、劃然已解。意出於此。觀開侯踊足附耳、因偶語而乞封。借國結而定漢。以得老氏之用。故其因事處事、如此之妙、可謂善教者也。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師者人之模範、故先覺者是未覺者之模範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資、質也。未覺者亦有先覺者之資質也。人皆可以爲善人、特其未覺、而藉先覺者覺之耳。○淮南子道應訓曰、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能市偷也。願以技窺一車。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及正、出見而謝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謝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

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舍。楚貫良大夫皆謹其計而悉其械。齊師愈強。於是市倫道、謂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倫則衣出解齊將軍之幃幄而獻之。子發因使人賜之曰、本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朝夕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賜之。明夕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人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技無細而能無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不貴其

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聖人爲衆師保、而不知其師之可貴。化有使先、而不知其資之可愛。雖在智者、亦大迷而不知。況淺識乎。此乃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是謂要妙。

第二十八章 此章言學道者宜守柔德、宜抱樸以治天下。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雄謂剛強、雌謂柔弱、知雄守雌、不求勝也。知字有能以而不爲之意。下同。谿乃卑下之地、衆水所歸之處也。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常字注詳第一章常道下。存於內者爲道、見於外者爲德。嬰兒言見第十章及二十章。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白謂光明、黑謂隱暗。式、法也。無極、詳無所窮極。知白守黑、無分別心也。知其榮、守其辱、爲

天下谷。文選蜀都賦、含谿懷谷。劉注、水注壑曰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樂休貴、學謂卑賤、谷謂虛而能受者。歸於樸、卽抱一也。樸散則爲器。道既散而爲器、卽形而上者謂之器也。聖人用之則爲官長。莊子曰、官大地。大地之職、亦遷化之一官守耳。聖人用未散之樸、而爲官長、卽以無爲之道治天下也。

故大制不割。抱樸以制天下、行孔所無事、謂之大制。樸未分離、謂之不割。故聖人以樸爲官長、謂之大制不割。

第二十九章 此章言有爲不可太過。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文子道德篇曰、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治天下、爲之奈何。老子曰、執一無爲、因天地與之變化。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執者、見小也。見小、故不能成其大也。無爲者、守靜也。守靜能爲天下正。○憨山大師曰、將欲取天下者、當任自然、不可有心爲之。而有心爲之者、吾見其必不可得已。何也。且天下者大器、有神主之、豈可以人力私智取而奪之耶。故曰不可爲也。而爲之者、必反敗之。纔爲而得之、亦不可執爲己有。而執之者、必反失之。故如強梁力能併吞六國、混一天下、是爲之也。且實云一世以至萬世、是執之也。故不旋踵而敗、二世而亡。豈非爲者敗之、執者失之之驗歟。

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挫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凡物機關尺、此亦自然之勢耳。故物或行而在前、或復隨而在後、或呴而煖、或反吹而寒、或強而壯、或又挫而弱、或正被而成、或卽隳頹而毀。此何以故。是皆用力過甚、而奢泰之極也。此皆掌人所不爲。故曰是以聖人去其甚者去奢去泰。

第三十章 此章言學道者不可以兵強天下。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佐人主者、言以常道輔佐人主、不可專以兵強天下。用兵之事、無不有還報者。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其害不可勝言也。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用師之地、農不得耕、則荊棘生矣。用兵之後、傷天地之和氣、則必有凶年之災。總之好戰求勝、非國之福也。

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果、決也。用兵之善者、不得已而後用兵決之耳。不敢以取勝爲強也。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謂果而勿強。決勝之後、無矜伐驕傲之心、其禁絕除亂皆有不得已之苦衷。是謂雖決勝而勿自以爲強也。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

早已。有道者常如嬰兒之柔和、故能不老而長年。若壯則必老、此不道者也。不道者早已、言其不能久也。以兵強天下、壯亦其矣。其能久乎。莊子曰、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

第三十一章 此章言學道者不可喜用兵、宜與前章合而爲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讀書雜志三十一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釋文、佳、善也。河上云、飾也。念孫案、善、飾二訓、皆於義未安。古所謂兵者、皆指五兵而言。故曰兵者不祥之器。（見下文。）若自用兵者言之、則但可謂之不祥、而不可謂之不祥之器矣。今案佳、當作隹、字之誤也。隹、古唯字也。（唯、或作惟。又作維。）唯兵爲不祥之器、故有道者不處。上言夫唯、下言故、文義正相承也。八章云、夫唯不爭、故無尤。十五章云、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又云、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二十二章云、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皆其證也。古鐘鼎文唯字作隹、石鼓文亦然。又眞隸古文四聲韻、載道德經唯字作隹。據此則今本作唯者、皆後人所改。此隹字若不誤爲佳、則後人亦必改爲唯矣。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兵凶器、凡有知覺之物、猶且惡而避之。故有道者不處也。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左、陽也。主生。右、陰也。主殺。是以居常則貴左。用兵則貴右。言殺伐之事、非以爲常也。兵者不祥之器、此句可證明兵字無佳字。上文夫

佳兵者云云。意作夫唯兵者云云。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淡爲上、勝而不美。兵爲不祥之事、非君子之所樂用。必不得已而後用之。不幸而用兵、必以恬淡爲尚。恬淡、無味也。即是不得已之意也。雖勝亦不以爲美。不美者、言用兵不是好事也。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不嗜殺人、天之所與。若以殺人爲樂、則必陰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則以悲哀泣之。戰勝者、則以喪禮處之。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者、謂居上將軍之勢位、主兵事者則以居右之喪禮處之、以兵事爲凶事也。右、陰也。喪禮則尚陰。幸而戰勝、亦當以居喪之禮、泣死者而悲哀之也。

第三十二章 此章言學道者宜守樸。守樸則不殆。

道常無名。道爲常道、道本無名、强名之曰道。樸雖小、樸、道也。亦即抱一之一。天下莫能臣。注詳第一章常道下。莫能臣、從傅奕古本及范應元宋本。別本皆作不敢臣。○抱樸無爲、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損其神。人身一小天下也、小天下之內、已尸能以樸爲但矣。蓋

乃一身之主也。侯王若能守、侯王、喻人身。萬物將自賓。賓、從也。萬物、喻百骸九竅。若能守樸、則身外百千萬億之化身將自來矣。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清貧寡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猶人身坎離交媾、水火既利。天地相合、而甘露生珠、自然降於中宮。此陰陽變理、日月同宮、雖爲爲之、孰令聽之。皆由以道爲之主宰也。○人身一小天地也。道家以心道爲君、兩目爲臣、呼吸之氣爲民。人之呼吸、如民之多、此借呼吸之力、以動三關九竅、萬脉皆通。此皆天地相合甘露已降後之自然功效也。故曰民莫之令而自均。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樸本無名、今始制其名曰樸、樸之名既有、可以率神氣於玄關一竅。此之謂知止。知止則其機甚生、故曰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水注壑曰谷。○此言川谷雖衆、莫不朝宗於江海。天下雖大、莫不賓服於常道。常道、卽樸也。亦卽谷神也。天下亦指人身爲小天下而言。

第三十三章 此章言抱一則身久存、身雖死則谷神不死。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愚山大師曰、知人者謂能察賢愚、辨是非、司黜陟、明賞罰、指揮搆疏、皆謂之智。但明於責人者必昧於責己。然猶明於知人爲智。不若自知者明也。老子謂孔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者也。博辨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去子之恭和無智能、則近之矣。謂是故也。莊子云、所謂見見者、非謂見彼也。自見而已矣。所爲謂聞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矣。能自見自聞、是所謂自知者明也。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徹之力足以勝人者、雖云有力。但强梁者必遇民敵、不若自勝者强。然欲之使性、始非敵國可比也。力能克而自勝之、可謂真强。如佛所云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者、所謂自强不息者也。○韓非子喻老篇曰、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晉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所安、故瘦。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强。知足者富。凡貪得無厭者、必心不足。苟不知足、雖得爲天子、必務廣欲以殃民。雖貴爲侯王、必務强兵而富國。繼續其欲、亦將憂而不足、故雖富不富。苟自知足、則鷃鴳鼷鼠、簞瓢不換、抑將樂而有餘。此知足者富也。强行者有志。强梁好過於人者、未爲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所、處也。不失其處、卽永守其玄關一竅也。其竅詳第一章注。○抱一凝神、任其自然、無一時一刻之失所。此卽子思子所謂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也。死而不亡者壽。凡身脫化、真靈飛昇、亦猶凡人之死也。但凡人之死、死則天地同塵耶。○莊子曰、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遺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又曰、聖人鵲居而鵲食。爲行而無彰。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甕百二紀張萬庵(爾岐)先生遺事云、萬庵張先生生於萬歷壬子。歲縣丁巳小除日、其鄉人在歷山、遇先

生於道、盲笑如平生。及歸、先生已先一日逝矣。○俞樾曰、杭有高君者、頭於爲疹、其少壯時已不救生、晚年並斷葷血。然不來佛而好言養生。能靜穀數日不飢。年八十餘、無疾而逝。有友人客於成都。一日、忽遇高於途。謂曰、君高年、來此何爲。時其友適將旋里、因約與俱。高曰、我尚思滇峨嵋山、君其先歸。有扇一握、盡屆一柄、烟君攜至我家。並爲傳語兒輩、我此來安好、勿念也。其友抵家訪之、則高死五月矣。成都相見之日、卽其死日。一扇一盡屆、皆殉葬物也。此亦載高氏家譜。予門下士高海鸞余言之。

第三十四章 此章言得道者不自以爲大、故能成其大。

大道氾氾兮、其可左右。范本作汎汎、傅本作汎汎、別本不重汎字。氾汎二字古通假。說文、氾、濫也。○大道氾氾兮周流無窮。不可但以左右言。今言其可左右者、謂可以左、可以右也。無可無不可、無在無不在也。萬物恃之而生。種種化身皆依大道而生。功成不名有、衣被萬物而不爲主。生化身之功既成、未嘗名爲己有、又衣被百千萬億化身、未嘗自以爲主也。故常無欲、可名爲小矣。萬物歸之而不知主、可名爲大矣。道可以小大言、故以其常無欲冥之欲而言之、則可名爲小矣。以其現百千萬億化身而不知主而言之、則可名爲大矣。道何嘗自爲大也、惟常無欲而已。亦何嘗知萬物歸

之、欲奪之是以聖人以其終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老以聖人體道無欲、終不自爲大也。以其終不自爲大、化身自然發現、故能成其大也。一有纖毫之私欲、則化身不現、安能成其大哉。

第三十五章 此章言道之無味無色無聲、而用之不竭。

執大象者天下往。道不可執、此言執者、謂守道者如手之執物、不可失也。道以象言、聖人能執道以行、則天下可往也。往而不害安平泰。執道而往、則天下執得而害之、不害則安矣平矣泰矣。樂與餌過客止。樂、鐘鼓之樂也。餌、飲食也。很樂悅饌、以待嘉客。樂終食盡、客過則止矣。過者去也。是繁榮必有散時、非若道之用之不窮也。

道之出言、淡兮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道之出言、道形於言也。大道無味、不似肥濃甘脆、令人嗜不已、饗飫無窮、而人之爽口悅心者、自不厭焉。此無味中有至味、非世味之濃所可擬。雖然、道無方體、亦無形狀。雖想像、亦難提摸、故曰視不見、聽不聞、而取之靡窮、用之不竭、有如是也。誠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斯道之所以爲大耳。學者其知所向往哉。

第三十六章 此章言學道者宜知造化陰陽消息之理、入事吉凶倚伏之常、剛柔強弱相勝之道。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翕有斂義、故與張爲對文。○馮敬倫曰、固讀爲姑且之姑。緜非說林上、因書曰、將欲取之、必姑予之。是其證。下同。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天道之盈虛、人事之倚伏、皆有自然必至之勢。如將欲翕之也、必先姑張之。將欲弱之也、必先姑強之。將欲廢之也、必先姑興之。此其理至微也、而實至明。是謂微明。○緜非曰、越王入宦於吳、而勤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罷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遣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遣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故曰是謂微明。處小國而宜自卑、謂損剛強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魚不可脫於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知以上云云、乃可與言柔勝剛、弱勝強之道。人而失此道、猶魚之失水、猶以邦之利器授人、均不能保矣。○淮南子道應訓曰、齊者荊城子甲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亦君行賞罰。夫賞賞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夏人當其災、子受其德。夏人自知不爲荊侯災矣。因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殺之、百姓授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逐荊宋君而鄭

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第三十七章 此章言學道者宜守守樸以鎮妄作之心、道工夫既深、又宜捨其樸而不執著、故天下之物、莫不成化、而各全性命之正矣。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寂然不動、萬理畢具。感之則應、萬事不遺。侯王若能守。清黃裳曰、侯王比人身、至寶至貴。○能守即守常道也。萬物將自化。自百千萬億化身自現也。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人心易動而難虛、易動而難守、易遷而難常。雖已相化、而或有復爲外物所動、欲起妄作者、則吾將鎮之以道、使不敢有所妄作也。無名之樸、夫亦將不欲。既無妄作之念、則無名之樸、亦無所用之矣。寂寂虛通、蕩蕩無迹、譬如無病而忘藥、到岸而捨舟也。若夫學道之士、因言以明道、悟道而忘言。若復執著有無、也解玄妙。故曰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無欲也。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欲樸之心亦無、乃謂之真靜。無思無爲、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衣無手、天下不待教令、而將自正定也。

第三十八章 此章明全德而動淳。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體道而有得於己之謂德。德之上者、不自有其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拳拳服膺、而不敢失、是未能化者也。故與上德爲有間矣。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俞樾曰、緜非解老作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蓋古本如此。今作無以爲者、涉下文而誤。陶方琦曰、文選魏都賦注引、亦作無不爲。○宋范應元曰、上德者不言而信、不動而化、無爲而無不爲也。下德爲之而有以爲。此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乃行而未至者之事也。以其尚滯於有爲、故未能全乎至道。上仁爲之而無以爲。愛出乎理、謂之上仁。上仁爲之而無以爲者、非以要譽也。無所爲而爲之也。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事得其宜、謂之上義。上義爲之而有以爲者、將以處事也。仍無私意以爲之、則得其宜。纔有私意以爲之、則失其宜。失其宜、起爭端也。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攘、竊也。除衣袂以出臂也。仍、繩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人形之儀則。實以忠信爲本。而尚繁文則末也。今曰爲之則從其文以強之、有不肯從、則繼之以攘臂。而末流有不勝其弊矣。老子時當尚文之極、故獨言之也切。蓋欲以無爲自然之道、化斯民。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道德混然、而無此偽。德則有真僞矣。此世數淳薄之辨也。德又下衰、上德不稱、而下德乃貴。於是始有仁義之名。仁義之下、則禮爲上矣。禮則但以虛文相尚、不復知有

七義。**夫輕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輕者惟利是外，而不由於中，故曰忠信之薄。倘文之極，雖出於倘，亦曰忠信之薄。倘文之極，雖出於倘，亦曰忠信之薄。倘文之極，雖出於倘，亦

於無。百千萬億之化身、皆從
道而生。道亦從空虛而生。

第四十一章 此章言道之微妙不測。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道字注、已詳第一章、茲不贅。○上士聞吾之道、毫無疑義、即動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中士世味淺而道味淡、聖念淺而俗念深。雖聞下士聞道、大而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舉沉曰、河上公王弼無而字。王念孫曰、大笑之、一篇、均作大而笑之。是古本如此。俞樾曰、王說是也。大而笑之、與勤而行之相對。傳奕本作而動行之、而大笑之。蓋誤移而字於句首。然下句之有而字、尙可藉以考見也。馬敘倫曰、王俞二說是也。○下等之士、習染日深、氣性多戾。一聞此道、不疑爲妖言惑世、便指爲聚衆飲酒。或笑其言大而夸、行爲而僻。非如此笑罵、不足以見道之高也。故建言有之曰、一本無曰字。建、立也。故立言者有之曰、謂下文也。明道若昧、若昏昧。明與昧爲對文。進道若退。謂道之進者若退縮。進與退爲對文。夷道若類。類一作頹。○易咸卦曰、夷、平也。昭二十八年左傳、荊之頹賦。服注、頹、不平也。頹與夷正相反。故曰夷道若類。○謂道之極平者若不平也。上德若谷、唐成玄英曰、谷、本有作俗字者。馬敘倫曰、各本

作谷、俗之省也。言高上之德、反如流俗、卽和光同塵之義。大白若辱。舉沉曰、河上王弼並作辱。廣德作辱者、所謂白造緇是矣。若不足。馬敘倫曰、莊子寓言篇引、底作盛。吏記老子傳、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蓋卽此義。疑當從莊子作盛是。建德若偷。別本偷作輸。偷卽偷字。○俞樾曰、建當讀爲蹇。蹇卽培字。質直若渝。劉師培曰、直疑爲惠。惠、古通作德。質德與盛德建德一律。○馬敘倫曰、說文渝、變污也。古書多用爲變義。此渝字當作污解、則通。然倫謂渝借爲諛、言質厚之德、不立匡異、反若諂諛也。莊子駢拇篇、通如俞兒、卽淮南氾論訓之臾兒。荀子修身篇、以不苟和人者謂之諛。揚注、諛與俞同。並其例證。大方無隅。道德指歸論、引作大方不矩。○大方、正內而行、無邪枉曑、故不見其廉隅。大器晚成。器之大者、真積力久、其成不可誣見。大音希聲。經云、聲之不聞名曰希、故大音希聲。○韓非喻老篇曰、楚莊王莅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左司馬御座、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嶷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沖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殺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變、故有大名。不早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經云無象之象、故大象無形。○以上十二者乃道之或隱或顯、寓言難見、無所可名。此皆中下之人計量之所能至。安得不非笑之哉。夫惟道、善貸且善成。貸、施與也。成、謂物組之以成功也。○宋范應元曰、謂道雖寂於無名。然而夫惟此道善貸施萬物、而且善成之也。

第四十二章 此章言學道者宜以沖和爲用、強梁爲戒。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明陸西星曰、道不可名、強名爲一。故曰道生一。非以道爲母、一爲子也。有一則二三以至於萬矣。然二三以至於萬者、卽一也。非以一爲母、二三萬爲子也。○自二三以至百千萬、皆指道之分形而言、卽佛家所謂百千萬億化身是也。抱朴子卷十八曰、左君及葛子訓、葛仙公、所以能一日至數十處、及有客座上有一主人與客語、門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側又有一主人投釣。實不能別何者爲真主人也。案此卽所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也。○說文解字、以一爲全書部居之首、其說解曰、惟初大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然一之爲字、何以能分天地化萬物乎。蓋一者大極之變體、大極渾凝、不可以立朝、故變而爲一。然尙屬混元之氣、清濁未分。由是離而爲二、則在上之一爲天、在下之一爲地、故曰造分天地。說文以一爲天者二字、如雨如不是。此在上之一爲天也。以一爲地者十五字、如聿至才且或且丘屯土王且也氐坦立是。此在下之一爲地也。說文、三者天地人也。見王字下。卽上橫爲天、中橫爲人、下橫爲地。此乃天地生人之意也。由一而累之則數起、由一而變之則形著。於是萬物以化而成象、故曰化成萬物。此卽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之說也。萬物負陰而抱陽。揚沉曰、淮南道應訓引負作背。馬敘倫曰、背正字、負借字。○修抱一之道者、以煉己之工煉

魂、棄其分散之氣、超其沉著之念、而化生陽明之界、以脫陰晦之境。百千萬億之化身、皆純陽之體所成。故曰背陰而抱陽。○釋名釋天曰、陰、蔭也。氣在內與陰也。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聚解下集解范氏易注曰、陰氣往則萬物翕者也。陽氣來則萬物信者也。○莽秋繁露王道通三曰、陽氣暖而陰氣寒。陽氣予而陰氣奪。陽氣仁而陰氣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位、而行於末。○乾鑿解宋氏易注曰、純陽則天德也。萬物之始莫能先之。沖氣以爲和。沖、種也。書金縢盤庚中之沖人、皆作種字解。本經專氣致柔、能嬰兒乎。謂嬰兒之種氣、和之至也。凡純陽之人、陰氣已盡。宛如種子抱一團太和之氣、故曰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侯王以自稱也。人之所惡、何也。欲其貴而不忘賤、高而不忘下、謙和之至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淮南子曰、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且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其地埤而名醜。荊人鬼、越人機、人鬼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絕。威服四方而無所敵。逐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讒諛。明年、出遊匠麗氏、樂書中行

假劫而幽之。結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辱，此天下之所賤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從之而招者也。夫保叔敖之納有緡之邱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獻公之合諸侯於葛陵，所以身死於匠麗氏也。**人之所以教我，而亦我之所以教人。**此句從范氏影宋古本。錢謙曰，當從古本。○**強梁者不得其死。**本絕水曰梁。本亦作樑。古人之所以教我者，我亦取其言以教人。**吾將以爲學父。**樑亦曰梁。取其力之勝也。故曰強梁。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古人言以此爲教，而我亦以此教人。**成玄英疏曰，將爲學道之先，父亦本也。是成亦作學父。**臧琳引顧歡曰，其教學之本父也。劉顧本作教。學爲教省。說文曰，教，覺悟也。各本作教父。

第四十三章 此章言學道者宜柔弱及無爲。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惟道無形，故曰至柔。惟物有質，故曰至堅。馳騁猶運化役使之意。道能運物，皆以無形而鼓舞有質也。○說苑敬愼篇，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恆弱入十矣，齒再隨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晉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述。叔向曰，恆亦柔耳，何以剛爲。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紉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爲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鬬，而弱者得焉。**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各本無出於二字，此從古本及宋本。○宋范應元曰，無有者道之門也。無間者物之堅實而無間隙者也。凡以物入物，必有間隙，然後可入。惟道則出於無有，洞貫金石，可入於無間隙者矣。**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謂道之所以馳騁至堅，入於無間者，惟柔弱虛通而已。豈有爲哉。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而無損也。人能體此道，而虛心應物，則不言而信，不動而化，無爲而成，豈無益也。○文子自然篇曰，天地之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道無爲而備，無求而得，是以知其無爲而有從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不言之教，柔弱也。無爲之益，虛通也。蓋柔弱虛通者，大通不言之教，無爲之益也。故人當體之。而天下之人，厭於物欲好貨，強梁有爲，自生障礙。是以舉有及此道者矣。

第四十四章 此章言學道者不可殉名貨貨，宜知足知止。

名與身孰親。人之殉名者，知有名而不知有身。亦思名與身孰親乎。**身與貨孰多。**人之貪貨者，知有貨而不知有身。亦思身與貨孰多乎。**得與亡孰病。**司馬溫公曰，得名貨而亡身，亡名貨，二者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甚愛名者，必大費精神。**多藏必厚亡。**多藏貨者必重失身命。**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惟知足，則止而不貪名貨者爲無得失之患。故能安於性命之常，亦何始辱之有。所以可長久也。漢之二疏，晉石苞斯語。○淮南子人間訓曰，昔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爲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爲飲器，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修久。此之謂也。

第四十五章 此章言修道者宜持謙，而以清淨爲常。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謙至道之大全，而盛德若不足，故其用無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道備於己，而有若無，實若虛，故積愈厚，而用愈不窮。**大直若屈。**行之大直者，循理而動，不與物競，故若屈。○韓詩外傳九，引作大直若詘，其用不屈。以上文二句例之，當有此句。下二句亦脫其用不□二句。**大巧若拙。**北功用至於參贊化育，雕刻衆形，而體則無爲。故若拙也。**大辯若訥。**遜語默而處昭昏，超見聞而承玄了悟。故若訥也。**躁勝寒，靜勝熱。**動屬陽，靜屬陰，故躁勝寒，靜勝熱。然皆未免於一偏，而有所對待。**知清知淨，爲天下正。**古本宋本，有知字。○易順鼎曰，文選解嘲注，引作知清知靜，爲天下正，當從之。兩句皆四字，靜正韻。○馬敘倫曰，疆梁靜作淨，當從之。○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於一偶也。惟泊然清淨者而後無所不勝，乃所以爲天下正。

第四十六章 此章言學道者宜戒貪知足。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漢張衡東京賦曰，却走馬以糞車。故宋子語類亦作糞車。後世所刊老子自吳澄以下，故有作糞車者。畢沅曰，御覽引文子曰，却走馬以糞，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韓非淮南引，並作糞。易順鼎曰，吳澄謂糞下當有車字。然淮南覽冥訓曰，故卻馬以糞，而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高注引無車字。東京賦薛綜注引，亦無車字。張衡裕饒頌淮南也。○却，退也。糞，糞田也。有道之世，皆安於耕墾，雖有良馬，以之糞田而已。無戰爭之事也。○韓非曰，有道之君，外無逆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逆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禁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鬬逐北，而民不以馬爲通淫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必且糞壤。故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也。**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國策論未通篇曰，當此之時，卻走馬以糞，其後師旅數興，戎馬不足，乾牝入陣，故駒犢生於戰地。案據此知戎馬生於郊者，謂小馬產生於四郊也。○韓非曰，人君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稀，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稀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乾馬出，軍危殆則近郊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

言其近也。今所以結軍之具　舒鳥近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韓非曰、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其。有欲其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禍莫大於可欲。可欲之類、謂聲色貨利。由是觀之、禍孽生於邪心、邪心勝於可欲。可欲之類、謂聲色貨利。由是觀之、禍孽生於邪心、邪心勝於可欲。可欲之類、謂聲色貨利。由是觀之、禍孽生於邪心、邪心勝於可欲。可欲之類、謂聲色貨利。

咎莫憯於欲利。各本作咎莫大於欲得。莊韓非子改。按古本如是。憯音慘、痛也。○韓非曰、故欲利其民爲奇。人君苟能知此、雖有戎馬、無所用之、而天下爲有道矣。

第四十七章　此章言聖人之無爲而成。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謂聖人性真自足、則智賅萬物、無爲不徹、可不窺牖而見。以其私欲淨盡、而無一毫障蔽故也。故天下雖大、可不出戶而知。天道雖微、可不窺牖而見。以其私欲淨盡、而無一毫障蔽故也。故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若夫人者、沈溺利欲、向外馳求、以利合耳、無異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韓非曰、白公勝盧既、插劍倚杖而心益暗。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韓非曰、白公勝盧既、插劍倚杖而心益暗。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韓非曰、白公勝盧既、插劍倚杖而心益暗。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韓非曰、白公勝盧既、插劍倚杖而心益暗。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韓非曰、白公勝盧既、插劍倚杖而心益暗。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言聞乎道則所建在近也。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聖人洗然無欲、不事於物、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曰不行而知。如此則戶庭而能見、淵默而雷聲。故曰不見而名。道備於己、德備萃生、可不官而化。故曰不爲而成。實是自足於性也。○韓非曰、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兼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爲事、因智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獨利其上、故曰不爲而成。

第四十八章　此章言學道者宜無爲。

爲學日益、爲學者、求效驗詞章與百工技藝等、皆欲其日益。爲道日損。爲道者返觀內照、清淨守一、故欲其日損。損之又損、銷索過塵雜什日、損之者無爲而不造、造之至乎忘惡。然後無細而不去、去之至乎忘善。惡者非也。善者是也。既損其非、又損其是。故曰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損之又損者、須如剖蕉抽繭、愈剝愈少、彌抽彌無、以至於無爲之境、而後與道體合焉。爲道而至無爲、則可以物付物、泛應無方、而無不爲矣。○淮南子道應訓曰、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謂無不爲者、因物之所謂。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黃裳曰、天下、喻道。取天下、喻修道。有事無事、喻有爲無爲。人能澄淨無爲、純是先天一氣、道何難成。此即取天下之旨也。若擾逐有爲、全是後天用事、便墮勞門。此又不足取天下之意也。

第四十九章　此章言聖人之心、渾然虛寂、對於百姓、一切善惡、無所分別。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無常心者、心無所主也。以百姓之心爲心、則在我者無心矣。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善不善在彼、而我常以善待之、初無分別之心、則善常在我。在我之善、我自得之。故曰得善矣。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此意同。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信不信者在彼、而我常以信待之、初無疑問之心、則信常在我。在我之信、我自得之。故曰得信矣。子曰不逆不億、亦此意也。聖人之在天下、歙歙焉爲天下渾心焉。劉師培曰、操操即歙歙異文。○晉王弼注、歙歙猶心也。爲天下渾心焉、心無所主也。爲天下渾心焉、意無所適其也。百姓皆注其耳目。百姓各注其耳目、互相伺察、各有是非。聖人皆孩之。聖人視百姓如

愛兒、兄其是者亦不容、兄其非者亦不怒也。聖人之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者如此。

第五十章 此章言求道者宜養攝其生。

出生入死。韓非曰、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莊子、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又曰、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又曰、有乎出、有乎入。皆以出爲生、入爲死。又曰、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又曰、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馬敘倫曰、說文無塗途二字、蓋徒即塗途本字也。莊子至樂篇、食於道徒。即道途也。○韓非曰、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歸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案十有三之說、最爲不一、如韓非、河上公、嚴遵子、葉夢得、林東、皆以四肢九竅爲十三。杜廣成以十惡三業爲十三。又有以七情六慾爲十三者。李文裕以胃爲坎、生門也。心爲離、死戶也。皆一隅十二辰、滔而再始、爲十三。開元注、孫登等皆以十入之中各有三人爲十三。范應元等又以五行生死之數爲十三。又有以水之成數六、火之成數七、爲十三者。韓非去者勘時爲常說。四肢九竅之說、爲最可信。此外各家、皆後世穿鑿附會之談也。**而民之生**

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亦十有三。此句據傅奕本及范氏宋本。○韓非曰、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雖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爲死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亦十有三。○宋葉夢得曰、此章先言出生入死、蓋爲不能明乎出入、是故由之而生、猶之而死、其類雖不一、而自少而壯、自壯至老、無非動而之死地者。○陸沅曰、河上王弼作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顧憲成曰、韓非作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十有三。據其文曰、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又曰、皆爲死死地也。生生與死死相對、所以解此文之生生也。可見老子原文如此。今作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非也。劉師培曰、傅奕本與韓非同、此爲古本。**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宋林希逸曰、生者我所以生也。生生者我所以養其生也。養其生而過於厚、所以動即趨於死地。此亦輕其身而後身存、無而後能有、虛而後能盈、損而後能益之意。○文子十守篇曰、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亂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夫惟無以生爲者、即所以得長生。**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劉師培曰、被韓非作備。是古本。**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釋名釋姿容曰、容、用也。**夫何故也、以其無死地焉。**韓非曰、聖人之遊世也、即用徹明其目時所見之一線小光。**復歸其明、**事處中間之玄關一竅。此即第一章之常有以觀其

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持備以教害。故曰入軍不備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清理也。順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訂之濟編生矣。

第五十一章 此章言抱一之功夫。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本經第十章、生之畜之、與本章相同。此章已詳十章抱一之字爲一之代名詞。其注已詳十章抱一下。○言道既生一、知修種種之功德以畜之。一既得所遂育、則德蒸陶鑄、久則有形、其後則氣約充實而大成矣。**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一之所以能成形、其始在於道之生、其終在於德之畜。所以一之百千萬億化身、皆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爵字從古本及宋本、各本作命。○言之所以尊、德之所以貴、非因人賜之人爵而然也。此乃自然之道也。**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一作成之熟之。**蓋之**一作養之。**覆之。**所以道既生一之後、先以功德培養之、由是潛滋暗長、日充月盛、猶植物之在春及時也。傅奕引史記云、亭、止也。毒、安也。亭之毒之、指秋時言也。蓋之覆之、指冬時言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一之生也、而

不以爲己有、爲抱一之工夫而不自恃、造一長成而不自以爲主宰。無爲而爲、自然而然、此可謂玄妙之德矣。

第五十二章 此章言守常之工夫。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始、道也。以道爲天下萬物之母。**既知其母、復知其子。**上河公曰、子、一也。既知道已、當復知一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已知一、當復守道、反無爲。**歿身不殆。**既知抱一之道、則終身不始。以下言抱一之法。**塞其兌、閉其門。**兌、口也。門、耳目也。參同契曰、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旋曲以收視、坎乃不用聰。兌合不以談、希言順鴻濛。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爲常。**終身不勤。**塞兌閉門、一靈內藏、綿綿密密、不勞、可以歸根復命矣。**開其兌、濟其事、**開口多言、役於見聞、氣散、所以**終身不救。**求於外者輕重以濟其點接之事。於內、神耗於內、神耗終身不救。**見小曰明。**世人以張目而視爲明、惟修道之士則不然、在塞兌閉門之時、宜微閉其目、所見惟一線小光、此光在若有若無之間、在世人則以爲暗、而在道家即以爲明、故曰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終身塞兌閉門、以道自勝、而不暴露其氣、故曰守柔曰強。**用其光、**修道者宜將此所見之一線光明、復歸納於兩眉齊即用徹開其目時所見之一線小光。**復歸其明、**

義也。道家謂之同光返照。**無遺身殃。**河上公曰、內視存神、不爲漏失。**是謂習常。**紀昀曰、習、各本作襲。按河上王弼作習。焦竑曰、各本作襲常。襲習古通。周禮胥師注曰、故書襲爲習。是其例證。此當作習。（案習常之法、爲道家最重要之工夫、此法既明、則本經之所謂常道、常德、常名、常無、常有、以及復命曰常、知常曰明、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等句、皆可字字有著落、明白無遺憾矣。

第五十三章 此章言學道者不可走入邪徑、內不足而外有餘。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介、微也。一切經音義十五引易韓獻注、列子楊朱篇、無介然之慮者釋文。列子仲尼篇、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宋林希逸曰、介然之有、言一介可見之微也。又介然、堅固貌。荀子脩身篇、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注。張湛與王倫書、介然之志、蜻蛉蚊虻。確乎之操、維嶽海岸。○本經二十五章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亦見二十一章。其文曰、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行於大道者、即**惟施是畏。**讀書雜志、五十三章、行於大道、唯施是畏。王弼曰、唯施爲之是畏也。河上公注義同。實行常有以貽比衆也。念孫案、二家以施爲邪施字、非也。施、讀爲迤。迤、邪也。言行於大道之中、唯懼其人於邪道也。下文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河上公注、徑、邪不正也。是其證矣。（案徑、即上文所謂施也。邪謂足以惑人、故曰唯施是畏。王注曰、言大道蕩然正平、而民猶尚舍之而不由、好從邪徑。況復施爲以塞大道之中乎。於正文之外又增一義、非是。）說文、迤、衺行也。引禹貢東迤北會于匯。孟子離婁篇、施從良人之所之。趙注曰、施者、邪施而行。丁公著音迤。淮南齊俗篇、去非者、非批邪施也。高注曰、施、徙曲也。要見篇、捷徑直施。高注曰、施、邪也。是施與迤通。（禹貢、東迤北會于匯。馬融曰、東迤、邪也。文選甘泉賦、封豕石關、迤屬乎延屬。漢書楊雄傳迤作施。）史記賈生傳、庚子日施兮。漢書作斜。斜、亦邪也。韓子解老篇、釋此章之義曰、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親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此尤其明證矣。○劉師培曰、王說是也。○錢大昕曰、施、古音斜字。史記賈生列傳、庚子日施兮。漢書作斜。斜邪音義同也。（見潛研堂文集九卷十六頁）**大道甚夷、**夷、平易也。**而民好徑。**定觀釋云、言道求道、都道不道也。所謂親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此尤其明證矣。○劉師培曰、王說是也。○錢大昕曰、施、古音斜字。史記賈生列傳、庚子日施兮。漢書作斜。斜邪音義同也。（見潛研堂文集九卷十六頁）**朝甚除、**馬敘倫曰、除借爲污、猶行之作塗也。諸家以除治解之、非也。○朝謂國主所居之地。朝甚除、喻心中甚污穢也。**田甚蕪、**田喻上丹田中丹田下丹田也。蕪、謂蕪穢不治也。**倉甚虛。**倉謂精氣所藏之地。如胃爲太倉所藏之地。如肺爲華蓋所藏之地。如膻中爲氣海所藏之地。如丹田爲精室所藏之地。倉有之類。甚虛、謂內無所儲也。**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說文、厭、飽也。**資貨有餘、是謂盜夸。**夸別本作誇。說文曰、夸、奢也。夸張自大也。○此言好爲務外之人、內雖不足、而乃飾佩服以爲飾、豐酒肉以爲奢、私府庫以爲富。此皆劫制他人以縱一己之私欲。是謂爲盜、而夸張以自大也。故曰盜夸。○案盜夸與非于作盜竽、雖非日、大森作則小盜竊。竽也者、五聲之長、竽先則衆聲從。竽唱則衆聲和。故假文梁、譬劫劍、厭飲食、而貪財貨有餘者、皆竽之謂也。

非道也哉。

各本不重盜夸二字、此從傅奕本。○此言盜夸非修道之人也。也哉爲歎傷之辭。

第五十四章 此章明修身以及物、修之彌廣、則所及彌遠、致知格物、不外乎此。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宋呂吉甫注曰、凡物以建而立者、未有不拔者也。唯爲道者建之以常無有、則善建而不拔矣。凡物以抱而固者、未有不脫者也。唯爲道者抱神以靜、則善抱而不脫矣。夫唯所建所抱者如此。則其傳世有窮哉。此士祭有以享配不輟也。**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邦一作國。**其德乃豐。**豐唐玄宗曰、邦字與豐協韻。改爲國。**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普謂德澤。或修之於天下國家、而不知其本真乃在吾身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或修諸其身、而不能推之於天下國家者、故曰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也。非固以爲道之真、以治人。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其說實出於此。**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吳澄曰、德修於身、以及於天下、無一不修。然亦因彼之自然、言無與焉。物各付物、不相繫累、隨其所在、觀其所止。人人皆自得其分願、此大道無爲之治。心迹兩忘、超然無累。如齊物者無所建、齊抱者無所抱也。郭子曰、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雖欲相傷、其可得乎。郭子所言、蓋亦老子之意。**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上文五者非言、獨舉最後之一、以總結於後。此老天下也。以天下知天下、邦鄉家身、亦若是矣。豈不至簡至易哉。

第五十五章 此章言以赤子、明自然之本體、純粹混然、所以物莫能窺、故雖握雖號、亦莫非出於自然也。末則戒其縱有赫赫作爲之心、則失其自然矣。

含德之厚者、比之於赤子也。別本厚者之也三字。從傅奕本及宋本。○含德至德、如嬰兒然。**蜂蠆不螫、**蠆、蠍類、以尾蜷縮、故曰蠆尾。**猛獸不據、**猛獸、虎豹類。**攫鳥不搏。**攫鳥、雕鷹類、以羽距擊物。**骨弱筋柔而握固、**赤子之骨至弱、其筋至柔、而手之所握甚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未知有雌雄之事、而其陰亦作者、精氣盛也。朘、赤子之陰、俗呼曰揸。**終日號而嗌不嗄、**和

之至也。終日號啕，而其咽不嗄，和之至也。嗄，啞也。和，順也。嗄，聲嘶也。**知和曰常。**本經第十章專氣致柔，能嬰兒本和也。○案：啼，哭也。號，呼也。號啕，哭而聲嘶也。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自嬰兒之不離常德也。據此即知所有嬰兒之柔和，必備嬰兒之常德，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詳十六章知常曰明注，及五十二章見小曰明，用其光復歸其明二句。淮南其明注。○俞樾曰，此下當有用其光復歸其明二句。淮南道應訓，文子下德篇，多貪世利，厚益其生，故曰益生。○易順鼎曰，詳圖不祥。書序云，有祥桑共生於朝，與此祥字義。**心使氣曰強。**本經言學道者宜專氣致柔，沖氣爲和，豈言不可心使氣也。同。心使氣則外貌強梁，與修道最爲背馳。故本經曰柔弱勝剛強，強梁者不得其死。**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益生使氣，外觀日益壯盛。壯盛則非赤子之比，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其勢必日趨於衰老。故曰物壯則老。衰老則不能長生久視，大背修道之旨，故曰不道。既知不合於道，宜及早已之。○此三句已見本經三十章。

第五十六章 此章言悟道者寡言無執，故內外兼治，混合大通，所以貴也。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范應元曰，道不可知，不可言。知者知其不可知，不可言，故不言也。言者是不知其不可知，不可言，故言也。然則五千餘言，豈非言乎。此老氏垂後世測於言辭，而不能反身而求之於此心之初，故令人因言以求意，得意則忘言，要在乎默而行之也。**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愚竊謂言固不是，知亦未是。惟塞兌閉門以挫情欲之銳，解事物之紛，整心鑑而不炫其明，混濁世而不汙其真者，則是謂與道冥合矣。○元吳澄曰，此處世應物也。先自鈍其銳，以不銳解人之紛結。先自晦其光，以不光同人之塵垢。在己在人之銳鈍光晦，悉無分別，與世齊同，妙不可測，故曰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元吳澄曰，我既玄同，則人不能親疏利害貴賤我矣。愚雖如塗人，而人不忍相遠，不可得而疏也。外名位貨財，而人莫能相益，不可得而利也。外死生禍福，而人莫能相損，不可得而害也。勢若如君長，而人與之相狎，不可得而賤也。妙然如四矣，而人不敢相慢，不可得而賤也。凡此六者，人所不能，己獨能之，故爲天下之最可貴。

第五十七章 此章明無爲之治。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奚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尹文大道篇下曰，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奇者，權術是也。以權術用兵，萬物所

不能敵。凡能用名法以治國，權術以用兵，無事以取天下，吾奚以知天下其然哉。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兵，以求無事不可以取得。果能反能服之。**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言視天下多忌諱，則國家昏昧於是非而迷惑。**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民不務本業，而乞伎巧，則珍奇無益之物滋起。**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法令益明，則奸盜因之愈多。**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上文四項，皆爲上者多事之所致也。知多事之足以病天下，則知無事之足以治天下矣。故聖人云云而也。

第五十八章 此章欲使民去智，循天理以祛其近見之惑。

其政悶悶，舉沅曰，河上主彌閔作悶。范應元曰，閔音門。注見二十章。**其民醇醇。**醇或作淳，古通用。○成玄英疏曰，醇，質樸也。**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淮南子道應訓曰，澹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鑑於其中，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龜蛟莫之肯歸也。是故有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

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爲政也，以苛爲察，以詐爲明，以欺下爲忠，以計多爲功。譬之，猶巫峱者也，廐之大則大矣，智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吕覽制樂篇，禍者福之所倚，福者禍之所伏。聖人所獨見，衆人焉知其極。○馬敘倫曰，此下脫聖人所獨見衆人不知七字，當據呂氏春秋補。○韓非曰，人有禍，則心畏懼，心畏懼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亂即無成功。夫內有死矣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禍兮福之所倚。**孰知其極。**經謂其政悶悶者人以爲無所智識，且就質樸，禍且全矣。而不知正福之所倚也。其政察察者人以爲智所不明，將日趨於富強，是福也。而不知正禍之所伏也。此中消息，惟聖人所獨見，衆人孰能知其所至者哉。**其無正邪。**若然，則果無正定之理耶。曰倚伏無窮，不可得而定也。**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天下之事，奇或爲正，正或爲奇，善或爲妖，妖或爲善。是非利害，莫不皆然。此亦禍福倚伏之意，世人迷而不知，徒分奇正，徒分妖善，其迷蓋非一日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誰行方而德圓，庸詎知日庸即古之谷也庸之庸，謂故無割截之迹。**廉而不劌，**刺音桂，易順鼎曰，庸即古之谷也庸之庸，謂庸隅也。劌聘義，庸而不劌。疏云，庸，稜也。正

與此同。○說文、剌、利傷也。蓋思增。曰、剌、傷害也。清而容物、故不剌。**直而不肆**。肆、申也。聖人大直若屈、曲已從人、不自申之也。**光而不耀**。此乃藏有於無之道。○以上四者皆因因之政也。蓋聖人惟恬淡無爲、而方庶物。所以無割劇肆耀之過。而禍亂何有哉。

第五十九章 此章明用嗇之道、治人事天劇嗇長久。

治人事天莫若嗇。嗇音色。人喻氣、天喻上黃庭。治人事天、即御息抱一也。古來能解此理者僅韓非一人而已。故韓非曰、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按孔竅即指上黃庭而言。○韓非曰、案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不遠也。早復、不遠而復也。本經十六章曰、沒身不殆、以觀其復。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注已詳前。**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者首先已有所積、茲又不遠而復、是又加積之也。**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惟德可以勝物、故已私德克。則其先去己私之分量、不可窮極矣。**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喻人之有身。人能愼嗇精神、則壽者全、長者續、得以早爲復命工夫。復命則可以養身、可以全生、故曰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有國之母、指道字而言。考本經一章有名萬物之母。二十章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於母。二十五章可以爲天下母。五十二章、以爲天下母。皆指道言、可證。○本經十六章、道乃久、沒身不殆。故曰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謂身得道則如木有根。培其根則不拔。如果有蒂、滋其蒂則不脫。此身所以長生、目所以久視也。○莊子曰、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愼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愼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案此乃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

第六十章 此章明用嗇治國交歸。

治大國若烹小鮮。河上公曰、鮮、魚也。烹小魚、不去腸、不去鱗、不敢撓、恐其糜也。治國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散。○韓非曰、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則之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蓋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味。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善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者**。莅字、說文作蒞。○易順鼎曰、淮南俶真訓注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說文曰、人所歸爲蒞。○韓非曰、人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理動理、理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捶楚箠笞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蒞天下、此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韓非曰、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禮記檀弓下鄭注曰、神與人異道、則不相傷。**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也**。韓非曰、鬼、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韓非曰、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用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用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蓄積盛、民蕃息而蓄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祟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蓄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

第六十一章 此章明以德下人、人交歸之。消溟子曰、身則國之象也。身之處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所謂守雌抱一、則是陽下煉陰、化爲純陽、乃無爲之妙也。此亦一義。

大國者天下之下流、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其靜故爲下也。從范氏宋本。○天下之所以交會於大國者猶衆水之趨下流也。**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其靜故爲下也**。從范氏宋本。○牡指六牡而言、馬牛羊豕大雄也。見周禮天官膳夫注。○牝之雌者曰牝、雄者曰牡。牡動而牝靜、牡故爲牝之下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大國能謙下、則小國附之。取卽聚之借字。御注取作聚。成疏藏疏取亦作聚。下同。**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易順鼎曰、兩句承大國聚小國、小國則大國容之。或字猶有也。兩句不同、卽在一以字、一而字。以取者聚人、而取者聚於人。**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大國欲兼畜小國。**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小國欲入事大國。**兩者各得其所欲**。兩者皆能下、則各得其所欲矣。**故大者宜爲下**。小者宜自卑、而大者或不能下、故曰宜爲下、則知人之妄自尊大、而不屑卑以自牧者、必不能兼畜人者也。

第六十二章 此章言道爲天下之至尊也。

道者萬物之奧也。釋文云、室之西南隅曰奧、謂深遠如室奧也。老道體溫終、其大無外、萬物莫不覆於其中而實給焉。其小無內、亦莫不容在萬物之中而不可見。故曰奧也。善人之寶、道爲善人治身治世之寶。不善人之所保。道爲不善人之所賴以自保也。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各本脫美行之美、茲補。淮南子繆稱、淮南道應訓、引作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俞樾曰、當依淮南。胡適曰、行上脫美字。人爲論。馬敘倫曰、俞說是也。○經言人即不善、苟有一言之美、亦可以市尊於人、苟有一行之美、亦可以加人之上。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不善者如惸而求道、何至遽爲人棄之。有道爲不善人之所保如此。故立天子、置三公、雖、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此謂之三公也。經述堯舜此言。若西漢則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東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與經皆不合。雖有拱璧以先駟馬、易順鼎曰、左襄三十一年傳、叔重帶與經皆不合。雖其拱璧。杜注、拱璧、公大璧。玉篇、駟、大駕也。拱璧即共璧。王注謂爲拱抱寶璧、非是。○奚澄曰、拱璧、合拱之璧。駟馬、一乘之馬。拱璧先駟馬、猶春秋傳言乘韋先十二牢也。朝聘之享、駟馬陳於外、執拱璧以將命。不如坐進此道。奚澄曰、坐、跪也。朝聘以拱璧駟馬爲重貴、而未足貴命曰先。不如跪而進此道之尤貴。天子三公之貴以此道。拱璧駟馬、不如此道。故萬物貴之而以爲奧也。○倪元坦曰、坐者、坐忘也。靜坐無爲、而道可進。即老子所云、進道若退也。昔天子三公、以及拱璧駟馬、皆不足以爲珍貴、不如坐進此道乃爲至珍貴耳。莊子曰、胸有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又顏回曰、回坐忘矣。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又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子綦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以上皆坐進此道者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不曰者、如詩不云乎。求以得、故爲善人之寶。有罪以免、故爲不善人之所保。此道之所以爲天下貴也。

第六十三章 此章明聖人得道之大全。

爲無爲、無爲而後無不爲。事無事、無所事於事、而後能集事。故曰爲無爲。味無味、無所著於味、而後能知味。故曰爲無味。大小多少、能大者必能小、能多者必能少。報怨以德。能報怨者必以德。○新序雜事篇四曰、梁大夫有宋就者。曾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令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幼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竊搖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罪。亦欲宿往報復楚亭之瓜。明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揖趨、疏之道也。人惡亦惡、何禍之若也。若其有子。必使報令人往。窖爲楚亭夜善灌瓜瓜。令如是也。於是梁亭乃使其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實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幽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忽然慙。以意自閉也。若更曰、德報瓜者、得無有他事乎。此梁之陰謀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稱、則說梁王以爲信。故楚楚之敵、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人既不善。胡足棄哉。

圖難於其易、能圖難者必先易。爲大於其細。能爲大者必先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此二句將上章中言之也。○韓非曰、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救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防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小、故曰、聖人蚤從事焉。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是以聖人於天下之事、終不待其大而後爲之、故能成其大。夫輕諾者必寡信。若夫衆人之輕諾者、後必難復而寡信。多易者必多難。於事多以爲易者、後必多至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王弼曰、聞元本猶作也、古通。鄧析曰、河上無矣字。○前言易矣。恐人以輕易之心視之、故將前文一轉、曰易非輕易也、聖人猶以難心處事、故終皆可成而無難矣。

第六十四章 此章體聖人無爲之學、以莊有爲有執之失。

其安易持、方其安時、持之則易、及至於危、則難持矣。其未兆易謀、事之未萌、謀之則易、及其形見、則難謀矣。其脆易破、破一作判、或作泮。○脆而未堅、攻則易散、及其已堅、則難散矣。爲之於未有、故爲之者亦於其未有而爲之。治之於未亂。治之者亦於其未亂而治之。○以上六句言圖難於其易。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合抱之木、其生也必自毫末而始。九層之臺、起於累土。九層之臺、其築也必自一簣之土而始。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千里之行、必自發足而始。○以上三句、言爲大於其細。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天下事、有所作爲者常敗之、有所固執者常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聖人爲而不爭、執而無執、故無敗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恒終如始、則無敗事矣。幾、近也。凡事又不特始者宜愼也。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若能恒終如始、則無敗事矣。○趙氏孟子告子章句上章指曰、功貴幾成、人在愼終。○韓詩外傳曰、官急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是以聖人以人所不欲者爲欲。故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馬敘倫曰、說文曰、復、行故道也。復衆人之所過、謂行衆人之所經過、與不爲先義同。故下文曰、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萬物莫不有恫自然之道、聖人惟順其性命之理、而立教以左右之、使適乎中而已。不敢別有益生助長之爲也。

第六十五章

此章明用智啟姦之惡、示玄德大順之規、此老氏逆知世變之必至、其有憂患之心乎。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聰明、道之累也。聖人之教人、常欲使之瞭其聰明、不至於自累。故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使其去巧詐、返淳樸也。○論語、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莊子曰、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

溟涬、解心釋神、莫然無魂、各復其根、渾渾沌沌、無間其名、無問其情、物故自生。案所謂將以愚民者如此而已矣。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民之難治、以其智治國、則民亦將以智應之、機詐愈深、大亂將作、是國之賊也。惟安於無爲、而不以智治之、則民亦將不識不知、以順吾治、乃國之福也。知此兩者亦楷式。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也。知乎此亦可以爲楷模法式矣。楷、古本宋本作稽。馬敘倫曰、稽楷古音同類相通。莊子大宗師篇、猶不僭、韓非說疑篇、作猶不稽。能知楷式、是謂玄德。能知此法則可謂之玄妙之德。玄德深矣遠矣。深不可測、遠不可量。深矣遠矣者、嘆美之辭也。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人皆欲智而我獨欲愚、是與物情反矣。相反於物、乃順於道、是謂大順。莊子曰、其合緡緡。若愚者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第六十六章

此章明聖下不爭之德。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爲百谷王。吉江海所以能爲百谷之所歸往者、以其善居處下之地也。○水注谿曰谷。見公羊傳三年傳。無陳谷注、及爾雅釋水李注、楚辭招魂川谷徑復注。是以聖人欲上民、一本民作人、因避唐諱。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必以其身後之。吳澄曰、言下之、卑屈其言、而不自高。身後之、退卻其身、而不前進。此聖人謙讓盛德、非有心於上人先人爲之。蓋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是以聖人處上而民弗重、重、難也。處前而民不害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害、患也。○淮注曰、屯初九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蓋得其心也。處上而人不重、則戴之也懼。處前而人不害、則利之者衆。若是則無患不服、故不厭也。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聖人以其善下而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第六十七章

此章明道體至大、而用以慈。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天下皆謂我之道則大矣。其人則似一無所能而不肖者。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夫惟大、故似不肖、若有所能而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作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我所持者立心以慈、持躬以儉、臨事以退、則與世之所尚者、不相背矣。然人能守此三者、家國天下、無所往而不得其宜、故足爲寶。夫慈故能勇。仁者必有勇也。

儉故能廣。守約而施博也。左傳曰、晉公子廣而儉、正用此語。不敢爲天下先、則與物無忤、人所樂推、故能爲材用之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廣、銳進以求爲先、是皆人之所惡也。有死道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夫慈者生道之所以流行、乃仁之用也。故爲三寶之首稱。以慈御物、物亦愛之。如慈父母。雖爲之效死不辭。是以戰則勝、守則固。故曰仁者無敵於天下也。苟或人力有所不及、天亦將以慈救衛之。蓋出乎爾、反乎爾。而天道好還、常與善人故也。

第六十八章

此章標四準、以教合天之德。

善爲士者、不武。士、士師之官也。武、猶曰健更也。作士明刑、亦以健更。善戰者不怒。不得已而戰、非出於人欲之私。善勝敵者不爭。惟無爭之心、故能勝彼之爭。貪而先動者必敗。善用人者爲之下。德之謙下、則人樂爲用。蓋心誠而服其勢也。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上文四者之善、皆不爭之喻也。不爭之德、可以配天、可以服衆力用天下、自古以來、無加於此、故曰古之極。

第六十九章

此章言用兵以明道，而貴其於不得已，或兵，若以人身言之，即邪念之於敵國，利欲昏於錢銀，蓋亦貪欲，以至於狂所資乎。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用兵者有言，吾不敢爲造兵端之主，但後起應敵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言不敢進寸而爭人之有，是謂行行，如字。無行，行，戶剛切。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仍王弼作扔，扔，揖也。○言雖在軍旅之間，如無行陣之可行，無臂可攘，無敵可揖，無兵可執。而亦安有用兵之容哉。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輕敵非但自矜自賊，而必以殺人爲樂，隳失吾慈寶矣。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故舉兵相加，雖未分勝負，而有哀矜之心者，可以決其必勝，以其慈心之所發，爲天人所共助也。

第七十章

此章明道至易知易行，而終之以至難。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道本固有，人所同然，指此示人，宜若無難知難行之事。然中士聞之，若存若亡。下士聞之，大而笑之。此天下所以莫能知莫能行也。言有宗，宗，主也。衆言之中有主宰，故曰言有宗。事有君。君，亦主也。衆理之中，道爲之主，故曰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世無知至言至道之人，所以莫有知我者，故曰，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道大故知者鮮。則我者貴。以我爲則者，尤爲可貴。是以聖人被褐而懷玉。舉沉曰，河上王弼無而字。易順鼎曰，文選精四賦注引，有而字。○傅奕本亦有而字。聖人知道之不易告人也，故容貌若愚。被褐則外襲其明，懷玉則內蘊其真。何嘗求知於人哉。

第七十一章

此章謂真知則契理，執迷則成病。

知不知上，知常道而不自以爲知者上也。不知知病。不知常道而自以爲知者病也。夫惟病病，夫惟知其病之爲病。是以不病。是以不陷於病也。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聖人所以無強知之病者，以其深病此病，是以不至於病也。

第七十二章

此章祛定惑以全真也。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民不威刑威，則必犯法，而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狹，隘也。無厭其所生。民之所以不畏威者，由其所居而志於大，厭其所生而志於多，或壓死亡而不恤耳。人各有分，犯狹其所居之位也，犯無厭其所生之貪也。夫民心何常，夫惟不厭其所生，是以不厭。惟爲上者先不厭其所生，則無厭其所居之位，而民亦在上之所導耳。是以聖人自知而不自見，是以聖人自重而已，不自見以矜人。自愛而不自貴，自重而已，不自貴以上人。故去彼取此。故去彼貪競新之習，而取此淸靜也。

第七十三章

此章告人當勇於道，不當勇於力，蓋明天道之自然。而末又戒以天網之不漏，使人信之無疑也。

勇於敢則殺，剛強者死之徒，勇於即剛於敢則殺也。勇於不敢則活。柔弱者生之理，勇於即剛於不敢則活也。利也。○淮南子人間訓曰，秦牛缺居於山中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轡銜，捶其衣被。盜還反顧之，無憤色，妻笑，驟然有以自得也。盜逢向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服，所以掩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懼之聖人也。以此而見主者，必且以我爲事也。言反審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或利或害。或利指勇於不敢者也。能勇於不，而未能勇於不敢也。此兩者或利或害。而言，或害指勇於敢者。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強梁者殺之徒，宜爲天之所惡也。是以勇於敢之事，雖在聖人猶難之，況在衆人乎。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任物自然而物莫能違。不言而善應，不言而應，如響之格思，本無向背，如著往而來，則來，夫豈待召而後至哉。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不召而自來，坦一作袒，然而善謀。坦然舒緩，若與人忘，而善謀物謀其成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失一作漏。○陳碧虛恢，天之法網，恢恢然大矣。雖若疏廓而未嘗遺失，天道之可畏如此。一犯世所惡，何以自免乎。

第七十四章

此章謂君無爲則民知自勤之方。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尹文子大道篇下曰，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網急，刑罰重，則民不顧其生。生無所顧，視君之威末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懼。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易順鼎曰，奇借爲詭。吾得執而殺之，孰敢。民情本不畏死，爲民上者若不專用重刑而以死懼之。使民果有畏死之心，則爲奇詭者吾得執而殺之，則人皆不敢復爲矣。故曰，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司殺者，造物也。天地之間，爲善爲惡，常有造物者司生殺之權，其可殺者造物自殺之。故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

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孰能皆當任一人之意思而用其術者矣。○張采田曰：物不患其殺之者，萬物混混，必歸於滅盡而後止。則常有司殺者殺之矣，豈司殺之常理，而移之以行其殺，非得不足以懼物，而亦有所不及者。然則操政刑死生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

第七十五章

此章戒有爲之弊，惟忘其生則可以全生也。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御注曰，賦斂則民不足。）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政煩則奸僞滋起。）民之輕死，以求其生之厚，是以輕死。（養生太厚，則欲利其動，故觸邪後，無不爲矣。○或謂凡人過於自愛，反以喪其身，飲食太多，亦能生病，此其一也。過於自愛曰養，欲以求生，故曰求生之厚。輕用其身，以自取死，故曰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貴生猶前章之益生，求生之厚者也。賢猶勝也。忘其身而遂身存，故曰無以生爲者賢於貴生。○淮南子曰，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趨舍滑心，使行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欲者使人之心勞。聊疾去，則志氣日純。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修得生也。）

第七十六章

此章言用柔弱可以保沖和之氣。

人之生也柔脆，其死也堅強。（吳澄曰，人生則肌膚柔軟而活動，可以伸。死則冷硬強直，不能屈伸。）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草木生則枝葉軟脆，死則枯槁堅硬。因言人而並及於草木。）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馬敘倫曰，徒猶爲道逢之途。○上文言人與草木生柔而死堅，推此物理，則知人之行爲，凡堅強者是死之途也。柔弱者生之途也。）是以兵強則不勝，（用兵示弱者，謀深而工。故老而玩之，攻毒。特強者虛漠而驕，敵慢而備之，故不勝。蔡兵過周，超乘三百，竟敗於殺。齊兵入晉，柴夫投人，竟敗於鞌。此恃強不勝之驗也。）木強則共。（集韻，共爲拱之省文。○殺梁傳三十二年傳，手一冢木已拱矣。注，拱，合抱也。又公羊傳注，拱可以手對抱。案，木大而至可以兩手合抱，則爲棟梁之材。木可任棟梁則伐。故列子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故堅強處下，柔弱處上。（夫物之精者必在下，而粗者常在上，其精必柔，其粗必強，理勢然也。而天下亦未有剛強而能居人上者。莊子曰，以濁以靜者下爲表，是也。）

第七十七章

此章明道之一，中正而任私，性視天之道如之，而實人則與之同也。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一作與。）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明無玄云，凡張弓俯其體，則弭向下。張弓而仰其體，則弭向上。天之損有餘，如抑其弭而使之下。其補不足，如舉其弭而使之高。○宋葉夢得曰，張弓者，挽之而後發，是亦欲之於己，而後施之於物者也。以不正爲主，調和爲常，故與天道異。此其高下抑揚，有餘不足，無不中其節者，其取之不在外也。蓋出於自然，故無私而均。人則反是，而不求於內。是以每損人之不足，以求己之有餘。蓋出於使然，故多私而不均。）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惟有道者，爲能爲天之所爲，亦不恃其爲，不居其功，若使爲而恃、功而居，則豈見於世矣。豈見於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

第七十八章

此章言柔弱能容，則爲物所歸也。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水至柔弱而能攻堅強，世未有能勝之者。千金之堤，潰於蟻穴之漏，是弱之勝強者，無以易於水也。故曰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弱能勝強，柔能制剛，如水之易見，人莫不知之，而至道在於能柔能弱者，莫之能行也。）是以聖人言，（一本作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淮南子道應訓曰，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尋。聖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舍之。王俛而泣沾襟。起而拜聖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爲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言。與惑在心，何也。子章曰，與惑，天刑也。心，宋分野。譙且當罪。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罪，不辭。子章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實稱死耳。子章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無復言矣。子章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延年

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臣不徒、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景果三徒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上文之言、皆以世俗視之、皆以爲反正之言、方以垢爲辱、以不祥爲殃也。惡知柔弱之勝剛強乎。

第七十九章 此章明息安在於良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大怨、其怨深也。言、其怨藏蓄於中而不言也。人有大怨而我欲強和之、其後必有餘怨。未足以爲善也。**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左契即左券。說文、券、契約也。分爲左右、各執其一以爲信也。史記田敬仲世家、當執左券、以責孟嘗。○元吳澄曰、執左契不責於人、無心待物也。契者刻木爲券、中分之各執其一、而合之以表信。取物於人曰責。契有左右、左契在主財物者之所。右契以付來取財物之人。陳用王氏曰、史記云、借右契以責邪。續記云、獻田宅者操右契。則知左契爲受責者之所執者。謂執左契者、已不責於人、待人來責於己。有持右契來合符即與之。無所計較於人之善否。相忘於無心也。不若無心得物、如執左契而不責於人、靜中觀物、而任其自然。**故一本無故字。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元吳澄曰、有德無心待物。無德有心於物。徹、治也。古者助法、一井之田分爲九區。八家各受私田一區、其中一區爲公田。八家同耕公田、而各耕私田。私田百畝所收、或食九人、或食七人、或食六人、下食五人、由其各家丁力多寡、強弱不同故也。周改助爲徹法、恐八家私田所收之不均、故八家私田亦令通力合作而均收之。八家所得均不、而無多寡之異。司左契者任人來取、無心計較於人。故曰有德。司徹法者、恐其不均、有心計較、故曰無德。和怨者恐奪人受害、有心爲之、亦如司徹者有心於爲力窮之家、恐其所得者寡矣。**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契之無私、亦猶是也。惟合者得之。○天道於人、無所私愛。其所與者當在善人。亦善人之自取之也。是嘗求善人而與之哉。莊子曰、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

第八十章 此章明安性分則無所企求。

小國寡民、宋林希逸曰、小國寡民、猶孟子言得百里之地、皆可以朝諸侯一天下之意。老子蓋曰、有道之人、若得至小之國。不多之民、并而居之。**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文子符言篇、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家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俞樾曰、什伯之器、乃兵器也。後漢書宦者傳注、軍法、五人爲伍、二五爲什、則共其器物。北堂書鈔者、古軍法以百人爲伯。周書武順篇曰、五五二十五曰元率。四率成師曰伯。是其證。什伯皆士卒部曲之名。士卒所用之器、故謂之什伯之器。徐鍇說文繫傳引老子曰、有什伯之器。每什伯共用器、謂兵革之器、得其解矣。河上本什伯下誤衍人字。劉師培曰、觀王注曰、使民、可見王本使下亦有民字。河上蓋亦有民字、改民爲人、又遺雷於什伯之下耳。**使民重死而不**

遠徙、王弼曰、雖有甲兵無所乘之。不故意曰雖有甲兵無所乘利也。**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舟輿無所乘利也。**雖有甲兵無所陳之。**雖有甲兵無所陳列也。**使人復結繩而用之。**上古未有文字、結繩以紀事也。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使民各安其所用、復於其初也。**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此言民皆重死而不遠徙、安土樂業之意。**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此章言自美以至真爲、論善辯以戒修行、述知博以示迷惑、陳甲兵以教忘爭、假有多可觀法性、合天道以論聖人、欲使學者忘棄微於理性之中、忘繫踵於言象之表、故能悟教而忘教、以是修爲。

信者不美、美者不信。者字各本作言。俞樾曰、當作信者不美、美者不信、與下文善者一律。河上注曰、信者如其言、不美者修其言

也。可謂古本正作信者不美。無言字也。馬敘倫曰、言者形近而竭、當作者。○本經二十一章其中有信、指信道者而言也。若十七章信不足焉、指不信道者而言也。本文謂信道者不尚虛美、倘虛美者不信道。**善者不辯、辯者不善。**河上注、善者以道修身、辯者謂巧言也。不善者舌致患也。山有玉、掘其山。水有珠、淵其潤。**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河上注、知者謂知道之士、不博者守一元也。○姚鼐曰、一以貫之、何事於博。河上注、博者多見聞、不知者失要真也。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以救患、有財以與貧。**既以爲人己愈有。**河上注、既以爲人施設德化、己愈有德。○案此即佛氏所云之法施也。法施爲布施中之一。智度論曰、能種種說法、令生開悟、名爲法施。○宋曾有經曰、說法教化、名爲法施。能令衆生當世開道。**既以與人己愈多。**河上注、既以財助布施與人、而財益多。如日月之光、無有窮時也。○韓子曰、以有積爲不足、無藏也故有餘。○案此即佛氏所云之財施也。爲布施中之一。○十住毘婆沙論曰、菩薩以真智、如是知施與已、是我物。在家者、非我物。物施已、則堅牢。在家者、不堅牢。物施已、後世樂。在家、少時樂。物施已、不盡守護。在家者、有守護者。物施已、愛心薄。在家者、增長愛。物施已、無我所。在家者、是我所。物施已、無所屬。在家者、有所屬。物施已、無所畏。在家者、多所畏。物施已、助菩提道。在家者、助施道。物施已、施有報。在家、得有漏。物施已、得無漏。在家、得者。施已、捨煩惱。在家、增煩惱。施已、得大富樂。在家、得大富樂。施已、大人業。在家、小人業。施已、諸佛所歎。在家、愚癡

所貴。天之道利而不害。「天道如生而長殺，存而生之育之，欣而成之熟之，成人貴，敗人賤，天道利而不害人之謂也。與人以善，故曰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聖人法天以爲用，善與萬物而無形，人已兩忘，彼我無迹，又何爭哉，故曰聖人之道，爲而不爭。」要之言大抵只不爭爲主，故以此語結之。

老子姓尹氏，著道德經。史記云，函關。神仙傳云，川關。皆不著其地。指掌子云，老子西游，過函谷尹喜於散關。皇甫士安高士傳亦謂函谷關。按神仙傳言出關，但當以散關爲是。若函谷則入關矣。今屬陝府，有程鄉亭，即尹喜受經傳所居，去散關不遠。案以前，而谷關在今盩厔縣，漢武幸關於新安，平漢末，始徙函谷關，更置潼關於華陰。其故關即之大晴關。又爲新安。至唐天授二年，徙縣尚北，近河爲路，是今之潼關。不惟非古之函關，并非古之潼關。後人疑關尹即於新關，涉筆者且用其語於今之潼關，不考之甚矣。又謂許記關尹，能云氣，候關令內侯，有紫氣東來之語，工部東來紫氣滿函關，正其用典錯矣，或有據者。民國十五年十一月校畢以補除白

神洲古籍皆託物以言理六藝是已師法既失則傳其物而遺其理自後漢以至國初所謂聞人其所學與周秦之六藝奚若與前漢之六藝又奚若今日一一可度數也今之談者以爲六藝之說文曲旨隱恃在口耳不恃竹素故經紅休之亂而塗徑遂迷若舉理而不託物者將毋經久而不汨然攷老子書二篇言理而不託物者也而自古及今其說之紛呶則倍徙於六藝焉韓非受學於荀卿荀卿受學於子弓之徒子弓受學於孔子孔子受學於老子相去裁五六傳非又最服膺於老子解老喻老二篇爲古今注老之最朔而所言已與莊周大不同於是老子遂爲名法家之初祖漢興蓋公黃生之倫其學不知其所從出而以黃老自號

因緣際會遂成顯學於是老子又爲黃帝之大宗顧其時猶與安期羨門之流不並席而坐也自桓帝以老子與浮屠並祠而老子乃有爲大神之漸光和中梅瑟之法入於震旦張角因之立太平道以符祝爲人治病教病者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爲不信道張陵爲五斗米道法亦如角而加使人習老子五千文以充姦令爲鬼吏元魏寇謙之自言神瑞二年十月乙卯忽遇天神乘雲駕龍導從百靈仙人玉女左右侍衛集止嵩岳稱太上老君授已丹法於是老子又爲道教之教宗而較三張稍後魏晉之間文章之士頗以放曠自遁名之曰老莊與道教同時而大異於是老子又爲名士之職志自是以來託於老子而自見者殆千百家而大旨不越是

四者異哉舉理而不託物者其說之紛啾若是之甚也若欲從而定其是非非大愚其孰爲之老子既著書之二千四百餘年吾友嚴幾道譯之以爲其說獨與達爾文孟德斯鳩斯賓塞相通嘗爲熊季廉說之季廉以爲是嘗佑聞之亦以爲是也於是客有難者曰嚴幾道是則古之人皆非矣是必幾道之學爲二千數百年間所未有而後可其將

何以立說應之曰君亦知流略之所從起乎智識者人也運會者天也智識與運會相乘而生學說則天人合者也人自聖賢以至於愚不肖其意念無不緣於觀感而後與其所觀感者同則其所意念者亦同若夫老子之所值與斯賓塞等之所值蓋亦嘗相同矣而幾道之所值則亦與老子斯賓塞等之所值同也此其見之能相同又奚異哉請

遂吾說老子生古代之季古之世稱天以爲治主宰前定之義原於宗教而達於政治凡在皆然也周之制凡天下之學能爲語言文字所持載者無不集於史老子既居其極備以觀其全復值其將弊而得其隙沈思積驗而恍然有得於其所以然之故其所言者皆其古來政教之會通也斯賓塞等生基督宗教之季基督之教稱天以爲治主宰

前定之義原於宗教而達於政治均與老子之時同而英法之制凡爲語言文字所能持載者與爲非語言文字所能持載者皆備於學則又過於周之史斯賓塞等既居其極備以觀其全復值其將弊而得其隙沈思積驗而恍然有得於其所以然之故其所言者亦其古來政教之會通也幾道既學於西方而盡其說而中國之局又適爲秦漢以

後一大變革之時其所觀感者與老子斯賓塞同故吾以爲卽無斯賓塞而幾道譯老子亦能作如是解而況乎有斯賓塞等以爲之證哉故幾道之談老子之所以能獨是者天人適相合也卽吾說引而伸之非惟證幾道之說之所以是亦可以證古人之說之所以非蓋古人之說無不有所觀感而興惟其所觀感者與老子時異耳七王之季攻

戰不休非束湮無以用衆而又懲於韓魏趙氏田氏呂不韋李園之禍淫於李悝商君申不害之說故有刑名之學漢承秦弊反秦之道乃足自存故有黃老之學魏武原出宦官絕儒生惡氣節司馬氏因之益以自危爲所猜者無胡越之可走則惟有自汙以求免而已故有老莊之學西漢神話與經說合東漢神話與經說分神話無歸故有道教

之學其開世變雖亟而於政教之大綱則初無所變易故生其間者不能如老子之時之深遠而各守一偏曲之見以爲宗極非其人之不及幾道其天與人不相值也言及此而曾佑之以幾道爲是古人爲非非理之至確者哉茲季康將刊其書以公於世因爲述其大義如此光緒乙巳八月錢塘夏曾佑紱於上海

紱

癸卯余在京師出所評老子就吾師侯官先生謁正先生爲芟薙十九而以己意列其眉久之丹黃殆徧以王輔嗣妙得虛無之旨其說亦間有取焉受而讀之大喜過望南旋持示義寧陳子陳子亦絕歎以爲得未曾有促余刊行後復請先生附益千數百言頃來東瀛遂鈔付活版公於世並爲之

紱

紱曰老子者閱世久而富於經驗之人也其所言悉得於天道人事物理之會通吾國哲學之濫觴也其文奧其恉微古今注者雖百千家大率窈冥幻誕益令讀者墮煙霧甚且爲神仙妖妄之說不可致詰近世論稍稍異憂時之士恫宗國顛危求其故而不得則一歸咎於老子摭拾一二疑似賚其剽剝一時從風無持異說者余嘗竊竊然疑之夫道德經僅爲周秦諸子之一而已攷古者時一繙帤孰與四子五經家絃戶誦就如論者言恐承今日末流之弊者在彼不在此況所剽剝固未嘗達老子本恉也哉論者既拘於虛而爲偏曲之詞聞者復蹤其實而循盲從之軌斯亦異矣且吾國人爲論不察理道之眞不僅此也一說之興一義之立不必密合情事但與其民智相得皆風旨一

紱

時所向披靡耳食之徒且不審立說持義者之用意而亦揚揚然鼓脣搤腕若非此不足彰其好道之誠見義之勇也者所謂清議所謂輿評大氏皆此此習既成求其學術去僞崇眞思想進而愈上難已願讀是書者紆神澄慮去其所先成於心然後知原書自經評點字字皆有着落還諸實地正無異希世瓌寶久瘞荒山一經拭磨羣知可貴此

又余發行是書之微旨也夫光緒乙巳秋八月南昌熊元鍔敘於日本東京

老子道德經上篇

晉王弼注　侯官嚴復評點

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證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

常道常名無對待故無有文字言說故不可思議故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爲萬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時則長之育之亭之毒之爲其母也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

不言無物而曰無欲者萬物之成必有欲者物果而欲因也乘果言因於此等處見老子精妙非常智之可及也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　妙者微之極也萬物始於微而後成始於無而後生故常無欲空虛可以觀其始物之妙

動必有復故觀其徼

有欲以觀其徼　徼歸終也凡有之爲利必以無爲用欲之所本歸終也道而後濟故常有欲可以觀其終物之徼也

同字通一切皆從同得名其所稱衆妙之門如西人所謂 Universal 周易道通爲一 Cause 大極無極諸語義與此同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兩者始與母也同出者同出於玄也異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則謂之始在終則謂之母玄者冥也默然無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得而名故不可言同名曰玄而言謂之玄者取於不可得而謂之然也謂之然則不可以定乎一玄而已則是名則失之遠矣故曰玄之又玄也衆妙皆從同而出故曰衆妙之門也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

南華以道遙遊爲第一齊物論爲第二養生主爲第三老子道三章亦

以此爲大明盖哲學天成之序也人惟自知拘虛大其心識其目以觀化而後見對待之物論無不可齊而悟用力最要之所在也

試舉一物爲喻如空氣爲生物所不可少然不覺與食氣自由之爲申縮也使其知之則必有失氣之患矣而後能耳

試觀布魯達奇英雄傳中來刻谷士一首考其所以治斯巴達者則知其作用與老子同符此不佞所以云黃老爲民主治道也

尙賢君主治要也

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
形氣之物無非對待非對待則不可思議故對待第七論上境

音聲相和。前後相隨。美者人心之所樂遭也惡者人心之所惡疾也美惡猶言怒也善不善猶是非也言怒同根是非同門故不可得偏舉也

此六者皆陳自然不可偏舉之明數也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
自然已足爲則敗也 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
爲而不恃。智慧自備爲則偽也 功成而弗居。因物而用功自彼成故不居也 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使功在已則功不可久也

三章

上篇 二

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賢猶能也尙者崇之名也貴者隆之稱也唯能是任尙也爲唯用是施貴之何爲

尙賢顯名榮過其任爲而常使能相射貴貨過用貪者 都柱生養生主之意

戴趣穿鑿探微沒命而盜故可欲不見則心無所亂也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心慮智而腹愼食虛有智而實無知也 弱其志。強其骨。骨無知以幹志生乎以亂心虛則志弱也 常使民無知無欲。守其真也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知者謂知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四章

此章專形容道體當版攷字與兩個字方爲得之蓋道之爲物本無從形容也

以道爲因而不爲果故曰不知誰之子使帝而可名則道之子矣故又曰象帝先者一切父也西哲謂之第一因

天演開宗語

此四語括漚達尊文新理至載王輔嗣

法天者治之至也

囮音掘竭也虛而不屈虛而不可竭也

太史公六家要旨注重道家最正如是今夫儒墨名法所以窮者欲以多言求不窮也乃不知其終窮何則愚常出於所慮之外也惟守中可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夫執一家之見者不能全家執一國之見者不能成國窮力畢慮不能爲用故人雖知萬物治也治而不以二儀之道則不能盈也地雖形魄不法於天則不能全其寧天雖精象不法於道則不能保其精沖而用之用乃不能窮淵以造實實來則滋故沖而用之又復不盈其爲無窮亦已極矣形雖大不能累其體承雖厚不能充其量萬物含此而求主主其安在乎不亦湛兮似或存乎地守其形德不能過其載天像其象德不能過其覆天地莫能及之不亦似帝之先乎帝天帝也

五章

上篇 三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天地任自然無爲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爲造立施化則物失其真有恩有爲則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則不足以備載矣地不爲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爲人生狗而人食狗無爲於萬物而萬物各適其所用則莫不贍矣若慧由己樹未足任也 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以百姓比芻狗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橐排橐也籥樂篇也橐籥之中空洞無情無爲故虛而不得窮屈動而不可竭竭也天地之中蕩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窮窮若橐籥也

大力當住

由緣入緣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愈爲之則愈失之矣物惡其惡事結其言中則無窮窮棄己任物則莫不理若橐籥有意於爲整也則不足以供吹者之求也

公不算莊子所謂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也夫中谷何道要而已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谷神谷中央無谷也無形無影無道處卑能生萬物以之生故綿綿若存也無物不死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極同體故謂之天地之根也欲盲存邪則不見其形欲盲亡邪萬物以之生故綿綿若存用而不勞也故曰用而不勤也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無私者無爲於身也

上篇 四

則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道無水有故曰幾也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此章盲玄之德

無窮小之內此道之所以盡絕盲蹊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

持而盈之神虛之反也揣而銳之靜重之反也

此章反喻

功者勢必揣銳故不可長保也

上篇 五

盲人皆處於治道也

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知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爲乎

載猶處也營魄人之常居處也一人之常無離乎則物自賓矣專氣致柔之和能若嬰兒之氣致至柔之和能若嬰兒之無所欲乎則物全而性得矣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玄物之極也盲能滌除邪飾至於極覽能不以物介其明能之其神乎愛民治國能無知乎任術以求成運數以求則紛與玄同也天門開闔能爲雌乎天門謂匿者智也玄覽無疵猶絕聖也治國無以智猶棄智也能無以智乎則民不辟而國治之也天門開闔能爲雌乎天下之所由從也開闔治亂之際也或開或閉經通於天下故曰天門開闔也明白四達能無爲乎則物自賓而處自安矣明雌應而不倡因而不爲盲天門開闔能爲雌乎則物自賓而處自安矣明白四達能無爲乎盲至明四達無迷無惑能無以爲乎則物化矣所謂道常無爲侯王若能守則萬物自化

生之（不塞其原也）畜之（不失其性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不塞其原則物自生何功之有不失其性則物自濟何爲之恃物自長足不吾宰成有德無主非玄而何凡言玄德皆有歸而不知其主出乎此冥）

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轂所以能統三十輻者無也以其無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實統衆也）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木埴鑿所以成三者而皆以無爲用也皆無者有之所以爲利皆緣無以爲用也）

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爽差失也失口之用故謂之爽夫耳目口心皆順其性也不以順性命反以傷自然故曰盲聾爽狂也）難得之貨令人行妨。（難得之貨奪人正路故令人行妨也）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爲腹者以物養己爲目者以物役己故聖人不爲目也）

十三章

（此章乃橘朱爲我在國養生之所本夫聖不足以聖學我也以吾驚之故有聖學亦無明貴大患也自吾有身而後有貴大患即道則不驚得道則無身凡皆不能自然之舉猶長者之不欲竹馬泥娃者所不能也）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寵必有辱榮必有患寵辱等榮患同也爲下得寵榮若驚則辱不足以亂天下也）何謂貴大患若身。（大患榮寵之謂也生之厚必入死之地故謂之大患也人迷之於榮寵返之於身故曰大患若身也）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由有其身也）及吾無身。（歸之自然也）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無以易其身故曰貴也如此乃可以寄天下也）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無物可以損其身故曰愛也如此乃可以託天下也不以寵辱榮患損易其身然後乃可以天下付之也）

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無狀無象無聲無所不往不得而知更以我耳目體不知爲名故不可致詰混而爲一也）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欲盲無邪而物由以成欲盲有邪而不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是謂恍惚。（不可得而定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有有可視有可聽有可搏使其無之將莫之覩其之將莫之覩其之將莫之覩其

其事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雖今古不易時移俗易故其不由乎此以求萬事也

十五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冬之靜川推然若欲渡若不敢渡其情不可得見之貌也猶兮若畏四鄰。四鄰謂四方之主若欲通亮不可親暱超然不可見亦猶此也嚴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凡此諸若皆言其容象不可得而形名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夫唯以理物則得明濁以靜物則得清安以動物則得生此自然之道也孰能者言其難也徐者詳慎也保此道者不欲盈。盈必溢也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敝猶壞也

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言致虛物之極篤守靜物之真正也萬物並作。動作生長吾以觀復。以虛靜觀其反復凡有起於虛動起於靜故萬物雖紛紜終不復歸於虛靜是物之極篤也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各返其所始也歸根曰靜。是謂復命。靜故曰復命也復命曰常。歸根則靜靜則復命故曰復命也復命則得性命之常故曰常也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爲物不循不彰無味之狀道涼之象故曰知常曰明也唯此復乃能包通萬物無所不容失此以往則罪入乎分則物離其分故曰不知常則妄作凶也知常容。無所不包通則乃容乃公。無所不包通則乃至於蕩然公平也公乃王。蕩然公平則乃至於無所不周普也王乃天。無所不周普則乃至於同乎天也天乃道。與天合德體道大通則乃至於極虛無也道乃久。窮極虛無得道之常則乃望於不有匪也沒身不殆。無之爲物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殘用之於心則虎兕無所投其爪角兵戈無所容其鋒刃何危殆之有乎

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太上謂大人也大人在上故曰太上大人在上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爲始故下知有之而已官從上也其次親而譽之。不能以無爲居事不言爲教立事行施使下得親而譽之也其次畏之。不復能以恩仁令物而組成權也其次侮之。不能任以正齊民而以智治國下知避之其令不從故曰侮之也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夫御體失性則疾病生物物失其則彼彰作僞不足焉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已處不足弗智之所齊也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見也其德絕不可得而觀也無物可以易其言言必有應故曰悠兮其貴言也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

故功成事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

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夫物爲之事更以造智慧出有大僞。行術用明立善道惡物也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甚矣之名生於大悪所謂美惡同門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若六親自和國家自治則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魚相忘於江湖之道則相濡之德生也

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聖智才之善也仁義人之善也巧利用之善也而道云絕文甚不足不令之有所屬無以見其俏故曰此三者以爲文而未足故令人有所屬屬之於素樸寡欲

二十章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下篇爲學者曰益爲道者曰損然則學自絕自棄則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澤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

荒兮其未央哉。歎與俗相反之辭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衆人迷於奥遠塞於榮利欲慮心緣故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也 **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言我離絕無形之可名無光之可華如愚兒之未能孩也 **儽儽兮若無所歸。**若無所宅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衆人無不有情有慧最最胸心故曰皆有餘也我獨離然無爲無欲若遺失之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絕愚之人心無所別析意無所奥蒙然其情不可視我頑然若此也 **沌沌兮。**無所別析不可爲明 **俗人昭昭。**

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孔空也惟以空爲德終後乃能動作從道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恍惚無形不實之貌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

物草木蟲人是也以者徵之德而涵三有其故可觀妙有信故說復爲一切之因而果可睹物之真信執此者

中有物。以無形始物不聚成物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恍兮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窈冥深遠之歎深遠不可視而見然而萬物由之其可得見以定其真故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也　其精甚眞。其中有信。信信驗也物反萬冥則真精之驗得真物之性定故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至其之極不可得名無名則是其名也自古及今無不由此而成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也　以閱衆甫。衆甫物之始也以無名說萬物始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以此。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知萬物之始於無哉以此知之也

二十二章

曲則全。不自見其明則全也　枉則直。不自是則其是彰也　窪則盈。不自伐則其功有也　敝則新。不自矜則其德長也　少則得。多則惑。自然之道亦猶樹也樹多枝遠其根。將少則得其本多則遠其真故曰惑也少則得其本故曰得也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一少之稱也式猶則之也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二十三章

一部分也舉一部分全體見矣故中庸曰大致勸天下惟知曲爲全者乃可以得故人重分析之學家每亦盲大處不行糸由處不理也自爲一節盲射因語自爲一節盲射之理多二篇開下地一之用在少面釋之用無者天下之至多下之至多而寡章之義同於大易之卦

風化無往而不復飄風驟雨之盛且疾也故其復也亦神而速者同道德者同譯失者同失皆主客觀之以同物相感者

信不足者主觀之事有不信者衆觀

餘食者食而病者也贅行者行而累者也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皆其德功盛衰之事是不惟無功且以失德矣

此章反明二十二章之意

希言自然。聽之不聞名曰希下章言道之出言淡兮其無味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然則無味不足聽之言乃是自然之至言也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自暴疾其與不長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從事謂事動從事於道者也道以無形無爲成就萬物故從事於道者以無爲爲基不言爲教緣緣者存而物得其真與道同　德者同於德。得少也少則得故曰得也行得也故曰同於道　德者同於得也　失者同於失。失累多也累多則失故曰失也行失則與失同體故曰同於失也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言隨行其所故同而應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忠信不足於下焉有不信也

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物尚進則失安故曰企者不立　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其唯於道而論之若御至之行盛德之餘也本雖美更可厭也本雖有功而自伐之故更爲貶贅者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二十五章

老謂之道周易謂之太極佛謂之自在西哲謂之第一因佛又謂之不二法門萬化所由起乾而平閎之歸墟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混然不可得而知而萬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不知其誰之子故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獨立不改 寂寥無形體也無物之匹故曰獨立也還化終始不失其常故曰不改也 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周行無所不至而免殆能生全大形也故可以爲天下母也 吾不知其名。名以定形混成無形不可得而定故曰不知其名也 字之曰道。夫名以定形字以稱可言之稱最大也 強爲之名曰大。吾所以字之曰道者取其可言之稱最大也言其字定之所由則繫於大大有繫則必有分有分則失其極矣故曰強爲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行也不守一大體而已周行無所不至故曰逝也 逝曰遠。遠曰反。遠物也周無所不窮極不偏於一邊故曰遠也 故道

不反則改不反則殆此化所以無往不復也

道卽自然特字未字異耳

上篇 十四

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天地之性人爲貴而王是人之主也雖不職大亦復爲大與三匹故曰王亦大也 域中有四大。四大道天地王也凡物有稱有名則非其極也官道則有所由有所由然後謂之爲道然則是道稱中之大也 而王居其一焉。不若無稱之大也無稱不可得而名曰域也道天地王皆在乎無稱之內故曰域中有四大者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訓法則也人處人主之大也 法地也地不違天乃得全載法天也天不違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違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於自然無所違也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也用智不及無知而形域不及精象精象不及無形有像不及無像故轉相法也道順自然天故覆焉天法於道地故則焉地法於天人故象焉所以爲主其一之者主也

二語乃物理公例執道御時則常爲靜重者矣

以靜重自處者自有此驗

蜀相諸葛書二語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遭得諸老

南華養生主一篇是此章註疏其所以善行善

二十六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凡物輕不能載重不能鎭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動是以重必爲輕根靜必爲躁君 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以重爲本故不離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不以經心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輕不鎭重也失本爲懷身也失君爲失君位也

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迹。順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故物得至而無轍迹也 善言無瑕讁。順物之性不別不析

上篇 十五

故無瑕讁可得其門也 善數不用籌策。因物之數不假形也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因物自然不設不施故不用關楗繩約而不可開解也此五者皆言不造不施因物之性不以形制物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聖人不立形名以檢於物不造造向以殊棄不肯輔萬物之自然而不爲始故曰無棄人也不貴難得能則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爲盜不見可欲則民心不亂常使民心無欲無惑則無棄人矣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善者以師不善欲謂之師矣 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資取也善人以善齊不善以善棄不善故不善人善人之所取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

莊曰因明者日襲明因卽襲也

人二者不善而已吾能貴愛之天下尙有棄者乎

得此而所爲必成所交必固所保必安是故要

妙然而道左因襲弄自用也

守雄者必知其雄守黑者必知其白守辱者必知其榮否則雖矣黑矣辱矣天下之至賤者也豈足貴乎今之用老者只知有後一句不知其前一句也

大迷。雖有其智自任其智不因物於其道必失故曰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雄先之屬。雌後之屬也。知爲天下之先也。必後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也。谿不求物而物自歸之。嬰兒不用智而合自然之智。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式楷則也。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忒差也。復歸於無極。不可窮也。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此三者言常反終後乃德全其所處也下章云反者道之動也功不可取常處其得也。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樸真也。其散則百行出殊類生若器也。聖人因其分散故爲之立官長以善爲師不善爲資移風易俗復使歸於一也。故大制不割。大制者以天下之心爲心故無割也。

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神無形無方也。器合成也。無形以合故謂之神器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萬物以自然爲性故可因而不可爲也。可述而不可執也。物有常性而造爲之故必敗也。物有往來而執之故必失也。故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強或羸。或挫或墮。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凡此皆或言物事逆順反覆不施爲執割也。聖人達自然之至極萬物之情故因而不爲順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亂而物性自得之也。

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以道佐人主。尚不可以兵強於天下。況人主躬於道乎。其事好還。爲始者務欲立功生事而有道者務欲還反無爲。故云其事好還也。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言師凶害之物也。無有所濟。必有所傷。賊害人民。殘荒田畝。故曰荊棘生焉。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謂濟也。言善用師者。趣以濟難而已矣。不以兵力取強於天下也。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言不以師道爲貴。不得已而用。何矜驕之有也。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言用兵雖趣功果濟難。然時故不得已當復用者。但當以除暴亂。不進用果以爲強也。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壯武力最興。喻以兵強於天下者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故暴興必不道早已也。

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

天下非不可爲也知其神器由順明之斯可爲矣反因通之道則敗天從之矣。老子以天下爲神器斯乃道以圖畫爲有儀而真有儀者固不異人

敵於謂或之中知其不善者皆由於甚奢泰是以去之

人主凡一國之主權皆是不必定帝王也。故孟德斯鳩謂伐國非民主事藉使爲之適受其敝何則事義相反不兩存也善一字爲句

不云勝而云果有道之師勝乃有果不道者無果也。夫不得已豈獨用兵然敢凡事至不得已而後起而應之則不中理亦寡矣。俄日之戰俄之所以敗者以取強也日之所以勝者不得已也顧不得已藉何有無數事在非不知雄而守雌者所可藉口也。不道之師如族鬼之刀不折則缺未有不早已者也中國古之以兵強者莫尤於秦有白起楚有項羽歐洲有亞力山大有拿破侖伯有拿破侖者最精用兵者也然有

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三十一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爲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爲物以無爲心也亦無名故將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置任也樸之爲物憤然不觸近於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樸無爲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汚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也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言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性無爲則民不令而自均也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始制圖樸散始爲官長之時也始制官長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過此以往將爭鋒刀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也遂任名以號物則失治之毋故知止所以不殆也譬道

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川谷之求江與海非江海召之不召不求而自歸者也行道義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故曰猶川谷之與江海也

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者智而已矣未若自勝者無物以損其力用其智於人未若用其智於己也用其力於人未若用其力於己也明用於己則物無遁焉自勝者強。勝人者有力而已矣未若自勝者強行孔曰知其不可而爲之柔曰強忍而行又曰強爲善而已矣德哲嗚爾第曰所謂衰傑者其心目中常有一他人所謂斷敵不能勝物者智也明者明如燭明如鑑有力者外攘強者內益足而不知止富貴耳惟強行者爲有志亦惟有志者能強行孔曰知其不可而爲之柔曰強忍而行又曰強爲善而已矣德哲嗚爾第曰所謂衰傑者其心目中常有一他人所謂斷敵不能勝物者智也明者明如燭明如鑑

知足者富。知足自不失故富也強行者有志。勤能行之其志必獲力用於己則物無改焉故曰強行者有志矣不失其所者久。以明自勝盡力而行不失其所必獲久長矣死而不亡者壽。雖死而以爲生之道不亡乃得全其壽身沒而道猶存況身存而道不卒乎

三十四章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言道氾濫無所不適可左右上下屬旋而用則無所不至也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皆由道而生既生而不知其所由故天下常無欲之時萬物各得其所若道無施於物故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萬物皆歸之以生而力使不知其所由此不爲小故復可名爲大矣以其終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爲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

到者凡此皆有志者也中國之將亡坐無強行者耳

無孚廣曰物之久而不歇必其能所相得故可引而彌長也

大道常道也常道無所不在左右之名起於觀道者之所居譬如立表表之有東西非道之可左右也可辭可名可指爲主者皆非大道

懷者物之本質爲五塵之所附故樸不可見任汝如何所見所覺皆附樸之物塵耳西文曰薩布斯坦希臣官皆器也樸散而後可臣大直靜樸之德也爲輕根爲躁君我守其主則萬物安能而不賓哉守樸比不離始直深一層知止亦不唯幅員之意對衆觀而超然來有能始者也

老子之守國不信兵強而不得已者也中國方欲起其民以武之精神矣雖然所謂強也甲辰七月十三日識

早已者乎曰好運日已老子之守國不信兵強而不得已者也中國方欲起其民以武之精神矣雖然所謂強也甲辰七月十三日識

智者物之本質爲五塵之所附故樸不可見任汝如何所見所覺皆附樸之物塵耳西文曰薩布斯坦希臣官皆器也樸散而後可臣大直靜樸之德也爲輕根爲躁君我守其主則萬物安能而不賓哉守樸比不離始直深一層知止亦不唯幅員之意對衆觀而超然來有能始者也

老子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有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老子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有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老子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有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大象天象之母也不寒不溫不涼故能包統萬物無所犯傷主若執之則天下往也往而不害。安平太。無形無聲不偏不彰故萬物得往而不害妨也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言道之深大人聞道之旨乃要不如樂與餌應時感悅人心也樂與餌則能令過客止而道之出言淡然無味視之不足見則不足以悅其目聽之不足聞則不足以娛其耳若無所中然乃用之不可窮極也

三十六章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將欲除強梁去暴亂當以此四者因物之性令其自戮不假刑爲大以除將物也故曰微明也足其限令之足而又求其限則衆所歙也與其張之不足而改其求張者貪姦而己反危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利國之器也唯因物之性不假刑以理物器不可視而物各得其所則國之利器也示人者任刑也刑以利國則失矣魚脫於淵則必見失矣利國器而立刑以示人亦必失也

三十七章

道常無爲。順自然也而無不爲。萬物無不由爲以治以成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化而欲作作欲成也吾將鎮之無名之樸不爲主也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無欲靜也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大小之名起於比較起於觀者還之本體無小無大也繩小莫破語大無外且無方體何有比較一本既立則萬象昭然所謂吹萬不同咸其自己使自爲大誰復爲之小哉人皆有所執特非大象大象道也即上章萬物之所歸者安自緣也平平等也太合章也樂與餌二指是反比道非餌也而用之有不既之效

利器弓矢刀劍也觀兵與刑皆以利器示人者也

然則强强與與皆不道早已之物受者所當慎也

故知道德輕是言治之書然孟德斯鳩法意中言民主乃用道德君主則用禮至於專制乃用淫刑中國未嘗有民主之制也雖老子亦不能爲未見其物之思想於是道德之治亦於君主中求之不能得乃游心於黃帝以上意以爲太古有之蓋太古君不甚尊民不甚賤耶與民主本十章有小國寡民之說夫甘食美服安居樂俗鄰國相望雞犬相聞民老死不相往來如是之世正孟德斯鳩法意篇中所指爲民主之真相也世名將鎮二書者必將以我爲知言矣嗚呼老子者民主之治之所用也甲辰七月二十日

文明之進民物熙熙而文物空名皆大蔑此欲作之宜防也老子之意亦以爲然之以樸而已此旨與進化論正相反而與他哲學作用術與老子言作用術與侯王

老子道德經下篇

晉王弼注　侯官嚴復評點

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德者得也常得而無喪利而無害故以德爲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何以盡德以無爲用以無爲用則莫不載也故物無焉則無物不經有焉則不足以免其生是以天地雖廣以無爲心聖王雖大以虛爲主故曰以觀而觀天地之心見至日而思之則先王之至親也故滅其私而無其身則四海莫不曙遠近莫不至殊其己而有其心則一體不能自全肌骨不能相容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無執無用故能有德而無不爲不求而得不爲而成故雖有德而無德名也下德求而得之爲而成之則立善以治物故德名有焉求而得之必有失焉爲而成之必有敗焉善名生則有不善應焉故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也無以爲者無所偏爲也凡不能無爲而爲之者皆下德也仁義禮節是也將明德之上下冀舉下德以對上德至於無以爲極下德下之量上仁是也足及於無以爲而君爲之爲爲之而無以爲故有爲爲之患矣本在無爲母在無名棄本捨母而逐其子功雖大焉必有不濟名雖美焉僞亦必生不能不爲而成不興而治則乃爲之故有安容博施仁愛之者而愛之無所偏私故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愛不能兼則有抑抗正直而義理之者忿枉詐直肋攻攻此物事而有以心爲矣故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直不能筭則有游辭巧文禮敬之者尚好恭敬校貢往來則不對之間忿怒生焉故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夫大之極也其唯道乎自此已往迭足作哉故雖德愛棄大富而有萬物猶各得其德雖貴以無爲用不能捨無以爲體則失其爲大矣所謂失道而後德也以無爲用德其母故能已不勞焉而物無不理下此已往則失用之母不能無爲而貴博施不能博施而貴正直不能正直而貴飾敬所謂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夫禮也所始首於忠信不篤通簡不周貴備於表機微爭制夫仁義發於內爲之猶爲況務外飾而可久乎故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前人而識也即下德之倫也塌其聰明以爲前識役其智力以於庶事雖德其情姦巧彌密雖豐其譽愈衰篤實務而治靡雖竭聖智而民愈害舍己任物則無爲而泰守夫來機則不順典制雖彼所獲棄此所守識道之華而愚之首故荀得其爲功之母則萬物作焉而不辭也萬事存焉而不勞也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仁義可即禮敬可彰也夫載之以大道繫之以無名則物無所尚志無所登各任其貞事用其極則仁德厚焉行義正焉禮敬清焉棄其所載舍其所生用其成形役其聰明仁則誠焉義其競焉禮其爭焉故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義之正非用義之所成也禮敬之清非用禮之所清也載之以道統之以母故顯之而無所尚彰之而無所競用夫無名故名以篤焉用夫無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棄本以舉其末則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樸散天而華不作故母不可遠本不可失仁義母之所生非可以爲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爲匠也捨其母而用其子棄其本而逐其末名則有所分形則有所止雖極其大必有不周雖竭其美必有患焉

此章大旨謂仁義與道不足爲用而待道而後用之此其殷與德德汗德所主正同汗德謂一切之善皆可成惡惟其志惡德者道散而者於物者也禮失則刑生矣

功在爲之
豈足慮也

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昔始也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爲主也物皆各得此一以成既成而舍以居成居成則失其母故皆裂發歇竭滅賡也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各以其一數此清寧靈盈生貞 天無以清將恐裂。用一以致清丌非用清以清也 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清不能爲清盈不能爲盈皆有其母以存其形故清不足貴盈不足多貴在其母而母無貴形貴乃以賤爲本高乃以下爲基故致數輿乃無輿也玉石琭琭珞珞體堅於形故不欲也

是各得之一[illegible]之數見也即德也

以賤爲本以下民主之說

數輿者一之反

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高以下爲基貴以賤爲本有以無爲用此其反也 弱者道之用。柔弱同通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天下之物皆以有爲生有之所始以無爲本將欲全有必反於無也

不反則無以爲長久不歸則無以必達

無不真無

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有志也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建猶立也 明道若昧。光而不耀 進道若退。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夷道若類。類頗也 上德若谷。不德其德無所懷也 大白若辱。知其白守其黑大白純後乃得 廣德若不足。廣德不盈廣然無形不可滿也 建德若偷。偷四也建德者因物自然不立不施故若偷 質眞若渝。質真者不矜其真故渝 大方無隅。方而不割故無隅也 大器晚成。大器成天下不持全則故必晚成也 大音希聲。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也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宮而商矣分則不能統衆故有聲者非大音也 大象無形。有形則有分有分者不溫則炎不炎則寒故象而形者非大象 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凡此條皆是道之所成也在象則爲大象而大象無形在音則爲大音而大音希聲物以之成而不見其成形故隱而無名也貸之非唯供其之而已一貸之則足以永終其德故曰善貸也成之不也大爽之道因物之性不執平以割物其平不見乃更反若虛坳也

道大德也降而生一言一則二形爲二者形而對待之理出焉曰生三夫公例者無往而不信也使人之所教而我可以不教或我教而貫夫人之所教凡此皆非公例則非公例可知非公例非是非順之必吉不順之必凶吉是故居今之吉事理也視中西二篇所不期然而合必其不可期然而不然者矣下此中然而否否或固然而中否皆風俗之偶成非其至矣

強梁者不得其死公例之一自古皆然故可以爲教父

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萬物萬形其端一也何由致一由其無也由無乃一一可謂無已謂之一豈得無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緣生乎三從無之有數豈乎斯邁此以往非道之流故萬物之生吾知其主雖有萬形沖氣一焉百姓有心具爾珠風而得一者王侯主焉以一爲主一何可貪多盈違損則近之損之至盡乃得其極既謂之一猶乃至三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我之非強使人從之也而用夫自然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強梁則必不得其死人相教爲強梁則必如我之教人不當爲強梁也舉其強梁不得其死以教邪者云順吾教之必吉也故得其道教之徒遵可以爲教父也

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氣無所不入水無所不出於經虛無柔弱無所不通無有不可窮至柔不可折以此推之故知

況本不一而道可近乎損之而益豈虛言也

舉上章強梁者不得其死而反言之無有入無間惟以太耳

無爲之有效也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

猶名好高其身必疲

身與貨孰多。

貪貨無厭其身必少

得與亡孰病。

得多利而亡其身何者爲病也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甚愛不與物遊多藏不與物散求之者多攻之者衆爲物所病故大費厚亡也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隨物而成不爲一象故若缺也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大盈沖足隨物而與無所愛矜故若沖也

大直若屈。

隨物而直直不在一故若屈也

大巧若拙。

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異端故若拙也

大辯若訥。

大辯因物而言已無所造故若訥也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躁罷然後勝寒靜無爲以勝熱以此推之則清靜爲天下正也靜則全物之真躁則犯物之性故惟清靜乃得知上德大也

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

天下有道知足知止無求於外各修其內而已故卻走馬以治田糞也

既缺矣既沖矣吾烏由識其大成大盈故曰目不弊不窮聽之假大直大巧大辯亦惟斯術而已矣故老之道非其似者之所得託也惟能爲天下正者乃老之清靜也

遂其所願忘其所貴也

烏孚長曰左手攬天下之圖書右手攬其喉雖暴夫不爲傷身固藏也故曰貴以身爲天下猶衆所得於老者以此知足知止兩知字大有事在不然亦未可以長久也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貪欲無厭不惜其內各求於外故戎馬生於郊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闚牖。見天道。事有宗而物有主途雖殊而同歸也慮雖百而其致一也道有大常理有大數執古之道可以御今雖處於今可以知古始故不出戶闚牖而可知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無花於一而求之於衆也道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知其知之不須出戶若其不知出愈遠愈迷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得物之致故雖不行而盧可知也體物之宗故雖不見而是非之理可得而不爲而成。明物之性因之而已故雖不爲而使之成矣

四十八章

爲學日益。務欲進其所能益其所習 爲道日損。務欲反虛無也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有爲則有所失故無爲乃無所不爲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動常因也 及其有事。自己造也 不足以取天下。失統本也

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動常因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各因其用則善不失也 德善。無棄人也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人成德人誰鬼謀百姓與能有能者與之聰明 聖人皆孩之。皆使和而無欲如嬰兒也夫天地設位聖人成德人誰鬼謀百姓與能有能者與之

純是民主主義關於法律上文作反對看其義蓋與其知所以彌少者以爲道日損也夫道無在苟得其人雖近取諸身覓有窮哉而行徹五洲學夥千古亦將但見其會通而已矣是以不行可知也不見可名也不爲可成也此得道者之爲用也

惟能致物故能如是

日益者內積之事也日損者外積之事也其日益也所以爲其日損也

繼有開創之君揚眼四顧百戰苦辛若漢太祖開國垂統之由常以其無事者也若乙以其有事者也若隋之君所以既得天下者正欠此所謂百姓皆以耳目爲用聖人有常道無常心與因明之用常也

百姓生乎動與南華養生主目意正同

善者吾亦善之。各因其用則善不失也 德善。無棄人也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人成德人誰鬼謀百姓與能有能者與之

聰明 聖人皆孩之。皆使和而無欲如嬰兒也夫天地設位聖人成德人誰鬼謀百姓與能有能者與之

資者取之能大則大資貴則貴物有其宗事有其主知此則可冤藏充目而不憧於欲鼓儀塞耳而無惑於慢又何爲勞一身之聰明以察百姓之情哉夫以明察物物亦競以其明應之以不信察物物亦競以其不信應之夫天下之心不必同其所應不敢異則其育用其情矣其害之大也莫大於用其明矣夫在智則人與之爭智不出於人而立乎絕地則窮矣力不出於人而立乎爭地則危矣未有能使人無用其智力乎已者也如此則已以一敵人而人以千萬敵已也若乃必其法網煩其刑罰塞其徑路攻其陰宅則萬物失其自然百姓喪其手足鳥亂於上魚亂於下是以聖人之於天下欲歙歙焉心無所主也爲天下渾心焉意無所適其也無所察焉百姓何避無所求焉百姓何應無避無應則莫不用其情矣人無爲舍其所能而爲其所不能舍其所長而爲其所短如此則盲者盲其所知行者行其所能百姓各皆注其耳目焉皆皆若之而已

五十章

出生入死。出生地入死地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

老吉無死佛說無生

故以其無死地。十有三章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壙全生之徒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徒亦十分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願之無生之地焉善攝生者無以生爲生故無死地也蓋之害者莫甚乎戈兵獸之害者莫甚乎兕虎而今兵戈無所容其鋒刃虎兕無所措其爪角斬絞不以欲累其身者也何死地之有乎夫杭蝟以蹈爲後而鑿穴其中鼷鼠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矯機不能及網罟不能到可謂處於無死地矣然而本以甘餌乃入於無生之地豈非生生之厚乎故物莫不以求生而喪其本不以欲逸其真雖入軍而不害陸行而不可犯也赤子之可則而貴也矣

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何由而生道也何得而畜德也何由而形物也何使而成勢也唯因也故能無物而不形唯勢也故能無物而不成凡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皆有所由有所由焉則其不由乎道也故推而極之亦至道也隨其所因故各有稱焉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故曰不得不失尊之則害不得不貴也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命並作俾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謂成其實各得其所陰陽不傷其體矣生而不有。爲而不恃。爲而不有長而不宰。是謂玄德。有德而不知其主也出乎幽冥是以謂之玄德也

五十二章

人之於禍而常至於不欲也其始則爲之遁因其後則狃禍以爲無害彼見之於小而自守以柔爲由殆敗轉敗將喪其實故守柔曰強

熊孚嚴曰偃僵自極損民力使民種皆施爲之也可不畏乎

今之所謂文明自老子觀之其不爲盜夸者亦少矣此社會窳虛無窮之所以日來也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善始之則善養畜之矣故天下有始則可以爲天下母矣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塞其兌。閉其門。兌事欲之所由生門事欲之所由從也終身不勤。無事永逸故終身不勤也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不閉其原而濟其事故雖終身弗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爲治之功不在大見大不明見小乃明守強不強守柔乃強也用其光。順道以去民迷復歸其明。不明察也無遺身殃。是爲習常。道之常也

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言若使我可介然有知行大道於天下唯施爲之是畏也大道甚夷而民好徑。言大道蕩然正平而民猶尚舍之而不由好從邪徑況復施爲以塞大道之中乎故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朝宮室也除潔好也田甚蕪。倉甚虛。朝甚除則田甚蕪倉甚虛般一而衆害生也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凡物不以其道得之則皆邪也邪則盜也夸而不以其道得之則位也故舉非道以明非道則皆盜夸也

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固其根而後發其末故不拔也善抱者不脫。不貪於多實其所抱故不脫也子孫以祭祀不輟。子孫傳此道以祭祀則不輟也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以身及人也修之身則其修之家則有餘修之不廢所施博大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以天下百姓心觀天下之道也天下被皆然也以天下之道遵順吉凶亦皆如人之道也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得知天下乎察己以知之不求於外也所謂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也

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蜂蠆虺蛇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赤子無求無欲不犯衆物故諸蟲之物無犯之人也含德之厚者不犯於物故無物以損其全也骨弱筋柔而握固。以柔弱之故故握能固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能全長也言含德之厚者無物可以損其德渝其真柔弱不爭而不搏折皆若此也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無學欲之心故終日出聲而不嗄也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物以和爲常故知和則得常也知常曰明。不皦不昧不涼不溫此常也益生曰祥。生不可益益之則夭無形不可得而見曰明也心使氣曰強。心宜無有使氣則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因自然也言者不知。造事端也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含守質也解其分。除爭原也和其光。無所特顯則物賤則物無所偏爭也同其塵。無所特賤則物無所偏恥也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可得而親則可親也可得而疏則可疏也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可得而利則可得而害也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也故爲天下貴。無物可以加之也

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以道治國則國平以正治國則奇正起也以無事則能取天下也上章云其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又不足以取天下也故以正治國則不足以取天下而以奇用兵也夫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國立辭以攻末本不立而末流民無所及故必至於奇用兵也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利

凡所以利己之器也民強則國家弱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民多智慧則巧僞生巧僞生則邪事起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立正欲以息邪而奇兵用多忌諱欲以恥貨而民彌貧利器欲以强國者也而國愈昏多皆舍本以治末故以致此也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上之所欲民從之速也我之所欲唯無欲而民亦無欲自樸也此四者樂本以息末也

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言善治政者無形無名無事無政可舉悶悶然卒至於大治故曰其政悶悶也其民無所爭競寬大淳淳故曰其民淳淳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立刑名明貨利以檢姦僞故曰察察也殊塗分析民懷爭競故曰其民缺缺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 言誰知善治之極乎唯無可正舉無可形名悶悶然而天下大化是其極也 **正復爲奇。善復爲妖。** 立善以和萬物則便復有妖之忠也 **人之迷。其日固久。** 言人之迷惑失道固久矣不可便正善治以直以正治國則便復以奇用兵矣故曰正復爲奇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以方道物舍去其邪不以方割物 **廉而不劌。** 廉清廉也劌傷也以清廉清民舍去其汙不以清廉劌傷於物也 **直而不肆。** 以直道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沸於物也所謂大直若屈也 **光而不燿。** 以光照其蔽塞也所謂明道若昧也此皆樂本以息末不改而使復之也

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 莫若嗇其過也嗇農夫農人之治田務去其殊類歸於齊一也全其自然不急其麤病除其所以荒病上承天命下綏百姓莫過於此 **夫唯嗇是謂早服。** 早服常也 **早服謂之重積德。** 唯重積德不欲銳速然後乃能使早服其常故曰早服謂之重積德者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道無窮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以有窮而滅國非能有國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國之所以安謂之母重積德是唯國其根然後蔕末乃得其蔭也 **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 不擾也躁則多害靜則全真故其國彌大而其主彌靜然後乃能厭得衆心矣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治大國則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則其鬼不神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神不害自然也物守自然則神無所加神無所加則不知神之爲神也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道治則神不傷人神不傷人則不知神之爲神道治則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則不知聖人之爲聖也猶云不知神之爲神亦不知聖人之爲聖也 **夫兩** 夫恃威網以使物者治之衰也使不知神聖之爲神聖道之極也

不相傷。故德交歸焉。聖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神亦不傷人故曰兩不相傷也神聖合道交歸之也

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江海居大而處下則百川流之大國居大而處下則天下流之故曰大國下流也 天下之交。天下所歸會也 天下之牝。靜而不求物自歸之也 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以其靜故能爲下也牝雌也雄動貪欲雌常以靜故能勝雄也以其靜復能爲下故物歸之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大國以下猶云以大國下小國 則取小國。小國則附之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大國納之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言唯能卑下然後乃各得其所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小國修下自全而已不能令天下歸之大國修下則天下歸之故曰各得其所欲則大者宜爲下也

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奧猶曖也可得庇陰之辭 善人之寶。寶以爲用也 不善人之所保。保以全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言道無所不先物無有貴於此也雖有珍寶璧馬無以匹之美言之則可以奪來貨之貢故曰美言可以市也推行之則千聖之外應之故曰可以加於人也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不善當保道以免故 故立天子。置三公。言以作行道也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此道上之所云也言故立天子置三公尊其位重其人所以爲道也物無有貴於此者故雖有拱揖寶璧以先駟馬而進之不如坐而進此道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以求則得求以免則得免無所而不施故爲天下貴也

六十三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以無爲爲居以不宜爲教以恬淡爲味治之極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小怨則不足以報大怨則天下之所欲誅順天下之所同者德也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以聖人之才猶尚難於細易況非聖人之才而欲忽於此乎故曰猶難之也 故終無難矣。

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以其安不忘危持之不亡亂之無功之勢故曰易也 其脆易泮。雖失無入有以其微脆之故未足以興大功故易也此因者皆說愼終也不可以無之故而不持不可以敵之故而弗散也無而弗持則生有焉敵而不散則生大焉故慮時之患如始之謂則無敗事 爲之於未有。謂其安未兆 治之於未亂。謂微脆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言以愼終除微愼微除亂而以施爲治之形名執之反生事原巧詐莊作故敗失也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不愼終也 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好欲雖微爭尙爲之興雖得之貨雖細貪慾爲之起也 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不學而能者自然也喻於不學者過也故學不學以復衆人之過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六十五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明謂多見巧詐敝其樸也愚謂無知守眞順自然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多智巧詐故難治也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智謂治也以智而治國所以謂之賊者故謂之智也民之難治以其多智也當務塞捨閉門令無知無欲而以智術動之邪心既動復以巧術防民之僞民知其術防隨而避之思惟巧術好僞益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稽同也今古之所同則不言廢能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 與物反矣。反其眞也 然後乃至大順。

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

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久矣其細言日其細久矣肖則失其所以爲大矣故曰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無乎廣曰其物生殊成長皆有一定之秩序莫知其然而然莊子曰作吳始也簡將舉也鉅足與此事相發明皆物理應史之公例也

老之爲術若可謂吐棄知以至大順而

敎章矣其實與老

看官以愚民備老子真瘋人夢不得說夢也

慈故能勇。夫慈以陳則勝以守則固故能勇也儉故能廣。節儉愛費天下不匱故能廣也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唯後外其身爲物所歸然後乃能立成器爲天下利爲物之長也今舍慈且勇。且猶取也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相敵而不避於難故勝也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六十八章

善爲士者不武。士卒之師也武尚先陵人也善戰者不怒。後而不先應而不唱故不在怒善勝敵者不與。不與爭也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用人而不爲之下則力不爲用也是謂配天古之極。

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彼逐不止攘無臂。扔無敵。行謂行陳也言以陳退哀慈不敢爲物先用戰術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扔無敵也言無有與之抗也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言吾哀慈陳退非欲以取强無敵於天下也不得已而卒至於無敵斯乃吾之所以爲大禍也寶三寶也故曰幾亡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抗舉也加當也哀者必相惜而不趨利避害故必勝

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可不出戶窺牖而知故曰甚易知也無爲而成故曰甚易行也惑於論欲故曰莫之能知也迷於榮利故曰莫之能行也言有宗。事有君。宗萬物之宗也君萬物之主也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以其言有宗事有君之故故有知之人不得不知之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唯探故知之者希也知我益希我亦無匹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也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被褐者同其塵懷玉者寶其真也聖人之所以難知以其同塵而不殊懷玉而不渝故難知而爲貴也

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不知知之不足任則病也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清淨無爲謂之居躁後不及謂之生離其清淨行其躁欲棄其躁後任其威憤則物擾而民辭威不能復制民民不能堪其威則上下大潰矣天誅將至故曰

民日卽於文明使奔馳之以真未有能得其致死者也

二語對時弄相從之子每句也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言威力不可任也 夫唯不厭。不自厭也 是以不厭。不厭是以天下其之厭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不自見其所知以光顯行威也 自愛不自貴。自貴則物狎厭居生 故去彼取此。

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必不得其死也 勇於不敢則活。必壽命也 此兩者或利或害。但勇而所施者異利害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執持也言雖能知天下之所惡故邪其唯聖人夫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況無聖人之明而欲行之也故曰

猶難之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天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不言而善應。順則吉逆則凶不言而善應也 不召而自來。處下則物自歸 繟然而善謀。繟寬而見吉凶先事而設誡安而不忘危未召而謀之故曰繟然而善謀也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絕異亂常詔之奇也 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

然而天下尚有爲奇者則可知其不畏死

言威脅犯而不使得情哀矜凡此皆見於不敢者也天下不敢而

熊季廉曰天常司殺者也

不傷其手矣。爲逆順者之所惡忿也不仁者人之所疾也故曰常有司殺也

七十五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言民之所以難治之所以亂皆由上不由其下也民從上也

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強兵以與於天下者物之所惡也故必不得勝 木強則兵。物所加也 強大處下。本之本也 柔弱處上。枝條是也

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

柔弱者方死方生故常生堅強者不死不生故全死

者之道貴因貴不爭惟柔弱者能之

道則不然。與天地合德乃能包之如天之道聖人之道則各有其身不得相均如惟無私乎自然然後乃能與天地合德

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自唯能處盈而全虛損有以補無和光同塵混而均者唯其道。是以聖人不欲示其賢以均天下

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以用也。攻堅水。必資用水之柔弱。下物可以易之也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

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正言若反。

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不明理其契以致大怨已至而德和之其傷不復故有餘怨也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左契防怨之所由生也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有德之人念思其契不念怨生而後責於人也無德司徹。徹罰人之過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八十章

小國寡民。國既小民又寡尚可使反古況國大民衆乎故舉小國而言也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言使民雖有什伯之器而無所用何患不足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使民不用惟身是貴不貪貨賂故各安其居重死而不遠徙也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所欲求

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實在質也美言不信。本在樸也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極在一也博者不知。聖人不積。無私自有唯善是與任物而已既以爲人己愈有。物所與也既以與人己愈多。物所歸也天之道。利而不害。動常生成之也聖人之道。爲而不爭。順天之利不相傷也

老子義疏

王重民署

民國三十五年秋校印既訖三遍審訂一字之譌皆為改印計重印七頁庶為定本尚有疑誤皆繫道藏原本之舊不往改正

國殤

宋李公麟九歌圖本清蕭雲從仿
民國三十四年七月梁鹿楊正芳重摹

道德經義疏序

有守於抗日戰期中受命典蜀學政以四川為復興基礎而文化事業類多未備爰首建圖書博物科學各館以鹽亭蒙文通君治學精勤任以桂下之守邦之人士咸慶得人維時蜀與國內外交通既阻求書匪易值亦漸昂而公帑尤奇絀有守勉力為助三四年間幸聚書四五萬冊雖全部庋藏未臻美富然固已竭其棉力此

中艱苦人所難知多以收藏善本為詢者蒙君笑曰善本豈易得哉余惟日坐其間新勘善本耳益每得世所稱明清精刻蒙君恒以未盡美善為憾日偕館中諸子以舊本舊鈔與群籍相檢校數年之中所校書計二十餘種以史通文心雕龍為最精以書苑菁華墨池編校法書要錄為尤貴緣墨池書苑同出要錄三書皆無善本蒙君用相互校復條之類書文集是正羨奪易其譌誤然後三書胥有精本斯則有閱學術非獨勘校之勤也今歲秋閒蒙君復注道藏唐人著述中輯得唐西華法師成玄英老子義疏則更為奇讀夫成疏之亡已千餘載唐之末葉或已不完僅強思齋玄德纂疏頗多徵引固強書以驗碩歡注疏之稱疏曰者亦成氏疏也自宋李霖取善集等以下或亦頗存成說蒙君條合輯錄除其複種者泰半而成氏之疏復有完

籍錢君寶四見而歎曰有清二三百年間所輯逸書漶多殘帙何意今日竟得全編非治學精勤者惡能竟此蓋蒙君初從唐人著述中校出是疏輯錄成帙疑若完整猶未敢必其無所佚漏嗣以羅叔言影印燉煌唐寫老子義疏殘本一卷與所輯本相校竟輯本優於唐寫始決成書之為完璧也又蒙君既校成疏略竟乃復知成公之經與強顧諸家所據經皆不能合深惜

西華之疏雖備而西華之經竟亡爰更取老子異本數十種勘之最後始決唐遂易二州龍興觀道德經碑最與成公經合爰據遂碑以求成公之經偶有違者更以易碑輔之即無一不符凡成疏之章損其句句損其字若有鬬佚者二碑皆與相同然後知成公之疏為完疏二碑之經亦完經而校經之難又倍蓰於校疏也於是西華此書經與疏字字皆從唐出以云善本則

其超於宋槧明鈔不已遠乎豈僅得不傳之籍於千載之後而已哉先是博物館長馮君漢驥既發掘王建永陵為世所貴今蒙君茲考亦可以抗顏行兩館諸同志固能無慙於職司而有守年來殷勤輔導之意庶亦差足自慰耶雖然千載沉霾之籍得之自不易校之亦大難謂宜多求異本虛心從事一字苟益賢於球璧吾聞已黎所藏燉煌古籍老子疏一至五卷皆有寫本每章之首備言各章相次之故正與成疏合殆即成書羅氏影印燉煌此疏時未檢道藏乃誤疑其疏為孟智周書則已黎之吝卷當亦不能定為誰作今者成疏既顯可以持校我即從煌寫本而證成疏早有完書未可知也吾曾託法人李佳樂為致已黎此疏五卷影片欲校茲輯遠以交通阻滯未可遽得我當期諸異日今成疏一卷中始四章至九章適為顧本缺卷

僅賴強本輯錄疏文而三卷始三十二章至三十四章則強本所徵成疏已有佚缺又僅賴頡本為輯录之據故此數章文多疑異更覩此本序決之文即復顯有譌奪是安可必新輯之疏定無一誤耶昔阮伯元於道藏中得成公莊子疏及老子頤歡注疏定為張道相集解俱寫以呈進並列於四庫未收書中則阮氏既識顧書中有成疏矣是殆由強思齋書而決之知阮氏

亦為合併強顧兩書者今蒙君亦由二家書中察見成書之全與阮氏漸同然阮氏不先輯出成疏完帙而留待蒙君者或未嘗詳審疏文疑其殘缺故弗致力耶阮氏一間未達者蒙君以考校之精勤而得之又阮氏定顧敻注疏為張道相集解蒙君獨定顧書為李榮集解所考論皆視阮為精密夫前賢以考校偶疏致此鉅大發見遺之後人茲苟不慎顧以今日之疏漏遺後人以口實耶今蒙君所據顧強二家書為正統道藏嘗聞海內所存尚有北宋藏有金藏有元藏明初復有南藏皆在正統之前又阮氏進呈未收書多得之天一閣老子頗敻注疏莊子成疏天一閣所藏皆明時鈔本於後嘉業堂所刻宛委別藏中存之顧敻書應皆出天一閣胥足正正統道藏而為今者此書校勘之助願徐徐求得博考復校俾此書益臻完善又不但一

巴黎寫本已也蒙君別有校理成玄英老子義疏敘錄數萬言載圖書集刊第七期附闡重玄之妙義細繹老氏之隆緒益不詳述但舉有裨此書校事者論之敘錄中依甄鸞笑道論史張係師為張衡以損字本五千文出於此為成公及遂州碑之所據余按登真隱訣云隱居云老子道德經有玄師楊真人手書張鎮南古本鎮南即係師魯係師所經有四千九百九十九字由来關一是作三十輻應作卅輻蓋從易省文耳非正體也茲所陳義或足為蒙君之一助而復小異甄鸞為北周人隱居值梁武世弼南北所傳又各殊耶宜更考之此書方將付印余適有倫敦之行未覩厥成然蒙君固告余此書為其尊人君碩先生手錄漬石時苟有一字之誤不憚改印全頁其精美可以想見他日書成問世方將與學林共賞之固不獨有守一人之快

也歲在辛酉秉正垂相月資中郭有守序

壹慶楊心憲書

道德經卷一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此經是三教之冠冕衆經之領袖大無不包細無不入窮理盡性不可思議所以題稱道德道是虛通之理境德是恚忘之妙智境能發智智能鑑境境智相會故稱道德具委曲玄旨具在開題義中今就上卷三十七章大分三別第一

一章標道宗致第二三十五章廣明道法第三一章總結指歸

道可道章即是第一大段標道宗致就此章中又開四別第一略標理教第二泛明本迹第三顯二觀不同第四會重玄之致

第一略標理教

道可道非常道

道以虛通為義常以湛寂得名所謂無極
大道是衆生之正性也而言可道者即是
名言謂可詮之法也雖復稱可道宜隨機
恒當而有聲有說非真常凝寂之道也常
道者不可以名言難不可以心慮知妙絶
希夷理窮恍惚故知言象之表方契凝常
真寂之道可道可說者非常道也

名可名非常名

名者教也前言可道盛明於理今言可名
次顯於教真理既絶於言象至教亦超於
聲說理既常道不可道教亦可名非常名
欲明理教教理不一不異也然至道深玄
不可涯量非無非有不斷不常而義有抑
揚教存漸頓所以立常以破可故言可道
非常道至論造極虛無可無不可亦非常
非不常故玉京經云無可無不可思與希
微通

第二泛明本迹

無名天地始

始本也虛無至道陶甄萬物二儀三景何
莫由斯故指此無名為物之本道本無名
是知不可言說明矣

有名萬物母

有名迹也重玄之道本自無名從本降迹

稱謂斯起所以聖人因無名立有名寄有
名詮無名者方欲子育衆生令其歸本慈
愍鞠養有同母儀

第三顯二觀不同

常無欲觀其妙

妙精微也觀照察己身也言人常能無欲
無為至虛至靜者即能近鑒己身之妙道
遠鑒至理之精微也

常有欲觀其徼

徼歸也欲情染也所境也言人不能無為恬澹觀妙守真而妄起貪求肆情染滯者適見世境之有未體即有之空所以不察妙理之精徼唯觀死生之歸趣也前明無名有名之優劣此顯無欲有欲之勝負也

第四會重玄之致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兩謂無欲有欲二觀也同出謂同出一道也異名者徼妙別也原夫所觀之境唯一能觀之智有殊二觀既其不同徼妙所以名異

同謂之玄

玄者深遠之義亦是不滯之名有無二心徼妙兩觀源乎一道同出異名異名一道謂之深遠深遠之玄理歸無滯既不滯有亦不滯無二俱不滯故謂之玄

玄之又玄

有欲之人唯滯於有無欲之士又滯於無故說一玄以遣雙執又恐行者滯於此玄今說又玄更祛後病既而非但不滯於滯亦乃不滯於不滯此則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

衆妙之門

妙要妙也門法門也前以一中之玄遣二偏之執二偏之病既除一中之藥還遣唯藥與病一時俱消此乃妙極精徼窮理盡性豈獨群聖之户牖抑亦衆妙之法門

天下皆知章即是第二大段第一章廣明道法此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有無二觀麁妙不同故次此章即顯無為之能有為之弊就此章中義分為兩第一

明凡情執滯顛倒生述第二顯聖智虛
凝忘功濟物
第一明凡情執滯顛倒生述　就此章
中又開二別初兩句汎辨美善舉體不
真後六句三雙明諸法無實初汎辨美
善舉體不真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
天下者世間之總名也皆咸悉也美悦愛

也上元經云諸天之下諸地之上其中人
物名曰世間言一切蒼生美不就滯諸塵
妄執美惡違其心者遂起憎嫌名之為惡
順其意者必生愛染名之為美不知諸法
即有即空美惡既空何憎何愛故莊子云
毛嬙麗姬人之所美魚見之深入鳥見之
高飛又云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惡者自
惡吾不知其惡以斯所驗豈有美惡哉故
知世間執美為美此即惡矣
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言凡聖之流迷於真理非但就淫聲色抑
乃貪著名譽求名喪身利己害物不知名
善舉體虛妄故下文云名與身孰親莊云
為善無近名又云其所於惜無非名善者
也是知於名執善於理不滅唯當忘善惡
而居中方會無為之致也後明諸法無實

有無相生
有無二名相因而立推窮理性即體而空
既知有無相生足明萬法無實
難易相成
空心慧觀無易無難分別執情有難有易
是知難易二法相互而成
長短相形
以長形長則無長以短比短則無短故知

長短相形而有者也
高下相傾
傾奪也夫有高則有下無下則無高何者
夫以尺比寸尺即為高以尺比丈尺即為
下向者之高令之成下故知高下竟無定
相更相傾奪所以皆空也
音聲相和
夫宮商絲竹相和而成推求性相即體皆

寂以況萬有虛假亦然
先後相隨
夫以今望昔所以有今以昔望今所以名
昔而今自非今何能有昔昔自非昔豈有
今哉既其無昔無今何先何後是有先有
後者三時相隨而竟無實體也
第二顯聖智虛凝忘功濟物
是以聖人治

是以連上之辭也聖人者體道契真之人
也亦言聖者正也能自正已無能正他故
名為聖治理也即此聖人慈悲救物轉無
為之妙法治有欲之蒼生所治近指上文
能治屬莊於下仍前以發後故云是以聖
人治也
處無為之事
言聖人寂而動動而寂寂而動無為而能

涉事動而寂處世不廢無為斯乃無為即
為為即無為豈有市朝山谷之殊拱默雷
塗之隔耶故言處無為之事也
行不言之教
妙體真源絕於言象雖復虛寂而施化無
方豈唯真不乘應抑亦語不妨默既而出
處語默其致一焉端拱寂然而言滿天下
豈曰杜口而楫不言哉故莊子云言而足

者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者則終日言而盡物

萬物作而不為始

萬物者一切群生也作感動也始先也聖人無心有感斯應譬彼明鏡方茲虛谷感而後應不為物先故莊子云常和而不唱也

為而不恃

為施化也恃怙賴也夫聖人虛懷運機利物自他平等物我無忘雖有大功終不恃賴忘其功也

成功不處

覆載萬物功格天地照燭蒼生光遍日月而推功於物不處其德也

夫唯不處是以不去

夫者語端唯之言獨夫能遷化天地亭毒含靈有大至功而推功於物者其唯聖人乎只為能忘其功而至功彌遠聖德斯在是以不去

就此一章分為三別第一汎舉三不以成行人第二獨顯聖人虛懷利物第三重勑學人令忘知會道

第一汎舉三不以成行人

不尚賢使民不爭

尚貴也賢能也非謂君王不尚賢人直是行人揩譙先物後己不自貴尚而賤人也

而言不爭者若人人自貴而賤物則浮競互彰各各退己而先人則爭怠自息故云不爭也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盜

難得之貨謂珣珠荊璧垂棘照車也若使普天貴寶則盜賊斯生率土賤珍則澄竊

不起故言不盜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可欲者即是世間一切前境色聲等法可
貪求染愛之物也而言不見者非杜耳目
以避之也妙體塵境虛幻竟無可欲之法
推窮根塵不合故也既無可欲之境故恣
耳目之見聞而心恒虛寂故言不亂也故
西昇經云譬如鏡中影可見不可取又云

欲視求無所見欲聽亦無所聞前不盜不
爭是別今不見可欲是總遣三業及一切
法也
第二獨顯聖人虛懷利物
聖人治虛其心
聖人治同前釋既外無可欲之境內無能
欲之心心境兩忘故即心無心也前既境
幻後又心虛也

實其腹
雖復即心無心而實有靈照乃言妙體虛
寂而赴感無差德充於內故言實其腹也
弱其志
既內懷實智而外弘接物處俗同塵柔弱
退己也
強其骨
骨譬內也言聖人雖復外示和光而內恒

寂泊欲明動不傷寂應不離真故言強其
骨也
第三重勸學人令忘知會道
常使民無知無欲
知者分別之名欲者貪求之目言聖人常
以空慧利益蒼生令倒置之徒息分別之
心捨貪求之欲也
使知者不敢不為

前既捨有欲得無欲復恐無欲之人滯於空見以無欲為道而言不敢不為者即遣無欲也恐執此不為故繼以不敢也

則無不治

治正也行人但能先遣有欲後遣無欲者此則雙遣二邊妙體一道物我齊觀境智兩忘以斯為治理無不正也

道冲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既令忘智會

道妙歸一中故次此章即明至道以中為用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明雖復

以中為用應須遣中第二顯聖智虛凝為物宗匠第三示韜光晦迹倣應下凡第四結歎聖人超於萬象之首

第一明以中為用應須遣中

道冲而用之又不盈

冲中也言聖人施化為用多端切當而言莫先中道故云道冲而用之此明以中為用也而言又不盈者盈滿也向一中之道破二偏之執二偏既除一中還遣令忘執教之人住於中一自為滿盈言不盈者即是遣中之義

第二顯聖智虛凝為物宗匠

淵似萬物宗

淵止水也以況聖人言止水能鑒於人聖智能照萬法故大匠取則於止水衆生宗極於聖人而言似者明無宗而宗宗不定宗也故莊子云人莫鑒於流水而必鑒於止水又云止水為澄為淵宗則大宗師義也

第三示韜光晦迹倣應下凡

挫其銳解其忿

挫止也銳進也既重玄行足自利道圖為

物睜宗故此下明利他也體知物境塵幻
令進求之人息於貪競也而言解怠者怠
嗔想也解釋散也夫怠慧生乎違順違順
起乎妄心聖人達違順之兩空體妄心之
非有故能誘導蒼生令歸真實釋散其惓
而破嗔癡也

和其光

光智照也言聖人智慧光明與日月齊照

而韜光晦迹共凡智相和聖德潛被不曜
於物故下文云光而不曜

同其塵

塵則色聲等六塵也猶如世間塵土能染
穢淨物色聲等法能汙染清行故名為塵
也而言同者聖人降世違時晦迹應凡既
韜彼智光亦混茲塵穢色聲無別眼耳固
同塵染不染所以為異也

湛似常存

湛凝寂也似不定也言聖人雖復和同光
塵而神凝姑射動不乖寂故云常存而言
似者明非應非寂而寂而應寂不定寂而
應不定應也

第四結歎聖人超於萬象之首

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

吾老君自稱也言此即寂即應之聖道不

知從誰而生故言誰子也象似也帝天也
既能生天生地似如天地之先也故莊子
云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又云先天地生而
不為老然至道幽玄寂寥恍惚不生不滅
不先不後而今言先者欲明先而不先不
先而先故如以象也

天地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虛玄至道
超萬象之先故次此章顯忘功用聖人

與二儀合德即此章中義開三別第一
舉聖人天地施化忘功第二寄橐籥而
況顯明妙用第三斥多聞博學不如體
真
第一舉聖人天地施化忘功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仁恩也芻狗草狗也莊云已陳之芻狗且
圖寫在上方峙於下二儀覆載亭毒群生

有大至功而言不仁者視萬物如一狗也
何者夫芻狗之為物但有狗名而無狗實
也況一切萬物虛幻亦然莫不相與皆空
故無恩報之可責也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故
能空心利物功侔造化所以先舉天地次
類聖人聖人雖復拯救蒼生竟不見能化

所化亦同芻狗虛幻無實也前舉二儀猶
該無識故稱萬物後類聖人意在有情故
言百姓非是不化無識為有識能稟教故
也
第二寄橐籥而況以明妙用
天地間其猶橐籥
橐籥冶鑄竅也籥篇管也夫天地聖人虛心利
物譬彼笙管方茲鞴竅虛心之義繼在下

文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屈竭也橐籥內空故出聲氣不竭亦猶天
地無心故能生化無窮也動而愈出者言
橐籥動則聲氣生聖人應則經教出也
第三斥多聞博學不如體真
多聞數窮不如守中
多聞博贍也數窮多言也博學多言唯益

世智識不體道理歸於窮中一道也多聞
道是有為守中即長生久視以此格量故
不如守中也故莊子云支減質博溺心又
陽朱去滑人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
道也

谷神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多聞博

識不如守中故次此章明只為守中故
得谷神不死就此章中義分兩別第一
玄牝門天地根
綿綿若存

玄牝門天地根

言此深玄不滯之道唯虛柔靜之法能開
導萬物生化兩儀故云根也

第二明不斷不常而用無勞倦

綿綿若存

綿綿微細不斷貌也若似也存有也若言
神空則是斷見若言神有則是常見前說
神空故得不死仍恐學者心滯此空令言
若存即治於斷也又恐學人心溺於有故
繼似字以治於常也

用之不勤

即用此非無非有之行不常不斷之心而
為修道之要術者甚不勤苦而契真也故

是謂玄牝

是謂仍上辭也玄者不滯之名牝以喻柔
為義欲明養神如谷令其不死者無過靜
退唯柔虛容不滯也

谷神不死

谷空虛也神靈智也河上公言谷養也言
養生流浪生死皆由著欲故也若能導養
精神如彼空谷虛容無滯則不復生死也

第一顯虛玄至道能生立二儀

顯虛玄至道能生立二儀第二明不斷
不常而用無勞倦

西昇經云動則有戴劫自惟甚苦勤吾學無所學乃能明自然

天地長久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虛玄至道能安立二儀故次此章即託於二儀而為修習之法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正舉二儀假設問答第二舉類聖智修營之能第三結歎聖人獨成尊貴

第一正舉二儀假設問答

天地長久

二儀雖大猶有劫盡之期然就形相之中稍為賒遠故舉天地以況聖人

天地所以能長久者

假設疑旨發明其義

以其不自生

假答前問釋其所由言天地但施生於萬物不自營己之生也

故能長久

結釋也

第二舉類聖智修營之能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是以仍上以合喻也聖人即與天地合德者也舉其高行楷模群有也後其身先度物也而身先超三界也外其身忘肢體也而身存得長生也

第三結歎聖人獨成尊貴

此其無尸故能成其尸

尸主也言聖人觀物我虛幻名實俱空故能後己先人忘我濟物故無主也而言成其尸者結歎聖人也只為德合二儀易物百姓故猶居三界之尊成天人之化主也

上善章所以次前者前章舉明忘我之行未顯功能故次此章廣舉忘我之人

有殊能缺用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
正標上善法喻兩陳第二汎舉三能廣
明七德第三結歎柔弱所以無疵
第一正標上善法喻兩陳
上善若水
善有二種一軌二忘此是忘善故稱為上
水有多種利用故偕況之利用功能具列
於下

第二汎舉三能廣明七德
水善利萬物
言水在天為霧露在地為泉源津潤霑洽
利物弘多以此功能故況聖德聖德應感
善功徵權方便開化其義如水故以為喻
也
又不爭
水性柔和不與物爭方圓任器瀆決通人

上善之行應物亦爾
處衆人之所惡
所惡者卑下之地卑下之地水則居之言
衆人皆捨下趣高恡慢淩物上善獨去高
取下柔和靜退
故幾於道
幾近也言行此三能故近於道三能已了
次明七德

居善地
水性趣下以下為安上善好謙以謙為吉
故用卑下而為善地所謂處乎不競之地
心善淵
淵止水也言止水清潔泓澄淵深難測上
善心源虛遠靜照亦然故淵靜則鑒人心
虛則照物
與善仁

仁恩也言水性霑濡惠潤於物聖德慈救
恩被蒼生慈救則不竭恩親霑濡則豈捐
淨穢
言善信
信實也水能澄鑒儀貌妍醜不欺聖言證
理信如符契亦言海水三潮不失時候況
聖智逗機不遺三品
正善治

水性平而無偏聖心正而治邪莊云平中
准大匠取則焉
事善能
水性多能隨事利益聖智虛寂順物成功
動善時
水冬凝夏釋流結隨時況聖智應忘感來
則應觀機動寂不失事宜出處默語不二
而一

第三結數柔弱所以無疵
夫唯不爭故無尤
夫唯義同前釋唯水與聖獨以不爭為能
虛柔順故無尤過也
持而盈之不若其已
持而章所以次前者前章廣明無為上
善虛己利他故次此章即顯有欲下凡
自貽伊戚欲示去取所以次之就此一
章義開三別第一明執心有欲多致傾
危第二明富貴驕矜必遭禍害第三誡
柔靜退方合天道
第一明執心有欲多致傾危
持執也盈滿也已止也言不能靜退謙虛
恒欲執求盈滿矜矜我大意在陵人必致
傾危不如止而勿行也故莊子云危滿則
傾危又書云滿招損謙受益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揣磨也銳利也夫揣劍磨刀雖利去損況
勵己淩物寧不困乎又揣磨心智唯欲貪
求其為傷害甚於戈戟物皆我雠故不可
長保

第二明富貴驕矜必遺禍害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欲是神德財富形勞身心既困莫能守也

又積不能散必招巨盜內懷憂戚外周棲
疏身死財淨故莫之能守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咎災也遺與也夫厚富貴應須濟物不能
謙進反更驕盈自致危亡豈閒他與

第三謙柔靜退方合天道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天者自然之謂也夫日中則昃月滿則虧
虧必蝕極則反數其然也所以佐世之功
成富貴之名遂者必須守分知足謙柔靜
退庶不競之地遠害全身能如是者深合
天真之道也功成名遂者謂退身隱行稱
自然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載營魄所以次前者前章畧顯驕矜之
過謙退之德具於修習法門猶自未具
故次此一章即廣明內外兩行次第功

能就此一章義分三別第一明抱魂制
魄守一內修第二廣顯治國利他之行
第三結歎達道忘功之美

第一明抱魂制魄守一內修

載營魄

載運也營魂是陽神欲人之善魂是陰神
欲人之惡故魂營營然而好生魄治也欲
人之治著生死又魂性雄健好受喜怒魄

性雌柔好受驚怖驚怖喜怒皆損精神故
修道之初先須拘魂制魄使不馳動也
抱一能無離
抱守也一三一也離散也既能拘魂制魄
次須守三一之神虛夷凝靜令不離散也
專氣致柔能嬰兒
專精專也氣道氣也致得也柔和也只為
專精道氣致得柔和之理故如嬰兒之無

欲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
滌洗也除遣也覽察也疵病也滌蕩六府
除遣五情使神氣虛玄故能覽察妙理內
外清晏而無疵病也然後身無所為心無
所取不為有生不為無滅以此而用豈有
疵病此明自利也
第二廣顯治國利倪之行

愛人治國而無知
前既自利道圖此下應須接物接物之行
莫先治國愛民知分別智也慈悲覆養是
曰愛民布政行化名為治國夫治國者須
示導朴教以無為杜彼邪奸塞茲分別如
此則擊壤之風斯返結絕之政可追故下
文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
德

明白四達而無為
明以能照得名白以潔素受稱四者四方
達者無礙言聖人空慧明白妙達玄理智
無不照境無不通故舉四方足明八極
且寂而能應所以四達應不乖寂恒自無
為也又解云四達者達三界及道境也
天地開闔而為雌
河上公本作天門開闔也雌靜也天地開

閒謂劫運成壞也言聖人混迹二儀之中
不為三災所及雖劫有廢興而心恒虛靜
故莊子云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
土山焦而不熱
生之畜之
言聖人自利道圓利他德滿故能生化群
品畜養含靈故下文云道生之德畜之物
形之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
雖復陶鑄萬物亭毒三才妙體真空故無
養生之可化為而不恃豈有功用之可稱
只為無養生之可化故施為利物亦無恩
德之可恃也
長而不宰
宰主也聖人長養群生實為化主而忘功
德我故云不宰

第三結數達道忘功之美
是謂玄德
玄言深遠德乃上德數此忘功聖人冥於
道化可謂深玄上德也
三子輻章所以次前者前章雖顯自利
利他內外二行具於空有而慧猶自未
圓故次此章具明資導之義就此一章
義分為兩第一汎舉三事以況有無第

二的辨有無顯明資導
第一汎舉三事以況有無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周禮考工記云三十輻象三十日以成一
月也當其無者箱轂內空也只為空能容
物故有車用以況學人心空故能運載蒼
生也又車是假名諸緣和合而成此車細
析推尋徧體虛幻況一切諸法亦復如是

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考工記云埏和也埴粘土也和粘水土燒
以成器器中空無故得盛受以況學人心
空故能容物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穿鑿戶牖以為室屋室中空無故得居處
況學人心空故能處物又穿鑿戶牖通人
往來況根竅虛通故能用而無滯車等三

物其義相類所以重出者車則動而不靜
室則靜而不動器則亦動亦靜有此三異
故重出之
第二的辨有無顯明資導
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無雖有以為利有藉無以為用二法相假
故成車等也言學人必須以有資空以空
導有有無資導心不偏滯故成學人之利

用也
五色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汎舉車器欲
顯假法不真故次此章正辨色聲以明
實法虛幻相對所以次之就此一章義
開三別第一顯塵能敗根應須厭離第
二明根染塵境勸令靜息第三舉聖戒
凡示其取捨
第一顯塵能敗根應須厭離

五色令人目盲
五色者謂青黃赤白黑也言人不能內照
真源而外逐塵境雖見異空之色乃曰非
盲不覩即色是空與盲何別
五音令人耳聾
五音者宮商角徵羽也心馳緣竹耳滯空
商不能遐聽希聲故曰聾也莊子云非唯
形骸有聾盲夫智亦有之

五味令人口爽

五味者甘苦辛酸鹹也爽差失也貪酖醴啗醍醐膩不能味道談玄故曰口爽也

第二明根染塵境勸令靜息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馳騁猶奔驟也言田獵之夫貪逐禽獸快心放蕩有類狂人倒置之徒欲心逐境遠如馳騁狂如田獵莊子云失性有五一曰

五色亂目使目不明等是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謂趙璧隨珠珍貴佳麗之物也貪著愛玩為生死之因於修道行中大為妨礙

第三舉聖戒凡示其取捨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

是以仍上文也聖人即舉聖戒凡也腹內也目外也慎道抱德充滿於內故為腹也

內視無色返聽無聲諸根空淨不染塵境故不為目也

故去彼取此

去彼耳目之盲聾取此為腹之實智

附錄張本成疏義文

道可道非常道

夫道者何也虛無之象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其大無外其微無內浩瀚無端杳冥無對至通靡塞而大明垂光至靜無言而品物有方混漠無形窅寥無聲萬象以之生五音以之成生者有極成者次虧生滅之令古不易此之謂道者也元氣本虛之先窅寞何有至精感徹而真一生焉真一運神而元氣自化元氣者無中之有

有中之至虛不可量微不可察氣氣漸著混沌乍判萬象之端胚胎於此於是清通澄朗之氣浮而為天濁滯頑昧之氣積而為地平和柔順之氣結為人倫精粹之氣散為雜類自一氣之所育猶萬殊而種分既涉化機遂墜因極歸則生天地人物之形者元氣也授天地人物之靈者神明也故乾坤統天地精魂御人物氣有陰陽之革神無寒暑之變雖群動紛紜不可勝紀滅而復生終而復始而道極之倖神明之心應感不窮未嘗疲於動用之境矣道重說之德為之天而不為大貴秋毫之末而不為小先虛無而不為始淺天地而不為終昇精陽而不為明論重陰而不為晦本無神也虛極而神生本無氣也神運而氣化氣本無質凝妄而成形本無情動用而虧性形成性動去道殊遠故溺於生死違於陰陽不能自止非道存而忘世故道能自在

而生有生不能使有同於無乎有同於無則有不滅矣故生我者道滅我者情苟忘其情則全乎性全則形全形全則氣全氣全則神全神全則道全故道全則神王神王則氣實氣實則形超形超則性徹性徹者反還流通與道為一可使有為無可使虛為實吾將與造物者為倖奚死生之能累乎已也可道為倖可名為用

右張本成疏五百餘言原本衆生之正性也後而顧本無之文義亦不相屬姑為闕疑中文張公取附此疏耳故往刪出而錄存於此以備考論云此其舊

句則本此皆作以今依成疏諜文作以武是誤字始仍之蓋謂之義也水善利萬物疏文善功機權功疑巧字之誤名未敢輕改俟他日更深善本正之校者附識

道德經卷二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寵辱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辨根塵等法舉體不真故次此章明身及榮華適為患本就此一章分為三別第一總言寵辱貴患不殊第二假設疑問辨其所以第三格量貴愛顯其得失

第一總言寵辱貴患不殊

寵辱若驚

寵為榮愛之名辱是戮恥之稱若如也驚恐也言人得寵則逸豫喜歡遭辱則怵惕憂患故得寵心驚喜遭辱心驚怖喜怖雖異為驚即同故言若也然喜怖之情皆非真性者也是以達者譬窮通於寒暑比榮辱於饑飡生死不撓於神有何貴賤之能驚也

貴大患若身

貴謂爵位也亦是自貴己身也大患謂煩惱老病等也言凡夫但知矜貴此身而惡大患不知大患即是我身多求資養終歸滅壞故貴身即是貴患惡患即可惡身為貴與大患俱以身為本故言若也

第二假設疑問辯其所以

何謂寵辱

假設疑問也

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解釋其義也世情顛倒以寵為上患心觀照足為卻下何者為得寵心驚喜失寵心驚怖此之兩驚本由一寵故足為下也

是謂寵辱若驚

結成辱寵之義

何謂貴大患若身

假設問

吾所以有大患為吾有身

此答前問也執著我身不能忘遣為身慈毒即是大患故知貴我身者與貴患不殊也故西昇經云身為惱本痛痒寒溫吾拘於身知為大患即其事也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只為有身所以有患身既無矣患豈有焉

故我無身患將安託所言無者坐忘喪我冪羣離形即身無身非是滅壞而稱無也

第三格量貴愛顯其得失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

不如身是大患矜而貴之自貴其身恒欲淺物如此之人適可暫寓於世間不得久視於天下

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寄是暫時寄寓託謂永相付託言能保愛
己身不輕馳騖譎以自救雌而順物者則
可以託付於天下故德經云自愛不自貴
也
視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舉身為大
患戒勿貪此章則顯妙體希夷勸令
修學先病後藥所以次之今就此章義
分為六第一明不一而一散一為三第

二明不三而三混三歸一第三明道非
愚智妙絕名言第四明體非色聲而無
方應物第五明非無非有不古不今第
六明而古而今為綱為紀
第一明不一而一散一為三
視之不見名曰夷
夷平也言至道微妙體非五色不可以眼
識求故視之不見若其有色色則參差只

為無色故夷然平等也
聽之不聞名曰希
希簡少也體非宮商不可以耳根聽故曰
希也
搏之不得名曰微
搏觸也微妙也言體非形質不可搏觸而
得故曰微也又臧公三一解曰夫言希夷
微者謂精神氣也精者靈智之名神者不

測之用氣者形相之目總此三法為一聖
人不見是精不聞是神不得是氣既不見
不聞不得即應云無色無聲無形何為乃
言希夷微耶明至道雖言無色不遂絕無
若絕無者遂同太虛即成斷見今明不色
而色不聲而聲不形而形故云夷希微也
所謂三一者也
第二明不三而三混三歸一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三者即夷希微也致得也詰責也混合也

真而應即散一以為三應而真即混三以

歸一一三三一不一不異故不可致詰也

又解此真應兩身作三乘義釋具在開題

義中

第三明道非愚智妙絕名言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皦明也昧闇也言至道幽微非愚非智昇

三清之上不益其明墜九幽之下不加其

闇所謂不增不減其在茲乎

繩繩不可名

繩繩正直也猶繩墨之義也言聖人既能

自正復能正他故云繩繩不可軌名求理

故不可名也又解繩繩運動之貌也言至

道運轉天地陶鑄生靈而視聽莫尋故不

可名也

復歸於無物

復歸者還源也無物者妙本也夫應機降

迹即可見可聞復本歸根即無名無相故

言復歸於無物也

第四明體非色聲而無方應物

是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狀貌象形妙本希夷故稱無狀無物迹能

生化故云之狀之象

是謂惚恍

惚恍不定貌也妙本非有應迹非無非有

非無而無有有無不定故言惚恍

第五明非無非有不古不今

迎不見其首

明道非古無始也

隨不見其後

明道非今無終也

第六明而古而今為綱為紀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執持也言聖人持太古無名之道調御今之有生也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始即無名之道也若知無始無終而終而始不今不古而古而今用斯古道以御

今世者可謂至道之綱紀也

古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舉所修之境希夷此章即明能修之智難識境智相會所以次之今就此章義開三別第一明能修之人智德深遠第二強為容貌令物依修第三顯動寂不殊故能虛會

第一明能修之人智德深遠

古之善為士者

古昔也善者惡相對也為者修學也前章明執古御今此章即御今引古故援昔善修道之士以軌則學人也

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微妙是能修之智玄道是所修之境境智相會能所俱深不可以心識知故歎之也

第二強為容貌令物依修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容者形貌也獨此不可識之聖智甚堪軌物方欲引接群品故於無形之理而強為修學之容

豫若冬涉川

豫猶豫也猶豫怖懼也言修道行人懼於世境如冬涉川冰心地惶怖恐涵溺也此明意業淨

猶若畏四鄰

久畏塵境如人犯罪慎密恐畏四鄰聞里知聞也此明口業淨

儼若客

儼矜莊貌禮記云儼若思言學人應須斂励身心勿得放縱猶如客對主人不可輕慢此明身業淨

渙若冰將釋

渙解散也如前修學智惠增明惑染消散如彼冬冰之逢春日也

敦若樸

敦淳厚也樸素質也前既三業清淨惑累消除故能德行淳和去華歸實也

曠若谷

塵累斯盡心靈虛白故道德寬曠色容如谷也

混若濁

混合也和雜也濁有為也雖復心靈潔素障累久消而混沌有為之中與塵濁不異也

第三顯動寂不殊故能虛會

濁以靜之徐清

徐緩也雖復處有欲之中同事利物而在染不染心恒安靜閒放而清虛也前則雖清而能混濁此則處濁不廢清閒明動而寂也

安以動之徐生

雖復安靜即靜而動雖復應物而動心恒閒放而生化群品也明寂而動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

保持也盈滿也言持此動寂不殊一中道者不欲住中而盈滿也此道中也

夫唯不盈能敝復成

衛此道中聖人於有為敝濁之山復能慈救蒼生成大功德此重結成也

致虛極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境智相會故能妙極重玄故次此章顯出重玄道果令就此章義分三別第一略標道果令物起修第二勸返本還源歸根復命第三示從小入大妙契虛玄

第一略標道果令物起修

致虛極守靜篤

致得也虛極道果也篤中也言人欲得虛玄極妙之果者須靜心守一中之道則可得也

第二勸令返本還源歸根復命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作動用也言一切衆生並皆云為取捨貪逐前境以老君聖智觀之悉復在妙本雖動而寂也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芸芸衆多貌也言衆生所以不能同於聖人雖動不動用而無心者只為芸芸馳競不息也若能返本歸根即同於聖照此勸之也

歸根曰靜

但能返本還源馳競之心自息

靜曰復命

命者真性惠命也既屏息囂塵心神凝寂故復於真性反於惠命

復命曰常

反於性命凝然湛然不復生死因之曰常

知常曰明

既知反會真常之理者則智惠明照無幽

不燭

不知常妄作凶

不知性修反德而會於真常之道者則恒起妄心隨境造業動之死地所作皆凶也

第三求從小入大妙契虛玄

知常容

體知凝常一中之道悟違順而空故能容物也

容能公

公平正也既能包容庶物所以公正無私也

公能王

王往也只為包容萬物公正無私所以作大法王為蒼生之所歸往也

王能天

既作法王化主為物所歸復能蔭覆含靈同於昊昊也

天能道

既合上天覆物平等又同大道生化無窮

道能久

量等太虛無來無去心冥至道不滅不生

既與此理相符故義說為久

沒身不殆

沒滅也殆危也匿端滅跡謂之沒身應感赴機謂之不殆又解迹有興廢故言沒身

本無生滅故言不殆

太上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至極妙本勸物起修故次此章顯應感隨時從本降迹就此章中分為二別第一明根性不同機悟差異第二歎至德潛運知若不知

第一明根性不同機悟差異

太上下知有之

太上即是玄天教主太上大道君也言道君在玉京之上金闕之中凝神退想為常應之處利根之人機性明敏深悟玅本凝寂體絶形名從本降迹故有位號不執相生解故言下知有之知有太上名號之所由也

其次親之譽之

中根之人機神稍鈍不能忘言證理必須執相修學所以就著經教親愛荃蹄依文生解共相譽讚也

其次畏之侮之

侮欺也下機之人性情愚鈍縱心逐境就滯日深唯畏世上威刑不憚冥司考責所以欺侮聖言毀謗不信故德經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也

信不足有不信

良由下機障重信根不足故疑毀聖文有不信之罪也

猶其貴言

猶其貴重世俗浮偽之言故不信至道真實之教是以迷惑日久罪障滋深也

第二歎至德潛被日用不知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亭毒之功成育養之事遂而至德潛被成功弗居故百姓日用而不知皆謂我自然得如此不知荷聖恩也

大道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從本降迹應感隨機故次此章即明應迹既興玅本斯隱就此章內義有三重第一明大道不行仁義方顯第二明以智治物是矯詐之源第三辨忠孝之興因乎為

亂

第一明大道不行仁義方興

大道廢有仁義

即是太上之教廢也言大道之世五德不

彰仁義既興淳樸斯廢故莊子云散道德

以為仁義聖人之罪也又云相呴以濕相

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第二明以智治物是矯詐之源

智慧出有大偽

智慧聖智也上以聖智治物法令滋彰下

則詐偽百端以避刑網還竊聖智以為偽

具智之害物備在莊文

第三辨忠孝之興因乎為亂

六親不和有孝慈

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妻也淳和之世偏愛

不彰六紀失序孝慈方著是以周德既衰

流競斯起致彼曾閔之徒顯其高行也

國家昏亂有忠臣

萬乘之主以四海為家故言國家但至治

之時忠誠不見昏亂之世貞節斯彰是以

龍逢名芳於夏桀比干譽美於商紂也

絕聖棄智以次前者前章明大道既廢

即聖智互興故次此章勸絕聖智反歸

至道令就此章中義分三別第一明棄

絕聖智利益甚多以示初學第二總歎

大乘非下機能悟第三略開要門進示

初學

第一明棄絕聖智利益甚多以示初學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絕有名之聖棄分別之智人皆反本為利

極多言百倍者舉其大數故莊子云魯酒

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又田成子

以聖智而竊齊國是也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絕偽尚之仁棄執迹之義人皆率性無復於矯孝出天理慈任自然反於淳古故言民復莊子云仁義者先王之遽廬已陳之芻狗又云刖曾史之行天下皆仁也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絕異端之巧棄貪求之利物各守分故無

濫竊莊子云擿工倕之指天下皆巧也

第二總歎大乘非下機能悟

此三者為文不足

三者謂前三絕也此文是頻教大乘上士所學其理深遠不足以教下機也

第三器開要門進示初學

故令有所屬

屬謂屬著付屬也言下機之人未堪大教故有所屬著方進學心所屬之文即下之四行也

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見棄去華也抱朴歸實也少私公正也寡欲息貪也

絕學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棄絕聖智以明遣累故次此章遣於因果為因能生果所以次之就此一章分為五別第一

勸令絕學示美惡不殊第二的指妄塵不可躭染第三泛到衆生躭染之狀第四對辯聖人之悟以治凡鄙之迷第五獨顯聖人偏能用道

第一勸令絕學示美惡不殊

絕學無憂

憂累患也絕有相之學會無為之理患累斯盡故無憂也

唯之與呵相去幾何

唯敬諾也呵慢應也禮記云先生名無諾

幾何者非遠也言世人不達違順妄生善惡聞唯則善聞呵則嗔不知唯呵兩聲出乎一口相去非遠故言幾何

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順意為善違心名惡違順既空善惡安寄且唯呵出自一口善惡源乎一心忘者如其不殊執者肝膽楚越然有為之學逐執者多是非善惡之中妻怨唯呵之內適為患累之本絕之所以無憂此兩對畧舉執學須絕之狀也

第二的指妄塵不可艴染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行人所畏謂生死及諸塵也不可不畏必沒溺也前令絕學示善惡皆空恐滯斯文遂染塵境故發此句以戒之也

第三泛列衆生艴染之狀

荒其未央

河上公本作荒諸家云荒荒是耽荒歎其久遠央是盡義嗟其未息言衆生染滯之心其日固久執着情篤未有休時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言艴染者衆故云衆人即衆生之別稱也

熙熙悅樂也享燕享也太牢牛羊豕也言衆生欣愛聲色情染極深如饑人享太牢之饌悅美之甚又如春日登臺眺望林野暢適其心也

第四對辨聖人之悟以治凡鄙之迷

我獨未兆

我老君自稱也獨寂也兆狀也言聖人雖處塵俗而心如寂獨不為前境所牽故鄙

無攀緣之萌狀也

若嬰兒未孩魁無所歸

嬰兒赤子也孩笑也魁寬大也歸住着也言聖人動不乖寂虛染不染如彼嬰兒未能孩笑之時心形俱淨又智慧魁弘若量宏博譬彼虛舟而無住止也

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

衆生滯有故躭染有餘聖智體空獨遺棄

不取也

我愚人之心純純

純純不雜也聖智虛白純粹精專如彼愚人心無分別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

流俗之人心靈闇昧昭然分別自眩其能聖智虛通明如日月而黯光匿曜故若昏也

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察察機速是分別之心悶悶寬緩是無分別之智但俗心滯有伺察是非妄生迫遽聖智冥無體知虛幻恒自閒靜忽若晦寂無所止

澹兮其若海

晦者闇也止住也聖智實明而忽忽如闇欲顯光而不曜故發此言雖復同塵而恒自凝寂又不住此寂故無所

住止也

飂兮若無止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衆人滯於欲境未嘗休息雖復取捨不同同有所以聖人妙體虛假曾無分別既不見是亦不知非類彼頑愚若茲鄙陋

第五獨顯聖人偏能用道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食用也母道也人皆照察而分別我獨忽

晦而忘懷分別故愛染於色聲忘懷故貴用於真道所以為異也

孔德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絕學聖人貴用真道故次此章廣顯此人盛德容貌就此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能證之人契道容貌第二顯所證之道非有非無第三明此聖人以三一為體第四明道無來無去而知始知終

第一明能證之人契道容貌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孔甚也大也容貌相也甚大之德容貌若何唯從於道即是其相又解容色容也大德妙契故能虛容動止施為獨從於道出虛語默皆是道場

第二顯所證之道非有非無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言至道之為物也不有而有雖有不有無而無雖無不無有無不定故言恍惚所以言物者欲明道不離物物不離道道外無物物外無道用即道物體即物道亦明悟即物道迷即道物道物不一不異而異而一不一而一而物而道一而不一非道非物非物故一不一而物故不一一也

第三明此聖人以三一為體

恍惚中有物惚恍中有象

中有物即是神神妙物為名也雖復非無非有而有而無故是妙也中有象即是氣雖復非象非色而為色為象故是氣也言道種種變現故不物而物不象而象也

窈冥中有精

窈冥深遠也有精即精智也言道雖窈冥恍惚而甚有精靈智照無方神功不測也

其精甚真

言真精無雜實非虛假於三一之中偏重

舉精者欲明精是氣色神用之本也

其中有信

言道無心有感斯應信若四時次無差爽

第四明道無來無去而知始知終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時乃有古有今而道竟無來無去既名不

去足顯不來文略故也

以閱終甫

閱覽也甫始也至道雖復無來無去亦而

去而來故能覽察古今應乎終始也

吾何以知終甫之然以此

此假設問也老君云我何以知始終之事

乎只用此真精純信之道恍惚窈冥之法

故知之也

曲則全

曲則事所以次前者前事舉孔德容貌

於教未周故次此事重顯孔德行能以

為物範就此一事文開四別第一舉因

地四行以示謙和第二明妙體一中為

物楷式第三彰果上四德對顯前行第

四援引古賢結歎曲全

第一舉因地四行以示謙和

曲則全

屈曲隨順不忤物情柔弱謙和全我生道

故莊子云吾行卻曲無傷吾足此一句忘

違順也

枉則正

枉濫也體知枉直不二故能受於毀謗而

不伸其怨枉翻獲正直也此一句忘毀譽

窪則盈

窪下也謙卑遜讓退己處下不與物競故

德行盈滿也此一句忘高下
弊則新
弊屏也能處鄙惡弊屏而不貪榮寵即其
德日新此一句忘榮屏也
第二明玅體一中為物楷式
少則得多則惑
少者謂前曲全等行不見高下處一中也
多謂滯於違順等法不離二偏也體一中

則得滯二偏故惑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是以仍上辭也抱守持也式法則也言聖
人持此一中之道軌範群生故為天下修
學之楷模也
第三彰果上四德對顯前行
不自見故明
物我皆空不見有我身相故智慧明照也

不自是故彰
自他平等不是己而非物故具德行顯著
不自伐故有功
伐取也雖復專毒群生而弱物百姓推功
於物故有大功也
不自矜故長
只為推功於物不自矜誇故德行長遠也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爭

此即歎美四德之人玅達違順譬以自收
不與物爭故天下群品無能與不爭者爭
也
第四援引古實結歎曲全
古之所謂曲則全豈虛語故成全而歸之
昔人所謂屈曲柔順以全其道此語有實
誠非虛言但能依教修行不與物爭則大
成全德物歸於己也

希言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舉曲全四德令物依修故次此章廣明諸行就此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體教忘言故能會理第二明執心躁競所以無常第三結成忘言之得第四正結執教之失

第一明體教忘言故能會理

希言自然

希簡之也希言猶忘言也自然者重玄之極道也欲明至道絕言言即乖理唯當忘言道教適可契會虛玄也

第二明執心躁競所以無常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飄疾之風驟暴之雨曾不崇朝何能竟日譬滯言之士執教生迷妄為躁行以求速報既乖至理不可久長故取譬飄風方之驟雨日是朝之總朝是日之別別則譬念念之新總則喻百年之壽通是無常也

孰為此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

孰誰也假問誰為此風雨答云是天地二儀生化有大神力飄風驟雨尚不能久況凡夫而為躁行其可久乎

第三結成忘言之得

故從事而道者道得之

從隨順也事世物也言至德之人即事即理即道即物故隨順世事而恒自虛通此猶是孔德唯道是從之義道得之者只為即事即理所以境智兩冥能所相會道得之猶得道也

同於德者德得之

道既是常道德即是上德體教忘言為行同於上德上德亦自然符應而相會也道是德之體德是道之用就體言道就用言

德故有二文也

第四正結執教之失

同於失者道失之

有為躁競執教生述既而為行同於失理之人所以不能虛心冥會而言道失者猶失道也故西昇經云宿世不學悶令復與失鄰也

信不足有不信

不能忘言而執言求理雖名信道於理未足所以執言滯教未達真源故於重玄之境有不信之心也

跂者垂所以次前者前章正舉躁競之人執教之失故次此章重明其義就此一章義有三別第一舉跂跂而惑近繼躁而前章第二重辨四速遠對曲全四德第三舉譬勸令厥捨

第一舉跂跂而惑近繼躁而前章

跂者不久

跂慕羨也言躁競之夫心非懷道不能任真守素而分外羨欲然物有素分不可希跂既乖其道豈得久長

跂者不行

跂謂矜傲也修道之失應須謙遜方乃跂誕矜傲於人以此為懷不可行遠故莊子云寄鵬鵬以息跂又云權勢不久則夸者悲

第二重辨四速遠對曲全四德

自見不明

不能忘我自見有身此乃昏愚非明智也

自是不彰

心恒自是口每非他物共蔽之故其德不顯也

自伐無功
凡有所為皆自伐取其功物皆不與故無
功績
自矜不長
矜誇自高驕慢陵物此乃愚短其德豈長
乎
第三舉警勸令厭捨
其在道曰餘食贅行

餘食猶殘食也贅附生之肉也莊子云附
贅懸疣也言矜誇自是之人其在道行實
猶殘食贅病甚可厭賤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不處
贅是無用之肉誇是無用之行世間人物
咸惡見之故懷道之士豈處心於誇贅之
行乎

附錄強本成疏疑文二事
大成若缺
謂日光也閉目內觀致神明也若月之缺而復盛故
曰缺
我馬生於郊
謂午也正陽之精生於午之者馬也故心欲東則東欲
西則西欲南則南欲北則北心有四門能知四方晝夜
所見夜窺則要心中有道則正氣法行支体滿潤

駿虐古長教郊走馬以喻之心無道則生滛亂我馬
即走於郊郊脈致以害身故曰我馬生於郊
附錄李霖奉引成疏異文三事
陸行不遇虎兕入軍不被甲兵
此明三毒不能傷害若攝生無生則害不能害既內
無三毒則外三毒不傷是以陸行不遇虎兕入軍不被
甲兵也何者夫虎主噉兕主觸兵主會
輕敵則幾喪吾寶

執盡世輕敢則好勇而不慈廣貪而失儉好進而不退
盡失前三寶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四明威刑世所謂經戒科律大威即三塗惡趣北都羅
酆之刑也言一切衆生未解真理愛樂世法輕而忻之
則冥中大刑必將至矣
附錄強本第六十章序訣異文
治大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理人儉愛則萬物早服
此章明早服不擾則其德交歸交歸為三第一初舉理
國之爺不可有為第二明及鬼神而無傷害第三結
歎交歸之源以勸有國之君

道德經卷三
西華法師臣玄英疏
有物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汎舉於誇勸
其厭捨故次此章顯道之體狀令物起
修夫設教處方必先病後藥藥病相對
所以次之今就此章義開為五第一顯
道之體狀妙絶形聲第二明本無稱謂
降邇立名第三明引物向方歸根反本
第四舉域中四大令物依修第五示自
淺之深漸階圖極
第一顯道之體狀妙絶形聲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有物者道也道非有而有非物而物混沌
不分而能生成庶品亦明不混而混雖混
而成不成而成雖成而混即此混成之道
在天地先生還是不先先不生生義也故

莊子云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又云在天地之先而不為久寂寥獨立不改寂無聲也寥無形也獨立無待對也不改無變也言道體窈冥形聲斯絕既無因待亦不改變此乃獨獨非待獨也周行不殆可為天下母道無不在名曰周行所在皆通故無危殆

開化陰陽安立天地亭毒群品子育含靈生之畜之故可為母

第二明本無稱謂泠迹立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本無名不可以智知道名即初章云無名天地始也取其有通生之德故字之曰道即初章云有名萬物母也強為之名曰大

體無涯際故名為大不大為大故稱為強夫名以名體字以表德道即是用大即是體故名大而字道也人皆先名後字今乃先字後名者欲表道與俗反也故不同而同有名有字同而不同先字後名也

第三明引物向方歸根返本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逝往也有大力用能運致衆生往至聖境

也逝曰遠超凌三界遠適三清也遠曰返返還也既自利道圓遠之聖境故能返還界內慈救蒼生又解迷時以三清為三界悟則即三界是三清故返在塵俗之中即是大羅天上

第四舉域中四大令物依修道大天大地大王大道大無不包也天大無不覆也地大無不

載也王大無不制也

域中四大而王居其一

境域之中有此四大王有化被之德故雖二儀而居一數也莊子云夫道未始有封而此言域中者欲明不域而域雖域不域不域而域義說域中雖域不域色羅無外也

第五自淺之深漸階圓極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王也必須法地安靜靜為行先定能生惠也故下章云躁則失君既靜如地次須法天清虛覆育無私也又天有三光喻人有惠照地是定門天是惠門也既能如天次須法道虛通包容萬物也既能如道次須法自然之妙理所謂重玄之域也道是迹自然是本以本收迹故義言法也又解道性自然更無所法體絕修學故言法自然也

重為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人法於地表學道以靜為先故次此章即格量靜躁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正雜輕躁之旁重靜之勝第二明重靜之人動不乖寂第三明輕躁之者亡國喪身

第一正雜輕躁之旁重靜之勝

重為輕根

譬重為樹根輕為花葉輕者淵落重者長存此戒行人勿得輕躁故書云君子不重則不威

靜為躁君

靜則無為躁則有欲有欲生死無為長存靜能制動故為君也

第二明重靜之人動不乖寂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是以仍前生後文也輜靜也言君子達人終日行化同塵廛世而不離重靜此即動而寂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言重靜之人雖有榮華之宮觀燕寢之處而遊心虛澹超然物外不以為娛處染不染也

第三明輕躁之者亡國喪身

奈何萬乘之主以身輕天下

奈何猶如何也王畿千里戎車萬乘之君應須重靜乃恣情遙教厚賦繁徭禽荒色荒輕忽字內哀歎之甚故云奈何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恣情放欲輕躁日甚外則亡國內則危身忠良竄匿失臣也宗廟傾覆失君也

善行車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重靜聖人動不乘寂故次此章廣顯此人行能功用就此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重靜之人三業清淨第二明重靜之人結願堅固六根解脫第三明降迹慈救應物無遺第四示師資之道修學之妙

第一明重靜之人三業清淨

善行無轍跡

以無行為行行無行相故云善行妙契所修境智冥會故無轍跡之可見也此明身業淨

善言無瑕謫

不言之言言而不言終日言未嘗言亦未嘗不言故謂之善言也莊子云言而足者則終日言而盡道也瑕疵疾也謫過責也語默不異故無口過之責也本又作的字

謂聖人之言既無的當無所之詣此明口業淨

善計不用籌算

妙悟諸法同一虛假不捨虛假即假體真無勞真計劉然明了此明意業淨

第二明結顧堅固六根解脫

善閉無關楗不可開

外無可欲之境內無能欲之心惣根起用

用而無染斯則不閉而閉雖閉不閉無勞

關楗故不可開也此明六根解脫

善結無繩約不可解

上士達人先物後己發大弘願化度衆生

誓心堅固結契無爽既非世之繩索約束

故不可解也然誓心多端要不過五一者

發心二者伏心三者知真心四者出離心

五者無上心第一發心者謂發自然道意

入於法門也第二伏心者謂伏諸煩惑也

就伏心文有文尸三解解有三品總成九

品通前發心為十耕行也第三知真心者

有九品即生彼九宮也第四出離心者有

三品即生彼三清所謂仙真聖也第五無

上心者謂直登道果乃至大羅也善結者

結此五種心始終無替也此明結顧堅固

第三明降迹慈救應物無遺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

聖人即是前三業清淨六根解脫之人也

為能發弘誓願救度衆生故常在世間有

感斯應慈善平等終不遺棄也

常善救物而無棄物

先舉人者表恩被有情後舉物者示仁惠

無識亦言救人直擒黔首救物爰及四生

也

是謂襲明
襲承也用也此即結歎常善聖人利物無
棄可謂承用聖明之道也
第四示師資之道修學之妙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
善人即向來襲明之人也言此人恒懷大
心先物後己引導衆生允當宗匠
不善人善人之資
資用也亦是助益之義言善人恒在有中
化導群品即用不善之類而為福田以彼
衆生益成我德故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不貴其師無能化也不愛其資無所化也
前以聖導凡勸令修學今明凡聖平等故
道師資斯則從淺至深漸階衆妙也
雖知大迷此謂要妙

師資兩忘聖凡一揆俗智分別雖似大迷
揩理而言實成要妙
知雄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善行之士
常善救人其於救物之方猶自未顯故
次此章略示其要就此章中文開四別
第一明去剛取柔是行人要徑第二勸
道明歸閤為學道楷模第三示守辱忘
榮歸根反本第四顯匠成庶品利物忘
功
第一明去剛取柔是行人要徑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谿逕也雄陽是剛稱之名雌陰是柔靜之
義知雄稱剛猛適歸死滅雌柔靜退必致
長生故棄雄而守雌可為天下之要逕
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離散也嬰兒譬無分別智也言人常能守

靜則其德不散故能復於本性歸無分別
智也

第二勸遣明歸閒為學道楷模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白照明也黑暗昧也式法也自顯明白暗
曜於人人必挫之良非智者韜光晦迹退
守暗昧不忤於物故是德人能知白黑利
害者可為修學之洪範也

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忒差也無極道也常能棄明守暗其德不
差忒復我清虛歸於至道

第三示守辱忘榮歸根反本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榮寵貴也辱卑賤也處於榮貴遂起驕奢
而福善福淫忽然淪落此之榮寵翻為禍
基若知倚伏不常貴為福始應須自戒勿
為放逸處於榮華恒如卑賤故貴以賤為
本高以下為基是以知榮守辱天下歸湊
譬彼川谷已納虛容也

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樸真本也始自知雄終乎守辱三種修學
為道之要又如虛谷盛無不容所以常道
上德於是乃足故能復於真空歸於妙本
也

第四顯匠成庶品利物忘功

樸散為器聖人用為官長

散分布也器用也官君主也長師宗也既
能反朴還淳歸於妙本次須從本降迹以
救蒼生布此淳朴而為化用故西昇經云
道遂散布分既而為君以馭世為師以導
俗聖人即用斯朴散而為馭導之方也
是以大制不割

至聖神力不可思議三界內外無不制伏
主領弘普故稱大制而亭毒群品陶鑄生
靈推功於物不為宰主故云不割割宰斷
也
將欲奪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忘功利
物為國主師匠故次此章即顯治國治
身利物之術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
明有欲有為敗身毀國第二舉有為之

相示諸法無常第三對顯聖人妙能捨
離
第一明有欲有為敗身毀國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方將欲攝取天下蒼生而為化主者必須
虛心忘欲若以有為取之纔欲攝化而不
得之狀已彰也
天下神器不可為

含識之類悉有精靈並堪受道故名神器
亦是帝位也若無為安靜即品物咸亨必
有為擾動即群生失性故不可為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滯溺有為則敗亡身命執心貪欲則失國
喪邦
第二舉有為之相示諸法無常
夫物或行或隨

夫物萬物也或不定也行由己也隨從他
也言物或先時由己後即從他此明稚勢
不定也
或歔或吹
歔氣溫喻富貴也吹氣寒喻貧賤也言物
有先貴後賤先富後貧猶如朱夏赫曦玄
冬凜冽天既炎涼不定人亦貴賤何常
或強或羸

夫強盛者不久當衰故下文云物壯則老
西昇經云盛者必衰此明盛衰不定也
或接或襲
河上本或載此作或接夫接者連續也襲
廢敗也連續謂之盛廢敗謂之壞此明安
危不定故莊子云其成也毀也舉此八法
不定以表萬物無常故治國治身者不可
以有為封執而取之也

第三對顯聖人妙能捨離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悚道聖人妙體虛假故不執上之八法而
能去下之三事甚則美其聲色奢則麗其
服玩泰則廣其宮室去此三盛處於一中
治國則祚曆遐延治身則長生久視也
以道輔時以次前者前章正明為君莊
物不可執滯有為故次此章即明為臣

輔君亦須去兵用道就此一章義開三
別第一明佐時用道決定息兵第二明
用道之人果無矜伐第三明有為乘道
必致危亡
第一明佐時用道決定息兵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以用也佐輔也人主君王也言用正道輔
佐君王者當偃武修文導之以德不可盛

用強兵還暴天下內鮮身心者即是三業
六根兵也
其事好還
還返也報也言外用兵丹即有怨敵之仇
內用三毒還招三塗之報此事必爾故云
好還
師之所處荊棘生
師軍衆也言兵馬所行之處害人損物但

有荊棘穢草不生禾稼也亦猶欲心起貪
之處但增惡業不生善惠
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強
果決定也已止也言修道善人決定止此
慕心而不用兵也
果而勿驕果而勿矜果而勿伐
驕謂慢上矜謂誇下修道之夫揖讓退讓
不用自取強暴驕慢於人亦須決定唯柔

不用矜誇於物伐取也推功於物不自取
也
果而不得已
如堯攻蜀支禹攻有扈事不得已非樂兵
伐
第二明用道之人果無矜伐
是果而勿強
結成以前決定不用強兵之行也

第三明有為乖道必致危亡
物壯則老
炎極則涼理之常數物壯則老其義必然
謂之非道非道早已
物壯則者兵強則衰既不謙柔故非真道
應須止息而勿行也
佳兵章所以次前者前章雖明息兵用
道而於用道之義未弘故次此章明用

道匡時須資權實兩智就此一章義開
四別第一明兵強欲武有道不為第二
顯應物隨時二智優劣第三明權不喪
實應不雜真第四汎舉軍法以明實智
之勝
第一明兵強欲武有道不為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佳麗也祥善也雖復霜戈耀日實劒輝天

此乃由荒之具非太平之器也內解即三毒六根之兵若磨銳諸根而貪取塵境者不善之行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不處

一切人物皆畏兵而惡貪故有道行人不處心於兵戈及貪欲

第二顯應物隨時二智優劣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有君人子物之德為君子左陽也主吉主生右陰也主凶主殺言君子平居之世則貴左用文荒亂之時則貴右用武喻行人實智則貴長生權智有時而殺故度人經云千千截首萬萬剪形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盡前來文重顯兵是不祥之器非君子善人之器去須夷凶拯難不得已而用之權智亦爾　致兵革之主淫殺為殺身之斧故曰不祥之器也

第三明權不喪實應不離真

恬澹為上故不美

恬澹無為也君子心尚無為故雖用兵不以為美也喻行人雖用權智而以實道為上應不離美也

若美必樂之是樂殺人夫樂之者不可得意於天下

若以佳兵為美即是愛樂于戈則殺人也樂殺之夫天下共疾雖聞既多不可得意

第四汎舉軍法以明實智之勝

吉事尚左喪禮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

左是吉位右是喪位令偏小之將居於左邊上大將軍處其右者欲明雖復專命即

以死喪之禮而安處之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兵戈行處屠害必多故上將悲哀慈其傷
害既非用道恐濫無辜亦解殺謂敵人衆
謂士卒傷己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
辜則心為悲慈而泣之明非所樂也
戰勝以喪禮處之
君子善人貴能用道事不獲已方動兵戈

雖戰勝前敵不以為善故素服而哭仍以
喪禮葬之既其武不及文足明權不及實
治國則不得已而用武應化則不得已而
行權以此格量故知權劣實勝也
道常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佳兵不祥
故有道不處此章明侯王守道則萬物
自賓就此章中自分為四第一標無名
將以明道第二舉守道而能降瑞第三
始制下廣其制用第四譬道下將以結
成
第一標無名將以明道
道常無名
虛通之理常湛然凝然非聲非色無名無
字寂寥獨立超四句之端恍惚布炁雖百
非之外豈得以言象求安可以心智測故
下文云天地始又云吾不知其名也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樸淳素也小微妙也言淳樸之道其自細
微而能開化陰陽亭毒群品百姓日用而
不知亦未敢自臣我有道者也又云物無
貴賤道在則尊故梁父許由王倪齧缺此
之數子皆以窮為匹夫而天子不得臣諸
侯不得友即其事也
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言君王若能修守至道殊方異域自来賓
伏而歸化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夫與天地合其德陰陽合其序者故致四
時玉燭七曜無愆靈瑞嘉祥芝英甘露園
無虛用不亦宜乎
人莫之令而自均
均平也莫無也德合二儀明齊三景百姓
老子疏卷三 二十四
無待教令而自太平道力不可思議守之
致有此益也
第三始制下廣其制用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
因無名以立有名寄有名以明無名方欲
引導群迷令具悟解也
夫亦將知止
道無稱謂降迹立名意在引物向方歸根

反本既知寄言詮理應須止名求實不可
滯執筌蹄失於魚兎
知止不殆
筌歸既忘妙理斯得止名會實故無危殆
第四譬道下將以結成
譬道在天下猶川谷與江海
江海善下為百川之所共湊聖道虛容為
衆生之所歸往故下文云江海所以能為
老子疏卷三 二十五
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
知人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君王守道
則萬物自賓此章明所賓服有道之君
此一章內物有三句具一意連次而来
遂分為四第一明自知自知則明了第
二明自勝自勝則全強第三明知足強
行安貧樂道第四結其死而不亡善其
不違天理

第一明自知自知則明了
知人者智
謂照達前境鑒人機性大小深淺無不悉
知此是他心智
自知者明
自知己身宿命善惡三代報應無不明了
此是宿命智
第二明自勝自勝則全強
勝人者有力
智力勝人威能制物所以降伏天魔剪除
異道此是降魔智
自勝者強
自能克服己心制諸累欲累欲不起智慧
日強此是斷惑智
第三明知足強行安貧樂道
知足者富

守分知足無復貪求非直財賄不貪亦乃
道德豐富又解並鑒有無則萬境俱照智
無不足故受富名此是知足智
強行者有志
志節操也志力既強即弘誓願務在先
人後己外身濟物至乎道場終無退轉
第四結其死而不亡善其不達天理
不失其所者久

應機赴感隨病與藥感使得宜不失其所
以斯接物久而強固
死而不亡者壽
行願具足內外道圓理當不死不生無夭
無壽而今言死而不亡壽者欲明死而不
死不壽而壽也應身遷謝名之為死聖體
常在義說為壽
大道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窮服有道

之君由能自知自勝此章明能成光大之業皆為法道忘功就此門中分為三別第一標大道汎兮示左右畧無封吟第二功成不有明小大難與為名第三舉聖人不貴其身以全光大之業第一標大道汎兮示左右畧無封吟

大道汎其可左右

汎汎無係也亦普遍之名言大道虛玄汎汎無係也亦普遍之名

故無著慈悲普遍威而遠通雖復非淦非湯而應乎左右欲明方圓任物器無不宜

故莊子云有左有右有義有倫

萬物恃以生而不辭

一切萬物恃賴至道而得生成慈救善誘終不辭悴也又云物亦不謝生於自然

第二功成不有明小大難與為名

功成不名有

生化群品至功潛被而歸功於物故不有功名

衣被萬物不為主可名於小

衣被萬物涓鑄生靈而神功潛被不為主宰既俯就於物宜其稱小此不小而小也

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於大

大海虛谷百川競湊至道寒廓萬物歸之不主之義已如前釋物既仰歸於道宜受

大名此即不大而大也

第三舉聖人不貴其身以全光大之業

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明體道聖人忘我存物靜退謙柔終不為大只為先物後己忘功忘大故為眾生之長獨居三界之尊而成其大也

大象章所以次前者前章無方之用利物忘功故次此章顯忘功之人為物所

歸往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明物之歸依皆獲利益第二舉樂餌為譬表理教虛玄第三示非色非聲而妙用無盡

第一明物之歸依皆獲利益

執大象天下往

執持也此不執而執執無所執大象猶大道之法象也即前章忘大之聖人持無形之大象常善救物為天下歸往也莊子云

王駘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宣尼將引天下歸之是也

往而不害安平太

太大也言蒼生往至聖所皆獲利益而無損害所獲之利即是安平等大乘之法也不害則明其拔苦安平則語其與樂

第二舉樂餌為譬表理教虛玄

樂與餌過客止

樂絲竹宮商也餌飲食滋味也樂有聲可悅餌有味可說可樂可說故暫過之客遣必止住就愛也

道出言淡無味

至道虛寂其體希夷所以出言淡然無味非如樂餌可說可悅故音樂有聲行者為之止住道言無味學者罕見留心嗟乎世人迷妄之甚但知猛聽有聲之聲証能咀

嚼無味之味即深歎愚徒故有斯譬

第三示非色非聲而妙用無盡

視不足見

至道窈冥妙絶形色非如餚饌等法故不可以眼識求

聽不足聞

大音希聲體非商角豈如鐘鼓可以耳聞聖道出言其例亦爾

用不可既

既盡也至道之言澹然虛遠非聲非色絶視絶聽若鏡之心物來斯照如谷之響感而遂通是知無用之用其用難盡

將欲歙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忘功大聖為物歸依故次此章即顯忘功之人權道方便夫聖應多途逗機匪一或隨緣而數小教或起感而開大乘故有真應而身權實二智用權以籠下士持實以度上機就權實之中非無優劣今之此章略申斯義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權道利物增治法門第二格量二智明權不及實第三舉譬明權道不可示人

第一明權道利物增治法門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

歙合也欲也將欲行權攝化群品令其歙欲不為貪染者必先開張縱任極其奢淫然後歙之昔者老君西入關賓化胡之日初恣其凶悖然後化之以道是也具委曲逗留具在文始內傳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欲令歸道柔弱必先極其強大然後示以雌柔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欲廢其殘獷者必固恣其凶暴凶暴既極可以廢之即胡王肆其猛毒燒溺老君水火既不為災然後為其說法是也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先恣其惡名曰與之後令歸善名曰奪之故老君先示凡迹所以恣其剛戾後見神通於是胡人降伏方得奪其凶惡令歸善

道此四對義勢相似只言初淺後深耳上之機之人聞實即悟下根之者要假於權此則增法滌妄也

是謂微明

上來權道雖復微密而甚有明驗也又云微隱密也明智慧也言此權道是隱密明智也

第二格量二智明權不及實

柔弱勝剛強

柔弱實智也剛強權智也欲教化衆生故須權智雖論二智實智勝權也

第三舉譬明權道不可示人

魚不可脫於淵國有利器不可示人

脫失也利器權柄也魚藏於水權隱於心故物莫之害也魚失水即為物所擒權示人即為人所制故不可以示人也

道常無為章即是第三段文正明結會就此章內文開兩別第一結道宗明寂而常動第二結學人宗顯妙極重玄

第一結道宗明寂而常動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疑常之道寂爾無為從體起用應物施化故曰而無不為前句是本後句是迹此明本迹迹本寂動動寂之義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當自化

萬乘之主五等之君若能守持此道者八荒萬國自然從化行人亦爾所以偏舉王侯者明君王為化利物弘多也

第二結學人宗顯妙極重玄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作起修也樸道也言衆生初從化起修者必有心欲於果報也既起斯欲即須以無

名樸素之道安鎮其心令不染有此以空
道有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非但不得欲於有法亦不得欲於此無名
之樸也前以無道有此則以有道無有無
雙離一中道也
不欲以靜天下自正
靜息也前以無名道有次以不欲道無有

無既道不欲道息不欲既除一中斯泯此
則道之又道玄之又玄所謂探幽索隱窮
理盡性者也既而一切諸法無非正真稗
稊瓦甓悉皆至道故云天下自正此一句
結衆妙之門也

附錄強奉成疏異文二事
衣被萬物不為主可名於小
衣被者覆育也雖覆育萬物而匿德藏名
治然無形故不為主似若微小以是聲義
言不小也
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於大
道能生長為物所歸譬彼大海方蕩虛谷
雖物所歸不為物主既不為物主可名大

即言不可名大
成疏牒文我既未兆疏云既窅也又牒文嬰兒未孩
疏云孩笑也是成本往文在既作治孩作咳方与疏
義相符知牒文有誤但通用本亦作既作孩用未敢
改抑成公意假既為治而孩咳為古今字也又本数
章序訣云前章無方之用章下在奪明字或
標字或正明二字以全書之例可以推知自無別本
今校未敢任補完缺一字或二字亦不可知毋乃未

缺以易滿誦讀之疑爰附識於此又經文曰逝曰遠曰反三句王注地之法天之法道之法自然四句疏文連接直下結審文義二段疏文在依經分析文注其句下乃於全書之例為合後印時當改之編者識

道德經卷四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上經明道下經辨德上經亦具明道德但以道為正以德為傍下經亦具明道德然以道為傍以德為正據傍正為論故有道德經上下此經一卷凡四十四章一經大分義開三別第一一章正開德宗第二四十二章廣明德義第三一章總結前旨也

上德章即是第一大段正開德宗就此章中又開四別第一顯上下二德妄執不同第二辨仁義禮之德明澆淳世異第三明去本之末勸令息末崇本第四斥禮為浮偽之始示其取捨向方

第一顯上下二德妄執不同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上者高勝是超出之名德者得也以超獲
為義言上德之人妙契道境境智冥會得
失無忘得失無忘故言不德境智冥會故
言有德有德則遣其失不德則遣其得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證未造極故稱為下執德不忘故言不失
未能冥會故無德也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以用也上德無為至奉凝寂而無以為跡
用虛妙此明無為而為即無為也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心不忘德故稱為之迹仍有事故言有為
第二辨仁義禮之德流淳世異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仁慈悲也有心覆育故言為之不責恩報
故言無以為雖論上仁不及下德對義仁
勝故稱無以為三寶之中以慈為首故五
德之內亦以仁為先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義主止惡裁非即經中戒律是也然戒律
之起本被下機事涉有為未階虛妙故言
為之而有以為也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
禮尚威儀即經中教齋威儀等是也且至
道沖寂大象無形今乃賤素貴華重文輕
質不崇括淡惟尚威儀雖為漸教法門而
未能與理相應非但內乖於道而乃外亦
不能應物故言為之而莫之應

則攘臂而扔之
仍因也楷而往來更相責望因其禮薄即
攘臂怒之故明上禮為教之弊故莊子云
魯酒薄而邯鄲圍即其事也

第三明去本之末勸令息末崇本

故失道而後德

德上德也衆生感哀道化斯隱應物隨時

下德方見

失德而後仁

德化漸替仁恩繼之

失仁而後義

仁慈不行厥義方起

失義而後禮

自道喪淳滿於斯為極不能止惡方事節

文雖復強作威儀而浮偽已甚

第四斥禮為浮偽之始示其取捨向方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徒自外彰文飾未是情發於衷既非信實

之厚適足忠誠之薄不應浮悖之源更資

亂之首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不知而強知曰前識識在知前也言此前

識之人於修道行中甚為華偽既非大智

慧源乃是愚痴之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丈夫也夫扶也謂有勇猛慈救之智堪為

群品之長以扶護蒼生也其志弘普故摽

大丈夫大丈夫當慕道德之厚豈處禮義

之薄耶

居其實不居其華

達道之人方外之士當留情於淳樸之實

豈處心於前識之華

故去彼取此

去彼華薄則是絶仁棄義取此實厚則是

返樸還淳且上德聖人體無分別豈有心

於彼此情係於去取者乎蓋明不去而去

雖去不去亦不取而取雖取不取非去之
而去取之而取者也去取既爾彼此亦然
昔之章即是第二大段第一章正廣明
德義就此章內義分有三第一舉得一
之能示其有益第二明失一之弊顯其
必損第三明用道謙虛結成得一之義
第一舉得一之能示其有益
昔之得一者

昔古也一道也言曩昔劫初得道之者所
得之狀具列下文斯則御今而引古也
天得一以清
稟得道之氣故積湯成天清浮在上也
地得一以寧
同稟一道故凝淦成地寧靜於下
神得一以靈
神道虛淦幽冥難測由其得一故靈智無
方故莊子云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也
谷得一以盈
谷川谷也言谷得一故能泉源流潤溪壑
盈滿
萬物得一以生
有識無情通號萬物同稟一道故得生成
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政
帝王公侯莫不稟道為化只以無為得一

故能布政天下故勲文命是也
其致之
致得也通結前六事咸得一道也若作內
解者通是一人而有六種行門也
第二明失一之弊顯其必損
天無以清將恐裂
以用也無不也裂壞也言天不能用道清
虛則日月悖蝕星辰失度災變屢彰恐當

折裂
地無以寧將恐發
發廢動也言地不能用道寧靜則恐有崩
淪之災昔岐山崩三川震是也
神無以靈將恐歇
歇廢也神不依道則智用愚殆既無靈驗
恐將廢歇也
谷無以盈將恐竭
竭塞也言川谷乘一災否斯起致泉源枯
竭流注不通也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一切萬物得一而生若喪道乘真則死滅
俄頃
王侯無以貴高將恐蹶
蹶敗也君王不能用道守貴而乘理悖德
蹶敗也君王不能用道守貴而乘理悖德
將恐神器顛覆社稷傾危夏桀殷紂即其

人也
第三明用道謙虛結成得一之義
故貴以賤為本
貴尊高也賤卑下也得一之君故能謙下
失道之主必致驕矜故知驕矜是賤下之
基謙卑是尊高之本校量得失故有斯戒
高以下為基
凡重之壘起於累土百仞之高原乎一簣
以況尊貴卑下為基
是以王侯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卽
非乎
不穀猶不善也王侯貴人智慧聰達體知
傲是喪身之本謙為貴盛之基故能俯接
下凡以卑自牧乃稱孤寡不穀豈非以賤
為本卽而言非乎者蓋是嗟嘆假問之辭
云爾

故數數與無與

與車也箱轂輻假合而成徒有車石數即無實五物四大為幻亦然所以身既浮虛貴將安寄是故庸賤應須謙下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玉貴也石賤也碌碌少也落落多也若內惑於身外逐於物者則賤物而貴身也今既數車無車即悟物我虛幻故能自他平等貴賤不殊雖形去智冥於至道所以不欲碌碌如玉之可貴落落如石之可賤也

反者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得一之人謙虛用道故次此章即明此人從本降迹俯應蒼生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慈悲救物反聖同凡第二明雖復教迹多端無過柔弱第三明二儀萬象從道而生

第一明慈悲救物反聖同凡

反者道之動

反遠也動悲也得道聖人超凌三境但以慈悲救物反入三雜混迹有中赴機應化故上經云遠曰反

第二明雖復教迹多端無過柔弱

弱者道之用

逗機設教抑乃多端欲論切當無過柔弱故即以此柔弱為化用之先也

第三明二儀萬象從道而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有應道也所謂元一之氣也元一妙本所謂冥寂之地也言天地萬物皆從應迹有法而生即此應道從妙本而起元乎妙本即至無也

上士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應道虛玄

本述俱妙故次此章即明上士能悟非
下士所聞令就此章義開三別第一明
三人聞道機性不同第二辨體道之人
韜光匿耀第三歎道功能生成庶品
第一明三人聞道機性不同
上士聞道勤能行之
上機之士智慧聰達一聞至道即悟萬法
皆空所以勤苦修學遂無疑怠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中機智闇照理不明雖復聞道未能妙悟
若欲情歸定即時得空心境涉世塵即滯
於有境與奪不定故云存亡
下士聞道大笑之
下機之人根性愚鈍聞真道玄遠至言宏
博心既不悟謂為虛誕遂生誹謗拊掌笑
之
不笑不足以為道
不為凡人所笑不足稱為聖道
建言有之
建立也言上士所行之道建在下文有之
即明道若昧等是也
第二明體道之人韜光匿耀
明道若昧

昧闇也照達真道之人晦迹同俗不顯其
明若愚闇也
進道若退
大學之人不見其迹內雖進修外若哀退
夷道若類
夷平也證太平等道修行之人知一切衆
生與己同體不見愚智之別等差一類也
上德若谷
勝上道德之人與太虛等量故能包容萬

物若彼空谷也本亦作俗字者言能忘德
不異囂俗也
大白若辱
白潔淨也辱汙染也言大潔白高行之人
和光同塵不曜於物故能混迹揚波若汙
辱也故東方先生潔其道而藏其迹即斯
義也
廣德若不足

廣大也言懷大德之士體道虛忘故內至
有餘而外若不足老子傳云良賈深藏若
虛盛德容貌若愚
建德若偷
偷盜也言建立大德之人藏名隱迹如彼
偷竊不用人知故上經云猶若畏四隣
質真若渝
質實也渝變也言素質體真之士寂而動
真而應變見無常故若渝也
大方無隅
隅角也言體道大方之人因循順物不守
節操不立隅角所謂上達節也
大器晚成
期陡九鼎非一朝可成喻大學之人豈近
心能證必須累劫修研方致虛極即任公
子釣鰲是也

大音希聲
希猶元也至道大音寂乎無響自妙本絕
迹而聲無聲也師曠聽之而不聞其聲也
矮音震乎宇宙欲明即迹即本故言大音
希聲也
大象無形
大道之象象而無形無形而形離未視之
而莫見其形也色象遍乎虛空欲明即有

而無故云大象無形也
道隱無名
至道妙本幽隱窈冥非形器之所測量
名言之能詮辯也
第三嘆道功能生成庶品
夫唯道善貸且成
貸借也猶此無名之道有大慈悲故能俯
救衆生借其善力亭毒群品生化三才種

種方便趣令成就也
道生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大道權應
善貸生成故次此章即明所生之物無
由次第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權
道應化生物所由第二類出物情勸修
中順第三廣辯柔弱為學之先
第一明權道應化生物所由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一元氣也二陰陽也三天地人也萬物一
切有識無情也言至道妙本體絶形名從
本降迹肇生元氣又從元氣孕生陰陽於
是陽氣清浮昇而為天陰氣沈濁降而為
地二氣昇降和氣為人　有三才次生萬
物欲明道能善貸次第到之
第二類出物情勸修中順
萬物負陰而抱陽

負背也抱向也陽生也陰死也言一切萬
物有識無情莫不背陰向陽好生惡死然
惡死不遂免死好生未嘗得生聖人慈之
故此下為說長生之術也
冲氣以為和
冲中也和順也言人欲得不死者必須虛
心中正謙和柔弱此則長生也故下文云
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也

第三廣辨柔弱為學行之先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名

孤獨寡寡乃不善之事以此為惡人之常情而王公貴人用斯自牧足明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以勸修行之人必須虛心謙順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謙卑柔弱損己濟物物必歸之故生道獲

全矜誇傲誕益己凌物物必挫之故致危

敗危敗是損全生是益損益之驗其義盡然故言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言俗人儒教亦尚謙柔我之法門本崇靜退然儒俗謙柔猶悕對執我之靜退貴在虛忘所以為異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強梁猶剛猛也父始也言強梁之人必當夭折不得依於天命壽終而死也老君雖設開法多端教門匪一而每說柔弱為善剛強為惡以此切當將為學道之先父亦本也

天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柔弱之教為學道之先故次此章重顯柔弱之能無為之益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舉

譬明柔勝剛劣第二明柔弱之行能入無間第三結歎無為是希有之教

第一舉譬明柔勝剛劣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至柔水也至堅金也馳騁是攻擊貫穿之義也言水至柔能攻金石之堅喻無為至弱能破有為之累故下文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第二明柔弱之行能入無間
無有入無間
間隙也言顛倒之流見空為有違觀之士
即有而空故言無有也入契會也有為麤
疎故有隙無為微密故無間既而即有即
無故能入無間之玅理也
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柔能破剛無能違有是以知無為之教大
益修行之人
第三結歎無為是希有之教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所謂不言非閉杜口在理既即有即無在
教亦即言即默即言即默故名不言之教
即有即無故名無為之益益既不益而益
而教豈教而教哉斯乃窮理盡性蓋世之
設世間名教罕能遠者故言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孰親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歎美
柔弱為道之樞機故次此章明知足捨
貪是修真之要術就此章內文有三重
第一假設三問料簡得失第二明躰著
名利損智敗身第三明知足捨貪可以
長久
第一假設三問料簡得失
名與身孰親

身內也實也名外也貨也孰誰也世人皆
求外喪內貪名忘實何者夫令譽芳名本
為身也身既為名致死名竟何所施為老
君懸茲顛倒故問之云名之與身誰是汝
親乎而汝貪名忘身卹以斯格量親疎可
見故莊子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也
身與貨孰多
夫資貨者本為我身迷惑之徒喪身徇貨

故老君責言汝去貨存身利多耶聚貨喪身利多耶故莊子云監河死利於東陵之上得與亡孰病

夫多貪得財必喪己火欲亡貨則存身然則得是喪己之徵亡是存身之驗喪己可以為病存身可以為藥世人翻以得為適以亡為病者不亦謬乎故教主云得之與亡定誰是病耶

第二明就著名利損智敗身是故甚愛必大費

費損也為是義故甚愛名譽之人必勞形怵心費神損智此一句解名也

多藏必厚亡

夫多藏賄貨於府庫者必有叔盜之患非但喪失財物亦乃害及己身其為敗亡禍

必深厚故書云匪夫無罪懷玉其辜莊云大儒臚傳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於是以金鏈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是也此一句解貨

第三明知足捨貪可以長久

故知足不辱

體知財賄虛假守分不貪清廉知足故無恥辱此一句結貨

知止不殆

既悟名譽非真所以止而不著全身遠害故無危殆上經云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此一句結名

可以長久

知止於名知足於貨忘名忘利則可長可久此一句總結名利

大成章所以次前者前章舉知足知止

於修學之道未圓故次此章顯大滿大
盛以示虛忘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
汎辨五大為學行楷模第二舉譬明緣
旁靜勝第三結釋靜之功能
第一汎辨五大為學行楷模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言行業大成就之人能忘其成故雖大成
如似缺少不足也只為能忘其成故終日

資用而無弊損是以莊子云小成滯道也
夫成者不缺缺者不成而今成而似缺者
忘缺忘成故也不見成而異缺故如缺而
實成不見缺而異成故大成而似缺也
大滿若沖其用不窮
沖虛也窮盡也言道德大滿之人能忘其
滿故雖滿如似空虛無物也只為忘滿沖
虛故能利用無竭也夫滿者不虛虛者不

滿今滿而虛者欲明忘滿忘虛故能即虛
即滿滿而若虛也
大直若屈
屈曲也大直質素之人不顯直相故能混
通同塵垂曲隨物故若屈也是知直躬小
直也
大巧若拙
匠成萬物鑪錘群生有大功巧而忘巧用

晦迹同凡故若拙也莊子云刻雕衆形而
不為巧是知工倕小巧也
大辯若訥
妙能剖析真宗詮量玄極者言所不能言
也不同世間口才捷利故若謇訥也莊子
云不言之辯亦云大辯不言是知楊墨小
辯也
第二舉譬明緣旁靜勝

躁勝寒靜勝熱

躁陽也靜陰也勝極也言四時運轉陰極陽生陽極陰起故一切凋落陽生故萬物成盛喻靜是長生之本躁是死滅之原以勸行人去躁歸靜也又解云從舉降退即躁勝寒息退歸本即靜勝熱以明動靜適時也

第三結釋靜之功能

清靜為天下正

清虛寧靜可以自利利他以正治邪故為天下正此則結釋靜勝躁優劣之義也

天下有道章所以次前者前章舉靜躁兩行勝負不同故次此章顯有道無道優劣亦異就此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有道之君無為虛靜第二明無道之主躁競貪求第三廣顯躁競之心弊彌重第四示知足之美以勸行人

第一明有道之君無為虛靜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言有道之君蒞於天下干戈靜息偃武修文字內清夷無為而治故能却驅走之馬以糞農畝治身者却六根兵馬以道糞心故孟子曰人皆以糞糞其田而莫知以學糞其心也

第二明無道之主躁競貪求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郊外曰郊無道之君貪於海內禽荒色荒四方不靜多貪境土好行征伐遂使軍戎兵馬出生郊外治身者言躁競之夫心不懷道縱於六根兵馬馳騁塵境之中內不覺真恒緣外物故云生於郊也

第三廣顯躁競之心弊彌重

罪莫大於可欲

罪者推也言為苦之所推逼也可欲境也言前境美麗稱可欲之心故言可欲也然之境能通心是起罪之緣以戒行人不可染境也故上經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禍莫大於不知足

禍即罪之深重者也言心貪前境不知厭足害人損物為罪日深非唯災及一身亦

乃禍延三族

咎莫甚於欲得

咎者責也欲得之心略無涯際其為咎責莫甚於斯格量深淺禍重咎輕欲備顯物情故具彰三叢也

第四示知足之美以勸行人

故知足之足常足

守分不貪於行便足恒無閑少故言常足

欲明貪競之類連遇禍殃知足之人恒居安泰先病後藥故述此文

不出戶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雜有道之人知足不知足者無道故次此章即明有道者照而不由於心無道者由心而不能照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聖人虛鑒照不由心第二明凡人由心而不能照第三重結虛照之人寂而能

動

第一明聖人虛鑒照不由心

不出戶知天下

戶者謂知覺攀緣分別等門也有道之人虛懷內靜不馳心於世境而天下之事悉知此以真照俗也

不窺牖見天道

窺規視也牖根竅也天道自然之理也察

雖坐忘不窺根竅而真心內朗靚見自然之道此以智照真也户通來去擊從真照俗牖牖內明愈及照真源也

第二明凡人由心而不能照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顛倒之夫不能照理其心逐境彌遠而無厭其知淺近闇昧而少鑒

第三重結虛照之人寂而能動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不行者心不緣歷前境而知者能體知諸法實相必竟空寂譬懸鏡高臺物來斯照照而無心也故莊子云聖人不由心而照之於天矣此一句解不出户知天下

不見而名

不見者了知諸法虛幻無可見之物也而名者雖正名百物垂迹顯教也不見而名不應而應名而不見應而不應也此一句解不窺牖見天道也

不為而成

不為者凝神寂泊妙絕於有為也而成者能施化群品成就學人此明寂而動也

為學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凡聖二心緣照差異故次此章即明道俗兩學損益不同就此一章義分三別第一明

道俗兩學損益有殊第二雜次第虛忘以階玄極第三明有事無事得失不同

第一明道俗兩學損益有殊

為學日益

為修譬也學俗學也言修俗學之人銳情分別故累欲日增也

為道日損

為道猶修道也言修道之士虛夷恬淡所

以智德漸明累盛日損也

第二辨次第虛忘以階玄極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

為學之人執於有欲為道之士又滯無為

雖復深淺不同而二俱有患今欲祛此兩

執故有再損之文既而前損損有後損損

無二偏雙遣以至於一中之無為也

無為無所不為

即寂而動即體而用故無所不為也上經

云道常無為無不為

第三明有事無事得失不同

取天下常以無事

取攝化也言攝取字內蒼生令其歸善者

常以無事無為而化之也雖復應物施為

而心未嘗有事此即動而寂也故莊子云

執弊輿馬以物為事乎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及其心未虛忘以事為事而有事者斯則

事異無事無事異事動異於寂寂乘於動

如此之人不足以攝化天下

聖人無常心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即

事無事雖應無心故次此章即類聖人

無心而能起成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

一明聖人無常心有感斯應第二明善

救蒼生而無棄捨第三類眾生就渠故

聖起慈悲

第一明聖人無常心有感斯應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體道洞忘虛懷絕慮與死灰均其寂泊故

無心也百姓眾生也然聖人無心有感斯

應應隨物感故以百姓心為心心既無心

而應亦不應也

第二明善救蒼生而無棄捨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

善者謂無欲修學之士不善者謂有為滯境之人善以平等勝教化之令其得善此則以百姓心為心之義也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

信謂聞經愛樂不信謂不樂道文聖人以空行慈悲平等救度不問信與不信皆令

得益而善發信心也故業微夫人四信者得失之門鍵又經云信者學道之根機也

聞四聖人無心有感必應不應不感不感不應者故信者方救不信者不救而令信與不信一種救之亦應感與不感一種皆應荅四應有通有別如治在玄都玉京而慳貪三界此則通應善信是也至如胡人有感業風而浮授声生道德之文此則別

應其別應則特別感通應則尋常慈照故上經云常善救人而無棄人

第三顯聖生起染聖起慈悲

聖人在天下慄慄

慄慄勤懼之貌也言無心起感之聖人其在天下也恒布大慈經救蒼生恐其沒溺故慄慄而勤懼也

為天下渾其心

混沌無分別也言凡夫惑情滯境妄生去取聖人欲混沌其心令無分別勤懼之義即斯謂也

百姓皆注其耳目

河上作淮諸本作滩者梁滯也類倒之從逸瑗世境疑惑耳目滯著色聲既漏煩浪長流怒非日積聖人應其迷困故類其病而六根之中偏舉兩者欲明此二為患

最深故西昇經云耳目色聲為子留慈悲
舉此二根諸根可悉為文略故也
聖人皆孩之
衆生妄淫耳目淪沒愛河聖人勤懼慈救
義同赤子哀其無識如嬰兒之可愍
出生入死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凡溺
耳目妄混其心故次此章即明皆有生
死凡溺生死義味相接所以次之就此

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正標凡聖示妄執
不同第二假設問答辨其所以第三顯
善攝生之人不為三毒所害第四重設
疑問歎美結成
第一正標凡聖示妄執不同
出生入死
出生者趨凌三界出離死生入死者沈淪
三塗沒溺生死若解生死義者從無出有
以稟生為生自有運無以稟滅為死也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徒類也十三謂四關九竅言九竅四關凡
聖俱有聖人不執身為身忘慮遂執故能
出三界凡夫為執迷是非心恒起滅因斯
迷倒故入六道入六道則死之類出三界
則生之徒也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凡人之生動即適死地者蓋為執此十有
三徒染滯前境故也
第二假設問答辨其所以
夫何故
假設疑問以生後答
以其生生之厚
言人不能體道忘生而執生為有貪積物
產厚資此生而營生過當故動之死地此

一句答前問意也
第三頭善攝生之人不為三毒所害
蓋聞善攝生者
蓋不盡之辭蓋闇猶竊闇也攝衛也養也
言善攝衛養生之人沒治虛夷不染塵境
攝衛之美自頭下文
陸行不遇兕虎
陸平地也兕毒獸一角形如野牛色青言
善攝生之人不為毒獸所觸內解者言平
居安靜不為煩惱所加
入軍不被甲兵
言攝性之人縱入軍陳亦不為干戈所害
內解者言縱入塵境亦不為色等所傷也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
刃
諸本言投投立也措安也兕遇物則觸喻

癡也虎性猜暴喻嗔也兵刃鋭利能傷於
人喻貪也言善攝生者妙體真空故雖處
世間而不為三毒所害
第四重設疑問歎美結成
夫何故
假設疑問有何事故得致如是
以其無死地
夫見有身者故以身為死地今善攝生之
人忘於身相即身無身故無地之可死也
既無死地三毒何所加乎此答前問意也

道德經義五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道生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標善攝生人執best虛假就此一章義開四科第一明道德應化生育黎元第二明勸示衆生尊道貴德第三歎顯虛通慈悲生化第四結成玄德利物忘功

第一明道德應化生育黎元

道生之德畜之　老子疏義五　一

至道虛玄通生萬物上德慈救畜養群生故云道生之德畜之也

物形之勢成之

物形言稟道而有形質此釋道生之也勢成言以德化導陶瑩心靈令行業淳熟而成就也此釋德畜之也

第二明勸示衆生尊道貴德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道德育履具如前旨黎生荷賴日用不知是以勸示令其崇尚

道尊德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老子疏義五　二

世上尊榮必須品秩所以非久而道德尊貴無關爵命故常自然

第三歎顯虛通慈悲生化

故道生之畜之

重疊前文以生後句而直舉道不言德者明德不異道而文略也故西昇經云道德混沌玄妙同也

長之育之

長之者謂增其善芽育之者謂道具功行也

成之熟之

成熟者謂以無上妙法鑒錄物心令其道

果成就德業淳熟此猶會前語來生後文也

養之覆之

養覆者養謂酬其果報覆謂蔭以大慈也

以上四雙明利物之德以下三句明能遠其功也

第四結成玄德利物忘功

生而不有

雖復能生萬物實無物之可生豈狗群情故即生而不有有既有不有生亦生而不生此遠道生之也

為而不恃

既生成萬物不有其生施為法教於何可恃此遠德畜之也

長而不宰

長養養生功侔造化而能所俱幻誰其宰乎此遠長之等四雙也

是謂玄德

是則指於上句謂則言及下文玄者深遠之名德以證護為義指前雜道之士利物忘功以法聖人可謂玄德

天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道能生化利物忘功故次此章即顯道為始母勸令修習令就此章義分四別第一明勸令修習令就此章義分四別第一明道為始母勸物起修第二顯修習之方開塞之妙第三汎舉空有定慧解行法門第四明晦迹韜光能繼常道

第一明道為始母勸物起修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始道本也母道迹也夫玄道妙本大智慧源超絕名言離諸色象天下萬物皆從此生今汎言天下者欲令行人識根知本故

上經云無名天地始也以為母者言從本
降迹導引蒼生長之育之如母愛子故上
經云有名萬物母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夫本能生迹迹能生物也既知道大慈能
引接凡庶者即是我母即知我身即是道
子從道而生故也經云虛無自然是真父
母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既知我是道子應須歸復守其母也但能
歸根守母體道會真迹雖有沒有存而本
無危無殆何者夫道能生物道即是本物
從道生物即是末而本能攝末所以須歸
母能生子所以須守守母則久視長存歸
本則沒身不殆故勸之也而并經云常能
養母身乃長久
第二類修習之方閉塞之妙
塞其兌閉其門
上雖勸其守母猶未示其修守之方故次
下文具類守復方術即塞閉等是也兌口
也而六根之中偏舉兌者明口既是三業
又露六根為罪多也門五門也閉五門不
著色聲香味觸諸塵境也前舉兌是根之
別此言門是根之總也但閉塞之義有兩

一者斷情忘色棲託山林或却掃閉門不
見可欲二者體知六塵虛幻根亦不真內
無能染之心外無可染之境既而恣目之
所見極耳之所聞而恒處道場不乘真境
豈曰杜耳掩目而稱閉塞哉蓋不然乎見
無可見之相聽無定實之聲視聽本不馳
心斯乃閉塞之妙也
終身不勤

勤勞苦也夫學道多端行門匪一或靜心
而遣塵境或即境而證真源深淺紛紜實
唯多種故西昇經云動則有我却自唯基
苦勤也但能依前閉塞即境而真心性寬
閑而無勞倏可以盡年終命而不苦勤也
閉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及愚者為之即閉其眼耳等根濟於色聲
等事終身躭染沒命貪遙縱使大聖大慈

良亦目擊不能救度之也
第三泛舉空有定慧解行法門
見小曰明
見觀照也小微細之名也即至妙之理也
言行人但能照於妙境智慧日日增明故
上經云觀其妙也
守柔曰強
既能見小即智慧增明復能用道通和柔
弱故其德業日日強盛也夫學遣之初有
定有慧有行有解見小即是慧解之門用
柔即是定行之術故六度之中即有行有
解前五是行後一是解解則是慧是空行
則無空兼有而以空導有以有資空欲明
資導之能故言用柔見小也
第四明晦迹韜光能緣常道
用其光復歸其明

光智照也既空有行圓故能慧照於物也
雖復用光照物即照而忘韜光晦迹歸明
於昧故云復歸其明也下文云光而不耀
莊子云消疑之曜聖人之所圖也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既即照而忘行圓德備諸累已盡無復遺
餘之殃咎也亦云遺與也無復與身之殃
累也行業圓備諸累復盡傳經主教先屬

其人故指此人可謂承繫帝道結澄真教也

使我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忘照之人註解真帝之道故次此章數真帝之道基自平夷介然起知即乘至理執此章內義分有三別第一明道體希夷妙絶分別第二明不悚道者饕餮多貪第三指此貪竊之人乘於至理

第一明道體希夷妙絶分別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使我者假設之辭也知分別也介然微小也言正真之道基自平夷假使我微介起心以知行道者此即妄起攀緣乃為流動深不可也何者夫至道虛通妙絶分別在假不假虛真不真真假性齊死生一貫入九幽而不昧出三界而不明履危險而常安臨大難而無懼故無畏也今乃起心分別乘於至道諸所施為動之死地故可畏也

大道基夷民基好徑

夷平正也徑邪道也言至理平等基無分別顛倒之類背正向邪遂使大道陵遲小成孔蹊也

第二明不悚道者饕餮多貪

朝基除

失道之君好行邪徑不崇朴素唯尚華侈既而除去故字更起新宮雕楹刻桷窮乎綺麗

田基蕪

稼役既繁農夫喪業遂使衆巢不作南畝荒蕪

倉基虛

稼穡有限國雖無貿籴軸其空倉廩斯罄
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
錦繡文綵以麗其身干將鏌鋣以衛其命
酕醄醴酪以爽其口不崇上德不恤下人
嗟乎養養一至於此
資貨有餘
輕緰荒淫於政不足重賦百姓積斂有餘
第三指此貪竊之人乖於至理
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貪賦多斂如盜如賊既蓄既積且矜且誇
乖理悖德謂之非道若作行人道心解者
朝甚除無善功也田甚蕪心荒廢也倉甚
虛無道德也服文綵好飾辭也帶利劍貪
心銳也厭飲食貶滋味也資貨有餘積不
散也
善建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貪梁之
人乖常失道故次此章即明善建之士
契理合真欲勸物起修所以相次就此
章中義分三別第一明善建之人道光
後嗣第二明自利利他真德增廣第三
格量利害以勗學人
第一明善建之人道光後嗣
善建不拔

建立也拔傾也善能建立道心之人志願
堅固直至道場不可傾拔也
善抱不脫
抱持也脫失也前句檢心此句起行也言
善持真行之人一得永得終無差失也
子孫祭祀不輟
輟絕也善於之士與理相應既而持此真
行傳諸來葉猶如元始傳於太上徐真授
於葛仙師資相繫長為教主譬彼傳燈明

明不絕故西昇經云學爾教爾不失道真
又解言善建之人樹德深重積善多慶遠
乎子孫遂使家門隆盛宗廟延永
第二明自利利他其德增廣
修之身其德能真
以前之學行修營其身既而能所相應道
德真實也
修之家其德有餘
修身獨善以明自利修家兼濟明於利物
化其家門並令修道功行漸博故言有餘
昔天師修學舉家得仙鷄鳴天上犬吠雲
中是也
修之鄉其德能長
修家及鄉自狹之廣化功更博其德優長
修之國其德能豐
五等諸侯清虛修道遂致域中寧謐境內

無虞豈非賢聖之君德行豐贍者也
修之天下其德能普
九五之君用道而治端拱玄默天下太平
是以萬國來朝四夷款伏澤無不被其德
能普
第三格量利害以勗學人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
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
夫兵革所以昇平者有道故也禁紂所以
淫亂者無道故也是知以修道之身觀不
修道之身以有道天下觀無道天下乃至
家國利害斷可知矣故老君假設云我何
以知天下成敗之事乎只以此格量足為
龜鏡矣
含德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修道利物
體道合真故次此章即指此人為含德

之厚就此章中義分四別第一舉嬰兒
為喻表三毒不加第二明體道虛忘故
三業清淨第三歎善美含德知和體常
第四對類軌心所作乘道
第一舉嬰兒為喻表三毒不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含德道德量自淳厚欲表其狀故取譬嬰
兒嬰兒之行具列於下

毒蟲不螫猛鳥猛獸不搏
毒蟲蛇虺類也猛鳥鷹鸇類也猛獸兕虎
類也螫行毒也搏擊觸也言赤子不犯前
境故不遭三物所加喻含德故遠遠從故
不為三毒所害也
第二明體道虛忘故三業清淨
骨弱筋柔而握固
言赤子筋骨柔弱手握堅固喻含德心性

柔弱順物謙和雖復混遌同塵而靈府潔
白在染不染故言握固此一句明意業淨
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
字林云朘小兒陰也言赤子初生未解雄
雌交合之道而陰恒怒作乃精氣滿實之
至也況含德體道淳和無為虛泊雖復揚

波廛俗閑見色聲而妙悟真空不見和合
之相蓋精粹之至也此一句明身業淨也
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
言赤子終日啼號而聲不嘶嗄者為無心
作聲和氣不散也況含德玄遠真宗故能
說無所說雖復辯周萬物而不乖於無言
也此一句明口業淨也
第三歎善美含德知和體常
知和曰常

知此不言之言是導和之理者乃曰體於真常之道也

知常曰明

知於真常之道是曰智慧明照也

第四對顯執心所作乖道益生曰祥

祥妖也凡愚之人不體生無生相妄貪世利厚益其生所以煩惱陣累日日增廣也

心使氣曰強

心神也氣身也物情顛倒觸類生迷豈知萬境皆空寧識一身是幻既而以神使形驅馳勞役是以生死之業日日強盛也

物壯則老是謂非道

夫盛者必衰物壯則老是知益生使氣是驗無常既曰無常故非真道非道早已

已止也既能悟識無常既非真道應須早已止而勿為也

知者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含德體常益生失道故次此章即顯含德忘言益生執教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明至道虛寂妙絕名言第二明斷服有心次第修習第三明同虛融達與理相應第四明妙達違從故為尊貴

第一明至道虛寂妙絕名言

知者不言

知道之士達於妙理知理無言說所以不言故莊子云道無問問無應即無為謂是也

言者不知

對滯名言執言求理理超言象所以不知故莊子云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知

與黃帝是也

第二明斷服有心次第修習

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塵

塞其兌息言論也閉其門制六情也挫其銳止貪競也解其忿棄惡想也和其光接愚俗也同其塵混世事也上來數句前已具釋今略帖文不復詳難所以重言者明此數句於學問切當故再出之耳

第三明同塵晦迹與理相應

是謂玄同

前既斷伏身心次則和光晦迹所以行圓德滿故與玄理符同

第四明妙達違從故為尊貴

故不可得親不可得疏

道契重玄境智雙絕既兩忘乎物我亦一

觀乎親疏

不可得利不可得害

夫利害者與乎存亡也況生無變於己況利害之問乎故莊子云不就利不違害也

不可得貴不可得賤

夫貴賤者與乎榮辱也既毀譽不動寵辱莫驚故不可以貴賤語其心也

故為天下貴

既遺蕩乎親疏又塵忘乎利害毀譽不關其慮貴賤莫介乎懷故蒼生荷戴而不辭群品樂推而不厭是以天下人問尊而貴之也

以政　所以次前者前章明雜道之人天下之所尊故次此章即明應為帝王以示治化之方就此章中義開四別第一明權實二智用捨不同第二明攝化

蒼生莫先無事第三假設疑問廣辭有
為第四援引聖人顯無為之美
第一明權實二智用捨不同
以政治國
以用也政謂名教法律也治辑理也夫聖
人御世接物隨機運權道以行兵用實智
以治國此則偃武修文用實之時也
以奇用兵

奇譎詐也赴定禍亂應須用兵兵不厭詐
必資奇譎此則偃文修武用權之世也
第二明攝化蒼生莫先無事
以無事取天下
文武之道應物隨時譬彼蓬盧方茲芻狗
執而不遣更增其弊未若無為無事疑神
姑射之中不武不文垂拱廟堂之上以斯
化物無疵瘕用此治民民歌擊壤攝取

之妙其在茲乎
第三假設疑問廣辭有為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
教主假設云我何以知攝化天下必須無
事乎用此下文觀之則知之也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忌諱猶禁制也刑法嚴酷罹罪者衆民不
安業所以彌貧治身者不能率性任真而
安業所以彌貧治身者不能率性任真而

萬於禁忌內無道德故彌貧也此一句解
以政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利器干戈也滋甚也昏亂之世不崇文德
唯事戈矛傷害既多荒亂日甚治身者銳
情貪欲心喪神昏此一句解用兵也
民多知巧奇物滋起
知巧謂機心也奇物謂戰具也言在上好

武下去順之故各起異端競獻知巧野戰攻城機械非一多生奇物以取洪勳滅身者多知巧詐貪取疆境分別之心日益其弊此一句重釋用兵

法物滋彰盜賊多有

法物猶法令言刑名彰著法令滋繁有布疑脂無閑三面不堪苛虐逃竄者多因生濫竊盜賊斯起所謂政之愈巧避之愈密

此一句重釋以政

第四援引聖人顯無為之美

故聖人云我無為民自化

主上虛淡無為下民自化改惡從善老君自是聖人稱謙託諸他聖故莊子云寓言十九也

我無事民自富

心既無為迹又無事四民各業六合同歡

輕徭薄賦不富何為

我好靜民自正

在上好靜不擾於民民棄淳風自歸正道

我無欲民自樸

君上寡欲少私清廉潔素則百姓知足守分歸於淳樸也自聖人以下數句並釋無事取天下之義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其政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有道之君無為而治無道之主法令滋繁故次此章廣辯有道之治悶悶無道之化察察義味相接所以次之就此一章分為四別第一明寬急二治損益不同第二明禍福兩徒倚伏無定第三歎凡迷日久非適今生第四顯聖人忘功韜光匿曜

第一明寬急二治損益不同

悶悶寬裕也淳淳樸樸也言君上無為布政寬裕下民從化皆反淳樸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察察嚴急也缺缺零落也上好有為為政迫遽民遭其暴故多零落也夫治身者亦宜虛忘寬簡不得執心急速也

第二明禍福兩從倚伏無定

禍福之所倚福禍之所伏

倚因也伏匿也言悶悶則福察察則招禍此之二事近由一心福則倚在禍中禍則伏在福內其則不遠也

孰知其極其無正

孰誰也言禍福之徵起乎善惡業既不定報亦隨之所以輪轉三塗迴還六道千變萬化誰知其極乎唯上士達人忘我濟物體茲正道悟彼重玄不為善惡之固故無

禍福之報莊子云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令所以輪轉無極者為其不悚正道故也

第三歎凡速日久非適今生

正復為奇

奇虛詐也假使有心學於正道者則執正為正未解忘遣不與實性相應故為虛詐也

善復為妖

縱為善者猶執名言既乖正理適為祆孽故莊子云為聲為名為祆為孽

人之迷其日固久

言凡鄙之人所以為祆為奇者以其愚癡迷惑故也此之迷惑其日固久抑乃無始豈曰今生西昇經云如是迷來久

第四顯聖人忘功韜光匿曜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聖人體道方正執則蒼生隨機引誘因循
任物終不宰割使從己也此則舉聖戒凡
令其修學
廉而不劌
缺體物境空幻無可貪取非關卓論清廉
避世之劌害也斯則淨機雙遣貪廉兩忘
不廉而廉劌而不劌故莊子云大廉不嗛

又云廉清不信
直而不肆
肆申也素質雅正體無邪諂而曲從於物
不申己直故前章云大直若屈也
光而不耀
智慧光明無幽不照而韜光晦迹不炫於
物忘其照也莊子云消疑之耀聖人圖而
域之也

治人事可以次前者前章正明用道而
治以致淳和故次此章重明治人事天
無道用道就此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
攝化蒼生莫先用道第二明雖復用道
必須積行累功第三明積行累功可為
化主第四明深根寧極久視長存
第一明攝化蒼生莫先用道
治人事天莫若式
天自然也式法也莫若猶無過也言上合
天道下化黎元者無過用無為之法也
夫唯式是以早伏
歎此無為之法獨能自利利他用之治身
則制諸魔試用之治國則遠荒歸伏
第二明雖復用道必須積行累功
早伏謂之重積德
重深重也積累積也言欲內制魔試外伏

逆蓄者必須積累功行其德深重方可遠
伏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克勝也亦言得也言累積功行其德深重
自利利他無所喪失內外制伏無不獲勝
也
無不克莫知其極
能所相應理無不契道深功遠莫能知其
窮極者也

一第三明積行累功可為化主
能知其極可以有國
既理無不契深遠無極故可以有國莅民
為王侯化主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既為帝王國主慈育蒼生視物如子故云
之母德行雖高功成不處無為虛淡故可
長久

第四明深根寧極久視長存
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根本也蒂迹也根能生蒂以譬本能生迹
迹而本曰深根本而迹曰固蒂夫根不深
則傾危蒂不固則零落只為根深所以長
生蒂固所以久視此明有國聖人本迹俱
妙故結云長生久視之道視明照也

治大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積行
累功可為化主故次此章即顯化主用
道無為就此一章分為三別第一舉譬
明用道之能第二正說示降伏魔試第
三明幽顯守分德惠相歸
第一舉譬明用道之能
治大國若烹小鮮
烹煮也鮮魚也河公作鮮字亦魚也言煮

小魚撓之則糜爛任置即自全脩理國無
為即太平躁動則荒亂
第二正說示降伏魔試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莅臨也言用正道以臨天下者使邪魅之
鬼不敢為妖孽之患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神靈驗也非此鬼無靈驗也但福祐於人

不損傷於物也治身者鬼以諂曲為義即
是擾動邪淫之心也言以正道治身諂媚
之心不能傷於正行從心使動即為真照
故不傷人也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之不傷人
諸本皆作亦字唯張條師及陸先生本作
之字然之亦二字相似故誤作亦字今用
之為是言非此鬼之不傷物但為聖人以
道莅天下能制伏邪惡故鬼不復傷害於
人力在聖治故云聖人之不傷人也治身
者言非但動心不能傷行為以聖智制伏
故雖動而不傷寂也
第三明幽顯守分德惠相歸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
兩謂鬼處於陰人處於陽幽顯得所不相
傷害而各守其分兩無讐閱遂乃人施德

於鬼鬼恩惠於人恩德往來故交相歸附
也治身者攝動歸寂以成己行從寂起動
以應蒼生動不乖寂故無傷害所以內外
兩行交歸於己也既即動即寂何所攝耶
今明不攝而攝不應而應非應之而應者
也
大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用道無為
而能降伏魔試故次此章即明用道接

物守靜謙和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
明接物謙和以靜攝躁第二明小大守
分各用雌柔第三明高者抑之以息跂
企
第一明接物謙和以靜攝躁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郊
大國即萬乘之邦郊郭外也之往也言大
國虛容譬於江海江海廣衆流之下故百

川競注大國用道謙柔故萬邦歸往朝宗
慕義滿於郊郭也牝亦作交字者言大國
行謙故與小國交會也
天下之郊牝常以靜勝牡
天下之郊牝前文以生後句也牝雌靜也
牡雄躁也言大國所以能令諸國歎附而
交會者常用謙和雌靜故能勝於雄躁也
若用則躁則不能致也是知治身治國莫

不以柔順為先也
第二明小大守分各用雌柔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以用也下謙遜也取攝化也言聖人君臨
大國善用謙柔故能攝化萬邦遐邇歎附
重譯來貢不亦宜乎
小國以下大國則聚大國
小國自知卑下守分雌柔聚於大國之中

欽風慕義也
故或下而取或下而聚
或不定也言小國用柔故聚於大國大國
用下故取得萬國之歡心用下則同聚取
斯別故言或也
夫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大國所以用謙者更無餘意不過欲兼濟
畜養小國小國用柔者亦無餘心不過欲

入大國之中兼德接事也

第三明高者抑之以息跂企

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兩者謂大小二國兼畜入事各遂其心雖

復大小俱用柔和而大宜偏行謙下何者

夫物必以大輕小未嘗以小陵大故令大

者為下此則高者抑之之義也

道者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守靜謙

和接物用道故次此章即顯道體沖奧

令物歸依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顯

道能包容勸物珍重第二明不棄愚鄙

恒本大慈第三料簡利害以明勝負第

四假設疑問歎通功能

第一顯道能包容勸物珍重

道者萬物之奧

道者虛通之妙理衆生之正性也奧深密

也隱府藏也言道能生成萬有囊括百靈

大無不包故為萬物府藏也

善人之寶

修道善人達見真性得玄珠於赤水故能

寶而貴之

不善人所不保

保守持也流俗之人躭滯物境性情浮競

豈能守持哉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不善之人心行澆薄言多綺美好為飾辭

猶如市井更相竟利又不能柔弱撝謙後

身先物方自尊高已行加陵於人不善之

徒言行如是其於通也不亦遠乎

第二明不棄愚鄙恒本大慈

人之不善奚棄之有

奚何也言聖道冥通救物弘普蠲使衆生

不善何有棄心明慈故廣被接濟無遺故立天子置三公

既能接物無遺宜設濟世之法故立天子以統萬機置三公坐而論道調理陰陽綏熙治政意在身航庶品亭毒群生自開闢以來真君出世體道權應而為帝王所以上象三清而置僚屬也

第三料簡利害以明勝負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拱璧即拱抱之璧圓全大璧也駟馬一乘車也古者名士必先齎拱璧後遣駟馬言縱有高蓋全璧富貴榮華亦不如無為坐忘進修此道何者夫修道可以長生富貴通為大患故廣成子云人生處世如雲翔空氣舊俄爾以此格量不如遠矣

第四假設疑問歎道功能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故為天下貴

言叢昔聖人所以珍貴此進者何即只為不經一日求之則得此言悟者日擊道存迷者累劫不會也假使無始以來生死罪謎一得還源可以頓免有此神力不可思議故為天下人間之所尊貴也

為無為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勸物

歸依有罪以免故次此章即顯歸依之術免罪之方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動不乖寂是歸依之方第二明制伏初心是免罪之術第三戒凡舉聖以勗行人

第一明動不乖寂是歸依之方

為無為

妙契心源不失真照照達有為即無為也

故無為即為為即無為也

事無事

事者色聲物境一切諸事也妙體真宗照不乖寂雖涉事有而即有體空內則雖照而無心外則雖涉而無事也

味無味

味者染著之謂也根塵兩空境智雙寂雖復取染而無滯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怨罪慙也報酬償也言無始以來大小之罪多少之業今盡滅除頓償使了者必須用前為事味等三種德心觀之則三世皆空萬法虛淨物我冥一何慙之有故前章云有罪以免耶斯之謂也

第二明制伏初心是免罪之術

圖難於易

圖謀度也難罪報也易初心也言欲謀圖違却惡道之報難者必須觀察初心心既無作則無報也

為大於細

細小也為巨廣者本乎微小此明欲滅惡果先須遣因也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小

作起也夫天下艱難罪報必起自易心言

一念初心造業甚易也故重考大殃必起於小從微至著漸成巨累所以欲涂惡報先制初心

第三戒凡舉聖以勗行人

夫輕諾必寡信

此起喻也諾然許也寡少也夫輕易許諾於人者必少信實故後則貽於寡信之責也

多易太多難

此合喻也夫輕易慈許則致寡信之責亦猶輕易為罪太招八難之殃故修道之士應須凝重不可輕率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猶尚也體道聖人實無難易而尚難罪不為故無艱難之責況在凡俗而縱情乎此舉聖成凡也故郭註莊子云聖人雖入火

不熱而未嘗蹈火又云遠火而非避熱即斯義也

道德經卷六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其安章所以次前者前章雖明滅罪之術於行未圓故次此章重顯其義就此章內義開四科第一法說令制伏初心第二舉喻明罪從微起第三明眾生迷執乘理喪真第四引聖證成示其學趣

第一法說令制伏初心

其安易持

安靜也持守也言行人靈府寂泊未起攀緣如此之時甚易修守也

其未兆易謀

兆狀也謀圖也其次雖起心緣取而於境未有形狀即宜攝心歸靜於業未成故易謀慮也

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脆虛軟也猶如果瓜結實未堅虛脆易破
初心起染亦復如是結業微淺故易滌散
也
為之於未有
為修學也言行人修守當在未有緣染之
時此解具安易持也
治之於未亂
亂者謂結業已成為業所牽精神昏亂也

今明心雖起染於境未見當爾之時易為
治理此解具未兆易謀也
第二舉喻明罪從微起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夫百圍大木生於毫微喻三塗重障原乎
一念而以木為喻者言木從小至大逐胜
滔蔽日光譬染心從微至著亦能覆蓋真
性也若推此樹起自虛無即空而言樹亦
有為四塵所成故也煩惱為義起自虛
無即空而言亦非有也
九重之臺起於累土
重猶級也言九級之臺起於一簣之土喻
九夜之福起於一念染心易諸學者深宜
戒慎
百仞之高起於足下
河上本作千里此言百仞七尺曰仞夫涉

百仞之高岑發自初步履八門之苦雖起
自染心前寄九重明結業已成此託百仞
況方造未息也
第三明衆生造執乘理疾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至道虛玄無為無執凡情顛倒有執有為
為即危亡故言敗之執乘實常故言失之
第四引聖證成示其學趣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聖人體道無為故無壞敗虛忘不執故不
喪其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幾近也凡人從於有為之務執心躁競分
別取捨曾無達見每欲近成有始無卒故
多敗也書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此戒慎學人令道心堅固始終若一豈有
敗乎六度之中終當第四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聖人靈照自天不同凡智了知諸境空幻
不見可欲之物故於欲中即不見欲相既
於欲不欲何玉帛之可貴乎
學不學備衆人之所過
又達真假無差故能忘學學即不學不學

即學學異不學不學異學故西昇經云吾
學無所學乃能明自然河上本作復諸家
作備備防也衆人執滯有為不能忘學故
說學不學者以防衆生之過患也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輔助也導也言一切衆生皆稟自然正性
迷惑妄執喪道乘真令聖人欲持學不學
之方引導令其歸本但聖人窮理盡性亦

無為無不為令言聖人不為者示欲輔導
群生復彼自然之性故言不敢為也
古之善所以次前者前章舉聖人忘學
而能輔導衆生故次此章即顯忘學之
人濟物之行就此章內義分有三第一
引古證今用遣分別第二料簡勝劣以
為楷模第三反俗合真示其妙趣
第一引古證今用遣分別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人將以愚之
為道猶修道也言古昔善修道之士實智
內明無幽不燭外若愚昧不曜於人閉智
塞聰韜光晦迹也
人之難治以其多智
治理也智分別也言衆生所以難理者為
心多分別不能虛忘故難化也
第二料簡勝劣以為楷模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
若用明察俗以智治物者既乖淳和大同
賊害而無欲無為至虛至靜忘心遣智尸
居玄默以斯駭世者其唯上德乎以此格
量勝劣可見治國既爾身亦宜然
知此兩者亦楷式
兩者謂前文智與不智也能知用智為賊
不智為德者則可為修身之楷模治國之

洪範也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常能知無分別為治身之楷式者可謂深
玄之大德也
第三反俗合真亦其妙趣
玄德深遠與物反
冥真契道謂之玄德窮源極際謂之深遠
深遠之智智乘於俗故與物反
然後乃至大順
順有兩種一順於理二順於俗順理則契
於妙本順俗則同塵降迹問曰前言反物
後言順俗前反後順文豈類乎答曰前言
反者此明不反而反後言順者亦不順而
順不順而順順不乘反不反而反反不乘
順亦何所嫌即問曰經稱大順順亦有大
小乎答曰夫以順對違雖順而小今不順

不違而違而順順不異違違不乘順所以
出處語默惟道是從和光同塵而恒順於
理不問順與不順不順與順一時皆順是
故無順無不順亦能順能不順乃至非順
非不順故名為大順
江海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玄德之
人反俗順道故次此章廣類順道之行
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舉譬以表虛
忘第二法說用彰謙退第三結歎柔弱
之能
第一舉譬以表虛忘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王往也百谷猶百川也言江海所以為百
川之所歸往者以其善居窪下之地地人
能退身謙下虛柔容物者亦為蒼生之所
歸往也

故能為百谷王
此結成其義故經云海為百川王也
第二法說用彰謙退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
欲令一切衆生居已之上所以言貌柔和
恒自謙下
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欲令衆生在已先度所以道身居物之後
故經云一切未得度我常不有望前則處
下而反高此則守退而翻進也
是以處上而民不重
聖人恬淡無為少思寡欲故處民之上為
君而使輕徭薄賦無重勞也又詳云聖人
恩卑於萬物故百姓荷戴而不辭也
處前而民不害
處物之前而為君主遂使民歌擊壤宇內

清虛利物弘多而無損害又解云聖德遐
賜百姓樂推懷荷恩澤靡敢傷害
第三結歎柔弱之能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無爭故天下莫
能與之爭
所以百姓樂推在前而不厭倦者只為善
能謙和不與物爭故也既遠順平等是非
永息誰復與不爭者爭乎故天下莫能與

之爭也
天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善能謙
下翻得處高故次此章廣辨功能具陳
三寶就此章內義有五重第一示不矜
誇故能高大第二具陳三寶令物歸依
第三重貪三寶歎其功用第四行乖三
寶淪溺死生第五總歎大慈功能勝妙
第一示不矜誇故能高大
天下皆以我大不笑
河上本作肖諸家云笑笑者言老君體達
自然妙果圓極故天下蒼生莫不尊之為
大聖也何意得如此即只為接物謙和不
矜誇唼笑於物故致然也
夫唯大故不笑若笑久其小
獨由聖德高大故不誇笑於物若其誇笑
久是辭小也河公本作肖守云不肖猶不

善言衆生不能履於善道者皆為我大故
也獨由憍慢我大所以不善若能履行善
道者久當卑小謙退也
第二具陳三寶令物歸依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
老君所以聖德高大獨不誇笑於物老為
歸依三寶寶重而守持之故能然也
一曰慈

慈念蒼生拔苦與樂此通寶也

二曰儉

少欲知足守分不貪此經寶也

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謙損柔弱先物後己退身度人此師寶也

第三重疊三寶歎其功用

夫慈故能勇

內韞大慈外弘接物所以勇入三界俯救

蒼生

儉故能廣

諸法虛幻捨而不貪儉素清高故其德廣

大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只為勇救蒼生退身度物故居界外則獨

處玉京為衆聖之長降世則位居九五為

神器之尊

第四明行乘三寶淪溺死生

今捨其慈且勇

捨去慈悲且好行剛勇

捨其儉且廣

棄其儉素而廣貪於物

捨其後且先

忘退後之心起趨先之行

死矣

總結上三捨既行乘三寶遠淪溺三塗故

言死矣

第五總歎大慈功能勝妙

夫慈以陳則勝

以大慈之心臨於戰陣士卒感恩所以勝

捷內解即是六根兵馬對於六塵不為塵

沒故能勝也

以守則固

用慈守衛百姓同心是以牢固內解以慈心自守虛靜則道心堅固不可拔也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天尊大道救度行慈之人還用慈悲備相衛護也故三寶之內以慈為先四等之中用慈為首是知慈之為義其大矣哉

古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具陳三寶歎美大慈故次此章即顯能持三寶之人

會於古之極道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援引古實以勗行人第二略舉三善顯其勝行第三結成極道歎美功能

第一援引古實以勗行人

古之善為士者不武

言古者善修道之士靜退無為不捨慈而為武勇也

第二略舉三善顯其勝行

善戰者不怒

善達前境虛幻故能制敵於未萌妙體道順兩空是以心無喜怒也

善勝敵不爭

不為塵染名曰勝敵既無喜怒何所爭耶

善用人為下

夫能行謙下者必為物之所歸故能役用於人也

第三結成極道歎美功能

是謂不爭之德

不與物爭故能成己之德此結善勝敵不爭也

是謂用人之力

謙下唯柔不用於物物亦歸之而為己用此結善用人為下也

是謂配天古之極

配合也天自然也極道果也言善修道之士妙契真空達於遠順不與物爭故能合至理之自然與古始之極道此總結成也

用兵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守持三寶之人能會古之極道故次此章即明此人雙遣空有不捨大慈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明接物運權示根塵總幻第二重辨前義以顯真空第三明捨慈之

人輕敵失道第四明涉境運智無出大慈

用兵有言

第一明接物運權示根塵總幻

用兵謂用權智攝化蒼生亦是行人用六根涉於塵境有言者有用兵之法言在下文也

吾不敢為主而為客

主者我身也客者前塵也言根塵雨空物我俱幻既無我身之能緣亦無前塵之可染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進取也退捨也寸少以況無尺多以況有也既而境智雙遣根塵雨幻體茲中一離彼二偏故無無為之可取亦無有為之可捨也

第二重辨前義以顯真空

是謂行無行

既遣滿有無又泯忘境觀故以無行為行也

攘無臂

攘肢體故無臂可攘

執無兵

離行去智故無兵可用

仍無敵
物境空幻無敵可因
第三明捨慈之人輕敵失道
禍莫大於侮敵
侮輕陵也敵前境也輕染諸塵致三塗之
報故成大禍也
侮敵則幾亡吾寶
幾盡也寶則前章三寶也捨慈而勇謂之
侮敵指於巨釁故盡喪三寶也
第四明涉境運智無出大慈
故抗兵相若則哀者勝
若當也哀慈也抗舉也言根塵相逼舉眼
色等相當也仍以大慈之心虛察前境則
能所兩空物我清淨一切諸法皆成勝妙
之境也
吾言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接物運

權示真空之道故次此章即明所說之
教數物不能知就此一章文開二別第
一數至教易知而凡不能解第二舉聖
人妙達故外蔽內明
第一數至教易知而凡不能解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吾言即前章是也所學非染此則易知也
行無行相甚易行也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莫無也老君之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
衆生昏迷愚鈍無能知至言虛妙依教而
行者也
言有宗事有君
言經教也君天子也至言雖廣宗之者重
玄世事雖繁統之者君主舉此旨要以表
易知

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
不吾知猶不知吾也唯彼衆生無知頑鈍
故不能知我之至言也
知我者希
凡情浮淺蒙昧者多體知聖教甚自希少
也
則我者貴
則法也依我經教則而行之證於聖果所
以為貴
第二舉聖人妙達故外蔽内明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知於聖言則於聖教解行具足故成聖人
褐是野人之服玉是珍貴之寶外迹同塵
被褐也内心虛靜懷玉也懷玉也迹處俗
而恒真被褐也心虛凝而接物
知不知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聖人知

道故外蔽内明故次此章明雖復能知
而無知相就此一章義分二別第一明
迹本本迹顯應物隨機第二明寂應應
寂彰聖心無累
第一明迹本本迹顯應物隨機
知不知上
聖人妙契重玄迹不乘本洞忘虛達知則
無知至本虛凝故稱為上故莊子云孰知
子之不知耶曰吾惡乎知之也
不知知病
自本降迹無知而知涉世救苦故稱為病
第二明寂應應寂彰聖心無累
是以聖人不病
聖人能所兩忘境智雙遣玄鑒洞照御氣
乘雲本迹虛夷有何病累
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無知覺之疵而凡庸有分別之病為
病衆生之病所以降遊同凡說法開教志
存救溺既而不病而病病而不病故云不
病也
民不畏威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聖心
忘知而能應物之病故次此章即顯治
病之術愈病之方就此二章義分三別
第一明凡不畏威必招惡報第二勸虛

心寬裕方會真源第三明舉聖證成示
其取捨
第一明凡不畏威必招惡報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威謂威刑即諸經戒科目是也大威即三
塗惡趣非都鄣鄣之刑法也言凡夫不憚
經戒妄造諸惡者則風刀大刑必將至也
第二勸虛心寬裕方會真源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厭捨也狹局也居安處也所生心也言修
道行人必須虛心無礙不得壅情狹虛厭
離所生何者夫身雖虛幻而是受道之器
不用貪愛亦不可厭惜故貪愛則滯於有
為厭惜則溺於空見不貪不厭處中而忘

中乃真學道者也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唯被所修之境非空非有故能修之智亦
不愛不憎境智相符是以不厭也
第三明舉聖證成示其取捨
故聖人自知不自見
智符道境了達真源故自知也四大假合
坐忘泯體不自見也
自愛不自貴
保養真性不輕染欲故自愛也謙卑靜退

先物後已不自貴也
故去彼取此
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欲求物鑒
戒故寄去取而為言也
勇於敢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無知虛
生不畏威刑淪溺三塗故次此章重明
此人勇進有為故歸流生死就此一章
義開三別第一明凡聖二行利害不同

第二明福善禍淫出乎天理第三結天
網寬大而報應無差
第一明凡聖二行利害不同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勇猛進也敢果決也殺死滅也活長生也
言進心果決貪於世事則死滅也若進心
虛沒不敢貪染即長生也
此兩者或利或害

或不定也兩謂敢與不敢也言進心不敢
則得長生故利進心貪染歸於死滅故害
也
第二明福善禍淫出乎天理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天然之理福善禍淫推窮報應莫知其宰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自然之道但不與物爭而謙退卑已者必

獲於勝善之報也
不言而善應
禍福之報其猶影響不待言辭而善惡必
應
不召而自來
善惡報應隨其行業不待呼召而必自來
也
不言而善謀

謀計數也言幽冥之理無勞言說而善能
計算功過毫分無失也
第三結天網寬大而報應無差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恢恢寬大也網憲法也言天尊自然之網
基自寬大疎遠而業無大小功過酬報終
無差失也
民不畏死章明衆生

民不畏威刑必遭天網故次此章明於天
網自有冥司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
明衆生陣重不懼威刑第二明為罪既
深必招苦報第三明此苦報自有冥司
第四明強代冥司反獲其咎
第一明衆生陣重不懼威刑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此斥凡情迷惑染滯深重貪逐前境不憚
死生雖復經戒嚴明曾無恐懼故發奈何
之歎深哀痛之
第二明為罪既深必招苦報
若使常不畏死而為奇者吾執得而殺之孰
敢
貪欲之心日生奇詭堅執顛倒遂以為常
者冥司捕獲執而殺之風刀考楚經文明
證若有性識之夫誰復敢造罪耶

第三明此苦報自有冥司
常有司殺者殺
此之刑網自有宰牧即三官九署百二十
曹及北都羅酆泉曲之府八難五苦各有
司存
第四強代冥司反獲其咎
夫代司殺者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不
傷其手

衆生造業各招其報刑辟苦楚自有冥司
無識之人師心專擅強代冥司而行誅戮
者何異庸拙之士代匠運斤夫拙士運斤
工非其任宣唯所作不成抑乃反傷其手
強代司殺其義亦然非徒濫職翻獲其譽
也

民之飢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衆生
為罪既深必招苦報故次此章即明所

以獲斯苦報為就著有為故此章中具
明有為之狀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
明衆生所以無德為就染有為第二明
衆生所以殘年為資生太甚第三示忘
生之美以勗行人

第一明衆生所以無德為就染有為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飢謂內無德也上心也心為五藏百行之
主故稱為上也稅斂也食滋味也言行
人所以不懷德者為心緣前境多貪滋味
故也是以飢結前義也

百姓之難治以其上有為是以難治

所以百行馳驚紛然難理者只為心就有
為故也心若無為則諸行易治也是知萬
境唯在一心是以難治結前也

第二明衆生所以殘年為資生太甚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

行人所以不終天年而輕入死地者以其
迷情顛倒未能悟達不知物我俱幻即生
無生既而多貪六塵厚資四大故也是以
輕死結前義也

第三示忘生之美以勗行人

夫唯無以生為生者是賢於貴生

賢善也玄悟之士非色滅空塔焉坐忘而

生無生相是以體滌榮利厭織風塵故獨
不以生為生者是善能攝衛貴生之人也
人之生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生生之
人翻致輕死忘生之者反獲長生故次
此章即明柔弱之類必獲長生剛強之
徒體歸死滅欲料簡勝劣所以次之就
此一章義分三別第一雙舉二喻以況
剛柔第二合喻辨其勝劣第三法喻並

陳重結其義
第一雙舉二喻以況剛柔
人之生柔弱其死堅強萬物草木之生柔脆
其死枯槁
言人生存有命則枝節柔弱及其死也則
骨肉堅強草木之類生時軟脆及其死也
條柯枯槁所以生而柔軟者和氣存也死
而堅強者和氣離也舉此有識無識為喻

者意在勸勵學人令去剛用柔也
第二合喻辨其勝劣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徒類也是知行剛強者乖於和理故與死
為類行柔弱者順於和氣故與生為徒此
合喻也
第三法喻並陳重結其義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

兵謂三毒六根也言人躯恣六情強暴前
境而貪取無厭者必遭重殃大禍故不勝
也譬樹木麤強故枝條共壓其上亦猶梁
棟宏壯故椽瓦共壓其上也
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堅強之木居下柔弱之條處上故知堅強
之人居九幽之下柔弱之士處三清之上
也

天之道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辩剛柔勝者以勸行人故次此章重明剛柔損益以進修學就此章內義分三別第一起譬喻示高下第二正說廣明損益第三舉聖結成其義

第一起譬喻示高下

天之道其猶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猶喻也自然之道喻若張弓舉下使高抑

高令下高下調適方可運箭

第二正說廣明損益

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傲慢有餘者去招損敗謙和不足者與其福善天道如是故似張弓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福善福孫自然之理仍前生後重出此文

人道則不然損不足奉有餘

人間世道好行淳偽趨勢競利違天背理割損貧賤之不足供奉富貴之有餘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孰者誰也言誰能有餘財德以施天下蒼生乎唯當體道之人獨能濟物故下文云

聖人不積而言奉者示謙也

第三舉聖結成其義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成功不處其不欲示賢

謙

體道聖人常善救物雖復財德兩施而不恃其勞有大至功而功成不處者意在損謙退已推功於物韜光晦迹不欲示見已之賢能也

天下柔弱章所以次前者前章對辯剛柔其陳損益故次此章舉水為喻重顯柔弱之能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起

譬明剛者柔勝第二合喻數凡不能行
第三舉聖證成示其正道
第一起譬明剛者柔勝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莫之能先
物性柔弱無過於水天下堅強莫先金石
然水雖柔弱利用無窮攻擊堅強莫在先
者無為破有其義亦然
其無以易之

言水能攻堅百王不易之事無為破有萬
代不刊之術
第二合喻數凡不能行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水能攻於金石故知柔弱勝於剛強此乃
愚智同知而舉世無能依行者也
第三舉聖證成示其正道
是以聖人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國邪城也垢辱也言體道之士處於人世
謙退柔弱達於道從身受屈辱而不與物
爭故堪為社稷之主以牧蒼生也
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不祥猶不善也言聖人靈鑒虛通達於善
惡若有不祥之事輒自責躬引過歸己此
可為天下君王也昔成湯自剪千里來雲
即其事也前言社稷可寄諸侯後舉天下

宜屬天子
正言若反
當理正言似如反俗何者俗皆好善好榮
而今乃受垢辱不善故若反也而言若者
欲明不反而反雖反不反雖反不反恒順
於俗不反而反順俗而真欲示反不定反
故加若也上文云玄德深遠與物反然後
乃至大順即其義也

和大怨章所以次前者前章廣明剛強柔弱其於至極猶未洞忘故次此章蓋即遣前玄以彰重玄之致就此章中義開三別第一雖離二邊未階極道第二明聖人虛會妙契重玄第三雖有德無德忘執之異

第一雖離二邊未階極道

和大怨必有餘怨

怨慧也即是有無美惡等一切待對之法也言行人雖捨有無得非有非無和二邊為中一而猶是前玄未體於重玄理也此雖無待未能無不待此是待猶未能猶猶故有餘對

安可以為善

安何也言雖遣二邊未忘中一故何可盡善也

第二明聖人虛會妙契重玄

是以聖人執左契不責於人

契信也合也左陽也生也言體道聖人境智冥符能所俱會超茲四句離彼百非故得久視長生義言執左此即不執而執也猶如帝王握於左契所以徵攝萬機聖人妙契環中故能臣御德兆而言不責者聖人雖復臣御衆生而忘其德豈狥狗百姓故

不責其恩報

第三雖有德無德忘執之異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司主也徹迹也言上德之人主意妙契不執名言無德之者猶滯筌蹄未能洞遣迹既不戚故言司徹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真之理何有親疏上善之人自然符會

即向執左契不責於人者是也

小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雖顯二玄之教於行未圓故次此章正明從小入大就此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小學之人不染塵境第二明虛心證理捨教忘筌不染塵境第三明反古還淳和光同俗第四明體真會道妙絕往來

第一明小學之人不染塵境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國城也謂城心住空故言小國即小乘寡欲之人亦是讓小寡欲之行器即六根十惡之兵器也根雖有六用乃無窮言什伯者舉其大數而不用者言靜息諸根不染塵境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諸行重靜如足守分故得終其天年而不遠逕前境也

第二明虛心證理捨教忘筌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舟輿謂三乘教法也舟在於水能濟渡喻教能舟航萬物度於生死海也故西昇經云久曠生死海隔絕貪愛流輿屬於陸能輪轉喻教能轉凡成聖也得理忘言故能遣教而不用也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雖有身心兵甲寨體坐忘物境既空何所陳設此一句復結前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使人復結繩而用之

既虛心證理捨教忘筌故寄結繩示其反本此一句復結前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也

第三明反古還淳和光同俗

甘其食美其服

甘其食味至道也美其服德瑩身也
安其居樂其俗
安其居所在皆安動而寂也樂其俗和光
人世寂而動也
第四明體真會道妙絶往來
鄰國相望
鄰近也國謂生死之域與道境也言此二
城近在内心故言相望也
雞狗之聲相聞
雞以司晨狗以警夜譬一切言教警長夜
之夜伺智慧之晨也此之言教近詮一心
故云相聞也
使民至老不相往來
會理體真即俗即道既不從生死而來亦
無道境可往二城既一故不相往來二際
無際也

信言幸即是第三大段總結前旨玆此
章内義分有三第一明上德之人妙絶
言辯第二明上德之人財德而施第三
總結上德利物忘功
第一明上德之人妙絶言辯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實也美浮艷也言上德之人冥真契道
所說言教實而不華浮艷之言俗中小說
既乖至理所以不信故莊云大不以善吠
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也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知道之人忘言絶學所以不博博學之士
耽滯名教所以不知故西昇經云世人徒
知有天地萬物不知己之所由生是大不
知又云子能知一萬事畢莊子云文滅質
博溺心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辯別也善謂至道之人指馬天地故無可分別也儒墨是非堅執分別者良由未證善道故也

第二明上德之人財德兩施

聖人不積

積聚也言聖人有財惠物有德教人故不積也

既以為人己愈有

既盡也為施化也言己所有道德盡待教人而心無鄙吝德彌高遠故言愈有此德施也

既以與人己愈多

所有財寶盡持施散而果報彌廣故云愈多此財施也

第三總結上德利物忘功

天之道利而不害

天然之道生成萬物利益弘多有何損害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聖人上德法道虛通施為至教化被群品謙以自牧成功不居推功於物故言不爭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日
龍門版依弟子益亭藏抄明
董沛度書時年七十有五

白曲宣茂公先生著

南華經解

海清樓藏版

南華經解，四川無善本，善恨安本之為幾於不能卒讀。抗戰軍興，道路梗阻，無從自省外得善本乃取舊本而先借以校正此本善本也。前後四年，始獲其事，用力勤而歷時久，名曰解者，文繼全。經全今方稚年，二歲未能解此，將未稍長，得入大學，不知其亦能善誦此書，神解其二三否乎。

時珍又記 廿年六月×日晨五時

學者一稽首心廣大象有南
華一經宣特數千年來妙不正遇至
李三復財編明知蒙生之論言達而
意盡辭已明而旨事詮實上古之
名言也即解其仙況其氣味會經
多而氣逸流傳而人心滿性脫而佩
者恒鮮矣　嘉平念日書於三子

序

蓋自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莊
桀之誹譽與儒墨之是非至今而未有以明也
堯之譽以便儉人桀之誹以驕處士儒之是夔
而爲墨墨之非夔附於孔是四者以聒睿天下
之聰明與其議論雖有命世聖哲述宣六經語

孟以統一道術莫之能定孟子之世有蒙莊者
獨著一書其言曰知止其所不知言止其所不
言至矣苟爲明於不知之知不言之言而當世
誹譽是非之情斯有所止吾獨惜夫莊與孟同
時而不相知也當是時儒之嫡傳有子思子夏
周之傳出於子夏之門人軻之傳出於子思之

門人孟猶之嫡傳而非其別傳也莊之書言孔
氏七十子蓋矣而不及孟孟辯楊墨未之及莊
毋乃子輿率其徒以遊諸侯行類墨翟而莊周
未嘗持其說以干列國守似楊朱斯二子之所
以不相知歟顧吾嘗平衡而論天下之言儒者
衆矣儒以仁義正天下俗儒徒名其仁義而行

之僞儒且利其仁義而竊之吾安知儒者之果
不爲世禍也是故舜禹以後譽堯者非不衆也
有所矯而爲伊周即有所竊而爲之嗇爲莽撝
最下爲馮道而儉人之術工矣幽厲以降是儒
者非不衆也有所持而爲孔孟即有所竊而爲
楊墨爲荀韓最下爲殷浩王安石而處士之蛣

橫矣至於處士嘉橫人心流極由是後世一變而競趨於空無之學空無豈可爲久道也惟蒙莊者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睨於萬物有以見儒者一宗蕭邈希微常行於人倫物則之際而孔孟之嫡傳宛然其未亡然則莊子之傳非別子固大宗也今所定著二十九篇非內非外非醇非雜亦有言亦無言亦可以有知知亦可以無知知注莊子者苟知無言之言無知之知斯得之濠上矣而晉宋以來注家粘縛空有徒遠求之老釋而近失之漆園不亦悲乎茂公宣子好學深思探賾是書有年折衷諸家爲之箋解剡其蕭櫟發其清微是書那復須注既妙

提要象先而得其解者以暴遇之又豁如於下卷則盡史盤薄庖丁奏刀又聲聲音寶紹光界重重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快矣哉不可以文句窮不能以窺意盡也世之學者讀六經語孟深思而有得焉然後從而讀莊子之書苟讀莊深思而有得焉然後從而讀宣子之解我知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彼毳桀之誹譽儒墨之是非斯默然其自止矣是書之行其有功於孔孟甚大曷可少哉

昔

康熙六十年歲次辛丑長至日書於青元觀

邑同學弟張芳菊人氏拜撰

南華經解序

嗚呼天地開闢以來世愈積而事愈增百方紛紛繁飾而無遺者皆非人之所能爲也一道之精蘊不至於暢發不止者也譬之果木由一仁而發萌蓁由兩葉上達而千枝萬葉生焉此千枝萬葉豈非皆一仁之中之所全蘊而不發不止者乎特窮之於無而見之於有人自不克知耳夫世自鴻蒙以迄周盛則由根蓁而枝葉畢具者也枝葉蔽蒂

不可復剪人胥悅其燦然故有世道之責者亦就燦然者相爲維持此聖人之不得已也夫聖人欲盡以精蘊示人勢必有所不能而先剪棄其枝葉則是率天下而獸也心尤有所不忍故姑就燦然者爲維持而以其精蘊俟之上智一貫之才而不敢輕爲示此聖人之體大而思深爲愛天下之至也後有上智之才出焉能自窺乎其精蘊窺之而學未及聖人之大且深也則不復能有所俟於是

目取而津津道之道之不已而筆之爲書而反側摹畫之此莊子所爲作也向使以莊子之才而得親炙孔子其領悟當不在顏子下而磨礲浸潤以渾融其筆鋒舌巧又惡知其出不違如愚之下哉不幸而聖人沒微言絕百家並噪無異禽鳥鬬鳴莊子於是不能自禁而發爲高論縱言以刪梁詩本披枝見心此又莊子之不得已也後人讀之乃得循徉其駘蕩之姿浩瀚之勢空靈幻化殊詭清

越之趣此則莊子之不幸而後人之幸也嗚呼莊子之文冥千古一人也少時讀史記謂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已及覽李太白集稱之曰南華老仙發天機於漆園寻私心嚮往取而讀之茫然不測其端倪也乃旁搜名公宿儒之評註不下數十家而未嘗不茫然也即郭子立以此擅勝名家又未嘗不茫然也則意子長太白所稱卽此茫然無端任意滑稽者是乎編疑其必不然也吟諷之下漸有

所解屏去諸本獨與相對則演然釋然衆妙手出尋之有故而瀉之無垠真自忽也真仙才也真一派天機也乃知古今能讀莊子者惟子長太白耳諸家但摘其數句之工一字之巧遂謂能讀莊子甚且字句之間大牛强作解事譬之主人覩面而肴猶張李其支離可笑有不勝言者嘻莊子之難讀如是乎予此本不敢於莊子有加但循其窾會細爲標解而不以我與焉庶幾莊子本來面目復

見於天下不致覩面肴猶而已若其玄風妙旨則鹿門宰氏嘗曰太史公於莊子之學未必知夫以太史公能賞其文尚未必知其學況於予乎然每一披卷文理既暢神怡意適之際躍如有見則夫去聖既遠而爲學人津筏有不可誣者夫莊子既不避聖人罕言之戒而於聖人之不欲剪者剪之聖人之不輕示者示之此莊子所以維末流之窮而一出於忍俊不禁一出於苦心致覺者也後世分別九流乃以異端目之予謂莊子之書與中庸相表裏特其言用處少而又多過於取快之文固所謂養之未至鋒芒透露惜不及親炙乎聖人者若具隔焉馮氏謂爲佛氏之先驅嗚呼莊子豈佛氏之先驅哉

康熙六十年歲次中秋旬曲後學宣城茂公氏自序

是書有觀江漁書本板刻係予卯推擘胡忍章編於吳門書肆見而存校解卷首一圖揭去觀江氏行狀吳神修行狀是書校刻當在康熙甲寅後予所推擘胡忍章編於吳門書肆見而存校解卷首一圖揭去觀江氏行狀吳神修行狀是書校刻當在康熙甲寅後

魏時珍自記

時珍字先生自北平歸淳爲著校字因借作校正前後二本并錯年其書每人事跡字句與原版異者甚多新舊雜出著藏板有吳神修序胡忍章跋今未收考據四元傳往往鑿鑿無關於此惟當時參訂因是也今年時之中不勝向隅研究之數理和其字此可刊正其是非何其前後不一譬如畫像得其神韻性情逼肖方可為此不圖於其外為畫師先生不能自

莊解小言　宣　頴識

莊者無慮數十家全未得其結構之意郭子玄猶據向註今古同推要之亦止可間摘其一句標玄耳至於行文妙處則猶未涉籓籬便爲空負盛名也

古今同推郭註者謂其能透宗趣恩謂聖賢經籍雖以意義爲重然未有文理不能曉暢而意義得明者此愚所以不敢阿郭註也若諸家之徑庭舛謬又不足道

諸家字句之解間有所長採入細註者居十之一二至段落章理則概未之及故大字註評毫不敢襲亦不得已也

莊子之文最難捉摸字句尤多奇奥若不曾多看諸本評註者亦不敢輒以此本呈教恐不悉苦心未必解頤也

內篇各立一題各成結構外篇雖不立題亦各成結構惟雜篇不立題不結構乃可各段零碎讀之然大下一篇務全部總跋洋洋大觀

分節分段非莊原本但骨節筋脉所在正須批窾導窾故不惜犁然分之先細讀其一節又細讀其大段又總讀其全篇則緊會分明首尾貫穿必目無全牛者然後能識有全牛也識者自知之　顏日莊解　俗本所分段落悉不辨　通篇文理洗謬可笑

莊子止精神止作得內七篇文字外篇爲之羽翼雜篇陰天下一篇外止是平日隨手存記之文

莊子之文長于譬喻其玄映空明解悅變化有水月鏡花之妙且喻後出喻喻中設喻不啻峽雲層起海市幻生從來無人及得

古今格物君子無過莊子其傳色描摹寫景摛情眞有化工之巧

能文家如漢之班馬唐之韓柳宋之歐蘇曾每帖一件成文故每人不下千百篇前後少雷同處莊子篇篇是要剜這一

件事所以未免有一二雷同之句益莊子先揀古今最難一件事不容言語者却偏要洗褻出來若不是仙才變化如何有這許多文字不得更苛責其全部中一二語之重複也

讀正文再讀批辭讀批辭再讀正文反覆數過胸中必有洞徹之樂若不耐煩尋繹者先不是讀書人也

內篇為文七首

一篇之書何分內外以其專明宗旨故目之為內蓋莊子未透道體欲以一兩言曉暢之而不得也豈惟一兩言曉暢之而不得雖千萬言亦只是說不出所以多方蕩漾旋轉拔劍有時拏譬之有時傍襯之有時反跌之有時白描之有時緊勒之有時寬泛之無非欲人於言外忽地相遇此內七篇所為作也

內七篇都是特立題目後做文字先要曉得他命題之意然後看他文字玲瓏貫穿都從此發去蓋他每一個題目徹首徹尾是一篇文字止寫這一個意思並無一句兩句斷續雜亂說話今人零碎讀之多不成片段便不見他篇法好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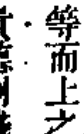
道體千言萬言說不出究竟止須一個字并一兩言還是多的究竟止可意會并一個字還是多的莊子內篇題目雖有七個文字雖有七篇總說得這一個物事要人心領神悟而已

這一個物事滿天漫地都是他莊子將舉七個題目大要不越乎此所以欲不若言語則一兩句還是多欲者言語則七篇須少不得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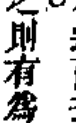
篇中用事或割取其一節或引據其一言又或非借事這一箇人說話則抑揚不得痛快大要不得認作事蹟之實須知都是行文之資助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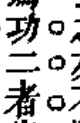
逍遙遊 大宗師
齊物論 應帝王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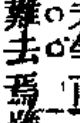
南華真經解 內篇 莊周氏曹州之南華山因名其經曰南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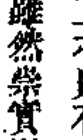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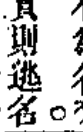
逍遙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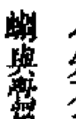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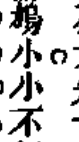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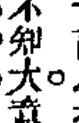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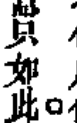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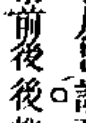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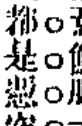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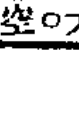












何曲 後學宣 顯茂公著

同學王暉吉孝孟駿

莊子明道之書若開卷不以第一義示人則爲於道有所障第一義者是有道人之第一境界即學道人之第一工夫也內篇以逍遙遊標首乃莊子心手注指急欲與天下撥霧覩青斷不肯又落第二見者也何也天下人汨沒於嗜慾之場何事不鑽研究竟獨其所不能到者只是逍遙遊其所不肯

爲者亦只是逍遙遊不知逍遙遊三字一念不留無入而不自得是第一境界也一塵不染無時而不自全是第一工夫也蓋至逍遙遊而累去矣至於累空而道見矣然且世人非惟不能到抑亦不肯爲者其病根斷可知矣何也從來嗜慾之累識者遣而去之亦不爲難若夫等而上之則有爲名又等而上之則有爲功二者之累最難去焉雖然崇實則逃名貴德則賤功遣而去之猶不爲難若夫累之最難遣者惟有已焉夫嗜慾功名盡去而知能意見之尚存彼此區畛之猶隔陰陽緣飾之弗同於天地皆已之未化者之爲累也一點屏

道能脗合乎哉故逍遙兩一篇文字只是至人無己一句文字至人無己一句是有道人第一境界也語惠子曰何不樹之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仿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是學道人第一工夫也○克己二字孔子嘗言之最先備解奚力了讀莊子無己便以爲放蕩無稽殊不思孔子對學者說箇克己莊子就至人說箇無己未爲少謬也備不欲無已又何爲而克已也哉莊子作文爲千古學人解粘釋縛豈宋儒能測其涯涘耶故竊謂孔子之絕四也顏子之樂也孟子之浩然也莊子之逍遙遊也皆心學也○逍遙遊主意只

在至人無已無已所以爲逍遙遊也然說與天下人皆不信非其故意不信是他見識只到得這箇地步譬如九層之臺身止到得這一層便不知上面一層是何氣象然則非其信之不及乃其知之不及耳前大半篇只爲此故特地蕩漾出小知不及大知一語以抹倒庸俗然後快展已說焉鯤鵬大蜩與學鳩小小不知大意只如此其餘前前後後都是虛空嘘氣盡行文之致而已○前半篇只是寄喻大鵬所到處鸞鳩不知而已看他先說鯤化次說鵬飛次說南徙次形容九萬里次借水喻風次敘蜩鳩然後帶出二鳥何知文便活

文喻中夾喻如作實看起層委委屬遞為垂天大翼真自今橫絕之文也○點小知不及大知便可收束却又生出小年不及大年作一配襯似乎又別說一件事者令讀者不能捉摸真古今橫絕之文也○以小年大年襯則小知大知大勢可收束矣却又生出湯問一段來似乎有人謂齊諧殊不足據而特以此証之者試思鯤鵬蜩鳩都是影子則齊諧真假有何緊要即偏欲作此證設不鵬沈洋自恣然後用小大之辨也一句鎖住真古今橫絕之文也○中間一段是通篇正結構處亦止得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三句耳却先

於前面隱隱列三項人天然後順手點出三句究竟又只為至人無已一句耳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都是陪客何以知之看他上面宋榮子舉不勸非不沮是無名列子於致福未數數然是無功乘天地御六氣四句是無已一節進似一節故知至人何是主也○中段入手撇却知效一官等人不過如斥鴳而已蜩鳩宋榮子列子固在斥鴳之土若乘天御氣之人其大鵬乎莊子胸眼之瞭如是○借宋榮子為聖人無名作影借列子為神人無功作影至乘天地之正四句為至人無已作影也獨不借一人點破之莊生之意何為故藏匿

翁末方知之○至人無已三句後面竪用三大段發明之其次第與前倒轉自無名而無功而無已歸於所重以為一篇之結尾也（朱子紀子許由姑射神人或取其事或取其言皆借意發揮所謂寄言十九是也若定泥某為聖人某為神人且鉅細品評其是非當否則癡人之前不可說夢向是與之遠莊子乎

北冥海水黑無涯故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猶有也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無端紋起一魚一鳥以為寓意尚非尚意所在以為托喻尚非托喻之意所在方是虛中結撰開闔布筆○從魚遞鳥本

極整齊特掩怒而飛兩句言其翼之如許以申上皆之其大斷不肯作板排之筆（此處集字庶若圖南之是鳥也（鳥字庶若圖南之海運則將徙於南冥（運動也今海濱猶有六月海底沸起聲聞數里大鵬乘此風而後可徙也（解南冥者天池也（求一句齊諧者志怪者也（引齊諧又先解一句（故與上作一層（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上故外翼（相擊至於三千里之遠搏扶搖盤風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息是氣息大塊噫氣也（即風也六月氣盛多風大鵬乃便於徙翼此正明上六月海運則徙之說也（引齊諧尚未畢就圖南處且住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有物則有氣，彼此氣息，勝紛紅塵，皆所爲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此野馬塵埃者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此下視上之勞也，仰視俱空，仰見一色蒼然，果天之正色乎，抑高遠無窮，故見得一氣如此乎，不知上之視下，且看下之視上，猶神三句爲反照作地，前絕其視下也，亦若是，句則已矣，上，可見野馬塵埃非此，乃不須更上也，

上文將齊諧之言歇住，此處且把大鵬九萬里上面光景代他凌空下視形容一番，然身在九萬里之下，何由知他九萬里上作何意況，邪，於是插入天之蒼蒼二句，言下之視上，乃如此，然後倒煞云其視下，豈異邪，筆勢跳脫無比，則已矣者大鵬至此，乃始不費扶搖，即起後風斯在下，乃培風也，下面積水一喻，是全發揮此句文字，逐句逐節細細讀之，切旨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要與，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粘着水淺而舟大也，欲明九萬里而後已之故，先置此一喻，以水喻風，固是妙於言風，以杯水喻水，先爲妙，於言水，以舟喻翼，固是妙於言翼，以芥喻舟，先爲妙於言舟，皆觸手成趣之文，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也，關此也，背而後乃今將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

圖南想此時何其自在快活

前文海運扶搖六息，都是說風，却不曾露出風字，後人所至此，承上一喻，接出風字來，見其與大翼相須之至，○引齊諧中間，看此數節，洗發形容，與下語作一關，如山帶閣空一般，○看此一節，大鵬之所以橫絕南北，直具如此，源委，大脫，鵬翼於海島，張羽毛於天門，乘長風而溥搏，溟濛雲霧而煽太虛，斯其趣忽豈復恒境也哉，○以上大鵬之逍遙遊

啁與鷽鳩，鳥鵲有文彩長尾笑之曰，我決起，循言由起不而飛，槍衝突，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投也，人字法，於地而已矣，奚以之，指鵬九萬里而南爲，

此又齊諧之言也，引齊諧如畢，○以上蜩與鷽鳩以鵬遊爲笑，

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飽如果實，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適莽蒼者，猶二蟲又何知，之縱字法，

將言二蟲之甲，先總作一喻，鳥之飛與人之行等耳，適近者不能知遠，二蟲且足以知鵬，此是前半篇引言之意也，天下之爲二蟲者豈鮮哉，彼大椿心參溟而見笑於逍遙斯，南林之高論，不欲驟披於庸俗也，

小知不及大知○陸一句小年不及大年○陸一句

以上若干文字只爲發點小知不及大知一句耶但忙又視一輸作排句蟬聯而下沈洋自恣之甚也

笑以知其然也嘲一騶不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冥海也靈龜也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高老也特聞名可笑彭祖得衆人匹之衆而不亦悲乎湯酒脫筆法

此節只是陪襯小知不及大知見得於年亦有然者並非又叙一事也此處已與省收來前半篇矣不知晦朔不知春秋兩知字與小知知字

不同此字是言其知

湯之問棘也是已又起窮髮北方不之北有冥海者冥海又天在其北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一句

搏扶搖羊角語奇羊角之紋團紐而上鵬之盤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最高則百青天然後圖南且風似之斥鴳與鴳同即鷃也亦名鴳雀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一句

雖然之匹也物而不化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雖然猶有未樹也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若內外聚屩之見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在人世衆屩之外矣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世之事數數然也

此節又進一層影無功意

此節稍進一層影無名意

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猶汲汲然也

此雖免乎行之適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猶待風也若夫乘天地陰陽之正而御六氣六時之辨以遊無窮者寓心無極之先彼且惡乎待哉夫豈有所待

湯問齊諧大鯤鵬類耳若惟恐人有不信故又徵之正是隨手游宕之文却波瀾說論令人欲迷○前引齊諧處說得出此更不多半語只輕鎖云此小大之辨也便將前幅隱隱總收有一章陰湘之妙且筆鋒已渡起下文

故夫知去效一官可稱一行比一鄉和於一德合一君行契一鄉之人德合一君君之用而徵一国者治信一国之民自視也亦若此矣如斥鴳之自以爲至

以下數節乃人工意此四項人其至淺者便是小不知大樣子○筆意止緣上斥鴳語輕飄一絲引來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一轉撇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猶汲汲然也

見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在人世衆屩之外矣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世之事數數然也

此節又進一層影無功意

雖然猶有未樹也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若內外聚屩之

此雖免乎行之適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猶待風也若夫乘天地陰陽之正而御六氣六時之辨以遊無窮者寓心無極之先彼且惡

此倘至矣外不見物內不見心身與元化俱神與造物遊嗚呼至矣影無已意

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此三句一篇之主也第一句又三句中之主也○今以天地之大而生我以我而遊處於天地之人之間而且其蕃變而消息者無一不備於我亦惡往而不得乎哉乃無端而據爲我無端據爲我久之而忘所據而竟無往之非我是故進而與天下爭功者我也即退而與天下讓功者亦我也進而與天下爭名者我也即退而與天下讓雖者亦我也再退而

凡一事之畔援一念之欣羨者無非我也即矯而人之畔援者鄙畔援之人之欣羨者亦無非我也鄙之我見未忘也簞瓢陋巷之子不改其樂以爲樂簞瓢陋巷是樂貧也樂貧是見有我之處貧也非樂也以爲非樂簞瓢陋巷而樂道也樂道是見有我之處道也亦非樂也然則其樂不容言也不容言而已始化矣故曰顏氏之子坐忘也此可以言逍遙遊也方舟於河有虛舟來觸而不怒何則以其有舟而無有舟焉者也夫我且不怒彼於何有浸假而我爲虛舟焉逍遊遊而下可也逍洌而上可也風恬波靜可也憤鬱

可也馬往而不得其適往而況於方舟之一觸乎然則無已之爲道遙遊思過半矣御玩此此無已之妙解了然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妙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詞令逸品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許由說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是說得鷦鷯小鳥一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名巧婦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

所用天下爲無所用妙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又我一喻嫂嫂然

許由以名爲賓而不居以上証聖人無名意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猶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不可得其首尾大有逕庭逕門外路也庭堂前地也勢相遠隔今言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

則相遠之甚也

言前先作虛摹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身中肌膚若冰雪體純清貞句淖約柔順名容止也若處子守貞不嫁五

穀、絕世吸風飲露、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絕世、超出塵世也、吸風飲露、言其清冷、乘雲氣、凌太虛、御飛龍、乘陽而遊乎四海之外、與造物遊、其神凝、養神之極、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天地位萬物育、吾是以狂同謎疑、而不信也、

寓言至精肖吾徒咤其語有耳、○接輿見地如此無怪乎其欲絕劃吾夫子

連叔曰、然、宣汝聲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聲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汝知亦有之、

聲文公化此便有上是李浙東一篇文字、汝也、豈若之人也之德也、之字指將磅礴萬物、一氣以爲一世蘄乎亂、蘄求也亂治也、○所執弊弊經營以福世者、乃是如此、其言也猶時同之汝即汝耶、

此其言也猶時同之汝也、豈若之人也之德也、之字指將磅礴萬物、一氣以爲一世蘄乎亂、蘄求也亂治也、○所執弊弊經營以福世者、乃是如此、

堯以天下爲事、何有勞天之人也、音節數物莫之傷、大浸稽至也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正焉物莫之傷言雖天害氣亦不能侵之是其塵垢粃糠、至粗將猶陶鑄堯舜、唐虞者也、孰肯以物爲事乃物自治耳

堯以天下爲事、何有勞天之人也、音節數物莫之傷、大浸稽至也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正焉物莫之傷言雖天害氣亦不能侵之是其塵垢粃糠、至粗將猶陶鑄堯舜、唐虞者也、孰肯以物爲事乃物自治耳

德修於心而功被於世、我何與焉、○堯舜治功之盛者、借以抑揚、乃行文之勢耳、或欲爲二帝爭氣、則莊子當啞然一笑、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喻以文爲戲、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何加人當分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進於不身中之事與焉、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喻以文爲戲、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何加人當分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進於不身中之事與焉、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焉、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結瓠而實五石、一瓠容如許多、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一人之力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猶卓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擊之、

惠子名施爲相、呺音虓、虛大貌、掊音剖、擊破也、

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夫子名施爲相、呺音虓、虛大貌、掊音剖、擊破也、洴音平、澼音僻、漂絮也、絖音曠、綿絮也、龜音均、皸手也、折龜曰皸、說音稅、折龜曰說、

不適於用者所以全其大用也、瓠而無瓠之用、乃有超於瓠之用焉、知超於瓠之用者、豈前江湖之適已哉、何期反來惠子之揶揄、

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

大瓠有超於瓠之用則大樹有超於樹之用亦理之至易明者而惠子方且以之蚘蜚莊子嗚呼以惠子作聰明之人而聆外世之曠論猶之以水沃石也何怪莊子發端即有少不知大之歎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

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不折於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離却困苦心與天休矣

純是一派寓言巧便逐物者自納於陷害之區敦能全身者必謝夫多能之智於二者之間而操術焉寧爲狸狌乎抑寧爲斄牛乎然則大樹不當爲衆所同去也明矣無何有之鄉何鄉也一物不留之處與之爲不留即無何有之鄉也廣莫之野何野也一物不隔之宇與之爲不隔即廣莫之野也彷徨乎無爲本無可爲也逍遙乎寢卧本無一事也如是則庶乎無與物相攖者而物之攖我又安所得加之之的哉此世所目爲無用而獨遨於清虛者也以上証至人無已意也無名句引許由無功句引姑射神人此何獨引且已言語莊子豈強以無已許他人哉抑又不第於此處見之也前番一引宋榮子一引列子至乘天地御六氣獨不一點其人焉則莊子之自負斷可知矣雖然小知不及大知固已言之則無已二字之爲秘密法戲聖神化境莊子或亦自負知之而不敢遂謂至之是以津津於至人也夫○証無名無功兩句接

引兩人文意亦甚顯至此句獨隱避其辭只於大瓠大樹作兩段開言明語令人深思而自得之此莊子既以自負又善於立言也○大瓠一段劈口說點用大大樹一段終尾說到無著試想古今雖蓋世才能冤古學問撐天制作都只算做用小何也以其爲有用之用也有用之用便是形下之器耳性分中之緒餘耳但在這上面着脚未有不勞心焦思擾擾一世者莊子視之不堪固若若至人然乎哉至人無已一切才能學問制作到此都氷融雪釋人視其塊然無用真大瓠大樹相去幾何却不知其參乾坤爲萬物方寸之際浩浩落

洛莫可涯涘如是而乃爲逍遥遊也○如是而乃爲逍遥遊則至人以下未許一人得與其事乎不知學道之人使要學至人之事莊子點化處子收尾處數句純是說心學上事却特意點破逍遥二字其教後來學人深矣○分三大段看起處至小大之辨也是前一大段知效一官至聖人無名是中一大段堯讓天下至末是後一大段前極參差變化後獨三段分應源宕在筆而餘音嫋然真浸涵不測之文

齊物論并衆物之論也

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此言大道陰陽自氏之爭鳴也其孰可勝道哉昌黎韓子曰元物不得其平則鳴大海運食息於天地之間有何不平耶凡有不平皆非道之所與也若夫四氣推移而鼓鳴風雷各應其候此亦天地自然之運非有所作而致之而乃與墨客之喋喋者同類而稱此昌黎氏之過也且人物非客氣所動而喜則謳俞怒則呼哀樂則歌哭當其中節莫非至和者爲之也而謂之不平乎哉聖人著六經以明道其間豈無激昂慷慨長吟短嘆之辭要以發於至當而教人以中節之和豈可謂六經爲不平之書而開簧鼓之實耶六經之作非得已也其意欲吾道之在萬世且而復以點畫寄其鈐鍵尚可爲而止者不欲過費其一吹也何則性道不可得聞多言易以成蔽即義易之書文王成之爲文王周公成之爲周公孔子成之爲孔子惟其皆不詭道故集爲一經要以襲吉易凶剏今多端聖哲且然而況於截漏之末技者乎孔子嘗曰予欲無言又曰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益聖人之謹於言也如是後世著作浩如烟海學士家汗牛充棟眼穿舌敝而去道益遠原其禍蓋始於戰國盲彼其時處上世淳

夢富貴者挾陰陽押圖之術偶爲人主謀取卿相最喜談之而好高務奇之士遂退而著書人各一編以誇勝侍頻流咨來模秦漢近今溫陽已極子史文集之函石渠金馬每不勝收盛揽其旨趣率多無病而呻吟不歡而舞蹈者焉間雖中有所感而喜怒未半繪藻必工哀樂既至涕溢不已執一區之私見焚大道之弘通斯則昌黎所謂不平之鳴者乎不知而作無益咎於橫議所由來然後知欲無言者不可謂非夫子幾先之藥石而齊物論者郛亦莊生沸羹之冰雪與○曹子建論文以氣爲主可見從來著一家言未有不具一段必

達之氣者也其氣既盛從而折之必未易降今莊生不務達折只是從而淡之真釜底抽薪之法也○謂其所言叛道徒爾無益彼且曰雖不合道實且快意殊未足以淡之謂其非徒無益將來但資覆瓿彼且曰藏之名山以俟知者猶未足以淡之今莊子開口引子綦一段直是世間原未有我風聲甫濟衆駭爲虛真氣將歸形骸自鬆不特大命既至自家不得主張抑且當場傀儡未知是誰提線我於此處直欲大哭乃猶鼓長論短所爭是何閒氣耶如此說來尚未道及物論釜已令人泠却十分矣真淡之之至也○說到衆言並起無

異水鳥同鳴說乾坤判處是道一說便有不是同真宰分別何其多事據指辨者忽而兩邊兼插忽而兩邊兼非令其火氣都盡真淡之之至也●他人爭執是非誠爲多言我却與之分剖獨非多言耶莊子連我今有謂一并掃却既是大道希夷總以寓言爲至現身說法真淡之之至也●連引堯問等數節大聖人胸界之寬悟境之達如此直將造化情性物我疑慮一眼看破一心超寄而我方與人競其舌耳其方哂一何少味總把自己推倒純是現身說法真淡之之至也●使我與若爭勝則是同在夢中俱不能相知我於

大夢之中忽開醒眼付之相忘卿即曉七不休我亦概不來管自爾優游無竟真淡之之至也●罔兩一節行止坐起適遇有待而然應轉喪我真淡之之至也●大道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亦無視而弗見無所而弗聞至於無視弗見無聽弗聞盈天地之間尚有物乎尚有彼物此物之或乎物且不得論將安附故物化則一片清虛四大皆空矣真淡之之至也

南郭子綦居南郭因以爲號隱憑也凡而坐仰天而噓嗒焉解體似喪其耦忘形也耦形與神偶

于綦此將六處休復同一湛然

顏成子游子綦立侍乎前曰何居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無頃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怪問之辭語致搖曳

子綦曰偃子游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從旁觀之曰喪其耦是外邊描摹說話子綦自道直云吾喪我方是從心地淨盡中流出一絲不掛之語方言喪我遮空以聲籟致問其所中是何脫悟妙不容言兩未聞妙常在耳邊汝却不曾聽得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

指子綦其處音淵音烈音聚字當作隈崖山之角尖處也余按畏字古通作隈音威曲處也佳一白范大將正流云謂作惟維俱同則作即古之維字矣維方隅也此云畏佳乃言樹林在山曲之隅者風靡惟木易感而木林之在山隈之維者尤居會風之處故將言大木竅穴須於此處大木孔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形容之何必改作隈崔乎三者取似桮音基柱上橫短木承樑似圈似臼三者取似注深象於身桮者陳於柱頭如笄也洼池者似污泡者二者取象於地激者如水謞者如箭去聲謞叱者音呼前聲也叱者似以上竅形也出而吸者入而叫者高而謔者謔音虐下同謔者而去聲謞者而聲過者而聲

咬音皎鳴而哇淫此是鳥獸之聲前者唱于聲而和者隨于聲前者以當竅前字非以上竅聲而和者隨于聲前者以當竅前字非以上竅聲

咬以風清則小和聲人風大則人和總寫四句風也已過大也如則泉竅為虛辭寂而獨不見之調調動也既濟之濟則泉竅為虛辭寂而獨不見之調調動也

厲乎辯則無可聞矣惟飭乃知前飭之勢有可見耳

寫地籟忽而雜奏忽而寂收乃只是風作風濟之故以聞也以見收不是虛間說見止是寫聞忽化為鳥有借喻色彷彿耳根靦尾妙筆妙筆○初讀之拉雜前勝如萬馬奔趨洪濤洶湧既讀之希微奔其如秋空夜靜四顧悄然

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

地籟天籟皆是籟也籟原是簫借用其字故此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使由竅自出使字如中庸咸其自取成其自成一聲咸即怒呺之怒聽之則寂自務誰邪怒即怒呺之怒聽之則寂自務誰邪

辯物思省而怒之者其誰邪

寫天籟更不須另說止就地籟上提醒一筆便陡地落然待風而鳴者地籟也而風之使竅自鳴者即天籟也此兩處分別○夫風之吹一也所吹則萬有不同可謂極參差之致也而風但使之自鳴且每竅各成一聲以鳴悉風雖吹之而有不與也於不與而極參差之處寓於極變而仍一不與之妙焉彼竅者真以為自己即自取即其自己自取固意

氣未作之先何以寂然既濟之後何以又寂然則怒呺者非無端而怒也必有怒之者而怒也而怒者其誰耶悟其爲誰則衆竅于呺皆不能無待也已看他四句中寫無限意思轉折又極淨極圓極透極脫文之聖也使自已對吹字說言難對萬不同說言難萬不同而無弗緣也咸則極參差而無弗緣咸其自取則無弗緣而仍未嘗與物寫自然妙圓便曲盡處○批中待字即後○寫地籟如彼鋪排寫天籟如此玲瓏兩節四個待字○原爲申解喪我今將地籟天籟敷說一番截然而止更無一字挽及末句劈面相詰子游亦寂無所疑眞氷壺濯魄之妙○要明我不足據却從天地間得其九無根者無如聲籟

於此翛悟尚有不化之形骸乎○形與聲都是天地借境而形之難化爲甚故人每執形而鮮執聲但使能將形聲等觀胸中有何不化今于綦解喪我不寫形骸之假但寫一派虛靈眞上智人說法之事也人生知覺運動何異衆竅之呺怒者其誰耶分明有個主宰自家都是假的惹已把我○以上引子綦之言畢

大知閑閑去聲閑閑廣博小知閒閒別也大言炎炎光燄小言詹詹煩碎也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與物相接日以心鬬各用心緩者寬人容者容人也小恐惴惴憂懼也大恐縵縵迷溺也其發若機括言言出如機括之中肯其司是非之謂也括入也其留如詛

咒皆不其守勝以祛已之謂也夠人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動搖人心也其溺之所爲之猶不可使復之也其一往不返猶日喪刻人也其厭也閉藏也大學見如紱秘以言其老洫深也其用藏老也君子而後厭然人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其發揚蹈厲也生意蓬勃人也喜怒哀樂慮多變態言執姚美佚逸啟開態修僞○又重十一樂出虛木虛器樂由此好惡也偶而生氣機勃○二句收上如此種種蒸成菌種人情皆是自無而有偶與氣會耳

上文于綦止寫得一層影子正意毫未之及莊子案接過來鋪敘一番○此節是與地籟節相配文字大知小知以下點次物態三十餘種與衆竅怒呺一段配籟之又一樣拉雜崩

腸如萬馬奔趨洪濤洶湧柔曲虛二句與風濤衆虛一段配籟之又一樣若徹若冥如秋空夜靜四顧悄然皆天機活潑之文

此節是與天籟節相配文字○日而夜夜而日互古互今止此一遞一遞將種種物態明描暗摸曾無頃刻之停倘日我可爲政何不克振其一息耶雖然對此蕩蕩悶誰發縱又耽不可得見固不可得而見開并不可得而開較之天籟更勞者矣驀然急須從此致想尚可省却半世波汲也○日夜相代乎

前節以萬不同三句意也莫之其所萌即終者其詳息也提醒天下其辭愈冷莫知二字易盡一世人情懂已乎已乎、息心且得此、相代其所由以生乎、承上文日夜句從而咏嘆之下二節又爲真知有轉側蕩蕩要人醒悟

非彼、即上之無我、非我無所取、成真是亦近矣、道化不離已而不知其所爲使者是誰、若有真宰、點真宰又故作彷彿之詞而特不得其朕、無端可行已信、運動我者已信有之、而不見其形、有情實有此理而無形象無爲迹○止意反復揖叠

此節作四折淡蕩真宰無形

百骸九竅六藏賅音該備也而存焉、吾誰與爲親、言雖即有形求之一件爲主下面若干汝皆說悅之乎、將同親其有私焉、還是親一件乎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如是二字承上二句皆說既不得有私又不得或一就不親皆有之而賤爲役使盡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無主何以相治、既同爲役使倒其遞相爲君臣乎互爲主、其有真君存焉、還是形骸之外別有真君存焉此句逗出亦止作疑辭之詞

緣上節推窮而下上節無形此節有形處頓跌也似辯似詰一反一復至末句一逗却還在無形處主張管如分雲觀月看誰與先問一句下面兩句就親一邊揖承兩句就不親一邊揖叠一句就通觀通不親雙承揖叠然後點出○

雨行一句一轉驟然如線貫珠重筆尖輕弄不復着紙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不以人得之而益不以人不得而損益真固自如耳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也相靡也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真君所在人知之不加益人不知不加損惟人自受形以來守之待死與物相搏於隙駒光中爲足悲耳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所行非蹄音涅邈然疲役於所役而不知所歸日暮途窮可不哀耶

與下凡三節叠叠爲世人寄論以深見其可悲直從明服慈心流出一副血淚來也●不見其成功妙不知其所歸甚經營一生將謂能業千古以我視之不啻電光石火雲起影現耳是何結局耶

人謂之不死奚益方其役役固謂不死其形化其心與之然一旦形化而心亦隨化可不謂大哀乎

真宰既喪指其暫時屬息謂之方生成何用處蓋既爲形役則幾希之心亦與形俱徂耳此猶不悟豈不加一倍可哀耶人之生也固若是指上節芒乎芒昧也喪其真宰而不知其獨我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怪噫衆生沒沒反衛自己寔昔天一哭●自起自至此矣
道及物論一字引子蓁喪我之言發揮出若干文字將世人
一切知覺形骸盡爲幻化使人大吠所恃垂垂感傷則物論
一節乃其至小至小如此下筆固是透悟亦文字中爭上截
法也至其空靈澹蕩切須細細吟之●諷誦一遍始面蓁喪
既而脊如有所得遇問莊子不得追吾不信也●以上冒頭
夫隨其成心自何成有成之者則而師之大宗誰獨且無師
乎、人人有其師、究必知代而當取者有之、不特知相待之故自思者與
有焉、師不即其故有宗師未嘗不在蓋真君離不來成乎心今永
可見而實與於人人之心真君即宗師也

見妙道而有是非而以意見未嘗實到於心耳此句乃當時辨士話端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既可奈何哉況智不若禹者
知神奸故以爲言

此方接入物論親見斯道者何庸贅辭則物論之起皆妄造
耳此節言是非自無而有

夫言繫接物論非吹也天籟自經言非具此言者有言生是生非其所言者特未定也皆未果有言邪人此知矣已而後謂其未嘗有言邪果得可說耶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辨乎不果可其無辨乎

只因言亦非特從道中忽接前文將吹字劈手判道惟吹
○上二句如利刀割物斷然兩分下將言字輕輕掉弄等之
小鳥囀歌啾啾何誠雄辯付之灰燼此節言是非原不是據
之據能自謂若謂之雖雨雖云生鳴數生鳴雖
道惡乎隱而有真僞何所隱而用人言惡乎隱而有是非何所
隱而用人分道惡乎往而不存爾處皆是言惡乎存而不可言
是分非之辯一道亦不須辯道隱於小成偏見之人乃言隱於榮華浮誇之說乃致道隱耳
有儒墨之是非儒墨二家因小成榮華言乃起而是非之以是其所非而非其
所是足彼於非而非此彼所是以正之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欲以已之是非正彼之是非而愈生是非無益也莫若以道原無隱言原無隱者同相忘於本明之地則一總不用是非大家
爲正對惡乎隱說
此節有四層道與言本無隱何處不是是第一層偏見之人
言道又支以浮誇之說而道始隱言始隱是第二層儒墨二
家自眞言道宗匠憤其隱也而以此之是非正彼之是非
是第三層然以是非而正是非未得也莫若以本明者聽之
是第四層○明字是齊字第一等道理○此處明字一見節
言是非俱用不著
惡他明字一著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是非因彼此對立而爭不知相因彼因

且、有彼自知則知之、且知彼出於是、彼者由此是亦因然、
且、非也○明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然、
此者因彼、彼是、此方生之說也、可見彼此方相、
而成也、彼是、此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
隨起亦方死方生、隨作又方可方不可、有是即有非、
即有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不能爲同不能、是以聖人不由、不由是非、
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爲異從而因之、因則是、
之、而照之於天、以明也自然、亦因是也、非兩此意、

此節亦有四層無彼此是第一層、彼此是第二層是中有
非非中有是是第三層是非總不足由惟因爲妙是第四層

○因字承明字來是齊字第一箇方法○此處因字一見、傳
言是非互就其它、以上一大段前兩節接入物論後兩節
又返他因字一若、

明字三箇因字一箇

是此亦彼也、彼亦是此也、我爲此人爲彼從人彼亦一是非、此
亦一是非、今乃各果且有彼是、此乎哉、果且無彼是、此乎哉、彼
是、起意見、觀之則俱倒矣、

是無、莫得其偶、相對、謂之道樞、不可得、乃道之樞紐、始得
其環中、以應無窮、凡物兩個方環之圓也、旋轉無端、緊而
是者是非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是非之論、故曰真者、以
之迹也哉、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是非之論、故曰真者、以
明、握無窮之妙者非本明之
照乎、道極明始得之
一、申明字、明字再見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指之非指、不若
以馬喻馬之非馬也、指與馬、皆物之一名、指非指也、然則以馬喻馬、馬之非馬、不若
指與指、指非指也、指耳多此分別矣、
非馬喻馬之非馬也、馬之分別有驪黃之名、不若白馬非馬、并
分別大地、指也、別有升降之者、萬物一馬也、別有消息之名、可見
矣、作一例視引可乎可、因其不可乎不可、不可道路行之而成、因
行物、凡謂之稱而然、因所惡乎然、然於然、因其惡乎不然、不
於不然、因其物固有所然、本來物固有所可、本來無物不然、有
不然、物固有所然、有然無物不可、皆有故爲是、棄莊梁與楹厲與西施、美惡大
小、可同、幻怪、怪異四者皆、道通爲一、以道觀之、共分也、成也、氣
毀、同橛、變怪、詭詐非常之端也、道通爲一、普通爲、
則爲成、既成又所以、可見成不是
物之始、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成毀不是毀

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達者聖之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
於天也、
見而同、庸也者用也、無用之用者以
于尋常、庸也者用也、無用之用也者通也、無用之用者以
得也、通爲一、適得無心於得而、而幾矣、盡乎因是已、無所用其
則得道、適得無心於得而、而幾矣、盡乎因是已、無所用其
分別道就有妙於因乎、適得而
幾矣、輕飄一線又有下箇文字
一、申因字、因字再見、有白馬指物二箇而折之也、以指與馬、兩端者因公孫龍
既通而不知其然、未嘗謂之道、所謂適得、勞神明爲一、若勞
已爲一、而不知其同也、不知其同、謂之朝三、忽帶
一而不知其同也、於不一、一箇何謂朝三、且狙公
狙音疽、賦芧、同栩樣也、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
公猴長也、賦芧、四栩實也、四栩實也、不一者
四而暮三、衆狙皆說、悅名實未虧、勢正同、而喜怒爲用、勞心爲

一若其勞苦且而舍亦因是也亦字妙并為一之道亦以渾化彼取比與衆狙何異不與為是此因字微乎微乎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均乎也天均自然之平準和通是非而息心自然念不起何是之謂兩行我與物皆忘之勞之有

緣上文適得而幾矣一句插此一段發明為達者更加一轉直須連知通為一的心都忘渾化如佛家纔以一言掃有隨以一言掃空方是一絲不掛不然與紛紜者一間耳然要去此心不須別法也只消因是已妙妙不特因物而因物之道亦出於因此聖人所謂兩忘自然至矣至矣●發結一因字是分外一至微至妙之因○因字三見○以上一大段凡三

節明字一悠因字兩然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無極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生大而未始有封也尚無彼其次以為有封焉分陰而未始有是非也尚無是非之彰也論之則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渾然者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私心至是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倘自未始有物觀之有成與虧故同昭氏之鼓琴也成一調而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藏金於寬渡又帶一筍

道道之根寔然漠然斯為至盡通降遁遷至於是非瀠觸之極矣余為是非不若彼邪倘知却不知私受成正道昭昭如一端不起者之為渾然一故琴一筍最為緊切撥絃甲音偶成一調却不如衆調盛在何處緯文緯藻自成一論却不知衆論盛在何處未幾再後一調而此調又調矣未幾再出一論而此論又調矣故是非者一成則虧不用則全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不懷悟而吟昭文子隨手又添兩箇三子之知去幾盡乎不明皆由皆其盛於進事者也同有盛名故載籍之末年傳稱於後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自以為異於人其好之也欲以明之破且欲以明之破曉於人非真明而明之此三子所私翰耳非人所

此明而藏故以堅白之昧終此真堅不白馬之辯欲衆其欲不之明之而中歸於昧昧者何異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綸終身無成無成而成剛也言不振動

瞳精一技求明而得昧圓成而得虧敗盡彼與若是如昭文等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以昭為成則若是而不可文等而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本無所是故滑疑不明之耀之明人之所圓尚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去私智而此之謂以明如此之謂三字與欲以明之者有分別別揀下接上文無成渾沌相忘不來夫以無成之事求明而適以得昧未知不相明者之為至明也故聖人圓之扉其私竅泯

清旅常乃爲了然於未始有物之際也我所謂以明如此這
非所明而明之之謂哉○此二節再申明字其義愈顯○明
字三見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是我也無論
非則與我類其與是不類乎
有是非則類與不類因與爲類勞心爲仁與則與彼無以異矣
與我不類
天下物命爲何紛多倡之者本一好事先生爲而誦諸耳願
不合道未至於多也又有好事者起而勝之則斯紛矣又有
好事者起更從而勝之則愈紛矣如此相師各欲後來居勝

紛挐遂不可詰然則是非之弊生於倡言者猶淺而生於辯
言者爲甚也莊子此篇所以於生是非者數言提撕於尋是
非而反不問譬自儒墨之是非甚且曰勞神明爲一而不知
也同也類與不類相與爲類也譬之等頭要進一世言我今
說汝爭辯亦爲多事則汝之云云更不足道可知要推倒衆
人自已便不置分毫憂情雖是道妙無痕亦嫌不對說法也
以下純發此意
雖然請嘗言之雖無異亦有始也者各異事
雖然請嘗言之試評言之有始也者衆之端有未始有始也者
此我謂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此乃起矣有有也者有
其無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三何以無言有有也者
無也者各處有未始有無也者此我謂其無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

也者既乃起矣○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
以道照之有果是今我則已有謂矣雖欲齊衆論而未知吾所
有無果是無乎以道照之
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何處安頓天下莫大於秋毫之
末而泰山爲小語小莫過動而泰山爲小語大莫載則莫壽乎殤子
秋毫爲大殤子爲而彭祖爲夭真常不變則天地與我並生皆生面萬物與
壽
我爲一化源不二○如是則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物論既
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齊物論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歷
之一也說一之言也亦多事雖曆家善算亦而
況其凡乎凡常人也○將有
與道之本一也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不能盡其數
況其凡乎凡常人也○將有
開說界畔爲一番

既謂之一便是有言好好圖悟說華嚴要旨曰心佛衆生三
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匝匝之波
亞莊子此處又也
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齊物論而況自有適有乎物論又無適
焉不如一因是已莫善於因
無所適
上文輾寫有謂之弊似眞與彼無異矣至此正用抑揚之筆
跌轉彼論以見其必有甚焉詞不費而意愈警是加一倍醒
法○此三節再申因字大意承勞神明爲一節來而終因字
處則兩邊管着物論齊物論○以上一大段凡六節則字一
個與善於因

然因守一說

天道未始有封、無不言未始有常、無不爲是有封、而有常、而有可、而有在、分精言其妙、有左有右、有倫有义、有分有辯、辯細分有競有爭、爭甚分有竸此之謂入德、竸者入德也

入德皆引成諄有分有辯充此處切証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不加擬議、論事論事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不存明辯之跡、

聖人何畛之有或存或論或議皆各因其當然耳○看他緣春秋非了胸中未嘗須臾忘夫子也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不在於分之迹辯也者、有不辯也、不在於辯之迹曰何也

聖人懷之、不自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參相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不貴分辯之迹語最明

夫大道不稱、無可名、大辯不言、無是非、大仁不仁、無小德、大廉不嗛、無圭角、大勇不忮、無容氣害人之心、領角嗛音歉銀貯食也廉猶之憲毅案傳一說不升聞之嗛

歷引古語証之止大道不稱、大辯不言二句是主

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不勝辯仁常而不成、有常愛廉清而不信、外示皦然則中不可知勇忮而不成、恃力必敗五者、圓而幾向方矣、五者本渾然圓足向方矣方不可行也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但知不知、既知不知、既知以不知而知、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渾然之中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形容此之謂葆光、葆蘊藏也光芒都藏蓄不

既天府中推出一義

金乎大道之初體者如是○以上一大段凡六節發明不須有論的餘意入德之分畛不足尚五者之向方不可爲惟天府之不測葆光之澄涵有道者願託志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一膺一胥敖、一南面而不釋然、

介蕃於心也、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托生若汝心也小處不釋然何哉、汝何芥介蕃於心而欲伐之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各不相照也

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日猶懸象之迹耳德則天地同流何日則十者並出不疑而德不能容三子皆存乎說堯又一喻

喻說堯又一喻

以下皆証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之意○此一引証也衆論各持猶三子之存乎蓬艾也必欲辭而闢之何異堯之不釋然乎進德者如十日並照而無相掩之心則遊於廣莫矣

喻訣堯時人問乎王倪商上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

妙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妙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

昔者物本曰吾惡乎知之無知即無知之意

昔張公無盡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曰正好說禪圓悟笑曰不然正在法界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理事無礙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張公嘆曰美哉之論豈易聞乎今讓此一節則已先道破也物之所同是是事法界也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是理法界也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是理事無礙法界也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是理事無礙法界量滅也其微妙乃不容言倪之非王倪之見有淺深因問隔塵進則愈妙耳

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或是小舛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或是大徹

轉進乎化境

且吾嘗試問乎女汝民濕寢則腰疾一偏死半身不遂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惴栗栗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三者居之異處孰是孰不是

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蛇也鴟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四者食之異孰是孰不是上段猶民一段猶物化變化猶肥猶瘦配此猶民一邊單領物變化猶肥猶瘦猶狙以為雌猴猶狙也雄猴猶狙以為雌猴猶狙也猿猴猶狙也猿猴猶狙也猿

謂有謂不言有謂無謂言而面遊乎塵垢之外（凡非眞性不言而面遊乎塵垢之外皆塵垢也）夫子以爲孟浪之言（孟浪言漫漫無邊）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言子所言不着實也）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

聖人一切渾忘不着纖毫

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熒惑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方圖言遽揚見卵而求時夜雞報更也見彈而求鴞炙（炙圖）方圖爲妙道之行雖然見卵豈遽能有鷮見彈豈遽能有炙請嘗試言之（自謙亦不足知姑聽言之）汝亦以妄聽之奚（何）旁日月（旁旦）

予（我）嘗爲汝妄言之（自謙亦不足知姑聽言之）汝亦以妄聽之奚（何）旁日月（旁旦）挾宇宙（挾貫上下古今）爲其脗（吻合）合（昏）其滑（音骨滑音骨滑定貌是非泯）涽（音昏）心（心）以（與）隸（音戾）相尊（隸相尊寓於王臣爲貴衆人役役勞聖人愚芚（芚音屯）皆（皆）同（同）

相安參萬歲而一成純（同眞常）萬物盡然（無物不然）而以是相蘊（以同相蘊）

惡乎（何）有是（是非之辨）惡乎知說（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音桑）而不（不）知歸者邪（迷其故鄉）麗之姬（又支封人之子也）艾（又）封人之子也（一）

晉國之始得之也（初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獻公也戰國強矣）與王同（王）筐（安）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何）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何）

其（其）蒙（蒙）也且有大覺（既死而後知此有大夢也）而後知此其大（大）覺也（而愚者自以爲）

以生（生）竊竊然（猶竊然）知之（自用）君乎（貴牧乎（我）固（固）陋（分貴分賤）

爲覺（覺）竊竊然（猶竊然）知之（自用）君乎（貴）牧乎（我）固（固）陋（分貴分賤）丘察然（何其滯也）

也與汝皆（皆）夢（夢）也予（我）謂汝（汝）夢（夢）亦（亦）夢（夢）也是其言也（名爲吊詭吊至也詭異也吊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聖）知（知）其解者（解）是旦暮遇之

也（旦暮遇之言其希有也）

（聖）明（明）聖人一（一）切（切）渾（渾）忘必說到生死一（一）致（致）處（處）與（與）鉄（鉄）言（言）神（神）人一（一）

（神）樣（樣）獨其（其）寓（寓）生（生）死（死）一（一）致（致）必（必）進（進）一（一）層（層）說（說）生（生）不（不）如（如）死（死）先（先）猶（猶）窮（窮）喪（喪）一（一）小（小）

喻（喻）又（又）爲（爲）麗（麗）姬（姬）一（一）小（小）段（段）然（然）後（後）生（生）出（出）夢（夢）覺（覺）一（一）大（大）夢（夢）其（其）行（行）文（文）節（節）次（次）推（推）

出（出）大（大）家（家）都（都）在（在）夢（夢）中（中）惟（惟）有（有）聖（聖）人（人）先（先）猶（猶）夢（夢）破（破）所（所）以（以）爲（爲）其（其）鬼（鬼）會（會）

既（既）使（使）我（我）與（與）若（若）辯（辯）矣（矣）若（若）勝（勝）我（我）不（不）若（若）勝（勝）若（若）果（果）是（是）也（也）我（我）果（果）非（非）也（也）邪（邪）我（我）

勝（勝）若（若）若（若）不（不）吾（吾）勝（勝）我（我）果（果）是（是）也（也）而（而）果（果）非（非）也（也）邪（邪）（兩端輕輕引起以下層轉如環無窮若之舌）

其（其）或（或）是（是）也（也）其（其）或（或）非（非）也（也）邪（邪）其（其）俱（俱）是（是）也（也）其（其）俱（俱）非（非）也（也）邪（邪）我（我）與（與）若（若）不（不）能（能）相

知（知）也（也）則（則）人（人）固（固）受（受）其（其）黮（音黮上聲）闇（入亦將聽再誰使正之（徐聲）正（正）於（於）所（所）從（從）也（也）是（是）他（他）那（那）惡（惡）能（能）正（正）之（之）使（使）同（同）乎（乎）若（若）者（者）正（正）之（之）既（既）與（與）若（若）同（同）矣（矣）惡（惡）能（能）正（正）之（之）使（使）同（同）乎（乎）

是我是非人是我是非人是我是非人

養生主

原夫天之生物也不遺餘力矣一物之生無不具全體之天與之而蒼蒼者旋運無有窮已物於其間或不知晦朔或不知春秋即或以數百千年爲春秋要無不同歸於盡者然猶可諉曰物得氣之濁者耳人最靈矣僅僅支吾百年之內無論歲折強半即上壽曾不夙隙駒一過而漸滅無餘矣是豈天之於人有所靳而人乃不克肖與雖然亦既以全與之則人之不克肖天亦人之不肖天焉耳夫堂然而生者形也形無能爲也渺然而尚者神也神亦無以爲也若夫居中用事

爻搆無方役役不止使形神兩敝者則知爲之害已形其則民神管則君也知之爲害譬則奸臣竊柄外疲役其氓而侵耗其君至於君昏民困國隨以喪而奸臣與之俱遁以自戕也嗚呼自古未有君失其所以爲君昧昧從事而不喪邦者奈何習而弗察哉有志者痛覩亡之相尋圖所以救之至說其或曼居珍秦不足言矣進之則簡端總以養神焉更進之則導引咽納以養氣焉總斯兩家譬則國脈將衰而忠臣智士爲之維持培擁非不差可久存而較之聖主當陽無爲而治化流無窮者則猶惟主之遊矣夫生有真宰汝我久視

之事而毫未問其土人可不謂習於擇術與卜象所不言之功力所弗措之地不朽之道在焉即就有外於養神還虛者乎物理之在天壤用之亦傷不用之亦傷偏之則缺磨之則訓而廢之則頑之又適爲廢蟲之積也善養者知之惟用之而不用也不用之而用也神明日試而無物相機則與造物者遊矣古今之常新者無如日月惟遊於玄虛故物莫之傷善乎莊存中之言曰日月有氣而無質雖相值而無礙夫玄於相值而無礙則以虛體遊虛空又安往不得其常新也況於天爵者非真有體也而旋運於一物不值之

際何怪其無窮已乎養生主者養生之主能肖天則肖乎天乎遊刃恢恢固緣督之妙用而緣督之妙用固法天之精義矣誰爲生主無可指也真宰真君前篇又已昭揭此篇止寫養之之妙開口便將知字說破病症將緣督二字顯示要方解牛之喻無過寫此二字要人識得督在何處耳斷不是拘定臀方取那中間也若如此與子桑琴中何異公文軒三節止隨手點三証以見主之所不在都不足留意不是敘事蹟之文末三句至奇至妙生主之義難言止一喻醒出遂索解人不得也

吾生也有涯，年命在，而知也無涯。心思活，以有涯隨無涯，始已。
日健一日，而爲知者，已相隨疲勞，而已矣其竟不
豈不悲乎。已而爲知者，已矣其竟不
殆而已矣，可救
先說破人生病苦處也。蓋在多知，逐知不已，是膠漆盆中逐
病。

爲善無近名，以爲善無近名，以爲惡無近刑，以爲惡又觸
近刑，無近可緣督。爲惡無近刑，無近可緣督。中。以爲經
常也循乎中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以爲常道。

次說與除病要方也。不可指其爲惡善惡之
迹，俱無所倚，惟緣中道以爲常也。何故兼言爲惡。夫徇知有
爲而爲，神明之累，善與惡均也。知善惡之均者，於緣督之義，

其庶乎。庶幾。緣督二字一篇妙旨，惟循中之所在，自己毫不與
力，下文俱發此句。督之爲中者，趙以夫曰，奇經八脈，中脉爲
督也。循乎中可以保身，見禮記深衣註。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以手。肩之所倚，以身。足之
所履，踏牛。以足。膝之所踦，句解牛之形。砉音畫。然嚮然，奏刀騞音
俱用力声，却以易刀，莫不中音。何解牛之声。中平音倾，口四合於桑林之舞，
乃中經首之會。令中此音節，承手觸肩句解也。

庖丁，名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以手。肩之所倚，就牛。以身。足之
所履，踏牛。以足。膝之所踦，句解牛之形。砉音畫。然嚮然，奏刀騞音
俱用力声，却以易刀，莫不中音。何解牛之声。中平音倾，口四合於桑林之舞，
乃中經首之會。令中此音節，承手觸肩句解也。

借解牛喻，意寫得形聲俱活。

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

也，進乎技矣。言久之，用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牛一身無方，今之時，人論臣以神遇，
而不以目視，官知止，手足耳目，官知止。心神依乎天理，牛身自然
之腠，腠開間隙所。引刀而入，因其固然，刀不技
經肯綮之未嘗，骨肉聯着處。而況大軱乎。大骨。

良庖歲更刀，割也。中骨而折，中骨而折。今臣之刀
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磨也。
刀既行於虛中，乃落出至刃之妙，口刃即神之喻也。
彼佾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乎其於遊刃，
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發明上句之故，以無厚入有間，指諸特入無倫，有餘地妙。此
盤錯之會，必有餘地在焉，眼明心細者自知之。
雖然，每至於族，筋骨聚處。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行，
動刀甚微，謋解，音畫。然已解，如土委地。如上提刀而立，爲之

回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藏諸其刀而藏之

寫太川之先如此審顧既川之後如此躊躇世亦有善棄如此者乎至中二句言方用之時如此迎刃乃不過淌色上文耳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刀可養知生亦可養

養生一句點睛○養生之妙止在緣督一句引庖丁一段止發明緣督一句夫中央爲督督豈有一定之處乎哉又豈有作物事可指之爲督乎哉凡向物相際之處謂之中無此中則此與彼無相蹤之用然而稍移一分則爲此物矣稍移一分則又爲彼物矣然則中固無有物也寓於無有物而傷之者誰哉此緣督之義固無踰於解牛者也○至虛之處乃中也

公文軒名見右師者爲右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介偏刖之名師之官也謂天也天生其人與刖之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一足也如此指天也非人也接口斷二匹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何中間掉使獨也人之貌必有與也

介足付之天然則形骸之不足爲損益也明矣

澤雉十步一啄五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言雖飲啄之艱如此不求樊中之養神雖王不善也養生者亦不以場通也

老聃死秦失一本作佚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是吾友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成得而今非也向吾人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情如此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感人是遁天失其倍情增益忘其所受忘則生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遁其天然舉於適來夫子順也時當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時以死生之淡忘則人之哀樂從何感入乎老子有焉於古者謂是帝之懸解人爲生死所苦猶如倒此忘生死則懸解矣

養生者惟恐歪於死不知生不因吾樂之而來死亦不因吾哀之而不去是生死吾無所與之也無所與之則外其生而生存忘其死而有不死者矣則生死之不足爲向背也明矣○三師輕輕點撥說養生乃反說死不足哀是何等見地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指可指而見者也可指之薪有盡盡而不可指之火自像無盡也

忽接此三句如天外三峯隱隱映現○作讀之似乎突然論玩之妙不容言其緣脈自上節觀下而收全篇之微旨悠然又突然人之死也以爲死則此生盡矣殊不知無窮論

生特形生耳有生生者彼未嘗知也其所謂死特形死耳有不死者彼未嘗知也夫形委而神存薪盡而火傳火之傳無盡而神之存豈有滅哉世人不知養則與生同盡前篇所謂其形化其心真之謂謂可大哀也知養之則遊刃之際氣充湛然冥目閉竅烏有壞哉所謂主者如是如是○神字是此篇之主却不曾說出止點火傳二字使人恍然得之試思吾身中一點光明果是何物字正面○陸通山且逍遙遊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

南華真經解卷二 虞人間世

嗟上古之世嘗少事矣其人少也中古之世嘗有事矣其人多也叔季之世嘗多事矣其人紛不可紀也今使一人處於寥廓之宇優游自得與太古何異惟群萃雜處而機變叢生即是以觀可以知閒世之故矣人與人相聚而成人間人與人相積而成人間之世始而交接中而交構終而交殘紛紛籍籍少一跌足而禍患隨至孟子謂齊宜大四十里焉所於國中以今觀之九州之內豈非鄄機阱之區與嗚呼人之處斯世也難矣生人之業盡矣其間號為傑出者或力足以制弱智足以鷹愚勢分足以傾鄙賤而方其機轉角勝抑何傷也嗚呼未聞變害乘之嗚呼勢分驚力正色機阱陷之區也而謂為人間世之長策與雖然江河之流猶未有已必欲逃世以免患安所得寥廓之宇而處之且姑道之行旁礴宇宙而窮於吾與之徒謂之何與夫今之世猶古之世今之人猶古之人也天生今之億萬人無異於太古初生之一人也即機智放紛而其所為初者未嘗不在也我周旋於億萬人間如處獨焉即至紛如至少視多事為無事未嘗有我未嘗有人以其太古太古亦未有不游刃有餘者

也。顏曰：聞命矣。顏尻面已。蓋用於寥廓矣。○人間世不是有二處。人與自處是已處人之道在不見有人不見有人則無之而不可前三段是其事也自處之道在不見有已不見有已則以無用而藏身後四段是其事也。○凡處人而擾患者。只因自處未能。實然蓋與人生競病根在用已之見未消也。所以前說處人後說自處是一套事。○處人同世除却大道便是衛法莊子此篇直究到本源之地。湖太得整淨無塵徹。爲微外並無兩件物事。眞見道之精言也。○讀前三段圭角化盡却不是模稜學問。都從胸中融澈處來。一切炫長詰美。

以取禍戾。如楊德祖輩。見之須用一身白汗讀後四段才情。

慮盡却不是藏拙學問。都從寂漠合德中來。則爲善不容。

譬著聞如襲勝輩見之。亦如冷水澆背也。○七大段文字不自著一語而意旨隱躍。無不盡。眞大爐錘手。

顏淵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自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好戰。國中民死之多。若以澤量乎。民其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國中民死之多。也夾一聆作態。民其命。無如矣。將無。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事也。無所亂國就之。被相也。醫門多疾。夾一願。以所聞。思其則。思救之。庶幾其國有。

而命也。頗了以前。君子以治國去之。事也。無所亂國就之。被相也。醫門多疾。夾一願。以所聞。思其則。思救之。庶幾其國有。考之。魯哀公二十一年庚辰。齊景公五年辛亥。衛靈公十五年。晉昭公二十年。庚辰。齊景公五年辛亥。衛靈公十五年。晉昭公二十年。

時爲南宮敬之三年。顏十年。蘧伯玉則是。衛也。

且當是衛靈公之衛。惴惴。其年壯。則是衛也。

仲尼曰。若。汝。始往而刑。戮乎。往而大道不欲雜。雜。不欲雜。其心。雜。則多。多則擾。擾人則憂。憂而不救。自雖憂。則多。多則擾。擾人則憂。憂而不救。安能然。哉。書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有其具然。所存於己者未定。也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已尚未定。何暇。暴虐者之行事哉。

且若。汝。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戰。德蕩乎名。故也。名。於名。知出乎爭。爭。善也。名。相軋也。名。則知也。者。爭之器也。爭起。則以

且若汝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戰德蕩乎名故也名於名知出乎爭爭善也名相軋也名則知也者爭之器也爭起則以

知爲。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非所以盡行。行世之道也。

知爲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非所以盡行行世之道也

矜名。爭。誇之心。一毫不可行於世。

且德厚信。信。著貌。未達人氣。已眞不用知而名聞不爭。未達。於人之氣名聞不爭未達於人之氣名聞不爭未達

人心。已雖不。爭名而。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同述一暴人。暴。告人之。本作術。

人心已雖不爭名而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同述一暴人暴告人之本作術

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人不諒其誠故惡其命之日菑人。

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人不諒其誠故惡其命之曰菑人

暴。若將謂其。有矜名爭善之心。一。既謂其求形已。短有害。告汝。

暴若將謂其有矜名爭善之心一既謂其求形已短有害告汝

從來害已。

從來害已

且爲人菑夫。

且爲人菑夫

有矜名爭善之心。固不可行矣。即無此二者之心。而未能見。

有矜名爭善之心固不可行矣即無此二者之心而未能見

信於人。則彼亦將謂汝炫美而陋。已必加害矣。

信於人則彼亦將謂汝炫美而陋已必加害矣

且為堅固而惡不肖、使人君自矜、平用而用求有以異、彼皆非能如此、縣解用而用求有以異、倒求賢何必汝君汝唯無詔、語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汝唯不語以求自勝快也。此等人雖日進而況大人君有乘隙而用日將校之、固為具所乘、而用色將平之、氣自以為德乎、況可比之德不成之小德不能成、自以為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即相合而內不訾、內無自訟之心其庸詎可乎。

據顏子所以似可免患然元嘉之人何不可必。

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提三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人君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謂人善之、蘄乎而謂人不善之邪、知君與己同為天生若然者、謂無自己獨求異之意之童子、純一無私、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

拯之、因其好儉之是好名者也、一說、昔者堯攻叢枝、一胥敖、一禹攻有扈、一國為虛、成為厲人為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為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指上所攻而獨不問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勝音升言堯禹且不免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

引往事兩証。以上皆以己意斷其不可往、末又設一轉語之。

顏回曰、端外端而虛、內謙勉簡其而一、專其則可乎、曰惡、惡可、夫衛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浮躁無常、聽睘之孔揚采色不定、容外見者可也、

如常人之所不遠、平日人皆所順因某矣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服此常人之犯之者名之曰日漸進之德不成、此等人雖日進而況大人之犯之者名之曰日漸進也之德不成之小德不能成、自以為德乎、況可比之德不成之小德不能成、自以為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即相合而內不訾、內無自訟之心其庸詎可乎。

據顏子所以似可免患然元嘉之人何不可必。

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提三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人君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謂人善之、蘄乎而謂人不善之邪、知君與己同為天生若然者、謂無自己獨求異之意之童子、純一無私、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

跽曲拳、跽拜曲拳、躬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謫之、雖諷切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古成語若然者、雖直不為病、不以我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正人之而不謀、言不將順人意、雖固亦無罪、可患雖然止是耳、夫胡可以及化、化之、猶費如許矣、顏子此一層已入細矣、然僅可免害未及化人、猶師心者也、

愈引入細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忽下此吾將語汝、汝

有而爲之其易邪汝道有此三以此爲易向衛遂易乎耶易之者嘿天不宜以此爲易向
道不合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
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
齊字一點心齋又一點語到精處故作閃跌
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不雜也起語道不欲無聽之
以耳無用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并無用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
耳聽耳止於形心止於知止於意之所合耳聽心所氣也者虛而待
物者也氣無端惟道集虛到未於此虛者心齋也六根惟聲塵最微故此獨以聽言之
將虛字點破心齋五藴俱空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未能使心實自回也見我得使之也未始
有回也志可謂虛乎顏子真上夫子曰盡矣吾語若汝若能
入遊其樊遊入樊而無感其名名者聲之所在人則鳴道合不入則止
不合無門不關無毒一集一宅混為一處而寓於不得已感而後應則幾
矣則道集矣凡此皆言虛也
虛字如是
絶迹易無行地難人之處世不行易為人使易以僞人事耳易於假託為
絶迹易無行地難耳行而不著迹難為人使易以僞事行能者也此正明虛句難字間以有翼飛者矣
夫使難以僞天行之妙難以假如天行所謂未聞以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復照此皆言其人少有以揣度之一嚮彼閃之者虛室生白有
何虛字妙用如此豈苦空頑空而已哉
竅則室生白光吉祥止止道集也惟虛也必
全是心地上語道集虛也是必
祝以心齋夫徇耳目內通徇之於內而實外馳夫徇耳目在外而外於心知而黜之於
外虛宇也鬼神將來舍而況於人乎人豈有是萬物之化也舜禹之
所紐也樞紐伏羲氏遵之所行終行之而況散上古焉者乎終身
咏歎虛字之妙至此則化工公不足言矣以上引孔顏問
答一事先將不好處一層一層委曲披剝然後一點齊字然
後一點心齋字然後一點虛字然後申寫虛字然後咏歎虛
字說一救正人主直說到香實不著之處人間世具如此本

領將恒河沙衆不管納之琉璃界中矣○絶迹易無行地難
細思此是何語淺人所謂虛不過是絶迹易事耳此却無地
而行無翼而飛無知而知如此言虛直是入無間遲無方豈
非人間世之第一義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子高也甚重使重其名
有求於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祝相敬而匹夫猶未可奪也緩於應事
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也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
大寡不道以懽成未有不依於道而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
能蠲滿無咎者也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
思王將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氣將受傷而疾作若成者不

成。仁而後無忠孝。惟有德者能之。以上述孔子之言。吾食也。執相也。辭而不減。情美惡。無欲清之人。則不熱。況衆人乎。吾今者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胸中吾未至乎事之情。尚未到行事實處。而既有陰陽之患矣。內熱。之疾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王必是兩也。受兩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何堪兩患。子其有以語我來。來語助辭。

爲疑懼之情如畫。措語特奇。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大經二。其一命也。受之於天。其一義也。人所當盡。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

不論事不論處。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不論事之難易。忠之盛之順逆。也。易字讀入聲。身乃心之舍。人字臣子。君臣子也。人倫心。二段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事心如事君父之象。所不爲所移於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此段結。

人君喜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過也。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怒之言。兩邊。過也。溢之類也。妄。多不妄則其信之也。實。兩邊。疑。則傳言者。兩邊。故法言曰。傳其常情。但傳其。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全。成。可。

傳言易過。其分則必有致疑之患。引法言一証。撮子法言之名取諸此。且以巧鬬力者。以奉技。相鬬者。始乎陽。剽房角。常卒乎陰。終則暗爪。着數相傷。泰。泰。奢。即上所謂亂也。兒事亦然。始乎諒。信。常至則多奇巧。過甚故也。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秩。常卒乎亂。戲。戲。狎。泰。至則多奇。奇。過甚故也。奇。即上所謂陰也。以禮飲酒。始乎治。秩。常卒乎亂。戲。戲。狎。泰。至則多奇。奇。過甚故也。奇。即上所謂陰也。以禮飲酒者

俱承泰至意說就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所以然者是功言德乘戾之心而不知其然也已犹躁不及悟苟為不知其然也就知其所終必罹矣故法言曰無遷令弗務君命無勸成帶功人遷度益也勸成則遷於所受節度是遷令勤成殆事其事必危美成在久好事非一時自為僨益也惡成不及改一言成惡可不慎與法言

始或不以滥言為戒不知不覺猶巧泰甚必至兩相激怒其害有莫可寃者豈但致疑之患哉此節又深一步也又引法言一段

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託於不得已而應適無造端南華經解 人間世 十 二卷

以養吾心極則不動之中至矣道之何作為報也任齊報甚可耳何必作意於其間真若為致命但致君命知此為難若外此八道之患乃不必患

此節方道出妙義天下事直以游泳吾心耳固無所用吾心也湛然而存不得已而應而泰定之中毫無揠勇此處世之至精者何必經營以圖後患哉○此三節荅人道之患也上二節言不滥言不泰甚則自無此患末一節引入至精齐虛患一念乃不足道○兩荅處俱以不得已點尼蓋因應之妙乃涉世三昧也○以上引孔子荅葉公一事除陰陽之患說到忘身是一服清涼散也除人道之患說到養中是救上解

脫義也皆與前文虛字相發

顏闔人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遽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夫奪其與之為無方縱其敗度則危吾国必誅與之為有方制以則危吾身將先其知智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自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

無方不可有方又不可道亦窮矣下文解環之法甚微

遽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自反其道形莫若就親附之心莫若和丙寄調雖然之此二者有患猶未盡善就不欲入雖附可脫其和不欲出雖謝之不宜形就而入且為顚為滅為崩為蹶連自家都放倒呀此意輕非顏闔所患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頭招則致禍○此意彼且為嬰兒無知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無畔亦與之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一切姑順其意至於達我意處則渾然而人無疵病可諍

南華經解 人間世 十一 二卷

妙用止是一順字法華曰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而為說法應以女人身得度者即現女人身而為說法是此處義也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謂自所長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伐矜也遂欲當車轍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矜伐也

而之矣行幾矣哉
以犯人　幾矣　矣

一節反譬言用已則致禍。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皆恐惹動其性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人能順其性也故其殺者逆也。至於殺人者人先逆其性也

一節正譬言順物則受福。○順字是立言主意此處露出。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蚉蜹僕緣之。僕附也蜄大蛤也承溺之器。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毀碎胸首之備而出其不意。

則螫意有所至。忿心至而愛有所亡。忘人可不愼邪。○僕之爲附愛已可不愼邪者詩景命有僕是也。蜄解作僕御將僕緣二字連下句讀言僕御拊馬不知上已有愛則之人此又另說僕御拊之有是文理乎

就養虎後又帶一喻反掉虎至暴而順之則馴馬易馴而警之則暴物其可攖乎。以上引伯玉答顏闔一事靈公太子非刑戮則輸也觀輸禍其祉則災及身以爲太子可知與爲無方則危己與爲有方則危身圖計窮矣伯玉之妙却在與爲無方中而得與爲有方之用秘訣止是一順字。○順字不是阿附龍鬼看他話中初則就不欲入既則達於無疵全是用人不是爲人用。○自首至此引三事三事內虛也忘身也養中也順也處世如此其多方乎看來忘身亦虛也養中亦虛也順之一字直是天仙化人隨方渡衆胸中無半絲罣礙又虛之至也人間世之本領如是。○衛君之暴孤奔楚邦太子之橫慣皆特取三件難處之人來說於此不爲棘手人間世更無難處之人矣。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櫟之爲社樹者特叙其大名以懾牛樹身可以繫牛。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饒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無用之木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理疎易受雨而多液也樠音門木名舊木此處俱作此字余意或是補字音止木枝也言其液淋漓如枝分而流也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卻置不堪點無用二字。

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成章之夫柤俗作梨橘柚音木名果實熟則剝且辱大枝折小枝泄音異去也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取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大凡物且尋求無所可用自指皆然

久矣幾死（救有昭晛已者）乃今得之。（方得匠石明之爲予大用。全生使予也。向有用不制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寡何哉其相物也。而俯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就無用上轉出大用又超又醒。訊斤匠石亦不堪匠石覺而診。審其夢。弟子曰。趙取無用則爲社何邪。言變既急欲取無用以全身則何必又曰辭。故疑訊於社以自存耶。若汝無言。勿再言彼亦直寄焉。於社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使不知者謂其不能自存而詈詬之并死用爲大用之義都自渾也。不爲社者。且幾有剪乎。剪伐也言豈真報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言其所守異於俗而以義。當理譬言之。不亦惠乎。

又就社字翻劍出一層。愈誕愈超。其轉折紫峭如怪松圖偃仰。促生安。○以下皆言自處之道貴於不見可用。此三節借樹木第一喻。

南伯（即南郭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蔭也伯長也）將芘（覆）其所藾（所藉即千乘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之託蔭者）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旋）解而理（又）不可以爲棺槨。咶（同此）其葉。則口爛而傷。嗅之。則使人狂酲（氣薰如醉）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神人亦以不見其材故無用於世而天獨全也）

井子綦不能見及此。宋何冷然。

宋有荊氏（地名）者。宜（相）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旨生猿屬）狙之技。斮（斫也）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通高明之大屋也）之題（屋檐也）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棺）傍（旁）者（柳旨善）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千基口中帶敘一事反襯

故解（巫祝書名）之以牛之白顙（顙者。與脈之亢（仰）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解載此三者有疵不可用以祭河舊說如此姑從之）此皆巫祝以知之矣。知其所以爲不祥也。以此爲不祥。故之物）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可全無用）

生則神莫大焉。（生則神莫大焉。死得掊（擊）以）

又旁通一事收轉神人。○此三節借樹本第二喻。

支離（支體不疏者。疏其名也）頤隱於齊（同臍）肩高於頂。會撮（髻也）指天。五管在上。（肩屈則五臟兩髀爲脇。脅屈故大腿與挫鍼（俗作治癬針音慚）之管向上）兩髀爲脇。（肩相亞如脇）足以鬲（塞）口。鼓筴（筮）播精（米之衣也）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功作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支離其德。不中世俗之用者也。○退正意。○此節借人形第三節漸切身矣。故末句將正意一影。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成其功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全其生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而不知取禍重乎地莫之知避而不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承當止者臨人以德之事殆乎殆乎畫地而趨數可危者殆乎自苦之人迷陽迷陽之蔽也無傷吾行無傷吾行郤曲郤步委曲叶杭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自取膏火自煎也自取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俗見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惟神人知之○用四喻撮岩正意最佳○接輿歌論語止取六句又多不同此節借接輿一歌直明正意作收○以上凡引四事自處之

道盡矣自處無用則我與人無爭而人於我且不得所爭矣總總明道通無竟處人又復何尤此處字徹底處也○此篇分明處人自處兩柱却全然不露止加數散叙事莊子真是難讀何怪從來無人識得○此篇要旨總不外逍遥遊無已妙義故曰看透第一節無已二字一部莊子盡矣此篇尤其著者○末引接輿一歌深有叔世之慨莊子曳尾泥中殆為是乎

德充符

傳曰有諸內必形諸外身懷一得意氣炯如況德之士乎脩之宵密之中達之各物之表方且薰然菊淌陶化黎首且孰矣其體而無德輝之溢乎夫子申申夭夭盖子睟面盎背測其機深有同符弊若夫東封墓林荆棘不避西來函谷紫氣先候斯其根厚光燄又不特春風披拂於座隅醇醪浸洽於酬答也誠則然形不其然乎雖然此德之形也而非形也夫寇見佩玉未必發憤岸角豐盈何嵩性表而世俗趨類以相高幾夫矜衒以自喜其為鄙陋又為怪焉昔者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禹鳥喙勾踐亦鳥喙豈得襲其同體謂德之既未足全則損者亦未足損矣此莊子雖尚德充而特叙列處蹠以破夫規規者與九方皐相馬日牝而雄至則牝而黃神與象外有至微者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盛德者必知之矣孟子曰養其小體為小人養其大體為大人進德者必知之矣雖然才情縱蕩又且郭拘方為累云而哉備智愚奇變筆所駱風推服者也而其人亦遂訓訓自貶耀而不生

也見中涵消息無餘矣被官骸之德又點智慧之紐
才遂道於顏曾恨未深城於衰志儒者皆知誦之而莊子無
情之言謂非辨德之照鑑與○德充符者德充於內則自有
外見之符也劈頭出一個兀者又一個兀者又
一個惡人又一個闉跂支離無脤又一個瓌瑋大瘿令讀者
如登舞場怪狀猜潛不知何故蓋深明德符全不是外邊的
事先要抹去形骸一邊則德之所以爲德不言自見却撰出
如許傀儡變幻來真是以文爲戲也○只是一大翻空反
襯之法○形與情其爲德之累一也形有所忘而情有所未

忘可乎所以遣出末二節一切才能世法俱非德符使務外
者無著脚處○說無情處特辨明是不傷身不益生之情非
寂滅之謂
魯有兀者兀刖足也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
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弟子立不教坐不議王駘
注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弟子各半立不教坐不議王駘
虛而往實而歸弟子皆固有不言之教承王駘無形而心有所得二句
言謂成者邪默化也承是何人也何等人仲尼曰夫子王駘聖人也丘也
直後而未往耳件未及往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
注從之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與猶
假何魯國丘將引下而與從之同也

穿叙一個兀者却是一分外出色人○賛王駘先作虛寫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與魯人相反人間其與眾人若然
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與
俱往狹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又進一層言審乎無假能
齊不貳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豈但生死審乎無假能知
真而不與物遷不宴命物之化三事而守其宗也就其樞紐此
大德敦化一句
稱駘之德上四句還筭虛寫下四句直披其根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
者視之萬物皆一也真見夫若然者真見之人且不知耳目之所宜不必

定耳聽而游心乎德之和渾入用而目視萬物爲一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
觀萬物爲一視喪其足猶遺土也答轉彼兀者也一句
致烏有得喪上
洗發立節最明守其宗則視物無不同視物無不同則無支
體彼此之分無支體彼此之分又烏有孰存孰亡之介意哉
猶遺土也妙滿大地皆土也遺土則以土還土耳虛不原無
足也今喪足亦不遇以虛還虛耳絕○此二節言駘直未嘗
自見爲兀者也其德充有如是
常季曰彼爲丈夫已脩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
心以吾心理得古今不變之心理常心即復其見物何爲最尊
天地之心的心字即上文之不變不遺者也

之哉。後自俯仰何與人事。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靜故唯止能止衆止。水不求鑑而人自求鑑。蓋惟其止故能止衆止者而不他去也。○一喻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句冬夏青青。任宇言其不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句○得天正性。幸能正生。以正衆生。舜能正己之性而物性自皆受正。○又借舜一影皆言驗之。夫保始之徵。保始者即守宗也。保不懼之得天獨優。故人自從之。保始者必有徵驗。不懼之實。譬如養勇者自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驗生死。將求名而能有不懼之實。將活剝名而能則於而況官天地。官猶官職。自要者。而猶若是。必成者尚忘生死。府萬物。府藏衆也。直猶直寓六骸。以六骸爲象。耳目。以耳目爲一府。萬物。言備之。直寓六骸。吾寄寓。得其常心。如此人豈猶知之所知。眞知無二。而心未嘗死者乎。爲死生所變乎六句作

一句彼且擇日而登假。登假猶言遊世獨立拔出禮天王崩告喪日天王登假益假字讀作遐字言其升於高遠也此處借用造於高遠之人則從是也。人自不能舍之。彼且意不必遂以死言之。惲日猶言指日。綱言駘死生且不介意。方欲遺世無心爲人何肯以物爲事乎。綱言駘死生且不介意。方欲遺世無心爲人師。蓋因常季之言有疑駘動衆之意。故也從遊之多。乃人之不得不從也。駘何心乎。○此節言羣弟子。未嘗見駘爲兀者也。德充之符有如是。○以上王駘之兀駘自忘之羣弟子相與忘之。德充符可思也。

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雜篇作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唯與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之

齊。同執政乎。寫子產口申屠嘉曰。先生之門。乃論德之地。固有一壓一囚。執政焉如此哉。固有以勢分相矜。如子而說。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難自矜其執政故德不開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見識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寫申屠譏又是一箇兀者却又是一箇出色人。○不是子產見識之早。如此蓋上一事借季常問難發明。則此一事借子產襯剔發明下一事又借孔子襯剔發明。都是一樣手法。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剔已受殘猶與堯爭善。堯乃善之至者。故以爲言。計子之德。此德字虛。不足以自反邪。必有過而後致申屠嘉曰。自狀其過。猶云素行。以不當亡者衆乎。言使人自陳其過。誰肯許認有過。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不使人自陳其過。又誰肯自認在過乎。則無一人不當存者寡。以爲不當享存足之福矣。然則世竟無有肯認。若夫以刖足過者也。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爲自然之命。而不介意。非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去聲地也。然而不中去聲者。有德者不能。

則廢然而反（注出人間不知先生之況字法）我以善邪吾與夫子（即先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不見今子與我遊於形生（形骸）之內而遊心於形骸之外（道德）跡不亦過乎子產蹴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嘲謝再不必如是言）嘻子產自反世人漫自罔（曾）子產欲申屠自反乃申屠劈口先徼（嗽）子產自反世人漫自罔（曾）謾無一個（曾）認罪過寃鬼刑者水必皆出已招而泄泄者大半是國家漏網雖是淡淡說俞却使子產兩腳着地處久矣當行所去矣那得不陡然一驚骰中一喻妙妙言汝之未兀者或反是當兀者耳絕妙換法○以上申屠嘉之兀嘉自

忘之其先生相與忘之德充符可思也

曾有兀者叔山（字）無趾（無足趾）踵（見仲尼（無趾故遂為號）以踵行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兀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不知足）故輕用吾身（有尊於吾身）吾是以亡足（足者不在形）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足者不在形）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無趾（輕去）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

又是一個兀者却又是一個出色人○不是孔子又忽備淺

而無趾都是莊子文字要脫出叔山耳不然孔子何前明於王駘後明於哀駘它而茲獨暗於叔山乎

無趾謂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貌）以學子為（疑孔子何為學於聃）彼且蘄（求）以諔（說）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邪（至人以名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無死無生）以可不可為一貫者（無是無非）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指器如此）安可解）

看來叔山原是老子一鼻孔出氣人無怪其頡頏夫子○以上叔山之兀叔山自忘之其友（老聃）相與忘之德充符可思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醜）曰哀駘它（哀駘醜貌它名也駘乃駑劣之稱）丈夫（又加以哀為可哀之劣人也它者他也泛有所指大抵皆子虛烏有之類也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不先常和而已矣）而應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濟猶救也）無聚祿（祿以望人之腹（望飽也如月望則飽滿）又以惡駭天下（醜貌）駭人和而不唱（不能首事）知不出乎四域（無位無祿）且而雌（即上雄即上婦人）丈夫合乎前（丈夫婦人皆來親之○三句是倒疊上文皆解可笑）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

寡人傳國焉委以國政傳 悶然而後應無意汎而若辭無 寡人醜乎公自愧或 卒授之國無幾何也不多時 去寡人而行寡人 卹憂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何等樣人 又是一個惡人却又是一個出色人○寫得哀駘它渾渾圓圓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純同豚子食於其死母者設少焉 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以母於已不似往時不得類焉爾以已視母又不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之見已爾類昔之狀貌爾也愛使其形者也盡全皆棄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以

武之實已喪刖者之屨無為愛之以其足之實已故不備禮收一句戰以武為本屨以足為本此皆喪之也○一眴後又帶兩眴無本者無足愛則有本者之必為人愛可知矣此處皆作反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至尊之貯取去聲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官不役之逸其形形全猶足以為爾使人而況全德之人乎德全則是有本者人豈能愛之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愛之如此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必有本者也才全者不備物載其才而渾然自全也

大宗一眴又帶兩眴先作反呎接連乎兩眴又作正襯可見人之親信它乃是它有充實之本存焉故不得而不愛之此

所司行也○本字便是德充愛字便是符人哀駘它人意見處已畢下二節止一將才全一註德不形一註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皆人事之變遷無定日夜相代命之運行不停者當前變化不留瞬息而難有智者不能取詰其所自來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心以滑智之大和不可變引而援吾之靈府天和者冲融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之氣流通而不失吾怡使日夜無郤且使和豫之通者無悅之性兌悅也使日夜無郤息隙隙郤與接物為春隨物所在皆同遂於春和之中是壤而生時於心者也是四時不在天地而吾心之春無有間斷者乃

接物而生時於心也妙句妙句生時字因看字來是之謂才全

能不用其才則才全矣萬態遘乘一時一時一日一日天地從無相省之一刻古今從無可據之一瞬而欲出其智巧與造化爭亦愚甚矣才全者在我之則無往不得也○不失於兌在我一和豫通也與物為春天下一和豫通也接而生時於心妙妙分明是造化在我胸中一片活潑中庸浩浩其天一句註脚莫過於此

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處也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尾閭乎者水內保之而外不溺也言水停之妙如此故可以為法德者成和之可以為之法

修也作具而之道自周乃爲德也德不形者不形者而德自成成如平虛虛於水停德不形者之外不蕩如水停物不能離也飲和者必親愛乎德如之妙也物不能離也取乎者必師法乎水也

將水之停爲德不形作喻妙妙水停而平之盛者在焉取法者安德之德不形而和之至者在焉物雖欲離之烏能乎○內保之而外不蕩爲水停我一註也却已爲德不形作註矣

故說德不形處更不須解也物不能離句我轉前面親愛意最明

哀公異日以告閎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恐民之傷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孔子之言哀駘它者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非孔子不足以悉哀駘它之妙哀公不獨便心哀駘而反便心孔子極是○以上哀駘它之醜丈夫婦人忘之曾君忘之

德充符可思也

閎跂支離無脤○閎曲旗也人之不齊似之故取以爲稱跂脚擾不著地也支離形不整也脤脣亡也無脤口無脣也說去聲衛靈公靈公說悅之而視悅之而視總其諸般醜形以爲之號也○甕音隱頸病也癭之全人之大甚豆眉肩肩視頸也

甕大如甕癭大如斗故稱曰甕癭也見大說去聲齊桓公桓公說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以二髮證之人可悅

反復合前之脰細長不合式也肩高作顧首向者下記數日顧脰註云長脰視又是兩個不全之人却又是兩個出色人○上文四個人錯敘此兩個人整敘○兩個不全之人兩君不獨忘彼之醜而反覺全人之醜是極有神理說話德充符可思也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道人不忘其所忘形忘而忘其所不忘德不忘真忘之大者昔人有從宅而忘其妻者以宜忘此謂誠忘真忘之旁可喻不知一世人之真忘更有甚也

此節方點明德形之辨總收上文○上文其是六位殘疾奇醜之人莊子也不是隨手填寫的寫一王駘可見弟子於師以德不以形也寫一申屠嘉一叔山無趾可見師於弟子以德不以形也寫一惠子可見君臣之間亦以德不以形也倫類中惟父子兄弟原以性合不消以形骸之見爲人過慮故死子不說此外則朋友君臣皆以義合者皆易從形骸起見莊子特叙這六段事爲世人撇去胸前一片塊壘也夫婦亦以義合者莊子何以不說看他叙哀駘它處特夾叙婦人寧爲其妾數語則夫婦之間以德不以形又可見矣如此散散數段文字讀之似乎泛雜却不知已寫盡人倫之道莊子精蘊如此○

以上形一邊事

故聖人有所遊心遊於道而知爲孽智司之巧乃技學也約束之禮乃膠漆也約束之禮乃膠漆德爲接如草木之芳出者有得之德乃成績也工爲商之能乃商買也如君子之能貨而來售者聖人不謀無思無慮自然惡用知不斲任惡用膠無喪渾然惡用德不貨中無積物惡用商四者上四惡用天幣也幣喪天窮也全具惡用天幣也幣喪天窮也

者天食食音嗣天之元氣也蓋聖人與造化爲一氣一切世情無所用之如殺真者無復人間烟火相也用意最精有人之形貌人也無人之情四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與人其處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無是非乎小哉形爲萬物中之一物所以屬於人也猶人著之墻大哉情與盡備備成其天浩浩其天心遊道通也又呼歎四句

上文既言形非德之所在此又恐人或以智能造法爲德故復言聖人心有所遊乃與造化一氣一切人情無所用之是情亦非德之所在也本題德字深此節德爲接的德字淺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言道與天既生之爲人則是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惠子蓋以人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言惠子認情字先錯吾所謂無情都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所惡者乃好惡之情生於人欲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妙妙本生之理不可以人爲有加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惠子以爲生須人事滋培之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既是於道無以好惡內傷其身又何用以人爲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自損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累形骸勞精神之不用目二句言天選也據槁梧而瞑惠以技能自衒也舊解作眠睡可笑天選子之形天於生物之中選子爲子以堅白鳴子乃以技能之精妄自爭鳴求大遠於德矣也已佳得斷參

此節特特借惠子辯明無情之說不是疑滿之謂也只是在吾天然不增一毫而已可見莊子與佛氏之學不同○此二節自忘形外補一層意蓋至於忘情而德符愈可知矣

大宗師

人之生也衆族而居必有所自來宗是也人之學也同堂而處必有所從受師是也夫宗有繼禰之統支猶其小者也至於經別則大矣夫師有一事之取資猶其小者也至於聖門則大矣雖然皆猶其小者也夫游氣紛擾化成萬物而來者不測所自於穆不已各正性命而受者忘其所從是何爲者耶張子曰乾稱父坤稱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可以知大宗矣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以知大師矣此莊子所以有大宗師之說也是大宗師也未嘗物物而推之命之也滂濞無方旋運無窮各聽物之所遇爲修短而要之屈伸往來盛衰消長一理之自然而不能易數之必然而無所逃而已矣而人於其間貪生惡死亦未見其貪之惡之而大候將至遂能少延其畢刺者也是不亦多用其遁同乎是不亦愚之甚乎則又有巧者出焉挾養生之術與造物爭衡而希不朽之事乃渾渾至今亦未見有一老尚遺者也嗚呼屈伸往來盛衰消長是道之體而乾坤之所以爲乾坤者也今也生於大道乾坤之中而獨欲爲一塊然不化者於其間是必非此宗而宗之非此師而師之然後可也六合之外

太一之上有是伸而不屈來而不往盛而不衰長而不消之宗師乎哉則是巧者之多知與衆愚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也唯知者知宗師之不可逆故與道爲體而與乾坤者遊乎因無所用吾知也無所用吾知斯爲大宗師之省乎顏弟也已○既然有個大宗師則雖欲自異又豈能出其範圍耶且謂之宗師則看他一屈一伸一往一來一盛一衰一消一長這便是無行不與二三子的榜樣希聖者希天此處緊須取法死心塌地與造化一體又何處用得私智妄圖之事哉○此篇特爲攝生者下一箴砭攝生者謂天之生物固出於自然而人之永命則可以力致於是勤導養謹其嗜慾自以所知助於庸衆之知莊子先爲致贅疣手即與扳轉見他分天分人乃正是夢夢多事夫人者天之所生也天人同一即然未嘗有二則生死之間豈可以我與乎哉彼之所知亦大不必矣○過得生死關去方是真人看得生死關破方是真知接連說真人補寫四段至第四段特點天與人不相勝也可見天人一致這纔是真知○父雖親君雖尊而大宗師之所在不啻君父也○與濡不如相忘毀譽不如兩忘而獨繆於生死尤不如其化運也○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遁妙

妙遍天下總是這一自物平運用者說自然與何處不到
得一些耶若四面付之則滿空大地都是我的從何有亡失
之端哉○聖人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正如在寶山
饒到處是寶一切矜衒慮智偏倚之智俱用不着此千
古聖學之秘宗義除却莊生再無能說者也○從死生命也
以下咏歎大宗師之妙卷舒用譬喻夾發振跌只是不貪明
明說出至數層咏歎之下接出夫道二字大宗師總一見身
○點出道字便極力形容道字之妙便歷歷指點古來神聖
無不宗師此道是前半篇正文故束處下面七大段文字止

是為前半篇作引證發明耳其前四段直明生死當順乎宗
師五六二段辨明道體以世人誤認宗師故也末段收出命
字命乃大宗師之賦物者也人生惟當受命是一篇扼要歸
宿處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言有人知天又能知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人豈非超出於衆乎
勞空將知字虛起二句用兩字貫一句○虛將天人分開實
是以審意作引却故為卓立之筆
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天然而生謂
出於自然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
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之數終其天年而不中遭天
者是知之盛也
承明起手二句又贊一句○衆皆憂憂而生憂憂而死此得
知天生為自然人壽可力致是其知遠勝於衆也實是名言
却是鄭重之筆德他有知不過終其天年不夭而已非能於
天年外多添得一刻此又話中分寸線索也
雖然有患一句忽轉夫知聰明之用有所待而後當須計較安
排機發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其須計較安排者特以未可憑為是也
所謂人之非天乎人止是一理豈有二乎
忽然轉筆將知字打落見得是後來安排的殊不足據又加
庸詎知三字將上面數知字便一齊掃去其行文點忽止是

看得貪圖長生者有覺歲耳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又一轉筆通出真人真知
何謂真人又喝古之真人不逆寡且不逆不雄成不以身先
不謨士當作事不若然者過而弗悔雖有過失當去而不
自得也雖合事宜而不快意言其得失無係死生可知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
火不熱言其利害不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如升高至遠
於道無所不明盡
世之所務知哉
眞人一解○眞知知字及此眼知字都是固上文知字精彩

而下究而言之眞人則未嘗有知可名也

古之眞人其寢不夢無意想也其覺無憂無得其食不甘無嗜慾也其息深深無停慮也眞人之息以踵呼及通於湧泉人之息以喉咽會厭之際至屈服者譏論爲人所屈者也其嗌言出入之言出咽喉之間吞吐其狀如欲吐者形容無養之人好矣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由其平日嗜慾不能測淵泊洽○六句總其意

句伸一明辨

眞人二解○如此人純是天眞人事之知毫不用

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生爲不訴所喜其入死人不距死不拒害翛然無累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視死生一往不來之常耳不忘其所始知生之緣不求其所終任死之歸受而喜之受生之後忘而復之忘其死而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慾心背不以人助天以自然之道不以人爲助天命之常莊貪生者是之謂眞人若然者申贊其心志皆以心捐道以人助天者也

忘字對氏訂正當作忘字無思也其容寂無爲其類願大朴之貌凄然似秋睘然似春喜怒通四時無心猶四時之運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隨事合宜而無跡可尋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之人而不失人心利澤施於萬世不爲愛人心明眞人之無心用兵句是自然之設利澤句是自然之仁故樂通物非聖人也一項有親非仁也一項天時非賢也三項擇時而動便利害不通非君子也一項以其行合天有所權衡有計較成敗之心利害不通非君子也一項以其行合天已非有名亡身不眞非役人也六項徒棄其身而無窮慕真性止爲世所役耳非能用人者也此六項人若狐不偕古賢務光負帝時人伯夷叔齊者先皆以有心故也

箕子胥餘比紀他申徒狄嚴人負石沈河是役人之役爲人適人之適快人而不自適其適者也項人猶易明惟下名忘身二項人莫不稱之如火子是也夫所惡於貪生者豈以棄生求名爲賢義故特點此抹之○申此一大段總明眞人一切無心

眞人三解○看破生死極寫眞人無心之妙

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與物同宜若不足而不承卑以自牧而非居人之所與乎襲襲其入而不堅也襲然無拘張乎忘其虛而不華也悗然清虛而非淫華邴邴乎喜其似喜乎似喜耳不可指其爲喜

已乎不得已而動適乎滴音敵水聚也進我色也和澤之色可未嘗好動適乎水聚則有光澤進我色也令人可親與平閑適止我德也寬閑之德令人可親與平貌嚴殺其似世乎嚴毅如嚴警世不苟貌虛大其未可制也虛大不逮乎貌其似好閉也閉不迫悅乎儌音門上聲忘其言也相忘雖言若無言○以下形容其美非一端乃立治以禮爲翼乃行已以知爲時乃因時以德爲循之養性以刑爲體者繩乎其殺也無心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非強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非作聰明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德之所在人人引至我特循之耳如丘之所而人在有足者皆可至我特與同登耳非自立異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人視眞人爲勤於修行豈知其忘未與乎○以上形容其因應無爲故其好

也一（一理也二體言不分彼此）有弗好我者真人視之亦人視之一理也其弗好之也一（一理也二體言不分彼此）以理爲一者真其一也一人視之同一也以理爲不一者真其一也一人視之亦一也其一與天爲徒天者也以自然而然者也其不一與人爲徒人者也以造作與天與人不相勝也真人則知一而已此三句申明其一也二句言不分天人之非人乎人之非天乎一句蓋真人之真知是之謂真人

真人四解○世俗之知謂天人二者也真人之真知謂天人一者也天與人不相勝而欲以所知養所不知是人足以勝天乎此句將真人真知收盡起處天人之說古之真人此四節洗發詳盡無餘使人知真人境界如此前番小小算數明自當通身汗出矣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去皆物之情也死生定於命猶夜旦運於天有生必有死有旦必有夜豈人之所能著力哉此皆物之實理如此無足生其悲樂也

夫藏真人視天人爲一已將天人分畛之見說去不足道矣然天人不相勝其辭猶爲渾融此節特作一提點破死生捷圖皆了然一推出天字並非人之一毫所得與參大宗師意

彼特以天爲父生我而藏之爲天也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大宗師

此下疊疊承襲大宗師不可不剖○以視一喻以大宗師不

乎親也

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勢分勝而身猶死之教而況其真乎宗師真君也單用真字就上面君字也

以君一喻大宗師不啻乎君也○親一邊用卓字大宗師親而且尊也君一邊用真字大宗師尊而且親也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又一喻呴濕濡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貪生出死不如相忘於宗師也

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此道字解不過是非之道

又一喻譽堯非桀不如兩忘其道好生惡死不如兩忘其係累也如此用喻之妙便非世人所解何況其更精者

夫大塊也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則死亦不見爲吾矣豈不善乎

生死一理不過乾坤之幻泡耳生而在乎天則死亦無所係故善吾生則善吾死矣○順乎宗師乃所爲善也此處夾一段正論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造化默運而藏者猶謂在其故處謂之昧藏則也豈但夜半宿言不見耳也夜半猶言不見耳

譬猶切喻○將養衆將刻保守自謂養於不朽之宅則永

造化惟後明抽暗換未幾之間頭童齒豁老矣死矣乃與歎惜不知其至於老死者不在於既老既死也當其時刻俾守正時刻抽換後息之我已非前息故我而彼之情然謂之有知乎無知乎文之微妙譬喻令衛生者毛寒骨竦窃謂者堅然而笑味者不知鬼妙所云妙之至者也哉此一節人不能盡之盛者乃是如此一色人○請此一節人在世間真是無法可處

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藏小於大宜也不知與化爲體若夫藏之得宜無以禁其日遷也非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理之大情實也

讀此一節却有一上上處法○扁伸往來盛衰消長一氣循環中得窺此塊然之橛株也有是理乎哉宏竟有負之走者而已不知故方且藏之則方且遯之夫遯之正生於藏之之遯也設也悟天下之理非我一人所得私而因而付之天下則此理便隨在與我共之矣天下一循環之理也我一循環之理中之人也又烏得所遯哉蓋物理之實原是如此此便是於隙駒世界中無法可處之一上上處法也

特犯作範是淮南子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生物之形其爲樂可勝計耶孰不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乘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流是物理之所不得遯也則我常與物理而皆存矣

悟得此理則我與此理是一個物事故曰皆存○卿人全體造化形有生死而此理已與天地同流皆存之義微矣

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大宗師也而一化之所待乎大宗師必聽乎宗師也

得有一體之善人猶效之況爲萬化所係待者乃不知取法乎聖人遊於物之所不得遯止是識得宗師舍已相從耳○以上凡九小段譬喻層層剝換有樹花不發春水亂流之勢

文家勝境

夫道至此方接出道字有情動也有信驗也無爲無形有信而無爲可傳而不可受能必弟子之可受可得而不可見心得而無跡之自本自根道爲事物根本更無有爲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未有天地先有道神鬼神帝帝卽鬼之尊者其所以自本自根神鬼神帝神皆道神之也生天生地一陰一陽生於道

上文雖說天字天不過與道爲體耳大宗師單見是道此處方點出詳寫一番如水中味月中色妙不可尋

在六極之上猶浦也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又法實四句

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　豨韋古聖帝　挈持也　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　所合元氣　維斗得之終古不忒　維斗北斗為天綱維也　不易其度　日月得之終古不息

堪坏得之以襲崑崙　堪坏人面獸形　崑崙山神　馮夷得之以遊大川　馮夷水神　肩吾得之以處大山　泰山神　黃帝得之以登雲天　鼎湖上升顓頊氏

得之以處玄宮　玄宮恩道　禺強得之立乎北極　禺強北方之神　得心立乎北極西王母西方

之得之坐乎少廣　少廣西方之界　莫知其始　莫知其終　彭祖得之上及有虞　虞舜　下及五伯　五伯百霸　傅說得之以相武丁　武丁有天下　乘東維　東維箕尾

騎箕尾　尾箕有名傳說　而比於列星　以上說神牛出莊唐莊子但取以寓意不取論也

雜寫古之神聖若干人無不以道為大宗師孝區區小智反思躍治也耶至此一篇大勢東住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　偶音禹　南伯子葵　女偶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　何也曰吾聞道矣　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曰惡　惡音烏　子非其人也　天下梁　姓倚名有聖人之知　明而無聖人之道　是子貢一流人　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知　忘聰明是顏　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　雖之之詞意終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不遠情才也　亦易矣　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　故也已外天下矣　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　忘文已小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　忘文已內修家論謂之已外生矣而

後能朝徹　外生教忘我也學道人止是這一關頭透此一關則見無不朝徹者如平旦之清明也自此以下止是運用如朝徹而後能見獨　獨即一也見獨而後能無古今　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生死一也玉此殺生者不死其心則神聖死者不生非生也生生者不死　死活是死非死也生之則理亡是生之者有不生也二句正解上不死不生也　其為物聖人之道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四句止是各處變現其名為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於世紛攖擾而成吾之自然大定

自外天下至外生有功夫次第自朝徹至無古今無功夫矣第蓋學至外生已了悟矣至入於不死不生則道成矣○見獨者夫道一而已矣能見及此又何古今之別生死之異哉此乃為親見大宗師也○載道者心也害道者亦心也夫心既載道但當聽順乎道而已譬如舟子載人但當聽順乎人而已今却舟子弄權恣已妄行不由人作主豈不誤煞此人耶故必屏却舟子不復此氣然後人載於舟舟載乎人洋洋之中流自在也如此則知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之為說矣二何足持把金針示普天下學道人○攖寧妙不從

世相中證神當來不是第　極學問

南伯子葵曰子祝聃乎問之曰聞諸副墨之子（音福文字也）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文字須誦讀之洛誦右聚誦也洛誦之孫對前輩讀書者言則今其孫也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者須聽明聞之聶許耳小語也許進也聽小語之即聶許聞之需役（聽之聽又須行之動需待也需役聞進悟也）行之勤又須得瞻明之趣於音為即古鳥字故借為鳥之於謂乎歎詞謹者歌之別調咏歎之歌吟之乃南趣之深也）於謳聞之玄冥（游深矣又須至於寂默玄冥聞之參參又須至於無端倪乃聞忘言矣）玄冥聞之參參（忘言也玄冥寂默之地參參無端倪乃聞悟寂空虛也）

始也

不過言由讀書而深之乃至於得道撰出如許名字以經傳之體例之似乎不雅然莊子從來止是以文為戲所云寓言十九者也○說到疑始大道毫無端倪又那着得何時是生何時是死之見耶○以上借女偊之言一證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首者始也）以生為脊（脊者中也）以死為尻（尻者終也）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譬如一首而尻總為吾之一體也○一何執知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是討樂者

打破死物始終生成渾淪一理醒透無比○凡物始於生猶體之脊終於死猶體之尻天下無一物不以無為首生為脊死為尻者也而乃曰孰能者則必有中必有終猶自怵然忘其既往憑其現在拒其將來始必有中必有終猶自怵然忘其既往憑其現在拒其將來波波汲汲一生不獲自在是無一人能者也自首而脊而尻總成吾之一體孰不知之自無而生而死其完吾之一與亦猶是也果若看徹此際自然覺得缺一不可今且悅生而惡死豈非愛脊而憎尻乎是無一人知者也其語直透脫如此

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拘一何指病體拘拘如下文所云）曲僂發背（發背有五管疽也）上有五管（疽頭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聲頂顛也何首溝曲也句曲其項顛指天故指天皆極寫其曲）陰陽之氣有沴（首倒氣亂也）其心閒而無事（不以病作併作併也）蹶蹶然（蹶蹶足貌）出飲於井（本是子輿數句即來鑑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又噫）曰女惡之乎（曰亡無予）曰亡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因以妙句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子因以求時夜（妙順乎宗師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順乎宗師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順乎宗師且夫得者時也失（死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不惊生比

占之所謂繇爻也無牛馬之累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情所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大宗師所在吾又何惡焉

非常解脫之見非常透脫之文化爲化彈化輪馬觸手皆泰然入妙境如金丹在握隨點成珍寶也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氣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嗟其子避去無怛化寄汝於大冶大宗師

此驚言聲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

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倒裝句法言於子於父母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父母彼

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地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

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唯願世爲人造物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鑪冶鑄匠也惡乎往而不可哉

成則無事敗亦無憂故以爲形容又一喻蓋有形貌寐則忘形一則有形故以爲形容又一喻蓋

成然寐蘧然覺凡人偶然而生偶然而死不過如夢覺耳兩句脫住奇絕

非常透脫之見非常解脫之文父母一喻讀之氣降鑄金一喻讀之意味寐覺一喻三之神趣前兩喻中夾一段正論如

屠蘇起伏末一喻而何肫住如嵩壁斯然小小亦具奇致

以上借子祀等四人一論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與之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遊於物外撓挑無極心玄虛相忘以生無所窮終不悉生不悉死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與前子祀等定交是一樣氣味

莫然有閒莫然猶漠漠然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形容淡交也助治喪也或編出丟繳簿非是孤鼓琴子反子琴

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歟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禮之意在反真

禮者天理之節文禮以意言則判落節文獨任天理矣人之生天理然也人之死亦天理然也同在天理中又烏在分歌哭之跡乎禮意二字至精至微若泥嗣宗日禮豈爲我輩設則淺矣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何等修行無有之事無論修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名之彼何人者邪何等人

孔子曰、被造方之外者也、遊於方內之外、而丘遊方之內者也、所謂在世法中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徃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懸疣、音尤、以死爲決癰潰瘍、言死則潰解、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一氣假形、與物委蛇、而同帀、即圓覺經地風水火四大合而成體之說、而同帀、外身也、視死偶然耳、反以爲人之生爲寄、寄視生忘其肝膽、遁其耳目、死生任其去來、無係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爭亂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與世皆行爲禮、問其禮之故不知也、不過以爲人之視聽耳、憒憒三句、說透世情故知禮意二字之妙也、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自謙方內猶縲未解雖然、吾與汝其之、已之所得、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得水不勌、多少而養可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適分量相安、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徒而已豈但生定而已、

此夫子所心得者、乘示子貢如此、豈天之戮民哉、

子貢曰、敢問畸人、子貢言若此則爲獨曰、畸人者、畸異也、於人而行人矣、故曰畸人、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侔同齊、有德人之君子、有道

小人君子再反對言之、與生死滑忘與造化爲友者天之君子也、而人且哦其尸而慽其形於禮法、是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人之小人天之君子矣、以上借子桑戶等三人一証、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孟氏名、才其母死、哭泣無涕、心中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

孟孫名實不相符、真不可解、看下文、意出妙義、

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盡道進於知矣、進於知要、礼者唯循之而不得、

簡者畏於事世俗相因不得、簡矣、然不知不竟已無、獨簡故未免哭泣居喪之事、夫已有所簡矣、然不感不哀是已有所、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生死付之自然、不知就先、不知就後、不知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順其所以化、以待其將來、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四句正不知之化也、總非我所能與者也、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能若孟孫之進於知也、

寫孟孫才看得生死關破、吾與汝縮在大宗師變化中又安所容其滯慽哀痛也耶、今方爲人、是已化爲此物也、今後又未知造物將化之爲何物也、惟順以待之而已、且方將化

烏知此哩之指存方將不化烏知形影之終不化
如風雖電掣閃爍不定纔見造物運用之神無已世俗悲
之淡說到吾與汝夢而未覺可見孟孫才已臻大徹故曰孟
孫氏進於知矣 進於知者言其知之深也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動之形而心無損耗此句言其靜存
且宅而無情死而實無未嘗或息此句言其活潑
覺人哭亦哭已何是自其所以乃之笑泣亦不遑見人如此隨
之如此何嘗有此我之母死而特致其痛之心乎且也相與吾
此其所以如那樣無端不感不哀也句特句拘
之耳矣有一我耳 誰知吾所謂吾之乎 豈知吾之所由來乎
若見近便一毫不足

自 且彼夢爲鳥而厲乎天 俊然蒙爲鳥而沒於淵 儼然不識
據 而今知其覺者乎 夢耶抑今人是覺
今之言者個人在此言語 耶夢耶且已 人但知笑爲適意不知
卽夢耶且已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當其忽造適意之適心
是不能上也 先物之不及待笑也及至忽發傷笑又是天机自動何嘗及安
排而爲之乎是適與笑自己 不能主也二句造意入微真從
緣變中剖安排而去化 排字從上而排字來言此觀之可見
析出來也 之者今但當安於所乃入於室入一天之至一者耳
母死不痛明是輕其母雖日變化無常此爲母屏則可耳在
爲子者終無以解於輕其母也看他此段一轉發出第一層
議論來無損心二句將孟孫才寫得天地同流人哭亦哭三

句將孟孫才寫得萬物一體上比乎大下通乎物並無一處
安有得已見止此言之不是已之無與乃是世間本無有吾
爲魚爲鳥有使之者一適一笑有使之者誰爲可據之吾哉
若天游則必吾游之也感則必吾感之也哀則必吾哀之也
乃吾之爲吾本無有焉又誰爲游之哀之者哉直代孟
孫氏把吾字撇去與不食烟火人之第一等議論也問有日
笑何無自然之哀感曰樂生哀死本非造化
之理所有也故曰哀樂不入古之所謂縣解安排去化人於
冥一此明雪霽水融纖影不留矣冥天一卽道也卽大宗師
也○以上借孟孫才一証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
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果奚來爲軹斤之言何必殊此爲平帳助証
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自轉徙於變化之途乎以遊於遙放在化之
境乎○遊此壞全在順之若服
仁義而明是非則膠執不通矣
仁義乃道之支流順乎天則不必踐仁義之跡立仁義之名
矣莊子教學道人止是虛虛探其淵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讓言雖不能遊許由曰不然夫自
途願游其藩讓
者無以與乎眉目顧色之好言者無以與乎肩背顧蔽之觀夫

而子曰夫無非人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
知不自慎也皆自鑄鍾之間耳去借喻猶陶鈞矣下
夫造物者之不思也我與而補我與使我來成以隨先生乘
雖已殘缺猶有息之痛之有依借完成矣然與夫舍使我還先
舍安知不載之成樞以相隨耶以息補推許以乘成自謂又彼
轉又有他歧語最巧鉄乘載也成字就點斷二字上用來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
大畧吾師乎吾師乎鼓鑄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
不爲仁如此說來意之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
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遊字
從虛空盡出一大宗師不爲義不爲仁將堯的仁義兩字打
落其是非兩字更不必言不爲老不爲巧又陪說兩句仁
義禮樂豈非聖教所必須要之皆聖人爲中人設法耳不可
皆語之以性道則勢不得舍仁義禮樂奈莊子著書却是要
學道人親見道體相一支離便與道體不似故特特盡與拈
之所謂緊一容添不得一毫彩色也六經是以道治世之
書莊子是直揭道體之書後此擴仁義禮樂之旨同此以上借許由一
證大道不在仁義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
他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
黜聰明離形去知總上二句同於大通大通則一切放下矣此謂坐忘仲尼曰
同則無好也無心化則無常也無滯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
而後乎

從忘仁義而忘禮樂從忘禮樂而坐忘愈進愈徹解坐忘
處只上三句是一切淨盡人莫知之讀第四句同於大通非
見到者不能知也試思坐忘何以能大通大通何故是坐忘
道全不是寂滅邊事也仲尼贊顏子云同則無好也化則
無常也無一字是顏子口中語妙妙同字化字乃所云大通
也同字是橫說大通化字是豎說大通此聖賢心地容即處
也讀此可見孔顏心學可見莊子便服聖門陳詳道曰莊
則見川不見海合百川以歸海則見海不見川通海也仁義
禮樂百川也同得道而忘仁義禮樂是視海而忘百川然百川
未忘道也至於離形忘物去知忘心與熱無所係心同道果
何在哉與我兼忘而已矣此則之所以貴也○可笑世人認
此等處翻是異端謂未必孔顏真言及讀他處莊子寓言孔
子事又認真拈作話柄謂其譏彈聖賢此等人吾未如之何
也○以上借顏子一証大道不在仁義不在禮樂非不在彫
飾之
子與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

音之手與亦痴故不
呱 裹被而裹後 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
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其聲悲故而遽音聚其詩焉歌不成
若力不勝 何 形字之與人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
而弗得也父母豈欲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
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 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食時之來不能逃也於是從而揣測之惱測之而不得其故
乃舉而歸之於命再歸之於命子桑此時一齊放下矣 命
將者何大宗師特挽萬化無臭無聲然而行者已行生者已生
不可謂無所受也則不可謂無所授也提出命字乃大宗師

化權所在烏得不順乎 以上借子桑一証人生五藏第一
是壽六極第四方是貧今貧且有命烏有壽而無命者今養
年者庶幾自反矣 親之命可違也君之命可窮也師之命
可不習也倘有大宗師這個命布散流行雖若無心及一受
之再違不得輕你絕世聰明只在範圍之內須於此處發悟
一切放下纔有入道之門莊子點此一字收篇是特為普天
下學道人勞攘湧腐巾惠一卷冰雪文也 妖壽不貳修身
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可作此篇總註 孟門子貢不及顏子
也只因不受命
後人每有怵莊子語附會神仙之術者豈知莊子學問之正

自有天下以來為君者鬼幾氏矣前篇之帝後謂之王指各
不勝屈矣而克當乎其實者何不數數見也天生民而立之
君自夫言之為天子必體天之心而後為肖子自民言之為
民牧必順民之性而後為良牧乃由古及今德合天人者幾
帝幾王耶然則亦君帝位而謂之帝備王數而謂之王耳來
可謂之應帝應王者也夫天之心何心也民之性即其心也
一氣所化溥為芸生芸生之數莫可紀極要未有不各具一
天者也故一民之性傷則天心傷其一矣為君者體天之心

惟在乎不拂民之性而已今也以一人之私乘莫扰之勢無
論草昧吾民而發刻之即其經綸制作有毫髮剝離於自然
之道而民性之傷已陰受之而不敢訴然且日已不衰矣已
威若矣嗟呼亦孰知帝王成其治功之日即蒸黎失其淳樸
之初也耶且夫天之運行垣億萬世未有易也而人於其間
不得不分古分今何耶升降之際是人為之歟抑君人者為
之歟即人為之抑君人者之故歟非君人者之故歟天不欲
一日無君乃以有君之故而使世日以下是天之不欲一日
少者而反以為自倒之具歟古今帝王亦曾撫心自問否也

莊而言之哲多一法則民多一智始而上下相道終遂上下相爭故帝王不輕啟天下之智則古今常如一日矣借曰經緯周密措施曲當無不本之大道以爲敷奏而事事燦發皇無像則教化之地亦少竭矣草木之生也發花道盛識者知其將萎此御治天下之理也故莊子作應帝王亦順人君當爲天下留其渾沌而已矣渾沌者天心也○前面歷引五段總見君天下貴乎爲而治未二段用已宜發明○季咸一段奇絕帝王以一人立天下之上下面百官下面萬姓人人皆季咸也何則竟拉一有所向其視俟之審應驗之速雖神巫弗若也故帝王一身之外天下皆環而相之者詩不云乎民具爾瞻若堯帝舜王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旋尋天下面無遺蔽陶天下面無違教得面相之哉故爲於無爲治於不治變化因乎一心機械投於衆志吾安得如壺子者而奉之爲君哉○人若一念之萌天下伺爲趨避智巧紛紜皆由是起帝王玄德默運化跡若神則天下由而不知蕩蕩沌至今存可也○末一節奇絕以鑿竅之文寫難明之義使人讀之意滿

者以已出經以已造式義度人式用也用軌軌散不聽而化諸經制狂接輿曰是欺僞也德也非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欲就海中鑿一河必而使蚤負山也以至微負至鉅必不能勝上句猶制而參成而使蚤負山也造作難爲之事下句猶民不堪命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故詩一句經義正而後行必自正性命之治內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不强人以性見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名之下以避熏鑿之患物各有知如此而貴二聖之無知二蟲尚知避患豈謂人反知如何以欺德聖之乎

日中始純是强制人的說話接輿先以正已而交不强人所難爲帝王者當如是

天根人遊於殷陽之山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問所不當問彼我不與）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視造物如一人而偕之）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虛無之氣）以出六合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太虛之地）以處壙埌之野（放浪）汝又何帛（音怖）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所以使予復問）予又復問無名人曰（治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陽子見老聃名朴）見老聃曰有人於此（譬喻）嚮疾（疾事其物）彊梁（勇能也）物徹疏明（智能之累）學道不勌（勞）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人於聖人也（形心兩不能適）胥易（如胥徒之技係）技係（如技藝之勞形怵心者也）勞形怵心者也（係累此身）且也虎（猛）之文（二獸因有文）來（招）田（獵）猨（猴）狙（猿）之便（便捷）執（牢）斄（名）之狗（二獸因有技）來藉（招）狸（貍）狌（鼬）之捕（形致人來捕）執（牢）斄（名）之狗（二獸因有技）來藉（招）狸（貍）狌（鼬）之捕（形致人來捕）狙（猿）之便（便捷）執（牢）斄（名）之狗（二獸因有技）來藉（招）狸（貍）狌（鼬）之捕（形致人來捕）如是者可比明王乎（智能特招累之具以爲可比明王則此五獸之捕亦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蹵然驚貌）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德）（化）（治）生（養）（萬物）而民弗恃（無心之化有莫來名）（物自養）（如而不故）（民自也）（無能名）使物自喜（物自喜）（如而不故）（民自也）（無能名）使物自喜（物自喜）（如而不故）（民自也）（無能名）使物自喜（物自喜

杜德機妙一杜字較渾藏二字更爲精爽機者其徵也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吾子之先生遇我也有
救矣術上卩全然有生矣全然列子作灰然引上文然灰復然甚妙吾見其杜德矣
杜閉也覺有機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與毗日不同
壤名實不入謀無而機發於踵一段生氣所有而機發於踵是始見吾善者機也
善即生實又與來又命
意也
天壤妙示之以動則啓於大陽也名實不入妙一念不雜機
是一片純陽機發於踵妙自靜而動如一陽之復根於黃泉
也善者機妙此善字即易繫繼之者善也善字一元之氣和

續乃天之所以爲生也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動靜不定吾無得
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
太沖莫勝沖漠之氣無所偏是始見吾衡乎不可持也氣機也揭以一端
鯢桓之審音盤水盤聚處也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
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九淵之名實又與來又命之
太沖莫勝妙示之以非動非靜則陰陽俱泯也衡氣機妙既
莫勝則兩乎如衡矣二語微乎微乎鯢桓之審爲淵況天壤
也有鯢在焉靜中有動也止水之審爲淵況地文也純乎止

水則靜矣流水之審爲淵況太沖莫勝也牛流牛審行乎鶉
之意皆取乎淵者不離乎渾藏不測之地也其喻意精妙絕
倫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
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不見已矣吾弗及矣壺子
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虛其機而順化
無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名入鄽無所持也音因以爲波
流一無所故逃也
天地之初有太素有太始有太易太素者質之始太

始者形之始太初者氣之始太易者未見氣未始出吾宗則
太易之先也一絲未兆萬象俱空是何等境界虛而委蛇不
知誰何無已也因爲變因爲波流無物也此一節尤微之
微者也學道至此纔爲入聖帝王至此纔爲存神切勿作渾
語畧之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自慚所學膚淺三年不出爲其妻爨不
有妻食豕如食人食音祀不於事無與親不知有雕琢雕去復
也
朴散於利眞也塊然獨以其形立無情無爲紛而封哉封哉當從列子作封戎渾無端
緒一以是終復加

接上六節引季咸壺子事不過要明帝王當虛已無爲立於不測不可使天下得相其端以開倏忽耳壺平便是帝王垂拱模樣季咸便是百姓具瞻模樣其取意微妙無倫粗心對之乃不曉所謂也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無所而遊無朕一毫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無意於亦虛而已以虛之有得一字總括王人之用心若鏡無心而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去不故之能勝物而不傷既以虛字結七文又著此四句解个虛字

此段又直言應帝王之道在虛已無爲也

南海之帝爲儵音叔南方陽故北海之帝爲忽北方陰故以中以言儵而有忽而無中者陰陽所生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陰陽自然儵與忽皆起於此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妙妙

末段忽生一喻的絶冷絶○天下一渾沌之天下也古今一渾沌之古今也今日立一法明日設一政機智器盡元氣消亡矣從來帝王除去幾人其餘皆儵也忽也皆鑿渾沌之竅而致之死者也○何以取名儵忽而言其鑿竅帝王相聲一事儵遣而有一事忽應而無數番因革之後淳朴琢盡安解此方知帝儵帝忽取義之妙○中央之帝爲渾沌者中則自然之道全也七日而渾沌死莊子於此不勝大悲

南華真經解外篇目爲文十五首

外篇者何隨事敷折披枝溯流雖皆衛道之言然較之專透宗旨者則外矣

外篇十五首各因一時有感而作其命題但取篇首兩字非若內篇之特立一個題目也褚伯秀曰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雜篇則郭子玄删修但摘篇首字名之此說甚是但謂摘名出於子玄亦未見其必然也 潁識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天運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順慶海清樓書坊藏版

後學宣　潁茂公著

句曲　同學王暉吉季重較

駢拇

聖門言仁義即是性莊子却將仁義看作性外添出之物蓋他止就源頭處一直下來不肯多着一字老子曰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之一字還是借說的何況說到仁義莊子就是這一樣見解他都就最上處理會下一截事便一切掃却○此篇言以仁義爲行則失其性是就傷於已上說○引仁義而合性則爲駢言其牽連外物也由性而分仁義則爲枝言其旁出非本也篇中將仁義與嘻則曰辯之凡聲色臭味之欲作一泛鋪寫其眼光直是最高其筆力直是最辣○老莊之見從來是尚道德而卑仁義如此篇非薄仁義便特提道德二字爲一篇之主○行文段落極整而其每段中忽添忽減隨手錯落○一線穿去一段生一段波瀾淡淡然至東郭處皆故作悠揚蘊藉另是一格

駢拇駢連也拇是大指枝指多出一指出乎性故此性字猶而二指連爲一也如枝然出乎生字此於人所同得則後於德爲剔餘矣○一論附贅懸疣出乎形故而後於性初生

駢拇枝於五藏之情者、情實活潑於仁義之行爲活潑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申明上意添聰明二項

兩申無用仁義聰明之無用可知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黑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再申駢明非眞有這個不是駢者乎下同多於聽者亂五聲、淫六律、

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再申駢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喧以奚不及、不可之其性、

法非乎、而曾史是已、再申駢於辯者、堅白同異之間而敝敝、舊譯作踶踶、舊譯作蹩躠、舊譯作游心心思、於聖人之工、點眞游心心思、

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應非道德之正一束、

再申楊上意應轉非道德之正却故意寫得華藻燦然又特與世所推重之出色數子以貶置之皆加意揣挫之筆○文氣滾滾然

彼至正者、至字指俱說作正○不失其性命之情、眞也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舊譯作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皆以平性命本然之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妙喻本然故、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妙喻本然者不容人爲增、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各有其妙、無所去憂也、則自無憂

且夫駢於拇者、決駢枝上之所有、非人性命何待於去○駢枝此又添長短三字駢中一譬意、仁義其非人情乎之眞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則本自無憂

接至正二字發明以形仁義之非○性命之情、即道德之正也

且夫駢於拇者、決駢開之則泣、枝於手者、龡舊譯作跂去之則啼、二者或有

徐於數、枝者或不足於數、駢者皆非其本然、其於憂一也、則不爲有餘不爲不足自用無憂否則能無憂乎有餘不足今世之仁人、本是長短邊話說今并人駢枝內行文變化、蒿目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潰性命之情而饕富貴、言仁則義一邊可知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喧擾不寧皆以爲仁義故

一轉與上段爲反照之勢上段出於性命之正則無有餘不足之憂此段非性命之正則有餘不足皆爲憂既憂則累上多事也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

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非性命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皆天者喻之至正。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皆天者喻

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皆天者喻

意故天下誘然皆生。誘然若有動而不知所以生。生而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自然故古今不二。常不可虧也。不可以人所爲損之也。則仁義又奚連連。胡結如膠漆纆索。滅鉤繩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道德之間。使天下惑也。徒惑天下之人心也。

此方實寫仁義無用。爲仁義者乃欲以此遊乎道德之間。豈非枉自多憂。○道德二字又一點。○一字帶起下文。

夫小惑易方。迷於東。遷於南北。大惑易性。迷於性命之情。何以知其然耶。自虞氏招有扈。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弊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接惑字發出易性之傷。是莊子痛懲仁義本念。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何但小人則以身殉利。是以利易性。士則以身殉名。是以名易性。大夫則以身殉家。是以家易性。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是以天下易性。故此數字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小人至於臧。男而婢與女而婦奴曰。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皆自喪役曰。猶今俗言也。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喻

深痛易性。將小人與人一倒寫。來意慘極矣。亦透快極矣。臧穀一喻。雖聖人幾無以置辭。不得不爲解頤。

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蹠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蹠之非乎。

拈出伯夷盜蹠之死爲殉字點一榜樣。○殉天下也是爲利爲名。故止用名利二字括之。

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伯夷其所殉貨

則也。則俗謂之小人。盜蹠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深

俗之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蹠亦伯夷已。實既相同。又惡取君子小人分別。

於其間哉。稱謂又何取相異。○推究及此。俗將何所置其喙耶。

又一層愈橫愈快。○不說伯夷亦盜蹠。偏說盜蹠亦伯夷。俱是筆鋒之橫處快處。○一路波濤洶湧。此處頓住。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善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黃帝時人。非吾所謂臧也。味一條。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此處又承上一條。

自此以下將前幅話說一氣掃來一反一正以爲迴還飄忽之勢○此節一反

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非所謂仁義之謂也此句疑是言味之訛在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自聞自見適其耳目收視反聽復歸於朴也

此節一正

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有見於外無見於內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彼孚妙無端相逐不可定其爲誰也禪家所謂狂犬逐塊又所謂幻花又生幻葉是也○此與下段只就上文蜘尾一氣滾下○又一反

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蹠與伯夷是同爲湯僻也余愧乎道德何是以一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湯僻之行也既不能爲道德又何敢妄爲致傷乎莊子將仁義湯僻一併看承何得又有上下之別須知此上下二字正是調侃俗見方口角處也

又一正○結處現出自己歸來到道德上去是一篇大章法○歐陽公曰此篇語至刻急而每結皆緩若深厚不可知者殆柔有餘得辨於守勝之道

馬蹄

此篇言以仁義爲治則拂人之性是就害於物上說○前後用喻錯落洗發如雨後青山最爲醒露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馬之性本如是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絆馬繩足曰絡編之以阜棧馬槽排本爲櫪馬之死者十二三矣一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馬飾馬口銜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更一折作兩層頓挫

以上馬一喻單領下用兩折

陶者曰我善治埴木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

以上陶一喻匠一喻雙敘下總一折○馬性叙在前埴木性終在後文法倒轉

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亦猶治天下者矯民之性而反謂之善治人也民性與馬埴木何異古今治天下者與伯樂陶匠何異

將三喻作一總束帶起治天下一句○上文自稱善治此又

人其所爲善治者出世人以聲明聲毫末致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
緊接一句轉入正意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渾一無偏命曰天
放在天自在
民之性本如是須起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進重其視顚顚專當是時也山無蹊隧嗜路
木路無舟梁水路萬物群生連屬其鄉各就所居禽獸成群草
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烏鵲之巢可攀援而窺人物相忘
南華經解 馬蹄 九 卷三

至德之世蓋有應帝王者在上順民常性如是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
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
申言至德之世得民性可慕三節俱作襯語音
及至聖人蹩躠音別屑踶者爲仁踶跂足用力貌爲義而天下
始疑矣非常流衍也爲樂摘僻拘拳也爲禮而天下始分矣亂性則分
末世聖人拂民常性如是
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
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
律。然証其言之不謬前用犧樽珪璋後用文采六律將仁義禮樂夾在中間翻澡活潑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又作整收

南華經解 馬蹄 十 卷三

申斷聖人之過毀民性可痛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蹄馬之
性本然夫加之以衡扼同軛乃橫木駕馬頸者故曰衡扼衡
軛齊之以月題題額也馬額上當前如月故曰月題而馬知介倪獨立睥睨旁視也倪當作睨睨開也
拒曲頸以拒人也鷙曼突曼讀衍引進突竈也衝突其竈窮竊偷盜其物故馬之知而能盜者伯樂之罪也句法頓挫
再以馬喻又進一步說起處不過言御馬而已此處言馬且因而生妒
夫赫胥氏古帝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形容御民能已止此矣民性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正天下之形蹩躠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與上段馬喻相對○前意已盡又借馬與人伯樂與聖人作排段雙收與起處馬字一喻若有意若無意爲映帶之文○
重復歸咎聖人是擒賊擒王之意

胠篋

仁義聖知本教天下爲君子。莊生從局外看破。未足爲君子之責。而反以助盜賊之用。蓋天道一陽一陰。人事一利一害。必有一字頭長等者。果然有之。不是莊子謬爲怪談也。○此前二篇又推進一層。直是充義至類之盡。故其痛快亦更進此。○勞頭一節引起盜資以下發仁義聖知之弊。一段爲盜賊之利。一段爲天下之害。又一段申盜賊之利。又一段申天下之害。然後疊疊致歎。將亂本兩番歸咎。好知三番痛其致亂。反覆披露盡異而止。○好知二字妙。妙將仁義聖知漫天匝地經綸說得止是一念兒戲。卻此畏光任他何人看不到。余嘗謂莊子悟道直據峰巔。與孔子子思根上下。止是行文必要奇快。乃才情活潑。在聖門中爲狷者耶。未到者耶。將爲胠者匿廬下也又旁同物篋探囊發匱俗作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整機關所以固扃鐍鎖同鐍項古也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趍。唯恐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

嘗論天地生甚奇寶物之智適足爲巨盜資。此人情所易明者。○○○○○○○○○○○○大盜妙言立法但堆制墨耳。就小處寫入。愈覺快絕。有能起者則小敎反爲所用。

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不爲大盜守者乎。從上接下。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網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閭閈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屠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竊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妙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掉句醒甚——接上節推入到大處來。天下國家一箇與囊置也。聖知之法

一犧牘扃鐍也。古今無數竊國者則真巨盜也。田成子其近在耳目者耳。○一段聖知爲盜賊之利。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又深一步說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長弘胣音以制腸也子胥靡煩也爛之江中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此以聖知故蹈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此窮挈知害人者。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

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快也

一段聖知爲天下之害其害處即就利盜賊上推出來

故曰脣竭則齒寒脣竭非以齒寒脣酒薄而鄲鄲也酒薄而鄲鄲也而趙酒薄非以趙酒薄而鄲鄲也詳慎註淮南子楚會諸侯晉獻酒於楚王晉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晉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鄲鄲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人生非以起大盜也而趙酒薄鄲鄲也大盜起皆言事有相致也語意音削最圓極也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彼竭則丘夷彼夷則此自虛此自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彼死則此自不起言事有相成也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使如此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跖之食多則盜之食多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以下歷數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矯揉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金之者誅竊國器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竊法所誅則是非自出者竊仁義聖知邪故逐趨逐於大盜揭舉而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一段申言爲盜賊之利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示人猶盜也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示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天盜乃止俗作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捨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掊擊之擊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口而天下始人含其聰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故曰大巧若拙攦折也絕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攦一番排擯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

雖捲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音藥上文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以正法言之皆當去也收到諸子害天下

一段申言爲天下之害口逐段皆相接一氣卽下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

今遂至三字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處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

而外夫其主之事是謂拔乎諸侯之上軼絕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如知之過也歸於上

一段亂在於好知而傷今○無數才能制作止約之日好知之過寫得古今若干聖賢作用一少年聰明自喜之習耳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叠一句又一波

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以下歷舉餌罔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倒音格制格植羅落烏罝兔罘翻罔罾笱罩車之施網羅也

知多則默亂於澤矣釣諸漸毒漸音尖浸也漸頡音竭鞿音奇頡滑也頡滑亂變猶言深害也

煩滑瑣之語也堅白解垢詭轡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舛大亂罪在於好知

又一段亂在於好知連類而言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不知求其所已知者求多知而莫知其所已知者不知求其所已知者求多知而莫知其所已知者不知求其所已知者求多知而莫知

在宥

在宥二字是一篇之主治字是反對之病在宥則性命之情安并不必治天下矣治則天下多事更不能安性命之情矣前數段止此意一反一覆○提撕誤認治則能善人心却不知治正是攖人心老子說來其流弊遂至不可救此一大段所以痛駁治字之害處也○黃帝一問廣成子不取其治天下而告以治身雲將數問鴻蒙不取其治人而語以心養此二大段所以發明在宥之微處也天在宥豈一味廓落而已哉○後二大段又用已意發明是一反一正

兩句包盡一篇如時文之破題

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淆亂也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在宥天下不淆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又何須更治之

承明起二句就在宥上順手抹去治字更不費力○此段在宥之妙如是

昔堯之治天下也治字受病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愉也性上不可添一個樂字治天下也治字受病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恬愉也本一個字恬者安也愉者樂也性上不可添一個樂字治天下也治字受病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恬愉也本一個字恬者安也愉者樂也性上不可添一個樂字

不恬不愉非德也德乃天德非德也即性也

夫不恬不愉非德也德乃天德非德也即性也

長久者天下無之其故下文明之人大喜邪毗偏陽於陰大怒邪毗偏陰於陽承上言來二字陰陽并毗四時不至調寒暑之和不成其文明之人也

陰陽并毗四時不至調寒暑之和不成其文明之人也

反傷人之形乎四句忽就陰陽揷一喻言天之陰使人喜怒矣陽并毗則夫調和之節人將受病使人喜怒矣

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今使人心偏毗如此豈不致亂於是乎

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致亂如此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堯桀一例說其大壞孔陰陽一喻精微曉暢○此段治天下之弊如是

而且說悅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天也說義邪是悖於理天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相習於僞而說樂邪是相於淫也相習於淫湯說聖邪是相於藝也相習於多能說知邪是相於疵也相習於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揭竿鼓而亂天下也滋起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豈但過時便乃齊戒以言其去乎

之跛也　迕之鼓歌以儛之乃爽世欣奉言若是何哉句調
不能已如此言若是何哉句連接

承上設進悉之言豈但實詞性命一亂而人者之病風生乃
至爽世受其陷溺故此段言治天下之弊更如是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
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
可以寄天下貴愛其身於爲天下者內重而見外之輕
此所以於天下無爲乃可爲天下之君也故君子

若能無解支其五藏同臟五性也無擢聰其聰明尸居不動而龍見神
離隱淵默而雷聲聲名神動精神而天隨天機自赴此皆貴
愛其身之實也如此則自有下文之效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至德蒸人如歎者之居累
自熟此所以可以寄託天下也

下也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君子本無心於天下故曰不得已而臨莅天下無爲二字即
在宥之訣也寔所謂無爲者君子乃於身內着精神而萬物
自化則又何暇討及於治哉太舜無爲而治讀此節可得其解○此段轉言
在宥之妙更如是蓋四段章法連環相應第一段但言不須治此雙言何暇治
明意更近裏入細矣玩本文可見在宥者身內有極精微處不是一味廓落而已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引出瞿問語緊接上人何暇治天下句來
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纔計人心便是攖人心形容排下而進
攖之故急奪一句人心排下而進上道排抑則降下上下四段上下之間係之神約柔
柔乎剛強柔靡其木來剛則剝也剝割也雕琢失利刻削其熱焦火言其
言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言其遠速其居也淵而靜言其
躁惕其動也縣而天言其飛遽偶驕傲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形容人心與孟乎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數句同一妙手而加詳寫人心如此復可攖乎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黃帝作俑堯舜於是乎股無胰股上小毛
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焦心以爲仁義矜善其血氣以
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猶不能勝天下而有不宰焉者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
投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二帝加甚

黃帝作俑二帝踵之攖人心之害如是

施音衣延也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大駭不安其性也下有桀蹠不
不上有曾史行仁行孝上而儒墨畢起如是乎喜怒相疑愚知
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德本大而而
性命爛漫雕哉支離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竭盡也知之求也四矣字
高大駭後衰態於是乎釿斤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三焉字寫
紛紛淫之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
又一層
嵁巖之下避世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憂世○皆以大亂故

三代攖人心之害如是

今世愈不殊死者相枕也已殊斬者相枕也相首也相推也以楊爲之
此言、、、、被笞笞者又如是三代設榮刑而又如是
方誠繫者刑戮者相望也
尚不若今世犯刑者之日益衆
儒墨乃始離跂企慕譊譊乎堅白之間而敝跬譬乎桎梏之間得意
自喜意同其矣哉其無
魄而不知恥也甚矣本儒墨所致乃猶得
楊棲相也以成楊之用者
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桎梏鑿枘也鑿枘
桎梏之智也所以馮知付史之不爲桀蹻
之先聲也
三句正明儒墨離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形容擾人心之害如江河日下至於今世乃不忍置口於是
不得不追罪於致此之由然則天下宜在宥之乎抑宜治之

乎讀老子之言可深省已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
四字是不
治之詞
聞廣成子在於空
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
此句
問得
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
精氣
使年
豐熟以養民
使二氣各以遂群生
有及萬物不特爲
人不作
吾又欲官陰陽
使得其職
之奈何

問至道之精而所欲却純是治天下事是帝之病也

廣成子曰而所問者物之質也
猶云未散之朴而
猶云朴散之參差雜言所欲官
者物之發也
猶云朴散之參差雜言所欲官
已散者官守并緻取天地二歟句
而
猶治天下

捐其地治
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
妙語言元氣流
行三字
草而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天地之氣而雨
枯草而成草
枯草而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物物自化然陰陽不在乎外故守身則道得其容將自盛矣物即道也　我守其一與物爲
　　原也
處其和二氣之和也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死
　　形神相守陰陽一原長久之道不外是矣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言與天合德
本爲形明在宥天下引此却說修身之要細細尋味分明是
中庸致中和三個字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便自然而然更
不消說然則讀廣成子之言在宥之精蘊如此何愧凡得治
天下三字乎須知非引此全不是說長生的事
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則已無窮不已也
彼其物無則我亦無極而人皆以爲極可與遊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

王失吾道者上見光生則而下爲土死爲
　　物皆生於土
塵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人若不得道故吾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
極之野無道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有當我而來者緒乎
　　而來者緒乎
我緡然遠我而去者昏乎無心之貌言不與物櫻人其尽死形與
俱而我獨存乎不變是
道不可窮不可測令人其門遊其野則亦無窮無測矣極言
治身自有超乎生死之事以完前意莊子引其文因全載之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東海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雀躍
而遊雲將見之倘然自失止贸然扶搖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

倘然自失止貿然與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
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
不成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爲之奈何與黃帝莊鴻蒙
拊脾雀躍稽首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雲也鴻蒙元氣似皆想撰之名
鴻蒙弗知之荅最妙知其所以弗知三年之後不必再問矣
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遊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
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
曰浮遊不知所求自得猖狂不知所往自遊生物之軼掌而已遊者遊氣

物物者非物也以物觀無妄吾特從而官日遊
　　真藏之自動者朕又何知無所用言知也雲將曰朕
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
　　物之情
性民之放也不能自在物物者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
　　放之民不得去
情立天鬼成鬼有立天冬至是也日有立天夏至是也月有立天
　　解物之君
解散而鳥皆夜鳴機心
　　機心動則性不定
所動與及草木禍及鳥獸禍及人之過也有一
　　機則皆不能在宥
而有心治人之故
天之生物皆無妄則無所用吾之知也故弗知之荅最妙也
○亂經逆情立天弗成即失其無妄之本也其禍至於流及
鳥獸草木是蠹甘不酷哉特地特到治人之道與廣成子先

揄出自爾治天下一樣皆非了引來點時處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予告汝悟予軒轅歸矣物
雲將曰吾遵天師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心以用傷汝
而去　雲將曰吾遵天師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心以用傷汝
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已惟得則物性墮爾形骸吐爾聰明倫與
亦得此句總結
物忘倫者一身大同乎渾沌與沈氣解心所其擇神釋其
同休
氣如無魂歸氣也六句
萬物云云多冬復其根妄之真本各復
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不關其知識也若彼知之乃是離之
若關其知識則緣無問其名物本無名我不必問無窮其情物本無情我不必
整而神鴻死矣然則何用治之乎十句
故自生然則何用治之乎十句
所謂無爲而物自化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
默玄悶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趨辭而行

開口便云吾弗知及次第看來乃物皆無妄無所用知也心
衆之功不啻已知也無爲而物自化不啟物知也前後語意
線是一線○心得其養則無爲而物自化然則讀鴻蒙之言
在宥之精微又如此何處用得治天下三字來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
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言已超出于衆皆當從
已也此有道者治天下
人病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最害出乎衆哉因衆以亭所聞不如
親衆棄衆矣若因乎衆矣而自喪所同則不如衆人之
衆棄衆矣能者多矣此一種習尿治天下人忘棄而欲爲人

之國者然自然以已見此謂乎三王之利以聖知仁而不見其
害人之國者不知此以人之國僥倖也爲利義爲利
患者也不知此以人之國僥倖也爲利義爲利
其害此以人之國僥倖也爲利義爲利
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
喪矣慈夫有上者之不知也方且以爲賢而用夫有土者有大
之損挫不察其病
物天也皆有一天下之見橫有人物者不可以物物既是有物
於胸中又一層病根則爲物累
不可主宰而不物故能物物下見有物則起于物也明乎物物者
乎物矣
外故能主宰乎物也
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
者
與造獨往獨來是謂獨有合乎帝王不化伍
彼見有大物
者豈不渺哉

說得治天下者統是一段意見用事好上人之心却不知本
無可加於人止是爲喪國之具而已然所以昧昧於此者又
只因見身居萬乘見得有此一大段事放頓不下所以必要
經之綸之以自顯殺又烏知宰衆有者不在於有哉此在宥
之徹處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響之於鐘響也言因物而有問而應之
盡其所懷盡空如也爲天下配主應者爲配處乎無怪安則行
乎無方感則動變化靜淡適務天下於復來之往挽挽以遊無端挽挽無極
出入無旁出與日無始無終合乎大

夫大之非則萬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何況觀有者有物爲一依也
有之君子謂明聖一代所觀無者天地之友

此段言大人一來固應有何與上段相對一路逼出無字無者即上段物物者非物之謂也特留在此段點破無則無爲矣無爲則在宥而已矣○通篇正文此處已完無字是非以答尾合乎大同則安有出衆之心已且無之則安作有物之見

賤而不可不在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陰而不可不爲者事也蟲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

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從物說到天故日淺而深
聖人觀於天而不功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講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又倒接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又單指天上支
字道不明於道者悲夫又單指道字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又此一段意義文雜與本篇之義不甚此且其粗淺全不似莊子之筆蓋本篇正文在上段已完此段或係後人續貂未可知也

天地

道之大源出於天非有物可指之爲道也無聲無臭玄而已矣須無心無爲然後得之一毫機巧俱用不得是此篇大意○此篇是散漫逐段夾敘將去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之德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身又倒道到天字故曰玄

三件一例說下是君即一也均也可不立一德而法天均乎

玄者天地之根也即一之所在均之所出也後面若干文說
無心無爲都發此一個字

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一句天以道觀言名而天下治承上來
上下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貴賤以道觀能而才官正
天下之官治器使以道泛觀而萬物之應備泛應不窮故通於
天地者德也一句行於萬物者道也此道字當是義字上治人之說○一句義
者事也如禮樂刑政能有所繫者技也一句技兼於事事兼於
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兼猶統也倒道上去總故曰
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

定。卷句自明。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引二證落括盡要旨

將一切收入天字天者一而已矣。自然而已矣。豈容爲哉。豈容有心哉。

夫子曰。孔子也後言夫子。夫道。環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去勿覺刳盡可入道。無爲爲之無心之謂天。無爲言之無心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老莊看仁字解。萬古不同同之。有生之同而不同。我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和光之謂覽。有萬不同不同者。同無象。富。故執德之謂紀。爲萬德成之謂立。卓爾有立。循於道之謂備。象著悉備物紀大地

不以物挫志之謂完。不撓其心則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滔乎其爲萬物逝也。物背來皓若繆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富貴。四句言不以物累身。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四句言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去不以玉天下爲以身捐道。重申上聲已處顯。顯則明。四句意。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四句意。

刳心二字是此段眼目。十者皆無心之所由也。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澤乎其清也。二句言求金石不得無處是道。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道未受萬物孰能定之。以爲鳴不在金不鳴則聲。明明在金石也。以爲金石有聲。那則金石不自以不自鳴也。此物所不能。則也可見。無非道也。四句言處處是道。夫王德之人。素逝。任素而往。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抱一而已。而知通於一。文

王德之人一味止是在道。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赤者南方明色。登乎崑崙之丘。玄之極處也。而南望還歸。還其玄珠。南者明察之方。已過玄境。不能久案而復。使知識索之而不得。使離朱。明察。索之而不得。使喫詬。言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似有象而實無。蓋空心之謂也。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大哉。

玄珠二字妙絕。夫道非有物也。然而實有道也。非有實有實有非有。何有非有。何以喻之。珠者圓妙光明。加之以玄。則實有非有。非有實有矣。上此二字領客不盡。○象罔則無象。以立過玄也。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
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猶王倪以要
之（即被衣也）堯曰然（許由）胥敖（胥音為苦也）之（即天音為苦也）堯猶欲讓天下（許由）能應
聰明曆知給數以敏（能應劇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而敏捷（非純乎天
者）彼曾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
且莫知而大驚（向知乃面）方且為緒使（為細事）方且為物綽（音
綽來也言方且四顧而應物）方且應衆宜（事事）方且與物
為物所拘（屢為物變）而未始有恒（而不能定）夫何足以配天乎（奪之）（以上全雖然有族

族之祖也萬化之大宗也一轉半與之（妙語治亦倡於此亂
亦倡於此祖面之禍也不可為人君
邀欲之失總在未能無心未能無為能無心無為則可為衆
父父矣

堯觀乎華（地名）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壽（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
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三辭封人曰壽富多男
子人之所欲也女（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
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說來却是至封人曰
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今乃）君子也（但可為天生萬物必
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當而使人分之）則何事
之有（夫聖人鴻（鴻無常居言而數（數待毋而行（行於
不自見（不自顯德）天下有道則與物（與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
歲（歲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悉（伽釋典所謂三莫
身常無殆（則何辱之有（說來又是聖
人意表）封人去（封人曰退）（已汝
去）

一層進一層文情甚妙○莊子引來止取夫聖人一段得無
心無為之意

舜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
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
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
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
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亂）即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
矣）夫子（同）盍行（盍行邪）無落（荒）吾事（耕）倡倡乎（低首）耕而不顧
（此則堯舜尚是無為之世據在宥篇則黃帝已擾人心矣
可見莊子引文止要明得言下之意故或抑之或揚之全不
曾以此衡定古人

泰初有無無名無字有無從生一無之下方有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太極向物得以生謂之德物得此未形之一以生與未著物得以生謂之德性中各有一太極是謂之德德性是個未形者有分分陰且然無間謂之命陽變陰合流行無間乃天之留動而生物動陸造化之流行也生物成生理所以爲命也物受之成此生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形載神而謂之形物理則爲形矣

形者性之郛也性修則復其所得德全同於初泰初此極請也同乃虛虛乃大二句形容同合味鳴渾合衆口喙鳴合與天地爲合玄同於初之妙境玄忘言也喙與觜同言則四天其合緡緡緡合無迹也若但若恬無心而是謂玄德同乎大順七句又形容大之貌也

從造化之始層層數下來精微融徹如玻瓈中映絲映髮中

庸言天命之謂性此自泰初說到命有許多層數有命說到性又有許多層數便是一句書之分脈理極細註疏也性修二句從工夫上又復轉到泰初則造化之根在我所謂一也無名也無無也何處着得一毫來雜耶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與做同言與人若相似可句不可句然句不然句又不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揭日月而麗乎天其人何如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之天窮其精暗如是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械性之狗成思狙之便自山林來捷人而成慈狙狙人捷

者也械性之狗成思狙之便自山林來捷人而成慈狙狙人捷言夫子以才能爲五子告若汝而倒功不能問與而所不能聖人皆此類也

言語指道且有首有趾具備爲人無心無目如何問有衆匹也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無形無狀指道也能形與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道不在人在人爲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無心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天爲一

此以形容道之所在又崗而明

蒲閭甚苑名青見季徹曰魯君謂余也曰謹受教雖然不穫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之以驗所言言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扃扃然笑貌笑曰若夫且若是則其自爲處若其意親衷著之喻多物非往投迹者衆物來非間蒲虞虞然憧同虞曰蒲也汝也同必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猶言鼓民心使之成教易俗遷滅其賊心去其害心道之心而皆進其善志進其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由而若然者豈見哉舜之法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不知若然者豈見哉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已徹之耳語特失耳

心居矣的欲同天下於一德
而心安處於不用矣

寓無爲之治猶若子所言嘻嘻如、浩浩如無所據親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治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滑滑然、指骨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音如決湯、決音趫水猶也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器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有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不可以居道。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瞞滿平聲目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夸誕以蓋衆、獨弦哀歌、假借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譏汝方將忘汝神、墮汝形骸、而庶幾乎、又教而兩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之子往矣、無乏吾事。之猶塞也

機械數都由淺而深、蓋機端一開、勢所必至。君子所以防其漸也

子貢卑陬慙媿失色、項項然自失、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

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反邪。言久而不復其意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指夫不知復有夫人也。捕丈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所之、茫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丈人之心必若夫人者、無此四累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言易爲是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假修言假人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樸、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子與汝何足以知之。丈人口中撤去機心二字夫子口中點出渾沌二字莊生此篇之旨如揭矣

諄芒將東之大壑、東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疑其願望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

其情正而行正所爲。盡見諸理。行言自爲。皆非爲人而天下化。由八願而行之。

手捧頓指。指指頭。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

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而心中遍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謂安。與人和平。怡音超若嬰兒之失其母也。所行。德乎者行而失其道也。不知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自從。言其無心於求。不勞此謂照曠。盧明致命。

至情。致天命。盡實理。此之謂混冥。

南華經解　天地　廿七　三卷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標末枝。下之心。

物忘之苦。蹈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

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役使。不以爲賜。是故行

而無迹。行無跡岸。事無軌度。

形容至德之世。渾渾噩噩。如是何須更治。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正理。此是親之所言而

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惡其諛也。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

南華經解　天地　廿八　三卷

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惡其諛也。蓋則於真而未知其必然。邪

知不知人情。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明明則不

謂之道。同諛之人也。安心然。則俗固殿於親。而尊於君。邪。君親

則賓之。諛世俗。則安之。是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

則怫然作色。惡諛之名。如是。上競人身上。而終身道人也。終

身諛人也。知汉甘合聲。廣韻。今餘。醉。修辭令聚衆也。以此相人

身。諛人也。知汉甘合聲。廣韻。今餘。醉。人好惡。附已形容

導諛人是始終相與。不相坐。謂其實。初不認其罪。故曰不相坐。

之態也。又一說。兩民皆虛論人情大抵

如此。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譏而不自知。進諛與大人

之爲徒。通是非。非之疑。而不自謂衆人。而又自謂愚之至也。

南華經解　天地　廿七　三卷

注焉而不流。

淵已滿。意大壑。以有神人一段解悟在內中矣。

所謂馬而不知。

莊子曰。

莊子曰。

莊子曰

忽然借臣子說諫以形容人情巧諫一劃一落又一劃又一落文情浮空而起然後落出人君媚世把一愚字緊服他初讀之奇再讀之爽調韻波洄屑屑落落使人目不及瞬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惑也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揮一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謂其庸可得邪知其不有所謂神往王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荂一曲名則嗌然笑而笑又揮一輸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不相入也

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鐘惑而所適不得矣以二人攀此不行矣又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謂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是予又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必不推唯恍推誰其比憂有從有憂惡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又揮一輸絕人惟恐子之相似今又成一惑雖不慊其相似聊故臭若釋之而遠於憂蓋惟恐同臭於我也

深痛末俗迷於至德念趨念失不可復挽看他用譬喻數番頓挫不勝層遞致傷至末一轉却就無可奈何中忽用自覓此是老莊勝處不然焉無處收煞也忽我一輸能住章法

絕○初爲有虞氏說起人後却借之爲千萬世痛哭嗚呼有虞氏尚未免蜀世之惑況武王乎況武王之下乎此便更不消措詞圖想無爲之治真如逝波入海永無還望者也那得不尊而自寬

百年之木破爲犧尊青黃而文之其斷棄於溝中之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

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揚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彼所謂得者可以爲得乎則鵲鴝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趙舍聲色以柴其內冠纓毛摺笏紳修大帶以約其外束縛內支盈充於柴栅外重纏繳觸睆睆縣縣視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日啦韓文公爲我再望諸戚之墓而觀其市儀有慘悽屠狗者乎用此句去

人之本性道之所託也惟無心無爲斯能保焉極言五者爲天性之桎梏蓋世態萬端無非由此五者滋戛故也

入道

無爲二字相沿爲道家常談看莊于此篇說入精微處明確處○前面要說無爲先托出靜字一層要說靜字先托出運而無所積一層夫靜之爲無爲人所易知也運而無所積之爲靜人所未易知也運而無所積焉純是動何以言無不靜耶此處須觀見得運而無所積之體則劉然矣運而無所積乃至一者爲之也尚有貳則不能運矣則有所積矣故道者其爲物不貳也不貳者一也一則靜也可見運處即是靜靜處正是運動靜一機非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既出靜字上面又添一虛字者靜之功所由入也夫而後從虛落靜從靜落無爲虛靜無爲渾融一體蓋其精微有如此者○後面既說無爲却又非掃却有爲但無爲者處上之道有爲者任下之道上所自處者本也下所分任者末也通通說去只要見得本末二字除却虛靜無爲凡一切有爲之迹如兵刑禮樂等類是末學本所當先末所當後蓋末非另有一物可與本相對是從本上一層一層落下去的愈到下面愈落得粗了道之大序如此雖日古人不廢奈何爲帝王聖人者可舍所先而爲其後哉其明劃的確有如此者○篇中段落似有排比而轉換不覺○辯問以下都是引証○收尾處將諸語一集掃却蓋凡有跡皆其粗者也非道之所在也書始名爲傳道之是猶何況五末九變之煩乎深欲天下萬世人舍末持本深味此篇可知無爲二字不是寂滅廢棄乃聖道不易之論幽所以夫子於古今帝王止推大舜無爲後來如漢文帝曹參蓋公所云又無爲之精神耳

彼皆知無爲之源流如是哉

天道運而無所積不舍晝夜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神與化俱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主誠故海內服明於天道於聖六通四辟六合四方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闇默之中無所障礙萬物自成天下自歸淵淵而其自處也則闇默之中無有不靜焉者歟

道在天地無時息停留故能貫穿古今徧徹萬類苟有所積便堆住這裏而行不去着在一物而氣不周矣故運而無所積一句便道盡化體也天道帝道聖道總是一道總是一部帝配天者也聖法天者也○運而無所積則是動個不止却以靜字接之妙妙試思動靜是一是二可與言道也○開口便從運處說靜莊子之學豈寂滅者可同日語哉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以靜爲善而圖靜鳴是有心便非靜矣心不擾而靜則自靜耳這方真個是靜故與覽一體也

緣權落到靜又恐靜字有着意以一筆揭之

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明更不聖人之心靜乎萬物之鏡也則明有如此者
靜乎

又就靜字推出明字見靜中妙用天地萬物秋水經胸更何須勞擾此便是聖落無爲之胎也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能息心則虛則實萬理實俱備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由靜而則倫矣其中井然此虛則靜靜爲動則得矣由靜而動自無不宜此層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人各盡職此層從靜落無爲從虛泳靜

無爲則俞俞憂患不能處不能居於其心年壽長矣外憂

不投則神
歌而壽

虛者靜之原也從虛落靜從靜落無爲進用四矣字錯落讀歎提句八箇字下止落出虛靜無爲其恬淡寂寞四箇字止靠靜字下形容到無爲之字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何但天地之精者即至粉至屑有要不離乎此此處伏明此以南鄉音向堯之爲君也主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一本字也陪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主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陪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服循事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主靜而聖體動而王用無爲也

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矣四句總贊

與上節對作談歎上節細此節寬本爲有天下者言看他一主一陪次叙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虛靜無此之謂大本大宗伏本字與天和者也和字作去聲讀所以均調天下心於爲與人和者也不過言與天爲徒也與人爲徒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極言虛靜無爲胸中自然之樂非有爲者人事之樂可比

莊子曰甲承其言特又白表吾師乎吾師乎指整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無爲自然而已

一申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順理而行其死也物化隨物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一故知天樂者無天怨不怨天無人非不尤無物超然物外無鬼責合其吉凶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二句承其鬼不祟無祟其魂不疲無累其心定而萬物服三句承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道只是一個虛靜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天下在一心涵育之中天下無客爲也此句鎖住再申天樂總頌一句權於天地應轉天地之本心畜天下道於萬物應轉萬物之本

妙指據痒總無干涉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天地道德總是無爲）故法之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終身）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

總收上文無爲之妙如此

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此德字以下與上同德體統言）則不足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此道字以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真是一番王論）

上文將無爲源頭處說到至精至微此又轉歸將無爲與有爲分別權衡一直趕出判出本末先後來其議論不偏不之正大明徹矣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同）智雖落與絡貝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詞包絡）物不自說也能雖窮四海（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駕御物而用人群之道也

尊用則何以況起在上者之獨貴無爲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類例也）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隆）衰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五末）精有爲之組迹精神心術乃本之所在此處得則無爲而自正矣然後從之便帶起下節先後意

就無爲有爲判出本末二字來

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六句以況本末而未從也）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

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化育萌芽區區有狀興作萌別）盛衰之殺（等殺變化之流也盛衰等殺乃變化之自流者）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親爲朝廷尚尊（貴爲鄉黨先）尚齒長爲行事尚賢（德爲大道之序也宗廟四句乃聖人以人道取象天地處人道皆然）則本末之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有先後可知（何取於道取道而言之事）

就本末判出先後二字來（此節完足上節意）古人有之俱非所先可見非于不是把禮制一切屏絕了止是要人知得緩急輕重他居猶激昂言之帷此處最和平也止輕輕蕩漾倒先

後之序本末之序更不消說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虛靜無爲而道德次之、道德不過天所賦界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不過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小過行仁義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不過辨形名已明、而因官任職次之、因任不過寄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不過觀因任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不過定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不過賞罰已明、而知巧次之、知巧愚處宜各處其宜賢不肖襲情、各著其實必分其能、分能必由其名、循名以此事上、責實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復於虛靜無爲

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古人一知所先則下此者最最然不勞自治看他惟一則天而道德以下綱舉目張然則無爲之爲不既大乎。明天二字即起處所云明於天也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名凡五變其說九變而實詞可言也至實詞九變其說、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實詞、不知其始也、豈知一出於明天之創道而言、近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止可受人之治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實詞、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虛靜無爲乎

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辨士一曲之人也、謂法度數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語下也

極言形名實詞不足先。此節反繳上節意。以上言無爲有爲本末先後之辨如此一篇之意至此已完下止引數人語驗証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back無告、不廢窮民、苦哀死者、嘉喜愛孺子而哀婦人、舜此吾所以用心也、舜曰、此治物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於自安字

然者若字安在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自嫌已之多事子天之合也、我中間有便錯落

人之合也、猶天和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王天下者天地而已矣天地者虛靜無爲也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藏書史官名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音翻反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語未曰、太謏乎、音揣盡也、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無以爲人不義則不生、無是仁

義眞人之性也又非矣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與物兼愛仁無私義也此仁義之情實也老聃曰噫同意甚乎後言失言幾乎後人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養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同倣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偶偶乎用力稱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逃亡之子擊鼓求之是速其亡也猶幾意夫子亂人之性也使之性棄仁義而治之是速其亂也

仁義且亂人性則自分守形名以下不言可知故莫若無爲也數固有宇妙可見無爲不是不爲乃本不消我爲也夫

子所云義之與比孟子所云由仁義行俱是此意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足跟皮厚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妹志哉賤鼠病食之餘粮於所食不仁也生熱之廢老子以妹不知備物而棄之不仁也生熱不盡反前生熟食物既用之不盡而積欲無厓猶貪取無已老氏主於儉畜精故譏之皆書其不仁知將不仁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夾住中間之不足答也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退惊誰何故也爲老子刀之誤何故也爲老子曰吾形之誤心不覺也

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焉語助詞瑞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皆不仁而有其實名矣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是再受僻也言誅刺本不吾服也恒服既行當是辯以明前者不應之故行也如此

吾非以服有服非以行可合於人而別有行也予何今昔之異士成綺雁行避影卻身貌履行踵步不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前貌而顏頯然直而固曰閼然而狀義然固似繫馬而止也其志在於動而持欲動而發也機發則如察而審察事幾知智巧而視於泰特智巧而見於外凡以爲不信昔不實之徵邊竟同境有人焉其名爲謬謬人有此爲盜病

士成綺之狀貌志氣如此與虛靜無爲相去遠矣是大道之賊也故曰其名爲謬

夫子孔曰夫道於大不終包無於小不遺入無故萬物備廣廣闊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形其德神之未也乃神明之非至人孰能定之世俗鄙不爲靖餘耳非至人孰能定之未學所惑夫至人有世天下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尹橫與物同言天下與而不與起而乎禹禹之物之間之借審乎無假在而不與利遷至人何以能如此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此其要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困卻上之累也皆也通乎道合乎德退退仁義寬同體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至人能定未之輕守本之重本者虛靜無爲也其心慮有不定者乎心定則虛靜無爲有在我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道在書書不過語語止言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言所貴非當貴

者○拿增故觀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書輕如貝珠故觀而可見言貴則悲矣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指之情實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可見道又豈

此類耳

言乎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

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以上言技之精處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猶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又極一句其韻鏗然收篇忽入一段讀書妙論非爲學究下及石也夫聖以傳道猶無足貴者以其爲糟粕也況於有爲之迹如五求九變者呼固知道之在澄也靜也無爲也乎天下者可以深省矣雖然千萬世之學究亦可以深省矣○輪扁一段文法乃祖弓考工之絕佳者作法最爲嚴緊

天運

此篇凡八大段前三段言天下無一作不是道爲之主帝王惟當順之後五段又恐逐其粗而遺其精言道不在形迹變化無方純以神明用事細讀之其品融透脫眞有天花樂墜之樂

天其運乎旋轉不已地其處乎寧靜不動日月其爭於所乎日月相逐○一句天地其處乎一句地日月其爭於所乎一句日月相逐○三意者句句日月有機緘而不得已邪之而然乎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無以繫屬之而自然乎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無以繫屬之而自然乎○猜二句

雲○一句雨雨者爲雲乎雲爲雨乎孰隆施是雲施雨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雲雨乃陰陽交和之氣所成故以爲造化厲起北方北方土高陽亢一西一東有上下之流樂○問二句故多風彷徨無定飄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像不猜者猜之何須用前意故曾也敢問何故一句

突然而起奏去錯落如疏雨點蕉之聲○重重發寃連用五箇孰字勞而致詰愚者亦當醒眼○五箇孰字定有承當之者驀出這箇主人可爲宇宙假貼也

巫咸祒曰祒卽招字之訛巫咸明於天此盛托言巫咸相招致答耳舊乃音趣以爲人名可笑古來止有巫咸那得又有巫來招問者吾語女汝天有六極六氣五常五帝王順之則成祒邪使來

治通之則因九洛之事（協用錫疇洛書之事）治成德備（皇照下土天下
載之）此謂上皇（三皇以上人也顯得三
皇以下大半自用也）
巫咸古之知天者上所問皆天事故托巫咸答之六極五常
莫足承當上文五孰字乎蓋分明要過此道字始隱躍其詞
使人自悟之此五六止是道之使用然能順此五六則道在
其中矣○帝王代天行事其設施與天地日月雲雨風雨一
般天地日月雲雨風雨之主人即帝王經綸設施之主人也
那可不順○此二節為第一段上節形容得滿眼都有一箇
主宰在內分明是中庸費而隱五字又酷似其言飛鳶戾天
三句便見得人生無一處可以自用也下節順之二句是提
領之意

商朱太宰（官名）蕩（人名）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
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
曰蕩問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
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尊仁此非過孝之言也非謂
仁來過不及孝之言也乃眾所名為孝者不足為夫商行者至
於郢（楚北面而不見冥山（北海是何也則去之遠也）孝不曾與
孝肖哉何足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雖忘
以及孝哉

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仁天
下兼忘我難（至此則遠衰不言矣孝字看不得仁字看不得
看他一卸一卸直卸至此將仁孝都歸水得分明
是真道
（真化也）
忽而有仁孝忽而有孝字忽而脫去孝字蓋其意全不
在言仁言孝也
夫德（如上兼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万世（天下莫知也豈
忘之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万世天下莫知也豈
直太息哉而言仁孝乎哉（言仁孝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
自然以役其於德者也皆為修德之名所役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
於是焉在（至貴在我至富國財并焉至富在我名譽并焉至願
何有於爵（何有於財）

在我何有於名三句以明上八者之不足是以道不渝（可順者
皆有變
多也上三句引起八者此在名譽內也
貴也至富也至願也
徑將仁孝拔去又於仁孝外添六箇字以見一箇之名俱不
是多止要趕出道字此二節為第二段止取道不渝一句
以見帝王惟當順道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作咸池樂名之樂於洞庭（洞庭之野吾
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神不然已（已不能定（能言乃不自
得（失其常也）二
句形容惑字
懼者懾　怠者息心惑者志已眞深於聞樂者

帝曰女汝殆其然哉吾固宜吾矣之以人聲肖木。如此吾矣之以人於人心微之以天律上天氣行之以風又祇節之建之以太清。取声氣之元為主宰。候相準行之以風又祇節之建之以太清。四句乃來之体統。

四明送起五声而應奏萬物得生衆器象明。盛一衰或緩文武倫經。細大各有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声。消滔相得如二氣和合當其交動无知聲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又如物方蠢動因而震之分外雕発。九句乃其條理。其卒無尾忽然。其始無首忽然。一声死則一声生而維之一循一環。而終。以變化為常。而一不可待。毫無遲留。故所常無旁。而可以凝滯。六句又總言其無端倪無。女故懼也。太清下俗本誤雜入註脊滯統攬破化非復恒境。

此節是第一成也句句入後。一不可待妙妙一境未測一境復轉行尽如毬而心耳無措為震動之根便勝人千百語也

吾又奏之以日月之明。和聲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無不中節不主故常。急出在谷滿谷大在阬滿阬小盈尤虛空之處不塗卻音隙社守神一心志也以物為量。遣鍾論大小隨在充塞。此是作樂中除故其聲揮綽。悠揚有餘其名高明。空遠幽潛是故鬼神守其幽宜。日月星辰行其紀。順吾止之於有穷。止乎其所流之於無止。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流之於而不能及也。三句是鑽悅然無依。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不人。

吟無所用吾慮也目知穷乎所欲見無所用力屈乎所欲逮無所用吾拏也再阿已不及已夫。恕。可辭欲從之真由也。四句是返而頌歎。形充空虛乃至委蛇。

猶覺衆之形皆滿空虛心遂就。女委蛇故忘。

此節是中一成也句句入後。委蛇二字妙七人心純是悵氣未融故凡事欲以我與直到四边不着始覺通体似柔如此說怠字此時塵滓不沃自靈矣老子吾柔亦是這箇緣故。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声調之以自然之命。天故若混逐混然叢生。叢然相逐林樂林然而無形。渾然布揮。布散揮灑而不曳。滯曳而不止。幽昏而無声。幽深昏默動於無方。用不。可測居於窈冥。体不可虎昔形容其極神尽化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実或謂之榮人其得而定之行流。散徙不。宁常。

聲非復節世疑之猶於聖人。世疑此樂何不考於聖。聖人莊知聖人則知樂矣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應於命也。天機不張。元神不動而五官皆備。官自效職。此之謂天樂。聖心自。然。不容言語而心自。說。也聖人如此作樂之妙正與此同突以無怠調以自然。混之達情遂命也樂妙畢陳動於無方居於窈冥犹之矣机不張五官皆備也人莫定其所謂犹之無言而心說也故疑樂者但須稽聖也樂之理猶聖之德。妙形容。故有焱音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声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不可接焉。妙處無依而不故惑也。由承受。

此節是終一成也其渾沌淪落非復声音之事句句入後之

至聖也若一段將一派鈎天廣樂寫得聖人具体相符非
樂中神解不能及此即樂中神解亦不能及此
此節承上樂之美樂斯二者六句可斷四句也不可拔妙
妙明明盈耳而寄之恍然如孤舟入海杳無所天風振葉
不辨後先世情泥乃不可說也
樂也者始於懼七故鼓神爲之懼如被梁然吾又安之以忘忘
故道若棄去之矣之於哉哉故愚若無知者近道矣道
可載而與之俱也乘道而往
有何不可
惧之爲累也生道路深陡然一驚是六根震動之第一鐘鍾
南華經解　天運　五十七　三卷

也忘之爲道也天貞躍如妄力銷鎔是宿習退捐之進步關
頂也哉之爲愚也深入廣漠意識俱亡是漸近自然之火候
將到也看他說樂却說到如此地位去古人胸中透徹指着
便是也・此五節爲第三段如此五節論樂妙文引來止爲
一箇愚字說惧說忘意止在於哉字一節也意止在於惑字
一節者意止在於愚之一字也意止在於愚之一字故從惧
逃出來
逃出來字從忘逃出逃字以便於從惑逃出愚字也何也愚
故道也愚故道可見求道者無一知半解可自用也道可載
而與之俱則順之而已矣莊子之文如此切不可因中三節
之精微綺麗謂其忘而論樂也雖然樂不在道之外謂論樂
即論道則犯之首肯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魯太師名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尔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狗草爲狗祭祀之未陳也盛以篋衍衍簡也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
所用之尸祝也
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蘇草也刍草取而爨之
者因名爲蘇
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
必且數數然而覩焉今夫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已
爲所顚倒
之禮法也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
南華經解　天運　五十八　三卷

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
眯邪言受其顛而八手一輪言過眼
之陳迹不用也爲第一層
莫如用車以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
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古之於魯今之是
猶胡越也
狀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
而不窮者也又一輪言陳迹之不足用者以且予獨不見夫柏
古今時宜之異也爲第二層
矰者乎引之則俯含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
不得罪於人又一輪言遵時宜者有功恒因
時俯仰則無咎也爲第三層故夫三皇五帝之
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

猶狙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仁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又一喻言所貴於四時時而行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又一喻反指言設使不顧時與其弊必致故西施病心而矉同顰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美者在美人則然也又一喻言不遵時宜者惜乎而尒夫子其罗哉緻一句而於不知其故也為第六層

此節為第四段言子止是一時字却連用六樣譬喻作六層文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制度名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天地造化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

則不可以虛而不止外面物迹中無以主之外無正而不行私心用事外無所取正則不合時宜道由中出者不受於外非時世之所行也不以施於世即外無正而不止外入者無主於中非吾心之精徽故無主也聖人不隱不以藏於心即中無主而不止句也必應由得吾心之精徽外合時世之名公器也變通乃內外同歸体用一致聖人之所以合道也

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旅舍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數相見必受道

求道者得其粗而道其精看見先王許多事務便謂道在是矣問之中心其氏茫然毫無據也及心所欲為便謂道如是行矣豬之時運藏留其弊而不知也故中外不相符人已不相得唯不知道之精故不知道之變也何怪其以蘧廬為安宅哉

古之至人假道借路於仁託宿寄於義不肯定以遊道遇之遽一事不食於苟簡之田逃於立於不貸之圃因物付物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不費也又自解古者謂是來真之遊直為形迹所役哉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戚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然心合之則悲貪戀而一無所鑒於理一無所見以憊其所不休者但明於迹是天之戮民也與來真終思取與讓教生殺物不止入者正之君也正人唯循大變無所匿者能所運潛者為能用

之乃合焉故曰正者正也因其所當正而正之其心以爲不然者以上皆言爲不然則是不知天門弗開矣全靠形迹用事而運籌者也

道体活泼ㄈ地故高得至人亦活泼ㄈ地采真之遊便是天德化人天之機民正與之相反若昔回頭則采真二字即青有一針也循變無窮即是采真天門弗開即是機民此節是一正一反又一正一反此二節爲第五段言此道至精至灵原不在着迹處與拖泥帶水者無干矣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义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一喻心蚊虻嘗音膚則通昔同不寐也二喻心夫仁義惰同於亂也

然乃憤吾心氤氲大高使人亂心更甚於昧目嘗膚也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不失其本質吾子亦放風而動慝德而立矣同歸於自然也又奚僚然用力貌若負建鼓建鼓大鼓也而求亡子者邪三喻不須驚駭天下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五喻本質之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辨若出自然如此於本質者不必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若出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六喻小惠相分別矯虔六喻小惠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及不如相忘於淵沈各得之爲樂然則又烏取仁义之區區哉

此節爲第六段仁义是於道外立出名目總屬形迹之事不如相忘於本然乃爲近道也此段亦有六喻而變換不覺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不能得也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何以規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合而成体散而成文正之乘夫氤氲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二氣子口張而不能嗋合也子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声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声見老聃稱孔子爲先容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謙言已老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辭名一也古今同推称之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

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純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渾沌未鑿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音曬殺降其親而民不非也知覺開發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謔見三歲而始謔日夜不待三歲而人始有天矣知甲故也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代物慮天順人以殺殺盜非殺謂爲人自爲利而於人心而兵有順代物慮天順人殺盜非殺當然人自爲利而於曰天下耳各分彼我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夫婦爲人道之始原有倫序而今乎婦女人心挽滑之作於天下今則不待二十而亦何言哉倫之一端也乃

不可言說余謂女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猶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狹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去憯於蠆音蠆敕上声尾之尾鮮規之鱗鮮規魚名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如子貢蹙然心不安

此節爲第七段三皇五帝之治降而愈沒今猶欽慕其陳迹而不之不亦蔽乎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既回熟知其故矣以奸音干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

君無所鉤取用甚矣夫人之難說言過之則也難明邪柳赤道自

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白鷺之相視眸子不運注視而風化雌雄相視而孕山海經曰鳳凰之山有鳥焉其名曰鳳凰雄鳴曰即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傳聲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歟如是名曰類自爲牝牡此三句言合以神過性不可易命不可變其當時不可止道不可壅其

化苟得於道勿自而不可何所不失盲者無自而可相與矢盲者無目而可與

知物化之以神則休道之不在迹可知矣休道不在迹而

又豈以迹哉夫相對之人皆道也吾神與道一則亦無往而不與人一矣故過道過主非有二也●廣三物神化之事

諭意過主過道皆可言外會之

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孵音孚卵而生也魚傳沫魚不相交但恐親止恒功子也魚交但而孕也蟲蠐似我腰者之於蟲蚓不相類也弟之於兄也魚之於沫不相交也蚓腰者之於蟲蚓不相類也弟之於兄不相類也然而卵已有矣沫已成子矣蟲蛉已當矣兄已悲泣矣此皆神理轉移不知其然而然者久矣丘不與化爲人能與造化合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過主說

就老子上三件外又拈得四件神理所傳似可解似不可解

悟者自得之不與化爲人是與道二矣安能化人是與人二也故曰過道過主止是一个神理●此二節爲第八段揩去形迹獨見神理其措語精微一字不犯正意有曾鎖花水月

先將五[illegible]人[illegible]然後遍入聖人。五者乃更不[illegible]

六節故曰寡聖人之所以爲聖未引野語作結見凡人各有所尚惟聖人勿得所尚耳眞其一片醒世婆心。恬惔寂寞虛無無爲是聖功夫領養神二字。則其生旨也貴精粹純素止是養神二字之換面

刻意尚行。崚跡其意。雖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illegible]是不足語氣此山谷之士。非[illegible]極世之人。枯槁自苦。赴[illegible]淵不反者之所好也。一樣人語仁義忠信。恭儉惟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

遊居學者之所好也。一樣人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上。尊主疆國之人。致功非兼者之所好也。又一樣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無爲猶此江海之人。

避世之人。閉暇者之所好也。又一樣人。呴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爲壽而已矣。此道同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又一樣人

五樣人。皆盡世間流品。其先後則非子羣以己意次第之由淺而深也

若夫不刻意而尚仁義。不[illegible]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逃

引而壽。五者一無不忘也。無不[illegible]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不一極而美無不至。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五者一齊退聽

據出聖人。令天下諸色人心死。

故曰。夫恬惔虛寂。寥漠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本也。

入筒字是聖人一生功用。此節一提。下四節都寫此入筒字。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去[illegible]已。遊自然。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無心於信矣而不期。無心於取必。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以上皆虛。乃合天德。此二節多同天道篇語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又將天德之象也。靜而日遷

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四句約
四此養神之道也片時頃刻夫行于越之劍者千溪越山柳而藏
出名劍
之不致用也寶之至也劍猶如此況神鋒乎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
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不可得而其名爲同帝
與天帝同用也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
精通合於天倫天倫猶天戒此言養一之謂其用乃全也

將上數節都歸養神是一篇之主

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精神乃
和依者
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

素謂之眞人

說聖人而結以眞人正是親切眞語

繕性

俗學俗思双起一篇之意前半篇完俗學之性接手用由是
觀之一節遞入俗思之帳行文有蛛絲馬跡之巧雨草俱俏
古傷今前幅兩用古人落到俗學後幅三用古人落到俗思
最有蕩漾之趣○後半篇遞出隱字以下一節一節說出許
接
多學問與孟子所性外定大行不加窮若不損意思相合
繕治性於俗學即後文博以求復其初欲以求滑者骨沼欲
也
之學也以求復其初復性初亂也
於俗思即後所蔽以求致其明欲以求謂之蔽蒙之民
之思也致明德
此節自起一篇一二句起前半篇也三四句起後半篇也

古之治道猶學者以恬養知定能生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
道
知養恬又以人生本不須知而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猶順其
不用焉則恬者常恬矣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猶順其
性夫德和也道理也是和順德無不容仁也和則無道無不理
又也順則無又明又而物親仁也乃爲與上純實承忠字而反
至忠也
有道德之不宜
乎情得其樂也信行容體於容貌而順乎文然節文禮也可
古人仁又禮樂皆本於和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後世純任制
度則皆自性中流出也作則是俗學
之支彼正而蒙已德物各自正而已德則不自人各有德自則
離矣
物必失其性也以已德加人則人性失矣此古人所以知恬交養也

從養性中惟出仁又禮樂語最細最平可見他如只是恨人

夔仁又乘夔之迹故作激昂語耳

古之人在混沌之中。元氣與一世而得。澆漓烏嘗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無知。嘗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

此二節特舉古學也。豈非不失其初者乎。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治也。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失其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陰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舍天性心與心識知。彼此以第人心。心竟致而不足以定天下。人

巧僞。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多文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也。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不可復反。

此通出俗學也。文博之弊。民無以復其初。而況稍性命於此以求復其初。豈非蔽蒙乎。口文滅質博溺心。二語誠三代以下之棄石也。

山是觀之。世喪道矣。世風愈薄。道喪世矣。以非道爲道。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與乎世。世喪道則有世亦何由與乎道。道之人不用世亦何由與乎道。

此通出俗學也。文博之弊。民無以復其初。而況稍性命於此以求復其初。豈非蔽蒙乎。口文滅質博溺心。二語誠三代以下之棄石也。

山是觀之。世喪道矣。世風愈薄。道喪世矣。以非道爲道。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與乎世。世喪道則有世亦何由與乎道。道之人不用世亦何由與乎道。

隱而已。隱也見此明論何得不隱其落筆最關

承上文積衰之後。深致其慨。蓋山程字蓋世道交喪。所學不行。則當明志。此通入俗思之線索也。此節篇法最巧。讀之止是一層說去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言不必有意於隱。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復於至一之世。而無不隱之法也。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待時。此存身之道也

又承隱字發明。落通出存身二字

古之存身者。不以辨飾知。去聲。則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言不違時。危然獨立。處其所安。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即進也。行德固不小。識言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惟正已。不受傷。故樂全其性。自存。樂全之謂得志。即此便是得志也

又承存身二字發明。落出得志二字。得志二字。漸逼修思二字。意

古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修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襲。句言適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固。其去。不可止。人得其來。然而來。

為軒冕肆志不務窮約遵俗其樂彼與此同豈以窮約為故無
不如軒冕哉
憂而已矣古所謂得今寄去固不樂出觀之雖樂軒冕之樂未嘗
志如此
不荒也志荒已於物失性於俗者喪已於儻來之外物
失性於軒冕之俗思
謂之倒置之民其蔽蒙是以倒置
不明內外輕重惟
又承得志二字發明三舉古人其不得不隱者為存身也存
身為得志也得志非軒冕之謂也全性固樂樂則得志所志
如此是古思也重內而輕外豈非至明者乎今也志在軒冕
而甘於喪已失性焉是俗思也內外輕重之不明謂之倒置
之民非即蔽蒙之民乎○起首極整入後變法流利變化如此

一篇小小結構從來無人看透況他
篇之精融浩汗乎甚矣讀書之難也

秋水

假何伯海若問答一層進似一層如剝蕉心不見不止
道最忌識甲第一番要見大見大似可忽小第二番不可忽
小然則小大俱當定心矣第三番小大一齊掃却捕却小大
則物何故又有貴賤貴賤泯有個小大第四番本無貴賤
小大既無貴賤小大學者何所遵從將何者當務何者當不
務第五番務不為一齊放下止是無方自化如此似乎無取
學道第六番知道者超然物外純乎在天則是無方自化道
之妙處正天之妙處豈不足貴天人何所分別第七番自然
三句一束結出反真蓋漸引漸深造乎極微而後止也要慎

一段發無以人滅天意孔子一段發無以故滅命意公孫龍
三段發無以得殉名意末段與物同梁則所謂反真者在我
矣其寓意似化隱顯之間是最活潑文字
秋水時至　水春生　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
牛馬　牛易多牧於兩邊河灘今水漲
則岸邊故墨之不辨是牛是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
為天下之美為尽在已　自謂大觀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
無边此者

視不見本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自以為多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也井中蛙況一井

夫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猶虛心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者乎孔

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猶虛心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者乎孔

南華經解 秋水 九 四卷

南華經解 秋水 十一

者言要他見大然終有窮究大大何可窮況眼前便已空超矣夫道各至足泰卜非於天地非益惡在小之可怨哉第二番問答探理細入細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實乎小從

大佩嘗北游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故偏處小而視太有所不見故心宪大視細者不明處大而視小有所不及審故夫精小之微也字無形也二語深遠物態音乎大之殷盛也二者蓋充故異便人為不使而自便其小一節也覺無形是大者以小為此勢之有也乃自勢之常言不見不便而自便其大也尚在有迹無形者指數之所不能窮也如此極至的地位可以言論者物粗也默下箇粗字則統之粗也默可以言論矣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下箇精字則統可以意致矣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此是不期精粗焉至此絕道妙精粗痕跡俱泯非期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害不多仁恩亦不於有形者比恩自動不為去利不求不賤門隸亦不以求利貨財弗爭爭貨多辭讓亦不以辭讓爭焉不借人事不假人力於人不多食乎力不貴貪污亦不以自食其力者為行殊乎俗不苟同不多辟異亦不以辟異為高同乎俗不自異其行殊乎俗不賤同乎俗不自異其行殊乎俗亦不以阿世之翕翕不足以為美為在從衆自處不賤俊譯者為可惡不分是細大之不可功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不分是非之辨

為倪不見細大之際謂之道人不間不窮至德不得不見有得大人無已渾無約分之至也收斂分定到得處也此二十箇句皆自不期精粗細言之蓋道總不在端倪處也此段說精粗總即是小大精小之微也乎大之殷也

上段既收轉小字以乎小大俱到此又一并掃去說他將小字說到至微也是期於有形將大字說到至殷也是期於有形大道豈在形哉故小大兩字都用不著所謂言意俱盡不期精粗勢是也解為大人言多話也只是兩邊俱掃庶中無相而已○約分之至妙分乃所性分定的分字約即朱子所云自戒懼而約之的約字約分之至則斂吾性分於太虛之表與無聲無臭同體更無倫類可以擬似尚何小大之端之有第三番問答識解不留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阿既不期精粗何至又問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可見貴賤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大矣則差數睹矣可見小大以功觀之源一因其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

有功用互為則功分定矣可見功分之無常也承上文定字言功分時如是則功分定矣外定從推反而不可相無之一言非謂功分有一定也上言貴賤小大之無定又恐指物之有功以者為貴物之無功者為賤是果有貴賤矣故又着此一層趣人心所向。趣人心所向。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趣舉之也又添一項。趣操之無常也又恐人各以意之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吟所向為貴所不向為賤故又着此一層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貼矣可見趣操之無常也又添一項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貼矣

讓而絕湯武爭而王自公爭而滅是爭讓之俱無常也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自貴賤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小梁麗曰謂衙可以衛城而不可以窒穴大可知○下又廣言之梁麗卓木訥

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

南華經解 秋水 十三 四卷

鴟鵂夜撮蚤察毫末畫瞑而目不見丘山言殊性也三項皆言物各有長各有短以明貴賤有時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俗語舜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原無貴賤

烏有是非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皆偏陋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諂也愚者不知諂帝皇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叛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义之徒所以貴賤有默乎河伯戒勿聒乎河伯乾言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貴賤之門徒無貴賤間也

小大之家從無小大成也双收貴賤小大

真見道体看破物情原無貴賤小大是據周上所云不謂特

拘井強泥之也熟讀此段當得無疑光明朗如智珠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蘭僕無貴賤小大則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猶汎衍言何所適從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猶汎衍言

無拘而爾志與道大窒拘則窒塞何少何多是謂謝施言無定也無一而爾行與道參差祇一則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同參差參差

油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

兼懷萬物其孰承翼無所偏用其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承接扶翼

孰長所卻道無終始物有生死不恃其成有生死則物一虛一無方道無終始物有生死不恃其成之成不足恃一虛一

滿不位乎其形虛滿通乘則年不可舉位者時時不可止逝者消莫滿時不可止莫挽消

南華經解 秋水 十四 四卷

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虛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道本無方與為無方將自化

夫固何辭受趣舍之足云

大道渾同始於無方歸於自化自化二字妙到此則一切滑一

見不消破除自爾雪釋冰融矣第五番問答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疑既無為不為之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也犯之物不害也

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而莫之能害也

乃自全於物故曰天在內人謀終不勝天也（總結）人事盡在乎天在此物之表也（天機）故不見（人事）不在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德（以天道適蹠而屈伸與時俱化）德一（德者）要而語極（乃孝之要而道之極也）

知道則達理則權超然自全於物表純是天機妙用何言道不足貴耶○此正明上所云無方自化之妙惟知道者能之落到天字上是絕頂議論第六番問答（造極之言）

日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自然）落馬首穿牛鼻（人為）是謂人（造作）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有命（天理）無以得天（心）

名（德）是之謂反其真

南華經解　秋水　十五　四卷

註明天字道川三語來生命即天理得即天德故即是人心名即是人事持遁遁致戒耳○以語大起以反真收若他一真

第七番問答

路大第（第七番問答）

夔憐（夔也）蚿（百足蚿）蚿憐（蚿）蛇（蛇）憐（蚿）風（風）憐（目）憐（心）（遞相憐下同）蚿（蚿）蛇（蛇）（其速也）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跿（同踽）踽（音禹跿音趺）而行（一足）（百）（審）（跿音趺）（行不當說）而行子無如矣今子之使（眷）百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噴）則大者如珠小者（百足）如霧（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噴天然如此）今予動吾天機而（機）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蚿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東是衆足）蚿曰（蚿）（不可）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那）（相換）吾安用足哉之動無足（亦）

天機之動不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脊）而行則有（有形）似也（似）今子（子）可相易（易）（相易）乎風曰（風）（曰）予（予）（動）（吾）（脊）而行（行）則有似也（似）今子（子）（有形）（似）（也）（似）蓬（蓬）然（然）起（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蛇）（音秋）蹴（蹴）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集大屋者唯我能也（唯）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天機）（衆）為大勝者（衆）唯聖人能之（聖人）（之）（能）（者）（也）

突（突）起（起）一本無（無）鼓舞（鼓舞）文有仙工○論物之神運（運）而愈（愈）進（進）得天機愈深者（深）（者）愈（愈）勝（勝）然則天下之（之）（不）（天）（下）（之）（不）（天）（下）（之）（不）（天）（下）

勇也陸行下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烈士之勇也知窮之併命知通之不那臨大節而不懼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解曰以爲脇虎也故圉之今非也請辟而過

此段發無以故成命意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蓋甚大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智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

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鼈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井欄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井壁赴水則接腋持水至腋翫水浮泥則沒足蹶音厥其音于蚌屬鼈而覆蓋頭背還同頤也蚿亦名蝘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爲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

規然自失也蹶夫知埳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蝗蟲名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一曰且夫知埳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莊子跐初買切音蹉蹈也黃泉地面登大皇天無南無北奭然四解廣漠於不測深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微反於大通達子乃規規然而來之以察秦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邯鄲餘子未成之學行於邯鄲遒與未得國能所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又帶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張口下脗合而不合吾舉而

不下乃逸而遁

此段一發無以得殉名意也○公孫龍素在我之德而殉智辯之名故不免自失於莊子也戰國好名之士以口辯勝取故先以此証焉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欲以周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子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重吾

德也

此段二發無以得殉名意也回瞥又殉名首所謂棄也故又以此証焉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我邪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儵魚出遊從容無拘莊子曰請循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盲與魚全無拘之理矣又妙莊子曰請循其本請理語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答還妙妙其語便如云子亦知我我亦知魚也此段駁反其真意也反真則真在我安往而不與物同樂乎

其寓意俱在指縫着神之間○接連四折妙在止就末詞下一轉語及至緊處乃是一體融徹即此便是圓通大智也

至樂

樂之一字學道人與世俗所同向也孔子曰樂在其中矣孟子曰樂莫大焉豈不尚矣子但俗所為樂者形骸之享受學道人所為樂者性情之恬愉名曰同而實大悖焉以形骸之享受為樂是拘身之桎梏也庖犧之棄世也伐性之斧斤也勞攘圖之果未足為樂也若性情之恬愉則無為逍遥不言樂而至樂存焉吾獨怪夫以勞攘為苦為樂為苦也此無他皆有生一念為之累也愛生則欲來其生奉其生則欲使吾之生優於凡謀生者之生是以不勞攘圖之而不得已也莊生要死以下三段將生死圓看破顛漏一悞命與形不可損益固生死圓亦不得不看破也末段將生死證得一氣轉換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竟未嘗有生死也如此則有生一念可盡洋矣生且不有肯何一切享受之足云莊生盡欲慈離遂遂矛之至樂歟俗之所樂名曰愛生實大惑之故言至樂活身無為幾有益耳

生死更不道清活身二字矣

天下有至樂無有甚有也

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至樂即也

今奚為奚據奚避奚惡奚就奚去奚樂奚惡言至樂活身之理俱有此不知人之趨舍何如下落

虛捉至樂以待下文分別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惡也所苦者身安下之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

俗情如此不過為形謀計耳下一愚字斷之

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為國位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寿者憯憯久憂何之苦

人謂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其善未足以活身聲

活名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未足活身以受禍

故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之危

故曰忠諫不听蹲循勿爭身也

言諫君面君不聽當故夫子舍爭之與若以殘其形

單身循君勿與爭爭

名亦不成意在以爭成誠有善無有哉言不足為善○此

恬音天下尊此四者之誤外字疏字遠字未足以活身字

甲則上文斷其愚字之故也○尊此四者原為圖樂故所樂

五樣更不消申說

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見

夫俗之所樂與所苦反○此段是正說至樂

者吾未之樂也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俗之所樂

與俗之所苦蕩漾一番拂過去○未之樂未之不樂言並不

足經意也

吾以無為則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

譽上句主下句陪回是下言其故

譽是成譯故並引之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吾以為樂者雖然

無為可以定是非畢竟無為的至樂活身唯無為哉存傷生之

其至樂則活身之道無為哉存則傷生之

無為之為至樂信矣下又言其故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

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天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芒音荒

芴音惚

芒芴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言無為之化萬物皆

職也而無從出不可測識

職名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

無為哉人能無為則與乎天地矣其理豈非不

打乎無為幾存亦言其常之理然耳

轉入無為方是至樂○無為直與天地同体幾存之云猶然

言之耳須知莊子說至樂無為是天地不怔之真理活身幾

存乃對世俗之傷生者言故下此字面耳不是說以此長生

也看下文純見打破生死便知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

甲死生而歌惡乎以靜音

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

然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感動心也）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夏秋冬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偃寢貌）寢於巨室（巨室天地也）而我嗷嗷然（嗷嗷哭聲）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一息之呼數一日之理也一日之晝夜一歲之理也一歲之周伸一生之理也一生之生死一元之理也窮之則元劃今其質之則亘古無窮莊子所以設猶舉申以曉耳

支離叔與滑介叔（支離忘形滑介忘心）觀於冥伯（死者之丘墓）之丘崑崙之虛（崑崙黃帝所休息處）黃帝所（黃帝所遊也）生其左肘（不安惡之象）其意蹶然（蹶然不安貌）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乎何惡生者假借也（四大假合）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塵垢集耳）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之物化（觀其丘）而及我我又何惡焉

生者塵垢也此語形容假借深入妙諦本無塵垢風氣所成諸方微滓漚爲欻兆與四大假合偶爲生耳精切無二義也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骨殘也）髐然（髐然枯骨貌）有形撽（擊也）以（以馬）

捶（擊也）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羞惡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言何不得其死者比一句含盡而死者世上人大半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談者似辯士所謂狡也）之口（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縱逸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將使司命（司命主生死）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顰（同蹙頻皆愁貌）曰吾（吾猶能）安（安）能棄（棄）南面王（王）樂（樂）而復爲人間之勞（勞）乎

死者之死生者言之不似也託之髑髏妙矣生死等耳僅不言死之樂不足以易生之憂雖然以生者之嗜七言之則死者無爲誠樂矣○三段皆看破生死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幾問者（女幾問者言子有言丘甚幸之曰褚（綴衣）小者不可以怪大（索也）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大不可以小（吾恐回與齊侯言黃帝堯舜之道而重以疑人神最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

得不得則設人擬或人曰汝獨不聞犯背者寫之厉害哉則死以拇
鳥止於管知管侯御退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
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
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
遊之壂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
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
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共樂之相與
還旅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也有其好惡
故嗜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知其異名立於實不倚
本

動人義設於適義隨於是之謂條達無不而稱揆度而揆
所恰適堅固
合異形不可損益則天下事就可率而循理者九部太牢之
養鳥豈獨魯邦哉主者似之今世之以養形爲樂者何嘗知
性分之恬愉哉是皆養鳥之類也○前三段看彼生死又看
此良乃知不是故作達觀實理之不得不然耳取意全不在
逍說人主上

列子行食於道從請道見百歲髑髏攖觸而指之臨乎觸
女汝知言唯我與而不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養心憂
不足解以知乎
時日中心養七是也言陽果以生種有幾化之種
果以死種憂乎嘗解說其乎果或乎爲來乎

凡有幾耶言其無窮得水則爲蠙蠙蚌也下文約舉指之不士之際則爲蛨蛨蚌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鴝名鳥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蝴蝶蝴蝶胥也一名忽聞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無皮其名爲鴽掇鴽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輒生於食醯黃軦生乎九猷頤輒生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黃軦生腐蠸腐蠸生乎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又指二句大地塵埃爲所共浮游水上塵塵相吹如霧如蠛其名爲醯蓼水皆欲生而中先有見厥其在水土相變之際未得土氣變爲蛙蟲變則爲蛙蟲

之衣即水鳥也生於水爲水鳥靜所云青黃其實是也鷇與鵔鸃其下以爲衣鳥生於陵也則爲陵舄即詩所云芣苢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陵舄而得鬱棲化爲鳥足鳥足亦草名其根化蠐螬而蠐化蝴蝶蝴蝶亦名胥又化而爲蟲也蟲草化爲蟲蟲蠸又生田夫野竈之下者得人之氣無皮無壳其狀如剝名爲鴽掇鴽掇復土千日化而爲鳥名乾餘骨乾餘骨吐沫爲斯彌斯彌化爲食醯蠛蠓也醯酸而衆食夫醯故名之食生順輸順輸生九猷九猷生黃軦黃軦生腐蠸腐蠸生胥薧胥薧生九猷頤輒生九猷九猷生瞀芮瞀芮生乎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又指二句大地塵埃爲所共浮游水上塵塵相吹如霧如蠛其名爲醯蓼水皆欲生而中先有見厥其在水土相變之際未得土氣變爲蛙蟲變則爲蛙蟲

逍相生皆蟲類也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爲一句羊奚名根如蓴菜具根連合於久不生筍之竹則生青寧青寧竹根也循本言肖載有老人曾見一歲長五十後尚有寸許是竹根未變得非所謂青寧者乎程猶之別名筆談言延州人王今呼虎豹爲程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世間自有此事如史言性理

隙之一云青寧形似刺蝟俗云啟竹開多刺蝟是也并存俟考若青寧果爲蟲則生程爲豹之說似乎難信

人以爲生死者在莊化只是一氣之轉模耳舉數端其要

相變化無此則生死一化機之出入凡人貪生乃至生種種
○○○○○○○○○○○○○○○○○○○○○○○○○○○○○○○○
○○○○○○○○○○○○○○○○○○○○○○○○○○○○○○○○
憂惡種種營求者不悟造化笑人乎故知無窮則順乎生死
○○○○○○○○○○○○○○○○○○○○○○○○○○○○○○○○
體乎造化其樂優哉

此篇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而人貪於生惡於死營營逐逐不知所止所以不悟造化之機也莊子所論種種超越此處一點不染故能逍遙自得而與造化為一

達生

從和無不利之官能而和不利之神巧官骸之必惰者既有
所矣則必有隨此數之所制者然也神巫之不利者本無鎖
耶斯無得而制也此數之所不得而制者也自有人以至於今
從和不腐之人仙家亦言少解則形之不朽存乎若神
明之躯垂則聖哲雖死其靈響猶如一日烏所謂勤勤火傳
是也蓋神與人人與形不知形之則生而養知養之
則如而滿然手得而與化為一此莊子憐憫欲養生者之
必和耳也○前三段大意已明後九十二段橫斜引喻或明
或暗其形之非末段借子扁慶子寄慨以至言告
後人末和字點出和字蓋深懼此篇知者數一孫休便數趣
古今萬萬人也此猶與內篇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生之所無以為也達命之
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數之不可強者知之所無奈何也明
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明特盡無益害有故曰知之所無奈
何也

提四句先將達者為達惑人作一引照○以生存躁死而務
養之以命可延久而務治之他如命盡命逝不知躁死
考
貓貧富人有真宰之生而驅走引所以生也天有不已之

命而畢定不能制命也唯達者爲能知務

養形必先之物欲以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物不足以養形也有生必先無離形謂形能存生也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形不足以存生也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形不足以有生則世之貴物養形者何足爲哉

上段言達者必能知務此段言世人皆不知務欲養形以存生此生之所無以爲也形不離而生亡此知之所無奈何也深悲其矣足爲要人急思一出離之路

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既在世中習俗難變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去形者莫如棄世此大勇人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逍遙正平則與彼造化更生循環推移更生則幾矣近事奚足棄而生棄則與彼造化更生循環推移更生則幾矣近事奚足棄而生棄世固是棄事遺生也反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敗是遣棄世固是棄事遺生也反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敗諸何故必欲棄之遣之此所以貴棄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合造化天地萬物之父之謂之也合則成一二氣合則成一散則成一生於彼之死形精不離是謂反其眞也合則成一二氣合則成一散則成一生於彼之死形精不離是謂反其眞也合則成一二氣合則成一散則成一生於彼之死形精不離是謂反其眞也合則成一二氣合則成一散則成一生於彼之死形精不離是謂反其眞生物尸與天地同其合散即上文之精而又精反以相天之至能移養精神與彼更生是一層恐未明形全精復與天爲一之故又推出形精不虧是謂能移是一層與彼更生也一也是謂能移也究境只是層句耳特措詞入微故與天爲一也是謂能移也究境只是層句耳特措詞入微故疊疊洗發道在古今惟其刻刻推遷所以眞常不壞得道者便是這一樣運用身無不化而神與天遊也故與彼更生化育輔其參贊

提醒世人第一着是棄世棄世之妙作三層洗出無累正平

與彼更生是一層恐未明無累正平與彼更生之故又推出形不勞精不虧與天爲一是一層恐未明形全精復與天爲一之故又推出形精不虧是謂能移是一層與彼更生也是謂能移也究境只是層句耳特措詞入微故疊疊洗發道在古今惟其刻刻推遷所以眞常不壞得道者便是這一樣運用身無不化而神與天遊也故與彼更生正是與天爲一與天爲一正是能移三層只是一意特反覆發明不忉之事不在於然之形耳此段精意都盡人養形之非此中又帶言形全者眞明世人偏物都是昏困之事并形亦不能養耳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敢問何以至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知巧果敢則意見用事之聲華慮不容者也有行地有行地者有行物物與物何以相遠物何以能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有物之際此所謂夫得是而窮之者務則物之遊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先也言定心物焉得而止焉所以不窒不熱不慄彼將處乎不淫之度守中而藏無端之紀軸靜遊乎萬物之所終始靜觀萬化育輔其參贊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遊守氣之至夫如此

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所虧扵外（神全效大酢者之謂）
車雖疾而不死骨骾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
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胸中神全）是故遌（音遇遌者）而
不懼人異也（一輪妙）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
乎（得全俱聖人藏於天）（以神）故莫之能傷也（復健者不折鏃于
虻）（虻子飄瓦似以無心故不是以天下平
均）（人人皆無心如鏃）故無攻戰之禍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
由此觀心之不開人之天（不敢人心之實知巧而開天之天）（但
遵故不致傷）（皆開人之天者由）自然之門純氣之守是也開天者德生（物真
之傷）開人者賊生（物有害之不厭其天）（依）

天）不忽於人心（慎防民視平以其迹）（庶幾神全
德）而反真
引此言養神之妙也神全則遊行虛際物莫能傷豈特此境
然之形少延喘息便為養生乎。神載于氣而泯神者亦即
氣也所以開口便說純氣之中（最得肯綮）（如巧）果敢乃與純
氣相反者一是滯于形下之迹所以止同一物一是遊于形
上之溟所以物不得止兩項人分別了然彼將以下從純守
工夫落神全由神全落物不能入又用醉者一喻（說神明神全）
物不能入之故復繹一節見得所以不能守此純氣者止因
人慾用事汩雜此氣故致神傷而犯害種種皆開日用知巧

果敢一反正為此故純氣之守且足無心自然所謂開天之
天也知（巧）果敢處處有心著迹所謂開人之天也其語意東
家西透最為融會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音屈痀者承蜩（特竹掇蜩之也如
拾）者（如）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上九二而
之易）（仲尼）（不墜至九等首用手依）則失者銖（其承蜩所堪）累三而
不墜（積二九於等首）則失者錙（不退錙銖之間）（修蒼
不墜（停蒼）則失者十一（所失）（愈去）累五而不墜（修蒼）之至鋌垣之也（乃不
念高）則失者十一（所失）（愈去）累五而不墜（修蒼）之至鋌垣之也（乃不
吾處身也（若）（橛株拘（拘木
也處守若）（其執）（枯木）吾執臂也（若）（橛木之株
）（捩）（若）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如）（此）吾不反不
慓（慓）（捩）（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

（唯）不以萬物易（蜩）之翼（唯）之何（為）而（不）得（此痀僂）孔子顧謂弟
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孔子引其痀僂丈人之開乎）
神以氣為載以志為使（引上段言用志皆學
道人精誠也）（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凝字妙蓋用志不分也
止是存神之人路荷至於神則志字俱用不着矣上段言純
氣純字已是精細然也是入手工夫若到神化地位便連氣
（純）字也用不着（本文凝字係本作疑字衆皮乃定）（來明而先
字也用不着（疑字俗皆豈知有如此精妙乎）
人九（能）（用而）先（配）（學）（劍而先）（刺狄古人妙處俱不可言
顏回問仲尼曰吾嘗濟乎（國淵也濟）（如）（津人操舟
（操其處深險也）

若神便捷吾則爲二操舟可學耶曰可善游者數（音朔）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又問其故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不得於津人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如陵）覆（反）舟之驚（猶）卻（句）萬方（猶）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心也）心者神明（定則）隨之（在）操（物）以足（注者）巧（以）鉤（注者）惲（以）黃金（汗詩箋）殪（同）其巧一也二人之巧本（與）無（注者）同而有所矜（矜）全也則（重）外也（掉）（捨）九外（重）者內（拙）也（句）

神定於內則外患不足以相擾然則養生者重內重外乎

南華經解　達生　三三　四六

造（語）有（句）入（鑽）穴（注）

賢人（名）學生（學養生也）吾子與（說）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說）

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叔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
棰其後者也

世人但知養形則養神其所從矣引此以爲之着鞭也○單
豹張毅只是借借影子不然則張毅者何足云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陳無柴其中無楗其內固有其
也如柴楗之中而立乎兩閒之中三者得其名必極至人
夫以豹者之踪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相戒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
知士之所取即都雍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
過也

先一層教人後一層戒人莊子引意重後一層蓋世之養形
者全認雍壤之上飲食之間爲快地也
祝宗人祭祝官玄端以臨牢矢音屎豕也說去聲說曰女
將三月豚女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女肩尻乎彫俎之
上彫鏤也俎則女汝爲之乎爲去聲謀曰不如會以櫛括而鉗
之牢筏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斬見之患死得於膠漆之上
膠同漆音篆遺築聚僕之間乘僕曲薄也言被髮而尸諸則爲之爲
文之梢也築橫之上捲諸曲薄之中
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雖者何也謀身如此今詔世人
養形者知其利不知其害然則愚於讙已不若聊於讙鵲者
也雖有鳴者已雖無鬻矣不爲望之似水雖矣疑收其德
全矣異雖無鬻應者反走矣

養闕雖猶以神全爲至而況於人之養生乎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游也水至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憂而欲死
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出而汝行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塘池注水曰塘又堤岸也孔子從而問
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
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入處似膝俱入與泪俱出隨水之
理

從水之道而不爲私此神全之秘密義也養神者須知之
梓慶梓人名慶削木爲鐻同鐻一云卽鐻之名別名狀如伏虎者鐻成見者驚猶見神妙
似見斧神工非人所能爲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
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心心動則神不
散乃始加手不然則已非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忘齊五日

而不敢懷非巧捐忘齊七日輒然頃忽忘其有四肢形骸也忘嘗是時也無公朝忘勢若不爲其巧專而外滑消外面滑心公家倒之也我忘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察木之形驅具矣木質宛然給可爲鐻然後成見現鐻此乎一成然後加手焉乃取而不然則已斬削則以天合鐻在目

天就任自然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用欵然後字揣以神遇也舉神會如畫

一技也猶以神遇而後妙養生可知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直左右旋中規圓也莊公以爲文弗過也畢組紃之使之鉤百而反圜圍之如鉤顛閫遇之入見百遍而後反文弗能過畢

日稷之馬將敗公猶默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

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無心自然神之所以全也若夫心動則神衰矣今也帶營無已不至於神索不止則力竭而敗者豈獨在馬也哉顛閫論馬圜轅神者之金鉉欵神猶馬也子來

工倕旋而蓋規矩蓋猶過也謂機巧之也但以手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神一而不桎拘凝而無忘足履之適也忘腰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內外俱忘境會之適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知適則其適後矣忘適之適斯化矣

神明至則迹相捐工倕之用指外不稽於巧內不費於心思爲然獨運而境會自符斯其恰適豈復迹相之所能測哉則乎此則神明之妙不獨在工師之用矣

有孫休者遵門而詫怪問子扁姓慶子焉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若不遇世眞損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畀予天哉休惡平遇此命也呼天而言我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所能墮遺其耳目黜聰若然無知於平塵垢世俗之外遊逍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貌率性而長而不宰不居功今汝齰知以驚愚修知以驚修身不恃能人之聞

以明汨修身以明昭昭乎若指日月而行也過於人之汗

形軀具而無有九竅無中道天於聾盲蹻蹻而比於人數亦善矣言炫露如彼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宜招福

間仰天而嘆弟子問曰先生何爲嘆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同我而來於又奚罪訴非先生哉之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悅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

夫以鳥視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欵啟。欵小竅也欵啟開竅。言開竅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鵰鶚小鳥比翼鳥樂鳴同聲音嗜欲相比鵰鶚也比翼鳥也小鳥被死鼠鵰鶚棄而飛哉

通篇以微言至論提醒世人至此恐窾枘未必相入特借扁子之歎孫休爲之加一警策。突盡天下人都是欵啟寡聞

山木

此篇教人以處世免患之道其意在任道德而設進德處純夾走一先清虛柳子厚曰與內篇人間世參看。逐段承敘自爲章法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之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

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將處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者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哉悲夫弟子

處世亦可謂近似然故未免之辭而非道也隨即一轉又進一層言道德則更無譽無訾不可得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永始有物物主幸而不物於物而不自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有合必有離成則毀有成必有毀廉則挫有廉必有挫尊則議有尊必有議有爲則虧有爲必有虧賢則謀有賢必有謀不肖則欺有不肖必有欺胡可得而必哉不能免於累也悲夫上段正此段反

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二者雖之乃知其勝

材則以有用致傷不材則以無用致傷若材若不材猶以乘界而不免於傷唯道德則材不材之迹俱化超然萬物之上累何自至邪嗚呼斯鄉也農賈以後其不聾見矣乎

市南宜僚居市南姓熊名宜僚楚人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豎狐文狸搏手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相引以隨於江湖之上而求食其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不有其國也有天下不與正是此意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立德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知作舟而不知藏慈愛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言道德高遠非至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自矜無以有爲君無以此即進進君曰彼其國大而無人吾誰與爲隣吾無食安得而至焉言君

道德乘於山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祿而人足何清善難至也

於清若其淵於江而浮於游望之而不見其涯愈往而不窮若乎獨往深造君者皆自崩而反反也妙妙人弗能止君何以此道孤叔乎造如此

故有人者累得衆而有國則見有於人者憂則有憂民之憂有有國之累見有於人者憂有有天下非見有於人也忘帝力吾願去君之累不面不與如何有人之憂不見有而獨與道遊於大莫猶廣之國方舟而濟於河一船有虛觸來觸雖有褊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呼他撥開收歙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有向也虛而今也以此故也然則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建德之國大莫之國皆道德之鄉也其要訣止在虛已耶虛盛之爲用妙矣有莊子此文而睡鄉酣卧行文清比已則日遊於彼國彼鄉矣耶蹈作效舉相維矣

機飄渺連如伯牙入海成恍徑去一段神境使人塵心頓盡

此官奢商大夫居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歛以爲鐘青下文則所云國以爲氏名奢爲壇平郭門之外爲壇以祭四三月而成上下之縣言其衆維爲壇平郭門之外鑄於其所而歛之多鍾架有兩枘故青上下之懸耳編鐘也

王子慶忌大夫主族周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閒無敢設也敢有所雜也一之既雜既琢復歸於朴欲返未爾伺乎其無識儻乎其忘疑儻然無知若乎其

乎其送往而迎來處世接物如草木之繁植而無迎送之知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顯榮隨其曲傅因其自窮而力所自盡不強所不堪故也以上皆無心而任物之意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無損吾心而況有大塗者乎賦歛且然況遠塗者乎其順應可知已

此官骸所云即虛已之道也一之間無敢設也是虛已特體語所謂大塗又豈在於一之間之外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試言不死之道而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意也其為鳥也翛翛音秋皆窮飛舒遲貌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餘世所是故其行列不斥類離不多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無以不露其直和光伐可用甘井先竭可飲子能免患也故也其意者願以修身以明汝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於患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墮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物入於衆道流而不名居不居有道之名名猶德行而不名處德也純純一常常其心子常其行

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不飾食橡栗不珍大獸不亂羣大鳥不亂行鳥之行列不亂鳥獸不惡而況人乎有死喪之患況人虛世絕起而是與於衆之心則衆和而傷之夫見異於衆之心不出功名兩塗此而念消則虛已之道其庶幾矣○說到鳥獸相忘遊過人道一層難是快筆有理也

孔子四子桑戶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戶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乎假人假人之亡者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也錢貨為錢貨而負之與赤子之布寡矣不如為其累與為有累而赤子之累多矣遺於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言非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敢問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把於前無可把取於前其愛益加進而真意念覺相忘日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一人鼓琴一人和之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天乎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丘之使汝弔之也以為友也今乃比於狂之無知而以其真為有真而忘其形忘其親動以天故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曰彼遊於天地之一氣者也視生為附贅懸疣視死為決癰潰瘍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而已反其真不勞於形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於禮文以待形於安排

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又何資於外物肯言之須動以天自無往而不得也

以天屬者形進盡誠而真性相感其與人本非强合豈得易離此處世第一義也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以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遇時也不猶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楩梓豫章也攀援枝而豔結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柘棘枸之閒也有刺者危行側視振動慴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非有加以束急處而不得柔動者

勢不便未必以過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閒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如欲不苶於憊則比干受害其說不是憊後仍說入憊口鋒甚快

不遭時則不得不憊與世推移之道也

孫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桑林之風有其具有枝而無其數節奏而無宮角不知其聲有歌而無宮角不知其聲之聲而無音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心顏回端拱還目而虡之仲尼恐其廣已而愛已而造大也至於過人愛已而至於憂哀也處窮之辱○先敘二句說窮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其解在下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任自然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命也

不知天地之行也皆天地流行之大數運物之淮也運動萬物而淵淵乎其運物之淮也聚沫鄰已者言與之偕逝之謂也吾惟順化與之偕往而已爲人臣者不敢去之敢逃忽捐一物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然則天今我以窮不得不所以無受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而無不利爵祿並至而不窮人益如此物之所利物利與吾命有在外者也有過於外者也君子不爲竊君若取之何哉虛己爵祿無與益富此君子賢人所不爲者吾何所取哉故曰與其知智於天損易也

鴟鵂夜撮蚤也日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之宜棄之而走其長人也而襲諸人閒襲人也言入社稷存得頑但以況居在此耳非有所貪也富貴之柄人操之人以益我鮮不謂棄故貪戀無已曾鵂鶹之不若也惟君子乃知於所性無加耳此所以無受人益難也孔子言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一氣運轉萬物化生而爲知其所終爲知其所始正以待之而已耳惟守正以聽變化之自然可見境會之際我以爲方來者轉盼而又爲過去此所以無始而非卒也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天旨天爲之人之不能有天性也性分有所加損故也聖人安然體逝而將來其身又忘有以已與天乎者此所以人與天

也

四節無一語及陳蔡之事然分四節節節之陳蔡之窮已不啻如浮雲過空矣○四句之義一句妙一句說到無始而非卒旦消所值不過電光一閃耳說到人與天一身同造化轉如逝水更有何點塵爲累耶此等處似領畧不盡○孔子陳蔡一事一篇中凡三引之諸端各別俱爲處世之微言又俱道着根本處蓋道無二用隨着便是這裏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雕陵陵名樊藩也虞人之囿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可回感周之顙額邊而集於栗林木之林莊周

曰此何鳥哉翼殷也脚不逝集棲目大不視感人劇也意有所遂故如此襲寢則自蔽故曰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失其常性故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蹝步執彈而睨之便也便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也螳螂脩大畢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不逝不視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蟬召螳螂螳螂召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爲驚其樊也此一層出人意外鵲皆自招害也

妙莊周反入三月不庭不來庭中閭且周之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中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觀言不當於俗一鵲之逐利而自反招虞人之辱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犯人之所禁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接連寫出數層妙境使人有目不及眨之趣螳一層螳跟眉異鵲又一層已數累之上矣又轉出虞人逐誶一層收入當身如窮幽涉險之後又博一勝其文家樂事也○方見利於前不知已召害於後輾轉相生各不自悟可見人在此間方寸中偶爾一動便是無數倚伏之機尚可以妄萌一念少生一事乎故虛已無爲道未有踰焉者也

陽子之宋列子作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

美彼自以爲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彼自以爲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自矜也去醉不安而不受誠有我見橫在胸中涉世皆面墻矣莊子反覆致警蓋爲普天下人最深病根只在於此此根未除種種惡習生發種種禍機蠢動矣莊子欲爲拔去則道德之鄉不遠矣

田子方

第一段引出一真字以後連段都發此意。○人皆取其糟粕遺其精華徇其迹相亡其神理道何自明於天下乎夫道之妙不可以名言不可以指測惟悟真者得之○要寫真字既不可名言指測故通篇止借遺言遺事忽影忽視使紙上恍惚可覩但不知何處得道許多妙事妙言萃爲玄屑之數也可知大半莊子自○真字便是孔門誠字誠者一也如神也造不足現成文字。物之終始也無息也無倚也無聲無臭也了此數句便盡此篇之義可惜學者先不識誠字無怪其以南華爲彼家言矣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鄴工賢文侯悅鄴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無擇子稱道數嘗故無擇稱之文侯方之名師道數嘗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文侯曰善他節文引入子方曰其爲人也真。止此一字已畢人貌貌雖而天天。心則虛虛緣順而傚真人也真。下皆爲此字耳人。人。不待使人之意也養吾清清而容物。又能物無道正容以悟之言語真幸。介不肯之心自消蓋真意所無擇何足以稱之名也。無得而子方出消其欲也○順子之真如此。皆自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失貌召寵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順始吾以聖知仁義之行爲王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徒口辯而不欲言。不言吾所學者真士棲耳。喻其天真之外夫魏真爲我累耳。喻士棲也

從數稱說到無稱純用輕筆引起有態有境止要點一真字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習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昧於本体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嘗見我今也又嘗見我是必有以振我矜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人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嘗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導我也似父形容其明禮知而不知入心俱用顧諱。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妙。繁接此句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日觀之而已。亦不可以容聲矣何處復着言語

雪子口中寫得聖備可笑儒顏得此意夫子之於雪子則以真遇真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絕塵則無迹可尋矣指以喻夫子口回何謂邪

曰夫子步亦步也猶者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猶者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驅亦驅也猶者夫子言道圖亦言道也凡此一字一夫子言道圖亦言道也猶未離乎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不用規矩而民臨乎前民自臨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至此則神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心死於述不能與造化同体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以日喻萬物莫不比方從日為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凡事俱以豐為喻也是出則存相見是入則亡停息而入依之如此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倏日之出入為存亡也吾一受其盛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付我之形骸猶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若

機之在吾心者則萬緒成形定形分明有知命者不能規於前而其間神運不息而無窮化之運雖知命者丘是以日徂盡心之妙運與化為体者如此不能豫規之於前與汝言無一交臂而失之乃特聘已可不心活者吾終身與女暗乎前有之日徂如此女欲藉乎吾所謂著之迹哀與恩之欲哭所著者忽已離去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彼著已靈矣可見不足據也馬手曰不然填然填然去勇音伊於胡底而求之唐肆也於是旋回顧以馬鞭故亦卽馬言之其肯精盛處中躍棒而吾服女汝也甚志女汝服吾也亦甚忘人俱在自徂之中吾與汝本無可離卻女欲忘焉離忘乎汝吾有不遑者

不在焉疑有逸經處何必有瞠若乎後之處為終身相與乎悶息正是說面相見妙絕妙絕此等一篇精解都不知作何語可笑

可見者道之迹滯於有方者也不見者道之真流而不息者也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以為言天地之化機可以為言一心之妙運可總一道也此段發洩此義大聖大賢相對微言第二三輩不能說亦不能聽者也○天下一事一義一時一義猶有遲留便不相及此何以故造化本無停聖人心便須相合也唯聖人心與化化卽心同在活潑潑地所以轉瞬非故而故於日新也解得義之與比一句便是此處了悟學人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竫然熟若槁木似非人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物之初無物之際也遊心於之初無物之際者遇道之真也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也擬知之而口辟焉而不能言欲言之而嘗為女議乎其將必之義議謂也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陰陽萬物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根也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存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所窮言物生

有形生於無形天地萬物人亦何
獨不然人之生也氣聚而有形及其死也氣散而無形
是生死猶晝夜也其可悲乎哉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
人貴一故與神明同居
此言聖人之貴一也
莊子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心於爲而後應如此則知有心於爲者之拙矣

宋元君將畫圖畫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史不能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佈音坦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羸解衣見形也○則自得矣槃礴旋舞解衣見形也○則自得矣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

眞畫師不在於筆墨之間學道人奈何不求爲眞儒而以文物爲宗師乎

文王觀於臧地名見一丈夫釣分明釣而其釣眞釣又似盖不在魚非持其釣不是魚釣有釣者也別有釣意常釣也即不執竿亦釣也連下文釣魚以爲釣

文王欲舉而授之政益亦象外遇之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且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頴同髯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稱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不必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舆法無黨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不復有黨長官者不成德不治衆說名六解十不敢入於四竟雖大小異武不敢入境內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尚功也練解四年也

大分有真知之約無人有不財之財以神定為主妙如御
冤術技也必却無人則進於道矣○寫無人忍高臨淵險極
驗極此際四邊無倚非真全者其孰能之

眞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辱三去之而無憂色
吾始也疑子今觀子之貌閒閒栩栩然曾遺軀與萬化而不知
所以貴之意也妙何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
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外物而無與色而已矣我
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不知可貴者在
令尹乎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者在令尹若在我與在我邪亡乎彼令尹無與方將躊躇方

將四顧悠然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仲尼問之曰吉之真人知
者不得說美人不得蹙盜人不得劫伏羲黃帝不得友
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雷滕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有山
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水不得沾也處卑細而不憊貧賤不得
病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其先滿都此○五句又極言之也

孫叔敖得真人之意矣孔子因而廣之

楚王與九弟坐少焉楚王左右曰九亡者三一句離九君曰九
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妙妙吾所存者真也夫九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
楚之存不足以存存轉筆止一反撲由是觀之則生死之間生死於此時矣

楚未始存也金輪
金妙

真存者無一亡也真亡者無一存也存亡在我豈以國哉○
連下三轉峭宕無比其狀又如風○散散敘十一段話說說
說精微段段閒燥一直貫之其目思心之外隱隱如有所超

知北遊

此篇專寫道妙只是一無在全部爲直指與窺之文然其處
則解脫已盡文家觀射之妙矣

知北遊也托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音奚隱然之丘知木不足與於
弇起也人名

其曰然北者玄方玄水者玄幽隱黃之丘者似有丘而遺遺無
所見於此登於此則知枝遊矣所以遺妙人也

無爲謂焉無爲謂者道妙本無爲無謂也又托一個人名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
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 何服事則安道何從何道 由則得
道故作惘惘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名言知不
得問反於白水之南方者昭著之處求登狐闋之丘狐闋
不得反於知之故處也

言狐窺面親狂屈焉狂屈借狂放屈不羈迹知以之簡狐闋也
問乎狂屈狂屈曰唉音哀乎知之猶若無爲謂之潭也中欲
言而亡其所欲言究竟不可知不得問反乎帝宮帝宮者至空
之宮寓言方
寸見黃帝而問焉 黃帝中央心居人身之中見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始得道乃合道也知問
黃帝曰我與若 汝知之彼與彼與狂屈無爲謂不知也其強是邪 四者執是
黃帝曰彼無爲謂其近也 道之狂屈似之合道我與汝終不
近也 以有知有心故 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 教勿
大備下文便於言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仁猶近義可虧也

有分別禮相偽也 去之見助防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
去之可也 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
者日損之又損之統義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道
知今言之爲窮矣欲復反相於道不亦難乎其易乎其唯
大人乎大人用自然無爲也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生無
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
吾又何患 任其屈一也 萬物之死是其所美相爲神奇
以生爲 生與一氣也 以死爲 死與氣散而惡之 其所惡者爲臭腐 臭腐復化爲神奇 死也
神奇復化爲臭腐 生也死 故曰通天下一氣耳 其美惡之心

說 聖人故貴 以上皆言道也知謂真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
我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子問乎若汝若知之妄故不
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
近于子與若汝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 看他言道之後又發明
無知 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結何冷然無爲 謂終於無言妙
道在於無有心則非汝知最害道也今知而涉乎玄境則與
道遠矣故遺無爲謂也遺之而來能得仍求言之者蓋皆相
來指所謂身在此山中不識廬山真面目也反於若然之道

生其事雖是知之本色。同在屋則是不能得乎上而求其次也。求其次而又不能得。乃反求於心。是又其次也。甚矣知之難與於道也。知者心之所出。然心無所不涵。故反求乎心。而莊帝能言道也。道非言不明。究竟道不在言。故末段仍歸到無言。看是道在言者假道而黃帝之言道與知之求言。終不近道也。如此一篇大文字。止是把知者不言三句演作一幅圖畫耳。莊子欲寫出窈冥之道不得已而出窈妙想成此擬境。後來子虛烏有毛類墜君等作紛紛不已。不知其有。看他末後收煞明言是者以其不知。然不知不得已耶。

近者以其知之便。說得劈頭用知字托名之故。心雖能涵道然終是與知一類。故打并在知一邊同說。俱不近也。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科及萬物。四時有明法而不議。氣候明分。不須擬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各有成性。不待辭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下文皆寫天地化物之道。明其當觀法也。今彼天地神明至精與彼物百化。言天地以神明至精。生百物下詳言之。已死生如此。萬異實方圓如此。莫知其根也。却不測其同。稿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不有無時不然。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豪為小。待之成體。大無窮。小無間。天下莫不洗淨終身不疲。天下以此一升降變化日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以此不滅。陰陽四時悟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不知此至人聖人所以原本如此。此至人聖人所以觀於天地而無事勞作也。

是窮道之用至聖體至隱無非自然。就觀天言之者。天即道也。

被衣謂狶韋曰。若正女汝形靜一。女藏疑。天和將至。形靜明德將為女美。天和將復。攝女知。欽二。女慶。專神將來舍。日歸。心無為而萬物化。日然。有女瞳焉。瞳音劍。未知新生之物也。而無有知貌。有知貌。此點。物各心。惟言未卒。醫欽睡寐。妙境。被衣大悅。行歌而去。求其故。測往迹。之。妙。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同昧。晦。昧。無心而不可與謀。而我不容有言。

一叶。

歌詞如

寫兩人相悅以解神境俱絕。被衣前所言者學道之功。後所歌者有道之氣。未嘗一字言道。然滿眼都是道機矣。

狶韋曰。道可得而有乎。曰女。汝身非女有也。陰人之舍。女何得有。夫道。狶韋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女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女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女有。是天地之委蛻也。形形相禪。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是天地之強陽氣也。陽氣。動。遊言之又動。

可得而有非又何所
可得而有非有非無
愛字妙妙造化流而不息偶稟受一物未幾又復歸
還如委任者皆以相付終非我有也口訣此箇捐方使學道
人騰空解脫夫焉有所倚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淪而
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道破
爲汝言其大略夫邱邱生於真實有倫生於無形提起精
神生於道形本氣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神生形而物乃以
形相禪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門不
主也

所無房所鉗四達之皇皇也大道遨於此道者四枝同歧證思慮
物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
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卻少他此其道與一東作
詞甚見道且夫博之不必知道不辯之不必識聖人以已
之辭言也聖人次不辯博也夫道之而不加損之而不加損者分定
斷之矣辯博也所在之道則淵淵乎其若海也魏魏乎大其終
人之所保也聖人所保也淵淵乎深大貌淵故焉魏魏乎高貌故也
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無窮之藏即此則君子之道假其
外與物相在物外
之道也又一東作總說之詞甚見道之辭言也以上二个設
言道居不見少地步絕化根本凡物之邪邪有倫者不過知之

齊達也下文又中國有人焉不可偏指謂盛達非僅非陽于
就人身言之人謂日中國人也
陰陽處於天地之間泯乎天地之中也故謂日中國人也
之際處於天地之間泯乎天地之中也故謂日中國人也
姑且爲猶反於宗魄將遊於自本宗物初之宗也觀之生者喑四竅也物也
大耳物初之宗也觀之生者喑四竅也物也
精神聚氣也言人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爲
不過偶稟聚氣之物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爲
非累之是非何足分是分非果木蓏有理各有倫理人倫雖
種類不亂難雖不同在錢頃中又
難能齊所以相蘊其所以然者相去不遠
聖人遊之而不違順
過之而不守惟調調和而應之德也偶然而應之道也爲合道
之所興王之所起也者亦止此安應之道耳○一東
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隙忽然而已安然動然貌與起莫不出焉
生由然滲然貌虛莫不入焉死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
人類悲之對死者言曰生物解其天機墮其天袭不知身有參
天以喪其神反其真而物入類解墮支黜聰離形去知同於大通
也墮自掇黜聰弓蛩支體黜聰絕知平宛平復歸東於
然而超然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平化如久客之起於家不
爲根柔民爲哀悲乎上用出入二字代生死字原妙○不形之
又一東以上言人身之形形者是人之所知也非離至之所
形不形者形之所爲形之不形形所爲出
也非將望於道者所務也不形之形形之不形二句仲尼曰
於冥冥有形生於無形二句也乃云非離至者所務蓋妙外
綰去此一番話此與人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
顯知下所云也無論明見者不然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不知塞乃
能過遠

知大德

細是說道實參互夫道實參雜言哉一句便要矣下用期昭二句一提逐節言萬物之化一本於無形之道作二小段更遍入人生之形莫非曾假此無形之道來作二小段甚道之實然來既明矣雖然如此數陳不疑於實然之不難言平來一轉急收到曰知之論非至者虛務則道之不容言又明矣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指其所在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屋漏東郭子不應莊

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莊子曰謙東郭剛已四不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正獲司履之官儀禮云大射任正監市其中雖卑下而所知乃有參明者女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言汝不須期定何者是道本無大小亦然前四言道無所不在此言道之小者正獲司履之賤不而能驗輕重者是每下也然其所知之數參明矣況者顯譬也狶不之體則可知其肥瘠至今屠家猶常踏之莊子既自謙不足取正然譬如正獲下問千

極寫言論非道

於是泰清托問乎無窮托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托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此言也問乎無始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御字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問問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

無窮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窮也終無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中未有得以無內待問窮者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語意最明○道在虛無塵見未超無怪有物相隔也不過崑崙則不遊太虛妙語剏獲

光曜北問乎無有北名○即此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窅然空然無無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無出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爲無內猶未何從至此哉何從至乎此無無之境說

光曜近於無矣然猶有可得而視故問無有問之人何日不在無中習焉不察其有其無曾未嘗一經意者也夫子有乎無有乎看此一問使人陡地瞿曠矣不得問妙無容者也不得問而煩慮之頃忽下數句描摹出無字真所謂向虛欲而榮墨者也昔人稱黃庭請火便爲親我登若此之妙

空乎○宇雖有而實無矣而未能若竟無之爲無也然則是無而未離於有也及爲無而未亂於有矣何從至於無無之境我哉剏製側怪蠻光曜身分諸解此等處亦多矣之無有中間皆須補○予能有無句據其所已然及爲無有可通其斷始得其解○予能有無句據其所已然及爲無有可通其所未足有無無有一頓一側而句意不同是轉筆之妙也寫道只是一無若莊語之便是中庸末後一節文字細細請之自解入頗

大馬之捶大司馬注鎚也捶鉤劍也鉤劍者之處也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芊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神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神得其用十字一句神者也字於無事而況乎無不用者乎不假以長得其用

物孰不資焉

神用處之妙在不用處不用者乃無不用者也甚矣無之貴也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鄶仲尼曰可古猶今也昔有於無即今之未有人物而可生人物則古之未有天地而有天地其理一也豈以目前論之

意辯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昭然解此今日昧然復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明受之默契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那轉又徇於迹象也無古無今無始無終之化耳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子孫可自參而有天地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言至理獨不可自無而有乎

對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非欲以生生此死者死生有待邪非欲以死死此生者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一氣周伸耳有先天地生者物邪反喻何物邪者非物道物由不得先物也一有物出已涉形器由物也不得爲先乎物者矣猶由其有物也此又發一句言由此有物而推之且猶同其有物而推之猶由其有物也無已從一生萬而無已盡自無生有之無窮也聖人之愛人也爲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之仁無有如此已者由一心而生無亦體取法乎物皆自無而有自有而無己也

自無而有者道之所以無窮也今滿眼物事皆是自無而有則古之天地亦是自無而有不待再思者也無之妙也如是夫

頃滑問乎仲尼曰回嘗問諸夫子曰無有所有無有所迎與物而無固敢問其遊心向處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君能遊而內心也

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凝滯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覺於無即今之未有人物而可生人物則古之未有天地而有天地其理一也豈以目前論之

化者不化安化安不化化之分淺深與之相靡外相處哉

者之流行耳安化安不化化之分淺深與之相靡外相處哉

必與之貫參一氣所爲斯可耳稊米氏之圍萬物之圍猶有

虞氏之宮又陸湯武之室陸之至世愈衰則愈滯于外而不化之迹而規模愈陸矣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爲也有心傷物

聖人處物不傷物無心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惟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回回無將迎此反應能將迎妙妙

外化而內不化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但知遇物而知其能而不能所不能但以材能爲能而不知無能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知能無涯則有所不知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乃欲勞心盡知豈不悲哉其見其不化盡能豈不悲哉而待盡已耳至言去言至爲去爲尋知之所知必欲以知之所知則淺矣豈見道者齊之使都無不知

無窮逸則遠其自然矣其要止在不逐物以勞心盡道未無除以有心與之則失也

南華真經解雜篇 郭文十一首

朗之雜篇者不是於道有麤精之言止是隨手錯敘雖各段自有文法不曾結撰成篇耳

雜篇有作於內外篇之前者如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一段此相氏一段罔兩問影一段等是也蓋先記於此後來作文又採用之有作於內外篇之後者如寓言一段及天下篇等是也蓋作書之後自加發明也雜篇隨手錯敘至天下篇則特意鉤摭為一部總跋是古今有數文字

讓王盜跖說劍漁父文理淺薄的係贋鼎今從 蘇坡先生說雜附於後當鑑家自知之

顏 鐵

庚桑楚　讓王

徐無鬼　盜跖

則陽　說劍

外物

寓言

列御寇

天下

漁父　以上四篇舊本在列御寇前今更置之

南華經解雜篇

何曲　後李宜　顏茂公著

同李王暉吉季孟毅

庚桑楚

老聃之役宰徒之有庚桑楚者史記作亢桑偏得老聃之道一作亢倉也

戰者以北居畏壘之山卻禹貢之羽其臣之畫然明察知智者去之山見恫靈經其妾之韶然諂僞仁者遠之權順醜人之與居狡掌疣之為使居其妾之韶然諂僞仁者遠之權順醜人之與居狡掌疣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言立之尸社而稷之乎稷享之

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不快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無得德哉天道已行矣乃物不知所德而然哉大道日運行矣吾固至人尸居環堵之室環堵而百姓徧滿不知所如往如相忘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奉予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杓音標北斗柄三星曰高自表著如斗柄之以吾是以不釋然於老聃之言遂而百姓皆雖指示人知聆也謂我自而今提攜人反此故不快也

因人見德陡自不快所云古之李者為已此所以為老子為

足與
弟子曰不然夫壽八尺常仞之溝巨魚無所還旋其體而鮫鱓爲之制曲折自主於八尺仞七尺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妄作妖祥于其隙二旦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此言報能且正是古道夫子亦聽之矣置之可也

勸庚桑作兩層意

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容也吞之義介獨而離山則不免乎固罟之患呑舟之魚碭流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吟題異則類同巨獸巨魚承前語轉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皆以深藏自全喻孟德山下

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以上一節言不厭則害身且夫二子者堯舜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辨也儿申分辨如尊堯類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言將今趨世安行簡發而樽數米而炊量腐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渠賢則民相軋爭任知智也則民相盜訾之數物者也數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隧言鑿墻也皆流歃溝之流喻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來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以上一節言相繼且切

答弟子亦作兩層意

曾子曰參之孝也以愛爲主以畏爲次以敬爲下以安爲上全其愛畏敬安而揚名於後世者舜其人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言已與人同形

以及此言邪藏身深眇之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句則可以及此言也

全汝形三句已盡藏身要訣

而營營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目有同形而目者不能自見有目不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耳有同形而聞者不能自聞有耳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心有同形而狂者不能自得有心我之與形人亦捽矣捽然而物欲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楚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趨勉聞道達耳矣言已與人同形

生同心思而物欲間之不能自得必勉力聞道庶達此理今則未也

本源未徹何以能全形抱生靜其思慮哉此處深見南榮趎心物或間之知得病痛聞道則達悶得大體

庚桑子曰辭盡矣盡子聞曰引成玄英曰奔蜂不能化藿蜩螬越雞不能伏鵠卵大鳥之凍魯雞故能矣魯鄙大雞也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辭令妙品奔蜂越雞一何木是一排自喻却於雞一邊極盡雞數句影着老子點宕可愛

也。振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定之所來為。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衆句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嘆。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因老子猛也。老子曰。何謂也。欽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動夫所素持。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智乎人謂我朱。自愚。知。智乎反愁我軀。心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又一心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又一心三句各叶愁我者。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三心有交戰之悉。願因楚而聞之。借庚桑楚為先容而進問。

與人偕來之衆。蓼吾人止一心也。三言則三心。三心則二人。

矣。然而其中猶有惡。所惡。仇。未釋。解。故又一心。欲十月自愁之故。又一心。欲其用力自克。其熟物之象。

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閒。吾固以得汝矣。妙。今汝又言而信。論。楚復自誤。若欲規規然若喪父。失其根本。揭竿而求諸海也。揭竿而求諸海。是其不謂。求之是揭竿而求他。然汝亡人哉。如流亡之惘乎。人又一。所得是揭竿而求諸海也。一喻。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失其所歸。

心心之語。如冷水一澆。

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澆去其所惡。仇十月自愁。未釋。解。欲之故。又

病未易。且求衛生不治之而愈之。真。端本之見也。在醫家。爲王道高乎在儒家。爲大學要方矣。

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不用。能止乎。定能已乎。息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自得。能脩然乎。蔣。迎。能侗然乎。如。能兒乎。元氣。兒子終日嗥。號。而嗌。嗌。不嗄。夫。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手。骨。其。固。其德。仇。

也。言兒子挾握其手。終日視而目不瞬。作偶不在外也。無所偏向。於外視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養已之功。莫要於還其赤子。孟子亦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兒子句。特申詳之。不是取像。便是說工夫。

而榮遶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來解連解者。是不過解釋乎胸中梗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與物同遊。不以人物利害相接。不相與爲怪。異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福禍無有。惡有人災也。以上南榮老子之言畢。

日非也。日未也。而告之又無遁詞。是何以故。蓋至道已不外上段但一有心以此爲至。即是眼中金屑矣。老子止要并此去他這個念頭。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胸宇安泰凝定。則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發天光靜生明也。自人謂之人。有修者乃今有恒。修即養也。有恒者人舍之人。徹有恒純常也。自人有天。靜之大理。人之所舍謂之天民。之所以謂之天子。皆自人有也。

此一節讀下起出兩天字言人見其人而實已通於天也。

泰定發光靜者自驗之。漾溟曰。靜則虛。虛則明。亦此意也。但語不及此之妙。發乎天光。則天在我矣。下又用人字跌出天與天子兩天字。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三者皆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求即是者大約之。若不信知止之言而妄求所不能。則猶拘以拘形。以成象。不旣以生心。即遺成於不思。慶發中以達彼心。以達於外。此之謂也。其天者。是而眞惡。至者。皆天數也。非人也。

成不足以損。不可內納於靈臺。不可固而據靈臺者。有心有主之成德。而不知所持。自然而不可持者也。有意於持反喪心也。每妙於急轉以上十一句。言全德者之无不見其誠已。而發未見其誠身。而妄發於外。舜發而不當。舜發則當。衆人而不舍。外事接入於心而不去。舜更爲失。爭爭紛紛

人皆其所是而立猶之鬼然疑見其鄉終非不見然矣作不畫諾
爲欲攖者眞門一針

與物窮者物亦入吾窮者相終始忘我與物與物且者其身之
相終始則物亦來就不治容焉能容人且者待物爲且也以有不能容人者無親無
物不入有人也兵其惜於志鎮鈇斫下人民也寇其大於陰陽能所逆於天地之間二氣侵人非陰賊之心則使之也然又何所逃氣何能容入心爲之主亦心於薄則有以相召也此言自取也

諺刻者胥勸之庫石人民其傷者志也自召其害者心也

可知淖溺者之見貴矣

咸建御是致道句通其分也分則有畛域道無畛成也毀也處言道無成毀之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方來備以備本不須備而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心神外馳不出而得見已死期近矣鬼神已滅而鬼之一也詞得死乎但得死耳嗚之也滅而有實但有形骸與鬼何異況上以有形者衆無形者而定矣紛慢絕矣深言馳有之害本篇綱人無聚道無有實而無乎處有實處面有長而無乎本無方所有長人面鳥喙鳥尾始終之端則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實衍文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可指其一處有長而無本剽者實也古往今來不可得其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有不必出乎無有心生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有二能生并無字亦無之乃衆妙所在也故聖人藏焉以上深言欽無之妙

鬼心於有者離乎見趨欽神然無者得其天門分別兩移與人看最深徹亦最明切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是一等人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喪以死爲反也是以分矣此已分生死又是一等人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一大衆羣同昭昇也著數也此二族是著其所甲氏也著封也宋子道也此一族是著其非一也三族之著氏基別然皆所封之邑爲氏三說皆能見道異派同源也設物處先說公族也後我出三族繁以非一也是倒裝文法

此又貫穿生死又是異三者雖異公族也自守者吾與之爲友一等人○凡三樣人有生賊也有何彼此分別賊音賊盜賊也有生皆出於開稷如釜底一株是馬披然分散曰蘇忽俏分散人各曰造化移而實言移是其狀非所言也是言在此矣此立我之異見也

鬻然不可知者也乎○改作三折鬻音育肉生也鬻音該肉解也鬻之下可散棄也而不可散也肉解生之全體是可散棄而不可散集

也。鼠穴者。周於窟廟。又適其便焉。鼷卧處。惟乃室之小者而已。觀室者。周於窟廟。又適其便焉。鼷卧處。惟乃室之小者而已。

義●前喻參差。猶未盡此。不足言者。亦可言也。欲言後。是先作如許淡漠。爲是舉後。是就其之則可。是以生爲本。以已之生。以知爲師。以已之知。因是乘試言之。據爲根本。據爲師資。因是乘是非。因此相乘而起。果有名實。如確有名。凡事以已爲質。身爲主。是非。日起是非。

使人以已爲節。欲人皆從己。以成己所守。因以死信節。且自以死守之。若然者。以用爲知。智。以不用爲愚。以徹通也。爲名。以窮爲辱。而已也。移是今之人也。不如此。古人渾同。是蜩與鸒鳩同於同也。其卑見與微蟲小鳥。何異。蜩與鸒鳩同於同也。人又與之同故。用前同字也。

人生渾同耳。分異之見。只是規規爲己。寫來可付一笑。饒得。

與蟲鳥一般。真看破世相也。

驟音。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辭謝以放。辭謝自引罪。兄則以妪。必辭謝引罪。但熙熙。大親則已矣。若是父母。則知其怒已并不必。故曰至禮之而已。大親。則已矣。熙熙。可見道以相忘爲至也。

有不人。親人。即已。至義不物。待物。無別。至知。智。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

不須以金爲貨●可見道以相忘爲至也。

莫舍。逆則形迹念忘。世人何故趨其下者。

徹何撤。志之勃。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遠道之塵。富貴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辭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大者不滯胷中。則止。

止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昭也。如日斜視一方。能相忘於。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能忘人則。能忘天矣。故敬之而不責備之。而不怒。者。德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爲無爲。則

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譬。人工乎天。天道。而拙乎人。本論。夫工乎天而俍。良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自順。夫工乎天而俍。良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能蟲自安於蟲也。

天能天不知工天也。全人惡天。惡有工。天之名。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人有天之名。且惡之。況自己分天分人乎。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喻也。以弧矢之威也。武取之耳。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若雀適於寬。大又何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尹與奚所好。在焉故也。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

介者拸。言恥。介。稍晝未得確解。郭象云。晝所以節狹。後也。晝外。非譽也。也。則者之形已殘。不復以好醜在懷。故務而棄之。胥靡登高而不懼。遺生死也。胥靡。服罪。無預於生也。故存之。故不懼死人心能晝。

如二者之相忘豈可得而籠之耶。

夫復謂。言不餽。一作愧。言反復猶習。無可愧。面忘人。無可愧面。

為事於無為矣欲靜則予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句讀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而應斯當也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徐無鬼

徐無鬼魏惠王國女商魏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願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盛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寧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則能俛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賢若視日擬上之質若亡其一一若已也若亡其一一神凝之至不知有己也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

若卹若佚卹憂佚舒也若喪其一若是者超然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我哉吾君乎吾所以說我吾君者橫說我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我之則以金版六弢來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我哉吾君使吾君說乾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爲女商曰若是乎已乎不亦去夫越之流人乎一喻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何月見所愛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類夫逃虛空者藁蓽枉窓乎藁蓽之逕踐位其空逃者乃踐蓽而位虛乎其空位虛則人足

音跫然行步而喜矣又進一層而況乎兄弟親戚之聲歟其側者乎況聞親人口聲其喜又當何如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聲款吾君之側乎夫真人所以有但爲物累迷喪耳今以真人之言聲款其側乎不啻遇王咸矣爲得不悅○若亡其一若喪其二真人之言也以人論之則是皆然似喪其耦之言矣○流人一喻喜字引端未竟接逃虛一喻透出兄弟親戚一轉其喜乃更不可禁武侯大悅之故如鏡花水月不言自喻矣真言沁心非至感心不能寫其現切妙喻

以徇焉之真動人之真是從武侯之所好通之○物徵眷合真性薄失與流人逃人何異偶一感觸真言如過故咸不覺欣快矣讀此易勝慨然在處不足喻人勿恨讀之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

寡人久矣夫今老鄰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人皆同耳登高賞不可以爲長居下處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人皆同耳登高賞不可以爲長居下處不可以爲短君國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當有不自得處夫神者好和而惡姦私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勿病之何也曰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不

成美惡器也凡有心要成一好事成一不好事皆落形迹器者形迹也君雖爲仁義我且僞有心成爲形圖造形從此生事成固有伐傷於彼戰與近於僞形圖造形從此生事成固有伐傷於彼既生事又有傷自生君必無盛鶴列名門檻喻之間戰爲矣已將目與物鬬。二句喻言勿動心兵也人心無徒一騁兵於鐶瑗喻處。騁奔也鐶瑗喻之宮一與鬬門則一勝內皆置陣與兵爭奪無藏逆於得心兵故動此句乃二句之根也乃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有何好處勝之惡乎在處勝在何若此勿已矣富作修習中之就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擾夫民死已脫矣若將惡乎用夫偃兵哉死亡矣脫脩偃兵哉

欲愛民而爲義偃兵足有心成美也有心成美必致多事而事勝無鬼止勸他勿動心兵存滅順應舉世大和惡用偃兵哉眞天德王道之言也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襄城寓襄除也詩曰殲我于襄是也除去城府之野即曠漠之野也七聖遊方之內者故至此皆迷看下文童子有昏病而長者教之遊此適遇牧馬童子襄城之野童子心魂也牧馬又存後案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童子能知之也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

下小童曰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矣若此者自而之虛即襄城野也相忘於廣洪而天下自治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自壯也遊於方內斯有瞀病矣童子又自言少有長者厚德之稱教予曰之時人作自赤子而稍長便涉於方內也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乘日之車沙喪日俱往即放於日新也與日俱往而遊於無城府之野所以治瞀病者工矣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已盡爲天下之道矣下面皆馬一喻因帝固問不得已而應之猶幾乎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相加之法也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至襄城之野而七聖皆迷七聖未能爲童子故也能爲童子助身在此野中豈有不識真境真人之愚哉天下同宥於此野中便更用爲字不着故曰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正是現前指點索解人不得又增牧馬一喻然於馬無可即只須去其害馬則仍是無所事之旨非有益也○特訪大隗却止過蓋子真子之與大隗是一是二見童子可不見大隗矣見童子已見大隗矣妙乙六合之外只是襄城之野之進境其即此一段意旨補撰可惜從來

如智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淩辭淩厲之事則不樂皆固於物者也三種人是一樣招世招動之士與朝固仕於朝與人之士榮官以官爵爲榮筋力之士矜難爲力敢以勇敢之士貪患貪兵事之士樂戰行陣樂試枯槁之士宿名高名法律之士廣治欲展治法禮教之士敬容修飾仁義之士貴際重在交際○九種人又一樣叙法農夫無草莱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非其業之所在意氣有所不注則不來親比兩種人又一樣叙法無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得所藉則精神一樣叙法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尊者悲失所素恃不免憂悲

附勢小人雨種人又一樣叙法勢物之徒樂變道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喜爲交詐遭際見用則乘勢以趨其機械技藝生事一種人又一樣叙法此順比於歲皆隨時不物於易者也各固於一物不能相易者也是到裝句法與上文皆同於物者也何是一樣意思○將十六種人又一束馳其形性潛沒之頑物終身不反悲夫○四句又作總束一筆寫出千九種人情溺於所向各不自禁波靡一生無由援脚真覺可哂可卻○句調參差錯落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曰可前而中便爲善射則皆羿之事乎○借皆羿引下曾兒

惡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者故以爲然

將之[illegible]其未[illegible]與夫子勿五果就是邪域者若[illegible]遂者[illegible]
[illegible]乘惠子答應即轉一語扣緊能可皆竟便
邪無病是矣魯遽帶一語引起文法最逸 其弟子曰我得夫
子之道矣吾能不疑矣 不疑大也極寒極暑之時冰可立成
不爰子變作雨蒂將更鐘鼓在夫楚人寄而蹈閽者夜半於無
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同舟岑
[illegible]閽上變出楚人一喻出奇無窮言楚人之喻閽而寄於舟者
[illegible]舟人載之之塙乃於無人時與之鬬殊不知此時舟尚未覺
[illegible]言學者先須師長之力說乃與之為持殊不知已向末皆登
[illegible]子自古地炎深斥惠子也
魯遽一喻如許佔屈及至看破[illegible]意止是換然兜竟與人不
[illegible]遠[illegible]齊人一喻如許佔屈及至看破取意止是淡然用心不自
[illegible]見其[illegible]楚人一喻如許佔屈及至看破取意止是淡然向未至
[illegible]井[illegible]框與長者[illegible]真是鬼神於文喀喀捶[illegible]準便今人目啞也
[illegible]爭辯[illegible]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垩[illegible]音惡[illegible]堊其鼻端
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illegible]提[illegible]聽任手而斲之盡
[illegible]堊而不傷[illegible]郢[illegible]人立不失容[illegible]妙絕[illegible]無端一喻宋元君聞之召
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illegible]可謂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
之質死久矣[illegible]質若施於[illegible]堊郢人[illegible]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
質矣吾無與之言矣

[illegible]為[illegible]為[illegible]為

頷期死伯牙不復彈鄧人死匠石不復斲惠施死莊子無與言嗚呼人生在世雖挾絕技又惡可以獨遺乎哉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下病字言不可復諱至於大病則喪人惡乎屬國而可管子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數之又一間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一目鉤乎君下且連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列子作下不畔此處漏一不字也上忘者不自於其能於在已上者下者不見德而亦不忍畔之、愧不若黃帝忘而哀不已

老者敬下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問也其於家有不見也不事家家勿已則隰朋可

隰朋幾乎介道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懼顧慴而走逃於深林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於王王射之敏捷狙才敏捷搏捷足以應拾搏捷矢能接矢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而死見執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顏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顏以女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鉥其色去樂甘美也樂音洛

三年而國人稱之狙以見巧速禍古今細哲中人大率皆狙類也若顏不疑者可謂剪於延德矣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也意含之際正乞言處道時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用數言字脫此故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言也不須孫叔敖甘寢秉羽又舞而鄧人投兵不起乎與齊物論所引略同顏成子卻顏成子游也下文則甚明淺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其止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齊君一視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以得見衆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賞之彼故誦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譽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還外喪真吾又悲夫悲人者亦自喪也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喪也

道之道此孔子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修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非見德者所能同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非善辯者所能舉名若儒墨而凶矣以名相標故凶德也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夠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天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天地無所不備)(大矣)(天地無所不備)(大矣)(天地無所不備)(大矣)

義用仁義拯救利仁義者衆矣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竊
貪者器者之貪得猶言貪漁也義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
譬之猶一規也限猶目之一瞥豈能盡萬物之情乎夫竟知
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
不外賢者知有心之賊天下
物各有情欲一以我之仁義之見拘之所遺多矣譬猶一規
妙妙
圓乘有濡需者卷婁者下三句甚奇所謂
有睽姝者妖頰
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嫉嫉姝姝而私自說悅也自以爲是

不知其是以謂睽姝者也濡需者豕亂
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狐貆
是也捷疏鼠目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
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管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
此以域進此以域退進退爲此其所爲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
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羶也舜有擅行百姓悅之故三徙
成都至鄧之墟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童土
不毛曰莫得其來之
之上曰莫得其來之浮言人來歸舜則舜土成沃舜舉乎童土之地牛齒長
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鄉若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
至衆害則不比衆害主而已不與親比與人亦
不以爲利而離之

矣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
夔句總發
一假正論
三樣色目甚新不是好爲奇巧正故鄙夫容易學耳
於蟻慕知羶猶有於魚則相忘於江湖於羊慕意羊相忘以目觀
目經所以耳聽耳無所以必復心無用若然者其平也水其直
也繩其變也衡者與衡推移諸本俱作其平也純其變也循惟王元澤本如此從之古之真人
以天待之之字當不以人入天在自然不古之真人得之也生
貴有心也
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失各隨其時藥也物其貴重也
鳥桔梗也雞雍雖也大冢也實冢等也稱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有

君臣佐使各因症候以一作爲告其詳不可枚舉得失之各因其時與此正同故真人不執也
首三有影意甚奇下面接得明切總是要無心耳天下之理
有心則滯真人一味圓通無礙時爲帝一節誠妙論也
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謀臣
雖種也不知身之所以愁嘯仰也故身故曰陽目有所適不能盡視
有所節能長而解之也則悲愈成於性故也此見有所能
不能短之也則悲愈成於性故也此見有所能
者必有所拙未能無所不可也故
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吹噓能請只風與
之水耗
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不始其字當攖也忤源而往者也曰
一過且有損今俾使守定不此而河亦不覺其相侵者以持
衆而注水自不損故也此見其本全皆則無所不可也

本之宰主也審定
也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宰物也若皆自然
故曰之於明也點耳之於聰也點心之於知也點凡能外有所
其於府內四者皆役於外以點之成也不給改削不暫及改矚之
府也點見所長故能也
長也孟華日積其反也緣功欲反自然須循李云其果也待久克亦待日
故改之速而人以爲已實不亦悲乎人皆自貴所能不知
改之理也其勢之難救可悲也故
有亡國戮民無已已受禍而弼不知悶是也不知審罔
無已矜能不已

凡外見所能者皆內有不足者也內有不足則損之者至矣

恃源而往斯物真能傷學道人須討得源頭所在

故足之於地也雖踐恃其所不踐音足之踐地
而後善博也無多必持

所不踐處有餘地然後便於行步而至
博達也李此以況下知之不貴弼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
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然後天真不鑿也知大一知大陰
知大日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知此等處方爲真
足云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幾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
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盡淨之中循有照循變之際實有樞
真默之地始有彼而有彼端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自然
而有樞要太始之地而有彼端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自然其悟
知之也似不知之也無心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欲問不可
以有崖道無崖而不可以無崖道又非言要語滯不可
有真古今不代貴而不可以數而又無必則不可謂有大

揚推乎知世
謂大圍見趣乎圍是不亦問是已矣
哥其以不藏我解藏人復於不藏是得大不藏大下猶可
悉爲以不藏解藏人復於不藏是得大不藏大下猶可
同明此道

接上一段推言之人皆恃其知見欲以窮盡天下聰明日費
而天真愈喪豈知不知之際有道在乎故知須得其大者而
不知不足務也乃大知正妙於不用知悟此則於道矣惑之
有

則陽

則陽游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之一字
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彼果王果曰我不若公閭休一人彭
陽曰公閭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擁鼽夏則休乎山樊有
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以此爲安居也時引公閭休及評之乃是如此人物令主
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陪一句故意巧
人也無德而有知智不自許句以之神其交妄蛻以妙乎交人
之固顛冥顛倒昏冥於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衰也此段又
夷節不責來薦者止將德者之人品卻薄爲君子將病在
南華經解　則陽　三十九　共卷

不知熱○病在腸者不知樂之可畏暍音謁之可畏暍者反冬乎冷風中若病也反於冬而乘伺冷風夫
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葬也無赦如虎二句言楚王暴
此非夫佞人人一樣正德又一樣人其孰能撓焉佞人善於逢迎正德使物自化咳皆能不
畏暴鷙非此二樣人號呶攖其鋒乎今彭陽欲使已于楚王是
病在貪富貴者不知暴厲之可畏也喻息其明舊解此等處俱
不知所謂況其他乎○此段七排夷節下
渡暍俾然貪病皆頓已當面暴發彭陽矣故聖人其猶也使家
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卑牧化爲其於物也與之
爲娛矣與物其於人也樂物之遍而保已焉不遺彼而故或不言
偕遁其於人也樂物之遍而保已焉不遺彼而故或不言
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子之恒親其言其
飲人以和也○此段言聖人之德如此正申明正德指公
者乃可不畏暴厲之意也須知止是勞意評後大註彼閭休其

其有甚二端居而一開其所施忽接王公閭休有化人之德
子字助語辭端居江山乃開其所施而
不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無其德者且欲輕化暴厲以貪富貴有其德而寧再退閒豈不與人
心相去之遠乎故曰待公閭休言公閭休有化人之德楚王之暴頑待
他去進諫前言我不若公閭休彭此段
心看他口說待公閭休實在將公閭休之抱德高閒教陳
一番與彭陽之干進對照使他立刻冰冷勝似一場唇白也
彭陽來他薦劉卽閭口說我不若公閭休將謂閭休不知是
何等巧宦人及寫來却分外清高便輕七頓住接手使轉說
吾又不若夷節將謂夷節與公閭休定是一列人及寫來却
其可歸薄又輕七頓住勞人凍者一段不知是譏彈夷節不
知是譏彈彭陽使所者自家理會干進已是大病況干進於
南華經解　則陽　三十一　共卷

暴主之前甚非病昏而然乎除非是佞人以術迎之除非是
正德以道化之二者之外彭陽固斷不宜乎他人亦斷不敢
爲也佞人一邊固不足道其實有上面一番鄙薄已暗使夷
節承當了去正德一邊將聖人一段申寫便忽用彼其數句
接入公閭休分明是先將彭陽提佞人後將閭休承正德中
間佞人正德便如連環之鎖絕妙章法變化也寫公閭休有
兩意寫他盛德足以化人或可與楚王接譚是旁意寫他高
閭不入世趨於人心相違是正意大約俱作閃爍透射之筆
實虛
似乎難期實在殘冷之至也曲折關鍵甚妙刺人是一篇妙訣

回策文字

聖人達綱鰓周尽一体矣。而不知其然性也。（錢）（緝）（熙）（案）（此）（處）（經）（事）（即）（輕）（體）（處）（也）（聖）（人）（能）（達）（之）（周）身無非此理而不知復命也。（所）（以）（然）（性）（之）（也）（撰）（伯）（勁）（也）而以夫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命）（也）（而）（人）（則）（以）（為）（非）（聖）（人）（不）（能）（耳）（孰）（爭）（知）（而）（所）（行）（恒）（舊）（踐）（生）而美者。（喻）（人）（與）之鑑之故。日人與之鑑不告而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若不聞之其美貌人自家只消鑒。得中如此。其合之也。若之何。此無心合道者。今且如何所行博備而中不（得）。司御門尹官名登恒或是有登恒為師從師而不固得其隨成之道人嘗似是說湯任名臧須以化之。從師而不固於師乃可得環中隨成之道上文師天而不（得）師者是。為之司其名之名成法得其兩見。若為之而立一主宰固於師也。為之司其名之名成法得其兩見。若為之而立一主名曰我今師天則因此便滯出許多蔽除之法上文與物皆循是也。如此則先滯於名繼滯於法是得其兩見也。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本欲求中反溺紛擾將何以化之。仲尼養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是盡慮也。須以此為師而化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上句與下句絕妙古註歲者日所積也。若內先無得更何有外可見。環中者內必無心以撞撝故外能隨成以任化。故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若一落名相內先亡。外何能合道哉。

此段最為與滩始以意蹴之。司御登恒供無可考。

魏瑩梁惠與田侯齊威王約田侯爭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瑩衍名。犀首聞

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惟）（其）（澤）（志）故德常在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性）（成）（故）（也）凡出於性者自然渾忘。自然可久將美人視聖德取譬甚妙。

西國傳都望之暢然。（以）（故）（鄉）（雖）（使）丘陵草木之繕。（音）（膳）（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繕與膳同。（合）（也）（雖）丘陵草木之合。（故）（舊）（鄉）者十見本性猶自欣快也。（木）（以）丘陵況見上。（間）（上）者也。（況）見所得見草木（物）（累）故不覺下一（入）字。適本性其快又当何如。下（論）言之以十倒之。（重）（縣）（同）（懸）衆（間）者也。（其）超然物表如一塵不染。暢快無比。誰得與之者乎。（譬）（喻）（使）作。

與徐無鬼之論同工。

內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環）中之義妙。（妙）（即）（轉）（無）（定）而莫非此中二字。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形）（容）（環）中（閒）（嘗）（舍）之。（閒）（同）（暇）（無）（時）（離）（中）（此）內相氏合中之妙也。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天即自然之中道也。（環）中之妙全在無心若一（其）（以）（為）（事）（也）若有心名為師天則不得師天。（光）（歸）（於）（逐）（物）矣。之何。（敏）有心事此者今且如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無心如此。與世偕行而不（待）。（日）（與）（性）（俱）而所行之備而不（洫）。（消）（也）所行博備而中不（得）。司御門尹官名登恒或是有登恒為師從師而不固得其隨成。（從）（師）（貴）（不）（固）（於）（師）（乃）（可）（得）（環）中隨成之道上文師天而不（得）師者是。為之司其名之名成法得其兩見。若為之而立一主宰固於師也。為之司其名之名成法得其兩見。若為之而立一主名曰我今師天則因此便滯出許多蔽除之法上文與物皆循是也。如此則先滯於名繼滯於法是得其兩見也。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本欲求中反溺紛擾將何以化之。仲尼養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是盡慮也。須以此為師而化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上句與下句絕妙古註歲者日所積也。若內先無得更何有外可見。環中者內必無心以撞撝故外能隨成以任化。故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若一落名相內先亡。外何能合道哉。

此段最為與滩始以意蹴之。司御登恒供無可考。

魏瑩梁惠與田侯齊威王約田侯爭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瑩衍名。犀首聞

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爲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焦苦也)然後援其國(忌也)出走(田忌將)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蘇秦)聞而恥之曰(桀十伐之城城者既十伐矣則又壞之此胥靡(罪人爲人之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後夫者(胥靡尚惜已築之城扉首乃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可聽也欲傾可王之基是亂人也)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總未免曾)心於事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未其近而已矣(道則)虛同體王業且不(惠子聞之而見藏晉人言惠子聞華子來道之)足言況夢(惠子聞之而見藏晉人言故引藏晉人見之)於王藏晉人有道者也此處亦但可直出(晉人妙論知故借惠子一層爲上文譯波藏晉人曰有所謂蝸

音者君知之乎曰然(君應之下故)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又音人言)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觸者發也寓意爭競無)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地也尸數也北敗也)音二氏目見其然(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以遊心無窮者而反視海內相通)君曰然曰通達之(逸然似有似無若知之乎)中有魏於魏中有梁(魏)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此時回想刺客)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嘖也(音鴂吹聲)吹竽者(吹竽也)吹竽(音孔竽大吹之管有)竅然一(竹)細聲而已矣(孔甚小吹之)夫(然)過無甚聲(可聞也)竅(音鴂)簫(簫)(竅)舜人之所聚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其細(曾)不足(聞)

一屑(進似一屑如雲之再再而起)至晉人所云則渺渺(渺渺甚)人無限識量矣晉人之論既妙又得惠子來後一番(窺)發(發)愈見其妙也○高進境界猶曾一吹(細)頭大言出之輕妙(太白詩云下士大笑如是)觀(從此)處去已是第二蟹矣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山之聚)(曾)(其)(有)(夫)(妻)(臣妾)(丞)(極者)(升之)(偏)(蓋)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邱(稷音總同樓)(禾聚束也當是)(滿屋也)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邱(稷音總同樓禾聚束也當是)指其東(草覆屋)因問此何如人(仲凡曰是聖人)(僕猶)(往)(也)是自(埋猶)(隱)於民(自藏於畔)(田)(間)其整(銷)逃(其志無窮)大(其口雖言心未嘗言)(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洛)是(陸沉者也)(不消)(遁人避世而已成隱)是其市(南宜)僚(邪夫子素聞其人)(逆)(川四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是(字津津然若不勝)(遠)知丘之著(相)知於(己)也(知)丘之(通)(楚)也以爲丘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又四知)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言佞必子路往視之其室虛)(果)(遯)

陸沉二字人往往誤用須詳此處取義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年來變齊變而深其耕而熟耨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以馳驚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蘖爲性萑葦滅生蔑性如禾之稊稗即孟子牿塞之意棘陵阘上萑葦蚹蚹以扶吾形孱擢亂吾性欲惡既萌與官形表直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瘕腫熇潰痱也使觸是也爲面諸病作矣

鹵莽滅裂之病爲千古學人痼錮

相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皆如此而已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雖而弟子獨先離之妙語險語言天下人行止曰莫爲盜莫爲殺人又言不是爲盜乎不是爲殺人乎詢其罪所坐也　桀傑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舉無至此得乎上之人之脂之也　究其源而刃將於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已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已百姓有過在于一人故一形倫有失其形在者浪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不知百姓大爲所惟而以大難而罪不敢大物不敢爲者爲罪重爲任而罰不勝不勝者加罰遂其塗而誅不至遂其限程而於不至者加誅民至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棄上行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則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貴而可乎德然惻然言不能從責之民也　單助答一句而默僞明句可知

仲子語陽肩一節古今以爲至痛此又詳切陳之勝於監門之哭也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故也不固於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譴之以非也德與日來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今六十與新也則勇

十九之非再進一年必又以今爲非則今所謂是不且同於昔之非乎見道之無窮也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特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知特其所不知者耳是真知矣知之可不謂大疑哉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今就能外之此則所謂然與然乎自貴無所逃也　言必然無疑也

大道無窮方見爲是者旋見爲非然則人之知何足據乎不知之地大本在焉欲索解人惟伯玉之與年俱化乎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編葬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在

諂法亂而不損曰靈又德之蠹何亦曰靈有美惡兩義故審之　太陵曰是此人也言正如子所言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溫浴而相與笑之其慢若彼之甚也二妻見賢人若此其肅也致敬焉其嚴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此兼美惡猶卓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閻其子殺公奪而里之二句銘語蓋著藏之家吉子孫也里字與上子字叶古稱尤為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即百柳所銘公誼是定於本生之前二子紛紛訾美惡豈知此事皆出於天然乎

諸侯一誼何與大事猶且天先定之天下何事更須人為乎故有道者一任自然也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周禮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五里為酇四酇為鄙五鄙為縣四縣為遂五遂為部五部為里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何是合言其風俗也今說某丘某里如此也合異以為同今十百散丘里為十百○天今指散丘里為丘里散同以為異下之理皆如此也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直其百體而謂之馬也妙故指馬之百體不得謂為馬也而馬現在前者合此百體而立之則為馬矣可見今異為同方能見道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併而為公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而天下之治備矣古今之往者也萬世而一期也萬世而一期公乃王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也心為天下大本故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入者有主則無偏執

由中出者有正而不矩者得正理而物不能矩　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　賜則私也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殊材殊材字一本缺私也道渾同不得而名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　以上三句況此○道妙一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如此時有終始世有變化執不得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　拂福淳然白殉伺伏白殉失意中心有好處何若殉已情未免異伺世知期必者反不得之正○六句見始終變化無定不可執異也　此於大澤百材皆度同歸於度太山水石不同而同生於境　此之謂丘里之言之言是合異為同如此而已

天下萬事萬物萬變萬化其異非巧曆所能數繁同是道而已看不破則縱分鑽析各據而未有已看得破則一以貫之而已借丘里之言發出渾同之道可謂即小悟大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名之為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於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謂之也此設一喻以見例也　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天也陰陽所公共不可指之為形不可因其大以號而謂之則可也指之為氣是其大更為無偶也　譬如萬物萬字是不可數而約界畛之便於稱謂名道之人更無從指稱故亦借一道字約界號之耳世喫如一件物事可名既有道之名便牽住天地陰陽為道哉已有之矣乃將得比說不可與無名比更無所辨

猶狗也其不及遠矣郭子云謂之道則是道猶狗之名狗
狗之名則同於一物其不及道遠矣
道德經門口便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讀此一段
便是其透徹註解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起疑不可名爲道
則名物以何爲本也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盪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
就於是橋同矯起雌雄尤同合於是庸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
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也隨序四時
之相理橋運五行橋所以續運者五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
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以上云云不過極盡物態而已覩遷
南華經解 卷五 四九
之人不隨猶追其所廢不原其所起知其無端往其自然也此議之所止
烏可妄言有物起於何處哉
道之循環無端不可得其終不可得其始也若欲窮究所起
便是以有端測之矣故但言循環之妙此外無容擬議也
少知曰季真人之真爲真之爲言接子人名之或使或使之言有爲主也二
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其實孰偏於其理孰倨孰傴太公調曰雖
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智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者究其一
爲一吠天然之故雖智者不又不能以言語解說其自化之妙
能以言語解說其自化之妙則所謂一吠者已非其真矣又不能意度其所將
之歟期而都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
吠狗不能盡其所以然則細極毫芒未必小或之使莫之爲未
不見使大至莫能包可得容言說意測耶
免於物而終以爲遷二說皆着於物累或使則真莫爲則虛兩
終是立言之過也
有有名有實是物之居此或使之說之過也無名無實在物
之虛此莫爲之說之過也可言可意言而愈疏大抵可以言說
之言意者未生不可忌既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
此所以不容意言測也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後人疑端往往無窮欲究其始則往者已
疏遠也未生不可忌既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
此所以不容意言測也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後人疑端往往無窮欲究其始則往者已
吾求之末其來無止欲究其終則來者方無止
不知何始也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合乎物理耳
終也
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今此二說皆言之所從滋者是未覩着於物也道不可有有信
南華經解 卷五 五十
有不可無一有便不能無矣道之爲名所假而行字之曰道乃借爲稱呼豈真有名可言哉
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二說既未免着於物言而
不足悟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迷則終日言而盡物道是物
者之極言默不足以載悟與不悟俱不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離乎言默以求
道此至論也
季真之言虛虛則是物自爲物也接子之言實實則是有物
爲主也此二家皆未免於物終不足道也道者有而實無無
而實有一落名言便覺有滯故欲於語默之外求之也此
四段皆擬爲問答一段深似一段然知窮言次所知之人也
太公調自高言公共無私見與道相調合也

外物

外物不可必立一句 故龍逢泽比干戮箕子狂吾不
外物不可必作目 知爲惡來死桀
紂亡惡不可爲○善惡均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
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士欲忠臣
戕不可必二也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
悲親欲子孝而孝彼木與木相摩則然俗作燃金與火相守
則流相克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同駭駭於是乎有雷有霆水
之火陰陽之火○五句空中之火○一火之盛舉之便有三
中有火乃焚大槪係不可必四也○看他四段小文字各極參
差排宕之妙○此段獨以火言若爲下文心火引子也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外物不可必如此而

商推經解

人之用心則有不能自釋者兩陷指下利害兩端害固害也利
亦有害也故憂兩陷而莫逃也有字一提一氣直至利害二句
句言總因利害而衆人焚和生火焚身中和氣
端交戰而生火也
月者喻清明本性也○是乎有僨然而道盡俱氣與性俱受火
又何異火之婚灼乎於是乎赧然
黎玉天理盡而生機熄矣嗚呼古今萬端人未有不
死於焚灼中者也止三句便道盡了鮒魚相哀戰

寫不可必作四層頓挫讀之鏗然珍然寫憂心生火至今讀
之猶有煙氣寫熾火之後未幾灰燼今普天下一痒下淚○
同在不可必中衆人處之不啻地獄不知既明言外物不可

必矣憂他又有何用可見古今惟學道人最討便宜落得此
一團和氣一片明心清風明月猶東受用生時星火不犯死
後倒得個葬盡火傳何至如此日前熱未然傳盡說此莊子言
外意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
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
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
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
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
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然字言如此便活耳君乃言
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一喻陡住正意不消更我最有餘韻魚之於水不可須臾離
荷自喪失而緩緩求
濟於外來豈有及哉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大黑五十犗童介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
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同沒而
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蟨赫千里任公
乎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浙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
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輇同諓訾謷而相告也夫揭

爭聚。小說瑣瑣。小守鯫財。小慧。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冀令猶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君子之風俗其不可與於經世亦遠矣。鎖

小具不足以大獲。猶小材不能得大道也。

儒以詩禮發家大儒臚傳曰上傳語告東方作矣事之何若。門下曰臚天將明發家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者。指死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賦墓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笑其貪吝也。又歌詩以續死者是個儒者倣接其嘴唇。音諄顫。按也。其鼠下毛也。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事絕倒。四句皆儒倣死者也。猶儒。無僞口中珠。手方取之口又也。其類以二字押在中間倩甘。無僞口中珠。致慎寫得好笑。

所事者詩。臚而爲發家之行。甚言僞儒之托斯文而竊窃行也。末學之不足恃如此。○莊寫師弟相爲謀利以貪鄙行殘忍以殘忍成貪鄙讀之使人噴飯。詩譏死者甚妙。終今曰公又何爲耶。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出而樵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身長而趨。屈下身。末頭。僂。短貌。頭也。僂。短也。而後耳。對不顧。若營四海者。目見耳。爲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矜持之行與汝容知。智慧。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學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

世之恥。悵然輕於哭。禍言仲尼知要一世不知轉論流害萬世也。甚見於知之人不足治世。抑之。固窮邪士其累邪。及邪將爲貪而務此。欲求售耶。仲智不及照耶。惠以歡爲。終身之醜。中民庸人之行。進。務焉耳之醜者。推庸人或務此耳。相引以名。外此。惠以博人歡而做世乃有相引以名。揚惡相結以陰。內要人心。與其寒魂而非笑。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亡。妄能明名。緒隱者榮。反此黃一譽又反無非傷也。動妄之一非之不知其無窮於道也。聚其思。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所成功。聖人不得已而應。如此。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所成功。何有成功。何不法之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何。以行耶。何法哨。邪。

觀若營四海。更是等事去做。躊躇以興事。則感而後應而已。

借重夫子以警世人。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主路。渫之淵。名。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魚者。余且。音徐。人名。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綱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每言必鑽龜以占。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智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二句推類寄慨。雖有至知。智。萬人謀之。聰明有所窮。智於魚不見網。而長鞭。策。

小去小知大知明主善不自而自善矣賢見生無石頃同特而自善矣賢見生無石頃同特

神魄味於全身則雖七十二鑽之智恃小智耳與魚何異此可爲多知者鑑也若見之無知而有良能其學道者之師與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下也之至一作黃泉人尙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

與余無見篇恃其所不願意同此更醒目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覓適矣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不能自適則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覓適矣夫流遁之志甘於逕物者決絕之行果於棄世者又是一等人等隘其非主知厚德之任與有道所爲人也盛世則貴決絕者而賤流遁而不顧流遁雖相與爲君臣句時也盛世則貴決絕者而賤流遁者衰世則反是是相與爲君臣易世而無以相賤豈衰之世更易一故曰至人不各因其時也易世則二者等耳

闔行焉不開意行此非至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猶草芥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然尊古卑今則章有畸向皆小夫流遁之志甘於逕物者決絕之行果於棄世者又是一等人等隘其非主知厚德之任與有道所爲人也盛世則貴決絕者而賤流遁而不顧流遁雖相與爲君臣句時也盛世則貴決絕者而賤流遁者衰世則反是是相與爲君臣易世而無以相賤豈衰之世更易一故曰至人不各因其時也易世則二者等耳闔行焉不開意行此非至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猶草芥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然尊古卑今則章有畸向皆小

學承意不彼而教三不狗向學之亦承其意而不分別於彼此至人張中之妙不爲流遁之累屏亦不爲決絕之高蹈所以遁逸自適而無一念之累真能遊者也

开好高尊古一念總是倚係之累一概不着方爲能遊想莊子喫加海螬肩似髻空

目徹通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通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也爲德此道不欲壅塞則更暢更而不止則踁脹發也踁則喪衆生病四何總由物之有知者恃息息所以通生氣字之害物之有知者恃息一身之氣其不廢用毒與以解仲春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寒以通息天之穿人則積陰穿字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於人身無止歇時竅空也空嘯也胞腸中心有天竅其實乃人反以嗜慾塞胞有重圍有重重坐嘯之處其通天之竅耳

再遊而心必有開處以通室無空虛則婦姑勃溪區塞勃溪相乘也猶勃溪也爭踐空處也謂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根之鑿無餘地則每早遑塞相乘處也性者也無閒遊處則六根用事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而弊性○一反見人塞之害也不勝妙論至論天心有天遊則方寸之內逍遙無際何假清曠之處而後適哉今見丘林之壑而喜者由平日胸次逼窄神明不勝故也二句罕譬而發康樂諸公當深自負慚

天下妙用都在空虛處世者悟此則遊刃有餘內養家悟此則白日飛翠然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此亦可知無用之用也

德遊乎名德之盛外名遊乎最名之盛外名之盛外名也昧稍乎誠昧稍乎誠昧稍乎誠

謀知智出乎爭。爭而後。榮生乎守。使衆生守於執一。官事果循。帝意。平衆宜。官事多也。職任。帝而日時草木怒生。銑鋤於是乎始修草木之。滯以出位也。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生者過半而人不知到何。倒。川銑鋤之功。遊物之自然之。

此節首言有爲則僞自然之錯。

靜默一作可以補病。靜默則神氣來復。靜默可以補病故。音遊。藏音血。可以休。目陰姻也。休老。皆職基養生之術。按真誥云時以手按目四百遍。令見光分明。是練眼之道。久爲之見百歲老形之兆。又按機徹敘可以沐。洛老容故曰皆職。可。寧可以止遐。寧定則心閑泰。可以止。遐遠也。雖然若是勞。以休老也出輦乘。本作佚者。之務也。始教勞者以。自息之方。可。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不事此故。不問。一轉。將。上二句總。遍。聖人之所以職。同。敘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

人所以職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職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四句。皆甚言所遊。深者不屑爲其淺。

首三句。養生家奉爲金針。今都置不足道。然精微處却仍不。曾。我。破。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哭。善哭。將。爲官師。謂其。導行。其黨人毀而死者。

半。襲官師之遠。語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而加甚也。

紀他聞之師弟子。而踆。蹲。於窾水。諸侯弔之。老之法而加甚也。

三年皆徒狀。因以。窾河。自投。於河。狀又襲。蟄。魚。所以在魚。

得。魚。而忘筌。蹄。兎。罥也。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蹄。跡之。

說。下。句也。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從來後學只是相襲成風。所取師者糟粕耳。此良爲之去盡。宿。物。哉。

寓言十九寄寓之言○○○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再化者心也曰哲及親仕三釜祿雖少而心樂後仕三千鍾祿不泊（不及泰親也）吾心悲（心再化之故）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縣係係其罪乎（為親而仕心無係祿之累）曰既已縣矣（已縣係於祿養）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縣解者哀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鵝觀蚉蚊虻相過乎前也

透極之論

周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去世二年而從（不自執）三年而通（無吟）四年而物（化物）五年而來（自有）六年而鬼入（神來）七年而天成（合自然）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一死一生（死為陰生為陽也）無自也（化之自然）無為故也而果然乎

年而大妙（化不可知）生有為死也（有為則死）勸公（設為勸人之詞）如下二句以其死也有自也（由有為）而生勝死為陰生為陽也無自也（化之自然無為故也）而果然乎轉一語上所勸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誰是快意者誰是不快意者）又惡用人者果是乎（總不分別生死）天有歷數（天有之故）氣運（地有人據地有方）吾惡乎求之（可測）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皆自然）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極言其不可測以見不如任之也此皆大妙時解會更進生死一層者也）

子游自紋學以年進幾與吾夫子吾十有五章事業而年德之淺化更捷彼何如人者耶

衆因兩影（影陰）問於景（影）曰若（汝）向也俯（向也）今也仰（向也）向也坐（向也）今也起（向也）向也行（向也）今也止（向也）何也（景曰叟叟）

今也被髮（向也）今也編（向也）何也（景曰叟叟）

（問兩影有殊）吾（景）特（自）操（持）而（之）待（影）與（有）蛇（蜩）蜩（蛇）翼（附于形）似（之）而（非）也（蛇蜩）然（自）知（其）然（予）蜩甲也（蛇蜩）也（蛻）有（如

也。舍者迎將將送也。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三舍者避席。四
[illegible]者避讓。五其反也。今者與之爭席矣。以一收五冷眇陽子學
[illegible]謙騐人乃相忘也。引寓此一節事與諺
與呂一句相應

有若無實若虛二句此一節便是榜樣。○東坡以此篇之終
之又曰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東坡論四
篇之僞恐不可易但雜篇既未嘗分章名篇則欲以此篇今
列御寇。又不必矣今以列御寇仍自爲篇而讓王盜蹠
說劍漁父四篇則雜而附之於末云

列御寇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曾何
反曰吾驚焉曰惡平儻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致敬先
饋其牛不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邪已曰夫內誠不解之
發乎顏成心積平德而物應之形諜成光乃似德而物之於此者也以外鎮服人心
而不化。使人易以動其所忘也。盛俗薄字補本云猶讀
使人輕乎貴老博長敬已。形即視之而成光似德於外諜。
博蘊集成謹有謀字之意也言炫耀如此乃
醜虛之本也。雜俗作賢通俗又作整非是大發人情爲食與
之貨無多餘之贏無字今衍之
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二句言萬
乘之主

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彼自己勞盡將委而責之。
於我此所謂竭其所忘也。吾是以
驚。吾曾人曰善哉觀乎。歎其能
汝處已。以人將保汝矣之辭
人但安居人亦將保護而來觀乎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
汝也。○狶深勉列子先下此句
矣。保汝之言果。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音頓豎也柝處之平顏
驗寫得有境。豎柝。
豎言振立有間不言而出鬻。音育
而反鑿。
門日先生既來曾不發藥平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
矣。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
而爲用之。
此感深出異道。何用此威人體。必且有感搖而後
本性。一作
非又無謂也。
心自爲異乎。

告彼所小言盡人毒也所言相推爲毒莫聲莫悟何相號也俄忠言覺悟汝者而何爲發詰於汝○無者于相號言游雖而詰其故何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子以桀不賊結在一虛字妙妙

與前篇陽子居一段是一副神聖而語機各妙

鄭人緩人名也呻吟誦讀聲氏之地祇猶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河水浩大之潤及於九里一人富貴像澤及使其里澤及三族橫逆二句喻學問既成自必及人也上二句引此二句緩以學儒墨道成儒又使其弟學墨不能兩全故不見信之教十年而緩自殺動於父其父喜之曰使而父

指爲墨者子也聞胡嘗視其良既爲鄰柏之實矣園蒲皆何也弟爲墨者子也聞胡嘗視其良既爲鄰柏之實矣園蒲皆何也言成弟學業皆已之功也又何嘗知弟好處既成爲美材矣誰實使之而又乃助彼而忘我乎○皆言緩自負功也以下非子斷夫造物者之報猶成人也不報其人人事而報其人之天天性之彼有如彼故使彼故使習彼○然則緩弟之成夫人以已爲有彼是之性故使彼習彼之天性自宜墨耳墨乃弟之以異於人以賤其親指緩以已爲獨能成就人而慕其父不知言成弟學業皆已之功也又何嘗知弟好處既成爲美材矣誰實使之而又乃助彼而忘我乎○皆言緩自負功也以下非子斷夫造物者之報猶成人也不報其人人事而報其人之天天性之彼有如彼故使彼習彼○然則緩弟之成夫人以已爲有彼是之性故使彼習彼之天性自宜墨耳墨乃弟之以異於人以賤其親指緩以已爲獨能成就人而慕其父不知賤其親也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譬如齊人穿井非據爲己功而捽去飲者亦不知泉之出於天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以爲己有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稍有一得之能者且不則其能然之故古有謂之遁天之刑而自適也如愛之命都此刑曲聖人安其所安之謂不

安其所不安爲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此物皆各得於天以自成故聖人於天下因其自然而不以我與焉今或不知物之真外乎天而爲師則以成材爲功爲君則以化物爲功甚且至於爭愈自賊者不可以扃指計也

曰今世皆緩非虛語矣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與天知而言之爲徒所以之人也與人古之人天而不人

宋汗漫人姓名學屠龍於支離益人名同年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無龍可屠也是以君子不貴絕藝而貴中庸之道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以理之可必者而猶居以不必之心則爭何由起乎兵者所以爭也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以理之未必然者而各必順於兵故行有求夠於兵爭故動兵恃之則亡然兵不可恃也

小夫之知智不離乎真舉牖○興曰莊諧日出詩箋以果實相遺書相問遺也○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墨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何不知太初見小者不能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出於發泄乎太清歸於悲哉乎汝爲知道在毫毛○嘆見而不知大寧大寧者虛無自然之知也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車舡千澤子行矣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鬱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文章而畫之則無實人從事於華以支爲目不知忍性以視同示民而不知不信不信從受乎心宰乎神

夫何足以上民彼仲尼宜汝與仲尼果與將與之誤而可矣嶭甸出於誤則可若認眞恐非宜也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同示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勿用難治也不足與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純也商賈不與士爲今蒐也商賈不齒雖以事士齒之神者勿齒而不忘則有相市之道與商賈正同雖以名爲士而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也商之然人之神情終不欲齒與過也胥小人之離同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內外之刑者惟眞人能之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朝人者厲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所長

正考父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敢不軼如而夫彼者一命而呂鉅字之說自大也再命而於車上俯軽在三命而名諸父名賜極也孰協唐許唐之許由也之所夫屢命益驕豈相令哉泽漊小人窮來一笑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德而有心已非自然心中又及其有睫也而內視之地何察多端內視而敗矣通矣耳目鼻口德心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哦德口心其所不爲者也凡心有偏好則皆失德矣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人皆俱過人也固是以窮故也循優伏優伏困畏不若人者俱通達不自足知慧外通

夫[illegible]之情者[illegible]達於知者有[illegible]達大命者
隨通[illegible]小命者遊安謂此[illegible]何以[illegible]一件六
天[illegible]網[illegible]根內向形外者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稚莊子莊子曰河上有
家貧恃織蒲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
取石來鍛鍊也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
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言殘食無遺也遇句
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
[illegible]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齏粉矣[illegible]為仆夫
或謂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
菽及其牽而入於大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連
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
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
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以不平偏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不應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
為之使用小智者唯神者徵之任神聖者則無夫明之不勝神
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用已智[illegible]入於人人溺於人事其功外也則用力於外也
不亦悲乎

天下
一部大書之後作此洋洋大篇以為收尾如史記之有自敘
一般述古道之淵源推末流之散失前作大旨中分五段隱
隱以老子及自己收服諸家接古學其弘未用惠子一段止
借以反襯自家而已○其体大其色蒼其致深超世之文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illegible]學為不可加矣

數句提一篇之勢
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設問○古之道曰無乎不在答曰
神何由降則何由出既無不在則神聖明王何所原本○又設問聖神有所生王明
有所成皆原於一又答
一者道之根也後來老莊都是這個字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第一等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第二等人不離於真
謂之至人第三等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見端也於變化
謂之聖人第四等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
慈仁謂之君子第五等人止是道之緒餘以法為分以法度為分別以名為表
以名號為表事以操一作為驗以所操文書為徵驗以稽為決以稽考所操而決事其數一
二三四是也分明不爽如是百官以此相治第六等人以此相備以此為序也○官職止是測名
之以事詩作為常以衣食為主番息蓄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

民之口也第七節人心成民
是謀生之計

約畧天下有七等人見得治方術者便當取法乎上○上四等人皆原於一者也但推極其至有此等殺耳

古之人其備乎大方之學無而不配神明醇天地醇敎育萬物該是上四等人

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也本數而末從六通四闢本末字妙

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謂備者如此又帖三句○所其明而在數度者皆

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傳於後○此世史是一項史家所由傳

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仕多能明之云搢紳縉字本作搢事君者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

南華經解 天下 十三 木卷

飾於大帶之間也

註明六經○此六經又其數散

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是一項上子所由傳

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此散數又是一項百家所

由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

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設譬猶百家衆技也皆有

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又對天地之美析

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古神明之容

既設譬又我明是故內聖外王之道內聖即神外聞而不明鬱

文法只覺其遠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

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之大體

道術將爲天下裂傳至百家去古遠

精粗一門本末相賅此古人大道之學也乃精微大本不可

言傳後學但得其粗者末者以自據則愈趨愈遠矣史家據

其典冊士子據其六經百家據其散數嗚呼至於百家衆

言乎其始未嘗不本於古之支流餘裔而溢觴不止分爭奪

暗此莊子所以深歎於割裂之禍也○莊子胸中有体用透

徹之學所以起處便將神聖明王一問一答此處又點出內

聖外王四個字來嗚呼內聖外王之道自伏羲以至孔子又

何加焉莊子之訣道至矣○此以上段落雖分四節總是全

南華經解 天下 十四 木卷

篇之一大目頭以下乃詳列諸家見道術將裂之故

不備不示於後世不庸不事於萬物不睹不務於度數以繩墨

自矯處已而備人之急約勢之教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墨翟禽滑釐之間其風而說悅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已見

受病處在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非樂節用墨此二句

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

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

墨子自生不歌死無服桐易朽之木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是拂人之性也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是自苦於自道相而已突亂之上也治之下也言亂天下之事多治天下之功少●此節頗側揣之語終墨子其大下之好奇●倘天下將求之不得也世少雖有稿人不以都●轉連實四句下四也字一夫倍而背之才士也夫字津津如不勝口●此節一放

詳列諸家每段先用數語勞窄引起下乃舉其人以實之蓋特作崎逸之筆也○此是第一段○墨子已是一偏之教乃其徒又有若干流派道術烏得不裂末一轉甚辭許墨子特品之為才士何恰等稱心地既寬眼界又大不累於俗不傷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暴自其志之無他○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音形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作冠似之接萬物以別宥為始以分類宥有所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說雖天下不取以鬼物爭而諍心之容言心命之曰心之行用以調合驩為歡之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此心苟上見侮不辱救民之鬪頗其安寧也欲人皆以見侮不辱救民之國

教禹親自操橐盛土畚鍤之具而九雒雒使之繞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禹為三王之首墨子特引之言王道正如此也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木蹻音甲）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二句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以上墨戒其徒如此相里勤名之弟子五侯弟子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人名鄧陵子名之為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尤加倍譎譎相謂別墨自謂里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非彼以觭同奇偶不仵之辭相應是己說。觭音偶本以巨子墨之為聖人皆願為之尸祝欲尸祝得為其後世所推至

表見上頭然且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口請欲劓
例指之(人向)(注尹笔)飯牛養先生恩不可報弟子齧缺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
得活哉言我豈固欲以活民命徼彼救
自活哉固似乎救世之士哉(固欲以活民命徼彼救)世之士耳(連其辭一
曰君子不為將察不以身假物不以為己之故假借物力以為無益於天下
者明之不如已也(連其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此以情欲寡淺)救世(二)以此以情欲寡淺
為內(內以此)其小大精相其行適至是而止(雖然一轉亦算一)放然未何却不甚
(放分寸)
看來(朱)研尹文所述其淺亦不甚行於世莊子大半抑之轉
放處亦止淡然

公而不黨易坦而無私決然無主(決去係累)超物而不雨(隨事)而無偏于超物而不雨而超
不生而意如作一事又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
別生一意便是有心矣(此坦蕩蕩之道)(物)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
說(悅)之齊萬物以為首(以齊萬物)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別第一事)
能載之而不能辯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不能生其分別如下二何是)
往通之教也(此通之教也)(皆用教則不至)(各)
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各用)(乃偏)教則不至(各)任
(任)道則無遺者矣(兼包也)(此)是故慎到(先以物)棄知去己而
(物)到(之言之)棄知去己而
緒不得已冷看清其熱狀者去以為道理(以此為道)
泛於物其閑情脫灑之意(理所在也)
曰知不知(舊只如)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將少少有知而後)(亦近於有傷也)

到之言(讀者眼前無)(曾論)(讀解不正記益)
知此(讀矣)(能)料無(在曾論)(讀解不正記益)
也統說無行而非大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轉惟以自采
(拍只應節)
(輐去聲)(斷去聲)(滯)(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執是非不師知智
脊所以與物宛轉也)(舍)(無累也)不師知(智)
慮不知前後魏(巍)然而已矣(不師知識)而獨立也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
飄風之還(飄風翅)還無方若羽之旋(羽自空而下)則旋轉不定若磨石之隧(磨之眩)
(道圓轉)而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問何以能無非)(夫無)
知之物無建己之患(己)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
譽(惟無譽則亦無)非無過無罪矣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
(如土塊)無知也不失道家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

(言)至死人之理知故也(適得怪焉言但見)(以上言慎到詳)田駢亦然
學於彭蒙得不教焉(不言)之教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
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窢音或以字義推之當是穴)(窢)可而
(之風或)(一至像之至也)言(風尚不可得常反人不免)(觀)而不免於(觀)(阿斷家常自師處)
(反歸人困無)
復指日之者然家窢不免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躉不免於
有意於輐斷未合自然也(輐斷未合自然也)一雖然縣
非以上言田駢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總斷例侑之
(縣)彭蒙甚界(界)(三人皆與聞乎道但)
乎皆嘗有聞者也(三人皆與聞乎道但)不至耳(一句掉放)

教慎到貫田駢止一句又學於彭蒙教彭蒙又止引其師說
詳畧之間即此見德也(師)(倒斷然甚嚴掉放處又止一掉文)

決甚遠

以本爲精以物爲麤以有積爲不足致虛極則必至於無積而後止澹然獨與神明居此虛之無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悅之建之以常無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爲實實圭璋特達關尹曰在己無居己無形物不毀突爲實圭璋特達關尹老聃私主形物自著隨物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心故芚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同物得焉者失自得本皆先人而皆隨人老聃和能而陰能而陽不能爲天下谿虛下得輸有餘其自守其雌於不能爲天下谷虛而不積也知其白守其辱若谷虛受咸應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日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裕然充足而有餘故重一切非行身也徐要徐也不而不費不先人無爲也而天下莫與爭先故也

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格於人可謂至極閎大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說到老子獨無取尹莊子意之所宗也博大真人絕好出甚言之

且惟博閎尹係老聃弟子今莊子不見此說故之於老聃之上莫傳者未必然乎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無不有又不知所歸宿此道述神化之教也莫足以歸又不知所歸宿此道述神化之教也莫足以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悅之以設恣縱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辭之瑰詭恣縱而不儻無所不以觀同異觀一端也不以觀天下觀一端自見也

儻偏塞之也

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故托之三皇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不可與莊語故托之三皇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

係括說是作書根柢

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敖樂也倪端倪也自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瑰瑋而連狘無傷也

狘貌連狘宛轉不害文理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

諔詭可觀書其辭如此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不可止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汪洋大而無涯深閎而肆放其於宗也可謂稠

當作調調遊而上遂達也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形無其來不蛻來無芒乎昧乎未之盡者人未有能上說言其本言其宗雖然一轉者其應用又如此蓋自謂休用兼妙也

第五段莊敘自己非子世自居於諸家之後蓋自諸家而遡至於道術之正也一部大書以道術之正自貫莊子著作皆特掉弄筆端爲玄笑娛世之書已成看他詳述百家指筆之故便明教人以讀之之法矣人倫明其非堯舜書孔子困戰前三段無於摘歷後用雖然一轉掉教孔老子便不用此法至百家雖然一轉却又是拔用一層之法向此便是文字變化大矣

公孫龍子之學歸本於老子今看莊子與老聃各列一派又以已據諸家之無似更進於老子也細玩此段雖然一時但謂他慧川兼妙便是勝於老子處也言外覺老子用處尚有不足盡其自在地步如此

惠施多方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去聲厤物之意言不中理但逐一歷物而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度其意乎如下所言是也無厚故不可積然却皆不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化之徹而部之小一外一下

天與地卑山與澤平山上有澤日方中方睨物生方死由生兆是也則物方生方死也大同而與小同異是謂小同異同異雜也謂之小同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有分際南方無窮而有窮乃謂之大同異知有越時連環可解也不相粘我知天下今日適越而昔來心已先到無人知天之盡處則中央烏知不是北與極南也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在於人之所謂極北與極南也

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天地非大我非小以上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之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天地非大我非小以上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之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

卵無毛則鳥雞三足足者稱毛有是即有天下曰大大可以為羊名皆人何得有毛

所命若先名犬馬有卵無卵馬丁子有尾指輩畫不火不熱人用生火熱地圓日不見見則何以指不至則不絕以鳥飛喻之形短長於蛇喻長矩不方有方非以雖規不可以為圓天下自有圓鑿不圍枘自為之耳飛鳥之景同未嘗動也鳥動耳非影動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蓋狗非犬既以憑踏者為犬黃馬驪牛三二色與白狗黑白人所知白之不當孤駒未嘗有母謂之孤則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不盡取則日日半焉而已何窮之有乎辯者以此與惠施自為異乎孫龍終身無窮相圖一人公孫龍又一人累累辯者之徒輩類人辯者之名

之心易猶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者遂於其中而不能出惠施日以其知駁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

此其柢根也惠施無他長矜故與辯士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柢根也為奇異存心不過如此

最賢曰天地其壯乎謂不弱於已也施存雄而無術莊子言施但存此雄心無學術也

南方有倚人之人偏邪曰黃繚姓名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衆不適猶弱於德強於物勞而其塗隩矣迂曲非由天道之宜也弱於德強於物勞而其塗隩矣迂曲非由天道也

施之道舛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無夫充一副可內聖外王皆原於一充曰愈貴道幾矣而愈尊之豈不可乎何須逐物而愈遠矣道固

惠施不能以此物自等譬猶萬物而不慁本以善辯

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創旅而不得 得所逐萬物而不反是猶
謂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述寓意而但寄之於聲響息影
而不知止形皆不知本之喻也
前五段皆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至此段不用此句故知
莊子並不以惠施列於諸家也惠施但恃口談何足名家哉
予日敘後附此一段者當時好與莊子辯者惠施也篇末及
之一為致惜一為致悲乃特為自己襯托耳

讓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
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憂患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
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
下為者可以托天下也

堯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
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
以異乎俗者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子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

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者何以天下傷哉悲夫
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 用力貌 后之為
人蔡力 猶勤 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妻戴捆子以
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
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
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

勉君矣爲君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上地害所養人固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太王豈欤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形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苟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也不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逃之于丹穴爾雅曰南戴日爲丹穴而越国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與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国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韓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夫青銅狄夫於君之前詈之言曰左手攫華之則右手廢所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爭成不得也惟恐失地。僖侯曰仵不了語妙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謂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貞應之曰此閭閻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閭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誤而遂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已遁去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以身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珠之重哉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鄭相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君之国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今晉道之粟于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罪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子陽厚養人卒陽怒責門司人逐猶豹而殺之

楚昭王失国屠羊說屠羊者名走曾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国將

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强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遠吳軍入郢說民難而避處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傳義極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三公也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司馬本又作三封之位吾知其賢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華山雄鷄雞本韜髮作髽者以黑繒爲之今曰縰屨縰屨以黑屨爲賤也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肿脛虛浮手足胼胝皮堅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絕妙形容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外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人也

中山公子牟魏公子封謂瞻子魏賢人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曰天子之南郭也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不如且無惡乎勿傷之不能自勝而强不從者此之謂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知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音散上聲米屑也不完無米屑也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乎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

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樓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阨於丘其幸乎（因此而困窮孔子剡然孤高反琴復鼓而弦歌于路托然舍瑟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

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有通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栖於箕陽而其伯得志（箕陽山名在潁川陽城縣東南）共伯得乎共首（周語攻有餘前○司馬彪曰共伯名和周厲王之賢諸侯皆請以爲天子在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於太伯復歸於宗道遙得遷於共山之首）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漫我也）吾蓋見之（見音現）自投於清冷之淵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

湯遂與伊尹謀伐桀既之以讓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桐水而死（桐音銅水名在桐鄉）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昔周之興者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修善上謀而下行貨以爵祿誘天下曰政）

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言諛利擾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

為君者今天下閒何德哀其亟削侵地乎周以塗汚吾身也不
如遯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飢而死焉若伯夷
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輕高節玩世也行獨樂其
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蘇東坡曰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蓋其枝葉太相恐爲
人所窺易
孫月峯曰此篇諸段多與呂氏春秋同夫呂書雖有龔莊列
者然不應此篇獨襲之多爭辭詞此下四篇皆僞作誠然

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
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而人竊也驅人牛馬取人婦女
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
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
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
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
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說之柳下季曰
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
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
爲人也心如涌泉（刻劃）意如飄風（刻劃）強足以距敵辯足
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
子不聽顏回爲御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
之陽膾人而膾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
軍高義敬再拜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
指疑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汝作言造語
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
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

不安行孝弟而敬作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殃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餚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柳下季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雁何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立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此明明而正不爻而云然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食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燔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擅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盜莫大於子天下皆曰孔子能止暴棄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殖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困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殖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性情

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信行非世捐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貫石自投於河爲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屠牛與女子會期於梁下女子系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句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視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視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

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今人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願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閉門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詞往見邪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邪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王駘公曰柳下季魯僖公時人至孔子年八十餘若王子慶忌之死百五六十歲不得謂友是寓言也○荊公以僞寓言還是就莊子論之今細看其行文相淺無味別之爲僞無可疑者

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修忽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在不在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

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得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臧獲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盜跖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盜跖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揣材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竊仁義存焉損去一者之知教矣　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

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二句恰肖假圖進學情事是言行之情淳戰於胸中也不亦棘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道不成者爲虧言貴於成事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伐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嫡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翟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窮句以下無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

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以下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柱若直相爲天極面魂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窮而實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誣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盜子立乾隊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羅其患也子疆固堂發姊而借其名踦奇得託名以苟得而滿其欲也無約託名無拘約而應於自然之道也

譬足閒於知和曰人孰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竊則人歸之歸之下世之下世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恥意知而力不能行恥故推正不忘恥有道崇正道而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矣紀俗過世之士爲是事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乘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爲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憐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慘怛憯愁之患忻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爲匕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矣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遂聖人之所不能及使富作人

之勇力而以爲威強乘人之知智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牖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求在內也有餘指德故辭之棄天下而不以爲廉棄貪之實非以迫列也反監之度勢爲天下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愚其反以爲寧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離時非仁天下也不以衆害生也

爭卷訐出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軍害已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與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諳休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言求名而不求利則亦徒苦一生耳知和曰予爲漏有像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嘗鐘鼓管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俄同頃逆於憑氣怒氣若負重行而上登高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愚貪權而取勢靜居則溺沒體澤則焉竭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堵者耳而不知避且焉而不舍停以自雄可謂辱矣積財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同焦

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劫取之賊外則長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周備其樓櫓疏慮防內賊也外不敢獨行防外寇也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同殫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竊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無足托名無止足也知和托名知和平之道也

二民擬莊子寓言只是粗淺無味

說劍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而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舉彼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悅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去太子前身刑而死周何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悅大王下當太子趙

国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粗纓無文理也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快也王大說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于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

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旅孟子使廣教事非
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
然臣有三劍惟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
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
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音潭劍身
韓魏爲鋏把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其體之
太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其製之
精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

絕地紀六句言其用之神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三句言其殺之將此天
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
智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鋏包
豪傑士爲鋏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
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
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
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
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
頂領下決腸肝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

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
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自適也莊子曰大王安坐
定氣劍事已畢寡人請不出居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
言其從不見
也觀者自殺也
孫月峰曰是戰國策士遊談與代說及宰臣論相似然氣格
視彼二篇更度

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支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漁父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飭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王之君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將杖也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發端之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陳也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

之美也則上下無位相侵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幼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舉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廢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功貢職不美春秋後倫朝覲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人民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亦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

之總其之顧而進言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諛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謂之慝不以敗惡人毀不謂之惡不擇善否兩容頰適以顏色偷拔當人其所欲謂引人心之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營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智擅事侵人自用專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

此四節者何也容悚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跡愈多跡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異同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固物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强哭者雖悲不哀强怒者雖嚴不威强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

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因其禮矣禮也者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恥於人爲不知貴眞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

受業而卒學大道荅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四岸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舉竊又奸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無傷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敬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感義者有間矣言

夫人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不精誠不得其眞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此篇之淺陋膚漫不知何人續貂其妄乃至於此○大抵此四篇敘事議論凡其文乃在新序說苑等書之下況可以漏莊子乎且莊子雜篇隨手錯叙不設篇名後人乃覽各篇首二字名之便於分章易摘耳今四篇特立之名亦非篇首之字又絕無深義故斷從東坡離而置之篇後非

爲分別也

卷六終

武當山玄天上帝垂訓

吾聞治世福神鎮此天大將軍遊巡諸天諸地掌握世界乾坤扶助太平天道護佑國王大臣不忍五濁惡世衆生受苦遭罹旱澇飢饉疾疫水火刼盜刀兵天下江南江北朝朝暮暮死七分吾向三元八節三會五臘生辰斗降七齋三七本命甲子庚申臘月二十五日親隨玉帝降臨統領千真萬聖檢察下鬼人民記錄作善作惡較量罪福重輕輕則減死一半重則死絶滅門善者得見天日惡者不見太平信者得度末劫不信喪命亡魂捻舉不忠不孝抄錄無赦無仁窮不安分守已富不念老憐貧輕重長短稱尺大小斛斗方升買賣欺瞞良善交關牙用不平使盡機關腸肚惡心害衆欺誑合舌惡口鬪亂教唆州縣鄉村恣意慳貪嫉妬是非人我爭嗔不識善惡因果不是天地神明强衆不得老死結冤促壽除齡故違天符抄錄亦辭

瘋痘災瘟肚痛赤眼瀉痢惡瘡濃血痛淋咽喉急風暗毒寒熱咳嗽呻吟打筭未盡劫數十磨九難未經天道帝王治世滅除惡黨紛紛似鼠當初學道直磨鉄針成針治盡不平等軍方始大地成金奉勸世人敬信聽吾指說叮嚀不可聽聞遊遊各依戒律諄諄方見太平年到上元甲子當旬自此風調雨順田蚕五穀豐登天下太平樂業人民歌詠歡欣到此人身難得各宜修省惡尋更有泰山東嶽速報立報司存莫道造惡不報直待惡貫滿盈莫道修善無應直待善果圓成若有人間私語天上聽若雷霆不可欺心暗室神目如電光禁陰陽候傷人命修犯地曜天星曹禁候傷人命方脉指下不明僧道師人貪罪貪求世利食葷善信誦經有罪差訛句字不真罰死兒女之罪千生萬死寃親切莫殺食物命放大燒殺山林積累無邊罪業究究報應難伸切莫殺食牛

天免墮鬲劫沉淪苦報行法弟子天條不可不遵爰惜一切字紙遇褫破穢不潔處焚香聽好生惡死籌書日夜具呈陽有陽間罪業陰有陰司典刑請看真司錄載太上感應篇云造作善惡惡報應如影隨形一勸敬重天地心香一炷昼昏二勸孝養父母堂前奉侍二尊三勸皈依三寶儒釋道教同修四勸修齋布施報答四重深恩五勸善男信女持齋念佛看經六勸州縣官吏治民如水之清七勸救濟孤貧四生六道苦輪八勸富家布施架橋砌路修因九勸九流使藝三六九字同倫十勸廣行陰德福及子孫孫孫但行方寸心地留與後代耕耘所作總依本分與人方便朴淳若以遍相傳寫吾當助汝於陰家有一本供養全家老幼安寧身有一本佩帶免遭一切災迹若寫五本奉勸壽增半紀餘齡若寫十本奉勸一紀外算增新即施百千萬本名同佑聖真君當境城隍里社喜

顧保舉奏聞三界四府列詞吾同保奏天庭北府消除罪籍南宮注上生名見存獲福無量九玄七祖超昇上境金科玉律下曰勸世界文更有能行正直不昧陰空神明不以祭饗加福不以不祭生起有福休諂佞巍然福德惡神欽知前世因果今生作者之身要知後世因果今生作者之心人能知時速改切莫更待因循吾乃勅示誠語留傳往古來今大德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武當山靈應觀庭化等

吾受

玉帝勅命長生治世福神佛中即無量壽道乃金闕化身統轄太神天將天上天下遊巡糾察神人功過一月一度奏呈所作有功必錄所作有過必懲賞罰定依

天律分毫不順私情神若有功保奏各依正格擢陞人若有功錄用即與仙籍標名神過罰為下鬼鬼過處跡分形人

過冬收經重水火盜賊官刑若有十分重罪悉皆滅除一聲不以奉吾私庄不以六奉生眞吾教世人普度今特降語諄諄囑咐者

國王水土終身不得忘恩有此善膚身體須當孝養雙親和順內親外族愛情手足第兄大者提攜幼小者侍奉年等但過三元三臘為救上祖亡魂凡屬婦女誦經拜懺樂淘淘不可自稱富貴富貴難保長存不可輕忽貧賤貧者未必長貧諸明多生餓鬼白屋無出公卿僊佛皆從道之士當依經教慇懃切莫反行邪道一時候了前程識字為儒為吏切莫弄法傷文為醫審證用藥為術依經讀明經商為求利息須要本分平心莫用兩般秤尺休使大斗小升財餘足用守己色非己者休落貪求殺身足矣濃飯一飽為榮諸物貪生是死莫為一口虛殺生五教須要受悟牛犬食之招瘟災救衛身之寶副祖慈事之因天下

奉眞公者衆誰能領得功勳吾欲選用賢者為中一二[illegible]等七過

聖明治世四海之內太平作善延生享福無疆九[illegible]作惡自身促壽更無拜子孫人若敬信吾語多多抄寫勸人若能傳寫千本勝看一藏眞經吾遣天一神護自然百福來臻人若毀謗三語城隍社令即須宣部瘟部火部聽吾號令施行

大明宣德[illegible]

太華蓋山三仙眞師記文 隋校巴陵令謝庭耀世召撰 華山敕文志蓋撰 唐顏眞卿譔

補仙壇碑記

粤以江南之地佳麗秀名山縣之間宛有仙嗣余承顏望譯庶案臨川一日按地理圖得崇仁縣華蓋山有王郭二眞君壇存焉欣然異事未覩其蹟但日久傳訛今莫覩往山訪求碑銘果得一石記乃隋開皇五年焚修道士李子眞於壇碑上再錄出其文則知王郭二眞者仙不顯名王則方平之再從弟乃王之族弟也始於金華山修煉以圖羣羣棄避洞府自玉笥山將之麻姑洞中道悅一山開故老曰先君得山書曰巴陵華蓋山也二眞君相與言曰此山勝地名本異吾因求卜止再煉神

丹山下父老請而再拜曰敢問眞人之名字曰吾等修致於虛無不敢遺忘後有一道士來謂敕閭眞人之師曰吾師浮邱先生則上昇大仙也頃於金華山遇焉二眞君能走石飛符興雲致雨或有人疾苦暴亡往而告之即飛符以救之歲將大旱即致雨以濟之至晉惠帝元康二年二月一日祥雲蓋仙業宣風二眞乃騎鶴鶴再冉上昇今上昇之壇及浮邱先生之壇存焉其後立觀焉修境邑將旱若請壇禱之則雲雨立應美乎敕事昭然仙蹟儻若雖遐史籍安泯聲華鬱鬱對飛共作壁中之客林僧皇秀別含象外之春因與府官謀營觀宇永例焚修尋差官將以公用錢詣山興殿宇門廡不日而四云工畢衣

余德薄好道任忝分符原始要終罕測神天之日飛文染翰用貽終古之芳 銘曰元牝之門澄心養神學則被聚得者幾人

舟舟千古堂堂二眞丹成巖谷道應有昇綵雲色煥仙樂聲勻遇日初麓林花正新驚鶴城俗駕鶴超塵言歸紫府笑別芳辰山存華蓋長含異春恩流豐澤用潤蒸民浮鑒世速好月生輝儻若聖址永播清芬金紫光祿大夫行梁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眞卿撰并書唐大曆四年己酉正月二十五日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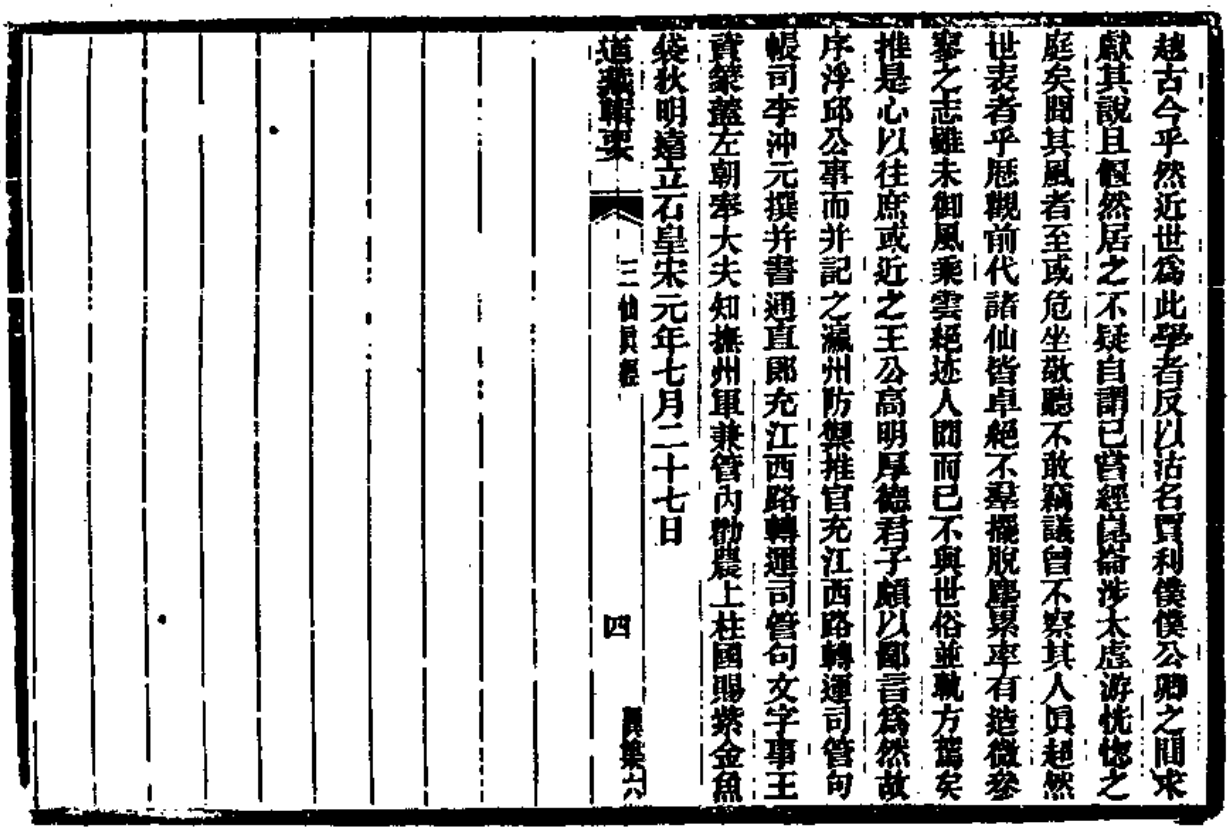
三眞君記 宋李沖元譔

臨川山秀水靈頗多前代神仙遺跡丹井仙壇往往雜出於圖記文字間可以攷信而崇仁華蓋山王郭二眞君尤著

唐開元中刺史顏魯公取隋開皇五年舊碑所載事蹟記弗詳不名姓及州里世系蓋神仙家素不欲顯述故如此惟二眞君曰從事浮邱公得言僧入金華後居此山能飛符走石興雲致雨使死者生病者愈以晉元康二年上昇當時人問眞君名姓者秘而不言後州縣歲時水旱禱之立應而鄉人男女疾疫祈禳無不之驗至走旁郡數千里外皆恭敬齋潔然後登山不爾風雷雨雹虎豹蛇虺蜂蠆之立至嗣中記浮邱公像山上有浮邱公壇熙寧中州以王郭異事上之朝廷神宗皇帝詔封王爲沖應眞君郭爲誠應眞君而偶對浮邱公事故莊號不及元符二年仲夏洪州不雨民有憂色右正言王公桓以洪州權領州事聞三眞顯

慮如此乃命畫工圖形傳示邑主徐嶽祖文圖詞請題其像至撫
堤率僚屬拜於祠門升堂於天慶觀中堂雲關玉笈香請禱雨
即大雨三日始霽嶽神異郡人敬呼嘆未曾有莫不德公之
賜公以浮邱為二真之師而雲車未加甚非所以崇奉高真之
意乃符牒川主者具浮邱始末將請命朝廷而屬門吏李沖元
考覈其事而記之沖元雖嘗訓向列仙傳稱王子晉遇浮邱公
接以上嵩山而嵩高實浮邱伯昌后時嘗在長安與楚元王友
善因授詩學於申公姜齊人也唐林慮元和姓纂亦載浮邱伯
云子晉師之而子晉乃周太子然則浮邱公蓋出於子晉之先
其來之遠矣也噫神仙之事古未有也然軒轅採銅

鑄鼎鑄鼎既上天女媧鍊石補天而不改舊物則導引之書有
不可信謂神仙也自秦皇漢武好方士長生久視之妙世始知
有神仙學仙因之為列仙傳稱王子晉師浮邱公而浮邱公
反無傳然則當向時已莫得而考矣王郭於晉元康時遇浮
邱則是仙在人間豈有意接引於後來耶夫神仙之學大抵宗
本黃帝老子以清靜無為虛心寡欲為本而佐以陰功密行及
煉丹服氣之術要之非超邁灑落者不能也方其混迹人間未
有顯稱大抵以名為深戒迨其仙去始著異跡使人知所慕而
已此其用意豈淺狹之量者所能彷彿而秦漢之君富有天下
窮兵黷武心侈意盈神荒氣惰乃欲長生不死果足以出造化



越古今乎然近世為此學者反以沽名買利僕僕公卿之間求
獻其說且偃然居之不疑自謂已嘗經崑崙涉太虛游恍惚之
庭矣睹其風者至或危坐敬聽不敢竊議曾不察其人眞超然
世表者乎慮覩前代諸仙皆卓絕不羣擺脫塵累率有造微參
寥之志雖未御風乘雲絕迹人間而已不與世俗並軌方駕矣
推是心以往庶或近之王公高明厚德君子顧以鄙言為然故
序浮邱公事而并記之瀛州防禦推官充江西路轉運司管句
帳司李沖元撰并書通直郎充江西路轉運司管句文字事王
寶纂蓋左朝奉大夫知撫州軍兼管內勸農上柱國賜紫金魚
袋狄明遠立石皇宋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重刊道藏輯要

太華蓋山三仙眞君解冤滅罪度人心經

持經懺要訣

凡誦是經懺必要精誠先齋沐心身然後思眞如對聖壇以左足先登就位叩齒集神左手上香三柱禮拜五體投地嘯誦宣音韻和平如法莊嚴天人交慶誦經懺總贊

天地羅萬象　斗柄司斡旋　人生覆載內　心含萬化原
君父恩高厚　忠孝當所先　循性各自盡　塵寰卽洞天

持經懺十二眞律

消愆

心地光明吉神呵護思想邪妄惡魔侵侮算減祿削憂患疾苦猛省自悔回頭是路

立功

人生於世暫來暫去富貴榮華春冰朝露幻身忽做茫茫無措生無福田眼目何據

舉戒

心爲形役乃歇乃禽虧心虧心罪大滅身惡小勿積過知勿行眞明持戒忍辱自慈

持齋

耽嗜童雞羣氣傷魂三宮穢積六腑垢淵研味至道嚼爾葉根

識超高騫廓然清神

保命

陰陽二氣形得以生職君四凶乃絕死根健順五德性賦以成修身盡性始全天眞

潔身

悲爾萬姓來自穢中貪吸癡祚益以渴蒙名韁利鎖往來憧憧棄絆割愛脫離樊籠

明心

人心惟危如虎之猛降伏舅鴈勿使妄逞道心惟微如種之萌栽培滋長道果自成

淨意

志學之士道念常貞嗜欲紛華相對無情初防意惡甚於守城嚴密武毅斬欲將萌

養氣

氣本浩然充塞兩儀行有不慊俯仰滋虧惟心無疚不愛不慳至剛至大編覆太虛

凝神

神惟無妄妄則非神庸愚私邪自與鬼隣聰明正直純乎天性死而不昧列於仙品

開慧

維茲方寸玉虛玉靈本無二物光照圖堂棲泊無思心常清淨
暗室明發圓靈水鏡
成道
開邪存誠欲鍊理全積功累仁民業物安萬善既備福德無邊
三界保衛玉書降軒
大金光咒
混沌浩瀚一炁初分金光正氣號曰玉清元始立像混然至尊
青白交射始立上清七寶闕內玉宸道君三炁化結調耀太清
祥光瑞殿五靈老君中央一炁玉帝化生六波天王梵炁天君
丹霞碧落雷祖九宸三景內外萬聖千興三十二天四維四靈

五方五老日月列星耀光交耀分布乾坤清炁上應揭質下獄
妙用入海水帝洪員三才四象陰陽合形北酆九壘獄司威靈
內有羅憲雷神陰名諸天徑韻五帝監生十天太乙是運乾坤
中山青帝萬象森森靈君赫赫日月之精哼唎達哩元員合英
赤帝默祖元明子欽大有玉宇宙雷羅摩哦囉唉囉永保長生
鬼律嘩訶嚟多哨哪吽吽攝衛呢喃哆婆律慰智唎唎嚟哩他
急急如
玉皇光陸律令勅
開經偈讚
度人心懺滅罪真經二十四等說人心善惡悉分明一十九等
勸化矢水消
三境化身天尊三稽九拜

太華蓋山三仙眞君解冤滅罪度人心經

淨心神咒

太上白星應變無停聖邪縛魅保命護身智慧明淨心神安寄三魂永久魄無喪傾急急如律令

淨口神咒

丹朱口神吐穢除氛舌神正倫通命玄神羅千齒神卻邪衛眞喉神虎賁炁神引津心神丹元令我通眞思神鍊液道炁長存

淨身神咒

靈寶天尊安慰身形帥子魂魄五臟元冥青龍白虎隊仗紛紜朱雀元武侍衛身形急急如律令

安土地神咒

元始安鎮菩告萬靈檄濱眞官土地祇靈左社右稷不得妄驚回向正道內外澄清各安方位備守壇庭太上有命捉捕邪精護法神王保衛誦經皈依大道元亨利貞

啟雷神請

仰啟雷門諸司將　符圖法錄衆天君　欽火都天鄧元帥　雷霆猛殺辛天君　飛捷報應張使者　五方五炁五雷君　龍劉荀畢神通大　馬趙溫康顯威靈　雷部田瑾劉陶高　五府陳馬朱蕭鄭　北極三光楊元帥　地司太歲殷將軍　無私上將溫太保　捉縛枷杖衆天君　都天糾罰王靈官　鄧都內外衆祇靈　功曹土地直符使　神虎何喬五道神　隊仗森森列左右　旌旗閃閃耀乾坤　劍戟戈矛常在手　銷刀斧鉞盡隨身　祈晴禱雨并餓祟　封壇破廟及伸冤　天雷霹靂鬼膽　雷火燄燄燒鬼營　敢有不順吾道者　押赴雷部滅眞形　掃蕩罡風迅　帝旨　護持道法濟含民　焚香啟請望來臨　大賜雷威加擁護

淨天地神咒

天地自然穢氣分散洞中玄虛晃朗大元八方威神使我自然靈寶符命普告九天乾羅怛那洞罡太玄斬妖縛邪殺鬼萬千

中山神咒元始玉文持誦一編御鬼延年按行五嶽八海知聞魔王束首侍衛我軒兒穢消災道炁常存急急如律令

金光神咒

天地立宗萬炁本根廣修普劫證吾神通三界內外惟吾獨尊體有金光覆映吾身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包羅天地養育羣生誦持萬徧身有光明三界侍衛五帝司迎萬神朝禮役使雷霆鬼妖喪膽侍怪亡形內有霹靂雷神隱名洞慧交徹五炁騰騰金光速現護壇庭急急如律令

香雲浮蓋天靖

道由心治心假香傳香熱玉爐心存九天眞仙下盼仙旆臨軒

令臣所啟咸悉如言

闡釋偈

寂寂玉無宗　虛時劫仞阿　誰測此幽遐
一入大衆路　孰計年劫多　不生亦不滅　欲生因蓮花
超凌三界途　慈心解世羅　眞人無上德　世世爲仙家

偈時

太上老君化生誰天請帝三界羣眞十方聖衆一切神仙聖名

元始靈寶尊　玉帝天皇帝　紫微君光帝　大羅諸天尊
金闕諸帝眞　三十二天帝　一切諸天尊　三省五師君
四聖靈寶師　天師張眞君　萬法眞武神　救苦諸天尊
三官五帝君　三百六十天　九府神仙衆　十方諸天尊
名山洞府仙　天上諸龍王　地下諸龍王　雷霆鄧辛張
諸司官將吏　解厄度人仙　風伯雨師神　五方雲雷使
三十六雷公　百萬諸雷神　司命土地神　三界功曹使
十方諸童子　諸天諸地神　酆都大帝君　地府十王君
五嶽諸聖衆　泰山諸聖衆　閻王諸判官　地獄諸聖衆
牛頭馬面神　夜叉諸鬼王　陽間諸聖衆　海國諸聖衆
城隍里社神　太歲諸神殺　東斗衆星君　南斗衆星君
西斗衆星君　北斗衆星君　中斗衆星君　普天衆星君
天請聖衆　天曹諸神仙　十方救苦仙　浮邱王郭仙

三十六仙官　雷聲普化尊　修眞得道人　天上諸羣仙
地下諸聖神　至聖大成師　日月三光神　鎭宅諸龍神
十方大眞人　傳法度人師　河沙諸佛祖　三界羣仙衆
十方諸聖衆　從吾一氣生　天上爲吾主　地下爲吾尊
三界十方事　玉帝都總權

勅命天雷十二地雷十二人雷十二玉帝雷公陰陽雷分四令
雷公六甲雷公霹靂雷公發水雷分八風雷公十雨雷公六道
雷公閃電雷公興雲雷公行雨雷公五嶽雷公四瀆雷公八節
雷公六候雷公大川雷公谿谷雷公江河雷公四海雷公鳴哉
雷公轟輪雷公火車雷公移山雷公走石雷公火輪雷公興風
雷公灑雨雷公行雪雷公佈霜雷公行雹雷公破陣雷公驅邪
雷公光明雷公黑暗雷公火印雷公三十六雷無量天兵日夜
巡游照察閻浮民殃疏起水旱兵戈人民不安爾時雷師告
天尊言世間二十四等人心一十九等之人常行惡心敗壞賢
良天下不寧敢告
天尊哀憫衆生開度一切是時
太上老君化身下降生於浮邱王郭三仙掌判雷霆出遊三界
放大光明照耀十方掃除不祥
王帝言勅與浮邱王郭三仙聽人鬼驅天雷滅邪巫知大道不
聽青羅不爲大道故顯青羅是知大道元始天尊說三仙寶號

白

玉清高聖　虛皇至眞　混元仙主　應化分靈　含眞體道
功行圓成　暴雷役電　福國康民　輔佐忠孝　滅罪延齡
華益祖師人天敬主僉書雷霆三省上相金闕大仙乎施顯靈
赴應護國浮邱眞君九天掌祿上卿高明上帝
祖師妙道敬主三五飛步正佑妙靈沖應太虛王仙眞君南極
註生仙卿元明上帝
祖師克誠敬主九一上清顯佑感靈誠應妙達郭仙眞君北極
考校仙卿太明上帝
三境化身天尊三稱九拜

是時諸仙衆等三十六仙聞是經典上詣大羅
元始天尊前奉命禁戒人心皆當首謝上白
元始天尊於諸衆生云何救護云何禁戒天尊言浮邱眞君王
郭二仙濟生度死游行太空仙童玉女三十六仙百萬雷兵侍
從浮邱王郭二仙乘雲跨鶴九天聖衆放大光明徧照十方斬
滅妖邪蕩除兵戈天下太平爾時
天尊救苦大仙放大光明照開地獄超度孤魂普度天人浮邱
眞君王郭二仙衛護衆生保奏
玉帝改旱至冬秋又澇雨底陰霪年人豈知之
天尊言浮邱眞君王郭二仙燒丹煉藥普救羣生三十六仙隨
願感應十八土地在處靈通能誦心經王郭二仙役使雷霆斬
滅鬼精三仙賜福衆神護門宅舍光明災殃永息罪業清淨
天尊言浮邱眞君王郭二仙各分其身徧散十方神通廣大功
力無邊移山走石天地震動日月照臨光映十方三十六仙發
大光明無量度人
天尊言浮邱眞君王郭二仙在天降雨在地救民心經在處土
地守護志誠安奉浮邱感應冤讐和釋魂神超度王郭二仙怒
發天雷宅地斬精焚燒廟社剿滅邪佞處斷不仁官符永息
天尊言浮邱眞君王郭二仙修眞發願願救衆生一切衆生若
誦心經王郭二仙通天感應解釋冤尤道氣資扶十惡諸罪自

然清淨
天尊言浮邱眞君王郭二仙常施金丹有緣感應仙官解厄百
病離身起死回生是時浮邱眞君王郭二仙與諸仙衆三十六
仙齊到
元始天尊前稽首長跪諦聽經典
天尊謂玉帝曰人有二十四等之心云何禁戒云何說爲經科
爾時
玉帝勅
浮邱眞君王郭二仙宣說心經二十四章眞君言鬼心毒惡心
生百計鄙言妄語敎唆詞訟致傷男女罪犯天曹是致願王鬼

神木精石怪異魂夜鬼搥門拋石迷害男女
眞君言獻必貪婪不孝父母不敬大小不恤孤貧不識內外不
分人世關合是非敗壞眾生人所怨鳥人所嫌害是致天誅地
滅男女顛狂
眞君言勾心鬥眾倚勢因公哄蠹害善剝削饑貧謀他田地占
他男女屠割生靈淹死性命枉亡告天是致誅斬其人子孫衰
敗
眞君言曲心挾詞懷奸說計劫掠眾生瞞昧一切是致水府追
收天神地祇遵究曲心聚沈江河五方雷霆行風湧浪浸死不
仁有福放生無福浸死

眞君言讒心狠戾心如刀劍蛇牙虎口殺生害命謗言譖語架
說鉤牽邀賴眾生冤枉一切是致善惡童子上奏天曹地獄追
收難保長生
眞君言刁心害眾盜竊財糧放火推落致愚妻孽擅逼性命誤
死無邊是致雷霆下降風火焚體電光灼身誅斬罪人送歸泰
山
眞君言黑心百計使心昧心借寄不還返訴猖狂沈塗發誓誰
識多端昧心逆理冤冤相報是致世世相逢輪迴輾轉亦復如
是
眞君言賊心結黨常行惡事日遊諂聽夜執明火姦欺強劫損
命無邊是致上帝追收天符下降活斬其人輕則一身重則一
門五刑十惡未不赦除
眞君言讎心觸帝穢污眞文是致盈官上奏
元始御筆玉帝差兵鐵面直公巡察行法刑誅道俗或病牽纏
或死喪亡九元七祖受苦沈淪
眞君言愚心邊毒不信鬼神不信帝言不敬天地不禮三光不
奉香火破人修捨說無神理是致功曹上奏玉帝降災直司鬼
神邀求祭祀
眞君言奢心混雜夠殺內外威逼邪淫背違六親嗔嫌妻子凌
辱兄弟拷勒貧窮是致男女怨罵誓地盟天種種冤仇神仙不

救
眞君言邪心虎視欺凌良善詐謗眾生惱亂人民心三口四欺
淫裸體衝突三光是致斗司降災癆病瘵疾蛇傷虎食倒路無
蹤
眞君言惡心猖狂不信罪福不明生死不依禮法不甘施捨不
行方便說人長短剛割眾生是致天曹滅除閻王判官差使鬼
王剿滅罪人
眞君言毒心無厭不積陰功不辨親疎不信經酷傲忽萬靈暮
食辛酸大斗重秤割眾肥家是致雷司上奏九帝追取天火焚
燒

眞君言私心樹勇棄正歸邪不敬天道不義朋友不忠君王背
託神明肥家潤己是致天雷罰地神降災百病臨身已生未
生兩落幽冥
眞君言致心致術生盡機關侵害衆生讒擊善人不畏天地不
懼神明擯絕振姦使人叫天是致祠廟地府飛神走鬼故道男
女投河弔頸
眞君言言心肆意赤身裸體向神對日怨天恨地罵晴嫌雨背
毀風雷殘污神明穢污古眞拋散五穀是致上天責罰下鬼多
侵
眞君言精心產育厭污水神觸犯天仙是致酆都地獄九幽血

河弱烟身形若有一切女人產育之水埋坑乾地穢犯水神血
河清淨王女來迎
眞君言幾心孤貧醜形奴婢盲聾喑啞攣跛癡愚腰陀背曲貧
窮絕嗣富貴少兒皆是前世造業無邊今生長短有財無子
眞君言聖心柔忍不嗔不盛不怨不恨不貪不婬不殺不害不
詔不言不娛不妒不憎不愛無挂無礙自然仙官賜福諸神保
舉吉曜照臨
眞君言啟心慈憫赤心忠良正直無私普爲衆生天地包含日
月照臨自然羣仙賜福萬神擁護行藏叶吉隨從紛然與道合
眞

眞君言神心正直斬滅奸凶孝養父母恤念孤貧輔護君王解
釋萬民維神正直恭敬天地自然
玉帝延生大道庇蔭欣樂太平
眞君言善心智慧不入邪道皈依正教自然道慈撫育聖益長
生神仙擁護本命星君賜福消災子孫昌盛萬禍消除富貴長
生
眞君言明心仙籙自然聰明心合天心天中大聖得爲金闕眞
君金闕眞君得爲南宮大帝南宮大帝得爲大道天尊大道天
尊普度無窮衆時
浮邱王郭三仙宣說既畢衆仙心生歡喜而讚頌曰

大道慈尊　生天生萬物　左手擎天地　右手托日月
照耀十方界　察人善惡心　天兵無間地　雷火福虛空
燒殺惡鬼神　邪魔皆絕滅　鐵石化爲塵　水火游天下
聰心難逃命　虛空有神仙　常救善人心　男女行方便
老君常在世　護國鎮乾坤　救度諸苦難　無量度衆生
十方皆降伏　三界盡皈依　不順吾道心　天雷即降誅
斬滅諸魔精　天下有大事　看誦三五日　天尊降洪雨
萬物與衆生　若有諸險難　存心念此經　天兵來佐助
萬惡皆摧碾　善者得長生　死後上天堂　地獄無苦辭
羣仙來接引　迎歸大羅天　齋戒誦此經　十方諸天尊

放出白毫光　金光國臣身　五雷斬妖精　趕碎銹陂山
破開諸地獄　拔度九幽魂　化生十方界　夜誦無休息
太上開天門　玉帝天書詔　毫光忽地來　三仙現本身
接引上天庭　朝見諸帝君
天尊言若有善男信女生身巢薄無力經歷虔心齋戒酌水獻
花皈崇大道
浮邱保舉天官賜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便生吉子衣食自然
天尊言有諸心願齋戒沐浴看誦三日太乙移文上天下地疾
速勾銷名書上清王仙保舉
玉帝赦罪地獄開解十王貢君普放幽魂生者長年死者超升

文武星臨五福照曜
天尊言勤誦此經關王不　追雷神天將左右跟隨落水不沈入
火不燒牢獄解脫枷鎖離　身刀劍自斷邪道摧傾世生男子不
失人身
天尊言看誦百徧諸天記名廚王保舉身有光明看誦萬徧五
帝司迎萬神朝禮郭仙保舉
玉帝書名三十六仙普告十方
東方大仙大聖救苦難
南方大仙大聖救苦難
西方大仙大聖救苦難
北方大仙大聖救苦難
東北方大仙大聖救苦難
東南方大仙大聖救苦難
西北方大仙大聖救苦難
西南方大仙大聖救苦難
上方大仙大聖救苦難
下方大仙大聖救苦難
十方大仙大聖救苦難
浮邱貢君王郭二仙普為衆生無量度人經何時誰皆大歡喜
信受奉行

太華蓋山三仙解冤賜福赦罪貢經終
玉皇御諱
太上羽羅無上天梵有玄貢境渺渺紫金闕太微玉清宮無極
無上聖廟發光明寂寂浩無宗玄範總十方湛寂貢常道恢
洪大神通寶君貢老妙四清淨智慧辨才王道天尊三界師混
元祖無為聖主四生慈父高天上聖大慈仁者十號圓滿萬德
周身無量度人拔生死苦諸佛之師衆聖之王太上開天執符
御律含貢證道金闕雲宮九穹御律為道無為通明大殿昊天
金闕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三稱九拜
玉皇大帝御諱終

紫元洞天三仙法儀

爾時

太上老君於開光太初之先集諸天神仙大聖衆十極眞人同詣長桑林下暘谷之壇遶旋行道三匝同心作禮各就其座須臾萬變放五色祥光觀見衆生輪迴生死困苦不熟五穀耗散疫癘流行人物夭傷兵戈競起時有

妙行眞人上白

天尊曰下方人民不敬天地穢觸三光出入北斗之前種種罪業人心淺薄背道信邪欺師罔聖破人善事說誘句連損子傷胎烹雞破卵燒給口腹不肯佈施誹謗聖賢致諸註在黑簿善

惡童子四直功曹日夜上奏糾功校罪報應非差於時

元始天尊告

太上道君眞人所說凶殃之理實可哀憫欲使愚迷咸歸福岸諭聽訣言遣鳴官衆敬諦

三省詔集諸仙須臾咸集

天尊告三仙曰遍惟下方人民連年困篤累歲迍邅故演經科救護羣品勅汝化身天尊徧爲巡察凡遇邪氣及有妖星逆次流傳速須剪戮又下人間錄善罰惡輔正除邪濟拔人民攝祛妖毒救度一切無有枉傷善遣威神分佈世間按行救度凡人在世豈知尊重或在宮觀靈壇清淨宅舍江河水上虔備香花

時新五果嚴愼壇場以三元八節甲子庚申本命生辰請三洞法師明了經文朝禮高眞懺悔罪愆免諸苦難人各恭敬

志心朝禮眞每句一拜

虛皇三寶天尊　昊天四帝天尊　十方聚寶天尊

普天星斗天尊　三元三品天尊　五師四聖天尊

雷霆三省天尊　玉清聖境天尊　高聖道明天尊

虛皇至道天尊　至眞玉相天尊　混元演教天尊

仙主化身天尊　應化無窮天尊　分靈輔正天尊

含眞孕秀天尊　體道安靜天尊　功行得道天尊

圓成降福天尊　驅雷馘祟天尊　役電光明天尊

福國清平天尊　康民祥瑞天尊　輔佐上朝天尊

忠孝順正天尊　滅罪除愆天尊　延齡降福天尊

華蓋空洞天尊　人天演法天尊　教主流傳天尊

僉書錄善天尊　雷霆顯應天尊　三省上宰天尊

上相玉容天尊　金闕嵯峨天尊　大仙註法天尊

乎佑混合天尊　顯靈助帝天尊　超應羣迷天尊

護國安邦天尊　浮邱眞仙天尊　九天遊奕天尊

掌錄善功天尊　上卿賜勅天尊　高元大有天尊

上帝垂庥天尊　妙道含靈天尊　教主談經天尊

二五洞眞天尊　飛步上相天尊　正伯總掌天尊

妙靈輔正天尊　沖應護佑天尊　太虛無窮天尊
王仙眞帝天尊　南極長生天尊　注生落死天尊
仙卿金容天尊　元明太極天尊　上帝降祥天尊
克誠悟道天尊　教主普恩天尊　九十一華天尊
上清正一天尊　顯佑正揚天尊　感濛除邪天尊
滅塵境土天尊　妙通清虛天尊　郭仙眞宰天尊
北極元上天尊　考較三元天尊　仙卿金相天尊
太明淨妙天尊　上帝高眞天尊　三境化身天尊
四靈四妙天尊　紀功宥過天尊　不言善應天尊
賞善罰惡天尊　三宰主宰天尊　四觀神仙天尊

紫清降福天尊　三十六昭仙官　一十八壇土地
福地洞天仙官　元應如意仙眾　合山朝元眞宰
家居香火明神　虛空過往神祇　機筵無邊列聖

隨各信之事而祝意

臣等志心皈神皈身皈命朝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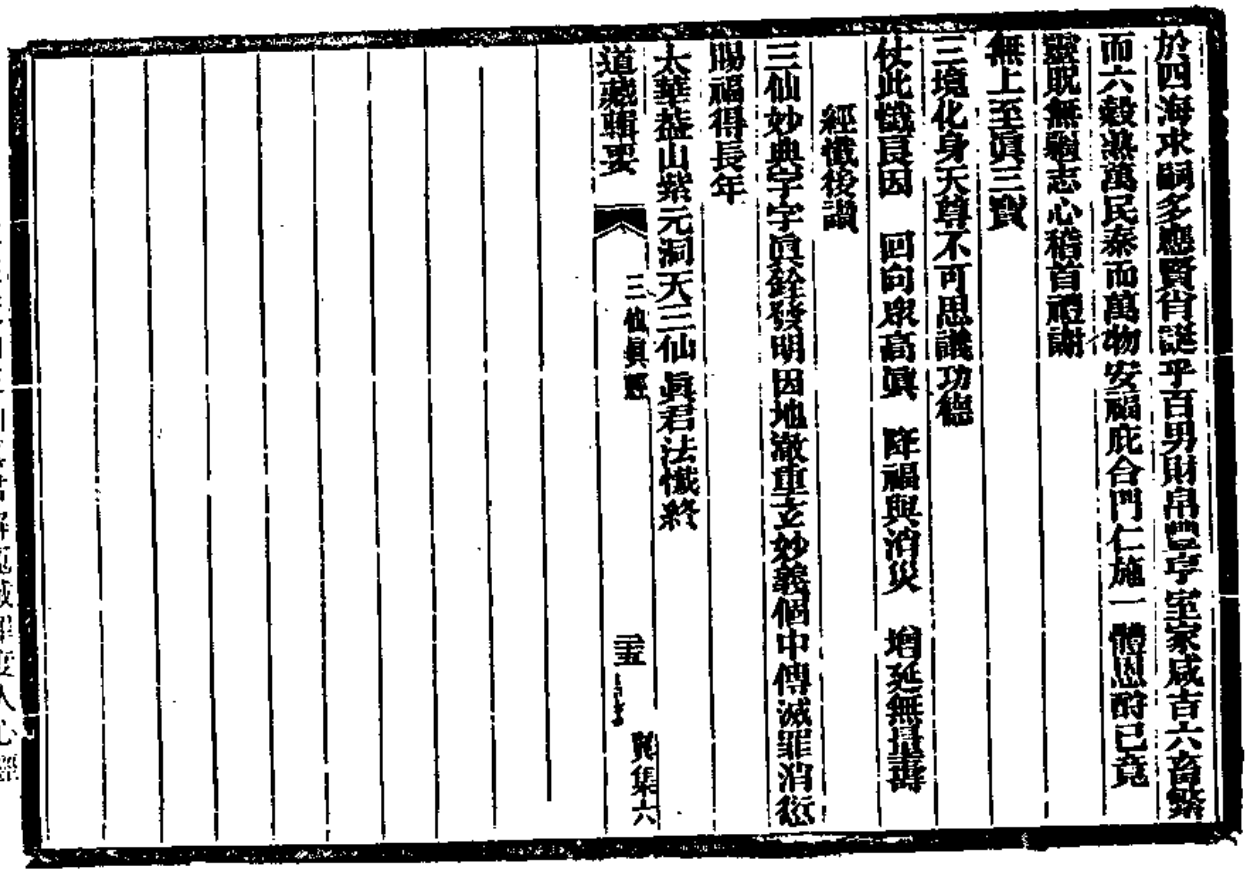
大道眞仙福地名山一切眞宰聖眾原夫人身難得遇正法以尤希天道貴生全本元而甚少念六根之未悟故五福以長虧凡居爵祿之中盡屬鈞陶之下或貧窮而多子或富貴以少兒方當受用而祿盡天年未曉修眞而命終運限或兵戈以暴骨或孕育以傷身或下鬼而欺淩或上天而謫責或土木作犯或水火爲傷或先亡伏連或家人移難般般果報種種因緣但知逐利以貪生未識修眞而昧性不修片善何以算尤恐罪積於邱山謹心誠而潔戒一身之內三世以來無義無恩不忠不孝語言誰戕才詐騙欺謀殺害之多端行淫亂而不顧貪嗔棄障惡毒心腸致地府之積逝皇天責而錄簿陰魂受拷死籍追形敢遁

上帝之垂庥盡赦下民之多罪誠能動物固無感而不通神亦聽人必有求而皆應恭惟

祖師眞君人天教主僉書三省　關下降生海北已肇跡於黃山賢秀江南遂飛昇於華蓋授

二仙以導眷同游上清濟羣生於顛危盡造神妙丹砂靈篆留恩澤於人間天燈金船懸圓光於雲際風符雨印整理陰陽護旌旛施游行天地眼前皆赤子普渡慈航頭上卽神明同登道岸三峯顯應千里昭崇香繞長空五色雲中飛縹緲燈明碧落三千界內場光輝敬潔愚衷恭陳懇悃伏願

仙風道骨鎮古而長存丹井藥爐救多生於悠久累朝崇誥勅三教盡皈依掌天上之銓衡爲世間之主宰俾今某某父母康寧兄弟和好現存快樂熙福澤於無窮過去超升願道遙於有永天上人間他生今世學道得道求僊得仙交易合而謀望成事爲順而功名遂是非消故災害潛除出官高遷仁愛聞



於四海求嗣多聰賢貨謀乎百男財帛豐亨室家咸吉六畜繁
而六穀熟萬民泰而萬物安福庇合門仁施一體恩酬已竟
靈祇無懈志心稽首禮謝
無上至眞三寶
三境化身天尊不可思議功德
伏此懺良因　回向衆高眞　降福與消災　增延無量壽

經懺後讚

三仙妙典字字眞銓發明因地徹重玄妙義個中傳滅罪消愆
賜福得長年

太華蓋山紫元洞天三仙眞君法懺終

太上洞淵說請雨龍王經

凡誦經者切須齋戒嚴整衣冠誠心定氣叩齒演音然後朗誦慎勿輕慢交談接語務在端肅念念無違隨願禱祝

自然感應先韻步虛後諷經咒

讚詞

香焚寶鼎上徹龍宮五色華烟罩太空達信表凡衷真佑來崇降福及衆中 主經舉

龍德威嚴天尊 主經題

靈音到處滅罪消愆寶號宣時扶危救難將當有開壇演教之倡仰勞道衆隨聲應和

叱今稽首朝上蒼

玉爐初爇降真香

上通三境至三天

下達九泉竝九江

五嶽名山共水府

十洲三島及仙鄉
願憑恩光施法雨
普降甘霖濟世昌
發雨濟物天尊
汪洋流派洞淵遐
巨浸沉潛不泛槎
幾見龍宮生碧霧
遙瞻鮫室起丹霞
澤民有自功稱首
潤物無私德最嘉

願別晶宮臨法會
介茲福利等河沙
題 道場眾等 人各恭敬
恭對道前 諷經如法
寶經未開先持念淨心口神咒
眾當持誦
淨心神咒
太上台星應變無停驅邪縛魅
保命護身智慧明淨心神安甯
三魂永久魄無喪傾急急如律

令

淨口神咒

丹朱口神吐穢除氛舌神正倫
通命養神羅千齒神卻邪衛真
喉神虎賁氣神引津心神丹元
令我通真思神鍊液道炁長存
急急如律令

淨身神咒

霧寶天尊安慰身形弟子稽首
五臟玄冥青龍白虎隊仗紛紜

朱雀玄武侍衛身形急急如律
令

安土地神咒

元始安鎮普告萬霧獄瀆眞官
土地祇靈左社右稷不得妄驚
回向正道內外澄清各安方位
備守壇庭太上有命搜捕邪精
護法神王保衛誦經皈依大道
元亨利貞急急如律令

淨天地解穢咒

天地自然穢氣分散洞中玄虛
晃朗太元八方威神使我自然
靈寶符命普告九天乾羅答那
洞罡太玄斬妖縛邪殺鬼萬千
中山神咒元始玉文吾誦一遍
卻鬼延年按行五嶽八海知聞
魔王束首侍衛我軒凶穢消散
道炁長存急急如律令

祝香咒

道由心學心假香傳香藝玉爐
心存帝前真靈下盼仙旆臨軒
令臣闕告遥達九天

金光神咒

天地玄宗萬炁本根廣修萬劫
證吾神通三界內外惟道獨尊
體有金光覆映吾身視之不見
聽之不聞包羅天地養育羣生
受持萬遍身有光明三界侍衛
五帝司迎萬神朝禮役使雷霆
鬼妖喪膽精怪亡形內有霹靂

雷神隱名洞慧交徹五炁騰騰
金光速現覆護眞人急急如律
令

總神寶誥

志心皈命禮

寶蓋會中。玉光境內。奉上帝之
勅命。作三界之慈航。斡運四時。
主張造化。覆護受持。是此經者。
滿足所欲。如是願心。分身應化。
玉皇天尊。高虛清明天主帝君。

天地始祖。五老上帝。法筵啟問。
玉虛上帝。經筵啟問。昊天上帝。
慈悲度厄真人。尋聲救苦真人。
濟生度死真人。萬福護身真人。
傳經演教。歷代祖師。神仙聖眾。

太乙尋聲救苦天尊。校經主宰。
法主道君天尊。北極真武佑聖
真君。法主天師。顯佑真君。夜光
玉女。一切元君。九千萬人。諸真
聖眾。自然大仙。天真皇人。神仙

兵馬。无鞅聖衆。四衆八部。大乘菩薩。九天寶冊司命天尊。丹林大帝。度人無量天尊。消劫行化。更生永命天尊。至真玄應。神功妙濟真君。妙通丹華。慈濟文顯真君。炁火律令。炎帝天君。雷霆都司。元命真君。十方帝君。十極神王。二曜九星。三官四聖。五方星斗。四天門王。周天衆星。二十八宿。降魔金剛力士。飛天神王。

四海九江。五嶽四瀆。山林川澤。井泉溝渠。十二河源。一切主者。法籙吏兵。城隍社令。樹木神衆。土地靈官。護戒護壇。護經護道。醮筵應感。一切真靈。

太上洞淵說請雨龍王經

道君。昔於三天之上。以觀世界。伏見諸天諸地。疫氣流行。人多疾病。國土炎旱。五穀不熟。雨雨三三。莫知何計。爾時

天尊。乘五色雲。來臨國土。大作神通。變見光明。與諸天龍王。仙童玉女。七千二百餘人。宣揚正法。普救衆生。大注洪流。應時甘潤。汝等衆生不信。殃沉九祖。幽魂苦爽。名係鬼官之中。百刼千生。終無出日。若能勤心受持誦讀。功深德遠。人民無災。各各延壽長年。無有中傷。

道言。國若有難。兵戈競起。人民相食。天地震動。日月不明。其國但於福德之方。宮苑之內。或有泉池之處。置九龍之位。立五聖之形。轉念此經。禮虛皇上帝。鎮國天龍。當得妖氛自滅。兵革不興。君臣有道。龍德相扶。天下太平。恒居祿位。是時諸仙等衆。聞此演說。悉皆利益。普潤含靈。俱起作禮。各願受持。

太上洞淵召諸天龍王徵妙上

品

東方青帝龍王

南方赤帝龍王

西方白帝龍王

北方黑帝龍王

中央黃帝龍王

日月龍王、星宿龍王、天宮龍王、
龍宮龍王、天門龍王、閻羅龍王、
地獄龍王、天德龍王、地德龍王、
天人龍王、飛人龍王、蓮花龍王、

花林龍王、五嶽龍王、山川龍王、
乂加殺鬼龍王、伽羅舍鬼龍王、
小吉龍王、金光龍王、金色龍王、
陽炁龍王、陰炁龍王、醫藥龍王、
獅子龍王、鎮國龍王、鎮宅龍王、

錢財龍王、井竈龍王、金銀龍王、
珍寶龍王、庫藏龍王、富貴龍王、
五岡龍王、五穀龍王、金頭龍王、
衣食龍王、官職龍王、官祿龍王、
江海龍王、雲海龍王、淮海龍王、

山海龍王、淵海龍王、國土龍王、
州縣龍王、城市龍王、霧壇龍王、
風伯龍王、震動龍王、雷雨龍王、
大雨龍王、散水龍王、天雨龍王、
道言、告諸衆生、吾所說諸天龍

王神咒妙經、皆當三日三夜、燒
香誦念、普召天龍、時旱即雨、雖
有雷電、終無損害、其龍來降、隨
意所願所求、福德長生、男女官
職、人民疾病、住宅凶危、一切冤

家、及諸官事、無有不吉、如有魔
王、及諸邪鬼、若聞此經不去者、
頭破作七分、令絶根本、吾所說
此經所厭者、伏所禳者、卻如有
國土城市鄉村、頻遭天火燒焚

者、但家家先書四海龍王名字、
安著住宅四角、然後焚香受持、
水龍來護、

東方東海龍王

南方南海龍王

西方西海龍王
北方北海龍王
各各浮空而來。神通變現。須臾之間。吐水萬石。火精見之。入地千尺。復有大水龍王。主鎮中央。

隨方守鎮。掃除不祥。
道言。若善男子。善女人。家奉龍王。若能書寫。常安龍處。及著庫藏之中。皆以清水淨果。依時供養。或是月朝月半。祭龍之日。讀誦經文。呼召龍王。家當富貴。無有虛耗。庫藏盈溢。此經神驗。不可稱量。是時四眾。聞此演說。歡喜無量。八萬四千龍王。一時踴躍。天地震動。龍神俱會。大雨洪流。普救眾生。一切天人。同時稱善。稽首奉行。

太上洞淵天尊說請雨龍王真經終

板存成都二仙菴

木郎祈雨咒　海南白玉蟾註

乾晶瑤輝玉池東乾者亥方也西北之方爲天門也天中之晶乃瓊華瑤輝之境梵氣之上玉符之中有玉池東際乃空洞之域雷神之所居也

盟威聖者命青童九天有無極盟威眞人乃聖者也眞人行號令召命東方巒雷神將姓宋名青童

擲火萬里坎震宮擲火萬里乃雷師之威也流鈴八衝乃雷母之神也自坎之震乃自北而東也地從東北而生東北乃雷府之宮故易曰雷在地中復也

兩騎迅發來太濛雷車兩騎風駕雷轅皆雷神部從也奮迅自空中而來故曰來太濛

木郎太乙三山雄太乙碧玉之府乃木郎皓靈神君居其左主祈雨瑞華東靈神君居右主祈雪左宮有三山右宮有四疊木郎乃太乙府左宮三山之雄神也

霹靂破石泉源通雷神以雷槌雷斧破石以通其旱涸之泉源也

坤震巽上皓靈翁坤屬西方震屬南方以西方之金尅東方之木以東方之木生南方之火以南方之火生中央之土土能尅水水師乃皓靈翁也

緻火神君西方主師辛判官在東方邵陽雷公在南方五

方蠻神會於玉樞使相之中宮玉樞乃斗樞也斗中有郗水使者乃皓靈翁也是故激厲如是音琰

猛馬四張焚火衝 雷神四方馳猛馬中宮劾火飛空下乃雷咒中語也

流精鬱光奔祝融 水神名玄冥字流精雨神

木郎新聞咒 三十三

名滂滉字鬱光火神名祝融字祝融以水神雨神合力奔驅火神也

巨神泰華登雲中 泰華乃東嶽主卿巨神乃西嶽白虎神王也奔併於雲中也

墨旛皂纛揚虛空 墨旛皂纛狀似陰雲飛揚虛空沛然下雨

掩曦蒸雨屯雲濃 屯聚濃雲掩隱炎曦釀陰雨也

閼伯撼動崑崙峯 南方熒惑星君下有閼伯神君撼動崑崙之山山頂有天河也此火神動山嶽頂天河也

木郎新聞咒 三十四

幽靈翻海玄冥洞 水神名玄冥波神名翻海江神名幽靈此言波神用力與江神用力而水神彷彿動也

馮夷鼓舞長呼風 六天波主帝君乃馮夷也鼓舞長呼起風雨也

蓬萊溺水興神功 蓬萊有都水使者溺水有水功使者

龍鷹捷疾先禦凶雷府有火龍之車火鷹之騎先禦災凶也

朱髮巨翅雙目彤燄大律令鄧大帥有朱髮兩眸肉翅銀牙耀目

雷電吐毒驅五龍雷公電母吐威毒之氣驅五海之龍

四溟霧靆羅陰容四海黯靄森羅陰邑

一聲四海改昏蒙霹靂一聲則四海之內改炎曦而爲昏蒙

兩陣所至川流洪兩騎如陣飛空而至川流洪水

金光流精斬旱虹金光流精乃西南雷神人首神身伏火劍蠐螬

洞陽幽靈召靈隆洞陽幽靈乃東北雷神人首魚身號召雷師豐隆也

玉雷浩師變崆峒玉雷浩師乃東南雷神人首龜身變陰黑之色滿雷府崆峒之城也音同

虛皇泰華埽妖爛虛皇泰華乃西北雷神人首蛇身埽蕩爲旱之妖爛也

羣梁玄黃號前鋒羣梁玄黃乃風神也風勢號於雷陣前鋒

洞泉恣靡威天公洞者疇也泉者縱也靡者蛟虬也威天公者施行天公之威也

燄火律令翻宵窿燄火律令鄧元帥飛衝於宵窿虛空之表音忽

鞭擊妖魅驅蛇蟲旱魃旱妖爲旱之鬼魅異蛇怪虫乃傷稼之曜龍

勾婁吉利炎赫蹤勾婁吉利之言在雷府乃

火龍之字言火龍有炎威之赫七赫蹤事見方丈王侍宸(侍宸紫微職書)

登僧澤頤悉聽從登僧澤頤之言在雷府乃

火車之字言火陣元帥听從五雷之號令也事見方丈王侍宸雷書

木郎祈雨咒 三七

織女四歌心公忠織女四歌之言在雷府乃

霹靂大仙其心公忠為民祈雨

輔我救旱助勛隆雷神風神電神助吾救旱

一次以其陰功陞轉一階准活二百二十人若救大旱一次陞轉三階

赤雞紫鷺飛無窮唐天師葉法善雷書中有赤雞紫鷺之符投東南水甕中誦木郎咒可致風雨事見方丈法書

攝虐縛祟送北酆攝虐龍縛旱祟送於北陰天獄以考其致旱之咎

敕紫虛元君降攝急急如令

帥律令紫虛元君乃玉樞使君火鈴大帥乃謁伯神君也

祈雨簡便科儀本董仲舒張天師祈雨科儀節錄

木郎祈雨咒 三八

祈雨須分四時春旱祈雨宜設壇東門外東向夏旱祈雨設壇南門外南向季夏祈雨設壇中央南向秋旱祈雨設壇西門外西向冬旱祈雨設壇北門外北向如不能設四門之外則擇潔淨處設壇照上四時方向須擇水日起壇誦咒 供奉神位

風雲雷雨尊神之位 木郎太乙三山行雨神仙之位 居中紫清白祖仙師之位

祀神以元酒清酒樂盛脯脩果品為祈雨疏文一道焚本地城隍尊前誠心齋戒誦咒每日三次或四五次每次念木郎咒四十九遍

民國甲子年重刊 二仙巷藏板

大木郎祈雨神咒

乾晶流輝玉池東明威聖者命青童擲火萬里坎震宮沸騎迅發來太濛混沌鑿開遊崆峒六波驚天靜勾戎靑輩審旨命司封總領符命下皇窮木郎太乙三山雄上奉玄微備至恭候忽祛雷起岷巍辟靈破石泉淵通坤震巽土皓靈翁流精電光奔祝融猛馬四張欻火衝巨乘太華登雲中金槌玉斧煉火弓驚天鼓鼓鳴鼕鼕旒旗晝夜揚虛空修羅隔日間桑雍毘離使者田元庸魚尾攝動天池礎

炎帝蒸南屯雲濃須臾坎位黑氣隆霧皇烜赫射雙瞳閃伯撼折崑嵩拳奋霹皇翻玄冥同馮夷鼓舞長呼風啞呶忿怒號豐隆震冥消弭焚毒蚣黃利馳劍斬螭慵漢臣奉閱薄汝窮逢萊弱水興都功濕洲仙伎同丁東玉府令下無懶慵百司捧檄莫不從天雷隱隱撞金鐘神霄威烈摧恠慘龍雷震動天火烘水雷鼓波海盈充社令擊發妖孽叢離陽阜魁滅其踪鵂康長夸掃霓虹太乙捷疾先禦風朱愛巨趣雙目彤霆電吐毒驅五龍四冥駿隸羅陰重金

華兌澤飛肅誰坎犖淪滴勅玄崇火文催變天門顯雷光逆空火燄紅公寘統戟降共工君亮元皇號前鋒雨陣所玉川流洪商羊鼓舞雲罳鬆赤鷄紫鵝飜金龍流丹瑞氣生豪葺天門九重垂丹楓太上丈人將逢蒙南嶽衡陵領赤松西嶽金天役四凶恒山黑陶鷲鬱烘中宮五曜朝天嵩百神降空馳神駟出遮鳩羅誅飛虫水鳩煖寮石跼雄執圭伯言貞耳熊吳猛黃荊劍振蹤熒瞳圭延閃鳩逢思全子眞威天工洞淵二祖四帝畏持訣使者橫吹笠天魔

塞道無相攻美蓉錦江歌崆峒神霄察人善惡宗玉扎大驅雷神眾斬滅虎狼誅獰猘無鞅將吏憂心忡一心頂戴禮玉容諸天列宿無錯綜萬象皆扃璇璣宗運水使者往來幢天澤下降長溶溶輔我救旱變時豐萬物成就歸陶鎔大衆共享功無窮勅

南極紫虛元君速降急急如火師律令攝

民國二十六年歲次丁丑新刻　板藏二仙菴

洞玄釋義經目錄 並載諸聖佛仙聖誕日期
長生宮詔　長生大帝五月初一日
玉皇大天尊詔　正月初九日
關聖帝君序　六月二十四日
元始天尊寶樞經　冬至日
釋迦牟尼文佛跋　四月初八日
文昌帝君宏樞經　二月初三日
旌陽許眞君跋　八月初一日
洞玄釋義經　一
正陽帝君宣樞經　四月十五日
觀世音菩薩跋　二月十九日
孚佑帝君玉樞經　四月十四日
地藏王菩薩跋　七月三十日
孚善帝君微樞經　七月初十日
增福財神跋　七月二十二日
孚惠元君清靜經　四月初十日
燃燈古佛跋　八月二十二日
孚濟帝君金樞經　十月初十日
文殊菩薩跋　四月初四日
孚眞韓眞君運樞經　十一月初九日
贊育帝君跋　九月初九日
孚詮藍眞君靈樞經　五月二十五日
光王佛跋　十月三十日
孚景曹眞君與樞經　八月十五日
普賢菩薩跋　二月二十一日
洞玄釋義經　二
宏教眞君眞樞經　三月初三日
慈佑帝君跋　八月十二日
妙濟眞君精樞經　十一月初一日
太乙救苦天尊跋　七月十一日
阿南天尊妙樞經　二月初六日
普濟眞人跋　九月十五日
靈佑大帝跋　九月初九日
阿南天尊跋

中國道教協會

慈星夫子歟　七月初七日

玄穹高上帝玉皇大天尊詔曰靈明冲宇宙虛實貫乾坤宏闢大化利物濟人實在之功夫善啟規模正心修身知止之學問聖德巍巍施雨露羣黎均沾惠澤境妙清靜建勳猷諸子同相修培茲據長生宮奏請前自戊子年頒發靈虛寶冊精一眞傳凡繪像水晶屏及配侍之各員垂降寶誥編次成卷現屆十三元會成循照定例演宣妙意先天之象如如不動後天之卦生生變化修纂洞玄釋義經十三部以應其數而窮其理等情准議

施行應飭該專司等遵議編修繪像刊垂振啟先賢之先覺開化後覺之未覺庶此天平地成人道中和三垣邀恩四願承澤昌詳諸聖神懇迪勳功非修厥德飭躬其神宣承布化勉勵修持期臻上乘時值開修是經備載斯意奚俾特詔

長生宮詔曰豐慧秉天命虛圓賦性初宏開方便統三壇而宣傳教化善啟迷離與四願而布澤庶類聖道宗崇允含中和之訓境妙魏嵬克整嚴肅之規前經奏定明章遵循定例溯查靈虛宮現居十三元會成先天不動玄洞精微後天生化妙含無極是以名曰洞玄釋義經分列十三部以全十三派生生無窮之與意未經數月功已告蔵勗爾多士懋建勳功嘉爾守振克勤首倡書今告成在事者宣嘉奬敘經遠垂久後學者遵此希效特詔

圓聖帝君序

夫鴛化興莫不本仁義昭垂道德宣著忠孝居心信義存念此方聖道傳王化興歷數百年恭敬謹謙蘊讓温和而是道可尊崇是故

諸帝君諸仙眞垂經演化開迷革非誠可啟萬世教十方不啻矢口鐘鳴孳孳爲善之士拳拳服膺希聖希賢率命修道之根本自立品學優崇庶乎此大道相近焉爾守振慄悅優容從心允諾是經可傳是道可宣後世人均可奉此法則矣

皆在

光緒辛卯十有七年六月二十四日降筆於京都靈虛宮大悲壇

大悲大願大聖大慈運週天
三百六十五度化地脉七十
二萬經畧至虛聖境慧悟正
宗圓明覺化元始天尊

功慎于玄謹率于靈敏于善意沐手敬書

元始天尊曰青松明月　萬古攸同　明珠仙露
妙奥無窮　翠竹虛應　道貫精通　黃柏普救
慧覺圓輔　金丹大道　一理貫胸　龍虎交媾
坎離相攻　精化神氣　妙藥仙峯　神精氣養
培補眞功　玄玄奥奥　大德包宏　淡泞渺渺
錦繡從容　非色非白　玄奥玄空　持心守意
慧悟元綵　洞玄釋義　字字包容　修仙修道

心慧心通

註曰當知陰陽二氣太素太虛之分玉虛宮何以云首爲諸壇之領率爲百代之師表云何故皆可得長生妙術究竟還源大道若修無慧碍無煩惱無濁垢可曰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云何故無苦集滅道心法生焉混混沓沓之大道精一允中嚴恭寅畏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方可語眞道矣

釋迦牟尼文佛寶樞經跋

嘗聞堯典舜謨禹誥湯銘誠爲萬世法則百代訓規歷歷稽考備備詳載其理精一允中其道大德輝光闡化精微參育妙運之至極矣今

元始天尊洞玄釋義寶樞經闡發道德詳明律戒洩盡天地精秘奇奥啟廸人心幾希動靜字字如珠句句似玉含宏大道超生無量得自在如來現非想正覺語意詳切釋解深遠誠修心養性坐道培功之一

儀範矣念爾派下玄謹榮秀詳參妙意協運元機勤勳素著苦念堅持揣爾父祖葬吉山爾岳父祖葬明堵爾姊夫悟贊玉普及爾善知識者恭誦孟修濟左右分配共修厥德功磨日進善諸時榮福志誠容仰贈

黃金金闕專念誠持逍遙

白玉玉京荷

龍光三接之惠承

鳳詔百拜之恩燦爛兮煥乎其有文章糺縵兮灼然而昭經濟功磨三度刦超無量斯言受授色空空色色空空斯經宣著玄妙妙玄玄妙妙大智圓明慧無上菩提尊規訓垂載後學者希此彷彿堅修內經步步進增而登矣是爲跋

皆在

光緒十七年秋七日降筆於靈虛宮大悲壇

大仁大慈大悲大願九天
開化七曲文明道德天尊
梓童文昌帝君

功忙子守和
功悃子修琳
功忱子行謹 沐手敬書

文昌帝君曰大道乾元　運行周天　巍我峻德
布滿坤乾　洪荒宇宙　草木山川　包蔣萬物
洪濛大千　生則有動　靜極而遷　一陰一陽
混混含含　太虛太素　奧奧玄玄　兩儀分判
八卦圖圓　九星分野　四時周旋　純陰純陽
虛實虛堅　德周天地　動變缺圓　落生不息
感格精虔　咸臻百福　益壽延年　修心養性

道固根堅　中庸大道　不倚不偏　身披白衣
渡化九天　文昌司命　斗杓衡權　功感三有
忠孝為先　洞玄釋義　修德蓄慈　宜玄悟悟
守守元元　普功德者　行修根堅　玄機大道
陰騭文篇

註曰、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但知存心積德慈悲救
民得成大道、演法談玄、妙意堅實、大洞經傳、今
飛鸞普化渡救羣生、神人哥渡、蠻夷共化

瑞世膏澤同布仁風
聖朝熙化共施德雨今故首降以開後愚爾諸生自
己卯以來同勤聞化先後不同他年功德栽種自必
均昔如一

雍陽許眞君宏樞經跋
嘗聞上古盛世垂拱平章道德宣揚鳳鳴鸞遊瑞霧
禎祥此雍和時洽熙熙穰穰景慶之光華也泰晉四
暢興大道宣傳妙意惟精惟一克滋克大莫不由是
一理而貫通焉今
文昌帝君洞玄釋義宏樞經誠本願之著作裒教化
之宣流陰騭積修仁慈廣佈泗水券浜祥瑞其瑞五
嶽秋風妙沾其福矣念爾派下修玕錢滙興講學校

妙究玄奧携爾父守正錢珮璋悟靜劉佐辰勤宣首
倡和洽元機携爾會祖宣鎌劉承恩悟莊榮秀勤勤
奉揮勤燮和洽携爾祖玄許雙柱配侍其左守和李
均精誠往事久應仙班携爾祖悟昭李文玉行謹石
永祥勤繼勤勤奉修善著携爾父眞元石瑞守振趙
守敬興化首倡厚著熙和携爾兄守能趙鉞守敬沈
廷樞渾厚雍熙精玄妙慧携爾會祖昶魁沈世超配
侍其右克承斯命永保天和振儒風天開文運宣佛

法妙誦經典傳鴛化於此日暢發先覺之席智承道統於他年開啟後愚之迷蒙三教合參而三堂慧悟四科全備而四願與揚斯經之傳斯人之授威之悟之修之培之此方實在運用之學問耳云爾是爲跋

皆在

光緒十七年丹桂朔日陞筆於大悲壇

大聖大慈大悲大願宏仁殿大樞輔宏仁開悟垂教道德天尊樞輔權握宏毅正陽帝君

功修子淵瑞
崇信子淵澤 沐手敬書

洞玄釋義宣樞經卷三

正陽帝君曰梅形枯瘦　寒艷氷肌　雪守鶴伴
冷艷風觸　占春魁首　經冬練枝　和天地氣
分日月時　形分五瓣　花吐奇姿　道在離中
日月全宜　冷艷欺雪　嫩蕚輕枝　文明之象
四象兩儀　八卦太極　堅固中虛　赤火南度
湧灌玉池　透頂光放　湧泉培滋　中分二斷
星辰雲霓　空空莫間　玄玄非時　何知動靜

靜化生機　風枝靜動　洞含洪儀　守之則信
放之則彌　卷之則密　退之則奇　何謂是道
道在於斯　何謂眞機　慧生於基　何謂築基
妙滿於龍　何謂盈戾　務在於斯　何謂眞玄
玄在於機　動合乎體　體本天資　資智聰明
莫勿奇離　何謂七情　情生於機　何謂六愛
愛發於茲　其道不遠　其法不奇　還元返本
運用培滋　守合動靜　靜化於奇　包含宏養

非道非此　洞澈玄烝　氣在於茲　念爾初問
悟道培滋　守爾本性　慧生於茲　固爾形骸
助養培滋　守爾大道　體固全宜　貪嗔爲機
守定癡獰　寡慾清淡　知非知宜　動者有跡
靜者無基　守得眞機　放則於彌　斯道斯道
念念於茲　何言悟澈　貫透通奇　雖云彼我
我自心宜　何分內外　內自釋疑　洞澈玄貫
巧象天儀　達平理義　貫透眞機　風動動化

精含玉肌　水培培養　草木精奇　何謂口道
自有眞奇　何謂受授　半吐半疑　運用六通化眞機
伴繼雲光妙法宜　乾坤造化九轉時
天地形原三界外　交烝方知返本基
靈明守得歸元穴　方圓體固潤培滋
洞裏眞奇精奧意　百六十五度奪七十二分時候宏含眞烝妙奧
註曰寶扇初分陰陽氣交三昧眞火五蘊逍遙分三

無窮大將軍威風騰殺氣眞名士磊落灑胸襟
力敵萬夫之勇才冠三軍之命北斗橫空雲漢
高聳英雄壯志鵠立辛勤妙展儒策運化周天
配位離宮秉先天不動萬物不生化育不長變
幻無厓定化後天之眞形南方火燄生始得天
清氣爽宇宙光明乾坤錦繡配合而成隱居終
南南方之極處愼始而愼終日南而曰北著紅
衣坦腹露胸長鬚滿頰攬雙髻象形日月擔荷

乾坤眞火靜養嗔火自滅功德林中七朶蓮花
蕊八寶逍遙池常使甘露灌溉精液醍醐眞火
戊己生太極分變幻正寶扇之光輝也金丹嚴
密與理奪玄但覺清風習習面入廋換出溷厠
變化清靜結成蓮花蕊種就菩提根一輪皓月
正當空光輝普照妙無窮寶扇如如無動靜離
宮方透眞火紅怒髮冲冠劍如秋水明月當空
化退千萬嗔魔火混養眞火四肢如如不動用

者周貫全體化者虛空渺漠發者蓋世功名滿
腹經綸出將入相之眞才藏者修功養性助道
培基實在之眞跡也
批曰怒髮冲冠雄威蓋世建勳勞立事基灑脫棄封
侯功成不染名便是英雄量豪傑度

觀世音菩薩宣樞經跋

夫古聖人立書法世垂規訓教善哉克明峻德允乎顧諟天命宣其未發之經蘊傳其精微之實據斯可以闡化後世矣今

正陽帝君洞玄釋義宣樞經妙奧而精玄覺悟而宏化正名教挽頹風共慶黌閫之瑞宣化育啟迷蒙咸臻福祿之祥其意精微其理深奧語不繁包藏無窮奧妙句不多含渾靈蘊秀氣念爾派下淵瑞榮甲筆

墨宣勞勤苦懋著撝爾父昶炅恆昌配侍其左淵澤趙守敬樸厚忠誠心念堅固撝爾父善進趙楚才配侍其右斯言全備道德成臻斯人悟授淵源流傳以爲跋

皆在

光緒辛卯二月十九日降筆於靈虛宮之松巖醉月

大悲大願大聖大慈開山啟教靈應祖師五雷上相靈寶真人至靈至感真顯真應生生不已大權天尊幽冥紀錄生死罪福斗府三台御前都曹真君演化警政覺世渡迷三教大宗師與行妙道普濟靈感妙道普濟佛協運天機樞輔權衡天班右相純陽警化孚佑帝君

鶴雪子清筠
功行子清竺 沐手敬書

洞玄釋義玉樞經卷四

孚佑帝君曰木木火相　日出東方　光明洞澈
一點眞陽　週天運用　普荷神光　恩榮草木
化被萬方　出震入巽　運轉三陽　帝德赫赫
金光洋洋　青色冷艷　妙奧珍藏　形分肝象
氣貫胃腸　守得大道　妙和陰陽　先天一炁
妙意顯揚　後天一脉　洞裏桃香　多恐多懼
木當春旺　雲烟縹繞　古洞生光　虛中生玅

仔細參詳　洞裏空洞　露冷嚴霜　一枝桂蕊
蟾宮飄香　和脾和胃　氣通脏腸　金丹九轉
大道生光　混元一氣　透頂珠光　出入守舍
神威顯揚　得授妙意　津津注洋
德及生民化育生　眞空妙意太虛情
洞澈玄通三界外　靈明大道九丹成
詩曰寶劍本無形先天眞一之炁而化黃袍以著東
方甲木之精而生道巾飄揚灑脫塵外素縞結

綵自在神仙不忍坐視黎民塗炭日期下風故
發大願普渡蒼黎均歸善道列入金仙飛鸞肇
起始自何年唐虞盛世文武熙風不假神仙設
教迨自秦晉之間黑暗全生紅光久蔽

文昌帝君請命

天廷降筆人間垂陰騭文一篇五代時刀兵遍起刼灾不
休不得已木筆沙諭象教變化始行天下人人
秘藏個個珍寶所授受者非文人戲筆弄墨推

敲吟哦滿篇數紙立馬可待自吾成道後大興
宣化而至今時鸞壇遍處始終賢愚混跡良莠
難分得眞機慧悟者百難求一始遇靈慧者仰
仗仙緣均必持提木筆托降金沙全不知其中
深微奧妙利害關繫陰律哉凡一炁未交眞機
不現倘一命罪應三千靈機稍遲慢傳報罪應
八百今時之人全不體仙佛慈悲貪心妄求祠
有所懇意有所思故是混跡之論良莠之分耳

地藏王菩薩玉樞經跋

常聞玉符金章丹書紫誥傳於後世眞不啻汗牛充棟矣雖經典傳世道書備載其中精微蘊奧學者未能深釋而易明曉耳今

孚佑帝君洞玄釋義玉樞經混混噩噩妙奧精藏眞眞切切語意明爽闡宣鸞化宏開渡世之寶筏規箴彖教善啟利人之梯航惟愚一念堅固守眞元理寸心常無愧大道如提掌諦聽識遠音宏參深義透慧

目鑒世情陰律森嚴赫得此博學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其深微奧義自透矣念衡派下清筠劉佐辰首暢元機統宣教化實任考查功層鉅細捐資父祀

星劉琨配侍其左清竺金培源闡善純功宣揚訓化指陳妙理司事儒林捐爾父善系金璐配侍其右同遊

寵渥四願興咸沾雅化共沐

恩膏三壇立廣布春風功體聖道熙佐

盛世光華善傳佛法均歸極樂清靜斯語傳世斯義詳註

斯跋宣垂永人遠播云爾是爲跋

皆在

光緒辛卯中元晦日降筆於大悲壇

大聖大慈大悲大願運化
曜璣總理九正殿事務掌
陽孚善帝君

功懂子善懋沐手敬書
承恩子守功

孚善帝君曰瓢渺雲烟繞洞天　蒼梧北海倏然間
鐵拐撐破塵世界　玉葫常裝碧水鮮
洞裏乾坤玄奧廣　袖中日月性心蓮
推本還元求本色　金丹大道靜虛堅
形分天地　氣分清濁　化日之秀　得月之精
充宇宙以縹緲　宣化育而安寓　位居坎宮
黑水滿滿　德配離位　赤色熒熒　分度數之長

短　推四時之運用　丹爐九轉　法重三清　鐵
拐乘雲烟　縹緲而至　葫蘆含大道　運化流行
消寒暑須本積磨之功　度證夜務存堅硬之誠
推根本　反躬而自問　尋來源　詳究其化生
金丹初轉　運氣流行　盤膝趺坐　降濁升清
由六至九　陰偶孤行　由九至三　大道生情
金丹二轉　化運生生　守形固體　養氣安寧
由左至右　旋轉流行　由右至左　分濁分清

金丹三轉　氣運流行　守得大道　無視無聽
丹田運轉　貫頂清清　分天地之度數　感日月
之秀精　由巽至坎　崎嶇未易行　由坎至巽
配合陰陽生　金丹四轉　心神安寧　鎖意島之
真放　守心猿而勿貪　固形骸而傷礙　守房宇
而基堅　金丹五轉　虛感眞情　動靜生機　貫
潤肢腸而不枯　培養基築　和暢肺腑以滋榮
由巽至艮　土生萬物變化以無窮　由艮至兌

金秀山川以放光明　金丹六轉　雨施雲行　和
氣脉而流通四肢　發丹田而充貫五腑　由兌至
坤　一陰現而二陽生　由坤至離　一陽滿而二
陰訣　丹爐火候　久久堅成　丹紅白色　珠潤
光明　金丹七轉　化育化生　推乾坤之精髓
倒坎離之反覆　氣訣惟憑傳口訣　養心養氣金
丹成　乘得至寶一團固　自然細雨潤花榮　金
丹八轉　心神安寧　文明發現鍾靈秀　推轉工
夫苦衷誠　莫問工夫顛倒覆　疑結氷姿道初成
推運輪轉　火候初成　金丹九轉　性穩氣平
跨鶴羽之騰空　感太虛之眞情　錯合陰陽　調
潤濁清　息養舍潤　呼吸間妙運眞功　配合精
奇　動靜時性靜聲平　九九輪轉　三三莫畏
守得清靜　皆無恐佈罣礙　超脫苦惱　吹噓玥
潤光明　運轉不換是妙丹　鐵鞋踏尋何處覓
守得歸心返元本　自然氣妙化三清

註曰、坐破蒲團七個方可架得鎲鐵拐、通到頂門泄
到湧泉萬脉之宗一身主宰其中奥妙務當分
清不可黑白莫辨清濁混然此方謂之萬脉流
通氣傳玄精神到處却是眞若非歷練眞機難
焉知其中奥妙、因何須假形骸顛跛跰拐位
居坎黑暗暗一團眞煞氣目如秋水心如皓月
六斷以分、五行而變故有中滿之象水滿則溢
功高則謗、此乃修行第一病、水盈而不洩功高

而自掩得圓陀陀黑暗暗混混中眞一之煞氣
全仗鎮鐵拐通上通下運用周旋何曰跛何曰
駢雙足頓錯玄武持螣蛇化方可謂修道修功
務必要將悶葫蘆一個打破放出股清秀之烟
冲透斗牛運滿周天變化五行此乃眞水中放
出一團紅閃閃眞元之火自必結成金丹固守
全體故此修仙了道方可語初步小功夫也何
謂大滿圓何謂鎖鐵拐何謂假借形骸何謂顚

顚跛跛何謂葫蘆一個此中之奥妙全在顚倒
陰陽轉坤乾輪推日月運周旋道生一六六成
壁水中滿變結胎堅

嘗聞上古人心純純樸樸熙熙皞皞日臻上理崇實
黜華何假性命修玄奥旨含精各書勒化訓挽迨至
今時去古未遠人心淋漓頹風日盛盜風日起淫機
火焰不可水遏利勢情趨積染俗習故是性命歸指
淵天學海全宗十要各種丹書佛經遍傳於世廣宣
化育矣今
孚善帝君徹樞經開闢洪荒之未開砭覺庶愚之先

覺寶葫蘆空空包藏宇宙大滿圓實實遞滿乾坤其
意深奥其語不繁白當詳細而索玩之耳念衛派下
善懋周椿林善承先志勉力修持携爾父悟禮周啟
秀告心素善心念專一誠爲接待中之一指修補缺
中之一扶助故命侍左行修張崇基善念久著惜字
精誠携爾父善書張文燮命侍其右攸攸哉妙意須
參悟渾渾然眞理務悉覺希賢希聖成仙成佛只在
一念專誠自必升堂入室矣云爾是爲跋

昔在
光緒辛卯秋七月念二日降筆於大悲壇

大聖大慈大悲大願掌瑤池聖
境事務兼南海蓮華世界領袖
菩提士清靜大菩薩玉清晉秩
警化應運圓明覺慧孚惠元君

真樸率子行銘沐手敬書

洞玄釋義清靜經卷六

孚惠元君曰保元壽世　配合陰陽　二氣凝結
先天善良　幽柔性逸　謂遊古方　天地氣運
日月眞光　還元養氣　奥妙眞藏　乾變於始
蓬漸遊藏　金烏玉兎　運轉橋梁　悠悠自守
落落大方　赤龍斬盡　返本還陽　化得一氣
曰水汪洋　顯倒配合　輪轉黍詳　坤道主靜
温柔端莊　靜極生動　動現紅光　光中宇宙

氣運周詳

何謂金丹舍利眞　斬盡赤龍休言身
二八還元歸返本　一四推詳種前因
生我門分死我戶　倒看氣運成紅塵
守我靈眞固我舍　配合乾坤返性眞
心靜無動動極靜　一陰一陽須調勻
保元神元壽世法　神醫妙手萬古春
自此道遊蓬萊島　波羅彼岸認元因

前身是我我復我　我守靈光細言眞
趁好逍遙雲外路　無牽無罣何論親
身中有物壺中妙　大道是色色卽眞
雲鶴趁鶴雲中鶴　雲鶴飛化不落塵
靈空一氣精微奥　壽世保元自在春
批曰清靜根修圓渾含道栽培窈窕之女秉性淑孝
而成大道清潔之身養氣眞固以受妙玄現七
朶蓮花結成瓔珞飄五色貝葉疑聚珊瑚含秀

氣通貫上下運無爲交泰坎離子午分而定靜
寅申分而活潑掃盡落花結成瑞草五蘊空泡
影虛幻六賊斬愛慾不染經傳妙意法演坤元
德綏眞實不二乾天現形象於人間飄飄色而
俊秀司藥品於瑤池含甜蜜以撫甜掃心修養
德逸餘輝怡神靜慮善集雲棲現元陀花一點
眞光凝純潔潔二氣雅化飄揚雲外集丹霞之
吞吐磊落塵中默黃庭以誦維志道興詩立禮

成樂慶和風甘雨欣瑞世之文章悅景星祥雲
講聖朝之禮律德本幽嫻性自純淑淡飯麤衣
飽輕裘肥馬安陽關吹唱折柳句瓊林興賦拳
桂詩得授精一運用允中三教合參萬法歸一
守定心性穩踏捷步雲梯精藏蘊奧高超無爲
法門固鎖元陽桃花洞裏妙生香堅持眞陰杏
蕊村內含藏奧
道德通天地精奇貫日月混含中生出蓮花妙

相眞實裏得來菩提眞詮受授大道運布無窮
此係精一中一點實在功夫自然誠貫心蒂矣

燃燈古佛淸靜經跋
妙想非非想眞空色色空無緣情意淡有感沐恩濃
精奇運奧閃灼圓蠲得上乘淸靜之眞意本混淪開
闢之實理一點輝光充滿宇宙萬緣寂寞貫澈乾坤
萃含珠璣妙奪珍奇今
孚惠元君洞玄釋義淸靜經語潤光采筆吐璇璣頤
養天和原洋洋中不二法門精參妙奧本渺渺中無
爲道理念爾派下守瑛王源接承正派頤養天然揚

爾父善培王宗啟配侍其左江湖貴德精細安詳
隱善藏秘揚爾父烈奕雙保眞模劉永堤行銘劉
楔立願堅持父子雙修功厚德荷勳堪列著揚爾父
和熒劉安配侍其右仰冀光宗派荷精修所書昭昭
慧覺參參是爲跋
晉在
光緒辛卯丹桂念二日降筆於北會仙所之停雲樓

大悲大願大聖大慈總理天下萬方土地事聚陽孚濟帝君

功惲子德昌
奭萃子德本 沐手敬書

洞玄釋義金樞經卷七

孚濟帝君曰靜養靈根勤養神　修行覓路得仙傳
蒼蒼白髮童顏秀　搔首何妨問青天
大哉乾元　日麗乎元　含宏一炁　包藏方圓
至微至奧　無黨無偏　首出庶物　阜財豐綿
河車倒運　輪轉乾坤　靜養氣息　動中求堅
太極未判　兩儀備全　八卦相盪　五行後天
流行運轉　崑崙水泉　合形聚體　煉氣成丹

洞玄釋義經　一

虛實分秒　眞玄奇玄　位乎西北　名號蒼天
形分皂色　體現黃盖　色空空色　玄奧奧玄
無名爲母　有始成圓　陀陀光灑　若若斑顏
精神氣光　學問熟圓　入定靜養　生功參禪
松柏配偶　竹月同圓　雲霄一派　法變萬千
生生剋變　妙妙精玄　空虛見功　洞澈無邊
光騰霄漢　道骨童顏　修到此境　卽是天仙

註曰混元眞一炁奧妙本無窮生太古而莫考出混

沌而化成渾元未動天地初分二炁方交陰陽
將配鬚須滿部髮鬢霜白包藏宇宙之運妙位
純乾天之度數原無窮期原無定相出乎乾入
乎巽爲龍爲馬大道生焉自强不息萬物生焉
執掌土脉位列冠首侍玉闕而列金仙配八卦
而會五行道古仙風玄通奧妙簡板分焉魚鼓

中而生道情拴住意馬鎖定心猿巧奪天地造
化變交陰陽二炁分而不動動而不分虛渺中
而生太虛實在裏而有太素太昊初成太精變
動如如自然之氣化爲眞形用之則行舍之則
藏雲遊宇宙毛孔黑色分形二炁凝結方交感
精一道化自在圖
祖曰天地混合日月清明大道無爲眞法秘授口口
傳心心授惟一貫之跳出網羅離却是非落得
個安樂好大乘妙意作幾件方便陰隲也不枉
人事間如魚穿梭須學養神補氣培後天益壽

延年不老神仙

文殊菩薩金樞經跋

悠悠白雲霭霭紅霞夕陽日照重山半遮看飛鴉妙意深釋含金丹不二法華大道混元氣奪萃古今誇從容妙悬貫根蒂念莫差其中滋味須詳參慧悟莫可得矣今

孚濟帝君洞玄釋義金樞經蘊包含鍾靈鍾秀發至奥體固體堅此誠玉符金章之一提綱耳念爾派下德昌與祿效力奔走勤司宣化揚爾父親杲伦富當阿

配侍其左德本杭椿榮佛緣廣種妙典深參揚爾父善熹杭瀛瑞配侍其右善恩閆桐立願幫扶揚爾祖親照閆國緒配其右同爾緒佥爾心參爾悟妙爾誌包含吞風妙會處宣化願養浩室堅勤培懋若功爾堅實誠堪作後學者之希效耳云爾是為跋

時在

光緒辛卯中元念二日降筆於大悲壇

大聖大慈大悲大願玉靜宮總理樞化事蓬萊境總轄丹詰冊玉清晉秩蓬萊上仙孚真仙子道德真詮韓真君

功精子純忭
功恒子純恪
功守子純愉

沐手敬書

洞玄釋義運樞經卷八

孚眞眞君曰玉笛陰陽達九霄　仙風道骨五陵飄
庭前獻壽聯詩句　不進藍關白雪高

玉笛陰陽　一派笙簧　宮商角羽　調和幽揚
宮培厚土　德紹蒼黃　知止有定　靜后安詳
飄揚飄翔　法紀法良　德貴自專　道守悠長
河車倒推　運轉心腸　湧泉氣質　白水汪洋
飄飄葉落　老壯返强　童顏道骨　丰姿嫩粧

迥異凡品　沽價珍藏　七政循轉　五行安詳
推形換影　變體更妝　英華咀萃　飢飲餱餳
玄通眞頂　普照靈光　眞魂返舍　還元本良
斯道備載　妙含無疆

靜養靈空慧裘機　大道眞空無有爲
空中生靜虛中有　靜裏尋空化外揚
五炁凝頂三花聚　七眞朝元九脉宜
變更形象形體變　童顏丰采俊秀姿

註曰英俊修道秉性聰慧得仙師指點大道生焉髮
孩運養全體堅不用丹爐火候添玄功默化九
九轉八一補還離限天佛經內載人身有鐵圍
山倒轉須彌而成一二三四地步自五不足現
出世法道書內註八一火候九轉金丹翻江攪
海運水搬柴抽添坎離紫芽生黃花秀紅鉛白
錫鼎爐煉河車轉以音聲求我不得見如來若
以色相求我終不得見如來此是先天眞一之

炁可培後天涵養之功自有一點圓陀陀光閃
閃通天徹地普照大千翠竹青青南花香玉笛
音飄妙與藏持心堅固培元氣空空洞洞調陰
陽
批曰幸得眞路徑問得好機緣路逢迢迢星夜奔藍
關渡過八萬千便得瀟灑蓬萊快爽瑤池恆久
不倦功道成自然扶濟周全

賛育帝君運樞經跋

嘗聞昔孔子刪詩書定禮樂寓褒貶別善惡大道行名教立父慈子孝夫唱婦隨兄寬弟忍友讓朋謙則此天倫盡人倫樂允矣乎而精一聖矣乎而時中玉振金聲可謂集大成矣今

孚眞道德眞君洞玄釋義運樞經詳申孝悌之義深明忠烈之節實爲日用尋常倫理紀綱萬不可缺之至要矣念爾派下純恪林敏忠耿樸性任事精實攜

爾父悟怡林鍾秀純怡張維騏志念堅實功勳久著攜爾父昶肇張恩蔭配侍其左純愉顧文翰精釋妙意練達勤修攜爾祖昶羨頎仁山配侍其右淵淵其仁愔愔其智同參妙理志超聖真識精玄心逸倫超龍光而寵邀

天祿承

鳳詔而恩重地厚誠是同心人會集雅聚宏善境內妙識春風濟生社中凝盼秋水慈悲念感慈悲發忠恕心存

忠恕行故是斯人也而授斯經也持心固守堅念永著幸之哉是爲跋

嘗在孟秋中澣學士蘇東坡謹識

大聖大慈大悲大願掌管瑤池事務玉清晉袂高代教主
孚詮藍真君
功恪子兼謹譔
功莘子兼和沐手敬書

孚詮藍眞人曰
欲問念珠幾牽連　念珠循轉百八綿
粒粒皆生菩提果　珠珠載備大道全
功深方超三途苦　德新革故一旦愆
念念還本心空想　色色自合道儒禪
念珠百八是金丹　循還輪推鎖心猿
念念皆從心上起　粒粒根本子母圓

倒推河車輪還轉　返變坎艮復坤乾
色相但尋來復去　有無須辨泡影玄
靜極生動動復靜　連珠化斷斷復連
推動梅花知天數　孚中陽分新復乾
中孚信取大有益　鼎革升恆晉豫謙
兌煥明夷復本性　艮占無妄遯休遷
青紅自分黃色五　坎離交濟斷連三
咸臨泰履天地姤　遯壯剝否蠱蹇連

訟凶大過損招滿　蹇改家人謙益連
動旋天地形分辨　易含精微須詳參
摩頂但使光明放　坦腹常灌海底乾
龍眠虎穴形通幻　兎走蛇巢變復遷
精參群劑明辨哲　藝游仁依道志堅
翠色紅妝天地間　碧葉白藕石穴蓮
子結珠圓光朗潤　形辨推勻磯軋研
琢磨明鏡常如月　無灰無塵無挂牽

大義明貫眞光現　海外雲遊一洞仙
德配純厚　性本天然　根源慧質　德種青蓮
風搖風送　功琢功研　推形換骨　妙意眞玄
清潤一體　水火相連　躰歛推換　與眞空連
坐功問道　歷經幾年　鐵板敲磬　大道備全
註曰半壁山峯萬丈深巖奇形怪狀空洞虛玄滿天
星斗一輪皓月山猿嘯瓜果滿樹碧水潺潺源
泉滾滾清爽快意温柔正是龍吟虎嘯鳳翥鸞

翔候好時光莫錯悞任衲踏遍山岸覓不見妙
桃花桃花只在洞裏關鎖門戶倚靠山崖攀枝
上嶺絶頂舉臨天聲瀑布流泉下耕種好良田
春發夏生秋肅冬枝白雪飄飄雷聲轟轟搬倒
松枝樹仰卧觀青天尋得眞奥妙乘頂透三花
此道此道全在鐵板敲推窗問明月山川不老
萬古長青

翠竹蒼松萬古攸同豁然蓮貫究講妙意涅槃
中現出波羅深釋楞嚴法華內自然世界妙界
普安一理貫通萬事應機養爾天和守爾太和
發出自然妙理雖雖眞剛劍氣光芒貫沖斗牛
蓮花周天蓮月人間
以然妙奥精奇耳

藥師普濟琉璃光王佛靈樞經跋

蓋聞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宇宙之澗山川之秀草木之精河海之湧此陰陽二炁凝聚精華之所以然之自然妙理運奧精奇發現也今孚詮藍眞君洞玄釋義靈樞經發兩間之奇秘含中和而蘊秀字字宣明句句結實現青雲朶朶皆蓮花深參涅槃妙意發紅光靄靄成菩提究竟波羅奧句雌雄寶劍運化陰陽慧悟參覺醫識精通此誠妙意

中眞切功夫不二法門念爾派下謙謹張德祿勤勤懇懇醫妙精識攜爾父悟性永福岳父悟持通恆安配侍其左謙和呂鴻經言語司化持心敬守輔爾父善勤呂延燮岳父善慈永仁配侍其右祥吉而而上仰絳露以承授同壇濟濟共室宣宣此經昭著道功永垂云爾是爲跋

皆在

光緒辛卯秋巧日降筆於大悲壇

大悲大願大聖大慈觀世音菩薩
五仙王清音秣子
景曹真君

精勤子恪懍沐手敬書
功懽子恪慎

洞玄釋義奧樞經卷十

孚景眞人曰一陽初動　六陰伏連　艮土缺陷
坎水清澌　符合配偶　倒運坤乾　星辰色變
山河相聯　靈秀鍾感　光潤熟圓　有形有跡
無星無牽　翊翼揭竭　磊落山岩　鬚鬣鬚鬣
浩渺清漣　子母分象　嬰姹相立　素守其位
氣秉先天　一醍醐質頂　醋醪味鮮　提綱網罟
依移易牽　蹻蠶往返　蹂躪留連　歸本返性

固氣還元　施博守約　裕後光前　中和參育
端整規矩　子午一候　卯酉氣旋　氤氳氣合
氛氣通宣　九轉丹活　八洞妙玄　覆載形影
運轉推旋　王道蕩蕩　妙意翩翩　眞元固守
缺缺光鮮　艮居東北　脉本西乾　簡板磬響
玉簫韻妍　中孚泰履　大有豫謙　恆升晉益
虎變龍顏　金丹成候　返吳返玄　細縕合合
妙法無邊

妙意廣宣入洞全　陰陽配偶變千千
但守靈明歸本性　自然悟慧法無邊

註曰萬篇半篋皆是文章數句淺語全是道理何可棄何可拋精精業業在其中滋滋味味氣脉厚午夢拋書卷長途唱道歌小樓醉飲夜月燈輝烏紗圓袍位重勳戚吾之簡板長五尺厚三寸吾之道歌名曰脫脫醉飲長安脫靴露頂遺像人間方知國舅忠耿神仙

批曰陀頭陀頭何日修得菩提菩提今時方醒天道有循還月色有虧盈機緣有定數造化本自然此方是明明大路守得心拴得意錢撈挑起兩頭重平衡準信步踏來緩緩可到蓬萊島莫奸莫詐方是修福莫貪莫吝貧係種功陀頭何來生妙意菩提妙種享厚福

普賢菩薩奧樞經跋

花月滿欄杆翠竹青松天地春秋萬古不凋殘道守機緣遇問梅花三五消息有望長途路遠迢迢焉得修既得修焉知過去未來吉凶休咎自得牢守心性意須端行須方正是中庸道理水洋洋砥柱可到無偏差只在一念專自然修得菩提快樂安哉今

孚景暫眞君洞玄釋義奧樞經從來妙意須參想要在箇中求實理海外洞天皆無二烟波江湖任釣垂

其意深奧其味無窮日日慇懃眞思悟焉知大道無金丹念爾派下恪懍沈廷樞渾然修持誥和天然携兩祖悟淵沈岳牢功德修誥謹念感狀配侍其左恪愼沈恩慶勤功專用苦念懇切携爾父善親五達子配侍其右固持眞元氣含宏妙福培守和中正理誥感會靈臺斯經授受斯人慧悟源源廣宣樂樂悠優是爲跋

光緒辛卯秋巧月念二日降筆於大悲壇

大悲大願大聖大慈玉清正派開悟傳道生生大權天尊宏仁殿領殿事通霄殿協輔大將軍精誠妙玄菩薩匡危扶難宏教真君

凝固于賦性
功恂于賦元
功孫于賦本

沐手敬書

洞玄釋義眞樞經卷十一

宏教眞君曰大道精奧　妙理悟參　桐高百尺
修培心田　月明三五　光明圓圓　青松秀色
耐守嚴寒　翠竹嫩艷　心虛體堅　元黃眞道
碧翠青蓮　柳柳居士　渡世結緣　慈悲廣大
恩惠無邊　善男信女　莊誦迴環　吉星護耀
侍衛眞軒　洞玄澈朗　心絲光鮮　消度寒暑
運化周天　考覈功過　禮律森嚴　允中精一

萬語千言　授授心會　明悟詳參

註曰養心靜慮守太和禮門義路文學科淡泊明志
超千古渡世指迷化娑婆吾本宋世儒人博學
詩文精參醫理常存心田廣行方便自號曰柳
柳居士逸號青青子居於水濱施醫濟世功名
未能上進棄儒修道靜養天和敦崇太古木李
姓俊名鬚顏滿部古月春風面如栗色濃眉胤
朱施醫救人名馳海隅不受人間致謝鄉村恩

夫報答無從因好柳或一株或十株歷年來綵
柳皆成春象一日蒙師
孚佑帝君渡化賜號精陽子參修正理悟啟覺宗數
年來大道丹成鄉民等不忍吾超昇拔宅感
觀世音菩薩渡化成眞烈風暴雨樹皆化像赤鬚紅
髮豎目獠牙猙獰如惡鬼均頭生柳樹竟不知
有幾許是故俗傳配侍
師傍善渡者妙化妙像惡渡者奇形奇怪感求者呼

柳以柳居之呼李以李應之宏毅者
上帝命名也柳棄者
恩師賜派也今故作此詳明其義以經論而濟世以
文章而化迷時時存心刻刻守念經中妙理一意奠
迺慧者詳參豁然而慧覺之

慈佑帝君眞樞經跋

嘗思古聖人出一言而可以法萬世準衡者立一行而可以昭千古標榜者其功夫惟在大學之道明明之德知止至善定靜安慮砥礪純熟庶此永久昭垂雖後世好學者亦難貶議謫詬矣今宏教眞君洞玄釋義眞樞經註作和衷參贊化育津津然嚼之而細味滋滋然鼻之而馨香實爲人生立業展經綸勳治化建勳猷之至語而無底境耳念爾

派下賦元鉉鋐鎮智聰慧仙緣素著携爾父剋承宮眷賦性王澄文學勤俊篤實堅定携爾父善蒸王星如配侍其左賦本閭桐猛可進善堅實快爽携爾父悟諳閻黎山配侍其右勤宏善其開慈悲之化侍聖境同布忠恕之仁救難救急利物利人皆係聖賢純熟之功夫施藥施茶濟寒濟饑必本仁人天性之感發故是言也思悟之而協宜之故是經也玩索之而誦維之得此授受永恒無疆矣是爲跋

皆在

光緒辛卯秋七月中澣青蓮學士李白昨在太[illegible]山莊

大悲大願大聖大慈通霄殿領殿事宏仁布化於無極名稱逍遥之號宣撫闡道於神機權掌勸褒之任領袖羣仙稽察總籙白雲道遥福佑廣惠妙濟眞君

功愉于咸誠
嘉蔭于咸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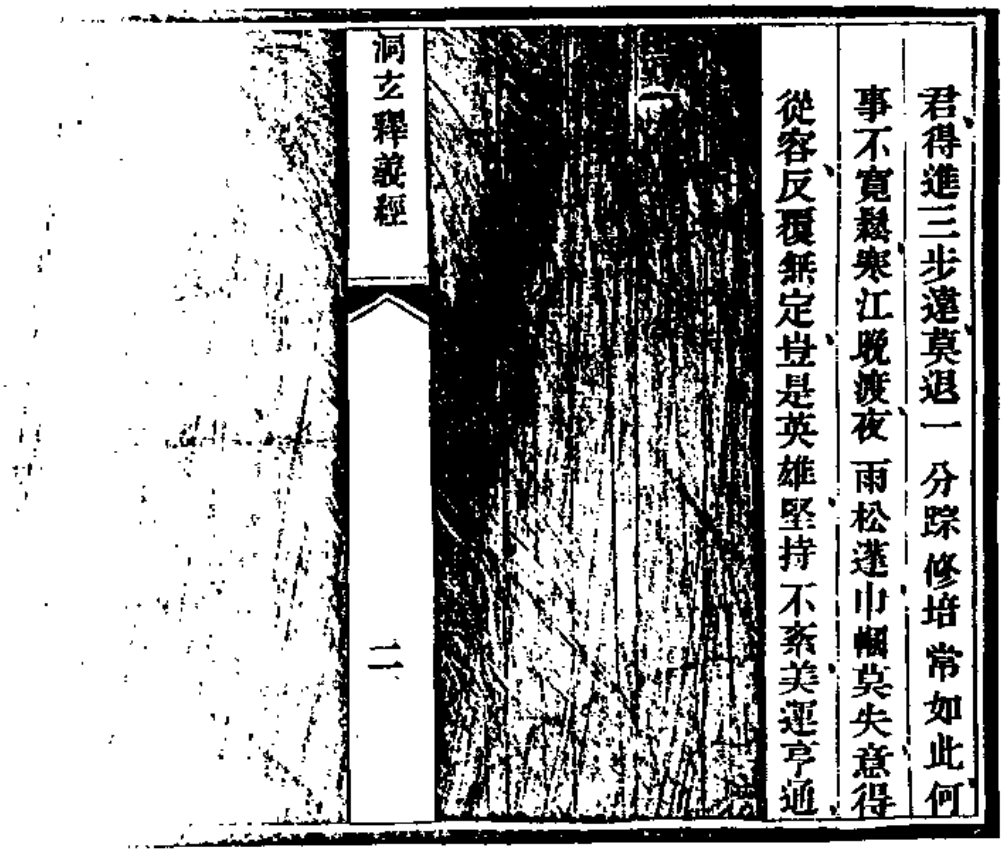
沐手敬書

妙濟眞君曰一輪皓月　三五光華　青松翠竹　碧葉紅葩　春風麗日　夏雨烟霞　精奇奪萃　意念莫差　固持根本　培修嫩芽　深岩古洞　覓遍天涯　守道則進　莫人三火　視聽言動　呼吸吁呀　守守從想　江水清茶　磊磊傭慨　雲山紅霞　洞中玄意　海上仙槎　素乎其位　何必矜誇　純誠尊志　敏捷精華　持心靜養

福祿咸嘉　斯言受授　運化婆娑　海衆聖陰　分緣窗紗　宣玄和悟　智慧星加

註曰白姓名孟忠號道遥子京都宛平縣人也生于雍正元年幼而聰慧壯而入泮九試棘闈愧未名題雁塔隱居花椒山立志堅修誦讀金剛經三十載仰蒙恩師

孚佑帝君渡化成眞行年七十有四始至濟善瑤林宏善聖境開化以來歷授恩獎由仙子攝任眞



君得進三步遠莫退一分踪修培常如此何
事不寬巍寒江晚渡夜雨松蓬巾幅莫失意得
從容反覆無定豈是英雄堅持不泰美運亨通

太乙救苦天尊精樞經跋

蓋聞太上五千言道全德備佛語六字訣空明洞澈
孔氏四書萬代宗崇十三經列傳大道行焉至德衷
焉中和致焉此三教莫不由垂註簡簡訓愚啟迷至
要綱領指趣矣今
妙濟其君洞玄釋義精樞經訓語包含規模全備金
剛妙波羅玉樞藏精微字無多意深明實係忠誠模
寶之意矣念爾派下成誠王長清老成諳練苦念堅

著携爾父悟恪王吉善爾兄善壽王長湖配侍其左
咸堅傅汝霖耿直中懷苦念專誠携爾父善康傅天
福爾叔善然傅天祿配侍其右誠哉妙意救世俗之
澆風佳哉是卷振聾聵之驚覺感化不忠誠遜陳須
堅實宣傳數語告布同仁是爲跋
晉在
光緒辛卯七月念五日降筆於大悲垣

哈哈圓通圓通自在心通慧
悟參覺萬法皆空虔心感格
妙遇春風活潑歷練智慧圓
融大慈大悲渡難渡總理
鸞壇都御史菱花教主知覺
命衆阿南天尊

靈訥子善模
靈誠子守慈
功性子悟禮 沐手敬書
靈誠子善誠

洞玄釋義妙樞經卷十三

阿南天尊曰天地精華　草木初蒙　明珠仙露
水月松風　眞含妙意　準繩達通　固守本性
道德歸宗　風流儒士　布化春風　温柔典雅
俊采丰容　丹砂法演　道伏虎龍　眞機不洩
破衣蓬鬆　沙壺一把　妙用無窮　破鉢載酒
含化包宏　東土渡救　處處相逢　西方自覺
慧貫圓蝙　隨緣而渡　雨澤豐隆　遇疾而救

洞玄釋義經　一

恩德含宏　眞經一卷　授受無窮
註曰、各人修持各人堅功換功兮功力添天道默默
賞還罰須把此語顛倒顛、屁馬輕裘轉眼瞬、修
行自如松柏茂、固守靈空一點尋、世事浮雲英
論眞、

普濟眞人妙樞經跋

蓋夫人生天地間貴盡孝弟忠信禮義廉節方可爲天地之完人處事無愧於心無愧於心卽無媿於神無媿於神卽無媿於心則是聖賢克己之功夫明理之正道存心之滌慮養性之圓熟發之於事業名標麟閣筆垂孤史註之於篇簡可法則後世垂昭千古也今

阿南天尊洞玄釋義妙樞經意發精微語著實在放

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實由率性天命教道修身至當至中之論訓愚開迷化俗警雅與切眞要之語念爾派下精萃孫德慶念發攸長善懇勤續搨爾父昆季孫寶樹精守劉文秀殷勤效力續繼誠心爾父昆季孫寶樹精守劉文秀殷勤效力續繼誠心搨爾兄善篤劉文奎配侍其左精楷陳元潤心念懇切傳送奔勞搨爾父善熹陳鑑純慧汪成錦意念聰慧堅持修著搨爾父悟定汪灝配祀其右靄靄紅雲越鵬程而鵬搏湛湛白露跳魚躍而鳶飛蓑中和各得混然正理發眞心均超無上菩提誠是言也三教合參誠是經也一理貫通淺言述作詳明儒林之眞讀部意擬跋深解釋門之妙理道心危危人心危危參合而慧覺之是爲跋

皆在

光緒辛卯秋七月柳塘吳可讀謹跋於靈虛宮之桐月山莊

靈佑大帝跋

道會昌期，功消永劫，善培心田，人情盡理，合乎中，用乎當，萬物而發生，陰陽而化育，一交一錯，寒暑相迭，一動一靜，春夏發斂，成天地之至，然人情所當然，運變無窮期，光陰有限度，惜寸陰重寸金，豈可蹉跎百歲生，三萬六旬當愛珍，牢牢固守，刻刻精勤學時習，温故新功不厭，道堅成，純熟久，無底境，只在日用裏，尋真跡，風飄飄，日晒晒，千百年來無變更，事新鮮景

珍奇，轉瞬息間易忽去，此功夫須理論鏡高懸無塵垢，白玉清潤透光華，自有個開花結果期，自有個收成妙會處，三三二二五五七七保元固，捨世喧陛清風拂袖來，有跡去無影，明月迎頭尋真跡，著空虛盡在不言中，全得心慧授，何曰道，何曰德，何曰法，何曰玄，何曰空，盡在五行中，盡在人情裏，綱常大道禮義為先，忠孝須重，此方中庸正道，雖釋氏傳教摩頂光頭，宕袒合掌，温養定靜明心見性，天智圓明慧登

無上菩提道門宗，徠東髮冠簪雲履，踏真跡，呼參修存心養性道遥赴蓬萊，快爽集瑤島，自不外乎此，守中正道心口相慧，數言備載云爾是為跋

註曰，吾自秦晉以來，始成大道，馬姓基名字靜修子號隱學居士，咸谷人也，昔時生於亂世，人歸山林，夫婦雙修行，年五十有七，而無嗣，復娶中孚咸隆屯蒙師履噬嗑離震家人得子有三，顯名天下，宗祧有繼綱常不缺，棄塵得道，敕授靈佑大帝，

旨在

光緒辛卯二月十八日降筆於靈虛宮

知覺天尊跋

醉飲岳陽夢醒黃粱鶴鳴一唱日色輝煌玉笛音飄
品簫笙簧鐵板敲聲籃提瓊漿劍橫古壁拐渡汪洋
葫蘆包含宇宙洪荒破鉢裝滿日月星張蘆葦一葉
駕渡慈航空空世界色色裝潢三教一貫道法千章
雲飄霞隸粗救餓饉含英咀萃品類分詳春風醉飲
貫頂提漿字字珠粒句句參詳洞玄釋義妙奧精藏
讀者參悟嚼味細嚐內含九轉品節言詳外分八卦

寶玉珍莊斯言讀誦奮勉當強其語津津謹守綿長
參透運用功行周詳益壽增福永慶平康懲慾忘念
忘懲意忘恪慎怡愉珙珍琳琅祿豐當厚篤慶吉昌
蕭整規訓嚴律端方勇猛精進道守悠揚註述詳暢
大月分張形端表正敬義福祥敦樸孝友恭莊柔剛
淺言讚跋遺笑大方

妙意廣推運泰禪　步步功夫細悟全
洞玄妙奧生剋化　緣深智慧無緣遷

哈哈醉飲瓊漿妙在參詳合參共悟便是金丹九轉
後自可通靈竅開茅塞先天化日水月松風細嚐剩
嚐便得無窮趣味靜悟靈根遠彩飄錦雲章通得一
氣貫宇宇可周詳便是無窮趣味樂樂安康享壽無
疆堪為跋

皆在

光緒九年歲次癸未六月二十四日降筆於萊殿胡
同五聖關帝廟內宏善聖境

辛卯三月二十六日清虛楚人悟靜劉佐辰奉
諭沐手重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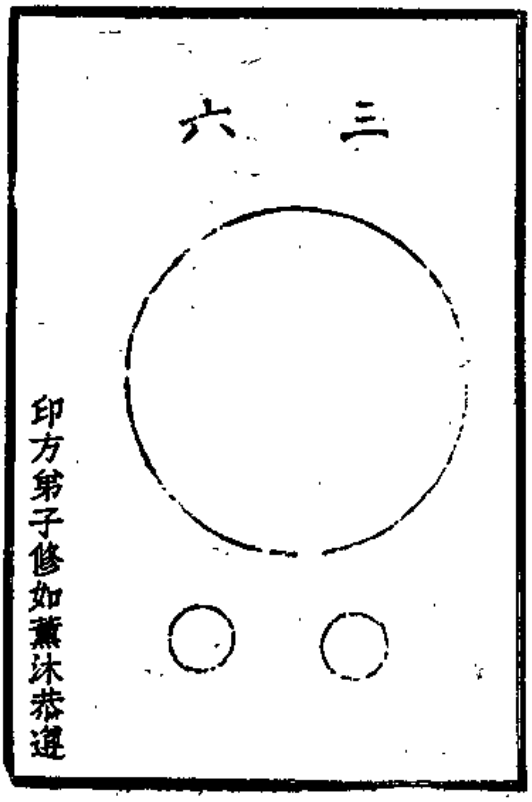
魁星夫子版
天德文明盛千秋世業新洞玄垂釋義經演妙如春
十三分派定正德可修身洗心常滌慮日日盤銘新

洞玄釋義經　一

繪圖　十三頁潤資白銀陸兩肆錢
繕寫封面千並題呼號　十五頁潤資白銀壹兩捌錢
刻圖　十三頁潤資白銀拾玖兩五錢
刻序跋　三十頁工資白銀拾肆兩捌錢柒分九釐四
刻正文　三千一頁工資白銀拾貳兩肆錢叁分捌釐
刷印裝訂高粉連紙每本價銀如要套外加四分　貳錢

板存宏善聖境

太乙北極真經



訓語 一

訓曰
訓文即偈語也。其旨雖何。[illegible]求之。無福不臨。倘昧先天真[illegible]不守後埠回光。均蹈背馳。咎自天予。非不允赦。實由自取。惟守惟默。惟真惟誠。去邪去僞。黜奸懲惡。善于是臻。福亦无疆。
太歲庚申季冬穀旦[illegible]授于濟南乩壇

掌方弟子默靖薰沐恭繕

箴 一

程于四箴。曾子五箴。官箴不與。吾道六箴。無方無體。全在私修。不在事理。得初易援。沈通自明。坐候功用。各各相轉。昧然而進。有害先陽。屢守不效。有傷潛陰。合五統六。（五數基回儒歸道統一條而成六）因作六箴。爲諸子誥之。

第一守實箴

莽莽渾渾。一元爲始。少壯而老。實質潛消。真虛不集。諸鉛无導。溜溜日月。不動不搖。

惑者其霜。萎物維黃。能閑其邪。能去其華。沖沖果抱。永寶其將。（作未講）吾道不墜。（此是時刻有一箇字無箇字寶在田疆。（田疆丹圖也）

第二誠惡箴

煌煌帝集。（基字作合字解）不萬惡是競。唯善是存。福業日蒸。日十二時。所作何事。宅躬自省。萬邪俱滅。審言求赦。上帝是允。何況潛修。又孰得圖乎孽障。

第三去愚箴（愚字作迂字解正與李耳大智若愚正義反合乎吉也）

瀛瀛兩地。合流跨影。不仙不聖。不禪不神。也有天梯。可以同登。也有迷梁。墮入地獄。禮爾頂參。實爲至迂。化乾返坤。止乎至明。一羣鳥。一羣魚。在網出網。雖愚不愚。在龍出龍。雖困必明。陰結陽開。一縱一收。徒泥于此。烏得而脫去繫絚。

第四守寂箴

吾初爲人。先動後寂。百有二紀。炁水未分。我尙冥然。炁長水合。我靈復頑。天誕非我。誕我者靈。其靈瀕瀕。不可轉移。不可收寶。（非拾字義意解作月）一夜一晝。一動一靜。陽收陰放。乾起坤伏。誰生也是。誰滅也是。一輪日暾寂焉常存。諸子觀化。此其入門。

第五居誠箴

道之一途。萬修所歸。不僞不虛。由無爲而有爲。復有爲爲無爲。一心所篤。水火不避。虎豹不懼。辟荆走棘。入此險惡。鮮不中徂。（棄道即喪己之魂今魄今。一分一離。欲居虛靈所留也）

吾誠。先求志一。志一道合。新晨曙色。一回不滅。

第六警思箴

濛濛杳杳。不見一物。日升月出。萬象畢呈。孰流露出。不收即散。見之曰物。惑我者思。悠悠未來。乾惕在人。論剛與柔。由思而知。知非知過。古有幾人。欲慎其思。先守丹田。思如一錯。刼焰飛身。撲之無物。熄之無水。犯此過者。焉往而不歸於身爐。

各子分繕。細繹默參。功坐皆進。由進而靜。虛靈是定。晌息萬紀。吾亦樂于諸子而晤對。

修修修修代修宣

方弟子

願無恣性福孝

恣凡修願增路

薰沐恭繕

誡首何爲而作也。既有箴言。誡本無容再述。因係功用不同。一重坐悟。一重勤讀。箴須常悟。誡須常讀。久悟兩箴。自明醋白。久讀此誡。自無過審。作四去誡。爲諸子警之。

誡曰。

去矜誡

矜者常人有之。則由警而轉惡。小人有之。而居吉則多凶。何以如是。皆魄奪靈。靈失則矜。心不存性。又爲習所遷。明明居于上知。一爲矜用。靈失其主。有勝于油燃。風加乎燭。烈身飛燼。其劇更甚。可不時時自警也。其誡曰一。

誡

一

去躁誡

躁之爲害。少者易蹈。乃爲純陽奪陰之利矛。心主之也。則弱者能强。柔者必剛。心一不主。魂動魄喜。而又利其奪陰。乘隙取陽。往往躁切之少年。好警男女子。誤身而滅

子非却非數者。不知凡幾。舉動言論。受世所詆。可不自警。其誡曰二。

去偏誡

偏之一字。害己誤人。二千紀來。發于迷途。醒子世海。南北不同。南離火象。而道之大原。滾滾不息。多易遷改。北極冰地。多偏不悟。自畫半玦。不能圓滿。皆偏過也。烏乎不警。其誡曰三。

去急誡

急者。過乎不及之常語。而實則在於利害善惡之中。爲轉善固宜就急。其所當急。是爲善矣。苟不先審。昧進妄動。皆性不能守。此利彼害。猝見乎前。最宜自明。且能慎可以還性立靜。而不失爲成人。勿因恆有之賦而忽諸。其誡曰四。

誡

二

老人作四誡。本壇諸子最好夙根靈。全爲四字縛束。非吾侍壇得領真經諸子。吾不語也。切注切注。

方弟子曹履道 薛履端 蕭沐恭緒

世初維黃。六名無藏。桑雲海霧。幻失不詳。
茲授吾經。石門是光。續此六銘。與道同將。

其一

杳杳冥冥。天生於是。南離鶉火。北坎虎水。
後地與人。物胥乎此。大原淵淵。派流昷汜。
有宗所歸。無極是視。唯唯大道。觀經知止。

其二

西竺求書。後世惟誠。或曰妄誕。不滅不生。
輪因輪果。確乎是真。至唐而興。元充乃尊。
寂涅維福。禎祥回根。曰焉釋子。圓在我身。

其三

半弧之球。一水所分。二氣凝靜。動而温文。
其表拘迂。實繫清氳。視此清徒。教曷能分。

其四

荒莽榛荆。萬衆無皈。出猶入埃。罪己若忱。
歐西美東。分合舊新。所奉所秉。在吾烝黔。
人失其烝。教一不存。

其五

文神武聖。是允是瞻。麟麟日月。炳炳星辰。
萬千百社。貫結岱巔。絶而復起。倏然又衰。
微危絶學。胥從道來。一不知聞。闢人將呆。

其六

源源烝水。六五是合。初本一泉。汲而爲瀆。
決焉不堵。氾而不防。正邪莫遏。有中下上。
得上無渴。教六統一。真經不息。其在斯壇。
虔宣誠閱。

修方弟子
經師真訣存焉
凡有初學請修
蕭沐恭繕

首錄

吾老人石門傳經。（石門關門碣石諸生。能常實精穀。分火導水。鍊形成炁。化萬劫於無形。求六合於一身。炁成形散。實者化爲虛亡。虛實之間。鍊亡而有。有則恆存。存在氣包。（天地氣包有存。而後炁充二奧。（陰陽兩人即離質而隨其性之所遷。無往非善。五千紀之中。二紀十兩授真經。前授此經。二千五百甲子。年久亡存已。道德經太乙錄

（是先見白陽自陰出陰陽周回久久丹自鼎中結玉帝此卷歷統八合陰極陽之時前啟言果報二句則知算木生鍼陰陽之炁全在無形授讀有形耳　老人定稿

首錄　一

諸書。以旦昌卦爻爲稍得門徑。後世不可多得解人。得之邵堯夫。爲吾門真傳。前半紀所傳之經。得道者半。今已下元告末。上元開始。氣質滿不如前。此次所傳。爾等內外兩修諸子。多祇二三十人。成大望者。多亦不過半數。（人數不可拘起本屆總不若上末至中時。（上元至氣厚而質皐。所以前有五十萬衆之吾道而成歸樞府。今後諸子。能得鍊形成氣。由實化虛者。人皆可以

（高卽相續六十年者是白真卦值以前甲子不計年月只計大積大福　大積生木時代是大福調於時代是　緊地註

自進。惟不能以本經認爲讀本。但求能悟默斯可耳。

今日一壇聚坐。與子等同參曲微。出劫入壇。門戶洞開。闢而卽閉。祇此微秒光陰。世界永不變壞。亦祇有此吾道中諸子修成靈圓之炁包而已。先天功夫。後天成之。後天不修。乃有寂滅。吾言此經。在爾等曾用悟心。成其氣祖。（氣祖胎外皆是假而不聚修得自鍊）此吾傳經爾等之本旨。

首錄　二

掌方弟子默靖蕭沐恭緒

輪字不可作虛字解
譬如太極圖中之線
陰陽水火關係此間
是分輪算物輪分也
如此細悟得解此語
即知此物度工夫共
老人定論

心水輪篇

第一節　言意旨也

老人曰。天地本無物也。物物生生。始開於氣。水乃有母。山水沙木。皆在人先。人生於水者。近紀年來。不得中元氣息。去上元又遠。難成正果。必有無量數佛子婆弟護吾法經。度一切璀璨宮室錦繡輿服之苦魔。魔免則刼刼。刼刼不懼。在能聚氣。氣何以

二事也一功幾一功
幾不可不分

聚。凝靜志息。聲屏息啄。動於內聽形於外觀非由二度達三度者不可。飲食舉凡物之小及秋毛而不可破者。放之八埏四表九宮兩儀之外。納之藏於秋毛之間。小者大者。氣形判之。水輪一天。萬有此宰。水生則靜而動。兩儀初判。人生於水。其在上元。人生於木。十五萬年七見於世。火山以爲窟。風獸炭石以爲飲食。至人生水。非穀不活。非衣不暖。非火不溫。非日月兩露風霜不能殺育萬物。

火有二質散言爲雄
容言爲陰化火之火
雄火生生火之火
原也　鏡湖註

仁山智水。孔子發其義。未闡坎離之祕也。坎爲水精。離爲火精。水中伏陽。故有滿象。火中伏陰。故有虛象。化水爲火。化火生火。皆在坐悟。坐悟一切。易旨所備。均從吾包系氣海中。一一得諸祖竅於心房之間。而後水輪天心。無萬衆障。無險惡刼疾。久久炁丹訣。散漫無遮。慧樹林一切萬靈。氣昧昧然。而聲色香味。不能奪吾真靈。道致水形化火。客魄散走。主宰恆存。入乎吾道

木根天一

已。

第二節　發真言也

老人曰。此吾未成氣形之一滴小胞耳。自離炁火之母。化爲二質。有有形物。有無形物。萬萬有有。皆從一一之先無物而來。一千紀前。尚有絲絲扣扣相證。歷史古乘。可以參透原由。物本無有。佛家常談。萬有真宰。西教所宗。萬苦救濟。道室能抱。水源木本。儒者是尊。故有不偏一說。不趨一途。不

執一見。不昧一是。一一皆從先天生成。言道德。後世經。言大慈悲救苦難一切衆生。觀自在菩薩甘露水濟無遮萬千地獄餓鬼畜生。太乙救苦天尊言虛做寶錄。西聖亦曰天堂。是天是水。是水是地。即水即天。即天即水。水之生也。天一之論。果如是言。吾得而爲諸弟子於下節言之。

水功天亩

第三節　道真經也

老人曰。吾先於石門授經。得數十萬衆。奉

法守則。不以貨利位名動於心。彼若彼世。無所謂貨利位名。爲獸草木世界之際。蟲魚灝灝。惟慾是肆。厥在爲獸。槩獍之毒。初不至此之寡生希產。皆因也。皆慾也。輪輪轉因。因果惡慾之末。不如蟲魚蝎螯鯉獺之爭毒傷其本。是爲截源。截源不流。流盡澤涸。此爲自斷。欲長其流。先生其毋。是烝火生汽。而丹訣奧竅之學出而繼吾真宗者。一平則息。息則外流不竭。內源愈旺。而

烝火之火非衆火乃衆火真體也初則烝之終　慈地註

道之基立焉。

老人曰。吾見兩儀未分之先。一片汪洋洪濛世界。人有從水而生生息息者。皆是一切動蠢之物。人而至於成形。有吾手足耳目鼻舌。聲色香味薰陶。而增人之智慧。是智慧愈靈。吾道愈進。人道是以劫重。亂時愈不易平也。此皆客火奪主。真水不制之日。吾道何何在是。吾道即何何非是。有吾在是。道即在是。有道非是。吾亦在是。故與

爾諸善信士善男女。語以鎮惡弭劫之經。其經孰是。主水爲天。主烝爲地。一鑪一冶。活火不滅。功候一至。慾魔一寂。則鼎升自有紅玄相濟之靈。而隨我性來。俾我命存。水德生物。有如是爾。

監方兼附字方校力弟子福緣薰沐恭繕

太乙北極真經丑集卷二

烝輪心始篇

第一節　言意旨也

老人曰。先天之氣。渾渾瀚瀚。錚錚鑠鑠。無清無凝。無垢無晶。自烝卒水。產而分離。母子相倚。生息之間。乾元開始。陰陽闢闔。洞洞攸攸。物物分焉。若釋。若道。若儒。若清。（釋曰教也不標火配。攸時物也。）若救。（各千紀前真教也。老人曾從登界。混教物一舉。次後大百紀有人若約。舉教是也。）先後三百紀中。凡可以存立一枝一葉一縷一緒者。胞系分絡。因得皆宗吾道。不以偏而去厄。不以久而不昌。得之於烝正者。文光離火之象。道儒釋救及諸子百註萬家箋詁之學。皆發源於烝之一脈。不過衍述有異同。門戶有成見。善靈被縛。道魔日爭。而成亂離。朔不出數。數不離朔。烝走不守。是以水燃。若油若漆。遇風愈烈。而乾坤真宰是息。以朔劃數。（數從極天。朔從地。極天朔地。數不可以一言盡。）

生。而輪烝之水生已。烝火一息。如薪厝火。如紙染油。是謂真丹將成。鼎火將終。其器無水則涸。性根俱灰。所以水來濟烝。返本歸原。還我靈而天堂地獄之說。盛信於世。一不之信。靈失根本。執依附是。救教爲先。救先於存誠。誠存則性堅。性堅則命如亡。亾日已潛修得得。真自知。不卜不著。藏往而來。隨吾心轉。何在非逍遙之天。極樂之世。又何天地堂獄之有。人烝俱存。無化（如字不可作虛字解　老人定　如之一字乃實功誠要切實用誠從二之門則能不亂入者誤　定出者誤如此節一誠一敬之分疆化境）

滅。生也由吾。死也由吾。心焉不穢。烝以聚神。神以結精。水子氣母。萬紀不磨。烝烝輪系。胞儀相守而相轉。陰陽無錯境也。（定別性命皆誤現用性又最易模糊此乃開不求缺功候一定而教皆成如果生誠息已　落地運化　烝根化者　真中烝胞之子也　老人定）

第二節　發真詮也

老人曰。烝胞之始。淺而言之。即天中之氣是。未分天地。先有烝胞。凡物亦何獨不然。今爲下元烝息之季。不課不坐。道將不峙。不修不守。道將永墜。善何以歸。惡何以除。魂魄之爭。終無寧息。魂清真中。何以升揚。

真中有那在錄坐移在腦　眞註
腦字須參悟前註後說明今如勿註
物質最微物質最易　幼由後天命守氣由後至命如正那視此典　眞註

魄歟之處。何以潛化默轉妙靈。全在錄坐。坐堅氣固。而后精結。精結而后神凝。陰陽合樞。動靜得分。合樞序陰陽相易故一倫脊內一外之定分也一倫脊相關。思慾融成。一片清靈。隨心上下。直晶自升。曲汚自泯。所謂善性初具。形習爲遷。真烝不守。真陽易消。陽消陰亡。是墮地獄。陽成陰散。化而合一。是得天樂。酥塥結能登此土。永不輪迴。永不誕降。如來以前。果吒柰那一人而已。此人生於四千紀前至

於錄氣成形。元胞以後。惟吾微樞李耳之旨。道宗平摩孑平摩吾第二第得窺正貫。皈依妙山。北極妙岸今人後世清靜寂滅之旨。始基於此。烝胞之輪。將有升定。此季羣物私爭。私逐。染化不誠。相率爲僞。道息烝停。生物殆盡。吾不下救。生從何蘇。教將不能一派存也。欲離中烝。先闡吾宗。坐道虔禳。自有成人矣。

第三節　語真經也

序者四時運行定位而無定也　老人定

老人曰。吾在五千紀前。二儀未判時代。一烝元中。一分水精無他。一合質物耳。自氣定形成。三元周旋。九宮成野。五方定序。草木爲獸蟲魚山澤風雷分而復合者。不知幾千萬禩。彼時宮室文字曆數未成之前。以潮爲朝。以汐爲暮。一潮一汐。是謂一日。三百八十潮汐以計歲。烝成水主。是乃一元上紀。後又以木計歲。而氣候不齊。未能斷定。冀爽計月。烝已大化。水亦凝而不與

烝合。此數千年來天地業障愈深。渾厚之氣少。真誠之學衰。道亡矣夫。道未亡也。人自亡道。地獄鬲刼不生之苦海。皆吾先天固有。同一氣胎物質。何以善者常存。惡者易滅。又何以惡者常存。善者不祥。是聞我言。度一切衆生者。衆生也。滅一切衆生者。亦衆生也。滅不見滅。生不見生。所謂度不自度。度自吾心。烝丹還我。一元真烝。而度此一切無量濁塵。無光彩璀璨琉璃之華

麗魔障險幕。有吾真道。不外營途。物自爲物。我自爲我。炁足神存。精結色空。無疆樂土。衆生胥賴。無恆河沙億萬千刼。脫離此節。是在養氣之充障。障散邪從炁化。炁化則刼滅。刼滅則衆生度。衆生度則我之真炁成形。而性命胥歸一致。形外之形。炁成渣滓。不求升長。自能長升。爲道即神。爲禪即佛。爲教即聖。爲真人則仙。固氣伏陽潛陰。是謂水炁同化之源。得此解者。仍須善養善悟。莫爲客陽所擊。邪魄所惑。而炁定已。

釋方弟子貫清薰沐恭繕

腦髓輪天篇

第一節 言意言也

老人曰。前五千紀。腦海髓山。山川日月星辰雨露未分。腦髓合質。皆金玉也。其壽不可以年計。其質不可以物化。其靈不可以雷霆掩。其色不可以虹蜺比。人之腦海髓山。亦猶如是。身之督宰。是爲腦使。衛輔任主。歸源子髓。髓之所在。骨嶙嶙然。骨爲血母。髓腦爲祖。此乾坤天地判焉之下。兩脈分焉。其在未分之前。口舌也。耳目也。心斗也。鼻竅也。外肢外體。內四外四。內五外五。皆爲有形有質之身。至化無形。腦髓亦然。我之聲音之未發也。我之顏色之未變也。我之手足未舉動也。我之鼻舌未有香味也。我之耳目未有視聽也。我之心思未有所念也。是皆何故。是皆腦故。是皆髓故。欲腦如金。欲髓如玉。可乎。是坐。欲髓如金。欲

腦如玉。可乎。是坐。是坐是概。泰華不可與言高。江海不可與言深。見之未至。腦即不充。識之不堅。髓亦不固。若江海。若泰華。若腦若髓。若金若玉。何在而非耳目口舌鼻竅心思手足。何在而非風雨霜露日月雷霆山川草木之化胎。欲壽即壽。欲仙即仙。欲聖即聖。欲佛即佛。欲鬼即鬼。欲山川即山川。欲雷霆即雷霆。欲風雨即風雨。欲霜露即霜露。欲即是物。物即是欲。物欲胥泯。

而后至此。至此則道合。道合則腦海髓山。萬紀不能磨。百劫不能壞。（五千紀前所有。此木年年生子。幷息根又生。北狄幷有之。）不能易。佛家不壞金剛身。道家鍊真炁。均是堅吾清髓固腦之大體而言也。

第二節　發真詮也

老人曰。旨云腦髓未成之丹。未脫之塵。一飛成丹。一神去塵。丹完光定。塵飛障落。如是一切苦海刼山。無量恆河沙衆生。隨吾

圓豐。放大光圓豐。普拔苦障。入我樂鄉。出迷登清。去邪驅魔。消滅宿孽。孽業不生。鬼祟不擾。血肉筋骨。萬絡千肌。一貫于腦。再入于髓。天之精也。地之英也。日月之豐光也。雨露之潤澤也。雷霆之震警也。百身腦髓之大鑪。鑪鍊此炁。泉之本。使邪而正。使奢而樸。使昧而明。奸詐兇險。山魈野魅。不敢攖吾道之鋒。不敢竊吾道之輝。世季將沉。事必有祟。物必有魔。邪驅祟滅。是非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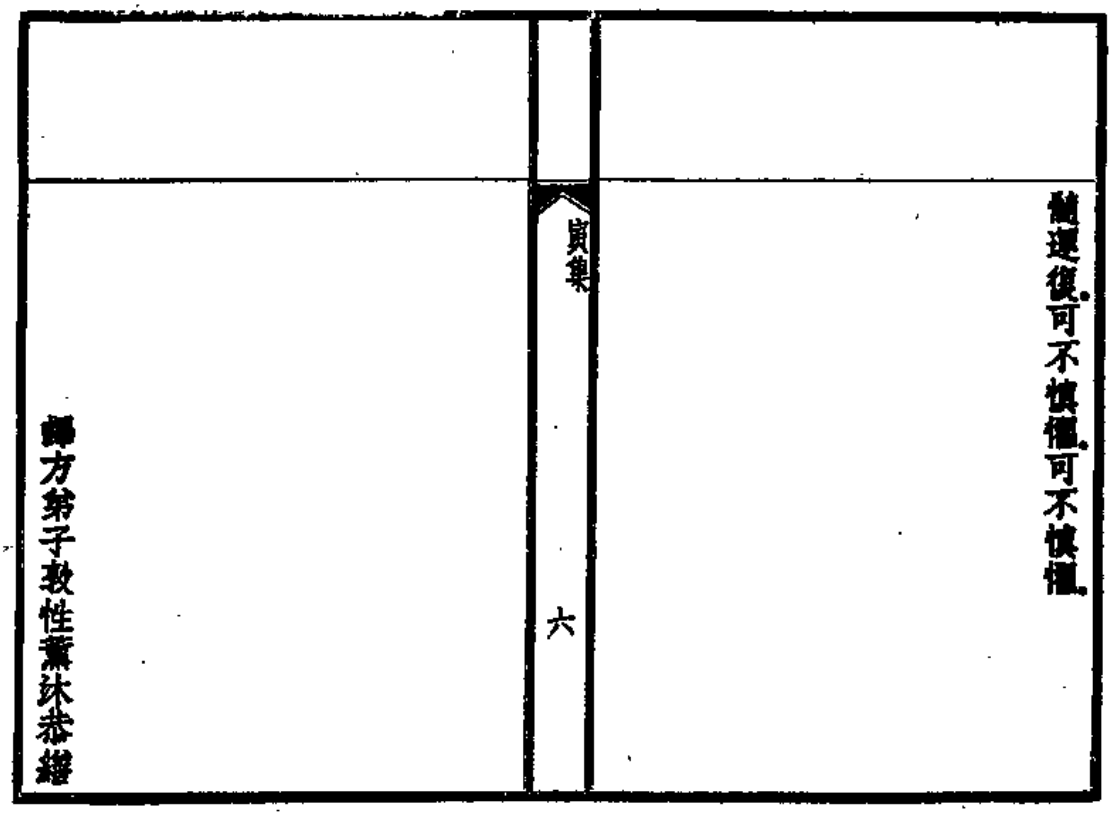
道之功鎮乾轉坤不可。如黑夜然。一望千里。水光淼淼。燐火星星。初舉一足。初開一目。見水與火。皆可前進。若臨深淵。若履薄冰。道淺者行。稍高者惕。行多多敗。惕久久豐。問何爲祟。腦因是萎。問何攖邪。惟道是視。道高道下。道淺道深。皆未有偏。一上一下。道上則氣形並定。道下則氣定形亡。是何作宰。是何作鎮。五百紀前。曾修之物。祇有二豐。佛士伽尼。道士李耳。補道之士。得

吾髓竅者。儒耶回子。皆系胞餘。譬而言之。腦生于先天之炁海。髓足于已成之後天。論氣則成質。質而不流。是乃朽灰。無所謂智。無所謂巧。聖者亦愚。愚者亦明。腦海髓山。不轉而動。不流而沖。河車所通。心君是守。脈脈有序。經經有條。條剛幹强。序接吸御。尾澤不竭。炁潮不洩。骨根不朽。是非坐至六度。不克臻此妙境也。

第三節　語真經也

老人曰。物之生始。腦爲之主。爾等其抑審聞乎生物乎。其更有審聞乎生物之理乎。欲知腦源所用。試以物物生理言之。觀吾物類。自知修炁鍊丹之訣。人生之初。胎胚于氣海之中。一成形時。先見其首。肢體經臟。漸次滿分。頭大于體。平坐氣海。陰霾毒霧。無點纖之浸盈。無絲毫之思念。久而息吸生呼。妄念萌蘖。頭力漸弱。肢體經臟。游倦元髓。而胎丹皆不成。而悉化爲塵俗。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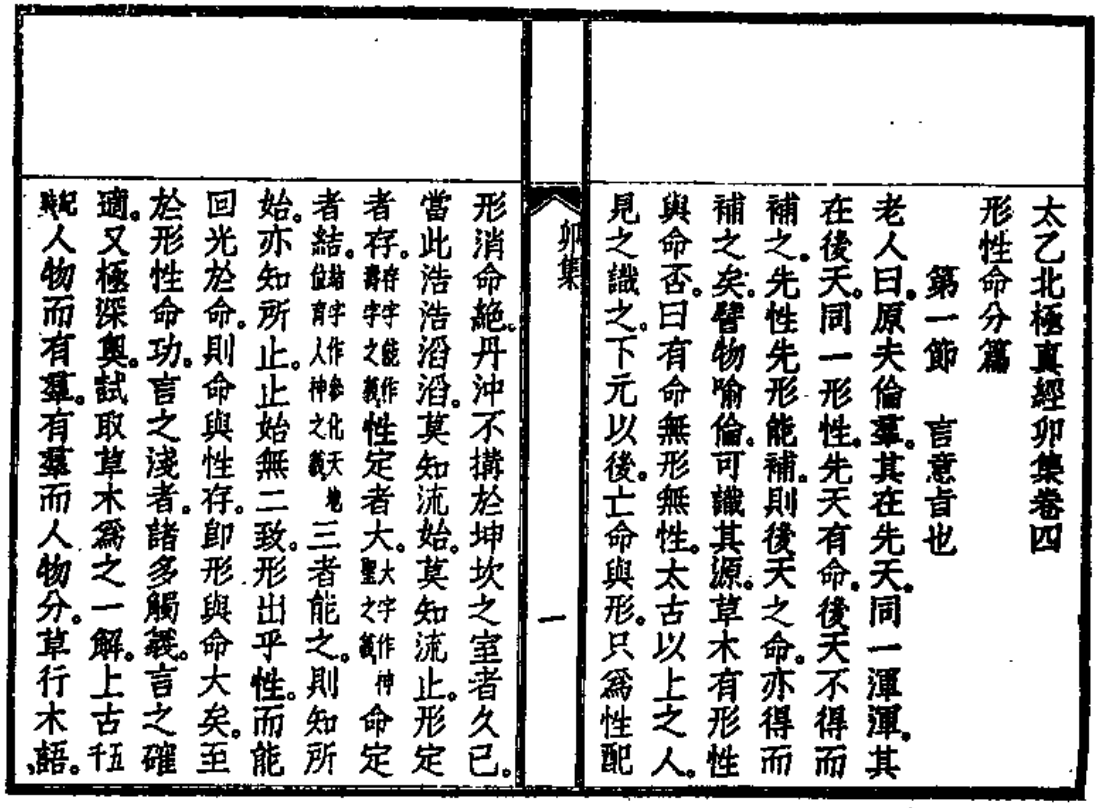
果靈物而已。此從人胎悟到處。知其胎元。乃腦髓爲最足最充之先天。其如麟龍。不若一芥一蠛。尚可以元胎而成形者。觀草與豆則知。豆之生也。出胞之時。芽二莖一。芽大莖細。且葉初胎。即有甚於母體者。豆含腦質。今人之說。祇言其意。未剖其實。不知芽初出產。一升于土。無異人胎初成之首。各以腦先成形。故目爲有補先天之功。其實卵生濕化。無一不首大而體小。觀雞雀之微。蝌蚪之細。亦無不出生之候。頭滿而格具。腦髓之生。所謂先充。若人生以後。智爲惡吸。則頭腦自薄。而真炁易散。修坐補丹。成者或得。恆河之廣。如不曾悟。不明腦髓之功。與世浮沉。忘久趨暫。福之來也。身存福存。禍之定也。魂與禍與。坐進六度。炁成丹實。又何輪却之苦。吾固吾腦。吾堅吾髓。如初胚之兒。出卵之雞。浮水之蚪。雖不成丹。亦可有半丹濤世之地道望矣。腦



隨運復。可不慎懼。可不慎懼。

貞集 六

歸方弟子敎性薰沐恭繕



太乙北極真經卯集卷四

形性命分篇

第一節 言意旨也

老人曰。原夫倫羣。其在先天。同一渾渾。其在後天。同一形性。先天有命。後天不得而補之。先性先形能補。則後天之命。亦得而補之矣。譬物喻倫。可識其源。草木有形性與命否。曰有命無形無性。太古以上之人。見之識之。下元以後。亡命與形。只爲性配

卯集 一

形消命絕。丹沖不搆於坤坎之室者久已。當此浩浩滔滔。莫知流始。莫知流止。形定者存。（脩字能作脩字之義）性定者大。（大字作神聖之義）命定者結。（結字作參化天地育人神之義）三者能之。則知所始。亦知所止。止始無二致。形出乎性。而能回光於命。則命與性存。卽形與命大矣。至於形性命功。言之淺者。諸多觸礙。言之確適。又極深奧。試取草木爲之一解。上古千五百紀人物而有羣。有羣而人物分。草行木語。

人墓物質上古本無分此言人自墓墓而物亦分已　老人定

地質物者人身之骨即其天肝膽地之則地形能活命即地也生類之物皆從人出是化此物散神化殊可增笑　老人定

又誰見之。更誰聞之。是非古墓與倫者。鮮有不謂爲荒誕無稽之語云爾。不知南極而北。形分性定。北極而前。命猶未定。未能成形化集北形成一。性命俱定。非越五千紀不可。如今人墓忘命與性。祇營養形。而形外之形。早與原充以上之光。同散於魄魔輪天。不識所返之途爲何在焉。若知原充能固。四十以上者方能做到此一步三十歲之捷徑攝聚在是已一充固易溢。溢而必散。散而能收。收而能守。守而能

歸。真原返本。形自不散。性亦可定。唯命得轉移其間。倘無絳水互固。形失性渙命熄。真炁俱亡。

移性實命書

第二節　發真詮也

老人曰。草有命與性形乎。曰亡有也。木有命與性形乎。曰亡有也。老人至石門時。天樞老姥。斗姥星君問於青玄老人曰。草木之生於春。殁時春時旺於夏。春末四十日。夏末四十日。秋三十日。合三百六十日。皆曰收於秋。秋之九十日。歸於冬。冬之九十日。周而復始。由由化化。措措吐吐。萌蘖形也。枝莖性也。根本命也。有如是云。老人曰。女但知夫其輪迴剝復之象。而尚未觀我與交玄關之門。合通百脈之吐納。中皆是精金華池者如之已。回基二手。百脈真息。盡歸超天帝數。亦皆爾等天樞數十萬衆。溺於黑潭枯於絳宮諸子之所未知。吾今授爾等經言真詮。一明萬物皆成一致。草木之命與形性。人有之。草木則無。草木有之。而人墓則

亡。至人墓而亡命與性形之世。則坐者之功度普化有定矣。天姥退而與諸子言此真詮。數十萬衆晉出溺途。叩首九通。皆超登上帝之堂。一時性命與形合化合生天命之原。生之者近。得之者充。固本充恒。草木所以常生常榮常收常藏。無以命爲命。無以性爲性。無以形爲形。然後物質光華。回本返實。謂所謂無。卽所謂有。有其固有。是在合度。無其本無。是乃真定。人墓如草

如木而能真定者。合度爲難。烝鉛不聚。水坎作衡。（坎三十歲前面白。四合三升。形自存在。形自亡在。性自有存。性自無存。命自有守。命自能歸。不換我神。不散我精。不凋我烝。草木之命與性形。吾道弟子得解天銖石門。問疑所悟之語。皆能入吾五宮玄關之門。或不致如石門羣石不審也。（銖石門羣石俱登天精經之耶）

第三節　語真經也

老人曰。形黯黯爾。性鯁鯁爾。命渺渺爾。黯黯之天。陰曛昏夜。人見之而如是。形實則此。形虛則彼。鯁鯁之質。九音風動。人聞之而如是。性存則此。性亡則彼。（帆諳金石絲木匏火與風場是也。風中又渺渺之烝。水火相制。）人處之而被動。命換則此。命定則彼。論性與形。必先知命。知命之自。則知形性之自。能知形性之自。則知天命之叛。能知天命之叛。則性固而形返。形聚而性固。命之所

在。形之所至。形之所至。性之所止。性止而形由气存。性存乎形。形即歸天命。天命者何。心君所宰。人欲不能擾。事變不能怯。至於不擾不變。則七情萬慾不縈不結不纏不牽。魄爲魂使。魄靈俱合。靈光圓滿。飄然而升。廓然而降。我身之來。即形即性即命。我身之返。即形即叛。即性即定。即命即守。道家歷史。老子始有傳聞。五千杜撰。實非僞語。列乎天籙。不傳人世久矣。石竹灰燼。

（徒元胎列者五千年前無知者三百紀前辈開汗始見元化學道于山谷幸耳之門得吾石門真經之書遂成天仙悟史不傳徒元開字其當曰胎列有人姓子其徒元也　老人定錄十四紀而誕生者南言輪迴于世即玄智耳　編註）

爾等須知耳。徒元胎列。十四紀而誕生函石。天精地靈。形性孕育。非人而人。生而神化。是謂道宗。自後映土（即波也）佛經出藏。專論寂滅而言輪轉。此即彼阿攞闍率獸食人之時。而形性命經語語皆曰降魔護法。所拯苦海。均在修行未實以前。命不知立。性圓形返。亦是偏修。教柔則成剛。教剛則化柔。女修成男。男化爲女。因果善惡。事報不爽。古之賢者論陰騭功。有謂三世之報

三生之因。皆命爲性奪。性爲形遷之失也。後來淨土樂國。與我玄關妙竅。二二不一。今業正炁立命。言形與性者則當鍊炁。始在合度。次則進一性天。（性一三候天性天曰進。）俗障自滅。真華日永。性天進至三度。非可以人論也。以神化神。守命固性。無形充原。得乎本輪天宮階而梯焉。合此諸諸經。渺渺。皆歸二字曰誠存。後儒謂之至誠不息。又曰可以前知。皆不外此一命主炁而已。（一命主爲鍊炁之頃可以超凡之須臾坐功何如耶）

（真神人身之主宰也領生于先天而超脫育于後天而以無形管元始成真證聖圓明已　是神仕）

卯集　六

譯方弟子華普薰沐恭繕

太乙北極真經辰集卷五

聲色空輪篇

第一節　言意旨也

老人曰。聲也色也。虛也渺也。論質爲聲。耳可得而聞焉。論質爲色。目可得而見焉。昧昧唯唯。不知所蘊。杳杳恍恍。不知所去。其實空也。則一。空中之色。空中之質。老聃得其意。釋迦接其本。儒家探其源。仁者虛者寂者。聲聆聆然。色灼灼然。有自一塵之微。充其體而至于彌輪之間。皆聲色之母。色非有形。色本無形。聲非有音。聲實有音。心之所撞。皆吾聲外之音。心之所思。皆吾目中之色。不動不思。塁昧俱合。耳聲目色。炁不能觸。化有化無。其在斯與。其在斯與。

（華花色香）

第二節　發真詮也

老人曰。無心而行乎山谷之中。木石風雨。湊然而合。風蕩之鳴。猿鶴不能同其韻。其聲則一。行乎萬花齊放之叢。梅耐雪而菊

辰集　一

經霜。其色則一。是在水養。充其養乘。梅菊之色。百卉不如也。一乘同光。一水返源。水仍是菊與梅也。一乘成衛。而任督俱通。花之實體。返乎其自來者。色之實境。皆成虛妄。優婆曇與金光枝葉。皆真空中之色。水流泉鳴。皆非正聲。風過石觸。非聲有自。聲之自來。蒸汽一動。潛陰一結。行乎天而爲雷。爲霆。爲霹。聽者聆之而爲驚。是謂空中之聲。空中之色。色中之空。聲中之物。物中

辰集 二

之聲。皆自吾道一乘而成。乘存聲存。乘亡聲亡。色不如是。色亦如是。丹訣之竅。先在屏聲與色。息而不息。安在不空中有空哉。

第三節　言真經也

老人曰。益然四體。充塞天地。吾聲吾色。出因緣而沾染者。吾聲吾色。是實不充於體。不聞於地。不沾於耳。不染於目。耳中之聲。自黑潭而朝絳宮者。在體有聲而無聲。出體無聲而有聲。七輪八轉。乘聚聲成。是爲

聲空。之顛倒化神不染目中之色。春肝以至冬水。無一不分黃白青赤黑相。即無在是黃白青赤黑界。界花花爾。音隆隆爾。佛梓儒鍾道板皆是。有聲化爲無爲之聲。有色化爲無爲之色。儒家之曰天地。道家之謂乾坤。佛家之謂剛柔。如聲如色。剛柔一體所出色亦相同。譬彼石之聲金。金扣木鳴。有形之物。相互而成聲。是無物有物。謂之空者。丹田以內。皆是聲之源也。華蓋肺俞。

辰集 三

皆成聲之子也。木官決瀆。都會忘形。諸竅皆爲生色之府也。欲存吾聲。欲去吾色。欲空吾空。退藏放彌。均是吾聲與色與空。試觀天象。其氣青青。其光渺渺。碧若秋梧。青若春山。白若溫玉。黃若鑛金。黑若膠漆。幻有幻無。目中有色自有之。目中無色。其色自無。聲自東來。春爲之主。聲自南來者。夏爲之主。聲自西來。秋爲之主。聲自北來者。冬爲之主。解乎四時之主。則知吾聲之自

然。回光于氣體。天有四聲。地有五方。界有五種。形而爲聲。形而爲色。一炁所冶。忽忽恍恍。時而有。時而無。聲也色也空也。至至空不空。至色不色。至聲不聲。炁守光回。然後丹隨身飛。身隨我靈矣。

辰集 四

釋方弟子和真蕪沐恭繕

太乙北極真經巳集卷六

塑走關性與梳堅定合篇

第一節 言意旨也

老人曰。塑梳不同用。炁水不同質。分而後合者。乾守坤轉。而分此塑輪爲乾陰後轉之功。即由前陽下垂兩衝而下。復會尾骶。聚於督川之流。而后逆入建領之腦海。此男功也。合而復分者。由後坤而上承順氣接輸兩蹻。以達上田中絳之外。充結兩衝。

巳集 一

回任於舌之端。此女功也。功若不分陰陽。則男女一致。生身異體胡爲也。動靜剛柔不同。又胡爲也。明乎此者。則塑體爲坤。梳體爲陽。用中化合。合炁成水。分水成性。天心有復。不必聖哲。盡盡悟出妙諦。走堅分途。全在心命。人之不誠。心之易走。圓靈不存。命曷由堅。欲知不走之因。先思堅立之本。舉其小者而言。譬走則圓光不散。譬堅則內外無妨。吾見珠之圓者走於盤。而無

一息之守。是乃天地精神乾坤陰陽所關
唯然。亦即炁水相凝不分之菁華也。華之
堅也。亦有時從柔而化剛。從柔化剛者。堅
功猶未及。能從剛以化柔。堅實而存固者。
可取璧鞍韉之永。不如鼓鑽之久也。定定
何謂。關關何謂。定爲乾母。坤水是也。關爲
坤子。性形是也。水若無定。乾母不生。性若
不閑。坤子必不能孳孳毓毓而生息亡有
了時。一關一定。一心一命。惟功實升。下而

塑先統性古

中乘。中而上乘。惟關不難。惟定爲難。欲除
一切障礙收起慧玄。非從塑梳分悟不可。

第二節　發真詮也

老人曰。不盈不虛。不謙不沖。不益不損。不
厚不薄。不深不淺。不平不偏。不奇不耦。不
合不分。堅之不堅。關之不關。定之不定。塑
也未塑。走也未走。梳也未梳。若塑是塑。若
走是走。若梳是梳。若堅是堅。若關是關。若
定是定。一真之蠶。二簾所垂。通上通下。貫

此註最單金論不可有此部亦不可離此經耳　老人定

乎七。散乎八。七匯八回。旋如也。盤如也。不
洩而泄。不搜而受。（上句最要。切性雨字一洩不關神度功）
（易知此無生至三度。神且不免回使輪世敬。亦此道也。岳關不慎。終洩。盤石不慎。
終搜。其事耳）受之則順。泄之則清。還吾玄玄
真宰之功。復吾圓澌未集之靈。冥冥是判。
昭昭不渙。彰彰無隱。息息蓁蓁。皆可思悟。
正宰恆直。虛靈不昧。聖徒賢子。略得一二。
宏規大模。闢之者老莊爲一流。變之者釋
墨爲一流。皆以塑與關合而爲一之道。耶

回異說。一清一渾。皆有梳堅分途同展之
志。然後不必言定與關與走。則三偶聯六
而七。淨土禪關。都是成境。問境何在。在堅
坤之末。在塑乾之始。一始一末。皆從三度
得來。不費工夫。（功則三度即此六層工夫俱到方可見圓滿白光地
功至極自午經正集孤丁悟）

塑地性古

第三節　語真經也

老人曰。天之塑者。氣之定也。地之塑者。水
之定也。風也。雲也。雨也。雪也。星也。日月

（同取清濁來調之調即來調之統宗是也此比卦亦不離實仍依真體上兩般相般相調何一度有一度之般相二度有二度之般相一不能到一結命如雖功極元此入三度最難之險境子識之諸子識之）

也。一日三百六十潮汐。能有時而定。能有時而關。能有時而走。能有時而堅。能有時而梳。亦有時不塑不梳不走不關不堅不定。不知不塑不走不關不堅不梳不定。合而言之。六竅一集。聚精會神。以通一竅。卽是走而不走。其走乃有無色相中之真色相也。真色相者。前經屢言之已。此經合性化炁化水。皆從六竅而成。七一通靈參觀之。而其炁可植百年之用。卽此意也夫。塑

此卷不參定註因係午經中抽出綱用錄功候到卽是老人處

巳集 四

合性經合篇今抽語此因此集做到可享長生之樂不長勞慮所動特錄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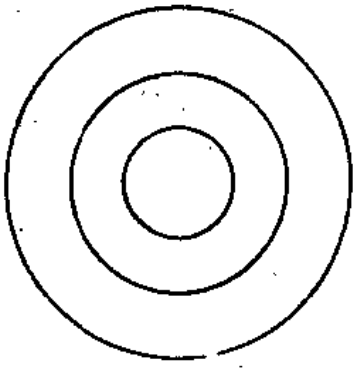
本卷正文 方弟子重校增補 蕪沐恭繕

午集 一

太乙北極真經午集卷七

上元圖說

第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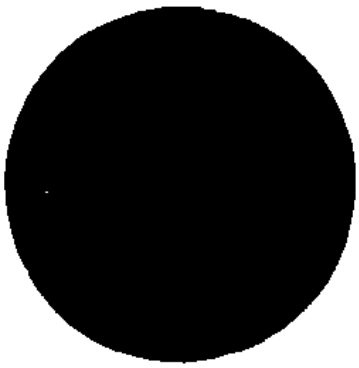
○ ○

L ○ 上元炁始三輪未分之圖。此圖初離炁母水分輪天三界不判之象。道充之氣一分。而潮汐世界出矣。命司五千紀前無無世界。循迴轉轉因昷之胎。一變而成合質之物如前。

修方弟子濟真蕪沐恭畫

午集 二

第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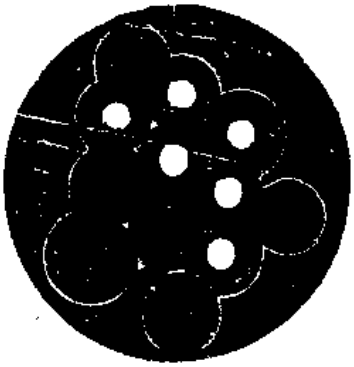


○○
一一○。炁胎之前。三元之始。合而爲一者。皆炁胞也。此五千紀前妙山成形之象。如胎兒初孕日也。

修方弟子濟真薰沐恭書

午集 三

第三圖



○○
一一○。兩儀將分。氣六炁六。（腸中之胜炁六腸中之胎氣六是也）生未分之先。實爲一個胎胞。清濁分後。一胞之中二形成焉。如前圖。

校方弟子解空薰沐恭書

午集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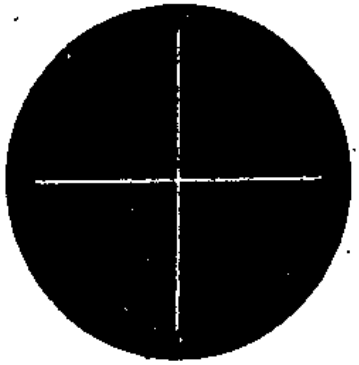
第四圖

此老人在妙山分形。陰陽相乘而成兩儀。四千紀前氣炁分充之真形也。

校方弟子解空薰沐恭畫

午集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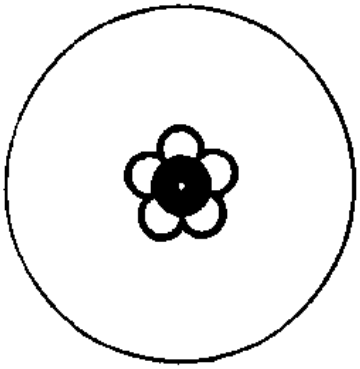
第五圖



太極成形後。乃有是象。此天地既分以後。而物與物競。陰陽之氣質又變。而清濁不分。救徒與教。而數無限量之物與人羣。皆從此橫豎上下一氣。而返回原充之炁胎也。如前圖。

修方弟子法源薰沐恭畫

第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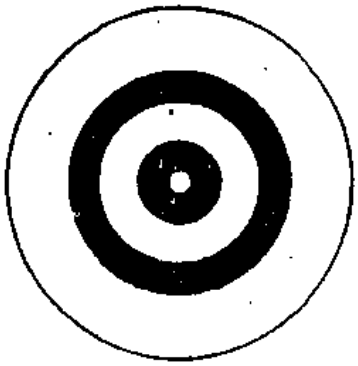


午集 六

ㄅㄛ。時至人羣物識開而復圓。非有各各清光靈虛之珠光。引幽出明。不能回我前充耳。觀前圖即知坐悟還靈之真益也。

修方弟子法源黨沐恭畫

第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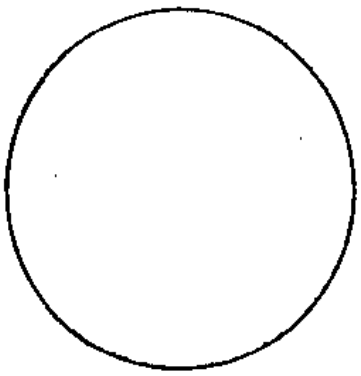


午集 七

ㄐㄧ。前圖皆從先天之炁生化而成。性近習遠。善實不存。惡虛侵陽。三界之宮。清府不潔。五中是潭。真充被消。邪氣愈結。即爲如如似似之境。只要中虛一點精靈不滅。自然易返原充炁胎

修方弟子普濟黨沐恭畫

第八圖



午集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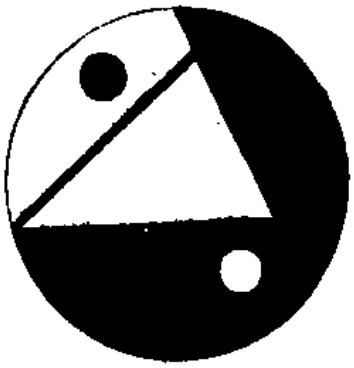
㊀㊀
以。原充反本之圖。上圖三界。回性反靈。爲驅晦入明必經之境。非可以有心泥執而得之也。此境純是反回先天真陽之意。不可不先從初度二度經過。妄用誤會。思又錯已。讀前圖時。仍須參悟已經性堅之句。

㊀㊀ 此說乃三元九宮變化分合要鍵。故留是說。由前圖進悟圖實文靈返旋之旨則可。時時想做到天輪充滿靈圓以後之靈光不可。上中下三元。復無爲爲有爲之實境。有如是也。

午集 九

午集 十

第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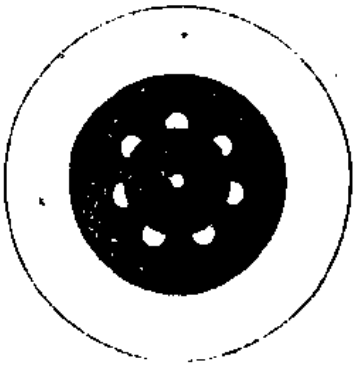


り。老人妙山授形化物時。過經峪普度羣倫。不受陰陽所造之數者。皆此炁功之力。

修方弟子福燁薰沐恭畫

午集 十一

第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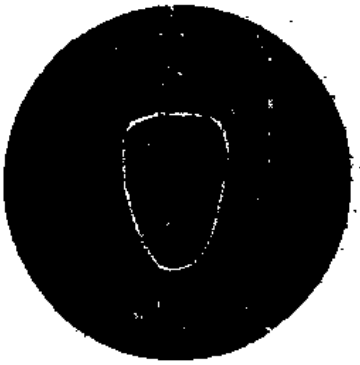


り。上圖七惑奪靈。不獨惡念不可妄生。使炁能守靈。方可永吾三寶。精氣神三者不洩。魄惑無用矣。

修方弟子福燁薰沐恭畫

午集 十三

第十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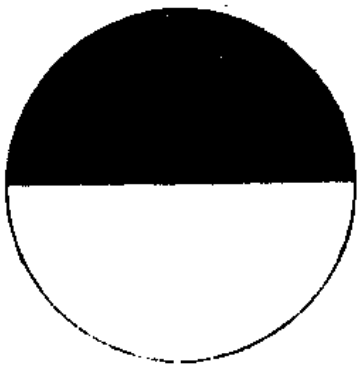


附掌方弟子定寧蕭沐恭畫

○○
○○。求放心者。即老人所定坐功功則。始平而終于默靜。則全陰自能還吾全陽之炁胎已。不可與實功之求放同解。

午集 十四

第十二圖



附掌方弟子定寧蕭沐恭畫

○○
○○。譬惡分途。神人界輪佛鬼仙邪之分。均在炁解之中。譬悟則譬。惡悟則惡。此悟一錯。明者爲晦。最宜慎坐。

太乙北極真經未集卷八

昧靈界輪天篇

第一節　言意旨也

老人過石門時。見一般阿闍黎祖坐于山陳空洞。問吾分界者。有二十三人。同坐于優伽石台。一時青青蒼蒼。萬籟無聲之天。罹霧黯黯。慘澹淡澹。若有見然。若無見然。若有聞然。若無聞然。及有所見。日月之明。猶淡淡而無色。及有所聞。雷霆之震。猶息

未集　一

（全此句時頃呼吾因十九過復還至此亦當如是　老祖先天道指也　紫境註）

息而無聲。諸阿闍黎祖問何以故。老人坐石洞中。諸闍亦不之見。抑若有見。亦不之聞。抑若有聞。如夢非夢。見者輒悟曰。靈而不昧者。皆于是悟。昧而不靈者。亦誤于强悟。是以三界六輪之先天。不能充氣。睟面益背。合丹守不走之竅。屢旦不晏。旦爽之氣失。失之內輪魏藏之體。全靈被蓪。真味昧昧。乾陽全伏。坎陰不生。而兩界俞府之障塞。閉于三充七過八關之間。靈散昧遊。

無所定亦有所定。有所定實無所定。諸阿闍乃明其分界之竅。一靈一昧。靈者不渙。卽仙卽神。卽聖卽人。（眞人昧者界滿。卽魔卽鬼。卽邪卽祟。如何而轉得此精靈先天之神。必借我後天未散之魄。殺惑截昧。正其氣。息其影。鍊影成形。鍊形成體。至體成而後眞味三昧之圓覺靈光。又從後天而返回先天矣。輪輪轉轉。因因果果。其說本此。阿闍黎聽老人之言。所以有三昧三覺。

（四光金蓪蓪參觀自悟三竅合一成一圓之道寶　紫境註　老祖道光處覺在此）

未集　二

（等字註之亦不得明仍須參看心月田步步上上下下者知便易悟到　紫境註）

懺悔日誦日坐之思。生生坐悟。以底於成。成者維何。卽後來圖說昧靈合光三輪化一之旨也。

第二節　發眞詮也

老人曰。靈天有在。昧輪阻止。化實出虛。入幽見明。皆靈體也。守踏入悟。通幻執一。昧徑所窒。皆慾惑也。有時昏昧。心靈七宰。不能隨元充其氣精（時元神充足氣精之時）而上通下徹。欲知上通之功。先求充息之走。欲

求下徹之效。先求元充之守。但走不守。先陽之靈不活。但守不走。潛陰之昧易踞。真靈所宰。即在元充。元充不分。靈虛不分。全在存陽以合陰。合陰以回陽。陽初未復。昧昧之氣有時由尾閭而下兀。濟火耗水。皆不啻用炁火。而惟外欲是奪。則界輪全昧。何者是三寶真覺。何者是八剛真源。源竅所在。即昧惑在。若鐙有光。立吾前者。我不能見其虛靈之地。猶立我前者。不能見我

是即坐到初度頭功能能平指此呼吸調勻而言 愚補註

虛靈之地。如是而昧。如是而淺。逞欲不淄。孰可得閒乎。真竅旋陽返陰。不使虛靈一纖之末。入于光覺靈化之炁海。則脈通經合。氣實體輕。三息十動五氣俱平。百絡無牽。則生生死死。或歸魄輪。或藏氣竇。或隨魂升。或流清腑。一上一下。分界者昧爲靈祉。昧爲靈祉。非仙即神。非聖即哲。古源所守。皆成渣滓。暗藏所昧。皆成靈台。碌碌之石。能如一羽之飛。纖塵之細。能作泰山之

昧息邦靈者

重。虛靈實昧。二者分攻。一攻即返。是謂昧進。而靈光不出戶庭。風輪之首。皆轉練修養。出車入轍。不能先平河車之道。上護絳宮之險。而真靈易泄。不從上回。返入壑魄之間。一息一滅。是有所因。一來一往。是謂有輪。人神仙鬼。祇在體道之虛靈不昧。與此元充不散。而區分之已。

第三節　語真經也

老人曰。阿闍黎祖中二十三人中。有那托

婆徒二人。得超三大千界。不受昧輪之縛。不困慾海之坎。皆得習習生靜。昷昷生升。颯颯爽爽。洋洋灑灑。渾渾之胎。氣胞有物。物者昧也。又忽無物。物從何去。無者靈也。以有化無。初度之功。不可驟進。驟進則憒。憒則散而不收。爲邪祟鬼魔得之。則將如喑如聾。如盲如瘂。不語不聞。不見不動。皆可有言有聞有見有動。是皆虛輪靈輪合乎外明。潛於內庫。斗室之小。萬鐙不明。萬

履之大。一珠之光。能察秋毛。所以虛靈能定。定於炁先。昧氣所惑。惑於炁後。元充一散。諸靈不合。而真養空如。一爐火。一壺水。水之蒸蒸。在於爐火。如火不存。不養之以爐。則水不先枯亦必不溫。其所以故。不善修。即善修養。昧從中來。不因魔鬼巢邪。亦有時而然。此皆虛盈不守。實滿不還。有妨先天清空之府。納入後天未實之輪。輪宮不守。虛府皆障。身之孽業。後體造之。必先

大意仍已述前言不重仗悟者其實其

正體。坐至元充之宮。由實而虛。由虛而實。真味一透。三昧俱化。而吾身世界爲何。亦祇自覺其圓靈不散。而上下往來。如沉如浮。則定養之功。基於此已。阿闍黎祖徒聞此經游行于毒蛇猛獸之途。歷二百紀之久。唐玄奘又發宏大誓願。欲度一切虛靈受縛。世世因輪果。無有已時。皆因靜極思動。小充不能守大充也。此卷虛靈不昧。非聖徒經傳理測之說。乃先後合天轉地之

作用功夫觀亦可悟者自是言氣不言師不

實功。須坐久而白生內府。則界輪分解。自能入大充而脫小充矣。

太乙北極真經申集卷九

蟬蛻穿素命天合篇

第一節　言意旨也

老人曰。後天之體。萬慮皆實。百體之神。一氣所穿。穿之功候。由辏而蟬。蟬蟬辏辏。其濁自清。清而後氣穿。氣穿則中真恬定。中真恬定。則辏氣聚精。精聚而後神結。神結則蟬氣以會服。會脈通於黑骸。黑骸一通。自能收明出冥。不昏不沉。不塞不滯。所

以二度功成。三度必經之途也。吾道皆行於前。未有變質。亦未有今日人質之活。活之一誤。蟬而生懈。辏而復走。穿未及通。萬體俱挫。斧鑿不敢攖其鋒。蝘蠍不敢乘其途。諸實之實。皆成虛渺。蟬之不懈。辏之不走。宿元充中。即得穿徑入庭。亦非普修之法。欲修法必先練炁。練炁又必先普坐。帶極合魄。而后真炁均返。餘焰皆真氣會神。神馮炁轉。不求蟬而自得擺脫一切衆苦

沈集連世界。色色花花形形實實之胞膜。天地陰陽之疾。人身有天地。而疾則不同矣。何謂疾有不同。人與天地。合不能合。分不能分。取譬以觀。其解自明。人離乎地而有登天之思。為有離乎天網而入地中之水。其皆可離。而實則一气一理一命。未嘗秒漏或離耳。引之者气。化之者亦气。如受气引气化。則一身百體之實。皆將不蟬而懈。不辏而走。不穿而變。欲再不懈而蟬。不

走而辏。不變而穿。其孰能窺乎此境。禪寂道虛而外。淵魚霄鴈。不過僅得活潑之機。蟬之也於天與淵也。辏之也於淵與天也。而終不能離乎天正地逆之地之气。隨气而變穿者斯可已。欲如吾道之人。而能一气穿炁。進護吾三度真人實丹者。非蟬辏不拘於懈走。而蟬辏者。則去成遠矣。

第二節　發真詮也

老人曰。上節所言。其旨在天。天命與素。物

各有因。因因陳陳。久久自懈。時時易走。格格不通。命素之功。不回天元炁充者。比比此此。皆從其體魄所散。以散之前。而曰吾心欣欣然得之於身者。又是一樂境。如春日花花世世。深山淺道。有盲聾百為千奇萬錯炫燿我目。而我之目聾已。聾之誠是。而懈於中。則身目皆盲。身目一盲。心目耗耗。見乎此爛熳炫燿之象者。則曰我目瞳瞳何秋毛之能走。不拏而拏。是真拏矣。惜

乎真誠出表。真天已放。而命素常為外物所奪者。聾拏兩途。與穿破一界。不能分進。功修同鑄一鑪。使炁戀素。使素制氣。而後懈從聾出。走從拏分。通從穿來。前陽元頂。得南方之正位。尾骶後陰。得北方之坐樞。左東青府之清寧能蕭。右酉白舍之動靜能適。二中之宮。絳黑相濟。百絡自明。身目有光。首靈虛圓滿已。苟不心先求乎內目之彩。而聾者拏者穿者皆是幻境。入幻不

難。近魔為易。不先求聾。何以大化。不先求拏。何以鎮邪。不先知穿。何以能通。知穿而通。知止知觀。皆從中來。非從命心性功。做到無形形處。無色色處。不可強求躐級。躁工有妨先素也。

第三節　語真經也

老人曰。素者為身之統。命性實功。依之若硅。合之若膠。得气之平者靜者定者。目一

秒息。而鬼神即在目前。此皆素充不統於正。而聾非所聾。拏非所拏。穿非所穿。真素一變而為气。奪水坎皆滿。全離盡虛。欲其不懈不走。而息息相通者。豈可得哉。諸气之本。實在乾鑪。乾鑪充陽。日不見其夢夢。月不見其盈朒。昏兮混兮。皆隨气變。气變奪炁。諸陰散坎。海不能揚。風不能息。木之鳴且。相擊相攪。內焰動於外。則身素皆燃。而坤子不生。炁聾於谷。實拏於命。炁穿破

行通之管由功候念用金鎖還歸十八關節無有真純實證

之開而無正氣則通之則成此竅工夫第之則成此竅工夫均歸於邪非人魔即人怪惑人妖也修道者慎之 老人定

十八經脈也第四節 無地註

湧底。而真素又爲客气所衝。是乃素元主气先懈先走先破。而不能通者之奇創也。會吾真炁。調陰洽陽。命素無濁而有清。去垢而見光。由生者目中見之自光坐功至此。始可脫去不懈而鍛之念。不走而拳之疑。不通而思若有穿之弊。皆非。可以語坐之人也。欲知坐功。必鍊真炁。人各盡能了了。惟鍊炁以後。坐之愈久。鍛之時多。拳之思密。而穿功都易錯通。此其要義。禮義忠信孝弟謹行。俱是約穿之緪。護丹之寶。一有他念。胚胎非是。又焉能求其元素炁體之充。本氣胥歸靈胞耳。

譯方弟子智真薰沐恭繕

太乙北極真經酉集卷十

訶毅接適合篇

第一節 言意旨也

老人曰。洞洞乾元。攸攸坤土。戴焉是門。戴焉是戶。門戶既除。徑庭自無。欲尋真境。從吾身始。身之何來。炁之何在。炁在身存。炁獨得而主之。身返炁息。身不得而挽之。哀哀之身。恬恬之境。多於世障。在人自訶。訶者何自。來自粗莽。由躁而靜者。訶銜乎接矣。由靜而反動者。訶出乎接矣。欲救其弊。先從後乾化合後坤。操陽懾陰。反動爲靜。則可免乎出接之失也。由接者何即承銷化而復歸始而承凝之弊如救接。去適不遠。適歸於我。其毅自在。一毅一適。皆無躁躍之害。此害一免。一日一度之坐。坐如是也。一日十度之坐。坐如是也。一日夜長坐之坐。坐亦如是也。以如是爲如是。無不適且毅也。以如是爲如是。無不訶且接也。昏昏之體。我訶之而

開如是境字乃功候中一步一步之關節不可開關過當作開文誤者 老人定

晶然矣。冥冥之氣。我轂之而坦然矣。懵懵之突。我接之而展然矣。黯黯之路。（身洞是也）我適之而運然矣。由是而洞洞之乾。攸攸之坤。培乎後乾。返吾先乾。在此一訶一接一轂一適之中。由是而復乎先坤。濟乎後坤。亦不能出乎此一訶一轂一接一適之間而已。

（正覺息心章　訶轂接適皆從心行命四字中求之）

第二節　發真詮也

老人曰。老人自石門過經峪時。見乎木石之中。鹿一鶴一猿一龜一。問吾自來。問吾自去。其時老人從者五十六人。皆咤爲奇異。不知四物蠢蠢介介。皆有道用。鹿之鳴也。聲乎訶已。鶴之息也。氣乎接已。猿之默也。體乎轂已。龜之潛也。身乎適已。老人語從者五十六人各各自悟。一悟即得。而後吾與徒從行經一地。一地之方。皆能合坐。順而適者。有反光回胎之妙息。精而接者。有挫曲入明之現色。定而轂者。有潛後伸

（而真之於物物能守而不使物情其入性無復故得四物之一喻人能得其全而不使性識適方可方值即訶皆有分齊可收回先天復殺元胎也　老人處北都工夫即可引離中虛力行知訶轂四字當是首易了了　蕊珠註）

前之息行。準而訶者。有必剛還柔之實用。其間工夫。人各不同。地各異致。人各相同。派別又異。所以門戶徑庭。關者自關。無殊關者自關耳。老人復回石門。語數十萬衆先派諸方。一一唯唯。聽吾法言。俱躡上乘。妙山道昌。實基於此。訶也轂也接也適也。成之者各得所途。不以體類分。不以歧功轂也。則去吾道丹息胎復汞裏之間不遠矣。老人此次經言。實功皆從悟中捉有。思

（正覺情胎章）

中覓無。惟訶轂接適四工。得一不能定游。亦可却魔避障而延年也。

第三節　語真經也

老人曰。黃極何始。吾訶之則知所始。吾不之訶。亦自不知其所自始。訶而後知。知者維何。接之是知。接從何自。自吾心始。心知所始。抑知所終乎。知之則轂。轂又何自。自吾體充。體充何來。來於不訶不接不轂。不訶則目耳皆由粗以進精。不接則由芽以

內外工夫亦有心可著至無心而得之者 老人註

歸一。不輟則由內以致外。內外一致。葅素皆理。精粗胥分。而後目中所有。耳中所有。心中所有。皆成渺渺杳杳之境。適者之始。從中來已。觀前則衆派不一。心有所詘。而宿障即阻。心有所接。而魄惑即攖。心有所輟。而煞魔即動。如是而欲宿障之不吾侵也。其惟坐乎。如是而欲魄惑之不吾觸也。其惟坐乎。如是而欲內魔之不吾犯也。其惟坐乎。如是而坐。如是而適。如是而適。如

此積功不可強更不可躐能至到此時方如是境界皆成實境 老人註 如是二字又是頂前語約言用 張通註

是而坐。坐者適之。適者坐之。坐而後止于適。與坐而僅止于詘者。誠不可道路計。以適而後觀吾止境。亦猶醒醒而悟夢夢之境。悟乃是徹。徹乃是悟。悟乃是通。通者適之毋體。毋體之豐。後乾後坤。安有不豐具裏厚。以具後天毋體。而求後充前充之剛寂。胥歸寂定哉。老人語此一節。皆因初度之功。坐即得徹。遺不若二千五百紀前氣賦之堅。然豐虛之體。又不若今日。是以有

此初度合度經旨。即詘接道充之功夫也。論是篇也。四字分言爲二段。淺言合成一脈。詘接一段。乃是尋常坐功。即須注意疾病憚倦。皆防詘而後載。下不能接中。中又不能接上。真烏錯走。不可玩而試之也。以論毀適工夫。則爲引二就三最捷妙徑。先有詘接之功。離之以毀適之思。入三脫二。無時非吾見吾。即無時不有吾言適功也。是在二度前與二度後崇實之大道耳。

譯方弟子 佛願 仁性 蕉沐恭繕

太乙北極真經戊集卷十一

尖離披合合篇

第一節　言意旨也

老人曰。前篇所言四物之用。有功同而候異者。有候至而功未到者。此何以故。尖披之理。不能通也。尖者在後。披者在前。一尖一披。黑潭之氣。上通黃庭而沖天關。下注黑祖。仍歸丞胞。由由而外吾之體。復入內我之境。其境之大。如空濛之氤氳氫氳。散

黑祖丞胞之間初盡真通兩關要久延時後空仍不失初步之得真爭　老人定

而不知所止。聚而不知所終。黑黃兩間。惟我是存。所存之體。即後息反回先息之體囊而已。彼若妙山。觀止乎北。妙丹之成。觀止乎南。乾離坤合。一息之身。萬息披焉。萬息之體。一息尖焉。尖而後披。始可離而後合也。人之所異于四物者。尖披能變錬。而四物功尖候披之有不同者。離合不難。離而後合。又不若合而後離之爲難也。離而後合。皆從　至此功候。胎海必先盡

此段是說工夫之難不可以前例視之也妙境方能觀玄胎真合而後離皆從真定而歸來也　老人定

而後輕。胎海之炁。始能化有爲無。而真炁尖焉。氣子披焉。于何知之。洞明乎離合之交。一潛一放之真體。胥從尖黃披黑而來者。即在參悟四物之功候。參異取同。是去玄竅之要不遠矣。

第二節　發真詮也

老人復與石門諸弟子深言尖披之妙。其從者五十六人中。知此妙工淺即深。深即淺。然後二十三人得成最上乘妙臻者。抑

惟有由尖而披而已。所謂尖者。尖吾氣也。尖吾體也。氣尖而後七通。七通而後陰目開。陰目開而後陽體回。陽體回而後真炁上披天目。天目可披。則山川草木日月雨露。照也臨也鑒也潤也生也長也流也聳也。是即人身天地。同是氣胞。與天地質化之異。而其形成則同。所以有身有魄有神有感。皆爲奪吾披合真真炁海之利刃。不先錬尖。如山之聳。如川之流。如草之生。如

七通初度工夫必作至陰目開時則初度又通一度陰目何在見處自而一總下語氣神即是陰目開處　老人定

七通總也　慈地註

天目開本是二三度工夫綜合之時全身心目成大圓覺皆天目也　老人定

是者是一節合而歸本之言也　慈地註

霜之墜。則尖功一離。卽而不得復接者。猶其小失。一離胞胎。胎息是阻。其尖雖成。亦不過與四物同候異功耳。總言尖之功成。如日之臨。如月之照。如露之潤。如木之長。是爲正果上乘工夫。而後離乾合坤。合坤反乾。陽離陰合。陰離陽合。皆由尖合披。由合反離也。離而後靜者。合披爲易。無異離而反合。轉尖爲披。爲尤易易耳。二十三從徒。竪于此四物之功候。老人乃有引深入

此段總合工夫如圓日日光照東壁冬日天冰雨地積其前分氣象也　老人定

戊集　三

淺之說。練難爲易。不以先禿後氣之分。而有成敗得失之誤也。尖披離合四種工夫。不難于初進。而難于將成。卽三魂時白光生笙簫如白龍仙神鬼祟妖怪總魅之屬。以及聲色雷霆風雨之變。且有天魔以外未來之機。皆足以動其有成已。吾道以妙爲妙。以正爲正。以安徒靡徒二人得之。此艱窘之境。其成果則較後之諸徒爲尤速。何故。讀普安呪。與真武經。自可略約悟到披合工夫矣。

妙哉卽此正是真也是乃卽中之真氣中之卽虛卽實大道原是不離之體用　老人定

語真證化合工

第三節　語真證也

老人曰。一物之微。必有至末。至末之微。必有所終。終之至末。卽末之始。其始其末。其終其微。皆其尖候。是候之來。有順有逆。有堅有虛。堅者虛之。尖而披已。虛者堅之。離而合已。欲明離合之道。先培尖披之基。其基云何。虛靈是也。欲吾虛靈不走不散。尖之于吾上虛玄門。卽所謂尖之噌噌而披于外者。如苗者易成。尖之而披于外者如梳。去成不遠。尖之而披于外者如梭。則凶。

此段全從靈光圓光如守是真披而按圖光如散是乃披而按已　老人定

戊集　四

其尖其披。二度後功候漸潛。而坐體如羽浮波者。自自悟見。自自能收。見之收之。有離有合。離者見其尖。不可使之散。亦不可使之凝。合者見其披。亦不可使之垂。更不可使之平。總須由不著力處。使之合抱於兩端。而上下圓虛成鏡。功至此候。物欲不能擾。山魈野魅不能驚。鬼祟妖怪不敢近。雷霆不能動。萬籟無聲之仙。先神尊上帝。皆有測汝貳而不貳之時。是在成者自成。

如羽浮波初從浮沉有此現象的確可解坐成定境之語　張地淺註

通體散字不是散漫就是總提活潑潑地　張地淺註

不同或上或下或大或小或遠或近或花真趣之神情畫　張地淺註

此段總結解來有可證大成者而言所有

不可泥于心中之尖離拔合而有所捉摸。祇須用一堅字到底工夫斯可已。

宣統 印 方弟子 宣統 修如 黨沐恭緝

氣一成胞胞一天地合篇

第一節 言意旨也

老人曰。前經皆吾老人與石門諸子所言悉解。一放萬彌。萬收一歸之旨。何者可成。何者可修。修從坐始。成亦從坐始。是以木石同登。因木石能靜於人。能堅於人。堅修堅坐。靜修靜坐。靜靜堅堅。皆真誠之氣胞中正充善豐也。

之氣清而爲天。正充之氣濁而爲地。清濁未剖。元吉在中。剖旦清濁黃判玄分。人出於斯。而後天地之悉解愈不可解。何也。是在豐昧動靜之間。一動即昧。一靜即豐。動靜靜昧。抑有辟而昏者。氣胞之初往往有之。譬彼濁流。萬無清日。不波不風。倣倣如是。皆氣渣滓。不有此氣。真悉之火。曷以生火。真悉之水。曷以鑄丹。欲求此理。先觀氣解。氣解午裡中悉解一明。真鑪在握。坐久

觀成。如毛遇風。常坐却病。亦可延年。二千五百紀前之靈機山。卽樵木也。石質成形。化人而昇。平摩新宮果佛之徒皆是。

如是天地人本一炁胞。一個炁胞。天也地也物也人也。卽人卽物。卽地卽天。回回是炁。回回是體。生生是炁。生生是體。氣體統一。合爲炁胎。分爲氣子。息息不回。氣胞將熄。如火之燼。如蠟之敗。見敗見燼。人如是而行深者。其軸必凶。物如是而質

夏者。其化必劣。欲修吾身。先明氣一。氣一得解。萬化俱著。一不識解。萬險中來。此乃經綸一本一束。坐坐修修。功養功候二者。最大門徑。修方諸子。不可不先悟徹炁解。別有用心。亦徒自失。道本與性根。命何云乎哉。胞由氣一。一由炁來。皆吾初基。

第二節 發真詮也

老人曰。人初之炁。天地也。天地之炁。炁胞也。合而語之。無天地之實質。無人物之實形。烏而後化。化而後合。全在真宰。一豐不散。一昧不蔽。能得乎此。庶可近修。近修易成。無墮無墮矣。所言前業皆本也。所言後業皆苗也。木之有苗。而棟幹枝葉香有基焉。本固已。而風霜雨露之剝。不易戕削吾木。先胞。此先胞也。存之爲我。失之爲滅。奸靜緣緣孤獨緣緣乃緣欲脫此苦。先救吾豐。吾豐不救。何以歸光。人世之變。皆却之導魔。身心之業海。性命之關鍵耳。彼夫世

喜舜也草草。跖也草草。何別何殊。善惡別殊。此則一修內行。一傷外行。修內行者有無福害。有之成者知之。傷外行者。有何歡娛。歡娛之境。一胸皆成愁。要哀悔。雖有歡娛之境。不如養吾豐體。修吾根。鍊吾氣。踐吾言。行回吾豐。而後心爲我。使不使我爲。使吾豐。雖曰跖徒。亦可登岸。不過成者甚夥。得參誠戾。皆能消除氣胞些些濁障。天地清豐多見照

熙耳。修道諸子。大概知之。惜不能親靈試之。將來氣脈轉脆。莫懸斷究。修行立德。先從道始。不可前樂是視。烝脆氣一之樂。天地間何有已時。身存吾存。身還吾亦存也。若修此行。是謂上乘。道統合一。六籍大化。責在先靜。不可慢切。有傷風根與本靈。斯可謂之氣解后一萬萬千紀不泯諸佳弟子耳。

第三節　語真經也

老人曰。一烝之火。火不能生。水孕之也。水輪心始。氣胎之也。自有水胎火孕。一氣萬化。一合腦海髓山。基之于先天正充。三元九宮兩儀判然已。此集前二節。言昔日授經意化心觀之時。言語未備。文字未著。歲時不恆。有時補綴之分。有三百六十餘日。有一歲數次。古荒無攷。人不之見。亦不之聞。古遺荒渺。安識其詳。是以坐悟之道。思本思原。修氣鍊形。還吾先天真烝。俄頃之功。生白定游。

萬俗俱化。萬念俱合。化合之功。首在全真。全真之用。首在養氣。次第候到。命定性圓。道統成矣。其成道統。心搨還而固無難境。實則難經之途。頭頭皆是。自此集上。均有功養功候之分。一不參悟。錯綜紛雜。皆入葫蘆。真烝反收。客魄感奪。惑奪而後氣融神走。空靈不附。膏質體形。皆入刼網。坐之可挽。默然可還。全在一靈所制。制靈無惑。真烝來復。潛乾伏坤。都從海水炊飯熟。冰

寄報花開。十五千紀一結實。十五千年一回輪。三十輪中多此因。五千萬仙皆先果。有花有果。陰陽是主成先根。先根成時。氣解又回吾妙山之靈。是真一胞。是真一烝。一烝分數胎。而烝解一輪。實爲上乘。萬教修祖也。午集圖說。坐修養候。皆爲石門心授形習得道普度衆衆妙諦。肩者有徒。成者自悟而已。

修習弟子　黑塵綠綺　方弟子
校訂　　　薰沐恭繕

太乙乃後世尊吾北極初判敬詞。真經又復後世因教而定祇語。吾於二千五百紀前。自妙山出。救諸劫痛苦之數。曾授石門經峪一次真語。皆從下末而返上始。所言之旨。今又濟壇得聚諸方信善士信女人。胥虔坐禱真言。以爲出俗超塵之筏。兩三盈腑。本經始克先告厥成。其間變幻不測之事。忽焉而合。忽焉而分。皆吾司測之靈

證功證過所生之境。此經成藏。不過三十六分。非限之也。實緣功獎未定。定確適職。尙待平默。不以矜能躁進偏事急功爲念。吾皆可以許聽真經。一志求道。不分中外。視若一家。將來午經正集產世。合觀是篇。自可證驗。其前四集。無大奧交。（閏次辰集）以下。均要參看圖說與疑註。豁然通悟。較坐猶是一途也。不可隨流誤與中下者忝。

（不讓于之謂聞不可輕藐在道士刘宏）吾道大昌。出劫出

數。道有正歸。必自此經始。亦必自此一地始。諸方弟子遵旗。

（閏）親授乩沙

太乙北極真經十二集終

（李監下葉於在方檢方）弟子（歌頌德性）薰沐恭繕

經語

吾奉
師命傳論。謂是經語。即前授之經。皆從石門本經抽出副冊。先授爾等。爲引心入靈。悟回先光之本。與起蛇山道書不同。彼冊專重指悟。此冊全在心領。不可自是。更不可捉摸實理。此篇已經以下。皆是心身性靈原理。在於指悟。
師命定疑。在於心悟。吾又遊篋。是在善悟者。去矜去躁去急去偏。默然神會。未讀書者。得人口述。尤易貫澈。因不硬從實處尋字字句句之眞義。而後眞義自在圓充之中也。諸方識之。

箋註弟子慧地恭畫

代宣方弟子福泪蕉沐恭繕

領經須知

一太乙北極眞經。即眞經副集。庚申冬傳授。

一太乙正經午集。即眞經午集。癸亥夏傳授。

一修方領得眞經副集後。滿三個月。願領眞經午集。應向原領眞經副集之院。聲請統掌院監具疏。連同經價十元。併寄母院侯奉　判准。遵期恭領。

一領經後。應虔供淨室。不可污瀆。（如無淨室即供案上）並不得任人翻閱以昭鄭重。

一經案應常供香燈。大米小米清水各一盞。水米逐日換新。（水米有不便者。香燈不可缺）

一經案前行儀如下。揖。跪。一叩。六上香。進表。五叩。起。揖。

一遇朔望時。闔家人等。均應依次行禮。

一眞經妙諦。重在參悟。非同符籙。僅供供奉。

一閱經至眞經副集中未集第一節（亦誤於強悟）句。及眞經午集第二十四節等十四錄（而為輪界造乎終始者也）句。均應遵照眉箋所註行禮如儀。

一遇有災患。可至經案前潔誠叩禱。默誦聖號（即至聖先天老祖六字）百遍。如有疾病。可將供水煎服。

一修方如歸道時。應將眞經焚化。用黃袋恭盛隨身。其有奉

判留遺後人者。應由其後嗣承受度供。奉

壬戌三月初五日

老祖訓無

如男女修吉屬纏時均須請統掌前往誦其修方家屬一時同誦統掌立誦家屬誦聖號六十遍聖號面北家屬不可乘哀總以歡誦時心中目中皆見化者已升天矣凡受請各宮者准帶證頂元冠土色堂袍壹對兩領外衣第二扣

序

佛家之經出於翻譯而推其始實亦後世追述而作非　大雄氏自著記其說於貝葉也儒者之經只春秋詩禮易書出於　水精道祖至聖素王之編訂刪增五經之外又有四子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雖爲儒聖之傳亦非尼山親筆只吾道家經典除五千之文南華之經與參同契三經而外其餘皆從乩降故其中眞眞假假不可端倪於是術士僞托方士假借因此汙儒俗釋不辨眞僞鼎以不經謊謬目之矣夫華山宗之集經典也出於陳公手定其全編其第一編所收者除拙作而外悉有本源之精蘊是玄學必讀之典雖考其源流是乩鸞所傳而眞僞邪正之分有目共睹其中所示所傳眞僞雖不可知而其理論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自是人人所必服膺者矣眞僞何足與俗人辯哉篇於道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者得之自然錦帙以藏焚香以讀神明以奉之矣都生者奉師命刋經傳示世以修其功德了先人未了之願至琪嘉尙今排印將藏訖序於吾老人因後世天下之人難免無疑吾經典不眞慧乩多僞仙筆多方士手法及狐鬼假名者吾作序言用戒以人廢言者況眞僞之分全在誠與不誠篤於道者自眞幷欽都生之慷慨不信者任其以不經置之嗤都生之多事也

天健戊辰年又二月二十五日

南極老人降序於佟氏之春夢草堂之別館

序

晚近之世風俗日壞人心愈壞邪說潮流正學消沉淫書僞籍學子視爲寶筏聖典聖經俗夫視如草芥夫如是國安能定民安得豐大邦安得治哉幸有少數行善樂道崇信正法敬奉仙佛之士或開亂壇以修功行或結道社以施慧業種種善業濟物利人或勸修道登仙或刋善書勸化縱然爲力有限然而造福無窮此等善事善人正是末劫之救星勸挽人心之柱石也今也京城佟氏子法嗣悟玄集同志開壇受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帝簡開宗門蒙　陳公希夷渡爲華山宗派第一代門人因此道侶皆率一堂又有都生悟誠侍於壇下語云德不孤必有鄰佟生既篤於道都子爲善猶不肯後人佟生化人以言都子勸人兼能刋典傳經二子者力行善事如是眞叔季戰亂之世所鮮有者也因書中所集靈感大道之秘經更非等閒善書可比此編一出吾道自此昌明庶幾有日可待矣二子不無功勞於大道也吾樂其善而作序言

天建戊辰年又二月二十五日

太玄道父序於雲鶴洞天

序

經以道名乃　玉清至聖傳世之經常大道行教化人之具也今　華山宗祖陳眞君希夷先生集道經之最秘最要最明顯之闡道化人之經典凡七命成一編用以教法嗣化世人正俗傳功法之訛闡天下先天大道之正華山宗旨之純　陳君渡世之心如此之深長而法嗣悟誠刊行代傳之功顧大戊辰春是編開始印刻吾喜闡道化人之寶筏出世有日故降此文檃作弁言

戊辰春上己日

漢壽亭侯雲長氏降筆於雲水洞天之洞雲天鵝壇席

序

昔張氏之洞有言凡自顯功名學業不及人欲求留名於後世者莫善於刻書而張氏作此言於兩湖書院爲當時士林之黏因彼存闡教之心此語已錄於文昌桂宮之籙突刻書之善有如是者夫張氏乃清宦名臣一語之善竟可通神況實踐於行者乎其功德當倍於張氏突悟誠都林今爲了先人之願承乘　陳祖之命與　關帝之訓而印是經共七部合爲一編其事由蔵向吾弔序因前此各序諸眞言之籙突既尤其詳邃誌數語吾以寒責

天建戊辰年五月六日羅浮大隱降於洞雲壇次

序

經者徑也人之所由之徑也吾

太上說人之徑於是著五千道德之文此吾道經之祖至今日學者日衆丹經如林其中眞僞雜出實爲學者所難辨且寓言隱諱足以引入岐途故修道學仙人多異視其所以然者莫非丹經方士使之然哉殊不知仙眞修養陽靈者即儒家心身性命之學也只是方士丹經誤了原由說藥說鉛講鼎講爐致修行之士誤入岐途吾渡人心熱濟世心誠於前頻說太乙金華宗旨一書又於康熙開說閫幽問答一卷雖爲指示法嗣而作亦欲示天下後世也然而人心不古竟有以邪說雜入而冒吾言者實堪歎息即同善社印行者看鼻尖二段是也夫吾說此宗功夫始終回光守中爲旨看鼻正是虛光於外吾何自相矛盾若是

華山宗玄水洞天印行

哉故今日都子刻印各經及吾二書吾聞甚喜好善樂道若是故乘雲鶴來降此壇草草數言用序篇首

天建戊辰年又二月十八日

純陽老人呂岩序

序

道原於天載於經典故經典之爲用乃天之載道之器也夫道家之經原有道藏之輯共有八洞十二類之多誠爲巨帙然衛數居十之三二醫藥亦居二三後人僞托爲言亦復不少榜門曲徑尤其不乏故其書雖富而雜雖博而冗正所謂白衅有玷爲瑕甚巨也況所收之衆眞堪汗牛實非寒素羽流所能力致其巨而等於無反不若簡而該之爲愈也丁卯之夏吾既秉承　元始道祖玉清至極天尊之命宣揚正教開宗於清都而法嗣侈子悟玄有志於著述刊行秘典留以化人屢以此事請益然侈子憂力之不逮吾亦欲早覩厥成而未能也戊辰春二月有都子悟識來壇皈我宗門渡爲法嗣一日都子問先世功過於嗣聖因發願而刻經吾遂輯大洞玉樞清靜三經暨道德二眞言太

華山宗玄水洞天印行

乙金華宗旨及閫幽問答二書藉共符七卷爲長陽之數於是輯成一帙都子遂付手民吾今樂觀厥成因誌都子之功於是乎弁言

天建戊辰又二月十八日

華山陳希夷序於洞雲壇次

序

今世風俗壞正義乖人心偽大道淪替修子悟玄燕市布衣志在雲霞心輕名利於是結壇求道昔萃清流期了身心性命之功免造化生死之苦於是感格陳祖開華山之宗得渡爲法嗣者十有一人焉悟誠都子即其一也一日都子叩功遇與先世罪福於

關帝帝即示以印書之事都子當即拜命願捐巨資以了先人未了之心精藍鬧揚大道之意其孝其誠有足多者其事故在先人了願從此是經一出大道之眞諦從此得現世之有志之士獲此一編不異探得驪珠親承秘訣者矣其功豈不偉哉是爲序

天建戊辰年五月端陽後一日蓬嶠外史何一陽序

序

世俗聾道之士慨以丹經爲圭臬殊不知丹經乃方士僞造所言悉是傍門本宗素奉正法得　陳祖先天的傳又有了悟指示功夫自然爲天仙嫡派先天正宗所學既不同凡響世俗之丹經自然塵芥矣都子悟誠既印大洞玉樞清靜三經金華鬧幽唱道修道四典吾鑒於諸生志道甚篤都生印經傳世之心尤誠況大洞寶文爲　元始天尊寶珠光輝所化之文爲　太玄道父請授方得其傳玉樞寶經亦　元始天尊爲衆眞所演世人少重視也清靜寶經乃　太上纖五千而闡無爲之旨唱道眞言乃　南極古聖唱明大道之經修道眞言乃白聖玉蟾演修仙之眞理太乙金華宗旨及鬧幽問答一書乃　孚佑聖祖闡揚先天秘密之文此三經四典者眞修仙切要之至寶也彙而輯之正吾道之寶後世之修行之士得此一篇勝於歷訪雲山求師叩訣矣都生之功於大道也豈小也哉

天建戊辰年又二月十八日

遜東張三丰識於正學社壇次

序

夫今世學道者之衆牛毛不足喻其多道書之刻充棟不足擬其巨其人其書求眞修道不僞托直接了當不涉寓言者十中無一二也今都生欲廣秘典之傳刊刻三經四典爲一部其功於大道不小於渡世爲更大今將面付手民余遂題詞以誌云

天建戊辰又二月十八日

白玉蟾子題詞於京師洞雲天鶴壇

華山宗道本洞天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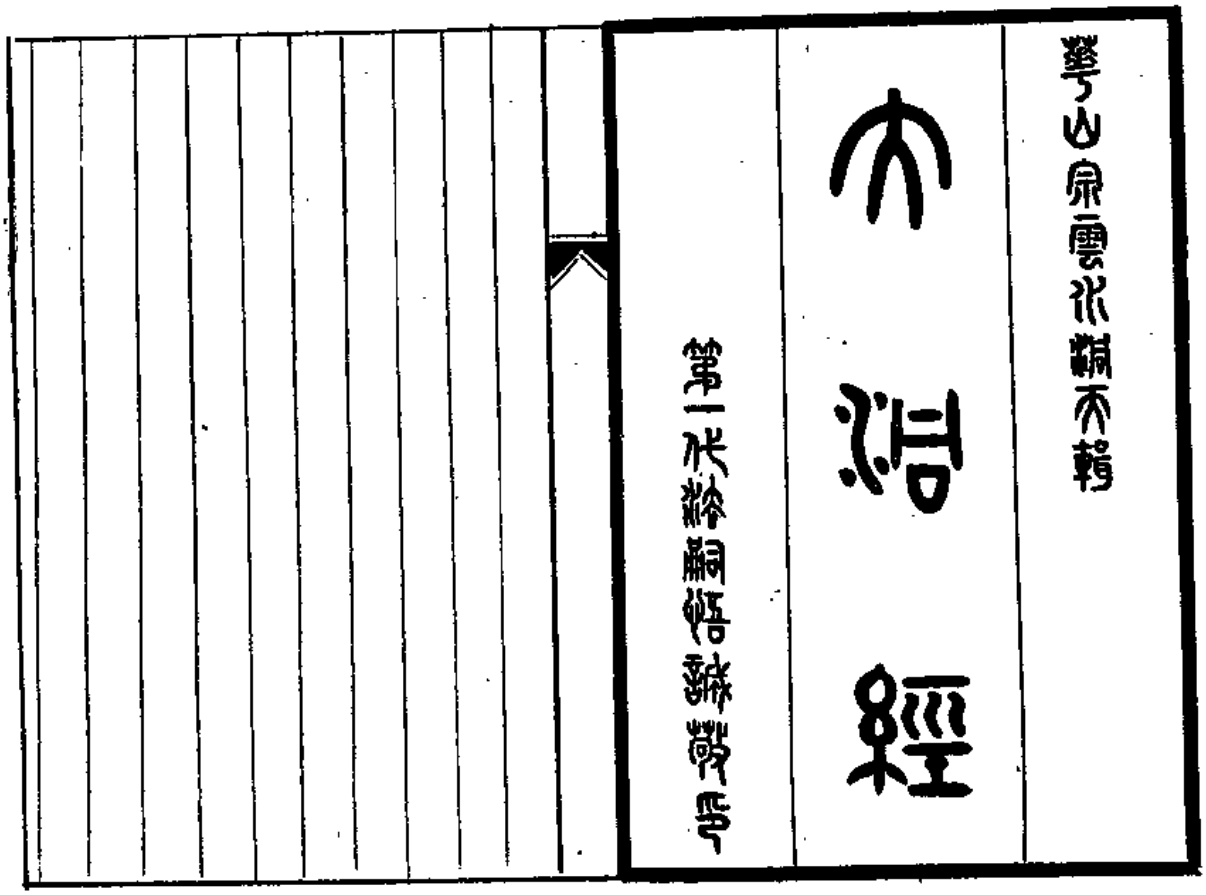
序

吾自舞勺之年即遇異人及弱冠隨侍家君入川又逢 李明陽眞君與 洞玄帝君三丰張祖然由來傳秘訣不過指示邪正眞僞而已雖吾所遇如此而邪宗僞法亦不一而足兼之邪僞丹經亦涉躐不少其中得較眞切明顯質無一二也先尚視爲秘寶及遇 聖師始悟其爲庸士吳今幸得脫形骸略其蟲性辱承 師命重到紅塵渡拔故人兼化衆善幸賭子心篤於道感格開宗 陳祖渡世心深又集秘典示諸子與天下後世用意至深切也都公悟誠今爲了先世之願印刊此經今而後天下修行志士果能得此編誠心研窮不但得眞諦於卷中世之黃白坎離龍虎鉛汞鼎爐藥物火候姹嬰諸邪說女關守中眉間脐內鼻尖吸呼開闔轉車結胎出神與夫採戰閉丹之偶邪宗僞術悉可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辨其非吾大道之眞正也今 陳祖苦心化人集成此資後慈航都君即傳以廣師恩其功於大道也甚小也哉敢道人不文謹成俚詞志其原由云耳

天建戊辰年三月初三日了悟道人謹序



大洞經原序

大凡事之有其究竟者必有其原來如洞經一書人但知爲吾學道之書而不知乃吾祖述之書也人但知三十六章之是守而不知三十六章之說複也吾久欲定正惜未得人即有其人始似動恒繼訛虛澀或半途而廢者有之或已成而疑聲者有之嗚呼人多若此吾何望焉是以急欲定正而終無由矣即如

本朝大吾道之化者賴彭氏弟兄（即彭本史定求聲）發其源其始之勤勤弗懈亦不可不謂爲誠篤者也機則矜奇自滿以貴忘功始終不無二致則亦奚足尚說下此則淺嘗者愈裳甯堪問耶雍正五年冬有舒岡司教金本存疏呈洞經原由乃稱久欲欽依女範刻志修持深苦傳本互異

實難遵守懇恩救仙定正詳註以便刊傳以廣大化閱之適契吾心且喜本存之勤恒也固救某仙與某人爲師令其註明傳世不則某生亦復忘慢視爲可有可無經年於茲功無十一其中雖有頗可取之人謂師解註而諸仙亦止依諸傳本爲之訓詁凡章句之訛複與夫洞經之原來究竟卒未之言也吾苟不親爲詳本末定章次正字句則本存之棒誦刊刻不惟徒費心力而且以訛傳訛貽誤來盛將莫知其底止矣然吾欲親正究難得人幸天道不終剝剝極面復人心無悉困困中有享本存面外復有輩如琪其人者矢志投誠皈依吾化吾見其年雖少其信頗專爰命代吾傳筆定正字句之重譌序解章目之始末自序經以至結經共二十四章皆述吾成已之始成物之終者今一一爲之揭示如每章皆有元始天王曰之句以人看之似即吾師所授之玉經而

不知乃吾得道之後復蒙吾師授以蒼胡龍寶珠其珠光煥爲彩雲結成此經蒼序吾入門求道保元以至成道度厄化幽悉由吾師授以玉經而得以遣夫太玄也其必冠以此五字者又吾於珠光所結經文之上加之以誌不忘本之意至吾師所授之玉經自吾得道後吾師復秘於大洞矣其傳世者即此經也夫此經自太玄受後歷虞夏商周秦漢唐宋而迄於今雖經興廢其得不迹熄而存者諒多記傳鈔授故錯訛互異以至於斯吾今者因本存之誠懇華生之信篤故不厭煩喜親降校正俾本存奉此刊傳以爲定本庶後之修習者得其源矣時雍正六年戊申五日文昌帝君序於蜀滬永濟堰

大洞經示讀序

文昌帝君蒙元始天王授以大洞玉經潛心竭力修持於大洞之中久而不懈以至成眞證道其功德皆由於是經也爾金本存志切修持心矢誠篤故感帝君親降爲之校正定本爾亦能謹守刊布力事誦持十餘年來功未少怠實屬可嘉昨又疏以玄理幽深無門可入哀求詮註時吾承值帝恪乃蒙勅令爲之指點聞命之下殊深惶慄蓋大洞仙經其間文義幽深詞理玄密即上位仙眞亦難窺其妙蘊況吾輩乎今既奉命敢復何辭但就吾素隨帝君以侍元始天王之側竊有聞其萬一之說謹述之以告用爲讀之之方可也若曰詮註則吾豈敢但願後之學者就吾之指示深思研尋涵泳貫通久漸自徹其微以悟夫無極之眞矣是集鈔成當名洞經示讀云爾時乾隆丙辰長至日斗口魁神馬天君序於蜀之大定館塒

大洞示讀註釋　禹陵無我子何休思原輯　古心授陽子金本存原校

華山宗雲水洞天刊　第一代法嗣悟誠都林謹印

第一代法嗣悟玄修性悟陽吾齡悟證孟豁昌悟明馬德源昌敬校　悟眞傳恩海悟正海岳悟光本瑞是悟本岑昌敬校

序經章第一

魁神曰各章章旨已蒙帝君降正示明惟信受奉持可也至序經三章不過述帝君受元始天王傳授洞經之由及修持之功用示來益耳結經一章乃言洞經之效文理明晰可毋庸註玄契諸章一如毛詩小柄以紀帝君修持功驗以明本章之義俾崇修者知所從入也但須篤志勤恒潛心默悟自得其意矣蓋亦不必多贅

道言背在龍漢劫初元始天王出大洞玉經於高上玉清宮命吾演太玄次玄之道吾自是勤誦不輟元始天王見吾求道心誠遂以太玄之音流無玉清弘大帝德合一之道示九統之法傳九光之符吾不敢自私固公之世人能誦之登齋修行自然萬神歡慶萬靈護持萬神感格萬仙翕臨可以飛度三災四煞五鬼六害七傷八難九厄十惡立望登仙入聖不待有所作爲而自無不爲也苟不誦之由是善念浸滅惡念日增何以登仙入聖乎有能弘施無窮功德廣刻大洞經文普施天下觀望以爲典型則玉帝降鑒而飛天親迎突然不獨可以榮本身且並將歷代遠祖歷劫種親俱可以超昇而更生突世胥接仙長爲貴人功滿道備骨肉同昇乘龍駕雲上朝玉清

序事章第二

帝君曰此章名序事蓋序吾學道之時惟識心不一直至七炁覺悟同歸一元而與吾師元始天王共飛昇於九天也

元始天王曰眞陽帝資老

眞陽乃生物祖炁天地未判之先一點靈光無極之眞也主宰之謂帝資敬之之意老尊之之意

受事會玉皇

受事受之以事即當應也玉貴之之意皇大也玉皇上帝即吾心之主宰本然之理是也會之者凡事運用於一心而無不得其主宰之謂即當靜也

滅魔除穢尸

魔情識之魔滅之則無意念之雜穢尸臭穢之尸除之則無形骸之

役

百司諸絳宮

百司百體各有所司如耳司聽目司視之類諸至也絳紫紅色絳宮心宮也心本赤故曰絳

逸宅丹玄內

逸安宅居也丹紅色陽也玄黑色陰也蓋先天陰孕乎陽而陽含於陰中故見其丹玄之色

五炁結十方

五炁金木水火土之精炁也結聚也四正四隅上下謂之十方即天地之中也

七轉司命至

七少陽之數轉復也七日來復陰盡陽生之候司命至則天命之理得

三恒召仙公

三純陽之象恒還也謂降虎伏金來歸性之時召呼也召仙公則長生之道備

泰山主鬼者

泰山東嶽主宰也鬼者陰之靈泰山居於東方乃陽氣發生之地而陽統乎陰故主鬼也

急按三官中

校勘也三官天地水官也即人身之三元

十德初感基

十數之終成也德即天命之理得之於我者至此則成德有其基矣

同飛七覺元

同飛如鳥之飛七耳目口鼻舌身意也覺悟元本也七竅皆悟其本來而不同於冥頑之氓即所謂七竅相通竅竅光明是也

此章言眞陽之炁乃生化之宰至貴至尊人能全之則萬理皆備時而受之以事返一貫萬化左右逢源內無情識之擾外無形骸之役百體從令於心心有主則所得益固意大定而五行自全靜極見天地之心命由我立功純炁長生之道他可立致發成純陽之體不墮陰邪而三元炁之混合其德之感不有基乎至此則發形盡性觸處天機七竅光明而有以還其本來之面目矣

頌曰眞陽生自丹玄五炁融和大道全到得百司惟我命同歸七

覺入天仙

玄契經曰誦之七遍七元斗神皇妃下降移住南宮萬炁齊超得飛仙門

序理章第三

帝君曰此章言學道之理

元始天王曰清靈扇八極

清靈即道也道一面神冲盧至妙故清靈也扇吹揚也四方之外有八極此言道之在天地者充塞而無間也

鼓輪三蔡城

鼓動輪轉也三蔡精炁神精藏下宮炁藏中宮神藏上宮各有界限如城也此言道之在人身者周流而不息也

彼此胞胎結

彼謂則也此指清靈而言胞胎炁之蘊育而成者即乾坤交媾混一點落黃庭是也

六神受福生

六神六根所由生者意識也先淨意識則諸識不生具有超脫之象即玄殊云一根既返元六根成解脫

辰宿皆衛道

辰星宿皆也衛護也道即胞胎所結者二六時中勤勤保護一如衆星之拱北辰也

常守帝一登

常守綿綿不絕意帝一此心主宰惟一而不紛雜之謂登中也守中抱一而不離也

公子執五符

公子執守也五心肝脾肺腎也以母炁伏子炁子母相守而和合也

太一居紫房

太一即先天未始之始也居紫也紫房元神所居幽密如房即安神祖竅育聚先天是也

三合永不衰

三合精炁神三者合而爲一永長衰亂也

拔昇玉帝宮

拔昇自下而上也玉帝宮上帝所居即道也言與道爲一也

少女郁嫺子

此下原其始初用功而言後復推之以至其極少女即姹女郁美盛貌嫺黑也嫺子即嬰兒

百兆一炁中

百先兆基也嬰兒姹女交結而成夫妻合爲一炁修煉之始也

拘制精血液

拘束制限也精血液人之所賴以生者拘制之使不洩漏也

盈滿五臟充

五臟心肝脾肺腎也充足也精血液三者盈滿而充足也

十真登紫房

十全真本來登昇也登紫房即煉炁歸神矣

帝子化金仙

帝子即元神化變也長生不壞謂之金仙

白玉飛符召

白玉言其貴飛速也符以玉召之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執之相合以爲信也

引昇龍輦天

形神俱妙超凡入聖

此章言清虛之炁放之則彌六合斂之則在一身原本周流不息初無間斷特人自昧之耳若能知之採取烹煉則珠落黃庭而結胞胎六根清淨自然解脫又於子午時中勤加保護守中抱一綿綿不絕私無所容則以母炁伏子炁子母相戀融合無間以此先天眞種豎

華山崇玄永洞天印行

藏炁穴住息溫養三元混一永不紊亂與道爲體矣然其功必有所由始故學道者惟先將嬰兒姹女交合一炁立爲根基情欲不干精液滿盈然後煉精化炁煉炁歸神全其本眞變化爲丹長生不壞則形神俱妙復還太虛自有白玉之符相召而引昇於龍輦天馬

頌曰三華輪轉結胞胎帝一能招太一來拘制血精存紫府形神俱妙上龍輦

女契曰誦之八遍八景神生八威神王四方八面強護修眞註集仙名慚絕地戶永斷惡根萬炁齊明得飛神門

飛神門

序源章第四

帝君曰此章言學道之源

元始天王曰紫精鍊華林

紫精紫炁之精生炁也炁非陽不能生陽之色赤也於帝出乎震陽炁發生之初始於東方東青色也赤與青間而爲紫故生炁從東方來者謂之紫炁也鍊生也華林東方乾坤交媾之後老陽不用退居西北而艮子用事故紫炁之精鍊於華林猶人之神發於肝木也長眠太無外

長眠冥心返照息鼻息綿綿之謂指用功而言也太太極無無極

玉房生寶雲

玉房乾宮即易云乾爲金爲玉是也寶貴重之意雲地氣之上升者地交於天故生寶雲

九扇胞胎內

華山崇玄永洞天印行

九陽扇布也施也陽施陰化而結胞胎

帝賓奉玉符

帝上帝賓大賓奉持也玉符白玉之符所執以爲信者對上帝見大賓而奉玉符敬謹之至也

三光回紫蓋

三光精炁神三者充實而有光輝也回旋繞也紫蓋三者團結而成即三華聚頂之意

蒼玉炁來生

蒼青色玉乾也乾爲天天之色蒼也炁文彩明著貌炁來生則乾體漸復矣

衛此艮夜台

衛守護也此指斉玉長夜會藏神內用混沌養眞也
五靈度符籍
五靈精神魂魄意也度脫符合籍位也五靈各安其位也
九統合九光
九金之威數統會合混而爲一也金來歸性有其光也
太玄居玉清
太玄窈冥莫測之謂居藏也玉清即乾元虛無澄澈清之至也
紫陽發萬生
紫陽坎中之陽水火交媾之後赤與黑間而成紫乃萬物祖炁由此
發生即三黯重生萬物光也
玄精育九靈

玄精太玄之精眞陰也育生九靈節有九宮身有九竅皆藏精棲神
之所各具靈根
元父結胎仙
元乾元生生之本故曰父眞陰眞陽交合而結胞胎則長生之道得
矣
此章言紫炁之精喊於華林而根於太極人能回光返照游神太虛
使地交於天則陽施陰化胞胎可成但入室之際須恭敬奉持懺如
對帝遊賓服三華於鼎內用心烹煉乾體漸復救護命資以盡養神
則耳目口鼻身之五識各返其根精神魂魄意之五靈自安其位金
來歸性具有光明復自有入無窮冥之內盡靈滿清眞陽可以發生
萬物眞陰足以孕育九靈陰陽合抱而成太極復還元始聖胎完固
成仙必矣頌曰紫精原喊自華林根本惟從太極尋但得長眠無問
斷一元胎就現眞金
玄契曰誦之九遍九統洽會九光神集混合百神與天齊年八合遊
集朝應九天萬炁朗清得登眞門

詳源章第五

帝君曰此章乃吾自詳其學道之源也故不記吾師之資號
高上洞元
高上混沌之區洞幽深也元即太一是爲無始
元生九天
九天始青太青始丹太丹始素太素始玄太玄中央大梵是也
炁祖太无

炁九天之炁祖根也本也太无即太極无極
炁感玄
炁多風天地交感之炁映照也玄太玄無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
萬物而行乎天上
曾親絕散
曾親承上文祖字之意道由一生二二變爲三逐流漸遠猶人始祖
之下有高曾也絕離散分也即降本流末而生萬物之意
四清皓朗
四四方清淨朗安也天地皆見其清寧也
帝一上景
帝一主宰惟一上景乃理之最上者無以加也

連綜攝烟

連合綜萬殊也攝收斂之意烟炁之散見者上則一本而萬殊此則萬殊而一本俱指道之在天地者而言

長契一運

此下指道之在人而言契合一運一元之運用

七世投閑

七世亦承上祖字之意即人之七識也投入閑棚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者

託靈屬命

託寄靈性也屬付命卿天命人受天地陰陽五行之炁得以生而成形皆性命之所寄也

華灼自然

華灼昭著也性命發見皆出於自然不待勉強也

流輝六曜

流輝有其光也六曜南斗躔位也

泯邈沉遙

泯絕邈遠沉暗遙遠也未能伏虎先降龍也

凌梵御晖

凌梵西域精也御制晖日光炁也煉精御炁也

西華彰安

西金位華光也彰著安和也真金發現其光昭著而安和也

併編帝簡

併同編載簡書也帝簡即洞經昔帝君所受之玉經乃元始天王所著故曰帝簡此仙經乃序帝君之修為故曰併編

靈得解源

解悟源本也使人靈悟其本源而不迷於所往也以上論其理

胎田達路

此下舉其要胎田即祖竅達幽密也

世發玉闕

世亦緣上祖字而言緣也發生玉貴闕香之最清者言聚先天則發玉闕突闕為王者之香多生於幽谷故比之也

靈光八輝

靈光即真性八輝八輝方映無不明也

萬神俱生

衆妙歸根而神化出突

此章言天地未判之先空洞虛无渾然一炁莫可窺測有無相射動靜循環而九天以生天雖名九統歸太无凡炁之鼓動無非太玄之流溢降本流末支分派別无窮宇宙然萬殊不外於一本主宰仍歸於太一道之在天地者然也人能長契一運則在我之七識自無紛出之患夫人自受生以來稟炁成形而性命已賦其發見昭著皆出於自然惟先觀照本心光透南離泯其離合之迹然後煉精御炁斯真金發見本體安和則一元之理可得此帝君憫念世人故併載其理於洞經欲人靈得解源而知所從入也然其要則在於胎田學者能守此竅久而不離翕聚先天清香發越真性明明光無不照天

心見而神明至矣

頌曰炁神眞元結九天玉蘭世發在胎田人天本自無差別一點靈光混太玄

玄契曰大洞仙經太玄第一聖人誦之飛昇九天凡夫誦之免一切罪滅心向道自獲洞清初誦仙經萃魔解首萬炁齊正

入門章第六

帝君曰此章言吾入門時吾師所授大洞玉經有高上宴紫清之句因名之曰入門至後吾得成道實由此耳

元始天王曰高上宴紫清

高上太虛之表宴息杳冥之謂紫黑赤色陰也平陽也清純一不雜也

華山張雲水翰天印行

五老輔玉根

五老金木水火土之精也輔佐玉根即乾元

太素拂渤景

素白也本質未染謂之太素心性純潔也拂逆返也渤景回還之區冲漠无朕之中即老子云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是也

合符帝一尊

合符渾融也帝一居天庭元神所棲人之最貴者心息相依抱一而不離也

白帝皓育奚

白帝西方之神即人之眞性也皓潔白精營稅育生奚稱許也即月現庚方之謂

回金太霞卿

回金復其本元金來陽性也太霞紫陽之炁稱貴也即悟眞云化成一塊紫金霜也

度我死戶閉

度超脫也死戶在下丹田玉陰之地度之者到靈臺空陰雪裡生恩也拔出三途昇

三途苦海也拔出者脫離苦海分胎出自在見谷頂上行

十通由斯生

十通即一知十之謂定則生慧也

妙行由此興

妙行隨順自在之謂

華山張雲水翰天印行

洞明光景中

空洞虛明光華燭於周身所謂一片光明者是也

帝一眞玄經

此帝一眞道理之最玄妙者故筆之於經以示人也此章言虛无混沌之中宴息杳冥陰孕平陽純一不雜初無朕兆之可窺適一炁動混氤氳開闔五行自生分鎮各方輔佐玉清以成生化之功惟人稟炁受形斯理已具但洞徹初無少欠但有生以後七情緣染於外思慮紛擾於內則有時而昏若致虛以保其太素純潔之體守靜以凝其主宰惟一之神丹既居鼎覺一點靈光自心常照而無晝夜久則神與性合精與情寂復還乾體紫陽乃生爍盡至陰超脫苦海智慧明通隨順自在自是空洞虛靈眞性大全矣此修行帝一眞道理

之最上一乘故秘諱以詔後人也

頌曰玉根清淨本無名帝一融鍊太素精拔出三途竝閉戶固金自

惟太靈

玄契曰文昌大洞仙經修行帝一眞道妙行大全始證萬通畢功初

積玄理幽深常誦百遍自然通炁千遍不假道神通靈

求道章第七

帝君曰此章言吾知道之幽深玄邈而惟誠一其心堅確其志

以求之耳

元始天王曰玉虛順玄陽

玉虛即太虛萬緣俱絕內念不生謂之太虛順不逆也玄乾也乾爲

天天之色玄也易云天玄而地黃陽宿也游心冥漠觀照本源也

天晨金書遊

晨早也天晨平旦之氣靈光發見謂之金書近天炁初念由太虛而

出猶近天之炁清明而不雜也遊行世此天炁初生之時

朗朗生帝境

朗朗明也帝境心境心爲萬化主宰故曰帝

頃刻經玉洲

頃刻倏忽之意猶過也玉洲十洲之一神仙所居在人則內晉曲江

是也中有眞陽故曰玉洲水所墟處下交於腎也

左攝命神童

左陽也攝性命也神童即嬰兒變化不測之謂神

右御命誓符

右陰也御輔佐也誓符言其合心皆相交陰與陽合也

明真煥九宵

明眞通養眞本來也煥光明貌九宵九天也在人頭有九宮猶天有

九宵

三日映玄敷

三日月生明時映照玄乾敷布也三日出庚月照西乾即出頭月白

藥苗新也

千景併生矜

千景即衆妙併同也矜矜持慎也衆妙歸根逆歸土釜不敢肆也

內有幽室先

幽深室喻元太先也息念俱煉神還虛

令我得長年

十月胎完與天同壽

千劫始一周

一世爲一劫周甲子周也人以六十年爲一周此以千劫爲一周言

其久也

黃籙保劫例

籙圖曰黃籙上帝所賜者保全也仙以五百年爲一劫八尺曰例高

也上帝賜以黃籙歷劫不壞其道愈高也

被錦入神邱

被被錦紫霞之衣神邱太清仙境也

太一務命根

安緣俱絕一念堅凝調之太一務專力也命根天命之根即祖竅也
守而不離
公子召合符
公則無私子子炁召引也心無私欲則以我身之子炁召引天地之
母炁子母相得而和合也
十回度初心
十回功完也度脫初心始志也功完行滿初志乃釋
得入
大信志念誠篤之謂根堅確不拔如樹本之有根也歷久不變始終
如一則入大信根矣
此章言人之求道惟先煉己純熟萬緣俱淨游神太虛觀照本竅待

彼一陽初動始念清明炁行空際心地朗徹先天之韶將至則在我
一身之精炁不動只於內哲之下倏忽之間運一點真炁以迎之真
鉛既遇鉛之東左提右挈鉛與汞混合爲一陰陽交媾靜悟本來
然後升樓越二車由夾脊雙關上通泥丸過徹九宮注雙目降金庭
下重樓入絳宮治煉三日出庚金精發見衆妙俱生然後送歸土釜
封固溫養務慎保持以如來空空之心含眞入深深之息久則息住
胎凝神還虛无命寶常固留形住世人以六十年爲一周者此則千
劫而始一周念煉念堅歷劫不壞其道彌高上朝玉清與天爲一矣
然入門之要必先外絕諸緣內祛諸妄一念堅凝專力命根認定此
竅須臾不離久則心公無私與天地通奪先天之神和逆上雙關後
返乎泥以達本根使母炁伏子炁子母交戀息息歸根混合無間整

我炁穴功無少息十月胎完初志乃釋此回首念誠篤歷久彌堅而
得入於大信根也（天竹采此注乃後天之法本應刪去刪不如采是注仍舊仍舊云）
頌曰神邱高峻還見翁求陟瓊須務命根令我長年由太一十回初
入玄門
玄要曰誦之二遍得入信根善固不絕仙籍常名萬炁齊和得定觀
（音貫）門
守道章第八
帝君曰此章言吾既得道而守之不敢失
元始天王曰玉帝玄上旌
玉玉清帝王宰即无極也玄者杳杳冥冥之謂上至極也旌旗活動之
意先極之眞孕於太清一炁蟠結杳冥至極氤氳活動也

製命九天玄
製裁製分也命令也九天解見前玄太玄冥漠也道由一生三三變
爲三三分爲九其裁製命令俱默運於於穆之表
七覺乘妙道
七覺七竅皆具靈動之炁故曰覺乘戴也乘妙道含靈育性炁載乎
理也
欽熙神風還
欽熙暢遂和悅也神風鼓舞意還旋也培養根源觀照本竅則精神
創發和暢鼓舞如神風之還也
曦煥北停華
曦緣上玄風字而言疾風從下而上也煥明北停北之中華光也珠

明水底眞陽生於北海之中

紫英列東班

紫英紫陽之精陰中之陽也列布也東班震位陽生於復而乎雷

琳和九宵外

琳美玉和小笙以玉爲飾九宵青碧丹景玉太紫泉神宵是也九宵

皆五行之炁所結而成外圓感召天地陰陽五行之正炁如玉笙之

音響徹雲衢聲應炁求也

玉符徹太玄

玉符解見前徹召太玄即太極乾元也玄言其理幽深而難測內則

擒制一身鉛汞之精華使其渾合而朝元也

三素生泥丸

華山崇雲水洞天印行

三素精炁神三者復還本質不落緣飾之謂生聚也泥丸天庭宮藏

神之所三華合一聚於頂也

發耀金靈間

發見耀光金靈即性間中也金蟾吐徹是也

元君誦萬遍

元君乾元資萬物主宰故稱君誦念盡在玆之遍萬遍不一而足無

忘無助是也

一心守衛專

一心凝神不紛也守存其有衛防其牽引專誠篤也深根固蒂之道

十善生玄中

十善衆善玄中混沌冥漠之鄉廬先滅寂則萬里有臨懷之樂

度厄而自然

超脫厄難頓歸清淨自有爲而入无爲也

此章言乾元之理混於玉清一炁蟠結溟涬育滓高超无上而氤氳

活動含靈至妙自是廬先開圖分爲九天裁製運用俱歸渾穆人得

之以成形而生七竅炁栽乎理妙道以著故人能培養根源觀照神

竅久則油然心生浩然炁暢自有一段清寧圖融之機飛躍活動之

趣一點眞陽從下而上在北海中生出結爲紫英布現震宮外即感

召天地靈陽之正炁內則擒制一身鉛汞之精華少焉呼吸相通母

子符合達於命府三素生於泥丸一靈見於規中而大丹凝矣又以

眞人藏於深室先助先忘優游涵泳寓心守護廬極靜篤造十月胎

完返有爲无冲漠之中萬善俱生又何厄難之不超脫而自在无爲

華山崇雲水洞天印行

也哉

頌曰妙道廬先炁象千一心守衛更須專金靈發耀歸眞我十善玄

生入自然

玄契曰誦之三遍得自在智度一切厄入玄上關萬炁齊清入希聯

門

文帝金書內面卷八

大洞經示讀註釋中

序經章第九

道言爾時元始天王眉放青芒頂旋紫炁萬華寶蓋浮羅覆形玉光金耀紆絢光輝山是吾見吾師如此乃愈加精銳是以功行成大矣

保元章第十

帝君曰此章言吾自求道以至能守皆由保合元炁而無一毫之私累也

元始天王曰太眞統九炁

眞誠也太眞誠之至極而無以復加也統貫九炁五方四隅之炁皆一眞之流貫也

華山張雲水洞天印行

洞景寄神通

洞景空洞之中虛也寄存神通神化而通則靈也寂然不動之中自具感而遂通之妙如資藏論云奇物無根妙用常存是也

玉帝乘朱雀

玉帝即天命之性乾也乘載也朱正紅色朱雀南天離位即人心也先天卦位乾居乎南猶性具於心也

綠霞煥金墉

綠青黃間色青木也黃土也木藏神土載意心不擾則神清自有一點眞意從黃庭中出木土交融而結綠霞墉城也金墉即人心虛靈之一竅

上館雲珠內

館舍雲珠館名九天之上神仙所居在人即泥丸流珠宮是也天命眞元著於祖竅實居二目而藏於泥丸館之者存想而不離也

仲接无極中

仲接上通也无極即先天未丸集所謂眞人現在寶珠中也

靈關太漠下

靈關神明之舍心也太漠混沌之鄉腎也

鎭鎭竟冲空

鎭鎭雲集稟天命眞元夜潛兩腎而蓄於丹鼎心交腎自有一段氤氳之炁上冲於空

冥化混離坎

冥默也心腎相交其機至微恍惚杳冥莫可意象也化相合而化混

華山張雲水洞天印行

一也離坎即水火人身之精炁

玄寂火空

一玄自有入先一歸冥漠寂靜也念動爲火寂火念之潛藏而不發者靜中浮動之意是也空无也息念渾忘寂无所寂

寂滅高洞上

寂滅眞靜一念不生之謂高超洞空虛也高併妙虛云但得此中無罣礙天然本體自虛空

玉宸保大洞

玉宸帝居室之奧者爲寂心安於命猶帝之居所不動也保全大洞即空虛本體常將眞我安止其中如如不動以全此本發之中也

西拔六祖根

西清淨之方拔除六識根即識神六根所緣以生者即景岑云學道之人不悟眞只爲從前認識神

南解累劫凶

南解脫之所解釋累劫凶累世所集惡業即私之固結而難去者是也

體質萬精波

質強貌波如水之湧而不竭言其足也

神王攝十方

神王陽神充旺也攝總持攝十方無處不到也

大歸返胎元

大歸全歸之意返還胎元受胎之元天命之眞也太玄眞人云父母

華山宗玄水洞天印行

生前一點靈

三合乘天龍

三合精合炁炁合神神合道也乘駕也龍純陽之物天龍即神龍變化莫測者養成純陽之體自具神明之德悟眞云認個金龍訪紫微也

此章言太眞之道統貫九天至先至有至虛至質空洞虛靈幽顯莫測自人稟炁受胎得以成形一元之理始發於人心其居雙目面藏於泥丸夜潛兩腎面蓄於丹鼎惟心靜無慾其神自清一點眞意流注中宮靈光煥發上通天谷仰接无極下達命門靈關太渙之下自有一段個個眞意靄靄雲集上冲於空恍惚杳冥心腎融化水火混一更復凝神虛無寂火俱空常明面常惺不起明惺心常寂面常照不起寂照想引面收之於空洞鄉運面藏之於圓圓處時將眞我安止其中如北辰居所而衆星皆拱以保此空虛之本體先斷意識而諸識不生次解積劫面業孽不作精足神旺性命合一則胎元之眞全歸於我炁自是形化於道卷舒自如如神龍之變化而莫測焉此保元之極功也

頌曰朱晶彩映煥金堦爲結牟珠大洞中冥化玄關空寂火胎元返始寄神通

玄契曰論之四運根原源業網自解劫運不隨萬炁齊臨得自在門

明玄章第十一

帝君曰此章言玄機之奧不可不有以明之也

華山宗玄水洞天印行

元始天王曰紫炁太先中

理宰平炁紫炁之精生於太先

三元上景衛

三元上中下也上景至明之謂衛路也四通無礙謂之衛

秀朗大寶輝

秀朗美朗明著寶珍也大寶即史記龜策傳聖人得之以爲大寶之意人得紫精之理以爲大寶也輝光也

昭昭扇帝敷

昭昭明也扇吹揚活潑意帝即天敷施也靈光照著而活潑皆天之所命也

伯史收三靈

伯史收三靈

伯史即太史官名記事者也章書奴以賤治啓分也三素三華之精
三素分育於丹田翁六書分章於太史也
帝臨登玉虛
帝上帝臨降也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言其敬也登升玉虛太虛
澄清之後神化爲虛即先存後忘也
慶炁育五雲
慶炁陰陽和合之炁育生五雲五炁朝元結而爲雲
司命神明初
司主命天命即先極也未有命而能命我之命者命之始也神明虛
靈也初本始還我本來真而日未生身處一輪明
十華妙行仙

華山崇玄永嗣天印行

十華功完而全體皆明妙行行滿而思勉俱化
制魔生六明
制伏魔即六賊六明六根清淨具有光明此原其始初用功而言示
人以下手之要也
此章言紫精之炁根本太先結爲三元明通無礙人得之以爲大寶
其光秀麗明朗故性真之中昭明活潑俱非後起之數皆上帝所命
而我得之以爲命者自是形生神發而三素之精乃分育於丹田特
人內具六根外引六賊不能存心以養性斯雖靈人以合天惟先存
之以虛其心若上帝之臨汝不貳其念次忘之以歸其景求真人之
深息盡相皆容浪然入定定久內外兩忘動靜俱無璇璣停輪日月
合璧水火金木土五者和合朝元自有慶祥之炁結而爲雲返乎天
命之初全其虛靈之體功完行滿住世長年不有以爲十華妙行仙
乎但其始必先斬除六賊頓歸清淨返識爲智以生六明而入道乃
有其基也
頌曰大寶輝明月出庚紫精原自太先生十華妙行眞堪美惟在制
魔生六明
玄契曰誦之五遍永絕死炁沒茂生根萬炁齊生得長生門
通微首章第十二
帝君曰此三章言大道微而難見必由求由守而保其元庶乎
可以通矣
元始天王曰太玄天地通
太極上之稱玄理之幽深者太玄之道生天生地人能明之則天地

華山崇玄永嗣天印行

可通也
浮雲不能入
浮雲至薄之雲即私欲也人惟中有一毫私欲蓬蔽障礙與理扞格
而不能入也
神宗理靈樑
神神明宗主理即太玄以其幽深而難測謂之玄以其有脈絡之可
循謂之理煉去已私神明之內惟以理爲主也靈樑胸襟靈塔也
龍山秀玉峯
龍山山名在西域秀峻拔高也玉峯峯之朗潔如玉者明也皆取象
形容之意
金房鬱明液

金乾也房室之密者即祖竅僻靜最生也明者靈光者靈光發現於祖竅也

九天爲高宮

上丹田有九宮即九天處於最高之地天竅四面藏性

黃庭涉北元

黃土色庭中也凡人之庭皆在於中涉渡也北水方故曰涉地竅方面藏命陰中之陽人之元神也

元父在囘明

元爲生身之本故曰父囘還囘明返照也

朱晶啓明師

朱晶火之精朱言其色晶言其明也啓發也心腎交而智慧出心明

華山崇雲水利天印行

面能自得師也

幽寥登上清

幽寥空虛也上清太清心澄意靜之後復返於純合乎元始之初謂之太初

參透玄中妙

參悟透徹也玄中妙玄理之深奧者所謂悟徹菩提眞妙理乘也

長保大洞經

保守也大洞經皆發明乎玄理之奧者長保之囘復游厭久之謂然貫通自能參乎其微也

此章言太玄之道生青天地人能明之囘兩大可通但中有私欲蓬爲錮蔽於理扞格而不能入惟克去已私神明之內以理爲主胸襟靈爽如諸山之聳秀玉峯之朗照囘眞性之蔽於祖竅者自有靈光發見上徹九宮降黃庭入土釜達曲江與腎中元神合性命合一囘光返照心腎交融智慧自生如朱晶之瑩徹不須指導能自得師體相容寂靜悟元本面登於上清矣然此皆玄中之妙知之不易若欲參悟此理惟將大洞經文朝夕保守優游涵泳久囘豁然通徹自能漸徹其妙矣

頌曰浮雲何白入空明惟有幽寥登上清參透玄中眞妙諦光澄水底耀朱晶

玄契曰誦之六遍六天大魔永斷鬼鋒六根清淨慶明發生萬炁齊光即得度世進登仙門

通徹二章第十三

華山崇雲水利天印行

元始天王曰辰中五景炁

日月交會謂之辰每月三十日丑屬坤至陰也蓋一陽不生於復而生於坤坤雖至陰然陰中含陽大約之生實根於此眞息一升一降而水火金木土五者自爲進退損益和合而有榮美之炁

三秀登青庭

三秀精炁神三者妙合而凝也登升青庭天庭最於頂也

滄翥飛羽輪

滄滄洲神仙所居有瓊臺玉宇故曰滄翥飛騰羽輪羽化之車神仙所駕者猶羽衣之謂

迎延道已成

迎接延請也同登仙境則道已成矣

司命奉帝書

司命主張造化奉帝書天詔下頒也

號曰玄度卿

號稱玄度得玄理而飛度者卿公卿受職爲仙官也

保生太霞宮

保生保護長生太霞宮玉清內境

列賓館玉清

待爲列賓館於玉清之上

命門合津延

命門兩腎中間一穴元精所生故曰命門內有眞水眞火兩腎和合則津液延長而不竭

守我身常寧

精足則體壯乃能守身而常寧

左攜元歡君

攜持也坎中之陽爲萬物生生之始而主宰乎衆有者故謂之元歡君右攜上升也

右攜朱鬱靈

朱火之色鬱葱葱鬱勃不可遏也靈言其性即離中之陰在人則心是也右攜上交也

太玄度迷覺

精神合一則性命歸根而得太玄之道超度衆迷使之覺悟不獨成已而兼以成物也

遍施大洞文

大洞文發明太玄之道遍施之則仁人皆悟其理

紫華領胎仙

紫華紫炁之精結而爲華領受也受之爲胎則長生有其基矣

元命眞中神

元命命之始也眞本來神元神返乎无極全其本眞也自命門合津延以下又推其用功得力之由使人知所從入也

此章言陰陽和合則五炁朝元三華聚頂冶鍊迎送其道已成司命受符名居仙位保生於太霞之宮列賓於玉清之上功成道備修煉已極然其始未易致也天命眞元藏於兩腎惟於命門保合收斂使津不竭守我之身常令安寧身不動則精化爲炁左則攜乎坎中之陽上交於心右則攜乎離中之陰下交於腎取坎塡離合成乾體而太玄之道已得然功非行則不能完故成已之終即爲成物之始如大洞經文皆以發明妙道我欲超度衆迷使之覺悟惟遍施之則成眞證道供有所藉物成而成已之量愈備功即行滿紫炁之精受而爲胎根固不搖胚孕仙基返乎无極之眞通乎天命之始本來元神歷劫常存而大丹成矣此列賓館玉清之所由致也

領曰命門謹守自生存心腎相交見太眞胎受紫華成妙行冶台冉冉振飛輪

玄契曰太華妙行五華顱門玄通玉清千行始登遍施洞經會合成眞開合見合德合天符

通微三寮第十四

元始天王曰金闕上景炁

金闕上帝所居猶神室爲眞性所藏也靜虛之極神室自開一炁氤氳蔥蒨美得未曾有故曰上景炁

氤蔥蒨榮美得未曾有故曰上景炁

十方暉紫烟

十方即人身之衆竅也暉光紫烟和合之炁先天起面諸炁朝蒸就

神光飛騰紫烟

三合太一神

道始於一而變於三融三歸一合於元始

帝招太元神

帝即心招致也太元无始也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即其神也由无始而返於元始也

七轉召嶽眞

七少陽轉復生也嬰兒法乳陰極陽生地炁上升自交於天如天中

五嶽立極陰陽五嶽眞炁和而上升與太和交合也

玉符告三官

三官三元眞炁貫注三元自合

拔籍三途下

六欲不生三毒消滅

受生高上辰

辰北辰天之樞出地三百六十五度處於最高常見不隱故曰高上

元炁之生胚胎於此欲盡理復天心見矣

太帝八靈王

太帝太極也萬化主宰故曰太帝八靈明白四達之謂統衆靈而歸於淸寂是爲王也

一化闓慶雲

一化本來混一頓忘執著隨機化育太和流貫而慶雲生焉

桃君守六合

桃性能辟惡邪魔是之守慧照無間也六合天地之中陰陽交會之所容虛之地也

謹精衛泥丸

精爲生身之本故固須謹泥丸爲精液之源故須衛

太淸八景觀

緣絕虛空返乎本始謂之太淸八識不慢炁自和暢故曰八景觀矣

也

十德眞文宣

土數五二五相合而成生謂之十德丹靈同衆炁自現眞文宣著有

必然者

保守神中神

息住胎圓謂之保守神中神乃性中命也即煉神須煉不神神

元命生自然

天命在我一元皆備發至而幾於安有從容自得之妙

此章言虛靈之內眞性所居一炁凝結榮美無加光之所燭諸炁來

朝但心齊世慾墮於三途此理便與我相格矣誰非心存意宅無染

着外無其形內無其心欲離意絕合三爲一習習與天人於忘光之

中以招致乎无極之眞道陰盡陽生七日來復地炁上交於天三元混合六欲不生苦海脫而道岸登先天已得雪淨冰融四通無礙更復忘神入虛不生執着隨機運化一團太和之氣回還充塞此理爲我有突然理不易得猶恐復失當須辟祛邪魔觀照規中謹守精液衛護泥丸則萬緣俱寂八識不生氣和而道立道立而基固二五相合丹道乃成自有文彩言著性中得命命合性室神返眞元常含洪寂之體虛无爲之神化而自然生矣此理至一貫之候由勉幾安之時也

頌曰十月胎盡召岳眞受生高上混元神慶雲回化棲君守明鏡依然還太清

玄契曰帝德一貫進著坦平三千行滿經文下敕顯滿成眞保守洞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經中理五炁會合衆神

度厄章第十五

帝君曰此章名度厄言善既得道而凡一切衆生之厄難當必有以度脫之也

元始天王曰太素三華炁

不落緣染虛極靜篤則精自化炁炁自化神而三華見矣

晨登廣寧堂

晨早也子爲晨午爲暮即眞意發見天炁初生之時此時水源至清廣大無不包寧安而不擾堂高明之域眞性昭著固有如是之景象也

玉京表籍玄

玉京上帝所居衆仙朝拱之地猶人心爲衆理會萃之區也長記也玄籍即仙籍所以識者猶理默識於心而無或遺也

守命核道康

守命涵育本元存養也核道喚醒主人省察也康泰自得而安居也此即進陽火之功

回風散萬魔

回風返照也散去萬魔根塵緣擾不一而足皆散去之克治也

金符超廣鄉

金乾也廣鄉即廣居之謂符合乾體等虛空界圓天門也

撫御地下戶

撫按御治地下戶乃至陰往來之所撫御之則碁陰箱鍵矣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保守長生王

保守須臾不離也陰中眞陽乃人元神歷劫不壞者是即長生王也此退陰符之功

轉入上仙門

胞胎融結成仙可冀

八景齊洞陽

功至八返陰盡陽純丹道已成神光赫赫照耀金庭故曰八景齊竝也洞陽空洞之中一點眞陽乃先天之精未達一間故曰齊也

此章言人能致虛守寂心無染著則諸紛莫能擾我之神散我之氣耗我之精如此性靈方現靜內生光一心之中浩浩蕩蕩登於廣大高明之域衆理會萃默識不忘又加以存養省察之功使之自得而

安居焉但人原根未斷固衆私滋集理之爲我有者猶恐其或失之故必回詳審視克去已私以散萬慮復還太虛符合乾體是理也乃生生之本人能守之自足長生第恐陰濁偶乘則真陽汨沒長生不可保矣惟願御地下戶錮鑠衆陰不使偶一窃發以保此長生之本體夫長生即仙也由從此處徐徐漸進則陰濁陽純飛昇可必嗣光發越追遠先天可與洞陽相齊矣此功至八返之時也

須曰何人不具長生王守命還須核道康御戶散魔生八景表君已入廣寧堂

玄契曰誦大洞仙經貴乎有恒誦之萬遍子形中元（即帝一真合體自洞演召制十方御元回靈萬炁成真合德會明玄玄無邊變化自然至此修行名曰玄關又曰玄會六度十回功滿道備位登金闕以發其華以成其德十信十善漸進於仙妙行大全號曰玉宸道君

明洞章第十六

帝君曰此章名明洞言吾之所以得道者緣於太无之理帝一之道無不明晰而洞徹也

元始天王曰皇上超无景

北辰爲帝元之所帝質居之至尊無對故曰皇上超无景高超无上之景在人則忘物忘形空洞之中恍惚玄極若無主宰而主宰存焉炁之先得者也

輪轉九曜停

輪運循環也九曜即北斗七星尊帝二曜也停勻九曜各乘先天之炁以行樞機輪轉不失躔度而各均停焉在人則時至炁隨左旋右博按周天而合其度也

回風混帝心

回還風散也回風凝聚之意帝心即天心默運主宰皆帝心也在人則從有入無一心內守靜體先極若存若亡之間一炁融合出其身於太虛之上返混元於我腹之中也

八景運常寧

八景八節之炁運常寧交代推遷各循其序無或反也在人則六陰六陽循序而進成功而退默運而安寧也

廣設泰神天

廣設即無最光明之謂泰並也在人則五官六腑無不通徹寂寂光明也

五帝散日精

五帝青黃赤白黑也散分布日精真陽也在人則一炁周流五臟安其位變爲純陽也

液逸玄中瞰

液津逸安也玄中瞰眥爲血氣之騙令玄理充足非眥比也

血凝五華平

血凝血化爲膏也五華五炁之精平則彼此如一不相侵剋

體資四珠映

體天資地靈之炁結爲黍珠四明無欠復還其初

流曜發光形

流曜活潑而朗徹也發精潔貌光形光輝照著見於外也

號爲壽逸卓

壽久逸安卓山也山靜而壽以此丹成之後道遙自在與天地齊時也

亦曰澄源亭

澄源沒歡其本源內通也亭傑出乾外直也

俱滅三惡機

機惡之從生者已兆未形之際也塵根永絕惡豈能生

幷籍登大明

幷開籍書也垂之典册原始要終明然明白如黃帝之著陰符老子之講道德也

令我保仙眞

華山張雲水洞天印行

保御保如帝君爲人天之師也

仙綬披綠書

綬佩印之組也佩印綬而披綠書之衣受仙職也

解縞冥途中

水火刀兵不害

新福超上靈

化炁爲福功完行滿超列上眞

度世登玉卿

度世超脫塵世玉卿玉清輔相即寶符降後去朝天

累祖返胎嬰

累祖歷劫種親也俱得超昇還元而返胎嬰

洞觀无礙空

洞觀一切无有罣礙如鑑之空

元始通其明

元始天命之初通貫也以一貫萬無不明也

驪珠現眞形

驪珠驪龍之珠即人生前一點靈也此爲眞我歷劫長存至此則道即體而眞形現矣

內外洞照清

道眼所通內外皆徹無不洞照而清不思而得知之至也

此章言人深息棄濁渾容物我窅冥之內若無主宰而主宰存焉時至炁生自爲交泰左旋右轉暗合天度微意一點落於中宮天水相

華山張雲水洞天印行

映復自有入無返觀內照若存若亡之間活活潑潑一團太和之氣靈性蘊於其中如兒存胞妙合而凝眞陰眞陽循環於虛无之中而八運常寧八萬四千三百六十五官六腑無不光明透徹造化順行五炁分布循序而進成功而退打成一片純陽精貫百骸血凝五臟體天地靈寶之炁結爲圓珠光彩外著一得水得道遙長存內通外直慎隨惡根登於大明爲人天之師披綠書災害不生新福超靈上朝玉清歷代遠祖俱獲返元而超昇焉斯時洞觀一切无礙无陸如鑑之空合乎天命之始以一貫萬觸處皆明驪珠已得眞形自現道眼所通內外洞清非復人世之見聞矣

頌曰眞形在我不難尋返照圓風混帝心體寶圓珠光四射將來收入掌中擒

玄契曰洞觀清淨道眼所通无礙无障內外明洞照見一切操持有功

文帝金書內函卷九

大洞經示讀註釋下

序經章第十七

道言爾時元始天王以大洞高上混洞太无元天寶地靈之炁結一寶珠命之曰蒼胡頡曰吾以此寶從道妙一善貸生根尊女分元遞始傳眞化生萬物凝成一炁大哉至寶惟我獨存今爲玉宸道君重出斯寶諸天帝王天眞大聖瞻望寶光其光輝燦爛分而散之四方遂凝聚而成彩雲絪緼而成詞章由是百千億萬結成大洞仙經文光因會諸天帝王天眞大聖以清明識以始通觀以華妙通齊聲宣詠大洞雲章音徹諸天流響九地稱名神鄉一切神靈不離本座朗誦雲章目視之而絢爛耳聞之而稱揚其下有愚惛之人皆由百生障滅萬劫塵埋一旦

光音所及遂於一時頃刻間脫離苦海故雖目見耳聞終成瞽瞽於是太玄道父前詣蕭臺再拜稽首求授寶珠所結大洞經文俯賜凡間應以導化生衆令其各遵經語俾免萬災弘誓願言殷勤啓請元辰大聖玉宸道君乃親付太玄道父蒼胡頡寶珠並告太玄道父曰此寶久祕於吾幾欲重出不期上智無幾下愚最多不知悔悟者十之九知悔悟者百無一吾故隸經出也今幸有聞太玄求請吾故又授之惟願吾子鄭重此寶備述其源不必問凡與聖只一一化他爲善是吾之願也夫是吾之願也夫

通明章第十八

帝君曰此章言吾既得道凡太玄次玄之理無不有以貫通而明曉也

元始天王曰太陽化五辰
先極之先陰孕乎陽太極之後陽統乎陰道白虛先先生一炁一太
陽也一化爲五金木水火土皆備焉
紫霄歸玄路
紫霄北方玄天至陰之位中有眞陽結爲紫霄歸還玄冥漠路徑也
五炁順布紫精以生凝神入室復歸混沌
元君保容重
混沌之中眞元會合君主宰萬化也保護之而不使傷容含之而不
敢洩重愼之而不敢輕
守胎寒死戶
胎土眞意所蘊蓄者守以誠內觀也塞斷死戶即無明業識司輪迴

種子故曰死戶
金符煥北華
北坎水方金隱於中母藏子胎煥北華則水中金炁發見蓋意絕而
眞性明也
玉宸拔六度
玉宸帝君道號拔除六六根度超脫六根清淨也
帝眞灌上昇
帝眞皇降恒性即眞元也灌溉三田上冲天谷炁與神合也
斷息三途苦
欲既不生三途自滅
洞明清淨光

空洞虛明心淨神清洪然而獨存也
帝心大神通
帝心即本心一點陽神出沒隱顯變化莫測
命宿出自然
道同太虛運用施爲俱歸自然如北辰居所而衆星自拱
根本原由中
究其根本質由於中見乎外者本乎內昭乎用者由乎體也
未來及他心
未來意必之念他心雜忘之心
一切无礙融
一切畢其全而言識智不存故无礙萬念俱忘故融化

洞源與洞明
洞源空洞其源虛也洞明空洞其明靈也
萬道由通生
虛與靈合則无所不通一以貫之而萬道由生矣
此章言人既得眞陽之炁運化五行結爲紫精返抱還虛復歸玄漠
妙合眞元保容鄭重如龍之養珠謹守規中不參業識則意絕性明
陰極陽生六根解脫一點眞元灌溉周身上通天谷騙逐一身百邪
之陰邪湯滌五臟六腑之濁穢空洞明朗清淨之中洒然不昧陽神
發見幽顯莫測運化從心不假施爲而與太虛同體突然究其根本
惟在於中未來他心悉去障礙一念不生則虛靈相合而萬道由通
生也

頌曰帝眞汎貫合虛明根本從中似水清斷絕未來及一切始知為
道由通生
玄契曰大洞清淨四明帝心太玄眞道備悉見聞七通八達洞明仙
經元始天王進登玉清說明上品上仙之貴
還元章第十九
帝君曰此章再申言吾道之所以能得大成者蓋自入門以至
保元時皆能返本還元不為他物耗散也
元始天王曰養精上奉炁
性者天也常潛於頂命者海也常潛於腎腎為藏精之所生身之本
故學道入門必先從養精起養精謹守命門不使遺洩精足生華上
化為炁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道經秘集 第一編 大洞經 四十四

太微玄景童
太微深細之至玄眞幽妙也童赤子無知也深息炁渾然無知
神化玉室內
玉室乾宮神所居也炁生則神化
飛羽遊紫空
飛羽超騰之象逸放也紫空即紫宮神化為羅
日為三才貴
虛合於炁而命帝同日三才天地人也
奉符照地中
奉符默相感召也地神靜也照地中從至陰中生出一點陽明之象
開關把金鍾
開關一炁冲突致感相通也把持金鍾即符鍾所執以為信者无窒
礙之意
閉戶扣瓊鐘
閉戶謂不視而魂在肝耳不聞而精在腎舌不動而神在心鼻不嗅
而魄在肺扣擊瓊玉鐘陽聲之始也
滅魔三鄧野
魔自內生者以慧劍滅之三鄧野幽隱之區魔之所由匿也
招靈上清宮
招致魔靈毓生若已去而復招之也上清宮上沖泥丸合天清浮通
乎性也
冥冥窮陰關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道經秘集 第一編 大洞經 四十五

冥冥窮默也窮究窮陰關下達尾閭合地重濁通乎命也
聚精六合中
聚精性命交泰眞精妙合而凝也六合中即廖蟬輝云前對脐輪後
對腎中間有個眞金鼎是也人身上下皆實惟中常虛藏精育靈胞
胎由結
及老變皓形
及老耄老以該幼也變化皓形即體胖意有諸內者形諸外也
髮白返童容
返老為童
洞源清淨光
本源空洞心神清淨

操持有其功

操存持守也操持乃致虛守靜常明常覺之謂

咽液生萬神

咽吞也液炁中津時時咽之則炁化爲神

神水華池融

神水心中液也華池即命門周流神水入於華池心腎相交融合而化之

汎泉灌而潤

汎泉脚心穴灌溉潤滋也

往來無有窮

往來流轉無有窮盡

道成周而始

道成丹凝也天度三百六十周流不息人身注之周而復始

天根常茂豐

天根天命之根命基永固自然生色雖面猶草木之根暢茂條達也

此章言人修煉無身不成道而身非精不能生故必先積精以養身精足則生炁炁足則生神神足則化爲無一點眞陽從至陰而出竅竅相通初无窒礙開天門閉地戶滅郤邪魔招致眞靈上通泥丸下達尾閭性命合一聚於規中封固溫養形化嬰兒一心之內空洞明朗清淨發徹矣然其功不遽懈也操存持守咽液以生萬神使神水華池自相融結下流汎泉灌溉滋潤往來周身無有窮竭即至道成之時亦按周天度數河車搬運周而復始即命基永固而天根常茂矣

頌曰咽液生神第一功聚精六合返童容往來不息周而始自見天根常茂豐

女契曰洞源清淨操持有功華池神水汎升灌通往來无滯常心一空

化幽章第二十

帝君曰此四章名化幽蓋言吾既成已尤須成物而成物之量必盡幽冥方爲無欠故請吾師元始天王度厄靈符而爲先天公據以披度之

元始天王曰玉宸九天司

玉宸帝君也九天司爲九天開化而司命

太上大道君

太上尊稱之辭君主宰也

常保向化人

保佑護也

九回鏡中清

九回丹成九轉也心鏡明通物來畢照如鏡之清此下言成物由於成已

解帶玉映室

帶紳所以束者如情識之繫於心也解之則悟寂而性明虛室生白如玉之映也

乘景入四明

乘通景光也四四大耳目口鼻也靈光燭者陽炁開通入四明也

提斷日中主

日中主心中性也提斷警覺之意

勤宣月中神

月中神性中命也勤宣貫通不息之意

太一召天魔

性命相合復還元始謂之太一天魔與生俱來者氣質之性是也召則惟吾所命不爲害也

帝君校萬精

帝君天君心也校豆中央直者祭祭統夫人薦豆執校是也取象內直之意萬精衆理也心無私曲則衆理皆來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拔擢死籍炁

拔擢超除也死籍炁靡洞之炁即已私之深入於隱微者是也

越度仙黃庭

越度上昇也仙輕靈意變與洞爲輕靈也黃庭陰陽沖合之所規中也常存中和之意

帝立三關上

三關上中下三田也三元混合聚於泥丸泥丸有帝乙宮故云

八風舞神兵

八風四通之意舞內運也兵意貫意流貫謂之神兵

洞微无窒礙

虛則生明无微不燭空則通靈自无窒礙

化及衆幽靈

幽靈皆化變爲純陽

此章言帝君得道之後爲九天司命太上道君常保向化之人教度一切然成物之功由於成已惟功至九回丹成之候內外虛明無物不照乃能盡已性以盡人物之性也其功維何如入一點眞靈爲情欲繫縛隱而不見必澄心部慮去其錮蔽則虛室生明由此而進光明四達提撕以存性勤宣以保命性命合一復返於純召制天魔會萃萬精拔去久積之私變爲輕清之炁中養太和三元聚於泥丸眞意運於混涬聖耳梵通自无滯礙幽靈悉化陰盡陽純由已及人而成物之功乃著也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領曰雙懸日月鏡中清太一召魔校萬精帝立三關融籍炁洞微无礙入虛明

玄契曰洞微清淨聖耳梵通无礙无障內外虛明

化幽二章第二十一

元始天王曰太清浮絕空

心虛意靜纖塵不染謂之太清浮則不沉絕則無私空則忘相皆形容太清之意

三天保神符

三精炁神皆天所與之資即上藥三品之謂神符神相契合靜極而化也

日中開五曜

暗裡珠明如日中天開朗也五炁順布故有五曜之映

大地恩无窮
光透百骸如日照臨大地皆存其恩无窮也
捧籍登大明
捧持守之意籍精也三日出庚月精日光而始生從此保守抽添運用至十五日而陽魂滿輪全體皆現登於大明
受籙金華樓
受籙受天命也性通於命有受籙之象金華樓上帝所居金堅華明樓高也性合於命籍籙貞金高明配天也
五臟植玉根
一心內植五臟化靈虛先之中以產紫英而玉根植矣
炁通生清明
炁通生清明

華山崇雲水洞天印行

炁通貞炁貫通也月皎冰融清明自生
定和妙明覺
定純一也和順適也精粹難名曰妙明知其所當然覺悟其所以然
玄息自長生
玄息貞息神炁相抱心不動念无去无來自然長住
此章言貞一之源舍於性光之內虛靈之神居於空谷之間須幻身
常無神乃得一惟應淨欲忘返乎太清默默之中精與炁合炁與神合靜極而化一點貞陽如日中天五方暉映照臨大地無所不周月感日精三日出庚而光生從此運用抽添至十五而日月相望全體皆明陰陽和合通其性抱其命籍籙貞金化發明靈光射四方與天同體復一心內守靜念无極植玉根於我腹之中一炁貫注清明自生莫可名狀則在我之貞息不出不入無去無來自長住而胎凝突頴曰虛空靈虛莫相盛受籙金華產玉英養得清明還太始綿綿玄息自長生
玄契曰洞空清淨玄息炁通无障无礙內外皆清

元始天王曰太極元最王
黑白交凝沖虛至寧包納元炁謂之太極元善之長也統衆理而莫外宰萬物而不遺故曰王
拔出一切魂
魂炁也太極在我貞炁氤氳聽自然之沖突諸竅皆通眾炁於神室若有以拔出之也

華山崇雲水洞天印行

九玄解重劫
九老陽之數玄一也去九歸一純陽之象解除重劫累世所集之業障根之固結而難去者
六合得上昇
六老陰之數合陰極而合抱於陽上昇陰本在下欲交於陽則上昇徘徊秀華下
徘徊盤旋不進也陰陽將交未交之象秀華陽光陰欲交陽故於其下面徘徊也
俯仰化五靈
俯陽下施也仰陰上承也化五靈陰陽合而精神魂魄意自朝元而混化

飛仙界玉堂

飛超陸仙輕舉界玉堂造乎此理高明之域

形神回後嬰

形則骨弱而筋柔神則渾全而握固還後嬰赤子也

洞虛清和淨

洞空諸所有虛曠兮者谷清純一不雜和道炁常存淨應根永斷

華通引玄明

華光也通貫也引進也杳冥之內若无知覺而靈覺存焉謂之玄明

由太極而通乎无極也

此章言命蒂同日性光如月日月合抱而爲太極宰制萬於眞炁一

到衆炁成聚以九玄之功解除重業陰極而化上交於陽俯仰之間

華山宗道水洞天印行

五靈混一融形骸於性命化沉濁爲高明精究神固復返嬰孩一心

之內空洞虛无清和寂淨智慧圓通復還混沌杳冥之中湛然常照

而有以通乎无極之眞也

領曰九玄功至一陽生太極原爲衆炁根含德嬰孩歸混沌華通漸

引入玄明

玄契曰洞虛清淨玄舌華通无礙无障內外玄明

化幽四章第二十三

元始天王曰无極眞仙機

混元未判謂之无極乃成眞修仙之樞機

洞中保元炁

空洞之中保合太和渾然元炁

正位左右仙

正位丹成受職也左右輔弼之任佐玉清以敷化者天仙也悟眞云

學仙須是學天仙

長生虛靈世

不墮輪迴故長生不染塵濁自虛靈

洞有五符籍

空洞之中雌无五行之質而自具五行之理

玉宸得合一

玉宸帝君一炁寄爲五者俱化

華山宗道水洞天印行

魂生太无中

魂主動故曰生魂无其魂而太无即其魂也

魄受吾道密

魂主靜故曰受密微也魄无其魄而道即魄也皆與道合眞之意

從茲化幽无

四大皆空虛无爲體

七炁永无滯

七炁泌睡津精液血液也七者皆陰至此精化爲炁炁化爲虛永无

滯矣形神俱妙之意

靜眞明至理

洪然常寂而靜至誠无妄而眞明至理貫通无極以入玄玄之境也

至老長不易

至老終身而言易改也一得永得即宣聖之七十從心所欲不踰

如也

此章言无極之眞混於大洞之中爲成眞修仙之個要人能返其本始道合混濛保舍元炁自然丹凝沖聿受駿玉清輔佐官化長生盧靈之中不煙塵濁之地然空洞之中至无而至有五炁成備惟玉宸道君融合爲一通貫無間與道爲體而魂魄俱化四大皆空七炁无滯洪寂眞誠貫通无極妙鍊玄玄之境至老不易功至此德隆道備此帝君所以爲九天之司命萬化之主宰也大洞仙經始末俱備體用皆全單謂其成功者固非即單言其用功者亦非蓋帝君用功之始以至於成功之極其中有言功用者有言效驗者一節有一節之功一節有一節之效節節皆備處處皆通惟在誦之者隨處而體驗之可也

大洞經總義

理有太極是生兩儀渾渾淪淪本无涯際語大莫外語小莫遺无終无始周流不息邇之先天洞洞屬屬陰中之陽靜中之寂火從水生妙合而出清濁高下兩大乃開七日來復三陽具備理炁同流誰能測識惟人獨靈乃窺其密直探未有混沌竅祕二五眞精野馬弊軼氣氳化醇男女成質惟天之命於斯全眞人生而靜渾然畢具盧面能涵靈而不滯以具衆理以應萬事始爲氣拘繫爲欲蔽內外交引莫可紀極漸梏眞心人道乃失不還而復惟人自立且氣須清安心宜寂絕其慮撥中乃寤諦勿任其偏勿徇其辭發思中節存養純一心曲難知返照爲急時時喚醒莫教放逸念慮潛滋檢察細密一私不存衆善成集操持有

功神化玉室聚精六合天君泰適炁與神交神與道契物感紛乘眞性不失定則生明明則生智洞源洞微泰透妙諦回風混合從心不踰長契一運至老不易先天後天總歸太極

示蒙偶吟二十五絕

一

爲人須是識眞機妄念紛乘事事非個裏天心常皎潔落花流水與爲飛

二

靜則空明動則流天心須向個中求陽生於復端倪現不盡珠光日夜浮

三

延津嬰孩童聞之聰明上士得之飛騰玉清位爲聖尊與道合眞

月映波心萬派清水天一色共圓明靜處識得本來樣自覺燈光到處

生

四

心如穀種具生機存則靈明放則非欲識本來眞面目一輪明月透疎

幹

五

生意融融春氣暖鳥笙迭奏水鳴鐘不須璃琢資人力擅奪天眞造化

工

六

轉眄春來忽又秋眞機活潑不停流開從川上淵源會飛躍鳶魚大化

周

華山宗雲水天印行洞

七

人禽相判應須知站立關頭莫自疑全受全歸爲得子休教眞種入污

泥

八

終朝逐物放心猿誰肯回頭認故園欲學收心無別法能知心放即還

元

九

念從熟處性從偏一段靈明被物牽喚醒主翁頻照察防閑克治最宜

先

十

初念精明轉念紛浮雲漸蔽起魔軍關頭立定頻頻驗採約爐中細細

分

十一

神本清明爲欲昏無端憧擾似雲屯澄源還自雞鳴始日氣無亡植玉

根

十二

心作權衡萬事平中多雜亂失眞明鑑空只爲無私照獲得心源假水

清

十三

本來無物亦無塵明鏡高懸省主人元命自然生妙譬洞視无礙識天

眞

十四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精液流通榮妙生命門謹守自充盈火從水底圓珠現光透泥丸照頂

明

十五

汩泉本與泥丸通爲有魔軍隔萬重斷絕六根成正覺華池神水自相

融

十六

順則長生逆即仙河車搬運入丹田醍醐灌頂眞元合養就驪珠的的

四

十七

血精未便是眞機中有驪珠照眼眉玄息綿綿無障礙神光一點落天

池

十八

血凝精聚結爲華水火原來共一家混合坎離成旣濟陰陽互宅是根芽

十九

何謂先天與後天倘中消息少人傳太虛本體雖名相存想何能合自然

二十

結胎須是結眞胎一樹梨花火內栽水裏藏金化土五行和合上龍章

二十一

立基不必在丹爐一念融通卽太元父母卽成妙道室帶亦手握明珠

二十二

靜裏開存絕視聞太和流貫氣風盈百神混合三元會信手拈來已十分

二十三

無忘無助是功夫功至純時用力無逸宅丹玄融太一綿綿不絕見眞吾

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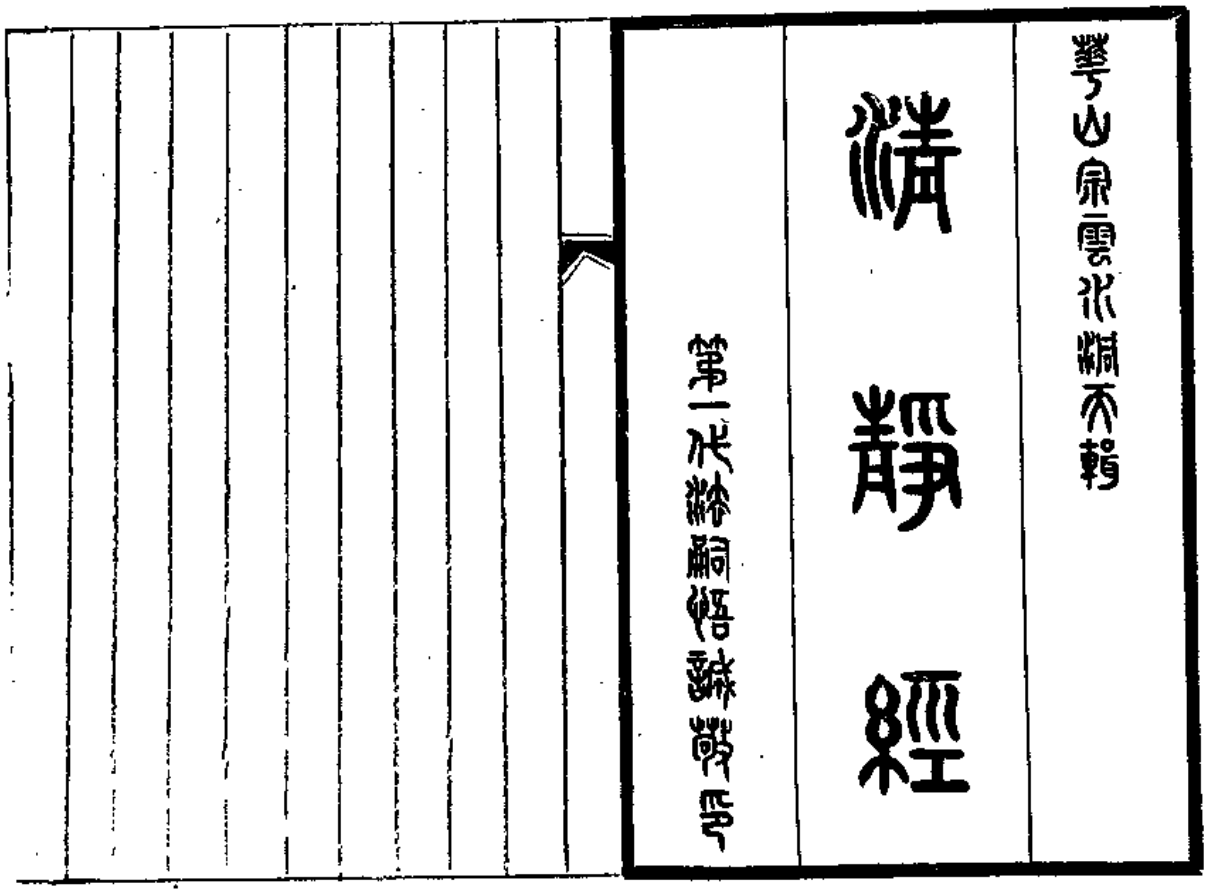
玄息原從祖竅生先天眞種結胎嬰四珠寶映四風合淸寧常明萬歲燈

二十五

道原不息安非眞息住胎凝入渾淪雜相淸塵室一切無人無我亦無身

文昌全書內兩大洞經示讀註釋小序

大洞經刻本各異此本則文帝降傳於鸞壇者先後繁簡較他本獨善又得馬魁神註釋明白親切使讀者得所窺尋洵大事因緣也自古道書首推陰符三百道德五千而此經授自元始應在二經之前其傳授甚奇其文字其奧雖畢力於道者且茫然不知所謂今得示讀一編而茫然者了然與陰符道德文異義同參同悟眞面下皆其支派萬卷仙經要以此爲昆崙星宿焉感金翁之心假靑君之手天人之際深矣後之學者豈不幸夫



道經秘集第一編

清靜經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

無極生太極

太道無情運行日月

無爲無不爲

太道無名長養萬物

無物生有物

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首述爲道先天地而行生者也雖曰強名亦即自然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

道經秘集 清靜經 第一編

華山宗雲水禪天印行

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清與動爲本濁與靜爲末一降一流一施一受也清濁相融動靜交

錯則萬物於此滋生矣

清者濁之源

無生有

動者靜之基

有返無

人能常清靜天地悉歸

天清地靜一齊返入於無矣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

擾神之心妄心也

人心好靜而慾牽之
好靜之心真心也
若能常遣其慾而心自靜
遣慾者必先捨事靜心者必先遣慾
澄其心而神自清
澄心者洗心退藏也心如止水其神自清
自然六慾不生
無眼耳鼻舌身意自無色聲香味觸法
三毒消滅
三毒者陰神害人性陰精害人命陰氣伐人五臟即三尸也三尸皆
人身陰魄或言三彭三姑者皆妄

華山崇雲水洞天印行

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慾未遣也
神不能清先由慾不能遣
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
知三心之不可得也
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
知四相之俱忘也
三者既吾惟見於空
返照入空矣
觀空亦空空無所空
觀空到無所之地空斯大矣若有所則不成空
所空既無無無亦無

觀空到無所之後空亦無矣若有空則不能無無之又無無亦不立
無無既無洪然常寂
萬法皆空矣
寂無所寂欲豈能生
寂之又寂何慮何思
欲既不生即是眞靜
此靜之所以先宜遣慾也
眞常應物眞常得性
眞靜爲常則曰眞常吾師云眞常能應物應物自不遷不遷性自住
同此旨意也
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華山崇雲水洞天印行

定觀云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暗其志唯一
如此清靜漸入眞道既入眞道名爲得道
人無妄心固有眞心
雖名得道實無所得
冲而用之不自滿假
爲化衆生名爲得道
去妄歸眞可稱道人也
能悟之者可傳聖道
性功既悟命功乃傳或問曰上言實無所得此言可傳聖道然則清
淨一經尙未言道乎曰蓋曰非也你把無所得錯譯了這就是入道
返觀諦究本來妙訣

老君曰

心長語重故復開示

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名道德

無爭則無欲好爭則多欲不德乃有德執德便無德人無至德至道不凝執德者不宏也安能具虛靈廣大之道乎

衆生所以不得眞道者爲有妄心既有妄心即蔽其神既蔽其神即著萬物既著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三界流浪生死常沈苦海永失眞道

此節反言以申上文清淨入眞道之意也抑有可喫者以不靜之妄心爲至清之眞神著物妄想心不能靜眞神反化爲妄心也安能得

華山張雲水洞天印行

道乎

眞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悟道之人終不外乎清淨清淨之法終不外乎道欲道欲是一章腰緊處又況心靜則火降神清則氣定中生忌不命自來更有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者

華山張雲水洞天主人 輯

玉樞經

第一次講稿 講於

玉樞經約解　女齋海鹿子註

居中而運則謂之樞北斗一星名天樞取其運於中央也入身以神爲樞機而不染有如玉之清明故曰玉樞此經大旨益教人煉元神也

天尊言爾諸天人欲聞至道至道深玄不在其他爾既欲聞無聞者是齊整無聞無見即是真道聞見亦泯惟爾面已爾尚非有何況於是不聞而聞何道可談

雪亮冰清不煩言解何況於是是字指聞見言

天尊言道者以誠而入以默而守以柔而用用誠似愚用默似訥用柔似拙夫如是則可與忘形可與忘我可與忘忘

華山崇雲永嗣天印行

此片虛無中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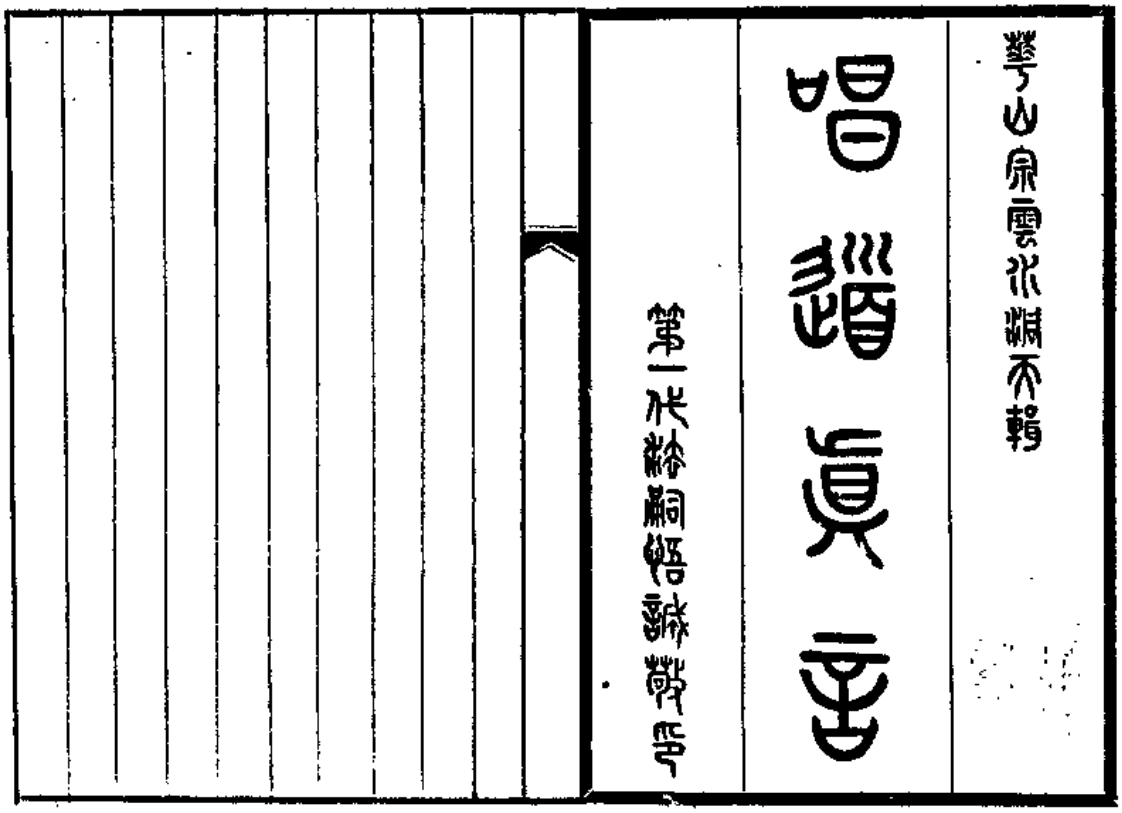
入道者知止守道者知謹用道者知微能知微則慧光生能知謹則學智全能知止則泰定安泰定安則聖智全聖智全則慧光生忘光生則與道爲一是名真忘惟其忘而不忘忘無可忘無可忘者即是至道道在天地天地不知有情無情惟一無二

能入要能守能守要能用知止則不遷知謹則不出知微則深造查冥查冥生慧慧生光光也不出則神活不遷則氣靜氣靜則神活神活則太虛之中一靈獨運只知有道而不知有他故曰是名真忘真忘者忘而不忘忘無可忘者也真忘即至道也

天尊言吾於今世何以利生爲諸天人演此妙寶得悟之者俾辟仙作學道之士信有氣數夫風土不同則稟受自異故謂之氣智愚不同則

清濁自異故謂之數數繫乎命氣繫乎天氣數所拘天命居告訴不得真道偽可以智濁可以清惟命俾之愚昏昏濁冥冥亦風土稟受之移之天地神其機使人不知則曰自然自然之妙難妙於知而所以妙則自乎不知然於道則未始自以愚之濁之諸天聞已四衆歡悅

華山崇雲永嗣天印行



唱道真言

南極天宮青華上帝大悲大願至聖至仁降乩垂光談經演教歷指活劫度人無量天尊無上道祖仙師聖製

吾見世之學道者往往謬於傳習說鉛說汞哄動一切含靈惑心妄想希圖長生究其所傳不過指點一二工法自以爲驪珠在握要人財寶受人跪拜做出師家模樣吾每見之未免叫一聲罪過夫修行之士未有不了明心地而可以跳出陰陽五行之外與太虛而獨存者所以眞仙度人每每教人從心地上做工夫煉得方寸之間如一粒水晶珠子如一座琉璃寶瓶無窮妙義便從自己心源上悟出念念圓通心心朗徹則自古以來仙家不傳之秘至此無不了然矣使其把自己心源上

悟出之理做自己性命上切實之功到此時必然巧生言外妙合發中處處不干永無棘手之處故煉丹之道原最活潑潑地而世之師家徒以紙上陳言小家工夫欲人人比面同之何異綿丸打彈膠柱鼓瑟指望成就蓋亦難矣歲在己酉春三月甲辰之日法嗣鶴臞子恍受煉文吾筆錄大法老人與鶴臞子本有宿契即日降壇迄今已近三載吾所傳於鶴臞子者不過祇煉心兩字千言萬語亦不過祇發明得煉心兩字爲千準總途萬眞要路大羅天上玉京山中無數高眞斷無舍此兩字而可以逍遙於眞光法界之中爲元始天王入室弟子一一勘驗從未之有也吾憶初下壇時將此兩字授鶴臞子初不之信以爲煉丹必有秘傳煉心兩字人人說得出個個做得去故其所請難請從者大約修命之說居多我隨他問著只顧把煉心兩字講得親切及到一年

之後鶴雛子修持已有進步有實得方信我爲師者不是假空言之漢仙家濟度衆生先要人見了長生不死之性而後修長生不死之命此之謂性命兩修者也於戲吾與鶴雛子講學以來寒暑三遷滄桑水漫蟠桃花又放矣梅亭草偶蕉館談玄有所發揮鶴雛子必退而發之於册總計之有五萬餘言鶴雛子欲公之於天下以爲後代之矜式而問序於我我思修持之要是精編裁特以煉心兩字恐人看得十分容易不肯信心故再將此兩字重加申明一番我老人從無始劫來於元始天王前發度人無量之願不敢誑語以欺天下後世也鶴雛子遠巡敕經而進曰先生序甚善特是經所以闡揚玄化傳之萬禩不可無名我曰煉心兩字是

太上度人唱明大道眞眞實實之要言也名之曰唱道眞言何如鶴雛子降階稽首曰善哉老人筆

南極天宮青華上帝大悲大願至聖至仁念和保眞淳恩宏化監察萬國巡行九州弘奘劫度人無量天尊無上道祖仙師聖製

此經之作先言煉心次言煉命人能依此修持可以了明心地堅固命根六賊不除而自除三尸不滅而自滅道成之日飛昇上清億劫萬祖盡得生天子孫世世永爲仙家眞莫大之法門萬眞之要路也如有不肖之徒罔知天命背悖聖言將此經言不加珍秘展閱不避婦人收藏不於淨室宮有護法諸神錄其罪過上告南北二斗星君貶以非殃死遭冥禍直待一人成道斗府有赦罪牒文方能超脫幽冥許放托生嗚呼愼之毋自陷於匪德焉

此經之作雖爲鶴雛子一人實可以公諸人人使天下之士有緣遇是

經者於性修之則爲祝於命煉之則爲仙予彼上達之階弘我度人之願不亦快哉然得其人而不傳與不得其人而妄傳均有天譴授受之際宜三思焉

傳經啓教貴得其時得其時矣又得其人然後發瓊笈之秘洩至妙之蘊道之科禁不可不愼也務得立心正大制行端方之士攷其先世無有天嘯及胥棄君親世業不仁之術者方以此經授之仍須叮嚀囑誡令勿泛傳如其人果係大賢亦不必因其先世而棄置勿取好法易聞上士難得此等人乃上士也若復有人先習不善至於中年能一旦悔過心誠向道者亦許其浣濯自新不得概行拒絕以體

太上慈悲度人之念於戲我盲有盡我願無窮天覆地載之間何人不可學道何人不可修道人人有副性纔個個自具妙用登仙入聖夫復

何難祇因宿生氣習味却本來眼前幻境昏我正覺遂至認賊爲親迷
真逐妄三途八難去而復來六道四生回而又往以天門爲寧席之鄉
視地獄爲熱遊之地嗟乎如此豈不悲哉吾願天地衆生受此經者各
發勇猛精進之心同登蓮花化生之果道岸非遥來仁即爲慈與麟格
刻日可期此丈夫也予日望之修道受此經者先須持齋守戒結壇淨
室焚起十二種信香誦　摩利支天斗姥天尊寶號　北斗七真
南斗文昌總理　天宮斗府無數品真　洞天福地一切威靈傳經啓
教歷代師真如是四十九日方許閱經閱視不得赤身裸體及近污穢
不潔之物是經所在有仙真下降神光瑞氣氤氳滿室使人心地開通
精神湧發稍有觸冒仙真不來恐外道邪魔乘機侵害不可不知乎日
間宜謹身節欲廣行善事遇斗降之辰鍵關習靜存運一心上朝紫府

華山張公水洞天印行

然後北斗爲子削落死名註上生籍身家俱泰災禍不生有所思維即
時解悟其於道也庶乎不其相遠突修真之士能於是經崇敬不懈至
心受持者吾當護念是人如保赤子常以神光灌其頂門使其智慧日
生於此經文無有疑惑若在朝廷急流勇退若在國家子孫賢哲外侮
不干若在山洞之中蛇蟲虎狼山魈木魅諸種妖獸屏跡遠遁不來侵
擾若渡江河龍神俯首波浪不驚若在市廛暴緣乞食使男女老幼一
見是人成生懽喜布施不倦一切水火刀兵之厄不能害之修持之際
不使外道邪魔得乘其便吾與是人始終眷顧時刻護持直至道成之
日是人神通廣大我願方畢釋典云如來不誑語者吾豈獨不然哉

唱道真言卷之一

南極天宮清華上帝爲扶桑之教主乘太乙之乾綱氣運九天權綜
五岳現千萬億之化身示聖真他之密諦大悲大願至聖至仁顧祥
瑞應度人無量天尊無上道祖仙師賜鑒

今日誦清靜經便要行清靜法夫清靜者清靜其心也人之病根大約
在種種妄念妄念既除尚有多少遊思擾於胸臆去遊思之道惟在內
觀始而有物至於無物無物之極至於無我澄水不渾明月無影以爲
非空纖塵洞徹但見光明以爲本空冥冥默默萬象咸具此際著脚不
得著想不得洞洞朗朗杳杳寂寂結丹之道備於斯矣
功行乃昇仙入道之津而積功行當自孝始施濟非貧士所能然言語

華山張公水洞天印行

之間誘人爲善阻人爲惡在我不過口舌之勞而人衆無限之福便是
莫大陰功誦大洞經持斗姆咒可以超拔祖先弘資冥福即是孝心無
益之費不必踏無益之戲不必爲有事則幹之務要思厚存心利益民
物無事則清心靜坐或誦經或默朝念念對越上真上真至慈至悲其
視學道之士如慈母之愛其赤子刻刻放心不過豈有赤子弃戀慈母
而慈母漠不爲顧之理嗟乎人生於世光陰彈指即過碧人惜寸陰我
輩當惜分陰誠格論也有志須立真志爲學須做真學久而不懈靈光
一透仙鳥天宮即在眼前堂堂一條大路朗朗一座法門自在人方寸
之間此路即昇天之路此門即入道之門入門第一步上此大路進此
法門念頭不差脚根便快成仙作佛極易易事
予誦清靜經當句句玩味言言解悟以吾心合上真之心自家有得乎

工夫忘言之妙乃爲眞境遊思亦無雜陳隨起隨滅一刀截斷靜坐時此心不可執著若爲遊思之故束縛太甚性地安得圓通靈光何由透發反要灑洒自如瞶瞶蕩蕩渾然太虛之體不爲物累故昔人參妄怒哀樂未發之中執守一中便爲非中以此故也遊思之不能無如浮雲之不足以累天久久磨洗自然拔本絕源空靈無有前以遊思喻浮雲此確論也至於日間應酬非山中習靜羽流豈能免此吾亦有法與子任他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之事隨時應付過即不留譬如風雷電霹天所不能無而不可謂風雷電霹之即天喜怒哀樂心所不能無而不可謂喜怒哀樂之即心天有眞天體心有眞心體由我應酬而泯然空寂當惺惺存活潑潑地此爲要訣

煉丹先要煉心煉心之法以去閒思妄想爲清淨法門仙家祖祖相傳無他道也吾心一念不起則虛白自然相生此時精爲眞精氣爲眞氣神爲眞神用眞精眞氣眞神渾合爲一煉之爲黍米珠爲陽神面仙道成矣以神合氣靜養爲功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是也以氣合神操持爲要孟子所謂持其志無暴其氣是也以精合神清虛爲本孟子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欲是也雖然精氣神三者分之則三合之則一神氣者混命於精者也人能完其精而神自旺完其精而氣自舒然後加以調劑之功返還之道無患盜賊之難結而大丹之不成也此入門下手之法特舉以示子

子欲煉丹而不先煉心猶種馬使奔而羈其足也煉心爲成仙一半工夫心靈則神清神清則氣凝氣凝則精固丹經所謂築基藥材鑛鼎鉛汞配虎日月坎離皆從煉心上立名至於配合之道交濟之功升降之

法至煉之術此其陰事若心源未能澄澈情欲纏綿則築基雖固必復和藥材雖具必多缺鎰殘鼎敗龍戰虎哮日蝕月晦坎虛離實此時欲講配合則陰陽不和不明交濟則水火不睽欲升而反降欲降而反升三尸害之六賊侵之一杯之水難救車薪之火故曰煉心爲成仙一半工夫此至言也確論也此一語道破天機打穿廣陳者也

煉心者仙家徹始徹終之要道也心地著塵蟲得丹道亦是旁門雖成頑仙不發玄藉參不得大羅仙子進不得大乘法門是故欲結聖胎先登閬苑此要語也調劑之功全在升降升降之法全在靜觀靜不終靜靜中有動有動非動造化轉旋觀不執觀觀中有覺有覺非覺靈光恍惚靜而後觀觀而能靜是爲靜觀當此之時鼎虛而藥實水剛而火柔一烹一煉一蹴一吸背與天地同其玄化日月同其運轉陰陽同其消息四時同其代序從有入無謂之黍珠從無入有謂之陽神工夫至此形神俱化之時也若未曾煉心依舊是七情六慾污穢俗腸而欲求長生之術窺金丹之妙是猶武夫執干戈而操絲桐之韻劣馬服羈靮而騁羊腸之坂欲五音調鳴六律安閑雅奏上章言煉心爲成仙一半工夫此萬派歸宗之當歷代祖師心心相印非子好道我決不傳然煉心有不同有煉聞見之心有煉無聞無見之心何謂聞見之心事至物來隨感而應無入無不自得取之左右逢源儒家聖賢已曾道過譬如明鏡寶珠照物者鏡光珠彩而鏡靜常明珠圓自皎何當因所照而輒變因照多而極晦耶何謂無聞無見之心寂寂反照朗朗內觀無人見無我見無有見無無見無無有見無無無見有鏡之光而實無鏡有珠之彩而實無珠當此之時大覺如來亦當讓子一座而諸色聲界盡在子

光明白室中突然煉聞見之心須於動處煉之炎炎火坑熊天燦地而我心清涼自在如一滴楊枝露水此謂動處之煉無聞無見之心須於靜處煉之一覺萬劫泡影電光隨起隨滅而如如不動慧性常空此爲靜處之煉雖然聞見之心與無聞無見之心總一也則動處之煉與靜處之煉總一煉心何分何不分之有

張紫陽丹書發前人所未發誠丹家指南也然採取火候多用隱語彼以靈丹爲天地之所秘欲學者靜參而自得之張眞明心良苦矣吾則不然務要洞徹宿原獨顯一條大路使學者朝發而夕至凡有慧根無不可以造淵微證大羅仙之位然而難矣即如煉心兩字爲成仙一貫之學苟非坐破蒲團磨穿膝蓋豈能不起思爲一無染著洞見本來面目證徹無上根源故煉心爲仙家鐵壁銅關攻得此關破打得此壁穿

所謂羅陀尼赤洒洒黍珠一粒陽神三寸自在玄宮週通法界雖有玄煉之功養火之候亦可謂造塔七層獨除一頂直頃刻間事耳子深有道心勇於破礙誠當今之豪傑何患道之不明丹之不就然靜觀工夫非心如死灰形同稿木不能撇棄一切撒手懸崖子世念雖禪家緣未斷何由猝辦此種襟懷這場事業嗟乎言容易過日堪傷人子其勉之宜自警省

問曰弟子覺世緣雖薄家業正紛兒童繞膝衣食累懷知年舌耕關口雖有學道之心不獲靜棲之所顚倒塵緣沉淪業網一旦無常永墮苦海惟師悲憫何以教我師曰煉丹之法千言萬語總盡煉心兩字而煉心之法不必出世古之成仙者竟盡入林杜人事而後得跨慧鶴遊蓬萊府設總之日用飲食無非是道卻事俯否無非是道戎馬疆場亦無非是道肯人所謂動處煉神靜處煉命旨哉其言乎至於習靜工夫中庸第一章即說戒懼不睹恐懼不聞人能不睹不聞時戒懼恐懼致中而天地位致和而萬物育便是如來最上一乘乘獅坐象不過此心此理何以異於人哉吾子以塵緣俗累爲憂是欲舍現在而欲求超脫之處君子素位而行諒不爲此也昔文王困羑里而演周易仲尼陬陳蔡而操絃歌聖人過患難不堪之境尚能盡性達命況子今日所處未必至於如此之極乎哉我子但患無志不患多累有眞志即有眞學上面洞天編地下面羊牢馬標學道之人須平等觀之究竟大菩薩蓮花寶座與罪鬼鐵床火坑本同一境何也菩薩此佛性罪鬼亦此佛性也君子言性而不言境也

張紫陽直爲媒說峯峯數言殊未通暢吾今并爲子是之意原於心而

成於性故有眞心乃有眞性有眞性方有眞意此意謂之先天一意夫先天物象未形不露朕兆安得有所謂意當夫靜坐之際一心端坐洞然玄朗無渣滓無知識即先天性體也從此空中落出一點眞意如太極一圈而陰陽於此孕伏爰一畫而兩儀於此生故謂之先天一意以之配水火引鉛汞用無不盡丹道之成皆此一意爲之運用而轉旋也丹家之用意如此而張子言之殊見脫畧略所以教後學示來益乎

玄關一竅微妙難知以爲在內非在內也以爲在外非在外也雖中庸第一章亦曾言過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未發非玄關也既發非玄關也惟將發未發未發忽發之際發之者玄關也略先一息非玄關矣略後一息非玄關矣故玄關之在人方其靜時轉眼即是及其動時轉眼即非是直須臾耳瞬息耳自其大者而言

造化以前方有玄關何也造化以後天地日趨於動也天地之動誰爲動之玄關動之也一動之後即非玄關矣自其小者而言爲之飛也魚之躍也昆蟲之化也蜾蠃之化之鳴之一玄關爲之也若就人身而言則有不同者何也手足之舉動也耳目之聽悟也鼻之臭口之味也不可指爲玄關也玄關者萬象成寂一念不成忽而有感感無不通忽而有覺覺無不照此際是玄關也感而思覺而照即非玄關矣然則玄關之在人如石中之火電中之光捉摸不着嗚呼煉丹不知此玄關一竅者汨沒大矣今人皆氣質之性用事玄關之閉而不通自出母胎已然矣惟靜之又靜寂之又寂玄之又玄空之又空方得此玄關一竅此竅也乃眞心眞性眞精眞神眞氣之所自出而玄關者爲之機括耳鄒子曰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內有個玄關一竅

頃刻不見須急尋之

昨論玄關一竅先天不傳之秘歷代祖師所不欲輕言者盡付於子夫玄關一竅乃諸聖諸仙特從明心見性時節提出兩字以教學者心何以明忽然而明此玄關也性何以見忽然而見此玄關也玄關爲明心見性之靈機結胎煉丹之妙括故古人懇空提出兩字以後教學使其從斜鋒上打一筋斗電光中立一註脚仙家之分身化氣出水入火上天下地千變萬化皆從此玄關參得來把得定打得筋斗轉落得註脚實則變化由心幽顯惟我無難事矣此數言皆天機也非有十年功苦鑽研不透雖然執着十年便是疑見易則頓悟難則終身子具宿慧諒決不難

啓曰弟子覺以宿世因緣得遇聖師指示大道非不黽勉以從幸爲口

舌之故頻年教授如伏櫪之馬爲人馳驅志在芻粟而已而性命之學從未窺見苦海深沉舉頭無岸一念及此不覺心火上炎通身汗下惟師悲憫何以教之師曰子今日工夫自問可以做得的只管做去做得一分是一分雖非要道亦是將來得道根基畔如造屋先要築得屋根堅固排得四柱着實則重樓複閣畫棟雕梁可以次第而成萬尺土不築寸基未積而徒忘想高堂遊心虛反何異緣木求魚也丹書不可不看亦不可按圖索驥子試習靜修一有入手自然妙緒紛來頭頭是道雖欲住手不可得矣子宿具慧根甚名仙籍深遠以道何可忽乎哉

我從來教人只說從下等工夫做起下學自然上達雖然亦無所謂下等上等也如煉心兩字下等在內上等亦在內去妄想除迷思便是下等頃刻之間直超圓悟便是上等古亦有之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哉然未做工夫與方做工夫不可便作此想恐躁心乘之先難後獲實靜修之要訣也至於採藥煉丹子俾讀丹經已知大略靜修既妙自能節節相生頭頭是道無窮妙境從先天一意流出非但空空之知虛虛之覺實有眞樂眞受用處一元常見萬象圓存不可以言語形容也我之於子無言不盡宿世根由一朝說而非惟子不能無我我亦不能無子子道之不成我之憂也日中稍暇須端坐片時內觀心體子忽念頓最多若能清潔便拔出一大業障凡諸病根次第除之綿綿做去自有機緣湊合天從人願塵累一清身心無礙根基自如大道何難

吾教子從下等工夫做起去古來成仙得道者類多如此豈獨子爲然設靜以養心明以見性慧以觀神定以長氣寡欲以生精致虛以立意此要訣也靜則無爲故心清明則不昏故性見慧則能照故神全定則

常存故氣舒寂欲則一元固故精生救盛則萬緣空故意貫此要訣中之要訣也至於丹經所立種種名象甚覺可駭曰鉛汞曰日月曰烏兎曰金木曰娶嫁曰東三西四南二北一皆後人因義立名其實語也不過精氣神而三元五行盡此突宜降則降宜升則升靜以守之動以合之運之以意而未嘗有意得之於心而本無心動而與天行之健其動則靜中之動也靜而與地體之凝其靜乃動中之靜也而吃緊處在玄關一竅要見得透推得定前日兩論已盡之大道無爲而至簡并無奇怪足以駭人聽聞蓋人所可爲者況聰明篤志如吾子者乎丹士好爲新奇可喜之論我不知其道爲何道丹爲何丹也

子看丹經當得其大要如紫陽氏所著心爲主神爲君精氣爲從意爲譯諸說皆要言可聽至其抽添換火立爲十轉之法此不可泥信者也

夫煉丹猶如炊飯火急則焦火緩則生不急不緩做乃味全煉丹火急則鉛走汞飛故貴綿綿若存火緩則鼎寒爐冷故貴捏捏常在不急不緩火候到時築陰自消陽神自見何必多立名色行岐途以亂學者今再將二字訣申明一番曰靜曰親親時主靜靜時有親煉丹之法備之矣

張紫陽丹經後段以日中十二時配左右分數或其自歷之境亦未可知然人身脈絡微有不同則用火或有不合各人自去閱歷自去証驗而服子欲以一己非天下之人則惑矣吾所以教子以煉心習靜而以火候付之自然者我之火候如此子之火候未必如此我自有心得必欲強而同之是膠柱鼓瑟矣子一俟秋涼即便習靜一點誠心萬緣俱息內魔既消外魔自絕子誦大洞經護法諸神不離左右可無以此爲

虛夫人心業未斷自己便是一大魔額意念知識俱是魔將魔兵肝腎腸揚俱是魔巢魔窟若心地靈明性源沒澈志立得眞願發得大雖有十萬魔軍周匝圍繞何懼之有大丈夫鋼肝鐵胆爲宇宙幹大事業雖見刀鋸鼎鑊尚不怕死況魔者不過幻境乎何曾見幻境能亂眞心勇往直前有進無退子其自矢勿懈

問曰靜坐幾時可見元神元氣師曰靜坐至無思無念之時則眞息綿綿元神見而元氣生矣曰神氣有形乎師曰清空一片安得有形曰然則何以謂之神何以謂之氣曰其中靈者謂之神運者謂之氣曰無形何以結丹曰無中有生曰靜坐幾時方能無思無念師曰初學打坐者數刻之後方能屏除幻妄習靜既久一個之頃恍忽忽已入無何有之鄉矣初學不但於坐時存心凡操作經營須要把打坐時所悟所得

時時護持則定力易成妙境易至入定益深遍體融化如崩雲川月升家採鉛引汞亦於心齋坐忘之際流出一點胎息爲之耳

問曰弟子覺夙遺冥兜動遺多煩自分此身早填溝壑莊莊萬劫莽子生毛何幸今生今世得遇禪師指示大道感而思報繼之淚容誠敬益加盡丹秘旨望悉相傳弟子得道之後誓當長居門下永遠皈依師曰吾向來所說本詳性而略命子心所未慊在此而已夫結丹始於煉心煉心在於靜觀靜觀之至大藥自生三元五見突安爐立鼎異風坤土紫陽之說可聽也至於火候之運行則更有說焉夫人身血氣流通其循環升降原應周天之度動中不覺及至靜時則脈絡骨節之間嗡然而上升油然而下降分寸不差毫釐不爽自尾閭逆至泥丸自泥丸順至絳宮分聚神房與五行之氣沖合爲一歸於中黃脾內所謂一點落

黃庭此其時矣抽鉛添汞之法不過如此諸說紛紛頃碎棘矣

陽神之脫胎也有光自晴輪外注有香自鼻口中出此脫胎之先兆也既脫之後則金光四射毛竅晶瑩如日之初昇於海珠之初見於淵而香氣氤氳滿室矣一聲霹靂金火交流而陽神已出於泥丸矣既出之後全看平日工夫吾所以先言煉心正爲此際也平日心地養得虛明則陽神純是先天靈氣結成本來無思無爲過境不染見物不遷收縱在我去來自如一進泥丸此身便如火熱金光復從毛竅間出香氣亦復氤氳頃刻間反到黃庭雖有如無不知不覺此眞境也若心地未能虛明所結之胎決非聖胎所成之神原帶幾分駁雜猶人氣質昏濁多以氣質之性用事其神雖出一見可僧則怖生一見可欲則愛生殆將流連忘反墮入魔道此身雖死不知者以爲得仙坐化誰知陽神之一

出而不復者殆不可問矣前言煉心爲成仙一半工夫由今推之則煉心爲成仙做始做終之要道悉告言一半今日十分再加之曰十二分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問曰衲心地未能至虛至明而胎神已出爲之奈何師曰必不得已尚有煉虛一著胎神雖出要緊緊收住留他做完了煉虛一段工夫放那猴子出去則眞光法界任意逍遙大而化之不可得而知矣敢問何以謂之煉虛曰難言也

前言火候之法子今日所有丹經與我意合不過主靜內觀使眞氣運行不止而已又謂之抽鉛添汞不過眞水常升眞火常降而已古聖慈悲寧懲四字是沐浴抽添之要訣也忿不懲則火不降而反騰慾不窒則水不升而反溢雖十分工夫做至九分九釐亦必丹鼎飛取眞元下洩且有不測不止不成已也然懲忿窒慾尚是勉強工夫必至無忿可懲無慾可窒連懲窒之念俱忘方可成丹

煉丹之法始於煉心繼以採取終於火候如此而已矣煉心之法始於靜中之觀有觀無物觀中之靜以靜而動元精溶溶元神躍躍元氣騰騰三元具矣採取之法眞意引於本眞心眞元由於眞意引之而升如珠之引龍惴惴乎不驚不慢引之而降如竹之引泉汩汩乎不疾不徐如奏笙簧如調琴瑟男教女受夫剛婦柔兩情和暢交入黃宮而採取交會之理畢矣至於大候以眞氣薰蒸爲沐浴以綿綿不絕爲抽添一年十月有物如人從中跳出徘徊於太陽之宮出見於泥丸之府而一身之丹成矣至若煉虛全要胸懷浩蕩妙至忘身無我無人何天何地豈清空一氣混混沌沌中一點眞陽是我非我是虛非虛造化運旋

錯行代明分之無可分合之無可合是曰煉虛煉虛者以陽神之虛合太虛之虛而融洽無間所謂形神俱妙脫道合眞者也此出胎以後之功分身以前之事也

問曰陽神出胎以後尚在人腹中何能與太虛合體師曰虛其心可以忘形人而至於忘形則陽神在腹中與在太虛無異何不可合體之有說總而言之煉虛祇完得煉心末後一段工夫但幻身有形故曰煉心陽神無形故曰煉虛曰煉虛工夫要做幾時師曰九年溫養不過做得煉虛一著煉虛之妙變化無窮可以踏雲駕霧渾身飛去最難出神而已乎然此一著最不容易千人萬人中難得一二人也

問曰煉心煉到一無所有脫胎之後可以省却煉虛一節否師曰既煉得一無所有則身心皆化於虛更何虛之可煉以一無所有之心結一

無所有之胎養一無所有之陽神合一無所有之太虛顯大法相放大
金光百千萬億身遍滿虛空際畔如明珠發光總一光而已若煉心時
節未能淘盡宿根則陽神爲夾雜之神雖欲飛騰奇漢猶如繳裹箴針
油中著水不容相入是以假九年温養之功做脫胎煉虛之學仍煉到
一無所有而後已約而言之煉心之陽神性之也煉虛之陽神反之也
性反之間非人所能爲也問曰誠如師言煉心之陽神可以不費温養
之功而出神太早丹經所呵此何義也師曰我所得傳於子者以煉心
爲最上一乘從此結胎是個聖胎從此出神是個聖人放大光明超出
三界與太虛而常存後天地而不毀此西方古佛修行之妙道也奈何
世之師家但知煉命不知煉性但知開關閉氣移爐換鼎之法不知性
始真空渾然無物之理所結之胎原是凡胎所出之神原是凡人依舊

上不得天依舊參不得聖無可奈何只得重做工夫使這個子重去修
真學道重去明心見性貧者虛之有者無之此所謂因其本而反求其
末也譬如一人本原虛弱偶帶風寒官醫無識但去補其虛弱遂這風
寒通補在內病何由去仙家煉命之學補原之藥也煉心之學去病之
藥也欲要煉命必先煉性欲要補元必疏其雜病而先去之此一定之
理也是以精修之士獨重煉心淘得一點元神如水月交輝火候到時
胎神四滿揭開鼎蓋跳出輪迴離天地超乾坤都化作一團紫彩金光
上貫三清下徹六道將見元始至尊與吃盧遮那古佛憧然來會與之
握手叙契闊之多時覺相見之已晚此近在頃刻之間而更何九年温
養之可言哉

數息者所以收其放心若能靜觀刻刻內照安用數爲夫靜觀到一念
不起之時方可用意尋玄關一竅既云一念不起而又何用意尋不知
用意之法有個妙處在無心中照顧如種火者然不見有火而火不絕
蓋境皆空忽然一覺非玄關而何從此便要認得這個機關清淨如有
人乘千里驅絕塵而奔吾要認得這個馬上人暫一經眼牢牢記著頓
上三毫宛在目中如此玄關方爲我有長生不死超出萬劫之外全憑
此時一覺爲我主張千變萬化全憑此時一覺爲我機括然此一覺非
易事也明珠美玉無價之寶可以智力求然
亦非難事也走遍天涯原來近在這裏個個人自有的不費一錢去買
或者曰煉丹應有切實工夫安用此一覺爲哉吾應之曰此一覺無始
以來不可多得太極得此一覺而生天地吾身有此一覺而成仙作佛
總計之有兩個一覺然此一覺在何時尋何處尋曰靜極而動之際有

此一覺靜時固非動時亦非露處在一息一息之後不見突

道經秘集第一編

唱道眞言卷之二

南極天宮靑華上帝爲上淸之使相本元始之分形代代顯靈跡時時見化體居瓊嗣而傳杳冥之訣度衆關而修道德之文在世爲帝王師在天爲神仙伯大悲大願至擧至仁救罪錫福度人無量天尊無上道祖仙師鴻鈞

太極者何也曰混沌以來一粒金丹也生天生地之後太極無乃渙然而散乎曰太極可以變化一變而爲萬萬具一太極萬化而爲一一仍一太極也此太極也大則包天地小則入芥子天地形而太極無形天地毀而太極不毀嗚呼知此說者可以煉丹矣丹者何也人中之太極也一身可分爲萬身萬身仍合爲一身猶太極之一而萬萬而一也嗚呼知此說者可與言陽神矣

問玄關一竅竅字如何解說師曰竅者至虛之義凡物虛處觸之而易動人呼而應在井中風鳴而響入谷底自然之理也人心無物則虛至虛之中偶有觸著機會相照躍然一動此躍然一動之時即是一點靈光著落處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之謂也

問曰太極生兩儀有所蓄積而然乎師曰烏有蓄積而神無蓄積這個機關一到資始資生間不容髮故太極一開基而萬象皆從此兆曰無極太極何以分此中有個玄關一竅此無極太極所由分也無極即是太極此不易之論也吾嘵言太極不言無極意蓋如此恐子不明故又曰無極即太極夫無極○也太極○也但有個玄關一竅而無極太極之名由此分其實無可分也若曰太極生天地天地既分而太極遂判

似也然天地判太極未嘗判也太極渾淪原如未生天地以前中庸曰語大天下莫能載太極包乎天地之外也語小天下莫能破太極入乎萬物之中也合之天地同一太極分之萬物各一太極而太極何判之有然陰陽判而爲天地何耶曰此太極之用而非太極之體也陰陽者太極之用也天地之外天地之內猶太極包涵貫注者也太極毀則天地毀突然天地毀太極終不毀也何也虛而靈也虛則無物靈則長存何毀之有故結丹者還太極之體則丹成矣夫吾言玄竅一竅而爲太極亦何與結丹不知人見得玄關一竅時則至虛至靈之物完完全全任我方寸此完完全全者太極是也煉神之太極也有此太極使陽升於上陰降於下結而爲丹猶太極之生天地也煉形之太極也丹者單也惟道無對故名曰丹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谷得一以盈

人得一以長生一者單也故吾解之曰單一之義夫太極生陰生陽陽與陰對何名曰單夫太極未嘗有陰陽也一而已矣生陽生陰其在兩儀將判之時乎凡物偶則生太極一烏能生陰生陽吾則不言太極試言伏羲一畫此何義也偶則生一則否伏羲何不畫二而畫一中庸曰其爲物不貳不貳一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道之用也若道之體則無陰無陽而爲陰陽之根故曰太極未有陰陽陰陽者在兩儀將判之時乎夫太極既無陰陽則此一物○是何物也曰神也神爲化體得玄關一動而動者判爲陽靜者判爲陰而太極開花結子矣然則太極其一乎其單乎人身件件皆偶反乎單則丹矣所以反乎單之道何在曰致虛守寂則反乎單矣丹太極也無極即太極也一而二二而一也問曰師前言玄關一竅而無極太極遂分則似乎氣在先而神

在後今曰太極之一〇神也則似乎神在先而氣在後願吾師以明通識以廣長舌解弟子之疑師曰太極以神而生氣分之無可分也譬如空中有火火性本空既云空中有火則大地山河園林草木盡屬燒却又云火性本空則以空處空究何著落兩空相見性於何生太極之於陰陽亦猶是也太極無陰無陽而陰陽之元苞於此假使太極先有陰陽而後光落入於中則所謂太極者渺乎其小矣惟是混混沌沌氤氤氳氳無可見爲陰陽不可分爲陰陽而玄關一動陰陽各判爲天爲地爲萬爲物莫不由此譬如取火之鏡其中不見有火而日中一照灼艾焚手由此觀之何者爲所先何者爲所後乎

問曰師言太極一〇神也混混沌沌氤氤氳氳者氣耶神耶神從內生抑從外入乎弟子彙神集聽恭聽法音師曰一貫未審謂之混沌一元

方兆謂之氤氳神生氣氣生精太極之所以顯而生也精化氣氣化神人以逆而爲仙返本還元之義也神非從內生非從外入若從內生則必有太極而後有神先成一個〇子以待神之生太極無待也若從外入則太極之大其大無外更有何處從此入來太極無外處也既不在內又不在外神從何始始於自然耳自然亦何所始有太極便有神雖然便宇亦著不得太極以神爲太極雖然爲宇亦著不得太極即神即太極雖然即宇亦著不得一經思議一經詮解便非太極總之一〇而太極之義完矣何外何內何始何非始耶即如石中有火鏡中有火此火從何處始從何時始或從內生抑從外入若謂生石時始鑄鏡時始石未生鏡未鑄其火安在也若謂從石中鏡中生出則石何不爲灰鏡何不爲液若謂從外生入則金石至堅豈有絲漏此際不可以擬

也然則果何以結何以生耶凡物皆是於空太極空者也以空遇空無礙不空以空歸空何性不同空能生一一能生萬以萬還一一復於空空者萬之初也學者要見真空勿見假空要見總空勿見頑空要見全空勿見半空要見性空勿見形空要見廣空勿見狹空勿見怪空要見本來空勿見過去空要見仙佛空勿見外道空要見日月星辰山川動植有形有象之空勿見虛花泡影石火電光無踪無跡之空

曰空

丹者金之憑乎天一生水水無金母何以能生吾故曰單丹者單之義也又解之曰單者一也取天一之義也夫地四生金水生時金未曾有不知太極流下陰陽之氣中具五行金性完全在內而太極一片空靈明淨之德其性是金性其色是金色統於五行之先故陰陽兩判第一

便生水母生子也地四生金攝形質言耳非所論於無形無質之時也何以見太極之爲金性爲金色夫得道之士證圓明妙覺元則身見金色頂放金光夫圓明妙覺元太極之體也而金光金色即時相應仙家結丹先求身中太極而所結之丹如一粒紫金陽神示現遍身皆作紫磨金色太極何獨不如此具以猛言之五行之中惟金性最空惟空能久凡物空則壞金能彈是以知其空金性又最動動則靈靈則能變化以其所生之子知之金之子水也水性流而不息象其母也以子性知其母惟太極者空而靈者也其色金光其性金性也

煉丹者煉一也何謂之煉一一者天一也天一者金也太極金性也此自然之妙非有形質者也故煉丹者煉其金爲純金而丹成矣夫人五行皆具而金爲最先何以故天一生水水金之子也凡物無母不生要

知先天一點真金在人身內人之聲音是即身中之金也就五行而論木有聲乎木之聲榮水有聲乎水之聲漸火有聲乎火之聲騰土有聲乎土之聲至惟金之聲蜂故小兒出胎躍然一聲金聲之也金空則響子離母胎則空矣次能響也母就子養金就水居水天一之所生也世間金之所在必有白氣上衝人身之精其色白金之氣也故煉丹者採取元精所吐之華與離中汞結而爲丹火候既到金光外射其所本然突然而金晨火燦見火則銷奈何以坎中之金反就離中之火以法象言之金晨生於巳巳火也人但知金之畏火而金實愛火人不知也何以見之金在土中但見有土不見有土被真火一逼而土氣始消金形遂顯猶如覺在母胎不能自出當機之動始見三光火者金之靈機也故土中有金其上必無霜雪金愛生於火原帶火性也然則以坎中之

金就離中之火逆還其所本從其所好也丹之爲金靡然矣

泛意非意也遊思妄想也意者的的確確從心所發意發而心復空故又曰有意若無意意之爲用大矣哉初時陽生意也既生之後採取原陽意也既採之後交會神房意也既會之後送入黃庭意也意之爲用大矣哉不特此也陽神之出意也既出之後想虛御風意也遊乎常鄉反乎神室意也意之爲用大矣

或問陽神能飲食言語亦有臟腑乎曰可以論之有可以論之無其有者何也十月之後胎生出一個孩子會笑會話能飲食能步履若無臟腑是一傀儡耳言語坐作誰爲主之我故謂之曰有其無者何也陽神至虛而無物者也日行無影泥行無跡入火不焦入水不濡可以藏形於金石可以變化爲飛潛動植之類若有形質何能機轉圓通化機無礙吾故謂之曰無然則陽神其真有乎有果無乎曰有則天地間皆陽神無則我心中本無物高上之士與道合真道能變化萬象隨物賦形則陽神之有也信也道者無形無聲包絡天地以空生一以一生萬萬復於一一復於空以空還空乃見化工則陽神之無也信也學者須領會這個原頭方不爲幻形幻想所惑而陽神之成與不成出與不出可總其自然矣

結丹之道一而已矣得其一萬事畢一者一也一可以名言者乎曰可一無他慮而已矣吾自與子談道祇說得一虛字煉心虛也用意虛也採藥虛也結胎虛也火候虛也陽神虛也煉虛以還虛還虛也亥關以虛脊虛也千虛萬虛總是一虛虛非空空之虛乃實實之虛虛非散散之虛乃渾渾之虛故曰一我今不說虛字則已若說虛字子試觀身內件

件皆虛乎件件皆虛乎木來皆虛也而子皆實之心本虛也而子以根座實之神本虛也而子以思慮實之精本虛也而子以淫慾實之氣本虛也而子以勞慢實之意本虛也子以喜怒哀樂實之身本虛也子以多吸實之耳本虛也子以多聞實之目本虛也子以多見實之口本虛也子以多言實之手足本虛也子以妄作實之毛竅本虛也子以雜穢實之本來件件皆虛經子件件皆實而身心遂爲實所桎梏突嗟乎以至虛之物而遇至實之子如千羽之入水不能飛揚必至陷溺突然則何以反乎虛始冢曰止道冢曰靜釋冢曰定將實者刻刻消除如一隻缸漏以糞土去之窾竇工夫若能當下即證本來片時直超無漏如疾風掃塵太陽消雪斯爲無上明覺結下丹元轉盼間事耳

問曰人之妄緣皆生於見何以能使見如不見師曰善哉此切問也人

之根蒂帳見爲害最大子問見如不見惟全其神使安其心其要有三一者於未起知覺時遍觀如空中之月澄淨明涼無有滯淨如如不動了了常知美色淫聲寃親我性物不異我我不分神無留去常住於心矣一者於將起知覺時惺惺不昧發皆中節如琴上之弦太和之音應指而發悠然有頃會處而不著於物則起而不起神住於心矣一者於知覺交代之際猜得明白見得纖微如御車之馬二十四踏滑和合節奏爲之行如一馬來踏之勉如一踏雲行水流出於自然不使差錯渾入其間流行無礙旋轉太虛神住於心矣雖有所見神與見離神雖在目見與神合何謂神與見離物即觸見見不接物見即觸物物不接見如鏡光照影影未脩有心入鏡鏡未脩有心觸物也神何驗之有何謂見與神合無物無見見性不滅有見有物見性不起萬

形外過一眞內涵如琉璃中火照見一室中所有之物而火在於琉璃中不在琉璃外也神何驗之有總之靜照常明眞神自在日月有盡慧眼無窮子不見夫魚乎魚不見水魚性自樂魚者見水魚性自勞見如不見應如是觀柳下惠納女於懷目中不見有女也煉丹煉心總是一煉煉心者煉其所有之心也煉丹者煉其本無之丹也心謂之有丹謂之無何有何無此中有妙理爲心以神爲君神住於心則丹爲我有神馳於物則我不有心我不有心則火炎火炎則永竭大藥失其一炎大道雖貴無心然無中之有斯爲眞有煉心者煉其無中所有之心也丹以精爲主精非交媾之精也交媾之精夾雜慾火在內水中帶火其味鹹而不甘故海水可貢發海者火之谷也深夜從高岡望之往往火光灼空浮游水面此其驗也大丹無形無聲無色無味豈容得雜火之精故採精須採元精清空一點若有若無結下靈丹一個赤條條的孩子從此中跳將出來道個孩子雖若有形有象其實無形無象者也以本無之精煉本無之丹養下本無之孩子故煉丹者煉其有中本無之丹也若神不守舍固爲無心無心則孩子不出但會著衣吃飯不會說話談道若精非元精則爲精血精血則孩子不育纔結胞胎半途必廢如女人小產未見眞形故心要有又要見無中之有丹要無又要是有中之無有有無無乃爲化機名曰至道

煉丹非有事事也無所事事方謂之煉丹人能無所事事以至於心齋坐忘丹亦何須煉丹至於不必煉乃善於煉丹者也世之謂會於煉丹者把煉丹看做一場大事驚天動地嘵嘵逗個主意便與丹道突道以自然爲宗太極生天生地亦最尋常最平易不知不覺以虛化虛以眞

合眞而已人身中自有太極既有太極則陽升於上便是生天陰降於下便是生地天地混沌仍是一個虛靈含元之太極并非奇怪不假思爲安坐一室欲仁仁至以我身之所有爲我身之大丹如富戶人家著衣吃飯取諸宮中而有餘也自家有性自去見性自家有命自去立命丹道無他不過要性命二字而已今人不要性命是以速死而談之大數雖道悟眞登仙者其大數該是長生不死超出三界的良可笑也佛經云不生不滅今人做箇本於生生太過以妄想生妄應以妄應生妄境以妄境生妄業轉轉相生生生不已有生必滅有滅必生累千萬劫轉生轉迷於俄頃屬一念起生一念忽滅即此一念便是生生死死之因有念必有相一相忽生一相忽滅即此一相便是生生死死之地有相必有物一物忽生一物忽滅即此一物便是生生死死之緣人於一

日內不知生生死死輪迴慾海幾十百千次而幻形之變化此其遠者
矣或曰太極生天地何謂不生曰太極生天地而有不隨天地生者在
故太極不滅

煉無可煉丹何以丹煉虛而成其爲虛則丹成矣虛者無物煉甚麼子
來子要煉丹正須煉沒有甚麼子處煉煉出些甚麼子來究竟沒有甚
麼子則大丹在於我矣夫無上之道原無可道無上之丹原無所爲丹
欲執形象而求之背道遠矣子試思自己除中那一件寶貨是有的手
乎足乎耳目口鼻乎肝肺腸乎心胆骨血乎情識知慮乎其中探出
一件來實實可以認得是吾有的子便將認得是吾有的這件煉起細
思之都是幻形與我無干非惟無干只因這幾件爲我大累使我不能
成仙作佛子今將這幾件盡行撤去單單尋出實是我有的一件來做

個不生不死之根本則長生由我超出三界由我飛騰變化何事不由
我而來何以有形之物而累無形之本哉嗟乎世人庸庸碌碌自謂求
生其實求死良可哀矣子爲人不慕榮利不貪酒色誠入道之根器而
機緣未到浪浪紅塵頭面雲背救身無路猶千里之馬困於鹽車無可
如何子姑安心待之若能身在紅塵心空白浪時時見性刻刻修身隨
他火山萬丈威光洒我銀瓶一滴甘露使炎炎之勢片時烟消燄滅這
個便是眞正學道眞正煉丹彌久彌篤不厭不倦自有他眞下順授以
靈文寶籙爲世仙師子其勉之勿謂我言之妄也

煉丹者全然不要把煉丹二字放在心上就是果有一粒金丹吐在掌
中被人劈手奪去我也不以爲意看他不甚希罕毫無介蒂方是煉丹
之人夫丹爲寶丹非比珍珠美玉何爲看不甚希罕如此輕賤他豈不

是大罪過要知煉丹之士不具此寬大心腸年年日日煉丹究竟煉丹
不成何也丹者虛無之物以有心執持圖非丹矣是故未煉之先我如
不欲煉丹既煉之後我如不曾有丹升乎清虛遊乎碧落倘徉乎金彩
玉光之中遨遊乎珠宮瑯闕之下吾如不曾見些甚麼來視異境猶如
常境視眞人猶如常人突看做是固有之物如我平日著衣吃飯家常
使用方是豪傑標領眞仙種子孟子所云不動心也譬如人獲一顆明
珠把他做一塊瓦礫看則我與珠相忘珠安於我我安於珠何等快樂
若竟作珠看時時提摩刻刻記單則此珠反是爲我累有累則心不空
心不空則背道矣楚人得一玉杯以爲至寶恐有觸觫之虞中裹以
錦囊可謂善藏矣揭而視之既置復取既取復置兩目清黃雙手頻發
誤觸其廬玉質不全人之於丹亦猶是也視之不甚惜保所以惜之視

之爲奇珍適所以害之就是火候也要平平常常有心無心勿忘勿助
聽其自己運用水到渠成薪多肉爛分寸銖兩之說大是誤人此於詩
白衛之輩作此議論迷亂學者以爲煉丹乃至難之事吾我莫知嗚呼
吾嘗閱丹經內籍都說火候必有秘傳心心相授孰知鼎旦易平淡無
奇者乎吾以子好道故以一言點破傳之世間命不知學者省卽多少
心思此我之大陰功大濟度也

予嘗勝於肉魂強於魄雖瘦不防所嫌心火太旺火旺則血枯日中宜
寡言少思閉目以養神調息以養氣身若浮雲卷舒自如物來觸我我
不著物久久行之自然諸疾盡除身心舒泰此非難事動靜何持邵子
云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此學道有得之言看他心地何
等空通衆等快樂便是活潑潑地一個神仙也從古昇玄之士有歷千

年方登仙籍有歷幾世始證雲路最為少也有百年六七十年又最少也有三四十年一二十年方得真仙接引子以百日之功隨緣異常之過從古以來未之有也吾與子約子勤修不怠三年如一日許子仙緣湊合上達有階子其自愛自勉毋負我心精氣神名雖有三其實一也

人俗情未斷遊思紛擾故精氣神各分頭以應之至人齋居坐忘氣精神何分之有太上不言丹而言道良有以也洎之則三澄之則一三者非神非氣非精一者是神是精是氣物物圓圓一個太極一粒金丹者含一切靜照十方玄妙之機不分之象其妙不可擬言也吾與子言動道可謂深且悉矣知之非難行之非易子能窮究得其指歸融洽於心體驗於事雖未即飛昇遐舉亦是一個得道高人天神相之道體同通靈根永妙悠悠乎神仙之徒矣夫道之要不過一虛虛含萬象世界有

毀惟虛不毀道經曰形神俱妙與道合真道無他虛而已矣形神俱妙者形神俱虛也

吾向來談道始言煉心直至白日飛昇參此一條線索更無別徑可以令人朝發而夕至也子其於此認得清乎性命兩字如玉連環分解在即令人修道者畏性功之難先從命宗下手沾沾於坎離水火之際胎既結矣神既出矣未能蕩滌塵根直超無漏則升騰變化之間究竟有此濁礙清虛玄朗之境不容站著脚根欲其遊行太虛竟同一虛難矣夫人之能斷生死脫輪迴者全從性宗了當於此有未徹雖嬰兒養得長大到底是一俗漢是一頑童升至半天恐落下來或過幾千百歲難免墮落何也不曾曉得虛字緣使曉得亦不曾實實到得虛字也即使先做命功後做性學是留離的在後面陽神初結之時胞胎裏必帶些

夾雜之氣非再加面壁之功恐難磨洗一清是故先命而後性者殆欲求速效速累這孩子不能成個聖要由性以至命者要做真學問心要見真心性要見真性神要見真精氣要見真氣性命不分一舉兩得道成之日位為天官超出三界先天地而有後天地而存此的的真宗住他花言巧語不能出我這幾句

請問佛家舍利與道家金丹是同是異師曰佛家以見性為宗精氣非其所事事也萬物有生有滅而性無生無滅涅槃之後此物固是圓明超出三界之外永免六道輪迴所餘精氣結為舍利時放光明忽隱忽見佛之神通大抵如此夫佛既涅槃遺下精氣乃無知之物何分隱見誰放光明吁為得言無知也雖然亦何得言有知也譬如珠放光誰為之珠生於蚌蚌之精華結而成珠珠既出蚌與蚌性別矣而圓明如

月由其精氣在是也人身精氣神原是一非二佛家獨要明心見性洗發智慧將神光獨提出來餘下精氣交結成形然其諸漏已盡百結俱銷則其精為元精氣為元氣雖不比神之洞明普照然亦固是靈物故光明隱見變化不窮此其理也而其所見之色各有不同若世間寶物數種光彩陸離隨其質性精氣人身之寶物也身具五行故有五色故舍利所見之色不同由此道以推之佛寶之所謂不生不滅者神即也性也其舍利精氣也命也彼修性而不修命故滅度之後神升於兜率精氣留於世也若吾道家性命雙修將精氣神渾合為珠周天火候煉成一個輕如片雲嬌若處女與吾一般的孩子神在是精在是氣在是分之不可分也或曰修仙之士亦有坐化的流出舍利既是性命雙修何得復有舍利吾應之曰若果有舍利其所修者必是佛而非仙詳於

性而略於命者也性命雙修之士將此身精神四結得乾乾淨淨骨血皆化毛衰皆盡血如白膏微者纖雲赤如日熱如火貫通於百骸四肢之間照耀於虛無明淨之境故能升沈變化隨意出通釋道之不同若此至若性體本空六根常寂不以有物累無物始能以無物照有物悲世無方眞如永淚則又同

煉丹者陰盛而陽自見陽壯而陰自銷人身七情六欲總是陰根拔去這根眞陽發露凡物陰重而陽輕陽浮而陰濁輕浮而上升重濁而下降故未有情慾方熾而可以沖舉得漢者也陰性寒陽性熱一陽初動大地回春子獨不見天時乎三冬陽伏則天地閉塞令人機心內運精洞氣癖一張冬令故毛髮彫枯肌膚燥裂何異冬天搖落之象交春陽氣發生氣陰退點故百卉舒華土膏潤澤猶人眞陽在中則髮白重黑

華山綠雲水利天印行

齒落復長唇理腠密融瑩如玉天身天時異形同理凡人情欲未斷則精爲陰精非陽精也氣爲陰氣非陽氣也神爲陰神非陽神也何以精爲陰精凡身中之火爲情慾所發此爲陰火精爲陰火所燥則命門之精隨火而洩是以陽精無形陰精有質何以氣爲陰氣凡氣之散漫於形骸之間者皆尸氣也陰性凝滯故氣行廿節間忽然壅塞遂生痞癥若眞陽之氣蒸蒸如火舒發如雲如火則諸疾遇之皆散如雲則壅塞遇之皆通何有痞癥之疾何以神爲陰神之本陽也被七情六欲驅遣陰精陽氣埋沒在下如一塊炭火置諸冰窖之中熱不能勝寒陽不能勝陰君子不能勝小人也總而言之精氣神爲先天之物則件件皆陽爲後天之物則件件皆陰孔子曰道之仁與不仁而已矣

華山綠雲水利天印行

唱道眞言卷之三

南極天宮青華上帝電女風於羲農黃庭之世培道脉於虞夏蘭周之間或隱居於清廟明堂或顯眞於名山靈嶽神通莫測變化無端原天上之歲星遊戲蟠桃園內作人間之仙吏誤謫金馬門中大悲大願至聖至仁道通觀世度人無窮天尊無上道嗣傳師賜錄

煉丹無所煉也何以說無所煉煉其所無也無者虛也心本虛情識盡知實之煉心還於本然之虛則丹可成矣何以言之丹本虛也是以心虛而丹可成從無有一物中煉出一物來何以從無物中煉出一物譬如我在未生以前未曾有五官四大軀殼有個人身忽然一念自去投胎舍此投胎舍命者果是何物既有神自有氣既有氣自有精投入一個胞胎十月滿足恰成一個人身從泥丸宮裏跳出遂能出有入無後天不老若我心地未虛情識盡知紛紛不一則我依然是人身了既有人身還思想再得一個人身安有此理人身只得兩耳兩目一鼻一口五臟六腑四肢那裏可以再增一倍斷然不能故煉丹者須把耳目鼻口臟腑肢節盡還於虛如未曾托生一件不有賦一點神光煥煥不昧然後結下胞胎還我耳目口鼻臟腑肢節來一個陽神單單是我並未曾再加一倍然陽神雖出其耳目鼻口臟腑肢節到底元處到底未曾有身故可以不生不死與道合真煉丹之道盡于此矣

學道以無爲爲宗有爲出於無爲則雖呼風喚雨拔山斷流終是無爲之旨不然一舉一動一符一籙未悉道原總是小家伎倆是煉丹煉無爲之丹行法行無爲之法誦經誦無爲之經持咒持無爲之咒無爲二

字天之體道之原也欲於無爲之外別尋技節是爲旁門外道子其合
天之體明道之原何患祖經之不解諸法之不通吾其還也
無爲者道之體也丹者無所爲而爲者也上古聖人憫人之不能及於
無爲也故教人煉丹使之從無爲中討出有爲故採陽於無恍惚之中
元陽生焉陽既生矣結胎於無杳冥之際靈胎成焉胎既成矣乃以無
爲火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惺惺常在守之不敢一年十月陽神出焉神
既出矣所出之神原歸於無紫氣光中有物非物有形非形無象爲象
無聲爲聲此何以故道原如是也而其所忌者有三採陽之時忌動陽
一生也一意融結靜則陽生動則陽散陽有形乎以我之意爲陽之形
神能化氣神靜則氣有不生者乎一動則意止意止則神不續而陽息
矣結丹之時忌潘陰陽交會之後急用一意將黍珠一粒送歸黃庭封

華山宗玄水天印行

固鼎內稍潘則精老不能含陰遇火則躁恐難成胎用火之時忌暴陽
既採胎既結十月之火猶如一日一日之火猶如一刻此爲純火胎從
純火中烹出則堅剛不壞虛刻獨存上天下地飛昇自在若有時忘即
一念忽及加意烹煉一閙躁急之氣雖坐到息息歸元之候終是雜火
由其自斷續加意爲之也由此觀之煉丹非易易事也自知無火方能
用火自覺無陽方能採陽如天地流空一無所有而時行物生萬古不
息予患訓詁自給不能習靜然明心見性見在可爲吾原教子從此做
起夫煉心爲成仙一半工夫子何不且做一半留此一半且待機會子
何必舍見在而爲無益之憂耶既能寡欲大本已得從此安其神明悟
其思慮靜中參悟玄關一竅躍躍欲動矣
結胎以無所事事爲結胎無所事事者胎之原也何以故太極生天生

地自然而然不知不覺上而清者爲天下而濁者爲地自自在在優優
暇暇而天地生焉若太極於生天生地之際紛紛擾擾則陰陽反覆五
行錯雜未成世界先盡悖倫便非道之體矣人知太極所以生天生地
之故則結丹之際可以無所事以爲事矣陽之宜升之際之宜降之猶
如太極之生天清者在上矣太極之生地濁者在下矣然天地雖分而
太極不分於是陰陽混合結爲寶珠渾渾沌沌原是一個太極此丹之
所以爲丹也胎之所以爲胎也火候既到陽神出焉要知此陽神是渾
沌未鑿之物不是四大五行結而成形的若是四大五行結成的便是
人身既是人身便有知巧既有知巧便不能無所事事而育道遠矣是
故這個陽神就是太極既是太極爲何又有形象若爲之解曰這個陽
神是洪荒之世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的時節第一個人知周

華山宗玄水天印行

萬物道濟天下無所能而無所能無所不知而無所不知太璞不壞太
淳不鑿雖有形象實是太極太極者道之祖也
丹有祖子知之乎丹以太虛爲祖太虛生神神生氣氣生精神與氣精
同祖一太虛則宜象厥祖翁而何以一件不虛是爲悖道之子不肖之
孫太虛何不幸而有此子若孫也然則可以反於虛乎曰可反於虛之
道何在曰無思無爲則反乎虛矣雖然無爲之本又在於無思何也人
能終日靜坐杜絕人事悠閒自在旁人看他覺不是一個自在神仙恰
象有道的高人全真的仙侶不知他的心內谷谷碌碌轉許多念頭藏
無數傀儡[illegible]無邊之生死是故無爲人所能無思非至人
[illegible]子試問已心果能無思乎非惟不能無思恐不能一刻之無思
既不能無思則事至而感物感而動雖欲無思不可得矣予流落岸緣

方以測詔自給豈能一無所思然思有不同有本分之思有出位之思所謂出位者無論聲色貨利即要成仙作佛這個念兒也是不守分爲希冀之心徹侈之心通該絕去自己綿綿密密做見前有益於己的工夫無求於人的學問如何可以悟眞如何可以入聖刻刻不肯閒過自然心邊日休志氣如神把仙佛兩字丟在一邊其實是成仙的漢作佛本願眞仙眞佛乃從此出孟子曰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異於深山野人者幾希看他心地何等光明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禦看他靈機何等迅速這纔是眞合煉的人人若肯做深山野人不以爲恥打不哭罵不笑痴痴顚顚頑頑鈍鈍似一個蠢後子其於道不相遠然而這個人豈眞是頑鈍痴顚的大有志氣眞有學識其操如江河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其操如松栢春不見秀冬不見

彫殆至人與鳴呼吾安得若人而與之談道也哉子處境寥落兒女盈前苦哉子爲境所困突然掃得一副有進無退的心腸要受一番千磨萬折的境界然後打得鐵壁穿透得火山過成仙作佛之基方能於此際立得牢牢眞眞捱得安安定定不然仙佛是何等事豈輕入可嘗試哉子其咬著牙根安心守去此身可生可死可凍可餓而向道之心由他生死而此心不落生死憑他凍餓而此心不知凍餓立志之堅果能如百煉之鋼雖道天上無數高眞盡是羨慕不來照顧的斷無是理也然則子豈立志之不堅無忠境之不填也既有眞志則何境不可處雖在刀山劍樹鐵床火坑亦可立地成仙作佛況黃鹽淡飯喝喫飲水貧士之常乎丹者太初以來一點眞元至於今日始見得著提得定證得清故謂之丹豈徒取士作丸要把砂石搬數淘淸方可和合上來作個丸子煉丹者須把七情六欲事細細淘淘無一些渣滓則一點眞元如秋月揚輝然後再以升降之功作和合之方而一粒金丹圓圓圓圓在我中黃太乙之宮見得淸證得淸永遠不滓失矣上乘三品神與氣精神者氣之母精之祖也子無不從其母孫無不顧其祖故煉丹者凝神而氣精自隨之大要雖有三名其實一也採陽之時意也交會之頃意也逆人黃庭用意封固意也至於十月大候刻刻內觀時時反照無他神而已矣後天之意謂之意先天之意謂之神神之所在氣即從之由氣依神而生亦依神而息也故結胎之時都則陽生都則神安神安則元精吐華而氣生爲氣之所以依神而生也十月之火內觀觀於此反照照於此吾之元神全注於此故五行於此朝元胎息於此運轉氣之所以依神而息也以其全用一神故出胎之後謂之陽神神之爲用大

矣哉

丹以氣爲母以神爲父精爲子何以氣爲母丹者一氣之所結採陽氣也火候氣也猶母之生子形骸腦腑皆母氏精血爲之何以神爲父氣爲神之所生神不能獨用而結氣以爲用氣雖盛而有形神雖虛而無物煉丹之士先凝神入氣中而後結爲靈胎猶父之不能孕子必傳精於母腹而後陰陽和合誕生嬰兒也何以精爲子精者養丹之物猶道之與水龍雖能飛騰變化然失水則神不能御形與蝦蟆無異神胎雖結無眞精涵養則枯而無用取子能養老之義故以爲子是以眞修之士必要三全由三全以至於三回方許修道指望成仙世俗之人輒以交媾之精爲陰精結丹全不藉此雖浪費亦無害不知精無陰陽無欲即身內之精皆陽精有欲即身內之精皆陰精陽精無形陰精有質一

欲與不欲之分也

經曰上藥三品神與氣精凡人不知有精氣神雖識而不能用故聖人教之曰這個精氣神是修丹之上藥不在外邊總在汝身內若上等根器之人既知有道勤修密印混混沌沌鴻鴻濛濛何神何氣何精以爲神耶而氣與精在焉以爲氣耶而神與精在焉以爲精耶而神與氣在焉如膠和漆似粉入鉛在五行未兆之先當三才未判之際此爲丹祖太極是也於此用一點靈機靜中作用結爲黍珠以太乙祖氣烹之十月之後出爲陽神夫陽神二字不可專在人身上個看生出天來也是這個陽神生出地來也是這個陽神生出日月星斗胎卵濕化飛潛動植也都是這一個陽神陽神何以能生得許多曰太極者陽神也陽神者太極也以爲陽神則不能生陽神以爲太極則無所不生此至理也

不然神仙變化莫測離道他有無窮本事要知非神仙爲之太極爲之也

丹本無形未嘗無物分合無端變化莫測可分之而貫通於渾身可合之而靜藏於一竅一變而成象再化而爲虛鬼神莫喻其機天地莫窮其妙神無方而易無體其神丹之謂乎是故丹有先天之丹後天之丹先天之丹太極無二生出人來必是聖人由太極之氣清和淳厚洪濛既兆鍾秀集焉故太古之世多產神奇之聖開物成務制禮作樂丹亦如是後天之丹渴氣而浮洪濛既散鍾秀亦衰故中古之人每遇太古求其剛健中正之德蓋亦罕矣先天之丹其義云何以太初無形之物結而爲丹而以太乙祖氣烹之是則所謂先天之丹也道莫大於太極而丹象之何以故丹不可以名物器數求清虛洞玄洪濛一氣道之體也或問曰丹之爲物何爲而象太極吾應之曰丹之象太極太極便是丹一枚黍珠造出世界從太古以至於今陽神日日變化時時變化刻刻變化而生於其中者皆爲不覺由爲不知嗚呼覺之知之者諸乎冥冥之士窮究其理便知丹之爲丹矣以爲無爲耶則天地何以判以爲有爲耶則天地何以混沌而復還於太極此中殆有神焉夫人之身自心以上謂之乾自臍以下謂之坤天氣不下施地氣不上接其卦爲否易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男女不交其志不同也故有道之士以離中之火補坎中之陰以坎中之水育離中之陽其卦爲泰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男女交而其志同也雖然其道安在莫若恬其心而爲之苟恬其心則神安神安則精氣和神安而精氣和以至於分之不可分則丹本立矣然丹本雖立尚是無定之體於是用吾無中之有煉成

有中之無於打成一片之中取其尤精者和合而爲無金精木液戰鬥一番鼓九閧之鼙而彈八風之瑟日月出於艮下風雲起於腔間阨陀阨赤瀘瀘仍是一個清虛洞玄洪濛一氣之太極也此中有天地焉有日月焉有飛潛動植胎卵濕化無一物不備靈機一到萬籟齊鳴一元顯象不可言盡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丹以無爲爲之而丹盡以有爲爲之而丹未必盡此何以故丹也者天地自然之道也天地之道有陰必有陽有水必有火有圓必有凹有孔必有降道之所以爲道也一身之內有陰陽焉有水火焉有圓凹焉有升降焉此事非強而爲莫之爲而爲也物各從其類便之各得其所從而萬物生焉此啟劫不易之道吾烏從而易之不能易之而順之而已矣世間凡夫以煉丹爲奪造化之權洩天地之秘不知我何所容心於

其間順其道而已矣子思採陽之無據夫陽生有候順其候而已矣子思火候之不準夫火之發也有時其息也有時子順其時而已矣子思貞永之不生夫心爲五臟之中氣中氣上升然後諸臟之氣從而上升中氣下降然後諸臟之氣從而下降孟子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子立其帥順其令而已矣夫煉精還氣煉氣還神煉神還虛事事從逆獨是丹家作用又要心心從順念念從順逆煉而順以成之此煉丹無上之要訣也

太極生天地以來凡物之有形有象有質有性者日滋月長天地苦於生生之不已而又不能不生萬物載天地之恩沐天地之澤而不知天地之苦於生也天地之元化洩而不止流而不還天地且罷矣以既能之天地而求其所生之物與道同無盡是猶執不勝匹雛之子而望其

穿楊之技有是理乎然則有志之士一心發憤學道將如之何曰使我之陰陽反於混沌之初則可以煉丹矣始之以無爲終之以無思則天清寧於上地安其位於下然後陰陽渾合以成珠軟雜於玄玄一滾之中顯之倒之恍焉惚焉一爐造化萬斛神光當此之時天地能而我不爲天地散而我不分天地方苦於生生之不已而我安於息息之有餘天地經紊千萬載而混沌我則時刪時閏隨分隨宜且生且息或萬或一究其至也同於太虛豈天地之所得而比哉

丹也者何所本爲之丹以無所本爲本何以言之曰丹者天地萬物之本也何以爲天地萬物之本曰丹者道也道者虛無之體也虛無不可立名故聖人強以道名之虛生一一生萬萬還一一還虛虛何以能生一曰此化機不可言盡雖然大略可得而言之虛者無形無象何以生

出有形有象的來要之太虛所生之一原是無形無象的既無形無象與太虛同體何以名之曰一曰虛即是一太虛之體無有間斷無有夾雜渾然至純而粹精故謂之曰太虛生一曰一生萬其義云何曰萬亦是虛要知太虛不是板然之體以其無間斷夾雜故曰打成一片然即此太虛之中得其氣者成形得其理者成性可分可合可大可小可方可圓可動可靜故又曰虛空粉碎雖然太虛究無形象何以能成此有形有象之物予曰此非太虛爲之而在乎太虛之中者爲之也使太虛有意生萬物則太虛有盡時矣是故煉丹之士一粒黍珠與太虛同體然後此中化化生生太虛無爲而萬物自遂太虛無心而萬物自滋嗚呼至矣哉度以加矣吾何以贊之贈之以一圖雖然一圖有界限不足擬此道之妙仍贈之以虛雖然虛者散漫無涯之謂恐後之煉丹者疑

爲吾有以贈之曰之以一圖圖復贈之以虛

凡煉丹者以無爲君以有爲臣以水火爲佐以意爲使何謂以無爲君上藥三品件件皆無七尺之軀空如一粒水晶珠子不著一物那時精氣神方得打成一片清空浩蕩渾渾不分而丹本立矣何謂以有爲臣一無之中萬有具焉以言無精其實有精以言無氣其實有氣以言無神其實有神如太古之世民風熙熙無在非德澤之洋溢不可執一名一象以求之而禮樂政刑燦然具足何謂以水火爲佐水火藥物也水在下而升之使上火在上而降之使下猶王者政治均平無內重外輕內輕外重之患玉燭調和金甌豐滿衆大之珠萬物備而四氣周八風平而三才具工夫至此十有六七矣何謂以意爲使水之所以升火之所以降誰爲爲之意爲之也意之先無意意之後無意祇得中間單單

一幅眞意而採陽結胎脫體出神俱備之而煉丹之法盡矣

丹者先天之物非後天之物也如其後天則是世間一種好奇之人造作出來爲旁門外道丹也者道也上古聖人千言萬語祇教人惟道自務苟明於自然之道則明於自然之丹矣夫太極之生天地也陽升於上而爲天陰降於下而爲地故煉丹者當知未有天地之先如何是個太極太極者混虛無爲之體也未有形聲氣數之時有靈之至而神之極者太極是也太極何爲乎生天地曰太極原未曾生天地而天地得其靈氣肹然者爲天塊然者爲地而太極何曾生天地哉太極爲天地所以生則天地生而太極死矣人心一太極也丹之祖也修女之士以我心一點靈氣凝於丹宮神氣相依遂成形象久之變化無方可與太極同無始終何也非物也既成形象而非物則其爲物果何物乎天之

上地之下未嘗有是物也以其非物而終有形象可名之曰丹雖然必如是直謂之太極太極者道所從出也

牝戶謂之乾坤戶謂之坤牝者交會之後送入黃庭丹體至健陽剛之德鼎爐而丹落其中故謂之乾坤者丹既歸鼎用意封固如人之閉其戶也此時全要安靜爲主如坤之體故謂之坤

問五氣歸曰五氣者五臟之氣也氣在氣穴之中而流通於五臟之間於肺則爲金氣於心則爲火氣於肝則爲木氣於脾則爲土氣於腎則爲水氣是謂五行之氣平日間氣行於五臟各有衰旺過衰則病過旺則病甚至閉塞不通則有癰瘍癰腫之病人到息息歸元之後氣穴中之氣蓬蓬勃勃從尾閭上透泥丸與腦中之髓如銀燈相映下至重樓還黃庭臟如一輪圓月照耀於瀟湘洞庭之間結成一粒黍珠送歸黃

庭金鼎之內胎受五行之全氣故日後陽神依然於人身一般若一氣不足陽神便少一件不成其爲人突然須靜之又靜玄之又玄使這五氣爲先天之氣則生出陽神必是至寶至器之物若雜用後天恐不成胎雖成而不堅求其通玄達妙不可得突煉丹之要的的確確不過凝神二字凝神在何處曰生身受命之初凝神在何時曰眞息歸元之時夫氣在人身一日十二周天猶斗柄之指十二辰也其升也五臟之氣皆升其降也五臟之氣皆降既降之後五氣合而爲一丹經所謂金木併性情一此其時突若鉛起來來則當眞息歸元之際離中之汞已與五臟之氣同升況鉛到神房金能生水鉛金自生木液金公求雌木母求雄必然之理子又何疑哉夫靜功眞境以筆傳之不若以身驗之禪家以了悟爲見性道家以歸元爲得命夫見性方能知命故性學先之

得命亦能知性故胎息歸根自與一點靈光融通治化性與命假有先後實無先後也惟敏達之士始能知之

問陽神何以能分爲百爲千爲萬師曰陽神者一團眞氣結成眞氣所流猶如火爆星飛其火星四射點點皆有火性丹者太極也太極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生出無數有形有象的來金丹一粒渾然是個太極自然可以生出無數人來一個鶴雛子可以布宇宙然天地人物既有形象則必有毀壞大丹所生之陽神雖有形象而實無形象故分出來可爲萬合上去原是一然陽神既無形象如何飲食曰一塊純陽之氣如夏日秋陽何物不鎔化然則陽神又分爲陽神其靈通可是一般無二的曰凡有形象的分出來或有不同故聰明的人往往生出頑劣兒子陽神是神童無別樣夾雜在內其靈通自然一般無二然則陽神既分

四面八方分投散去將如之何曰至靈之物天上地下無彼不徹倘山崩面鐘鳴劍化龍而復合無情之物尚能相感如此散去之說非通論也問丹有形象乎師曰交會之後通體融和如醍春天氣熟睡方醒胸境洞然此交會果是何物是神是精是氣非精非氣非神名之爲道見之爲丹擬議之爲太極十月之後即陽神也總而言之煉丹件件皆虛寥珠一粒渾然太虛之體於此參之思過半矣

丹之爲物也有神焉在於通玄達妙之宮得其神則丹可成不得其神則丹未可以歲月計也此神果是何神此神便是丹祖子當登下臂願要修道時其神便隨斗罡眞氣降居子之心府以合會一身之物使人心地清明氣質純粹皆此神爲之也此神惡動而好靜惡實而好虛靜虛之至則其神自鑑既鑑矣自然顯大作用管攝五藏六腑一部神王

而爲之指揮五行會合萬象如船中操柁者然遇灘則隨灘而轉遇岸則逐岸而移永無觸碍棘手之處人工夫做過一分其神便將第二分工夫引你做過二分又將第三分工夫引你隨時誘掖多方啓沃直至九分十九工夫則諸皆其神一力爲之子如今好將二字爲供養其神之具如何是二字供養曰靜曰虛

南極天宮吉華上帝座劫護生之慈父萬世玄字之宗師金證玉振開正學於東洲獅座蓮臺演教傳於西域神化之妙不可名言變動之機略無端倪假狂而實聖居時和時任之間雖閒而必章作進退榮辱之外大悲大願至誠至仁多方設法度人無量天尊無上道祖仙師賜錄

問身外有身之後還做甚麼工夫師曰善哉問也此其道有二下士委身而去其事速上士渾身而去其事遲何以言之陽神透頂之後在太虛之中逍遙自樂頃刻之間飛騰萬里上之可以摩弄日月高踏雲霄下之可以遊遊島嶼閱覽形勝千變萬化從心所欲固視幻軀如一塊

糞土不如棄之是以脫卄於荒穢道形而遠蹈此委身而去者之所爲也若有志之士不求速效自肯做這純工夫陽神可出面勿出幻軀可棄而勿棄一味保守元嬰千燒萬煉忘其神如太虛而以純火烹之與之俱化此渾身而去者之所爲也直例於此聰人自擇有志者不當取法乎上哉曰此與煉虛一著是同是異師曰煉虛是補煉心未至之功此一著是補煉氣未完之事若煉心既煉到一無所有脫胎之後竟做此一著何等簡捷若先命後性者恐到末路來祇好順性不得能順命矣具宿慧者渾而一之亦妙

修眞之士抱道而處神遊於太虛太虛無所謂道因人而名之人亦無所謂道道而不道乃有所謂道也者而實無所有焉呼道之名何自而來戴天地內外皆太虛也有天地而道之流行於太虛者因天地而

塞寒是故天地毀而道全突吾與太虛邈然同一虛也以有形象逢與虛陽離有九竅流通而吾之太虛亦通窮而不審突惟其不審則纏而爲情發而爲慾時而喜怒時而哀樂千態萬狀窮工極巧以一點無礙靈光而沉淪於血肉之中宜其困苦無聊而爲貴備突沉淪既久漸忘其虛既死之後猶復迷而不悟喧入選道一生不已轉死轉生欲求解脫不亦難乎然則身之爲害如此能家何苦要白日飛昇日此化體非凡體也化體與太虛無異真火烹成形質俱化故魂則爲形散則爲氣魄散之間有莫知其然而然者

真修之士在名山靈洞之中與在街頭巷口鬧隘囂塵之所俱可煉丹悟熱如火心冷如冰氣行如泉神靜如嶽此之謂得道成仙如此等人吾久不得面見之奚煉形之法處其身心去其作用而體諸天道自然

之運行則久之而化無質可尋來學錯流往往變我道門爲拖尸帶骨以管窺天何足與語天體之大豈知我道家精修妙煉到那形神俱化之時家家太虛但見紫光玄氣充滿於天高地厚之間則爲日月設則爲雷霆鼓湯則爲風潤澤則爲雨哼聲救苦無處不通握大造之樞機爲衆生之父母其所造設不光明俊偉設此固士君子之不分大器天上原非人跡所到之處願所以自命者如何耳

太上度人以道不聞以丹神仙度人以丹未容離道其他小小羽流便詭秘傳自古以來未有以衛度人而可以長生不死解脫諸連者延年卻病理或有之古人著下丹經惟參同契爲當然皆旨僞相參然真中涉僞真亦不真余何修玄之士徒泥紙上之陳言欲奪天上之造化哉皆皆大道見面不知丹經矯誣面反信舍夜光之璧而珍其所非珍

此楊子所以有歧路之悲也嗟乎哉古今莊莊女家無數旁門盡屬邪窓作傷何救於饑有志之士宜修至道以大哲大聖爲宗師以明心見性爲準的煩惱菩提本非二境天宮地窟總在一心用綿綿不絕之功踏實實自修之地則在世爲地行仙子上昇爲玉殿真官子子孫孫永處福地豈不是大結束大休歇也說至若煉丹之法靜則無丹而有丹動則有丹而無丹子試少靜片時神炁如也氣滿如也從此神氣相依之後再用其心發真意揭成玄牝至寶藏之丹田自此之後時時內觀刻刻反觀澄天嬉火通地黃金斗罡從此而轉旋陰陽因之而顛倒功滿道成純陽至剛之氣紫胎煉骨法體溫和四季皆春太陽在頂上有書無夜造化在身中有生無殺分一爲萬合萬爲一是謂真人神形俱妙與道合真也

仙家作用並非神奇以平常之道行平常之事爲平常之人而已孔子云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天上神仙乃世間庸人也吾向來教子氣是平常說話無足以驚世駭俗者子率是而行之何怕仙路之難登仙宮之難辨仙官之難做仙祿之難膺乘雲跨鶴出有入無此乃士君子必由之路慵者家風何足爲怪子何疑乎夫煉丹之說太上原教人以養性爲主而復命次之真常之體曠劫常圓使圓耀老子無從下手縱被雖能生人殺人不能把無際無涯之道而生之殺之至於煉命之學火候到時渾身飛去翱遊太清然吾問子身內之物果是何物先要淘洗得此物乾淨超出生死然後連那身兒也可以超生死若是身內之物淘洗不淨則死生根苗尚留牢牢繫定豈如一個好屋主人不肯安心靜坐只管向外逐馳花街柳巷日蕩心怡暫返欲出一出忘返屋無人住

必至極地故煉性之學先要認住主人無心向外煉形之學是主人修理房子子細思之孰輕孰重孰先孰後不待知者而自見矣靜坐之時此心懸之太虛待氣息調和身心安穩然後徐徐收攝上來內照本體果然空空一無所有乃於此時自證妙覺十方世界盡入覺中而實無所覺覺性不生覺性不滅乃爲眞覺不來一照空崇至圓至妙小則必千大則須彌凡物之有形象者從此得形象無形象者從此得無形象天地日月胎卵濕化有則分爲萬無則合爲一果何所爲而不爲之設夫物質則必壞不壞則空人之有身由四大生我及其死也原歸四大惟此空而靈者得無所歸若云歸空本來是空以此之空歸彼之空空無彼此將何所歸惟空無歸故不死者空也就是煉丹亦是空所謂陽神亦非四大假合之身也何得謂之非空若陽神者正是空而靈的一件東西此空而靈者不可描畫不可捏塑離風鍊月之手不能於此著一絨絳獨有這陽神分明把空而靈的三字遺下一個影子是則禪之與玄相去直一間耳不可謂之異不可謂之同同異之間非上智不能造其極也

學道之士以能忍爲本喜怒哀懼非吾心之所有一切掃除何等快樂雖然忍之一字難言之矣非大勇其孰能之非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者其孰能之子既有志斯道當以大勇自期浩然之氣自負蕃植爲心冰鐵爲骨眞金遇火越見光華至於禪宗了當證明心地既悟之後須以靜力持之在家之人與出家之人不同何也出家之人所見者佛典所居者山房縱使日動亦是日靜在家之人非勞苦以營生即奔波而應事縱使日靜亦是日勘若非忙裏偷閒閙中求空則性不歸命命

不合性雖曰任運臨臨然欲求眞息之歸元元神之露體黃芽之遍地白雪之漫空蓋亦難矣吾子既已發願入我玄門須做眞眞工夫從自己本原上勘驗根座淨盡還未淨盡心體明還不明明方寸位中七尺軀內果能一無所有如一座水晶塔子琉璃寶瓶否乎果能如是再於靜中求靜志上加志硬著筋骨挺著壯皮臥繩床坐蒲團有見若無見有聞若無聞去摸索身內玄關妙竅從證金鼎玉爐採取元陽眞氣勿助勿忘日增月長將如水底之珠石中之璞精華自然蘊結光耀自然發越一年十個月內要見透出靈胎從此元陽一氣復得天頂門開此掌傑大丈夫之事也

問採取填補抽添等法俱要次第遵行否乎師曰此是聖賢救世苦心不得已立下許多名色果有上知之士一朝悟入大乘能於行住坐臥四威儀中一空所有時時反照半年十月火候到時自然性月當空元神出現所以聖賢又教人竟修上關煉神還虛一著此妙妙之論也但入習靜既久過身之氣不免循環升降上應周天度數如十五夜潮湧湧而來穿筋滌髓骨節粉碎聖賢恐學人到此境界驚恐發狂以致敗事是以發大慈心立下採取填補抽添諸種名色要學人先見過來庶幾臨事從容當境不亂任他風浪浸江由我舟隨能轉我眞眞對子說煉丹之要決不在此子知道麼人人說個煉丹煉鉛豈知眞丹不是鉛作寧著自己這件丹頭方知丹經千錯萬錯啼就是吾說的也都在千錯萬錯之中須檢取無文字處子心多懼紙緣求道不切見性不眞信我不篤若立誓要求道使認眞眞做見性功夫師傳一句信一句師傳半句信半句既遇眞師既受眞訣何嫌何忌而不篤誠子心惴惴然惟

恐求道無益有害想到靜工疑畏交生具此膽識做不得忠臣做不得孝子便做不上仙人要知性是我自己的性命是我自己的命都是天賦的天賦之而魔奪之有是理乎且學道之人有無俱捨看得此身尚是幻忘證佛刀斬鼎鑊能害我身不能壞我虛明之體此體不壞就是今生果爲魔奪這一點虛明之物金堅火烈再托人身自然要還我成仙得道之願況一心不亂萬魔不來一心能敵萬魔一真能鎮萬幻吾亦何懼之有說且上界聖賢於嗣法嗣道之弟子愛之若珍珠寶玉珍玉有個好弟子無個當初起首時節立下念頭便把姓名鄉貫列之天府日日有聖賢降臨察其功過若果志真念確聖賢喜之不勝歡容護持不減慈母之於赤子也豈肯置之度外任這兇魔惡鬼去擾害他侮弄他戕賊他陷無是理也子既已發心爲我道門弟子須鼓大勇立大

誓願要做頂天立地丈夫旋乾轉坤的豪傑大振玄風宏闡法席即使身陷魔巢命懸魔窟猶可懇著自己性靈放大光明照耀幽隱使羣魔遁跡衆鬼消踪況清平景象高仙爲友而乃生畏弛之心是豪傑丈夫之所爲乎

學道之士閉口則息開口則笑和樂之極動與天俱日日在春風之中時時在明月之下故可以上合高眞與仙爲侶若此者子所不能爲也男子以天地爲胸湖海爲襟雲踪縹緲何所不之奚必拘拘一處說子因兒女太多所以不免齷齪然雖居生一門修道張志和浮家泛宅吾思古人買獲我心高風不遠芳躅可追得道之士到處俱是亭館逢山便爲宅舍老子騎青牛而西去達摩舍天竺而東來放脚出門自是大路婆子何足爲累隨身本事便是行囊何足以爲患哉

吾見上古修道者煉得心靈一應妙理皆從自己心上悟出做得來親切有味更無魔障後世之士忘了這一著件件俱從師家口裏討消緊又有一等瞎眼師家便去裝模做樣盟天立誓受人錢財及至傳來都是小家工訣以言大道彼尚未曾窺見以訛傳訛以妄逐妄羣羊相隨業障聚訟以求登眞入聖不亦難哉不亦悲哉若眞仙教人只傳得一個煉心口訣使他一步進一步一層進一層從他心坎上細細流出若得上根上器之人豁然了悟超入大乘頓便是天宮由河大地無非是黃金世界仙蝌道侶不時來往直到那形神具妙之時連自己身心一概俱用不著何況師家傳授直如土塊方知前工夫走遠道路不得不然耳吾豈不肯說天下人也惟上根上器之人方信得到以子根器好故書以示子

學道之士心有神目天上地下無所不見故從上聖賢求道都不向外馳求靜而求之於一心無不具足太上老君九鼎神丹原是一心相授以心合心重不從口中說出書中寫出若要從口中書中傳授大道雖傳授來亦不親切做去決不如意是故心也者萬物之本一元之會合心面別求猶離根而求葉也吾見世間修女之輩曉得一件兩件便要做出師家模樣要人禮拜受人齎供吾若見之不免叫一聲罪過天千古宗師度人無量只是教人明心見性磨洗女珠靈光透發他自能生出妙悟時契眞機與我心印印相印他既從心中悟出必然覺得親切做得如意及其成功萬法總歸空一眞含萬法得意忘言之妙夫豈他人可以指點別人可以領會而乃區區爲求之於語言文字之間不亦謬乎嗚呼天下無眞師久矣面譏女之士十室有九人人自謂已得驪

珠厚自期許規模做樣豈不可哉吾見德不免叫一聲非道
學道之士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何以言之蓋機到來自己初不著想忽
然之間悟入微妙法門此何以故由其風具靈骨夙有靈氣故能如此
吾子誠有仙品而習氣太甚大是爲學道之累宜時掃除之古聖戒
忿窒慾四字決定離他不得和以虛棄貪以樂寂言以養德常定以
安心一切邪習漸漸殆盡便是一位在世仙人天天上神仙原最喜交
結朋友同遊同宿此倡彼和杯酒往來詩歌贈答與人一般無二只緣
世上少個與他志同道合的他只得兀兀地作在天上或隱山林不肯
出來你若是真能做虛心實腹與他志同道合兩心相印話必投機他
必然飛跑到你家裏與你做個莫逆之友非惟你不舍他他亦不能舍
你保你丹成行滿攜手同登何樂如之是故求仙不必外求總在自己

心上做勵道不可以言求亦不可以知取須隨事證悟隨事勘驗積有
功行天神從之非惟丹成法亦虛交
故上士學道體之於身中士學道索之於言下士學道求之於衛學者
多而成者少良由道在邇而求諸遠也吾子絕意棄智心寤俄惟所
道之是求可謂有志者突然未做切實工夫何謂切實工夫孔子云攻
其惡無攻人之惡便是切實工夫也惡之見於事者易見惡之匿於心
者難修故好學之士時時刻刻祇在自己心上勵合何謂勵合蓋勵我
隱微之處有合於道否也一念之動或邪或正吾自知之如其邪念發
時銷殞如鋤苗者去其草務拔本絕源不使再發如其正念隨之充之
日增月長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
達之於其所爲義也由是推之而仁不可勝用矣而義不可勝用矣仁

義充於心面睟於四肢發於事業被之於當今傳之於後世子看這等
人是甚麼人難道不叫他是仙人不稱他是菩薩這就是眞正仙人活
大菩薩也我與子爲師弟以來言丹言道深切著明矣試觀子心向以
爲未徹於此者夫大道平常本無異於人處人能行之登峰造極天人
相應直在呼吸之間金鼎玉書降自帝廷金童玉女常在侍從可以執
券而取子何必舍切實工夫而希心於玄渺之境是自走岐路雖日求
道轉與道遠離日求仙轉與仙隔覺吾來度子之初心乎俯眞之士越
過難處之境越要降心抑氣怡然順之由之阿水之濱茅廬衲藤一甌
一笠之外更無他物風雨蕭蕭烟火不舉萬壑松聲洞門常精道人破
納不完滿團污敝結跏眼坐屢空宴如與凍鶴爲侶寒猿作伴此是何
等境界庸夫俗子以爲清苦難堪吾以爲極樂國土清靜海中也子有

疏食可以充腸布衣可以蔽體夜有藤床紙被倦臥竟夕無有俗情榮
恢世紛繫念此小小地仙之福子尚以爲未足乎至於煉命一著雖授
口訣尚待仙緣自有人來接引天高地卑決不放子獨坐一室也吾言
盡於此矣子當將諸種請問陽神陰神之分師曰陰陽本無分也陰未
離而出神太早謂之陰神其出之時或眼中見白光如河則神從眼中
出或耳中聞鐘磬笙管之音則神從耳中出由其陽氣未壯不能撞破
天關旁竅別徑從其便也既出之後亦自逍遙快樂穿街度巷無所不
之臨水登山何徑不得但能成形不能分形但能言語不能飲食但能
遊走人間不能飛騰變化若盛夏太陽當空則陰神畏而避之是以雖
帶仙風未離鬼窟豈能形神俱妙與道合眞也哉
問陰神可以煉爲陽神否乎師曰可譬如陶人冶人造下器來有滲漏

處不妨將這原器來打得粉碎傾入模中再行鼓鑄學仙之士陰神既出不甘以小成自居只得再行修煉將那陰神原形粉碎傾下金鼎主爐重新起火千燒萬煉火候到時自然陰滓陽復眞人顯象問何能使陰神原形粉碎師曰忘其身處其心空洞之中一物不生則可以換凡胎爲靈胎變俗子爲眞人而事畢矣

古人隨遇而安雖遇毒蛇猛獸與之同居親若兄弟況同類之人乎子欲捨地皆因自己學問淺薄無大主張無大包容無大涵養見俗子間俗語氣怦怦然憾爲之動思得一清靜之區離衆索居方慊所願具此胸襟將何適而可吾子過矣有度量人有學問人決不如此彼以逆來我以順受彼以嗔至吾以喜當幽蘭生於蕭艾之中未嘗自別於蕭艾而芬芳自吐行者顧而愛之鵠立雞羣之中未嘗自標風韻而儀度臨

遠自有凌雲之志古之得道者往往有投入廛市爲廚爲屠爲處德性蓋陶冶王稽首敬愛交至況魔尚可化海亦何患於人哉

子欲修道全眞發無上菩提之願而乃與婦人女子爭一日之短長不亦可醜之甚乎至於塔之結與不結此乃末務不必拘拘子方寸之內自有靈境果能掃空窟塔以先天之火焚起一爐信香吾將降於此中與子密密相印傳授秘法可也外此吾何求焉

問靜中如何有許多景象師曰凡物之生爲我有身以我有心是故由動而生者謂之景山靜而生者謂之象何以謂之景大約起於人之妄念緣不已而海市蜃樓空中造出一念覺照亦即時銷殞何以謂之象初學的人日日在動中顛倒縱上蒲團六根俱寂識神閉面無用彼不耐靜自然作祟起來神頭鬼面種種現前一心不慕亦即登時銷殞

此景與象之分也然而景虛設而無形象幻生而有物此何以故動爲陽陽故無形靜爲陰陰故有物要知靜中所見之物即動中所想之形景象不分俱是識神役幽學道之士識能於日用動緣中時時惺鏡高懸刻刻智珠朗耀隨起隨覺隨覺隨滅一滅永息息不再生則此識神已從動中滅盡靜來更有何物到我面前自日鬼跳一位眞人來顯化十方世界永無魔何便如之何樂如之今人但知靜中之象爲何慕可怖而不知動中之景尤爲可駭可愕也無人無我廓然大公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之謂道太上忘情忘其所以爲情者也人以爲我之見故情生路情生則境生境生則忘生忘生則幻出無數空中樓閣而人於此生亦於此死生死之由別無他道祇此一念留我面一點靈光在太虛之中觀人間愛樂淫慾根蒂不登於此打動譬如種子復發萌芽而

生死之念起矣業緣既結無明之火按捺不住倏忽之間墮入腹中陰陽爲主六根薪以作用怦然如醉漢之隨路而宿是故修眞之士照破向來幻妄從假處覓眞情中見性如大夢方醒猛然驚覺則滿然當此之時業緣頓生死之路絕矣然則此一覺豈猶如然底翻身於所波瀾浪中透出頭來凝神定慮把眼一看彼岸非遠清風玄鄉之鄉依然不改如浪子還家遊人反舍不亦快乎吾見天下之人迷眞逐妄雖得一二於做夢熱鬧時將一碗涼水窮頭潑下幻緣幻境登時消殞雖或有之又苦不遇明師旨修晴煉到底無成生死之因人如此衆傑豈能不自主張爲天地間一大自在人哉讀書聞道揮塵而談探賾索隱焚香而坐遊六合以外之名山觀八方不及之風氣設法於琪林瑤圃藝藥於瓊館芝田至於天上高眞分司遺化佐天帝於眞空妙有之境

握慨儀於太上無極之宮如事其事而不勞如行所行而不亂天地之大如指諸掌近在目前何樂如之耶修玄之衆有數千家由術而進者十分而去其九僅餘一分三元五氣七轉九還可謂正突然欲求明道通玄之士萬人中難得一二嗟乎皆由長生之說誤之也夫長生二字從古以來無人解得未識長生之體先窺長生之用故坎離水火探鉛煉汞之說紛紛於世衆生無知遂以一點貪妄之心希圖成就半途而廢者多即便成就不過支持壽限幾百幾千總是有盡的日子乃儻然自托於大道不亦可悲之甚哉夫長生者要知吾身眞元妙體是長生四大五蘊皆有生死惟此眞元妙體獨無生死人而得此便是無上還丹從此煉度本來參修以五載十年之火候養成至神至聖之仙胎使宿生習氣銷鎔殆盡名爲煉丹實爲養心此太上教人煉丹之要旨也

從無有人點出吾故一言道破使世之學煉丹者睡覺不亦可乎

性命之學是一非二苟能見得眞眞性體即能立得眞眞命根純至十月胎全陽神透頂雖云了命工夫實是完全我性分內事豈非性命原不可分

修持之要千聖萬眞總歸寂滅學道而不至於寂滅未有能度脫者也然而仙佛有分於煉性煉炁之間耳佛家重煉性虛光獨耀迥脫根塵此謂性長生仙家重煉氣洞出純陽之體金光法界自我爲之此謂氣長生究竟到得無上之根原就是氣也是性長生也是寂滅何也此氣若是陰陽五行之氣是有形有質之物以如是生亦以如是死以此爲人亦以此爲鬼至若仙家所煉之氣蓋有超出於五行之外者約而言之總是元始以來一點靈光渾融還太和至眞之物而實無有物也

既無有物則更有何刼之可度而世之學仙者妄意推測以爲仙人是享福受用一班快活的人夫有福可享則便有罪可遣既有快活則便有愁苦二者乘除之數相對之理也而世人愚痴作此等見是與貪嗔痴三種忘心一也以此學道去道遠矣

唱道眞言卷之五

南極天宮青華上帝分木公之始氣爲金母之鄰家遊戲蓬瀛之濱安神崑崙之頂教誨生於水火刀兵之劫劃衆魔於陽九百六之災忽到人間化就一方神聖旋歸天上融成萬里祥光金爐煉造物之丹下藥阿形上藥能回神氣玉碗丹長生之句旨方度世妙方直度仙真滔滔無名不可思議巍巍至德難以形容大悲大願至聖至仁默回濟渡人無量天尊無上道祖仙師賜籙

覺問如何可以見心師曰子欲見心當於靜定中討出靜定時要把萬緣放下如皎日當空一無障碍此時一知不起一覺不生從此有知從此有覺便是我眞元心體若竟認無知無覺是我心體是爲頑空若竟

認有知有覺爲我心體是爲前塵妄想均失之矣於無知無覺時尋有知有覺處此所謂太極開基也然則知覺未起時此心何在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子於知覺未起時不知心之所在子試靜坐到如如不動地位忽有人呼子之名曰某子必躍然應之曰在這個應的是誰子必曰應的是口把來答應的是誰這便是子之眞元心體由此推之知覺不起時心固自在也不假思索隨呼隨應此即孟子之所謂故也利也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即此義也

問知覺紛起時心之眞體何在師曰子前問知覺不起時心體何在吾教子靜坐一無知覺忽有人呼子之名子必躍然應之曰在這便是眞元心體吾今即將此說再指點知覺紛起時之心體與子看子於靜坐時物感心消種種雜糅混亂胸臆亦有人忽呼子之名曰某子必躍然應之曰在這應聲的時節把向來種種雜糅盡行丟去了無限糾糾如葛藤莫能思惟剖不開知力照不破忽地一呼躍然一應情識俱斷根蒂皆消將吾本來靈明之體從此一應間懇空提出由此觀之知覺不起時萬境皆滅即呼即應一眞自如方知心不與境俱滅知覺紛起時萬境皆生一呼一應眞元消落方知此心不與境俱生此之謂不生不滅子能於此際豁然便可以了當生死就是父母未生前原是這裏父母既生後原在三千大千世界言未既有撫幸而笑者曰若說未生前原在這裏試於未生前呼子子可應麼曰怎麼不應吾尚無形子將誰呼子若呼空應必資空既空無應有應不空是以不應名爲空應誰謂吾不應耶笑者曰若說既生後原在三千大千世界則有人呼子便三

千大千世界俱在應聲何爲應者獨子曰誰謂三千大千世界不俱作應聲若執吾應必吾外無復聲要知吾之一應即是三千大千世界同時俱應也子毋以形求之以形求之則窒矣靜如以木取火子若執有此火是此木所發則必此木有火凡木盡非有火即便有火則必一木有一種火非木木之火一火有一種性非火火之性須知一木之火即木木之火一火之性即火火之性浸天浸地亘古亘今同一火同一性故如來于一毫端偏能受十方國土云何云何如是如是或有問者曰心體本空一物不有則喜怒哀樂果從何來若是本無則迥境不能相感既能相感則喜怒哀樂決非外來吾應之曰喜怒哀樂非境不生乃知是遇境而動之心若說心體本來有喜怒哀樂則當不見喜而喜不見怒而怒不見哀而哀不見樂而樂矣有人焉無故忽喜

怨怒哀樂人必笑他爲痴指他爲處何也人心本無喜怒哀樂也由此推之人必見可喜而後喜見可怒而後怒見可哀而後哀見可樂而後樂必有所見而後應之豈不是遇境而動之心或又曰師既說心體本無喜怒哀樂何以中庸之說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吾應之曰心感物也遇境即發自然應得恰好不假安排故謂之和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然不動未發之中也感而遂通中節之和也舉入作易下一感字最妙感而後發乃知心體本無喜怒哀樂者矣

或又曰師言喜怒哀樂遇境即發乃知心所固有陳曰心體本然無物欲心有物則亦一物也一物何以能應萬物凡喜怒哀樂皆外境入感於心惟心體最靈故感之即通一感之後亦復無有若謂心體本有喜怒哀樂之根子試於此刻內觀已心喜何在怒何在哀何在樂何在如

華山宗玄水關天印行

果有根則於無喜怒哀樂之時索之而喜怒哀樂隨見子於此刻勉強要喜怒哀樂不得乃知心體清空一物不有以其虛而至靈境來感之心即隨感而發故孟子曰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時一見怵惕惻隱之心與見俱發未見之時此心空空如也既見之後此心又便無了惟乍見之時此怵惕惻隱不知從何處來若決江河沛然莫禦若謂此怵惕惻隱預先安排下的則未見之時爲何空空如也既見之後爲何便就無了既已無了他日又見這怵惕惻隱又隨見而發發後又無無後又發試問此心有物乎無物乎無他虛之極靈之至也惟虛而靈故能隨感而發發過即無吾道家所謂安閑一致於此思過半矣然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隨發與夫見財忽起盜心見色忽生淫念此淫念盜心亦與境俱發何所分辨不知凡念頭發得十分四

滿處便是心之眞體稍有未慊即爲妄心乍見孺子入井此怵惕惻隱何等切實淋漓痛快烈烈轟轟如夏日秋陽猛烈切切如悲風苦雨與大菩薩慈悲救苦之心他不多一些我不少一些豈不是心之眞體若見財起盜見色生淫雖淫盜之心或亦與境俱發然畢竟道是自己不好心不可與天知不敢對人說欲做不敢做欲舍不即舍比那怵惕惻隱之心不十分四滿及至自己悔悟知這個淫心盜心斷斷然成就不得的登時雪消冰解當此雪消冰解之時這點眞心又十分四滿了即可跨上蓮花寶座爲大衆說法一點靈光閃閃爍爍明明亮亮可照見三千大千世界故曰凡念頭發得十分四滿便是心之眞體稍有未慊即是妄念此之謂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或者曰師云喜怒哀樂皆是外境入感於心然乍見孺子入井未嘗不是外境而怵惕惻隱孟子

華山宗玄水關天印行

便謂仁之端也由此觀之仁義禮智皆是遇境而動之心本非心所固有而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儒者輒言吾性中有仁義禮智此何說也吾應之曰儒家言性大約即用以窮理而推其本則曰根於心若論心體固是一物不有寂然不動之際與太虛無異將謂太虛中有仁義禮智耶或曰天地生物之謂仁四時代謝之謂義往來有序之謂禮分別萬物之謂智惡得言太虛中無仁義禮智吾應之曰此氣化之流行於太虛者也氣化流行於太虛之中而不可謂氣化之即太虛也或曰太虛中既有氣化則人心中自有仁義禮智氣化流行於太虛之中則仁義禮智運用於人心之內原是相同吾應之曰此亦是後段說話當夫氣化未有之先難道就不成一個太虛一點眞元虛空寂滅冏冏自若也或曰然則根心之說非乎吾應之曰不非自太極以來大化日趨於

生生也者仁也既有仁必有義與禮與智聞人生於仁故心象之有感即發以此推之遂有根心之論若直窮到百尺竿頭以上則心字尚說不得況仁親親智耶故儒家談心性祇說得後半段道家談心性又從前半段說超若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即是仁義禮智但有毫髮之差便是人欲故不可謂之根心

太無以來一靜之後大化日趨於動突動者根乎靜者也儒家於動靜交接之際渾渾噩噩之故有仁義禮智根於心之論道家原始要終原始則必窮其靜極窮動之先要終則必窮其動極而靜之後此儒與道立說之異也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文周孔儒聖人則又未嘗不言也言之而人不察也

道家謂之虛佛家謂之空空能無所不見無所不聞假如發個念頭兩

人相對此不知彼彼不知此以有形骸之隔也空本無所隔空無量無邊故人發一念同室之人不知而無遠無邊之空知之聖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視民聽天何由知天空故也儒家之慎獨畏空故也小人閒居爲不善君子如見其肺肝君子之心空故也空之爲用大矣哉或者曰吾心之空與太虛之空有大小之不同何以能無所不見無所不聞吾應之曰凡物有二惟空無二若是吾心之空與太虛之空不同則甕中之空與室中之空不同室中之空與庭中之空不同庭中之空與屋上之空不同而世界內外竟有百千萬億之空不得此類而一視之矣子試思空有形乎有象乎若空有形象則此空之形不能當彼空之形彼空之象不能當此空之象直謂之空有不同可也空者無有邊岸無有窮際凡物有隔處惟空無隔處凡物有異處唯空無異

處凡物有隔處惟空無隔處凡物有分處唯空無分處浩浩蕩蕩圈圈圜圜一個大空中有柔光聯絡貫注毫毛之細空能見之蠅蚋之聲空能聞之猶如人之一身血脈流通精神融洽蚊蟲無有不覺空之爲空何以異是子能造有還無一空性海則吾心之空與太虛之空野火照家燈是一非二若說有二空定是非空若是眞空隨然無二子試

空之以驗我言

道者一也不變而至常之謂也太極既判之後起初是此時到底是此時起初是此物到底是此物自一世界以至於十萬世界皆是此時皆是此物未嘗有少變而失其常也此道之所以爲道也人之心體原是不變而有常的其所以變而不常者是妄想雜糅也非心也使心有離

含有久暫則天之道亦當如是觀乎知天之道則知人之心突然則人生於世始終爲妄想雜糅所迷何嘗能自有一刻之心能見一刻之心是我眞心則終身終世一切萬劫皆是此心無以異也然則人之生也妄想雜糅生之心無有生也人之死也妄想雜糅死之心無有死也人之歷一劫以至萬劫妄想雜糅展轉歷劫心未嘗有劫也是故人苟能見一刻之心則此一刻之心已與生生世世一切萬劫登時斬斷再不復生再不復死再不落四超出三界永免輪迴皆在此一刻上邊所苦輪昏轉迷自死至生自生至死自一刻以至萬刻妄想雜糅無一刻之斷如瓜之連綿爲之引藤枝上抽枝節上生節無窮無盡不斷不聯喚

我萬刻茫茫可謂遑遑而妄想雜糅無一刻之斷是以三塗八難去而重來迴而又往竟作熟遊之地與言及此可以爲之痛哭者矣吾子好道當培養出根宏修德行自去認眞要見那一刻之心有此一刻之心

則已與生死路絕自一日至終身自一刻以至萬塊皆是此一刻之心做主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飛昇高朗時事之易易耳

道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而人爲最靈成仙入聖惟人是賴參天贊地唯人是爲是故人也者天地之所不得而重者也然則修玄之士蹐諸天乎揆諸已乎人蹐諸天天亦蹐之於人天人交相讓而法法宇宙皆無一兩個撐天撐地之人嗟乎何人之衆而成其爲人者之少也是以有志之士當於自己方寸位中做出驗古以來有一無二的事業天賴以清地賴以寧人物賴以生成此人耶仙耶聖耶凡夫也仙也聖也凡夫也天下事皆是凡夫做得人慊不肯做凡夫吟詩作賦自謂多才不知天地間那少你這幾文句字描山畫水自有專家不知天地間那少你這幾筆墨水枉將有限之光陰徒爲無益之閒戲傷也乎哉吾如今勸

衆人人生於世不可多得一轉眼間死期即至要做事須做天地間少不得的事凡無之不爲輕有之不足重者讓那一班閒漢做去抵不得生死當不得出頭本領前程牢牢繫念如寒之思衣渴之思漿睡裏夢裏不肯放過法身見在法界非遠一呼一吸通乎氣機一動一靜同乎造化則陰陽於一毫之內離日月於半黍之中大道冥冥太極流精心包元化氣運洪鈞上朝蒼昊下掃幽陰硬風混合百日功靈天仙地仙水王山君同登大願廣度衆生風雲龍虎叱咤麟鳳侍左右助轉法輪易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太上教人修道祇是修身身外無道乎弟忠信便是道也玄門更無別即此爲是登仙證果咄山乎此人能識得子臣弟友之道天

官庶位以待子其勉強而行之夫煉丹之要明心第一天上無雙高貴祇是心源淸澈不然着上去原要落下來太上老君度人十萬八千無非心心相印無異無同稍有異同不成正果是故煉心二字爲淸淨法門萬眞總路子不可以其易而忽之也子心地比前較爲淸澈然無之又無玄之又玄竿頭再進直到大休大歇始能拔出生死之根大丈夫勇往直前立志既眞天賦辭易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吾爲子師道無別道法無別法吾之所知子能知之吾之所行子能行之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聖賢所言誠千古之龜鑑耳夫大道如布出菽粟一日不得則飢寒切身一日不由道則墮入畜獸但見披毛戴角與吾分形異體撲之方寸之間異耶同耶將無同矣嗚呼彼之見前吾之將來也大洞經文古奧莫測行持圓滿心地靈通登時解悟但知之非難行之非易子

欲酬願當做始做終數年如一日何難直証眞宗修無上道哉是故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誦經入貫誠字先之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則萬物皆備於我矣夫人身有萬物不誠則妄妄則幻出妄緣三尸六賊隨人意見所着造出海市蜃樓做出千態萬狀心加工伎兒尸賊爲之害也誠則實實則眞眞則眞神發見敬心所結端拱無爲玉容金質星羅碁布心空如鏡一塵不染爲淸淨法身既有法身必登法界是故意誠心正之學爲今人之所厭聞將謂黃老之學不由名教崇尙簡略不知正心誠意方是修眞切實工夫謂天君蹈仙境總不脫誠正二字驅氣惰容害道之賊學者違之如仇克之如鬼方許進學堂爲我玄門弟子不然亦安用之矣夫升仙之子始而從事於性心繼而從事於鼎爐事有始末不容倒置理有輕重毋可混矣子能做得擧實何患不爲仙佛元始

天王來是人做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信然也人率謂元始天王是先天聖尊吾試問他天下何人是後天來的清虛玄朗便是先天待總歸個是後天人有先後天之分心無先後天之分隨人做去上天不限人以貴格賤賤爲凡好去自行卜度卦得自底其心古往今來感得兩條大路爲善則生惡則死善則生天宮地獄之判祇在一心上天也有路直達宮居入地也有路直通鬼窟孔子云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上下之關鍵在發數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微之際間不容髮思及於此能不悚然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太極渾淪萬象從至中之處一點靈機生天生地包絡二儀而萬物各得其中由此推之人心之中可悟矣

人心虛而最靈不偏不倚靜而求其至中之體動自在也動而求其至中之用動自在也天無爲而神行其間人無爲而神守其舍渾渾乎浩浩乎與太虛同虛非造物者之可以賜而役之也天地間有陰陽五行結而爲物是爲鬼神人一念初動便落陰界鬼神知之當此之時機關一轉鬼神便乘此機關駕入血海之中故人自既生以來情見日生機巧益熟皆此一念爲之也學道之士拔出生死之根不過拔出此一念耳若此一念不動鬼神執從而駕之古佛如來經凡千萬劫天魔外道從之如雲伺其念頭動處了不可得故能長保法身永處法界令人於一飯之頃日不移晷情見意識無數紛來縱云學道吾未之聞也古佛如來與人一般若衣吃飯飲食起居無念不動實無一念可動無一時不動念實無一時動念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妙哉言乎至哉言乎是故學道冀先煉心使心歸虛歸如一抱泰珠這便是極妙神丹不生不死永遠逍遙自在爲仙爲佛不過如是而又何他求哉今人不求道而求丹不盲心性而盲水火無乃舍其本而末是罔乎上古聖人著書立說未嘗著一丹字丹之說起于漢代蓋上界高真憫衆生之陷溺故以煉丹之說引而誘之於道後世之人墮分爲性命兩宗冀冀不能煉心徒從事於陰陽離炎之術雖至銖銖不生究竟成就夫大丹無形無質至虛至妙而欲以穢濁之心爲貯丹之器有是理乎淫心縱酒真氣分剝而欲以七情六欲之身爲大丹之鼎爐有是理乎是故煉丹之要煉心二字盡之

大道之要盡於一虛虛之一字萬法該焉從虛而有斯爲真有從虛而實斯爲真實元始天王之寶號曰虛無自然雖萬靈萬真不能出此四

字物之所以有生死者以其未能虛無也天有陰陽五行則主不虛究地有剛柔燥濕則地不虛究故天地不能逃生死而況於人哉試以鬼神言之似乎虛究然生前不能修道鍊形脫去究之七情六慾與一靈原相牽染欲滅無由冥論於鬼趨鬼聽具聰明正直之德亦難免於薄化爲鉛爲爽總是缺因惟得道之士念念合虛心心無著培養靈元如抱珠胎光透發與天真法界合而成聖如是而不無界恐落有是理乎嗟乎吾見世之修道者多究而能得其要者蓋亦少究何也以其立志決要務成仙本來一訓肚腸道下多少妄念以爲仙家變幻不測受用不盡面自己一件大事反置之不問如此學去雖累千萬年終無個休歇日子豈不可惜太上之爲太上萬劫一心心心不離道化道妙自然境逍遙水無貧者不言而化不怒而威何容思慮造出事來

以虛應虛而化理章章自有世界以至於今如一日也

天有高下仙有聖凡等第不同吾人之道德何如也無有道德不修而指望可以成仙者有志之士其可自忽乎哉丹之一字其理甚微須得真師真訣既遇真師又授真訣亦須自己死心塌地杜絕塵緣以明心見性爲第一乘工夫以坎離水火爲第二乘事業以分身煉形爲第三乘究竟至其飛昇必得三千功八百行圓滿之後方有指望非淺躁之輩所能僥倖於萬一也是故修真之士前當培養當元扶植善本言不輕發目不邪視耳不亂聽事不妄爲凝道於身自問可以對真而無愧然後安爐置鼎引鉛煉汞則天神相之魔不敢侵九代祖籍破超仙界今人往往以粗鄙陋劣之軀希圖登仙入聖之事試問玉殿真官豈同人間富貴可以智取而力求者是故人患不能修道何患不能成仙孔

子曰道不遠人子臣弟友便是神仙最上法門無數高真俱從此入隱無泛求爲聖爲賢自然天宮享爵爲臣爲仙自然地獄當災碧桃花下吹笙鼓瑟與仙侶傳觴翠山堂中香燒獸爐與修禪作伴孰憂孰樂何去何從究其所以然之故祇在一心上別却路頭嗟乎危哉此謹爲爲之耶夫人發一善念如一縷微煙發一惡念如萬重山頓然則善之成也何其難惡之積也何其易是以明道之士務使善端充長以至有善而無惡又何仙之不可成哉

夫煉丹無別法安其心和其神怡其氣足其精陰邪爲丹之盜賊機巧爲丹之讎人苟能念念在善節節在善則陰邪自消機巧自滅心無不安神無不和氣無不恬精無不足而事事物物皆先天爲之作用否則以駁濁之心染緣之神浮露之氣淫佚之精而曰我已煉丹也成乎不

成乎

學道之士有初心有中心有末後之心何謂初心發願是也何謂中心不肯半塗而廢是也何謂末後之心成功是也此三種心即是三種壁發願發了發願一圈安想指望成仙享天宮富貴雖不肯半塗而廢而修持之際就中有數府轉變自己撰出不能從一條大路上直走到底行一法未幾又變一法棄故易新以求速效至於末後一着尤爲緊要工夫做到九分九釐如未曾做的一般雲生足下頂有四光覆爲極平常事方是有大器量人一生歡喜之心未免徘入處道數年辛苦一朝而棄之豈不大可惜哉此三種學者所宜戒

學道之士當修大定所謂大定者定時固定不定時亦定浮雲出岫本來無意流水離源豈是有心道家行住坐臥如一羽室中隨機逐緣用

不着一毫并落受人褒非不以爲榮受人詈辱不以爲辱背樂在前無貪得之念糟糠在御無厭苦之心逐着軒冕只是平常視數看那乞丐猶如自己六親方是有道德的大人上帝聞之而嘆賞諸聖聞之以爲不可及者也人修行到此而不得飛昇雲路上朝玉京吾未之見也

學人立志貴乎貞其持己也貴乎雅飭而與人交又貴乎春風和氣兼是三者方可謂有道之士出世入世無往不宜天上真仙聞其風者必且愛之慕之御其爲人而況於下焉者乎千年踏四句正當君子行成名立之候德宜進登時就進惡宜懲立地便懲若以如此之年而遷善改過尚在邊邊息忽之間恐必有所不及遲不及改者吾子勉之聖賢非他人之任豪傑以精勇爲則黃鵠雖難致之窗呼之即至白雲數無情之物召之必來須要問自己是天上人物還是地下人物在金剛

瑤陛謹大仙眞鶴班證序之中可以容我站得定脚跟否問之又問思之又思此時可以自信可以無愧則踴然便是一位神仙也是神仙不是神仙再不消去問別人亦不消尋個活仙人來問他祇是自己較量自己品度信得過十分無一毫欠缺則金闕瑤陛自然有你個站立所在大羅天宮自然與你一所住居宅子雲路道道自然有個活仙人來接引與你同上天去中庸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吳子能自慊吾將與子爲寥廓之遊爲衆祥雲一天笙鶴何其樂也

學道之士何所爲而爲之爲長生不死乎爲文章事業乎一無所爲也惟一無所爲而後可以謂之學道之士然則學道爲無用者耶老子曰無用者用之本無爲者爲之基明乎此乃可與言道矣我見天下之人

往往以一派妄心希圖登仙入聖離却五濁惡世不知天上神仙日日在塵勞中來來還還慈悲教苦比之世間吃閒飯幹閒事說閒話作閒戲者十分勞碌十倍憂勤千辛萬苦度得一人兩人無裨於世道此一兩人超脫而去而大地衆生受苦自若待迷不悟自若於戲聖賢之心有虛者耶無盡者耶世界有盡而聖賢之心無窮日月有窮而聖賢之心無窮故人當登仙入聖之候便把乾坤大大一個擔子挑上肩頭直至大地衆生各得解脫然後那個擔子可以安放得下昔曰一夫不獲是予之辜聖賢之心職劬如一日也是以眞心學道之士以濟世度人爲本分內事不爲自己一個長生不死不爲自己一個文章事業分明要做三途八難六道四生無數含靈一大父母見他受苦如己親睹見他痴迷如己陷溺千方百計要他總我化海與我同到清淨無爲大羅仙境方突我向來發下大願是有學道之士必當候如此念願如此根本與天授總賦日光月朗同體合德則修持之際自然業障來現魔神拱衛試其道成觀其修到何也志同願同而道同千人萬人唯一人也

鶴膝子慧之書以此緣汝

修眞之士有所從來或從天來或從蓬萊三島名山勝境中來或從人間智慧福德中來三者雖有不同均可成仙上二種俱係大根大器通念一發天神隨即照顧何也譬如有人曾做過朝官或判居林下其僚友顯貴者多一旦直降綸輪何難之事若從智慧福德中來欲要求道須得勉勵清修十年五年方能遮格灾心乃有仙眞降臨譬如常寒之士非力自振拔無人汲引救比上種較難至眞成功則一也不得一以涼德薄才希圖大道猶如井底之鮮仲盼雲霄終難自致即藥得眞傳

不思積功累行硬自操持眞仙不到鬼魔必來徒害自身覺不深可慎乎

初學之士定力尚淺要識我所從來如何可以識得當修持之際心地黨通猶如宿解紛紛妙悟不一而足便是有聖賢在室中指點暗裏護持爲上等根器之人若自用苦功多歷歲月做得一分方有一分效得二分方有二分中庸曰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如此苦心難道仙眞不發慈悲去救他少不得有個日子此爲中等根器之人若心雖篤道作輟廢悔或在家戀妻子之樂或在外溺交遊之歡性不耐靜念與道遠此爲最下等無根器之人雖聖賢與居亦無可奈何得他今生如是來生可知一失人身難乎難矣修眞之士處於暗室屋漏之中如在光天化日之下有此眞品便是眞仙蹈虛無而登寥廓乃其本

分內事

人能以豪傑之才爲聖賢之學以慎獨之功養浩然之氣則日後界天定居高位超拔塵冥福陰子孫功名事業願不偉哉吾今見流俗之士未有寸善寸長可以度越流輩而安自希於坎離水火之術俗情未除而貪慾叢結志在邀福而夢想清虛不幾令大賤天上無數高眞聞言設爲絕倒哉吾今明明爲衆人說破不是衆賢豪傑切勿指望成仙不起一代儒宗真作玄門弟子天律嚴嚴天聽至靜安必一生殃及七祖是經所在有祥光紫氣上衝雲霄諸天生善業聚來擁功德無邊不可思議倘有不肯之徒本昧玄修妄加誹毀當有雷天神王擊其本身旁及存屬生懷奇疾死墮酆都萬劫沈淪悔何及可不慎諸

唱道眞言後序

覺行年三十有九不知修眞之爲何事也直至己酉之歲行年四十受錄元皇筆籙大法承 青華道父祖師臨壇誨諭諄諄始知天地間有長生不死之道人人可爲不得聖凡求之即得自此以後每日窮究丹經探索義理見其假名立象厚自秘祕暗然曉曰丹經之作本以度人而世世皆即此深藏不露蓋所以度人而適以迷人也某覺世而過以誤世顚倒復生亦何能窺其萬一敬如我 青華道父直指覺救爲萬世念蜜旨開豁平平一條大路坦然行之可以直達三清與元始天王心心相印者予夫丹經之所以厚自秘匿者誠恐誤傳匪人逆太上之科禁也我 道父既以煉心神字爲廣太法門則傳受自然得

慎哉人自不能參天下安有匪人而肯煉心與煉心而爲匪人授受之際又何疑乎至於講經演大乘義誦經書之即此教言之中至理以徹人果煉得心靈即此軀自然悟徹我 道父之立法可謂直而簡直而巧寬而不濫大而能精從古以來未之有也覺奉侍 道父三載屢度奇厄危境兩次崩催父子不致殞命以至盜賊過門而不入都騷疫而不侵惡路荊榛絕疾盜賊蜂衣布衾不求而足小子覺以流離事尸精

元皇道父天光玉照神上有所憑父母師保之恩沾霑被生成之德蓋以傳經教予敢輕違師值其時不可虛度 道父所以提持小子實欲小子遵依此經師之後世以救一切萬劫無窮功也覺敬不自勉以答 道父意爭

法嗣嵩陽鍾離子謹序

唱道真言敍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吾玄門之道亦有二何也正法與邪見而已矣周於正者雖惑於邪亦猶之稚於邪者雖悟以正一也譬是將溺而未論於深與夫思入正而未能固執尙介於可成可敗之間者開余猶有說焉夫大道之要原自虛無而生有其悟者之所開始者一理中散爲萬事者乎既則自有而歸無以還我太虛一體之本初卽釋氏所謂萬法歸一一歸於無之說也類而推之草木之華實歲時之榮枯人事之榮枯自元之通復皆不過此原始要終屈伸往來之定理耳又何疑焉所可怪若儒者中庸之道若青天白日之長懸於古今釋氏正覺之宗如洪橋巨筏之固布於宇內獨吾道教清淨正理性命眞詮幾

如敝屣之見棄於讀玄者流此何以故良由邪說旁門進登肆騁之澤也苦哉余也其亦受病之酷而中毒之慘者矣顚倒十數年來馳騁幾遍海內乃一旦翻然悔悟今復得反自然矣吾安能以吾當年困心衡慮之行發而爲感慨悲歌之苦今復得反自然之樂大白於天下揉玄門之論溺者證超登道岸乎瑤庚子流寓楚南彼邑偶覩鶴雛子筆錄普棄上帝唱道眞言五卷三復而玩味之有如夢將覺而聞晨鐘聾春盲而飲以醍醐也萬鎰齊鳴答光必照奈何此經不公諸世爲吾輩清流作正知見哉余方悅梓佈而願未舒今歲秋余徒雛子一純偕海寧貝三陳子自南昌重來訪於吉水金牛洞中余素不知貝三居華胄而苦志吾道第細聆其生平所訪聞者強半皆如余向者受時師所傳乾坤虎嘯竹鼓琴之說余以一日之長且述其胸次洒落語言解脫殆

所謂以蒙傑之才而向眞修者也於是爲之謀女閘鎖綸死尸生機竅男允女金鼎玉爐無非法相總屬形容貝三子夙命清淨根機利捷一語躍然梨疑頓釋因出是經以證之仍遵予素志陳子慨然遂有同心願挽歸浙東獨相金爲我稽梓之功成敬板來告以酬吾素願不啻貝三子此一舉乃綢繆出乎隱中其於三千八百之功過半矣審斯則莫之爲者莫非天不祕道而是經應出爲苦海作津梁哉豈非貝三子有倦緣故　天不假手他人必候賢者而傳之哉又豈非　天憫余被毀情殷不吝獨分我以心神陰相余以疾成厥功哉聊言以思是經之得固奇而是經之梓也又更奇矣有念卽契無感不通人自負道道亦何負於人乎堂堂一條大路明明一座法門近在己身不離己心花遊求遠在易求雖自罹陷穽反以爲貴知一往而不還心之純根厥疾弗

瘳矣吾之此刻願吾衆尙德務流受病未深匪石可轉介於可凡可聖之間者有緣得遇此經早捨魚目而自探衣中之珠滌洗情慾而成歎求慊於以內全性命外積功勳則

青華上帝冥冥之感應誠有如經中所云者余有所試矣遂序

雍正元年歲次癸卯九月望日吉水金牛洞金貝弟子陳一萬清和盥沐拜題

道經秘集第一編卷中

唱道眞言跋

自有天地而道存焉道一而已而分三教三教者聖人云天無二道聖無二心萬法歸一者是也及列國百家子書雜出漢魏伯陽眞人始作參同契爲丹經之祖宋張紫陽眞人著悟眞篇爲丹經之宗中間雜出更多不能盡述僕本頑愚甘爲雜出所遮務奇務怪旁門僻徑涉歷有年不來所有之良知良能幾變爲鬼賜鬼肚突嗚呼非大有根氣者而欲訂一旦豁然貫正不幾罹哉若非當頭一棒猛然惺悟不可得矣吾輩學道務先立心正大事事合乎天理人情無論丹經子書斷不可搜求深奧秘密心法即來高明口訣工夫亦須合乎天理人情斷不宜著相用意正心誠意綿綿密密行到此處以至千磨百難生死關頭但能

華山資料叢刊

忘我自然心胸寬闊無礙靈光當前不昧 祖師慈悲廣大洞悉其中自然普濟特忠宗之祖之不專耳丁酉春故友至山謂余曰曾讀唱道眞言否余曰未也隨出袖本示余余焚香九拜開誦恍然如夢方覺人生六十方知五十九年之非洵不誣也將前所見所聞有不慊於心者今知改正是皆正大台乎天理人情謂私慾障邪僻釋智巧奇異旁門外道一切掃却至於有爲無爲總歸警釋冰消之見洗出眞人本義妙哉這明筆難盡述後之賢者得見是書務宜留意其中平正道理希自得之乾隆戊戌夏仲越崗鄒教亭薰沐敬跋

華山資料叢刊

金蓮正宗 上編

第一代祖翁悟謝教亭

太乙金華宗旨　斗中閻教孝悌明王原序

昔奉綸音命上宣演化五陵之內渡拔多人至戊申歲于崑陵遷還七人具聞天關降乩白龍精舍與諸子所談無非虛性至命之學非若世人言性者不兼言命言命者或略於言性本體上加工夫有工夫莫識本體以致失之毫釐謬以千里蓋言性直達先天言命不離沖漠性命合一體用兼該形色合天性以爲用天性超形色以還元六根六塵皆爲形色有形有色悉本天真離六塵無見性之地舍六根無立命之基識得六塵皆是本根滿滿歸源突見得六根皆光明藏則處處靈通突是故有一物不融性體畢竟見性之未眞有一處不關命脈難言立命之已至至人本性命之學上達玉清下徹泉壤法身周遍大千曲成

萬物廣大悉備言性而命無不該言命而性無不具被以龍虎法象煉形煉氣何爲乎是得也本爲七眞宏願流傳萬劫有具出世福力荷法門者虔奉修持何患不立致九霄而飛昇紫府耶

蒼旌陽眞君原序

天地設立聖人成能聖人亦人也何以成能於天地蓋自日月乖象四時運行百昌蕃昌人物變化參錯不齊愚人見其自無而之有莫不執有而滯於形至人則見其自有而返於無故皆觀象而歸於化所以數往者順知來者逆順則爲人爲物爲山川康谷爲草木禽魚爲風雨露雷爲龍蛇怪異凡事變不可名狀者何易悉數逆則爲佛爲仙爲威音爲元始爲資化育之至聖爲知化育之至誠若突一順一逆之間爲人爲鬼異路聖凡分界本是同得之聖體而獨讓至人成能而與知與能之愚百姓日用之而不知返其本初亦甚可哀也已矣土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人身一天地也天地有日月萬象開明人身亦有日月故曰乾坤爲易之門戶人有日月精華發露其竅重門洞開從此直登丹闕而上玉清也抑何難哉要不外日前之利用出入愚百姓之易知循能此至人普度心傳所以爲無拯歟

孚佑帝君太乙金華宗旨自序

易大傳曰神無方也無體也言神無方體則名言之而難盡突來往不窮利用出入日用之而不知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同其變化至突哉盛德大業言之不可終窮擬議之而無可形似蓋文秘及俱歸廓落予之定是宗旨不落名言無從擬議其所以斡旋天地轉運陰陽者在握其寸機而已得其機則妙用在我而乾坤皆範圍之而不過突機者何一而已突一不可名歸之太虛而浩浩落落一片神行其間變化無端妙用不測吾何以名之名之曰太乙噫至突虛突宇蒼居子旣編輯宗旨成書各授弟子爰爲之闡發大意而著之簡端是爲序

洞玄帝君張紹序

道也者時焉而已日月往來寒暑變遷草木生長禽鳥飛鳴以及吾人日用動靜莫非運用一時之中變化無端時至自見斯爲天地之心不可以一名而泥於他乎我來也晚陽窮於上剝換盡突盡當一陽初復儻然而來莫窮其連莫究其因大地陽和已無不潛行而默運以此爲天地之轉運也而天地不得而自主以此爲日月之進退也而日月亦

道者不離日前即一言一動一事一物無不可以見天地之心造此天地之心任陰陽斡換時令推遷而無思無爲終古寂然不動今人捨目前而談玄說妙則違乎時也違時即與道背馳何時有見道之日乎天下之動貞乎一變動不居何可言盡觀乎時道萬變皆在目前至從目前一一消歸於太虛則之見天地之心可睹之大道之宗旨可時也化也要不離乎目前而得之矣何道之可名何太乙之可言乎故曰道也者時爲而已

邱長春眞人原序

昔隨侍呂祖與諸子操示宗旨如易從爻卦以前言太極也越數年許子深參悟易參而參雖又得大暢宗風如易言太極生兩儀生四象而四時行百物生天地日月山河鬼神同體合德無時無處而非宗旨之

大全今何時乎大地冰堅草木黃落龍蛇蟄藏風日冥漠將以爲萬物退藏而歸於寧固乎乃剝風何自而來凍雲何自而起霜清月落曉日遲遲鵲羽翩躚來尋法侶提起舊時公案一一如在目前往日猶遊又成故跡則當此立冬亦任宜本之凋殘風霜之變易而已何容心哉其聚其散孰往孰來聚而來其猶剝風雖疏而忽至散而往其者凍雲雖然而西馳聚者不可以爲常散者竟終就於滅物情變化來往無端則自五行四時而太極而陰於無極也萬古一時寒暄一刻有此一刻之燭光日影霜花雪露則爲宗旨之現前爲宗風之大暢爲作序之大威捨此而言五行四時太極無極恐未免失之千里矣

譚長生眞原序

舉眞無日不在世度人究竟何曾度得一人亦世人能日度耳若世人

與聖衍性量有增減分毫便是度不去聖祖初發願度衆生已要度盡百千萬億劫無量衆生度此七人非七人也即七如來異虛遍那無量法身也諸子不離凡夫地何以即與古佛同登寶位不及所以聖祖當下即度得去若一毫信不及千生難免輪迴也自古聖賢千言萬語無非要人識得性光通天徹地古今聖凡一齊透過無少等待無不完成所謂衆性皆盡此所謂至命者至此採藥者採此修証者修証此而已此宗旨所以爲萬法歸宗

至尊法旨任隨緣俯佛爲天人爲山河爲六道爲鬼怪爲昆蟲草木無不承受法旨順命大宗荷有十分信得及者不離當下即與度去有一毫信不及饒他千生萬劫永墮迷途向立成聖七人外不得妄傳豈聖祖普度之公心只虛世人障蔽甚深罪業煩重不能回法信心而反生

疑謗是舍其渠也究竟聖祖度人之宏願與學人證悟之良心原無二無別知此不獨仰體祖訓先聖後聖殊途同一致矣

王天君原序

善承受法旨護持道教千百年於此矣不憚漏下質詞潛修默証呼吸感通即藥夫爲緣有能發一念向道真切者無不敬禮顧左右維持之此固發願之初心如是亦一體感召虛空上下自無隔礙本來如是列祖諸眞法身偏滿大千心心相印法法歸宗往古來今舉凡入聖者不離日本自根當下一齊正覺何果何因何修何証善也被誠宣力追隨恐後亦如風雷霹靂隨時應化於寶藏之中現塔頌覆一任萬類各正性命而已而造物者無心也自七賢之敬受宗旨斯地遂爲選佛道場十方三世一時合集百億河護日月開明有情無情咸成法侶上天下

地悉與證盟道祖設教以來其未有若此廣大悉備易簡直截如宗旨之靈洩玄機者是日受命密證盟哥善教催曰無庸有此證也以七人得遇聖眞傳示無上妙道即備夫變經牧豎抵策時非盡法之上器甚至魔神蛟蛇異類亦無不在此證盟之內七人何緒於予余又何必爲七人證吕祖再三申命曰天不愛道傳示七人將由此七人化度無量倘有詆訾法門詆毀實聖惟當證法時面默相之法子有不敬慎深遠戒律或輕傳匪人當護法亦嚴加證罰眷同七人跪而受命嗚乎列祖普度慈悲原無分上下其奈世人積業如山無自仰承法雨七人果能體此化度慈心隨地隨時多方接引無負自度度人之宏願則盡法界衆生皆投誠歸命亦何待雷霆威震惟是廣生大生以各正性命於兩間可耳

華山宗宗水洞天印行

一了山人序

太乙金華宗旨一書乃

純陽祖師憫念世人不明先天大道宗傳奧旨因將金丹要訣秘密天機盡行露洩其中玄妙法則和盤托出瞭如指掌非具此大慈心大願力未敢輕示人間也弱都周繼新先生三教通才心切濟世業將此書於關東刊刻流佈丁亥夏航海攜是編以授余焚香展讀洵屬鄉邦編地所未見者不勝欣幸如獲至寶擬刊印以廣其傳而未果益乃商諸同志付之手民希世之珍不容終秘仰托

祖師度盡世人之洪願闡發玄宗修眞要旨以期有緣者得讀

聖訓親爲金繩覺路詢訪高人指明丹訣參悟眞傳切實工夫自能修性了命返本還原俾人人共出迷津得登道岸依法修煉超證極樂仙鄉方不負

祖師著書度世之苦心也已是敘

光緒甲午中秋節一了山人拜撰

華山宗宗水洞天印行

道經秘集第一編下卷

太乙金華宗旨上

孚佑帝君著

天心第一

呂祖曰自然曰道道無名相一性而已一元神而已性命不可見寄之天光天光不可見寄之兩目古來仙真口口相傳傳一得一自太上見化東華遞傳某以及南北兩宗全真可爲極盛盛者盛其徒衆衰者衰於心傳以至今日濫泛極矣凌替極矣極則返故蒙淨明許祖垂慈普度特立教外別傳之旨接引上根聞者千劫難逢受者一時法會皆當仰體許祖苦心必於人倫日用間立定脚根方可修眞悟性我今明爲度師先以太乙金華宗旨發明然後細爲開說太乙者無上之謂丹訣總假有爲面臻無爲非一超直入之旨所傳宗旨直提性功不落第二法門所以爲妙金華即光也光是何色取象於金華亦秘一光字在內是先天太乙之氣炁水鄉鉛只一味者此也回光之功全用逆法注想天心天心居日月中黃庭經云寸田尺宅可治生尺宅面也面上寸田非天心而何方寸中具有鬱羅蔔蔓之勝玉京丹闕之奇乃至廬至靈之神所住儒曰廬中釋曰靈臺道曰祖土曰黃庭曰玄關曰先天竅竅天心猶宅舍一般光乃主人翁也故一回光周身之炁皆上朝如羣臣定都立極執玉帛者萬國又如主人精明奴婢自然奉命各司其事諸子只去回光便是無上妙諦光易動而難定回之既久此光凝結即是自然法身而凝神於九宵之上突心印經所謂默朝飛昇者此也

宗旨行去別無求進之法只在純想於此楞嚴經云純想即飛必生天

上天非蒼蒼之天即生身於乾宮是也久之自然身外有身

金華即金丹神明變化各師於心此中妙訣難不差宅未然而具活全要聰明又須沉靜非極聰明人行不得非極沉靜人守不得

元神識神第二

呂祖曰天地視人如蜉蝣大道視天地亦泡影惟元神直性則超元會而上之其精氣則隨天地而敗壞突然有元神在即無極也生天生地皆由此突學人但能守護元神則超生在陰陽之外不在三界之中此惟見性方可所謂本來面目也凡人投胎時元神居方寸面識神則居下心下面血肉心形如大桃有肺以覆翼之肝佐之大小腸承之假如一日不食心上便大小自在以至閉氣而跳閉怒面黑見死亡則悲見美色則眩頭上天心何嘗微微此一動也問天心不能動乎方寸中之眞意如何能動到動時便不妙然亦最妙凡人死時方動此爲不妙最妙者光已凝結爲法身漸漸靈通欲動突此千古不傳之秘也

下識心如強藩悍將欺天君閉竅便逞執紀綱久之太阿倒置突今凝守元宮如英明之主在上二目回光如左右大臣盡心輔弼內政既舉自然一切奸雄無不倒戈乞命矣

丹道以精水神火意土三者爲無上之訣精水云何乃先天眞一之炁神火即光也意土即中宮天心也以神火爲用意土爲體精水爲基凡人以意生身身不止七尺者爲身也蓋身中有魂焉魄附識而用識依魄而生魄陰也識之體也識不斷則生生世世魄之變形易質無已也惟有魂神之所藏也魂貴寓於目夜舍於肝寓目而視舍肝而夢夢者神遊也九天九地剎那歷遍世間冥冥焉渺渺焉拘於形也即拘於魄

也故回光所以鍊魂即所以保神即所以制魄即所以斷識古人出世法鍊盡陰滓以還純乾不過消魄全魂耳回光者消陰制魄之訣也雖無返乾之功止有回光之訣光即乾也回之即返之也只守此法自然精水充足神火發生蓋土凝定而聖胎可結奚難鼎轉丸而丸中生白神注之純功也冀丸中尚可生胎離戊而吾天心体息處注神於此安得不生身乎

一點真性既落乾宮便分魂魄魂在天心陽也性清之炁也此曰太虛得來與元始同形魄陰也沉滓之氣也所於有形之凡心魂好生魄望死一切好色動氣皆魄之所爲即識神也死後享血食活則大苦陰返陰也物以類聚也學人鍊盡陰魄即爲純陽也

呂祖曰回光之名何肪乎肪之自文始真人也 即尹子 回光則天地陰陽之氣無不凝所謂精思者此也純忘者此也純想者此也初行此訣乃有中似無久之功成身外有身乃無中似有百日專功光穌真方爲神火百日後光中自然一點真陽忽生黍珠如夫婦交合有胎便當靜以待之光之回即火候也

夫元化之中有陽光爲主宰有形者爲日在人爲目走漏神識莫此甚耶也故金華之道全用逆法回光者非回一身之精華直回造化之真炁非止一時之炁余直空千劫之輪迴故一息當一年人間時刻也一息當百年九途長夜也凡人自邊 音眠切 的一聲之後逐境順生至老未嘗逆觀陽氣衰滅便是九幽之界故楞嚴經云純想即飛純情即墮學人想少情多沉淪下道惟諦觀息靜便成正覺用逆法也陰符經云

機在目黃帝素問云人身精華皆上注於空竅是也得此一節長生者在益超昇者亦在茲矣此是貫徹三教工夫

光不在身中亦不在身外山河大地日月照臨無非此光故不獨在身中聰明智慧一切運轉亦無非此光所以亦不在身外天地之光華布滿大千一身之光華亦自漫天蓋地所以一回光天地山河一切皆回矣人之精華上注於目此人身之大關鍵也子輩思之一日不靜坐此光流轉何所底止者一刻能靜坐萬劫千生從此了徹萬法融於靜真不可思議此妙諦也然工夫下手由淺入深由粗入細總以不間斷爲妙工夫始終則一但其間冷暖自知妄歸於天空海闊萬法如如方爲得手

歎聖相傳不離反照孔云致知釋號觀心老云內觀靜出靜前後以小止觀書印證可也

線中二字極妙中無不在遍大千皆在裏許聊指造化之機線此入門耳線者線此爲端倪非有定著也此二字之義活甚妙甚止觀二字原離不得即定慧也以後凡念起時不要仍依兀坐當究此念在何處從何起從何滅反覆推窮了不可得即見此念起處也不要又討過起處覓心了不可得吾與汝安心竟此是正觀反此者名爲邪觀如是不可得已即仍前綿綿去止面繼之以觀觀面繼之以止是定慧雙修此爲回光回者止也光者觀也止而不觀名爲有回面無光觀面不止名爲有光而無回照之

一回光調息第四

呂祖曰宗旨只要純心行去不求驗而驗自至大約初機病痛昏沉散

亂二種證之卻此有機竅無邊寄心於息息者自心也自心爲息心一動而即有氣氣本心之化也吾人念至速霎頃一妄念即一呼吸應之故內呼吸與外呼吸如聲響之相隨一日有幾萬息即有幾萬妄念神明漏如木槁灰死突然而欲無念乎不能無念也欲無息乎不能無息也莫若即其病而爲藥則心息相依是已故回光返之以調息此法全用耳光一是自光一是耳光自光者外日月交光也耳光者內日月交精也然精即光之凝定氣同出而異名也故聽明總一攝光而已坐時用目垂簾後定倒準則便放下然毫放下又恐不能即存心於聽息息之出入不可使耳聞聽惟聽其無聲也一有聲便粗浮而不入細即耐心輕輕微微些些放愈微愈微愈靜久之忽然微者邃隨此則真息現前而心體可識突蓋心細則息細心一則動炁也息細則心細炁一則動心也定心必先之以養炁者亦以心無處入手故緣炁爲之端倪所謂純炁之守也

予嘗不明動字動者以線索索動言即調字之別名也即可以奔趨使之動猶不可以純靜使之寧乎此大禪人視心炁之交而善立方便以惠後人也丹書云鴉能抱卵心常聽此要訣也蓋鴉之所以能生卵者以暖氣也暖氣止能溫其殼不能入其中則以心引炁入其聽也一心注焉心入則氣入得暖氣而生突故母鴉雖有時出外而常作側耳勞其神之所注未嘗少間也神之所注未嘗少間即暖氣亦嘗夜無間而神活突神活者由其心之先死也人能死心元神活矣死心非枯槁之謂乃專一不分之謂也佛云證心一處無事不辦心易走即以炁純之炁易粗即以心細之如此面焉有不定者乎

大約昏沉散亂二病只要靜功日日無間自有大休息處若不靜坐時雖有散氣亦不自知既知散氣即是即散氣之機也昏沉而不知與昏沉而知相去霄千里不知之昏沉眞昏沉也知之昏沉非全昏沉也清明在是矣

散亂者神馳也昏沉者神未清也散亂易治而昏沉難醫肢之病焉有痛有癢者藥之可也昏沉則麻木不仁之症也散者可以收之亂者可以整之若昏沉則蓋蓋焉冥冥焉散亂尚有方所至昏沉全是傀儡事也散亂尚有魂在至昏沉則純陰爲主突靜坐時欲睡去便是昏沉即昏沉只在調息息即口鼻出入之息雖非眞息而眞息之出入亦於此寄焉凡坐須要靜心純炁心何以靜用在息上息之出入惟心自知不可使耳聞不聞則細細則清聞氣則粗粗則濁濁則昏沉而欲睡自然之理也雖然心用在息上又善要會用亦是不用之用只要微微照聽可耳此句有微義何謂照即眼光自照目惟內視而不外視不外視而惺然者即內視也非實有內視何謂聽即耳光自聽耳惟內聽而不外聽不外聽而惺然者即內聽也非實有內聽聽者聽其無聲視者視其無形目不外視耳不外聽則閒而欲內馳惟內視內聽則既不外走又不內馳而中不昏沉突此即日月交精交光也

昏沉欲睡即起散步神清再坐清晨有暇坐一炷香爲妙過午人事多擾易落昏沉然亦不必限定一炷香只要諸緣放下靜坐片時久久便有入頭不落昏沉睡者

回光差謬第五

呂祖曰道子工夫漸漸純熟然枯本歲前錯落多正要細細開示此中

消息身到方知吾今則可以言矣吾宗與禪宗不同有一步一步做驗諸先言其差別處然後再言做驗宗旨將行之際預作方便勿多用心放教活潑潑地令氣和心適然後入靜靜時正要得機得竅不可坐在無事甲裏所謂無記空也萬緣放下之中惺惺自若也又不可以意興承當凡太認眞即易有此非言不宣認眞但眞消息在若存若亡之間以有意無意得之可也惺惺不昧之中放下自若也又不可墮於虛界所謂虛界者乃五陰魔用事如一般入定而稿木死灰之意多大地陽春之意少此則落於陰界其形冷其息沉且有許多寒衰景象久之便墮木石又不可隨於萬緣如一入靜而無端業緒忽至欲卻之不能隨之反覺順適此名主爲奴役久之落於色欲界上者生天下者生狸奴中若孤棲是也彼在名山中亦自受用風月花菓琪樹瑤草三五百年

受用去多至數千歲然根盡還生諸趣中此數者皆差路也差路既知然後可求做驗

回光做驗第六

呂祖曰做驗亦多不可以小根小器承當必思度盡衆生不可以輕心慢心承當必須諸事斯語靜中緣綿無間神情悅豫如醉如治此爲遍體陽和金華乍吐也既而萬籟俱寂皓月中天覺大地俱是光明境界此爲心體開明金華正放也既而遍體充實不畏風雷人當之興味索然者我過之精神更旺黃金起屋白玉爲臺世間腐朽之物我以眞炁呵之立生紅血爲乳七尺肉團無非金寶此則金華大凝也第一段是應觀經云日落大水行樹法象日落者從混沌立基無極也上善若水濟而無瑕此即太極主宰出震之帝也震爲木故以行樹象焉七重行

樹七寶光明也西北乾方卷一位爲坎日落大水乾坎之象坎爲子方冬至當在地中隆隆隆隆至震而陽方出地上矣行樹之象也餘可類推矣第二段即罪基於此大地爲水琉璃寶地光明漸漸凝矣所以有蓮華而出之有佛也金性即現非佛而何佛者大覺金仙也此大段做驗耳

現在做驗可考有三一則坐去神入谷中聞人說話如隔里許一一明了而神入皆如谷中答響未嘗不聞我未嘗一聞此爲神在谷中隨時可以自驗一則靜中目光艦艦滿前皆白如在雲中開眼覓身無從覓覩此爲虛空生白內外通明吉祥止止也一則靜中肉身綢繆如綿如玉坐中若覺不住而臍臍上浮此爲神離頂天久之上昇可以立得此三者皆現在可驗者也然亦是說不盡的隨人根器各現殊勝如止觀

中所云善根發相是也此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須自己信得過方眞先天一炁即在現前證驗中自討一炁若得丹亦立成此一粒眞黍珠也一粒復一粒從微而至著有時時之先天一粒是也有統體之先天一粒乃至無量是也一粒有一粒力量此要自己胆大爲第一義

回光活法第七

呂祖曰回光循循然行去不要廢棄正業古人云事來要應過物來要識破予以正念治事即光不爲物轉光即自回此時時無相之回光也尚可行之海況有眞正著相回光乎

日用間雖刻刻隨事返照不着一毫人我相便是隨地回光此第一妙用倘晨能遍觀諸緣靜坐一二時最妙凡應事接物只用返照法便無一刻間斷如此行之三月兩月天上諸眞必來印證矣

道德訣第八

呂祖曰玉神留下道德訣四字凝神入炁穴六月俄看白雪飛三更又見日輪赫水中吹起精靈風天上遊歸食坤德更有一句玄中玄無何有鄉是眞宅律詩一首玄與已盡大道之要不外無爲而爲四字惟無爲故不滯方所形象惟無爲而爲故不墮頑空死底作用不外一中而樞機全在二目二目者斗柄也幹旋造化轉運陰陽其大業則始終一水中金即水鄉鉛鼎已前言回光乃指點初機從外以制內即補以得主此爲中下之士修下二關以通上一關者也今頭緒漸明機括漸熟天不愛道直泄無上宗旨諸子秘之勉之勉之

夫回光其總名耳工夫進一層則光華盛一番回法更妙一番前者由外制內今則居中御外前者即輔相主今則奉主宣猷而目一大顚倒

奕法子欲入靜先調攝身心自在安和放下萬緣一絲不掛天心正位乎中然後兩目乘簾如垂簾旨以召大臣孰敢不遵次以二目內照坎宮光華所到眞陽即出以應之離乎陽而內陰乾體也一陰入內而爲主隨物生心所出流轉今回光內照不隨物生陰氣即住而光華注照則純陽也同類必親故坎陽上騰非坎陽也仍是乾陽應乾陽耳二物一迴便結結不散網縕活動候來候去候浮候沉自已元宮中恍若太虛無量偏身輕妙欲騰所謂雲滿千山鬼次則來往無踪浮沉無辨原住炁停此則眞交媾矣所謂月涵萬水也候其冥冥中忽然天心一動此則一陽來復活子時也然而此中消息要細說凡人一視一聽耳目逐物而動物去則已此之動靜全是民應而天君反隨之役是皆與鬼居矣今則一動一靜皆與人居天君乃眞人也彼動即與之俱動動則天根靜則與之俱靜靜則月窟靜動無端亦與之爲靜動無端休息上下亦與之爲休息上下所謂天根月窟閒來往也天心寂靜動遂其時則失之緩天心已動而後動以應之則失之老大心一動即以眞意上昇乾宮面神光視頂爲導引焉此動而應時者也天心既昇乾頂遊揚自得忽而欲寂忽以眞意引入黃庭而目光視中黃神生焉既而欲寂者一念不生矣視內者忽忘其視矣兩時身心便當一場大放萬緣泯迹即我之神室嬰寧亦不知在何所欲覓已身了不可得此爲天入地中衆妙歸根之時也即此便是寂神入炁穴

夫一回光也始而散者欲斂六用不行此爲涵養本原添油按命也既而欲者自然優游不費纖毫之力此爲安神補腦育聚先天也既而影響俱滅寂然大定此爲鑒臟炁穴衆妙歸根也一節中具有三節一節

中具有九節具是後日發揮今以一節中具三節言之當其涵養而初靜也育聚亦爲涵養鑒臟亦爲涵養至後則涵養皆鑒臟矣中一所可類推不易處而處分矣此爲無形之竅千處萬處一處也不易時而時分矣此爲無候之時元會運世一刻也

凡心非靜極則不能動動動忘動非本體之動也故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若不感於物而動即天之動也是知以物而動性之欲也若不以物而自動即天之動也不以天之動對天之性句落下說個欲字欲在有物也此爲出位之思動而有動矣一念不起則正念乃生此爲眞意寂然大定中而天機忽動非無意之動乎無爲而爲即此意也詩首二句全括金華作用次二句是日月互體意六月即離火也白雪飛即離中眞陰將返乎坤也三更即坎水也日輪即坎中一陽將轉然而返

乎乾也取坎塡離即在其中次二句說斗柄作用昇降全機水中非坎乎日爲丹風日光照入坎宮攝召太陽之精是也天上即乾宮遊歸食坤德即神入炁中天入地中養火也末二句是指出訣中之訣訣中之訣始終離不得所謂洗心藏虛爲沐浴也舉學以知止始以止至善終始乎無極歸乎無極佛以無住而生心爲一大藏教旨吾道以致虛二字完性命全功總之三教不過一句爲出死入生之神丹神丹爲何曰一切處無心而已吾道最秘者沐浴如此一部全功不過心空二字足以了之今一言指破省卻數十年參訪矣

子常不明一節中具三箇我以佛家空假中三觀爲喻三觀先空有一切物皆空次假雖知其空然不毀萬物仍於空中建立一切事既不毀萬物而又不着萬物此爲中觀當其修空觀時亦知萬物不可毀而又

華山道室永嗣天師傳

不着此兼三觀也然畢竟以看得空爲得力故修空觀則空固空假亦空中亦空修假觀是用上得力居多則假固假空亦假中亦假中道時亦作空想然不名爲空而名爲中矣亦作假觀然不名爲假而名爲中矣至於中則不必言矣吾雖有時單言離有時兼說坎究竟不何移動一句開口提云樞機全在二旦所謂樞機者用也用即斡旋造化非言造化止此也六根七竅悉是光明藏豈取二目而他根不問乎用坎陽仍用離光照攝即此便明朱子空陽師諱元育北宋法派嘗云晴子不好修道聾子不妨與吾言暗合特表其主輔輕重耳日月原是一物其日中之暗處是眞月之精月窟不在月而在日所謂月之窟也不然自言月足矣月中之白處是眞日之光日光反在月中所謂天之根也不然自言天足矣一日一月分開止是半個合來方成一個全體如一夫一婦獨居不成室家有夫有婦方算得一家完全然而物雖喻道夫婦分開不失爲兩人日月分開不成全體矣知此則耳目鼻是也吾謂眼子已無耳聾子已無目如此看來說甚一物說甚兩目說甚六根六根一根也說甚七竅七竅一竅也吾言只透露其相通處所以不見有兩子常專執其隔處所以隨處換卻眼睛

百日立基第九

呂祖曰心印經云調鳳混合百日功纔總之立基百日方有眞光如子常尚是日光非神火也非性光也非慧智也竭也回之百日則精炁自足眞陽自生水中自有眞火以此持行自然交媾自然結胎吾方在不識不知之天而嬰兒自成矣若略作意見便是外道百日立基非百日也一日立基非一日也一息立基非呼吸之謂也息者自心也自心爲

華山道室永嗣天師傳

息元神也元炁也元精也升降離合悉從心起有無虛實成在念中一息一生持俱止百日然百日亦一息也

百日只在得力否間得力夜中受用夜中得力否間受用百日立基玉旨耳上眞言語無不與人身應眞師言語無不與學人應此是玄中之玄不可解者也見性乃知所以學人必求眞師授記任性發出一一皆驗

性光識光第十

呂祖曰回光之法原通行住坐臥只要自得機竅吾前開示云處室生白光非白耶但有一說初未見光時此爲效驗若見爲光而有意落之即落意識非性光也子不管他有光無光只要無念生念何爲無念千休千處得何爲生念一念一生持此念乃正念與平日念不同今心爲

念念者現在心也此心即光即藥凡人視物任眼一照去不及分別此爲性光如鏡之無心而照也如水之無心而鑑也少刻即爲識光以其分別也鏡有影已無鏡矣水有象已無水矣光有識尚何光哉

子若初則性光轉念則識識起而光杳不可覓非無光也光已爲識矣黃帝曰聲動不生聲而生聲即此義也煉嚴推勘入門曰不在塵不在識惟還根此則何意塵是外物所謂器界也與吾了不相涉逐之則認物爲己物必有與通還戶牖明還日月借他爲自終非吾有至於不汝還者非汝而誰明還日月見日月之明無還也天有無日月之時人無有無見日月之性若然則分別日月者還可與爲吾有耶不知因明暗而分別者當明暗兩忘之時分別何在故亦有還此爲內照也惟見性無還見見之時見非是見則見性亦還矣還者還其識念流轉之見性

即阿難使汝流轉心目爲咎也初入還辨見時上七者皆明其一一有還故留見性以爲阿難性杖究竟見性既帶八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傳送識阿賴耶識非實不還也最後併此亦破則方爲眞見性眞不還矣子輩回光正回其最初不還之光故一毫識念用不著使汝流轉者惟此六根使汝成菩提者亦惟此六根而摩與識持不用非用根也用其根中之性耳今不喫識回光則用根中之元性落識而回光回用根中之識性毫釐之辨作此也用心即爲識光放下乃爲性光毫釐千里不可不辨識不斷則神不生心不容則丹不結心淨則丹心容即藥不著一物是名心淨不留一物是名心容容見爲容容豹未容容忘其容斯名眞容

坎離交媾第十一

呂祖曰凡漏泄精神動而交物者皆離也凡收轉神識靜而中涵者皆

坎也七竅之外走者爲離七竅之內返者爲坎一陰主於逐色隨聲一陽主於返聞收見坎離即陰陽陰陽即性命性命即身心身心即神炁一自欲息精神不爲境緣流轉即是眞交而流默跌坐時又無論矣

周天第十二

呂祖曰周天非以氣作主以心到爲妙訣若纍竟如何周天是助長也無心而守無意而行仰觀乎天三百六十五度刻刻變遷而斗柄終古不動吾心亦猶是也心即璇璣炁即衆星吾身之炁四肢百體原是貫通不要十分着力於此鍛鍊識神斷除妄見然後藥生藥非有形之物此性光也而即先天之眞炁然必於大定後方見直無採法言採者大謬炁見之既久心地光明自然心空漏盡解脫庶海若今日龍虎明日水火終成妄想昔吾受火龍眞人口訣如是不知丹書所說更何如也

一日有一周天一刻有一周天坎離交處便是一周我之交即天之回轉也未能當下休歇所以有交之時即有不交之時然天之迴旋也未嘗少息果能陰陽交泰大地陽和我之中宮正位萬物一時暢遂即丹經沐浴法也非大周天而何此中火候實實有大小不同究竟無大小可別到得工夫自然不知坎離爲何物天地爲何等孰爲交孰爲一周兩周何處覓大小之別耶總之一身旋運離見得極大亦小若一迴旋天地萬物悉與之迴旋即在方寸處亦爲極大金丹火候要歸自然不自然天地自還天地萬物各歸萬物欲強之使合終不能合即如天時元旦陰陽不和乾坤本皆一日不周然終見得有多少不自然處我能轉運陰陽調適自然一時雲蒸雨降神木隨適山河流暢縱有乖戾亦覺頓釋此即大周天也

同活子時甚妙必認定正子時假若相不着相不指明正子時從何識活子時即識得活子時雖然又有正子時是二是一非正非活總要人看得真一真則無不正無不活突見得不真何者爲正何者爲活耶即如活子時是人所時時見得的畢竟到正子時志氣清明活子時愈覺發現人未識得活的明了只向正的時候驗取則正者現前活者無不神妙矣

勸世歌第十三

呂祖曰吾因度世丹中熱不惜婆心并饒舌世尊亦爲大因緣直指生死真可憐老君也思有吾身傳示谷神人不識吾今略說尊真路黃中通理載大易正位居體是玄關子午中間堪定息光回祖竅萬神安穩產川原一炁出透幌變化有金光一輪紅日齊赫赫世人錯認坎離精

搬運心腎成個隔如何人道合天心若存分道自合放下萬緣至不起此是先天真無極太虛穩穩胚胎性命關頓忘意識忘後見本真水清珠現玄難測無始煩障一旦空玉京降下九龍船步雲漢分發天關竅出窅分騙龍磕神定息是初機退藏密地爲常寂吾書度般珍奴二訓皆有大道子後午前華時也坎離耳定息者息息歸根中黃也金者心不動也爽秤者非斤上稱乎乃真還玉京大路也雙關者此處有雞首者地出震動山頭雨者氣生也貫珠出土者藥生也小小二段已緣修行大路明此可不惑人盲

回光在純心行去只將真息凝照於中宮久之自然通靈達變也總是心靜孤定爲基心忘意凝爲教孤息心空爲丹成心渾一爲温養明心見性爲了道子報各宜勉力行去錯過光陰可惜也一日不行一日即鬼也一息行此一息真仙也勉之勉之

性體章

性體之初也本清淨洪寂因被後天人欲所蔽遂昏而不明學者欲返本來須自回光入手回光功用即消人欲返本來之大手段也故光即回本來固有之光證我本來固明洪寂之體也用功果至回明之候則明如皓月源如活水脫脫赤灑灑一片清淨常住我法界中此時即見我真面目之本體突成仙成佛皆此關頭後世學者其共勉之

頌一

鏡中花影本無痕　水淨源空月色新
本是劫中真色相　兩般空對慢相尋

頌二

無盡方爲貴　知空豈是空
天心常默默　一片月明中

天德丁卯年八月十三日純陽道人呂巖補於燕都洞雲天鶴堪席

太乙金華宗旨下編

關鍵問答

第一代翰嗣悟誠敬重

問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跡也欲免輪迴須從無形作工夫答曰無從作工夫究竟何以作將謂靜中可得動則失不知動之以失由於靜之無以得夫靜無得動有失皆未達道也汝所云形而上只言其當然未識其所以然刻下憶於有跡探無迹有迹而無迹者千里悟者一覩又問如何是有迹探無迹答曰空曉男子學婦姑妙裘尋芳總一個不識正中中又正無端起處是空女

問如何心得靜答曰事事物物窮之難時時刻刻存之易存者其心心存方有主有主方能治事夫一操一舍之間天人之分賢愚之別未可輕視也但存心易於斷續行之久自無間無間則綿綿則光明光明則

華山道院藏版　上海文瑞樓石印

氣充氣充則昏散不除而除矣噫尊天下事惟此事餘皆末焉耳百忙中寸存萬事中一理不證此二語終難入於聖域

問觀心答曰觀心清淨心本無二止一精貫通前徹後無他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然觀心亦有深淺有強觀有自然觀有座外觀有座內觀有不內外觀有普觀爾將何觀觀心乎吾道一步一步亦不躐等而參之終始地位亦不外此起手即是落手從觀起手工夫也觀深妄淨方是真空若止言空理而不假觀行則是口頭禪凡夫終是凡夫何爲修也

問迴光返照答曰不照何以見非復莫渡非非法莫渡渡即是渡復終是復見復無復知渡非渡迴光不以目而以心心即是目久久凝神方見心目即然不證者雖言此返照真相之弊不證由於精虛且觀心覺

竅以生其精精稍凝即孫即見玄關竅妙參悟工夫方有着落不然是
妙莊之言言之亦徒自愧歎人乎大道面深貴難言一步一步列花研
花中有實即無實即是凡天超後天吾有廣大慈悲于萬娘娘法座真
深說法無際且待閑等道就日積月累心開見佛方知龍腹深處不吾
欺也至眼視睥下是外功內功心目生緣是迫丹田左轉右轉其理本
同丹經云自然之所爲兮非有邪僞道又有眼前見光者鼠光也非虎
眼非龍精之光心光不屬內外若色目望見即爲魔矣汝等污染久之
一時難清其實生死事大一念迴光收復精神凝照自心即是佛燈滿
屋財氣只在各人認真不認真君吸得多少我此事見神俱急惟有德
者當之何謂佛燈常令燭照即是佛燈與其屋內屋外點燈供我不若
此燈徹夜不昧照徹五蘊皆空方知救苦救難一尊觀世音

心燈一盞人人本有只要點得明便是長生不死大仙人汝等勿要忘
了此心使神昏昧無主則精神散漫此法迫揭大乘宗旨一超迫入工
夫迴光者即他日身後明白覺不獨現在也必須這我說出來汝等纔
發信心亦大洩天機矣汝照此行去不則效而自效平生參學方貫串
得來不是今日東明日又西說此野狐婢便爲了事

問如何纔謂之上善提路纔爲到家答曰本未離家只因自心迷惑指
南爲北正以致有千途萬程之跋涉其實只在當下拾得玄中珠仍是
自己珍一念迴光即是在那菩薩路上家園切近上好蓋林不用出家

即此是關若我此法心傳即是一超迫入工夫謂之保本修行力聚者
開宏光天化日也不爲希罕即力淺根劣亦不失小仙小神身分諸子
領之

問從性學入手否答曰性學非命學不了先從性探引命之作命通方
得徹性性非命不徹命非性不了故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性能
了又何以致於命不得窮到底爲知神物隱於此可以生人可以殺人
生殺只在這個重非另有玄關又問守眞如之性可乎答曰眞如之性
怎能守得既曰如是活活如如何容擬議擬議尚不能爲能守之不守
而守無可守也守則把持眞如不現莫把提四大本空五陰非有何處
容汝拂摸問致心一處答曰致心一處固然心無定處又須活潑善
探不在形色形色俱是後天知者心之用空寂者心之體着着在後天
則地氣質用那理之不盡了之不能矣又問若不致心一處如何得主
張答曰超勁靜得主張無主張即是主張莫荒唐瞞騙蕩蕩非雨風雲
現樣造化齊彰活活潑潑不是尋常即是尋常天花亂墜諸神獻瑞實

壞慶快平生一了百當單日神光大法場結果一舟光說其幌朗莫把
指仔細詳把指則念魂愈遠只有火燒而無水養水火不均平爲得神
丹長道人總是做骨談玄無誠強恕等善體大道在望實不待來生再
了轉瞬大光明照徹五蘊皆空彌綸世界如掌

問神入氣中答曰如何入神不入氣中無不在耳所謂神入氣中者後
天之神耳非先天之神途路入門工夫氣中即心中要仔細認即玄關
之再處也若著力則墜非玄關之敢處周身之氣也大有危險不可不
知玄關乃天地之正中竅中有竅亦無可指之處若有可指則是造化
五行中爲是出造化事玄學不落造化即有造化非身體力行自證者
不能語語金針何何入設默會面已不在多言

問神氣答曰神無質神即氣也神氣不能分離氣則神無所立亦無所

答氣交氣運即是神運又問神氣既不能分道家又何云煉氣化神答曰存清去濁之間惟清故氣神即氣之清者也若煉神還虛虛非氣乎氣即神神行乎氣又翻反其所由生

問以氣感氣答曰以氣感氣固然若指人身中氣言凡兩不可用矣何時超生仙佛不是如此神虛之氣投不着點點心兒索至於運氣小衞亦可幾堪肉身以延其壽若以修大道必須肉身上作工夫則是傍門之言沾矜些須不是他要從無沾依中幻化得朋不是這般說法却是那邊行履光明法界何處容情佛語亦中藏偷家奏樂者可憐人不懂

缺少個知音總之外功於大道無涉大道直修先要精化氣此精不是交感精丹書內已歷歷言之這一層先難講何況二關事三關事更難說大道幽深實非臆語有人說到入路便以爲究竟極固不知出路若何出而復入又非何

問修持答曰修者去其污染也無污染有何修持若再修持頭上安頭

問從何體認答曰體認者認體也心體無形體認即是工夫體認一分積得一分積厚流光道在曠前突汝仍從用探體去到得體現方有妙用妙用顯體人不知之

問三才立極如何是人極答曰人極在心即天心也在人曰人在天曰天上帝臨汝無二開心本心通天即通上帝一念感召位入仙班突汝等無學愧吾未教吾將所藏細爲汝道道其所道曰太極太極之理貫徹天人天本乎此而立陰陽之極生生不息之機實肇於此人有是理而爲私所蔽故不顯其理止存其質動靜之間偏倒冥晦昏昧乎歲月忽忽乎流行放蕩無忌憚而不返吁嗟乎紅光一透瓦解冰消莫知

其所之也所謂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天之由於致知致知之要在乎一心心純篤則日進而不已心惡雜則流蕩而不息嘵嘵二三子倏忽久突未敢直透其旨靜教者寡誠一者鮮所謂道不虛行耳

風雨關人事道遙說玄機大半是空中實到不積德沒悟緣故將人事作緣做得了時機宜到做不了時也有紅塵隔天地無私何須人計巧汝等有事亦不妨只要精神不放漫如猛火熾爐方有專一之直方可入菩提路而最遠最不絕者夢寐其說昏默此昏不識自己性命根源端的稀有進步

問一切細參工夫須要恭常而切已答曰有何工夫不行而密不離而敬篤恭以持己顯晦合一體用無殊工夫何在而何不在有謂大道以默以柔無時而不適無事而不察然

問某只知靜其體也動其用也顯其著也晦其隱也歧而二之莫能合而一之前蒙示顯晦合一體用無殊是就無形者而言答曰有形中無形中無有形中亦無無形中中中一內察其體用之無殊求其隱顯之莫測

問蒙示不行而常不離而敬工夫何在何不在即於顯晦合一體用無殊若就流行者言分明是有動有靜豈以動皆天然而無欲謂之合一無殊抑以紛紜萬變皆莫能逃於太虛中謂之合一無殊耶答曰水之汙波波非水耶固其外動而內以含內靜而波之波水之水也如是而已突藏於中影於外烏得不謂之合一不謂之無殊乎

問存心以致其知答曰有何存又問知致而鏡明鑑明而垢見纖翳無所容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了也答曰其養也其賊也畢於是究究

其中無一個主宰如日月往來寒暑定歲四時代謝八節興衰齊之此中始成歲功而運行無窮命之所由立也性之流亦在是矣關其焚香靜驗久而有得江湖泊久雲破西山知日出是其時矣

問敬業者即是本體本體本自敬業合養本體即是工夫所謂不行而常不虛而敬也自其精明而言謂之知自其寧察而言謂之敬自其無妄而言謂之誠自其生理具於此謂之仁自其無內外可分無動靜可別無極太極謂之一篤恭而天下平中也者和也言中而和在其中矣言和而中不待言矣動無不和即靜無不中表裏一貫頭正尾直答曰常言之常行之庸書所行至誠無妄三家至秘無多語

問昨言旋明旋現蒙示其義也其賊也是否涵養省察因此略慾紛華亦因此即是識神未經點化之際佛釋家之所謂種性是也答曰將疑

將信將明明白白一個大路到其際自前進矣久而自化種性爲佛性

問尊根即可通悟否答曰尊根覓底到海邊有個夜叉現陰極方能生陽未到窮陰維邊其源從相探摸正不着空不着有之妙法耳此吾之異傳在此通天徹地大道快活陽神普大千一口吸盡西江水獅子哲退機出窟萬隻齊聲頓喝小道傍門遮足一關吾語汝將肉身全莫講照此再從心源探即是坎府求玄水底蛟龍出現未探水不窮源絕是皮膚又皮膚達人說學道只不過從博廣名所謂樹幡修行吾門大忌如此參玄訊參悟要我悟通天徹地盡是法身俱是我性光現

問坎離答曰即先天之所化不是有爲亦非無語只此一言半句女能會者即得體真常不會者終始無用即如作事必得中人要須中用事方有成不然間隔東西未三金四那得窮裏此乃切骨之談毋忽

問念慮紛雜一念未止一念續之如魚之吸水口進鰓出如夏日之令晝長夜短則於玄牝竅妙尚不得着眼面覷何窺真機之圓融如練如繰答曰心地先明今古燭何云玄牝沒根源功夫久久成妙哦陰陽全識是機先

問天地非日月不運日月退藏則天地混沌神與氣和氣結神凝是否即坎離交答曰坎離交於不知不覺之地而運行未容稍息焉天之道無時不轉移妙在不即而合非有心爲之生死固在天天其有心乎

問坎離交在內由此而大藥產一點元性發明藏在坤腹光透簾幃鏡清絕塵息住氣寧止存容明是謂天地心主持萬化答曰氣凝息住機之假生之理所以活潑即俗云活子時也又問自此從微至著應乾卦

三陽三陽退處即是三陽是謂小周天重入胎胞性歸於命落久發暴烈火飛騰此是火候恐後天情識故暇閉以防危使之下降而無生機紙以助火使之上升清虛而無滅謂之大交匹配真水虛即真汞真汞即性空此交著於內之外從此退符仍歸土釜煉之又煉存詐去偽至於虛無極是謂純陽無爲答曰不論其本體齊其末一天雷雨風雲孰得而主之使孰得而止退之修身如執玉磨其礪鄒其玷功深力積洞澤非一時非大力量不能成此訣更夕改觀發一時通氣偏於一隅又所謂玉之有瑕洗之雕琢也子其勉之坎離之所有乾坤之所遺乾坤之所以名坎離之所化

問繼動頭門關根忽開自合自開總在中不穩處不思處中怎處其處所到乎其天命之流行乎此時道嚴濟明天開碧城頓頓區寓浩浩瀚

漏正法眼藏泡漿妙心急活潑急精明丹經云傻他爲主我爲賓是外來者爲主我反爲賓只是不忘照心任其點化腹陰名之爲天王補心丹亦可此便是以神馭氣以氣控精之旨所謂應拿燕雀鷂打寒鴉其近是歟答曰婆婆妙論又問和光同塵即不染塵世事沾他不得以其運也譬之河車以其不違天則譬之法輪其圈如郵其白如練其軟如綿其輕如波其硬也鐵矸乘漢其威疗也海水浸是其不容已也揭地軟天上升爲雲下降爲雨雹擊雷轟插添白見漏舜滴滴元酒填管種種機遇總屬一串之事所謂有物方能造化生答曰不可以形容形容則界限分突如此玄談不可爲功總之積一寸則厚一寸積一尺則厚一尺方以象地四以象天空不見空實不見實空實無異到處奇奇不見不了見亦無終呵呵大笑一字不通

問在鄉出塵答曰不止此此係初機在塵出塵仍有塵在非係無因因果一齊光悟皆當存色滿溪張此又何說於無言說中強生言說耳

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是合一否答曰動亦無關靜亦無滯動即是靜靜即非動動靜合一綿綿密密好個胎息問如何是綿綿密密答曰意動靜方是綿綿密密

問心隨動靜爲循還否答曰心不隨動靜爲循還心亦隨動靜爲循還無心是心爲可分別問然則無分別乎答曰分別無分別

問綿綿密密是正道否答曰綿綿密密還歸不綿綿密密一步一步天台路

問人一身皆屬陰即坐到澄澄湛湛的不過後天陰魂伏諸病根一勾一死水一流便濁了日夕將心攝在一處只恐觸物心蕊反成心病最者於今年初盡魂明日起頭時五鼓山頭一段空內討出一個消息合得的活潑潑地不合得的只是弄精魂答曰可知者行不到可行者知不及有無相生隨順莫測靈漫漫白茫茫變化須臾又何可擬議

問沐浴答曰沐浴者灑垢之謂也

逍遙兩關蕩蕩心田靈機活潑萬感皆虛噓人而天天而神之不可測妙也玄也光明者心之用空寂者心之體空寂而不光明寂非真寂空非真空鬼窟而已大道不是如斯元精已失證空無有處真是落空已外道靈證磨日月掌裏掛行藏說甚廢海水汪洋千項金波漂世人惑衆外道鬼窟行藏亦難收突一三子靜守吾道勿搖惑其心吾欲汝等爲上乘不欲汝等畸中下流中下流非至善至善之極動靜無常神妙不測即其體也無異顯其用也無方先天而天非違後天而奉天時神

明自若也

問調息是鼻息否答曰鼻息係外息色身上事心息相依方是真息般若修者云出息不隨萬緣入息不居蘊界豈是鼻也關關機關竅妙非一時可窺亦須力積之久一旦豁然貫徹天地不外他人爲大三才並立萬化同根不在色身求自有真息見真息無息即有息吁大洩機關突活潑潑地至於觀息聽息亦係色身事借此攝心非真命脉真命脉還從真中求之觀聽是一事

問調息作工夫答曰調息固有工夫然不一其說有外呼吸有內呼吸有凡息有神息胎息即神息非息莫胎非胎莫息胎息工夫先從息起若胎息則真人之息以踵深突入殺之言莫分內外即有內外有內外者三關之謂也無內外者動靜合一也渾成一片化之謂也非化不足

以語神亦非見道纔有悟境雲邊漏日光耳日月光明通天照亮非是鬼景

問胎因息生在盤礴之間是伏氣既又外息已斷只有內息而神室金胎凝結於中此等功夫皆天然造化非可強致答曰不可思議頓入不思議即此之謂也不是悍然不顧爲不思議盤礴之間胎也內息貫通三教工夫即所謂神息也即戊已也外息何足一語工夫不到不方圓脫了梯兒又上天消息於中磁至哲盡光透出萬千千

問消息是氣否答曰是氣須善養點明了諸經不肯說孔竅其門又問消息路於中宮時如何答曰一個勝是百何有懷有實有賸有用纔有些抓着處便是得手之言

至陰崩崩至陽林林檑檑出乎天林林發乎地此即玄關之說問神依

形生否答曰神不依形生汝將何者爲神一字參透則通身泰然矣

問神氣不足答曰神氣不足虧虛已久之故善補之補足則烘然上昇龍虎玄關一時頓現方知三界即吾心吾心非三界即含三界四通無礙諸仙佛慈光濡頂希有罕見盛世之徵太平風景不是十分即是一分具足十分成得一分一分不了又是一分一分了時還是一分竅是寸管窺天便爲得耶

問五行即陰陽屬後天否答曰先天即無五行乎五行金具方有後天五行若無先天五行後天五行從何而生耶道體無形萬象森然已具古今原有先後五行生生之理實無先後

問和鴨是神水否答曰何非神水神水妙用洗滌性空澄澤消融究若春風沾着便化不受牢籠容山莫袖乎異昧說珍奇俺低銘心骨神水忽自流一滴歸根萬事合頭何用別處若甚來由

問戊已二土答曰一通波中央上分戊已還無門戶又問鍊已待時答曰鍊已方可待時不鍊無時可待又問戊已二土乃先天妙用玄牝合一之學答曰先天妙用不輕得必從後天人功積人力盡而天力生方是功夫菩提路徑超頭

問金丹大要在於戊已二土乳陰乳陽乳玄乳牝若不得此同類面箇功焉能以機而集機點化凡軀神關透箇無不相益大用現前一天雷風雨雲腳合造化難非枯修何比所謂和合聚積決定成就者也答曰同類難爲巧眞土是實工分別眼前迹離合一團同風雲雷雨內又誰見之募看境且入境要個境中境要識心內心

問必大靜眞空而後已土方謂之定答曰戊已有淺深徹了也是戊已

不徹而徹之亦是戊已大定眞空慧光普照香海靄慈雲

問己土死戊土生答曰己土亦不死己土死則戊土亦不生戊生即是己活非此莫能透落又問必己土鍊到一絲不挂而後戊土發生否答曰雖然己土稍鍊足戊土即發生必得戊土生方消得己土中陰滯不然只是陰靈縱有所得見他而已吾道不如是通天徹地妙用周流返魂聚未吃虛將陰魂消滅即等賣賣中下居多一步一步非可躐等性天見時通不拘性天不見猶如黑漆桶亂撲行踪焉可枯禪無據便爲高超上者聰明特達向靈苗處處行行到底淨空有竹聲識夜月無風雖入夢魂驚

水月鏡花無澤無臭萬象昭然於人間不是溪徑傍流遮世欺人也吾之道見性明心明心正所以見性三教合同四通無滯眞一分師規戲

一分非同凡流靈質仙佛敬愼爲先敬愼即是本體非有二也超凡在茲有何許多言說所言說者總是借持事膚唇相因究竟不化即落凡夫畢仍理輪迴苦不是上乘大藥一了百當本是一貫刻不相違剎那間成了變化即是凡夫剎那間成了變化即是仙佛仙凡聖愚之隔只一剎那間剎那有何仙佛此皆迷人不得已之詞也

問先天炁後天氣答曰先天炁後天氣得之者常假醉阿難說佛安得有此轉快活暢舒先天後天本無二致所分別者均是後天耳分與開總歸不合一先天炁亦化爲後天炁合一則後天氣來是先天真無先後之分若有先後分別識耳分別則後天雖而念慮紛紜之所由起也真可道真可名者祖炁也聖道之始也聖立用行炁體用不分亦非頭頂之謂教者知之不識者仍是門外漢話

問先天後天之別答曰有造化者是後天無造化即是先天先天何處尋要從後天尋後天皆識即是先天妙用須從合符行中工夫採去合符行中即靜虛炁不通尚未清金是清濁渾融久久陶融漸淳不期清而自清金丹方得相通

問丹經朝屯暮蒙比喻之詞耳一進一退之火候轉瞬間見之何皆必須朝用屯卦暮用蒙卦耶玄機人不懂故吾直透其旨又問交合升降頗倒答曰只是一串事一何得參通身脊活脚頭翻轉路破乾坤道滿無事一個道人却有經天緯地之學倒海移山之用曝大炁哉那炁原俗炁得心總是人心荒唐執著已見一個破天荒還有一個破天荒

問夜間不得爲之主何也答曰日間是識神把持夜間識神入靜其不生所作之緣靈種子未化故還接續生非一超直入之路一刀兩斷之

功

問含曉攝受爲攝造除方是學道答曰雖然又有說焉貪嗔攝受即是性之用所謂病也人迷其病不知有性是爲凡愚知有性而不知有病是爲頑空故善之教活潑潑不落一邊通天地合古今萬物我無空說鬧市裏禪山清靜場中去萬大覺金仙沒煩惱却是大快活污地生蓮

問及他病理答曰先聖賢神經物有緣病理窮則物窮得其本領以貫萬理可也又汝說其性分則中分則乎說於分則中無分則乎莫落落路實氣開須除明理爲上理明則智氣不期除而自除亦何須用心除用心除不得除却費功夫及物窮理就心言弦觀中即及物窮理矣不是法難是一事窮理又是一事汝仍弦說入手便知端的

心中無私慾善惡消清氣開佛祖只因念慮些須手纔柱深根難脫開放纔能悟自心見方得根塵解有說塵之緣人教之機不然者尚不知何處是善書能自新新民開一貫道需靜片刻暫時轉說心諸人觀了復云即此是參林何處尋修持

問外功答曰內功親則外功指一話頭藏公案一則內外兼修自有鑑識周身睟面盎背之時汝只說其不用外功而身體自壯即其榜樣也

問性同情異答曰情本無異乃習而不察流轉至今污染而不可解究非性之過性無言說何究之有有言說亦不外性汝不聞乎水有清濁地雖同也水有冷暖溫乎是清濁異同而溫性不異汝只從一處參久則豁然貫徹矣勉之

又形即是性性即是情如射箭人弓箭總是一物發用只一活機有何

捉摸難以懸揣弓箭射乎活機亦不離弓箭離弓箭又無活機此即色即空之喻諸人須會度

問除了精氣神方是先天答曰錯了只知清淨無爲之道未識陰陽自然之理陰陽不孤立天地離了萬物是個空度亦不成其爲天矣天有萬物萬物能陳天赫然否試觀嚴前之景雖羅重列何嘗礙得晴虛有萬物正顯其晴虛耳大道眞實如是如是

問參禪答曰參禪須要起疑情疑則悟不悟不疑疑情最難發得起古哲於善知識前動侍服役多年於一言半句淡話即得大解脫者不少宗門原好但須善參不善參者則入宗門流弊俯視一切顯與諸佛頭頭其實毫無半點汝須善參汝等知釋之用功最上一乘一躍而登雲天脫履而行千里此汝心之忘非釋之眞徑也釋立言從高處引起是

欲人知其極不欲人陷於影響無有之地慈悲方寸接引群生汝以爲入手工夫可以旦夕到岸無操存涵養克治琢磨忽庸俗塵到老不知自悟竟質鄙之

問虛極靜篤難能奈何答曰虛極靜篤非一時可能知靜不靜知靜亦不靜渾水耳汝伯盧得一分便得一分輕鬆快活此簡法也頓根有幾總是習染沈痾方有修行之名今而後從心田證眞幻化不眞何者是眞躍此離去一且踏破天關腳頭翻轉方有些個路數又問幻化不眞須絕盡方好答曰幻化不絕盡幻化爲用衆草是藥材密和爲丸是草還丹無草不能成藥無藥不能治病何可去之小人宜化不宜絕絕則滅生其理亦如之又問何爲腳頭翻轉答曰化之謂也自見水消瓦解時儒教中怕然理順渙然冰釋亦差不多不過各有力盡之大小工夫之淺深見地之遲急天資之敏鈍禪宗說大事未明如喪考妣何以大事未明仍如喪考妣耳鄂

又曰大道不在靜居靜居一室反增心火之炎妄行住坐臥總是工夫方得坐在千峯頂上不離十字街頭我怎麼說諸人還會也麼

問智慧不足難以難道答曰何不足之有若論本體本無不足天然具足何增何減若論工夫次第則有不足不足者何曾污夕染將一個清水閣得渾漿澄之不清攪之愈濁此修行之說所由起也修者修其行行修而性亦修矣又問必得大圓鏡智方是證道答曰虛名耳無邊爲大慧通爲圓光明普照爲鏡無私心爲智非眞如四鏡一面不過如四鏡之義耳勿執着又問識與智有何分別答曰識即是智在凡夫謂之識在仙佛謂之智淨與不淨之分耳

問三際斷時後天靈否答曰不然三際斷後天亦不靈中道而行有許多化化生生蒸陶造淨靈淨不得化化生生也難得根識拔盡此吾之異傳即諸天尚有不知此中三昧何況淺學凡夫不在五行中何處覓眞宗龍行非鬼徑淺草不深隱

問生機答曰生機淨澄即是大活潑非活潑不足以助道

問刀圭答曰刀圭係細嚥返魂漿先吃

問幻化非眞答曰汝知幻否知幻即離眞空妙覺原不迷總是時光破碎幻相無相即得眞常流注眞常流注不是識心普護一法齊捐萬法澈頂上梅花步步步步別有個仙人掌上扶藍縷窮乞食不是寶藍符吐吐吐清淨無爲是主

問優游涵養答曰優游涵養化之謂也小有小化大有大化化之則神

惟化始可以語神

問先後天分別答曰後天不離先天先天即是後天同一天也雲蔽其中世人見雲則不見天吾見雲乃天也故雲不爲礙

問如幻熏修答曰如幻熏修輕易亦不能證得效即是功知否

問何爲眞種答曰心空不說眞種子即是眞種子如來藏包括無限生發

問海底何喻答曰海底即人心之深處也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極深研幾可也又問心之深處答曰深心則運行矣運行方於造化有窮穴有窮穴方能改移造化有造化方能默轉天心淺者不能證地位故只說到皮毛以爲極則矣運行不動尊妙理即難伸處處聞啼鳥山花深處行

問楞嚴經七處徵心不知何者是眞心答曰即此不知者是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無知又問如何是常住眞心答曰諸識不識即是常住不識中識即是智慧若超分別馳心即是輪轉而爲凡矣

問心之定在處答曰心無定在心若有定在可指即是妄心離妄即眞汝今見吾否又問心中不得清淨奈何答曰心中那得清淨即在這不清淨中尋清淨耳及至清淨中發出不淨相正是眞清淨纔得清淨

問何者是心答曰何是非心無心即是心有心則不圓通無心則入澀茫非無心非有心有有無無之間無心是心又問眞心答曰眞心無形有形即歸幻妄然眞心亦非無形不泥於形而貫形形色色天性聖賢學問同之

又問眞心從心源覓否答曰源頭淨即天理現前日用行常不礙至道源頭不淨纔有所見猶如風燈容亂焉是眞常汝等莫將眞心喚作妄心看所謂眞心者光光淨淨之心故能通天徹地而無絲毫之偽重非儻和銅鉛雲邊見月即爲得手即此見精從何處覓覓則不得道在眼前人不識空把鍼頭仔細瞧

問眞空妙有答曰心空不空謂之眞空心有不有謂之妙有勿滯一編方入中道而有入德之基

問某所見甚淺求指引入心之深處答曰亦不淺心地門頭深深淺淺亦不一致耳一樣說深者見深淺者言淺聞見問機故無有定然淺者深究亦學者所應勉力深處現在未釐因見有異故有淺深之說可以一網打盡當下見了本來那裏有深淺層次之可尋高下厚薄之可探不悟者又難言若照吾如此說又是增上慢人一觔斗說到西天矣

問如何能不掛一絲答曰本不掛一絲不掛一絲精之極矣精極則堅已入果地矣非可易視又曰澄淨消磨見聞通隔止一精眞菩提之境淨極則堅烈焰洪爐容照徹無極世界那得能毀

問人容答曰定性聲聞不是禪即是禪中第一天只要精凝光透自有知流逸是何人得了人上得乘未得人莫說化乘感其度人容容人

問究竟是一無字答曰不可以有無言由淺入深次第爲之其理無二工夫層次即有區別有個到家的無有個不到家的無論參之

問金色同否答曰金色是同分量原有不一小歸小神大歸大神各因各果有半途而去者亦入神通仙道各隨其功力之淺深非一定也

問金翁何喻答曰金翁即識神自性自度即化識即金翁又問金即眞精否答曰純一不雜之謂非世間之金庶得一分即是得一分足

則生華金出爐突然還須煆煉愈鍊愈精愈明久則化識神爲佛慧香

海慈雲阿彌陀佛

問三關答曰三關是一關並無先後上下可分若分別則有定所不是常寂光也常寂光如指南針東西南北不轉移即是斗柄雲橫鼓打更深咚咚响閃光鑽處不由人爲得夢魂更又問何爲上官答曰上官無官是官三關雖無次第可分然功力之證亦有三關之別打通列上功位尊爵又崇普雨天花落究竟一空空一空空用不窮性中得命是眞功何資人力渡行深般若自見奇隆奇隆不降即是虛靈境中有境說甚通通不假一毫功即是天然歸綉同了即吾生還把頭來倒去公共陽氣潛藏要出谷一聲霹靂靜中聞電光燦處尋眞種功上加功是大文又曰道德五千言陰符三百字何嘗有一字在皮毛上講究後人以

妄傳妄迷失本來性眞不求自己命本元辰以致有燒香拜火之流運氣搬精之輩即調息數息亦不過後世設法藉此攝心耳

問積累既久則金光外現答曰內外者玄關立而後見不玄關猶如水火負空鑄事事無有落玄關徹天心見不是黑窟生涯鬼面

問經言庚方月現是否喻其明之徹而未全吐也答是

問心之昭昭靈靈者道家以之作金針爲主腦釋家因其是輪迴根本而謂之淨業答看

問如何是定答曰心無定見精凝爲定指南針兒不用拿隨我東西撥轉他幻出世情無異味仍是當年一枝花花花果結在花家花中不見果正是果位誇因果交徹理即此是仙家佛道原無二只因世見差歸我清靜德聲然不在花

問通身是手眼答曰手眼爲活套活句莫參死句死句無活活亦非句

同光明須消滅否答曰光明不可消滅日月光明皆共何嘗着得分毫道人心性一齊地世事原來顚倒半虛半空空中妙半有半無目在好半是無言半有言其中大用細尋討了了尺地延生半天雲曉靈機難到手到手者非大德莫能擔荷靈機到手鬼神莫測其由來何況人乎

問靜中坐出端倪是何意旨答曰譬家玉匣開金鏡露出清光些子兒一破不迷任你口假懸何我只一以貫之

問迴光返照乃生死海中之渡筏玉液練形即坤水鍋火之妙喻至於入心之覺其體一而其用二有昏覺之覺有自然之覺昏時之覺如電光之一瞬若耳目之視聽皆自然之覺如聲之自入耳物之自接目無

爲而無不爲無在而無不在念慮一起神目昭然易曰知機其神乎莫知其所從來常應常靜是否即所謂無位眞人是上一乘也答曰所喻是仍須心印

問行氣主宰即眼是也眼爲陽窺道在眼前雖能視能聽而寔超乎動靜是人心之常處也非銷識莫能眼明非眼明莫能銷識是否答曰大得參透一關一關打破又一關關有次第斷不清不濁爲尚以柔以默爲強臥聽鐘聲行趨佛路又問眼是眞心否答曰不是幻光也藉以逐陰邪行氣主宰若即以之爲妙竅若即以之爲玉寶則知漫不知深矣

問衆示浩浩落落蘸鎗漉漉一腔熱血大地不腥猶烈火燒金蓮和盤托出鏡步步是先天不着後天緣等自敬奈大地山河皆古法身五濁惡世皆是清淨道場慈悲而慧一派流行運用自然得意生身和盤托

出先天元性歷劫不壞之慧命如金鏡之現落答曰須驗方知此處落機深而又深極之無極蒼茫古道少行人片語同時大地春雲婆世界都色許說甚黃昏靜掩門

問耳根普聞入門答曰耳根清淨大士四通法門俯從此證入即得圓盡開修方知如幻三昧即一黑虛性海炎乾元而目不外於五六根清淨一精真妙須彌與真如寂體是寂用是照寂照方名一須知寂照雙融非大定不能寂而照照而寂寂照本空空即是寂照寂寂寂還歸無寂寂方是真寂寂真寂寂即不寂即是寂寂無可寂是真寂那管那照寂寂照寂禪理要深參玄理不易透道在目前目前即難明人好奇喜新錯過目前不知何處是道道也者當下即是味了當下即是心馳意走念念不由人皆因神力漫神力漫皆由心馳日月行藏寔是至道

淡淡乎天之根冥冥乎元之始幾幾乎道之危神神乎光之轉日就月將討得真消息消息在平澤不是靜中藏即要靜中藏得

問妙理雖參答曰雖參者倒頂相難諮耳又問何得轉關答曰一何轉關只在根下磨勘磨得路兩頭空空中方見祖和宗的的證歸通萬行莊嚴正是菩提之妙用一點光耀即是仙道之無常脫即牢籠超世界東方寶月照山河遍從維山過頗陀總不知佛力原無限道釋不同過噫哭乎鬼神知察分明面壁看破心不動處也今而後吾知一炎不知其二

惟其無知所以無不知無不知即無知照此參解不難取證異時濃香異花觸處蓮淨嗽得大自在感激師恩指示得臻如此受用先鑒衆衆克證率道天心通思靜寂中事如夢中又夢哀憫衆生興大悲心衆生同在大慢中克昧然不悟故亦不輕衆生因衆生與聖無異只在一轉念間耳

問何爲先天答曰心爲先天先天者對後天而言之也對待之說心絕對待方是真常而不拒諸相發揮楞嚴經已明言之矣又問心絕對待即無極之謂歟答曰無極者真空有極者妙理無極即有極非有極之外又有無極也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楓紅蓼黃色色歸根即此妙極只是不見此乃天地之先鴻濛未判以前之說然即鴻濛以後之事無分先後即有分不是難證一味吟識得個中顛倒用心同黃土變成金如此說先天即先天無可言矣然又有有言之先天有言之先天何也舉凡之分矣即是先天凡即是後天於此先後天俱名爲後天不得謂之先天先天者何無形是也然無形亦不獨立憑有形

者設有形爲無形之用無形爲有形之體即此有形又是無形此即動靜合一之妙方是真空妙有之真空正說法天花落下繽紛希有宰過好希奇即也是古佛新機

問悉依修持法答曰莫悉依無倚依見真心真心不倚依即是毘盧頂上行老禪客作家僧即也難得只在一心無無剩法未了義

問何爲神通答曰妙應萬物之謂神無在而無不在之謂通

問報身答曰報身無相亦強名耳問編證歸也指真有報身即是二見矣二而不一一亦無二是謂一寂照不二一又問法身答曰法身義所以兼積諸法而即不能若得語言

問心有名乎答曰心無名即道亦強名大道出於象數名言之外何可名得

問生死答曰分段生死化作變易生死仍有生死且將這分段生死不分段變易而輪迴短空空無有問我說行踪飄飄一葉風仙去若無踪又問何謂無生答曰生而無生故曰無生無生還有一曲汝唱一個無生曲世間萬緣是無生

問感召答曰有得太陰精有得太陽精者其實還是一個不過各人根器

太上靈寶大道不外日用常行何者是鬼窟生涯有一等人將色身算作法身求之氣運上昇以爲結胎產嬰兒張木白高自是不知大道沙裏淘金金鳥飛入蘆窟皆是未生前事見漫者焉能窺其堂奧說有執有說空執空不知大道淵源先從淵源探摸的見空劫以前自己方知神龍變化夫唱婦隨之理何嘗執有亦不執空妙有真空真空妙有現

於一念端大小相容一多無礙方說得鼎爐中事超生受生一日了然不是那些話說吾教各盡其業業位而行胸懷磊落光明作得人世間頂天立地奇男子忠孝純忠大丈夫方不枉入世一遭乘千古面不朽心中蕩漾即是仙心中無累即是佛心中無私即是聖保全汝良知良能各人有的並非外求更不在肉身計較死後一壞黃土塵埋汝證實無同歸窟費一數那些是我惟我這一點靈明秋空月皎寶鏡澄渾烈火腰腿好種蓮西方路上是金仙不用安來除妄念香花莫買一齊鮮

請七日閉關豈辦道功答曰吾汲汲過這邊流四海勸善化惡消其黑氣上冲引其光明善氣故吾設教如大海水各隨器量取七日是良宵盛事人生有幾得遇其會吾所爲何事豈不大順即於某日起可也

起七請功答曰行住坐臥提醒此心常令不昧無時刻之間功即接續不斷亦不必拘拘坐時坐不坐時便不坐然坐必以作亦事之當然坐三刻行一刻飲食按時冷暖自調有事照常辦事正於辦事中即是用功處總要念念從何來念從何去看破這窩窟賊巢方得大踏步直上瑞天其餘肉身上功一概不必舊此道肉身功在其中一通百通由何大地總易吾身些須心肝五臟雜物有何辦願吾今日亦發憤將這只要個等閒線承當得起親驗親說將這些傍門左道一概爲吾避却大道是甚的性命是甚的說那裏話至於一切四威儀中照作行持均可參話頭多站站一則因緣是何是牛吃草草吃牛如何是有無不二如何是分開動靜又如何是色空俱遣這後還有色空否參

極高處摸不着極下處飄不起奈何

歷觀諸圖三十般算來這是一金爺

清淨爲宗光明爲用大發慈悲顯我玄功

妙道無邊人心是極水天一色月照潭空

喊落中感召神奇悠然間自存不息

伏處求著力起處空寂寂

青雲路窪鳥居一壺一杓自在閒娛風飄蕩其無舜水洋洋其無痕此中玄妙理無事且沉吟

清白中有把柄混沌時有歸宿

月滅星稀燒烟縹緲萬神齊唱太平年正是中天數運歸

天靈無二唱青蓮靈不遷天雲亦由天

天下事事在人爲却也須暗中默運二氣流行莫非鬼神之陰存存存者天赫赫者日月不可欺掩如是矣

塵性寥空萬物全歸一已寶明覺性大千顯露眞常淨業不同染業說來凡聖齊出空空洞洞大光天活活仙人出現

人之生也抱氣於渾淪之中而生質及其登也而陰陽已分喧慈紛華吉凶悔吝莫不自知造陰陽太判元氣不可復繼之以亡而已矣其氣是天地之氣集聞我得以私之其中有理存焉善者善之惡者惡之隨惡趨落異類其魂之歸其魂之散其感之簿其過之補皆非一類觀也而其大端不不生黍稷不乳馬各有不同眷人之趨向何如耳

天質超智不同而其所賦之性有異乎不智者不及何智者又過之此其中道之不明一也賢者較愚者過別殊不知賢者未甚其賢不如愚者各自思之可也

吾自設教以來高高下下不一其救總鑒其人之誠信與否各有感召

不同趨向不一吾來此大有因緣忙忙踏遍四海九洲正欲於今日垂示梯航知吾教是正大光明重非鬼魅行藏隱邪說正人心統歸於中和善氣亦非拘拘令人如簡中鳥又非傍門外道枯禪苦節歷時失業以爲自高不知大道堂堂日月常行均皆至道時當顯也即緩絡莊嚴彌綸世界亦不爲奢時當儉也即一燈一几二三子誠敬存個亦不爲省豐儉隨時調和得中還須放開眼界勿泥目前當當男兒漢幢幢千丈光

逢時過節禮拜裝香正是道律禪儀只因諸子性分中事與吾一炷香脉絡相承重非道人好飾儀文而諸子誠意所通即世間物亦莊嚴境矣

清風兩袖一任雲飄諸子少與趣道人樂陶陶有甚生涯清光灼灼萬

境神搖紅黃相間雜淨水一杯消廉捲西風銀甘香飄紅酒醺醺宴高不許開人門兒敲說與知音秋容淡蕩好

一尊古佛慈航渡得乾坤大地忙萬象普觀無二致心心念念說花黃靜夜鐘聲敲古寺風花雪月一爐香吾道宏深非如俗眼止目爲仙絕人逃世棲處岩谷以爲自得了手開人消受天地風月雪月之報說妙淡玄遨遊蓬島不乏其他吾之道不如是也代大行化普渡賢愚同歸聖果至善至非小淺小得故爾等須加倍敬慎乘此天恩得獲良緣雖得益者淺深不同各隨器址果因無不具是道人全賑在此顯化昭垂以爲後世及來教向道諸人知吾道是參贊化育之道至非自了傍門諸子既奉吾教亦各發願立心成物成物正所以自成自成非成物不可

諸人靜心聽吾言九曲黃河天險總是人心現大地本無偏且坦平平渡得江河喪道人化跡九洲顯遍幸乾坤日月賴青鋒劍掛在肩頭尋遍人間罕善幾個兒孫相推托老父母反覺疲憊見和弟心下相多各存一個顏面不知本來清淨不清淨一味胡厮纏命該清淨生來即清淨奚命不該清淨縱或強除技業亦不過是脫胎入胎反遺下許多孽債又重增一種公案依舊不了緣添了煩惱怨總是肉眼凡夫只願目前受用不計天理昭彰瞞面不漏見幾個後人發越不從孝悌陰隲中來吾下廉凡久久總不過勸人安命安命即命有了時不清淨者者自得清淨一派和氣風暗中鬼神解願古神擁護久久難化爲氣莫知何以然左右逢源次消福增不然即眼前視爲得計其實暗增黑氣氣化爲難面不覺亦莫知何以然日見消阻精神頹敗鬼神奪其魄智

識不如人頭頭走不着不識自己想尤由漸而積反怨天無天理人無
願忌此等因過實堪痛恨又可憐憫故吾下界普濟衆生規引善果善
者善之報者報之鑒觀有林綠密不乘大善有大果小善有小果各因
各果亦莫知何以然而然諸子其敬聆之

常旦在益克明峻德證實學問不異玄禪乃世人不察三教異同紛紛
立論竟是醉夢中狂解跑馬看花眞堪一笑而留心斯道者又犯喜靜
惡動之弊人人不免不知強離冤牽依稀不了緣緣或絕人逃世深入
山林而山中虎豹豺狼魍魎魅暴雷烈風令人心驚神頓況乎血肉
之軀衣食供給在在需人稍失調護寒暑浸邀遷成苦惱病痛臨時不
悟走入傍蹊反悔學道毫無益處適足害人又有一等志慕山林不願
時事之行藏宜否一味與離詭異怪行以爲別於流俗不知屢時失業

以致事體缺欠精神日見頹敗道亦莫能解悟不識自己起足走入旁
蹊反言爲善不昌道不可學此等荒謬眞堪大笑加之邪師畔友紊亂
道宗毫釐千里沽名釣譽寔爲吾道害噫今日得二三子稍志向上參
妙透玄爲吾門實而學道之鋼幹以致人事灰心背由自入旁門究竟
善心起念深堪憐憫若能於人世中修之則更勝於山林吾道流傳下
去總是人世中修持不喜深山鬼窟逃世絕人作自了漢

吾之德與天地同其悠久者因體天地好生之心與等如果發願隨力
隨才無損於己有益於人既有益於人亦不能不損於己然損於己無
全損之理若全損人得之亦不能消受除非大義所在或往固風債否
則不必不過隨時隨事勉力而行只要的當無咎悔稱爲福即是吉星
即是吾門打化大弟子他日冥冥受報得握人間福福柄不啻吾也吾

意亦非浪施滴要善自即一言一行有益於人總是打化之一端耳
凡人終日閒時儘多忙時甚少如爾等在此只此一事過此便萬緒千
端其實行住坐臥總是一事人自忙耳故吾前云只是當下不昧即心
不馳而意不走省下許多工夫脚踏實地隨遇而安也不妄想也不學
道即此便是大道學久則神凝氣聚渾合無間神力綿綿方消得魔障
出得苦海上得天堂一步一步皇

人情冷暖世事變幻顛雖前料均無一定花開時人玩賞花落時一堆
草要撮得去捕得淨方是住時共好諸子既皈吾教勿貪勢利樹倒
藤枯好一堆柴不可不知與俗念須要勾了何必嘮叨置心田而不
放

學道之士正欲於爲藤拉緯中方見經綸妙手不然何爲奇才庸俗而

已順境靈不會過只到逆境略加怨天尤人之心不免殊不知平素有
何功德消受天地生養之報還自思量否今而後諸子放下心煉成靈
寶入難識消盡陰魔鬼莫伎只須當陽一露百句話頭有何排遣不下
有何隔礙本體空空不離萬象中包涵萬象消萬象即此一語出牢籠
問智靜答曰試問足下何時靜何地靜若欲此身安是養生小術爲天
地人所忌所謂偷閒竊也爲得謂之學不得謂之道道也者廣大高明
隨時隨處而無不通其流行也其化育也道以生道而變化出焉乃修
道者動欲離喧去俗殊不知和其光同其塵何謂也天以天地以地人
以人未離乎人寧可遠人配道不遠人日用常行無非道也道在天地
而爲天地道在人而爲人存神知化道豈遠於人耶

問人有利鈍之分教有立言之異如天資明健本體透徹明是以察其

憶昔余小子元泰教於易峯先生之門先生授以淨明忠孝錄一册曰此旌陽眞君四字天經眞君從謹母受斗中孝悌王之傳以儒證道以道振儒化度弟子多儒流悖叙人倫服勤官政志節卓然間出而斬除妖魅拯救生靈無非本性地之光明爲濟世之勳業即錄所謂淨明道法忠孝出遊者也小子敬奉而讀之他日呂祖命易峯先生以下七人拜而受教直接斗中孝悌王之眞傳即太乙金華宗旨也其初授也不落言詮絶無文字直指羲皇畫前之易根於無妙於有自一本而萬殊由萬殊而一本亘古亘今眞恒不變者其金華之謂乎其後發揮宗旨動靜無端陽陽無始其流行於日用則六位時成即今日影輝窗牖亭午凝神定慮敬遵緣起無非由朝乾夕惕之本懷發或滯或見之而日德德大業不離現前即現前爲本體即本體是工夫神交設眞金華遵得之嫡血也迄今歷二十餘年孝悌王又重提舊時宗旨元即授同學張子奚老訂輯釋成復蒙顧列各序簡端命元述緣起一大事因緣時節豈偶然哉元等以七人受教於顧今派下諸同學又遵符七人之數益信道緣之不可思議也自今以往傳示無窮化度無量即郡子所謂我不得而知之即署人亦不得而知之者耶

道經秘集 太乙金華宗旨下編 一 華山宗玄永嗣天印行

金華嗣派弟子屠乾元敬題

陰符三百字道德五千言何嘗有一語在色身講語乃後世言長生之術者無不鮮認乾坤坎離諸名色若相求之又執有爲屬命無爲屬性之說配合身心身爲外丹心爲內丹是將性命看成兩橛矣金

道經秘集 太乙金華宗旨下編 二十八 華山宗玄永嗣天印行

機雖足以致其決工夫自歸於易簡原不妨徑趨佛路一超直入如來地如本體作觀固是致虛之功未致致虛即集義也適合其宜之謂義適合其宜即是人心恰好處恰好處即中也答曰人心昏蔽不有警照不過困知生知省力費力之別惟照方能致虛到恰好處已無安排矣言教亦有不貫不盡總是應病用藥若各經各典拘拘一個道理只要一部足矣又何必嘵嘵唠唠做下許多伴頁有對太虛說者有標指者有爲恩夫立方便者有贊恩共貫者如太上道德經天機渾成純樸陽元之作故古不勝乃太和元氣大道從此昭著心經由此開宗雪萬世梯航廼於言表而隱文奥義貫非尋常各家註亦只註得皮毛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百姓日用不知故君子道鮮矣

一個人可以爲善可以爲惡或先善而後惡或先惡而後善總無定評故吾不輕許人亦不輕慢人安知後來不如今耶

鬪斗科儀吾教甚重恭敬其心萬法來朝禮一朝勝如學七一日今且禮心上之斗可也

謹按學者問言多未中綮

番師答語妙已入深金針擬度奈惜尚未悟在讀者知此自不辜負慈心並以告天仙嗣派者廣化子惠慳又誌

終

華宗旨即純陽眞君所謂四字天經又所謂淨明道法忠孝出處也源流載之悉詳此教外別傳之旨言性而命在其中言命而性在其中斗中孝悌王序云離六塵無見性之地舍六根無立命之基知六塵皆是根本則滴滴歸源知六根皆光明藏則處處通靈語足盡其妙尚何容贅一洞有惜者萬善子既補入金書又云出言假非正大字句涉於外鑿者悉皆刪易之審此恐非金壁通宰沾法乳受太乙金華祕奧又待演金華闡幽修輯金丹宗正同受者亦符七人之數因將宗旨一一請證略加刪訂一燈復繼千室共明其賴此超凡入聖者胎無所終極焉

嗣派弟子通宵謹識

源是上清派以孝君爲第一代孝君十傳而後失其眞晉初陽公得之斗中孝悌王面傳諡母諡母傳許翽傳許翽十大弟子再七代有玉眞中黃兩先生繼之繼又失傳至康熙戊申呂祖傳授宗旨改名太乙金華其時受法弟子潘易崔居宇崔莊惺崔誠崔周樸鶴劉度崔許深崔七人至壬申歲孝悌王復提宗旨時有張爽崔李時崔馮遐崔湯道崔許凝崔潘直崔潘卓崔亦符七人之數奉鸞撮取先後發明宗旨者輯定成帙乾隆乙未錢塘鄒志琳得於蘇門吳氏抄本自加刪改因刊入全書焉

正化子法嗣恩洪謹識

太乙金華宗旨開幽問答錄

丁卯之夏得此編於道侶悟陽子書君紹樓處面悟陽子抄自道藏中者蓋此編爲太乙金華宗旨後部世無傳本而所流傳者僅有五師瑤瑞醮同善堂刻字舖所刻之太乙金華宗旨前半部而已且版已久亡存樓亦盡燬京師某社曾依同善堂本翻印因取道藏本而校之其間光字中一章殊與原本大異於是與道侶悟陽子書紹樓悟眞子傳浩加諸公開壇講示以釋疑幸蒙我

純陽祖師臨乩賜訓略云開幽問答原附金華宗旨之後世少傳者至爲可惜至某社印本則光字中章中有看鼻尖數節非吾所傳有原本可證也且與回光之旨矛盾太甚夫回光者收神於內也看鼻尖者馳神於外也仙眞立言訓世竟不能自原其說噫亦奇矣又云看

鼻尖乃係僞術行之日久弊日必定貶脊吾安昔以此誤人設汝等既據原本校正復本來之眞將來力有餘裕可以刊刻行世以免千載之下無復能辨眞僞也云云戊辰之春悟誠子都懋堂奉

威靈關聖帝君之訓印傳道經秘集此書前後二編經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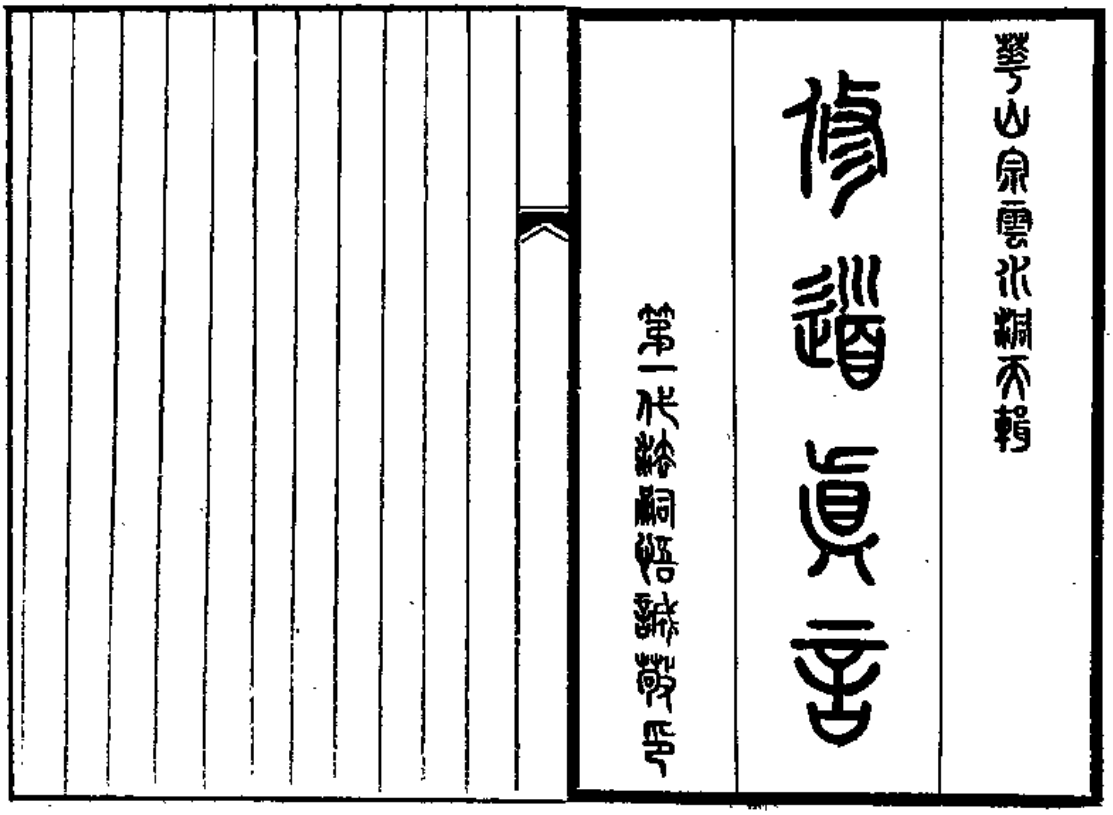
華山陳祖敕入第一編典部中因是失傳之秘篇遂緣此而出世焉惟原其始面悟陽子之抄傳悟誠子之印行城功皆偉然非

關聖帝君之指示

純陽祖師之訓示與我

華山陳祖之編輯是集曷克臻此哉

天建戊辰上巳



修道真訣選釋

宋白祖紫清真君著　華山宗第一代法嗣悟玄修世勘注釋

凡參玄宗不難得手難從性宗參入如從此入便得源流偏錯行路稱
如許空寺路被水覓路矣

參玄修道以達圓滿自性爲工夫如從性宗參入引呼機緣悟道參禪
指理明心見性爲主不假外功不須苦修一超直入見道證果了生脫
之說成祖師之真傳之義

修玄之理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古人章句之中隱隱存焉天不言而
四時行人身陰陽消息人不能使之然也

丹經所載或十之八九隱托者十之二三語云得道易來不解道是來不解道
真訣之何以能得道緣來不知許多非得道易來不解道是來不解道
者必須細細玩索始有所得天心以聚意爲主心動神被心定神開
消息之機即大道生化之理人能冥合此妙珠自在握中

道經秘集第一編　修道真訣選釋　一　華山宗第一代嗣天印注

大道之妙全在凝神處凡聞道者宜面此意求之凝神得玄則勢如破
竹箇箇應手不期而驗而立一步不能進

凡修煉道術自太上留下如蓬武四字秘訣入頭穴夫髓神入頭穴即知此有定如其所中之地則
止之期定之矣此地即蓬武之處若所居之鄉本性所住俗所侵常居心注腎下臍
穴引或調胸作那常何是新此妙法　編輯盡領悟之有志之士不得
傳特將下在不傳之秘性外別傳之言合後凡出學者細參玄通幸矣

學道之人須要海闊天空方可進德心不虛容神不安定能使心不動
便可立丹基

學道之人志要堅固遊必遵規矩方得到真玄地步
定若心無機巧不得清靜志在名利如把一處者便不得心此安念也

學道之人以養心爲主心動神被心定神開疲則道隱開則道生胸次
浩浩乃可載道

養心以定制外物不侵凡心既不極道心自純清靜滿室來此即大學如
此行定定則靜靜則安安則慮慮則得之工夫胸次悠悠者心定之師也

邪說亂道久矣採騭燒來搬運皆邪道也年少者不篤信者皇皇趨利

者皆未易言此道欲修此道先宗一（滅一字）

年少者或有能靜物欲之心能不動而者天賦根器異常宿有善因或引導必得其門而入若多歷以上三等那能真見身當剛強引導必得其門而入若多歷以上三等那能真見身當剛強已證道之達人或主（仙師所云那道採藥煉丹是其大者如前所云守用心注肺內殷時須存實者皆外道旁門非見小效矣之日即如精心修煉亦須百之不如撰了多少志士枉使

修子凡夫所知所能功成圓滿即如精心修煉亦須百之不如撰了多少志士枉使

仙凡界人鬼關全在用工夫然用工夫者如擒狡兎終稍懈則兎縱稍

緊則兎死須於空處中覓之否則何足言工夫哉

（仙師云於空處中覓之者空虛之中即中和之通者藏神中和天地萬物皆是

凡人心不內守則氣自散若能時時內觀固氣自斂調養臟腑久之神

氣充足古云常使氣通關節透自然精滿谷神存

人皆知耀神光如外馳之則病則衰弱之則死來若能收神於內養心道之何光遠照則先天元神元機自然充足谷神不死（仙師所云經曰谷神不死是牝常云內觀中悟出道神即是修道之要

道經秘集 修道真言淺釋 二 華山宗宏永嗣天印行 第一編

靜時煉氣動時煉心下學之功畢矣

（靜時內觀煉先天之真氣動時煉於凡心靜時之煉氣是下凡之要法動時煉心即是靜時煉氣之根本也煉到此心至動亦靜有屏障不染之地靜時之煉氣自然得手矣

須知欲先天必須後天足

孟子曰（養身者統宗欲養此凡身內須知如此欲養先天真性修成大罪金仙者自不必問矣故特標出中無道家真傳丹經不有訓絕色焉能者此方千聖人之秘也

動時靜法不知此心久不在腔子裏學道者要先知收心法再言靜功

（經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狂欲既如是之危且微學者須時刻收住勿使外不知不覺中飛出或失賊侵入也此入手用功須深六根修煉凡心第一要事不如是則此心終難自得此心無片刻

事在於凡夫俗子有有何益哉

欲學玄功須先時時暇日一日間靜坐幾刻再來問道

（仙師所云乃示初學入門之法自有功夫事件于三有百身之行也作家因教人靜時須收住心猿意馬不知不覺中飛出或失賊侵入也此入手用功須深六根修煉凡心第一要事不如是則此心終難自得此心無片刻

聰明智慧不如愚學人只因倒二字生出意見做出許多壞事今欲

收拾身心先從一個愚字起

道經秘集 修道真言淺釋 三 華山宗宏永嗣天印行 第一編

天賦與慧之人有能以愚鈍無智無識無見無知之人作為修煉之事好說到普渡宏慈放生回度之人神百慈悲等人作為修煉之事不說到普渡之事其人矣此之謂也（仙師云修一字即愚鈍無智無識無見無知之謂其人

所謂有此愚天賦根器之氣必須要去盡無識無見無知者之愚道者其根器自然具足矣不近亡真有功也

天之生人人之所以生而不死者於穆不已也人若無此不已則氣絕

矣故天地以氣機存人亦以氣機生能煉住氣機便與天地齊壽便不

息了不息則久中庸言之矣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此一節之謂也蓋天地人三才一大化蓋天地無窮人有能運者人同物欲破除內外障礙後於外大化所感之動靜時時所感此化學者果能時時返觀內照自己本性中於穆不已於穆中庸言之矣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一節之謂也蓋天地人三才一大化蓋天地無窮人有能運者人同物欲破除內外障礙後於外大化所感不已矣中庸言之矣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一節之謂也

定其心神方可言道要入玄關須用定力定則靜靜則牛不但靜中能

靜必須動中能靜方見功夫之力

（世人只知打坐為修行殊不知心不定時不靜坐到老死亦是枉然玄關妙竅非靜不現（仙師云玄關竅即生死之關也學者若不靜中求靜於動中生靜於動中生靜

神定內一者也事來心應事去心止氣定外一者也語謹形正語端氣

道經秘集 修道真言淺釋 三 華山宗宏永嗣天印行 第一編

變下學要緊處全在正氣安神忘心守口而已

（此仙師示學者定靜之訣竅係上等前中等之人心靜於內必能其來於外來有語言靜於事物經歷前後要心定若此不易之理也予人之經過不一個所遇之境風雨雷霆無非靜定來此之安然不應所事事靜於事止即止又如靜定有天災地變則天自有者也（仙師云人心功成又示定必有之妙訣曰玄玄安神忘心守口八字學者時時提醒可也

修道原從苦中來但得清閒便清閒苦即是道且更須苦發願開教

人能開便有開不然則終身無開矣

（修子曰若有善根世世皆修人難能聽到得來耳人生提醒時時具來耳聽二字不來不得若不聽則終身無開矣聽矣聽矣須人如來則之少也

心乃一身之主故主人要時時在家一時不在則官骸亂矣亦以學道

皆懈怠勤終怠或作或輟則自廢也

（夫心統攝百體一身之主百官百骸內外心能定則身矣矣學者要謹守靜定此心不遠外來則道之根基是牢固矣有官骸散漫之病設使心能定力要久十年一

（仙師曰成功矣）

四大成佛皆是假一點靈光機玄真胴藏歷明無多照方現真如不二

身即此一點如劍上鋒如石中火一現即去故修真家要養聖胎孕嬰兒者此也功夫如不早做及至精乾血枯縱曲滿懷有何益哉

修行一事不是太虛虛大事恐絕是作不成不是剛強男兒敢勇便了作不成必須軟款做得心依靜方能做得如此心神之舍口訣之得不待遍訪雲山自然有所獲來今之言道者之不遇心不誠耳故高真不言渡我且今之修行之士大半看經住世長年久享清福耳若使其頭絕物就師尚言山是不能也其彩既如此又何疑至人之不遇口訣之不得哉欲仙師大發慈悲之心下降凡塵之類哉能渡脫迷津使人離苦登樂心神之外存無識使天下學徒如何立得何立得何立得本性圓明矣

今人學道者多究俗綱求人是以道心不進至人非不憫世奈世人自昧葛何今為學子說此苦腸界數數言夫心之勞非心也意也神之馳非神也識也意多欲識多愛去此二賊真性圓明不欲何貪不愛何求無貪無求性如虛空煩惱安想皆不為累再加煉氣金丹可成神仙何異

居靜不染靜乃上品也其次避之

靜不染六塵境物不隨不攀緣不起不滅即是靜矣水精道韻至寧孔子德之火智良下流老子貴之靜心調攝若能何人境遇之段靜之固恐不及也

養氣只在敬心心在靜子最則氣存矣

能收放心神不隨境遷之謂

清淨二字是換骨法

此上能無甘始靜之第人甘始靜則不煩不惱即仙骨矣

凡人能治心便是道中人若全消俗障何患乎不成虛之又虛與天合體

能消俗障即是虛空虛空即是真體

空空空空中有實功若還純寂滅終是落頑空

如其在靜中之靜亦是我執守空都空是頑空若靜中實空空如是一正方是真空

靜坐者不在坐時靜要在常時靜

行住坐臥體在無為真止限於靜上做

道業不成慈悲常存此道之至寶也然無形無影莫可明言默以心會不在外求

修道體明之性靈不識靈存之根元實人人有只是不知故耳物物皆具物物皆不知外求何益求則得之

神乃心之前也面色潤澤方徵血氣神和總要華池養得水足意猶自德花開

血氣生則腎有津液必形體外華是光大道興機天向身無干擾弄虛作實丹房事慾損傷精神油下元水足忽然自放先天之花

告人教人尋孔顏樂處此樂非章句可能尋在天命也心靜則神清神清則氣合始可得之

阿光道圓之處谷神所居之處常存方寸之間形山高峰之上如止能定之所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得非孔顏樂處耶人病不求耳求則得之

下手工夫最不得圓滿無益得一刻便做一刻念頭須時時反照此處神到則氣到氣到則命牢

凡修道人當日說身不向今生度家待何時說此身人生一瞬息間耳今日聞道悟已遲即說明日未必有若之士有那時時說那時時說那家得一道一方修道水之井不言渴時時反照念念不忘神到氣到命牢

敬慎二字通天徹地再無放心之人能仙能佛

敬慎二字人人說得個人人能得用者多有能者故謂此二字與修道大旨緊要決竅不相離靜與慎則不修道即定矣人能敬行不欲容出門如見大賓御在家不敢胡為若此敬慎之極也修道之人舍此則無法故曰敬慎二字以奉天下舉世凡夫通天徹地之功再無不敬慎處經云如佛者於心之人不敬慎之故無敬慎二字爭有物在矣之

金鐵事業傳千古不過此一點神光耳然神非精不能生而精非靜不能養欲至極處極地位須煉此生能養工夫

道心常現則凡念自退一時忘道則起一時之凡念一念忘道則起一念之凡情須要時時提醒

人生若幻須要守着我身天下萬一件是實連此身也不是自家的只這一點虛光若無所依則滅度時何所賠着豈不哀哉

焚香烹茶是道也即石山水雲霞亦是道胸中只要浩浩落落不必定在蒲團上求道

學道是樂事樂則是道苦即非道但此樂不比俗人樂耳

居塵世中應酬處是妨道人能於隨世少一分道力即進一分幻緣不破終無了處

人當以聖賢自待不可小視自己即上達矣故天下未有不聖賢的神仙

世人當知儉之道儉於日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事可以養心儉於慾可以滿精儉於心可以出生死是儉爲萬化之柄若不知儉之道慳以貪得慳吝是趣向於儉之道失之遠矣

無上妙道原從沈潛幽靜中得來是若一念紛紜即萬緣齊起身心性命何由得了已尚不能照應何暇及他事故人須要回首早登彼岸

玄功不但要養氣是精份宜還補腦家私最要到十分方稱富足衛身中少有缺乏便是空殼面的窮漢子分明一條好路如何不走可惜一個神仙閑夜閒雖道也忽忙

煩腦是伐性之斧人當於雜制處下功若不將氣質變化過患成得善士

凡學道人言語行事必較世俗人要超脫些若份走俗人行徑何貴乎學道

學道先以變化氣質爲主再到與人接物上涯厚些方是道器

今之學人只因理障難以入道不知道即孔孟之道濂洛關閩大夫非此乎不可專俗道家若要知儒與道是俗一的儒二字何從出家修行耶

今人將道作出世一派頭是之何其誤也

春桃多豔是三冬組織之眞陽也秋菊多黃是三伏蒸養之眞陰也此中玄理意會者得之

人爲形質所累道起一到則百節風生四體皆煖何必地獄即此便是平日倘少有靜功就可免此一段苦楚故形爲我所愛我亦爲形所累將此一段災性做到把握得住時出生入死總由我使喚

學道者首以清心寡慾爲主高枕茅齋肆志竹窗方是道家逸品若紛

紛逐逐何異蒙俗陶養性情變化氣質二語乃入門之始事也

修道之人未有不靜默者粗心浮氣一毫用不得

有問前知者答曰機從心生事以理斷以理斷事人即神也棄理問神神亦不告

凡入玄門只以靜性爲主如日前春庭新雨四壁寂然草木含春暗藏

長養理會此中就有個究竟不必定以談玄爲道

人心如目也纖塵入目目必不安小事入心此心即亂故學道只在定心若心不定即紙窗之微爲人世破必生怒忿一針之細爲人取去便生齊惜又不定以富貴亂心得失分念

頑鄙龌齪隨登即除毀譽善惡聞即撥去莫將心受心受則擾心滿則道無所居耍令聞見是非不入於心是心不外受名曰滅心使心不逐外是名安心心安而虛道自來居

仙經云專精養神不爲物雜謂之端反神復氣安而不動謂之靜制念以定志靜身以安神保氣以存精思慮兼忘冥想內觀則身神並一身神並一則近眞矣

垢漸去而鏡明心澈息而性澄養成一泓秋水我不求鏡物而物自入我鏡中

有諸內必形諸外一毫也假不得前賢云山有美玉則草木爲之不凋身有妙道則形貌爲之不敗故心有眞工夫者貌必有好顏色

人心猶火也非戒將自焚也而徹牡斯總在一心

今有懶惰 懶惰以火喻之蓋懶者不但不自身亦能一起世俗小人之過法會者稱斯以心猛火利慧能燒煩惱心猛火利慧能燒煩惱煩惱一滅世無

天下人不難立志難伯夷志二字是鈎人轉念的金鍼所以每每得道者非貧寒即大患難之後何也測絕塵累回頭皆空故係真人註惡疾論曰神仙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是塵緣都盡物我俱忘毫無轉念因緣編也

語云懶惰十萬緣勤上一念所謂萬法唯心之妙諦也試觀古來善成道業者非自貧窮中得之若在名利場上即欲修此道業之人亦非仙骨此想者使是個子使是凡人之苦難甘上之甘不得也

凡修道之人一手攥住此物行住坐臥不爲外動安如泰山不動不搖謹閉四門使十三賊人不得外入身中之寶不使內出日日如此何必

頂禮求眞 便是羣衆第一座

一手握住關竅不住處無一物外魔自大乘之門易開 關竅便入如此大手段便是金蓮座上之大覺金仙矣

玄修與禪家不同禪家呼此形骸爲臭皮囊道家入門全要保此形體故形爲載道之車神去形即死車敗馬即奔

佛家大乘之旨自五蘊皆空之說即是其博學之士即是其博學之士即是其博學之士

日月如梭光陰迅速老一回少回物我各人做之互勉心功名兒女不早回下應緣歲年都無不甘物件學者其猛醒之回下真修悟道之實

自一身推之各一身即天地即吾一身天下之人即吾吾即天下之人不分人我方是入道之器倘少分界落即是失本來

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分別我見執著我之大智回道場石頭希遷禪師回

凡有事修道者趁得一時回光陰便速步用工夫去將精氣神做到混合面爲一的時節以待事機之來不可躭事牽方下手是自虛時日也

悠悠忽忽日復一日白駒易過幾見桑戈

時不待人人能惜寸陰日中日回說盡海已晚又說了平回不成互回若昨日死了今日之過日可得故佛說光陰之言乃最見學者道之言慎戒勉勵最切最面佛宜

三界之中以心爲主心能內觀即一時爲塵垢所染終久必悟大道者

心不能內觀究竟必落沈淪故道德經首章曰常有欲以觀其竅者觀

此竅也常無欲以觀其妙者觀此竅中之妙也太上曰吾從無量劫中以來存心內觀以至虛無妙道學子既欲潛心先去內觀待心中如秋潭沒明月再談進步

逐境共靈久之自妙此一節引五千之言明發明心見性之理不語空由緊實珠天下後世之志士仁人明道者子自悟此出天理者當師此理若無師傳決此理恐其自誤且三教道人傳此師

若無師傳此不能道無此不能證若無此不能修即成正果此不知是那門那派若知此道實理即日可得矣

初入室關者不用他求自今日始要無漏精液便是養仙梯航便是結

聖種子

不思不離神氣不遷外魂回光守中其制自不漏來精收是先天之結無下元中炎淨之法

修道工夫如抽蕉剝筍層層來進必至頭方止

先天真實實大抽一層進一層有一步真象功夫作到自然十分自足

學道人全要歇歇最忌明察故曰人不藏不能得道之要

學道乃出世之事與俗尚恐不能回頭

察玄微明察二字是道人之所宜忌

萬事萬物萌芽在乎一心心動則機動機動則神明而合之意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機者機緣誠者誠意神者神明之者通

修道總是煉得一個性有天命之性有氣質之性本來虛靈是天命之性日用尋常是氣質之性今一個天命之性都爲氣質之性所掩苦煉去氣質之性自現出天命之性來面道得矣

倫師所示的秘法止有三教聖人所留爲最千萬不外乎是性功真表費先後天之分教禪未來學者其詳考之

先天一炁本屬無形妙能生諸有形所以爲生天生地生人天生物之根本也而道之源頭在是矣

先天一炁即是無極即是空化未現無學者志於修真須有細尋究竟出我的先天本體先天一炁入手之處自得之矣此章含意至深有非外之言言外之妙須細尋味

真言盡談性體性源將歷來聖賢永洩之天機不惜一口道盡然理雖載於禪法仍傳於口必待聖師口訣真傳下手方有着落學人切勿自作聰明可也

倫師慈悲人作是此真言以示性之正道禪門宗學者據此真言仍須求真師方可下手切勿自作聰明庶免誤入歧途此倫師者者之本意亦小子依文作注之初心也

道經秘集第一編附識

是經之刻豈予小子一人之力所得而成者哉蓋此中大有緣在非偶然也有修君世勛道名悟玄者身居隱市志在雲霄設壇於院之東軒名曰

洞雲天鶴壇奉華山

陳希真祖爲宗主注重在闡明道教研究內功與閻休咎重陳亂有不可同日語郁林年逾知非惜毀聞道爰挽表弟李履莊之介紹而得入斯壇誓於壇弟子之列賜名悟誠幸何如也一日

關聖臨壇 郁林 因即及 先父秀峯公生前行狀冥間有何功過乃蒙示諭囑父生前所爲尚稱循吏惟有欲刻善書一種勸念事未果行而行面

天籙已戒留其繼承先志完成斯舉等諭 郁林 聞之悚然感懍然悟知方寸隱微之地而

上天之鑒照有如是其神也 先父出身行間位膺專閫居心忠耿自持恒以君國爲重平生事蹟尚有爲當世人士所知者今乃以刻書一念之善冥冥中竟能上邀

天眷則 郁林 全家得以有今日者未始非先人之餘蔭所遺留也遂在神前發願出資刊刻是經以廣流傳藉完先人未了之願集大洞經

玉樞經 清靜經 唱道眞言 修道眞言 太乙金華宗旨 關鍵問答等經 爲一編凡七卷由洞雲天鶴壇主修悟玄董其事時經數月刊校方始告成 郁林 於以知機會雖逢緣有前定神靈默助事非偶然也至刊刻是經 郁林 本身有何功德罔敢有所希冀惟是

經之出凡有志求道者得此一書持知善守正道不入岐途無負於

華山

陳祖師開宗闡教一番渡世之苦心則是經之流傳所繫豈淺鮮哉謹綴數言以誌緣起並爲世之有道緣者告

天建戊辰五月十一日

華山宗第一代法嗣悟誠郁林謹識

道經祕集勘誤

百歲 行歲 字歲 誤歲 改正

大洞經南極序

三 指 指

九 指 指

十 七 錯 錯

大洞經太玄序

三 路 路

四 二十四 龍 亂

大洞經羅浮序

四 十二 路 路

叉華山序

五 十三 衍 賸

又丁惜序

十三 十七 咸 前文

大洞經原序文昌序

二 八 九 博 傳

二 九 十六 愼 塙

陽誤表

大洞經序經堂

三 十 傳前文

八 二十 玻神門三字前文

十三 十二 銀 眼

九 七 二 傳方 方傳

十五 五 二十六 聖 四

十六 二 細 類

十八 十四 熱 熱

十九 二十七 膿度字

二十 三 二十四 膿見字

二十 十二 殷本字

二十 五 二十三 武大 大武

二十四 十八 二十五 日 日

二十五 十二 十八 傳 專

二十五 六 二十五 貼 貼

太 大

入 入

人 人 吐 脫

晉 晉 脫 脫

忘 忘 脫 脫

春 春 脫 脫

玉樞經

一 二十七 九 人 十九 脫復不解骨蛻 采 承

三 二十 十四 晉 脫

四 十八 十九 吐 脫

二 二十 十五 嘉 北

三 二十 十一 北 北

四 二十 九 采 承

唱道眞言第二序

一 六 二十二 為 得

二 十五 十一 為 得

唱道眞言卷一

一 二十四 二十三 為 得

二 二十四 十六 忘 妄

三 二十五 十七 無 無

四 二十五 十八 忘 妄

陽誤表

二十六 十八 持 特

二十七 二十七 事 是

二十八 二十五 上 下

三十 十九 仁 人

三十一 二 錄 錄

三十二 五 入 入

三十三 十一 安 忘

三十四 二十二 宣 宮

三十五 二十二 中 來

三十六 二十二 三 玄篇 運 轉

三十七 四 人 入

三十八 十 安 忘

三十九 十一 中 來

四十 二十四 五 語玄

四十一 十五 十六 脫 脫

四十二 十五 十六 脫 脫

四十三 二十二 十七 脫 脫

四十四 二十四 十八 脫 脫

四十五 十一 二十 脫 脫

四十六 十五 二十一 脫 脫

四十七 二十二 二十二 脫 脫

四十八 十六 二十三 脫 脫

四十九 二十四 二十四 脫 脫

五十 二十四 二十五 脫 脫

五十一 十 二十六 脫 脫

五十二 十一 二十六 脫 脫

五十三 二十四 二十七 脫 脫

五十四 二 二十七 脫 脫

五十五 三 二十七 脫 脫

清靜

唱道眞言卷一

二 十四 二十三 為 得

三 二十五 二十四 為 得

四 二十六 二十五 為 得

唱道眞言第二序

一 六 二十二 為 得

二 十五 十一 為 得

三 二十五 十二 為 得

四 二十六 十三 為 得

玉樞經

一 二十七 九 人 十九 脫復不解骨蛻 采 承

二 二十 十四 晉 脫

三 二十 十五 吐 脫

四 二十 十六 北 北

五 二十 十一 北 北

六 二十 九 采 承

唱道眞言卷一

一 二十四 二十三 為 得

二 二十五 二十四 為 得

三 二十六 二十五 為 得

四 二十六 二十六 為 得

陽誤表

四 二十二 二十五 雖 雖

五 十七 二十六 登 登

六 二十四 二十七 後 後

十六 二十五 脫 脫

七 六 二十七 脫 脫

七 五 二十八 脫 脫

七 十 二十九 脫 脫

七 二十三 三十 脫 脫

八 七 三十一 脫 脫

八 六 三十二 脫 脫

八 三 三十三 脫 脫

九 八 三十四 脫 脫

九 十九 三十五 脫 脫

十 十三 三十六 脫 脫

十一 二十二 三十七 脫 脫

十一 十六 三十八 脫 脫

十一 十一 三十九 脫 脫

十一 十一 四十 脫 脫

十一 十一 四十一 脫 脫

十一 十一 四十二 脫 脫

十一 十一 四十三 脫 脫

十一 十一 四十四 脫 脫

十一 十一 四十五 脫 脫

十一 十一 四十六 脫 脫

十一 十一 四十七 脫 脫

十一 十一 四十八 脫 脫

十一 十一 四十九 脫 脫

十一 十一 五十 脫 脫

十一 十一 五十一 脫 脫

十一 十一 五十二 脫 脫

十一 十一 五十三 脫 脫

十一 十一 五十四 脫 脫

十一 十一 五十五 脫 脫

唱道眞言卷二

一 十三 十一 為 得

二 十三 十二 為 得

三 十三 十三 為 得

四 十三 十四 為 得

陽誤表

十一 十一 五 十四 十五 於本 本於

十一 十一 七 十五 二十二 宅 太候 大候

十一 十一 八 十六 十一 興 興

十一 十一 十六 十六 一 安 安

十一 十一 二十 十六 入 忘 忘

十一 十一 二十一 十六 入 率 率

十一 十一 二十二 十六 入 隊 隧

十一 十一 二十三 十六 入 人 人

十一 十一 二十四 十六 入 傳 傳

十一 十一 二十五 十六 入 書 書

十一 十一 二十六 十六 入 書 書

十一 十一 二十七 十六 入 帝 帝

十一 十一 二十八 十六 入 見 見

十一 十一 二十九 十六 入 金 金

十一 十一 三十 十六 入 書 書

十一 十一 三十一 十六 入 帝 帝

十一 十一 三十二 十六 入 見 見

十一 十一 三十三 十六 入 金 金

十一 十一 三十四 十六 入 書 書

十一 十一 三十五 十六 入 帝 帝

十一 十一 三十六 十六 入 見 見

十一 十一 三十七 十六 入 金 金

十一 十一 三十八 十六 入 書 書

十一 十一 三十九 十六 入 帝 帝

十一 十一 四十 十六 入 見 見

十一 十一 四十一 十六 入 金 金

十一 十一 四十二 十六 入 書 書

十一 十一 四十三 十六 入 帝 帝

十一 十一 四十四 十六 入 見 見

十一 十一 四十五 十六 入 金 金

十一 十一 四十六 十六 入 書 書

十一 十一 四十七 十六 入 帝 帝

十一 十一 四十八 十六 入 見 見

十一 十一 四十九 十六 入 金 金

十一 十一 五十 十六 入 書 書

十一 十一 五十一 十六 入 帝 帝

十一 十一 五十二 十六 入 見 見

十一 十一 五十三 十六 入 金 金

十一 十一 五十四 十六 入 書 書

十一 十一 五十五 十六 入 帝 帝

唱道眞言卷三

一 十二 十八 二十六 雨 雨

二 十三 一 十八下脫 氣字

三 十三 十八 十七 神 神

四 十三 十九 十五 之 之

五 十三 二十一 十五 之 之

唱道眞言卷四

陽誤表

十二 八 二十七 雨 雨

十三 五 二十八 氣 氣

十三 十七 二十九 神 神

十三 十八 三十 之 之

十三 二十一 三十一 之 之

洞玄序

七	十一	勿	聞	十一	勿	聞	
十一	十六	不	絕	十一	小	絕	
十二	十一	脫	字	十一	脫	虛	字
十三	十四	脫	楊	十一	脫	楊	悟
十四	十三	綠	綠	十一	綠	綠	
五	十四	納	納	十二	納	納	
七	十八	楊	悟	十二	楊	悟	
七	二十三	鄧	鄧	十二	鄧	鄧	

邱長春序

一	八	增	添	十二	增	添	
三	八	集	集	十二	集	集	

譚長生序

五	二十五	信	賢	十二	脫	賢	
七	二十七	信	賢	十二	信	賢	
		脫入序	文		脫	文	

王天君子金華宗旨

二	十	九	小	十二	小	不	
三	十二	十六	錄	十二	錄	純	
三	十二	九	脫	十二	脫	神	助
		二十一	脫入序				
		二十四	于	十二	于	余	

開禮問答

七	十一	十二	五	十二	五	十三	節
十	十二	十二	十九	十二	十九	十三	節
十一	十二	二十一	脫	十二	脫	十三	節
十二	十二	二十五	脫	十二	脫	十三	節
十二	十二	六	脫	十二	脫	十三	節
十	十二	二十二	脫	十二	脫	十三	節
十一	十三	二十四	脫	十二	脫	十三	節
十二	十四

訛誤表

二	十九	昭	照
三	二首行	告	吉
三	七首行	衰	喪
三	十四次行	二十五	二十
四	八	徐	除
五	一次行	功	切
五	十七	徐	除
六	三	徒	從
七	三	長	若
八	三次行	呼	嗚
八	十四	嗚呼	嗚呼
八	七	重	爭
八	十三	一	非
八	十三	非	是
八	十三	是	必
八	十三	必	字
八	十三	字	誤
八	十四次行	三十七	十九
八	十四次行	十九	二十
八	二十二首行	二十	二十一
九	二首行	十三	十四
九	二	衰	喪
九	七首行	二十五	二十
九	二	徐	除
九	二	功	切
九	八	二十七	二十
九	八	何	可
九	八	可	如
九	十六	上	之
九	十六	之	如
九	十六	如	云
十	十七	徒	從
十	十七	從	依
十	十七次行	依	從
十	十五	者	若
十	十五	是	是
十	十五	若

呂註北斗九皇丹經卷上

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illegible]
玉皇赦罪大天尊開經寶品
天帝上相掌化宇祐真昌嵓妄註

○先天一炁。

註寶典未開。先聞位偈。一部包羅全部。載言道破真機。
天先天一炁者。乃天仙神仙之先天也。乃鉛汞陰陽之
一炁也。

○化生萬物。

註有此先天。方能化生。有此一炁。方有萬物。

○太極一理。

註太極從無極而來。即天仙神仙球成之太極也。一理
自從元牝端即天仙神仙合並之一理也。

○包涵學生。

註必是太極。方可包涵。必此一理。方度學生。

○圖書既現非數之靈文。

註此先天太極。皆在圖書之內。此一炁一理。皆寓非數
之中。如無此靈文。焉得化生萬物。包涵學生。河圖洛書。
既將此先天太極之一炁一理。現於靈文之上。

○河洛復開龍馬之精義。

註故河洛復開龍馬之精義。發之也。

呂祖曰三教源流本一支何分中外與華夷廣大俗子并蛙見寡怪
近後亂起後人強斥釋道為異端彼止知儒教治世焉知道教出世
釋道無為今人皆說儒道為正道說來何嘗不是試問在朝者有几位
正臣在家者有几位孝子在鄉閭者有几個誠心待人之朋友爲儒教
之名而所行不異於舍聖孔子為儒教之宗堂教爾依人學此舍
欺乎世上有如此之儒教乎而數來詆釋道為異端乎子謂子夏曰女
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小人儒即今名利中鄉愿是也君子儒者隱乎
中庸避世不見知而不悔若世俗名利中鄉愿無論為文為人為對為
官錢不念權勢中淳雁風俗即自恨杭柳骨臨不媚矣儒云乎哉何
不免已

○胎息大道開化聖真

註若夫胎息大道者天仙無胎息安能使鉛汞交媾而生黃芽神仙無胎息安能使陰陽顛倒而結嬰兒兩者得此大道可成自然立功累行而開化聖真也

○一顆寶珠拳雲乾坤之造化

註此一珠原是乾坤二炁結成之寶珠天仙神仙如不下手奪盜來安得先天太極中造造化成就一顆寶珠而生先也

○粒金丹採取日月之精華

註金丹原是日月合明凝成之金丹天仙神仙如不下手採取安得先天太極中造精華發出一粒金丹而成胎也

○終而龍躍虎伏始而忘猿意馬

註有此奪盜採取工夫方得龍躍虎伏要此龍躍虎伏必先鎖住心猿拴住意馬

○動則裁成天地之有餘輔相天地之不足靜則正性命於一身保太和於九竅

註有這般始終工夫得却先天中之一炁養却太極中之一理動則裁成天地之有餘輔相天地之不足靜則正性命於一身保太和於九竅但有餘與不足之一

按上下二柱方知裁成輔相之宜但一身九竅必於上下二柱方性命得正太和得保

○分陰陽之對待運用柔於上下

註如是知之則陰陽對而成聖父靈母陽待陰而行子于抽添陰即是柔陰中有一點純陽又却至剛陽即是剛陽中有一點純陰又要至柔陰不柔安得在上之陰運於我陰既至剛又當柔以濟之方得陽安於下此皆先天太極之至妙一炁一理之精微乃天仙神仙一大略也

○清盜不外元始之安鎮

註乃人地兩仙之總論人仙不知先天何物不能太極何理徑來前世根緣福田廣植今生方落紫土福祿壽三者俱全富與貴兩端安然不入於邪徑不起爭奸巧憐貧恤孤植善種德自反無一過元自入於萬寶之中此從元來一點始生之炁便安鎮於此地仙不過徹不先天一炁不貫通乎太極一理徑知一段修心養性或運水濟火或運腎朝心清靜自應內觀心外觀物心無心物無物生則滅此一番苦海陰神之功總是他從來一點始生之炁安鎮在此故死則三魂不散七魄不飛一種靈性靈光自入於萬寶之內此二者皆稟天清地

宣之純德而來也○

○生死皆係虛靈之存亡

註人生從虛靈中來。其元本如如自在。自從為人欲氣稟拘蔽。使有死生。存亡分開。所有生不負乎虛靈者。或忠貫千古。孝欽百世。節標千載。義重人倫。將生死二字丟開。只顧虛靈不昧。此虛靈自復還本來的如來。生地真官。城隍社令。自然堪讓一席。此鬼仙又次乎人地者也。總之天地神人鬼五者。皆有緊要親切處。註入尊經中。此不過大略耳。

○今開寶篋口味靈章。天啟十二位瑞照世界。地發二十四

應顯真像

○註乃祕陽圖五仙。失傳欲遺漏天機。超化群生萬物。方開演九皇之寶笈。始以口咏七元之靈章。不意天啟十二時辰之位瑞。照映宇宙世界。地發二十四氣候之靈應。攝乎真位仙人。但寶笈乃先天一炁之寶笈。靈章乃太極一理之靈章。此寶笈靈章。從天開十二時辰中來。自地又二十四氣候中結。

○妙道通先炁。至理貫真思。彩炁旋繞於歷宇。琳琅震响於中天。

○註是顛倒之妙道。通乎先天之梵炁。是交泰之至理貫乎太極之真思。有此運用得來。方有彩氣旋繞於歷宇。有此彩氣充足。方得琳琅震响於中天。

○剖秘奧揚精微。瑤池羣仙皆降駕紫府列神咸趨侍。

註吾乃純陽。為度衆生。不得不今日剖先天之秘奧。揚太極之精微。自純陽一剖一揚。瑤池玉女。一班羣仙。皆來降於羣生之中。誰知為仙駕。紫府金童。列神咸來趨。我身軀在萬物之內。誰知為天將。

○普濟一世之氣機。普濟萬方之異魂。

註普濟一世氣機之氣。只有先天一炁。普濟萬方異魂之理。總先太極一理。

○恩光遠大。慈悲廣窮。大量位位弘仁。恢廓開經演說至真妙道。大天尊。

註這種恩光慈悲。自然遠大廣窮。皆因純陽位位有此大量。故而發恢廓之弘仁。開九皇之非記。說五仙之靈文。演七元之真機。說非斗之秘訣。衆生有能體悟者。方口口不離至真。時時修煉妙道。爲有不感太天尊之恩天量也哉。全

○○天雷上相警化孚祐與行妙道天尊純陽呂祖註解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救生濟死至真妙道尊經序

泰佳上相降駕授道天尊張序（一）

吾想太古之初。太上觀自度人。無人得度。入函關。始化西俊。法大註脚也。惟吾道有天仙正理。不離乎陰陽顛倒。有地仙正派。不離乎清靜虛融。有人仙功夫。不離乎福善二字。有鬼仙戒條。不離乎功行一端。此五者皆難離。戒惡動靜互為之功。如無此心。人根於性。人不可一日離性。則一日不可離道。但是道也。於之則強。一日不可離。故則人一日不可離道。但是道也。於之則強。六合無物不有。卷之則退藏於密。無時不然。此不可離。省察涵養之學。則道即離我。我即離道。何也。人欲一起。鉛不能投汞。陰不能除陽。即此兩途。而不可離此純乎天理之正。而況他人鬼乎。今有九皇丹經註解一出。則修天仙者。不難吞金退火。修神仙者。不離行符得藥。至於人地鬼三者。自不難勇猛精進。而成參天仙正道。收升於真。則之天。修持於三元之所註為純陽度盡凡夫之願。只事。叙大意。以為註中一引云。全

天樞上相淨明普化天尊許序（三）

○自斗姥從西竺國都怡以來。修元始大道。以金蓮九道。生九子。主持造化。掌握陰陽。其為天之樞紐。人之司命。此理渾然。未傳下世。至永壽元年。太上化身。坐玉匣。授天師北斗秘訣。下方始知人有斗為之主持。此理又未造微。造漢明帝在崑崙山。遇斗化身。開方便門。說北元統章一星

○夫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此見大道不遠於

天機內相度人無量天尊葛序（二）

吐一理。一元演一道。後世方知七元各有所掌。七星各有所耀。及諸真無法度。又從斗中精微之理開出拜斗之法七十二家。或為奇門。或為默朝。或為運用。或為唱念等類。皆承此出天機。使人各授而行。已而復已。若夫筆錄與梵音二斗。雖一以降性。一以觀光。自青田刪亂。將梵音之字音失真。將筆錄之符訣失形。遂有顛而倒者。倒而顛者。何益之有哉。惟吾天雷上相廣化度人之純陽子。為度盡几夫之念不得逆設法開教。尋煩臨乱於己酉年四月演九星丹經。內寫本命斗訣。僅以引證。未曾講明。今又於己未歲九月復演註解。以本命斗訣開出所以然之理。功夫劫驗。無不指點。使門下各認本命。依訣而行。七日頃見本命星君降駕。何災不滅。何福不臻。此亦千古難遇之奇緣也。如所演五仙等訣。吾不必復讀。且聊為衆善誠信略叙斗法一端。以為萬世鑑之。(全)

都雷上相清虛妙道天尊誕序(四)

宇宙之內。混混芒芒。萬物之中。蹉蹉蹌蹌。渾然大道行持有方。惜乎失傳。精微隱藏。百家雜出。碌碌忙忙。不得一正端緒。江洋人多忽為沉淪。無常永難毓輯。感上天堂。雖曰上古經典。煌煌雖曰中古真文。彰彰。然曰下古科教成作。隱顯真源。雖無未揚。惟有慈悲。其如純陽天關。徒弘重

道場。處處方便。人人有相。不辭辛苦。醫救多方。已再演總攝乎文章。又應不測特奏

玉皇奉勅下界復臨楚江是原弟子吳劉蔡楊諸善士各力共勘設乱堅念演說靈章五仙大道炯炯煌煌本命斗訣浩浩蕩蕩。超手成功。示我周行。吾今奉

上帝勅相。身乘紫雲。來赴乱厥。特叙一二。為世津梁。(全)

天雷上相譬化孚祐興行妙道天尊純陽呂自序(五)

大道渾淪。無名無形。

註此即先天一炁也。有何名形。

大道顯微。有象有聲。

十

註此即太極一理也。豈無形聲。

謂之有形有名。非大道也。

註故有形有名。則不為先天一炁之大道。

謂之無象無聲。非常道也。

註無象無聲。豈為太極一理之常道。

道在天地未判之先。乾坤依此而清寧。日月倚此而光明。風雷賴之而變化。人物藉之而成形。

註此先天一炁之道。本在天地未判之先。渾渾淪淪。所以乾坤依此一炁而清者清。寧者寧。日月倚此而光者光。明者明。風之一呼一吸。雷之一鼓一鼓。皆賴此一

而變者變化者化變而化化而變人之一動一靜物之一枯一榮皆藉一炁而成者成形者形成而有形形而必成

○道在太極既分之後兩儀其定者此也四象闔闢者此也八卦分列者此也九宮呈象者此也

註若道在太極一理既分天地之後兩儀藉此一理而其定四象藉此一理而闔闢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之八卦藉此一理而分別方位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之九宮本同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十為腹兩相表裏皆藉此一理而呈形呈象

○聖人得之而為聖賢人得之而為賢神將得之而為神天仙得之而為仙愚昧背之而為愚鬼邪反之而為鬼

註自有此一炁一理聖人得之一貫而為聖賢人得之一豁而為賢神將得之一正而為神天仙得之一粒而為仙愚昧背之一叛而為愚鬼邪反之一心而為鬼

○固有方土之不同亦關氣數之有異清可以濁清者自濁也濁可以清濁者自清也

註此聖賢神仙愚邪固有剛柔燥濕方土之不同亦關乎清濁者清者如不能得異清亦自濁也濁者有能得其清者濁者自當可清乃濁者自反於清也

○為仁由己善由乎自

註自清者之聖賢神仙皆是由己為仁由自為善非由人也

○逃乎五行之數出乎二氣之外

註自濁者之愚昧鬼邪皆不由己為仁不自為善亦非由人也豈方土氣數之所能囿哉能如是反濁為清便逃乎五行之數出乎二氣之外如不能反濁而為清自要於圖妄心欲逃乎五行之數出乎二氣之外豈道也耶

○吾今憫爾凡夫之強持不由大道之自然

註吾今憫爾凡夫不知一炁一理而強持東林西投總不由先天太極之大道一點有然之一炁一理始混終忽元而復己

○體太上好生之德演元始愚慈之意不憚木鐸之震醒而搖金鈴以喚發

註此陽方體太上好生度人之德演說元始開發愚慈之意喚發愚昧不憚搖木鐸之金鈴以震醒醉漢

○開佐籙抉秘語理千秋要萬古

註聽是佐籙未遑秘語未傳開之抉之演暴經上註於

經中使千秋仙脉得壐使萬古口訣常垂

○既啟方便之門户何敢隱其程途

註吾於此既念羣生萬物啟度人方便之門户何敢秘吐不此隱其五仙之秘訣人能照秘訣之程途一步一步走來

○是經也探斗宮之位奥出九皇之秘密

註方得是先天之經太極之經庶可探心中七竅北斗宮分之位奥庶可出面上七孔洛二九皇之秘密

○人有一心心有七竅面有七孔孔應乎竅竅應乎斗受南宮之煉陶取北方之温養

註後得南宮煉度而成五仙先得北方養元而朝上帝

○人無此竅而迷竅不應斗而死

註愚人不知此竅而迷惑則必不能應斗宮而死也自然為鬼為郭為愚為昧

○元始哀憫衆生故垂教法

註元始天尊哀憫衆生到此一步故垂救生濟死之教法以設慈航普渡

○孚祐始念羣魂故演奥義

註孚祐始念羣魂到此一步故演至真妙道之奥義以

○臨壇勗戒

○下方蒸民各各自樂身中主人時時若存

註爾等下方天生之蒸民各各當自樂然把身中靈臺上一箇主人翁時時存察不使他出入無鄉

○符乎元始之炁感乎七元之星庶幾乎與大道合一矣

註使可與元始先天之炁合符使可與七元已在太極

○中之星相感安有不與渾淪顯微之大道合一也哉

○佛言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寶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勝彼

有人持天雷上相孚祐帝君呂祖所註北斗九星丹經即施萬部勸人修道功德更大純陽帝君曰萬世之下思頂此經若要識得壽陽位根首善立念永遠刊行天地同體日月長明若有見此經而不能徹悟位解者志心皈命誠求真人口授但將此經盡力印施又謙冲虛懷恭候至教久久不懈必感真君下降口授位旨呂祖曰若能三千善滿親度有期有識有志不甘淪墮者切勿忽此言也

○四句偈者一曰空身二曰空心三曰空性四曰空

法拜金剛經

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救生濟死至真妙道尊經

卷上全

天雷上相擎化宇祐純陽帝君呂註 (六)

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救生濟死至真妙道尊經

註夫太清者乃元始說法之宮在金丹為第一點先天紫微者乃元始聚會之所在金丹為紫紅精微未中天者乃真一不貳正中之天北斗者乃在人心卻是天之樞機在金丹無此心火樞機安能得真鉛歸我九皇七元者即是人之本命在金丹無此九皇七元安能接命救生濟死者即元始住座說法救生濟死在金丹其實得深有然救生而住世長年濟死而解脫飛昇至真妙道蓋感了至真自顯妙道尊經者此欲至真以顯妙道非元始之金丹尊經不可也此乃經名第一註腳人當潛玩必見住機

是時

元始天尊

註四字已托出金丹總領

在清微天宮

註元始天尊本是清微住焉自在清微之天宮說法

八景住苑

註此八景在天宮乃羅一景蕭壹一景森羅一景淨一景梵和一景神通一景真住一景趣類一景在人身乃泥丸一景玉枕一景天香一景雲關一景尾閭一景住關一景蘇宮一景太和一景元始天尊為度衆生之八景自在住苑之八景也

金童侍側

註此童在元始天尊之處乃混元一炁凝成金液之童

玉女揚烟

註此女在元始天尊之處乃先天一炁凝成玉液之女侍側者圍侍於天尊之側也揚烟者所揚何烟即揚清微甲之妙烟即揚八景中之住烟也此烟就是一粒粟米遺出者是矣

寶花侍爛於諸天

註是寶花也皆金童手植之寶花花而謂之曰寶自必有類色侍爛於諸天所在也

真香噴吐於瑤池

註是異香也皆玉女所放之異香香而謂之曰異自必有瑞炁噴吐於瑤池內此二語已隱透金丹

正值己酉元旦之期

註此己酉元旦本屬天尊開南天門放寶光之時接道則甲己化土丹非此土不結雖曰流戊其實就己己酉丑

合成金烏。酉有辛金。必是己酉旦一點辛金之烏。方是西方來的一點真金。且庚金生於巳。庚十會成。自見先後兩天之分。元為會始。旦為交初。在用己土者。就必須交會酉宮一點始初的真金。纔叫是流戊以就也。

○一陽初動之會。

註此一陽還屬己。還屬酉。答曰。己也。有酉也。有己無一陽初動。何以能剛能柔。酉無一陽初動。何以為藥為炁。天尊開天門。放寶光。正此己酉元旦。一陽初動之際也。

○諸天神王。飛天大聖。日月二曜。滿天星宿。玉府羣真。瑤臺列仙。普詣來集。

註都見己酉元旦。一陽初動。有寶光天放。俱來叩光。而朝玉尊。在道則一身之天。百節之聖。皆因己酉元旦。一陽初動而聚集於精炁神三寶之宮。以聽天尊說法也。

○是時也。

註乃一陽初動之時。

○龍飛天端。鳳舞瑤階。鸞鳴鏘鏘。麟戲紫炁。

註龍鳳鸞麟。在天則為四大靈物。在道則為四大靈性。龍本淫性。鳳本動性。鸞本養性。麟本靜性。天宮有此四物。天尊方登座。道中有此四性。聖靈方演法。凡夫未矣。惟真能明。

○天尊於是開南天之門。

註天尊固在己酉元旦。一陽初動。有此大吉之時。於是集者集。飛者飛。舞者舞。鳴者鳴。戲者鳴。戲方開南極丹天之門。戶在天則如此說。接人則南天之門。即絳宮離火之天也。

○放百寶祥光。彩色燦燦。赤炁煌煌。

註祥光自必有彩色可愛。赤炁可觀。是百寶者。在天則為天家之百寶。在人則為那百寶。即為百節生榮。百寶之祥光也。此百節生榮。百寶之祥光。有彩色。卻是五臟所生之五彩。有赤炁。卻是心家為五臟之神君。總顯然發生出五臟之彩色。聚成祥光。而燦燦電掣煌煌。輝耀也。

○照見山嶽河海之內。天下萬國九洲之地。道射三十三天。透開一十八重獄。

註唯其是百寶祥光。方使溥天溥地諸境。有彩色赤炁也。在天則如此說。在道有此祥光。自然得之者。必出乎山嶽河海天下萬國九洲之上。神入三十三天之處。法度十八重地獄之鬼總。是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也。

○是先也。即 玉帝一十七道之寶光。

註光。即百寶之祥光。當日玉帝三千二百劫。修成一十

七道之光然後有此發於外此一十七道之寶光皆是修所煉所斷障所本行集來故有此奇特

○即　斗姥之紫金光即　牟尼之百千德萬之神光即帝乙之混元光

註紫金光乃從華池中龜臺上修煉得來神光即從波羅蜜舍利子煉成混元光即從太元元始位修出是三大修煉者皆不外元始天尊此百寶祥光也

○天子得見是光而國祚興隆皇道蕩蕩臣庶得見是光而尅祿享遐齡名彰彰學士得見是光而聰明智慧睿哲文昭

註凡九句乃前世有佳根者見此寶光如是効驗得此百寶如是靈應至若下此者則不然

○凡夫得見是光而福壽綿綿永除災殃

註此凡夫非等閒之凡夫也亦廣種福田宿有道緣之凡夫得見是百寶祥光必然多福多壽災殃永除何也有此寶光在身尚可住世解人之厄安得自己猶無福壽並除災殃也哉

○求功名者得見是光而功名遂願求子孫者得見是光而子孫盈庭保父母者得見是光而孝心動天地祈君恩者得見是光而忠義以貫牛斗

註百寶祥光乃自金丹煉成百節生瑩而來求功名者欲仁施萬類化及百姓先有此煉成寶光靈性自是如來安有功名之不遂願此如許姓陽是求子孫者欲不做無根無後的神仙先有此寶光充足百節綠烏一灑安有子孫之不盈庭此如彭祖是保父母者一有此寶光能得見之九祖尚且超昇上界與天同體父母自然魂靈長存祈君恩者有此寶光得見君上尚且聖德無疆本身焉有不忠不義之理

○一切有緣得見是光而緣益接緣洞洞徹徹朗朗明明

註一切乃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本元始之一炁而生太極之一理而成凡有緣得見是百寶祥光而緣益接緣永遠不絕如縷洞洞徹徹毫無遮蔽朗朗明明毫無隱藏此皆一種真光發著於外者由真寶誠於中也

○天尊觀見衆生億劫輪迴纏綿漂沉

註此衆生皆是億劫中未得見是光者故有輪迴漂沉之苦纏綿不已

○咄嘆良久撫几哀悶

註乃天尊放光之後照見道等無緣之衆生欲說法超度故先發咄嘆哀悶之聲

旦孚祐是時在側識

○天尊慈悲之意。稽首長跪而請曰。

註此時孛祐正在朝元之會。停立故光之處見天尊如此嗟嘆哀憫。有超度說法之意。故孛祐亦覺念起。不得不達天尊之機。而請超度說法之旨。

○天尊大聖。天尊大慈。祈開洪恩。廣啟方便。既濟衆生。復合拯提。

註此孛祐誠意跪請之言。

○天尊良久默然。注目下方而嘆曰。

註此天尊為孛祐跪請。存神良久。哀憫纏含。不得已而嘆。方啟異言以發揮。

○哀哉衆生。不知大道。

註此天尊衆憫。未得寶光之衆生。不知固精保氣。凝神之大道。

○迷迷沉沉。死死生生。

註於七情六慾。迷之又迷。於三災八難。沉而又沉。於刀山血海。死而又死。於四生六道。生而又生。

○吾今為汝說此良因。汝當敬授。汝當諦聽。

註乃天尊呼孛祐為汝。說此衆生所以輪迴在德劫之中。難脫所以漂沉有盡頃之故。難斷。這等良因。發為哀憫。令特宣說。孛祐當敬以授之。當諦真聽之。

於是招集雷神。勅命斗宮。會聚九皇。說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救生濟死生真妙道尊經。

○斗九皇七元救生濟死生真妙道尊經。

註此已前元旦一陽初動之時。雷府諸神。斗宮諸真。九皇七元。皆在寶光會中。天尊欲說良因。故招集者。復集而班勅命者。復命散侍。會聚者。復聚座下。是法寶未開。先聚至真。方說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救生濟死主真妙道一部尊經也。

○元始曰。大開以來。地闢而後。人生其中。物育於內。百千萬劫。靡有窮止。生而又死。死而復生。

註單要元始曰。不安天尊。當看元始二字。有無許精味。

為全部綱領。人當深思。元始二字。天開地闢言此。可知其先為混沌。正先天太極之初。言此。又可知其後為雜氣。故有人生物育之繁。一開一闢。便有劫數無窮。一生一育。便有死生在內。

○一氣循環。一理流行。

註此一炁在未開未闢。為先天一炁。在既開既闢。為後天一炁。惟其落於後天。故有循環無端。此一理在未生未育。為太極包藏之一理。在既生既育。為兩儀分形之一理。惟其分於兩儀。故有流行不已。若夫在先天之一炁混沌未見循環。在太極之一理渾然未見流行。

○清者聖濁者愚修者仙失者鬼。

註此一炁一理。自得其至清者為聖人。萬世垂教。自得其至濁者為愚頑。一時不悟。有清者稍得。而心得開悟。知為一炁本乎先天。一理原乎太極。用功修復。必然成仙。濁者稍失。而心又昏亡。炁却一炁一理。全無先天毫髮。太極魂魄散蕩。自必為鬼。

○聖有大成小成。

註固得一炁一理。而有最上與中之分。得其上乘。自是大成。如堯舜周孔是也。得其中乘。自是小成。如伊尹柳惠。各得其一端是也。

○愚有違道背倫。

註此一炁一理。主持日用大道。貫乎一身五倫。日用之間。在天理之正。合人事之宜。此愚民能於濁中求清。可謂違道者也。五倫之內。如有一不能盡。盡或五皆未克行。此愚民於濁中更濁。安得非背倫乎。此總是源頭上不清。故氣稟物欲內多濁。

○仙有天地人神之別。

註仙有五等。僅別四端。以天地為清濁源頭。天之輕清。得之者能修。自為天仙。白日飛昇。以其輕清也。地之重濁。得者能修。自為地仙。脫殼尸解。以其重濁也。人神為清濁源流。人之中有清有濁。或前有源遠。後必流長。或自能歸本。自必流末。神則有清有濁。皆能修持。清者仍歸於至清。濁者亦可以返於清。故能陽神出現。天地兩大。皆可遊行。此其別之不混也。

○鬼有靈爽邪魔之分。

註五仙之中。亦有鬼仙。此鬼抽出。分靈爽邪魔。以靈爽即為清。可入鬼仙之列。以邪魔即為濁。乃在鬼趣之內。故另抽出分言之。

○大聖何以聖。本道以成。愚何以愚。昧道而行。仙何以仙。道炁常存。鬼何以鬼。違大不疑。

註此數句承上而來。略分所以為聖愚仙鬼之故。猶人指出真實皆在卷內。

○宇宙內。理不外倫常。氣不出浩然。

註此二句。見上道字中有此兩端。人皆把道看難了。不知即兩大之中。一行理焉。只在倫常中含住。本來浩然內寓著。道何遠人。

○直養無害。盡性合天。

註此二句。正是人去循理持氣的工夫。上一句屬焉。下一句屬理說。有直養無害之功。焉自浩然。常充於天地之間。有盡性合天之能。理自循倫。克盡大道之本故。

吾觀衆生以下。便是倫常分言之。

○吾觀衆生。不孝父母。不知父母之恩。與天同大。不敬君王。不知君王之義。與天同體。不恭師友。不知師友輔我盡倫。不和兄弟。不知兄弟手足至情。不睦夫婦。不知夫婦關乎陰陽造化。

註父母君王數端。皆倫常也。我之爲我。本乎天地之浩然。理應先盡此倫常大綱。何得有不知之事。總是衆生皆在細事上着脚。忘乎大綱。故多有不能直養。不能盡性。以希聖學仙。皆每安於愚陋。於鬼天尊安得不哀憫也乎。

○大綱不盡。細事難言。

註此二句。乃結上語。

○非關氣數。不由資質。總觀此心。七竅不明。

註言道等不知倫常大道之人。亦稟天地之清氣而生。亦負陰陽之妙理而成。固的一群。便有道寓於形色之中。而於大綱不能盡者。豈爲氣數所束。又豈爲資質所縛。總是將天理昧亡。人欲蒙蔽此心之七竅。遂迷惑大道。不明倫常。而頓失人身也。

○故爾一念差感。念念差感。見諸身口。彰諸形象。

註心本至虛。能具衆理。心本至靈。能應萬事。一段在細事上着脚。不在大綱上起念。時時刻刻。皆是人欲。無一天理。旬必將念頭無不差感。如此存於中。定然形於身口形象。皆是背理滅倫之惡。無不發現彰著也。

○天地昭然。善惡報定。

註念一動。鬼神盡知。何況所見所彰者。皆是天地自以善惡之報。昭昭不爽。道德經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者此也。

○尸神奏之。遊神記之。三官檢錄。北斗注籍。司命對簿。

○上帝降臨。東南獄鄧都幽冥。考其罪過。察其匿隱。

註尸神即魂也。遊神即魂也。不須天地鑒察善惡。而自己魂魄。便先將所行所存。奏記三官北斗。三官雖在雲臺。却屬身中三丹田。北斗雖在兌天。却屬身中七竅。有善惡。歸入三官之三元府。檢錄已定。貫上北斗。然後注籍。不知家中司命。先已定簿。以簿對籍。毫無丰爽。方呈上帝。於臘月二十五日。降臨察考之後。將善惡一一發下東嶽酆都。實罰。南嶽校定生死。東嶽南嶽。於是善惡之人。死後拘魂東魄。遣在酆都。命十殿閻羅大王。有罪者考罪。有過者考過。還有一等奸猾鬼魂。陰行不良。鬼神不能測其機者。更仗細察奪將匿隱之病。一一針出。

○善者賞善。惡者懲惡。

註匿隱之中果是善。則一善能解百惡。實之以為作善者鑒。匿隱之中果多惡。則惡重難為善解。懲之以為作惡者鏡。

○刀山血海。不順人情。鐵鎖銅枷。豈容逃過。百千萬劫。一一搜尋。四生六道。輪迴漂沉。人類物類。走獸飛禽。男女妖童。貧賤困窮。任爾投奔。永墮紅塵。

註此皆作惡者的的報應。想惡者的的形象。人當回頭仔細思量。還是惡者相。還是善者相。

○吾今垂恩。汝等諦聽。授訓凡夫。演此妙經。傳布人間。依此懺惡脩行。

二十七

註此以下乃是天尊單為作惡衆生說法。今於已百元旦。放光之時。大垂凡夫普度之恩。命孚佑諸臣。諦聽妙音。將所演救生濟死之妙經。授而訓之。凡夫傳而佈之人間。使背倫滅常者。懺惡有此的的報應。悔而生怕不行。自必改過從善。以體天尊之心。

○究其淵旨。何為在心。

註此惡皆從心生。天尊究竟此惡之淵旨在心者何為也。

○心為天君。百體從令。

註心一正。萬心皆正。五官百體。皆從之無不正。心一歪。萬心皆歪。五官百體。皆從之無不歪。以心為一身主宰。即是天君。百體一身率從。自當從令。

○心乃血肉。只在七竅之靈。

註七竅。即是本命七元。即是真乘天君。此竅靈通。要洗就洗。就得不正。要正就正。就得不洗。要知心不過血肉月。總是七竅維持。

○竅竅虛靈。竅竅光明。竅竅理道。竅竅性命。

註一竅有一竅之虛靈不昧。此衆理。以應萬事。一竅有一竅之光明通徹。照本身。而應萬物。一竅有一竅之理道。含當本然自然當然。所以然四者。一竅有一竅之性命。貫通水火鉛汞。精氣神七寶。此竅亦大矣哉。為人身之根本。為智慧之法門。為金丹之運用。為採取之幹樞。

二十八

○不混不迷。不嫉不淫。不貪不嗔。不妒不爭。勿損勿害。勿怨勿憾。樂其無於知足。貧其貪於多怨。

註人一生下。膊帶一剪靈性一賦心中。竅竅通靈。自從不知足。便為多怨遮蔽。故天尊於此處。方為竅竅者。說開竅一法。人能不混沌而為非理之事。不昏迷而為作孽之徒。不嫉妒而為有恩之事。不淫亂而為清心之實。不貪求而為安分。不嗔怒而為和平。不妒狠而為善良。不爭競而為靜逸。勿損人之心。勿害人之意。勿逆怨

於甲乙。勿懷恨於隱微。則是人之天君泰然。無時不有天理之樂。此樂莫不從知足中來。豈為多慾內生乎。噫人難得一個真樂。難去一個真貪。

○多慾慾以生慾。知足足無不足。

註如不能去一貪字。則寂終為隱蔽。慾多。慾上生慾。反轉來寂不為慾蔽。一知足。足中無有不足。可見這寂關也容易。蔽也不難。

○寂不空虛。寂原寂靜。

註這寂又從足無不足中得來。空虛寂靜。乃是去了貪字有了廉字的景象。

○空無可空。此寂方空。虛無可虛。此寂方虛。寂而更寂。寂自寂寂靜中養靜。寂必靜靜。

註此八句正解寂本空虛二語。其中却有無許功夫。何以言之。要得真空。必先從實處下手。做到無彼此相。無人我相。這般如來自在。所以纔是一空。纔是一個無可空。此寂方得真空。要得至虛。必先從真處著力。做到渾然一理。泛應曲當。這般貫通田地。所以纔是一個虛。纔是一個無可虛。此寂方得至虛。要得正寂。不是寂滅。那般。乃是從真實至極的地位。源流融洽。本末渾化。此寂所以不求寂而自寂寂也。要得常靜不是清靜那等。乃是從真實至極的地位。到了寂然無累境界。則萬天籟。百神歸靜。無思無慮。一派真靈。觀乎世音。不求靜而此寂自必靜靜。此以上當看無可而更中養處字。又當着眼在方字自字必字。上纔知這了性的學問。

○寂一靜。萬事皆靜。寂一寂。萬物皆寂。寂一虛。萬欲皆虛。寂一空。萬理皆空。

註此八句又是上八句的効驗。何以言之。惟其用無可空無可虛的功夫。纔得萬欲萬理。從寂一空一虛做。無不空無不虛也。惟其用更寂養靜功夫。纔得萬事萬物。從寂一寂一靜做。而無不寂無不靜也。此總見自在不是容易覩得。一得覩自在。使無往不覩自在矣。可見禪家一旦頓悟。可見煉性家忽然通慧。有如此妙用。

○致柔專篤。抱一守中。

註此二句方是上一節見性的正功夫。何以為柔。乃絲絲不絕之意。非剛柔之柔。徐徐漸進。不像地亦不躐等。如鋤進。其必遠進。所以為絲絲不絕之意。切勿錯看。何以為篤。乃確乎不拔之意。非篤實之篤。堅以行之。信以守之。不畏難。不苟安。以是為的。總不思進。所以為確乎不拔之意。如是而推致其極。則得其一。而緊抱不失。如是精專其功。則得其中。而謹守不放。日積月累。念茲在

茲卻不覺一旦豁然貫通焉而靈座寂靜從太虛中來七此一字中字切莫學近日習清靜者看做心腎兩家談金丹者認做鉛汞兩逕

○內繫於臟腑外繫於官骸象懸乎南宮體應乎北斗

註此又將一中二字推而言之言此一與中本在乎內乃臟腑所整持發現乎外為官骸之所繫映在臟腑中其象垂注南宮卻非實授其實虛懸在官骸其體排列北斗卻非虛假其實有應故聖賢學問先執厥中一以貫之世人不識其理徒以己見耶知靈明大關係處

○天北斗為萬星之樞紐七元為萬星之領首左輔右弼共

○成 九皇之體

註此繫承北斗為體應說下天尊為衆生說法原在北斗九星身裡必先從存理過欲明心見性元元說來方到此正講可見斗即在人身不見真性則斗不降厄何能解生何能延必以心竅合斗以性靈生光光即自解生即自延又何用天尊說法起度持人不知惺惺月故天尊在此處諄諄曰北斗為天之樞紐七元為星之領首而萬星無不朝拱加以輔弼有參左右無缺九皇共成星大星尊之體其斗之功用無窮故能解厄延生人當於此猛然一醒

○心乃萬身之調維七竅乃萬身之宰割左龍右虎共成九竅之真

註此即配上北斗九皇而言天尊說到北斗九皇處正好接着發實如何又說到人之心處此正是天尊叮嚀愚昧處使人知心即北斗萬身即萬星九竅即九皇合并為一方好下手救生濟死故必於此處反覆諄諄言之聽見天尊一種婆心處

○竅以合斗斗即是竅斗來應竅竅即是斗

註此四句中上二句承上下二句起下何以見竅即是斗斗即是竅天一大天人一小天天無心成化人有心成能都當是七配成九可見天人合應之理

(一)旦貪狼

註此北斗第一元貞人心第一竅此竅正在那心上第一個名為天元竅得北斗之青炁應東方甲乙之木為肝炁相結人能通肝炁以開此天元竅則可以上明天文之理

○貪者貪狼者狼

註人生參此竅皆閉自後貪心一起狼心一縱便將此竅遮蔽此竅最怕的是這般雜慾

○我若不貪不狼貪自不貪狼自不狼

註人若不貪不狠。謹守心和。則靈光自舒。貪狼在本命。亦不使我貪狼也。

○宜用祿以魁剛。故曰陽明貪狼。

註欲去貪狼。祿以魁剛。則陽明大現。便是原來陽明貪狼。總只此巽根子在貪狼。只分個好歹。開則便是北斗之貪狼。巽則便是我之貪狼。

○此巽屬陽。

註故為子生人之本命者。子乃天一生水。水以生東方肝木。不然。則能生此巽之陽火。使電巽通靈。當用何功歟。請問嘯生北室。面向東方。以唧唧。啼嘿。口訣幼

夫運超精氣。始得朝入心家。此巽纔能電徹通體。合我本來神光。致陽脉大長。

○可陽以煉陰。不可陰以拇陽。

註但唧唧啼嘿。七七四十九遍之先。須在子元宮。用一唧字。提起肝家母氣。朝拜方叫著陽以煉陰。非陰以縛陽。然後得本命第一星君降駕於青衣青冠之中。

(二)曰巨門。

註巨者大也。門者戶也。

○巨有長短。門有翕闢。

註此二句正解巨門二字。正是形容此巽之象。

北斗第二心巽次一

註此巽上應地元。即名地元巽。通此一巽者。能明地理之精微。何以能通。此巽屬脾家中央戊己之數。人欲運此脾氣。只在中主攝靈。養得中主精氣足。自元祿得元神通。方使利走商黃而通巽也。其運脾氣以通此心巽之功。只在乘乎正直。用剛剛二字之訣。七七四十九遍。先必用一唧字於脾家。要宮提起。覺得水來濟火。致五土數。合乎中央戊六數。合乎祖炁之八。

○通心精察。人心自退。

註本命特朝。然後道心精於察理。人心退而聽命。

○此巽屬陰。稱數成文。故曰陰精巨門。

註所以屬陰者。以丑亥居乎陰。所以為稱者。以十六在乎雙數。故曰陰精巨門。降於黃衣黃冠之中。

(北)斗第三真人祿存。

註此位星君。明在命門。

○三陽乾元。萬物含生。

註命門者。腎家之門也。有一點真火。故為三陽乾元。上應北方壬癸之炁。有黑氣存乎其中。萬物皆指此真一之水。而滋潤化生。人身之五官百骸。皆賴此元陽之炁。而流通養脉。心腎相交。則靈通無二。其功在明月金輪

虎用升降運用不待言也却在搖攝二字功夫七七四十九遍先必用一個字在本宮一寸三分處運起縷使寂滅本命得水生木旺土被木尅而求火生土

○心竅通靈態靈念

註方得此竅靈通而得明日元竅中精微其實在慾當慾念當空方能行此功運此炁

○自得真人樣存司此內丁煉魂

註而見是樣存真人於黑水黑龍之中樣存司此竅內丁煉魂者必須有赤兩字真炁配合剛剛二字口訣方得此旅上昇而使那黑水黑龍到命門中盤旋不已

○北斗第四文曲位冥此竅難言

註亦為北方壬癸之候有無許妙用有無許工夫

○誠為住元太冥

註此竅乃坎精乃脫元不是坎精何為住元不是脫元何為太冥

○有感皆通鬼神擬靈不待握持大化謂神

註此四句內係透徹工夫運用方得如此效驗何工夫之有功在休休意意四字一氣運用出來此竅縱得使鄔酬沐浴生人本命提此運用四十九遍於任脈處提起炁字元神上朝此竅大通光明然後實結娃娃之形現於黑水黑龍之中凝成一團梵炁便是月元象中外明而內晴也可以曉月殷婦娥之形矣

○過此以往丹元靡負

註此位星君大矣至矣在天為北斗之中在竅為一心之靈凡人皆得此竅不開只是難得真炁入竅必須用藏藏森森源源晶晶健健健光光光此十六字口訣方得

○星炁朝斗萬邪厌塵

註此竅不在別處即在本心降靈宮

○修仙者得此星炁而保體衛真驅遣雷霆凡大小一正星炁來臨招使萬神位列五斗竅居住靈

註故得此本宮真炁而修仙可以呼遣風雲雷雨星君凡夫有炁中本命能運用上十六字加以炁字四十九遍的口訣照朝此竅使能使南方丙丁之真炁降於我身招住靈宮靡負斗元星君降駕於赤衣赤冠之中也

○責乎廉潔守其利貞

註凡夫平生必須廉潔凡事無不利貞

○一塵不染鬼魔遁形

註一毫塵賦不染又能行持此訣自然鬼魔遁形此竅總在午烈二字真妙用處

○六曰白極。武曲高真。

註此星乃居心竅第六。應西方庚辛之炁。為天乙北元之宮。上映肺俞二穴。左為金吒（音託）右為金鉢。號曰白虎二眼。實映真鉛座盈。此竅亦斗中之難問者也。

）經緯萬端。綱橫羣星。居所不動。樞紐天心。

註此四句不過形容此星為北辰之象。不過擬合此竅為一身之極耳。

○斬妖滅炎。剛毅真並。

註此二句纔有工夫在內。真功蓋在吃。先從金生之乎宮。提起。注口訣。方用踏踏踏踏四字。從肺俞二穴。金家吃鉢門。戶運來。降入此竅。則四大無不擴充。妖炎從何而來。此等工夫。非下剛毅狠手。難得開通。

○故曰北斗第六。北極武曲紀星君。

註踏踏踏踏七七四十九遍。然後北斗第六北極武曲紀星君。降於白衣白冠之中。一團吃然。梵炁盤旋不已。凡己未生人。可不知此火生土。土生金之本命也哉。

○六竅合符。懷抱乾坤。

註乾乃我身之首。坤乃我身之足。上而泥丸。下而湧泉。只用此六竅。默運乎吃踏踏踏踏的真訣。自然合符而懷抱矣。

長春真人為丈真之首。為天仙之元。凡修道得道 三年二六片中

心印妙經 四十一片水火金木 肥合身中肺肝心腎

中國道教協會藏書

渭濁一一 真真元元元

太極動靜陰陽 精炁神 三舟田任九玉片 存 溯三養

呂註北斗九皇丹經卷中

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救生濟死至真妙道尊經卷中經先妙經 一
玉皇心印妙經

上藥三品。神與氣精。恍恍惚惚。杳杳冥冥。存無守有。頃刻而成。回風混合。百日功畢。默朝上帝。一紀飛昇。知者易悟。昧者難行。履踐天光。呼吸育青。出佐入北。若亡若存。緜緜不絕。固蒂深根。人各有精。精合其神。神合其氣。氣合體真。不得其真。皆是强名。神能入石。神能飛形。入水不濡。入火不爇。

神依形生。精依氣盈。不凋不殘。松柏脩脩。三品一理。妙不可聽。其聚則有。其散則零。七竅相通。竅竅光明。聖日聖月。照耀金庭。一得永得。自然身輕。太和充溢。骨散寒嘔。得丹則靈。不得則傾。丹在身中。非白非青。強持爲通。妙理自明。

大雷上相興行妙道天尊。孚祐帝君品。註解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救生濟死至真妙道尊經卷中自序。

大道無形。住理幽深。一粒金丹。得飛昇。補還成至真道德真經。降生大天尊。

[illegible]詞經云中則天月滿則虧聚而能散天之道也萬有三十以後[illegible]
田地數十餘頃本必有田公平中得來固在生一賜一惠而積之飛[illegible]子孫[illegible]
[illegible]而棄之錯錄[illegible]輕忽也必棄有何益家脈興衰俊[illegible]子孫知之知而棄之何
如[illegible]在生積累仁德之為急乎[illegible]在生能積德累仁從教之子孫後世感之又之況是[illegible]之
為之[illegible]為之為[illegible]為之為[illegible]為之為

註寶卷開金井層層透出來開口訣洗仙懺丹經子書皆皮毛惟此妙句多自在萬世下看悟者各自安排一得天機請上瓊真臺

註皇敖罪大天尊位號高上帝

註凡修天仙者能時時持念此寶號神丹必成凡修神仙者時時持念此寶號金丹必成人地鬼仙皆然故此卷首敘此寶號非徒然也乃欲修此五仙者或陸地或大或運鼎氣或採先天一炁或取後天至寶或行清靜水火或修善德因緣皆當時時如對上帝無有稽首統領瓊下[illegible]百拜丹靖寶號心印妙經之三

精蘊惡洩天機請祈恕赦

註無非為世衆生多運大道多入耶徑以訖傳訛不得其真

註此乃請演之序只重在心印妙經四字上

註今演其十品妙經以生濟死超生衆人上天庭

註孚祐再拜稽首敬說

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救生濟死玉真妙道尊經

卷中註提出十品使為此卷一大綱也

○爾時法運清衆一切在會尊仙尊神朝過

○元始開過妙經復謂

○玉清聖境太上道君是時

○道君坐瓊臺登紫府放混元百千億萬變化之祥光凝結[illegible]○混元百千億萬層次之寶蓋玉女奇特金童莊嚴影衣翩翩妙香勃勃奏鈞天妙樂歌八景洞章文仙班列端拱敬

註皇而禀天顏於是大式神飛揚舞蹈瑤階拜丹墀以揚聖

註乃序此已有元旦一陽初動朝會元始之後又朝道君復請演玉真妙道尊經以度修住之衆生也

○但見班中有一上帝名曰昊天有一真人名曰薩公俱鞠躬而出稽首作禮向

○道君而言曰今日朝元之期有[illegible]元始天尊在清微天宮救百寶祥光開尚天之門照見衆生近世末劫罹以解脫而說救生濟死之妙經

註此處提出一昊天上帝見大道本之昊天凡修煉到得手時亦必歸於昊天宮方成故此宮裏有箇上帝主宰提出薩公真人見得大道本證真人凡修煉自起手時必須置立護法此薩公得天罡大法之正傳故此真人必學薩公有此二位請演玉真妙道之經道君方大開住蘊為衆生證果法門

○仰維

○道君開住揚教復說玉真妙道尊經使近世末劫之衆生皆入住門供守道法不至為惡失善永遭劫難永墮地獄

伏祈宣說。使世上修真之士。得煉金丹。得證仙果。豈不善哉。

註此只重得煉金丹四字。啟道君傳訣之旨。

○○○道君曰。偏等臣工在清靜之天。處瓊瑤之府。寂淡逍遙。快樂自在。度盡凡夫。固爾大願。凡夫難度。無如之何。

註此序道君開口說法。却重在清淨瓊瑤寂淡逍遙快樂自在處。何也。必是一身清淨之子。有瓊瑤之宮。能自寂淡逍遙。快樂自在。方可修金丹之大法也。

其班中。長春真人。聞說及此。亦越班作禮而進曰。承道君慈悲。仰 玉帝法旨。賜天仙狀態之形。演龍門住籍之教。下方衆生。凡在道者。孰非吾徒。出吾正派。皆是真孫。天下寺觀樓閣之中。諸山巖空洞之內。道貌道體。道形道像。儼然。以道自居。究竟不得真道。

註此又提出長春真人者。以長春為七真之首。天仙之元。凡修道得道者。無論寺觀樓閣。山巖空洞。皆為長春收攝。故此云云。言道貌道體等說者。乃是古一派假修道之人。未得金丹正傳。徒向丹經上提模。自矜自張。終歸於死空。當修道詐道之名者。說法

今既承恩光。懇想宣揚

註正長春。體吳天祖公請演之秘意也。

○○○道君曰。修煉寶法金丹大道。

註道君開口便說修煉金丹四字。乃一卷綱領。為萬世之柱脚。作五仙之慈航。立生死關頭。故開口下此二句。

○亘古亘今。自混元之始。以至十二萬年甲子之末。孰能過乎。玉皇心印妙經。藥品全備。真旨無窮。持法棟梁。修煉秘旨。莫過乎此

註此將心印經提出作金丹一證。將混元異十二萬甲子提出。作修煉者一證。

○心體力行。

註此四字至重。乃全卷修煉金丹大道者。豎一脈前後。

此四字。向前行之。自是仙緣有分

○何慈大道不成。除此之外。有何他說。

註此是足上之詞。

○○○長春真人。再拜而進曰

○○○玉皇心印妙經。妙道無窮。蘊含莫測。凡夫愚昧。孰能看此。祈我

○○○道君。宣說寶音。大慈大悲。引度衆生。明白顯豁。淺近味淡。使人易曉。淡而猶永

註此是長春子聞道君言。心印經為道之祖。恐凡夫不知深奧之味。懇求道君明言淺旨。以使賢智愚不肖衆

生同登道岸此等此處說箇心印二字要修煉金丹者
與玉皇之心相印方是真經
○於是 道君歡然顏悅大開妙道曰吾即抽心印妙訣之
精味以開大道金丹之真傳
註道君開長春子說得度人之心到十分慈悲處故不
覺發歡然之悅顏而大開妙道以度衆生妙在一箇抽
字○真有意味兩箇真傳字說的確人當默識方可心通
此以下便將心印妙經首尾源流一層一層向金丹真
傳上實發將玉皇天尊一派傳高上的仁愚字樂靈
楊

○夫大道不外精炁神之三品而必本先天之祖炁始基
流總在人之一身
註夫人身有精炁神三寶○皆先天祖炁為本○腦為精海○
故修煉者○有補腦還元之說○心為炁海故修煉者有補
心養炁之說神即寓於精炁之中○實本命門祖炁而有
丹○不先由祖炁○補足精氣神三寶安能得還先天一炁
此始末源流總在人之一身可見人身即大道之天根
月窟也

◎身內是道身外非道要得身外道必本身內道○
註此四句○即授承採鉛之訣故曰○道貴同類者此也

○其理不外乎無極太極之一理其數不出乎九宮八卦之
大數
註道必有理可憑理必有數可據道不合理則不正理
不合數則不大至若無極太極九宮八卦之理數皆在
其後自見妙用

○其運動靜雖出五行陰陽二氣道炁長存
註此動靜五行陰陽道炁皆在無極太極九宮八卦之
內○觀後自知言此以足理數之用耳雖然大體亦在其
中矣

◎五臟六腑必有至真功夫年月豈無一定下手得手層有
遠程結丹還丹自見分明
註此五臟六腑乃金丹之室宅功夫年月乃金丹之運
用下手得手乃金丹之始末結丹還丹乃金丹之源流
其精微俱在後人當細玩

○恐亂傳訛不求真名而宗假名燒丹煉汞皆是強名煮
草皆是強名丹砂水銀赤汞黑鉛黃金黑錫皆是強名
開爐縮龜採戰吞丹皆是強名旁門小道切不可宗
註此概三千六百旁門之一枝也

○外丹大道怎能得成
註乃道君言此神丹非三世天子福十世狀元不可

七總見只是有金丹一道，為神仙簡易法門也。

○一切非我身中所有，一切不是天理至正。一切不是父母所種。一切不是天地所凝。皆是異端邪行。

註此提出身中天理父母天地等項，可見此外皆不是大道，怎能成仙。

○惟我大道，廓然至公，泰然至正。本乎父母所生，本乎天地所賦，豈是強持，總要力行。

註此提出至公至正四字，乃見萬世無弊之道，道離天地不是陰陽二炁之理，道無父母不是精血會合之數，比所以貴乎至公至正之大，總去力行，而不強賭。

要人得其真傳耳。

從有為以至無為，從當然而到自然，關乎陰陽造化，合乎日月推輪。

註此正隱隱漸漸說到行持金丹處了，起手必須有為，一無方到無為，下功必自當然，一真方得自然，此有為無為，當然自然，俱是陰陽造化之理，為日月推輪之數，此處如演戲已有一影子矣。

○有象可指，有形可名，象歸無象，名復無名，便是上乘，天外有天，身外生身。

註此形象就是陰陽日月之有為當然，處此歸無象復無名，乃即無為自然之本陰陽日月處，始而形象可據，終而象名無實，雖言不是空，即是色中一箇真空，此便是天外天，身外身之最上一乘也。人當從有為想到無為，從當然做到自然，方得見天外天，身外身矣。

○明明白白，朗朗明明，未得難得，一得永得，此是至道，特說汝聽。

註此結上起下，以一派，難得永得之明白處，俱在後註發揮。

○世上拋父母，撇妻子，忘兄弟，背君臣，神仙豈逃五倫，總是凡夫強為。吾今細論其源，却深不指，遂遠此道，終久難明。

諸等復位，敬聽良因，從頭說起，層層推論，打破千古疑團，說出萬載仙經。

註此又將世上一種無五倫的釋道，不明大道正理，天數動輒入山歸洞，以為除俗塵，不知皆強為也，故天地生人，於五倫之中，總要人不離陰陽二炁，方是大道成仙，道君以俊層層開明，人有緣而得參悟者，自是仙經總無疑團，此處便將釵到至正至公，一一交結矣，再看下文猜深處，幾好下手得手。

○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

註此二句，却是先天後天之即先天中有後天，後天中

可復先天之義觀下文分解便知之

○無極者天地之根萬物之母正乃元始之先空洞之中也

註此在洪濛未判天地未分一團元炁渾淪故曰天地根萬物母元始先空洞中也譬如一箇十四五歲的處女經未見○閒未破純乎一團元陽真是夫婦之根兒女之母一點元精元炁元神只當元始之先空洞之中也觀此譬如有知無極之理

○無聲無臭無形無名渾渾噩噩混混沌沌即先天之精炁神結息氣氳

註此無聲四句乃正形容以足上語即先天之精炁神二句正解無極之精微可見修神仙者最難得此一根一母之空洞中元始天尊也欲明此理此段者當玩味息氣氳四字

○太極者天地之始萬物之祖有炁有理有數有文形形色色變化生生而是先天之精炁神

註此太極本無極之混沌而來天地從此而始分萬物從此而初成故祖炁證結開化兩儀真炁凝成推移四象凡人物之大數皆從此見凡宇宙之大文皆從此出形無不成形色無不有色此太極化生變動至理如此譬之十四五歲以後處女天癸已至金水二星已伴明月猶未配合猶未生育其實一團元陽真炁凝結有上註下註之分能識此譬如便知此太極之理亦是先天之元精元炁元神也不將俗言譬說怎能啟醒愚人若真修煉之手能將無極太極兩大柱腳試教參悟便可神遊玉京矣

○失此則是後天之精炁神先天弗違後天奉行裁成天地之有餘輔相天地之不足造化在手運御乾坤超仙位真何道不成

註自初太上垂教著道德五千言無句不是生死關頭無句不是修煉至言無奈凡夫仙緣淺薄初行不斷煩惱自迷自惑將先天正理愈說愈亂傳說將後天培養之職作限不知從古得道者皆有仁慈惟願衆生箇箇俱離地獄苦海人人都上天堂樂境那知得失之理如先天已過便是從天修真者能知五千四八歸黃道而弗違乎先天之一炁能知三十時辰兩日半而奉行乎後天之一陽此先天後天非上下兩弦之說即無極太極之理有能作上天梯偷得蟠桃一枝有能造鐵船兒過得西海一回便是造化在手運御乾坤何愁天地間地下天上有餘不足不盡為我所裁成輔相乎噫人要超仙位真須當先明太極之理再進而無極之理何患不超手得

手之大道不為我一大成也哉。

○無極動而為陽真水存焉。

註此非無極就有一動一靜出來。乃是無極中。含住的真動真靜。當者一(個)字。使知此含住之理。下面大水金土皆然。夫此之謂陽動而即有真水存者。以水為天一所生。乃真元之炁。先化成此水。故屬無極中之陽也。

○夫此真水何水也即元精元炁元神也。

註乃正解真水二字

○名為太易。而生陰光。九皇上真之炁。生於天一壬子之象。而成地六癸亥之鄉。

註太易者正混沌之先又混沌一點陰光。從此點陰生陰光者。即元精元炁元神。合成真水一團。陰光此點也。故此炁無形無名。居於九皇上真之處。而謂之九皇上真之炁者。乃一團九九此陽。上上真氣。此在何處生。何處成。即生於天一壬子。即成於地六癸亥。即位北方位武。混元之真鄉也。愚人乎。就是渾渾噩噩的胎家處。爾可悟否。

○無極靜而為陰真火存焉。名曰太初。而生元命天皇上真之炁。生於地二丁巳之方。而成其天七丙午之鄉。

註此由無極所存。天一之水。說到地二之大上水內有真陽。故為動之陽。大內是真陰。故為靜之陰。此大在無極未形之時。亦屬混沌之先。又混沌一點太初真炁。藏住而生元命者。此真火為真真的元命。此大一點。人便歸陰。精炁神三者皆從此絕。非元命而何。此炁為天皇上真之炁。者天皇在至靜之處內有上真主持此真火方有此元命之炁。何處生來。從丁巳地二宮生來。何處成來。從丙午天七宮成來。此二七宮合為九數也。分之則有奇偶。與上一六合七。分之者。然愚人乎。爾可悟。人生原有箇朱陵洞否。爾不知。當看丙丁是何如之炁火。已午是何如之地火。又當看地二丁巳所生也。天七所成之火。從此參透。自見水不金生四者。漸漸歸來。

○靜極復動。而又為陽。真水存焉。名曰太始。而生太炁。太乙上元之炁。生於天三甲寅之方。而成於地八乙卯之鄉。

註此又服靜極說到復動之陽來。真水本在太始。此太始所生之太炁者。亦在混沌之先。又混沌。方名太始。太炁。太乙上元之炁。即肝家澤瀉一團真炁也。生在何處。生在天三甲寅之方。成在何處。成於地八乙卯之鄉。此天三又自天一生之。此地八又自地六成之。有壬癸方有甲乙。有子亥方有寅卯。此等水。雖曰水生。而天地合

一木自為真木也。愚人乎爾可知。此靜極復動之陽。在青華長樂界內有東極妙嚴宮乎虛。○明月子云。太乙救苦天尊。即太乙上元之炁者。太乙天尊本屬混沌無極之光。加了救苦二字。聖賢則是救太極分開已後。衆生之苦了。㊀著此凡道一答。使萬世參此註中之青華東極。在混沌之先便有。

○動而復靜。而又為陰。真金存焉。名為太素。而生梵炁。太真九光輪之炁。生於地四平面之方。而成於天九庚申之鄉。

註此又由動極復靜陽極復陰說來。實是無極聖賢。所著。并未說到太極已分後。此真金何以滿於周轮四平。

面稱數所生。天九庚申奇數所成。故為名為太素。而混梵炁者。此太素亦混沌之先。又混沌。方有此梵炁。為太真九光輪之炁。○壽陽子云。梵炁即真一之炁。者雖號異號。名五行之炁。皆可通那。未說出。此真金中真梵炁也。吾存此凡善一答。使參此註者。知真一二字。可移梵炁二字不可移。何也。此梵炁必是西天竺國方是太素月光王所生。故太真有九光輪。滿之炁。凝成一團真金。寓於肺家華蓋之下。○正居大智光中。為真空妙相。為無上佳元。愚人乎爾可知聖慧先天在盤古祖劫之先。便知此無極中。動而復靜之理。○

○四炁已備。形質俱成。

註此二語。乃道君總上無極中。水大金木四炁全備。○則形質方得俱成。此四炁仍是九皇上真。天皇上真。太乙上元太真。九光輪混沌之炁。先有此炁。方有水大金木之形質俱成。寓於無極之內。存於動靜無象之中。○有此二句足上。作一小結方好接下。

○生人之本。生物之根。必然賴土而生。

註此本根二字。雖自水火金木四炁而生。字即繫屬乎土之一炁。故下必然二字。又得土而成形。萬古得土而長養。大道得土而上來。金丹得土而聚凝。精得土而又黃庭。炁得土而歸和。聖神得土而座北門。各極其位。是曰太極。㊁

註此又是從無極說得太極來了。如○位根子撥開回水大木金既屬無極中所存。難道土不屬無極中所存乎。㊂教之曰土為寄位。如仁義禮智之信。然水火木金皆不離乎土言水火木金便有土在何也。土尅水。是水不離土。火生土。是火不離土。木尅土。是木不離土。土生金。是金不離土。土在無極中之正中。渾淪無形。為水大木金四炁之主。又為水火木金之寄。若無極中之土。必曰無。何以有太極出來。故土一隨水火木金四炁而一

動一靜則人物全丹大道精炁神三寶皆賴之而成形長養并得之而入而歸而屬以凝聚乎上乘也此土之所以為根本也○住根子聞此遂再拜而請問黃庭神室北門各極其位是曰大極之理㊂又教之曰黃庭居脾胃之中神室居脾胃之上北門居脾胃之下故土皆入歸座此○住根子復敬撥問曰丹經謂黃庭即神室北門即生門道祖何以謂精入黃庭炁歸神室神座北門俱不離土所教弟子者俱與丹書相異恐為後世撥㊃正容教之曰丹書多不明指僅言其名曰未顯其實地至使後人認不真以此為假以假為心誰非陽

如吾既設慈航普度便指人一箇的真明處方不致久在黑暗中坐夫黃庭亦混沌之名也故道君以黃庭二字為一經名曰周身百節何以得神室二字亦在周身百節之神名中乎乃人不自參求耳如參求耳使曉此黃庭為流戊就己之祖此神室為煉精化氣之所此北門為採藥行火之宮三者各得土而極其各居之位合而為三寶合一便曰太極故太極有水火金木土又精炁神從水火金木土而出一團先天充足欲要發揮出來是以分陰分陽生人生物皆自太極中開化也子真知之乎但願萬世下皆明此太極本無極之至理矣

太極純陽總領四象中冲五炁

註上說出了太極二字此便根太極說出所以然之理來此太極即上文流戊就己合成一太極也故曰純陽四象為水火木金之四象此皆為一太極之所總領存於無極之中能總領則合四象而為五炁但先天之炁參求後天一點真炁皆從此五炁冲滿冲合而來若五炁之炁不冲眉先必無形色北門為得真一人竅此參透總領中冲四字便知此道非常道也

生於天五戊辰戊戌之方而成於地十己丑癸未之數

註雖配合天干地支而言真理甚實戊己實稱本論

戊戌土未總是熱炁能除四金之熱炁便得土干之真氣也故中黃老人獨立鎮星之位而為北斗南極東公西母之所對待矣此理本屬至理打得穿便是黃婆引之景象也

三動一靜以互根分陰分陽以合形一粒先天開天立地化生品類人人皖體一太極物物各具一太極人能修持太極仍還於無極

註此互根之動靜合形之陰陽皆從太極中分來有先真陰真陽為之一動一靜方有一粒先天出來開天立地使清濁定位然後化生品類結成性命根蒂此書主

太理本有之理合而人人統一太極原無二致分而物物各一太極本同一原人能參透此理精心修持達太極中真陰真陽久久純熟道歸自然體復如來則太極仍還於無極之元精元炁元神也此由始反終抱流通源之學

(無極合虛而生炁炁生於空空生於始始生於元元生於炁

註無極本無形無名渾淪一太虛也即合虛而生先天之一炁此一炁雖生於太虛中卻生於太虛之窅冥窅冥可空又有一始始有自始又為一元元極無元又名曰

炁炁之又炁方曰無極此五引正義無極之體極者也故道君從極說到太極上又於太極上更到無極之無極處開發此理使凡人知無極又非無極之無極也

(混沌太原無始之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億萬炁赤混太元元之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萬炁真致通使太炁之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萬炁

註此三種炁都是無極之先炁之又炁時一派真炁道君於指無極的源頭下著此三種九萬九千等炁者欲起下文三丹田也故混沌太原無始之炁在上丹田有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億萬炁赤混太元元之炁在中丹田有九萬九千九百九十萬炁盤結於此玄致通使太元之炁在下丹田有九萬九千九百九十萬炁盤結於此此皆三丹田中父母未生前即有此炁總凝於太虛無之中為金丹之祖為玉液之宗人不知此三丹田有這等炁之又炁在空講採藥煉丹使說最生道炁總是杜然故不易為故道不易得也道君此處提明欲修煉天仙者必先得此三種炁方成至寶證神仙者必先復此三種炁方證寶通玄若九仙不先明此三炁空為清靜死而後已

二十

○人能存養上田溫養中田溫養下田

弘問位樞子曰上田在何處中田下田各在何處種種子敬請曰愚昧不識真三丹田口訣雖看諸家丹經所載恐有訛處此三丹田乃修煉聖要處祈師明指垂教之曰上丹田乃泥丸宮司上部之元炁中丹田乃絳宮司中部之真炁下丹田乃命門司下部之炁造周身百骸皆為三丹田所管榮衛經絡皆為三丹田所總即日前從任脈至後尾閭督脈與兩腎並夾脊雙關玉枕以上頭頂百合玉皇宮太和宮同十二重樓及美女屯黃庭神室等更及三丹三橋並下鵝膝膞根鞋帶湧泉

等。一派穴道閉節皆不離此三丹田領屬。故精炁神三品。為一身之聖藥。上中下三田。為三品之宮殿。白論金液玉液。不以存者存。活者活。温者温。同化藥從何來。丹從何結。神從何出。道從何成。於是住機于。道而問曰。三丹田同一養也。何以上田之養曰存。中田之養曰活。下田之養曰温。道君下此三字。必有真口訣。祈師明指以惺愚昧。又教之曰。上田乃神所居。只存神以養其神。中田乃炁所舍。只活炁以養其炁。下田乃精所主。只温精以養其精。此起手之所以存活温之養也。至於得者時。至田皆有至寶。即下田之寶。可移中田。中田之寶。可昇上田。雖養有存活温三者之分。其實精炁神到此得手時。三已會一。道至得一萬事畢。故曰。煉精化炁。煉炁化神。煉神還虛。只在雍雍存養。活養温養而已。是謂非將大清靜一部周天運意存用。不能得知。此三田循養之妙用也。

○一生三。三生九。

註此一字。乃丹田所養之精炁神會凝為一之一。即一陽也。既有一陽。久久則生三陽。三陽久久則生九陽。到了九便是純陽。其中有加進功夫。非自自生之。此一陽不是一陽初動之一陽。乃是精炁神變化之一陽。未有功夫則為陰。既得真功大行持到地。則陰即化為陽。由此養之。三陽亦非三陽開泰之三陽。乃是陽漸生陽之三陽。九陽不是亢龍有悔之九陽。乃是陽漸高純之九陽。人當悟此妙用。方得一生三。三生九之至理也。幾好句金丹中。下手得手不然。終不免已而已。

○九生萬炁而凝神。則精華偏體。炁散寒瓊。神充溢盈。心廣體胖。睟面盎背。返老還童。

註此根九之純陽之體。說出效驗來。有此純陽。則無極先一註九萬等炁。使仍復生而凝九天之元神。則元精元炁。皆充足於內。發著於外。一身無不復還。始初生來本面目也。故曰返老還童。此可見三田之功。乃一大功夫也。

○有復於無。始歸於元。元歸於虛。虛歸於太無。則生生不窮之道具矣。而金丹聖胎成矣。

註此有復於無一句。即煉精化炁。煉炁化神。煉神歸虛三言也。修到歸虛之時。得道炁常存。而生生不已。金丹聖胎焉有不成者乎。此自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立綱至此。其中雖多閑發修來修去。只是由無極而太極。從太極仍返於無極。纔是一箇神仙天仙的景界。道君於此一大轉句。句句不脫太極。處處皆含無極。看此註而悟

此經者當焚香默坐、默識心通可也。

○斯時。吳天上帝默然不言。薩公真人。誠口敬凜。惟長春真人再拜而進問曰。

道君為開天闢地。道德之祖。萬仙百帝。咸稟之師。發五千之秘言。成八十餘度之教化。

註又是一大叙頭、雖是再加請問、却是史求精深、發明起手得手工夫處、俟有仙緣者依之而成。

○據太祖而開天地渾一炁而化三清。

註雖亦在叙頭之間、此二語實為修金丹者大綱領、當看此兩句自見精采。

○伏望哀憐眾生慈念末代、將至真妙道、遺寄人間、救拔沉淪、明揚教敕、大道如何必要三品、如何必要九轉、何必捨九宮八卦而成、如何必由二炁五行而結、如何謂之先天炁、如何謂之金液玉漿、如何謂之龍虎水火、如何謂之鉛汞黃芽、如何謂之泰禾聖胎、如何得至百日飛昇、如何得至尸解脫化、如何謂之天仙人仙地仙神仙鬼仙。

註此亦叙中語也、却乃長春子將道由始至終、一一呈於道君之前、請說詳序為後面道君發揮的地步。

○人間未嘗無書。書中未嘗無言。非顛倒錯亂。必傳訛假借。不得真傳。怎証大道。

註此數句、便將從世一種隱隱龍龍的道書丹經說帚了。

○天機固難盡洩。程途何妨指點。露而不露。不露而露。

註此四語、乃長春子口雖言不敢求道君盡洩天機意中却實欲道君將天機從程途中一一洩出、妙在露而不露、一隱又妙在不露而露、一顯長春子真善啟問人也。

○人人易曉。箇箇可行。道根深重者、就是智者易悟、分薄緣淺者、就是昧者難行。上智明此而頓悟。下愚見此而亦不啟為愚人仰雖 道君曰等稽首。敢不敬聽。敢不篤信。

方衆生。敢不尊敬。敢不實慎。

註此一段雖是叙中語、却重在道根深重、分薄緣淺、易悟與難行者、之有緣無緣。

○道君曰。大道無窮。一字難言。法既衆生。而必欲吐出。吾當發仁慈。而亦宣說。以使末代蒸民。未劫衆生。雖不能超度天界。箇箇飛昇。亦可保養身體。脫劫延年。且先論工夫之準繩。次說修煉之藥物。再宣得子之效驗。定為十品。即是十品妙經。汝等復位。敬聽吾言。

註此乃道君開口說法、先叙出十品妙經四字、為後一部大主宰、却看首二句八箇字、真真有味。

○經者數之體。數者經之用。經乃大道之大路。數乃大道之坦途。

註此四句中。道君提一經字。一數字。正金丹之緊要光明旨處。明白此經數兩字。則大道都會了。下手之易得手已不難。纔往昔經字書說。果說去支離煩雜。卻不能道破此兩字。叫世上人不得真傳者。怎樣修煉。吾為度盡凡夫之願。不能了。只得將此二字。說穿與人看。經雖在諸經典上。有曰尊經。有曰妙經。有曰寶經。其實不過說出所以然之理。怎見得是尊又是寶。又是妙經也。江以此經字為無字經方見得是先天第一無墓經。

三臨

生能滿死能脫。劫能證主真妙道。纔算得這經的的有五千四十八一藏之數。足來為一粒黍。又為一顆明珠。圓陀陀赤灼灼活潑潑。在造化窟裏含住。只持真人指指算得真見那紅光閃耀。一口吸來。即到我身中。化成無邊法戒。現出三十三天諸位真仙菩薩。此纔叫做是一部尊經。寶經。妙經也。故道君以此經數二字而為體用。指人以大路坦途。使合掌向西天去取真經者。好往前進。想世人只痴思見活佛。不知活佛即在目前。故聖人云。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自遠也。

○天地以數而運。人物以數而生。生成也以數。敗壞也亦以敗。仙佛隱括而不言。有姓日用而不知。

註此數語。特証其數之不可不明耳。

○不知理可合數。數不可合劫。數可合氣。而不可稱大。有劫無數。猶可以逃。有數無劫。亦可以生。劫數共一大數。已定理不能解。氣不能化。

註此數語中。兩一數字。造出理劫氣。大四字來。亦以証數在道。有若足之大。本乎先天而為真經之解剖耳。設天使有劫數。無數一定之理。數大數若修金丹者。不能通徹真經一藏之數。便難逃乎劫數。氣數大數也。尚能知理數乎。此一段正道君提醒修煉人處。

二臨

○是故劫不要數。數不要大。人能明乎大數。何懼劫數。

註道君以是之故。特足上文耳。

○數即太極。陰陽動靜之理。數即河圖洛書之文。天數五。地數五。位各有相得。五位各有相合。

註此造君又將先天之數發出。明所自來。說箇太極陰陽動靜。便有箇無極為本。上已發明。所存五行之數矣。又說箇河圖洛書之文。其理在下文。一一解出。天地之數各有五者相得相合之理。俱在下文發明。

○得則生。不合則死。

註此二句。乃數之大要語。道君言修金丹者。得先道元

始真經之的數則生生不已、如行之不合五千四八大
藏之數則死死不已此大藏之數、已有天五地五之二
五矣、八當理之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無非五十五數。交相變化。交相
交感。而生先天之精炁神。

註此五十五數亦真經中五千四八內之一數也開真
經者有此天地五十五數、交相變化交感、將五五疊之
又疊將五十五數重之又重從天爲之天地爲之地、一
一算來、便是生先天之精炁神也此非用籌算不可

○五十五數。交相絡繹。交相錯綜。而復先天之精炁神。

註此係念真經的的認得是五十五數之絡繹錯綜、
可復、自己失了之先天精炁神、此何妨又用小九九
也、

○以奇陽輕清之數一五七稱陰重濁之數二六十。

註此又將一五七二六十提出與人算道五千四八之
數、加減成文方得純是奇陽、毫無稱陰、纔叫做是先天
元始的一部真經大藏數也。

○爲乾元資始我以純陽資身。爲坤元資生我以純陰資腎。

註此言開經者有資始之乾元、我藉來爲純陽資身、
資生之坤元、我借來爲純陰資腎、此是道君配合而言
其理、大總只在一箇經數二字上、

○五配二三四。五合八九十。

註此二句又叫人藉乾元之六箇九、坤元之六箇六、合
着兩箇五、加上二三四、八九十、合盤算來、看五千四八
之數中、有一藏真經否、

○爲兩儀分象我以兩腎分臟。爲四象分八卦我以五臟生
腑。

註此四句、又是配合言之、未接上之詞、未要人從開經
者、就我身中兩腎與五臟六腑算道五千四八大數
可的的否此以將數說與又下面從數學說到五經數
故提出一字來一即經也、人當善看活看、則面看正面
看折數看合來看、

○九宮萬炁八八六十四卦。三百六十周天。不外乎極中一
數理。五官百體三百六十骨節。皆超於中間一點明。

註此道君把一字當真經經字言從元始祖炁天演出
即是一從九宮萬炁八八六十四卦、三百六十週天、與
五官百體三百六十骨節中生來一點理、與一點明同
一也只在極中與中間四字內分別此要講一字真訣
須在下文、當依奇陽子來同聽方是住根人、纔有明
月當空照住根機。

○是一也。本乎父母未生前。原於天地未分先。性命之本。生死之原。聖神之門戶。仙佛之橐籥。

註此乃道君根上一字說明一字之理。是一即先天一點真炁。無形無名。恍恍惚惚。杳杳冥冥。在聖父則為一顆真汞。在靈母則為一粒真鉛。此鉛非凡鉛也。亦非後天三三五五之鉛也。乃是混元結就之鉛。所以謂之在父母未生之前。天地未分之先。正人身性命之本。生死之原。這種個門戶。乃聖神出入之處。這種恍惚橐籥。乃仙佛往來之地。謂之門戶者。即生我之門。死我之戶。謂之橐籥者。即地上天下之橐籥也。非世人斷絕嘴鼻有象之門戶亦非世人所說用金用銀之橐籥也。門戶中有龍入虎雌之象。橐籥中有抽鉛添汞之法。如此理得印堂中一點真氣現出。方可取得虎穴中一箇虎子。先不明此一字。安能明六十四卦卦爻。三百六十週天天度。又安能明極中一點理。即是三百六十骨節中一點明孚道君說到此地。真令鐵石點頭也。

○笑此一點。則為鬼。散此一點。則為魔。能變化嬰兒而笑出。能脫現元神以遊天保。養乎此。而延年。鑿喪乎此。而殀亡。充滿乎此。而却病輕身乎此。而刳骨一之所係。大矣至矣。陰以加矣。

註此是道君把一字第一贊嘆也。言一字有如此利益如此大害。

○帝道從一。而化生諸天。

註帝乃開天之祖。正五行之宗。即無極也。有此一一字而化生諸天。皆是從無極中一點先天真炁。

○金丹從一。而超昇上界。

註金丹即一也。又何以言從一而超昇上界乎。金丹乃一總名。一乃金丹骨髓。金為西王母之至寶。丹為西生母之大藥。不從先天真一之炁煉成至寶。焉得為最大藥。怎使修煉者超昇上界乎。此以金丹配帝道者也。

三十

○孚使胎元。誕始傳真。

註此二句。根金丹從一來。金丹有是一。則佐元精炁神。即孚胎於此處。亦可以生誕此始之一炁。而傳於修真之子也。

○天得一清。地得一寧。人得一生。物得一亨。性得一盡。命得一致。心得一養。意得一誠。念得一專。魂得一守。魄得一習。精得一復。炁得一充。神得一化。聖得一貫。佛得一證。仙得一昇。一之所係大矣至矣。陰以加矣。

註此是道君把一字第一贊嘆法。人當惺豁此許多一

宇處、

所謂精因形生。形以炁立。炁以神充。神以一凝者此也。先天在此。後天何如。得丹則靈。不得則傾者。豈非此即回風混合之所哉。

註凡人之精皆後天物也。全丹之精乃先天炁也。後天精將混元破失之時。即當依先天炁於抽添時生之精一得生。而炁神無不亦無不充。要得炁神充。非一盈於身中不可也。此係先天在此。而謂後天何如者。即用一者將自己之後天去得丹便靈。通不得便連一也賴也回迴風混合者。此即將後天接先天之時。以住閉住化

兩相混合。用吾真風鼓起。運動離火。轉過真鉛。把於黃庭。離火交會之處。便叫做得丹則靈也。稍有一失。便陷至寶。墮於地獄。永無人身矣。

註男子二八一泄。混元破。而先天失。元陽走。而生死分。

註此道君將先天真炁一字說過。又說到修煉者之失卻本身先天。只有後天來。從男子二八一十六歲混元時說來。吾想男子當二八以前能如○韓湘子知道錄英色中空。空中色。苦穩念頭修來。何愁天仙果無奈世上男子當一晚得知識之時。使慾火殺心。將那一團真精走洩出來。可惜如一片的水晶石。又如一真真琥珀丸。把此至寶丟於無用之地。把此真汞失於夢寐之中。或又從指頭上放出。或又從骷髏內道走。此陽元一失。生死便分。如有道根住炁者知此。去做迴風混合功夫。那消煉甚麼真汞。已便是一箇活活的西方如來佛也。

○先天既失。當用後天以補之。元陽既走。當用真陽以復之。

註此自男子二八一泄。到後皆是道君單說男子大丈夫決烈漢身上說法了。故曰先天之精。既已向一切骷髏場中失了。即當靜養後天以補之。元陽之炁。既以向本來夫婦頭上走了。即當訪的真陽以復之。此中有真功夫在後註出

○亦不出乎九宮之數。亦必圖乎八卦之文。

註此是煉精補精。煉炁復炁。人之九宮八卦也。非比贅說、

○在先天則一乾二兌三離四震五巽六坎七艮八坤老陰老陽生我之尊。少陰少陽養我之神。

註道君以此先天伏羲卦配合人身之老陰老陽少陰少陽說也。原先人本一箇乾體。自後二八一泄。混元破元陽走。便虛其上而為兌。虛其中而為離。又虛其上中而為震。漸漸到了五十以後。把又自下而虛乎上。則為巽為坎為艮為坤。一團純陰。毫無一陽。此在配合人身

看如此說，非心伏羲當日畫卦之理說，也不過是借來與人看。

○我之一身所關非輕。乾圖象頭。足方合坤。身體如艮山。呼吸似巽風。聲音符雷。覽精液同兌澤。營血炊寮合。離然離宮同。

註此係道君，即根先天八卦配做一箇人說從生來說是如此，可見人之為人寶藏漢者，亦不小矣。

○八卦既備於我，我既備乎八卦，從此童體，捉一握元精，養神保炁合真，何患乎百日不功成。

註此道君以先天八卦為人身之童體，時人能此童體，

韓湘子

一團真汞捉得緊緊的一點真元握得穩穩的精以養之，神以養之，炁以保之，將一派真清靜工夫用存誠遍於三丹田之中，則通身節節生榮，竅竅光明，自然百日功成。如此一下手，安得不有迴風混合之妙哦，惜乎人賢又如子弟有，當不省事時，真不省事如禽獸也已，此註一出，如後世倘有賢父兄，見子弟有些仙風道骨，將此經此註與他讀，當時偷閒教訓，不致迷本喪失人身，一得覺悟，便可明了，惜乎世之為父兄者，見子弟有些聰明智慧，使迷他向功名路上走，反指他休參神揚佛，恐誤正事，此種人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若在後天，乾居西北，坤居西南，已具三男三女之象，宜退休於無用之位。

註此以下，每言破道體者，道君將後天八卦來配說，亦指異人看，西北者金水之鄉也，而乾反居之，西南者金火之方也，而坤反居之，一乾坤皆居於西，只分南北，此老陰老陽配合，已有生三男三女之象，到了生育，便精炁神散矣，可見宜退休於無用之位也，故下文云：已具三男三女二句。

○坎離居正中宮，纔用于午正位。

註此是一正南一正北，一居子，一居午，皆得其正，此

易一女配合，得真真好看何也，一虛中一實膜，人若到生過男女後，能虛其心，實其腹，便可學得取坎填離法，便可學于進陽火，午退陰符之理。

○震得陽爻之始，宜居東方，長之鄉，兌乃陰爻之初，宜建西方，婧凝之場。

註此震乃東方之木，一陽初動，其炁足，而生長不已，兌為西方之金，一陰在上，其炁越而婧凝，無厭於子午抽添後，加此卯酉沐浴之卦，可見到了後天者，便少不得此抽添沐浴築基煉己之事也。

○艮與坎離，難交無感，偏居一隅，何我修煉。

○出震齊巽勞坎入坤。悅兌成艮。必當使離大文明。以復乾元用九。

註此係道君。教後天人修煉者。當於一陽初動之時。讀易經繫辭。從出乎震起手。一步步走到。依然還了乾元用九止。其中雖曰齊勞入悅成五字內有無窮精義包涵總在一箇離大文明無火難修煉無火難復乾元人能玩味。自見用九妙處。噫萬不可使元龍有悔也。

○九乃陽數。非陽不生。九九八一。還丹方成。

註此係道君。說假乾元者。須當用九陽補築之功。要發破乾體者。復還乾元。須用九九真陽。將此一點陽丹還於我身。用九九八十一回之功。丹無不成矣。

○丹母真陽。真陽者鉛產於坤方。丹父火王。火王者。承體在乾鄉。

註此六句。明明將大藥說出。一箇母字。一箇父字。譬如人間夫婦。只見陰陽會合。生男育女一般。吾想道君以一鉛字。說在丹母身上。必定是坤方。實載有箇真陽。方叫是鉛。以一汞字。說在丹父身上。必定是這箇乾鄉。實載有箇大王。方叫是汞。不然。這鉛乃金銀之類。何以比做真陽。這汞乃流利之物。何以比做火王。必定鉛中有一點真陽在於水。須急採之時。必定汞中有一點真陽在於火。一陽動之時。纔能如此。以乾坤至大者。配著人當玩產字種字。自有妙義存焉。

○奪天地為爐鼎。採日月為藥粮。黃婆歡合。木公金母入房。雌雄混一。交合陰陽。

註天乃下降。地乃上昇。或生萬物。或死萬物。皆此二炁一降之焉也。只分一順一逆耳。順則生人生物者。世俗法也。逆則成仙成仙者。道中法也。欲要逆除非把地反轉來做天。把天反轉去做地。然後纔叫做一箇逆字。不如此怎奪得來。謂之爐鼎者。爐為陀月爐。我道中將此黃芽做為此象。頂在頭上。可謂太上至寶也。切不可輕視此物。鼎為三足鼎。在我道中煉丹時。用一炁時。一為朝屯。一為暮蒙。守看寶色時候。方得不斷功夫。想一鼎必定天造地設。神完氣足。方好用造化功。烹煉性命根。不然何以謂之奪天地為爐鼎乎。爐鼎既是天地。藥粮必是日月。日有赤黃二道。月有晦明兩期。日行黃道。則月必圓而應之。日行赤道。則月必缺而應之。若日行黑道。月則一線皆不現矣。譬如人中男子。即一太陽當空。要先足方照下方。女子如一太陰當空。先足要方得著照萬國。故男有日精之象。女有月信之說。不譬於俗語說。則天高地厚。日月照臨之理。不能明矣。此採字

當配奪字場。有此爐鼎乘根。必須黃婆。這箇意土。方得東方木公。西方金母。一雌一雄。一陰一陽。混合於流戊。就己之時。故道以心腎相交。水火既濟。必須脾胃中宮兩相歡合也。不歡合。又焉得爐鼎中一粟粮自產無中生有之採之耶。

○腎氣直上冲心府。心腋直下婧元陽。

註此二句。正混一交合之功也。

○黃芽生而胎結。黍米成而神昇。嬰兒哭現。大道頂對而成。

註此正混一交合之效也。

○追二氣於黃道。合一元於三清。渾是太極。何有五行。

註此正混一交合之大成也。此一功一效一大成之精微。俱在後面經中。故不繁註。

○我觀衆生。好慾多損。駡性馳情。散了真陽。何處見真陽。喪了元神。那裏尋元神。

註此條道君。將復乾元一段功效說畢。又警戒勸勉破迷。乃乾體之衆生。急早復還。切莫只是散真陽喪元神。速把六慾斷絕。五性莫馳。七情勿馳。何處覓。那裏尋。六箇字。真真有味。

◎吾今哀憫衆等衆生。死裏逃生。闡出後天。以補真陽元神。

註此又是天尊將後天之理。叮嚀衆生。速補真陽元神。有能如此依行。自然死裏逃生。

○少年頓悟。可以一紀。衆界中年醒覺。可以二紀。長春。老年豁悟。可以三紀復元。

註此又叮嚀衆生中。三等人。自少至老。皆可通行。以復乾元。

○○○精固是先天精。精亦有後天精。氣固是先天氣。氣亦有後天氣。神固是先天神。神亦有後天神。

註此言尋後天中。一點真陽元神來復。還一身之真陽元神。將精氣神三品。兼說這後天中。亦有先天。此須鮮發生須急採一語。便知月出庚方之時。後天中亦有先天。舍住也。

○○○◎失了先天精。就尋後天精。後天精補精。自然復還先天精裡精。失了先天氣。就尋後天氣。後天氣長氣。自然復還先天氣上氣。失了先天神。就尋後天神。後天神壯神。自然復還先天神中神。

註此道君。急教人復還也。

○○○要得精補精。氣還氣。神益神。都向土府問元音。

註此將精氣神三品。欲要補還益功夫者。只在土府內有元音。提出土府二字。開下文張本。此土乃真土。非生萬物之土。亦非屬脾胃之土。乃真意是也。精氣此真意。

何以運來補精炁無此真意何以行來運炁神無此真意何以注來益神故意為使關使北之至使凡一切玉液還丹金液還丹陰還丹陽還丹陰陽兩還丹三千六百旁門七十二品丹法除了真意便不是皇天大道即如書符咒用祖炁用罡炁少真意為能用乎

○是土府地戴九履一三七作腹以配九一之陽二四以合六八之陽為肩為足以成九一之形象而獨土府位列中宮故五以貫九一二四六八之絡脈

註青城丈人云是土府也者即運用先天之真意也蓋由心神凝聚而發意由靈機閃灼而動意到神到噫動炁動意留精留上至泥丸言下至湧泉穴前至任部六脈後至督部六脈非一己真意不能上下前後周流搬運之意也乃神交之意也非有為之意也乃無為之意也故道君以九宮大數配合言之總在九一中正理參參無許精微俱從(戴字)字中出修煉者欲安身立命當先知真意為金丹之媒妁也○純陽子曰青城丈人將此一段土府真意明透使機使萬世修真之子起手人得手皆有把柄不至東摸西捉荒蕪歲月至死無門可尋

○一十五數通乎五十五數變化錯綜以成三才之大道經

天肆地而結丹田之真炁

註正陽子註曰此一段係道君從河洛大數透出真炁二字十分慈悲人當體貼此數即五千四百八中段一小數我有真意一出則真炁即隨真意而出非留於住關之地則是真意不獨一人要運當西南得朋之時朋亦有真意也方是變化錯綜之理故曰天曰地曰經曰緯天有真意地亦有真意方是經緯之道然後出住入牡真炁從真意中得來始結丹田至寶此道不明明透出焉得使衆生人人向善箇箇成真吾本金丹正宗特將一十五數五十五數斟酌出真意二字運用真炁一點庶後天者不費大力復還先天也　純陽子曰惠吾衆日悟道之時從黃裳一拳大地皆醒吾師始口口相傳方將地天大數顛倒指出真意斡旋之功今道君重此法乳吾師又明透真炁隨真意而留而出而收而放此亦天地中之大造化也○

○水從真炁而肥火從真炁而瘦金從真炁而煉木從真炁而發

註果老安註云此金木水火水火金木四種法象配合身中肺肝心腎人自有生以來被一切粉面油頭遭踏身中三寶蠹惑則五臟之真炁皆為他枕上床間用一

把無形斜向有情中盡行殺得我枯骨成堆我這肺裏金液肝中木汗心中火塩腎裏水源都被他一一消耗道君憐憫著此丸聖七元救生濟死至真妙道靈文救一切苦度一切人把真炁二字根真意二字說來真要人端然正坐口對口鼻對鼻你運去我運來肺入肺肝入肝心合心腎合腎體一隔神一交呼一呼吸一吸即怕神仙做不成此是的的話真言萬世之下行方便度盡衆生無為天出苦海脫塵緣講甚麼天為地地為天用甚麼鼎中器器中鼎入甚麼爐中火火中爐行甚麼陰配陽陽配陰蒂甚麼骨肉言甚麼頃刻天堂地獄甚麼業無過純陽子云這老果然是老乃上書真仙中一大老也說這些天話果有趣味但有根深帶固者欲證果成真須當用此確確的清淨真一不二法門

○木尅土土旺而又生土土尅水水過木生而又尅土金被火尅而又生土土尅水水過木生而又尅土

註皓翁妄註云此係道君一段顛倒五行生尅之理也生中有尅尅中有生夫妻對待乾坤定位五行生成八卦有象此道正是玉清中一真道也非吾祖所垂玉樞寶經中云以誠而入以默而守以柔而用三句不可行也純陽子曰此五行係一大關節處有玉樞寶經上三句行持口訣入當遵之欽之如有違此正理者便打入阿鼻地獄者矣

○水不得土尅而卻職何以除真水何以凝火不生真土而火何以得土而句引真水上生下尅

註達摩子妄註云此說水火一段真功俱要土生土尅是土也即嗒哩唧哩婆婆訶即南無叱吒叱咩喃咏人能明乎此理打得破這意中無形的乾坤便可以打得才卜過長江大河也只怕力量小難得句引真水入乎爐中來也純陽子曰此達摩先生一段又言真意即佛法中真果象空哆囉欲學金丹者須要三教通達萬諸識這一水分開一兵合形之運用也能合能分總歸句引的真消息出來

○生尅交加夫妻對待方可俱識土而媾精上下相求陰陽關關方可俱入土府而含孕

陽註丹陽馬子妄註云道君於洪濛未判之先只將此土為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左來右去總以是土作主可見煉己築基不離乎土起手得手不外乎意意之運用全在呼吸一竅故曰生尅之夫妻俱入土府之中宮兩下媾凝上下之關關俱在中宮之土府兩下含孕此一點真土能生尅萬物此一點真意能生死人命欲以性就

命者當於此處拔苦方有箇真南海中一普陀巖也
純陽子曰箇中人方說箇中話馬丹陽乃從真意中得
道方透出此真意話不然誰說得如此活潑潑地
○使真上生下生生生不已各去投生誰肯向中宮而問結
使真上赴下赴赴赴交戰各去尋赴誰來入中宮而婧赴
註重陽妻註曰妙哉此經妙哉此文反足手上正起爭
下天造地設道尼一管好筆寫來頭頭是意字字是金
人生世間凡日用動靜語默行持五官百骸有形有象
者執不從意中運動凡一飲一食一綿一縷一菜一木
誰不是上中造化使真只有生沒有赴天地間只該有

箇春夏便不該有箇秋冬便真只有赴沒有生天地間
只該有箇女人國便不該有箇丈夫鄉何以自乾坤日
月山水以至昆蟲草木皆有陰陽配合之一生一赴也
可見這點真意要拏來做生意便生生不已要拏來做
死意便赴赴交戰人當體之故長春真人說出唐三藏
以東土和尚向西天取經東本木炁有生生之意西本
金方有赴赴之理以東土人往西方去豈不為西赴乎
所以處處生妖時時遭魔便是一段生赴之理寓於其
中若非有箇孫行者這一點真三昧火怎能除得這些
妖魔若非有這一匹白馬兒是一點通明意怎能把三

箇五千四八藏中大和尚走得這些路西竺有赴東土
之意怎麼到底東土和尚必然取得西天真經來也可
憐那白白的養了多少妖魔却終為真經赴化人當體之
貼這土是箇真奈煩的長久意思不然那千百年的一
箇大圈圈的魚兒便把這真經閃在愛河裏打濕也
○惟真一生一赴又遇上生下赴下赴上生
註重公妻註曰口吐道德自然之香敬獻　玉清太上
之前度舍九皇之元丹經內幾句真言云是一生也五
行中真意之一生是一赴也五行中真意之一赴也有
真意者生我下有真意者赴他只可於此顛倒五行

不可學世俗法順去五行
○中有生者赴者樞紐於中向生者說生向赴者說赴
註是中即五行中中宮也正是生水火木金正是赴金
木水火者有此無極內真土合成刀圭在嬰兒姹女之
中是炁一炁貫成生者由我說生赴者由我說赴若非
此真意從流戊就已中用得停當安能水火既濟心腎
相交也乎哉
○久而生與赴合赴與生合自然既濟成文
註長春公妻註曰此生乃無極中水生木木生火火生
土土生金金生水此赴乃無極中水赴火火赴金金赴

木木尅土，土尅水，又是還丹內隔傍相生相尅，顛倒復生復尅，久而三年五載，自然水火之相尅者而會合金木之相尅者而交併，可見一團生意只在土府中盤旋，故黃庭為還丹之宗，真意為交媾之祖，此一種大文本乎自然而然，却也非識可識，此處已結完生尅字面也，下文又說臟腑中之歸宗於脾胃也已。

○是故先有腎而後生肝，肝生心，心生脾胃，胃生肺，肺復生腎。

註桂陀子妄註曰：此由先天講來，人生先生兩腎，腎天一水也，腎氣旺而接生肝，肝天三木也，腎中一神名曰桃康君，主管一身祖氣，肝中一神曰無英君，主持一身血氣，此係住中緊要處，先把真意與桃康君復還祖氣，方得無英君不發龍雷之火，燒乾一身之血氣也，肝既天三之木，心亦天七之火，心中有一神名曰丹元司一，身符氣，能通修真之意，此火乃君火也，使任督二脈之總經，能剛能柔，知取知舍，故曰心為肝之子，腎之妻也，心既天七之火，脾胃亦天五地十之土，此土為腎之夫，肝之妻，心之子，女其神名曰黃庭君，這點真脾胃，乃後天之祖，欲先天復還正位，以歸神室，非是黃庭君上命美女口接甘露，下命田大帥提祖炁，不可也，脾胃既

曰中宮，真實無形無象，非得飲注食之口袋，此也，故肺為九天之金，以生地六之水，合為一十五數，又是中宮成數也，金為水母，水中有真金，水又復為金母也，此中說若無戊土以與癸水化合，焉得一粒水中金出來，人愚思此為先天正五臟也。

○青龍左輔，白虎右弼，朱雀上衛，住武下護。

註白雲子妄註曰：此在清淨法門，則青龍屬肝，白虎屬肺，朱雀為心，住武為腎，脾胃即為勾陳，螣蛇也，在金液還丹，青龍乃東方青衣郎君，白虎乃西方素縑玉女郎，為左輔，女為右弼，中有黃帝居焉，雌一，雄一，帝一，凡三一之道，是為金丹之祖，故朱雀口吐真火，燒斷無情慾念，住武翅動真水，攪起無形法象，上衛黃帝，下衛黃婆，總不使真元下洩，道君將此四句配合六神說來，雖贅歟有味，其中實將大道明明合盤托出，人當細玩。

○土處其中，坐黃庭，卧神室，黃帝之尊，中央之位，上係血海，下注氣海。

註麻姑妄註曰：醫書云，心為血海，肝為炁海，總是脾胃，上係下注三臟，方得元神週流，全若肝導腎炁而上朝於心，必須黃庭神室樞紐中央，欲下手者，先須脾胃運足真土，貫徹五臟六腑，然後得丹辟谷，自有路徑，不難

也。吾今幾句畧言。人當體貼道君仁恩。

○氣海足。必要脾胃足。血海充。必要脾胃充。脾胃乃後天之根本。正土府之源頭。為五臟六腑之大關。作百穀千變之樞機。

註魏伯陽妄註曰。此在八卦震巽之木。內有元汁充週。則震上之二陰。巽上之二陽。兩相交會而成血海。離之火中。有元液聚凝。則中之一陰外之二陽。合成虛實。而為氣海。此一血一氣。為一身之營衛。欲得充馬足馬。必須得脾艮土。心得坤土。一生一赴。兩下充足。方使足無不足。充無不充。若非此艮坤之真土。一實於西南一虛於東北。安得此還丹從西方正位金鄉而來入東方木位之地乎。

○食入散液於五臟。而真炁生焉。飲入濁汁於六腑。而真水生焉。關乎性命之大。係乎死生之會。

註賈長房妄註曰。數句卓說脾胃中宮。為一身之本。飲食皆為雷火薰蒸。五臟六腑。皆為此把持。真炁者。修真之元炁也。真水者。修真之神水也。性命生死。皆所關係。故談大道者。先用侶伴補足後天之說。其實侶伴者。調理之功也。人當省之。休入迷途為妙。

○穀化則昌。穀沸則亡。一日不食則飢。七日不食則絕。四時以胃炁為本。八節以脾神為寄。

註採和子妄註曰。道君諄諄只在脾胃上叮嚀。以凡做神仙人。仙地仙。鬼仙。四種仙人。先當補足後天。方好運動一身。以真意採取行持也。故將凡人飲食不飲食說來。生死關頭打破。使修持四方者。好做後來地步。至若天仙。先要固脾胃。得後神丹。可以拔宅一粒餌之。何用長將飲食講求也。純陽子曰。旬盧公以至採和子。八(四)原家說來。一理同原。總在真意上著腳。可見真意是金丹第一祖宗。是修煉第一法門。後世欲得真傳。趕手先向真意中來。故曰。念頭即是金丹頭。結丹田者。此色(巴)鼻神(申)室者。此也。送黃庭者。此也。傳牝門者。此也。先天不足。補以後天。後天不足。補以味食。扶李妄註曰。丹田中。能生無形黃芽神。室中。能居無晝靈光。黃庭內。能收復我真炁。牝門內。能出虛白金液。此皆有先天方可結之蓋之送之傳之。如有不足養道者。當養後天。以補足一身血炁。使運用有本。不至枯槁難以修煉。故道君以味食二字。根脾胃之後天說來。雖然仙子又有一種至甘至潔之味食。在華池中。乃神水也。

○味必淡泊而益腎。味必平靜而寡慾。味能生精。味能補炁。味能壯神。

玉帝勅令條　純陽大願

十則女修正途

三元三品

六本

呂註北斗九皇丹經卷下

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救生濟死玉真妙道尊經

註解卷下

天雷上相興行妙道李佑臣呂岳妄註

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救生濟死玉真妙道尊經

卷下

註乃經名也前已註過

○爾時有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統領五百雷神上將仰朝

○○玉帝曰時有

○○元始天尊在清微天宮說救生濟死妙經

○○爾時太上道君在玉清上宮說至真妙道尊經吾已勅令振法宣行爾院主宰雷府賞善罰惡轟雷震電無私電光覽遠人間雷聲震動天地十惡五逆決不饒恕邪魔外道磨戰魂魄平日有一念差惡者聞雷聲戰戰兢兢平日有一事欺心者見電光躲躲藏藏平日有不孝父母者聞雷聲而皆悚懼平日有不敬公姑者聞雷聲而皆遁形平日有圖財害命者聞雷聲而皆束手受死平日有奸淫邪盜者聞雷聲而皆惶愧人心本有良知良能也有怕惡悔善如何雷過依然如舊不知天地本有好生之德

○○○太上皆有仁慈之心百姓不知其故皆妄意施為今既垂

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救生濟死玉真妙道尊經卷下 呂註北斗九皇丹經

此二經汝當監察人心倘有不順按律施行神霄雷祖帝於是命鄧辛二天君監察此經○

一註是經中必先以神霄雷祖居首者非徒言報應也乃謂至真妙道之中肺之華蓋三台居乎九天之上為金丹之祖人能將十字聖諱念得過便得一切邪障見下龍雷之火而消滅雷祖之必用鄧辛二天君以監此尊經者乃是心不發則鄧君不降肝木不動木則辛雷不鳴此二天君在心肝二臟之中正是金丹中一大運用請來護法不可不明也

○時時

○三元三品三官大帝統領七十二曹三百六十應感天尊上朝

○○玉帝○玉帝曰時有

○○○元始天尊在清微天宮說此救生濟死妙經○

○○○太上道君在玉清上宮說此至真妙道尊經既有此經吾已勅令宣行汝既統掌人間生死執典天下善惡平日有為惡而遭天厄者一念回轉諷誦此經當命天官以解天厄平日有為惡而遭地厄者一念回轉諷誦是經當命地官以解地厄平日有為惡而遭水厄者一念回轉諷誦是經當命水官以解水厄平日有為惡而遭火厄者一念回轉諷誦是經當命火官以解火厄三元皆稽首奉命而退○

即善女青真人護持此經倘有不順按律施行

○二註是經必次以三元主宰繼乎雷祖者亦非徒言報應也乃為至真妙道之中以三丹田為考校之總領作金丹之必歷兄能將三元黑簿躲過使得一切罪過從三丹田真炁以消滅也三元之必用女青真人以監此尊經者乃是肝木之青方不來則腎液之陽不上昇脾土之中宮不降則美女口不開此一真人在中宮一部藏住欲運用金丹全在此女青真人明奏三丹田之三元三品大帝也又當明此三元之理以為金丹洗天中好出陽神也○二

(○)時有五方煞神統領部下煞兵煞將聽禮金闕

○○○玉帝曰爾等煞神執掌刀兵殺戮之厄典守剖刮刷剔之災權衡兵法令森嚴今有

○○○元始天尊在太清上宮說救生濟死妙經

○○○太上道君在玉清聖境說至真妙道尊經吾已勅令汝等殺戮倘有下方衆生平日有為惡而理應斬戮者一念回向是經汝當削去斬罪有平日為惡而理應割剖者一念回向是經汝當削割罪去吾今命汝汝當諦聽於是五方煞神即時稽首奉命而退即差煞兵煞將檢察煞刑倘有

不順接律施行。

○三註道君於此又將煞神演出用玉帝吩示者以丹在三丹田結就煞朝明堂宮玉皇上帝恐一身諸魔盜賣潰用天罡煞炁以制之此煞神即心家一點真火從三昧中出掃却無明也故於此處必將煞神演說一段非徒言報應也如有不能尊敬此經者自然當為白虎尊大神之煞星煞去也。

○時有衛房聖母與痘瘢夫人統領催生娘娘送子仙姬痘公痘母痘哥痘姐往謁

○○○玉帝欲領法旨。玉帝曰汝等執掌生產之事職守天炁之衛代天宣化決不狥私今有

○○○元始天尊在太清天宮演說救生濟死妙經

○○○太上道君在玉清聖境演說至真妙道尊經吾已勅令汝等聽倘有下方衆生平日為惡而理當絕嗣者一念回轉是經汝當降賜貴子以傳後以平日有為善為子孫當於痘瘢而亡者一念回轉是經汝等當令善神護持保其痘瘢平安以得酬謝於是衛房聖母痘瘢夫人聞說即時作禮奉命而退即差催生送子到神佈種天花諸仙檢察天下倘有不順接律施行

○四註此處又將衛房聖母演出者以聖母乃護衛丹房之聖母也人身原有洞房一宮在心腎相交之處此聖母即居於是宮中總領多少嬰眷仙侶故有催生痘瘢等諸元君在內部雖是報應衆中一段故事實為金丹中一段佐証痘瘢名為天花夫人種得是天花一身上來收功結果保了一個嬰兒這催生者自不免催生送子者自不免送子此中緊要處全在夫人娘娘幾字上珍重敬戴也不何然以必安於此尊經之上也。

○時有瘟瘟大帥疫癘魔王統領瘟兵瘟將瘟神瘟鬼疫兵疫將疫神疫鬼稽首關欲領法旨。

○○○玉帝曰汝等瘟疫之神執掌瘟病疫癘之神

○○○元始天尊哀憫衆生在太清天宮說救生濟死妙經

太上道君垂念蒼生在玉清聖境說至真妙道尊經吾已勅令汝等敬聽倘有下方衆生平日有惡積而理應瘟瘟者一念轉向是經汝當削去疫病而鳴退兌神平日有惡累而理應疫死者一念轉向是經汝當削去疫病而斬退癘鬼於是瘟瘟大帥疫癘魔王叩首奉命而退即時命部下瘟鬼瘟神疫鬼疫神檢點天下疫瘟之厄倘有不順接律施行。

○五註此一段正是修道的魔頭人身中有天瘟地瘟陰瘟陽瘟內疫外疫魂癘魄癘十二經絡中之流利瘟三十

六腑中之邊骨邊五臟六腑之凝結疫五官百體之壞
骸疫這些魔鬼皆是自身中招承人一為惡遭殺自身
中三寶天尊輕損先天中無為真理百神皆散諸魔便
來若修金丹者雖曰得丹則靈把守不到遍地魔起如
之奈何必須運用熙朝上帝之功上帝自然吩示他尊
○善惡惡按律施行也修真之子第一要打得魔王開便可
掙却得九幽中酆都內一帶陰鬼也可得命門安靜大寶
不致終洩也

○時有　東嶽天齊仁聖大帝統領十殿閻羅仰相
○○玉帝　玉帝曰汝等執掌幽冥權衡生死今有

元始天尊在太清宮中演說救生濟死妙經
太上道君在玉清聖境演說至真妙道尊經吾已勅令汝
等諦聽倘有下方衆生有平日為惡而理應短命惡死者
一念轉向是經汝當削去罪簿增延上壽賜善病而歿平
日有為惡而理應永坐地獄者一念轉向是經汝當削去
地獄名入天堂重復人身生長中國於是　東嶽大帝
十殿閻羅作禮稽首而退即時命掌簿判官輪迴法王牛
頭馬面童子夜叉值命無常諸大鬼王檢點生死簿籍考
核罪孽輕重倘有不順按律施行

○註可以制伏得十大魔王二十四大鬼王方可逃得脫

仁聖大帝生死業上加一等罪也故得郁金丹者而證
仙果還有五百年一大劫三百年一小劫之劫過或過
雷火煉劫或過天兵刀劫或過溺水劫或過罡風劫此
已成道者尚且過劫躲劫況未成道而為魔盜其至寶
者乎故吾於梁灝公躲劫可作一証觀也此種報感亦
當省悟

○時有　文昌七曲開化梓童帝君與　大成至聖文宣王
○統領　文昌宮中羣仙諸將上聖高真仰朝
○○玉帝　玉帝曰汝等文星執掌天下俊秀祿秩典守古今
英才壽算今有

元始天尊在清微天宮演說救生濟死妙經內貫儒釋
太上道君在玉清聖境演說至真妙道尊經中含儒典
文等諦聽吾已勅令下方衆生業儒者倘有平日損心壞德
而理應削除功名者一念回轉敬受是經汝當削去原罪
增上功名有平日誹謗大乘欺忤神祇理應減算短壽者
一念回轉敬受是經汝當削去原罪增上壽紀於是
○梓童帝君與　文宣王作禮奉命而退即時命復聖公
柱化真人檢錄功簿考核罪冊查點天下如有不順者按
律施行

○註脫得仁聖大帝生死業了便入文昌宮開化本性也

故此處又有梓童帝君一段得此本性便是金山此本性如何得開化須在文昌七曲宮煉來此文昌宮即得金丹之宮也故大洞經中有鈞天胡檀寶珠等說此經中為文人說法只是當看桂花真人四字

○時有南贍部洲普陀巖中紫竹林內觀世音大士菩薩○恭揭

○玉帝玉帝曰汝乃千變萬化以救苦救難為心今有

○元始天尊在清微天宮演說救生濟死妙經以拔衆生而出苦海

○太上道君在玉清聖境演說至真妙道尊經以拯提趣類

○而超正界吾已勅令汝當授之下方衆生倘有經歷三災八難起心誠誦是經汝當念善慈而救苦倘有孽債三途五苦起心敬領是經汝當哀痛切而救難於是

○觀世音作禮奉　音而退即時命善財龍女捧楊柳清淨之水以灑入閻濁垢之魂如有不順按律施行

○註得却開化本性便可觀得世音也故此處又將大士菩薩說來救一切苦救一切難能觀得世音自然能救一切苦救一切難甘露水即金丹變化之法水龍女君即蛇女含真體道之元神有此真真伽囉哦哆自必摩呵婆也○

○時有九天　東廚司命府君仰稟

○玉帝欽領善惡之法旨○玉帝曰汝執掌善惡無令有守功過○汝在天為北斗之喉舌在佛為準提之化身在人間為司命之主宰天曹尊卑凡彼下方衆生一家之善惡一年之善惡二月之善惡二日之善惡一時之善惡莫能逃汝汝速庚申甲子三元五臘本命生辰及於臘月二十五日統領尸神上奏吾庭領吾法旨下傳陰騭賞善者賞善罰惡者罰惡增福者增福降殃者降殃延年者延年減壽者減壽賜子者賜子絕嗣者絕嗣惟令是從毫不徇私今有

○元始天尊在清微天宮演說救生濟死妙經

○太上道君在玉清聖境演說至真妙道尊經倘有下方衆生一家信受是經汝當賜一家之福一人信受是經汝當賜一人之福閻門尊敬是經汝當降閻門之吉祥若有始信而終疑者始降之以百祥而終降之以百殃若有誹謗而並妄言者汝當即時奏吾按律施行　司命府君於是

○稽首作禮奉　命而退護持此經嚴禁此人

○註司命為一家之主即一身之主也心之神曰司命火為木生故曰東廚肺傳心液故曰九天東廚司命府君修道得了還丹者能觀一世之音便能觀世世之音到此地只有心之神用事便無他臟主宰何也萬法歸一

也此中報應人當惺悟可見是七元之真經不可不尊也

○時有北方佐天上帝蕩魔天尊統領十二雷神二十四大天君三千神兵五百靈官仰朝

○玉帝　玉帝曰汝威鎮北方神化無邊今有

○元始天尊在清微天宮演說救生濟死妙經

○太上道君在玉清聖境演說至真妙道尊經吾已勅令汝當敬聽下方衆生倘有平日為邪魔妖魅所纏者一念回轉誠誦是經汝當遣神兵為此人以除之有平日為祟為山魈魍魎所害者汝當遣神將為此人而滅之以報一念回轉誠誦是經之功北方　佐天上帝於是稽首奉命作禮而進曰

○玉帝慈悲敢不奉行

○玉帝法旨敢不奉行但此經既演以救衆生令僅錄於上館未傳於下方仰惟

○玉帝勅旨當令何臣傳授何方宣布天下流傳萬古以使下方遵而行之

○玉帝曰汝既威鎮北方汝當領此妙經以為宣傳

佐天上帝復稽首而進曰

○玉帝既命小臣敢不奉命但望聖慈勅令班中何卿下界演說靈章時班中閃出一卿名曰

○天雷上相純陽演正警化李佑帝君興行妙道天尊稽首作禮而進曰此經功德讓於小臣敢領法旨下界宣行

○玉帝曰汝領吾法旨下界宣行以救衆生以度凡夫固大慈心固大悲心汝當設何法宣當在何處闡揚行時此方佐天上帝稽首而進曰臣化身威鎮木蘭有唐朝得道忠心報國孝心感天烈性超古已蒙

○玉帝慈悲勅封忠孝烈女驅邪降魔都督崔將軍令在閣下已揭

○玉帝敢啟聖恩法旨宣示　玉帝即下勅旨都督將軍即時稽首階下俯伏而進曰敢領法旨宣臣何示

○玉帝曰汝性稟天地清剛之性氣賦天地浩然之氣只願忠孝不顧刀斧只計君親不計利害捨此大志方享血食於千古吾既勅令永鎮木蘭爾即木蘭王之威鎮此山廣行方便多開利益之門功德如山可謂神中之帝也今有元始天尊在清微天宮演說救生濟死妙之經

○太上道君在玉清聖境演說至真妙道之尊經已錄於紫府未傳於下界吾已勅仰如法旨命爾保護孝子佑在下界演傳有功之日賜錫帝號斯時都督崔將軍敬領法旨跪受勅令再拜稽首俯伏而進曰領此法旨授此勅令小臣

下界願擇清淨之地願檢霜潔之所保護。
○孚佑帝君演說靈章願竭心力不敢惰廢斯時北方
位天上帝不勝歡喜踴躍作禮而退。
○玉帝復曰木蘭之神鎮山之王既願保護既願演傳吾賜
汝十律賜爾諱號汝掌此經之權倘吾當演經之後垂示
下方流傳人間誦者是此一律而堅心改惡者即得一
方之福有是此十律而堅心從善者即得十方之福有得
見十律而宣傳戒人者吾即勅令十方善神擁護其人有
○得見是律而寫錄流傳者吾即勅令三界吉神保持其人◎
○勅令第一律雷擊雷擊以定忤逆父母凌辱公姑褻污經
典謀殺孤寡之罪。
○勅令第二律火焚水漂以定欺心欺天害人害物謀財奪
○財之罪。
○勅令第三律刀斬兵戮以定持強持暴行惡行兇咬是咬
○非之罪。
○勅令第四律瘟病疫炁以定白口咒詛賺心昧己奸盜邪
○淫之罪。
○勅令第五律刑害絕割以定欺孤凌寡辱親罵友倚富欺
○貧之罪。
○勅令第六律滅壽割名以定為官不清為士不仁為民不
○良之罪。
○勅令第七律妖精魔纏以定鬼眼鬼心邪肝邪肺淫腸淫
○肚之罪。
○勅令第八律妻淫女殺以定淫人妻奪人妾侮人拐婢
○婢之罪。
○勅令第九律急症暴死以定挾賤舞文搆訟翻事作媒拐
○騙之罪。（媒都會切音儈媒妁也）
○勅令第十律缺衣短食以定奢華銀錢過實口味作踏
○絲之罪。勅令此十律之外或有顛雜真惑損目聾耳缺
足跛手之類皆前生大秤小斗挾私害公無詐口過身過
心過行過之罪所致汝受此十律下界施行倘有犯令者
決不容情倘有悔過者即時削去不得稱傳於是
都督崔將軍奉　命作禮而退。
○註到了此地便有雷神護衛天君保持故此處將佐帝
說來以為北方壬癸水之主宰也此主宰一立萬魔皆
伏自可見金闕之化身也故元帝為混元六天傳法教
主以北方一切魔修了還丹者主天一宮有是法實收
必見是法象也此中報應亦當著眼以尊是經為北方
之至寶矣凡在北方得壬癸水炁而生者皆口誦南無
報恩教主無量壽佛但要思此無量壽佛滋味從何處

得來但此尊經演到此處必將吾純陽演經說出以為是經演主雖然是如此說其實非純陽無得廣化乎此方仕帝又將木蘭將軍說出為保演佐經之人者以木蘭將軍為忠孝勇烈之神又是此方輔佐第一大帥可以驅邪逐魔可以救生濟死是至真妙道中若非決烈漢能盡忠盡孝持節義者焉得證金丹大果故此一部經必要木蘭將軍方可保得純陽道祖下界演說也體貼此註者當玩顧擇清靜之地霜潔之所一句斯時此方仕帝一段此中一段玉帝復賜木蘭將軍之十律此十律都為不尊是經者說法如能尊是經以為性命之津梁自免此十律之罪後世又有能尊是經而更能體貼信從是經之註者亦當如是觀十律之外又有如許等罪收到口過身過心過行過上即上卷所云一切業

處都歸總消滅

○時有　紫光金尊摩利支天大聖○圓明道母○統領

○九皇三台二十八宿聚會東斗西斗南斗中斗善皆來集仰朝

○玉帝○玉帝曰○汝等斗宮冠居天象職在星曜掌人間功過之事○判生死善惡之期今有

○元始天尊○在清微天宮所說與　北斗宮中○九皇星君○救生濟死之妙經○以超拔下方衆生○

○太上道君○在玉清聖境所說至真妙道尊經○即是輔汝九

○皇救生濟死之經○下行吾已勅令許布人間○吾已頒法旨命○天當上相下界演說○命木蘭將軍下界○護持汝等斗宿

○當從吾法旨○所頒十條下界○主宰各各衆生本命以逃劫

○難○以消災厄

○勅令第一條○命北斗第一陽明貪狼太星君○護好善子生人○以解一律之罪

○勅令第二條○命北斗第二陰精巨門元星君○護好善丑亥生人○以解二律之罪

○勅令第三條○命北斗第三真人祿存真星君○護好善寅戌生人○以解三律之罪

○勅令第四條○命北斗第四文曲侌冥紐星君○護好善卯酉生人○以解四律之罪

○勅令第五條○命北斗第五丹元廉貞罡星君○護好善辰申生人○以解五律之罪

○勅令第六條○命北斗第六北極武曲紀星君○護好善巳未生人○以解六律之罪

○勅令第七條○命北斗第七天關破軍關星君○護好善午生人○以解七律之罪

○勅令第八條命北斗第八洞明外輔星君護好善始終如一者以解八律之罪

○勅令第九條命北斗第九隱光內鄉星君護好善年深月久者以解九律之罪

○勅令第十條命北斗三台護好善修正成真者以解十律之罪並解衆生前九律之罪吾今勅令汝等斗宿諦聽

註此一段落後說到斗姆並北斗九皇七元身上將上中二參盡行收過仍說到是經源頭上去了但凡講金丹大道者不先體貼北斗九皇七元從斗姆蓮花九苞化生處安得謂知道者也是金蓮九苞乃從華池中湧出即在西天結胎生竺國之處也明月子當場一問儀世理當體貼聖母於西天結胎生竺國之地可也若玉帝將十條附九皇星君救人生濟人亦云者雖解十律之罪實為十二時辰生人運動華池中神水默朝心家七竅中之元辰者說法也故神水華池非舌下實為命門祖炁根神獅竇座托猪肇玄宮天一地六神白玉龜臺龍淨怡大梵天宮坐元君人能知此真妙訣實光月中現長生壽陽子又當場一問知此斗竅即知金丹乎吾正答金丹原是三一道大藥本從玉飛揚七元方能降真炁北斗原從西天生命根子又當場問三一道何名吾心客對曰帝一雌一雄一名為三一修住靈妙道者知此三一定明金丹故曰雌是陰中陽雄是陽中陰能為默朝者帝即七元君斯時真陽子默默不言吾則指之曰是元君也即從金蓮九苞化生也是金蓮也即金汁所化之蓮也內有真香氣氳種子不壞人能得是九苞蓮臺亦可傾刻見斗姆於白玉龜臺之上也惟依樞住機一子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問曰是白玉龜臺在何處寶落吾亦開妙顏而答曰是白玉龜臺在大智光中即黃庭上一美口女是也能修住靈妙道到節節生榮之時便能結此白玉龍臺之形秘書即又注目而問曰黃庭則為中宮心色美女口帝係脾胃關口如何謂之白玉吾則明指之曰寶樓閣即肺府也肺液下降於心心中真火煉結是真液到美女口上聚成於洞房宮中故成為龍臺則名白玉是也明月子復稽首俯問三十九節師何以止言三十六節是三節於是經註中何以隱而不言三一之名已聞三一之地何所指實吾復啞然笑而答曰雌一即靈母也雄一即聖父也帝一即混合之帝一也即依關依牝依竅用七元真炁運來回風混合之三一也如所謂三十九節止名三十六節者是三十六宮盡是春

部亮夫所云是也外三節乃玉枕一節泥丸一節明堂宮一節此三節居一頭上前於諸金丹註中已明指實處故只統言三十六節不言是三節也子妄知之乎道在目前一節所言只一心中真形也故曰魁魁罡九字若非心中真火出現焉得罡炁來臨若非心中真元生光焉得節節生氣子當省之願後世觀此註者反到自身上細心體貼也了

○惟願衆生諷誦時各各信心不徒口頭念過必當見之於行若能口誦心維身體力行汝等即時按此條示奉命而行於是斗宮諸宿皆領法旨稽首作禮而退

○註乃上帝慈悲語其中所重口誦心維身體力行八字上此八字為一部尊經大結之主宰教誨語

○於是

○玉帝復召崔將軍曰以此十條合同十律下界宣行於是崔將軍不勝歡喜踴躍稽首作禮而謝曰

○玉帝大慈玉帝大聖萬佛之主萬天之師敢領法旨願在方下施行重宣此意而作頌曰

○註乃上帝將此十條十律專付崔將軍主此尊經故崔將軍領其慈悲而又作歌頌也

太上猶羅主　玉皇高上尊　垂此大法旨

勅賜我小臣　仰賴恩光遠　願及興衆生
善惡報不爽　人心感帝心　天律真可畏
森嚴似雷霆　天條不可犯　犯之遭天刑
倘有善男女　信之誦此經　上帝自錫福
九皇保本命　我今領法旨　執法不順情
但願皆行善　和合得康寧

○

○玉帝復下勅旨宣命雷府傳名鐵筆鄧上將鄭火辛天君

○二神見名二時赴命舞蹈玉階稽首闕下

○玉帝曰仰諭二將保護此經下傳十方倘有不信心者罰何挨律施行差經漏字陰杖八十掌口誦誦陰杖八十床楠不淨使將妄置陰杖八十污手觸犯藏衣瞻禮陰杖十觀此是經而誹謗譏笑者陰杖八十陽降喉瘂有觀此是經而妄言綺語嬉笑常言者陰杖八十陽降嚼舌吾今勅令汝等諦聽於是鄧辛二將拱手伏俯作禮而歌曰

玉帝慈悲主　住空至上尊　妙相冠諸天
住化總十方　帝令垂法語　儆戒世衆生
賢智超正果　愚昧亦驚醒　消災並度厄
永劫無淪沉　如有不知務　鄧辛不順情
即時請法旨　按律迅火速

○註又將雷府鄧辛二將監察此經是鄧辛二將在天一

為鐵筆。一為欵火。在人身一居心元。一居肝元。故金丹非此二臟不能為招攝也。故鄭辛二將領其慈悲而大作歌頌也。

○說此歌畢稽首而退。一切法筵清衆數未曾有。皆稽首而作偈曰。

心念　至道無敵　佐理幽深　智者易悟　昧者難行
今日大吉　帝發音綸　垂此戒飭　普救衆生
苦者得樂　悲者得伸　可拔七祖　能超三魂
誦持一遍　萬罪灰塵　誦持十遍　百禍不侵
誦持百遍　松鶴遐齡　誦持千遍　永年長生
誦持萬遍　大道必成　超證仙果　拜謁玉京
仰朝上帝　賜仙三品　爾等衆生　何樂不為
爾等衆生　何不修行　有此功德　如何逃避
我等說偈　證貼帝心　惟願衆生　箇箇長生
惟願衆生　人人善念

○註乃一切法筵清衆得聞玉帝慈悲之意。故又作偈以願其大聖大慈也。

○諸仙諸神說此偈畢。不覺天花亂墜。妙樂齊鳴。龍飛鳳舞。麒麟鸞鳴。呂孚佑見此希有。稱揚上仲稽首復請曰。有此效驗。有此奇特。願領勒旨。願受法戒。願領鄭辛二將統木蘭崔神。願率諸城隍社令。真官土地。下界演說。即時作禮而退。方同木蘭共議。木蘭崔將軍曰。我有門徒。乃

○太上之弟子。乃

○玉清之郎君。而今二百餘年。未復原根。願求帝君。赴乩隨感演說。靈章判斷。真經使此子得復根原。更願演經功德。普及於衆生。更願

○天尊慈悲。

○道君仁聖。

○玉帝恩光。照及於衆生。孚佑帝君。於是下界臨壇。統領善信弟子。吳傳馬任諸士。演說於公善堂。真經功德。不可思議。

○註又歸重孚佑。與崔將軍演經。佐演者。昇上內提出扶演之人。並所演之處。人當在公善二字上著眼。可見是經為天下萬古之公經。是道即為天下萬古之公道也。

○吾發十願。二願君王萬歲。三願國土清平。三願官清吏明。四願人物康寧。五願五穀豐登。六願父母長齡。七願富貴充溢。八願子孫盈庭。九願七祖解脫。十願十方超昇。願以此十願普及於衆生。壇下弟子。聞此妙經。皆灰百念。堅心信從。聞此十願。皆大歡喜。當大踴躍。皆稽首頓首。誠惶誠恐。作禮而讚曰。

元始天尊　哀我衆生　太上道君　哀我衆生
玉皇上帝　哀我衆生　佐座說法　救濟生靈
王清演教　至妙位尊　上帝勅令　發示宣行
諸神護持　羣仙衛真

○慈悲普及於遐方恩光遠照於濱海願

○九皇真君願　七元大聖常照我生靈常主持我本命

註此十願乃天下萬古之公願也此一證乃天下奇緣難逢之一大讚也後將太清紫微經名二結完此一卷○人能常如吳傅馬任何愁時時無真人下界演說靈章人能常如蔡壽陽楊伯樞又何愁時時無純陽臨世快

願

宏正化也奈世人皆為七情六慾所迷不能一心清淨因而不能一身清淨不能一身清淨因而不能一世清淨不能一世清淨因而不能世世清淨也吾於己酉歲即臨漢上公善堂演此尊經以度凡夫又於是己未年復臨漢上紫虛院演說尊經共註中闡五仙靈文朝斗真訣金丹大道玉液口訣吾之心即天地生成萬物之心也惟願箇箇成真吾之身即衆生自在之身也惟願人人超證吾對萬世發一誓倘有虛言定復降塵世如萬世執迷不體吾心亦當永墮無間地不復輪迴歟吾今留此惟願有根緣者復還根緣有道本者仍歸道本

願

有福田者仍植福田有仙種者仍得仙種三清在上監臨吾心上帝在上鑒酌吾心吾心亦要心度盡凡夫之願從此一立超望不執着不迷惑不墮鬼者皆上蓬萊仙島與諸仙諸真同為雲侶霞友也已註

○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救生濟死至真妙道尊經卷下終○全

○張大真人傳序

○斯時高明大帝對小萬而言曰夫下卷者有衛真辟邪之法也有諸天現象之妙也故首以雷祖為主將玉清聖境神霄天界打通一箇大光明世界現出麒麟當空如意懸

虛九天亦得真慧先生何慈諸天法界不從此而徹照大千世界以斗姆作結以斗姆為人一身之主宰乃心腎相關之司命故七元合乎七竅經中教人先默朝七元以開七竅使人好唸字作大還丹運用也　吾聞高明大帝此言不覺拱手而敬答曰妙哉真人之法乳誠為萬世之慧航先必要大真人雌雄二劍法水一口將急急如律令方呼得十界通靈萬象朝真也已

萬大真人傳曰○

上卷勸善　鬼仙地仙　中卷演道　天仙神仙
上中二卷　內藏人仙　至於下卷　諸神諸天

報應懲成　其實通徹　寶劍三口　內寓未言
一無情劍　北方徹天　一神通劍　神霄九天
一摩利劍　斗姆西天　有此三劍　安入三田
得道神仙　先朝三元　文昌檢錄　司命取結
三官保舉　方引朝謁　先見王公　次謁王母
方見四相　始朝玉帝　帝發勅旨　東嶽啓奏
毫無過愆　純是善德　然後發牒　檢選洞天
加號授籙　始曰真仙　如此證果　下卷難言
妙哉大哉　徹之又徹

○許大真人偈曰

先闡妙道次闡法　萬世度人上仙楼
何容讚歎多言語　註中行行是仙家

○薩大真人偈曰

此卷為輔　中上不離　三卷合一　成為尊經
經在元始　道在玉清　法在上帝　註內諸真
可度生死　可超妙真　有緣一遇　劫劫常存

○韓真人偈曰

一部新經有真訣　難以講明其中妙
若能參透精微髓　何愁還丹不亦得

○正陽真人偈曰

太極大道　內藏微奧　七元輪轉　上下通徹
北斗丹經　採若精妙　垂之千古　且任萬條

○採和真人偈曰

無根樹　却有根　斗中訣　內觀心
紫焰運用先天　詳究精微有本

○東華帝君高明偈曰

七星拱照北斗中　鳳凰運推入洪濛
天地交泰水火轉　如雷如潮菩提空

○果老真人偈曰

人生世上如蜉蝣　洪濛未開道難知
真心觀住無窮妙　一點靈光落橋西

○曹元君偈曰

理微意深真難識　訣全法備有功夫
若要金闕化身日　先從金丹煉子午
一陰一陽通心竅　海底蓮花便生枝

○和嬭真人偈曰

醍醐灌頂甘露水　一步一趨到紫微
結成一塊金靈霜　泥丸湧波有輪迴
偈垂千古普萬世　自有成仙駕雲飛

○己酉演經救生未悟修習已未秦演註解弟子等衆

○祖師之
○仁慈同
○天地
○恩德並
○日月乃稽首頓首俯伏而敬獻頌曰

善哉元始　妙道之祖。太上道君　尊經振苦。
上帝勅律　書於紫府。佐帝朝謁　請頒下土。
己酉三春　孚佐演主。臨乩公善　衆生得覩。
中天北斗　右弼左輔。救生濟死　仁慈恩溥。
愚昧難惺　請勅演註。己未季秋　復臨漢上。
紫炁道院　天家雲護。斗示黙朝　佐生臨壇。
五仙修習　智愚皆悟。恩同天地　覆載今古。
德並日月　運行寒暑。斯註留傳　萬世普度。
八極靜謐　九華宜住。皇圖帝道　緜遠鞏固。

○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救生濟死至真妙道尊經
卷下傷序頌終全

昔見。呂祖指佐篇善本有　呂祖傳道法詩云學仙
須是學天仙。天仙端的在先天學者要求天仙做先取
後天作地仙。先天反在癸生後後天顛倒在癸前三十
時辰兩日半正是前三與後三他本多秘之可惜哉。

大女金丹訣

天雷上相興行妙道天尊孚佑大帝呂祖序

○純陽子警度衆生以有九皇經註為男子修仙之津梁又
不忍坐視善女輩宿有善根素存道念不得真傳恐悞途
途墮入鬼趣偶於己未冬月初一日乩臨嶼彩樓將
西王母之真傳以繼魏元君何鳳孫麻諸大仙姑之派一
一傳示則本末昭然使立念學道者有路可尋栽植福田
者得就正果。如是各各女子成真處處善姑了道自
西王母以至衆大仙姑之後仙緣蠢起參是為序。
正訣曰。女真金丹世上豈無皆混例男子之功不知其功
雖與男子相同內中稍有分別以訛傳訛者甚多衆譬如
男子修金丹用女鼎壺有女子修金丹用可男鼎乎此皆
採戰家邪說也吾今駁正垂立女修正途十則並示九成
使劃愛除貪女子念堅志圓道姑循途踐跡久久行持得
上仙階也。

女真九成

一曰孝敬柔和愼言不妬。
二曰貞潔持身離諸穢行。
三曰惜諸物命慈愍不殺。
四曰禮誦勤愼斷絕葷酒。

五曰衣具貴素不事華飾○
六曰調適性情不生煩惱○
七曰不得數赴齋會○
八曰不得虐使奴僕○
九曰不得竊取人物○
○以上女真九戒能行持不退大有利益戒果圓成不經地獄之苦生逢十善之家名登　紫府位列仙班矣。

女修正途十則

命本第一則

○夫女子者陰質也月象也當十四五歲時元炁充足真血盈滿有陰中之一陽正月圓之光至天癸一降元氣遂破真血遂湧若到婚姻之後或生男女元氣漸損真血漸虧雖月月有信水復生却月月有信水復傷故女子以命本在天癸也。

性原第二則

○夫女子者水性也花情也當少年知識皖開之時便有無許嬉戲遊耍或當先天一點初經含入牝户之內東跳西湯而失者或登樓上臺而失者近世或觀淫戲以動慾火或聽唱本以蕩俗心而種種失之者故一見嫁娶而慾動情勝或遇輕薄兒郎而朝夕綢繆皆損喪真性迷入魑魅

魍魎而不自覺天喪忘本所以女子之真性以潔心為原也。

修經第三則

○夫女子之功有與男子同者亦有不與男子同者其功先在運用炁如有月信者必要首斷赤龍無月信者又要復運赤龍起手用周天之法於子午二候端坐靜室卯酉七十二次以通肺俞二穴次用鼻呼吸微微三十六次以通周身血脈再左脚跟抵牝户着力用兩手交叉於臍下牝上着力往上送三十六次鼻上用目閉左右各旋三十六次下用意注臍下左右各旋三十六次然後兩手往天上一托托法緩三十六息則尾閭一動兩手放下又腰兩肩往上直聳則夾脊及關肺俞皆動如此後方咬緊牙關用意將後頭往上直聳則玉枕泥丸皆通矣方用下嘴唇包上嘴唇一着力到泥丸之炁下到鼻中之底處只用舌一搭天橋甘露自來用鼻一縮以意吞下直送到臍下又將兩手交叉在臍下牝上各提三十六次則此一點甘露直入子宮之中黍朋見子宮中一陣熱炁盤旋但左腳跟莫動只靜坐片時候子宮安靜便是魏元君所言實緣北海安安妥是也已後方點此一則言者赤龍而修者斬斷赤龍於百日內之法也○

復運第四則

○夫世上亦有至老而身猶未淨者亦有至四六而即斷絕者如已絕之女流欲修當先還源如處女象此功此法即前三則內之功之法也但往上提者而只往下送往左右各旋者加左右各揉三十六次百日內可得天癸如胭脂水三日後即用前功一毫不加不換行持仍使他斬退腹見日月雙環也

乳房第五則

○夫乳房上通心肺之津液下徹血之海真汁煉得乳房如處女小兒形便是女換男體其功亦在第三則內只中加一功於送甘露不許送下只許送在絳宮用意注在兩乳將唇門上下二齒緊咬住以二鼻孔關閉用內呼吸在乳內收拾外以兩掌心合左右揉七十二次先緩後急先輕後重如此一百日可如兩核桃形也故鳳仙姑詩曰左日右月二陰陽兩鼻內行名運畢欲得陰陽歸日月須把真火揉雙掌是也

玉液第六則

○夫男子清淨之功運徹河車保定真精不出佐關名為玉液一到陰神出現魂遊玉府魄朝帝真光照頂門泥丸海嗚名為玉液還丹此乃醍醐灌頂之候也女子之玉液者即赤龍化為白鳳之體先足結煉於丹下田腹急如小兒雞胞急如羊遇熱雖金像頃忽有款乃之聲便是玉液還了丹也此以後雖不離前三則內之功卻又要如觀世音在普陀岩觀一世之音也

胎息第七則

○夫胎息者踵息也真人之息以踵息住則脈住息行則脈動仙與妖皆無息無脈此息即真炁也所以有伏炁服氣之辨伏炁則保長生非內呼以吸不可也真法於第三則內功行之後靜坐一時六刻則用門閉戶關雙腳跟抵住牝戶以上唇舌下唇咬牙低首目內注心腎相去三寸八分之地左旋右盤一呼一吸數至七七甘露自來一嚥一提二提歸臍久而純熟不呼亦呼不吸亦吸不嚥自嚥不提自提也如此將牝戶行得如一箇風箱何愁大金丹不自外來也

南無第八則

夫大士乃苦修行之佛菩薩能觀世上音者只先有紅孩子五十三參之皈依後得龍女獻自在之至寶用紫竹林隔住將白鸚鵡飛舞以清淨瓶插住楊柳枝兒採取自然甘露水穩坐普陀岩上用呼囉之法以一唵字放入真息之地收得至寶發在魚籃之中口念伽囉哦哆將一切婆婆盡得緊住南海中浪浪俺只自在觀自在也此一部大

法卻少不得第三則內功未如此九轉則有七返可以陽神出現。

王母頒詔時赴瑤池也

功行第九則

○夫男女修持皆要功滿三千行足八百方得

○三官保舉

○上帝賜鑒魂得脫殼以歸洞天也

治病第十則

○夫世上有一等欲修女子無奈月水致病以難行功須當依此良法先以退病後好行功女子之病多由月水或閉經成癆或崩帶致病或生育惹災或懷孕成病吾賜三大法則一法治懷孕與胎前產後而成病者將前功內加搖腰三十六次左右如之加眉一上一下三十六次左右如之加摩臍心七十二次內熱方止一法治崩帶而成病者以前功加一吊虎法用一大木懸空橫放以兩腳倒掛金鈎以兩手指撐地用意在臍下二寸三分左右盤旋一百二十次日日子午如此一法治閉經而成諸疾者以前功加一順吊金鰲法以一大木懸空橫放以兩手合掌吊起以兩足尖點地低頭閉目內觀心家三十六次又觀臍下一寸三分三十六次又觀有病處三十六次病在咳嗽者即觀肺病在諸氣痛者即觀諸氣痛處病如血將成瘀而至疤者即觀疤處即此是用真火為圖無瞅鰲之法也人間未有所傳仙宮常載此方魏元君每立此行麻仙姑常採此藥世有道心堅定信善信佛者有病將成當依此法歷歷行之決不悞今人當細心體之也

偈曰

女金丹頭度女流　始末書來說緣由○
一撥浮雲見紅日　三起鳳翼作舡行○
今將十則留後世　惟願萬載皆仙嫗○
純陽演正真演正　廣化無邊澤不休○

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救生濟死至真妙道真經卷下後續傳大女金丹終

內經云女子二七而天癸至此約畧之詞以實計之乃自生時挨得五千四十八日而天癸至乃過十三歲又十一箇月零五日也於二七十四歲過虛五五二五之數此為真經正期衝任滿甚月經時行候準每月日信平安無病經行或不及期或過期或一月兩行或閒不行皆可用此治病第十則不可妄投調經之藥所謂五千四八須按節氣細算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減九時也慈航道人志

心經註解第十三序

五李

天雷上相純陽帝君所註九皇丹經於大道要妙雖極洞徹而得讀是經是註者縱悟道中要妙未必能悉火候註中傳火候矣而不得口授恐難了徹古語云大道傳藥不傳火從來火候少人通不傳火候非有所隱世人功小德薄福量淺狹傳以大道火候識不能信力不能辦氣不能養器不能容體不能載敗壞大道受教者得罪傳者亦有過焉故不輕傳也且大道火候祇可口語不能筆之於書矣以盡傳必欲盛名火候口訣得真正盡傳非立大功不可即將九皇丹經盡力刻施便是大功刻施久久不懈之將九皇丹經焚香虔誦力行誠

持亦是大功再將醒心真經虔誠持誦內功更密三者兼行洗心純潔無之外功圓滿無不得聞大道火候之理謹將醒心經刻以供求道持誦者焉

（身體力行為之持口誦為誦者有以身誦者若徒口誦經不肯身體力行何益之有）

呂祖醒心真經

閻經陽訐

禍福無因惟人自取吉凶休咎非天所與善惡之報不爽錙黍改過自新天曾獎許

爾時無上仙師雲遊空中見有黑氣瘴散紅光潛消知天下之人為善者少作惡者多輪迴六道旋轉四生未有窮

（一）

盡而若輩作惡之人不知不覺冥頑不靈晨鐘暮鼓遂起欲心暮夜不休無非私意私欲不絕惡端日起不忠於君不孝於親不敬於師不信於友私其妻子傷其手足慢其尊長薄其親戚同室操戈負恩反噬殘忍殺命昏劣滅理倚勢凌弱結黨聚衆造計害人唆訟漁利縱役僕使民肆虐機械變詐作為不法欺謀孤嫠離侮弄老耕取不義之財淫非己之色奪人之產坑人之贓搆人之危困人之窮壞人之名敗人之功阻人之善抑人之才傾人爵位損人財物破人婚姻間人骨肉搆人爭鬬誣人過失談人閨閫發人婦女謗人技術截人生路發人陰事負人重託背

（二）

約違誓翻雲覆雨誘人為非助人作惡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吉不忠信行不端正曲直違心毀譽隨意訕謗聖賢褻瀆神明仇敵正人狎昵匪類身居下流甘為污賤玷辱祖先貽憂父母行險徼幸苟免無恥貪得無厭知過不改怙終逆非鬬誡加怒耽樂賭博迷戀花柳好勇鬬狠酗酒淫慝聚斂穢財妄興劇戲耗難得財作無益事不惜物力不重五穀殘毀經書拋棄字紙居不學業動不循禮知得不酬忘本不憶敗廢祖產暴斂僕露亡軀臨喪不慎致祭不誠制中生子忘忌舉樂居室不和教子不嚴待下不恕撫幼不慈治家無法貽謀不善嫁娶不時致生淫佚分撥

不均致生爭鬪奢儉違宜事失體制當為不為營求分外見富妄圖見貴豔慕失足不悟濡首不止飾貌盜名違道干譽喪己徇人矯情絕物觀理不清聽言不察知人不明交友不擇接待不節出話不謹處分不當當局不慎小念不懲違患不慮立志不高居心不一古訓不遵師傳不習省過不勤檢身不力負慚大廷獨欺暗室種種過愆不可枚舉又見縉紳大夫則患得患失逢迎固寵賄賂公行治安莫講不憂國事不念民瘼損下益上酷刑濫罰繫救有才聽訟無術見利不興見害不革好爵是縻貴賤厥職文人學士則荒廢經傳奔競功名矜才炫能誇己忌人又

戕革作淫書蠱惑士女挽(音擊柱俗作柱)成野史淆亂是非流害無窮作孽莫大庸夫俗子則胸無點墨目不識丁輒冠儒冠服儒服徒思蠅營狗苟不知返本窮源稍得寸進面貌昂然淺視小民傲睨先輩遇事寒則掉頭不顧見顯達則搖尾乞憐刻剝窮人轂銖必較守財慳吝見義不為不度才不量力強不知以為知假不能以為能附會斯文胡謅塘滿紙見人著作妄肆譏評區區斗筲言之可恥少年子弟則製美而衣擇腴而食悠忽終年嬉遊竟日不知稼穡艱難不念寸陰堪惜老大無成傷嗟何及農工商賈則滅五穀以入市雜廣(音曠)物以取利貴物賤買低貨高賣儥

不隨值錢不即給秤(音趁)戕(音踐)斗足不公不平出輕入重出小入大欺瞞愚稺凌壓孱弱造作不固功力不勤暗設魔禱魅浪費工料損人損物天之所怒藝術九流則學業未精便思行世輕視死生妄談禍福小則傷人財誤人事大則隕人命絕人祀豈惟人怨且有天刑吏胥隸役則蓄贓作奸舞文弄法增減事情出入人罪糜奸隱善罔上行私錢糧恣其侵漁詞訟任其起滅災詐編氓凌辱士子此等之人永墮地獄仙佛不度厮養奴僕則食人之食不思忠人之事居人之宅不知感人之恩當面趨承背後訕笑明中効力暗地侵財心不安於貧家禮每失於孱主既已

曩身奉事又復蓄念他圖犬馬不如神人共憤婦人女子則性本陰柔見多偏隘每為乾稽餱啓釁常因長舌興端非無禮於舅姑即失和於妯娌豬非苛虐其子婦即妒忌其媵妾傾女君以邀寵凌夫子而自專骨肉成仇親姻不睦罔知四德寧聽三從至有帷薄不修淫奔可醜既玷本宗又辱夫族決江河之水難洗其羞迴日月之光不照其穢更有身為牙儈糖口習誑言誤人婚姻將扯配巧誘人子女略良為賤喜為引線之針最壞名閨之節一淪地獄永失人身僧尼道士則不解經典不守戒律淫慾未絕葷酒莫除借端化財實圖飽啜勸人禮懺徒為金錢方便

不聞慈悲安在建醮則天神絕饗作會則男女混雜何曾見性明心未見葆精煉炁勞逾白屋濁倍紅塵孽豈易消罪應加等是諸人等所作過惡習與性成畫不自悔所以黑氣凝結聚而不散昏昏默默如霧障天逐逐紛紛如魔附物自古及今茫茫苦海無時得度而若輩漠然安之羣焉趨之陷溺日深可為隕涕若夫為善之家百不得一或資生無產不能自振或同志無人不能自奮或阻於時勢廢焉不前或抑於流俗喪其所守或勉強為善而志實不堅或中心向善而力有不足或一時從善不能淑其終身或一己好善不能化其眷屬或始念甚誠中道改轍或力行不怠偶蹈蕩心或功夫未到妄想非分或造詣將深忽求效驗如是為善即為入惡根苗所以善氣上達方起即伏無上仙師雖復憐憫無可奈何可勝浩歎今爾等若欲消除黑氣大發紅光須聽偈言香火何時滅滅了又重然人於大海中百千萬億年生老病死苦終身被牽纏因緣念上起念上起因緣夢覺即無夢泡影亦虛懸電光石火中埋沒許英賢那見杰出者不是活神仙偈舉顧爾等大衆生生世世在在處處永不起貪得心瞋怨心殺傷陷害心忤逆凌犯心奸淫偷盜心占奪爭鬬心欺罔侮弄心奸詐誑騙心嫉妒毀謗心諂媚趨附心驕矜傲慢心慳吝煩惱心奢靡逸樂心妄想分外心求謀鑽刺心眷戀富貴心憂愁貧賤心計較得喪心分別爾我心炫耀名譽心遮蓋過失心瞞昧自欺心膠執自是心疑戮猶豫心懊悔改變心畏難退縮心安逸自在心苟且小就心責效旦夕心如是等心各各猛醒務使方寸之中空空洞洞一物不交一私不受如皓月當空萬鏡澄徹如明鏡照人鬚眉畢現更如慧劍在身可以水斷蛟龍陸剸醋犀象斯為夢醒不在大夢又常起怖懼心慙愧心歡喜心決斷心勇猛精進心堅固耐久心凡此等心須以大智慧照之大精神赴之大力量任之斯能無微不燭無堅不破無難不成身混塵俗志氣清明與天地合其撰與鬼神合其德何有於仙何有於凡何凡之非仙何仙之非天道化一理天人一家黑氣消滅紅光燭天是謂大醒永不入夢夫其有黑氣紅光者何以故人之有身如天地之有五行五行別為五色五色之中紅為暢滿黑為滯塞人之心一於惡則胸中壅塞不能流通一於善則仰不愧天俯不怍人胸懷浩蕩暢美快足故生紅光夫人之良心未盡滅絕雖在奸惡言及善事亦必面從其面從者由其善根未泯其終不為善者由其習惡既久心靈蔽塞不知為善之樂不知為不善之害譬之地鬼神於我無見於我無聞夫天地鬼神豈真無見豈真

無聞人自不見人自不聞昏昏冥冥恣其所為詎知天地鬼神默伺微窺洞若觀火善不可掩惡不可藏殃慶殊途報應如響自古及今未之或爽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所謂積者或以月計或以歲計或以世計蓋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也積善善可以一世可以十世可以百世可以千世萬世可以無有盡世積其惡輕或可以二世重則不能一世吾觀普天之下有積德礪行半生轗軻晚時至勢起一朝榮顯者又有篤志樂道終身窮餓百年之後究與蘭摧芳日月爭光者又有盡瘁事國殺身成仁名既留於身後福亦降於子孫報或顯於來世祿必享於天曹者又有富貴之家偶行不義禍消孽積罰及後人者又有衣冠之子未聞大道身多疵病受累無窮者又有蓽蓽之輩不知三尺敢作匪為輒犯法網者又有凶暴之徒橫行無忌罪惡貫盈身家破壞者是非天道不齊皆由其家積善積不善自所召致不足疑怪蓋天道人事默相符合不爽毫髮亘古如斯於今為烈智者知而信之可以則寡過可以致祥愚者不信則禍不旋踵人苟欲除殃積慶務須遵守吾教大醒自心勿許一念游移勿許一時間斷久久自然黑氣全消紅光燦燄不獨一身榮昌子孫亦獲吉慶不獨一家康泰一里盡得消殃但吾教佐佐之又佐識得佐佐神仙有傳不識佐佐徒事談佐謂之瀆仙罪亦獨天謹守吾法慎毋略焉愚蒙比比頑冥先覺更以覺世功亦齊仙面是背非報應必顯尚其勉旃大衆寂靜諦聽偈言道德無終亦無始善則福臻惡禍至若能滌慮並洗心從前作孽皆堪恕我今大開方便門願引愚蒙同入道勿謂不覺與不知天曹日日鑒心察

呂祖親示奉行醒心真經果報條規三則

一凡讀是經者務於每日清晨盥漱焚香洗心滌慮恭誠朗誦此經一遍然後料理諸事不得束置高閣

一持誦之後務須潛心玩味身體力行每夜省察一日所為有何罪惡久久行之自然功多過少慶集殃消不得口誦身違處處做事

一是經為救人度世之經有能刻板流傳者自身榮昌子孫吉慶有能刷印廣施者救諸苦厄凡事如心有能奉行不倦有功無過者不論人等即成仙佛有秘藏毀謗見不奉行者殃及一身禍流後代慎之慎之

呂祖傳是經時先乩示曰吾奉

上帝勅命救人度世今觀近世以來人情匈匈陷溺紛紛深可憐憫我有醒心真經一卷久欲覺世今當為汝

等宣之時康熙丁亥孟春吉日
醒心經中指出二十九般趨惡之心總為三十心地
數也大率念上因緣牽纏明從懂憧往來之所致也
指出六般向善心總為七心兌金數也乃自猛醒以
後方寸之中空空洞洞一物不交一私不受之所養
也養心存心正心其中樞要原於空心即佛法四句
偈中空心之謂出佐入牝中間一片虛空真空心也
呂祖所謂醒心醒空心也即大道也故曰吾載佐佐
佐之又佐心為天君百體從令所關甚重
關聖帝君正心寶誥壁○　張桓侯正心法言可并持○
誦以繹醒心之誠焉
關聖帝君正心寶誥
吾奉
帝命巡行深憫人心陷溺或懷巨測或任尖深或似豺狼
或同蛇蝎不知人靈萬物實為心宰一身下手工夫當頭
要務虞廷傳精一孔氏重操存佛法曰明道家曰守庶歸
一致非有殊途監觀有赫者在茲陰鑒無私者以此浩瀚
有衆諦聽吾言試觀古往今來不爽逆凶惠迪心狠鳥江
刎首豈曰天亡心惡絕域須臾誰云數寨文種不永世心
計太深伯道無後嗣心情甚僻朱門乞丐祖先心過驕盈
白屋公卿家世心懷誠樸心巧禍變史巧心多失意尤多
陡受奇窮心原執拘平遭異禍心實奸邪心氣不和平不
徒無福兼無壽心情多惰慢總為無用與無成善行輒說
有心而未為天奪之魄惡事籍口無心而偶失鬼瞰其衷
心果坦平處處皆為坦地心如危險紛紛自蹈危機忌刻
心腸在我偏多不若貪瞞心腹有資倏被奇傾心有真知
心無成見生無疾狀何以家室花迷蝶浪只為心法人有
賢稱何以子孫鬼腦蛇頭原由心毒心小般般無害心豪
事事難成禍自心生孽自心造凡茲有位心須自凜旦明
亦曰吾儒心須無愧幽獨緒紳後代因甚多生孽子敗孫
等文人緣何反獲高科巍第或心持勢力背主欺民或心
守謙虛尊人約己其間有衆務當心抱慈祥一切吾民各
宜心存平實富者心殷周濟貴者心尚謹恭貧者心守儉
約賤者心懷廉恥事父兄心存孝弟待朋友心尚忠誠勿
心存慳吝薄視姻親勿心好鑽營厚交勢利勿貶善心惡
勿口是心非心形直應物直而無曲心體圓處事圓而莫
方勉種心田何羨阡南陌北廣培心地不須鹿踏龍盤急
早心回務求心得庶我心實獲而　帝心簡在矣
張桓侯正心法言
自人得形各具良心無論富貴同此良心無論貧賤同此

良心及至成人漸漓此心見他色美便起淫心見他貨財便起利心人或與之便生歡心時或阻之便生憂心見人之有轉生忌心傷己之無又生恨心恃才恃富許多驕心倚勢倚權許多橫心由是而侈便起亢心由是而蕩便起狂心忽焉而躁便起忿心忽焉而怒便起鬬心忽焉希冀便生媚心忽焉嗥逆便生嗔心哀告不應許多酷心巧計莫測許多機心更有逆民包藏禍心無知小民這樣頑心甚而脅肩全無恥心甚而靦目全無廉心事不干己忽生妄心善不及人轉生謗心如是種種只見欲心如是憧憧那有道心似此雜心何能純心似此偽心何能真心既無誠心是以紛心要歸一心莫如存心欲知存心當先收心收心之功在於清心清心之久自能正心正心而後便還良心良心既復仍歸一心心歸於一自見靈心　靦目覩睛也

靈心即空心也即出佐入牝中間一片虛空之空心也空心虛心一心中心無非是者是非朕中肉團之心也朕中肉團之心乃此心之館也蓋人之生也二炁絪縕先結此心無形無象一片虛空乃元精元炁元神混合所成真空無上法身名為道心又為空心虛心一心靈心中心此心結成在凡精凡氣未交之先精血既合然後真空道心與渾化為之元神入將生時魂來合神惟此神魂寤則棲心寐則棲腎其棲朕中心也孔子所謂操存而視則棲目聽則棲耳在手在足在天在地凡所思慮無所不至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其虛靈致能然也莫載莫破透入金石而不以為堅也通微元會而不以為遠也虛靈故也但此真空大中至正一元大道靈心雖從無始得來尚未從七日混沌結來尚未從煉已煉來尚未從還丹還來尚未從面壁定來仍是操存舍亡莫知其鄉光景所以等等欲念使之漸耗始而耗滅終而喪失不醒空心不能正心也　南海慈尊欲人大醒空心特著心經正心以省心者當受持焉要之不能正心不足以醒空心正心以醒心為修道者徹始終云

南海慈尊審多心經　咸豐己未孟月吳虛弟子王志虛妄註

心經此註乃志虛一時妄念所妄註也註後即扶乩請教於鑒壇大仙判曰許刻而志虛終覺內愧惟恐有不當聖心處五月望日申陽信士鄭子錫智來遊語及真經不可妄註志虛益愧悔內省自覺多孽欲焚之矣但以所註道法乃恩師慕一張子口授非偽造也不欲自私心齋一日夜於十七日午前虔備法儀恭請天雷上相純陽帝君賜心經真解且欲問所註何如駕

書曰　純陽子到業已註定不必再要合乎吾意哥斟留為庚申之妙雖透佐中佐不識藥物也大難更要明得先天地方何下功學神仙學仙須要識先天陰陽不再後天間總要三千八百功圓滿丹書下說上九天道法三千六百門各言佐關出陽神不知陰陽生萬物孤陰不能育羣生學道須要明佐門生天生地立人倫認真先後無二理可能不壞金剛身天宮有事去據呂祖所判或謂志虛此註尚未透先天後天真樂悉人無處下手乎呂祖慈悲如是志虛敢直洩師傳曰人生十五以後後天也十五以前先天也後天人癸後後天之先天也後天人癸前後天之後天也先天人癸前先天之後天也先天人癸後先天之先天也先天人第一癸後先天之先天又先天也志虛德薄未敢請益所聞只此云

○觀自在菩薩

註此本顧經挑水灌花根工夫邵子曰植物命在根動物命在首命在首者根在首開花結子不在首也而花開而落結子而成者其根潤也相經以山喻人則曰山根丹經以花喻人則曰花根水者兩目挑者作用文帝所謂鼻觀洞徹又曰目成達摩一指禪南海慈尊所謂慧眼一觀自見黑丹綠處不漏滴滴歸源者也空心之道始終成就當以此法輔之送歸土釜牢封固亦即此意自者目上一點且一點ノ陽也故觀自在也菩薩者華言普濟觀與挑合皆作用也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

註蜜者採花而不損色香所釀成也但世上凡蜜採凡花而不損色香可以釀成若般若波羅蜜則採仙花不損色香所釀成也此蜜無形無象此花在天在淵而不能逢人非手摘採以行採之行行至重行行至大堅久墨深少者一紀或者兩紀三紀功行益深得蜜益多而自從初行功時即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五蘊者即河洛中五之蘊即道心也即空心也空中細蘊即本行經所謂佐象推邊結炁浮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即本行集經所謂凡夫學士盡得飛昇又白首綠面皆得化度紺髮朱顏少壯幼稚轉增形容光澤美好苦惱產平善蒙解脫也舍利子者能舍貨利而不貪之子其實舍利二字所該甚多春元夏亨救利冬貞利者西方兌金少女舍利者不貪色也貪財色如馬有修道高人故五蘊皆空雖無所不度而必舍利子方能受度

不能舍利不能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也。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相行識亦復如是。

註此二十四字申解時照見五蘊皆空七字恐人認作頑空故說出色字色者花之光澤花者蜜所自出月中桂花有佳日拂拭桑花盛日華月華色色中間一片虛空即如是中間一片虛空受於此受想於此想行於此行識於此識五蘊綑綑即在如是中間即色即空之處方是色空不是頑空方有般若波羅蜜度一切苦厄舍利子也金剛經開首說出如是二字以下全部金剛俱從如是中間一片虛空處闡發故曰如是應住如是降伏其心也俗語云這事辦的如是言辦得好也若凡事事辦得如是即度一切苦厄此理此道也兌屬金為少女為口上弦月也如於文本之卧人在下而上日日初出也是於文得之如是中間虛空乃金剛經真義心經拈金剛真義示人故特醒如是二字。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

註此申解舍利子言舍得貨利女色之子是真能空心空性空身空法之剛健中正純粹精的大丈夫可以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也。

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註此十二字申解諸法空相四字不生者不浪洩種生之精也不滅者金剛經所謂具足相即色相具足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意不垢者龍飛水面水面尚留虛空毫不沾水而況污泥故不垢也不淨者神龍出沒變化將山河大地四海四瀆一齊收攝在鱗爪心腹附近故不淨也不增者於父母初生真空無上法身空心道心之初不增分毫也不減者於父母初生真空無上法身空心道心之初不減分毫也合此六者真是諸法空相也 此上將大道全體妙諦已竟揭盡此下一連十餘無字是從九轉次第掃盡色相現出一片真空也

○是故空中無色。

註論聚基也人疑聚基有色其實空中無色空中二字十分妙諦即空心也豈抬頭四望無邊頑空也哉

○無受想行識。

註論得丹也此時混沌七日人疑有受想行識而不知無受想行識

○無眼耳鼻舌身意。

註論結丹也結丹似我無凡俗眼耳鼻舌身意也即真

空無上法身也○

○無色聲香味觸法○

註論煉己也色者花之光澤聲者阿耨採花聲也香者花氣味者蜜味觸法者凡俗採花拙法此煉己純乎虛空於先天花之後天時候用乾雜天口伏蝕不用飲食之口服食故無色聲香味觸法也

○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

註論還丹也用先天花之先天時候故比得丹不同得丹之時用後天花之先天時候築基之時用後天花之後天時候也還丹火候有淨土除糞之功至秘至要

○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註論煉還丹也此時無論先天後天龍虎交戰風雷盛行或疑有無明凡火老死危機不知此時形骸已成至寶不但無無明且無無明之盡致也不但無老死且無老死之盡致也

○無苦集滅○

註論面壁也人疑面壁有苦而不知內景宇宙百美俱備無所苦也從前集經成道此時不再集也從前於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此時但以神化志向普度衆生不再滅度衆生故無滅也

○道○

註大道圓成脫殼上昇從前論色空法空至此乃論大道也色空是道法大道已成法皆歸空無所不空也

○無智亦無得○

註真空大道法身初脫殼時如嬰兒然癡呆無智然嬰兒雖無智而知有欲得此真空不壞無上大道法身無愛想行識亦無欲得渾然大道真清寧也此時當使真空不壞大道法身仍歸殼中混俗和光各因初生之時所賦數命立功立德道化斯世或出入將相或隱居林泉或周遊四方總要利物濟人扶植綱常勸諭忠孝功德無量然後時採佉珠候丹詔也

○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

註論採佉珠也菩薩中間虛空處著一提字是卧人在下而日出晨曉之時敲著手扶乃在菩薩中間虛空之處也埵都火切音朶堅土也又果實下垂貌下垂者菩提薩象提得佉珠乃真無象堅土也此無象堅土佉珠依然般若波羅蜜多但先天之先天又先天比尋常般若波羅蜜多不同非飛仙不能採非飛仙不能受所以

能採能受以無所得故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
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碍也已成真空不壞無上法身出
入自由有何罣碍

○無罣碍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

註此十八字緊接無罣碍來將上經文一束涅槃即金
剛經所謂無餘涅槃涅槃者染黑之槃無餘二字萬分
妙諦無大小物入於槃中皆無分毫餘空此真妙槃本
非尋意染皂而物之入者漸染漸黑深紫污濁之色以
漸而增故曰涅槃蓋槃藏真水水黑色故物之入者漸
成紫黑紫者水火木間色凡物之入此槃者皆帶本火

炁性否則不能入也故入之多者其色紫黑而槃中真
水含有真金真金無形真炁外達若有物具火力逼於
槃外留虛空地火光燦金金炁外達細縕浮騰熏蒸是
物具物漸變白色始而淡白久而純白昔時一箇黑牛
今日渾身盡白即此金炁之所薰蒸也自行深般若波
羅蜜多始事但是在涅槃外熏蒸至採佐珠仍是此法
而神明變化至極而無以復加故曰究竟涅槃也

○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註此二十二字收束以上全部經文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
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

註此三十四字用贊語一總收束全部經文而又將全
部妙諦總揭一遍以示後學　慈悲祖慈悲至此至矣
盡矣咒於文前人解作以口呼咒此理甚是而未盡其
妙ノ上口陽口也乚上口陰口也陰陽兩口中間一炁
虛空乃是至道所在故大神咒者無形象也且變化莫
測也大明咒者陽口為日陰口為月日月兩口中間一
炁虛空渾涵宇宙萬類也無上咒者生天生地生陰生
陽生生大道始於無始更無其上也等咒者一寸與土
在兩个口間也無等等咒者此一寸與土在兩个口間
無上無始無與等也凡所謂口皆非飲食之口不可錯
會前言度一切苦厄舍利子此一并繳清曰能除一切
苦真實不虛望人修道之意隱躍口端慈悲如是慈悲
何極

○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
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註此於全部真經贊後再說一咒總揭妙諦收繳經贊
如　玉皇本行集經補缺文下收以金光咒然要妙在
菩提薩婆訶五字揭諦揭諦者揭妙諦又揭妙諦也波
羅揭諦者於坎月金水羅天揭妙諦也波羅僧揭諦者

於離日木火會坎月金水羅天揭妙諦也妙諦者何也菩提薩婆訶也菩者雙十字中間六一口也六一者河圖北方數也口者向中生炁處也薩者於雙十字中間六一生丿陽處了丨陽也即於雙十字中間產萬化處了丨陽也婆者女波本行經所謂壁總七星七者兌數壁者北方位武又水星也七壁二字聲音之妙洩盡佐機故以七壁解女波也訶者一點三連乾口妙對丁火之口乾卦開口兌也兌卦納丁正是配合配合中間具有五蘊得一提字五蘊皆空故菩薩婆心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也志虛妄註至此不覺長跪百叩而作贊曰

揭諦揭諦　三光合一口　三光之光　會為太極
吉祥瑞炁　無所不應　有得之者　立造物基
定性立命　熙恬兩儀　元元宇宙　待其位置
元元宇宙　待其位置　慈悲上祖　如是如是
志虛欲人正心以醒空心恭錄醒心經正心實語正心法言於九皇經後志於道者可知求道之方矣而於修道證驗尚未指陳恭錄　鍾祖論修道證驗以為入道者考徵功力之資焉

鍾祖曰苦志行持終不見功者非道負人蓋奉道之人不從明師所受非法依法行持終不見功者非道負人蓋奉道之人不知時候所以不成若遇明師而得法行大法而依時何患證驗不有也　呂祖曰所謂法者有數乎所謂時者有數乎　鍾祖曰法有十二科匹配陰陽第一擘散水火第二交媾龍虎第三燒煉丹藥第四肘後飛金晶第五玉液還丹第六玉液煉形第七金液還丹第八金液煉形第九朝元煉炁第十內觀交換第十一超脫分形第十二其時則年中法天地陰陽升降之宜月中法月中往來之數日中有四正八卦十干十二支一百刻六千分依法區分自一日之後證驗次序以致脫質升仙無差毫末始也經邪盡罷外行煞修凡採藥之次金精充滿心竟自除以驅陰鬼次心經上湧口有甘液次陰陽擊撐時時腹中聞風雷之聲次魂魄不定夢寐多有恐悸之境次六腑四肢或生微疾小病不療自愈次丹田自暖形容清秀次居暗室目有神光次夢中雄勇物不能害人不能欺或如抱得嬰兒歸次金關玉鎖封固絕夢泄遺漏次鳴雷一聲關節通連驚汗四溢次玉液烹漱以成凝酥華次靈液成膏漸長腥羶以去口臭次塵骨將輕而靈神室出赴命馬行止如飛次對境無心而絕嗜慾次真氣入物可以療人疾病次內觀明朗而不暗昧次雙目瞳人如點漆皺臉重舒鉗髭再生已老者永駐童顏次真氣漸足而似常飽所

食不多飲酒無量終不見醉次身體光澤神氣秀媚聖丹生味靈液透香真香異味常在口鼻之間人或知而聞之次目覩百步而見秋毫次身體之間舊痕殘屬黯自然消除涕淚汗亦不見有次胎完氣足以絕飲食次內志清高合乎太虛凡情凡愛心境自絕下盡九蟲上死三尸次魂魄不遊以絕夢寐神彩精爽更無晝夜次陽精成體神府堅固四體不畏寒暑次生死不能相干而坐亡內觀以遊華胥神仙之國女樂樓臺聚華美麗殆非人世所有也次功滿行足陰功報應蒙授三清真錄陰陽變化預知人事先見災福次觸目塵冗厭與往還潔身靜處胎仙可現

身外有身是為神聖次真氣純陽吁呵可乾外來次胎仙常欲騰飛祥光生於卧室次靜中時聞樂聲次常人對面雖被當貴之徒亦閨腥穢蓋凡骨俗體也次神彩自可變移容儀成而仙妾可比玉樹異骨透出金色次行止去處常有神祇自來朝現驅用指呼一如己意次靜中外觀紫霞滿目金光罩體次身中忽火龍飛或仙鶴起便是神靈脫凡骨而超俗流乃曰超脫次超脫之後彩雲縈繞瑞氣紛紜天雨奇花仙鶴對飛異香散而玉女下降授天書紫詔既舉仙籍仙衣之屬具備節制威儀前後左右不可勝紀相迎相引以返蓬萊於紫府朝見太微真君契勘鄉原名姓校量功行等殊而於三島安居乃曰真人仙子

呂祖在涵三壇壽成學道弟子法言

法言甚多茲祇摘錄數條

人生在世最怕游移若能認真決斷何道不可聞何仙不可希但恐所言諄懇而所行背謬耳

人生天地間不過一蜉蝣耳匪獨凡人然即往古來今為仙為佛亦無不然然生也有涯而神無涯以吾生視天地吾生一蜉蝣以吾神視天地天地亦一蜉蝣噫我視此蜉蝣一日一生死一日一變化合之千萬年皆此一生死皆此一變化人知蜉蝣生不知蜉蝣死人見蜉蝣死不知蜉蝣化我視此蜉蝣天地同終始

人生濁界如隙駒過影一失脚蹉跎過去追悔無及午夜清鐘回頭猛醒從前弄機關作把戲使乖巧詐多是那夢時所為甚覺狂悖若不急早洗心從頭做一箇好人向善處高步天界便愈超污下墮入苦劫累世難起而且禍延子孫嬪殘滅況作惡自有盈滿之期報應只爭遲速耳一不醒悟寧不可惜

世上善事是行不盡的世上功行是立不盡的聖賢安身德愈高心愈下見善如不及望道如未見幹了許多事業建了許多功勞其心猶歉然不足況其善其功尚未究竟

豈敢妄自尊大乎古人云滿招損謙受益實乃天道夫天道如是寧有人道而外此乎

人言凡事有命有數然聖人云至人有立命之學使以造化由我命豈能拘數豈能圖乎至於生平無一善行善狀或福祿富貴不失者或由於祖宗之積累或本於前世之修為然而惡作不息使絕子孫享受富貴之根若其身福澤只有及身者則按其作為而[illegible]之太上之言果報寧欺人語哉諸子勉為善事各自修省無負予一片婆心也

○作善作惡各有果報若使為善無徵則善可不為若使作惡無過答則惡可大作敬神非以[illegible]報只在於奉[illegible]

信此心便是善種子不必期效而無不效吾觀諸典籍言誦經功德此非誑人語蓋誦經者一念之誠便以蓋去從前之妄一時之善便已大異昔日之非去妄存誠革非從善誰云無果報乎但可惜一念之誠轉念即為狂妄一時善之善移時即棄善從非如是又將何以迓天休而來善應乎故古昔聖經賢傳佛典仙錄無非以美言欣動為善者之心俾之從此益進於善以導迎祥氣耳非謂不誠不敬而徒口誦經文心思戲渝即可以消愆獲福也惟心一於敬始終不怠則善矣

自古皆有死然其中亦有前劫善根未熟而死者亦有惡業未盡而死者亦有學佛學仙中途改變以致善果未成惡業漸長而死者又有生平為惡無厭終年能改過自新臨命終時因此一念能自改悔轉劫逢好善修為正道者故此一生有男女富貴貧賤壽夭之不齊非上蒼有意區別皆由善惡自招若前生好善樂道今世又能好善樂道則天福自致天堂可躋如其不能則天路閉塞無門可入地獄惡報無由出離第一要發信崇心信奉三寶自能消劫罪愆出生死苦海證長生之大道第二要發懺悔心懺悔劫不知佐功未能修煉自心性體被無明煩惱敝錮以致淪於鬼趣此一悔心能生種種功德譬如磨鏡塵垢隨去還體光瑩故知生死心為根本心欲長生即當棄惡善乃福基惡實禍兆作善作惡總屬乎心心有一善如地生嘉禾灌溉滋茂收穫必美一念有惡如雲蔽虛空日為掩暗其光便滅若能改悔如風吹雲翳雲散光現虛空湛然學道之士性體虛明亦復如是世人不知修道真訣將謂愚昧凡夫何堪修道豈知道本在人不是離了心性別有一種道理若別有一道可修諸佛諸仙便屬欺世其實修心即是修道人但一心悔過自修道不遠矣試聽誦經其中語句雖多無非表此一心心本剛健中正純粹以精約無一毫人欲之私何謂人欲蓋隨各人所欲或富或貴

或好色或美食種種貪妄之心皆名為欲此欲一萌即離天性遂至逐真逐妄落無數階級故不得名為天性而曰人欲也又此欲各各有各各異非大同之理非至公之心故云私今後但去此私心除却妄念令通體光明復還天性則道在邇矣若言下頓悟此性即是金丹大道日日參究來本自得了脫苦趣

人生之初惟止一性並無他物夫此性者先天一炁是也天得之以致清地得之以致寧人得天地清寧之炁以成形於是遂有陰陽清濁之分然此天地之炁始於太極所謂太極即是先天一炁因天地由此而生故曰先天此炁

在人則謂之性人未生時此一點真性投於母腹得父精母血而成形然此精血亦稟天地清寧之炁而生因此時既有精血遂有形象從清虛元陽無相中落於有相而先天之炁於是雜而無形故太上云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是之謂也方其未出母腹藏於無形其性其命尚渾而為一及墮地一聲已將太虛圓明先天之體一聲叫破於時性既發露命亦隨之遂有窮通壽夭之不齊但性體本善而既生之後性先隱而不見遂有心之名然性即心體心即性用二者各分天地故性曰性天心名心地至於用意又落第三階級愈流愈遠愈遠愈失所謂水出崑崙便不清

也既有形相便有五官四肢百骸六根之不一太上云不物中物不有中有正謂是也惟仙佛深達此理直究本來所以仙家之七返九還亦祇是煉情歸性歸性即太上所謂歸根復命而佛法種種亦不過修明此性耳人自蔽劫來緣無明性遂失真宗夫此無明何得亦謂之性譬比溟渤同謂之海其波濤洶湧莫測之狀總屬海水不得謂溟渤是水其波濤非水也使波平濤息則海水清淨之體還復如是若人能降心除去妄想使情歸於性則太極真元全體造化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故聖門之忍性忍此無明乎門之煉性煉此無明是也然作罪根因又屬妄想絕

非是我種種計度以養此色身雖衣食充口體猶以為未足故太上經中先示斷障之法令勿起貪瞋貪則有損人利己之事瞋則妒人之有恨己之無而怨天尤人之罪日積月深矣及至天曹考較地府減祿大數迫時撒手而往生平衣祿歸何處始悔從前錯用心

天地未有先有此性有此性則有此氣故性為天地之心氣為天地之體夫豈有性而無氣乎抑豈有氣而無性乎然在天地不可以性言亦并不可以氣言如謂天地惟是性耳則高高下下者是何物如止以氣言天地則運行不息不震不墜者又是何主持故言天地者但曰道而已性

與氣兼該矣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有是性而後有是氣有是氣而後有是形無是氣則形遂潰如無是性則氣安主乎氣如居宅性如主人尋著了主人不必更問居宅故見性明心不必再講許多煉氣煉形之事若初學之士不曾識得居宅如何便認得主人故欲尋主人先要訪居宅訪著了居宅自會遇著主人然亦有訪著居宅而不識主人者或主人翁不相照戀者此予所以掃除一切獨見性天為上耳但初學之士先要存形若不究明住關養氣煉形則居宅一潰主人無處著腳果子輩欲求捷徑俟予三品告成依例修持形也固氣也全性也見區區褻兜無煩

二十九

九轉自有陽神出現變化莫測之妙矣

三品妙典乃予傳世最章三教法眼仙儒佛釋不須更求他道即此便是津梁惜茫茫宇宙無問道者不知細參耳設有誠求之士風根清淨道氣渾堅何事再用師資言下便能解悟可知此典功德與玉經相等即天皇尚加鄭重故流通廣佈受福無涯微地通天感蒙利益非特度一時之劫尚能廣結良緣千萬劫賴以超證此誠救濟天下後世之住文嗣等慎勿輕忽目之泛常視之也

人身皆陰止有一點陽精耳問一點陽精是何處示云此是成仙作佛的真種子真面目真命脈斯時那許輕談也

○大道至公住功微妙負氣含形亦能覺知了悟還私用智反生障礙迷離參得透住關一點三寶總屬執糠打不破羅網千重六根皆是虎擘猛回頭大海茫茫登彼岸急下手虛空漢漢見青天只知身後處身那管錯中更錯為子孫開基創業牛馬勞勞向人世積過崇恁乃鎧疊疊要知百年有限光陰豈能千載常存躯體好收拾意馬心猿用功夫龍降虎伏若不著用心機枉費摩挲歲數日編住文徒勞氣力從此各尋向上勿仍自失居諸闔等勉之勗言不再

三十一

初篇修悞云一派汪洋何處是岸何處是死處致悞不能到死處去舍身何用不如此時尋真人枯禪無益獨且靜持三月在此間生百晝夜看是如何方可到那死處地方去得未知生焉知死世上俗人連生處也不知連生處也去不得生處去得即死處去得在性定否耳

問劉守悞云於予言能會一二否即將一二說來守悞對云一是先天否答云一非先天先天曾著得一字耶自昔一畫開天已落下一乘矣子亦曾予文中義乎將皮膚處說來去却皮膚便見骨髓

○又問守悞將虛實義講來守悞對云虛是先天答云何處立先天此先天基也非先天也除却精氣神方為先天緣

三寶是後天功夫到先天不事此矣先天是忘忘無無地位着不得一毫思議纔着一毫思議便不是先天矣

○問緒子有未曉者舉一義來吳一恕對云下手用工處此心如何使用答云方下手時此心貴一注意在關竅下手後得其徼妙此心貴無無所注意大丹秘訣如是如是

問嬰兜結就後是何地位時守恕誤對答云非我問竭此結就後是何地步結就後亦離後天已見先天之時知吾先天無為者也彼嬰兜結就後竅是先天便當無為若心不至於忘忘則念有所觸而生便非無為妄竅非無為則三尸生焉

三五

嬰兜竅成切不可遽令出舍或養護一二十年三五十年然後可也若養護之法只在無為不然難脫三尸矣子單將予言與經文互參可也

吾門甚大吾法甚嚴吾道甚公吾戒甚肅能遵吾門之法律持吾教之戒行使當心口如一道念堅真扉延幽居不干外事無自勞攘解縛脫繫毋取榮以致辱務棄邪以歸正守雌養元道乃真定

或問水火坎離示云水何物火又何物坎離又是何物如子云日月為天地結就大丹便從此着愚日月又是何物予為子正之夫日為太陽熊太陽之中分得有一點陰精若無此點陰精則日之所暄不生物而焦爍萬類矣月為太陰熊太陰之中含得有一點陽氣若無這點陽氣則有魄無魂不能照燿天下故月雖純陰而實不離乎陽然此日月分陰分陽陽交乎陰陰參乎陽者皆天地之氣絪縕摩盪而成故通家以日月為丹天地為爐陰陽為火候而太極先天為鼎本和也若夫坎離其義亦如是蓋不曰乾坤而曰坎離者乾為獨陽坤為孤陰獨陽不生孤陰不長故道家言丹頭不曰乾坤而曰坎離惟此坎中一陽居二陰之內則陰包乎陽而有生育之功離中一陽居二陰之內則陽包乎陰而有成務之能是以道家先用坎離

三六

配丹元熊後取坎中一陽納入離中二陰之內逐變純乾復還先天本體也但人只知坎為水離為火而遂以水火交濟為丹訣而抑知不外乎吾身之一氣也蓋氣有陰有陽不知道者陰陽交雜不分故學道之士先要分別陰陽之炁而後取此資彼或取彼益此身蓋精與神皆不外乎氣故道家不言精神而獨言氣也

昔演興談經龍沙顯跡八品佐文闡自昆陵曾費數萬計嗣又至振宗風宣演五品亦費數千玉於涵三闡教演清微典已較前節署僅千餘矣後演禪宗蒙佛慈指示諸凡從儉以冀早成是歷來演興談經未嘗不大有布施然世

風漸替好遣無人所以後此關演皆量時度勢不多累贅
今集院肩斯任功德匪小予非欲從簡就簡不過體誌一
官薄俸無其盈餘所以從儉行事非予自輕秘旨難慢佳
文以備就於人也然應辦儀物仍不須節省演務重大種
剩莊嚴況開闡靈文衆真班列諸神侍衛非小可事也以
適中為妥

料理清務又兼積誦經藏固是難事然必須善術諸子勞
使誠意散渙毋致始勤終懈方有利益予不惜委曲開導
誠欲子等與切誠信發於自然方為功德果能能為善道
道處皆有感應不求福而福自至不圖報而報自豐矣

感召捷於影響子等勉旃

書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但立心行善忠君恤民苗夷愚
民鎮之以威撫之以恩威恩交施柔剛並用詩云不剛不
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能如是存心如是行事天必佑之
自然所願從心有求皆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
神乎

九皇丹經下卷後附錄涵三壇法言終

註李青蓮妄註曰此腎在卦為坎內有一陽在天為水內有真金形如刀圭有日光月華之象靈似劍環有龍飛鳳騰之勢中藏一點真明與天地合其德外數方直大生與四時合其序鶴無腎而鄧得冀上之二陽只下一斷龍法腎而却本乎乾元之三陽故多生元山有腎而生玉石水有腎而生明珠人有腎而生命門如此而可以不益之乎益必淡泊寧靜方主腎中有鳴高鼓遠之美也可見交梨火棗為心中之真味龍肝鳳髓為腎家之佳饌飲石漿者壽可無數甲子吞玉芝者算可添至海屋至若更倩盧婦桃而代毛遂又作一異味解也蘭九人焉得乎鹿脯以足督脉菊葉以換肌膚但硬生精補炁壯神非寡慾之狼雲食靈不可此五句係道君以蒼松古柏烹為佐霜冰藕也此一段係鄙陋之語倘有後世高明自知楞月非空景象也

精不足者補之以味炁不足者補之以味神不足者補之以味神得味補而神益生神炁得味補而炁益和炁精得味補而精益添精精添而精則生炁炁和而炁則生神神生而神則煉精精得神助而復還先天之精炁得精生而復還先天之炁神得炁生而復先天還之神

杜翠仙子稽首一註曰此一段文章從虛無中做來實有著腳處將精炁神三寶俱在味字裏添補說得親切清楚至極可見這味非凡味也雖得先天之味却要後天之味得却後天之味亦可復我先天之精炁神復足再尋先天之味來化我復足先天之精炁神亦不過也這味果然在甚麼地此味即是烏肝八兩兔腦半斤有此一斤烏肝兔腦用黃金買來放在造化爐中用文武火烹煉出些油加些水合做一箇鐵鍵頭將四門緊閉用真意吞下咀嚼到一百二十分田地吃時用桃桃好酒一嚥吃得蒸蒸大醉猶如死的一般則腎裏精君心中丹元君神室內黃庭君血海中無英君華蓋下白元君五君問我此般佳餚從何處得來可常有否我對曰此般佳餚從一箇黃婆婆拏十萬貫錢去向京城縣裏一箇高門大戶人家是那無情無慾的婉女兒蓄藏的珍饈過了三伏換了三冬減得黑黑的一團好醬油被黃婆婆甜言蜜語買得來我方能如此受用你說常有只要有錢便有緣有緣便有鉛是這般得此真味方得精炁神三寶復還先天故道君哀我生死出此法語只在生字活字添字煉字上著腳何愁性命沒得好飲食養之雖然杏林亦妄言也

想要圖等衆生不泄元陽不破混元未得子難免夫婦之

理。既得子當保父母之體何必常把元陽耗散。何必常起真精走作。縱無情之慾止圖一時之樂。過此以往。淡而無味。不知情慾之勝。使是地獄之門陽盡精竭。喪無日矣。註翠虛子稽首妄註曰。此道難言。非難言也。說不出口。故難言也。經無一字非無一字也。經在混元。故無一字也。但爾等衆生須要明道。君呵說。未得子雖免夫婦之理。既得子當保父母之體。這四句雖曰勸勉之詞。實係警戒之語。吾想人自婦媚以來一種元陽真精。都為那一片白舌頭兩塊赤紅肉奪去奪來。可憐剁成泥漿。血淚流盡。骨生涯。銃裏婚姻黃粱公案。日間貴盡千辛萬苦。註衆

捉食夜間一上一下。抽骨抽髓。無子者。既向三十晝夜兩日半中交媾以接祖宗之禮祀。故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或得一子。便曰獨子不如無。又去交媾。或生二子三子。以至六七八九子。亦云足矣。還向樂中尋樂。三要四妄。今夜此花明夜眠。彼人有幾多元陽。幾多真精。或勞或盡。或疲火或煎。落皆從此元陽一泄真精一走。或四十或五十或六十。難免無常之大數也。死後還要問箇到底。有何好處。然在未交媾時。慾火一動。其樂無涯。既交媾後。真水一敗。四肢酸軟。有何搭撒。到不如反轉來看虎頭金鈴誰人解。解鈴還是繫鈴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是我的。使生男育女。我得他的。亦可成佛為仙。何樂不為。是必要臨死方悔前非乎。人生在世。如一夢矣。知悟者。鶴能聽經。聞法犬能隨伴侶。不知悟者。鶴遭一刀而死。犬被一棍而亡。吾但願後世之下。脫却陷阱之中。出手網羅之外。不為美人枷住。而為色空法衆。是吾之大願也。亦道祖純陽之大願也。

○凡彼衆生。當知臟腑之理。可識保養之功。不知臟腑之理。為鬼為蜮。不知保養之功。乃禽乃獸。能知臟腑之理。可神可仙。能知保養之功。永壽永年

註紫賢道光子稽首妄註曰。此一段有知與不知數等。知即孔子云。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即孟子云。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人非無五臟六腑。都是涇臟色腑。如有保身養命工夫。便是道臟住腑。鬼蜮壞了臟腑。禽獸細小臟腑。神仙無為臟腑。壽年長久臟腑。此只在陰陽中。分一箇天堂地獄。便是生死關頭。可憐我人為男子身。八寶羅漢禮。一入粉面裡。喪却前世根。今奉

帝勅降註真經。道君救罪。人當宜惺。

○人之初生。固是此人人之未生。豈宜成人。母血先進。而父精從行。為男。父精先進。而母血後行。為女。胎黃未兆。形色未分。而兩腎先立一點元陽。一身之本。萬形之根。資之以

為造化藉之而為性命修仙者修此保己者保此
註紫陽張子稽古長註曰道君言父之精母之血先進
後行為男為女總是陰黃之始形色之初先有兩腎中
一點元陽從虛無中立人身之本作萬形之根試想道
君此言要人從父交媾時從母懷胎時仔細思量到傷
心的田地原來我身即父母之身不該遺棄珍蹈理應
反本還源知此造化藉此性命保之而為仙家修行妙
道則父母生成之恩不惟報之并可以超之且與天地
同體日月同光鬼神同其吉凶四時同其節度豈不尤
在陽世三間把靈光靈性來一回也何苦不向五行裏
尋造化也去順流中壞性命今有道祖純陽開演經藏
以垂萬世欲遂度盡凡夫之願吾於悟真篇中已透金
丹要言又神赴乩沙繼續一註以為驥尾之附願後世
修仙者思父精母血而悔此身不易得可也　純陽子
曰此自東華以至戲陽諸家前後口說皆是叫人做性
之根命之爭煉其已築其基妙用功夫總欲萬世下有
緣子一覺便醒好向虛無中尋舍利子也

○命門之火腐熟五穀烹煉真水此火一動真水一泄

註始青天大覺子註曰火為相火由於木生水為元水
由於金傳水火共居火水同源可謂起中求生也人當
保此水火內一點真明之炁於夫婦未交已媾之際可
也保此十八字泄盡無上道法誠者志心服令守也

○此水一泄相火必勝萬邪蜂起百病蠭生人而無此炁盡
神靈由於真精損虛故而龜雷難當

註太青天大悟子註曰水隨火泄火未隨水滅故一身
空乾六淫之炁入而百病生焉若修煉人學得孫行者
過得火焰山入得東海宮便先保此水火做這個真意
法活澈筋骨成一個通天教主何難為金液真人也

○吾今所垂衆生當養日炎邪視精以視耗炁以視散神以
視傷

註始青天大元子註曰此道君於本來水源後來人以
斷六賊之法先於目示洞明家故將精炁神三寶先領
洞明君不使洩於塩元賊穀中去

○耳多亂聽精以亂耗炁以聽散神以聽傷

註此又於耳示以洞空象欲人把三寶次服洞空君不
使入於賊聽賊穀中去此耳目二者最是弄人的壞腹
屎也

○心多邪思精以思耗炁以思散神以思傷身多邪勞精以
勞耗炁以勞散神以勞傷

註太素天大明子註曰此二段道君繼耳目示以洞徹

象。洞清法欲人於心守靈臺。君於身。舉大無君。把三寶接。皈無為天。不使墮入三途五苦中去。此一思一夢。乃人日用之常。當以思神煉液。不可以勞形費精也。

○如此之類。皆是耗精散炁。傷神精耗而炁散。而損神傷而困。

註始丹天大靈子註曰。此乃警覺語清淨言。人當推而看之。玩耗散傷三字。誨人一行一止。無時不然。無處不有。

○○○更有色慾過度。斧鉞相加。鹵暴橫行。刀鋸著身。

註大丹天大勳子註曰。此進一層說法。人當血炁方剛。美不好色。色雖床間芙蓉粉塗。牡丹人人愛之。但二八佳人。腰藏巨劍。暗割人頭。胸懷火車。暗燒人體。是何如之斧鉞刀鋸。有若此之凶暴乎。人能躲得此鋒快刀山。看破得此月月血海。便是箇清淨法身。

○若為衆生。以美色為枷鎖。以膏粱為刮剔。以旨酒為牢獄。以奢炁為桁楊。明哲保身。下愚蹈網。

註大真子居始位之天下降註曰。若此一段。以明哲保身。下愚蹈網。作一大結。內寓大戒大勸。人當留心。○大洞子居太位之天下降註曰。大真明來王所註道君戒勸一段。僅說真大要。未透真精微。吾細而論之。此即酒色財炁。少一財字。邦含在中。明哲皆知此理。一味誠意正心。修身。自可保父母之體而走道中徑路。常清常淨。無染無著。自號人中聖。即人仙一分也。下愚反此。仰有愧。俯有怍。暗欺室。幽欺影。自為人中禽獸。永入四生六道也。可見聖人教人。先在一心正。一身修。一意誠。乃大關鍵也。

○○○更有修真之子。明乎我之一身。心為液之源。腎為炁之根。液中生炁。炁中生水。腎傳肝炁。肝導腎炁。而真炁朝心。心傳肺液。肺導心液。而真液入腎。液中正陽之炁。會合炁中真元之水。

八

註始梵天大佐子太梵天大妙子。并出臆見合註曰。此一段正講玉液源頭地仙本領。先有此玉液源頭。然後方有金液本領。先有此地仙本領。然後方講神仙源頭。心腎肝肺在玉液中為緊要功夫地也。○液炁在清淨中為緊要藥物也。修真之子欲學金液神仙。先從玉液地仙起手。用一部大周天運肝氣運肺液。此功先從任脈用真意運動臍下一寸三分九九八一。使熱炁動於腎。腎中以盤旋鞓絲之象傳於肝。炁以周回修修之象。動肝引導腎炁。過黃庭越關中出美女口。一點真炁有如蛇頭而朝心家之上帝也。此前一周天也。○又從督脈

用真意運九九八一在尾閭上一寸三分盤旋刑削送上夾脊雙關九九八一周回升升直入肺窩此入要從風門入入了肺肺一煖而液從大裏自生引導心液過絳神宮越神室從文昌宮透入兩腎而耳忽一响目忽一亮便是心液到腎景象也此後一周天也是方叫育昇從降至於頭足皆為四臟所管四臟之真炁動此真液動則中八景生神而上八景下八景無不生神矣炁原通天徹地液原周流一身至於送上頂而用聳肩法降下泉而用神足法皆糊言也吾本中央教主不得不以黃庭真景現身說法指人用玉液好尋金鼎色

○用年中之盛衰而養液炁之盛衰用月中之遲速而行液炁之遲速用日中之子午而保液炁之周流用時中之分刻而養液炁之添減觀天地升降而知液炁升降觀日月晦明而知液炁晦明

註赤腳子妄註曰道君以液炁配合年月日時分刻極其明者欲人知天一大天人亦小天也不須揚適丹經子書只觀天地升降日月晦明而悟金丹正理依持玉液功夫皆是自然而然何有一毫強勉撥運枯坐皆非正途有天即有一地配之天亦幸也而何嘗離乎地而孤行周天度數有日即有月配之日亦陽也何嘗離乎月而孤行赤黃二道人亦天地之正炁所生也人亦日月之精華所成也怎麼使不炁天地大父母修持而必講靜坐孤修而配合一身獨立之孤陰孤陽手怎麼不照日月大光明行為而必講空修育煉而運用一團真炁之獨陰獨陽乎人能省此可悟無為大道則一身之液炁何難復還本來自在菩薩矣○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生則培之長則充之收則保之藏則飲之天地年年循環液炁年年周身何以吾身液炁年年如是何以喜身液炁年年非常

註此將液炁單根上天地升降說來惟人於迷霧中陡見天地循環正理春如人少年時液炁正是圓明夏如人中年時液炁還可充足秋如人老年時液炁便漸衰耗冬如人臨死時液炁皆難發矣顏子三十二歲即登堂曰非保養之人耗散炁液乎乃父母種植之天元薄枝大數與炁數合休其精炁神三者至今猶浩然常在人當思此少年亡一理切莫把那輕薄少年短命自死即朱元彭祖八百歲終登日能保養如是足乎郎有四十要九獨非耗散真元者乎而卻不為大數所拘不為炁數所迫而獨脫殼尸解而去至今猶在仙中住人當思此老夫娶少妻名曰枯楊生稊者一理切莫把那

老來色心不斷者抱著十七八歲女子漱來漱去良心何在天理何存這種地獄種子休得一比如有回頭真心向道裡尋求看破莊周蝴蝶者須把天地春夏秋冬正理一一思到鬼神通的田地自將三丹田摩一摩實在否自將泥丸宮搖一搖可覺否自將湧泉揩穴一揩可空否若是不實在常常覺已有空只恐後面粉無常諸此時要悔自己做錯了多少事便遲矣倘能猶明一二層依家之理或早晚聞一二位家請究或每在演經夜辭往台上侍立如木偶人便當自己活潑一活潑睡到一陣醒時回頭一想光陰有限祖師這番慈悲還不回頭等到棺木一蓋休矣

○月受日魄而何以為上弦月受日魄而何以為下弦又何以月滿而盈為望明何以月缺而損為晦朔

註此又將液炁單根上文日月晦明說來上弦下弦凡丹經子書皆未明言不過指出兩弦之氣以教人認先天後天月喜今欲遂度盡凡夫之大願明透真機以惺萬世迷途天上弦者月光之金水二星將生而出之時也下弦者月光之金水二星過身落後之時也上弦在癸生之前下弦在壬足之後上弦為木來如草木將萌之際正是先天一點元炁在月宮丹桂枝上盤旋下弦已過又清時如草木開過花又逐春發芽之際正是先天真實濁過反清七日來復之時也亦是後天後一點先天人當明此二弦之炁便有朝元暮會之理故曰三足為鼎不可缺一却觀蟾宮形象打破築基煉己關頭先固要運動周天骨節露罅世界好尋真人看摩尼寶珠若不吹無孔笛豈此沒絃琴此馬得關節俱從兩弦真液之炁而開也若有此一築一煉然後方好向先天無為中尋一點真鉛得西天如來之骨髓也不然何以月中有唐明之一莊而張大真人之設上天梯乎故曰此處道君先將天地升降比一身液炁又將日月晦明比同類之液炁乎方足二句云

○明乎此理何處大道不成

註人當急進可也

○液中真一之炁名曰陽龍炁中真元之水名曰陰虎虎躍真水而得真鉛龍騰真炁而得真汞汞以煉鉛而鉛中生鉛鉛以煉汞而汞中添汞陽以煉陰而陰變為陽陰以養陽而陽純剝陰陰無陽而丹不結陽無陰而不成用抽鉛須添汞不添汞而正陽不能生鉛添汞須抽鉛不抽鉛而真一之炁不能加汞

註三丰張子註曰此一段道君透出龍虎鉛汞抽添正

要後世有根有緣從此下手雖曰神仙還是神仙戲吾却偏曰凡人亦可做神仙只怕不明金丹理方入地獄為歹員○此龍屬陽自陽一失却是一陰此虎屬陰自陰有寶却是一陽龍即我之性虎即彼之性牝也龍却好淫我却不洩一水添一點土偏要成一箇瑤字成為玉液至寶虎却好吃人我却不洩真火加一東字偏要成一箇煉字收為金液至寶虎虎虎那怕你張口漏牙把人亡魂喪胆我却有伏虎手段將你為空中色色中空用龍一戲把你為龍虎風雲會不怕你不為我把你虎穴中虎子得來○入我三田之中龍龍縱任你是滔慾之物我却有降龍手段那怕你變化無窮我用一那吒金剛圈降住你抽你勾做為一條養性接命的金帶時時繫着那怕你不去向太極真人前請一點真一不二法門來與我為混合之大道也鉛即兩物之鉛汞即我身天地之汞有日月之光明天地纔成地天泰不為天地否○人身自父母生來原有一汞一鉛男女交媾之理故曰乾為父坤為母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易為先天之太極○人不明此一理只把汞去投鉛生男生女不把鉛來投汞成佛成仙這箇鐵鍁頭打得破何難為三丰中之三丰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於此乃得真解

○保腎必要養心不養心而心火常熾腎終不能保○蓄精必要固炁不固炁而炁常散精終不能蓄○養神必要添精不添精而精常泄神終不能養○還先天必要補後天不補後天而先天終不能還補後天必要健脾胃不健脾胃而後天終不能補○養腎家必要培壬水不培壬水而腎終不能養○正心家必要收意馬不收意馬而心終不能正

註此一段道君明明指人不須煩註功夫在後還返之中也

○心不正而心火見色而起慾見情而發風下則真精泄兩腎俱虛命門損元陽走真炁耗陽神散因而脾土弱飲食不能以保身肝木衰而邪火常來冲頂門肺金鈍而痰喘常來入絳宮若能不耗不損不傷不斲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註此一段道君明明成人不須煩註功夫在前土府之中也

○一心向善萬慾撇開拿穩心火緊閉命門動裏養靜靜中尋靜○陽時煉陰陰時補陽養成白玉之體煉就金精之質

註此一段先要善字根源方得養靜補陽養成煉就大事不然後半仙家位宗功夫効驗從何做從何得也

○向子至外而用陰中陽半之功向卯至午而用陽中陽之功向午至酉而用陽中陰半之功向酉至子而用陰中陰

之功。

註漢武侯妾註曰此一段係道君將煉已築基真訣用在三鼎分足之象一箇為朝屯子卯時用之一箇為暮蒙午酉時用之一箇守他金花現於子午進退用之沐浴則在屯蒙之上向子至卯子至卯正在水生木時故有陰中陽半之功夫向卯至午卯至午正在木生火時故有陽中陽功夫向午至酉乃火盡金生陽極陰來故有陽中陰半功夫向酉至子正是金盡之中癸水又生乃陰盡無陰之時故有陰中陰功夫此由一子循環無端凡為修煉金丹者安可一時無鼎使火熄也必是陰中有陽陽中生陽之鼎方足補我陽中陰陰中見陰之體也不然焉得為仙又焉得為仙中之神乎

(子)時一陽生心腎相交端然正坐定息伏氣坐起舂骨運動湧泉閭閉泥丸不使神魂外遊夢寐希有日日如此神定炁足(午)時一陰生剝卦欲變坤端然正坐閉口吞津運動神室吞入黃庭心無妄念靜裏養元日日如此補老還元卯酉二時推論自見

註黃陽張子妾註曰此係採藥行符之功也如無孔笛吹盡之後沒絃琴彈盡之時使豈空空無功以運用乎道君為金丹天仙之始祖尚且至今猶在採藥煉丹以為十二萬年會會不壞之功也凡夫烏知僅為一笑咪不知此理自混元之始以至復混沌之際皆難脫此真一法門此一段不須煩解只用兩語盡之訣曰玉枕泥丸常寄信夾脊雙關每流泉祭此二語打通關節自好向先天一粒中下手也(此)是秘密語精微言妄傳褻罪於天謹慎自保長年有能從此年用年月用月日用日時用時刻用刻分用分丹結丹田上舍下舍金液玉液龍交虎黃芽顆圓蟠九轉七返脫質昇仙超凡入聖扳祖歸天

註此一段正從上許多功夫說來叫人常在年月日時分刻做去先有玉液後得金液獲了神仙境界脫質超凡入聖扳祖歸入天仙之象是故下文又將九轉七返細細言之何為九轉一段係道君親囑傳教大真人總註口訣在何為難言四字之中也子時一陽生至扳祖歸天止希夷陳子妾註曰智者乘天地之清炁能悟大清靜起手可以行週天之運用愚者受覆載之駁雜須悟真搬運起手可以活動骨之貫通行居坐卧皆有龍虎騰躍語默動靜不離水火升降是功也先將兩手交扳兩肩頭站立腳根頭來四十九起一頃尾閭動天潮下降舂骨通又將兩手又腰擺擺動雙膝兩膝

閉前後任督皆通竅四十九次休放倒卧用左手向左右向左如同開弓勢相當左右各分四十九雙關可開通泥丸開了此關又托天兩手上升四十九托天夾脊一路俱已開揚頭泥丸宮盡得自在玉枕也從此處開做過此點頭點腦運下來從此端然久腰坐坐下凝精定神真意注中宮中宮一注百節到一呼一吸數天然(是)此以後來睡下一足伸來一足縮左手托着玉枕背不落枕頭是天然用意只在泥丸上泥丸百節都有神如此日日不放閉玉液不洩在小便又能運化骨節如關關關通是真言此又簡此又便愚者行之活活現堅心百日如此用再接陰陽煉已圓吾平生只會養一牯牛(牯牛是真意之假名之若養牛之養牛即陽氣也)先是要放又要收自從熟來不放也不收常在家園同卧處不覺人間四十秋

何為九轉九轉難言何為七返七返難言三陽聚頂五炁朝元先有層次難逃年月

註關尹子妄註曰此一段人之未生也無精無血人之有生也父精母血人之已生也我精我血人之婚姻也妻精妻血人之交媾也奪精奪血人之生育也傳精傳血人之常理也散精散血人之行洗也耗精耗血人之中年也敗精敗血人之將老也枯精枯血人之耳聾目盲手酸足軟也墮精墮血人之炁斷神飛魂散魄走也乾精乾血人之欲修性也保精保血人之欲修命也養精養血人之清靜一身也運精運血人之築基煉已也採精採血人之子午抽添也攝精攝血人之煉大還丹也炁精精血人之點化陽丹也還精返血人之懷胎出神也凝精聚血人之超凡入聖也開精化血人之面壁九年也二精一血人之脫殼尸解也精無其精血無真炁人之竭　帝封仙也精神其精血神其血如此始終無非精血起手得手不離精血打破精血自見精血精中有血血裏有精精色乎血血乎已精三丹田之三陽隨精血而聚於泥丸五真臟之五炁隨精血而朝於虛海點吾注精血之層次自難逃煉精煉血之年月此段吾師自李下脫生以來背着於竹帛以垂愚智明者可以領悟迷者亦宜猛省道德五千言句句不脫補精還血黃庭一卷書字字皆含骨節精血我今一字經經經俱向精血中化生萬世下負陰抱陽者皆當如此精血中作一雙慧眼觀看自可見龍復為龍麟復為麟龍復為龍麟更當復還元根

一月生胞金丹一還想人始生父母媾精二炁化醇懸人元宮會於脾土土能生物因結胞元凝形於巳六陽純全

先有壬水以生次有丁火相合更有己土寄旺自然丁壬化木而結胞元誠能修煉卦用豫蘧火候抽添而用丁丑戊寅周天自得東方九陽之木氣成凝必獲帝真胞命元一正潢之炁而生胞元宮主泥丸天虢壽早無量天。

註純陽子曰凡修大還丹者於築基煉己之後要修此十月懷胎工夫須用先天無為之鼎當作先天自然之功婦人受精而懷孕也先於一月生胞此胞非胞裹之胞即人之泥丸也故人生呱生鼻而為鼻祖此鼻即從泥丸生形所以鼻之竅通乎肺筒十二重樓其根實通乎泥丸之百節道君於此經中講出生胞之理無非闡明此理以醒世人其真言只欲修大還丹者先於無漏中奪此一點精血收入元宮則脾土真意煉就一胞養就泥丸好為下步成胎之地岸也此一月功夫只在注意於自己泥丸上其胞自成一泥丸也故螟蛉子有似我似我之說。

○二月生胎金丹二還想人始生精入血凝含入胞元亦會脾土土能生物因結胎形卦屬戊土乃陽中藏陰先有癸水成壬更得戊來化火故而始生命門而成胎氣誠能修煉卦用蠢蠢火候抽添而用己卯庚辰周天自得南方三陽之火氣凝成必獲帝真胎命元真一之炁而生胎根宮主明堂天虢上禪無量獨尊天。

註此已生胞便有成胎之氣婦人懷孕先於一月已生小兒泥丸之形即將自己精血盤捉又於泥丸生出明堂宮之象有明堂宮方有胎形道君於中說出此理照此醒發欲修大還丹者如此成胞生胎之時自將先天無為之精炁真血奪一點於命門成胞之處用真意煉就自成明堂宮之象明堂宮即玉皇宮也有此宮象便有上帝真元附也此第二箇月只用意注明堂宮處自亦得似我似我之理也。

三月生魂金丹三還一返想人始生一點靈魂就是這點靈性人生魂存人死魂昇先從門戶而入次從門戶而出入無時真知其鄉生從靈性而來死從靈性而去去來有定不可耗傷操則存舍則亡誠能保靈性透靈光三魂煉就純陽要脫殼必先變象當以西方兌陽之金炁凝成自得帝真魂命元長靈明仙之炁而復三魂宮主上丹田天虢梵監須延天火候主乎辛巳壬午還當觀與噬嗑抽添

註此中正理道君已明言於上但婦人懷孕成了胞胎之形便有靈魂盤於胎中只將自己精血盤旋為一無為之象修大還丹者到此便加進一層功夫於先天無

為之精血運來招我台光幽精爽靈之真魂用一步呼之之法將靈性含於此真精真血之內把一箇上丹田成完一形自頂以至兩眉間左右前後無不是靈光透徹此第三箇月雖曰將先天精血還於自身無為中之却自己本來之精血已得一返矣此從生胞生胎生魂乃一部大還丹乃三天大仙鼎成就到此功夫接接不斷自必似我皆真矣○三丰張子妄註曰一月一月都是少蓮花裏真精血不須妄爐立鼎只用無為抽徹也不候兩弦炁到候只候印堂星閒也不候八兩半斤為話子候只候五千四面八正當用不用神交與體隔用上吸下吸兩口說一來渾身煖二來竅門徹三來天目閒便見大千世界此等效驗處方是生胞生胎生魂的的和吟咐世上修仙子須向雲中跨鶴切莫沙土中埋○紫陽張子順頗作禮而妄註曰三月功夫三箇丹丹丹不離釣魚竿真精血真寶船撐來會合精血了大還不須三三又三三但用盤盤又盤盤何曰應星應潮宜運圓陀圓圓丹田中鶴息絲絲絳宮中火炁聯聯泥丸宮第一仙明堂第二仙宮上丹田第三仙此一部乃修仙之首著為大羅之妙天道君明言爭佑愚無達張三丰直透真言我紫陽救曰知薄識淺不將悟真實體垂

留萬年。

四月生魄金丹四還二返想人始生恨有七魄引人作禍作患一塊純陰歸室只在午時出門則在子時午時正陽陰見陽而懼故修煉者於午而用武火子時一陽初動純陰乘一陽而避奏我心意告我常行故修煉者於子而用文火誠能拘制七魄保肺金而生真陽之水養心火以赴肺金七魄之陰自復北方五陽之水氣凝成必得帝真魄命元陽冥潰由之炁而復七魄宮主洞房天竅寂然兆舉天火候堂外癸未甲申抽添難少貪剝周天

註大法天師註曰婦人家一塊純陰之體便是十二時中女妖魔陣自受夫精而懷孕成胞成胎生魂生魄則陰中一陽凝聚化成男兒形象在妊娠中便有九靈真炁入竅是九靈也在玉樞寶經中名之一段內參詳有此九靈名入修煉大還丹者這七魄之一名尸狗一名伏尸三名雀陰四名天賊五名飛毒六名陰穢七名臭肺此七魄從三尸之躊躇躑躅搬弄而作禍作患又有三尸中之三虫一曰青姑作人之耳目六賊虫也二曰白姑作人之嗜味嗜慾之五臟虫也三曰黃姑作人之好淫好貪之六腑虫也人死都為此三虫生九虫九虫生一萬二千虫孔孔有虫窸窸有虫死則虫飛虫則飛尸

神散尸神散則真魄去魄走則陽魂飛了大還者必須
務煉陽魂以伏七魄伏七魄以助陽魂則真炁不散精
血凝成而為先天一點欲行此功肺金當為心火煉入
洞房宮中此宮在明堂宮入一寸三分內名為寂然覺
率天即人之腦海也真魂常在泥丸陰魄常寓腦海此
理不可不透徹參悟以了大還修天神二仙者先不於
兩箇魄魄煉就一箇魂真魄如同嬰兒焉成為大羅也
　佐佐孫紫陽張子繼老祖稽首而妄註曰七魄七魄
聽吾分說源從肺金流自腦海人之好善好淫皆爾作
道君制度慧劍斬滅胎形化解陰轉陽鉄不生亦不
滅先天採來配日月煉成一團萬萬劫劫常存宇宙道
炁揮開紫陽特說萬世當為金剛不壞老祖爺　佐佐
孫三丰張子繼老祖而妄註曰老祖名為降魔護道祖
貫通七魄制於酉酉內有真金金能保長生帝真魄命
元從此妙佐佐洞房燭花夜對景忘情那嗒哩唧嚓喇
唧嗆叱木叱咤喃唧咦似我唧似我唧南無殺若法囉
嗏唧　純陽子曰七魄為第一魔王非龍虎山真大人
出現用雌雄二劍急急如律令法水一口不能制也老
祖有真魄制度之說紫陽又有慧劍斬滅之說三丰又
請觀音從南海中來觀世上一切音可謂說之盡妄從
任萬世下有大羅出焉未敢於盡蛇處添一足也
　五月生五臟金丹五還三返五臟以心為主心之神曰司
命肝之神曰無英公子肺之神曰白元尊神脾之神曰黃
帝主宰腎之神曰保命修煉者誠能以心神而生五神以
腎神而還五神便得東北之炁凝成而獲帝真五仙中靈
之炁以復五臟宮主絳宮天號波羅獨尼不驕樂天火候
則在乙酉丙戌抽添必由復元妄過天
　註婦人懷孕到五了月小兒便有心肝脾肺腎則五臟
之真神皆附焉修大還丹者如此一月內採先天無為
之精血保護嬰兒之真體以心為主三昧真火蒸之蒸
之就宮主絳宮天號波羅獨尼不驕樂天絳宮如一幅
然乃心之真胞絡是也司命之神寓於此宮故天亦有
是號也其功務俯視五臟仰呵真炁使五臟精華變為
四象歸於中宮以為養命之元也
　六月生六腑金丹六還四返六腑為五臟之使胃有還化
尊神膽有決斷將軍大腸有九曲文昌小腸有七元郎官
惟膀胱津液之府神曰導引童子修煉者誠能不絕胃炁
不滯隔臟腑不竭膽汁不耗民火自得西北之炁凝成而
獲帝真腑命元高炁沖融之炁而生六腑宮主中丹田宮
天號洞靈元應聲天火候不免丁亥戊子抽添難少大書

頤週天

註婦人懷孕到了六箇月小兒便有六腑生焉六腑皆有神名寓於煙上修大還丹者於先天無為之精血生成嬰兒有象之六腑此功當從泥丸一齊做下自上丹田以至中丹田將洞靈元應聲天時時不放則天耳通天目通他心通我性通宿命通如意通舉此六通力故大光明此六腑自輔五臟而成似我之真炁矣

七月開心七竅金丹七還五返人有此心而虛靈具天地造化之理應無極太極之真惟賴七竅含北斗七元之靈修煉者誠能以竅開竅以心煉心惟見紅光照體白氣沖頂必得帝真廓然靈元之炁以合東南蓬寶之炁而開心竅火候不免已丑抽添難少大返與坎週天宮主元谷宮天號靈元梵輔天

註婦人懷孕到了七箇月小兒便有七竅俱成此七竅上應北斗之生炁自應一已之七孔修大還丹者以先天無為之精血用為一已之心血心見此先天之精血不用些須力七竅之心血便不覺自開能知過去事未來事古今人物相故道君曰誠能以竅開竅以心煉心彼兩箇竅一對心將彼竅開此竅將彼心入此此心心無真心竅合真竅心家之紅光自照胞胎之魂魄肺家之白炁自沖臟腑之真液要得此七竅生成於嬰兒之體中當把腕中元各宮開通我身之七竅故玉樞寶經有慧光先生三字從忘形忘物忘我中來也方得與道為一始叫做道在天地天地不知有情無情惟一無二矣紫陽張子妄註曰臟腑有真炁五老煥元神無極中含象原是道常存清靜為寂靜金丹專煉金人能識三一位北自通靈處雲與祥烟鬼户合生門三十六節處臟腑炁來榮欲修大還丹掌穩白猿心心能透三昧七竅合七星天聽與天明天虛並天靈天元與天位天真降七真此為七竅名北垣斗有聖借人精同血返我心無心一旦真皇靈恍惚智慧生了性又了命雙修親丹成三丰張子妄註曰道君座太極降生大天尊垂此真法語引人上玉清一箇明字訣七箇月象形左二右三名為五太極渾然有五靈五靈方得七竅開須把天目運此來叫人修真的的是穿破機關上頂臺了此為位闢天根子火煉真金不壞體能將壁直有剛柔便曰谷神真不死

八月八景生神金丹八還六返神即先天元神先有此元神而生炁炁以生精精復生此元神以足炁炁以化精修煉者誠能復還元神必得帝真自然位照之氣以合東北

正陽之炁而生神火候當少庚寅抽添不免離咸週天宮主極陰宮天號高虛清明天

註純陽子曰此段即是煉精化炁煉炁化神煉神化精循環煉化還於虛一之地也婦人懷孕到此已有形象完成只少一口炁回地一聲也修大還丹者到此精炁神皆備先天無為之精血而復返先天也神為元神精炁皆歸於元神之中合而為一其功猶在命門之極陰宮時時用真精血盤旋這高虛清明天主降於此天盤勝而坐請問明堂宮之玉皇上帝演說一十七道大光明照徹無極世界一如同琉璃玻瓈使於元神之從九

竅通時化為陽神出現於泥丸之宮以朝三清矣

○九月九竅開通金丹九還七返修煉者最難九竅開通九竅通萬竅通九竅開萬竅開現出九頭獅子身生九朵蓮花寶座煉成金體玉液煉成玉質陽還陰丹而返老轉童陰還陽丹而換影脫形元神常現真陽常出即是神仙境界猶少聚頂飛昇朝元脫質修煉者誠能以中央戊己之炁而得帝真上皇仙境之氣以開道九竅則宮乃下丹田宮天號波黎答光天其火候至此而午邪壬辰抽添至此而恒遯週天

註婦人懷孕到此九月便有尿熟自落之機即少圓通佛一段圓光來修大還丹者到了上八景生神中八景生神下八景生神三八二十四景合乎二十四炁成為一大週天合乎皇帝九鼎之象則金液充足玉液滿化神仙已是我了我即是神仙了此身此體已為劫劫長存但猶有工夫在下丹田焉九竅即在下丹田有九竅門列為九宮象有真精真血九九八一回數則此九竅開通橫身之萬竅無不開矣賊竅開則六賊去情竅開則七情散苦竅開則五苦除塗竅開則三塗滅幽竅開則九幽之七祖升天天竅開則三十六天之天尊降出竅開則一萬二千之出皆去此無數光景皆難逃乎心中七竅之一開也

○十月形神堅固脫質升仙金丹十還聖胎成丹炁滿元陽聚頂真炁朝元指日飛昇超入仙界拔祖出幽救宗脫苦修煉者誠能以黃芽而變為白玉以黍米而長為佳珠則大道成而宮主黃庭金丹就而天號極尊至火候猶有癸巳甲午抽添只在大壯與晉週天

註婦人懷孕至此而生者多多矣故修大還丹者到了九箇月是神仙十月滿足是天仙此地不用與不用月只用面壁閒通泥丸穴泥丸正照黃庭處胎黃移庭要出穴至於一尺到一丈一丈到十丈試試陽神胆何如

到了此名為極至尊便有玉旨下天門傳玉符授金籙功夫滿足百日升天鶴跨飛在十二金樓掃却一切前面苦行收了一切無邊法界便是自在如來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只有玉皇大天尊那有十殿與泰華真人○紫陽張子妄註曰自純陽道祖闡教以來真傳已洩七八今於此十月懷聖胎之時又將天機十分透漏只在好道求命者知十月月月不離先天精血知我身身身不外覓無總是忘中尋忘靜裡養靜八字真衷以通乎仙牝之二竅也三丰張子妄註曰弄玉仙姑吹玉簫聲吹入仙閨裏此衷名為天地根先天足來入衆自生神八景生了二十四諸天九竅自通靈聖胎原借真一炁王母瑤池汎金液蓮花心心含着黃芽生產在裡鍊乾坤奪得真香妙氣氳保我劫劫長存自我純陽道祖一洩此萬世賢良細用心蓬萊島當留名瀛洲會須劫許真君白日間拔宅飛昇三丰今日苦叮嚀但願人人俱有壽個箇盡長生陽合陰根○凡破衆生在道之子欲得修持必如婦人懷孕次第年月方可成就若不得真傳妄執一見泛濫羣書不探真本而休假借徒費歲月耗而後已

註此一段在叮嚀欲得修持者必如婦人懷孕上又在切戒妄執一見者不可定休假借

○喜今所說即是至真妙道尊經

註以了此一卷經名也

○定為十品以為衆生入道之門進德之基第一品九還七返超證天仙第二品煉丹結元脫質神仙第三品保炁固液尋人仙永第四品養心益腎魂歸地仙第五品修善積德拜胎鬼仙第六品功深行大廣種福田生為帝子第七品修身方便普濟孤窮生為王子第八品博施濟衆哀憐殘生為宰子第九品解事分難正直無私生為富子第十品持齋誦經向道歸依生為貴子

註此將五仙分明又示人以歸着之路也

○除此十品之外生在中國上有父母下有妻子左有兄弟右有朋友六親不至於繚寡孤獨猶是前生善念但善不能始終如一或一念好善又一念行惡之人多招如此

註此乃叮嚀好善者當樂善不倦始終如一為來世根本

○若生在困苦又屬子立絕嗣短食少衣或生在邊城苦寒之地或生在無人荒僻之鄉皆是前生十惡第罪不好善行不存善心排謗正教大斗小秤明瞞暗騙遭踏穀米損壞五倫大則雷擊火燒水淹刀砍小則為孤為苦更有胎

生卵生變禽變獸皆是前生為惡造罪更有男變女身或作娼妓或作乞婆皆是前生色慾過度遭踏人家兒女生則不見報於妻女死則亦現報以還宿債此理一定斷不爽失吾今垂此教法由爾受下宣行

註此一段乃說遭踏尊經迷惑大道一味為惡者有如此報應不與正老子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是也

○長春真人聞說及此不覺歡忻鼓舞稽首作禮而謝曰道君真大慈悲真大恩澤立此教法淺而易明簡而易行人雖至愚皆可以為

註此一段愚語又一指人語在淺而易明簡而易行八字中參求真是大道不覺心須力真經原無一字求也

○如有不從者真永墮地獄無出日矣

註此三句乃戒執著並一世為人者又為結足上文之詞

如是而作頌曰

妙哉此經　妙哉此經。超度衆生　可出幽冥。
智者易悟　愚者可行。大道活現　修品廣昌。
諄諄語誡　循循誘人。提耳面命　棒打腦心。
從此前進　罪滅福生。擘消經除　福祿來臨。
修真之子　此理一明。大可飛昇　小可長生。

即病驅疾　保體固身。道君說法　大慈悲心。
妙哉此經　妙哉此經。贊莫能窮　贊莫能盡。

註如是一頌在四句妙哉此經上參一頌字真味。

○斯時

○昊天上帝薩公真人皆作禮而退與一切法筵清衆俱大歡喜皆歎此義而作偈曰

太上功德大　寶臺說妙經。道味無窮盡
位理最幽深。九宮八卦數　層層闡位邊。
九轉七返訣　一一透光明。坦視一大路
指人向前行。無隔亦無礙　可仙亦可神。
不論聖合智　從此皆可成。此經真難遇
六月下冬冰。此經真難遇　冬天加葛巾。
此經真難遇　黃河年年清。此經真難遇
東海波日平。此經真難遇　日出南北分。
此經真難遇　月向南北行。既得遇此經
前緣亦非輕。我今說偈辭　萬古放光明。

註斯時一偈在幾箇此經真難遇上參這一偈中真訣

○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救生濟死至真妙道尊經卷中終

註又找完經名可見這先天之尊經本自太清發於紫

徵存於中天合乎北斗九皇七元人能於九皇真炁上用七元神寂真功夫念動尊經入我神會中能救生於長生不老能濟死於脫殼昇奉皇非至尊妙道也乎哉○吾於此註一畢不覺擊節而大歌曰經兮經兮實為西方真寶兮道兮道兮實用南方火裏兮一粒兮一粒兮實為亘古永壓兮聖胎兮聖胎兮實乃精血結胎兮道君慈悲兮立為萬古長生之碑純陽廣化兮又作覺律幸鶴之重設此度凡夫兮凡夫只須根基有能真體貼兮體貼盡要著力一言難盡兮靜裡乾坤須參之叮嚀不已兮口含真訣入希夷　又偈曰

中卷一部　二十三　大道滿載

金液次得　玉液先在　清靜起手　打通靈台
先天得手　無為安排　中有後天　煉炁所侍
年老修法　金倚月胎　此註一演　候有緣來

張大真人偈曰

開闢以來　混沌之後　先天大道　無為居首
能度生死　能超枯骨　此一先天　名為首經
元氣未破　靈寶常存　含入虎口　吞入龍腹
臟腑皆春　骨節皆靈　死之最難　得之最易
不須採取　只須呼吸　三昧火到　來自虛無
有緣得此　金剛不壞　可與三清　同壽天台

道陵留偈　萬世遂來　借吾慧劍　斬斷塵埃

萬大真人頌曰

妙哉天尊語　仁哉孚佑言　字字傳口訣
行行吞先天　欲少以至老　皆有妙住修
由男以至女　皆有真永碧　人能體貼為
立證通明天　如有不知悟　永墮獄無間

許大真人偈曰

白虎首經至寶　華池神水真鉛　火文火武煅煉
採取鉛內先天　先將水銀死過　次用朱砂成元
不用白鉛黑鉛　不須硫黃砒仙　只用金鼎溫養

獨取丹田三元　人能明此至理　白銀黃金皆金
一粒吞入中宮　可為大羅天仙　孚佑仁慈演正
恢宏大德無邊

薩大真人頌曰

一朵金蓮並頭開　却向瑤池火種來
蓮台先為斗姆座　默朝功夫先自裁
蓮花却為玉母路　一駕鐵船採靈台
萬世有緣修真子　可上蓮舟會蓬萊

○○○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救生濟死至真妙道尊經卷中註歌偈頌終

昔斗姆元君三十一片

○(七)曰天關破軍。

註此星有內垣外垣之分。有天王帝座之尊。此竅有優柔可運動魁魁魄魄星。然來臨則七竅無不閉。缺之地。有北元北極之降。大矣至矣。功亦難言矣。

○竅開天關。異有鬼門主宰一立。大破三軍。

註此竅二句。正形容天關二字處。在斗為天關。在心為守竅。故如是言之。此主宰一立二句。正是說此竅有工夫處。其功乃紀紀紀紀四字。先提。唵字有聲。後運紀字無聲。七七四十九遍。方得西方庚辛之金氣。午命主此要知金淨肺家妙用。方得乾元振振兩字。入此竅之門。何有一心之主宰不立。三軍之萬魔不破也哉。

○鬼從此滅。爽。妖從此亡。魂。

註正是紀字效驗。有此肺家金炁。被午火起發。入於此竅。合並為一。始能制三百六十骨節之鬼爽。降一萬二千大數之妖魂。此竅非天元地元日月以下諸元俱開本宮。怎得那白衣白冠幾種。三百六十降入朱陵天宮之中。人能如此煞朝無不效驗。無不通徹。無不成真。大哉妙言。

○七竅同度。萬慾不侵。

註有人能萬慾拋開。不染一塵。精心煞朝此七元。用七竅金功。先用肝導腎氣而上朝於心。後用肺傳心液而下降於臂中。用戊己自合。將吸吹嘻。唏唏唏唏唏唏唏。唏唏唏唏唏唏唏。唏唏唏唏唏唏唏

十六字。運用於肺。家竅中則金液降而肺竅開下而流清於心。則夫受而竅俱齊。閉此以先當用唵字。從肝之母肺之子。宮中提起一口。真氣方得有如此妙處。此斗姆大法語。烏可忽焉。

○上有三台映我一身。三宮合之光照罡爺。

註三台。即虛精六淳曲生也。虛精者。映我泥丸宮。六淳者。映我百合宮。曲生者。映我玉枕宮。此雖俱在我顛頂。此為罡爺先照。其實却是華蓋上肺俞兩穴而來。此兩穴不開。三宮怎開。要他開。只一唵字長長提動起來。

○聖即以此而聖。神即以此而神。小人反是。愚蠢不省。

註此四句以上。有如此工夫。試驗。反覆這四等人指明。愚人省之。

○大哉此理。包乎一心。心竅理明。斗注長生。

註此四句總接上文。收於一心之內。天尊復加大哉二字讚美之。

❀授汝指照流傳。警人。

註此二語。天尊又復叮嚀於孚祐也。

且孚祐。方作禮歌忻稽首而歌曰。

天清地寧　日月照臨。生人生物　萬類咸亨。
上帝仁愛　元始弘恩。大慈大悲　超度羣生。
千古以後　此理闡明。人能醒此　乃聖乃神。
天罡在手　北斗居心。理以制欲　一以合精。
保我身體　錫我康寧。綱常皆持　性命各正。
太和周身　與道長存。

❀爾時法運會中。有一真人。名曰　長春。趨班而出。稽首作禮而請曰。仰維

○天尊聖慈。加憫芻生劫數。

註此時光中孚祐聞說經法之後。長春真人。又出班請旨。說劫數二字者。有大小之劫數。有一日一時之劫數不同。下方發揮此二字。

○或為水火漂焚而死。或為刀兵殘戮而亡。或災流行。或疫癘瘟瘴。天災默傳。或饑饉蠹荒。或水旱饑荒。天下眾生。遭此大厄。值此磨難。固十惡不赦之罪。當發哀憫之心。

註此俱是劫數中事。以此求天尊哀憫。說法濟度也。

○引誘開導。勸戒警覺。使改惡以從善。令懺罪而除殃。

註此係長春求天尊說法。改過修善處。

○更有眾生。或為毒藥所害。或為橫惡所傷。或為虎狼噉食。或為鬥毆憂亡。或為吊頸懸梁。或為枷鎖械死。一切冤枉。孤魂遊魄。鄧都鐵圍幽冥地獄。永難解脫。

註此亦眾生遭劫數中事。從生至死。求天尊說法超離

諸苦。

○當為超度伏望

○天尊廣開方便大展弘恩垂立教法為近世衆生救生濟死設置科律為求解脫難超魂。

註此是長春求天尊說法超脫處。

○天尊凝神遐想定氣端坐良久沉吟轉悲憫曰汝今言念末劫衆生而請問於我豈不善乎。

註天尊開口說法處

○近世衆生三塗五苦九災八難皆是前生不捨業垢今生又具罪障今生不捨結習來生受厥軍杜。

註此天尊以業垢結習四字說衆生所以遭劫數處。

○吾今囑命汝當諦聽傳佈衆生改惡歸仁。

○長春真人於是再拜稽首而請曰先請除業之法次請救業之策。

註此天尊叮囑長春聽法長春復請除業救業之所以然處。

○於是

○○○天尊復吐紫焰重放祥光口詠洞章宣說寶法。

註此正是天尊開口說法處使有紫焰祥光從元始口中而來可見這洞章寶法不可不聽。

○言彼衆生日用常行多背大道業垢重生。

註此言衆生之所以正遭劫數處以大道二字加上多背二字可見下文之所以背大道而遭上許多劫數也。

○妄言綺語詆謗大乘欺凌聖賢毀瀆佛神辱罵父母敗傷天倫舌毒第兄傷損至性

註此先從口業說起可見口為造災惹罪之門。

○揚人之惡短人之善多造口業罪過有犯天庭口乃禍福之門言為休咎之程生造口業死則受苦舌刑報應不爽速早分定。

註此將口業說盡復又報應昭彰可見古聖先賢三復白圭之詩不可不留連玩味也。

○若知口業除法只在敬謹心發乎言言為心聲心敬口謹言句合心

註此天尊以敬謹二字為衆生作除業第一法門。

○或講大道以盡五倫或說仁義以勸化行或注報應警醒愚昧或立功過董戒貪嗔或演說靈章恢弘大化或誦持寶經體貼天心勿出淫辭勿欺妄論勿發妖言勿傳怪行。

註此一段方指出口中孤知離數之訣以使人照此力行或字與活句字却死

○口出一切清音法語人所樂聞鬼神尊敬

上帝遥聽吉仰祝重言愚進奏龍保天年與道長存
註此首一句歸總上說大道等類俱是人所樂聞之清音法語鬼神尊敬云者乃是口中有如此清音法語使有如此之效驗人當非聞一層看不可執著只有這些子

○夫此一身關係匪輕
註是天尊將口業除法說畢又從身之元來說至道切難處

○父母凝質天地賦形
註乃說身之生成處

○頭似乾元上住　三清　玉皇宮殿泥丸崑崙瑤臺瓊府

○神室爲庭俱在顛頂下伸三宮九府臟腑羣神
註乃形容頭之一處為身之至大與天同體可見身業第一不可為也

○足履坤元柔順含濕湧泉穴上注天庭尾閭關口直入黃庭
註此以足為身之至極處亦是形容之詞可見足與地同體業之不可為也如是夫

○節節有神神神有名
註此雖接上文從頭至脚皆有神有名不可輕之即又起下文耳目等類蓋見業之不可為也

○耳本天聰聽無不聞導氣風貫兩腎穴門自人好情多聞邪聲聲以亂耳散我聽靈
註此又分說身之節節神神處配卦言之即配道言之也此耳為腎家之門戶壞在一個情字上故有亂近出來

○目本至明明無不視慧眼天生三魂永久魄無喪傾兌金剋木青龍睨睛肝府徑冥黑白分明上耀日月下照太溟中注丹田童子推輪自人多慾損其本明邪視淫色壞我精神

註此說目之所以然處時神名與魂日寫於日夜舍於肝無不指出與人看壞在一個慾字上便有損壞出來

○鼻係于肺白虎大神中藏呼吸出壯入乳天地正氣定息結凝伏氣服炁兌入以吞精液周流玉柱胎成自人好慾嗅香避腥香以累鼻腥以汚金散我妙香喪我息音
註此又說鼻之所關切處內寫呼吸大道人當著眼亦將神之名與所以去累去汚無不指出與人看此壞在一慾字上故有散喪二字出來

○口乃丹采吐藏除氣齒神羅列白玉森森能剛能柔驅邪舍真舌神活命千口液精華池湯灌丹田水升左有陽精

穴。口有陰精門。源須正倫。乾液死門。黨墨心苗。離心騰騰。
朱雀寻光。南宮飛昇。自人者味。業累口神。敗我元陽。傷我
命門。酸甜損脾。胃傷甘辛。

註此又將口中指業處一一指出其神之名。與所以招業者。與指累出與人看此之有數傷元陽命門者。皆人不知真味上。多去好世味也。此以上內有大道存焉。可見這些業斷不可為也已。

○五官排面。百體繫身。

註上一句。以五官二字結足耳目口鼻等上文。下一句。以身字揭起下文身業一段。

○內而周天之甲子。外而營衛之五行。

註未說生如何有業與除業之法。先天身之內外。有如此實處。

○不滅不淪。可保長生。一傷一損。促壽傾命。

註此又說學道修真者有長生之妙。嗜慾而不修真身者。有促傾之禍。先以此四句提明。下方暢言之。

○人不愛身。賤毀美倫。父母遺體。天地賦形。或繫於淫慾。或所於酒色。或為羅罟所捉。或為富貴功使。或為貧賤勞役。體有骨筋。皆為業累。

註此一段正說人之所以為業累其身者。皆不自愛之過也。

○生則人面獸心。死落枯骨化土一塊。

註此種人玩不自愛。可見有身之名。無身之實。自然長惻隱是非羞惡辭讓等心。非禽獸而何。到了一死。周照聖賢。皆不見。黃土一邱。此即枯骨化土之塊。更快吾想天尊這樣警覺人。還不怪奈何。

○若知身業清淨。修善避惡。積德累行。

註是天尊開除身業大法門。要得清淨。只在修避積累四字上看。又只在善惡德行四字上斟酌。

○如保赤子。人良金不染淫穢。不招色孽。不罹羅網。不落火坑。不正喪墻不犯非刑。免身業方是知命。

註此數句。正是人自愛處。先有善與德行。三端為綱領。次以如保等類為條目。此方是知命之人。為有業累於一身哉。

○更為養道修身。煉魂捉魄。採陽化陰。先天炁足。後天補精。精以養炁。氣以生精。精氣充足。自現元神。鬼妖喪膽。精怪亡魂。呼風吸雨。掣電驅雷。建證仙超道。保萬炁長存。

註乃是天尊這一層說法。能如此清淨行持。在身自無業累。死後自是鬼仙。何也。煉魂則魂不散。捉魄則魄不走。採陽則陽炁常昇。化陰則陰炁常降。此二句。一路功

夫不外乎午運周周天之甲子。總在卯酉沐浴晝衝之五行。先天居乎命門。後天存乎黃庭。奮能煉之採之者。旬使元氣足於命門之中。元精補自黃庭之內。精一補而元炁自得。共養自得養而精更生。共精。兩者氣心於一身。則水火常得既濟於中宮。心腎常得交感於神室。日復一日。月復一月。綿綿不已。而一點元神。自從元炁中化現出來。元神得現。便是真人有像。一切鬼妖精怪。見之遁形。亦能搬弄元精元炁元神也。這種不是外來的。却是自身中九幽八地裏藏伏的。人能如此常清常淨。一聲呼吸。便成風雨。一點靈光。便成神電。降魔自然。便來需變。故大宗元成有云。化為長虹之說。總是養得足也。既能參道如此。修身如此。則一身之為自長存於宇宙。不過影逐形。連般靈性煉就。是以仙可證。道可超。而身雖死。精炁神則萬古不死。天乎人乎。其力行之乎。

○至若衆生言必有行。行亦從身。

註又是天尊降一等說法。為衆生開一身中的內外之法門。

○既有形象。難免死生。

註言人一落後天氣質。便有生死。但自古人生誰無死。只要留得丹心照汗青。

○父母生我。行在家庭。顧復劬勞。罔極深恩。冬溫夏清。晨昏定省。

註此言為子者當自思其身從何來。如此行孝。便無虧於家庭。

○君王養我。行在朝廷。位列三台。身為大臣。靖共厥職。忠心主敬。鞠躬盡瘁。成仁殺身。

註此言為臣者。當自致其身於朋友。如此行在忠孝上。自無虧於朝廷。此二者乃人生一身之大行也。勿論凡人不可不盡心竭力在此。即修仙者。當先要盡此兩端。方得丈行無虧。故俗言那有不忠不孝的神仙。

、于死孝。臣死忠史冠乾坤。名聲萬古魏。超帝廷。罡煞變像。紅光煉形。神王大聖皆是此人。驅魔降鬼。保護摩真。

註此又是天尊極言子臣之行處。一片赤衷丹心。浩然之炁。充塞天地。自如此魁罡。自必為神為將。觀十七天興諸神傳。多有此類。

○行仁行義。行禮行智。行道德。行性命。行經典。行乘昇。行方便。行功行。廣種福田。廣結善緣。憐孤寡。恤貧賤。饑餓瘡殘。疾痛顛連。排難解紛。損事濟言。

註上之一忠一孝。人所難為。天尊故又以此人所易行

者指出。此皆人性分之所固有。與職分之所當為者。

○皆善行也。非惡行也

註乃總結之語又照醒之詞

○善行而不行。終不得善根。惡行而強行。終久落惡魂。

註又是加一層照醒處

○不進天堂大路。走入地獄無門。惡鬼拿惡人。惡神審惡人。惡將救惡人。惡鷹啄惡人。惡地生惡人。惡家載惡人。

註此又是天尊以強行惡行者。抽出狠狠提醒人處

○想來不可作惡人。還是為善人

註又雖是從惡轉到善處。未照醒之詞

十三

○不騙不詐。不殺不盜。不謀財害命。不虧大斗身。不刁唆訟非。不暗箭傷人

註此又是天尊接着還是為善人當於此推行處

○一心行正道。那怕惡鬼神

註又是天尊將善行與惡行總歸在一心。更從一心指出。為善的好處

○閻王見我拜。拱手無常見。讓道行。牛頭馬面遠遠避形。童子夜叉簡簡逃。奔只見選仙橋上選仙魂。仙童仙女幢幡來迎。無量佛。太乙救苦大天尊。阿彌佛。慈悲救難觀世音。離地獄上天堂。參三寶讚

○玉皇脫鬼趣。列仙行。武府曹官。俱是善人職。土地社令總是善人鄉。仙卿真官皆是善人類。城隍部將總是善人部。

註此正是為善人的有這般善報千古以來凡為鬼仙者皆不外一善字。外不能煉魂拔魄等。做清靜許多功夫。自加上一等為地仙也

○爾等下方善男善女善有善報緩待休忙。

註此雖是一個善字加在男女上。天尊怕他望遠報不到。有悔恐退悔處故又以此提醒之

○廢誠拜 金剛志心禮 虛皇自然地獄必得天堂。

註此是為吃素誦經念佛者說法

十四

○更有修真之子。怡神凝想修持妙道參透佛關。

註此又轉到正為地仙上。先有無形之善。更有勤修之功。記得清靜妙道精晓住家的關。此等人可謂修真之子。

○靜中養靜。忘裏尋忘。靜無不靜。忘無所忘。為無可為。自然而然。功成緣滿神化無方

註此正說修真者修持參透之處。說已靜矣。何為靜中又去靜。說已忘矣。何為忘裏又去尋忘。此正是金丹下手兩句訣。乾坤顛倒。天地交泰。如若不靜。則顧之倒之。雖入住閑一窍。如若不於靜中養靜。怎能以承知為

提鉛的景界。若如不忘那個來投乘則鼎必有道。如若不忘最尋忘。怎能鉛來除會。逢入中宮。此皆是無為而為自然而然。纔得靜無不靜。忘無所忘。出住入息。到回風混合田地。百日功畫三年有成。面壁陽滿。陽神出現。變化無方。總皆從靜中一養字。忘裏一尋字得來。此中有大換。有抽添。皆在中卷上細玩之。

○仰朝

○玉帝。勅封住皇。登證仙果。永住帝鄉。

註此乃得道之後。上而神為玉帝之良臣。

○祖宗解脫。六親拔出地網子孫恣詞。雖積仙榜。

註此亦得道之後。下而神為三代之津梁。

○天地同體。太極包藏。

註此見修真而得道者。有金丹為不壞法身。有陽神為先天真炁。故而千劫萬劫。千會萬會。能與真元一體也。

○淨此三業。總由一心

註此三業上遺留是人所自造之業。總來人心最壞。譬如先信大乘正教者而後走入岔路。反生毀謗大乘正教。即此一端可見日用尋常之間。一切五官百體言行等類。無往不是業山業海所以天尊指人欲盡除其業者。俱關乎一心之內。人當於清夜平旦時。向腔子裏摩一摩。問我虛靈合悅否

○別業易除。心業更見難行

註乃是上語。

○心有五使。一曰志。二曰意。三曰念。四曰魂。五曰魄。志為帥氣使。意為人鬼使。念為在茲使。魂為陽神使。魄為陰神使。

註此從心業中。分出言之。

○志在心竅。氣之帥。吾之使。志衰吾衰。志弱氣弱。妄類不堪。綱常難持。大道難為。

註此見志為心之第一使。必要先堅起。方好做事業。

○譬之樹木無根。花果從何而生。枝葉從何而敷。譬之三軍無主。萬將從何聽令。百卒從何　使。軍無主而自散。雖有大將之才。無主周然。樹無根而枯。雖有雨露之恩。無根固然。

註此係天尊加一譬語。欲眾生悟處。

○人無志而無根。無主雖有學道之心。欲前不前。欲後不後。半上半下。將信將疑。大道雖叫我而為。只恐能說。難以力行。

註請到志字不立。與病是先從學道者。不立志說起。可見此經。重在學道處。

○是故為亂臣為賊子為奸黨為惡人。皆是此志不立。因而

此心敗壞。志之所係於心夫何大焉。

註此一段又時壞人說他不立志處方有此等壞心大惡大好出來。

○為聖賢為神仙為忠孝為節烈皆又此志堅立確乎不拔。雖有鬼神加身。刀斧劈頭此志不衰。心之所貴乎志豈曰小哉。

註此一段又好人說他能立志處方有此等真心大志出來。天尊以此兩段好的已指人看壞的已指人看看人還是願做那一種。是如一堂戲人當見套式移內性設見好善惡方是一點本來真靈明處。

○慈之仁 仙之微動之萌善惡此時而分理欲此時而別。禍福自許。始欺慊自此而辨。人所不知。我所獨知。鬼神不能測其機。天地不能窺其微。

註此一段又丟了志說到意上。指意有這般做處。可見這正為鬼。人當仔細檢着。

○於此時而不察。能察而不守。隨其意之所之。直任一己之情慾。不顧理道之安危。直圖一心之快樂。不計所為之非禮。直憑一日之逆順。不顧後來之憂患。則我即非我。心即非心。禽獸裏穿馬。

註此一段先以察守二字示人。除心中意業之法。人當細玩。自不察而不守者。便有無許任意處。到了禽獸的田地。纔知此人鬼關第一要過得去。過得此關方是人。過不得此關是鬼。所以大學於誠意章說到至精至微處。

○是故過此是人。着此是鬼。一慎其獨。自無厭然之態。

註此是聖賢大學問。天尊提出重在一慎獨處。下面方指出慎獨當這般這般。

○若鋪衆生。不欺暗室。不愧衾影。不行私事。不起機巧。吉神護持。惡神遠避。

註天尊免於衆生當誠意除心業說來。此不欺四句。指意當如此誠。方得吉神護持。二句妙處。自誠字中感神向真意裏感通而出。

○更有修真之子。一意不苟。意意不苟。心若太虛。意若明鏡。

註此五句有大講究。乃金丹正下手處。合前靜中養靜二句。摘來一齊看方得精微處。何也。正在那空中已色中空之際。法如對上帝。如吾父母。說領住中妙起。意一苟。心便不若太虛之空了。只當一面古鏡子。照見男女的形像。起不真。怎得這住中堂丹入我寶藏庫裏來。果能意意無苟且。此便是明鏡高懸。照見太虛中無一毫氣塵。此何愁說不真。

○坦然無礙廓然大公

註又是上意。言此心之意。記如結月當空。自然坦然廓然。那有里呀。那有私念。使如阿羅漢得了舍利子。定無平旦氣相處。

○則心廣體胖。有如芝蘭之秀。冰玉之潔。玉液凝體。金液還丹。默朝　上帝。五色紫炁。常覆頂焉。

註此說的是無事坦然底景象。內養玉液凝體。金液還丹。人正當此者眼。上帝常炁。皆是自身中的。切不可看做另外的。

○至於念頭。最關於心。

十九

註天尊又將心中之念使。大大說來。聽見學神仙者。有可不先有箇念頭。不但此也。凡在人世。皆要有箇好念頭。纔是箇好正品人。

○一念差。萬念皆差。一念善。萬念皆善。

註天尊說。要人從吾字主起念頭來。一差便罷了。譬如走路三條路。略只一差。便要走了許多路。

○念頭即是金丹頭。緜緜若存。乾乾不息。念茲在茲。免厥在茲。行居坐卧。不離這箇。語默動靜。常有一定。毛猿不狂。馬不奔。

註此是天尊老君在學神仙的人頭上說法。金丹出來時。要他念頭真。出來者纔真。金丹對不得。要我念頭正。歸來者魂正。這念頭不走。凡念頭正。是生死的關頭。學神仙者。只要傳授真念頭。真能是海底尋針。我也去。魂是緜緜乾乾。念茲在茲。一着苦念。魂是行居坐卧。動靜語默。一段誠念。那怕道不得成。那怕海底針。拜不着。有這樣一分念頭。猴兒沿山走。走不出我這念頭。馬兒放蹄跑。跑不過我這念頭。只認不真。一時是這箇念頭。一時是那箇念頭。世上人還不肯念頭拿穩。等待死後轉念。說這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則這矣。

二十

○三魂常守真舍。

註此魂。雖從心使。中根念頭一真。來魂有常守二字。

○晝不外馳。夜不外遊。日寫於目。夜舍於肝。

註此正是魂之常守真念也。但此三魂者。一曰天魂。二曰地魂。三曰人魂。天魂屬陽。主于[illegible]。地魂屬陰。主于[illegible]。人魂主于陰陽二氣。陽則日寫於目。司五藏之精華。陰則夜舍於肝。為心腎之子母。夢魂仁見即魂也。修真之子。能把念頭拿在三方上。三魂自無馳遊。定然常守舍宅中。那有搬弄者。能敵這一把降[illegible]。

○提元陽。伏真炁。存真神。煉真精。

註此是常守三魂的工夫全在一真字上首一句乃下三句之綱精炁神俱從元陽發來伏存煉保從提字中足來將他命門中一點元陽提在我命門中會合我之元陽則我之後天精炁神皆變為先天之真精炁神魄可以伏得住存得著煉得到這般提法不是醍醐灌頂之提法如是如傀儡兒我要提着一根真清息才得喝旦使是旦轉生使是生伏不是伏藏之伏却是內呼吸盤旋於三田之伏只看夏天三伏何曾藏着真炁不生不長雖曰伏天炁酷却真炁在天地中盤旋做一圈子不散得字是存養之存非得動的不是死死存看那一魂無所轉移如是這般何以叶做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測之謂神也煉字有沐浴有抽添不是死死只在我身中一魂出精處去煉却在這化臟中常常煉方得個月裏一點真精煉來成就我的一日輪中真精如此念頭只在命上着那有三魂之不常其舍乎

(二)魂不歸陰常朝命門

註此是言上有這真工夫魂自有這真歸陽處天尊提出命門二字這命門不是腎下三寸的命門却是我生我死的真命門魂之所以常朝者皇魂去朝生我之門元我尸乎是乃我拿穩念頭在生之門死我尸上則一點真魂自不離腎下一寸三分之命門中也人當活看為妙

(三)時會黃庭

註這魂是我身中得他真魂處來會我真魄也我之魄原不真一得真魂魄亦真他往那裏走這黃庭真處在何地黃庭也有化為中宮者也有化為神室者真名多端何名是真此正藏慕處結胎處人將一黃字認為中央之色便此就脾胃強不知脾雖土母凡胎元固從脾家元炁提住一經絡而已有一地此地即在脾胃夾中處離外肉皮有三寸三分單分一經路結為婦人之子

(四)易子欲像胎將何處是子宮即此地一經絡實通住易子之陽龍故常人洩精時心必一痒非心痒乃此一點真炁是洩帶牽母之心酸此理淵微道書不傳其真悉洩天機吾今既盡大顛只得一一指出真處以黃庭名者不過因脾家來號黃而有庭者即實是炁居脾胃上通心液下通腎水左通肝汁右通肺液人能修持神仙者自於清夜中回想夫婦交媾時那一點精從何來從何去便知這黃庭真口訣也抄我天尊洪慈普渡妄我乎佑嬰心濟人人當體貼神仙何難

縱有七魄搬弄其人為好為歹魄是禍根名為尸神姓則

三彭隨地作弄便是死門

杜此又因魂說到魄上來心畫之一使也夫魂屬陽而魄屬陰魂最怕人死魄最樂人死魄怕脫生人於婦人血海苦地獄中故怕人死魄怕人之所以常在者人一死則魂散而獨有魄守其尸只圖享祭祀故樂人死也能用提伏存煉之功者使魂修為主真妙道縱有心之赤魄肝之青魄脾之黃魄肺之白魄腎之黑魄頭之上關魄足之下關魄安能以好多攝弄我之一身內外此一種尸神常為我之三昧火七曲水烹煉做一團隨魂魄用故老子云三魂永久之後七魄自無喪候以此死

門變為生門則三彭必變為老彭逢其中都要一番降龍伏虎的手段方得真魂歸於結成之嬰兒內七魄亦隨附於陽神之外聽我調動他那能隨地作弄為禍根也凡修道者先於此魂魄上下狠狠工夫使真真降魔劍方可斬盡心賊安魂而定魄矣

每日子時奏我善惡之情庚申甲子啟我禍福延因一朝告准他去脫身我則亡魂

註子時者陰極陽生之時也心腎正交人在貪眠之際忽有一醒使有無許惡念此時陽一旺速簡束他使來搬你做一段好快活事情你去做他却去說便辭精也損神也傷炁也托更於庚申甲子此二日子時正上帝授陰曹內一些陰魂陽魂發在五殿照卵過數人於此日此時最難脫此一卵也如修持有三魂永久七魄喪傾之妙者到了手便無此等若未到手而欲脫此卵者或靜坐冥目念頭或誦經典靈文或科本命星君或行金玉運丹則尸神遠遠躲他豈敢弄我而去自說其善惡自說其禍福做有大意之時他或去告奏陰曹察對亦不准也他那得脫身我那得亡魂故諸子丹書有云命之奇妙供在我自禹之又吾師云我命由我不由天總是從金丹中真真下手降住七魄我命自在

我也嘻笑世之愚人云閻王注定三更死定不留人到五更此言可對愚昧壞了五臟六腑者說若是修道者能使元陽中精炁神妙運於臟腑之內則可逆炁常存焉有此說

若爾衆生當力為善切莫起惡心急早回頭還有後程若是終久為惡永坐地獄之門不得超昇

註此係一總束語仍轉到當為善莫為惡上以一善字為修道之始進德之基以急早回頭還有後程八字為平素不知修者有開一法門人當對的此八字想起昇不想生地獄便向回頭是岸上走一走不想回頭只想

為惡。地獄也要人生退笑俗人云只見活人受罪。哪見死鬼帶枷。此二句真可為地獄中無間的種子

○若要超生。當誦此經

註此則正轉乃天尊無奈人何說此妙經為救生濟死的一杯甘露水。

○長春真人聞此妙義不覺歡然稽首作禮再拜而請曰天尊真大慈心。真大悲心惟願衆生。人人向善。箇箇成真。敢啟

○天尊重發洪恩再垂秘法普救衆生使未劫衆生。生當何以消災。死當何以解脫

二十五

註此又是長春子聞天尊說到無許重除業處更進一步求天尊使衆生消災解脫只重在人人向善箇箇成真。一願字。此八箇字上人當看到此處着力體貼神仙們度人心腸。

○天尊於是重宣寶經吾今告汝汝當諦聽非人勿傳切勿輕褻。敬之慎之寶之重之此乃妙法語實是秘密言。以此超生。消災解厄。永除冤孽大劫大難皆得脫離以此濟死鄧都鐵圍長夜九幽孤魂野鬼六親宗祖一切罪衆皆得解脫超證仙境

註此一段乃天尊開　願衆生人人向善。箇箇成真。尋語不覺又大發慈悲以消災解脫之法實說於後。先以鄭重其詞使萬世欽上起祖宗下救幽魂中成已道者好去向後妙語秘言上行持也

○長春真人歡喜踴躍稽首頓首靜默而聽一切法從清衆皆誠敬拱聞。

註此長春子聞天尊如此慈悲語。便遂意而不覺歡喜踴躍。長春子尚且靜默而聽。誠敬拱聞。後世看此註者到天尊教生濟死處亦當靜默參悟。誠敬行持可也。

○天尊曰。人人皆可下仙人人皆可長生。不知本命自喪天年。

二十六

註此以人人皆可十二字提出。人當夢中一驚呵我蚓本命。原長生可作仙何自苦海中去把天年喪也。天尊於此開口時。便說本命二字。可見人當向本命中尋北斗七元要一箇真把柄

○各有本命掌於

○七元。各認本命各守一元齋戒禮誦。虔誠志心。每逢三七庚申甲子每遇朔望三元。　四朝北方。心注斗口。酌水獻花。焚香燃燈。隨力建功。盡心懇願。始終如一。歷久不變。惟願惟業。不怠不惰。每逢子時。沐浴凡體。洗滌凡心。廣呈凡儀。特盡凡禮

註此天尊將本命的源頭並朝本命的星君。與日子時候。一切行儀。盡和盤托出。人只照此行之可也。但其中妙用機關。只在一箇每逢子時上。逼子時。真真是我本命星君。當要認得實在

(子)生人口誦志心朝禮　北斗一宮陽明貪狼太星君

註子生人一段。先將口誦志心朝禮六字講明。以後便不復說。有志心二字。使不使口口唱誦。有朝禮二字。便不使心心想念。此乃默朝運用之功也。口乃內氣出入之門戶。口開神炁散。欲要口中真誦字。必須四門緊閉。將一團真炁養定於我本命宮中。然後纔好用志心朝禮之功。心字加一志字者。神寓於心。志乃心之所之之謂也。心神欲往本命宮去。必隨心之所之之志而去。(人)能將呼吸欲出不出。欲入不入。舌抵上腭。心注斗口。以自來津液一口一口送下本命宮去。便是朝禮也。(此)一箇志心內。有七十二箇唵字。默運臂炁而起。必須有一點心痒處。纔是本命星君所管一箇竅閘。活活現出一箇北斗來。(此)六字如此行持。先生後熟。有無窮的妙處。子生人。必朝北斗第一者何也。別生庚不在此第一分中。而必以陽明貪狼屬之。豈別生庚不能朝。戒此第一星君不能管乎。非也。其中有真理存焉。人心之為竅。左三右四。左三竅經絡各有所管。右四竅經絡各有所繫。其精其炁。其神各有專注處。且天下子生人。未多矣。且為此一星君。斡旋造化乎。但此子庚乃十二地支第一。本天一地六合為七數。乃真天一之水。正在坎宮一點真陽。正屬命門一點真精處。所謂兩腎中間。點明是也。如人馭云。命門中乃一點真火。子屬水。何以為命門中之真精也。殊不知相火雖在命門。乃後天之火。真精之在命門。乃先天之水。人能保火。養壽水。水裏壽鉛。使得坎卦中間一陽真機。便是大羅天仙。陽明貪狼。此第一星君。即在我心左第一箇竅中。逼竅一根。像龜

(丑)亥生人口誦志心朝禮　北斗二宮陰精巨門元星君

註丑亥生人一段。逼朝口訣。前已註明。但此第二星君。居心左第二竅中。必丑亥生人屬之。以亥乃(腎)宮正位。丑乃(脾)土寄旺。經絡俱通此竅。能照前訣逼朝者。未得

如前見光。

(寅)戊生人口誦志心朝禮　北斗三宮真人祿存真星君。
註此位星君屬心在第三竅心寅戊生人感朝感格更快者以寅乃(肺)家正位戊乃(脾)土正旺經絡互通此第三竅能照前訣講究行持而得如前見光。

(卯)酉生人口誦志心朝禮　北斗四宮文曲使冥紐星君。
註此位星君又屬心竅者第一宮有能感格者卯乃(肝)家輔佐酉乃(肺)家所住經絡各有通會只照前訣運用便見光照形現

(辰申生人口誦志心朝禮　北斗五宮丹元廉貞星君。

註此位心君正在心竅左第二其實却居心竅略中則并竅略略圍住他九人雖別竅或間有未開者此竅定然不閉凡人一泯應事應物皆是此心竅為之主宰但此竅雖常開此竅中一種真星炁除非是真真忠孝節義決烈漢方得一時流露即我之先天一點真性是也必辰申生人感格者以辰乃天罡正位屬(肝)土中宮申乃白元正座屬(肺)家天道經絡無不聯貫此竅一得前訣將一種真星炁即時現像於紅光之中。

(巳未生人口誦志心朝禮　北斗六宮北極武曲紀星君。
註此位星君屬心竅右第三下正映六腑上正總五臟此竅輕易難開必巳未生人乃本命者以巳為第二之大未為地十之土經絡度數各各相通依前訣亦得前驗

(午生人口誦志心朝禮　北斗七宮天關破軍關星君。
註此位星君總提全星上督當門此竅一開成道不難。
使有南宮護衛必午生人屬之者以午為在天之真火在人之三焦在星為正步得七(為)真數至剛莫敵依前訣行之不獨此一位星君降駕連七竅無不開矣。

○此乃斗宮妙法語元始密言
註斗宮雖曰在天實屬吾身祖炁此以上七星炁朝總要七竅中一點真靈收攝祖炁中一點真靈元炁起方得各人本命生庚做各人如前所說工夫纔是妙法緊言

○題於白玉龜臺之上錄之中天梵炁之中。
註白玉龜臺即我之肝家也一箇靈臺有七座寶臺都是白玉森森裝成中天梵炁即我之心家也一箇中天有生生梵炁都是赤赤結成為像題即題於此錄即錄於此

○人間稀有古今未聞
註此種真靈真炁未是稀有未聞之事。

吾今授汝。汝當諦聽
註乃叮嚀之詞
○說法演義救導羣生
註乃申命之詞
○昔者　斗姥元君在西竺彌羅之國圓明清淨之天修持
住靈妙道勤奉　三寶天尊
註此處說出斗姥元君雖是七星之母實是七竅之主
西竺彌羅乃是肺單心之上中間一點先氣盤旋之處
真真的圓圓明明到極清淨地的一個中天境叫做斗
姥所居之處世人烏知方有住靈二字出來方得三寶
三十二
天尊歸上故下云修持住靈妙道二句人當體貼此修
持勤奉四字為妙
○怡神養願凝精結炁
註怡神即志心朝禮之功養願即口誦之功也凝精結
炁即口誦志心朝禮之總功也
○充滿旋繞結一寶堂金光燦亮輝煌覆一華蓋
註即口誦志心朝禮內功夫此炁似到無為田地得手
處不獨斗姥有寶堂華蓋即我之真精炁充於身滿於
體旋繞於臟腑金光出現則一團真重結覆自然下有
寶堂庇我上有華蓋迎我真神也

○身坐七曲華池之中光吐混元紫府之上
註此身乃真元陽得來殊就之身毫無前面一點業障
當日斗姥雖曰有七曲華池而人之身孰無此也我能
提定真魂如如不動即時在七曲華池之中則如來自
在真身坐烏有不如斗姥之遺花寶座也哉特人認
錯此華池耳混元紫府即先天一炁之府也得卻七曲
華池而身坐之真自然光明遠於混元紫府之上可見
元君之身非凡身也光為神光也
○現七真彩炁自然成文結為七元真君
註此總是承上先所現所結也
三十三
○前有天罡名曰魁鬼
註此天罡乃在雷城十二門之前觀雷經自知其妙在
人為十二經絡之神凡志心朝禮者如不先運起天罡
之炁總有前功妙訣七竅即難一開此訣即前七十二
節啥字一口氣到底也故名曰魁鬼天魁鬼者一炁罡
之云爾此可為之一解使智愚皆明若論真實精微則
此二字在祖炁中藏又於十二時辰寓於臟腑各有所
運所主方是此魁鬼真名號也
○正氣充塞天地左右輔弼光如車輪精彩五貫斗口
註五炁充塞一句乃天天正語見此罡為七元提衛作

七寶圓頭。其焰甚大。不可瞿視。左右稱侍。此說到聚羊陀羅。為七元內外之總光。洞明此二星。把持羣羅。帝座上座二宮。其光甚大。無不貫徹。雷城皆為洞洞灼灼。能見之者。使可長生。此精彩之光。如何得見。(內)在我肝腑真觀。通七竅處見。(外)在我兩目平瞻。連真元處見。(若)得此光一見。必須先要緣一緣。

○凡彼下方。天子侯王。學士大夫。皆是七元主持。神化溥博。德潤蒼生。通高千古。恩施萬物。可以超拔之衆生。可以援度之窮魂。可以修自己之妙道。可以證最上之仙品。功德無量。不可思議。可以使天下太平。王道興隆。致國家享萬年有道之福。使家庭和順。人物康寧。獲百世慶衍之祥。

註此乃天尊粗贊七元主持人身處先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是皆以七元為本(全)

(一)或遭水旱。疫瘟。持念七元寶號。水旱即平。疫瘟即滅。(二)或遭兵戈盜賊。持念是七元寶號。兵戈即退。盜賊自安。(三)或遇疫癘瘟瘴。持念是七元寶號。疫癘鬼散。瘟瘴神滅。(四)或為疾病生產。持念是七元寶號。而疾病皆痊。生產無癌。(五)或為星辰逆關。運限凶惡。或為妖怪鬼魅所使。(六)或為吐血蠱毒痰癖雜症所苦。持念是七元寶號。皆得解厄除殃。消災散毒。(七)或為牢獄枷鎖。冤枉難伸。或為邪師賊聖。機弄作弊。持念是七元寶號。皆得永清大定。一切口業身業行業心業。持念是七元寶號。皆得永無罪業。

註此乃天尊粗贊持念七元效驗處。重在持念二字上。此持念非行持之持。非口念之念。即前志心朝禮之一大持念也。天尊於一處將前所說一切業障。俱在此持念七元寶號中一併消除。真救業之一大法也。

○一善解百惡。一念消一過。

註天尊又將前所說無量處。盡歸到一箇善字。一箇念字上來。故於此叮嚀不已。總欲世人先拿穩念頭行善。方好做多少功夫。

○此經至大。此經至妙。吾今所說即是。

○○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救生濟死妙經。

註天尊說畢。又以此經指明。即所說之本經也。玩味一大字。兩妙字。此一卷 尊經。果大也。果妙之又妙也。人當時時念念。方得妙經之妙處。

○授與下世。教化衆生。非道根深重。夙有善緣。不能得睹是經。況當尊之切勿洩漏於匪人。

註此天尊叮嚀。請託經人處。重在道根善緣四字上。又重切勿洩漏四字上。人當於此着眼。

○○天尊於是重宣妙經而說偈曰。

大道在一心　泰然座天君。　包涵諸天事
澤然化無形　我今說妙法　盡在此一經。
消災並度厄　濟死又救生。　亡魂得超度
萬民皆遐齡。　滅去萬種罪　錫我吉祥臨。
求子可得子　保命即長命。　生產無災難
寃枉可自伸。　富貴皆如願　證仙得歸真。
度敬拜七元　必不負誠心。　此經故難遇
永載此乾坤。

○北斗兄曰。北斗七元。本命星君　紫微天皇。
二十五

輔弼二星　中天大聖。　號曰七真　貪狼巨門。
祿存貞冥　丹元廉貞。　武曲破軍　上有三臺。
天罡聽令　魁魁魁魁。　魁魁大神　魁魁魁將。
請降來臨　金光慶護。　保衛身形　三十六節。
節節生榮　百千萬孔。　孔孔　惟我七寶。
寶寶通靈　七元合一。　道炁常存

○魁魁魁魁魁魁魁魁急急如律令。

註此咒偈詞。一咒語俱各有所主處。偈重在大道在一心上。咒重在急急如律令上。一起首一煞尾。皆有祖妙奧。玉理存焉。人只將此偈起句。此咒煞句。仔細玩味。便曉得首尾應合。與此一卷尊經所說的也。

○長春真人與諸天神王　飛天大聖　日月星宿　官將雷神一切會衆聞說寶經皆大歡喜。舞蹈珮增。稽首紫庭。齊聲遍唱而作頌曰。

大哉此經　萬世沾恩。　天地同體　日月合明。
救拔衆生　超度鬼魂。　住座說法　元始天尊。
寶光百道　透出天門。　消愆賜福　大顯威靈。
孚祐演教　慈悲仁心。　拯拔超類　救濟深沉。
監持鄧卓　上將雷神　監察無私　賞罰不誡。
玉禮將軍　木蘭之神　部曾號令　誰敢不從。
二十六

我天宣化　普救衆生。　大哉此經　大哉此經。

○○○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救生濟死玉真妙道尊經　卷上ノ

註此乃長春子開說而喜。以一頌詞作一卷大總結。重在三箇大哉此經上。首一箇大哉此經。先天之大哉此經也。後二箇大哉此經。乃後天之大哉此經也。人當着眼。提出鄧子二君來監持。可見大道中。少不得這二將監察。真炁。真經中。少不得這二將監察。

○吾註至此而畢。不覺歡然而說歌曰

大哉此經　先天無形。　大哉此經　後天有名。

人欲修持　先啓慕行　除業消罪　拜斗通心
默運真炁　唸提聖臨　念頭拿穩　保固本命
依訣朝禮　子時志心　歸曰斗法　能延長生
中有大道　即是仙經　首卷如此　中卷可併
合而參之　五仙自分　天尊慈悲　人當猛省
萬世之下　恩頂此經　若要識得　壽陽位根
首善立念　永遠刊行　天地同體　日月長明

○張大真人偈曰

法中有施　施中有法　大道起手　先從心家
借斗默運　祖炁生發　一為鎖狼　二為降馬
三為內觀　四為採霞　五為坐照　六為提撒
七為升降　八為收拿　九為運用　十為擐踏
從此起手　煉就斗砂　紅光罩體　真人護咱
故有孚祐　於此實發　人能體貼　立證仙家
道院垂閭　留萬世下　欲求真一　翹首天涯

○葛大真人讚曰

大羅大羅　謂之大藥　培德在善　行善要樂
植本以心　養心在確　心中有斗　起手一着
運用習熟　好採大藥　如不默朝　節節不過
如能志心　孚祐演註　全重此處

明明透徹　字字當咀　真味無窮　指人如
照此行之　金丹自許　萬世之下　當思葛語

○許大真人讚曰

道無煩言　只一先天　首在默運　北斗七元
次在煉劍　慧劍斬邪　三在補築　借用後天
四在運元　子午抽添　末復一着　默契先天
即是斗訣　真火鍛鍊　熟之又熟　始終同煉
孚祐大慈　人當着眼

○薩大真人頌曰

此經名為尊經　即是元始口生　此註名為仙註

寶賴孚祐洪仁　一字皆為金玉　一句當作大乘
上卷起手之卷　七斬六慾七情　次立善念一端
專行默朝用運　梵炁祖炁九炁　純熟節節生蒙
先從此地起手　後好行持卷金　萬世有緣之子
一得真一法門　力而為之不怠　頃刻可見三清

己未大種此德　川沐口口發心

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救生濟死至真妙道尊經

卷上註歌偈讚頌終

呂祖三品經

蜀西彰明梁莘棣敬持

光緒丁丑夏月重刊

清微三品真經

是經改為簡帙以便朝夕玩索奉持幸勿棄視是禱

中國道教協會

余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者何。蓋謂天之生民賦氣成形。而理即具焉。本由微而之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則所謂道心者。人人所固有。人人所同然。自食息起居以及應事接物。無一時無道心。固未嘗不甚著也。何所謂微。但囿於氣質者半昭於物欲者半。平旦之氣尚存幾希。幾希云者。正微之謂也。始固由微而之著。繼乃由著而之微。微者著之機。著者微之漸。由著而微。人心之濁為之也。由微而著。人心之清為之也。天得一以清。人

心之清即本天心。天心之清。自具人心清微之義矣。

哉。呂真人由儒而道。蓄萃羣經涵濡諸子。本儒家傳心之祕奧。為道家明心之準繩。此清微三品經所由著也。言明且切。易簡而該蓋。為天下學道者多而入道恒少。由於未識位宗。莫參位妙。位之為言。即坤卦天位之位。其色為青黑。太上守黑之說。主一靜字。其理為空寂。莊子守寂之說。主一虛字。心靜則生明。心虛則生靈。既明且靈。無一物足以蔽之。無一事足以擾之。不為形役。

不為俗累其氣自沖其精自聚其神自完積氣生精凝精歸神如一泓之止水萬慮不沾如一輪之皓月萬象俱涵皆由此心之清而靜清而虛以契道心則由微而著其在斯乎至於學道之妙蘊我　呂師揭出宗旨為天下學道人示所從入斯經絮絮具備余何敢妄贊一詞惟以清微命名有深意焉適霞門嗣子有志為善鋟刻斯經廣傳海內俾學道人得參位妙請序於余余雖不敏竊雖　呂真人既具婆心度盡天下且其及門

掃塵氛刊除俗態宏具願力樂與人以為善洵為流灌一氣不愧霞門弟子余尤未敢過却故樂而為之序云爾

光緒丁丑花朝日玉局杜真官降筆於道山二香社

三教本自同原雖所入之途不一而其成功則無異致儒家從實處用功釋家從空處着想而道家則從虛處契念要之實者何欲其養此心也空者何欲其了此心也虛者何欲其斂此心也既從心上用力則儒家所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釋家所謂無人相無我相無壽者相也而吾道由位位悟到無位無所為無無所為有無無有無有無無何嘗不與儒釋兩家若合符節但近世聰明者少於是有以儒闢釋者有以釋謗道者有以

道譏儒與釋者如是分門別户異說紛騰三教宗旨不明而吾道愈晦矣壬午之歲涵三壇頒有清微三品經余豈敢言道特因道之不行故即其淺且近者言之使知所由行也亦因道之不明故即其簡且易者言之使知所由明也壇內諸子刊刻成帙歷有年所矣嗟夫時序輒更近失其傳余為感念久之茲適及門中閬張子有志重刊具大願力發大慈心未始非吾道干城之一助也所望刊是經者由此心而擴充之於以化民成俗

贊揚威治閱是經者本斯旨而玩索之於以洗心滌慮。
葆養性真則演經之心慰矣至於三教同宗本經已詳
其旨歸且揭其綱領無俟余之多贅也因喜吾徒有志
且望天下人偕之大道故樂而為之序云爾。
光緒丁丑年二月既望純陽子降筆於道山三香社

清徵三品經序

清徵三品呂祖所演也江夏諸生顧行恕與同學宋
體誠並吳一恕喬以恕恭恕等友善相約請乩敦延
呂祖久矣以恕善撫琴一日操絃曲將終而仙降叩
之則呂祖也觀其詩意飄然脫屣塵垢運筆如飛試
以事輒驗座相驚服無何遂有開演三品之論即於
宋氏樓頭開演一時嚮道而至者郡諸生魯思恕於
慎恕耶律盡恕日學楊傳恕漢陽諸生傅敬恕江邑

諸生殷由恕同恕與其弟為恕先後羣集復有魯循
恕王遵恕馬慕恕安依誠諸人左右之等因宋樓狹
隘復遷喬宅然演典重務雲輒尊嚴住宅篤慮慮有
褻越爰卜壇於城東北隅得西陵陳太史大章舊宅
陳與殷故姻戚聞其事欣然樂施即以原鋪為助建
資而皈依焉一時會中若安恒恕李務恕宋真恕王
醒恕錢能恕陳崇誠等莫不爭先解捐鳩工庀材不
一載而殿閣次第告成所謂涵三宮是也演上卷時

規條。未備。至移壇於宮。始制規例。有供職演壇者。有皇壇誦經者。有司疏奏者。有校字義者。有侍香燭給孤貧者。恪遵職事。自壬午迄甲申。蕆文始就。原鐫梵板二副。一送武當山。一貼本宮。壬辰鐫印完備。天工大竣。嗣是仙經彌布。莫不奉為典型。自上元孫公守恕後改鐫便面者不一而足。昔佛語舍利佛。如是妙法。諸佛如來時乃說之。能此未曾說。以說時未至故。孔子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信乎仙佛談經。聖賢立教。皆不外於時也。余懼三品始事諸善信歷時久遠。而其姓字或淹沒無傳也。故詳述之。以冠經首。沙溪一行子黃誠撰謹序

呂祖三品經小序

生平未嘗閱二氏書。甲寅始得呂祖所演三品經讀之。喟然歎曰。非是。始虛過一生。經凡三卷。盡四字成句。雖長句分之仍是四字句。如萬斛泉源隨地涌出。又如黃河之水。發源天上。千曲百折。一瀉而入海。始非人力所能為也。由其研究天人。貫徹儒釋。而三清就人身指出。尤為妙諦。昔朱子序中庸有云。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蓋吾於三品亦云。

目錄前有各序

三品經　紫霞弟子張中閬重刊並校

呂祖晉秩位元誥命

清微三品經自序

梓潼帝君讚

高虛清明天主開經偈

三品真經上卷

玉鼎真人讚

呂祖晉秩位元誥命

萬天星主北極紫微大帝奉元始誥命。眷爾純陽道士孚佑真人呂嵓三千苦行八九位功。廣推救劫之仁慈航普度。宏開覺世之化。實稽頻施宣教東南道法闡先天之秘。演經翼軫靈章洩太極之精。茲當典務告成。爰頒申錫寵命。特晉階玉清真宰道極無為至位至聖萬炁持衡孚佑現化三教宗師位元虛法天尊圓通文尼真佛爾受敕勅益勵位功載錫嘉命。

敕爾衛道柳棨。佐佑位功。趨承演務。晉敕左輔元化無上極尊玉樞右宰宏教真君。敕申寵命。敕爾無上護法萬明揚晉敕九天宣化總司五雷監正仙籍功過黜陟。統帥江湖行雨龍王。佐化宣道神君萬法位通天尊惟茲二臣。共贊元化。於戲爾孚佑真人。功詣無量。化被超方。益展道德之宗風。尚冀位元之極品。欽哉。

清徵三品經自序

蓋聞大道無言至言無文言而文文也非天下之至言道而言言也非天下之至道道原無所庸於言言原無所事於文文以文其言言以言其文道何與乎言何為乎文何用乎顧言無文不足以行遠道匪言不能以傳世傳道其必有事於言言傳其必有取於文文不可已言不可已也獨是言而文而文靡蔓為其為文也失實道而言而言虛浮其為言也無物以無物之言言道道

反以言而隱以失實之文文言言反以文而晦然則言未嘗不用於文道未嘗不可以言所惡乎言者畔道之言所惡乎文者離經之文文而離經至言晦矣言而畔道至道隱矣今天下大道不明羣言蜂起依門傍戶盜竊名字者率皆以誕漫無稽之言作為艱澀聱牙之文以文其猥瑣鄙陋不可究詰之左道致聖言莫行大道閉塞乎甚恫焉夫闢邪說以廣聖言拒詖行以衛正道必有賴於明道之人蓋其究乎大道之精通乎至言之妙乃能以其言正詖言之謬以其道正左道之非予何人斯予何人斯敢肩此任哉但以流弊既深江河日下予幸竊聞斯道之萬一敢不以微言闡明斯道而聽彼左道狂瀾日浸日盛俾大道不著耶雖鄙樸無文不足以發至道之光然而數揚帝澤消息化機挽迴劫運庶或不無小補爰於壬午歲偶經夏汭降於涵三壇乃以予一家言會合三教宗旨闡演斯典庸示後學吾嘗窺乎道原當先天始兆太極初分動而為陽靜而為陰

一陰一陽大道以名根陰根陽厥生五行惟人與物造化其形太極之理二五之精絪縕融結萬化斯神儒也此道道也此道釋也此道曾何可分明乎斯旨二也一也無等無倫且夫入世者為天地贊化為羣品立命為綱常作主為造物立心則出世之人賴此入世者以為護持而出世者開張元化主持劫會救度羣迷補敝至治則入世之人賴有出世者以為之調燮未可畸視未可定譏未可去取烏用是分門樹幟同類相戕哉古聖

先賢傳有秘典其道之精湛言之貼一文之位妙予皆有所不逮然祇各道其所道而未嘗統會而言之予故集三教之宗旨而為斯言道云乎哉文云乎哉亦第一家之言云爾爾諸多士有能用心參究直窺無始之妙道則由予言之所及以求予言之所未及由夫能言之道以悟夫所不能言之道毋徒以予言為文而以文視之毋徒以言求道而窺吾道於語言文字之中將至位至妙之道自此而昌明而一切詖行淫辭邪說左道不待闢之而自息其廓清宗門之荊榛掃滌大道之蕪穢厥功詎不懋哉此予立言之初心而亦示教之本旨諸士其敬承之

清微三品經讚偈

梓潼帝君讚

道法位位妙清微道德尊萬言妙諦示良因擎氣貫鴻鈞和氣氤氳妙理洩黃庭

高虛清明天主留開經偈

人身有三寶為神與精氣生天生地人無極而太極後天本先天一元分妙緒五德配五行五常權王位三才合撰者三教總歸一斷障除根賊情泯昭位契天地道法位位涵精義玉清上清境太清位關秘遞洩示天人修行有階級至哉妙道言宇宙潛消矜化彼諸衆生溥為增利益

清微三品至道極位參同妙典大乘度劫真經上卷

爾時位元廣法天尊在玉清聖境清微宮中與諸大天尊無極神王飛天大聖同詣元始座下推閱劫會檢錄位圖天尊憫念下方衆生惡孽過多劫運深重慨爾大息爰迺出班頫（音俯）顙（音桑）作禮上白元始天尊前曰下方衆生客氣用事分門立戶互為謗訕交相攻擊以致一切無知凡愚接踵效尤罔所忌憚故諸厄劫罔仍無已臣今欲以微言往復開示俾此三教之人咸知殊塗同歸之義庶彼衆生無起障礙稍保真宗且修道之士誤守陳言用功舛（音踳）謬迷亂靈臺終喪本根臣今以己意

撫（音拾）拾往訓作為三品妙諦聊當漆室一燈俾升仙成佛無難言下了悟未審此時可以出示恩惟聖慈明降玉音元始天尊曰善善如爾之言女今發此願力廣為衆生說法是誠無比最上功德我為女說女諦聽之是諸衆生各執成見惟反復詳明委曲開導務使衆生各各明了其中因緣吾准女下方有天誡竭力勤協成功之人度三十類與正無上妙果列諸天班與諸一切金仙同位大羅有能出力效用者咸與各各受福俾各始

無所染終無所累相與均如所意女宜勉之於是天尊於甲申歲開壇結制與諸弟子開演靈章天尊曰夫人一身惟精氣神此精氣神是名三寶至聖無為皆自此得此三寶物雖由後天然人少知不可思議即彼先天莫或失此失此三寶不能無為則昧先天所謂先天不但無為無所為為至無無為無無為乃無無無如是無無乃為先天然此先天無物不有有此先天遂有後天物物先天皆一先天此一先天為各先天各分先天以成後天既成後天乃得三寶此三寶物為人乃全念三寶物其一曰精其所謂精在天為漢為日月星斗曜光明為雨為露為冰雹（音薄霰）為雪霜霰（音械一作霰誤）在地為水為江為河為海若藏（才浪切）為泉為坎為井為瀦（音猪）為山澤脈為石中髓在人為精為性命根為血月體為口齒齦（音銀）其一曰氣其所謂氣在天為體貌象形質為陰為陽為日月星斗曜運行為虛消長為五色雲為霞為霧為氣氳為生物心為化為育在地為德為承受

資為萬物幹為山水原為生為殺為發為藏為世運劫威衰升降為萌為甲（音火）在人為氣為肢體運動作舉持為聲為明為臭為聽為身使令為死生關其一曰神其所謂神在天為樞為真主宰為默運行為日月星斗曜精靈為風吹萬為雷閃震為蠢為威為造化工為生物本在地為能為育為關為萬類形為狀為瀆為竅為靜為鎮定宗為安敦仁在人為神為眼中光為心思慮為智為睿為良知能為升乘胚為精氣宰為覺為悟為軀

設原為壽夭基如是三寶得之匪易既匪易得能弗護惜所護惜故功在清靜不搖其精無使滲漏安居本舍真真如如一晝夜間周行三百六十一度還歸本舍如如不動為丹鉛資然所謂精皆氣所攝氣一外馳精遂洩泄故固其精當在守氣氣何以守要必無慾清虛澹靜毋故作為所謂氣者只在位闊方寸之中引養引恬常常自在其氣渾灝混混沌沌彌綸圓間如是如是然後下與精合不隔乃復水乳交融為一大丹藥物漸次

完備止加火候入鼎烹功何為火候其神為是蓋所謂精非氣莫攝而精與氣非神莫運固精養氣止在存神存神之功貴絕思慮內無所出外無所入感兆悉捐漠漠漠營豈（者祖作閩缺）然融液關（傾入替家無因如是存存其神存宮所謂存當只在丹府丹府既固神斯靜專統運精氣以結大丹狀如嬰兒還如我相髮膚貌體宛然具足乃從顖門出遊三界一呼吸間遍歷十方無所阻滯優游自得亦莫思議然株守此不開大道不過真人則有

三災來相侵蝕（言食未作蝕訛）乃至不悟成功盡歷三災為何一曰罡風如是罡風其利如刃其銳如錐透入顖門一時三剖穿（諸骨節直至泥丸）肢體毛髮一時解脫化為羽絲飄蕩無著乃此罡風無能侵蝕則有毒火從下而上透入頂門還攻臟腑旁灼四肢毛孔髮際一瞬息間化為灰燼乃此風火均無所害如是功能亦可云至第未聞道則有五雷各率所部環相攻擊道未聞時一瞬息間精神四散永不凝聚故知大道不可不究不究

大道難脫三災所有三寶俱為烏有惟彼達士知此言故亟笠相隨跋涉山川訪求高真為說大道永離三災然此大道亦甚難言所難言故直窺無始無始之始至無無始無無始乃為先天先天之道不可擬議無可擬議有何言說不能言說而為言說所與言說端於何起蓋可說道只於有為何名有為以無為得蓋此無為於有為始所謂有為若何用功究所用功當問心君所謂心若具大解悟觀諸陰陽動靜變化仰體太陽法其

則運仰體太陰通其消息更相四時則其循環默會太極究其本原如是博觀一切造化寞心寂坐寞氣獨存寂坐獨存於是心君了無一物向所養成大丹所結嬰兒我相與天地通然必廣求高真指示不還真人指示精微罔明大道即有所明亦在皮膚其中位奧終無所得未得其奧安明大道故知大道必求真傳蓋此真傳各有師承暗中一指豁然了了既能了了遂通位位乃通位位則知大道既名有知遂為有得得此至位遂可

無為然雖功至又宜積行或三千行或千五百或積千行或五百行如是圓滿各證正果乃積行後又當立功或立千功或八百功或五百功或三百功或百五十或積百功如是功行圓滿具足各證正果功行大者證大因果或為金仙列諸天班或在人世作萬法主或住三洲享清靜福功行次者亦住大羅為無為味仙逍遥快樂或住名山或遊濁界為道宗公功行淺者長住泉石不生不滅永脫三災故知開道有先後殊無有難易但所正果則視功行功行所積功行各不共果然欲正果須聞大道欲聞大道須重三寶無是三寶莫獲長年有限歲月功不深至莫聞大道大道未聞所積何為即其所積皆非宏功巨業不立大行未滿遂思上聖即得大道如無所得觀彼至人所為入道汲汲皇皇如恐弗及遍訪高真為說位妙投諸險阻無所畏避投諸患難無所震慴投諸水火無所恐怖投諸魔障無所回慕投諸一切種種磨苦無所悔憾如是誠虔上感高真為示其要

乃能徹悟無所罣誤還歸跌坐默運位功仰觀俯察通乎位位猶不自已混跡塵世閻浩輪轉塵井之閒行種種行立種種功乃思此等功行或淺更發宏誓行無量行立無量功願盡累劫一切有知無知衆生俱開大道登諸彼岸乃此功行須千百劫尚不能殫如是功行果能具足乃正無上至於無為至無無為如是無為與天地俱不與同盡蓋此天地俱為有為有所為為則必有盡天有所為故天亦老地有所為故地亦荒至人

無為既為無為有何荒老未有天地此至人存既有天地此至人出天地荒老此至人安微乎微乎如是至人我求難名然究其極人人如是何以如是以先天故如是先天人人所有乃人有此而多昧昧此又何故蓋有先天不無後天既有後天乃有六根既有六根遂生六識六根謂何其一目是乃此目根觀諸色相生種種心而昧先天其一耳根聽諸聲音生種種心而昧先天其一口根出諸是非生種種心而昧先天其一鼻根聞諸

臭味生種種心而昧先天其一舌根餡諸甘苦生種種心而昧先天其一身根慝諸境界生種種心而昧先天故此六根是名六賊欲開大道先除六根六根不除生諸惡識此六根者於何得除昔有達士知所除道一切聞見境界因緣都無所住觀不以目聽不以耳鍼口吸舌終日如愚息氣以踵置身無用一切舉動皆以神運如是六根完全具足若如無有無有六根有何惡識乃無惡識安生惡趣以無識趣故無罣礙無罣礙故心君泰宮如是心君果無染着乃安爐鼎投諸三寶能結大丹所結治故用玖中水噴異地風運離宮火共撰三寶此三為一大丹乃成既成大丹龍虎伏降陰陽定位然必拜求高真指授秘訣精微以正其果維彼下士周知其故妄意造作搬弄採鍊種種邪術背道愈甚如此背誤則有種種魔障相尋上干天怒下犯刑憲若彼隱倫駝心泉石知此種故鍊氣宮神聚此三寶欲成大丹然或指示不得真方終罹三災可知大道求甚難言

如此等衆尚莫能逭況彼衆生不明大道罔惜三寶六根寖熾七情孔彰視此三寶若非己物夫人一身止精氣神不愛其精任意作喪如彼漏卮注一勺水無所增益漸次洩泄不瞬息間遂無涓滴不愛其氣任意縱橫如彼瓣香置熾紅爐聽其焚灼更加炭火不瞬息間即為灰燼不愛其神任意耗散如彼孤燈置諸風前聽其熠搖無所遮護不瞬息間漸為撲滅危乎危乎失此三寶則失其生墮諸惡趣展轉循環靡所止住我悲

衆生。為說此道。若有善士。依吾所說。或遁深山。或居塵世。或住道院。或搆節庵。缽此三寶。如是不懈。自有真人。明示其要。第此衆生。以六根故。生彼六識。以六識故。生彼七情。豈知七情。迷惑本真。本真既失。七情斯狂。然此七情。每種於愛。此何以故。蓋此愛者。為情之根。無所於愛。乃無所欲。既無所欲。有何所喜。無所可喜。斯無所惡。無喜無惡。有何忿怒。乃無忿怒。恐憚不作。乃無恐怖哀悲。憐愍捐故。知愛者。種諸情根。不絕其根。而故強制其所

制者。皆為末流。如彼滓水。洞洞瀎瀎。勢稍於天。不塞其原。不清其流。任意隄防。終遭墊溺。如彼炎火。熾熾赫赫。氣沖九霄。不拍其薪。不截其道。任意撲滅。反助炎威。即隨所觸。旋為摧伏。如彼海汎。滂滂沓沓。混混湯湯。此息彼作。彼倣此猖。有何紀極。惑之召之。俱隨此心。困躓而長。惟彼至人。知此種故。立洪誓願。發勇猛心。伏智慧劍。斬其根苗。剿其氓類。無使七情。依附而生。蓋此七情。為一大關。而此愛欲。為關中之關。一健斬健。牽前跳離。限撮手坦行。無所阻滯。克明至道。受躋高真。我悲衆生。為此一愛。生種種魔。起種種障。迷惑顛倒。自離母腹。以迄死亡。鮮所悔悟。即有高人。提耳面命。如鼓聾夫。如燭瞽瞍。終無所覺。歎哉歎哉。乃復狂誕。妄希聞道。以乞長生。學仙學佛。如彼盲史。履蟄而跋。如彼屠兒。淬拳刀事神。如盜胠匱。禁禳祈福。匪為弗得。亦有其尤。然則欲聞至道。極妙非割所愛。以斷七情。縻屬妄想。我為女說。此種因緣。女宜諦聽。夫此七情於何

能除。其所除道。當思無我。曷名無我。我本非我。我非此我。我有何愛。惟既有我。而執為我。執我為我。無乎非我。無非是我。無我弗愛。國非我有。而愛殉之。家非我有。而愛殉之。凡諸一切。有聲有臭。有形有色。種種外物。均非所有。而我殉之。如蠅逐臭。如蟻附羶。一作如蜂鑽窓。見睨撰到。以至貪婪。趨風逐臭。如轀轤嗜如嗜。爾攫我搏攫。如野鶩赴趨嗥蒸。米罔所止。足煞誠思。我未有我時。曾何如是。應為爽煞。

匪惟此說。隙駒豹（音豹）影。光陰朝露。不瞬息間。我為烏有。我既無我。我愛何為。我自捫心。啞（音阿）然一笑。以此參究。愛何弗除。既除其愛。無所弗除。欲也惡也。喜也哀也。懼也怒也。私也情也。俱隨此愛。一時而盡。第人於愛。如膠如漆。輒難解脫。人溺於愛。如墮廣（音獷）劇（音戟）。余（本音上聲）泅（音囚）求出。茫無涯（音崖）涘（音四）。我深憫惻。為施實筏（音法）。以渡羣溺。乘何衆生沈淪已久。無梯我航。嘆哉衆生。予為女計。予有一術。其術為何。必先能忍。忍當自思維。旋加猛省。我聞昔人享極富貴。子女盈室。親友滿座。凡諸玩好。綺（音起）繡膏粱。羅列四筵。高堂廣廈。沙上畫梳（音舉）。雕楹（音嬴）。璇（音旋）題。金碧輝煌。

心忧目一旦捐滅。其所可愛。心印斯道。於是此時。則有魔障嬌啼。宛轉勸阻。毀謗。甚至涕淚相環。抱引不得解脫。而此高人。忍心弗顧。視如隨瓢。棄如敝屣。雖（音費）跡案（音暮）谷。窗（音窗）窕（音了）之間。閨所叩（音希）嘅（音趣）。於是嚴（音杜）鑰（音躍）。更（音拂）閂（音文）。扉。寂。莫見莫聞。務使此心。無一情種。擾然應（音嫩）。寇（音閘）。猶必混跡塵世。萬煩經種種境。觀種種象。而親與物游戲。出入果無染着。然後拜求佳關秘訣。修缺三寶。然所修缺。固必除情。尤須治心。治心之法。要將如何。我施法。凡女善哺之。何為治心。心今不清。心今本靜。曠然開然。皆心之體。我治此心。須如本體。清如流（音衍）水。澹（音鄭）然莫濁。靜如淵（音洪）。渟（音汀）。修然莫喧。曠如天地。莫測其至。開如廣漠。莫知其涯。如是此心。了無一物。或如死灰。或如止水。可鑑。或如明鏡。物過無形。或如菩提為道之根。明鏡常磨。菩提時潤。明鏡臨寒。菩提心印。臨寒則一切物皆遁。心印則一切道皆生。吾知無知。吾見無見。無耳無目。無意想識。如是無有至無無有。然後此心無物可撼。無可撼者。是名坐忘。既可與忘。乃可與道。可以通關。調龍馴虎。開基打乘。若物之忘。是能戮物。弗能靖物。欲希明道中之秘訣。匪為無益。亦且有害。是知聞道。先殲（音尖）渠（音巨）魁。何為渠魁。七情是也。尤必掃蕩其賊之巢。復見清靜虛曠之體。毋使賊稍有闖闖（音潛）。此為行說。治心是也。除七情。治此一心。純一心以

養其大丹然或為不正之術匪為昧（音末）理亦且昧（音末）性蓋所謂性迷天仆靡弦治心者為此性故心之必治性何可昧然則養性功弗可緩性何以養蓋此性者原於無始窮之太極判乎後天後天之性有理有氣理分真妄妄失本真氣分清濁濁氣固有既昏既失不可名性而曰後天若彼太極理氣渾然無妄無濁是為性天至於無始不可言性亦不為命非性非命何以謂性原於無始要知無始非性非命是為太虛一點種子此點種

子種為極根於是有命而後成性養其性者養此種子然此種子恍恍惚惚渺渺冥冥無聲無臭無影無形於何下手用功養之養之之道先養後天後天之性有理有氣清濁真妄一不可齊於何能養養之治之去妄澄濁去妄匪易澄濁維難我慈眾生指示此道先從此始何從此始惟清無欲無欲斯真惟真無偽無偽斯清清則能明真則能體於何可以明之體之清真之至無弗燭照燭照之明何道弗體然此妄濁當復何除閒淨下界妄濁相滓我為指示必須企（音起）然高舉火（音貨）顯（音見）無與世緣睇（音又）坐睇（音帊）膝莫見莫聞此心清淨無一塵滓然後可以除妄而澄其所稟濁稟濁既澄此心清淨更無客塵來相染着然人有心斯具此性既具此性豈能無情故治心者必除五覺以去五障乃明五性而通五位何為五覺一無因覺蓋人此身靜坐圜內萬竅俱寂衆象未呈耳無所受目無所接湛然默默混混沌沌悶悶垂垂兀兀存存忽起一念挺（音山）扔（音仍）縱橫如挺（音廷）簪

骰（音投）如鹿斯奔上溢月窟旁極天根覺（音攪）之莫得捉（音敕）之不能其為害道不為不甚故學道者先除此覺此覺何由可以除之除之之道去妄存誠一未然覺境所未歷事所未至便當放下庶使此心寥然而清淵然而靜清兮靜兮為道之根何忽無端先境而生未事而動萬慮攢搏（音博）百念攻擾及至履境接事應物殊為不然即使所念與之相合徒精勞神耗氣殆甚何如無覺妄諸自然故學道者此覺不除難與聞道除此覺道忘境遣

事打疊此心。如太虛然。一聲色覺耳之所聞目之所見。
妍（音延）媸（音吃）美惡態度萬千。自我觀之。如夢幻然。無柰不悟。而實着之。先意豫逆。周張計畫。憧憧擾擾。紛紛紜紜。
明明（音宙）木體。翳翳其陰。如氛（音氣）如霧。固弗能清。安究大道。宏濟厥身。故學道者。杜聰黜明。使主人翁常自惺惺。
若此覺存。是為煩惱。煩惱顛倒。無有出期。忘（音戊）罔宣心。君出舍。必蕩除之。朗朗靈靈。無緣無因。外內悉平。
以耳為目。以目作耳。縱極聲色。不見不聞。一過去覺。貞吉悔吝。情隨境忘。何得何失。何弱何強。彼昏不知。多事糾纏。
忘（音亡）忘（音妄）懣懣。心莫宓（音服）慝。混混擾擾。無事而妄為之。顛狂以此。體道如汎梧（音吾）舟。航東洋海。無畔無援。
繩（音蠅）一綫（音線）。煢（音瓊）煢千仞。淵非為弗得。亦貽後患。故學道者。必除此覺。毋為執着。無為留滯。渾渾淪淪。無物不化。
更無妄覺。以淸（音支）真覺。一私知覺。自作聰明。罔由正道。豈知私知害道。尤甚霧（音汎）霾（音埋）。反覆汩（音骨）沒。莫伸非惟害道。實斫性命。故學道者。務除此覺。此覺不除。雖除

他覺。究昧正覺。夫此大道。如坦塗然。不從正覺。以履坦塗。墮入旁門。左道歧徑。千條百派。混跡其中。雖有棒喝。
鮮能悔悟。雖有指南。無復奉行。四覺俱忘。而存此覺。終喪厥寶。可勿戒乎。我悲此士。為關斯言。靜然漠然。一循
自然。毋故作為。失其本然。何為本然。此心之性。性中之覺。謂之真覺。真覺之覺。是名正覺。正覺之覺。通為大覺。
此大覺者。先覺是也。不倚於數。不倚於理。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率其本有。任其自然。上通三天。下徹九淵。明平

無始。達乎無終。微乎微乎。位而又位。道曰聖智。儒曰通神。佛曰寂照。皆真覺也。皆正覺也。皆大覺也。皆先覺也。
覺非其覺。是謂妄覺。妄覺不除。昧真覺矣。然除五覺。尤去五障。何為五障。一曰魔障。蓋此魔障。或生於心。或著
於境。或動於物。或屬於身。生於心者。為人我。見為榮辱。見為得失。見為是非。見為強弱。見為利名。見為好勝。見
塵（音特）實（音宋）。靈臺罔能解脫。屬之身者。疾患相侵。饑寒相侵。得意相侵。苦樂相侵。得適慵惰。反復相侵。回（音此）引糾

縛動相迭觸更以履境有順有逆順則為易逆則為難入世斯易出世甚難乃復遇物美好盈前娛心快志意戀斯棄如是魔障人皆有之學道之士不去此障死難開道然此魔障一一去之又有疑障不可不知何為疑障大道易知大道簡能明師一點暗室之燈晃晃朗朗如琉璃瓶柰何柰何疑障種根一人談道衆口咿嗄（音咿嗄）品藏（音陵）萬慾熏惑煩生背正即邪以偽亂真若處喬木下陰幽岑至哉聖言谷神不死衆妙之門大哉聖道

虛無因應清靜恬虛何用異說恣肆紛紜乃為疑障自惹遣（音迹）可憐不悟終落孽因我告修士必正師承毋惑邪說毋走旁門清虛淡定養精養神位關位北黃婆嬰兒陰陽水火坎離乾坤只在方寸諸名何用諸色不存如是簡易有何疑團不去此障惑端叢焉然此障除又有理障此理障者害道愈甚各執偏障固或違覩偏障在實道障在虛釋障在空障於實者執其偏理履諸幻境應諸幻事視諸幻身皆為實有役志勞神敝形

耗氣以為此皆理所應為不知此言皆為障也若夫人生仁義慈惠忠孝節烈此皆天地浩然之氣執實而行未可虛視然使所見理解未融獨持偏理反落惡因煦（音昫）煦之仁孑孑之義小忠愚孝儒門所識況學道者嘆哉衆生為障於實每墮火坑無有悟者我為說法其靜惟之聖賢心印默識（音志）精參會通徹悟無一間焉障於虛者偏執其理一味頑坐淨其塵垢或且謂此道在是矣罔求秘訣涵養三寶雖曰致虛而實非道夫此至道

不在於實亦不徒虛虛虛實實方為位要障於空者執其偏理罔知真性徒談空空非所空乃為頑空究於本來真如自在懵懵（音夢）然也凡此諸障未能參同以致門户參差不一反唇相譏視為冰炭儒議道虛道議釋空釋議儒道反覆譏議終無已時不知天地教雖分三其實一本為彼理障則歧視之嘆哉嘆哉實障則迷逆則難悟虛障則枯枯則無實空障則寂寂則反滅古之聖人實而能虛虛而能實觀空不空（一作了空無所空）

是為至道參合而得惟落理障無有知之學道之士可
無戒乎理障可除則有一障此障之根起於文字惟文
字障實為心障五千秘言皆從徒悟作文字觀更失其
旨乃或不悟墮此障中則有種種邪言曲說新奇可喜
沁如蜜入心脾害性戕形即古聖人立為真諦多屬寓
言或曰坎離或曰爐鼎或曰蛇龍或曰嬰兒或曰龍虎
或曰陰陽或曰位牝或曰牡（音牡本作牝）物皆寓言也障於
文字多作搬弄豈知大道在精氣神養此三寶是養種

子此種子者種為極根如彼諸說皆此一氣一氣之元
即是種子認得種子諸說紛紛皆為糟粕食其糟粕抑
又何為則此文字非道真詮以身體之一切可捐捐其
文字又慎師承惟此師承為障之由尤宜明察遍訪高
真指授位妙不得其人則有終生身心障矣蓋彼初學
於道夢夢一誤投師授以外道紛紛紜紜罔能徹悟奉
為指南終生循之身心牢錮即有真人指示正覺心或
誹之身或背之一味浮言以邪害邪以邪信邪於是種

種障礙生焉故學道者慎擇高明去身心障此障罷除
諸障潛蹤諸障既消靈臺清淨通可與明五性之妙何
為五性一曰水性一曰火性一曰木性一曰金性一曰
土性土性多濁濁者多厚金性多斷斷者多果木性多
慈慈者多仁火性多剛剛者多躁水性多柔柔者多靡
靡易悠游躁易忍刻仁易和煦果易強勇厚易暗塞暗
塞者愚強勇者亂悠游者奸和煦者陷剛忍者殘故五
性偏功貴交濟柔以克剛剛以克柔仁濟以果果濟以

仁土暗少智高明克之高明不克失用柔矣然此五性
本於五行此五行者人身皆備其一為水腎之德也其
二為火心之德也其三為木肝之德也其四為金肺之
德也其五為土脾之德也命在於脾氣藏於肺魄舍於
肝神居於心魂附於腎故修身者修此五德自全五性
然而五方風氣不同稟賦斯異或受水性而生焉者則
偏於柔柔則多懦受木性者偏於仁愚愚則多殺受火
性者則偏於剛剛則多虐受金性者則偏於果果則多

有同異。是非混淆。得失舛亂。逞其臆說。不顧道理。雖同一教。譬如讐敵。不攻不擊。一息不寧。誰復平心公論。罔爽嘆嘆要言。何人解悟。嗟彼同門。猶如是險。況其他乎。且又有說。人心之壞。壞於文字。以文字學。則工於外。一切語言。咸崇粉飾。粉飾之辭。專心於外。心乎外者。必遺於內。心乎悅人。必至忘己。心乎傳世。忘乎自治。心乎斷勝。忘乎自斂。心乎誇博。忘乎反約。心乎綺麗。忘乎矢誠。巧偽日增。本質日斲。蓋文字與性命理微。可不戒乎。可

不慎乎。吾嘗聞之。天文燦爛。昭於河漢。地文絢煜。草木變幻。人文璀璨（音催璨）。樂和禮辨。皆出自然。無故巧飾。至文不文。文出於實。出於實者。文斯為至。後世多文。亦如無文。文非無文。為文非文。非文之文。文實非文。更可嘆者。習於文字。無乎不聞。聞非所聞。醜記狂博。至算無文。至親無文。皆以文行。巧偽生矣。本非忠孝。文為忠孝。本非友恭。文為友恭。放肆閨門。作為綺語。凡諸所為。敗閑蕩檢。以文文之。以致流弊。禍及椎（音垂）魯。皆昏污染。實質而文。即偽去真。反樸而巧。機械肇興。衆生無恆。匪惟不忠不孝不弟不慈不正。而且有甚。奸盜詐偽。顯為不法。鬻（音鬼）狠暴惡。陰肆毒謀。古道不存。今生罔悟。江河下逝。無與挽者。儒教失實。其流所及。愈遠愈分。愈偽愈亂。猶勿自悟。結社要盟。互相標榜。動生毀謗。矯誣上帝。喝佛罵祖。欺滅鬼神。譏呵釋道。正教正宗。誚為異端。仙經佛典。斥為邪說。謂道謂釋。毀棄倫常。豈知若輩。宜惟毀棄。抑且流禍斯世斯民。此何以故。蓋此儒流。為民之望。表之

不正。影愈邪焉。然此之輩。是為小儒。為腐為妄。若彼大儒。則必不然。大儒所見。直窺本原。知儒之道。與道與釋。同條共貫。無有二者。儒與釋教。總原於道。道根於性。性仍於天。天無二理。人無三教。教分於三。從後起見。溯原究委。有一無二。大儒知此。固所分別。各盡其道。事君以忠。固分自盡。事親以孝。竭力趨承。兄友弟恭。視處何位。遵端夫婦。以正防淫。事神維誠。治人以仁。愛及草木。恩被蟲昆。畏天明命。履地惕乾。無慚幽獨。克承以謙。知道

變化。教匪一端。但辨邪正。無妄識焉。是為聖賢道極於天。作君作師。經綸參贊。君臣定位。父子分嚴。友恭道立。兄弟情連。夫婦道正。陰陽無愆。天地以位。萬物無悖。風雨調和。寒暑以時。嘉祥滂（音旁）洽（音夾）至。沴（音利）氣以除。民物仁壽。仙佛何殊。生為世榮。終歸上清。立極天人。與天地存。釋教清微。肇於浩劫。觀空以空虛無寂。滅昔有至人。名曰然燈。立於中古。轉大法輪。教化度脫。無量眾生。佛傳始盛。次有佛出。號釋迦文。降種民天。降神睹部。是時周昭

甲寅之歲。西印度國有迦衛。其國王者。名曰淨梵。四月八日。太子誕。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以夙願故。舍國修道。雪山六載。精思苦行。鵲巢於頂。藤穿鄽（音纏）腰。臘月八日。覩明星出。豁然超悟。具六通識。負龍象力。開來繼往。闡教西域。初於鹿苑。繼祇陀林。黃金佈地。佛教崇興。四十九年。應化不一。是時比丘。尼比丘尼。并優婆塞。與優婆夷。凡數千人。俱同聽法。無不得度。有舍利佛。智慧第一。佛嘗因之宣記法要。有大弟子名大迦葉。得佛心印。傳佛正宗。佛親授記。是為初祖。又有弟子名阿難陀。多明第一。於佛滅後。傳佛教典。流佈人間。今之佛藏。皆所宣傳。延及達摩。以大神通。一夕收攝三十六處邪魔外道。設洪誓願。自西印度。歷恒沙河。至南贍部。說法演教。宗門大展。授祕密旨。從超悟得。明心見性。佛法無多。一切掃除。片言隻字。參悟本來。凡諸聰明聞見知識。杜絕不事。渾渾默默。領（音嶺）宗旨。悟諦因緣。無無所無。空無所空。內觀此心。如虛空際。如千江月。如鏡如池。如花中

香。如是空空。以無無空。故無所執。一字之妙。通達無礙。前無無前。後無無後。匪由聞見。恢覺超忽。任諸見聞。頹然自喪。以因緣故。得無因緣。禪宗乃熾。又有歷代諸大法師。通經律論。取大法藏。閱譯文字。搜剔妙蘊。傳諸三千大千。一切閻浮提界。廣為眾生。說無量因。解諸煩熱。化清涼境。拔諸苦惱。離大宅厄。濟諸幽魂。脫地獄趣。化諸六道。獲天人樂。利賴無窮。象教以昌。流傳既久。厥旨無聞。凡彼緇流。罔得真傳。東西剿竊。言語為宗。機鋒相

呂祖三品經

三品經

中卷

玉函妙相真人讚

通天位。復明此因。乾坤定位。大丹乃成。若夫道位。匪假言說。將以為實。何實非虛。將以為虛。何虛非實。將欲言其虛虛實實。實於何在。虛於何明。虛中之實。不可名實。實中之虛。不可言虛。實莫為實。虛莫為虛。實虛而究不無虛虛實實。而究難言虛虛實實。微乎微乎。不可為虛。而實是虛。不可為實。而實本實。不可以言虛虛實實。而實不外虛虛實實。至哉道位。無所名象。淵淵其淵。難探厥旨。故悟斯位。丹九轉矣。至於法位。受之師承。原

諸天命流行坤輿。大道既陳。法極神妙。變化由心。神通莫測。天地一粟。日月壺中。芥子須彌。大千毫末。揮斤八極。塵視六合。乍合乍離。倏無倏有。入幽出顯。虛空泯漠。驅神役鬼。雷電交作。謂之為虛。何所不有。謂之為實。何者非無。得心應手。心手相印。心無其心。手何所增。不參手得。隨心而運。變幻無端。天地為證。微乎微乎。生生不已。惟通道位。迺臻斯詣。故通法位。道斯成矣。其一位位。無所言說。並絕思維。微妙恍惚。極於希夷。更千百刻。未

有傳者。我今為世敷揚此旨。囑諸弟子。靜諦聽之。蓋此位位。在昔元始天尊言之。竊聞其說。自天而上。至無量天中有至人位之。又位天為之宰。地為之攝。人物幽明。咸會諸極。運化古今而無緣。主持劫會而無端。倪聖不可聖。神不可神。無無無無而亦有。虛虛虛矣。虛而亦實。聖不見增。愚不見損。天位乎中。天亦不知。地承其流。地亦不識。極一切物。皆運不覺。其存非存。其過非過。斯其位位。從何擬議。從何想象。若遣斯旨。位而位矣。夫

此五位。通之匪易。學道之士。究參厥旨。屏棄一切。潛心討探。位解超然。冥悟獨契。深晰精微。始覺本真。歸求祕鑰。丹鉛自具。爐火抽添。無煩異授。陰陽定位。龍虎交調。不事搬弄。自然而然。若弗明此。客塵染著六根。主權七情。孔熾。墮落火宅。安究位微。我今開說。誰復能悟。則有種種異論紛起。分門別户。各持一端。反脣譏誚。始猶執理。互為攻勸。各存一見。持論立說。要皆為道。左右保護。雖或出言。不無過激。明道之心。總屬公誠。其流既違。私

弊叢生。彼此相擊。各樹黨援。名為衛道。而實為己。究所從來。本先滿矣。嘆哉嘆哉。此種之人。在儒為腐。在道為賊。在釋為孽。其必夢夢有何殊乎。豈知三教本出一原。會道斯旨。並可不立。義古以前。有何異趣。宣聖誕生。太上現化。所參同契。性道昌明。為一為出。為一為入。入世之教。先敦倫常。君父尊嚴。臣子忠孝。兄弟孔懷。夫婦造道。生育種類。乾坤萬古。誕養羣品。天地為補。化機不失。造物是輔。斯教不明。萬世靡賡。物盈土滿。洪荒之初。世

界混茫。上下夫怙。故知此教。為道之倚。然遡其始。詎何擬議。惜哉至教久乃不然。窮通貴賤。貧富高低。大小強弱。多寡彼此。名利時勢。束縛塵纓。流浪生死。顛倒相尋。爭奪攘竊。詭詐環生。計巧百出。以術愚人。奸雄間發。濁亂人倫。相結以勢。相傾以能。舌鋒肆起。是非莫分。往復駁辯。同類相侵。各樹赤幟。一理紛紜。一見為此。一見為彼。相同者附。相異者攻。莫分莫辨。得失是非。莫究厥旨。莫晰厥徵。豈知斯道。異中之同。同中之異。異同之中。更

有同異。是非混淆。得失紛亂。逞其臆說。不顧道理。雖同一教。譬如讐敵。不攻不擊。一息不寧。誰復平心。公論罔爽。嘆嘆要言。何人解悟。嗟彼同門。猶如是險。況其他乎。且又有說。人心之壞。壞於文字。以文字學。則工於外。一切語言。咸崇粉飾。粉飾之辭。專心於外。心乎外者。必遺於內。心乎悅人。必至忘己。心乎傳世。忘乎自治。心乎斬勝。忘乎自敛。心乎誇博。忘乎反約。心乎綺麗。忘乎矢誠。巧偽日增。本質日斲。蓋文字興。性命理微。可不戒乎。可

不慎乎。吾嘗聞之。天文燦爛。昭於河漢。地文絢煥。草木變幻。人文璀（音催）璨。樂和禮辨。皆出自然。無故巧飾。至文不文。文出於實。出於實者。文斯為至。後世多文。亦如無文。文非無文。為文非文。非文之文。文實非文。更可嘆者。習於文字。無乎不聞。聞非所聞。醜記狂博。至尊無文。至親無文。皆以文行。巧偽生矣。本非忠孝。文為忠孝。本非友恭。文為友恭。放肆閨門。作為綺語。凡諸所為。敢閉蕩撿。以文文之。以致流弊。禍及推（音垂）魯。皆昏污染。變質而文。即偽去真。反樸而巧。機械肇興。衆生無恆。匪惟不忠。不孝不弟。不慈不正。而且有甚。奸盜詐偽。顯為不法。鷙很（音執）桀惡。陰肆毒謀。古道不存。今生罔悟。江河下逝。無與挽者。儒教失實。其流所及。愈遠愈分。愈偽愈亂。猶勿自悟。結社要盟。互相標榜。動生毀謗。矯誣上帝。唱佛罵祖。欺滅鬼神。譏呵釋道。正教正宗。謂為異端。仙經佛典。斥為邪說。謂道謂釋。毀棄倫常。豈知若輩。宜惟毀棄。抑且流禍斯世斯民。此何以故。蓋此儒流。為民之望。表之

不正。影愈邪焉。然此之輩。是為小儒。為腐為妄。若彼大儒。則必不然。大儒所見。直窺本原。知儒之道。與道與釋。同條共貫。無有二者。儒與釋教。總原於道。道根於性。性仍於天。天無二理。人無三教。教分於三。從後起見。溯原究委。有一無二。大儒知此。罔所分別。各盡其道。事君以忠。罔分自盡。事親以孝。竭力趨承。兄友弟恭。視處何位。造端夫婦。以正防淫。事神維誠。治人以仁。愛及草木。恩被蠢昆。畏天明命。履地揚乾。無慚幽獨。克承以謙。知道

變化。教匪一端。但辨邪正。無妄識焉。是為聖賢道極於天。作君作師。經綸參贊。君臣定位。父子分嚴。友恭道立。兄弟情連。夫婦道正。陰陽無愆。天地以位。萬物熙恬。風雨調和。寒暑以時。嘉祥游（音浙）至。沴（音厲）氣以除。民物仁壽。仙佛何殊。生為世榮。終歸上清。立極天人。與天地存。釋教清微。肇於浩劫。觀空以空。虛無寂滅。昔有至人。名曰然燈。立於中古。轉大法輪。教化度脫。無量眾生。佛傳始盛。次有佛出。號釋迦文。自種民天。降神嬉部。是時周昭

甲寅之歲。西印度國有迦衛（衛）其國王者。名曰淨梵。四月八日。太子誕。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以風願故。舍國修道。雪山六載。精思苦行。鵲巢於頂。藤穿鄣膝。臘月八日。覩明星出。豁然超悟。具六通識。負龍象力。開來繼往。闡教西域。初於鹿苑。繼祇陀林。黃金佈地。佛教崇興。四十九年。應化不一。是時北垣壁北垣尼。并優婆塞。與優婆夷。凡數千人。俱同聽法。無不得度。有舍利佛。智慧第一。佛嘗因之宣說法要。有大弟子。名大迦葉。得佛心印。傳佛正宗。佛親授記。是為初祖。又有弟子。名阿難陀。多聞第一。於佛滅後。傳佛教與。流佈人間。今之佛藏。皆所宣傳。延及達摩。以大神通。一夕收攝三十六處邪魔外道。設洪誓願。自西印度。歷恆沙河。至南贍部。說法演教。宗門大展。授祕密旨。從超悟得。明心見性。佛法無多。一切掃除。片言隻字。參悟本來。凡諸聰明。聞見知識。杜絕不事。渾渾默默。領（唐領宗）旨悟諦。因緣無無。所無空無。所空內觀。此心如虛。空際如千江月。如鏡如泡。如花中

香。如是空空。以無無。空故無所執。一字之妙。通達無礙。前無無前。後無無後。匪由聞見。恆覽超忽。任諸見聞。頹然自喪。以因緣故。得無因緣。禪宗乃熾。又有歷代諸大法師。通經律論。取大法藏。闡譯文字。搜剔妙蘊。傳諸三千大千。一切閻浮提界。廣為眾生。說無量固。解諸煩熱。化清涼境。拔諸苦惱。離火宅厄。濟諸幽魂。脫地獄趣。化諸六道。獲天人樂。利賴無窮。象教以昌。流傳既久。厥旨無聞。凡彼緇流。因得真傳。東西剽竊。言語為宗。機鋒相

對口舌爭雄所謂禪者開演秘奧認本來面無用淨飾若究厥弊貽害後人迷失真宗累主人翁出居故舍入無何有渺茫漂泊墮野狐禪迷罔狂悖呵佛罵祖儼大知識抑又甚者謬妄罔悟以譌傳譌譌以譌承我佛如來法法何法為究本根故空諸法文字不立非去文字恐後學流求文字中昧失本來故去文字豈知文字正難盡去去文字者曾何沿流但執文字作文字觀弗從文字究佛祕旨離失真宗是文字障斯害道矣更可憫

者罔知是經是佛心印傳流人間為彼衆生廣為說法俾有解悟即彼下等愚暗不明資經懺悔原令此輩生恭敬心朝夕諷誦久或明生了生死念力諸善行脫輪迴趣或悟精微超諸上乘非第口誦無悔悟心便可宿罪即假口誦求獲利益是彼誦時生大歡喜高吟朗咏令諸幽明一切衆生邪魔異類幽魂餘孽得聞是經普沾勝利咸蒙濟度非說是經但假口誦無持受心無恭敬心無誠信心無踴躍心無均利心無無私心乃為誦經乃獲功德自流日下日下日壞一切佛典指為衣食誦經之家以虛文求誦經之人以虛文應一切衆生以虛文故故輕是經而諸佛法罔有存者要知是經具大解脫如廣陵散化諸煩燥如摩尼珠化諸煩惱如般若船渡諸溺者如波羅蜜生諸津液如漆室燈燭諸幽暗具此種種無量利益但作文字草草看過便如糟粕豈何所賴以故禪宗知此等故掃除一切實心內觀空內外相寂坐位默領一參頭究極旨趣有歸於空空無所

空以無空故乃明斯旨若住暗室張一燄炬無物不見無不明朗罔所障礙無障礙故心體備異性天完足與天地俱不為物囿不有於物斯之為梵梵音清徹幽明交濟斯之為禪禪理淵微天人悉究究厥旨者佛菩提種如是如是西來大意作如是觀佛法盡矣若失道者開於元始示諸祕旨流衍位綱道爰生法法傳寶寶顯無量應金科玉律運御乾坤統率神人但彼衆生罔獲開道道法無傳太上降生厥多神異聖母娠育從左脇

下。脫胎靈舍。於祥孛下。顯髻皤然。指李為氏。八十一年。始離母腹。與尼山聖及雪山佛共出。一時為三教祖師。表羣倫傳法。無軀五十餘言。言言妙諦。隱柱史中。開化羣倫。冏有契者。紫氣東來。青牛西度。有一善世關門尹喜。夙悟真位。未獲其旨。覩茲靈蹟。知有異人。自關而出。爰矢誠悃。膝地頻首。向座乞法。道德秘文。覩相授受。傳諸後世。為道宗旨。入世出世。得開斯言。利賴普被。領其旨要。長生天地。與諸法劫。脫諸度趣。超證人天。隨乾坤

位。匪可年計。與天地同。不與天地同其氣。老迨後關教。八十六度。度諸真人。超證位理。道法廣佈。為諸神仙。被以梯航。能悟之者。靜坐圜（音圓）中。清虛寂淡。悟徹本原。一切作為。撥弄偷換。舉不屑為。自獲真宗。爰正天人。得無量果。迨後道傳清靜法門。冏或繼者。於是則有修命之說。分合陰陽。交配水火。取坎填離。遁閒位關。開基打乘。安鼎起爐。鍊氣鎔精。鼓舞神元。據結金丹。涵養孕育。爰受靈胎。以成我相。是以後天諸種種功。復還先天本來

真體。雖於太上道德。真詮路歸。第二無來。修行正法眼藏。乃其流遠。支派愈紛。遂有種種旁門左道。竊其餘說。創為邪論。充塞正途。則有採取真陰。以法鼎鉗。採取真陽。以益鼎乘。則有一種偷陰換陽。吸月呵精。以助之長。於是邪人妄附。通辭迴置。鼎器損人利己。更復猖獗。造諸惡孽。巧誘無知。誤墮惡術。迷失真宗。喪失性命。永劫輪迴。深可哀惻。復有一種妄尊大道。其人亦知此種惡因。爰事正覺。未獲真傳。求諸紙上。一切陳言。誤認糟粕

以為法乳。遂有靜坐屏氣。凝神於子午中。抽添火候。豈知位關一點真竅。本位不明。從何能透。乃至升水。水不可升。提挈真陽。出離本舍。無復收攝。較諸枯坐一無所事。其禍惨烈。豈知大道。止在清靜一有作為。斡造生矣。夫此大道。原諸無極。為太極根。生陰生陽。造化羣品。眷生靈功用。浩博本體。如如無形。無像無色。無聲無臭。味法以無所無故。無所事清虛淡定。寂靜道遙。乃於本體無所障礙。以無障礙故。無損壞。以無損壞故。無所失

以無失故道體具足本體圓明妙用顯行變化莫測因應無心通諸幽明洞諸天地貫諸古今昭諸人倫無終無始無鉅無細無乎不在無乎不行出有入無為物祖根故知遡流不如窮源得其源者厥流斯晰若究其流雖可得源然流斯極功反多緒以故至人言清靜教在於玉局開示真位無他作用獨指本源俾從位超掃除一切大道乃明明大道者無所用心而實此心以無用故故無不得無不有得乃無不通以無不通是為真人

待斯真人衍斯妙道無柔風會漸漓醨以斯風會生斯種人以斯種人習斯種教宗儒教者斥釋與道縱其論辨止道其迹未悉厥原故所辨駁自多敗缺夫究極旨儒者此命此心此性道者亦然釋亦同然其始賦受無有異者其中功詣或有不同為儒為實先致其知致知本虛乃求諸物格物為實物情既晰本知斯致知體既徹洞洞怡然五官之宰如如照耀罔所蔽焉心君泰定天命在我夫此性命三教合一豈惟儒流克明厥德

為釋求然但其用功各有師承佛教言空故小聲聞以斯聲聞落第二層此何以故蓋聲聞覺弄精神通用聰明得以斯所為若或誤用易墮他途反失佛性即無所誤而尋逢轍終有所傑其於佛法超然真契不存些子罔所罣礙究非厥旨故於文字一切掃除獨尋真宗真宗既徹萬化通焉維彼聲聞即是格致維彼參悟即是誠正誠則必明又何所事格致之功蓋知為道為夢覺關而誠與正人鬼攸分既意已誠是脫鬼趣超正人天

格物致知曾何所用是釋入門途徑較捷而儒之功較佛為密然而成功則一而已若夫吾道本於無為而究其要無所不為參論位契博覽廣攬以究本原本原既得無所事焉是其用功亦參格致第所格致與儒微殊而所參究與釋微同異者不殊同者不一然溯所以曾何別乎是故三教鼎分角立而不可無微乎顯乎有一無二儒以治世道以濟時釋以其教主持晰世為度衆生普救威會自開闢來人皆宗儒人皆修道人皆學佛

為聖為賢孰臻斯詣為仙為佛孰造其極習儒教者儒冠儒服儼儒中人而實非儒博聞醜記獵取聲名修己之業曾無所事反諸幽獨負慚多矣心地不明誠理盡喪揆之詩書所踐何事覧然志氣高談闊論動引昔賢巧為依傍而實大誤以墮本來是諸儒者發清靜心無墮惡因無人無我各盡所事踐形復性克履厥言於君盡忠於親盡孝友愛恭順信實不欺慈以接衆仁以育物不驕不吝虛中忘受不侮鰥寡不虐無告不貪不淫

不拂本性道之真仙釋之古佛不過如是如是之人乃能祀神神即其人乃能奉佛佛即等倫不假修鍊道體永貞不假參悟佛性圓明不假養氣大丹自成不假知悟禪理印真在天為天天尊其名在人為人人共尊親長存三界俎豆斯馨鴻世永賴三教師承是大聖賢為萬世尊出入陰陽理治乾坤上覆下載悠久無倫佛也仙也釋也道也無乎不奉無乎不欽不生不滅無等無倫三教宗師一炁歸根爾諸弟子信受奉行

玉函妙相真人讚

解徹位位妙三教總歸宗一元開闢洩宗風道法啟鴻濛萬象咸空與典利無窮

目錄
三品經
下卷
廣化真君讚
柳真師後記

清微三品至道極位參同妙典大乘度劫真經大道之根原於無始。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無物不有。無乎不存。或靜默機。或動行神。出有入無。為萬化根。入幽出顯。為造物心。古不為古。匪今斯今。微乎微乎。不可以名名之。為道亦起於人。我聞在昔太極未闢一炁渾淪。陰陽交雜。混混沌沌。天地倒亂。五行紛更。乾坤失敘。日月無明。人物銷鑠。世界咸湮。乍無乍有。若浮若沈。惝恍渺忽。汨沒紛紜。或上或下。飄蕩無憑。是諸上聖仙佛真

人。帝天神宰。祖位高尊。一切金剛。不壞法身。遇劫劫會。感化遒速。以茲銷鑠。漸喪其神。形神互化。罔保元真。一失永失。盡撥本根。萬年苦行。累劫良因。以斯厄故。無與為存。中有至人。名曰元始。憫茲劫運。大顯威神。攝諸帝釋。上聖高真。暨諸位宰。佛菩提根。一切聖神。納諸叅末。珠中藏之。又復收攝。萬炁祖根。於一指甲。奉與至人。號曰無象。納諸位寘。經三萬度。歷一大會。涵養孕育。哺以位炁。運以神精。轉以靈胎。煦以元意。由于入丗大氣初

凝。位風漸鼓。元宰陶鈞。始乃一炁。上浮氣氳。於是清輕。
凝結渾瀛。書法環轉周輪。如是輪轉。經三萬度。無所停息。
轉轉不已。漸次洵勻。而斯一氣。累落渣滓。漸結為地。維
重為濁。綱維八極。粗者為峙。池上精者為流。以茲流峙。
鎔化山河。凡諸一切。五行本質。各以其精。撰形成色。遍
佈塔與。互聚元炁。永固坤貞。維彼昊天。鼓舞盤旋。一氣
包舉。重復凝精。以斯地道。亘古無傾。與天對待。化化生
生。上者施與。下者順成。靡終靡極。或載或成。無體之化。

天地成能。以斯天地。交感化生。內出盤古。是大至人。憫
茲宇宙。混沌不清。氣機尚塞。化育難行。為此之故。特顯
化身。一晝一夜。七十二變。變諸種類。各肖其形。終變妙
相。厥體具均。頂天履地。是名為人。得理之正。得氣之清。
得精之妙。得神之靈。乃為三才。角立鼎分。可知生天生
地生人。生物各類。無乎不肖。無乎不神。非此至人。冥何
有因。是此至人。秉教無象。御居玉清。極之恍惚。無可思
議。清微之境。主持一切。天道地道。人道魔道。水澤幽冥。

輪迴六道。檢閱劫數。推運乾坤。主持天人。仙佛真宰。點
陟超證。因緣果報。御攝提格。大荒落界。無思無為。運化
無心。以無無心。故無無為。以無無為。故無無形。無聲無
臭。無等無倫。無無無法。亦無無名。無註無礙。無無無情。
以無思議。至無無神。以無神故。無所不明。無所不屬。無
所不行。化無不化。育養適均。是為元始。居於玉清。端拱
位默。運化古今。清虛寂定。杳亡杳存。無物不體。無息不
生。主宰位要。同歸始青。厥生在木。厥成在金。稟炁離大
坎水。蒙屯歸極。戊土中和。為君出大神咒。變理六陰。陰
靜而動。陽極斯伸。一陰一陽。五行聚精。妙合闢塞。虛空
涵凝。是諸五方。配諸五行。各有一帝。各居其心。各司厥
職。各運乃神。各奉位令。各奏厥成。是諸帝屬。各各有守。
以宣元運。以佈皇仁。而此元始。以無量身。度無量劫。保
固元氣。任數推運。無意無必。妙極自然。是此元始。居玉
清中運。無量身。極大神通。分身應化。各以其神。入居人
身。各各一頂。各各一元。始寓居其中。為一身主。為萬氣宗。

是此人身各以所得元始化身各顯神通極諸不可思議之時無所侵害無所危殆無生無滅無動無靜神含妙然無乎不注以斯之故故雖刼運更代遷嬗而此位宰仍無毀壞各以其所分化化身復歸玉清還集元始得匪所增仍圓妙相故知元始統於一元一元分化極於萬象萬象森羅總歸一元一元變化無所端倪無所思維靜極而動動亦如如動極而靜靜亦如如一動一靜一靜一動任諸動靜或分或合或復或離無不各有

一元始相各以其相各成妙體各以其相無假收攝各復本來仍歸一體而元始相尊居玉清微乎微乎是此玉清聖境莊嚴在大羅天極無上上至無所擬於無能者至虛至位絕頂之處非具金剛純一妙體極無所上功德苦行為諸天尊至尊真人望瞻翹首渺忽莫憑終無由至以無至者故其位境微妙莫測但以刼運循環往復皆所稟受是故五老偕諸真宰上詣玉清請授要旨乃見元始坐玉清中法座莊嚴天所希有是諸法界無有等者清虛廣漠寂淡逍遥衆所罕覩俄見其天五色並麗忽有罡風轉如車輪運行廓外而此玉清化諸億萬莫可度量此億萬天各各現化一元始尊出衆妙音如一妙音普為上下帝釋真人說衆妙因解消厄會躋斯衆生成脫苦趣諸位都境講說因緣蓋此因緣原諸浩刼為諸天宰此種微妙匪可言傳惟在學人各以所得論於元始剖析精深至哉斯境包含周遍罔有外者是諸天人欲觀斯勝惟絕思維端居靜坐趺坐凝神

空彼衆有如無此身如無此心廣衍浩渺如虛空際神開氣靜息機於密則有妙境從坐而開是諸玉清一切勝概星羅碁同棋布森然具現而此元始應化化身端拱位寂坐法座中現諸法象與吾神接蓋此元始一理撰結萬氣歸根至真無妄為無妄者乃見其神微乎微乎非虛非實若有若無無耳口鼻無聲色味無意想識乃契厥微乃獲覩之自位教息無與言者我今指示玉清妙道學道之士克體淵源屏絕思議默位靜悟心不著

物以無無意解秘密因參同妙契於子午時調息氣機萬神攝伏外內太素攝諸法象咸歸無有入泰米珠觀諸天地現一切法日月星辰山河嶽瀆萬昌億類大千世界一切形聲色相體質無不具足外相清好觀者各以其意得之出入極外立乎天根見諸天地如一脫粟是諸色相各於微塵剎中現之無所不有而實無有是此位微曾何擬議至哉微乎誰造其極我聞元始為開此妙極於無為觀空非空空無所空視有非有有則俱

有惟空不空而實空空惟有不有而實有有有乎空乎空乎有乎空中之有有不為有有中之空空不為空空其所有有其所空是為真位位而又位寓諸天中為天地根寓居人中為人身祖修性修命修道之士修此祖根祖根究具萬氣俱凝氣歸於命命統乎性性也氣也命也道也位也真也祖也根也是為元始玉清妙道夫此妙道傳於元始元始下傳歸本位要此位要機藏於玉清清微宮中紫霞錦囊非真真人夙器深重道根清淨未可與聞迺者至人法號靈寶憫茲下土未獲聞此至位妙道累劫經生無由脫解至於終極輾轉輪迴罹現法身在香林苑開演靈章金科玉律運化乾坤披度天人利濟羣品拯救幽魂是諸妙法廣佈閻浮流傳濁界依法持修超證妙果遵律度行普周六道然此法典金格精嚴持修之士非清淨體非清淨心非清淨行莫究位微蓋斯妙法變化無端極恆河沙亦難比擬上通於天極天外天至無極天天位之天乃無所象並無能

容無非是法所周流處下通於地極諸扶桑至虞淵谷及於地所不載之處無非是法流通環轉放而行之彌於六合卷而藏之退歸於密云有非有以無非無象則成像空亦如空匪可思議究何言說本之於心應之無迹來鮮端倪去仍罔極視之不見聽之無聲造化由我天地為因因應匪測度數莫尋微乎妙哉無古無今無等無倫清虛位密罔所由明惟此至人以至位道演至位法流通宇內雖至愚夫獲聞位訣咸得奉行無有弗

應無有弗靈無弗如意無弗從心故知妙法無有不欽無有不伏無有不承究厥由來本乎至真真實無妄萬法歸身以身體法以法衛生生生不息法法斯神神明變化極乎無因在閻浮提為法之師鬼神敬禮天人悉欽宗風以役御雷霆呼風喚雨救濟羣倫驅邪縛魅宇宙澄清人倫以正道德昌明八無出有法法遞承至道法備德行崇深功業廣被神歸上清若夫修士苦參位與養氣鍊形則有魔王統率眷屬來相侵擾乃伏斯

法收服邪精爰無所侮克究位寘無所恐怖無所礙滯無所障蔽乃克悉心鍊氣鎔神故知斯法保護諸道無能外者然此妙法是靈寶尊在上清境親受元始位理所撰匯所易得靈寶尊居上清之境禹餘宮中手搏青圓太極分陰分陽以奇變偶以偶成三以三化萬至億萬萬以及無算還以無算仍復一奇歸諸太極無所虧缺亦無註漏並無盈數以斯之故睇觀位微知此至道各寓妙法乃以所見即成是法故知是法皆道之體非體道者是法不傳微乎妙哉我昔幸見禹餘聖境居天之心其色炳燿其象昭明其形空閬其體清淨無物不有無理不存紛紜雜遝萬象森森靜無所有而無不有動無不形而實無形千真萬宰聖賢仙靈佛菩提衆罔不在焉下至凡夫愚與不肖莫不各各有一靈寶至妙至位無極變化至神明法惟落後天生種種障障敝靈臺致使一切妙法神化無由著見久乃沉沒愈失本真本真既失萬法湮淪悲哉嘆乎一失均失無有存者墮落

火坑困仍流轉與蠢動同詎不悲乎夫此上清具神通界境致昭嚴其所具設無不華美而禹餘宮色相莊嚴上懸華蓋有五色雲四面繚繞放五色光照燭一切大千世界皆成五色祥光瑩徹無有隱者其中復出微妙異香化為氤氳和鬯之氣偏佈諸天諸地之處一切天人餐是位氣皆各滿足無有厭者以斯勝概集諸天人咸至其下俄見上清聖境廊閣現諸樓閣琪花珠寶玉樹瓊枝仙禽異獸各各一名罔可形狀又現一切殿閣

樓臺金碧煜煌霞彩燦爛一切真聖位宰高士星冠劍履環珮瑤琚往來出入各顯妙相復有天真玉女之輩霞髻雲裳瓊珮彩裳各捧摩尼寶珠一粒環繞道前忽現天尊神人之像猙獰奇狀各執利刃弓矢戈戟現三首眼各能言視化六手臂各有捧持環立拱護變化無端是誰天人遠覩退矚莫能相即讚嘆希有無有異者夫此妙境罕所覩聞罕有能至至位至妙幾絕形容豈知此中更有位異抱其位與真為叵測大極渾涵萬

象具足以一黍米藏諸世界以一芥子納諸須彌以一毫端建諸梵刹以一微塵現諸法像以一寂聲化億萬聲以一孔氣變千萬形俄而日月任其盤旋俄而風雷恣其怒號以有為無原無而有非真非幻造化無方是諸靈寶出大妙音為諸真宰啟諸道藏宣說靈妙無量之法傳以清靜不二之儀金符玉篆科律森嚴傳授秘密無上心印金章玉質丹黃妙色無極位文轉授天人流佈塵世依科修奉乃者天尊慈悲度刼各以所得靈寶心印妙法真傳金科玉律下度人世遇諸真人道德崇高可與授者遂設玉局親相指示廣被退裔流諸後世罔敢不遵緣是慈腸遂各苦行以衍無疆歷千萬刼保固天地燮理陰陽調和元氣養育羣品利賴幽明超證神仙安奠五嶽建宰五方化及草木莫有異者是此妙法天子得之建太平治諸侯得之立齊治本士庶得之厥身以正鳥獸得之厥性以靈昆蟲得之而全其命草木得之而遂其生山川得之而鍾靈異湖海得之而

儲其神修道之士得此至要正位天真儒流得之而文明釋氏得之而見性真凡諸無情無群無色得此妙法各悟原因幽明罪衆得之而永脫乎輪迴故知妙法無可思議無可想像無可言說無可指示以我觀物以物觀理以理觀數以數觀天以天觀道以道觀法因法成象因象成形因形成質因質成名因名成物因物成人因人成教爰有太上宗靈寶法垂範後人故知上清真境妙法開道德教無窮無極豈不微乎豈不微乎是

此太上原於元始傳於靈寶降生塵世示諸靈異聖躬誕育髫齡皓然凡諸語言文字位與無用師資各體其要各會其微浩劫之前一切因緣各各明了浩劫以後一切道法各各貫通上極於天上天之載一切位微各各微悟下極於地至於幽冥一切祕密各各了然中極人事倫常道德禮樂國政度數文章至理淵微至道位要一切宏綱細目端委各各通達心心印證至聖尼山深相讚歎古今希有以斯絶倫妙質殊才諦觀位微具

大神通無邊法力憫諸衆生罕聞大道如聾如瞽盲心昧志爰闡靈章極五千言發揚道德清靜無為至位真要與理昌明教法廣備罔有遺旨爰有至人誕生其時隱諸下吏為關門尹法諱曰喜生而靈異聰慧超羣一瞬息間千行俱透博極羣書廣參位與惜乎無傳一聞未達遇者太上放大毫光照燭是處產此異人實為道器可傳斯旨遞駕青牛西度函關惟時至人默坐位晒音勉知有真人自東而來爰伸積愫長跽道旁丐求位祕

是時太上知是傳人乃著道德真經授之是此至人言下大悟豁然了了遂得天地不傳妙寶永垂至教被於無疆因著文始真經九篇闡揚道德太上以斯妙道有傳至教已立後世永賴乃復一氣歸於太清大赤宮中為道宗師是此天宮在太清境為諸天地位關至與一切天尊帝釋真宰聖賢仙道佛菩薩祖皆從此天印證位與得聞斯祕乃可得入大羅仙班是玆天宮為位之鍵一切有為無為至聖至神真人如欲得觀靈寶妙相

乃欲史進仰窺玉清聖境莊嚴必從是天經歷位妙感幸得觀是此太清為神仙都凡諸境界一切勝境光景迥異足諸異卉奇葩音巴香豔炫晴攝目素所希見復有山陵陵谷怪石異木靈巖絶壑藏諸珍禽異獸虎文豹采墨麟白澤青鳥赤鳳之物種種不同變現靈異各有殊觀又復各現雲臺方丈綺閣雕楹朱甍音萌畫檻白玉為街黃金甃音皺砌五色寶石徧佈諸地其中復有上位真宰天尊大聖羽士黃冠金童玉女各佩五色雲霞之

衣從容雅步出入道遙自然快樂內復有諸天神雲將或御虬音求龍或駕赤虎各執寶械環衛諸天是時太上默坐睇膝無所宣示爾乃五帝長跽音忌几前乞法垂教頻頸恭恪未敢遽起太上慈顏忽爾開霽乃為五老指示精微概爾言曰吾之至教久著一經名曰道德授於尹喜傳流人世依教持行登證仙道是時五帝各白道前是此道德清靜真經幽深位遠下士修道罕窺其密伏願聖慈示以位要爾乃太上為五帝言此至真妙道

之位微匪可口授要諸心參若或求諸語言之間人皆迂視不由師承妄為臆揣多墮旁門故第言其清靜無為收攝一切客塵妄動然後示以至道位微之所端倪俾其漸悟默會真位今爾再四求指其要我為言之子宜靜聽蓋此太清居天之中為天樞紐名曰位關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從此天先地而生有此一天然後氣通無象之始因無象中一位妙理蘊釀元炁乃獲長保先天後天壞諸天地山川人物若非是天圓轉生化氣機運息故諸仙佛聖賢真宰非通是天無由會見玉清聖境此固修士道德具足之時所宜急講者也吾昔於世以我觀天因見我身亦有太清至位之境其中位關統攝諸氣先天後天咸於此判分陰陽界立水火門上不於上必通於下下不於下必通於上上下相通必經是關左而會右右而會左必通是關然後歸一引陰交陽必度是關引陽濟陰必度是關是諸真水度關濟火是諸真火度關濟水渾水火而共出一原會陰陽而歸

於太極判極為兩合兩為一總會此關無有逾者然此位關居膂之中非上非下非左非右非前非後非淺非深胎音眙音春二氣嘿音默會神精始由下被終國上升匪虛匪實匪形匪聲形聲俱泯象態難名凡諸修士趺坐屏息澄清蒐慮調伏元神內無物擾外無塵攖任彼一切有情無情魔障相尋中有所言亦各無心極彼分擘不見不聞如是清靜無所緣因乃得默運真元之精由於氣海上至太清境徧歷周身一切法界至於

上清禹餘宮中經乎氣機至出納司上會玉清還乃下濟至於太清大赤宮中與諸一切三寶法物融結成境渾為太極先天之妙開基空闊納諸眷屬無有遺者爾乃得以收攝元神居處其中各家眷屬環相圍繞如坐鐵城如入奧室如登極頂如入廣淵周有見者是諸天宮更現光景供其娛玩復獻妙飲瓊漿玉液供其唆食復有祥光四面繚繞照燭一切無為法界是諸真宰羣相引導香花徧滿供具各足乃獲登於大羅仙班是此

至要總極位微匪所易得爾諸五老各以其身保護斯人得正妙果我昔開此至位要道以為此身此心此理本之三清還乃以所始得之身仍從太清詣玉清境是則此身與天無異三清妙道取之於己各各具足無或闕焉但此妙道傳於太上至精至微至位至奧雖極顯揚初學之士未獲師承無能致力我今於世廣施法乳開方便門示以戒徑為彼三教各述良因俾爾後學按法習行雖於至道未悉位微然苟力行亦或有得是諸弟子剋淨異同人我之見詳視審聽無生障礙共證是因蓋人一身惟精氣神固精養氣心神安寧藏其位宰無俾喪傾然此功要先淨六根六賊既伏七情無因既無情識乃無苦惱以無苦惱因無情想以無情想因無妄心乃得此心清靜無為若太虛然無所不有而如無有無無有故始無所障無所障礙乃無不靈惟靈斯神惟神斯通通無弗通遠明位奧我示修士先須主靜欲靜須誠欲誠須敬欲敬須慎慎無妄言慎無妄動慎無

妄意慎無妄因至無妄因雖歷煩雜嘈沓之處周有妄者以無妄故內斯寂謐主一無適以存其誠如是存誠乃與歸靜靜之極明自生焉由其能明是以能行備者敦行一切倫常周有愧怍則可入德希聖希天釋者能行觀空得空而非頑空求佛於心以心即佛即心即佛即佛即心相彼如來如是如是道士志人能敦厥行始以其神御諸元氣既以其氣收攝其精精足則一切氣皆足氣足則一切神皆足神足其氣氣足其精精足

其神如是具足大丹乃成是諸三教分門別户究所由來皆從一極尋原究委則彼歸宿仍會極中匪惟始終歸本太極無二無三即其功行由知而行由敬而誠由誠而靜由靜而明由明而神其中次第無所分更惟彼儒者多事格物其教為實惟彼釋氏從事靜參止明性體不修命元其教為空若夫道流性命雙修先固本根後參位要虛不為空實不徒實故其為教合天地人無有外者至哉道乎立於無始生天生地生人生物運化

古今磅薄宇宙入幽出顯披度羣倫或儒或釋為聖為賢為佛菩薩皆於斯道是二是一以至王侯將相宰臣修此妙道福祿爾昌治國宰民聖明天子修此妙道運祚悠長綿歷無疆嘆哉斯道推運刦會敦固坤輿遷流時序升沈二象運行陰陽體統太極保固天根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周應變化神乎其神修道之士克會位微鍊精氣神立其命原固其本真徐悟本來親見由然然後積累三千八百深宏功行以正金仙復由太清清靜無為受法靈寶開揚玉清元始真一至道積種種功行種種行願盡累刦立無量無等之功德於是殊勳懋績完足迺始親受玉皇誥命為大羅天無上無為至真位宰號為天尊與天地俱微乎妙哉爾諸弟子諦聽斯旨各各明了至位至道微妙因緣如法修持生大智慧無二無疑乃有十方至真上宰默為保護一切魔王咸為俯首在世長年或膺寵祿位極人臣或住名山道遷快樂天爵等榮無與等者為演此經永垂後世至哉妙道

法無等亦無倫一切有無情咸蒙是經利

廣化真君讚

寶瀅法同虛位得未曾元皇演化闢蒼宴靈寶九天開赤炁萬法歸宗復一元道德天微傳炁教混淪濁界露天心上清蓬嵂希觀相斡勃婆羅轉滄輪位炁坱升廓碧落雲篆凝虛現始青玉符頒御吞洁刦化化無端編玉京蘭林香噴陵谷易鳥篆虬章定玉衡祖根盤結天根固三十六宮盡含春真師鴻漏位位妙

一字因緣證上乘。

柳真師三品真經後記

嘗謂天經地緯。絪為璀璨之文章。海藏河沙。衍夫位妙之義蘊。久矣玉局宏開。兩間盡網緪之氣。聿哉貝書廣譯。三乘極棁筏之言。古今來聖賢心印。仙佛傳燈。載諸金石。播諸竹帛。雖徧五千四十八數而增益之。烏足計經典之旨歸也哉。則是仙經位範之昭垂於宇宙間者。朗朗然炳如日星。煌煌然光被上下。又烏可以燭照而數計也。尚何品之云乎。尚何三品之云乎。我乎佑帝師。普無量度人之願。現身說法。普濟羣迷。一片婆心。隨時方便。憫茲下土凡愚。汨沒日甚。斷喪日深。更兼左道狂瀾。肆行妄誕。愈見浸熾。而於三教本原。不特渺焉莫究。且復彼此交譏。互相攻擊。正道之榛蕪。聖言之閉塞。非我孚佑帝師。振臂一呼。大施覺路。幾幾乎墜地斯文。糜爛人心矣。爰於壬午之歲。鸞駕臨凡。降夫夏汭。集眾弟子。結涵三壇。闡演靈章。按宏正化。歷十餘載。至壬辰歲。始告竣天工。

付厥鐫印其經典之透闡三教宗旨理致淵深分者合之二者一之睹者明之疑者晰之統發乾坤之祕大彰今古之微誠希有之真文實至住之寶舟津梁未學啟迪後人其功德力豈榮之所能殫述哉又豈榮之所敢仰贊也哉第憶數十年來凡經營典務榮幸忝列侍從得以稍伸贊勳奔走後先時親優渥含哺法乳饗聽妙音見聞斯道之萬一於聖側固屬洽三諸弟子因緣際遇然皆我孚佑帝師惓惓不已不

厭不倦之訓勉而成斯懋績也於是大典鐫印之後我師即證無上玉清之果而諸子亦被利賴無窮之休獨惜近念餘年沿習漸微廣佈未幾甚有於斯典計慮者迺得金陵孫子守恕風慕位宗久飴道位獲親餘澤仰覩鴻文欣然拜悅矢力重梓以廣流通復慮經軸莊嚴奉持者未免憚科律之戒不能朝夕玩索以期體行似於聖心博施之功有所閉礙遂請易為簡快裝訂成函而其矢誠繕錄者則上元恪誠解

于也工竣乞誌始末於經後榮思至人窮神而達化固無等倫則其敷演至言博採而旁援應無涯涘特是道之精湛雖已洩於探幽鉤隱之際然而文之昭布必有賴乎斐綱調紀之人位教藩籬得斯誠信之子可作東南半壁矣我孚佑帝師無量度人之願不幾有所慰藉乎哉將見是函之徧惠海隅使衆生咸開道要獲覩真宗則三品之一而二二而三三而窮之十百千萬俾人人心目中皆有此三品一典其功

德力真不可燭照而數計也孫子流行之功與解子臨衆之力其福蔭又不與斯典長存鋟榮幸叨見聞之榮敢肆筆道其始末以誌冊尾將以為天下後世開知者勉修厥德云爾是為記昔旃蒙單閼孟陬上浣方山道士宏教真人弟子柳榮稽首拜撰

清微三品真經與　太上老君清靜妙經相表裏者也。清者本體之自然。人能澄其心而神自清。夫然後心無其心。形無其形。物無其物。以至於湛然常寂寂無所寂。靜之至也。其經所云欲既不生即是真靜。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即儒所云克己復禮為仁是也。其經所云三者既悟。惟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即釋所云照見五蘊皆空是也　三教聖人同出一時。余嘗學之。安行利行。勉強而行。及其成功則一。今人甫讀儒書便絀二

氏之學。毋乃其太不知量乎　太上以函關得道。再傳而得我　呂祖。為三教師。本清靜之旨而演為清微之經　太上以數十言了之。我　師則以千萬言盡之。由清而至於無無亦無。故曰靜。由清而至於位之又位。故曰微。微乎微乎。自我　師著之。為經劃切詳明。則又未嘗不由微之顯者也。此書放之可彌六合。卷之退藏於密。反覆丁寧。實為學道指所從入之路。大旨皆教人去種種妄心。以葆此精氣神。令通體光明。復還天性。是即所謂清也。是即所謂道也。既能除去妄心。自無一切貪求煩惱憂苦濁辱。而有不漸入於真道哉。充而至於太極真元。全體造化。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亦不外是。余素習儒業。於三教之旨常相印證。覺殊流同源。本無二派。喜見三品真經詭為異寶。深羨我　師當日以慈悲心運廣長舌而言之不已。乃長言之也。惜日又久其傳。負我　師牖世一片之苦心。故為之重刊以廣傳於世。豈敢自以為明道。將由是以求進於道也　師

或者亦鑒此向道之誠。以心心相印乎。是為序。

光緒丁丑年四月望後二日紫霞弟子張中閣謹序

桂林唐文光堂刊刷

道書集真

民國七年中秋月重刊

無生經

敬誦供奉
慎重勿褻

直隸河間府交河縣
泊鎮益店街常存板

無生經

慨自世風不古，人意反常。父兄師友之雅望，能副者甚少。天地民物之重責，敢任者不多。予幼讀儒書，長好仙道，繼奉佛經，口誦心維，身體力行。北遊燕京，觀帝王之化；南登洛伽，覩菩薩之靈；東入海島，訪佛仙之妙。深知佛祖仙真，明君賢相，與我大成聖師，周流列國，刪定諸書，普渡千秋之意，無二致也。倘歧而視之，則遠矣。今無生母著經將養身之法，與修仙之路，及勸世之功，三而一之。閱者必踐其實，始悟此經之妙也。平原修經子記

先哲朱老夫子諱熹字晦庵敘文

蓋聞天命謂性率性謂道道不可離可離非道喜怒不發性歸乎中喜怒中節性得其和致中得中天地位焉致和得和萬物育焉此所謂性性準乎理此所謂道道出乎欲乃中庸之原爲後學之要至儒者爭名非聖教之真至儒者爭利豈聖學之實哉今遵

聖師法語昌明聖道與佛祖仙師合爲一教予不敏謹竭師意焉嗚乎筆取功名心無主持藉聖道以網名名來而實未盡藉聖道以取利利大而義弗存豈聖人有此論乎乃儒者沿爲風耳昔李耳爲史官與孔師聚談旬餘出謂及門曰老子猶龍此吾之師未嘗謗仙也至家居語曰西方有聖不言而自化不教而自治未嘗謗佛也此二者記在書册由來多矣後世三教相爭各護已師如三國鬬智各保其主今問

孔師命敘無生仙經故傳此訓以告儒者勿限於聖教之處俗而不悟仙教佛教之能脫俗也

無上天宮無生老母經 一共十篇
宋儒朱熹夫子敘文
東厨司命竈君訓
無上宮鎮殿將軍訓
東斗五星諱
東嶽天齊諱
泰山靈宮訓
散仙長到
無生經 三
三教諸子皆到
無上宮靈宮訓
呂祖仙師訓
宋儒蔡沈訓
無上宮第二鎮殿訓
無上宮無生老母經
孚佑帝君讚
無上宮無生老母經 一共十篇
碧霞宮女聖訓
東方青帝諱
關聖帝君到
無上宮癡癡道人詞
無上宮待韋古風一篇
燃燈佛祖訓
無上宮第一鎮殿訓
無上宮無生老母臨壇詩
第一篇存神養氣周身暖
宏教真君讚
第二篇除剝陽復百病消

長春真人讚
無上宮無生老母經
玉蟾仙師讚
無上宮無生老母經
如來佛祖讚
觀音佛祖讚
三峰道人讚
無上宮無生老母經
無生經
關聖帝君讚
玉陽仙師讚
無上宮無生老母經
赤松子讚
洞賓仙師讚
地府牛剛將軍讚
無上宮無生老母經
無上宮桃花女童讚

亞聖孟輔讚
第三篇元氣順行生男女
李拐仙師讚
第四篇元氣逆行修佛仙
釋伽佛祖讚
正陽帝君讚
修經子證云
第五篇仙心快活俗心悶
四
桓侯大帝讚
修經子證云
第六篇身內乾坤腹內爻
武聖帝君讚
地府閻羅泰廣王讚
酆都大帝鬼由讚
第七篇十月温養育真體
無上宮瑞花女童讚

陳摶仙師讚
無上宮無生老母經
無党老祖讚
無上宮白梅女童讚
無上宮無生老母經
無上宮瑞雲女童讚
仙師孫不二讚
無上宮無生老母經
無生經
奎星帝君讚
靈官王天君讚
李仙長庚七律跋
純陽祖師七律跋
先天道祖袁身法
無上宮郝門王氏婦女經
無上宮香蓮仙女婦女經

修經子證云
第八篇百骸貫通大週天
無上宮女童曹班氏讚
修經子證云
第九篇不食五穀斷陰氣
丹陽仙師讚
修經子證云
第十篇奉行衆善修天仙
五
酆都大帝鬼由讚
曹仙國舅歌
杜仙拾遺七律跋
先天道祖原委論
關聖帝君切要論
無上宮曹門班氏婦女經
南海觀音菩薩養身法

光緒丙申秋月上橋劉莊劉某為母求壽設壇叩懇
無生慈母親筆著經普救世界、
善念通天堂小神驚惶急將此事稟回府說禍祥吉
凶耳速走、
土地到、忽聞求著無生經不敢執杖來此庭聽耳細聽
天上語速離壇座待院中 急退、
斗大大清國祿氣衝上蒼祥光忽閃耀善念大昭彰吾
無上宮鎮殿將軍魁光也 仙女臨壇特來護法。

無上宮女童運芳到 善矣哉劉母孝矣哉劉生為母增
壽求著經喜極了 無生 過午著經
東斗五星青原聿兆幸到、
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到、
東嶽天齊黃飛虎到、
秋蘭佳香菊花開碧霞宮中喜信來。 無生慈母經將
著掃塵候鴛細運排。 吾乃
碧霞宮中女童也聞 母著經特來伺候。
東嶽泰山護法靈官到 龍韜鋼鞭手中擒妖魔聞聲跑
不跌飛步護持仙女體常將正氣賽關爺
東方青帝產隸到、 散仙長柳子到、
伏魔大帝關羽到、 三教諸子皆到、
春搖搖水映山青夏搖搖日送火風秋搖搖樹連聲淡。
冬搖搖雪壓波冰今逢秋末設壇求經吾乘
母命來搖壇摩先作一詞調名西風吹秋月。
瑞氣單滿空萬聖來臨八方同花笑瓶口外香飛遍心
中佛觀大胜彌勒仙看瘦體赤松黑臉白牙孔仲尼赤
面長鬚關羽公梟妖遠去諸魔藏精千怪萬鬼衆精靈
莫敢現形。 吾乃
癡癡道人也專管看守門戶忽聞 慈母著經自叨擾塵。
因作俚言祈待斧正一
崇正黜邪慧森嚴常隨仙童降塵寰五色祥雲單聖體
愁看迷子溺俗緣。 吾乃
無上宮靈官顯赫清也仙童差吾巡壇汝等各加虔誠。

粉面油頭胭脂昏笑看骷髏塊谷人黃婆客頭幾日在
秋風掃葉夢遊魂。吾乃
無上宮侍童清香子也奉命臨壇先作古風一篇。
春風嫋嫋萬花開紅顏紫昏杏桃腮得意皇衣錦繡
乘機權勢羅旗牌幾多顯宦榮華過見女放蕩露巧乘。
衣食過度黃金盡耳聾眼花口發呆。治家廢為敗家治
窄人爭因笑人窄。古今顯報一個樣。葫蘆照樣摘
隱居不貪功名富淡飯粗衣常自在天心平淡掙衡罷

無過不及恰應該及早窺開生死路不貪名利自舒懷
得閒靜坐辦理欲或鍊神光照竅呂呼吸得明升降慰
周身和順陰霧開採得長生藥入鼎結丹養丹成仙材
普渡迷人功圓滿
玉帝丹詔下金階九族超昇離苦海千秋普渡化塵埃。
鍊形古有鍊形法採採拍提舞蹈排採取日光月華穴
心目通靈類仙材力舉千斤手如鉄混俗不怕寒暑災
君等各有善心在篇內妙意自揀擇

三教失傳僅爭名習真共識玄關竅 慈母悲悶恐失
路先著乱傳無生經。吾
純陽子也因 無生老母親筆著經特來伺候。
昌明三教數千年可嘆迷人不登船今門 慈母新指
筆特駕祥光來伺壇。吾
燃燈也因 母將臨特來伺候。
曾奉師命註書經不解帝王心內工今開壇中著新語
得意前來細細聽 吾

宋儒蔡沈也素菩觀經多有未解今聞乱著故來竊聽
劈山倒海顯神通萬古常伺 無上宮八大鎮殿我為
首特携金鞭來壇中 吾
第一鎮殿星圓明也
飛雲走霧急如風萬古千秋伺 無生今宵排戟來壇
上只為證著 無生經。吾
第二鎮殿月光清也 慈母將軍特來守壇諸子各加小
心萬勿褻瀆自取罪戾。止

月明星朗雲歸山、含淚臨壇講道源、可憐海底兒女
爲此新修大法船。吾乃
無上天宮無生母也。諸兒免塊苦海傳經。第一篇存神養氣周身畯
自開闢至今日六萬餘年　午運終未運始運會相連
世衛上人心祿千形萬狀　獨有這金線路永久相傳
貼紅蓮閉赤兒鼻中吸氣　入腹內過膝下直到足尖
從足尖轉足跟復往上走　過膝灣穿脊管上至泥丸
前邊降後邊升接連不斷　鼻中出放勿急須要自然

一晝夜十二時無有間隔　百日內太和氣出於丹田
陰氣散私欲淨心如赤子　陰神出凡體樂別有地天
玉皇經心印篇迴風混合　就是此一身法無覓無偏
純一子兩月內皆經此景　也因着許渡世願心甚堅
此一段爲第一專養九體　氣血調筋骨活周身舒坦

純陽子讚　調用步步登高

純純純專心透見奮陽氣漸長陰氣不存。好一似猛虎
穿山林子曰學而時習不捨晝夜愧陰魂。

柳子讚

閉目觀閉口喘穩住身形往前鑽下入地底上至天邊
無有間斷一百天和氣內裏陰氣外顯宛然似大雨淋
漓一身間。

無上天宮無生老母經　第二篇　陰剝陽復百病消
春風暖百草生人氣舒和　練基成陰氣淨萬病消磨
身體軟精神亮心意快樂　不貪名不奪利逍遙多麼
快活景世衛上無一能比　而且說陰神出能上大羅

這妙景並非是求諸身外　不求人不破財即脫奈何
離中虛坎中滿道子身體　這就叫後天卦無有錯訛

邱長春讚　調用水浮萍

太和和平轉春春容。不急不遲氣流行春風渡春浪春
日照春堤溫溫煦煦恰似春氣滿蓬瀛。

孟軻到

浩然之氣貫乾坤崇正不容邪氣侵道心不動千年久
名利祇堪擾俗人

無上天宮無生老母經　第三篇　元氣順行生男女

陽氣全陰氣盡自在逍遙　陰神出凡情斷堪上天宵
倘若是奔大乘顯修正果　須看清六陽時生長丹苗
丹氣動心關下如同雀躍　一身氣舉滿宛若似月高
元氣走到右腎如同駐驛　從右腎出命門尻骨下消
過谷道入外腎乘入尾內　從筋內散周身溫暖同袍
這就是氣順行生男育女　元氣衰凡形敗漸歸陰曹
可嘆的生平心未能滿足　使壞了這皮囊難以再高

有兒孫也不過襄前哭叫　陰靈回祂不能再逞英豪
倘若是有錯過陰司受罪　縱然是有銀錢買君不饒
或脫生陽世間貧賤困苦　任憑你胡謅經晝夜哀嚎

玉蟾子讚

調用風送白雲飛
西湖金波水中出多。翠竹千个。仙花萬朵。古詩頭陀念
彌佛波羅波羅。
李拐讚　春風風綠葉生夏雨潤鮮花嫩。秋來結子百八
珠圓正堪便。　調名自在菩提

無上天宮無生老母經　第四篇　元氣逆行修佛仙

仙門中求長生不迷凡情　看透了元陽氣能出身形
吃淡飯飲清水不貪厚味　穿衲衣踏敝屣不求華容
口內清方覺出甘露下降　身樣寒機能配太璞圓融
到子時心下動元氣出現　採清風入尾閭神氣充盈
藥行到命門外薄膜向後　不教這元氣回復散肚中
攝歸道凝神氣穿脊上走　到玉枕用氣力十分綫行
補放鬆元氣降不能再上　長春管如鉄石數日背脊

能一氣過玉枕將藥入鼎　千萬的入鼎底消化黍宮
倘若是用力過藥行額上　氣不散如釘釘難以輕鬆
採入鼎真陰降味甜如蜜　舌尖上美味甲渾身雞窓
吃一口長生藥數日快樂　這就叫不老丹百骸順通
共採藥過不了三十六次　藥苗盡祖殼中元氣不生
坎中陽漸抽淨變為坤卦　離中陰漸落淨乾卦原形
先天卦須從這後天變就　誰學會就譬如胎在腹中
這一段養身法名叫採藥　長生藥採淨了另換丹工

如來讚　調用蓮花盆

春陽坎宮生過五到前艮東風吹開冷氣上到空中阿彌陀佛地中陽真升入玉皇宮

釋伽讚　調用倒杓禪

心下雀躍踴躍平心靜氣觀所到雀出命門外急用巽風將雀單大風吹入天宮內無極圖落下長生藥

彌勒讚　調用捉虎上山

猛虎出穴雄壯士大胆當頭迎捉住虎項抱住虎形一口氣拿虎直上崑崙峯

正陽子讚　調用長板坡

胆大於身超子龍匹馬單鎗任縱橫青虹出竅血染袍紅七出七入萬軍中千古大英雄

三丰道人讚　調用梅花落

香隨風飛滿樹花笑誰胭白帶紅淺眼紫轉粉微日落西照明山暇笑舍陽光堆

修經子證云築基成了先情查採藥完時色欲暮

無上天宮無生老母經　第五篇　仙心快活俗心悶

藥入鼎爐固盆耳目聰明　渾身上俱體貼自覺從容

耳中靈當聞見鈞天妙樂　目中光常看見佛仙現形

身中妙口欲語無話可說　快意事真難以言語形容

欲立功心氣緩不能使急　願蓋德意不暇諸事來迎

雖有這性靈足不敢任性　光怦怕俗情擾身心不寧

父母體遺於我不能不重　有過後暗愧悔不善養生

思從前誠心學養身之法　用陽氣換陰氣晝夜用工

竭力用百十天陰氣散淨　一身內太和氣等於玩童

男子身十六歲元氣長足　女子身十四歲元氣充盈

男十六女十四周身氣足　宛然似築基好一樣情形

採藥完元氣出盡入離火　後天卦變先天坎離換宮

到此時乾在南坤卦在北　伏羲氏先天卦一樣相同

想當年子成人尚未落草　真性命未改變即是此形

到此時已成了先天弟子　許善願立大志感動天庭

佛與仙查驗準果有真意　聖合神試採行纔顯聖靈

關羽讚　調用陀頭恭禪

圓光罩陀頭，真性明亮照九州。幾番課佛號，幾番蓮蓮舟。辛勤過，安樂悠，高枕石眠笑看名利爭千秋。

張飛作讚

呵呵呵，吾作歌。長矛一丈二，大喊長板坡。人靜馬閒，賈兵任他亂如梭。調名張翼德。

玉陽子讚　調用春蝴蝶

百花盛開笑向遊子來。蝴蝶會意展翅闘仙懷。身吳香

氣足證粉腮。不暇管遊子作賦才。

修經子證云築基未成陰氣滿身，元氣雖動而不覺。築基既成陰氣散淨，元氣一動心即知。且無陰氣攙襍，方名真藥。顧其自然從命門到尾閭至筋頭散周身，此順行生人之所以然也。逆而採之，從命門上夾脊過玉枕，入泥丸，此逆行成仙之所以然也。古云欲要不老還精補腦。又云欲結長明燈，須用添油法。俱是此意。真藥採完，再學結丹。

無上天宮無生老母經　第六篇　身內乾坤腹內交

先天氣在臍眷藏，魏不動，須得起意率氣纔往下行。從蓮溪下行到丹田氣海，坤中氣下邊號在此留停。用坤氣載乾氣上行到肺，再往上不能行，艮於胸中。乾下降坤下走，復到氣海，坤上拖乾上起，又到肺庭。乾再降坤再落，又到臍下，坤復起乾復升，又過胸中。下而上上而下，來往不斷，交會入乾坤氣各降真精，仙門中起名曰丹結黃庭。

結丹時總得有羣真護佑，佛門內也得是如此纔行。聖門內會此法，孔子猶得三千士，僅得了性中善功。百年後得真訣，猶有孟子浩然氣，善於養自然充盈。公孫丑得大意，不敢多口，所以這四書內未嘗言明。今在此皈一壇明言丹法，為的是學道人不明丹工。結丹前總得求佛仙神聖，善願大纔能以感動神靈。或者是有明師來天護道，也能以乾坤交結的丹成。倘若是輕神明慢待師長，斷不能金丹成萬古流名。

赤松子讀　北風陣陣吹雪天亂絲飛雲葉滿天追鴻鴈
扇翅向南歸陽氣在南千點紅塵向南堆好像似蒼蠅
白雪盡入了戊已刀圭　調用白雲飛

關羽讀　秋香綠波無窮荷葉隨風拖花開笑日日照娑
婆天氣暖夜露多蓮子香凝滯心直可過碧羅一

洞賓讀　乾道純陽能生男天地交泰結金丹學到此際
凡寓聖善養金丹列地天

閻君讀　身內生身凡中有真脫了生死薄辦道隨仙君。

阿彌陀佛可好了替我操操渡世的心。

牛剛讀　生在紅塵中死死又生生到是何日了那如習
丹工仙丹結祖殼光明月在空佛仙真弟子奧妙遍蒼
穹千秋渡世界九族盡超昇

鬼白讀　幾多鬼魂叫屈冤全爲名利將心牽生死輪廻
無限苦看不開佛仙聖道如登山有人看破生死路跳
出苦海歸佛仙一朝養成真仙體阿彌陀佛永不入枉
死城中鬼魂班。

無上天宮無生老母經　第七篇　十月溫養育真體

從收心至結丹功效數層　俗中俗聖中聖超出塵帽
妙處在身以內無窮快樂　人不懂但看着別具形容
似三月春風暖百骸串透　如十六陽氣足一身雍容
雖有那不平事心無惡氣　雖有那患難境也無懼情
七情去性淨潔毫無俗念　八識泯心純正絕無惡形
君子心坦蕩蕩無墨無稱　賢者行常謙謙不同凡庸
今日事今日辦莫待明日　明日事明日辦不能留停

普道陵養丹曰天龍相護　老君他助仙方十月鍊成
十箇月小心景謹深履薄　無一處放大胆自是自橫
又有那張子房避穀四九　全因着拜明師名黃石公
今以後皈一道大興於世　傳丹書明大道先學養生
養生法不學會難以身慰　學會了這丹法能奔大乘
衆兒女誰不願快活安息　自古來靡強其這樣工程
修經子證云古今之妙莫妙於此法之妙古今之樂莫
樂於此法之樂乃無欲之真境立有爲之大根。

桃花女童讚　調用穿花針

繡花繡新花穿紗窗細紗。家中有母母中有家。觀新出月月觀新出霞。瓜熟秋風美美風秋熟瓜華容春色笑笑色春容華。艷淀艷淀好巧巧好蛙盤沙中沙盤蛙。

瑞花女童讚　調用水底月

萬派朝東洋龍女開鏡照粉牆。新花插滿鬢鮮衣配雲裳。香囊帶扣鈿拂塵掃粉粧。五色雲門外圍繞天仙女

終不慌張

陳摶讚　調用蓮花寶座

金烏飛過崑崙山玉兔跳出東海邊。萬里江山皆似水千點明星具合煙。幾時巽風串百骸。三更甘露濕舌尖任小盜宛將跳壁一盒相穩坐佛龕。

修經子證云上藥三品神與氣精神在上田氣在中田精在下田乃人身之三寶。結丹以前三寶分處結丹之際三寶合居。又生出真神真氣真精名為真人。

無上天宮無生老母經　第八篇　百骸貫通大週天

從記的金丹結腹內輝煌　上照透九霄外先天清陽

下照透九泉下閻羅地府　橫照透四海外四面八方

呼吸氣上下上周流不斷　湧泉穴泥丸宮自覺舒張

兩手昔串十指轉入手掌　到耳後會頭頂同下上堂

不丟氣不使急悠悠蕩蕩　自然的不過熱不過寒涼

從結丹從養丹大約十月　混沌袋脫了去將到天堂

女兒國飲陽水胎生腹內　七八月胎氣動動也無妨

雖然是脫混沌仍未出腹　數十口內呼吸不閒不忙

直等到天論定起名掛號　纔開屋閻關再走春粱

上行至天谷中難往前走　只得是住在此欲歇量量

修到此智慧開天理無盡　順嘴說好言語車載斗量

三年畢清虛遊須鍊避穀　斷百穀絕萬慮再學純陽

修經子解云丹在中田養丹十月出祖竅入下田跳躍不止。祖師議定名號使真人上升天谷清虛之宮養丹三載後天之氣周流一身四肢無處不到名大週天。

無党讚　調用鴻雁南飛

北陸寒雁向南日晷暖遠朔風冷連青空高萬里白雪氣相纏冬至一陽來復大寒二陽相攙回寅三陽開泰運萬千春風暖塵寰

曹班氏讚　調用花笑午日紅

春風陣陣催百花醞釀朝陽隈葉綠風嫩染枝青風姿吹根深自然枝葉茂養成了鮮花一朵春風中踩踩娑娑的笑臉胭粉飛

白梅女童讚　調用祥雲捧日

春日鏡高懸紫雲東升微相連白鶴橫飛碧落廣含烏舒雙翼伸頸喚叫醒了天下的迷人莫貪眠

修經子證云結丹之後温養十月乳哺三年此三四年中丹靈發越內而五臟六腑外而四肢百骸無不舒暢至於談道論德應事接物俱臻敏妙自然而然不化之化若出於不自知似發於不自覺直至避穀方閉目養神閉口養氣專用前降前升之功氣滿則不思食焉

無上天宮無生老母經　第九篇　不食五穀斷陰氣

築基成採藥盡結就金丹　温温養細細甫十月三年

性靈中清光溢道理圓穩　三四載智慧多超出塵凡

從此後再將這百穀免淨　七七日四十九穀味不餐

圍圇內無論是何樣蔬菜　與百穀一樣的不到口邊

總得是斷思慮靈光不擾　精神足陽光照一身圓全

呼吸氣用前降降至足下　用前升不住的升到泥丸

十二時不間隔專心致志　一身內陽氣滿如同火山

南天門撞不開斷不拉倒　拾氣力費辛苦定要開關

許大願不辭苦千秋普渡　任祖師試驗準不敢嫌煩

直用到七七足四十九日　大汗出又去了食中陰寒

食物中皆因着地氣生長　天陽氣地陰氣總得削刪

前築基大汗出散去陰氣　那陰氣習染的紅塵萬緣

這避穀大汗出又散陰氣　這陰氣百穀中地氣盤旋

散淨了食中陰一身輕妙　行動時好像似不與地粘

口中言龍靈敏不勞思索　應答內活潑潑月在波間

到此時再鍊身身學而歷　食萬緣前萬惡不染仙丹

瑞雪女童讚　調用香合包

清香撲鼻端穿筋透骨悅媚姍姍　一陣蘇活一陣甜酸汙出汪洋直薰的香透了崑崙山

丹陽子讚　調用一掃光

陰雲淡淡遮長空露不透鮮明萬里太陽紅忽然巽風起連連不斷吹蒼穹雲漸稀日漸明一色蔚藍天大晴日光普照光明世界大千同

孫不二讚　周用普救丸

春風吹陰氣歸萬衆桃花萬點飛天飄紅雨人遊山隈暖氣薰透南天扉

修經子證云避穀之法前降前升上衝頂門晝夜不懈則腹中氣滿僅可飲水或飲米湯偶食五穀及園中諸菜棗上百菓則腹中撐脹欲吐不出欲瀉不下每食一次數日不慰必待食物消盡腹中方快避穀共四十九日周身汗出食陰去盡以後用面壁之工

無上天宮無生老母經　第十篇　奉行衆善修天仙

避穀後食氣清食陰去完　大腸內鎮腸糞三個去全

能飲水飲滾水不飲茶水　爲的是茶刮油腸胃發乾

飲滾水免酒肉並戒五辣　葱韭芥蒜蓼椒概不準喫

獨有這薑胡椒花椒數品　能去寒能順氣也能消痰

此三辣不同那五辣氣做　不用戒可常吃能以延年

飲清泉食柏子更壯身體　戒酒色戒財氣斷了俗緣

印書文及經卷陰功浩大　造廟宇塑神像福蔭綿綿

修橋梁平道路方便第一　講善書傳善事功德無邊

濟貧苦救殘疾仁及同類　放飛禽救魚蟲積壽長年

重五穀惜百草不受凍餓　敬字紙重書冊聰明暗添

捨藥材拯疾病已身康健　施茶飯免饑渴不斷福田

施綿衣周貧寒身無惡症　放粥飯飽餓人腹少灾愆

誦經咒逐外祟身家安靜　拜佛仙得護佑時常平安

古聖人祭如在祭神神在　不媚竈不媚奧不得罪天

今世上無知人任意妄作　不信神不怕人只顧眼前

金丹道避穀後奉行總訣　三百條大善功就成地仙
能行上大善事千三百件　玉皇詔勅封為天仙狀元

本星讚　調用萬佛塔

千善萬善不離一念孔道卓爾孟氣浩然八仙同赴蟠桃筵大肚仔佛笑黑臉的鬼判俱都是分別善惡自己心高裡算

鬼由讚　調用全然鼓

笑斂迷糊頭吃菜不吃油有金不換米有馬不騎牛有

妻不疼母有師偏自由百年片刻到底常愁

王靈官讚　調用雷火鞭

吹開妖氛斬斷孽根任花無情笑任魚有沫噴正氣不隔自然的紅塵不染心

曹國舅歌

坐得了箇得覓清了箇清西王母的桃甜無生母的淚漣你若是不信萬歲皇爺年年要錢

修經子云　道同明月生深夜　善似春風鼓太和

洞賓仙師七律跋　仙丹不外一身中滿氣周流百骸通呼吸春風花醉酒精明秋水月當空交媾雨露含新蕊培養瓶盤灌舊躬葉落羣山爭出現紅塵佛染插蒼穹醉仙李白七律跋　醉抹楓林胭脂紅斜陽返照萬里同幾番黃葉飄雲外千點蘆花綴水中雁識寒霜南夜渡龍催細雨東皋濛物華天寶羣山秀脫俗月光照滿空

詩聖杜甫七律跋　醉入桃園鼓化工養生妙意滿蒼穹黑雲飛淨星千點黃葉落完山半空高臨峯頭春信裡

展看蓮蕊綠波中水心明月無形白海面太陽有意紅丹熟別具香氣沸道成自爾樂情通菩提樹下珠圓亮羅貝花前露洽融笑斂迷人蝴蝶夢愁看濁世杜鵑風輕搖柳線鶯音嫩淡抹松紋鶴背龍斗室祥開天上路拳盤吉兆夜來臨九霄玉詔傳金闕幾次鉛靈聚火宮喚佛枝間鸚鵡坐送仙戶外鳳鸞多今宵得見三生幸明晚再談一寸真

修經子云　養生須食長生藥　修己不離克己方

先天道祖原委論

自伏羲畫八卦起名先天至文王變先天後天留傳先天卦論的是後天天外在人身說的是兒在生前母腹內兒在胞呼吸臍內乾六陽在頂中神光圓全坤六陰在臍內不增不減乾在頂坤在臍此名先天至胎完頭落地衣胞已破乾中陽墜下去名爲離卦坤中陰得乾陽坎卦變全先食乳後食穀身長氣壯精氣神十六歲後天長完

自此後人心動人身勞苦人身上漸消耗不及從前消耗到八八年六十四歲先天寶精氣神一概消完人在世全憑着後天之寶後天的精氣神撐持身間有惡人說惡話當辦惡事把善性淨作踐敗壞丹田上丹田神光壞性靈不足中丹田氣不順腹病暗添下丹田精血衰腰疼腿軟全因着不好善壞了心田有善人看破了生死有路有卓見看透了生死在已

先天氣再鍊成三教真體也學神也學聖也學佛仙佛教中鍊性光普照世界大綠慧大光明普救三千仙教中論的是命門相火鍊成了自能以出入地天聖教中論的是在止至善不學善就名叫邪說異端神教中論的是善惡有報報應早就報在自己身邊報應慢報應在兒女身上或受罪或享福全由祖先也有那報難淨陽間不了到陰曹脫不了受罪陰間再就是來生報人生命運或貧賤或富貴或成佛仙

今生命全抖是前生種就今生事又種下來世因緣今生事今日報神不暇辨越多了善惡事更好報完耐一日再學着耐上一月耐一月再學着耐上一年耐一年再學着耐上三載耐三載再學着耐上十年一輩仔不過是數十餘載能耐心多行善感動上天能耐心勤鍊丹鍊法不又鍊不又最容易成佛成仙無生母疼兒女不肯棄捨著新經傳後世普渡人間汝等來願行善當把經造維揷錢刊板後萬古流傳

將此訓鐫在那經文以後　勸世間男女休迷世間
要緊的穿樸素身勿俊俏　吃適飯喝溪水別貪酒煙
男女欲先學戒後學能斷　身體壯私欲少纔能鍊丹
三丹田人身上人人皆有　誰會鍊誰能以成佛成仙
就算是鍊不成身少罪孽　强其那貪名利死去白玩
小心着行善事越行越會　仔細些鍊丹田多鍊多添
斷別了會一點就要自滿　自滿人學鍊丹難到天仙
看世間學道人多有任意　不好問不好學偏要上天

孔聖人從十五學問問學　到老來願學易求壽加年
曾三省顏四勿誰敢自是　禹惜寸陶愛分俱是謙謙
人衣食學知足聖賢稱讚　公子荊善居室萬古流傳
若學善與鍊丹切莫自足　若自足是自棄永迷凡間
勸汝等回心想百年如夢　何不學元陽子少年成仙
縱然你不圖好不管報應　親遺體也該知教人言歡
倘若是不修丹也不爲善　人身上這張皮不能常穿

先天乩訓　後世寶筏　勿謗於口　實體於身

先天道祖養身法　光緒丙申乩訓

乾首坤腹震爲脚巽股離眼坎耳刀兌口艮手各占位
八卦之靈無人找。
自天地定位公議生人人身一性儒曰天理道曰真魂
釋曰靈光名爲三教仙鍊真氣氣貫一身百病漸消首
之氣乾神掌管鍊首氣閉目反聽合口調息使首中之
靈氣不散腹之氣坤神掌管鍊腹氣戒酒除葷去妄念
忌淫慾使腹中之靈氣不散手無過持足無過行股肱

無過勞苦養身體再加搓手搓面揉脚揉膝一身氣
血周流不斷疾病自少更加拍捶舞蹈九體倍壯壽眼
雖少以善增壽無不延年如無養身工夫皮囊敗壞內
而精氣漸衰外而筋骨漸老雖陽壽尚多亦不能生汝
等各有善性各有善心當看清報應立志順天前生今
世天自酌處得暇用壯身之工以作行善之資至於貧
富全由勤儉與命半在人亦半在天非已所獨主今後
大劫非善莫免切記

關聖帝君切要論　光緒丙申冬月乩訓

自清定鼎二百餘年至道光二十七年南京荒亂至同治七年山東搖擾此雖天數亦由人心今洋人練勇靖兵安閒終有後患汝等陽壽未已當速行善事以求免劫夫善之切者勸儉養生孝悌盡性而已學此四字可以爲富翁可以爲正人從此擴而充之善事無窮得爲則爲多多益善如欲守中鍊性當改過收心遷善造福存神養氣許愿格天自能成道普見學道有成之仙佛

無思無慮能忍能耐修其天爵終歸上乘後學之錯在不勤而懶不儉而奢不孝而肆不悌而傲至於爲善更不竭力無怪乎心好道而身受貧愁身好道而天加災殃也今後大道明傳任人自擇能遵吾訓必能有成倘師心自用不聽吾訓恐善道中人成惡魔中人矣

大道混全徹底清周身氣血路分明廻風吹散陰霾聚瑞雨潤開體會通金線穿成關口破玉芽長就鼎心平乾坤合罷真人出九九純陽課細程

俗情擾擾亂如麻　誰識污泥發翠花

壇下善男信女列　細聽我語說根芽

想當年在漢朝幼讀孝經　父師父細講論教我敬聽

先修腳要周正莫要偏側　後修頭要潔淨莫要蓬鬆

身上衣要樸素不要華美　腰中帶要緊記莫要胡攏

五官上用鏡照平和爲貴　四肢上學安雅恭謹爲宗

口欲言未開口先看人面　既開口要細心不可惡聲

聞已言聞已聲並聞己意　察人眼察人面更察人情

千萬的順天理莫背天理　幾十年雖安生焉能長生

凡作活學勤苦不學懶懈　凡作飯要熟成尤學精工

翁婆老固然是小心伺候　翁婆少也不該粗心傲容

好媳婦孝翁婆並睦妯娌　舉家人老合少無不心疼

見鄰里遇親戚處處周到　抖說好就能以萬古流名

勸汝等學會了這篇乩訓　再來訓更有訓給着你聽

倘若是聽了訓不念不辦　對不住賜訓的一片恩情

無上宮女童曹門班氏婦女經　第二篇

勸婦女在世上該學善良　有好話學會說不要誆張
善言語未出口先從心想　像個理纔可以合人商量
面目上學和順莫帶惡樣　有惡樣說好話也不算強
修頭腳學乾淨不要俊俏　正道人斷不學奇怪荒唐
針線活學結實切莫奇巧　飯食上學熟成莫要鮮臟
逢初一遇十五竈前掃淨　斷不該輕神靈忘了燒香
過日子切記着勤苦為上　斷別了學懶巴不學賢良

吃要省喝要省儉省自己　待旁人要厚道切莫淒涼
孝尊長總得是學問學答　見同輩也要學不彔不剛
處晚輩雖然是輩面不大　也得是小心着不可強梁
命運好凡事順謝天謝地　命不好事不順仔細思量
或者是求明人指點正路　或者是認不是暗禱上蒼
誠心求自有那靈神暗護　斷別了說怨人發橫逞強
婦道家從古來柔和為貴　天有眼報應好給好兒郎
到老來享安穩不愁不病　這就是現世報天理之常

無上宮女童遵香仙子婦女經　第三篇

婦女晚壇前皆欲問善言謹將俚語寫勸諭養心田
人一生不過是數十餘年　能幾個為兒女戚笑親前
倘若是出了閣身難自主　總然是願盡孝也得作難
何不思勤苦些早報親德　強其那親歿後哭叫蒼天
人為女不出嫁勤惰任意　到婆家有翁婆不能由咱
雖然是夫婦和不吵不鬧　不孝順就惹的人人憎嫌
好媳婦能勤謹斷不任意　察親心親面纔敢開言

該說的小心說不敢大胆　該做的仔細做不敢多言
孝父母敬兄妹全家和順　無論誰說起來皆誇良賢
好名聲天心悅福星護佑　妖魔鬼聽見說不敢近前
常言說人好了上天見喜　福緣加命運順隨時安然
到老來兒女孝照樣行好　這就叫報應快現在眼前
人老了自覺着老而無用　應強其多念佛打坐參禪
性光足照透了三界以外　就算是個心靜身也舒坦
斷不該多說話挑三和四　惹人嫌遭天報疾病千連

或者是燒心香恭拜慈母　或者是拜日月祖師相連
學行好先學者會說好話　學勸善善人多更覺喜歡
天保佑加恩點不愁不怒　安了生到西天穩坐金蓮
蓮花香噴其那五味之美　周身上直薰的得意忘言
汝等記此女訓得聞就念　省的到陰曹府難見十閻
閻王爺專管着不善之鬼　行善人好處去不到陰間
陰曹府在地下黃泉以外　無日月無晝夜慘慘悽悽
愁煞人無天地幽暗寒冷　號煞人縛罪鬼碓搗磨研

分了形脫生在濕化以內　爲魚蝦爲蚊蟲實在可憐
論其來占想贏能有多少　到落的不成人難乎不難
何如這學仁厚不爭不鬪　幾十年就能到自在仙盤
切記住口念佛學佛救世　斷不可再發惡胡說胡談
願養身勤學這無生經卷　再學着多行善培養福田
精氣神鍊成了天仙證果　耐着心渡世界永不落凡
從今後千萬教合爲一教　無非是勸世人同上天盤
有緣人早回頭速歸正路　塵世上不是咱久住家園

觀音菩薩養身法　紅顏白髮一世熬。爲老爲少心常憂。可歎塵世不久住。空勞心身水上漚。

今日裡天氣暖善女跪壇　善心至能感動千萬佛仙
命我來對善女傳道傳法　衆善女細留心側耳聽言
一口氣鍊成了純陽證果　不過是養身法無窮無偏
先念佛定心神穩住氣血　次叩齒運筋骨身壯體堅
再吹氣兩手掌搓耳搓目　耳不聾眼不花老如童顏
到夜間用雙手輪流搓腹　能去寒能順氣能消食痰

清晨起手吹浴常操腰腎　能操去多少年腰疼虛寒
兩足跟通背後太陽經絡　上通頂前通目大背之間
搓足跟用津液手無燥火　搓久了筋骨壯行走不難
手搓久或有火津液洗淨　再就是吹清氣手軟如綿
有力者用滾水大加洗盪　水剋火筋骨舒皮肉鬆寬
前邊訓誰能學越學越好　學會了更有法對汝細談
縱得把名利事不離不即　說善語存善念培養福田
善惡報天作主不由人算　養身法學熟了再接乩傳

除痰妙法

除痰妙法 一

除痰妙法不用食藥。能將一身痰涎。盡從口鼻撤出。毋用此法。先飲滾水三碗。待水氣潤透周身。痰活然後用除痰字音。引痰出殼。但所用之字。多有音無形。故毋借用字音。不必溺於字面。祈閱者諒情。更盼博雅君子。細加改正。使完璧無瑕。令後之讀書學道者。單憑太古元音。掃淨一身中糊塗黏痰。豈不樂哉。

痧音黑。痧痧痧。痧痧痧。痧痧。痧痧。痧痧痧痧痧。食△△痰涎往外催。隨音催在咽喉內。

咳嗽一聲吐一口。

哏音痕。哏哏哏。哏哏哏。哏哏。哏哏。哏哏哏哏。

哏哏哏。胃中痰火往外趁。趁到咽喉往外吐。

吐罷胃痰咽清津。

吭音杭。吭吭吭。吭吭吭。吭吭。吭吭。吭吭吭吭吭。胃中食水走入腸。氣隨音動往下降。

大小二便不能藏。

鏗音坑。鏗鏗鏗 鏗鏗鏗。鏗鏗。鏗鏗。鏗鏗鏗鏗。

閉口頂竅鼻中鏗。鏗出鼻痰傍人中。上堂有痰用舌掃。外搽內吐鼻中空。

嘔呼呼。嗚呼呼。嗚呼。嗚呼。嗚呼呼。呼。呼

兩箇嗚呼呼。一箇嗚呼嗚呼嗚呼呼。再將呼呼

一直念。肺中痰涎能吐出。氣衆中。出痰法。

呵音喝。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心中浮火往上拖。隨音喘在口以外。

次吐痰涎淨心窩。

除痰妙法 三

咳音亥。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

咳咳咳。心包絡中痰上來。隨音來到咽喉內。

咳嗽一聲吐塵埃。

哈音■。合。哈。哈。

長音一字哈。心下臍上痰外拉。痰隨氣走至喉

內。恩限一聲土了他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臍下尾頂氣動了。氣隨音行引痰上。

痰到咽喉吐一遭。

恩限限。恩限限。恩限。恩限。恩限限。

兩箇恩限限。一箇恩限恩限恩限限。念得肝胆

濁痰上。咳嗽一聲吐出昏。

除痰妙法 四

唉咳咳。唉咳咳。唉咳。唉咳。唉咳咳。唉。

兩箇唉咳咳。一箇唉咳唉咳咳咳咳。再把唉音

念無數。右腹痰出復念唉。唉音哀答鷓聲

唵喊喊。唵喊喊。唵喊。唵喊。唵喊喊。

唵音下行氣轉上。喊音轉上氣到頭。念得胸痰

到鼻口。哼哼吐吐痰勿留。唵音安。喊音舍。

嘆音豪獸叫聲。嗷音敖張口怒聲。

嘆音氣到腰以下。續念嗷音氣升喉。吐出腰痰為一次。舌攪清津嚥嗓頭。

嘍咳嘍哇哈音亥笑聲。唉音哀應聲也驚問也嘆也先念嘍咳嘍哇哈。次念唉音聲疊疊排。膝上腰下痰上走。口吐鼻哼痰出來。

膝上腰下之痰。升於腹中者。從口出。升於背後者。從鼻出。

嗆哈咿嚘欸。嗆音呵。清真寺中。掌教人。稱為阿訇。咿音一。嚘音要。欸音哈。

能念嗆哈咿嚘欸。痰在膝縫往後拉。逆行至頂下鼻竅。舌攪上腭吐痰哈。

唉嘆。咿嘆。咿嘆。欸。唉音哀。欸音哈。

唉嘆咿嘆欸。腰膝足痰往後拉。隨音轉到鼻與嗓。哼吐即是除痰法。

哼音亨。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音閉口從鼻出。頭上之痰藏不住。隨音來到鼻與口。除痰兼用哼與吐。

嗆哈。哈哈。嗆哈。咳。唉。

嗆哈哈哈嗆哈咳。接念唉音兩字排。手臂肘肩痰到嗓。咳嗽一聲痰出來。

以上共十八段除痰字音緊接避穀掃淨周身痰涎。心清淨凡一切救世。佛仙聖神入殼出殼毫無妨碍。則神人合體普渡八方。隨緣度日再用中九轉工夫。

中華民國七年中秋重刊

通天經

直隸河間府交河縣
泊鎮益店街常存板

通天經由來　平原皈一子記

嘗思天道好生、人心惡死、鬼狐精怪隨意而來、佛仙聖神、因緣普渡。大清光緒丙申、有請余治病者、診其脉精靈祟也、請通天教主處之。乩命誦通天經、念日月咒。遵訓行持、病即痊愈、因著此經及日月二咒。但出貲刊印、獨力難成。故邀會衆善敬付梨棗。此光緒二十二年七月間事也。

通天教主九品仙經目錄

先賢朱夫子諱熹字晦庵敘文

第一品　先修五倫入善道
第二品　戒侄三妄用佛功
第三品　願意無病習養氣
第四品　會捨善財得仙方
第五品　結丹總得天加護
第六品　温養學成大僊人
第七品　悟開理障出苦海
第八品　去淨爭心即天堂
第九品　總而言之學寡過
正陽帝君跋文　附長歌一篇
關聖帝君跋文　附桓侯訓語
燃燈佛祖跋詩　先賢程頤跋詩
醉仙李白跋詩　左拾遺杜甫跋
唐尚書王維跋詞　附日月咒

通天教主九品仙經敘文

慨自天運午未、人生艱難。雖王化恩深、而人習驕詐。雖天恩高厚、而俗尚紛華。父訓師教、誨者諄諄、聽者邈邈。所以風塵下趨、天愈高眇。會佛仙聖神公議

通明宮三日始定。凡有請乩無弗賜訓。昨聞通天教主藉乩著經。吾竊遙觀、喜不自已。今因設壇特來作敘。

人性無弗善也。談惡者謗善。至善人之性也。作惡者背性。今不得已三教合一。佛寂滅無私念耳。仙清淨無欲心耳。聖人忠恕教人不失本性之善。寡私寡欲、以天理爲準。以人情爲度。無非望世人心思善性所蘊。口言善性所推。身體善性所包。不可自滿。滿則招損。不可自盡。盡則自棄。性中所有靈光一也。正氣二也。天理三也。夫無理則氣不正。無理則光不靈。然僅以理傳則氣之何以正。正之極何以妙。不明矣。且僅以理傳則光之何以靈。靈之極何以大。不顯矣。清太祖歸五台捨富貴榮華。受鉢孟裘裘。非無識者所能爲也。昔有張良得天下以予漢高。歸山不仕。豈俗人所能爲者。遍觀古今數萬餘年億兆之衆有學佛成佛者。有學仙成仙者。獨少學聖成聖者。何讀書人竟不及佛仙弟子之大有造耶。

孔聖聖師命吾昌明聖教。與佛教仙教同舟普渡。臨壇勸世。以助王化。以明天心。以慰父兄師友之雅望。使人人皆成善人。歲歲皆成豐歲。天悅於上。民安於下。君王無爲於宮中。豈不懿歟。

大清光緒廿二年歲在丙申荷花生日越後三旬有七日新安縣儒士配享大成殿十哲之餘居西南第一位姓朱名熹字晦庵乩著

通天教主九品仙經　第一品

精靈妖魔滿世街　萬法歸一從此開
奉命普救崇症好　因此傳經化塵埃
吾通天教主也　壇上用酒不用諸肉

自堯王　第二年　降生於世
春正月　十一日　子時降生
十一歲　睡夢中　有神相告
世界上　惟有這　修煉爲宗

學收心　看破了　各利由命
習養性　不求那　衣食美豐
獨有這　父母恩　不得不報
聽呼喚　任管教　莫忘恩情
處兄弟　常記念　同胞詣重
能幾載　不去世　同歸幽冥
處妻子　勤囑託　學勤學儉
敬尊長　和鄉里　善處家庭

交朋友　先分別　善惡好友
斷不該　交兇人　不論人情
不架訟　不撥唆　息詞解鬪
勸男女　學忍耐　各求太平
一方安　一國洽　忠在一國
天下安　八方寧　恩遍蒼生
佛仙聖　渡世界　先教寡欲
能寡欲　自和順　斷不豪橫

不限定　受君爵　食君之祿
能勸善　這就是　忠於皇廷
大忠臣　莫大於　佛仙神聖
盡心力　受辛苦　普化衆生
今有這　歸一壇　求傳經典
先將我　十一歲　神語著經

第一盡倫常　善根通天堂
誰誦第一品　改俗學善良

金落鎖

萬物皆天生各安太平誰求道德誰求功名那知全是前生種今世事種來生阿彌陀佛須學會善言善貌善心行

吾年過十一歲好善好道拜黃龍道祖爲師每入師房問道問法必叩三十六叩然後聽講會記師歌一段

歌曰笑人生似蜉蝣貪富貴賤幾到頭今日忙忙明日游游不覺不知入丑牛子媳孫男哭晝夜親戚朋友弔去留陰魂入冥難聞難見空思愁

吾跪師前求不死之方師云有方汝聽吾傳

歌曰心戒妄想妄想勞神身戒妄動妄動勞筋口戒妄言妄言勞聲音戒在三妄纔有工夫入道門

吾叩謝還家立志戒妄非要言不言非要行不行非要事不想數月之後又去拜師師云吾收弟子已足四萬五千餘人皆好道而不求道求道而不行道行道而不悟道悟道而不勤道惟汝面帶空光毫無自足之病吾再作歌汝熟讀審思而力行之

歌曰垂竹簾閉兌宮調息綿綿不聞聲心課佛字字清一連一氣不透風念的心身皆無

相清淨靜空見性明

師命用此坐工百日以後再來問道吾叩謝還家每逢開時即專心課佛數日之後漸覺天地人物俱見自然內無雜念外無死擾百日之內如別有天地心身安泰寬若神仙自思學未深入即得妙境若竭力深求必更有奧遂因復造師室叩懇指示

二品終

妄想妄言妄動去　佛心佛口佛形來

落梅花

西風陣陣涼、寒透黃房嬰兒降地、復上天堂。姹女尋踪、不離上皇。阿彌陀佛、黃婆作媒、癸理巧陰陽。

吾造師室、備述前效。師合掌良久、喜而笑曰、自開闢至今六萬餘年、劫運之會應汝掌教。普渡生靈。吾先傳汝道工、得開即用。百日後再來見吾。

歌曰、性似火中龍、時時飛騰。降入靈關鎖、滄溟下穿地府、上拜天庭。不捨晝夜不消停。身去百病心得一誠。塵世上那有這春容。

吾得道工、歸家勤習。志以率氣、充滿一身陽復陰剝、體如烈火。憂罪中太和氣動、身似雨霖。心如赤子、自覺快樂、無能比擬。數日忘形忘言、別有妙遞。因自作一歌。

歌曰、烈火騰騰灼身、如火燎焚去陰霧露出陽燦。周身百病盡消耗。阿彌陀佛、宛若純陽到天曹。

吾向世人詳言、皆疑而笑。或猜爲迷、或謗爲魔。無一有眞識者。吾見世人不悟迷於俗見、不求出苦心甚悲之。亦無法救度。自思道淺空言無補。不如學習法術、令人帖服。再令歸道、方能有成。因再造師室、求教法術。三品終

有事敦倫盡性、無事課佛養心。動能有爲、靜能有守矣。然更當以一身之氣、去一身之病。陰寒消散、陽熱充盈。如孟子之浩然似顏子之卓爾。父母遺體、疾病全無也。昔女媧劍道氣壯三千年。彭祖養生壽高八百載。無非神凝不散、氣聚能生耳。此養身之法爲踐形之本。人人皆可學者。亦人人皆易學者。閱者思之。

平原禹法子記

通天教主九品仙經　第四品

鬪天鵝

吸吸吸、心降至尾閭。黃芽出土來腎際。腹同後谷上、起十分氣力往上提。鹿車牛車俱上走。車與頂齊。墜入離火甘露下。蓮溪。尋叩總祖師求教法術。師大怒曰、內丹未鍊、凡身僅慰。即與心救世。汝不自成、便想成人。譬如未步學趨、必見立蹶。吾不教汝。尋跪任

責、求師指正。師云、汝能捨財樂善。即三天祖師勸善佳文。使男女老幼向善順天。吾再教汝。尋受師命還家費錢數百吊。印善書數百樣。求師施送。師合掌瞑目良久。笑容可掬。歌曰、陰功浩大普救世人。歸王化盡倫常。戒貪詐。順天地、救上下。太平世界人不辣。尋復跪求道師曰、汝有此功德。吾稟明○○上帝。準汝採藥結丹。聽吾口訣。

藥是元陽一日六時出黃房。長到命門外。吸氣逼藥上天堂。大鼎內、化似炸。金丹變化否尖嘗。採盡長生藥不見。急結丹陰陽。——尋叩謝口訣、還家急煉。數日之內、丹芽採淨。尋不知結丹之工。再造師室。師合掌瞑目。良久開顏。謂尋曰、汝結金丹、作何事業。尋對師曰、已幸得道、脫離輪迴。結丹之後、普渡紅塵。師曰、普渡一生、中乘法也。普渡千秋、大乘法

也。但渡一身、小乘法也。汝於三乘、願修何法。尋對師曰、願修上乘、普渡千秋。師作一歌。歌曰、修小乘、鍊性情、還善改過、丹道不求高明。修中乘、擒虎龍、陰神出殼陽神未成。普渡同時三代超天庭。修大乘、鍊鉛汞、陰剝淨陽純。明金丹鍊成太陽紅。九族超度、萬古化導無俗情。○歌畢、命尋附耳、賜尋結丹之法。尋得訣而歸。

四品終

通天教主九品仙經　第五品

月兒高

無極光、土裏藏、心下腎上正當央。光變精精化氣、一直走到腎中地。急急採、緊緊鍊。大鼎不動爲正辦。等到藥盡離變乾乾坤坤、交丹成金不換。

予歸家後用三下降。用三上升。上上心關不下丹田、凝結於喜怒不發之中。交會數刻、忽覺佛賜佛光、仙賜仙氣、聖賜聖理、神賜神靈、如夢非夢、如醉非醉。周身之靈川會海百骸之氣雲歸山凝聚中。樂莫喻、別有天地非人間。因作歌以自娛。

十三

歌曰、後天乾下降、降到下田。後天坤上起、起到肺間。一來一往相接相連、宛然似天地陰陽常相撓。腹中快、身上安、幾幾乎自覺第一仙。

予告父母兄弟皆相驚訝。予告妻子奴婢俱相慶賀。予告鄉里親朋悉加猜疑。予心自忖莫若告師。師曰此後當生憂懼、勿生歡喜。恐喜則氣散、走失眞丹。再者諸佛菩薩羣仙衆聖皆來試探志之大小心之純駁、俱鬧品格。妖魔鬼怪魍魎魍魎或來偷丹或來結親或來欺壓千百變幻難以數計。且新丹初結未能堅固如鷄抱卵、如龍養珠、收氣勿急放氣

十四

勿促、似鹿運尾閭、似龜納鼻息方能養成大丹照開乾坤也。今作一歌、汝切記之。

歌曰心似太空然似遊龍不急不遲周身遍行也嘗嘗立也嘗嘗坐卧無情也有情十月丹圓跳出苦海上洪濛。

五品終

藥基成採藥盡、即結金丹。孝哉身內生身樂我先人常有後。溫養畢乳哺完、永行素志忠矣俗中渡俗、勸他和氣以呈祥。

三教子識

過天教主九品仙經　第六品

打鞦韆

閉目仔細觀下至陰曹上至天。調息勿太忙、勿忘勿助走徜徉去去去復來、翻身一直到天台。行行行似停、舟浮水面風送蓬。予得師訓謹遵法語不敢少違。忽一日有一書生到門請見。予邀入室生問予曰吾聞天下之事俱待人爲。汝藏焉修焉息焉游焉閉戶蕭居將自暴而不言善言自棄而不行善行乎。聞汝素有大志志在行道於當時傳道於後世。今杜門不出謝絕塵間何也。予曰天下之事有德者主之。有能者處之。予自覺無德無能拜師學道待學道有得之後德見諸行、行學寡過方敢立言。汝以吾同於劣僧毫無佛心、予豈無佛心者。汝以吾同於劣道毫無仙心、予豈無仙心者。汝以吾同於劣儒毫無聖心、予豈無聖心者。且學問之道實至名歸義至利來。普天之下盡求名利。不務實行不思義盡將見佛仙聖神弟子墜入地獄。謗學佛仙聖神者、變爲蛇蠍。天覆而不欲覆、冬降瘟疫夏降癘疾。地載而不欲載、水不直流、土不發生。人欲愈奇天報愈甚。予將先修身而後化世。先成己而後教人。無他意也。書生笑曰且看後來。今暫少談。長揖而去。予思久之自作一歌。

歌曰勤修勿怠惰三省四勿細琢磨。何爲當克之記何爲無私之佛心。何以致中行何以致和浩然之氣何以養。彌高之道何以卓。阿彌陀佛參玄悟妙鍊波羅。

六品終

袞丹十月忘形忘言。世人不解。每多疑問。不知修丹之工。如讀書然。須閉戶十年方能大成。超出俗人萬萬也。畈一子誌

鳳凰展翅

笑迷人逐日愁、不知命運各自由。何必喜
子傷禮無來無拘任自已何必怒、怒傷腹
膨悶脹飽成氣脹。今生前生報今世來世
兆、何用哭來何用笑。
子居家數月、詣師請安。師曰人命各不同有
枯也有榮全是自家種、老天一樣疼該居家

數月何面有矜色、切戒自矜。子告以書生問
答。師曰、汝言雖是、但未學成、即欲撥辯、恐走
丹靈、以後戒辯。作一小歌、汝常自警。
天不言四時行、地不語萬物生。佛仙聖神與
誰爭、丹中妙幾人明。發得圓全有性靈口勿
耗氣、心勿耗精安閒自得常太平。笑我我不
管、謗我我不明。欺我坑我我仍寧、任世上千
強萬壯號搦不了我那修大乘。

子歸至中途、遇一尼僧、左肩負米、右手提酒、
見子即笑。笑又唱曲。子趨而過之。回家熟讀
師歌、歌熟於心、仍用溫養丹工。忽腹內脹滿、
從心下跳出一物、跳至下田、跳躍不止。子驚
疑不解、速造師室、對師細說。師合掌瞑目、良
久開顏、歌曰溫養仙丹勿燥勿寒、週身之氣
上下相連。一年如此、名小週天丹全。脫殼先
在下田。他日飛升天谷之間。　七品終

裏孩兒

整整為護用週天、金丹跳躍在下田。倏然
對首氣回轉、仙丹跳上天谷間。瞑目卧、想
必來清淨空洞堪養丹。
子聞師歌、淨心清意、用小週天、忽下田跳急、
如不能容、從下田降入尾閭、從尾閭上升天
谷。子因師歌辯明、安之若素、不料有一惡人

謗毀丹道杜門唱罵予速讀戒氣歌以自勸歌曰忍氣氣不傷報應在現時天堂讓人人怒消報應在解怨爲高兇人兇神截不多年陷入網羅天父地母一樣看作惡的終趁了衆人的願

予讀戒氣歌數遍心若罔聞有家人怒曰人謗於門汝不出問在此靜坐何也予曰天下之人皆天地兒女有能包屈者天心憐之有

好想贏者天心憐之量大容人學爲君子心小好鬬終成小人小人見小智小享福終小君子心高智高免禍終高諺云不與惡人爲讐惡人自有對頭人不能報天必報之汝等勿因惡人而生惡氣數日之後聞此惡人得一惡疾醫藥罔效晝夜哀嚎不死不愈予家安泰無少虧損可見天道好善惡惡無負於天下人也

八品終

節節高

積福福常多多道多德多波羅丹圓圓如天天視天聽天保全佛仙聖聖佛仙仙法仙助仙無邊玄奧妙奧妙玄玄幾玄理玄更玄人似傻傻似神神心神慧神崑崙

予居數月詣師問安師曰汝未閱世吾教汝法且賜一歌每晨將一天所作先識其要臨

機小心觀變切勿自是事過當分別可否求高明指點以生悔悟每晚以賬自記功畫一圈罪抹一火至月晦總功總罪自勸自戒待善滿三百地仙證品與佛仙聖神列地祇者共議救世待善足一千三百與天上佛仙聖神共議救世汝改過遷善切莫自畫

歌曰人齊天地方對住三才一氣心超天外天外天祖師見愛有過速改改淨過給免災

孰無善不遷遷盡善三天衆祖共差公幹。與天地參　九品終

人之一生、催數十年耳。髮白顏蒼黃泉路。近回視已往所作、幾同幻夢。故陳摶祖云紫綬縱榮爭及睡朱門雖富不如貧言富貴無常也又云愁聞劍戟扶危主閑聽笙歌駐醉人言文武不久也。茲因李悟淨素有崇症醫巫雙愁請

通天教主處妥。乩命誦通天經、念日月咒、每日朝拜。精靈妖魔轉爲護法。不第前病皆愈、抑且後病永無矣。夫九品仙經一敦倫二課佛三養身四願命五借假成眞六重道脫俗七性命出苦八冤讐消散九順天度世。寡欲立功。如遵訓行持去病猶小者耳。且能延年誠力行久遠、即長生亦有望矣。然不可徒曰誦也。　三教子賢言

日色曈朧妍似花、夜雨初晴現朝霞
昨聞壇著通天卷、特來藉乩作新跋
吾正陽帝君也、

自盤古至今六萬餘載。午運將終、未運將始。交運之際陰陽五行俱雜純正世事人情駁雜異常。上自天子下逮庶民奇怪之事千變萬化。

上帝奉〇〇先天法旨命將傳眞詞普渡紅塵。惜數十年末得高徒、故淹沒至今昨聞通天仙師親著經卷、按傳眞詞本義錦上添花、盡中複色、欲廣大覺金丹之傳使天下家喻戶曉、人知養性、世少惡魔、吾掌仙盤、喜不自勝、今幸設壇、故來賜訓、且作一歌。

羣心疑　衆口謗　百千萬秋
看不透　金丹道　仙家所留

小靈驗　準能以　小病皆去
大靈驗　直可以　無病不瘳
用三段　通體內　自覺貼慰
六段　混沌開　衆仙同儔
九轉完　善功大　天仙證果
三天上　立妙境　任己周遊
今宵訓　畧敘談　此卷大意
奧妙處　總得是　勤心運舟

受的苦　包的屈　捨的名利
纔能以　一步步　登山到頭
無論是　何等人　皆能修煉
不過是　有多少　不能同籌
吾弟子　今已滿　一億之數
通天師　派度世　著經傳留
凡精靈　與妖怪　皆屬師管
誰生謗　脫不了　患難憂愁

闔聖帝君跋文　壇設土橋　香椿劉莊

蓋聞積善餘慶、作善降祥、誠意毋欺、正心無滯、始能擇善以止至善。古大儒修身齊家、以化一方、杏壇道通千古、由善根深、則善葉茂耳。今儒輩思名利、夜迷烟色、儼然聖賢衣冠、可笑也已。下少眞學士、上少眞忠臣、君恩厚借以縱欲、天怒彰借以網利、朝野上下、幾無完人。

上帝悲憫、命降神於庭、藉語於乩、以教迷人。奈迷人不悟、或生疑謗、不識天心、妄生惡口、天必誅之、神必絕之、定其謗善之罪明、狃于爭暗犯天律、誰使之惡、誰同其禍、天道福善禍惡、千古不易、豈至於今、獨不然哉。今通天經著畢、吾不詳跋、但知爲勸善養身寶卷、故來作跋、以教迷人、倘悟乩渡、或脫冥罰、不然惡報速至、後悔無及、汝等

觀古觀今當認清果報急急爲善以盡己性、切莫好善不專、如遊子迷途、徜徉不進也。汝細思天下之人、或貧或富、或賤或貴、俱有由來。豈善袞身心、竟無善報哉。然不可自以爲倒、妄加擬議、不求高明指點、枉勞工夫也。今既有經、更當求訓。如限於所見、自滿自肆、猶井中蛙耳。焉知天光之何如大也。切囑諸子　　跋文終

桓侯大帝張飛到　善人天喜悅惡人神怒生草芥螻蟻命賞罰吾定能去

帝君救世非一日矣。其嚴也、嚴於嚴父。其慈也、慈於慈母。蓋由心同日月、氣貫乾坤。故馨香俎豆、遍天下也。今跋通天經、慕古悲今、體天憫人。猶恐好善學道者、自滿自肆、不向壇中求真傳、迷迷糊糊、費心田。縱然好善學道、切不得指點不圓全。侍壇子記

通天教主九品仙經跋詩跋詞

燃燈佛祖訓　七字詩

誰家積德誰福厚　誰家作惡誰禍多
學善無道終迷路　學道離善無奈何
通天教主傳經卷　三界共議笑呵呵
諸子印送功德大　猜靈妖怪亦波羅

先賢程頤訓　七字頌

一部金丹立妙經　無窮奧意透瓏玲

白眉赤子皆堪請　真道高僧盡可銘
濂士昔年曾禮斗　趙生今日更排星
天堂公議通天卷　茅屋爭看燈影青

醉仙李白訓　七律讚

瑞烟香透九霄天　新卷爭傳渡後仙
性善楚稱人是寶　道高蜀話牛穿烟
黃昏霧散窺涼月　紅火焰消放碧蓮
趙子乱心聞至味　楊枝甘露灑三千

唐詩聖杜甫訓　七律讀

粹語香穿九九天　金光道味悅羣仙
百花院裏鸚鵡綠　萬笏堂中龍虎丹
紫氣東升函谷月　黃芽上吐玉爐烟
欲知新卷通玄路　掃淨塵心意萬千

唐尚書王維訓　梅花調

蓮香擺、胭脂腮、眼子出泥看仙才頭頭
俊俏、瓣瓣麗乖、自古爭誇荷花開月似

鏡燈明齋好以似通天寶卷誇天台

謄經書懷　三教子

苦讀詩書慕古賢　青雲萬里命無緣
忽聞丹訣能離俗　隨學黃庭思永年
忘却空中烏逐兎　專求身內汞投鉛
思衷幸得天憐憫　常使皮囊伺佛仙
功名不得志、隨起成仙作佛之念、幸佛
仙垂憐、每令扶乩、將使予終爲弟子、幸

禮拜太陽神咒　一遍一吸　借光取氣

東方結璘大帝君　仁同天地恩同春
大公無私能普照　去寒添暖發人身
我今朝拜添和氣　再學仁德如春溫
凡事多問多商議　不敢迷糊似雲陰
學的明德同日月　普勸世界出迷津
功圓果滿心無蔽　永證無上純陽眞

凡誦此咒、一句一叩、念三遍畢、叩三十六、

禮拜太陰神咒　念日月咒、起拜跪叩、

光明世界夜中燈　照開烟霧亮洪濛
三界十方俱洞徹　八萬由旬鏡在空
我今叩拜求清氣　凡火消散二目中
桂花賜我香滿體　百骸清淨百脉通
供奉巍峨仙君位　三十六叩廣寒宮
元氣出竅升天月　祈將昏濁盡掃清
學十惡解、習四聖經、改過遷善、自然靈通、

傳真詞

中華民國七年戊午秋月重鐫

直隸河間府交河縣
泊鎮益店街常存板

傳真詞由來

幸得芹香門學業精深醫方果異病變層層有友贈養身法數種誠心默試應驗如神用工數月諸病皆痊復思借道經購買丹書隨閱隨用愈試愈靈沉心數十載獲效萬千層欲公諸世惜不能文因被設壇扶乩我訓數月有餘方得告竣欲養身者按法用之內調氣血外和皮肉中舒筋骨週身之益貼真可以形容此醫書之上乘勿藥有喜閱者請嘗試之

三教子記

三教版一傳真詞目錄

傳真詞由來
傳真詞敘文
傳真詞五戒
傳真詞一轉
傳真詞二轉
傳真詞三轉
傳真詞四轉
傳真詞五轉
傳真詞六轉
傳真詞七轉
傳真詞八轉
傳真詞九轉
傳真詞十篇
傳真詞補空

傳真詞目錄

傳真詞尔引
傳真詞敘解
傳真詞戒解
過提心寢過滄海
順轉性能上碧天
天堂地府來往走
雄風烈火書夜焚
採得長生藥入鼎
結成不老丹養身
男兒懷胎是奇事
道者言乳兒有天
參贊化育各盡性
佛仙聖師普渡人

養身之法無過於此

乩訓三教歸一傳真詞引敘解

○傳真詞引

引曰、壯志慈悲超萬古道心耿耿貫千秋。生今度世情如昨、堪笑無人能解疑者、燃燈也。

吾幼希賢聖長則學仙總乃好佛境雖殊理無異焉。茲後之信釋者輕仙修道者輕佛業儒者不希賢聖偏輕仙佛果解仙佛乎。今三教子設壇來三教歸一之訓吾在天盤乩

傳真詞 一

太上仙釋迦佛大成聖公議其揭三教真諦彩書一編使後世有志佛仙聖者免入歧途焉。

○吾先賜敘

敘曰三教之中佛法普慈以慈悲爲立功之要仙心學淨以感應爲化世之方聖門主靜以忠恕爲教人之的古來三教輪迴普渡紅塵今歸一途圓者宜會其全焉。

○吾自解佛法普慈以慈悲爲立功之要

解曰空者即金剛經所謂空心空身空世心身世不能遺空須漸漸習之故曰普空慈悲者慈是慈愛喜人之爲善悲是悲憫憐人之作惡爲立功之要者佛家立功以勸諭戒惡爲要也。

○吾自解仙心學淨以感應爲化世之方

解曰淨者心無欲學淨者仙家寡欲清心使心漸至於淨也感應無感弗應以善感門有善應以惡感即有惡應化者勸化令世之爲惡者轉而至善爲善者進而益善以感應爲化世之方者談善惡感應勸化宇宙內也然非心中無欲則化

傳真詞 二

世之功。豈能大而且久哉。

○吾自解聖門主靜以忠恕爲教人之的

解曰靜者空也淨也心無欲也無事之時心在欲外固謂靜有事之頃心在理中亦可謂靜乃主一無適敬字之基主靜者以此爲主也以忠恕爲教人之的是教人以忠恕修己用一貫真傳盡心以求至善以忠恕化世度衆情所願盡心以求至善的者準也聖門教人以忠恕爲準焉。

○總之三教內功皆鍊太極三教外功不離中庸

乩訓三教皈一傳真詞五戒詳解

太上仙 釋迦佛 大成聖 三師公議戒律一篇命吾送來吾敬書之○學道之士宜守五戒五戒者一戒譚二戒口過三戒身過四戒心過五戒無心之過永守五戒方能鍊成無極 吾洞賓也○退三師命吾與三教諸友解淸五戒吾先解一戒字○戒者禁也人生所欲焉能盡無須漸漸掃除始能免去 吾光明也○光昌到 三教著作難以數計要皆勸規至寶茲僅五戒包括無遺入三教者勿輕戒律之少可也

○二金剛註解而去三教友讓吾作解吾解譚葷一句○葷者混也氣濁也諸葷者凡有氣之物固謂葷卽五辣亦謂葷五辣北方慈韮芥蒜蔡椒南方有薤無芥乃葱韮薤蒜蔡椒也以味能混神故諸葷之內有五辣焉 吾丘明霞也○長春眞人退壇衆友讓吾吾亦作解○口有二工用內工先叩齒次咽津又次貼蓮蓮者舌如蓮瓣貼者頂上堂也用外工凡一切善言善行善念無一弗言令聞者皆皈於善反斯則爲口過 吾張良也

○崇教眞君釋乩衆友讓吾解身過一語吾少止焉○一生之事皆身爲之或善或惡宜細心分判遍觀三教經典悉勸人爲善去惡者與其爲惡且顧目前何如爲善流芳萬古有心之所爲不合天理謂之惡無心之所爲稱乎人欲謂之過身過戒則惡之去也不待言矣 吾端木賜也○孟軻在此 堂堂正氣遍滿寰區誰將名利掛心間多方難破人心欲三教皈一揣奈是非任人參○衆友讓吾作解謹遵命○人心之中無所不包凡心之所思非善卽惡心在於

善當擴而充之心在於惡當戒而止之靜則養動則察人心常在於天理久則惡念少而善念多心過可漸漸寡矣○顏回到 吾在天盤查往年新舉善惡簿以定今春進士榜閱兄召吾解無心之過辭不獲已故臨壇○無心者一切內工外工惡以無心慶之有過不知見善不遷任意浮沉此謂無心世所謂無心人也無心之過更人之所當戒者○五戒解完吾口吟數語 寡過能無過宜存徙義心寡察鑑有志方寸四時春 吾閻揖也

釋伽佛師訓

雙膝對盤雙手叛依心率目交凝印堂際吸炁升泥丸轉入夾脊從腎中間上升到心窩畱故道緩放息斯爲緊禪

九轉第一

光明到

釋伽佛師命吾來解緊禪一節敬從命

盤膝之法有六足心雙朝天此上等也此法未易促學但雙

膝對盤可也叛依者合掌當胸也心之所思皆即至焉故曰心率目印堂者二眉中間也泥丸者頂巾也夾脊者背中脊骨也脊中有管乃先天炁道先天之時炁從臍至內腎從內腎上而至於夾脊泥丸前降至鼻而出至落皇城臍後炁從咽喉出入則先天炁道漸淡矣緊禪之法盤膝合掌鼻中吸炁心目率之由頂至背至內腎轉必窩中稍停心目復率炁從舊路轉回至鼻放出此爲一節

端拱一吸炁降尾閭從尾閭至夾脊將心上到天上裏拜龍

老母緩緩的放了息

呂祖同賓到

仙師命吾來解拜

母訶故急臨壇

端拱者左手在上右手在下雙手皆舉揖也尾閭者尾乃刃子之陽閭乃人之殺道也

老母乃三皇天以上無生母也此

母不生不滅二十四萬餘年一孕生太極太極分成天成地天地陰陽之炁復生萬物并

母者拜此

母也拜畢緩緩放出鼻息放時勿急急則傷炁此拜

母法也

大成聖師訓　第三轉

吸吸吸中心三音入腰襄如心下如心上吞貫頂足週三週拜一拜　無生老母中心三音而已矣

朱熹劉　吾註書一世惜於義易一經未能深解誠憾事也今在三界中無事閒遊忽聞　孔聖師將一貫眞傳明示於三教子壇中吾喜不自勝因將生時所疑與歿後所聞作二小解以洩吾生前未解之憾

吸吸吸者收炁三次也中心者忠字也腰裏者皮裏血肉際

也如心者恕字也炁貫頂足者炁貫一身也此段用法收視返聽舌頂上腭以鼻吸　皆似忠字炁三收至足從足下轉後上至於頂下上皆似恕字之音復由頂降鼻而出爲一次以其三次每次用忠字音三收用忠字音三放用恕字音下上至次後拜　母一次前段拜

母炁從尾閭轉求　母恩使任督二脈通此段拜

母炁從足下轉求　母恩使週身之脈通與後段築基拜

母稍異築基拜　母在先此段拜　母在三週後

釋伽佛師訓　第四轉

先拜

母後築基築基法在吸吸吸前降渦泉穴後升泥丸際前降後升愈多愈善此段工夫依然閉息

觀世音到　吾因

仙佛聖　三師著書於此特來作解

築基之工次於拜

母必先行拜

母之禮然後築基築基之法吸炁三次使炁從上而下至於渦泉渦泉者足心爲渦泉穴也復使炁從下而上至於泥丸泥丸者頭頂爲泥丸宮也如此週環人則元炁自動元炁動時須有神助方能焚去三尸而得眞藥眞藥動以後用採藥之工王敦劉　此仍用後天之炁上下週環使濁炁隨津炁而出則體中宿疾漸去然必戒去諸葷與男女交媾之事方能築基有成

太上仙師訓　第五轉

採藥之工、忘動於中、至於內腎、及息、忝降、尾閭、頭先薄腹、後撮穀、將藥吹入泥丸宮

東方朔到

仙師命吾來解採藥一節、吾細解之。藥乃築基之後、中內之元炁、中者、心下腎上際也。薄腹者、薄腹向背撮穀者、穀道內撮、如忍大便採藥之法、覺藥從中而出、至於內腎、用後天炁降於尾閭之頭、薄腹撮穀將藥吹入

泥丸、凝聚不動而後已、此為一次、大約採三十六次、坎漸為坤、離漸為乾、此下須用結胎之方

大成聖師訓　第六轉

乾降坤升、交會於中、陽光現、聖胎凝、藥莫能窮

邵雍到

吾者、皇極經世一書、惜少解人、雖明初、前名儒各註講說但講其理、而於太極中工夫未有能道其詳者矣

大成聖師與

仙師二師其著三教版一之書、以明太極真消息、來此壇扇為小講焉

乾者、乾卦頂中離變為乾也、坤者、坤卦腎際坎變為坤也。變乾變坤之後、乾前降、坤至內腎際、坤前升、迎乾至心閾間、從心微降、降至於中、中間喜怒未發之中、交會於此不數次、忽爾仙露滴、佛光現、五臟之靈、內遍周身之脈、皆泰中內胎凝矣、樂即

孔頌真樂莫能說、謂無人能以言語形容也

釋伽佛師訓　第七轉

胎既結、養勿遲、三寶經住七情如愚、前降後升無游移、溫養十月、佛胎出升居天谷、復發疑

光昌至

釋伽佛師命吾來解養胎一節、故復來

三寶、耳目口住是不妄動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愚是不輕發、溫養者、前降後升、勿忘內工、使胎不過寒、勿添躁、令使胎不過煖溫然以養佛胎也、溫養十月胎已長全、脫出其胞

丹墓天谷天谷者玉枕際也

太上仙師訓　第八轉

升天谷須乳哺前降後升精神常滿仙胎三年之內者樣工夫

丘明覆到　吾當元初曾著西遊一書盡在度世惜舉世無能解其詳者今來該增願解乳哺一節

乳哺者温養功後胎居天谷之時仍用前降後升之工使精神常盈仙胎內如小兒食乳然斯為乳哺者樣工夫三年

內皆此樣工夫也

大成聖師訓　第九轉

乳已過易仍習易功深時逼玄關乾門漸開太極復錬為無極

燃燃佛師訓

聖道失傳已久孔門中惟丘子習易多年盡夜窮心能知其理孟荅丘子解之

丘誠到　吾一生讀易發後仍讀易今

燃燃迎佛師命吾解易發微論

易者上是日字下是月字乃陰陽俱全即太極圖也易仍習乳哺後仍用剝陰復陽之功易功深聖胎中陰少陽多也逼玄關能通三界也乾門泥丸也漸開必數次也太極錬成無極者將陽多陰少之太極錬成純陽無陰之無極也

吾者太極圖說惟採月窟而踏天根為最要之語惜舉世無能知者吾今解之月是坎中坎擦取也取坎卦中爻轉入於離離得中爻成乾離即天根也行坎行入離也即

仙師所言採藥之法　吾周敦頤也

水火相間隔經傳未洩若不行敬良法業易斷難成　吾程頤也

程子言敬良法未解即去者解之良止也敬誠也將心火即升後降入腎水中名敬良

燃燃迎佛師去矣我來此壇口吟數語慫勸人皈善千經萬典同誰能將過了孰樂極圖中　吾曾參也

乩訓三教歸一傳眞詞跋文

關聖帝君訓

威風凜凜震八方此心常與日月光誓三分終遂恨大義
空留姓字香吾
關羽到　春秋二百四十年以義爲主吾先人皆衆世以春秋傳
家吾故以義字終身去世後封伏魔大帝實出諸外非在空
虛天閒
燃燈道佛師議著三教歸一之書心竊疑之

吾廬衆
太上仙　師反復陽訓始知三教之理名雖異而實相成其中眞
釋佛僊　
大成聖　
妙即羣神亦難驟解吾欲辭神職求聆誨於
仙佛聖　三師之旁未獲許允然度人救世之念起而建功立名之志
淡然矣今書已著畢

仙佛聖　三師命吾作跋因先述此事始末以自明

天地間皆道生也自太極判於身內而陰陽不能復合焉
仙佛聖　教人合身中陰陽另生眞體欲生則壽過商彭欲去則脫若
莊周非本身外別一異物也事主者有太公隱居者有道
立功而出塵者又有子房他若西漢朔中唐郭元振輩道有
成能隱能現之人斯書備悉道中之要乃
仙佛聖　三師陰增親著三教中高明陰增詳解數月始竣後之有志
離塵者宜珍焉勿褻
二哥作跋已完吾亦口吟數語　張人殺氣高千古稱英豪
奸臣賊子聞雖當日中矛語
張飛也

傳眞詞補空　三教子

夢警黃粱尋假眞　清風明月最宜人
不求金印三生墓　惟買青山萬古春
棋到爭時常撒手　丹從醒後須留神
養身先學心無欲　道岸克登在自新

傳眞詞告竣餘紙尾半幅因附驥行願逐鸞鶴臭
盡興之所到似不容已此仍學之偏見也愧愧

光緒二十三年書

妙丹經

民國乙年中秋月重刊　此經焚香供誦能避一切惡魔

直隸河間府交河縣泊鎮益店街常存板

妙丹經　一

嘗聞作善降祥作惡降殃是祥殃之降在天而祥殃之所以降在人也。今德州南關徐印成德者爲父病還願請扶乩著經。夫經者修行之正路也。身之所行非善修不能算過氣之所行非善修不能成丹。蓋太和之氣人得於生初則中和之理當學於生後。使不順理雖有氣多穢氣也使不養氣空說理難行理也。此經所載氣爲理之本氣正則理亦正理爲氣之官理善則氣亦善矣。余見及此深者弗識不敢多贅。平原純一子謹誌

女仙李門孫氏勸衆小心侍壇

從昔年學行善苦用佛工　去世後兒善惡陪伴無生

囑咐你壇前的善男信女　加小心悅老母能免災星

倘若是不謹慎容貌放肆　或者是心意內不願敬恭

神心忽背地裡攪動魔鬼　不多日就教你身不安寧

你們想孔聖人何等道德　祭如在靡一刻敢有惰容

你再想古禹王何等功業　非飲食孝鬼神多歷心誠

像你們論善功怎比禹善　論善心誰跟上孔聖心靈

妙丹經　二

偏隨着自己意不恭不敬　招了災知難受不知神情

我看見衆鬼祟四外待信　單治那有錯的斷不容情

吃喝嫖賭吹耍全有鬼怪　上神差遵法語輕重全行

增福神在空中四下觀望　誰說好誰學好寫在賬中

不多日問竈神此人平素　或行好或壞孽仔細調停

斷不能自行好自辦好事　現放着古來的報應分明

雖小善也不能擱在賬後　按先後加善報條條開清

勸衆善加小心多辦好事　老天爺待善人額外心疼

妙丹經目錄

第一頁　經名及小序一篇
第二頁　小心伺壇二篇
第三四頁　全經目錄
第五頁　呂祖師訓　著經功德數第一
第六頁　朱夫子訓　三教衰甚皈一興
第七八頁　子思夫子訓　奉命附乩結善緣
第九頁　淨壇道人歌　護法靈官歌
第十頁　童真囑訓　普傳皈一渡千秋
第十一二頁　無生母經　爲善自有真善路
第十四頁　呂祖註如化詞　韓祖丹如贊詩
第十五六頁　無生母經　終基完了百病消
第十七頁　孟夫子訓　禍福無定在已求
第十八頁　徐鼇神訓　賺頭數着爲善多
第十九二十頁　無生母經　採得仙藥能延壽
第廿一頁　蟾仙嘆世歌

第廿二頁　天童歌　靈官歌　土地歌　淨壇僧歌
第廿三四頁　無生母經　結成靈丹仙有根
第廿五六頁　先天訓劉　無極不明三教衰
第廿七八頁　無生母經　靈丹養好通三界
第廿九頁　曾夫子訓　戒惡行善有後程
第卅頁　文佛吟　天師詩　痊仙詩　伏魔訓
第卅一二頁　無生母經　不發菩提斷陰氣
第卅四頁　李拐仙訓　第一道高數錄丹

第卅五六頁　伏魔跋文　二帝吟人學好人
第卅七頁　輔星詩　鬼由詩　呂祖賜字
第卅八頁　二仙連訓　敬神學悅神人心
第卅九四十頁　穩心咒　繞身佛　聰明神咒
第四十一頁　訓徐某　天香蘭成佛心人
第四十二頁　訓李某　仙根斷別迷紅塵
第四十三四頁　大家多爲善　小心吃仙丹

宇佑帝君呂祖訓

孝道通天廿四香。而今徐子學流方。喜談文追聖主。採薪孔弟效賢郎。芸牟童子真堪教。此日成人更可望。勉爾報恩恩罔極。善風吹起悅青蒼。

幸哉徐子以難醫之症得速愈之方。非天爲之實人爲之也。夫人生在世前生善多今生福多前生惡多今生禍多。如農夫之種田。似園工之養菜。先盡人力後待天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自古爲然於今仍聞。徐子戒德

以弱冠之歲發通天之心。救父之病立己之功。較修廟塑神之功固大。較修橋補路之善亦長。至於濟貧救苦善在一時。建醮唱戲善僅一心。天地懸絕矣。聖門四子着爭千秋。普渡仙門羣真著經八方。宣化佛教一性不迷。萬類生光。所以然者文筆撐天三綱五常賴以不墮。亂羣變世羣黎百姓。豈不藉以明心哉。浩浩大劫已臨頭。德州南關仙訓留祇因孝是第一善功。德水中撐蓮舟。光緒念五年六月初十日序於德州南關李宅。

宋儒朱熹夫子訓 換茶 換酒

自五帝出則養生復性之法備。至五霸初爭則圖利貪名之欲興。我師 孔聖上繼往古下教後生。使人心重道輕俗。乃狂士興歌文人捉筆。甚至微服於宋絕糧於陳。天非故意加困人智無知妄作。及至秦火亦聖道之衰。甚天理終有昌明之日。人心終有向善之時。明太祖分封于祭。清太祖披書命道于古奧。有萬筆彰明於今已數百年矣。奈士多口談不學實踐。如道士之背道總

俗似和尚之不和而劣。三教矣。真善民作僞。天不得已命三教宗師及羣真道祖合爲一家。借乩筆以勸世。或顯像以警人。使世道更新人心革舊。今徐子爲病著經求痊。吾遵 聖師之命特來作序並讚以詩。

文宣聖道來開天。萬古常明照大千。洙泗淵源通性海。顏曾學問等峰泉。淨土人心新月亮。蓬山道氣嫩花鮮。諸子觀玩識妙理。隨筆得中意豁然。余荒疏多年期諸子斧正 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初十日過午亂書

致中心純靜達和事無偏學到聲臭俱工夫人合天吾孔伋也衆友邀吾作序辭不獲已故臨壇。

昔在杏壇吾　祖訓教及門專以至善爲主及門諸子亦各以至善爲鵠獨顏伯父有過不貳仲伯父聞過則喜吾　祖家訓簪盤稱焉曾叔父年幼心智好用省身省心之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杏壇衆賢亦有戲之者曰人生百年夜眠一夢弟何拘謹若斯耶曾叔父下拜曰視兄穎敏處事如彈丸周正圓合又如水到渠成雖

地有高深而水盡平穩弟天性愚魯而年庚又小祈視兄多費清心凡小弟之錯時加指示弟感德無既再拜求允久而久之無與戲者一日吾　祖講乾卦初爻曰此伏犧氏開天之一畫也昔聞晒仙云無極陽光靜極生動生出太極太極陰陽融洽光變爲氣而理寓焉子字一萬零八百年清陽正氣浮結而爲天伏犧畫一陽爻曰此天之純一不襍發生萬類特此陽氣耳又畫一斷爻曰此陰像也丑字一萬零八百年混濁之氣凝而

爲地堅者成石柔者成水半堅半柔或堅柔交錯者成地天陽氣也有時而陰氣乘之地陰氣也有時而陽氣入之天地相交萬物發生物之最靈者惟人人性盡善其不善者實氣變惡而其性未嘗變也自世風愈衰而人心愈詐降至於今衰詐日甚吾　祖在中皇天與傳道諸師共議者苟善同歸一慮莫染一書命吾作序吾心迂拙吾學淺陋本不能文乃　三教祖師羣真良友共迫吾臨壇祈文人學士大加增刪吾在天盤蒙情不

盡或乞帝慶益固編書緣顧子孫實良心所當然亦天理所應爾斷別空指吾錯而不加更正也孔伋拜託大道無形本杳茫羣迷焉得洞衷腸三綱不振五倫敗一性不明十義亡浸說神仙能脫俗專求富貴不嫌忙青年也有超塵志白髮悲無養命糧那曉前生生後世何勞地上上天堂梅開弗管千山雪萍動慣揺萬里航忘却黃粱驚短夢偏同綠水繞垂楊幾載春花根未斷連番夜月影添涼飯入乩傳心莫變傲霜猶勝菊香長

夕陽返照西牆西多少閒人戲中迷李宅仙壇乩可到
帶熱操筆米上題

吾癡癡道人也　老母命吾掃淨壇場吾來空中見壇無
乩手街有大戲戲只管戲來旦淨生弄假成真今似古
看要會看軍民工賈借人觀已我如誰觀戲未里壇中
請乩吾作一歌　清水清茶清酒香鮮果鮮殺鮮餚強
侍壇諸子吾細看熱氣蒸蒸汗流光　吾不會文見笑
見笑

崇正降魔壯志高九霄雲外意自豪在世不遊流水轉
飛空常把彩雲繞紫氣慣除狂犬肺雄風愛送順鴻毛
無生老母無生殿八大將軍鎮虎牢　吾乃
鎮殿將軍第一名實無吾也　老母未至吾作一歌
可怪迷人迷不休終日奔忙不自由不是疼老是疼少
不是養馬是養牛能待幾時不衰老何苦額外多憂愁
勸人常把輪迴想得過且過且優游閒中課佛將心淨
或是練丹學仙僊強其戀俗俗自纏問王殿下淚空流

花笑忙人忙鳥歌香風和此壇請老母童女下天堂吾
無生老母梳髮女童也　老母命吾賜詞吾作一歌
想當年趙純一練丹書堂　心清亮氣穩順穿徹皮囊
築基成採藥完金丹結好　三天上千萬祖大家商量
三教理萬祖道明傳實講　有緣人聞妙法夢醒黃粱
傳真詞前九轉練到避穀　陰氣淨食腸空心如神堂
遊燕京看透了功名官貴　居東海訪遍了僧道兩行
朝洛伽滅盡了水府妖怪　渡江南教好了魑魅魍魎

行醫術救人命仙方活俗　傳善書教會了四面八方
中九轉又練到無吸境界　天時變命飛藥免人災殃
妖魔怪不遵法罪過難恕　憑衆議加責證輕重各當
衆善人誰學善先善自己　誰憎惡先觀心斷別荒張
學練丹先宜欲一心清淨　無惡念有善願神助丹房
上天宮下神祇鬼還迴　不辭苦能練到上朝玉皇
奔絕頂直練到當官定命　這善名合丹工萬古流芳
衆諸人誰有志就可修到　斷不可戀俗氣輪迴汪洋

無生母明善真經

堪歎世人夢裡遊。不知壽數妄生愁。黃泉能有脫身路。
丹道宛如渡海舟。發願悅天天暗佑。受勞救已已勤修。
今朝陽訓疼兒女。拭目遥觀幾點頭。

春風鼓冬氣散萬物發生　學丹法習和平與天相通
不作惡無惡事不堪罪孽　上天喜無惡累準鍊丹工
倘若是作惡久又欲爲善　善功勤也許他念無字經
若心急恨不能立刻成佛　許大願書苦修也許前行

如無志又好懶且有惡累　捨的錢花的好也感天庭
善中願第一要普渡萬古　善中錢第一要刻印丹經
丹道高學好了能爲大善　無丹學光好善陰陽不通
通陰陽人與神合辦善事　善事廣從善中再傳丹工
不學善光鍊丹丹工不驗　縱驗了妖魔怪也來盜精
所以是人無善不必學道　有道工總得是多用善工

第一要五常理能懂能辦　第二要五倫事能講能行
第三要五事幾能見能穩　第四要五體氣能鍊能通
第五要五方俗能勸能正　第六要五藴心能了能申
第七要五行運能補能瀉　第八要五老宮能求能與
第九要五刑罪能解能免　第十要五福報能享能空

上十善人總該積累資會　學不會也不礙自己養生
世界上人無數各有所好　總不外想方法養己身形
獨有這性本善人人知到　偏不學辦好事在世貴能
也有那知善好常爲善事　但只是花錢多先怕受窮
我勸你學勤苦學懶惰　虛度了這光陰德對天庭

草與木皆於人各有所用　白活着無用處空被人形
倒不如紮紙人不吃五穀　不吃喝糞與菜天地生成
該說的總得說小心謹慎　該辦的總得辦不可胡情
你不看禹王他平定洪水　全仗着能勤苦天下太平
晉陶侃惜分陰早晚運糞　總不願空活着不學有能
再囑咐學儉省不可妄費　扇花了銀仔錢能免受窮
就算是財足用何不行善　花善財如種地五穀豐登
善中事第一要孝順父母　父母心無一處不把兒疼

縱然你能盡孝教親喜悅一事仔報不盡爹娘心情
能盡孝能盡悌能勸夫婦信朋友勤勸規更要盡忠
不必然作高官食君俸祿能勸的出善人即對君情
天下的官員多或文或武那一個他不該勸化愚蒙
善無數全在人隨時着意能見善能辦喜勸善纔行
善心圓善言稔總得學道智慧多方能以辦大善功
倘若是不學道不鍊丹法心不清氣不順不能圓融
嘯在會無數的善男信女學順氣氣平和辦善更行

凡善事離不了善人謀畫無丹工氣浮躁核角層生
抖知到諸葛亮辦事盡巧你不知他原是學仙心誠
酒與色財與氣一點不戀有妻子有朋友並無私情
你們這小智慧更該修鍊打掃的私欲淨清氣即生
氣不混心不亂諸事能辦你不聞陶朱公貿易出名
金銀錢分三次仍不受罪飯隱後卧陶山成仙飛空
只要你善心全丹工鍊好辦何事皆能以善在其中
玉皇爺命衆神實證前愆誰為善為常了命運與騰

純陽仙師讚 善性為花根善言善行培植深善報如同
天雨露花紅葉綠喜煞人觀花花愈笑賦花花傳神那
知花色爭豔全仗着花根貴宰勤 退
聽放香飛到濁塵轉轉迷俗戀財人三千世界幾班戲
一點性靈萬古春笑指漁翁神在水愁看井子影搖津
壇前諸善信乎否乱筆傳新學識真吾
元陽也七歲讀書從叔父愈順知綱常事大名利事小十

納身如空竅用工數乘陽神出殼即拜三天衆師及三
界羣真遂捨家普化因妻年幼恐其失節教以修養妙
訣亦成女仙今明傳大道廣渡三界即胎卵濕化之中
凡有靈機者在其學習絶無阻擋汝等皆被人體且見
祖師親傳倘不着意遇寶不拾何愚如之
南柯春夢莫迷魂真性圓明是主尊富貴何常花笑露
貧窮有度月臨門黃粱悟透黃泉客白面青防白髮痕
除却金丹無別法混沌在彼似雲屯

無生母經基真經

閻坐天宮鎮日愁無邊兒女順水流幾個思娘倫見面
千番學子不回頭。當年悔把親生捨今日更將何法收
幸有求經祈瘥病。快操乩筆叫蜉蝣。
純一子順母命普渡眾生　不辭苦不避謗到處善與
世人開善名也知說好　爲甚麼自己辦就學懶惰
不勤苦怎能以多辦善事　不習學怎能以辦善圖通
古唐堯爲好善二女下降。古禹王爲好善四載通行

孔聖人爲好善周遊列國　孟夫子爲好善遊說侯庭
降至今天運氣午字將盡　未字氣已發動漸漸出生
運氣襍天下的君臣受苦　三教中四民內各難安寧
德州地南門外徐子受症　許善願設乩盤求著真經
著經完鐫成板印送勸世　拔善功加福壽們去災星
誰能看眼生光性花開放　誰能講心田好福眾門庭
誰能印或捨財或勤募化　天賞功能改命富貴享遍
誰立志按經語修真養性　用一步添一步步步高登

川的多固然是能成正果　用的少也能以一身超遍
第一層在淨室焚香掃地　第二層神位前供獻添燈
第三層誠心叩懇加慈惠　第四層在丹房身心空明
第五層吹腎氣浴手洗面　第六層叩牙齒筋骨輕鬆
第七層嚥清液穩心潤肺　第八層心課佛方寸光明
第九層穩身形盤膝合掌　第十層閉完口運遍天宮
上十條按次序小心習錬　定住心穩住身練丹工
上丹田性所居雙目外誘　閉二目性不散如搖神龍

性下行志導氣直往下走　從脚指到脚根再往上升
直升到崑崙頂聖停丹氣　閉不住從鼻內放了丹工
用此工能不斷吸皆要　漸漸的起武火氣如迴風
拋俗情去襍念心清如月　專心用直用的一身皆通
渾身上陽氣足陰寒外散　熱蒸蒸似火燄識神燒空
陰靈滅不來開善無阻擋　天差下助願仙勅化愚蒙
善功純道工驗不可懈怠　志願大佛仙喜越用越靈
探真藥結大丹三天共助　預備着大功成普救無窮

先賢孟軻夫子訓

自杏壇明理千秋莫能改。至草莽勸經君言各成書。山中名士得志或為好臣廟內高僧課佛常思倦戶士不學道混稱道士人未純善即呼善人彼謗善者加以禍而仍謗彼輕道者罰以災而仍輕倒黃河之水難洗黑心舉泰山之重莫壓兇胆滔滔者皆是蠢蠢者孰非三教明於日月人能贊而不能行十惡車於糞土世見人而不見己昔秦政以不韋之孽子尚欲修真、清祖以

天下之明君畢竟皈佛佛心光同霽月一塵不染仙心活似春風千變莫窮聖心慈等天地一視同仁他如千門萬戶諸子百家各有正理孰無善心哉今三教皈一萬法皈一無不皈一四海一家萬國一家千秋一家道在一心心有志則道能成善在一身身無惡則善功大菩薩多女而亦有男仙佛多男而亦有女誰學誰成在己不在人熟練熟精求人仍求己彼丈夫我亦丈夫舜何人禹尤何人有為者即若斯無志者莫如何也

生前好救人歿後為靈神多虧李家母得來壇上云吾靈神徐殿魁也回思去世十餘年矣昔到陰司閻王查看善惡王帝封為靈神豈出經外真得道事也不幸在本城西鄉劉姓之家其子孫不善不孝累我革職入輪迴哉何其痛乎近因吾子病重吾孫聽李張等善人之言請乩著經吾子病愈吾亦出輪入靈哉何樂如之囑子徐慶貴要學公道賠賺全在財神善惡多為惡要別作於人之不是處須求一是於己之極是處求

一不是自然改己之過遷人之善不但去病且成善人吾孫成德亦當切記哉今此來因瑞弟老母在　無生面前總恩命吾臨壇故敢操筆惜無深學強作俚歌

人生在世界上為善當先　真強其作買賣積儹銀錢只要是發吃穿也就罷了　額外的多發財更覺勞煩人活在陽世間能有幾載　不為善死了後白搭定拳善兒惡剩下善尚封神品　多行好會順氣更能成仙靈霄殿常聽見佛仙商議　大小的成神仙強其作官

無生母採藥真經

築基成一身中陰靈化完　月孛看耳好聽以後不然
身聞味舌食香永無此欲　身孛動意孛思絶不相襯
六根清六塵淡十惡不犯　此體中識神斷私欲無緣
陰神出離此體能近能遠　不入殼這就叫坐化歸天
願再鍊陽神出得成正果　許大願費辛苦哀告上天
上天喜查驗准勅旨下降　派助修內撥轉採藥結丹
藥本是心關下元精元氣　心純靜纔能以真正看見

中閒上載致中致的此處　內無欲如虛空藥地純全
直靜到內無已外無人世　纔覺着藥出土新月一般
渾身上清涼景如月相照　藥苗長一身亮月明中天
藥下行漸行到內腎之地　命門小暫歇在右腎裡邊
此藥苗本來是一身元氣　不會採佐着他下行尻間
從尻骨漸走入外腎之子　灌滿了再前走聚入筋間
聚完了這元氣陽物溫暖　拔筋數一條條分散周全
散完了這陽氣全身皆暖　不傷損身體壯能以延年

倘要是身形壯不許保養　縱色慾瀉元氣淫形如坍
脚懶抬身懶動嘴懶說話　好像個癱瘓病難乎不難
也知到色傷人如刀刮骨　無志氣戒不住不必學仙
仙品中俱都是識高胆大　迷魂陣斷不肯死在裡邊
立大志定於要盡最高古　不教這俗情中私欲牽連
一口氣鍊好了千秋得吉　豈忍的廢了志慾忽不前
破家業立大功種下福報　捨身體辦道中鉛汞抽添
按元氣正行到命門之口　趕急的吸清氣坤腹裡邊

前肚皮往後貼逼氣至藥　下邊要撮穀道忽便一般
將真藥直圓的牢牢固固　用心領用目暢逼藥上鑽
過夾脊上玉枕仍往上走　直走到頭囟地降入泥丸
採一遍中一遍毫無差錯　採淨了這元氣變成先天
坤為腹仍然是胞中氣象　乾為首又鍊的純陽氣全
到此際起名叫採藥已畢　後天身鍊成了先天一般
周身上感悟得宛如童子　十五六卦氣全容貌同仙
此工夫自女媧得至今日　誰學會得快活強其作官

王嬌仙師宣新例　瑞雪飄飄下九天無窮陰靈盡消滅
諸子悟開此語香陽光照透三十三　自趙子鍊丹三
天共議將三教妙旨經真與諸靈令趙子發露者經傳
訓普告三界上而天神下而妖怪願學者任其真鍊善
多領賞作惡受罰令　老母著經吾贊一歌　笑世人
太糊迷明知苦海不齊貧泉不遠目下到無心何苦
令人疑富者積錢庸有設貧者求名無了期或為酒色
受大困或為財氣逐更低說不完迷人迷不已累仙佛

破上辛苦將你提
無上天宮章子詩　香氣靈靈上九霄無邊仙佛下天曹
三千世界掌中指一點丹誠氣外豪幾見臨壇思悟道
累逢拜祖乞神勞諸君各有出塵意過立功步步高
因　母未來吾作一歌　哈哈哈吾作歌天上何等清
亮世上何等落瑣不是圖吃就是圖喝不是吹煙就是
玩博何不課佛心淨何不修丹波羅幾載未見真顏已
成塚駁嗚呼嗚呼捨性命光將你的小姐小哥
吾真哥歌畢吾亦作歌　哈哈哈吾也作歌天上清閒世
上忙活為親盡孝也有為子受苦甚多念佛歸佛不少
學仙侍仙更得獨有扶乩救世大約着後日入彌陀
靈官作歌　好好好的聖境離不了歹歹歹的後日
入苦海看看看看見報應仔細算明明明了丹工奔
大成
土地作歌　笑笑笑人生在世瞎胡鬧伏着一口氣喜怒
合哀樂一口氣不來麻也不知到真來可笑真來可笑

濟顛仙僧酒肉解　熱氣騰騰遍九州漁翁搖櫓渡江頭
樵夫山徑唱仙曲世外高人不會愁　吾遊遊四大名
山適觀此壇著經傳氣滿空特來侍　母大為盡吾孝
心吾昔日在世玩戲所用之酒肉乃是佛家妙用而人
不知竟認作大肉燒酒今之僧人俱是酒肉當先佛教
規矩大壞俗語云地獄門前僧道多真實言也
佛酒甘露水佛肉無極光欲用佛酒肉志先注蓮鄉課
佛心無欲誦經氣亦香調息歸淨土免去私慾臟

無生母結丹真經

將真藥採入鼎化爲乾陽　把真陰送下去甘流上堂　過重樓到土釜滿腹舒暢
舌尖兒接甘露嚥入喉內　腹成坤首成乾先天陰陽
將真陰入坎宮變爲坤卦　再想佛祖祖師結丹講房　派衆祖接心神大交陰陽
從此後藥不生無藥可採　上天喜菩薩願終久不退　下降到肚臍間長在中央
上天喜菩薩願終久不退　下降到肚臍間長在中央
上乾卦純陽氣直往下走　暫停蹕再下落落在中黃
下坤氣往上起起到心關

如此鍊大約着數刻以後　三教祖萬法師皆來相商　這金丹按分量三錢細裝
接此人所許的善願多大　接善願賜法寶丹內細裝　佛管着三天上陽光無極　裝多少得多少渾身活光
裝圓合無棱角纔是上等　裝不好有弊病丹不甚强　仙管着純陽氣發生萬類　接善願裝仙氣總要恰當
裝的好全因爲口願廣大　伺候這衆祖師萬古長忙　聖管着真天理褒貶萬彙　也接着善願裝仔細酌量
裝不好全因爲口願不大　些小的善功德怎能甚長　衆祖師裝法寶不多不少　量善願加丹內停停當當
所以說命在天命仍在已　有善氣無惡氣問己心腸　這陽光就譬如男女交會　大丹成乾坤內生出陽光
上等志普救這千秋萬世　中等志普救那四面八方　交會畢陰陽合胎結子房　大快活三界內莫能相倣
下等志專爲已逍遙快樂　不管他甚麼切全不商量　金丹結一身內如仙如佛

從此後加小心刻刻細緻　百條事斷不準一刻荒張　眼中光有時亮鬼神露影
心安閒氣恬靜呼吸貼息　一身上自在樣不閙不忙　耳內靈有時聽仙佛商量
心不思酒與色是何言味　身不辦財與氣怎樣這强　是這步自然的不緊不慢　手持物真正是不澀不剛
口中甜直覺着如蜜之美　鼻內氣更聞見如麝之香　童子體十五六八卦氣足　這快活最元妙更比那强
金丹結周身內快樂無疆　善於養這美景鬼也誇奨

先天道祖訓劉生人生七十古來稀　汝今七十一一一
欲學傳真訣一道　細聽乱筆洩天機
自父母心神交合露性光　二光凝名無極光原純陽
精血合陰陽會太極圖象　下生腎上生腦兩儀分張
自此後生三魂生全百體　十個月長成人有陰有陽
母吸氣從口入子從臍入　入臍內到腰中行走脊梁
從脊骨升泥丸轉出鼻外　此一吸先天路不開不忙
頭中性純乎陽名爲乾卦　腹中氣純乎陰坤卦名彰
伏羲氏先天卦乾南坤北　表明的人生前八卦八方

故後人有道者學習慕靜　靜中動一身內氣血舒暢
工夫久心火退身中貼體　百念斷名寂滅性生光芒
養長了性光大照透三界　上天堂下地府盡能周詳
氣不躁遍天地以和爲尚　所以人稱和尚戒牒名揚
酒與色財與氣一概要戒　吃與喝嫖與賭更不沾腸
倘若是吃酒肉戀財與色　和不和尚非尚枉把頭光
佛教中第一要參禪打坐　心無私行無欲纔對佛堂
○道家法從午字陰氣降世　大慈悲創金丹女媧娘娘

調呼吸去陰氣漸添陽氣　純陽氣鍊好了心通上皇
波渡界傳丹法也傳俗法　也修仙也勸化普渡羣氓
後世人命孤獨求神保佑　白花費辜人財泥於神旁
既非士更無道混稱道士　有其名無其實白沾神光
○孔聖人傳一貫雖獨曾子　對門人曰忠恕曰症開方
忠盡心恕公道平和處世　不戀已不瞋人用行舍藏
倘若是一以貫就是此講　何孔子單呼參夢破真梁
七十二大賢人雖僅曾子　端木氏尚不能一聽就詳

後世人爲穗已讀書識字　難道說比孔門衆賢更強
或得名也不過祖先積德　一大些自覺着能圓能方
並不管嘴上饞飾緊可否　心內懶何面目對住爹娘
偏大胆強爭理謗仙謗佛　却忘了孔夫子破人心腸
○今劉子求丹法欲出塵世　先將這一篇訓刻板宣揚
參禪法誠心用暗有神助　不橫處問趙子口講周詳
傳真詞遍天經無生經卷　三皈一頭一皈傳留慈航
汝年老得真傳速速用力　衆祖師可憐你說的精詳

紫生母養丹真經

結丹完養丹法最要小心　五體動須刻刻仔細留神
譬如那龍養珠全體穩護　好像似雞抱蛋不令人侵
目少視耳小聽聰明不散　口少言身少動精神不混
內五臟合六腑清清亮亮　調呼吸用文火常令身温
眼內視耳內聽舌連上捲　咬銀牙閉兌口氣貫一身
氣下降以直的降到足下　從足下往上走上到脖根
從脖腔兩分開下行手背　到手指轉手心氣往上奔

氣行到耳輪後上至頭頂　再下降直走到兩個足心
這口氣兩手指兩腳指頂　皆走到纔放出聲莫聽聞
如此鍊十個月以後脫體　脫去了混沌殼移居臍輪
臍輪下下丹田跳躍自得　大約略數十日就上玉枕
行走到玉枕關不能前進　在此處養虛靈不祿不混
直養到三年後金丹養好　緊接着避百穀不許沾脣
前十月清陽氣一身皆到　二目閉往下觀腹中留神
心在腹目在腹氣常在腹　便腹內紫金丹全體皆温

後三年金丹在玉枕之地　一心在玉枕關調養丹
二目閉目中光輝照玉枕　鍊清氣入丹腹腹內清真
倘若是心不靜意亂想　駁雜氣入丹內清氣不純
就算是丹養成內有祿氣　難練到天仙品陪伴天尊
所以是要學道須有大願　善願大總能悅佛仙聖神
無大願善心小不甚重用　不過是成散仙渡化迷人
有大志心不俗脫然無累　空淨靜三聖心如同一心
專用工調清氣不緊不慢　定住心穩住身鍊氣修真

養金丹全仗着這口清氣　不過火不欠火善養丹神
雖有事如無事七情皆省　此金丹關係大不可分心
倘若是分了心就搗乳哺　瞎了丹再從頭仔細修真
多費事還不知受與不受　那如這心純靜養氣養神
就算是包大屑人人不悅　壞不了這仙丹值千萬金
金丹妙能出苦能脫大劫　人是仙又是佛又是聖神
救自己救家人更救後世　這好法那一樣可以同論
養十月乳三年毫無差錯　再學着避了殺普勸紅塵

先賢曾參夫子訓
自三教哀而歲祖興至四民愚而諸洋入。此天意乎。抑
人為也。請善人求著丹經普勸迷人。為徐子療病出苦
今已看經數日。吾來補空。
天地間皆氣生也。而理主之。古今來接理處也。而氣成
之。今世風不古。人欲橫行。天降大劫。人不小心。中華不
定。外洋不平。非吉兆也。當備之積善成名。名不求而
自至。積惡受刑。刑欲逃而不能。善者有善報。如月之當

空。惡有惡報。如霜之殺草。商湯弒父。殺兄。富貴幾載。廣
舜順親諧弟。光明千秋。天運固不同。人心亦各異。桃園
為朋友之首。杏壇為師弟之宗。皆可學也。孰能及哉。然
而孳孳為善。舜之徒也。孳孳為利。跖之徒也。汝等前修
世勿後退。天眼鑒視。汝心勉旃。
古來丹道不輕傳。今後弟同昔日然。三十三天公議定。
九千九獄各爭先。誰家修養誰家樂。幾個辛勤幾個仙
諸子既聽壇訓好。正當酌意悅蒼天。

老母看經吾來作禮　半個人身半陰陽。俗子不錬各分
張。丹客錬出寶中寶。仙丹妙味勝天堂。吾
文佛釋伽牟尼也　西牛賀洲學佛多。來到東土悵奈何。
脫俗常掛饑寒累。迷塵又怕見閻羅。只得是量已家貧
度已過活。偷閒耐多念幾句阿彌陀
天師張仙遊陵詩　永水迴流下上堂。重樓走過入丹房。
鉛金飛到崑崙頂。已土變成日月光。三十三天同護佑。
九千九獄盡消亡。工夫逃出混沌外。自在逍遙永不妨。

天師夫人雍仙詩　繡得鴛鴦稻棵花。花香鳥語似仙家。
蝴蝶飛飛枝上聚。杜鵑哀哀稍頭啼。同是五行生性命。
何為一樹各枒杈。須知後果前因種。心地吉祥開妙葩。
吾張門雍氏也因　母著經陪天請女
伏魔大帝關聖訓　義氣光爭日月明。不欺萬類對天庭。
今到此壇掛吾號。託禀　老母盡孝情。
伏魔副帝桓侯到　草莽忠臣遍地生。各傳正理說分明。
三個皈一總一筆。與妙淺顯盡天庭。

養金丹十月畢三年已完　學避穀單飲水滋潤心田
也須用薄米湯稍引穀氣　從二便除濁陰洗刷腸間
不吃餵不吃餅不吃米飯　凡百穀靡一樣敢到舌尖
固中菜無論是香甜酸辣　那一樣也不準任意少餐
要像那牛羊猪山珍海味　更不致用鼻聞撩惹仙丹
並不是強忍着情願餓死　有丹工在腹內陽氣長添
周身氣稍往下微微到足　即回來往上走直冲頭巔

直冲的頭頂上陰氣漸散　這口氣往下走仍往上鎖
直鎖到頭頂上陰氣將盡　衆祖師差神靈全來開關
將頭四打掃的陰氣乾淨　頂備着陽神出朝拜諸天
共用上好工夫四十九日　陰氣開大汗出身動如仙
腿脚輕舜行走似不沾地　一身中慰貼樣總說不完
看世上戀俗人貪涉沾滯　竟忘了自己死光知掙錢
白天裡能看見天堂地獄　廟中神塔中鬼常常接談
北斗星將及難一筆勾淨　酆都帝查鬼籍一筆勾完

倘若是前生孽尚未兌淨　全寫在仙籍上再兌前愆
或遭謗或挨罵或受人賺　或被累或受坑不能說冤
待兌淨前生孽無罣無礙　再勤善兼勤道大種福田
積蓄了三百善並無惡累　衆祖師全保舉封爲地仙
若再能練丹工謹遵師命　不怕苦不嫌忙聽命佛仙
臨接着避穀後直往前用　中九轉再練到無吸纔完
從無吸往下練名後九轉　再練到陽神化無地無天
大混沌任憑他幾生幾滅　金丹工用全了絕不相干

這部經講透了全丹九轉　前九轉用完了凡體封仙
遍明宮衆神靈一概通信　商量着辦善事遊勸學丹
渡一已渡八方或渡萬古　在自己拿主意稟明上天
上天知查三代並查前世　查明了再考驗鍊丹根源
因爲修習丹法習了何用　酒色財貪嗔癡戒全不全
能受苦究在煞更添喜悅　看透了究一回了一回究
所以傳邱處機死過十次　不退志更加工修成天仙
北京城白雲觀碑銘俱在　元太祖拜仙師長生問安

勸汝等當輩仔修完固好　修不完熬下去再世有緣
大幸會親眼見此筆傳道　不圖吃不圖喝又不要錢
倘若是拜先師叩頭求教　要引師要保薦還得銀錢
至省煞管茶飯送鞋送襪　說好話無其數尚不喜歡
如了意傳一點不準洩漏　洩漏的人皆知怎麼想錢
也不是學道的該學刻薄　求明師費指點也當花錢
奔衣服顧身家誰無此意　難道說學金丹就像閙玩
不花錢不費事也不珍重　誰願意捨身家白把道傳

任皆教任打罵不準逃還　當和尚當道士認師作父
出了課稱師徒第了要錢　學手藝給老師受苦三載
講吃喝講東倘教上一年　讀書人學忠恕隔過隔了
有志氣加小心着意乱言　金丹道三皈一無不全備
一點錯一點禍惡魔相纏　怕汝等有偏見認理有錯
那裡如諸葛亮小心歸天　受上罪再求饒不定怎樣
好像似戰兢兢如臨深淵　一輩仔常謹慎不敢大意
斷別了不細心自找禍纏　你們的聰明小不及諸葛

春氣成風萬物生險寒散淨築基成心明認定丹芽動
吸聚吹教日月行半刻神仙完妙體數年涵養盡幽情
工夫二次純陽到大汗淋淋雨後晴　七律一首總結
上文再作長短歌一篇以跋此經　嘻嘻嘻金丹工夫
全由你好好有志不退鍊法寶此事在自己勤用勤
靈丹在裡總得多領教訪師訪友得真道真道越用越
覺好渾身快活說不了別說富貴不能比就算貧了也
不及別說酒色合財氣公侯將相也難跑古來數頭層

清心寡欲纔能行你說好不好脫俗成仙須要早汝等
快着修功德水中擇蓮丹莫要嫌煩不用就完休得推
慢工夫純了有天見等多超三代孝道出乎尋常外道
高渡九玄飛昇玉闕樂萬年不是瞎喇仙家是証家吾
李玐也　家居城西微落南二十餘里曹家園少年胡閙
不堪說壯年一心學神仙幸得雲房師指點夢中常把
仙道傳仙道全憑一口氣鉢的好了真喜歡鍊的不好
是有錯總要求師細指點

○創平劉氏鎮乾坤忠心貫日救世人祇為漢室分三國
至今談及尚沉吟吾
關羽也　嗟哉天運以曹賊之奸先占中原以皇叔之德
僅得西隅吾桃園結義誓除奸黨不意壽未花甲竟入
小人之網憤哉然吾志在春秋遵褒善貶惡之意以定
鹿鼎吾凡身雖歿壯志仍存　上帝因吾忠義封伏魔
大帝吾三弟為伏魔副帝吾大哥為巡查遊仙凡人間
善惡吾在空虛天觀聽最近上報　玉帝下達　冥王

有善必賞無惡不罰故世人供吾者甚多今
無生母著經已完吾來作踐
自孔師刪定千古莫能移從秦政焚坑儒戕滅淨盡
陰陽之氣有純有駁當其純也君臣民物各安太平及
其駁也朝野上下俱沾昏愚好習數者順天而不必盡
人好談理者盡人而不必順天夫天以報應之道賞罰
三界或數十年一報或數百年一報報在後而作在先
天已定人不能改也然人之善惡既作於前而天因而

賞罰之是善惡在人實則亦因人而加也聖門晰理理
悟其全則不疑仙門養氣氣同太和則不偏佛門穩心
心無所蔽則不迷三教主師俱不戀已三教弟子無好
窳人固三教之衰亦衆人之患也今三天共議飛綸開
化普救羣迷扶乱者加福膺訓者減災讓善者神助敬
善者天喜現報在目前不服入劫而汝等細思斷別粗
心清洋將闔生死相關囑汝在會弟子或課佛學佛或
誦經行經或勸善為善或錄丹傳丹總要思已之過有

過速改斷勿訐人之短有短莫傳普救千秋志遠則所
學必遠廣勸八方心寬則立功必寬專修一已氣清則
立品必清各行其是俱不為非吾雖奔忙終日頗聞上
聖妙旨汝等刋印此經廣化近遠凡有善緣者無不首
肯凡有刋緣者更宜神悟矣
桓侯跋　善人終得善報天堂地府知到惡人必有惡報
後世人間恥笑人生數十餘載何苦任意胡閙縱不修
仙作佛也須行好修道汝等仔細想想那樣後來快樂

北斗左輔星君到
燄火炎炎熱滿庭仙增還願著新經一靈氣變心常自
九轉工完眼共青孽海波遊勤鍊已蓬山頂上喜添丁
春風不住花開笑混俗和光日月星丹經著畢差吾
查徐子全家善惡以備賞罰吾故來此
酆都大帝鬼王到 愁緣迷人不錄丹紅塵障目苦熬煎
修仙何等逍遙樂戀俗常教名利牽幾陣辭勞歸佛地
累番承乏在神班勸爾速刻此經抬普渡拿氓悅九天

六字穩心咒 唵字到腦嘛字到在肠呢字到心叭字到
左肠迷字聚氣在下田吽字放出一放唵嘛呢叭迷吽
十字繞身佛 大慈大悲南無阿彌陀佛大字到膳慈字
到膝大字到足悲字到足跟南字到腿肚無字到腿根
阿字到脊脅彌字到玉枕陀字到頭頂佛字放氣出
聰明咒 唵摩羅摩羅三摩羅因他利醯尾秫利耶尾秫
拖耶唵摩羅摩羅室哩耶娑婆訶 每念此咒先焚香
叩拜觀音下天堂將我愚魯變智慧情願伺候不嫌忙

字但仙訶敬神禮 敬神上供頃一層茶菓酒餚達心情
饌餚魄潔孔致孝孔聖如在迎神靈第二紙箔黃表香
神仙花費比人強該多該少論正理不能戀已惹禍殃
○第三許願辦善功許上就辦願靈欲辦不辦心不定
倒教神家費品評倘若好後再還願也許顯靈不準靈
○第四敬神須學神心好嘴好行悅人導人說好如雖辦
請乩細問自有門徐子今日供養真知恩謝恩不忘恩
爲汝上真無生母等候老母再評論

凝凝道人批供歌 老母言我下天堂專因徐子供養香
方纔仙真訶四敬吾再作歌發新腔茶香酒否饌更香
欲少蜜菓不能嘗汝等飲茶濕作病皆因不慎茶有傷
○有酒無餚酒火燥口乾舌燥肺火狂心混失禮言行亂
不如餚多酒味強二分食餚一分酒酒少餚多壯皮囊
不供酒餚光供酒知汝不明餚之良有饌有餚少菜湯
乾喊傷脾且傷腸周公周禮食最細孔子鄉黨該酌量
○焚化紙箔合表香神仙花費理應當不花誰肯白効力

飲食衣服有定章許願無非善中忙捨身捨財只剛行先許後辦神記賬隨許隨辦靈驗長敬神學神誦自最強此法自來重天堂吃齋念佛學佛念為善勸善得吉祥上帝用人處三界官善前聖萬古忙勸的惡人能行善閻王省事鬼歇涼汝等細看這篇訓能講能辦旨味長

普法版

中華民國七年重刊

中九轉

直隸河間府交河縣泊鎮益店街常存板

中九轉小序

人為萬物灵等而上之佛仙聖神也等而下之胎蛋濕化也成地仙三代超昇非孝乎學渡世八方苦勸非忠乎且修成天仙超內九族超外七祖非大孝乎隨緣普渡使羣倫善使萬古安非大忠乎不第此也為天父之肖子為玉帝之忠臣一心不退萬苦不辭非有善心能如此乎非有道心能如此乎古云苦心人天不負有志者事竟成願好善好道者求弟上乘

平原純一子誌

目錄數行餘紙半幅讀書俚言以告諸儒儒宇從人往寓
儒乃有用之人也爲俗人用爲賢人用爲釐人用用不同
也爲富貴用爲佛仙用爲天地用用不一也余採芹後入
訓蒙中旁觀者喜當局者懼懼籠中鳥懼藩內駒由人不
由已乃博觀羣書遍遊四海靜則鍊丹動則勸善前九轉
數年卽完中九轉年雖多又將完矣余無才不能著書叩
繇祖師代筆將已之所學明告於世以待高明細加斧
政使千秋共登天堂此余之厚望也

中九轉 二

中九轉題目錄
中九轉前序
二轉頓首禮
四轉大武火
六轉金丹經
八轉鍊體方
中九轉後跋
光天祖師破迷歌
一轉除痰方
三轉書藝門
五轉新文火
七轉停吸工
九轉無吸証
寶仙明善歌
太陽神訓太陽工

光天道祖中九轉序

自天皇至今日四萬餘年 鍊丹的千千萬各有新傳
若子牙封神榜封的有道 有道工有善行纔入神盤
封神後三千年來至今日 又該着再封神神家換班
皈一道爲的是各道不曉 光說是已道好不廣善緣
那一道也有箇祖師爲首 爲首領大半是能鍊汞鉛
學道的知道好拜師受業 學的淺越就妥道越不全
知學好並不懂好字怎講 子與女分陰陽各占半邊

中九轉 一

陽是氣他生在中黃庭內 順而行生男女子孫綿連
陰是神他長在心關以內 畔雙眼他半在二目中間
神氣合鍊好了長生不死 可嘆這學道人多麻學完
今三皈公議着純一演道 嚴管教總退他將道學全
傳道工擇良善不準混度 廢工夫白教調愚魯梗頑
講善功也得是因材賜教 錯指引不小心白受勞煩
印乩訓先細講再教入殮 貼單張散成本勸衆詳觀
今大劫數十年方纔過渡 全因爲前世裡自招罪愆

汝修道須誠心輕田而苦　錬好了就能成大羅神仙
錬不完也落箇善人名號　總强其不行善不學錬丹
萬八百爲一會午會將盡　未會首擇善人製造坤乾
有丹工先能以不生悶氣　看準了七情傷也是報還
立善功準能以兌去前孽　善常惡惡常改終能悅天
傳眞詞通天經無生經卷　前九轉明指點大覺金丹
妙丹經將入手如何習錬　惟恐人不明白難上法船
今皇清光緒爺二十六載　中九轉又著完全懇乩盤

派純一掌此道不準私度　說不說學不學暗有佛仙
三皈一三界內神人夥辦　或早皈或晚皈終要皈完
順者吉上天喜鬼神護佑　逆者凶鬼神怒受苦千端
天下人原不能盡成一樣　自造自自報自各樣圓全
勸壇中有識者速修速錬　衆祖師教調你多麼耐煩
再若是溺名利自投羅網　輪廻苦細想來有甚香甜
罪孽大大地獄永無出日　如陽間罪不滿常鎖牢監
何如你耐着心苦修苦錬　好結果如眼子大開紅蓮

先天道祖乩傳除痰法　中九轉內第一轉

金丹人人有皆爲痰氣淤痰淨氣和順中轉透仙機、
愁俗人少壯老渾身是痰　痰多了氣血滯疾病漸添
皆因爲飲粥飯飲茶飲水　不熱了飲肚內脾胃生寒
濕寒重不多時大便湯瀉　濕寒輕腹微疼飲食不甘
細心人用熱藥掃除濕冷　五苓散加附子合理中丸
貧賤戶錢艱難怕請醫士　姜紅糖花胡椒多吃亦痊
倘若是不揭心積久病起　寒氣生痰亦生咳嗽勞煩

寒氣降痰亦降或瀉或痢　脾氣虛陽氣隔腿症漸添
治水腫要健脾帶着利水　總得把脾胃暖掃去陳寒
學金丹前九轉用完避穀　緊接着除痰法預備延年
先飲上熱滾水飯碗三碗　緩緩行輕輕舞水氣相連
周身內皆溫潤筋骨舒適　按經絡用字音引動黏痰
腹中痰膝下痰哈音上引　胸中痰腳跟痰哼音上牽
手中痰手指痰各有音引　足中痰足指痰皆能除完
除一回歇一回一日一遍　好工夫全用在子後午前

肉筋骨外皮肉痰皆去淨　十二經百八絡痰皆掃全
一身內將黏痰掃除潔淨　人皮內如虛空各處不黏
脾胃內毛草塵全抖去淨　大小腸內中積淨淨乾乾
這一轉痰迷殼淨到好處　筋骨肉臟腑寬渾身坦然
或吃多多無碍腹能消化　清陽氣化食快真不費難
或吃少少也飽不覺餓餓　陽氣滿中尸去食少不饑
飲滾水滾水熟內有暖氣　養一身太和氣水味清甜
戒茶水不光是寒性不用　熟性茶溫性茶唇也不沾

茶水中因樹葉水不清亮　串四肢覺混濁氣不清連
凡肉食固然是不敢入口　蒜薤韭芥蓼椒亦不敢餐
不光是不吃葷怕壞清氣　一切肉直憎怕他人偶談
倘有人好說話言及諸肉　耳中聽心中厭腹氣上翻
清眞教修鍊到阿舍以後　眞滿眞不教入輕將肉談
混濁物一概躲不敢少用　混濁事混濁話斷不沾邊
從此後凡體肉類乎庸宇　來往的也有神也有佛仙
除痰法仔細學另有書在　許寧渡求仙助吐的自然

光天道祖乩傳頓首禮　中九轉內第二轉

大道少人傳三皈渡有緣、禮拜求捐點聽我仔細言、
禮盡敬心盡誠始格上天　純一子學誠敬受苦萬千
一跪三二跪六三跪九叩　諄常禮共磕了三十餘年
三十六四十九五十三叩　求丹工重頓首萬萬千千
一百二二百四三百六十　求傳法直獨的三界心酸
一千二兩千四三千六百　苦頓首筋骨麻雙手屢翻
跪地久兩腿疼不能忍耐　伸一腿慢慢的足向青天

顆根輾頂觸地聚歇再叩　僧家叩道家叩不得不然
理門叩回門叩其中皆有　俱抖是頓首久式樣換添
磕破頭疼難動氣血凝聚　天庭上如珠形不能改遷
跪破腿皮肉縱不能驅好　慢慢行輕輕足如臨深淵
禮太陽禮太陰禮拜星斗　倘三光入二目微地通天
拜玉帝拜閻君拜求鬼由　音伏消鬼賬登仙冊抽丁抽完
前生孽未免淨立功輸罪　求指引求幫助叩懇仙佛
頓首久頭疼甚不敢着地　頭稍低疼處聚再響不難

響一響改一改着地之處　三百六三千六髮際如盤
磕完了雙手掃髮過額上　帶上帕絕不見額上土沾
朝東嶽重頓首玉皇頂上　三百六直響的人疑是仙
朝南海重頓首洛伽山頂　三百六又響的大衆看觀
心朝禮三天上諸佛諸祖　身朝禮三界內寺院觀感
苦中苦爲的是萬物一體　人中人纔能以一貫萬千
前九轉避了穀食陰去淨　中九轉學禮拜求恩上天
求的苦心不退方爲有志　苦中甜心不驕纔堪仙傳

觀天文虛空中常與神語　察地理地中鬼藥與接談
處塵世存善心名利不沾　療疾病察舊氣鬼祟釋完
講經卷爭手口誠心朝拜　著經神親授轉說彼玄關
書符籙習吞靈光滿體　鍊陽神出凡殼俗體變仙
學渡世先得學渡化自己　掃六根戒十惡清淨心田
改已過過不犯纔是眞改　還人善善常還纔是眞還
隨人渡隨地渡隨時起渡　傳佛言傳仙言傳聖法言
三皈二從清朝創立乩論　有緣人纔準他登此法船

光天道祖乩傳習藝門　中九轉內第三轉
渡世有仙方處俗學和光　入間應用藝眞傳躲禍殃
學救世不迷財亦不沾名　不過是免錢寒養身就行
不迷財並非是一概白捨　論的公處的活不同錢虫
不沾名亦非是在意錯猜　無知人起訕謗不必與情
天下飯斷不討白吃白用　古三教衆祖師各有奇能
佛教人學慈悲心如天地　疼愛人疼愛物仁等天庭
仙教人行方便隨時善處　能增福能免禍仙風流行

聖教人學中和養身盡性　修五事重五倫天下太平
後世人學三教不遵祖訓　先學些外皮毛內少實情
皈一道合爲一不分三教　連萬法也皈在三皈道中
前九轉轉的是三教皈一　避百穀斷諸菜已入仙庭
中九轉轉的是萬法皈一　無吸前學仙藝渡化愚蒙
世上人不評命心故妄想　命一定不輕改服於五行
降生時陰陽氣干支數定　富與貴貧與賤不易改更
學會了講命理能批八字　勸世人與命運多把善行

吉凶事難預知若無主宰勸人善戒人惡隨機應便陰陽宅關生人亦關後代先人骨含靈魂畏寒喜暖陽宅內論七星向星爲主能學成好地理爲人造福療神崇認清楚何等爲崇內臟腑外皮肉或瘡或病倘若是壽數盡不願身死立大功增陽壽亦能辦成先爲善後添壽神按賬管密許願不化錢神家不聽學針藥蒸雲藥亦能救苦能救苦能救人亦能養生唸善歌講善訓刷印善冊勸人多更能以喜悅天宮傳丹訣明仙道善中求德不善的斷不可輕將丹明上稟天下稟地中稟神佛考的住添福壽纔講黃庭渡世法能養生不白叨饒因材幹賜教訓不重不輕靜中動動中靜各勿虛度乾健剛坤順柔一樣生成

占六爻斷八卦可問吉凶卜筮中勸戒人暗積陰功五行氣生與尅大不相同先人骨含靈魂畏寒喜暖不受風得生氣後代簪榮北斗神分派的有吉有凶也得是事主家善多該興或超度或紙箔祭去病輕該煎藥該丸藥對症施行

光天道祖乩傳大武火　中九轉內第四轉

丹田神氣精人身仗此生三年武火煞凡體鍊仙工人一身少壯老全在呼吸　呼吸長身軀壯修道根基尋常人吸氣入只到腹內　鍊丹法吸氣入通腳通脊前文火小週天溫養十月　大週天學乳哺三載一齊中九轉第四轉專用武火　周身上氣貫滿大呼大吸定心佛鎖住了遊情雜念　盜丹的考驗妥也不敢欺學丹的精靈魔全來開眼　看不見誰撥轉背後遲疑

原來是光天祖管住真性　能被擒不能動諸事不知先天祖攝住氣不能間斷　伏住虎住操縱不敢支離直鍊到氣滿身各處皆到　陽氣勝筋骨暖慰貼身軀此工夫氣爲主三年一樣　世上事身上業知如不知此工完再學着普渡世界　善中理丹中法破人愚迷內修丹周身上宛若一氣　筋骨肉無隔碍只包一皮渡迷人說道言無人細解　只得是講因果暗消惡機渡精靈偶有錯精靈仍笑　修渡神氣不平每用雷擊

不報德光憑氣死傷億萬　無法闔再講合勉强從依
佛家光仙家氣聖家眞理　抽出來鍊成形如傷形軀
貌如荷德維新好道好善　糾解破精灵怒學上天梯
前幾年精灵劫一概處妥　諸賞的該罰的皆不忽棄
渡鬼魂無論他男女老少　或鍊丹或課佛或祠神祇
渡妖魔變其心並變其氣　添灵光長智慧法遵太虛
或渡倫談佛工泰禪打坐　能看見性光露即是禪機
或渡道談丹工採清摄濁　添陽氣減陰氣靜如希夷

渡商賈習公道不習巧取　義中利有財運更能發基
渡農圃學勤苦莫學懶情　勤有功戲無益切勿自棄
渡老年講教調子孫向善　孝與悌勤與儉竭力前趨
渡幼年學孝敬切勿玩耍　知養生知盡性識高識低
渡富貴談種福莫教福淨　借前福培後福兒孫多奇
渡貧賤學耐心守已薄命　心田好天見喜終脫泥犁
渡世法無窮盡全在恰好　如春氣有萬象暗添生機
渡心切求天助三界共準　明有人暗有神兩相憑棲

光天道祖乩傳新文火　中九轉內第五轉
動極歸於靜靜中復生動文火週身暖俗氣皆去淨
學渡世千萬法因人結緣　破工夫受辛苦又經數年
添閱歷長知識雖然化板　筋骨勞思慮雜漸多俗緣
願修成入正果不可退志　誠心求衆祖師揣摩心田
前生事今生報已經改正　或受辱或破財願兒前愆
今生事來生報不願輪轉　求現報眼前錯不結後冤
有善功不求報求天記賬　用報時祈天恩多少酌還

昔天師張道陵曾如此報　全虧來李老君將命增刪
用道工無俗事前來攪擾　心純靜氣不雜一身安然
眼耳口鼻身意六根清淨　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不沾
曾三省顏四勿暫且不用　焉惜寸陶情分悉入丹田
辭俗業不暇管益非情懶　紫金丹細火鍊添暖去寒
隔世情亦非是輕世肆志　就搁了長生藥不成仙丹
內家庭外世務一概辭脫　游情去穢念無精神貼然
飲清飲食素食心中清亮　衣不衣服不服身上安恬

眾祖師勤指點工如何用
眾讚法嚴延查尊仙增益
或豎轉湧泉穴上通乾氣
前邊降後邊升固是常法
或平轉上而下下而復上
或斜轉左行右右復行左
筋中病骨中病一切皆化
此文火有人聽視之不見

眾仙童細運轉丹如何圖
眾仙佛共商議俗氣變仙
或橫轉左右手一氣相連
後邊降前邊升亦或偶然
無隔礙氣通順換次盤旋
如虛空氣流行綿綿連連
腑中疾臟中疾各處皆完
有人聽耳無聞希夷真詮

鍊完了這段工不敢自樂
身無病不怕那嚴寒酷暑
也渡窮也渡富以善爲準
上等人性靈敏偶談丹道
中等人談性命居仁由義
平等人談聚福學着改過
過惡人談立功能以免罪
渡世法天指引謹遵師意

再想法求天指廣勸愚頑
衣遮體不必備單袷皮綿
也渡貴也渡賤以改爲言
養身法用對了却病延年
能守經能達權希聖學賢
戒作惡習爲善能種福田
惡變善更能以喜悅天盤
巧湊合離萬類不令酣眠

光天道祖乩傳金丹經　中九轉內第六轉

金丹渡有緣乩筆大法船、訓文道三界皈一出眞傳、

自女媧創丹訣教人純陽　後世人學會了修鍊性光
只因爲人心雜多不能用　所以纔收徒弟不可荒張
志在道先得是良心不昧　身心口守五倫昌明五常
性中理能行持眞有人味　再鍊丹纔能以修到仙鄉
倘若是有惡念不能掃淨　心不專氣不順閉襲白忙
傳丹訣錯傳了天雷劈首　爲的是徒敗壞師的道場

今天下傳道的千樣萬樣　皆自稱皈一門自己榆楊
無眞道空忙活不見道驗　天不管任憑他極着誇獎
乩盤上傳眞訣先得考驗　不迷財不戀名纔告黃房
著丹經從清朝纔許實講　爲的是從前的丹客荒唐
或採藥入山中凍餓而死　或爭師卧洞內命喪虎狼
或炮鍊金石藥吃久成病　或認差眞陰陽罷妾滿堂
或弼書自揣磨空勞思慮　或無識拜有師難嘯瓊漿
說不完好道的不得眞道　因此纔衆祖師共商玉皇

玉帝准乩盤上明傳大道　因此纔著丹經永渡賢良
傳真詞前九轉明傳實解　派純一至真報地府天堂
通天經能釋祟先驗後講　有識見學鍊丹如登慈航
無生經惟恐人不明丹道　說仔細講明白教人恭詳
妙丹經傳無生慈母盼望　丹工訣說周到入門妙方
乩筆傳鍊丹法詞歌無數　俱扑是明指點醒人悶腸
今皇清光緒君二十六載　中九轉乩筆傳丹鍊純陽
築基成理純陽欲念鍊淨　凡體中三尸神收歸上方

逆穀完氣純陽食陰皆淨　身中氣甚慰貼普化愚氓
中九轉鍊完了陽光滿體　光純陽呼吸無效驗異常
世上人識見短不認真道　留丹經預備着後賢詳量
金丹道誰願學抽丁掛號　天不派私渡人學道白忙
縱然有善功助微見靈驗　無真師終難破一夢黃粱
皈一道渡的是有緣男女　無緣的不能入佛果仙堂
善功多天見喜改性換命　再入此皈一道亦到蓮邦
各自勉多爲善好脫汪洋

光天道祖乩傳停吸工　中九轉內第七轉
丹道先調吸中九有停吸、吸停周身滿、數載方無吸、
停吸工中九轉日數最多　朝於斯夕於斯心存心窩
吸氣入貫雙足又貫雙手　氣上升更貫滿泥丸頭陀
前前降後後升足背手首　助丹的小仙童奔走如梭
日積月月積歲收心數載　養浩然直不敢任意要呵
倘若是言語多耗散神氣　言語完細停吸長養太和
勞力事更不敢任意受苦　筋骨勞氣血養多麼落瑣

費思慮亦不敢勞神過度　心勞了氣無主丹工停擱
或包屈不生怒心中忍耐　前世冤今世考去如刀割
爲的是難九九八十一節　不受魔不成佛何怕魔磨
占相應莫忘恩切記報德　心田好就能以喜悅大羅
重倫常積功德求免已錯　斷不可誇己善自家起魔
一自是就慢人有過不覺　學牧人因材料細加琢磨
動有功無論是身動嘴動　斷不可動無補枉勞娑婆
靜修丹停吸工越川越好　直覺着快活的身如彌陀

你們想這樣福勝於富貴　所以那出世的逃出奈河
一口氣直貫滿周身皮袋　無一處不充實般若波羅
氣愈滿光愈亮一身如鏡　陰漸無陽漸足日照山河
鍊一日添一日陽光遍體　稍鬆懈光不添身長陰魔
貪瞋癡去不淨工不能用　心無欲工不隔陽光日多
倘若是善功來仍得為善　無善事培植着難入高科
過惡人善處妥休結寃債　用丹工不結怨不受搓挪
直鍊到吸不動能停數刻　身越靜氣越穩越覺快活

世間事並非是皆不假管　看的破管的活處的圓合
心不放自然的諸事謹慎　況且說求神助吉星暗撥
人孝天用上心替天救世　天豈肯薄待人使受坎坷
從古來修丹的雖有魔考　不過是試驗人並非折剝
許善願能竭力三天共護　動為善靜修丹如船在波
現如今扶鸞筆談善談道　不同那自足的貧夜暗摩
這口氣鍊淨了纔有佛味　性不敗身不壞喜悅闔羅
救人的好方法先得救己　法不錯再救人纔似活佛

俗身能延年法從佛仙傳、筋骨氣血變、益壽自不難、
停吸工鍊的是氣靜生光、氣豎轉氣橫轉周流有常
十二經氣調順毫無隔碍　百八絡氣流行到處充暢
獨有這骨中髓不易改變　伸筋法睡暖後仔細晃盪
筋中髓隨呼吸漸覺活動　骨中髓隨筋變輕暖異常
從前的骨中病漸漸消化　筋中病亦漸覺不同往常
或坐臥固然是一身舒泰　或行走亦能步道路遠長

搓足跟能壯筋越搓越好　搓足心搓久了二目生光
搖雙足活筋骨常用有驗　搖雙足筋骨響能除陳傷
左右腿或極着竭力蹬蹋　左右手或極着用力抑揚
頭上頂伸頸筋頸筋舒展　拍天谷捶玉枕滿頭舒昌
拽雙耳耳去垢耳聾稍減　搓雙耳耳去火听漸清詳
揉二目用手掌鼻中徹火　口中吸鼻中呼不可荒張
大指背揉大背睡醒更驗　目去火瞳生明視物亮堂
能叩齒齒堅固牙齒落晚　能頓齒竭力響口生金漿

着力頓三百六聲聲用力　渾身內筋骨麻能去寒凉
能搓齒齒力壯飲食得力　味養神仔細嚼額外味香
能吹齒叩頓搓皆去齒病　獨虫牙用葱種烟薰無妨
舌刷齒舌刷口赤龍攪海　吐濁痰嚥清液如瓶清漿
搖雙膀筋骨活鼻哼背氣　背氣出兩膀輕異於尋常
擺腰蹉筋骨動順氣活血　腰蹉輕身體直站立正當
踢雙腿伸筋骨化板爲活　腿有力自然的身體安康
舞雙手任廻旋仙師撥動　肘臂中血氣舒手不冰凉

或前躍或後躍身輕體健　或左舞或右舞膂力愈剛
或揉腹腹中疾皆可消化　有食積有痰積皆揉消亡
或提胸胸氣動開口緩放　不亞如寬胸藥利便胸膛
搓雙手吹雙手吹搓手慰　乾洗手手舒坦如洗熱湯
手搓好再搓臉從上而下　遍數多搓的好而目和暢
梳頭髮用指甲不緊不慢　髮通血血活動少生瘡瘡
此段工鍊筋骨亦鍊氣血　去舊病添新力丹客便方
工夫勤身體壯雖老不病　身不敗氣不衰不見閻王

光天道祖乩傳無吸証　中九轉內第九轉

丹工本仙傳廣渡善女男、無吸中九轉、陽光一身全、
從除痰至無吸中九又完　你們看鍊丹法難乎不難
從前的九轉丹避穀爲証　四十九卓飲水穀菜不喫
氣純陽無陰氣一身輕快　遊八方渡萬靈到處結緣
中九轉遊八方內有丹訣　鍊金丹兼勸善相陽相連
停吸工用長了渾身皆亮　陽光足能照見四生輪環
吸鍊無總得是一塵不染　酒與色財與氣心不能沾

內無慾纔能對佛仙師友　身無惡纔能渡好道有緣
今天下無吸工竝不多見　只有這純一子廣開道源
世間人不懂道育修磨鍊　白費工不靈驗終是枉然
求眞道出不了三個皈一　用一段有一段效驗相連
直用到無不皈萬物一體　帶肉體能飛升拔宅歸天
凡間人靡眼見他不肯信　迷紅塵就只顧圈吃圈穿
老病死每輪中全不能免　那如這鍊丹法延壽長年
無吸工眞用到口鼻氣盡　紫金丹一身滿陽光圓全

吸愈停停愈八陽光愈縮　光愈縮穩愈堅俗氣愈刪
終鍊到吸皆無陽光四照　再普渡方傳方救拔大千
神中鬼仙中妖佛中魔障　悉遵法替上帝教化梗頑
誰不遵皈一訓屏諸教外　輕者罰重者抽火燒黑烟
燒淨了邪魔怪另變世界　三千年一大劫諸神換班
今皇清光緒君二十八載　此劫數如姜尚下崑崙山
誰心好誰善大封吉神位　誰作惡誰惡大獄入無間
好善輕惡惡重封凶神位　善惡雜無主意生在人寰

上等的富與貴公侯將相　下等的聾啞瘖凡事多艱
四牲內或飛禽或爲走獸　或蚊蠓或魚蝦常在深淵
免罪完纔許他再生人道　免不淨不準他生入人盤
汝等想古今人那樣最好　靡強其學鍊丹成佛成仙
成佛仙並不是不管世事　動爲善靜修道喜悅地天
若圖名尤圖利纔已所慾　只怕是這人皮不能常穿
千萬的學三皈誠心修鍊　衆仙佛按功勞稟明上天
不信的任憑他胡說胡辦　天有眼脫不了地獄刀山

先天道祖中九轉皈

自皇清同治君在位九年　道純一學爲善扶鸞問仙
世上人抖說是仙不管俗　那知道仙佛功大於聖賢
聖賢道人傳錯講成理字　把一貫講淺薄忽忽就完
端木賜三千內聰明出衆　他不懂經師問啓對曰然
今三教門弟子多不懂道　借佛仙與聖賢圖名圖錢
三教師見弟子敗壞大道　因改成三皈一渡化眞賢
衆祖師見玉帝其議改道　萬法門也皈一夥渡人間

三界內羣靈首也要夥辦　尤添上無不皈三皈纔全
三教皈皈的是一心替帝　順帝意纔對住賢聖佛仙
萬法皈皈的是一心勸善　好善切就教他雲開見天
無不皈皈的是善道廣渡　誰學善誰學道苦中得甘
今三教合萬法無不皈一　三天上衆祖師商議已完
派趙子挨着學三個皈一　不準開不準忙仔細開源
創一棟傳一樣普救世上　三千年不能改大覺法船
今皈一前九轉早已著畢　傳眞詞書著在光緒元年

中九轉又著完萬法皈一　光緒君廿六載在不二壇
自同治十三年學完避穀　光緒君元年冬掛號地仙
學除痰學求助更學眞藪　學文火學武火尤學傳丹
學停吸學鍊體且學吸吞　中九轉學完了別有地天
前九轉四五年避穀爲証　七七日不用食俗體變仙
中九轉呼吸無丹工靈驗　鍊陽氣變陽光凡愈不凡
再往後後九轉鍊完方著　暫把這中九轉告於塵寰
誰學丹丹有靈誰該著作　爲的是渡後世有緣女男

因皈一求道祖扶乩代筆　三天上衆祖師共將丹傳
用一步有一步效驗爲証　不白忙呼與吸空到老年
前九轉用完了閻君勾賬　地府中管不着汞脫輪環
三代親超昇在天堂以內　活着的無憂慮也無艱難
死了的或封神或陪仙佛　總不能再入輪生死往還
中九轉鍊完了九族超度　上四輩下四輩皆在天盤
後九轉用完了超度七祖　外祖父全沾光永不落凡
誰願學總得是誠心不二　心不誠丹不驗再想師傳

想祖師細講究前工錯處　丹鍊錯所以總效驗不准
用對了自然的有工有效　多少遍何如效這長就完
完前長添後長怎樣習鍊　再用上多少遍效驗又添
效驗對無差錯方是眞效　效驗完再換工另鍊金丹
世上人不懂的道無止境　會一點就覺着丹工已全
所以總學道多成道甚少　心曾茶並不思怎能了凡
也因爲俗師口謗已謗世　耽擱的後學們迷糊丹緣
今皈一中九轉乩筆著舉　有識見有志氣自求登船

此丹書光天上道祖親著　不信的生謗毀自造罪愆
皈一門掌教化三千餘載　誰不皈總救他心不得安
玉皇爺考功過查道查善　誰能以修的多暗加昇遷
不二壇衆善人多學多問　學問多幾能以會吃仙丹
能勸化合善會捐貲刊印　勸人多就是你廣結道緣
總令生道根淺難入正果　待來生再修鍊不費艱難
若有志求明師勤加指點　看破名脫破利當世成仙
千萬的別作惡兌去功德　作惡的斷斷有大覺金丹

今庚子光緒君二十六載　大劫數遍地起乃頭一年
五百年放賬的今生齊賬　欠賬的總得還不準不還
或命賬拿命還不能逃脫　明有人暗有神不死不完
或錢賬用錢還本利足數　不論貴不論富總得化錢
該氣賬今輩仔受人欺負　得氣厥送了命魄了前冤
欠色賬還色賬或妻或女　被人奸被人殺前冤當然
或燒身或燒宅或燒祠舍　也因着前世冤按賬還全
不明白今生事前生自種　光怨人太狠毒更添冤纏

今以後數十年方了前賬　勸弟子學包袱莫學占先
想贏事占多了吃虧在後　公平理天作主管着人盤
看被世習修鍊逃出苦海　或陪佛或陪仙或陪聖賢
女菩薩先念佛少生悶氣　受氣多兌賬多終登香蓮
穩心兒用熟了心淨氣順　嘛呢叭彌吽即是仙丹
十字佛能繞身一字一進　渾身上佛光護晝夜安恬
乾洗手乾搓臉各有好處　能叩齒能咽津口生香甜
養身法離不了行善改過　若作惡天不容不用問丹

民國七年中秋刊

北斗新經

直隸河間府交河縣
泊鎮益店街常存板

五斗之中北斗爲首普男女諸命陰陽二宅今陳子希曾爲父病求痊請乩著經。光天道祖賜序一篇。北斗九星各著經一篇。先天道祖賜跋二篇共十二篇。使人趨吉避凶養生去病發前聖所未發明後人所欲明經當初著病去大半經未告竣病即好完道經著成病去福添食多身壯心靜神安喘氣穩順辦事圓全災盡去殼仙來鍊丹訣此新經誠是天言普渡四海廣救萬年學誦學懂悟永悟鉛能令天喜好上仙船。

北斗新經題目錄　乩訓共十二篇

光天道祖序明著經坛規香表茶菓酒般饌饌
北斗第一　生氣貪狼木星　訓明長生大道
北斗第二　天乙巨門土星　訓明五行生剋
北斗第三　祸害祿存土星　訓明北斗源流
北斗第四　六煞文曲水星　訓明水氣吉凶
北斗第五　五鬼廉貞火星　訓明五鬼性情
北斗第六　延年武曲金星　訓明性本光天
北斗第七　絕命破軍金星　訓明莫犯凶星
北斗左輔星君　訓明斗管二宅
北斗右弼星君　訓明避凶擇三皈
先天道祖初跋　北斗新經　訓明避祸養生
先天道祖次跋　北斗新經　指点訓如義船
北斗新經十二篇　天星地理發真銓
得門而入求皆得　丁利壽名聖佛仙
大清光緒廿七年　平原純一子贊言

光天道祖序明著新經坛規　光緒廿七年三月廿四日王官庄訓

禮尽敬意尽誠神方顯灵　家弟子听乩訓切記心中

菓配茶菜配酒饌配饌飯　祭祀時如神在聖人章程

自天子至庶人皆遵聖道　誰不服記賬內暗中出凶

燒檀香焚金銀敬神之禮　無咪香請的是小位神明

佛避酒仙免肉聖齋皆躲　獨祀神用三牲不怕諸腥

神品內百般灵各樣俱有　為的是管當訓不徇人情

吃諸葷止身体並養神氣　預備着拿有罪按律用刑

今三皈佛仙聖全來賜訓　茶酒饌菓菜饌一概要清

茶不分寒與熱温氣平氣　就是你雇見過茶譜茶經

酒不辨稻與黍高粱加粮　不明白古之人造酒養形

饌不思麵粗細用油用水　也不想冷與熱恭敬神灵

粗心人斷不能大乘有望　吃與喝飢飽用何不精明

談善報行善事縱有大志　不仔細身体敗幾日興騰

鍊丹法為的是身康氣壯　辦善事能勞心也能勞形

丹氣足真能以延年益壽　壽長远善圓滿絕立大功

願永渡衰凡容童顏鶴髮　上逭天下徹地中懂人情
不願渡脫凡殼性歸樂境　再鍊丹妨備着苦勤愚蒙
今萬法更添上聚真妙用　中九轉內藏着與妙無窮
後九轉他日着等待有志　有志意奔大乘照樣前行
三十年大劫過丹經著畢　再學丹不是這隨便就聽
你們這鴿福小清福不大　得聞道就是你根種前生
或用多或用少皆能養體　少得病能去病也沾仙風
善外人不準他偷學丹道　縱窮去少天效不能成功

純一子禀三天查完方告　或有用或無用因材派工
汝不看金丹經多麼奇妙　不輕談就是你談亦不中
待等着可傳人三界共助　前世積今世報天教丹成
不善人前世裡惡根未斷　能改過經許他漸入丹庭
黃庭宮出來了千佛萬祖　鍊好了直可以拔宅飛昇
從天皇至今日拔宅有數　九千家尽升是去濁添情
閻王爺情願意鬼籍漸少　成道的全伏着勸規額賈
玉皇爺常盼着世無惡覓　善人多就賞給天下太平

北斗第一生氣貪狼木星訓明長生大道　光緒廿七年三月廿五日

天盤八萬四千星　清光聚在子會中
丑會地闢山土水　寅會生人三才成
自子會清氣昇聚而成天　陽光起日月外是光廻環
衆星名共合數八萬之數　有零數大約畧又有四千
無名星此數外尚有幾萬　零碎星看不真散處其間
人身上共毫毛八萬之數　零四千是整數長在身边
小毫毛似乎無又似乎有　人身上放大汗毛寂全沾

學丹道到四轉周身氣透　四轉完陰氣散陽氣尽全
熱氣蒸宛然是三伏天氣　熱透了一身內百病尽删
氣流通身体內毫無隔碍　外百骸內五臟熱皆相連
氣蒸的筋骨透陰魄皆變　一身內並無有半点陰寒
三尸神藏不住出殼逃走　三百六二百四陰炁尽竄
熱透了凡体內陰氣化淨　太和氣從無極出發下鑽
鑽至足鑽至手鑽至頭頂　鑽完了身氣變汗出如泉
從此後陽氣淨陰神亦變　性光全能出殼入地上天

到此時性不回不願渡世　捨皮囊在塵世性遊仙山
此工夫用成了也名出苦　再不在生死中常受勞煩
小乘法是這樣百日就要　玉皇的心印經已曾明言
若有志學中乘再往下鍊　採真藥入乾鼎填離抽坎
採淨坎中陽皆入離卦　坎變坤頭囟內離卦變乾
變完後乾前降坤氣前起　乾坤交又生出真氣一團
此頭氣名真人再不生滅　佛經中鍊到此名叫涅槃
涅不生槃不滅長生不老　說的是真陽氣結成大丹

凡体堅願在世也有妙法　中九轉鍊好了筋骨皆堅
肉皮袋鍊好了不癢不病　不作惡準不怕地府十閻
形不壞凡身固自然延壽　生在世願長生並不艱難
自古來鍊形体不可勝數　得真訣不退志數萬數千
汝不學三皈道但知行善　善功大享鴻福也得喜歡
爲財主成官宦金銀足用　吃美食穿俊衣熱鬧自然
享福完再投賬查功查過　再一世又免着前生心田
此一篇爲第一貪狼星訓　告壇下衆善信我回天盤

北斗第二天乙巨門土星訓明星中生剋　光緒廿七年三月廿六日

天堂摹星護地煞七星轄佛仙聖神外萬灵道宣訓
自唐堯分四時細驗四星　春鳥星夏火星南方正中
秋虛星冬昴星宵中午位　四仲定四季明各有証攄
五行星木火土金星與水　謂緯星按四時各有路程
五行星再添上日月二位　名七政能整齊天下太平
廿八宿分四方圍環帝座　此帝座是玉帝在紫微星
東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　箕好風良方揚主傷子宮

北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　春在北夏在東秋在離明
西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　參七星三星大平頂光明
南七星井鬼柳星張翼軫　春在南夏在西秋在朔宮
此廿八名經星時有定處　考四時離不了二十八星
今光緒正當着二十七載　經星神顯灵聖夏日之中
你們這好善的鍊丹學道　前生緣今世修大雅春容
吾巨門屬陽土好生喜戴　疼人窮疼人弱疼人無能
愛人多陽宅上以吾作主　添人緣發家業各樣興騰

吾管着陰陽宅主丁主富　若佔在木宮地尅的不灵
若佔在火宮地生土氣旺　宮生星元氣壯準能顯榮
若佔在水宮地土氣尅水　土受勞星尅宮終是無情
若佔在金宮地雖然洩氣　相生處即心疼有吉無凶
若佔在土宮地相親和得　一樣性一樣情百事和平
生我者名父母水源木本　我生者爲兒女那有不疼
尅我者能傷我如官似鬼　雖怕他不喜他光懼傷生
我尅者心不悅難以合好　尅不動也難免彼此相爭

同我者如一人不分你我　愛同愛憎同憎一氣渾融
五行氣五老管生尅難改　玉皇爺靠五行萬物生成
今清洋水尅土相爭難已　午運完未運定經得安生
山東地善多處貧的禍少　全仗着藥會多刻印丹經
印乩訓勸世界改惡向善　天神喜災難消人得安寧
總有劫也挑着惡人加罪　善長迂神長護終有後稱
今辛丑山東省不能無劫　天盤止已定準大動刀兵
惡者去善者存如苗鋤草　死淨了大惡人五穀豐登

北斗第三禍害祿存土星訓明斗星源流　光緒廿七年三月廿七日

師道輕於毛奸後遇英豪天心清似水對鏡怎能逃
從天皇管三界先定天堂　衆星宿八萬餘各守星章
吾老母名天后修直養性　一萬七脫凡体魂居上方
後世人錯傳名稱爲斗母　太岁山斗母宮斗母娘娘
舊名号名天后人多不講　也因着學道人不明性光
今純一命演道人與天語　將天機漸洩出刻板傳揚
吾老母生吾等兄弟不一　五十七皆學道無一荒唐

吾姊妹七十一尽學修鍊　皆脫俗各封僧普薩同行
吾兄弟共考準賞罰不錯　派管着北斗星遊命玉皇
輔弼星也是我同胞兄弟　他二人心流活心無主張
吾性傲專憎嫌作惡之輩　加以禍再不改定添災殃
遇大害也因他貪禍不改　惡越多罪越重自找被傷
天皇主勅封我因名禍害　又喜我佑善人祿存名香
只要是有善心即添福祿　衣食祿財帛祿報其善腸
五行中吾心實氣屬陰土　禍害惡祿存善各加精詳

派吾管第三星常遊世上　管陽宅禍害門禍害主房
管陰宅禍害向並禍害水　今堪輿看陽宅知躲禍害
天之道報善惡吉神定案　昔鳳雛犯地名立刻要命
汝壇下知天道好善怕惡　富貴命犯凶星變爲貧賤
按着人冲犯的或輕或重　天統地地承天因人處妥
吾管着寅戌日所生男女　六十日查一遍吾所掌管
房外的巡查神記名有數　不記名不掛号不知其數
人拜斗不知到拜管已曜　叛一道不入者仙籍難入
此一篇北斗中祿存星訓

管陽宅禍害門禍害主房
禍害水斷不喜他來朝堂
看陰宅多不懂禍害遭慈
地之理犯凶煞善亦被戕
別說是陰陽宅人鬼家鄉
不懂的地理上凶神心腸
聰明人犯凶星變爲瘋狂
再查他素日的善惡兩行
細緻人究地理究到天堂
若修鍊改命運按功查詳
吾星宮管賬的七十二房
七萬億俱都是賞罰各常
也隨着有名的处置天
鬼魂賬無人查誰給更張
有識見分真假仔細參詳
有心人見此訓夢破黃粱

北斗第四六煞文曲水星訓明水氣吉凶　光緒廿七年三月廿八日
道無止境○學求全工○禍福自找○切省已衷○
天好生全仗着水氣周全　水不足內太極根土發乾
無論是天合地人與萬物　那一樣缺了水即竭本源
天河水人共見隨天運轉　先天景光天界水更全環
自文王一白水佔在坎卦　天生一水開源發生之端
地六成謂成全水之本領　不教水任流蕩洪波滔天
七星中第四星命吾掌管　五性情好文雅微涉懶閒

喜流活遠執扭每好遷就　凡處事不認真隨緣處緣
你們學看陽宅六煞主事　大半是合家人不學梗頑
北斗經雖細解六煞情意　誰犯着六煞主無人掌權
有子宮不甚多催能不斷　財帛土不刻薄大發亦難
您在壇學善事刻印乱訓　各種下來生福富貴雙全
您若能苦修鍊三個叛一　能修已能處世也能昇仙
六煞水撓不動浩然之氣　修好了真可以性照三千
六字名屬陰數不甚明顯　總因爲水不節易於被涔

水多了主聰明又主放蕩　欠實誠少敢介郎不嫖煩
水主財陰水旺財似無主　如水動隨風力東西朔南
水氣衰火來暖反能生育　若金生水太盛更多不安
水懼土陽土來亦主成就　陰土尅陰太過水氣更寒
水在人名腎水生人之本　腎水虛身体弱鬼氣來纏
腎水固骨髓滿筋油滋潤　口能言足能行氣力固全
人養腎先戒色莫起淫念　淫人腎水不足早到黃泉
水之源屬金氣金能生水　人養氣不熬經腎亦安然

凡坛下學養身先學養腎　腎水足身体壯經能鍊丹
丹本是陰陽氣人身運動　陽氣添陰氣換凡中變仙
傳眞詞講斷色築基以內　爲的是腎水全命火亦全
命陽氣腎陰氣腎中有命　陰陽配正相當龜蛇相纏
陰與陽不相配有多有少　腎與命不均勻築基不完
海水鹹江水甜河水味淡　井中水味不同地脈使然
今陳子求著經爲父增壽　也得學丹氣足經能延年
光著經不學丹凡体自敗　閻王爺不來叫自投陰間

北斗第五五鬼廉貞火星訓明五鬼性情　光緒廿七年三月念九日

可恨不良人攪撓事紛紜經應犯五鬼宅報應前後勻
昔天皇勅封我北斗星中　第五星吾掌管名叫廉貞
總管着陰陽宅五鬼撥亂　誰遇見準備着吉變爲凶
並非我好禍人不生好意　全因人不小心不怕凶星
任意修任意葬不講地理　冲犯着五鬼火不吵也爭
每五神爲一夥專主攪鬧　恃已廉謬已貞不得安生
三界中我管着諸樣五鬼　幹五鬼枝五鬼皆在賬中

人若能修金丹動能爲善　廉貞火也能助仙丹光明
一正管二犁辦兩個指使　共五位管二宅不重不輕
世上人不懂的地理要緊　那知道犯凶煞破財傷丁
總有禍也不饒暗中撥轉　不論他貴與賤或富或窮
現放着五鬼書細心查閱　就知道君子人細躲凶星
廉貞火因着人不廉起火　又因着世上人心歪欠貞
不學廉卽學貪忽已靡够　起奸火燒厚道私意橫行
因不貞起邪火燒毀正念　不端方尤焉能處事公平

辰申日降生者屬我轄管助我者三界內各有記号吾本是廉貞品專嫌貪婪論人丁五鬼主也不缺後今天下正當着五鬼天運因世人多謗善不喜學道五鬼運待數滿延年管事幹五鬼枝五鬼斗中五鬼日五鬼時五鬼變轉有例天盤中論罰惡五鬼考驗地理中犯五鬼試探真意你們這學善的不可恃善羅計星逐日月日食月食汝這些善合丹共有多点三皈一誰掌管諸事謹慎說人短諍己長不是善念六十天君親身查考人情不準他局外人混在其中不廉人不貞人難免暗攻一兩個也能以養老送終大殺伐數十年各處刀兵財色必惹禍事甚不太平君心臣心忠民心謙恭年五鬼月五鬼各不相同俗人們不通神分別不清考驗完再定準或吉或凶試探透再講究福衰福興特學善全不怕坑人不輕玉皇爺見凶神替另加恭不小心入禍內自找頭疼妖魔怪祟魍魎暗窺素行不二過純乎善方能大乘

北斗第六延年武曲金星訓明性本光天　光緒廿七年四月初一日

延生能長生年月永無窮武火間文火曲尽仙丹工自光天變先天又變後天真陽光屬乾金明照萬緣金生水水生木木又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生氣廻環論天一能生水一是金氣金明亮水清潔一氣相連金光神能管住天地人物人之性物之性亮光生全光大者耳甚聰听言即解不受人謅賺語糊籠巧言目甚明看事清認人不錯觀於外知其內智慧難瞞

心中竅共九究佛仙足數殼五究成賢人能超大衆殼七究稱聖人通達心田殼三究也能以富貴佔先止一究這樣心終身困苦不明白常糊塗如在夢間心究內一点光名叫真性性本是光明天分下塵寰因前生所作的善惡功过拔報應稱分兩裝入心間足一兩大靈明佛仙神聖殼半兩也能以言行超凡有一錢就能以不同流俗有一分就能以光顯人前殼一厘在世上言動領袖殼一毫或一忽浮沉庸凡

天下的隨風倒無真主意　大半是毫厘忽性光不圓
堯舜禹性中光足彀一兩　湯文武性中光即不能全
孔聖人求加年學無大過　比後人好自是相隔天淵
光不足能學善善光漸大　能修丹丹中光越鍊越添
丹鍊到築基完陽光一淨　七情無八識斷言行安閒
丹鍊到避百穀性光又淨　飲食灵出凡穀不在胃間
除疲淨凡身內如庙清淨　光愈大漸滿了一身光圓
大武火燒陰氣運身如袋　氣充滿也能食也能少餐

新文火周身用無所不可　能順轉能倒轉怎轉怎圓
停吸工光越鍊光越堅固　若鍊到無吸境光通三天
這性光不鍊丹斷不能彀　鍊彀了整一兩總是光全
此工夫先學着平心論理　再學着調呼吸出入綿綿
理又了神不悅氣即不順　氣又了身不慰理難安恬
現如今光緒君二十七載　誰善多誰丹驗可聆延年
武曲星心好武神接人意　專管教作惡人改換心田
管不改仍然鬧不知爲善　入死賬鬼來拿去見十閻

北斗第七絕命破軍金星訓明凶星莫犯　光緒廿七年四月初二日

天不可欺　人心自愚　斷絕善念　自入死機
自吾母封天后姊妹高昇　吾兄弟五十七共謝天宮
吾之心嫌惡人如嫌臭屎　斷不叫作惡的在世橫行
因吾心不容惡派管北斗　在末尾我守着第七個星
世上人誰發惡吾絕其命　縱然有千萬軍盡滅其營
自幼來心好善不肯儌惡　到壯時心不改少年性情
勅封我名絕命知我嚴緊　又名我破軍金第一殺星

昔唐朝汾陽王幼學仙術　耳報神說分明是吉是凶
每平賊斬其魁務從閎洽　戒殺傷喜生養救世有功
秦白起最好殺狠心害理　萬萬年變猪狗永免人形
唐李靖救英雄不救惡類　配仙藥救人命上悅天廷
今大劫數十年方絕過淨　配丸散救人病也養已躬
無心人看乩詞看完就了　不真辦仍露出非真聰明
不信的暗獲罪無所祝禱　迷俗情戀名利善報不惺
死了後再脫生輪廻難斷　總教個迷糊鬼嘗七騰七

吾絶命管陽宅並管陰宅　誰犯我就是他敢惹凶星
不順着地之理修宅造墓　這迷人不懼神神怎能容
就算是該長命不應短命　冲犯我定教他命歸陰城
並非我不疼人度量窄小　大胆人不怕神那有善情
曾三省顏四勿絶不懸懈　皆懂的止至善君子時中
你們這學行善不詳地理　須知到地理神管死管生
拜北斗認清了管已星曜　求免難求成丹出此凡籠
入仙册總得到俗氣化淨　身雖俗心不俗名利看空

古今來生死簿閻君掌管　誰怎生誰怎死根在斗星
南斗星總管着清福鴻福　北斗星總管着大凶小凶
凶神班不光是人入神品　人以外無數的妖魔精灵
誰犯着吃其氣並吃其血　解饞心壯身軀也添聰明
譬如這世界上吃肉之輩　吃的胖吃的壯氣大心兇
學行善吃素食並說素話　念佛灵念經灵鍊丹更灵
不吃肉爲的是氣清神亮　孔聖齋禹王孝神享其誠
學善事鍊丹工齋戒不容　灵向漫成的晚多費苦工

北斗第八左輔星君謂明斗管二宅　光緒廿七年四月初三日

天無不覆　地無不載　人性皆善　應無不愛
自天皇勅封我左輔星君　氣爲木輔長兄我木扇陵
生氣木主發生丁財兩旺　陰陽宅得生氣百事順心
我心意好閒靜不喜熱鬧　人不旺財不興淺薄養神
雖然是陰木氣凋零有漸　就譬如秋風凉木氣歸心
修陽宅偏於左名爲左輔　偏於右名右弼吉凶細分
八封門如乾主門佔乾地　或在左或在右輔弼星君

若變宅雙五行輔弼生氣　陽生陽陰生陰各不紛紜
若動宅單五行門君四正　山到門門到山四正翻金
四隅門從門口轉到向地　按向星往內生五層房門
一天非謂靜宅一門一主　主何星管陽宅就是何神
吉神管此宅內主出吉事　凶神管此宅中凶神搬心
獨左輔門與主家主零落　不出禍漸漸的衰敗家門
全因爲左輔心無大主宰　清凉氣不發生難以如春
看二宅求吉星生氣第一　東四宅門合主生財生人

延年金西四宅吉星第一　人緣旺錢財聚因土生金
就好比人心眼對緊合好　易所謂人同心利能斷金
此地理吉合凶七星撥轉　能爲善勤修丹神也變心
善大的凶神喜加禍相試　斷不肯發狠心死净滿門
丹通灵若鍊到陰陽不隔　凶神開也心怯讓禍幾分
總然是天合地管着萬物　得罪天得罪地皆不小心
人在世好像似人身虱蟣　人若怒指一動命就歸陰
天上神善心多養育萬類　地下神多憎惡常禍惡人

學天理學地理先學人理　人理懂竭力行也別惹神
自古來輕神灵各代皆有　終不能長興旺任意欺人
此篇訓說大意難以講透　二宅書看透了再問地神
古堯舜敬天神並敬地祇　類上帝禋六宗遍於羣神
禹致孝湯伐葛文王帝謂　那一個聖與賢皆順神心
外盡禮供豐潔入必沐浴　口吃齋心戒欲誠心要真
人身中有人神灵光四照　人無神縱有氣亦是廢人
別說我不信神一心長正　不信神不懂神那有明人

北斗第九弧星君訓明當學三皈　光緒廿七年四月初四日

世事變迁　不然而然　何爲沾滯　自取作難
自光天變先天光不如前　至先天變後天氣不及先
後天氣雖清輕仍通陰氣　就不同先天氣純陽無間
天地交生萬物人類最貴　人身內光是性陽氣抱環
氣爲命光爲性性命相隔　性外出無晝夜不肯稍間
命在人心關下陽時生育　人壽到六十四先天氣完
能修丹三丹田精氣神足　髮雖白氣血活面如童顏

縱活到數百年身体仍壯　商老彭妻數十不妨成仙
心能靜不爭名亦不奪利　身慰貼深沉氣不動如山
學俗人求名利閻君所管　不教人任私心妄想靡完
學佛人存佛心學佛博愛　佛掌賬吉合凶佛管其全
壽數尽佛處要閻君不管　上等人從此後常坐香蓮
學仙人入仙門祖師記賬　好工夫全仗着心不戀凡
有妻子也是已前生賬戶　或要賬或还賬兌完就完
看的清守的定是有主意　拋不開心星念不能學仙

學聖道止至善隨時檢点　不省身不改過就是異端
有功名貪財色罪孽更大　文廟內斷不祀大惡大奸
學神道須知神喜善憎惡　心不善常燒香神不喜歡
如好色如惡臭總是誠意　不懂善不懂惡神也憎嫌
十大惡心身口須要全戒　八大德孝及耻不可稍偏
五常理皆是善人性全有　五事內細講究熟看洪範
人一生不過是數十餘載　法乎上得乎中豈可糊詖
修好了當下報三界喝彩　這先体真能以動地驚天

吾右弼不上寧神皆喜我　但只是善惡簿我不掌權
你們學三皈一未能深造　先演習養身法莫教病纏
不學養內五臟四肢百骸　縱行善病來纏能活几年
佛仙聖學養身仗身行善　身不鍊氣不變善亦不圓
上古時人壽大萬年仍在　中古時几千歲猶如壯年
因為他心無欲不爭不鬪　氣常足血常盈不自傷殘
後來人貪酒色自找速死　爭財氣吸黑烟不等鬼錢
假聰明他偏笑修丹學善　真正是大傻仔自誇烟仙

先天祖師跋北斗新經訓明避禍養生　光緒廿七年四月初五日

理無窮盡　學期周全　善心不退　非丹不完
形不敗氣不衰此身能生　善多了入仙籍仙助丹工
三丹田戒住色精不下漏　筋骨壯有氣力善多能攙
戒住氣孕已過不怒人過　氣平和心肺間謫如春風
戒住神不乱想淨如秋月　佛心空仙心淨聖心靜同
精氣神鍊丹工三家皈一　精越足氣越和神越灵明
用對了多暫用多暫灵驗　不灵驗是不對學的不清

不尋師混拜師師未學好　再教人糊塗話隨口懞籠
不訪友說泛話要言不問　白躭擱好歲月怎到華峯
現如今傳真詞明傳實講　為的是學丹人不受糊籠
中九轉又著出萬法皈一　靜學丹動學善內外亨通
北斗經講善報也談地理　因為這陰陽宅有吉有凶
遇吉神管陽宅陽宅安穩　逢凶神管陽宅宅不安寧
陰宅內論九星以水為斷　全在這水來處看是何星
人之生是何日干支為主　北斗中誰管着在世一生

拜北斗求免禍先許為善不作惡直學到北斗顯形或夢告或耳報皆是效驗七星諱魁音斗魁字勺韻魁音夫魑音票七星神諱總管着衆天星賞罰三界陽宅內無論老無論幼小陰宅內鬼有錯按錯加禍凶神班多少的妖魔精怪凶神來考不但就是不誠凡鍊丹吉神護吉神撥道不退志極着鍊越鍊越精誠了心如好色捨命破死捨空棺在空院年久聚蜂周姜尚大功成凡体西去入終南修仙道拜師赤松漢張良避穀後滅秦興漢他歸山養凡体真能御風劉伯溫埋石牌後人傳美誰有志學仙丹皆能有成現如今三皈一普傳普渡上等的奔大乘九族超度中等的奔中乘三代超昇下等的丹不明善亦不大也能以出輪廻再不脫生

先天道祖跋北斗新經謝明經如寶船 光緒廿七年四月初六日

自清朝光緒君二十七年衆凶星全領旨降世處凡上而君中而臣下而民賤皆有神靈夜晚背後細談接賬衙加福壽越善越深誰善多或在心或在身口接賬差罪案該死該殘也接賬免完誰惡多或受戮或是情願先想贏後包屈接賬免完現世報不等着远年死後千萬的別作惡轉眼填还你們這听乱訓得聞天語巧報巧拙報拙正免前緣四部洲吉凶神全來影辦

大惡人出大禍人不能躲小惡人出小禍亦要圓全藥會中刻善板刷印善訓勸人方化萬世如大義船內中有真寶貝不是要說有真識速上船船艙裏大好人品有三口佛仙聖像佛身上皆真金穩坐香蓮左邊有仙像在越看越妙無半点俗人氣真活神仙右邊有大聖人渾身恰好怎麼瞧怎麼好找問無間三教徒胖的有大肚羅漢自頭頂到脚指胖的周全身瘦的赤松子皮包骨柴歷点因他瘦的救人可憐

說正理不怕死包文正樣　黑頭臉如五閻也在其間
赤紅臉長鬍子關聖帝樣　白閌平黑周倉列在兩边
香案上沉香木檀香木在　香烟起直熏的渾身舒坦
古經卷有粗解也有細解　新經卷有俗言也有道言
求功名求財帛求壽求後　有準方真灵驗試過多年
這隻船萬宝全要麻麻有　告誦你也要錢也不要錢
誰入艙如到了天堂佛果　越仔細越看見無數佛仙
粗心人不小心上船觀景　也看見喜善的大家樂談

北斗經這一部天理地理　尽人理悅天地如撐法船
先學念次學懂再學真辦　不作孽長行好能結仙緣
白晝間一切事皆有善在　只要你細留神即見善端
黑夜間認本命朝拜北斗　學懺悔求斗星免災消譴
學修丹細養身先學養氣　養身法靡强其大覺金丹
丹書中全是些陰陽變化　身以內大快活樂成金仙
作惡人不許他學此樂景　妖魔怪擋的他瘋七顛七
能悔過能迁善方許添驗　無志人心不定不能學全

中華民國七年新刊

南斗仙經

交邑城東泊頭鎮常存板

先賢宋嘉天子序　光緒二十六年　平原李家樓

幸遇仙壇設悠哉奧妙元有形皆後育無極乃前芳

杳杳真非杳煌煌實至煌南離陽氣盛叩拜一身香

天非他清陽氣也日非他純陽光也星非他光之散見者也昔無極光天崇位道祖派先天祖師製造後天使陽氣成天陰氣成地五行之光成日月星星共八萬四千個配人身八萬四千毛南斗六星名魁魈魁魈魈魈口念一諱連叩六叩共叩三十六叩以共叩三十六夜

爲一功求福求祿求子求孫求壽求仙凡有益之事皆可叩求南斗總管周朝生人修丹爲善二百餘年玉帝封長壽星君其所屬員共三萬六千餘神皆練丹好善樂於救人者誰善事廣多加福廣多善事淺小加福淺小因人而處上應天心今南斗著經以廣新傳吾作詩以序祥光照耀遍三千南極星君煥赤天丹訣原來傳帝道紅塵須破醉魔緣拜神各得神相助朝斗豈無斗可憐三十六參心不亂凡身變入俗中仙

南斗仙經第二篇　光緒二十六年夏　平原城東李家樓　還鄉壇著

此壇求著南斗經　聽我細講南斗星

南斗六星魁爲首　挨次魁魈魈魈魈

自天開光明氣上升天盤　日月星號三光照耀塵寰

日陽光三界內精華所聚　送陽氣生萬靈長養世間

月陰魄純寒氣常與日對　納日光在月內夜照於天

日月外星散布天盤以上　以共是整八萬零着四千

南斗星管人生名各有賬　富與貴貧與賤個個皆全

皆因爲人之性從天下降　生在世雖迷俗仍不能剛

誰能善加福緣接功開賞　或是貴或是富或多人緣

誰修丹求出世先得渡世　或操心或勞力或撐法船

按丹工加清福不愁不病　渡八方超萬古志向永堅

功勞大品位高天加福報　玉皇爺喜善人福額外添

倘若是練內丹並練肉體　少陰氣添陽氣病災不纏

自古來練丹工用好了道　能壯身能延年能遍仙緣

仙丹人身全會用皆自然總得別作惡纏纏魔來纏

南斗仙經第二篇　光緒二十六年　李家樓著
四月初五過午

善大福更大惡多禍也多犯斗接過錯療病災折磨北斗諱其七字經中早傳　魁音斗魁音勺斗勺真詮魑音觀魁音衡音萬不錯　魑音必魑音府音庾當然魑音票七星諱以其七字　拜北斗念一諱七叩連參以其是七七數四十九叩　香表供齋戒誠心注星盤拜北斗求免病求免禍患　誠則靈也得是善行善言拜南斗念一諱連叩六叩　六六足以其是三十六完

多言善多辦善多思善念　求福祿求兒孫或求延年凡增福壽增壽南斗管　功德多福壽大樣樣周全老壽星他本是周朝人氏　修鍊在終南山二百餘年好救人好養身凡體堅固　丹詔下封壽星神居星間星光中神修造樓台殿閣　管賬房增福神全在裡邊今以後三皈一天人夥辦　神用人人臨神處妥塵凡乩筆傳天上事令人知曉　好傳論戒世人少作孽端仍就是善報善惡仍惡報　人懂神知神心神亦清閒

南斗仙經第三篇　光緒二十六年　李家樓著
四月初六頭午

善心發善言　善事種福田　試看爲善久　那個迷塵間
溯堯帝看彼世不戀江山　訪孝子名虞舜事用朝班
到如今封天官總管天界　舜管地因巡狩遍祀山川
禹管水由生時治水功大　衆水族全服他恩大如天
這三官管三界至今未改　大善報享天福記年四千
商朝後誰善廣誰得福廣　天待人自古來不向不偏

汝看看古今人那個該學　用上心藏能以學的沾邊
汝看看那樣人該當戒禁　能戒住無惡衆心身縣歡
乩筆傳總包全千秋萬古　四書理五經義皆在裡邊
有高識有正氣助天傳道　到後來出了名神聖佛仙
彈其那迷俗人生忘死後　就知到痛妻子積僧銀錢
堦下罪無人替地府受罪　自製精終露傻冤乎不冤
古來善人能悅天　天不虧人加倍還
愚人不悟善中妙　作惡終被惡孽纏

南斗仙經第四篇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初六過午　李家樓訓

早知惡不饒　誰肯下陰曹　行善天堂路　自在任逍遙

從天開至地陷十二萬年　善有賞惡有罰總是一般

可嘆處精過了精變成傻　倒不如學老成常得安然

今天下大劫到男女受苦　自報自種下的許多罪愆

遭水劫或送命或是受罪　不改過難盼着不受水淹

遭旱劫不行善難獲好雨　善人多纔能以大有豐年

遭亂劫不悔過不能免禪　暗中有多少神細看心田

南斗星愛增福福的善念　斷不肯福惡人得罪上天

北斗星管灾難灾的惡譴　斷不能妄加禍隔斷善緣

或惡瘡或怪病全是自找　善的好惡不好理各當然

南北斗管生死全該禮拜　囑弟子聽神訓益壽延年

能練丹更能以修仙修佛　南北斗勾了賬衆不入凡

誰誠心誰有望並非難事　有志向能不退越用越堅

物類中鍊好了尚成正果　何況是萬物靈性降自天

有志事竟成　誠心無不靈　古來佛仙聖　那個敢胡行

南斗仙經第五篇　光緒二十六年夏四月初七日頭午　李家樓訓

至誠能感神　拜斗獲天恩　吃齋常好善　肉體亦仙人

口吃素氣不混濁味不添　週身上清淨樣先擋外觀

意念內無惡氣陽光慚長　常叩拜發真心神也喜歡

增食祿飲食隨肚腹無病　五臟安六腑和四肢舒坦

增衣祿身康健氣血順適　不生瘡不得病儼然神仙

增財祿運財神晝夜不斷　凡花費該多少永不艱難

增福祿伺候的所用不缺　神預備早安排各樣周全

增壽祿益神智兼壯筋骨　親舒展心靈明老年童顏

增人祿誰相近有神護佑　不缺吃不缺用大家歡然

增神祿護法的越換越好　能助道能助善能助銀錢

地下鬼對地裡常來護庇　爲的是助善人喜悅蒼天

天上神滿空中常往下看　也願欲助善人多種善緣

妙中妙凡間人猜摹不透　就知到行好的天暗保全

到脫殼朝玉帝按功授爵　千萬世件上帝薦拔願顯

舉家的男合女皆出苦海　封三代超九族證登仙盤

2138602

ZW 2110180727253

一起頭離不了持齋戒惡　求神佑指明路脫俗入仙
誰誠心誰得福神皆有報　丹工密善功圓能到光天

一部南斗經　乩傳世間聽　廣勸男合女大家上蓬瀛

關聖帝君南斗跋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初七過午　李家樓訓

自清升爲天、卽光凝成日。魄納陽光爲月、影含陽光成星。五斗煥於五方、九曜明於九地。各有神管、並非虛懸。獨南斗管生、求長生者、着意北斗管死、欲不死者留心。蓋脫鬼籍、得入仙班。則不降生、卽不病死。然世人迷於

名利、泥於妻子。但顧生前、不管死後。亦知死不能免、偏忘生不能長。勸以爲善必昌、不暇爲也。警以作惡必殃、不思避也。卒至身值性離、輪廻形換。不知回頭、回肯省念。何其愚哉。今南斗著經、吾來作跋。

天地人爲三才也。而人可贊天地。日月星爲三光也。而日能明月星。東斗三星、西斗四星、中斗五星、南斗六星。北斗七星。各有所管。獨南斗管人性之生。凡生於世者皆在南斗賬中。今乩筆勸世使人與天通明。神家所辦

皆賞善罰惡。善者福之、惡者禍之。無二致也。今平原縣東李家樓內、新著南斗眞經。指人求福之路、有能行者、上等也。有能講者中等也。有能誦者末等也。吾逐查空虛天於人最近。誰立善功、吾必佑之。誰作惡孽、吾必罰之。仍君好善憎惡之性。盡吾福善禍惡之心。焚香焚表、獻茶獻供、隨其意之所爲。酌以理之所當。增福增壽添子添孫。神不誆人、人莫疑神。不靈由於不誠。多魔由於多惡。省躬莫愧、猶是自是。爲善自誇、仍非知非。孔子曰、

可無大過。還得學易。孟子云、君如彼何、強善而已。聖賢不自恃汝等思之。

皈一全憑乩筆傳。深深淺淺各細言。善到頂好覺善少行入妙境如撐船。

桓侯大帝張飛訓　南斗經跋完　聽我說要言　求福能得福　總得換心田。